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將，猶扶也，領也。休文，沈約字也。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諾，奴各翻。先，悉薦翻。大司馬令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江南宮中有壽光省。咄，當沒翻。毛晃曰：咄咄，咨嗟語也。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書左僕射也。處，昌呂翻。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歎約才智縱橫，縱，子容翻。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齊東昏侯永元二年十一月起兵，至是首尾三年。功臣諸將實有其勞，將，即亮翻。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凡十郡為梁公國。相，息亮翻。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去，羌呂翻。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寶晊，晊，之日翻。安陸昭王緬之子也。緬，齊明帝之弟。緬，彌兗翻。頗好文學。好，呼到翻。東昏侯死，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晊為太常。寶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晊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自此約至王茂，皆梁國官也。見，賢遍翻。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左傳晉叔向曰：女德無極。杜預注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累，力瑞翻。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賚，洛代翻。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時以豫州之南譙、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自遷府為王已上，凡詔皆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南史齊紀作寶攸，本傳作寶脩。三王皆明帝之子。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著，則略翻。襦，汝朱翻。短衣也。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屩，居勺翻。草履也。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

待追者散也。華，戶化翻。文榮與其族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任，音壬。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悴，秦醉翻。見者以為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衰，倉回翻。齊，音咨。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禮，居為父之喪極哀。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撫而安之曰慰，弔生曰唁。唁，與彥同，魚戰翻。唯不見夏侯一族。夏侯之族本譙郡譙人，居于壽陽。夏，戶雅翻。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為蕭寶寅顯於魏而不終張本。齊和帝東歸。將東歸建康也。以蕭憺為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憺，徒敢翻，又徒濫翻。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治，直吏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少，詩照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卒。非疾也。寶源者，齊明帝第五子。魯陽蠻魯北鸞等起兵攻魏潁州。魏置潁州於汝陰，又領潁川郡，郡皆置潁州。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齊和帝雖已至姑孰，其地猶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詔。帝憲章前代，憲章前代者，以前代為法度也。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明，謂明旦也。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古者君薨，其夫人在者自稱未亡人。使，疏吏翻。璽，斯氏翻。紱，音弗。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梁宮，王宮也。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改元天監。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懿為東昏侯所殺，葬不成禮，今依晉安平王孚葬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倣齊奉宋汝陰王之禮。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降者，王降公，公降侯。省者，除其封國。省，所景翻。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備三恪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考異曰：南史云五月追尊，今從梁書。追謚妃郗氏曰德皇后。東昏侯永元元年，郗氏卒于襄陽。郗，丑之翻。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騎，奇寄翻。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illegible]為建安王。雍，於用翻。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為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為中書監，吏部

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詔凡後宮
樂府西廨暴室諸婦女二皆放遣解詩曰廨二一皆放遣一切盡放遣之也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
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沈約以齊和帝勸斷其古天下有意用
不失也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
醇酒足矣乃飲沈醉沈持林翻伯禽就摺殺之時年十五摺洛合翻王之
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涉直
之翻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史言齊臣以死明和帝者僅一顏見遠
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曰從人者逆生考順之禮也何預天下士大夫
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此言不可以訓胡寅曾見魏明巴陵王有先死
之理歟曰雖千其見矣使在荊州蕭穎冑推戴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
以死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甚直蒋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
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之操予即作之哉巴陵之立度非貪夫
位也知不可逃安身而聽之也其欲醇酒愛非安夫命也知不可免稍假
以從之也嗚呼悲夫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爲參軍及禪位見遠不
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五朝

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居而夫以受禪爲篡則
蕭衍篇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
仁義尊大節其寶王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太聞應天
也道者形而上者之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是曰天與乎上而人應乎
下矣天意者言者不知天之意天矣試者嘆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
之罪惡國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歆蕭穎冑於前遣鄭伯禽送生
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
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
爲尊號其失遠矣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舜典曰金作贖
刑注曰誤入而刑出金以贖罪周穆王訓夏贖刑亦以五刑之疑疑者罰
贖至漢文帝令民入粟以贖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一等蓋
自虞及周疑誤者贖漢則凡犯罪者皆可得而入贖凡在官身犯之
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胡寅曾見按舜典五刑
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
怙終賊刑何謂疑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
罰鍰之數皆爲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吏使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

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恥而已大書官典教臨時之用若
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有者肆惡者懈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
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弊不可勝言者且使士與卒伍同條豈
刑不上大夫之義乎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上之受禪也寶
義以晉安王降封謝沐縣公晉志謝沐縣屬臨賀郡沐音木翻寶義少有
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
恪子範齊豫章王嶷子也祁陽縣吳立宋屬零陵郡祁顏隋翻上從容謂
曰恪苦各翻天下公器非可取而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
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謂南平王鑠也鴆直禁翻朝臣以疑似枉
死者相繼謂顏峻王僧達周朗沈懷文等朝直遙翻然或疑而不能去去羌
呂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此正指
疑而不能去者謂齊高帝也卒子恤翻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
手此正指不疑而卒爲患者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時已生彼
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
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
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

弟雖復絕服五服之親至於祖免則無服矣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
無復同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齊宋禪代之際帝父順之參預佐
命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
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謂齊明帝建武中誅高武
子孫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爲于僞翻卿若能在建
武永元之世永元東昏侯年號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爲亂而南康子
孫爲王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
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
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事見八十一
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
之意無當作毋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
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史言帝所誅
夷者齊明帝之後高帝之後則無患也胡寅曾見梁武雖以兵取而其
實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
以小國俾奉齊祀爲累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徂
於弊俗未更命聞先殺六賓蓋以立威勢而帝中外也既受命又或於約

已有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為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夏商之後得而勤其後爵者向使武帝移禪于修十六人之心純諸六實與已後王不行不為不致不事遠為五朝武德之主其又何苦耶詔徵謝朏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朏敷尾翻何胤為右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肺芳廢翻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處士而議朝政謂之橫議橫戶孟翻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函沈持林翻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見賢遍翻勗許玉翻勉也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鼢為晉安太守杜佑曰宋齊度支尚書統度支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鼢子公翻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武帝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間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詳考

沈志建安郡則今南建郡武建寧之地晉安郡則今福州之地沈志洪氏隸釋辨之甚詳注已見前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曾孫也到者之宋文帝將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魯陽蠻圍魏湖陽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復於此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隋為湖陽縣唐并湖陽入棗陽縣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將即亮翻斬魯北燕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比必利翻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諡法貞心大度曰匡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束荻為大炬用也因運此運束兵仗於荻中以入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帥讀曰率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愍侯張弘策觀古玩翻洮陽縣屬零陵郡洮音兆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少詩沼翻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擊五鼓者權以破賊自為國鎮之故智也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難乃旦翻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

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手不能書典籤傳其口之所言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漢會稽諸暨縣吳更名永興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繕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居建康緭丁貴翻考異曰蕭寶寅傳作褚胄今從梁書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行下孟翻造七到翻范雲時為吏部尚書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喪息浪翻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耶晉天文志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南斗六星天廟也主兵為于偽翻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守式又翻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陳伯之濟陰人職官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晉從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參軍置禁防參軍顏氏家訓或問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為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

驍勇驍堅堯翻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三倉大倉石頭倉及常平倉又按五代史志梁司農卿主衆功倉廩大倉等令丞管左右中部三倉丞東境三吳會稽之地說式芮翻復扶又翻下若復同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啓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處昌呂翻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齊建安王寶寅也時奔魏宋文帝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宋秦郡尉氏縣也帥讀曰率下同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見力之見賢遍翻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緭說伯之曰荷下可翻聽讀曰廳歃色甲翻說式芮翻今舉大事宜引眾望長史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冲觀古玩翻伯之從之仍以緭為尋陽太守永忠為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合聚而帥之以攻伯之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聽讀曰廳伯之自出格鬭元冲不勝逃入廬山廬山在江

州南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盱眙音吁怡戊子詔以領軍
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党
底朗綱姓也姓偏道與德浪綱峴戶典綱下同襲太峴戍破之虜龍驤將
軍邾善隆邾音朱將綱善子綱隆牟綱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緭等曰
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
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卷讀曰捲
北向謂北下攻建康也撲普木綱六月郤鄉人唐蓋人守城守手陽綱引
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趣七喻綱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
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間古莧綱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
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勞力到綱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
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為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鄧元起南郡當陽人都錄
朱道琛有罪都錄之首史總錄諸史者也琛丑林綱季連欲殺之送
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說元起曰說式芮綱下同益州亂離
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使疏吏綱
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
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輙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易以鼓綱造七到綱語牛倨

綱會當爲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
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筭之有精甲十
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
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史占劉季連征
兵舉起於朱道琛召巴西太守朱士畧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涪音浮是
月元起至巴西士畧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
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故謂元起從行
者先式為綱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
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詐民多詐疾注之於籍以避征役抗
給為綱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
德古山民觀望我德則附否則攜貳使疏吏綱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
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糾之以刻簿民所不堪則
是無疾病者一日起疾謂起詐疾者括責之日濟益也膺請出圖之不患資
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帥讀曰率上時掌
綱得三萬斛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註
舊律王植之集杜張杜律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濟子從綱

為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
九人同議定上素善鐘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五代史志
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
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鐘絃用二百七
十絲長九尺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
以是為差黃鐘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
之二十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者即上生
下生三分益一三分去一之數也長丈亮制下同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
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
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並皆不差樂有以聲飲者隨
其聲而取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龜茲七調以其所捻龜茲樂柱相飲為
七均令或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被皮義綱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
懸止有四鎛鐘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虡古者天子宮懸周禮注云
宮懸四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凡鐘十六枚同在一虡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之特鐘爾雅曰大鐘謂之鎛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虡先悉為

綱傳備不綱虡其呂綱上始命設十二鎛鐘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虡
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夏后氏作之為建鼓之節去先呂綱
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此太和二十三年事遂留洛
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丕拓跋什翼犍之曾孫從世祖征涼平赫連文武
獻文孝文及令主元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丕坐子隆事見一百四十一
卷齊明帝建武四年魏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為三老魏
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
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以向末方
欲調發任音壬敦煌門綱量音良調徒弔綱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
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沈持林綱九月丁巳魏主如
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群臣刻銘
以美之甲辰還洛陽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六佐之安智祖
母也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甲子立皇子統為太子魏洛陽宮室始
成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始營洛陽至是宮室乃成十二月將軍張囂之
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囂之敗走魏復
取木陵水經注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

東過南光城南。又東過弋陽郡東。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黄口。唐志。木陵關
在光州光山縣南。黄州麻城縣東北。復。扶又切。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
拒鄧元起。府。卯兖切。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
屯西平。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益。郡。其
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逆爲貫土。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
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伯等間道襲郫陷之。重直用
切。郫音疲。間古莧切。軍備盡。淡元起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
以城降不克而死。宋有十八曹參軍。城局其一也。降戶江切。魏陳留公主
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
於魏主。坐沈廢累年。沈持林切。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史炤釋文大司馬衍。姓蕭氏。名衍。字叔達。任齊爲大司馬。尋封梁王。二
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繕。時戰切。治也。修也。西邸。丁禮切。蒼頡篇
曰。邸舍也。讖記。讖驗之書。咄咄。呵也。晉殷浩云。咄咄怪事。百揆。求癸切。
度也。揆度百事。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
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余妃。以諸切。姓也。風
俗通云。秦由余之後。鄱陽。蒲何切。亦作番。郡名。系梁。賃。女禁切。以財顧
物。憔悴。上慈焦切。憂也。斬衰。七回切。斬布而不緝謂之斬衰。齊衰。津
私切。本作齋。謂裳下緝。懟嗟。音嗟。生也。儘。子燕切。郗氏。抽遲切。姓也。
瑩。烏定切。領之。户感切。醇酒。常倫切。不澆酒也。揩鼓。虛含切。擊也。又買
陟切。于恪。克各切。從容。七恭切。從容。猶休然也。鴆之。直禁切。毒鳥。以羽
毛歷飲食。即殺人。更生。工衡切。更生。猶再生也。謗木。補曠切。議惡事者
書之於木。肺石。周禮秋官。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一丞。胡犢切。
費也。擴議。不順理也。浣濯。胡管切。濯衣垢也。或作澣。膳。時戰切。具食也。
亦作餳。到溉。到。都導切。姓也。溉。古代切。鬷。祖紅切。婁匿。戚而得律也。获
垣。二字皆切。下田許切。大董峙。泚陽。士高切。褚緭。褚。丑呂切。姓也。出商
頌末孫公子石食采於褚。其後因以爲氏焉。鐵鑱。采遇切。無枝曰鐵。無
葉曰槎。熒惑。上戶炯切。下胡國切。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熛怒之神。爲
熒惑焉。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
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驍勇。健也。府藏。才浪切。府庫也。物之所蓄。歃血。
歃也。盱眙。上丑于切。下與之切。盱眙。淮邑。小峴。山名。在壽州六安縣。有五
峴山。是以分大小峴。桐城亦有五峴。非此。見樂史太平寰宇記。以撲擊
也。趣。逡須切。嚮也。間道。微道也。涪。即抻潼涪城。鑄鐘。十二辰頭鈴鐘也。

庚。爾雅四木謂之庚。所以掛鍾磬。三老。按李經援神契曰。其爭三老。入東
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鄭康成云。三老。謂老人更知三德者。
敦煌。音屯皇。郡名。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東後魏叢。十刀切。蔣橋。子兩切。
在蜀郡去成都二十里。郫。蜀郡之邑。胡三省辯誤。梁武帝天監元年。魏
小峴戍主党法宗襲大峴戍。破之。海陵本。釋文曰。小峴山名。在襄陽。大
峴山名。在瑯琊陽都縣。史炤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周
余觀海陵本不從史炤之說。以襄陽之峴山爲小峴。琅邪之大峴關爲
大峴。自以爲得其說矣。殊不知自襄陽至琅邪數千百里。豈經兵拾裝
之所能制勝乎。况是時襄陽之峴山屬梁境。琅邪之大峴關屬魏境。党
法宗。魏將也。乃戍梁境之峴山。而襲魏境之大峴關。其說又爲不通。按
小峴大峴在歷陽合肥之間。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是
後章叡克小峴。進攻合肥。是小峴在合肥之東明矣。宋孝武帝孝建元
年。魯爽自壽陽舉兵進屯大峴。食少而退。薛安都自歷陽進兵追及爽
於小峴斬之。是大峴在小峴之東又明矣。二峴相去蓋不甚遠也。貫本
注曰。党。丁浪切。余案党。音底朗切。無從去聲者。此亦蜀人土音之訛。趙
完璧源委闕。音昌善反。萬。音內。勝。音放。西邸。音底。事見齊武帝永明二
年春。胐。音斐。禪。上蔡。下旨同。扣。音口。扣。擊也。論語。孔子曰。我叩其兩端而
竭焉。豎。常句反。僮僕之未冠者。讖。符命之書。炳。音丙。歷數。書曰。天之歷
數在汝躬。建矛棨渹。胡曰。齊東昏侯二年十一月。建安之封。上年十二
月封帝爲建安郡公。徘徊。傍偟不進之意也。約舉手向左。此南史之文
也。案梁書向字作向。他本通鑑亦有作向者。向左。蓋謂左僕射。亦數雲
也。去。除也。睦。音貨。送首。東昏首也。見上年。余妃。釋文曰。余。姓也。風俗通
曰。秦由余之後。沛。音貝。累。去聲。昏。去聲也。鄒。音奚。闕人。闕。音施。宦者。着。涉
略反。襦。音儒。短衣。躡屩。上音聶。下音蹻。也。華。姓也。天龍。梁北史肅寶
貞傳云。又梁與大龍惠造等三人。抵。音底。至也。斬衰。音崔。嗟。音奈。夏侯
詳。事見東昏侯二年十一月。檐。音淡。憲章。中庸曰。憲章文武。孔疏云。
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璽綬。音徙。帝。兄懿。爲東昏侯所
殺。帝以故舉兵也。事見上永元二年冬十月。獻王。名孚。晉武帝祖叔父
也。武帝泰始八年。薨。宋汝陰王。按齊太祖元年云。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妣。
音比。父元曰考。母元曰妣。鄱。並遶反。姓也。偉。音韋。恢。苦回反。西解。署名。
指。旨也。寶義。東昏侯弟。于恪。苦各反。齊武帝弟嶷之子也。事見齊明帝
永平秋。從容。間語曰。從。七容反。能去。丘呂反。除也。下除去同。鄉祖。齊高

子也。湘東王，明帝子也，名彧，孝武之弟。繼絶服，按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
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注云：四世共高祖，五世高
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建武，齊明帝年號。塗炭，謂誅高武子孫，
事見永泰元年。雪，洗除也，謂報冤也。之讎，劉子輿，即王郎也，事見後
漢淮陽王元年。朏，音斐。函，音咸。横，去聲。洸，音殘，亦班也。澣，音槃。曹陽燮。
事見上三月。秋，炬，音巨。南北掖，掖音亦。觀，音貫。平王觀同。洮，音叨。與
藏，七康反，官名。繹，音揖。遣，去聲，下遣同。自疑事見上年十月。諠，音
臣。字林，宋知詞也。闈，古精字。虎牙，伯之之子。績，則歷反，功也。藏，才浪反。
六合，縣名。晃，力晃反，胡廣反。荷，上聲。纂嚴，纂音祖管反，纂集嚴，聽事，聽
平聲。歃血，歃色洽反，衝音蟲。人身不惡，去聲。下文北齊文宣帝高洋罵王
昕曰：好門戶，惡人身。貯胎，郎名。菩薩，音蒲撒。席卷，上聲。劉季連，益州刺
史。勞，去聲。語曰：諂，音獵，御者也。嬌，居小反，託也。鬟，音埋，埋也。差，增差，音叉。
下皆同。飲古鐘玉律，按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之。鑄，音注。廣，音
臣。而還爲庶人，事見齊明帝四年二月。太牢，牛羊豕也。肇，音兆。弇，音奄。

表拒紀事本末蕭衍纂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
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
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
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
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
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
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
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
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
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
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
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
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
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家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
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
甖，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
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
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

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
其夜，令大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
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
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啓子恪已至。上
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
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
甲萬人，浙江百姓檐篙荷插隨之者十餘萬眾。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
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
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
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
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
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
疾已篤。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
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眾事無大小，委
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
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
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
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
曰：禿鶖啼來乎！東昏侯永元元年正月，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
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
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
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
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
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
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他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
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
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爲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
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
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
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忌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
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
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

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
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
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
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雍郢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
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
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
宗雖顧命群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
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
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
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
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
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
暄暄曰且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
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
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
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

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
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
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親丹
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
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
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
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
輕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
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誹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以遙光
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
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
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
則功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
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
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

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群臣節朔朝
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
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
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
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遙欣密
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
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
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
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
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
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
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
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游邏主顏端
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詷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
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
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反掌

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
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
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
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
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
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
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
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
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
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
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
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
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
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
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
焚燒屋室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荆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

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
爲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
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
安之功也。江祏等既敗。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横用事。時人謂之刀
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遥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
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
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
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
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舅。豈應有
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
焉可信耶。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既節吝嗇。罷雍
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
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
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
能自保。 按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
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

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
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
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
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
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
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
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上陰公主。皆坐誅。昭
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
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
吭而死。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
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
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
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
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遥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
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
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

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須
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
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
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
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
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
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軍戰。再合。顯達大
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
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
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
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
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
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
蘇路斷。吉凶失時。乳母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鄣。
置伏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
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

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
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
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
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
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
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
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
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
兄子植等皆爲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
爲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
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
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
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
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
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
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

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傅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己亥。叔業病卒。三月乙卯。遣西平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月。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掆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

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費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守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

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鰌鰧。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

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恐。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檦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遣禁兵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毆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僻息焉。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永為人輸。准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懿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

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逾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

江陵。偏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又眾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禦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憂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

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
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
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
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
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
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
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且不更事懦
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擇其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
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二
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
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
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
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
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
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
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

守鄧元起大言於眾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群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
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
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
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
長沙撫納之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
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
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
中兵及儲侍皆盡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
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二月壬午東昏
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
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
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
郢城為犄角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
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
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
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張沖遣中兵參軍

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
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
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
紹等游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于夏口蕭穎
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
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
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
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
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荊
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
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
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
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
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
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

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
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
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
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
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
西擊荊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
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
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
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
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
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
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
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
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
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
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

尾俱豺如其不達孫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華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張樂祖代守魯山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以潘貴妃爲市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冑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

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昭冑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冑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冑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寶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膝中得其事昭冑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謀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姥宅日已暮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

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宗仲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故吏清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

在目中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爲質於衍司部悉平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祖爲鎮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冑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

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爭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未須兵力弟在雍猶遣任儆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絶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荆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莢橋於是王茂

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呂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遥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絶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

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

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將子文神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黄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鬭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擧去用爲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冑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

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内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欵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

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蕭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白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齎勞建康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

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閣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所統殊死以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為德皇后。封文武功

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愚庸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

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

各以壽終。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五　十八陽

梁

武帝四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為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為庶人。乙亥，魏主耕藉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按永元二年書魏梁州刺史楊椿擊氐王楊集始，今乃為行梁州事，當考。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降，戶江翻，下同。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造，七到翻。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益士前日所以阻兵拒命，皆為未遇撫循也。郫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稽，音啓。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謂公孫述不肯降漢也。豈無臥龍之臣耶。臥龍謂諸葛孔明。赦為庶人。三月己巳，魏皇后

謚於北郊。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入寇，姓譜：奇姓，伯奇之後。取陰山、白藁二戍。據水經注，陰山關在弋陽縣西南。唐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此魏朝之闕門也。闕，即古之象魏。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八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坐，才臥翻。降，戶江翻。坐，徂臥翻。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謂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揚州以命之。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即羊石城也，在廬江西北、霍丘東南。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明，謂明旦也。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顏文智將寶寅投華文榮，文榮等將寶寅投北。華，戶化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禮為兄弟服朞。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悴，秦醉翻。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上，時掌翻。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之。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霄城縣侯也。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曰霄城。乎，乎仙翻，下同。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處，昌呂翻。

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樞管，謂尚書樞機也。今人謂樞密院為樞管。以此觀之，沈約之任雖在范雲之右，而機任不及雲遠矣。上以約輕易，易，以豉翻。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休下，謂休假下直也。勉或時還宅，群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離，力智翻。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謔，迄却翻。戲言也。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史究言二人終身大槩。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斷，音短，下頻斷同。二宮，上宮及東宮也。會稽，東土大郡，故使之同於諸州。會，工外翻。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十級。是年春氐楊會叛。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為汝南王。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斷，音短。欲令漅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一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相，息亮翻。濟，子禮翻。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先兵

先屯壽陽之兵。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謝朏輕舟出詣闕，朏，敷尾翻。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見，賢遍翻。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朏宅，謝朏仕宋及齊，有宅在建康。宴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復，扶又翻。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凡將上命者皆謂之王人。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謝朏之於吳興，又不及遠矣。省，悉景翻。胡寅曰：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材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為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為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朏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逡巡引郤，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復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為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魏既罷鹽池之禁，魏主踐阼之初，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為不可，魏主從琛請。通鑑目錄已繫其要，此事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永元二年。而

通鑑工文逸其略錯簡置於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而其利皆為富攬所
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後扶又翻華未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音協
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為家人書用家人叔姪之
禮也勰不得已受命胡寅曰嘗見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胡先
為司徒辛被廢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勰所以取元者也可使太師與
元事何異史臣於世宗乃若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沖素之懷則宜州臨
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
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為事安危治亂元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
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棄卒為一高麗
小人所困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哉將以懇辭不
獲故爾曰孔顏鄒魯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勰必欲退也
豈無其道何至於為人牽連不由己哉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
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
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冬十
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音壬降戶江翻任城
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
淮陵沈書作睢陵晉置徐州於鍾離又僑置濟陰郡睢陵縣於郡界五代
志鍾離郡化明縣舊曰睢陵置濟陰郡化明唐濠州之招義縣宋白曰宋
志南徐州領淮陵郡睢陵淮陵皆屬漢徐郡是時既置徐州於鍾離則亦
置淮陵於鍾離界未可知也魏收志陳留鍾離二郡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
黃溪水按水經注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逕南九城弋陽亭郡今按今招
信軍盱眙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淮陵城臨池河池河
過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九山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
之東則陷湖湖南則馬城淮源至此謂之九山灣其東則鳳凰洲在淮水
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灣為獅子灘北兵渡淮之津要也峴戶典
翻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傅靈越
從薛安都起兵攻張永以應義嘉兵潰而死豎而主翻魏人拔關要潁川
大峴三城魏收志霍州有北潁川郡領潁川等三縣水經注梁立霍州治
滿縣天柱山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
將即亮翻下同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
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
戍阜陵為道根傳以南梁太守領阜陵戍先悉薦翻初到修城隍遠斥候

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其用防若怯臨戰則勇
城未畢党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
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思相吏翻戰又不
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騎奇寄翻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
道根為豫州刺史此時梁豫州治晉熙道根蓋猶戍阜陵特帶刺史耳武
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為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
叔父集起集義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魏既遷洛陽北邊荒
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魏置行
臺之官於鄴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誕散騎常侍
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
辛術始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六鎮列置於
三州塞下使疏吏翻下同行下孟翻恆戶登翻燕因肩翻賑給貧乏考論
殿最既使之賑恤貧民又使之按察官吏殿丁練翻事之得失皆先決後
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沃野漢朔方郡之屬縣也魏平
赫連與統萬同置鎮未在六鎮之數將即亮翻下同皇后之世父世父伯
父承世嫡者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朝直遙翻祚頗有受納
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下同
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穢於廢翻狼籍者物雜亂之貌
狼所卧藉之草皆穢亂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
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坐徂臥翻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
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
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少詩沼翻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將謂鎮
將也將即亮翻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
戰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在晉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關城注云
梁置唐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衛
將軍李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將即亮翻騎奇寄
翻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翂撫文翻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原鄉縣
屬吳興郡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
撾則瓜翻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誘
者開之以生路脅者威之以縲索桎械示將拷訊之款誠也誘音酉法度
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當能死不所謂脅之也拷音
考詰去吉翻不讀曰否且爾童騃若為人所教亦聽悔異騃五駭翻所謂

訪之也。兮吳猜律文所謂謝吳盼曰：因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
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反前說為回，異前說為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
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盼曰：父掛深劾，必正
刑書。因瞋目引領，唯聽大戮。劾，戶槩切。又戶得切。瞋，莫見切。無言復對。時
盼備加扭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復，扶又切。扭，女九切。吏五銜切。著，陟
畧切。盼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
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魏
晉以來，舉士皆由州鄉，故問其鄉里。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
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書音
盼之拒王志是也。梁武帝知盼之孝節，而不能叙用以厲流俗，非也。胡寅
甞見。盼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若，則其有去眉遠矣。王
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為其少而賢之也。盼以因父取名為辱，則又賢矣。使
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
薰陶以輔成其美，意舊拒知盼也，不惟著於曾閔之伍乎。故嘗論之，善不可
以利為。為利而為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

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純則義絶。一有利心來乎
其間，未有不反為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
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孟子之分耳，豈聞參也而進
賞於曾皙。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而進賞於成王。命周公為太
師，召公為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固所當為，不以周公嘗
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為報也。忠如周公，猶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
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盼之不若也。而何得為孔子之所法耶？魏主
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嬪，毗賓切。魏散騎常侍趙脩，寒賤暴貴，恃寵驕
恣，陵轢王公，為衆所疾。恣，資四切。轢，郎擊切。魏主為脩治第舍，
擬於諸王。為，于偽切。治，直之切。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
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淫縱，脩自洛歸趙郡，在道淫縱。左右乘
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
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懼以
黨附連坐及禍。甄，之人切。琛，丑林切。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
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敦，徒門切。而脩愚疎，初不之知，方
在領軍于勁第樗蒱，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

具門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鞭，工衛切。門事，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
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上，時
掌切。勝音升。舉縛置鞍中，舉，擧也。脩困極不能自勝，未騎，兩人對舉而寘
之馬上，縛著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重聞。重，直用
切。聞，奏也。紹曰：脩之佞幸，為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釁，隙也。釁，許覲切。恐
陛下受萬世之譏。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
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百二
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廣平王懷，孝文之子，以族屬長幼之次呼紹
為翁。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
散騎常侍高聰與脩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史炤釋文：藉田秦昔切，亦作耤。耤，借也。漢文帝藉千畝，古者使民如借，
故謂之耤。肉袒徒旱切。袒，裼而露肉也。稽顙上康禮切，下蘇黨切。顙，至
地也。蠡衣盧各切，亦作擼。巢湖子小切，又鋤交切。廬江居巢縣有二大
湖，巢湖在其東南。饌才線切。柵測革切。編立木為之城。隍胡光切。城池
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殿最上丁見切。殿，後也。謂課居後也。下祖外切。凡
要之首也。謂課居先。鞫獄居六切。窮理罪人也。猥烏賄切。猥，濫也。檑，擂

也。拷訊上苦老切。拷，捶也。下音信。問也。童騃五駭切。瞋昌真切。扭械下胡介切。桎梏
也。貴嬪毗賓切。周禮有九嬪。陵轢如車之所踐也。甄琛甄，側鄰切。姓也。琛，其
名。樗蒱抽居切。博塞名。呼盧也。因釁許慎切。罪也。吳三省辨誤：魏邢巒表
云：在南之日，曾立巴州，鎮靜夷獠。史炤釋文曰：西南夷謂之獠。海陵本
同。余按：史炤以獠為西南夷，是矣，已辨之於前。今復申言之，為主
于勢之時，獠始自山出，從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李延壽北史曰：
獠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散居山谷。種類甚多，略無氏族之別，
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二百四十五卷唐僖宗中和二
年，炤又以獠為戎夷別名，是又略變前說，而其誤終身不能改也。趙完
璧源委椿丑倫反。擲之六反。肉袒音但。達，至也。辟命除官也。檄胡狄切。
稽顙息朗切。額至地也。曹音曹。則也。公孫述漢光武初，公孫述據蜀，或
勸之稱帝。述曰：自古豈有降天子邪。蕭寶寅上年二月，奔魏。門下即門下
省也。按：舊唐職官：門下省，侍中二員。秦漢初置侍中，曾無臺省之名。自
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
堂。高宗永淳二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遷移政事堂於中書
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

書門下之印也。東揚州，通典注云：宋孝武分江東為東揚州，理揚州，以其地為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孝儀，蕭恭孫也。顏文智，吳人，亦見上年二月。食音嗣。嬿，鹿洞翻。嬉音僖。劇，竭逆反。頊也。蓁，古老反。體度約反。二宮，天子、皇后。會稽郡名。綏音雖。脫，徐戒也。虞，馬也。黜，丑律反。事見上年夏。諤，五各反。鍼音針。孝王人，天子左右人也。左傳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總音恤。事見齊和帝元年。懸，胡涓反。構，古候翻。丹陽，大峴，胡典反。潰，胡對反，逃散也。嬰，於盈反。隍音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奔，逋悶翻。意，五堅翻。延行，下孟反。推行六鎮，懷朔、柔玄、懷荒、沃野、武川、高平。世父，漢王莽傳云：世父大將軍鳳病，顏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予素本傳，后乃予勗之女。嫡見烈乃作之，父推此而言。作乃后之兄也，以予烈傳前有烈為后世父之文，疑誤也。勍，渠京翻。曰鶼鶼，音兼。雅釋也。鵝，鳥海反，濫也。馮翊，五翼郡名。莊子山木篇云：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秩秩而似無能。紛音紛。秩音秩。行遲。挽，撫擊也。詰，去吉反，問也。駭，疑也。殘，音六，殊也。杌械，音丑柱。也。更音更。早發。鬢音脫。貴嬪，音頻。婢宮陵。轢音歷。構，合其過惡也。甄琛，音真，姓名也。暴音僕，害也。軒音吾。敦煌，音徒，郡名。拷掠，音丑吾反。門事，行狀者。楚毒，楚音痛也。董，去聲。盡音妒。渡黯，乙減反。漢武帝立臣。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惔，徒甘翻。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去年，魏遣澄入寇，宿師於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敵所必攻，我所必守，曰要。便者，形勢可據，便於制敵之處。陴，頻彌翻。激厲文武，安慰新舊。新，謂壽陽兵民之新附者；舊，謂將士之舊者。新附、舊者，舊民。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守，手又翻。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日入之前為下晡。慶真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冠，古玩翻。將，即亮翻。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於邵陽，戰于邵陽，邵陽州也。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劉芳以儒學親重於太和之間。敗，補邁翻。將，即亮翻。從，才用翻。尚書

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父吉魏貴戚大臣。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後軍者，後軍將軍也。帥，讀曰率。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鑿峴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曹居，即景宗之鑿峴口所屯也。戶，與利翻。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僧炳敗於樊城，未得至鑿峴也。至則此非義陽之樊城，自別是一處。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殿，丁練翻。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論語孔子之言。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考異曰：惠紹傳無被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魏太傅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好，呼到翻。冒，莫北翻。厭，於鹽翻。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嬖，卑義翻。又傳計翻。昵，尼質翻。胡寅曾見元禧、元詳同父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稱，及事世宗，遂居上相之位。猶當是時如土一也，今乃是何也？蓋以見孝文嗣之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無紀綱可與為上。得其人則為下者不敢為非，失其人則上下亦然。其才中人也，明主莫知之，則可善為之，昏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九五當君位者，取其以九居五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共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既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為生耳。及詳再執政，齊和帝中興元年五月，魏主親政；十一月，詳為司徒。太妃不復念前事，復，扶又翻。專助詳為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茹，音如。思，相吏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朝，直遙翻。下同。從，才用翻。昵，尼質翻。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櫛，側瑟翻。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麗，力知翻。帝既黜六輔，魏高祖遺詔六人受遺輔幼主，事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誅咸陽王禧，事見上卷齊和帝中

與允弟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少，詩照翻。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允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去，羌呂翻。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冑、李賢、楊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橫，戶孟翻。南臺，御史臺也。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賁，音奔。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橫，戶孟翻。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詰，去吉翻。處，昌呂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疎薄。詳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甚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麗，力知翻。杖之百餘，被創腫潰，旬餘乃能立。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妒，何獨不妒。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卒，子恤翻。下同。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省，悉景翻。省，猶視也。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

詳慟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門防主司，主門衛之兵以防守詳者。先是，典事史元顥獻雞雛四翼四足。典事，猶今尚書六部主事史職也。江南制，尚監有典事。先，悉薦翻。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翻。冠距鳴將。師古曰：距，雞附足骨，鬭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群也。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畜，許又翻。師古曰：主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事見西漢書五行志。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事見後漢書蔡邕傳。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眾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易，以豉翻。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見，賢遍翻。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妖，於遙翻。

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魏主以茹皓等伏誅，為光言之驗。高肇獨非自賤而貴，關預政事者邪。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說，式芮翻。帥，所類翻。樂，音洛。處，昌呂翻。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勝，音升。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從，才用翻。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守，式又翻。六月癸未，大赦。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扆，於豈翻。禮疏曰：扆，屏風。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藏，徂浪翻。不復買積以費國資。復，扶又翻。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篚，匪二語本之為貢。謂貢細之物，或之以簣篚而入貢也。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恒有餘，國用恒不足。估，音古。恒，戶登翻。苟非為之分限，分，扶問翻。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降，戶江翻。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將，即亮翻。淮陰，梁重鎮也。以角城降，遣軍援其不從叛者。斷，音短。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蓋指荊州也。魏太和中，使荊州治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東恒農、汝南、襄城、北淯、恒農等郡。其地正在東荊州之西。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復，扶又翻。下前復、琕復同。琕，部田翻。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士雅山，當作士稚山。據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府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稚。復入國，以名山。杜佑曰：唐州桐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為豫州刺史，武家居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誘，音酉。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將，即亮翻。下同。擐，音宦。槊，色角翻。唯軍主

荼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陳讀曰陣射食亦翻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事見十卷漢高祖四年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將即亮翻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帥讀曰率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為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降戶江翻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乙酉距辛酉三十六日太遠或者其辛卯歟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為于偽翻處昌呂翻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永能為之陳列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預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任音壬昉甫兩翻彈徒丹翻治直之翻明帝嘗以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為援軍視危不救逗遛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棄城罪孰大焉昉[illegible]黙

官未足償敗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圉矣若用功臣三數人並守淮南而賞罰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為于偽翻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南義陽治虎城關南隋為黃州木蘭縣隋木蘭入黃岡縣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魏收地形志郢州領安陽城陽汝南郡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麻陽即今黃州麻城縣地考異曰司馬悅傳作豫州刺史馬仙琕按仙琕於時未為豫州也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漢沃野縣屬朔方郡後魏為鎮魏收志太和元年置偏城郡沃野縣屬焉此時鎮猶未廢也注以見前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騎奇寄翻指授方畧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隨須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為用者也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

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代表謂極代塞外之諸國謂高車諸部叛[illegible]翻恒戶登翻上時掌翻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騎奇寄翻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卒子恤翻景明中崇為太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上時掌翻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議之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日錄是年置四門小學[illegible]曰太和二十年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損益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燕因肩翻勝音升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少詩沼翻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見上元年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

彭城王勰等監之勰音協監工銜翻己亥魏主幸伊闕自向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道從皆曰如自此以後史書幸未曉義例或田獵蓋一時失於刊正也上雅好儒術好呼到翻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輙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請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年復立為儒術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教授而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隆昌建武之間已傾廢而不講矣

史炤釋文恢苦灰切又[illegible]切陴城上女墻輔[illegible]切日如中時建軍言名建軍言在諸軍之上無厭不足也春秋左傳曰貪婪無厭嬖昵近也亦作暱燮蘇叶切掌擲梳比之總名高麗音黎扶餘國之別種其國在遼東之東詰朝平旦創初莊切通作瘡膿潰上奴冬切膿血也下胡對切散也鷄雛仕于切雛子也闇與暗同妖狎上於喬切下[illegible]甲切妖怪也狎近也邢巒邢乎經切姓也悵[illegible]上知亮切[illegible]謂之帳下於乎切爾雅牖戶間謂之扆又隱豈切黃篚府尾切竹圓器盛於篚而貢焉綜仙琕蒲綿切擐甲胡慣切貫也執槊所角切矛屬通俗文曰矛丈

八者謂之槊。捫足。音門，以手撫持也。吐谷渾。吐谷，音突浴。渾，戶昆切。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之庶長，名曰吐谷渾。其後遂以為號。柔然。柔，然即北狄蠕蠕國也。姓郁久閭氏。趙完璧。源妥。妥，為定反。快。音決。纘。作管反。陴。音脾，堞守也。音狩。贖。音遁。炳。音丙。張損。損，益反。殿。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姓也。愿去聲。賄。音悔，費財。姊。音子。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蘗。蘇協反。泰。上聲，曰癸。高麗。平聲。六輔。六人輔政也。事見齊東昏侯元年三月。禧。音僖。喜與罪同。去。除也。怙。音戶，恃也。攢。去聲，非理也。下同。耗。五兩反。宋文帝子杖。去聲。冠距鳴將。霍光本傳。前此有云：臣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鳥鵲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小畜。丑又反。主司時起居人。又案：霍光本傳無人字。弼。音叉。闇。音暗。字妖拜。上於喬反，於也。于綿安反。緦。音協。遹。尹律反，遠也。攘。音讓，除也。令。平聲，使也。鸞。音鸞。禮記頭云：如綿素屏風畫爲文也。勸。馬銜。裁。讀與纔同。逮。音代，及也。景明。齊東昏侯二年春，魏世宗改元景明。來同。書曰：四海會同。貢篚。音匪，竹器，方曰筐，圓曰篚。佑。音祐。綜。子宋反。峴。胡典反，山名。璉。蒲仙反。捴。音總，皆也。北。敗也。攢。貢也。槊。音朔，矛長丈八者謂之槊。澗。音勁，貢也。捫。摸也。事見漢高帝四年。露板。即露布也。惠王。名楨，英之父也。楨參之事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冬。盼。音徽。出行。去聲，行。周墨。上聲。晏害。顏師古曰：在我為晏，於數為害。定鼎。謂遷都也。書曰：周公遷九鼎於洛邑。代表。代，郡名，魏之北都也。茂。平聲。茂才異等。戴育孝廉。皆漢制。贖罪之科。見上年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梁 武帝二十三

資治通鑑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比必利翻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過工禾翻帥讀曰率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渡江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從才用翻親戚死者數百人史言韋粲忠勇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箸竹略翻被皮義翻騎奇寄翻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沈持林翻仲禮稍將及景稍色角翻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淖又泊仁害作支化仁將即亮翻下同中竹仲翻淖奴教翻沈之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臶吮瘡斷血刺七亦翻諸夫騎奇寄翻吮徂兗翻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復扶又翻下不復同仲禮亦氣索索昔各翻不復言戰矣邵

陵王綸復收散卒邵陵王綸救建康見二百上年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淦古暗翻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自遷翻异慙憤發疾庚申卒考異曰梁帝紀作乙丑今從大清紀典略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射寅謝翻首見夫武帝上心之學甘受佞人而往往絕之誅朱异所以獲君心意者入于左腹之在易明夷之六四之吉之比乃可言之是小人在高位以崇於媚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吉其明既傷矣故蒙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自牖明以逆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盡然後能行之于外出門庭也不求得其心其能無悟邪國家之敗常必由之蕭之康朱春之高漢之恭顯晁之弄書之林甫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受之重之兵而思之亦莫不然矣推乾剛之君至王至明然後免也此意矣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太清紀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故其稱也從於有水也高州刺史李遷仕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

城下臺城與後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紙鴟即紙鳶也今俗
謂之紙鷂鷂鳶之類繫以長繩藏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
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
射而下之厭於協翻射而亦翻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
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
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
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
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
獨進帥讀曰率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上菰音孤菰首今
人謂之茭白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將即亮翻下同文皎戰死遷仕遁還
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
移時弗見見邯特見主神狼能以爲禮狠戶墾翻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
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本漢彘縣順帝陽嘉元年更
名永安縣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僑立永安縣屬荊州注又
見前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
過淮即縱兵剽掠剽匹妙翻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

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侯景令王顯貴守壽陽見
上卷上年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
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
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藏徂浪翻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
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秉秸爲之所以藉馬懷音怯飼
食並祥吏翻軍士無膢膢戶甞翻膢也又肉食有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
之鎧可亥翻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稱式謂苔稱之所曰苔
蔡云紀言十笏生於海其初貝各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時納上等
十石而燒之今乾有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
援軍斷其路斷丁管翻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
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
之際運米入石頭援兵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
之一舉可取也伺相吏翻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
乞復先鎮將即亮翻任音壬先鎮謂壽陽時已降魏矣太子以城中窮困
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

戰之今是翻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
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俱疑既得之未得而問侯景之請知何其狀也
我予其翻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并求宣
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
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
所繫豈可爲質梁之智士唯傅岐一人而已質音致下同上乃以大器之
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復扶又翻下詔曰
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
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韶
帝室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爲郡僑
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瑳七何翻
又七可翻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
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更工衡翻歃色甲翻既盟而景長圍不解
專脩鎧仗鎧可亥翻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援軍時皆屯
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
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

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卬州
馬卬州在知今王家沙是觀省一事考異曰本紀作丁未入援大清
紀無此事略云至于張邪公從太清紀本中紀按實五收邢部於江東
蒲洲上即前所謂今王家沙也景慮其自白下而上上時掌翻啓云請北
軍聚還南岸南岸以地望言之馬卬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淮
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異曰本
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退怏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
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柳仲禮爲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
哲皆爲儀同三司悉與當丹夏侯譎爲豫州刺史譎古穴翻董紹先爲東
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即歷陽高澄已
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
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
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
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引路謂引兵北路還北許占侯翻又詬許候翻上遣吏
部尚書張綰召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盱眙太守盱眙音吁怡

[illegible]柳仲禮召諸將議之[illegible]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言諸軍各還所來之方散去也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illegible]大連封臨城縣公自東揚州入援臺城此誤後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所書皆然此誤以東揚州為南兗州當書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蓋傳寫之誤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大字[illegible]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亦嘗書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代志衡山郡有湘潭縣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鎭君正昂之子也[illegible]邵陵王綸奔會稽[illegible]超並開營降[illegible]軍士莫不歎憤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上[illegible]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illegible]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絶者[illegible]亦聚而焚之庚午詔征鎭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

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王僧辯傳歸竟陵為湘東王繹用之以中侯赤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帥讀曰率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illegible]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辭啜泣貌言泣不止也啜如輟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杜佑曰晉武帝分[illegible]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國晉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為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郡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並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鄰棄城走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考異曰梁紀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東魏據其地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鎭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illegible]陸經以郡降之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

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詧少年迎候有闕詧至捴括州府付度事[illegible]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復扶又翻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詧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鎭譽自湖口歸湘州[illegible]一湖口在巴陵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illegible]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illegible]岳陽在雍共謀不[illegible]逞江陵遊軍主朱榮[illegible]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illegible]繹懼鑿船沈米斬纜[illegible]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慥殺之[illegible]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illegible]見上卷上年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說式芮翻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絶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

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鎧可亥翻遣會理單馬還建康為會理兄弟謀誅王偉不克而死張本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閣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翻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羸倫為翻新城戍主戴僧遏有精甲五千沈約曰浙江西南名曰相溪吳立為新城縣屬吳郡今杭州新城縣即其地也遏[illegible]說太守袁君正曰說式芮翻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被皮義翻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鎭姑孰[illegible]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塹七豔翻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去年四月高岳等攻潁

川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五代志潁川郡長社縣後魏置潁川郡及山鹿縣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與潁二水東南過長社縣北堰於前朝)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丙休則丁進至於癸休則甲復進更休者得番休而虜者不勝其勞也)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穰即壤城)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艦戶楷翻射之而亦翻下射從同)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燕因翻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纜盧戰翻)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溺奴狄翻)豐生游上向土山(浮水而行曰游上時掌翻)城上人射殺之　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時分澄皆辭不受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朝直遙翻)(騎奇寄翻)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爲繹所督將即亮翻下同)繹

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鎭纘至大堤(沈約宋志華山郡治大隄五代志襄陽郡漢陽縣舊置華山郡舊帶漢南入宜城縣九域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舊曰率道縣宋爲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無治是也)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處昌呂翻)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蠻所居以岸中廬縣諸山也紿待亥翻)岸旣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兄弟[illegible])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著陟略翻)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張纘間關[illegible])荊州長史王冲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主盟者主諸侯之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三公燮理陰陽宋子仙非其人也)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主帥梁中諸殿皆有主帥[illegible])

(之耐殺帥所領翻)上不許景不能強(強其兩翻)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屬之欲翻)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索山客翻)再曰荷荷(荷下可翻)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侯景時居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朝直遙翻)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illegible])

([illegible])

(武將遣管置家遣覺媚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illegible])

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王思政所守也[illegible])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illegible])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辛巳發高祖喪([illegible])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illegible])壬午詔北人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illegible])自景作亂道路斷絕

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金陵記云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至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十焚將中外人將不從不齊之中）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稆音呂本不自種而生曰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勝音升）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丹陽郡晉以為宣城郡治所五代志宣城郡治宣城縣隋曰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首讒曰花誘音自時即免翻下同。考異曰典略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中軍中軍將軍也）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單音蟬）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遏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難乃旦翻）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嵊石證翻張稷見一百四十五卷梁天監元年）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東揚州刺史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侍中司空（考異曰典紀作戊戌今從太清紀）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考異曰太清紀云七日今從梁帝紀及典略）初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

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遴良刃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剃他計翻）之遴博學能文嘗為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夏戶雅翻）而自為誌銘厚其賻贈（賻音附）壬辰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款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考異曰太清紀典略五奧立太子日同日今從梁帝紀）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攣呂緣翻）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太清元年高澄稱侯景王思政大將軍於以偽之）王思政帥眾據土山（東魏築土山以攻潁川思政奪而據之帥讀曰率）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刎扶粉翻）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語牛倨翻）汝齎我頭出降（降戶江翻）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相息亮翻）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遺于季翻）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將即亮翻下同）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卒子恤翻）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為鄭州（據魏收志潁州本治長社魏改鄭

州從右頒陰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度會之劉三公二大三公各置東西閤祭酒一人入司空）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盧度世事魏太武帝）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杜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泰見元三翻）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據魏收志浙州領浮陽木陽南上宗浙陽四郡五代志浙陽郡西魏置淅州唐志鄧州內鄉縣本淅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易以豉翻）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啟聞（具以崔猷所請啟二字爲句也）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期讀曰春）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崔孝芬爲高歡所殺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侯景之南叛也（事見一百六十卷太清元年）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復扶又翻）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還從宣翻）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

受高祖密詔徵兵（考異曰典略六月也正五月太清紀）以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宋子仙圍戴僧遏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考異曰典略作戊午陸緝今從太清紀南史）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　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邀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縊於賜翻又於計翻　考異曰典略五月上旬元從梁太清紀南史）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新秦未詳所在）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典略）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佻吐彫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正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射而亦翻）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考異曰太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典略）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為妃生世子方等妃醜而妬又多失行（行下孟翻下妃行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目眇為半面粧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

蹤其穢行勝于大閤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甦堅先翻使疏吏翻下同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侯景既濟復擁衆令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任使諸藩有一人能匡國難者無所惜琴封弘直攘袂至身始至鎮百其與關征伐之任便長旋行又遣合人真預至譽所曰弘直還如汝不能自出師吾今使長驅帥譽還望三湘兵糧以相資給譽入往起甚邑怵惕上人遣錄事參軍劉穀往羅室旨於安陽王譽曰無鑑足衆任糧仗關少湘州有衆已能譽求羅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討爾自擇之譽答曰兵馬蓄軒所恆非敢藏擻襄陽形勝之地主可楚虛設出謂羅州刺史玄氏曰觀殿下辭色曾無匡濟之意那是股肱所寄可相比贊部答曰樂污衛安王某州參入情饒勇山川險固君具推識爭後多言欲因本論東討共任續述長吳西陌非敢關命於是湘雍二藩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與陳軍國之計識方等曰吾近衆遣使往相正人欲青臨今次今次全後必望申吾意若能相隨不可留止沖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講述此皆着紹爲元帝隱惡飾辭耳今從宋書南史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方等不死於敗臺城之將而死於伐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乎十一復扶又翻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據水經注麻溪水口在臨湘縣北劉口戍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溺奴狄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爲之徐妃緱人奔投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妃已東猜等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元景仲景仲之十一世遠六年父子歸來詩書畫景仲由是附景因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五代志蒼梧郡梁置成州南海郡即廣州治所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從子容翻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酈道元曰廣州城東北三十里有朝臺昔尉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回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朝直遙翻景仲所部聞之皆弃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縊於賜翻霸先迎定州刺史

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蘭欽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頠音委監古銜翻下同頠魚毀翻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考異曰太清紀霸先八月平裕今從陳書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申重也重直龍翻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中竹仲翻髀部禮翻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怖普布翻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將即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作八月己亥今從典略丁卯乃行也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宋子仙以戍錢塘見上卷壬戌緝弃城奔海鹽吳記曰本吳大夫縣秦以爲縣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子仙復據吳郡復扶又翻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將即亮翻下將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帥讀曰率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于東魏以乞師質音致諮議參軍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樅陽縣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伊肯翻少詩照翻累因也濟子禮翻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傳直戀翻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己亥鮑泉軍于石梓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長公頻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〇相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注湘水東逕龍湘縣之北洲長二十里〇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遺橘於楼凡洲乃相洲作橘洲水經注人云相州北遊臨相界有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洲北則是也頫要亦指此〇扶音民鄉斜缺樓州東對東州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次長言於兄弟位居長而次之長竹丈翻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相息亮翻古之唐擧許負皆相視人之術占衣翻以知占出貴賤有相書傳於世解戶買翻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爲于偽翻下爲爾同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恚於避翻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應者亦不吝也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朝直遙翻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戲香義翻爲作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膳時戰翻史考異曰陳元康傳作蘭固成今從北齊書紀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琅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欲其往來無閒閒古莧翻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禪時戰翻屏必郢翻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索山客翻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牀弒之去丘呂翻愔狼狽走遺一靴靴許戈翻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被皮義翻下同廁初吏翻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鬭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分扶問翻入討群賊斬而臠之臠力兗翻刲切其肉也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素自晦匿今遇變而不爲之變故皆驚而異之洋祕不發喪喪息浪翻高歡身有大功百戰變家爲國[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爲其父目爲逆者事勢主其理以奉其君[illegible]欲而出之也孝其亡矣理所不容人將福無不自己之者荀曰無以示之膳奴之刃何緣而至哉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使疏吏翻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使疏吏翻虛除元康中書令示元康不死亦所以安人情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王基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分扶問翻邕支配須臾而畢支分之所隸也支配猶今人言分配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赦大赦以安蘭京之黨心反側者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復扶又翻下同使疏吏翻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主者主謁侯者也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晉陽文武之驚亦猶鄴城內外也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忌度支尚書崔暹暹息廉翻奏遷及崔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二人素爲澄所親任故忌之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子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梁制三公亦加將軍號今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加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樅七恭翻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據不內範兵入心互相猜忌後來處昌呂翻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嵊時證翻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袁氏自叔坐頡繁及君正皆以忠貞著稱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錄文帝書曰觀其姓名已爲鬼錄矣也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然張嵊閫門死義以雪其父被君之賊血祀絕矣胡寅曰見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姓無不叛之而張嵊一書生荷李城之寄以不能匡救制見爲

（跡。我不許賊，賊罪不死，則為人子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尚報，況剖符南面，事榮楊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奮嚥無前手書矣。并殺沈浚。沈浚實從素之待，見死如歸，其從與張本也。兵重生土報。）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illegible]）詧軍氣沮。（沮，在呂翻。）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illegible]建安十二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為新興郡，屬并州。晉江左僑立於荊州界，不領定襄、廣牧等縣。五代志，南郡安興縣，舊曰新興，[illegible]入江陵，則新興國荊州所統矣。何待繹以為舊乎？[illegible]前雖帶新興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崱，士力翻。）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illegible]。龕，苦含翻。[illegible]）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保林，宮中女官，自漢以來有之。顏師古曰：保，安也，言其可安衆如林也。[illegible]）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鎧，可亥翻。勝，音升。[illegible]湕水出南郡[illegible]荊門軍北百里有湕水[illegible]音[illegible]）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考異曰：太清紀云：詧使[illegible]吾教倒追不責之[illegible]湘東王國士之[illegible]吾雖死無所恨。遂殺之，棄尸於[illegible]。[illegible]蕭詡之應矣。今從南史。）詧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illegible]江南僑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漢南陽郡之朝陽縣為首。[illegible]水經注，古朝陽縣在新野縣西。巘與巘同，[illegible]）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數，所具翻。）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重，直龍翻。）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背，蒲妹翻。）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illegible]）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啓自申，（申，明也，理也。）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月，癸未朔，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初，歷陽太守莊鐵帥衆歸尋陽王大

心，（鐵歸大心，見一百六十一卷太清二年。帥，讀曰率。）大心以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為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屬豫章郡。）光遠將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南昌，漢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東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illegible]）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考異曰：太清紀云十四日葬，[illegible]。）廟號高祖。百濟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見城闕荒圮，（圮，部鄙翻，毀也。）異於曩來，（[illegible]）哭於端門。（端門，臺城正南門之中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錄，拘也，收也。莊嚴寺，[illegible]建康南郊[illegible]。）不聽出。

壬戌，東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遏降之。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illegible]）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illegible]）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illegible]）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illegible]）東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會，工外翻。）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考異曰：南史[illegible]。今從典略。）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illegible]）綸進擊蕃，破之。（[illegible]）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illegible]）忠以伯符為鄉導。（[illegible]）伯符，岫之子也。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勝，音升。）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樂，音洛。）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東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illegible]）

無大東之子。史不書亡，今以意。東有郢信傳舊有江一卿今江山縣也。不
田亞。信安縣東大東縣地。晉太康元年分安，晉武帝信安，唐析信安置須江縣，又分
信安之南川為江山縣。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庚子，納侯大連。按是月
壬午朔，今從太清紀。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不忍見其子
之修執也。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
陽太守，仍使留異拔東陽，收其妻子為質。質音致。乙酉，東魏以并州
刺史彭樂為司徒。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
引兵西上。上，時掌翻。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
都、張偲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偲，新茲翻。帥，讀曰率。霸先遣主帥杜僧明
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大庾嶺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廣州刺史蕭勃遣人
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驍，堅堯翻。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
克。謂柳仲禮等。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
干戈。謂荊雍湘三州。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暗投，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而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未若且留始興，
遙張聲勢，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
值元簡梗我中道。荷，下可翻。元簡，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今京都覆沒，君辱

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皇枝，若武帝之子孫。任
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猶賢乎已，用孔子語。已，止也。此言猶勝于止
而不遣軍也。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使，疏吏
翻。間，古莧翻。胡寅曰：見衆天事者必審理，仗義以止其始，于時梁作亂者
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肥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所屬，
遣將練士，士已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尋戈，不有其[illegible]，如此
則忠王義士莫合景從一事，不然，則勢且據建康，稱號上流，天理在我矣。
除群犯各指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
那動王，遙稱書忠，此謀志弗能，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時南康土豪
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
置始興郡，唐為韶州。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遏，烏葛翻。為霸先破蔡路養張本。魏
揚忠援隨郡，執太守桓和。五代志，漢東郡隨縣，舊置隨郡。東魏使金門公
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大
清二年，東魏使高澄略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史炤釋文：載，作結切，斷之。長懦，乃卧切，又乃亂切，弱怯而懦弱也。著，遣
瑤切。趙潛稍，所屬或作槊，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惠[illegible]，平[illegible]切。吮

掀之。新塗，古前切。張書：已塗水所出，西南入湖漢也。東錄厥勝一度切
吳相云厥鎮也。孤首橋，孤古胡切。在豫地。府藏，才浪切。府庫也。畜物之
所。撒，直列切，去也。剉，祖外切，析也。飼馬，祥吏切，飼也。乾苦，古寒切。鮮也。醶鹹，
上縣官切。說文：酢也。關東謂酢曰醶。下胡讒切。說文：北方味也。本
作鹼。蹤械，胡介切。械者，器總名。有桎曰梏，無足曰械。伺，相吏切，伺候也。
為質，職利切，結信也。韶，市昭切。歃血，色洽切，歃，歃牲以血，所以為盟誓也。
鶵糜，上居宜切，下忙皮切，為馬絡頭也。糜，牛纼也。言帝制之，若以[illegible]
也。或作縻。士愁，如列切。盱眙，上兄于切，下與之切，在臨淮也。音義無
中，置郡入南兆，東東地。蔬，上於切，下所葅切。草可食者通名為蔬。[illegible]環說：茹
人，想切，菜茹。哽咽，下烏結切，哽咽，聲塞也。骨鯁，古杏切，骨鯁能正直之
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睽頤，吐切，異也，別也。袄，於喬切。譴，去
戰切，譴責。賄，呼罪切，財也。闔，以輸切，闔閭宮中小門也。
耽，丁含切，耽樂之。或作酖。猴，音侯，獼猴也。鸞拳，巨員切。六切。燔燧，徐醉切，
邊火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
低之，有寇至，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擐甲，胡慣切，貫也。春秋傳云擐甲執
兵。腫氣，之隴切。喘，昌兗切。說文曰：疾息也。痿，過也。吒，陟駕切，叱也。詛盟，

鄒氏：周禮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猶飲，於禁切。勛，許云切，一作
熏。臺，徒哀切。排闥，上步皆切，推也。下土曷切，宮中小門，一曰門屏。[illegible]
上，康禮切，下居貴切，頭至地也。稽首，上苦禮切，下始體切，低首也。或
讀曰啓。憎，之淚切，懼也，恨也。琳，力尋切。[illegible]，陳[illegible]切，[illegible]抱切，障也。小城
也。或書作埤。清水，相[illegible]切。泉涌，尸拱切，騰也。或作湧。釜，奉甫切，[illegible]
尸炤切。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狀如牛。梅冥，莫經切，梅冥，營關之
瞀，莫候切。推，他回切，推除也。委輸，委，儒睡切，委積者也；委，音邊，傷切。輸，
音式榆切。究陵，於元切。嵺，石證切。之邀，良刀切。蠶絞，下吉巧切，即之經
也。剝，說文曰：剝，裂也。膊，符遇切，所以贈終者，曰膊。攣，呂緣切，拘攣。刎，
斷之。黃鉞，王伐切，大斧也，以黃金飾之。輕佻，於堯切。目眇，亡沼切，說
文曰：一目小也。合從，即容切，以和合曰從。左髀，傍禮切，股也。濡須，人
朱切。濡須水，出廬江，三國吳孫權築塢於此。戎，古胡切，說文曰：雕戎一
名蔣。稗，步卦切，說文曰：禾別也。菱，閭承切，說文曰：芰也。楚謂之芰，秦謂之
薢茩。藕，語口切，說文曰：芙蕖根。石椰，音耶，木名。[illegible]，上[illegible]，下卑切，[illegible]下
元，典切，足親地也。襞，博計切。慣，[illegible]切。靴，[illegible]。統，于[illegible]切。醫，
擔之。煎，往刀切。夏，[illegible]。湍水，水名，出南郡。獻，[illegible]。百濟，百濟之國。

且為錦之屬。物以百數而濟，國號百濟，都於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泰力
公切。浙江 音熱切。說文：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湛城 湛水之城。在
義陽本未詳此。趙完璧源委 衍 例郎反。柵 音冊。編立木也。儒 音然。吒 音
粟反。可也。綴 音惠。斫 音酌。瘡 傷也。惠綍 姓名也。吭 口胡。敢也。敢音胡。厭 樓
也。都 音妻。摧靡 摧，對也。靡，音美。靡也。費 叉鳩反。無也。剝掠 下音亮。奪
也。芻 刈隔反。刈草也。壞 毀也。膜 音娃。乾苦 乾音干。草名。繕 音膳。治也。相
伏 去聲。爭 去聲。躡 音聶。蹈也。諸 音措。詬 叶滿反。罵也。綰 烏板反。聘 音息
反。塹 暫用。上鷄 遲也。憶 音儀。峽 音狹。衛 音咸。巳舍在心。奈何 如何。齋 音
益。背 音佩。奔也。讜 直也。誕 音但。妄也。六藝 六經也。以鐵為貨 音通四年
始鑄鐵錢。公孫 漢王莽末，公孫述據蜀，鑄鐵錢，後為光武所滅。爛羊
鑄印 袁後漢書劉玄傳云：南陽諸將立玄為帝，改元更始。光武拔元
也。素儒翡小豎，遂此盖指漢大庖人之泰貴者也。又晉書趙王倫傳
倫宣帝第九子也。廢惠帝自立，諸黨皆超階越次，至於廝役亦加爵位。
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豫章 帝第二子也。
名綽，封為豫章王。事見晉通六卷。邵陵 帝第六子也。名綸，封為邵陵王。
其事亦具晉通六年。石虎 晉書載記：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其父子遂

謀逆誅。立次子宣為太子，又謀反，遂誅之。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
腹，穢惡，故生凶子。是年二十餘，使行政公務。浮圖 塔也。笮融
笮 側格反，姓也。按後漢獻帝興平二年云：笮融為下邳相，大起浮屠祠，
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費以巨萬計。姚興 晉書姚
萇子也。西音末，據關中。按晉書載紀：興敬事胡僧鳩摩羅什，沙門自遠
而至者五十餘人，起佛圖，立波若臺，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隋 音惰。闍
音余。闍者。桑中 詩衛國風篇名，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
世族云：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一本二詩三章，其末皆
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湘東 名繹，帝第七子也。
封為湘東王，即元帝也。藩屏 音餅。勤王 左氏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靈
長 謂國家威靈久長也。鬻拳兵諫 鬻音育，拳音權。鬻拳之事，按左氏傳莊
公十九年云：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
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小懲大戒
易噬嗑初九爻辭曰：屨校滅趾，無咎。繫辭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
王弼注云：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
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無咎也。校，即械也。腫之隴反。熊曇朗 熊姓也。

曇朗其名。排闥 音撻。語汝父 語音御。嶠堅之弟，邵陵王之次子。謂乙桀
反。說文見之。泰 音泰。矯 詭也。大歎 太子之父子。方等 名也。鑽 音丑。鑽也。
昭明太子之子。徐相 姓名也。纘 作管反。乘初內史弘某次子。詧 音察。詧之弟也。皆攸
度事 官名。遠 音條。檣 音牆。不逞 丑郢反。言不得志，欲為
亂。斃 音弊。死也。透 音偷。頹 杜回反。頻頹。陂 音碑。障也。陂。穰 姓名。遁 音
遁。紿 音怠。欺也。驍 捷也。沙門 僧也。沖 音虫。省中 禁中也。圖 音圖。屬 音燭。
殂 在胡反。死也。嗚咽 於結反。聲塞也。梓宮 梓音子。太和 魏孝文帝年號
嫉 音疾。妒也。妒云：害賢曰嫉，害色曰妒。力屈 其勿反。盡也。駱 音洛。姓也。引
決 自殺也。祭酒 官名。浙 音錫。歠 音由。寔 音植。期年 一歲也。期，音基。芬 音
紛。緝 七入反。貴己 事見二年狀。鄱 音婆。佻 音挑。說文：偷也。矯 去聲。上游
音遊。稗 旁卦反。泝 音素。逆流而上曰泝。圯 音夷。毀也。數尋伊霍之傳 伊
尹、霍光雖嘗廢立，而忠於其主，故受責之毀，尋繹其傳，當據司馬懿
故。皆階有篡逆之心，而其子孫又皆擇位，故魏之而不濟其志。攜 去聲
反。長仁 長，展兩反。易乾卦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洋 音羊，又音詳。
可解 音蟹。曉也。恚 怒也，恨也。第屯也。為爾漫戲 按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
注云：漫，放也。又音謾，欺也。許 音。嬰 音。

受辛也。無間 音諫。隔礙也。屏 音餅。狼狽 博蓋反。紇奚 說文曰：虜複姓。紇
一沒反。部分 去聲。見史。從甲 從，才用反。扣 音口。論語曰：我扣其
兩端而竭焉。注云：叩，發也。扣、叩同。淦 音金。沈浚 浚音俊。皆見上五月末。樊
保林 縣名，音苔，姓也。纘 劉雍父，皆蕭衍屬。事見上三月末，四月末。愕 五
各反。莊鐵 倭景將反，據以歷陽降之。又惠不齊謀降事，事見上年十月
初。又十月末。百濟 國名。錄 收也。沃 烏酷反。積 子智反。酣 胡甘反。樂也。驍
健也。詎可指投 [illegible]
白土也。[illegible] 便 [illegible] 閒
道 [illegible] 諱 [illegible] 袁樞紀事本末：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
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
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
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
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
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
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
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

制已下員引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勛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啓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外示疏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為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世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邑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為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諶為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

匡長安王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萬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惟曹泥附於歡泰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真度之從孫也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眾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詔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

祐即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衆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柰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荆州還赴之至閺鄉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衞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鎭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夏四月

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鎭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鏤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遂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鎭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鎭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鎭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群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眞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鎭東雍州助爲軌援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

樂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
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冠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
略陽太守張猷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
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搆禍亂
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
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
史懼罪亦逃歸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
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
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
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勲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
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勲府庶
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
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
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
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
爲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
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荆州冀
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
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群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
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
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
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
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
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
人溫子昇爲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
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
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南
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
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
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
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
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

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供進或欲南渡洛陽
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
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
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
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
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
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
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
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荆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
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
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
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柰何俠曰宇文
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
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
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
郎將初丞相歡以爲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
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
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
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
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
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
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
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
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
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
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
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
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
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
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薦爲直閤
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薦與長
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在

道住之道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内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横爲斛斯椿讒搆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黄門侍郎楊寬説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閒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彦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彦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内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紿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虚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彦不能守陝弃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絶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悦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

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顔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宫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内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吏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

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軍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壁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垣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資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酖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群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已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

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大保廣平王贊爲司徒已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弘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降東魏　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　冬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

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於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

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韓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剸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

兄泰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
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
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
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
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
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
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
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
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
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
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
士流散惟河東柳虯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
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
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
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
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

穆爲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
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
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
我寡不可以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
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
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
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
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
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李寬名叔
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　十
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魏荊
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
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惟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
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
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

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
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　奉詔命又不侵
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
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
不疑外州有兵擊之必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
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
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
迥常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
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
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
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
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
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
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
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
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

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
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
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
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
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
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
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
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
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逃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
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
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
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
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
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
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
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

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侯晉尊老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侯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虛發哉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

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

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以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歡曹賓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

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婿京兆韋法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崤澠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侵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

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匃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使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

下缺一頁

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　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潁岳悉眾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絕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令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遣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閣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屯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
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十八陽

鄉

鄉儀

善俗十書賓儀相見 長少 往還 衣冠 刺字 進退 迎送 拜揖 召赴 齒位 獻酢 進退 獻還 迎勞 餞送 吉儀祭先 祭旁親 祭五祀 禱水旱 嘉儀冠昏 凶儀弔哭 居 衣

賓儀相見之節　歲首　月朔不必每月皆行，遇三兩月久不相見者乃行。辭見謂久出而歸則見，遠適將行則辭，出入不及一月者非。謝賀己有慶事當謝，人有慶事當賀。請召請召飲食或議事同。燕見非時議事問訊皆謂燕見。已上有雨雪或恙故皆止。長少之名　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者，父之執友及無服之親在父行者，及異爵者，皆是。敵者謂與己上下不滿十歲者。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上者。往還之數　少者於長者歲首、冬至、辭見、謝賀皆行。月朔不常行。有故則使人告之。長者於少者燕見之外，惟施報禮。若五十以上雖報禮亦息。行或子弟代之。時節若遇雨雪或他故則遍諭少者以止之。敵者更相往還，或有故不能行則以書或

傳語告之　衣冠　見長者皆幞頭，惟燕見用帽子。見敵者皆幞頭，惟燕見帽子。見少者帽子，惟行報禮或用幞頭，亦不如常。請召如主人之服。刺字　見長者用名紙，見敵者以下用刺字。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爵書之。見一家二人以上則人用一刺。古者聞名將命者止以口達姓名，無刺字。後世以文字致主人，乃以紙書姓名達之，謂之刺。加辭語則失其義，欲矯正之，故立此儀。燕見及赴請召皆不用。　往見進退之節　見長者門外下馬，以刺授將命者，無將命則自命僕人展刺。燕見則使人白之，乃俟于外次。五入次及無次，則俟于門左下，面左則偏次。主人出迎則趨揖之，告退則降階出門上馬。主人送則揖而退，若命之上馬則辭，不得命則就階上馬。若爵齒德富致恭者，則堅辭之，不從則已。見敵者門外下馬，俟于廊廡，有雨雪則廊廡或廳側偏次以俟命，僕人展刺，燕見則白之。主人出迎則進揖之，告退則就階上馬。見少者廊廡間下馬，無廊廡或主人在廳則入門下馬，有雨雪則就廳側下馬，立俟命，僕人展刺或口報，相見畢告退則就階上馬。古者客車不入大門，諸見人皆立於門外，問名於將命者，俟主人出乃進。近世惟施於尊者，其餘或大賓主之儀。凡徒行往見所俟之次如上儀。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

飲否有他客否，度其無所妨則命展刺，有所妨則少俟或且退，若有恙故繫此也。凡見人，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及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所俟者，皆告退可也。　賓至迎送之節　長者來見，先聞之則具衣冠以俟。若門外下馬或徒行，則出迎于門外；若不及知及入門下馬者，據所至迎之。退則送上馬，徒行則送于大門外。敵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據所在出迎，退則送上馬，若徒行則送于中門外，無中門則送于大門可也。少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將命出請賓入，主人迎于庭下，既退或留就階上馬則送上馬，或出外上馬則送于門。　拜揖　見長者旅見則旅拜，主人辭則持拜。若辭不拜則揖之。昔嘗納拜者皆四拜，主人辭則再拜，堅辭則揖之。若欲納拜者，主人納則四拜，如不納則再拜。燕見不拜，惟嘗納拜者不見三日以上皆再拜，主人辭則揖之。見敵者皆再拜，燕見及主人辭疾則不拜。見少者皆不拜，惟拜辱則賓或先拜，或不敵則主人亦先拜。燕見則主人先拜，賓辭則止。　請召赴召　請召長者飲食必親往面致其意，諾則拜之，長者辭則止。既赴召，明日親往拜辱。若專召他客者不可兼召長者。召敵者以書簡，既赴召，明日傳言謝其辱。召少者以客目或傳言。召議事則即往，有故則告其所以。赴長者召若有衆客則約之同往，不可約俟于

別次。始見則拜其見召，主人辭則止。明日又親拜賜。主人預辭則書簡謝之。若非專召則不必拜赴。敵者召及始見則揖謝之，明日傳言謝之。赴少者召，始見以言謝之，明日傳言謝之。　齒位　凡衆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者不必以齒。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當不以齒。異爵者如命士大夫以上。古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為上客，不以齒爵，餘為衆賓，坐如常儀。昏禮亦以姻家為上客。　獻酢　凡特請召及餞勞，若以長者貴者為上客，則初坐，主人興，取上客酒杯就盥洗，上客興辭，主人命贊者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以授贊者，置于席前。置在菓卓上。主人再拜，上客答拜。上客復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命贊者徧取衆賓酒杯，親盥洗以次斟酒，執獻衆賓，衆賓各受杯以授贊者，各置于席前。若主人是長者，則衆賓旅拜；是敵者以下則皆揖不拜。主人乃揖就座，又揖上客及衆賓皆舉酒，祭少許於地，乃飲卒飲。主人與拜，上客答拜。若敵者為上客，皆如長者之儀，惟卒飲不拜。若少者為上客，亦如前儀，惟上客先拜，主人答拜，若主人辭則止。若衆賓中有長者貴者當致恭，則特獻如上客儀。若婚會以姻家

爲上客。其獻不以長少，皆如前儀。　道塗相遇　遇長者皆乘馬，若不敵則回避。其次則立馬於道側，長者揖之則揖之，俟長者過，乃行。若長者徒行，雖已回避，遠見之則先下馬，前揖，既過乃上馬。若長者揖上馬則辭之。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而行，揖之而過。若徒行，雖已回避，見之則下馬揖之，遂上馬。若道泥濘及猥雜不可駐足，則傳謝之。遇少者乘馬，若立馬於道側，則揖進之，既及前則揖，行遂過。若少者徒行，已回避，則不下馬，避不及則下馬揖之，如敵者儀。凡徒行遇所識者乘馬，則先回避。　獻遺　凡遠行者贐之，遠歸者勞之，久不相聞，及歲時則有問，久不相見，及自遠而至則有遺，有新物、遠物可以分知人，所欲所闕物可以贈，皆隨其情之厚薄，斟酌行之。非所行而行之，及當行而太數，皆為黷。物多則為貨，當行而不行則為吝。物雖微陋，誠則受之；物雖豐美，不誠不恭則辭之。凡獻者以狀列物，致恭者白而後獻，遺敵者則以書簡，遺少者則傳言，或以幅紙書其名物。凡獻遺於長者，一辭再辭則止；敵者以下，再辭三辭則止。凡受遺以義可受，則皆不辭；可受而物多，則量數而受；無名則終辭之。凡受長者遺，若所致恭而禮厚者，親往拜賜，其次以書謝之；於敵者報之，於少者傳言而已。　迎勞　長者自遠歸，所厚者迎於近郊，候於道左郵舍，將至令

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不拜，問訊起居。長者復上馬，則從至其家，見之乃退。若長者不下馬，命之上馬，則上馬立，俟于道側，以揖之。不敢則堅辭避之。敵者則馬上揖，問勞畢，請所迎者先行，或堅辭，則或先或後，勿同行。不可在所迎者之先。少者不迎，若當勞者，如請召獻酢儀。　餞送　長者遠行，以情之厚薄為送之遠近。或勢不能遠者，亦不必遠，先俟于道左郵舍，命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或具酒食則延請，獻酢。不具酒食則吉別，送之上馬。敵者若有酒食則如長者儀，不必展刺；無酒食則立馬于道側，俟其至，揖之，更送百餘步，去者辭之則吉別。其送者亦推去者先行，去者堅辭則遂揖別而退。若將行以酒食為餞，則如請召獻酢儀。　吉儀四　祭先　祭先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則一。寢廟雖不崇，而脩除不可不嚴；牲物雖不腆，而享饍不可不親；器皿雖不備，而濯溉不可不潔；禮雖不得為，而誠意不可不盡。故齋宿薦徹，致愛與恭，豈可徇流俗燕褻之常，尚鄙陋不經之事。今雖未能方古，亦當畧舉春秋之薦，旬日具修，三日齋戒，務在躬親誠潔而已。節文有不備，則可漸求非禮之祠，削之為善。如有意復古，自可本諸禮經。　祭旁親　近世祭多及旁親，情雖近愛，而無義禮，惟殤與無後始祭于宗子之家。

自餘祭者皆為祭非其鬼，蓋致隆祖考不得不然。　祭五祀　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　禱水旱　水旱之災，止可相率祈禱里社，至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望行淫祀，合聚群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為。　嘉儀二　昏　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鄉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贄，所以致其恭；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牢合巹，所以成其愛。豈有鄙褻之事以相侮玩哉。近俗六禮多飾貨財相交，婿或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援儀鄙事，無所不為，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嗣也。今雖未能悉變，如親迎、同牢，豈可不講；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禮，尚進于斯。冠　古者未冠為童子，絲衣紒，執事服勞，以事長者，所以教之遜弟也。今自齠齔皆具衣冠，與先生抗禮，此孔子所謂欲速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欲年未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帽加首，凡有聚會，皆立侍執事以聽命，庶幾稍知事長之禮。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客，如古禮加冠而字之，亦助風教之一端也。　凶儀二　弔哭　凡弔，請弔主者；哭，請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凡弔節，始聞其遭喪，或聞喪一[illegible]，既葬反哭一

弔。凡弔服用素幞頭（用白絹或布為之），白布襴衫，角帶（有服之親則麻帶）。或未能具，或勢不得為，且用常服去飾。（吉服。[illegible]玄冠不以弔，孟[illegible]吉服。則情文不稱。近世多避忌，皆用吉服，[illegible]大其義，士君子當已從古乃是。然今士大夫謹於禮者亦多以素紗為衣。若主人不改服，則亦常服之。士大夫平常則多用[illegible]。[illegible]為非宜。）凡弔，特皆俟其成服後，朝夕哭臨及聞喪舉哀時。　凡弔長者必旅弔之，推一人先致辭畢，乃再拜；若特弔，亦致辭畢再拜。弔敵者雖旅弔亦特拜；弔少者致辭而已。若主人拜則答之，常納主人之拜，進前扶掖，不答拜。（古者弔喪惟主人拜賓，賓不答拜。今未能行，且非於常納拜者。）凡弔辭當云如何不淑，或如之何之類，再以言慰其居喪之意。凡有喪者二人以上，止弔其服重者二人；服均則弔其主喪者，或長者；或不相識，則止弔其識者，喪無二主故也。　凡喪者為酒食及為制服以待弔者，皆不可受。若聞喪者已為辦具則止之，或已專為其家治喪，則當備諭來弔者，更不須具。蓋弔喪本為卹其患難，協力助事，往則自衣弔服。若使其家哀戚之中反為己營辦酒食衣服之具，哭之豈得安乎。比俗行已久，為害不細，士君子力變之為善。（如送葬止可前期致奠，俟發引則送之，若遠者有害請）

召肯辭之。請召尤非所宜也。凡弔哭同舉者先哭後弔非弔時而往哭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荅之。凡弔哭在同里則相約同往除𢓭奠外不可設道祭祭奠皆主人之事賓客止可助以奠物或助其費近世道次設祭者無須。凡往哭情重者雖遠必往情輕者非同里不往。凡往弔之節始喪斂殯朔奠啓殯祖奠葬虞卒哭皆可往亦不必悉往未葬則哭柩及殯既葬則哭墓。墓遠則哭于其家。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不能往哭則遣使致奠賻之物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如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凡往哭皆衣弔服死者是敵者以上則拜是少者則不拜皆舉哭盡哀當祭奠則助奠其酒食若主人不哭則亦不哭其情重者雖主人不哭亦哭之。凡往哭若始喪可以親致襚則因哭于靈位之側。

居喪　喪禮備存諸經。五服制度著于甲令。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或輕或重或服或否居處飲食出入之節多無所變衰麻月筭雖有等差殆成空文遠則棄先王之禮經近則犯有司之法令喪事貴慼在士君子之力行參取近人所安酌以禮意粗舉一二以為復古之漸庶可通用云爾。凡遭喪聞喪自緦麻以上皆當制服。令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絰帶麻葛自有小大之制變除之節

當等用之終其月筭而除之。中外亦當為以補喪子不能具。或勢不能為。且可去飾。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人者可暫衣黑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為人論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視救卹之類。自餘請謁會聚之類。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亦充之。期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哭有不得已人事則衣黑衰行之或可已者亦不必出。在家受弔接賓客皆衣喪服。凡大功未卒哭有不得已事。乃衣黑衰以往在家接賓客亦衣黑衰行請謁惟不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之會。小功緦麻惟哭臨受弔乃衣喪服自餘皆衣黑衰出入如常惟不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鄉儀終　此篇舊題蘇氏鄉儀意其為蘇昞李明傳士兄弟所作今按呂和叔文集乃李明所序而此篇在焉然則乃呂氏書也因去篇題二字而記其實如此。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識

鄉約

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捘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相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

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己朝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家之有無。過為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者。曰

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凉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服深衣凉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禮見必約同輩十人以上俱往燕見則特見可也 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則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 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

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妨於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 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聽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見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倣此 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

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 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仕朝官是 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阼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阼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

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率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弔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為之營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之，財則贈賻借貸)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處理，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近親與鄰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為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而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閑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坐(有故則前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做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荅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荅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四家禮範增損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一善為衆所推者，皆書于籍，以為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恃酒諠譊，博謂博賭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踰違多端，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侮慢有德有齒者，持人短長，及恃強陵犯衆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為人謀事，陷人於不善，與人要約，退即背之，及誣妄百端皆是) 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卹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若與之

朝夕遊從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暫往還者否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侮人或馳馬擊鞠之類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家之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者已上不修之過每犯皆書于籍三犯則行罰　禮俗相交　凡行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甚不經者當漸去之　凡與鄉人相揖及往還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　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時聚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契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　凡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幣帛酒蠟燭雉兔果實之類計所直多少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爲襚禮以酒脯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爲賻禮用猪羊酒蠟燭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災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濟者以錢帛米粟薪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二三百　凡助事謂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爲之營幹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大則親往多率人救之并弔之　二曰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于同約者及白于官司盡力防捕之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稍甚則親爲博訪醫藥貧無資者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死喪闕人幹則往助其事闕財則賻物及與借貸弔問　五曰孤弱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自贍則爲之處理或聞于官或擇近親與隣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爲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爲人所欺罔衆人力與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　六曰誣枉有爲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　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偏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偏告之　凡有患難雖非

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輕者或損至四百三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重者或增至二百三百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弗爲及過之大者皆即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聚會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具酒食所費率錢合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以高下依長少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約中雜事　人之所賴於鄰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與於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顏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爲可願書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衆君子焉熙寧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呂大忠白　呂氏鄉約終　答伯兄　呂大鈞和叔　鄉約中有純之稍急者誠爲當已逐旋改更從寬其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固如來教　答仲兄　鄉約事近排祭人回已具白人心不同故好惡未寧一而俱未可以爲然惟以道觀之則其是真非乃見若止取在上者之言爲然則君子何必博學所欲改爲家儀雖意在遜避而於義不安蓋其間專是與鄉人相約之事除是廢而不行其間禮俗相成患難相恤在家人豈須言及之乎若改爲鄉學規却似不甚害義此可行也所云置約正直月亦如學中學正直日之類令小民有所聚集猶自推神頭行老之目其急難自於逐項內細說事目止是遭水火盜賊死喪疾病誣枉之類亦皆是自來人情所共郵法令之所許勅條水火盜賊許行自合救護賑卹孤遺亦許近親收卹至於問疾弔喪並流俗常行約中止是量議損益勸率其不修者耳今流俗凡有平飲濟人皆行衆集並是常事漢之黨事去年李純之有書已嘗言及尋有書辨其不相似今錄本上呈黨事之禍皆當時諸人自取之非獨宦者之罪不務實行一罪也妄相稱黨傲公卿二罪也與宦者相疾如讎三罪也其得用者遂欲誅滅宦者四罪也不知鄉約有何事近之　鄉約事累蒙教督甚切備諭尊意欲令保全不陷刑禍父兄之於子弟莫不皆然而在上者若不體悉子弟之志必須從己之令則亦難爲下矣蓋人性之善則同而爲善之迹不一或出或處或行或止苟不失於仁皆不相害又何必須以出仕爲善乎又自來往復之言辭多抑揚勢當如此惟可以意

逆之則情義可得若尋文致　則不同之論無有已時如謂殺身成仁者
蓋孔子謂特多求生害仁者既難得中庸之人且得殺身成仁者猶勝求生害仁之人主謂孔子務為殺身以成仁中前書行老神頌之說亦類此
向家問豁忘濟使之說亦類此。處事有失已隨事改更殊無所憚即令所
行鄉約與元初定甚有不同鄉人莫不知之亦難為更一一告諭流傳之
人耳。　答劉平叔　鄉人相約勉為小善一作細行類惟鄙意安足置議
而傳聞者以為異事過一作說加論說以謂強人之所不能似乎不順非
上所令而輒行之似乎不恭遂而自反固亦有罪蓋為善無大小必待有
德有位者倡之則上下厭服而不疑。今不幸出於愚且賤者宜乎詆訾之
紛紛也。雖然遂以為不順與不恭則似未之察耳。凡所謂強人所不能者
謂其材性所安雖強以矯猶畏慎者責以寬恭舒遲者責以敏疾之類。至
於孝弟忠信動作由禮皆人所願雖力有不勉莫不愛慕今就其好惡使
之相勸相規而已。安有強所不能者乎。凡所謂非上所令而輒行者謂上
之所禁俗之所惡猶聚草群小任俠姦利害于州里擾于官府之類至于
禮俗患難人情素相問遺鄰閭有情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參酌貧富
所宜欲使不廢且所約之書亦非異事令庠序則有學規市井則有行條
村野則有社患皆其比也。何獨至於鄉約而疑之乎。况諸州猶有文學助
教之官其識事亦是此類但久廢不舉耳或有舉之者安得為非上所令
乎以愚賤言之則不敢逃責或大人君子不以人廢言則似亦可恕或謂
其間條目寬猛失中繁簡失當則有之矣明識忠告安敢不從近聞流言
過實及於左右雖久以相亮亦恐不能無疑聊致一作布此意幸冀詳照
此似舊傳呂公進伯所作今乃載於其弟和叔文集又有問答諸書如
此知其為和叔所定不疑篇末著進伯名意以其族黨之
長而推之使主斯約故以淳熙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識

鄉勸　名公書判

鄉鄰之爭勸以和睦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
相通緩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
無不復相通緩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
識此道理者甚少只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些小言語便去要
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
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廳下受了驚嚇喫了打縛而或輸或
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
世如何保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眾共相與遮

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讎隙他使來尋針覓線撅風作浪小事也
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為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常常以
此語教人皆以為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閑唇舌遂
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元來却自無一些事此等皆
是不守本分不知義理專要爭強爭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
百今觀唐六一詐頻細八頻十一之由只是因楊四咬使之故楊四處鄉
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鬭喋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
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訴紊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楊四杖六十唐六
一頻細八頻十一當廳責罪賞狀不許歸鄉生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
本令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與教化之一端。　又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為
鄉閭倡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每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
簿書期會之最刀筆箱篋之務而已固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人倫而美
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施之於政事莫不拳
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為吾民訓令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
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
誨其愚者賢者誘其不肖者相率而為禮義之歸而舊俗為之一變矣然
每聞訟牒爭競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絲黍即為欺詐以
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伍以相攻不特親戚儕里反眼若不相識雖父
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寇讎然嗚呼天惟與我民彝豈若是哉蓋移風
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爾當職其敢不自砥徒怨
疾于頑而弗思所以為迪吉康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
酒觀其致尊遜以教不爭致潔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
以教悌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僎以齒以貴貴飲食以示
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凡登降辭遜獻酬
之儀籩豆鼎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
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卿皆篤於
信厚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
京邑之近雖抱衾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牛
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然
則是禮之廢與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萬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舍

此而將奚先焉。唐李正一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裴燠之爲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鷁華黍南陔等，亹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不自揣度，輙有傚顰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隸習，而推行之，使邵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斯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爲龔黃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戶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爲鄉曲倡，疊疊一紙，藹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真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曾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邵人之猶足用爲善也。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顧司戶與同志之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爲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此則豈惟邵人有耻且格，雖以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令還行禮時，録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酒錢，以見區區勸勉之意。併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倣此者，仰各縣采實具申，當行襃賞，以爲風俗之勸。

鄉校
見校字下

鄉飲
見飲字下

鄉射
見射字下

詩文

松江郡志宋樓鑰華亭縣南四鄉記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跛盭之疾，卧家待盡。孟秋月，本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爲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嘆曰：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細微，徑以上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男汪文昌之子立中爲宰，恐其累丞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爲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爲葉公生立祠于縣庠，因請爲記，且敘其事，始及積敝之實。大略邑中歲造麴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醖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曾無以塞責，動輙科罰，重征倍稅，日甚一日。參政錢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于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爲巨壑，浸及蘇湖旁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

不憚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爲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爲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斛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促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爲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斂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爲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端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斛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鋤艾未興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傷如今歲，既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益急。給到置牌，引名邑至不可樓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依條限，給鈔無得揩遏，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欠，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爲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除會，且家倚察其米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將來，可謂曲當矣。官僚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覃書斯邑之少寬，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葉公名持，字秀發，審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孜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罷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故不以老退爲辭，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樓鑰記。并書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衛涇篆額。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借緋汪立中立石。

蘇魏公集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狀：臣竊以國家侍以爲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爲首務。歸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獨具而治道獨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敎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又凡聚居

丁產稍名則㩁差儲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敕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狡薄書均移挽賦發奸摘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素優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衣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後有明於義理平高行者者卽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劉克莊回陳正言鄉會劄子　共承真染寵飾盛儀雖蒲省尊嚴不可領湖山之集然枌鄉繾綣猶為主洛社之盟分餘瀝於美酒價十千之時將厚意以青銅錢三百之助其與同朝之勝席及新榜之拳髮望遺公若景星鳳凰均託歡顏之庇宴嘉賓而吹笙鼓瑟誰無飽德之心姑援筆以彙訓容掘衣而推謝文苑英華張欽敦移鄉判　丁造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逮出旌節以徇一作徇伍訴諸邑

吏將內之國土曰來有投也　對　典禮是典訓導為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主而仏勉允有寧宇今丁之逋無乃是諸鄰伍以追且昧愛一作文於旌節邑吏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禁茲行者類厥罷人雖徇一作徇等閑曾不思於為屬內於國土且未見於虧則終是迷而妄作輒利動以生悔瑜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若是乎逐使信不可知矣無所立簿刑猶可誤作往訴何太詞游爰扣兩端且知三尖況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以行何非己任兒戾寔由動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利淫是亦為政　又席晉天下一家王土萬里吳蔡齊秦之客憧憧往來東西南北之人靡靡行邁食矣二字疑遊子將適他邦喬木坐遷飄蓬自遠同仲尼之去魯方事問津異伯鸞之適越詎能登岳若使符繻不給行者乃通逃之流今則旌節有憑伍人何逐捕之有空劾重丘之徇楚則夫之便為國土之囚齊亦未得誠宜俾其專達豈可微於有揆事同遠於周典理難役於呂刑　又劉庭誥前王列土各有疆場司徒典邦厥陳禮教苟遠近以適遠必咨官以辨族彼己之子是何人斯罔協厥居越在他邑動而有悔迷訟所以成懲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攝離其鄉居棄倫或黍而遲其旌節有授而來信既由衷何往不濟伍實妄訴宜其詬諸　徙鄉判　甲

徙於他鄉無旌節津吏輒以國土內之被告非法　楊慎金對　貿遷不倦人且知往奔亡或生攻亦嚴禁是以變而惟通特攻往疑於蜿肥行必有由誠取驗於旌節惟甲素非地着身同挾之喬木森在忽辭遠於舊居斷蓬孤飛方行邁於他國行則無驗動而見一作有疑津逆已驗寧還長沮之問獄戶旋開一作開行達士師之鞫且夫為政以簡貴清洗訛職司其名務取懲察雖率土之內莫非王臣而遷人之中或有姦者旌節雖且云從關山如何得瑜詰其所由方盡於理致之獄吏犬何有遠竊惟至公之道難加津吏之罰　梁江文通集去故鄉賦　日色春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折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蔓疏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迫癸大壑越滄淵泛泛積陵求積斷山邪陰臣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巳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淑浦而捐視悵韻聽蕭筬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濃對江皋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兮無悅倚樽酒兮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為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熳而方滋切趙楚以横涕吟燕以加而生悲少歌曰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持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雲起寧歸骨於松柏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沉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

衡兮色以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撫羽翮而遙望撫玉琴兮何親蹔層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悲高臺之易晏與蟋蟀而為塵唐元結詩去鄉悲　䟫躅古塞間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須立為長傷不休吏於溪小業出鄉詩　司典挂冠去程詒結路手勝決且科低見萬山迷眼界正無多地看人家富庭鈕土栽柔柘成坡問田種麥麻可喜此邦皆務實學儒學稼是生涯錢塘集離鄉　不走京塵已十年治任西去興悠然功名欲立非人致才官未仲還自媒路鄉待春多意思野禽枇水共連翩孤舟獨載無人語唯把空書致聖賢僧文珦詩雪齋別鄉　雪齋別鄉關經行百里間溪流殊蕩漾山色正爛編民散無多戶程途轉覺衰齡垂八十未必又重還唐韋孝標詩夢鄉　家住吳山舊苑東屋頭山水勝屏風尋常夢在秋江上釣艇游揚藕葉中晉謝宣城詩待延西室落日望鄉　沉病已綿緒一作綿綴負官別鄉愛高城溴夕吹時見國煙浮一作雲漠漠輕雲晚颯颯高樹秋鄉山不可望蘭危且獻酬一作名又高識疏迴泉停知滌牧幸預慶延遲方且一作行未思獻功書紀姜芸黃先露早驗恩一作有驚暮秋舊城望已爾泥乃客悠悠

陰鏗詩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奮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宋陳藻樂軒集融州望鄉　故國來來八十程登樓迷却桂州城望鄉不分千山隔上趁金烏日裏行楊誠齋詩總分永嶺望鄉　嶺頭泉眼一涓流南入虔州北吉州只隔中間些子地水聲滴作兩鄉愁又　嶺北泉流分外忙一聲一滴斷人腸浪愁出得廬陵界未入梅山總故鄉元王逢梧溪集望鄉操　春水兮滑柔春林兮翁綢春莫不好兮我心則憂俳佪顧瞻兮非先子所釣游於乎人主不歸兮狐死之首陳秋岩集望鄉歌寄盧疎齋天漢漢兮野茫茫草蕭颯兮金風涼白日淡兮霧慘沙磧冷兮雲黃有人兮獨立而惆悵悲歌兮南望而思鄉邈孤鴻之影滅兮書不得而遠寄驚兔走之伏莽兮那思馳騁而發狂上駝車於半坡兮渺啞軋之餘響認遺廬之幾點兮浮炊爨之烟蒼天將寒兮感物變歲欲暮兮單衣裳三載不浴兮貿瘦質之塵垢鬢根點雪兮亂飛蓬之秋霜心一去兮萬餘里望不及兮雲飛揚懷千載之向上兮人已云遠留萬古之遺恨兮綿綿久長高臺荒兮哀李陵節旄落兮感蘇郎祭琰悲憤兮兒呼母而失聲公主愁歌兮顧烏鵲而騫翔彼丈夫女子之不同究其情況則一耳今我之念昔兮誰復我而悲傷舉天宇之開廓兮去留野鶴之容易嗟我王之惆賴兮縱歸吾上而倘佯如醉夢之意擾亂重悵望兮迴中腸悵望兮苦歌思之沉鬱抱琴兮託遺調於宮商唐喻鳧詩懷鄉　秋風江上家釣艇泊蘆花斷一作古岸綠楊蔭疎籬紅槿遮甍鳴積雨窗鶴步夕陽沙抱跡僧窗夜歸心過月科宋鄒道鄉集次韻和師授清明懷鄉之什　掃盡人間冰雪寒魚龍鱗甲動瀾瑞向來協氣無殊途從此薰風滿世還根裏飛蠅日夜侵對特穿後壯年心故人把手知難遇強起彈冠補舊簪　天涯幽會鐵須碩芝蘭抽砌葉初長自憐骨立風光裏勉向原頭泣舊雪　春華入鼓號琴絲春色盡花晚曳紅陶冶東君了無意一時分付與情風　冥心無物契吭那觸處俱為判水涯却怪年來被春惱逢人不覺歎浮家　青鞋濯足水雲鄉勝踐曾同物外忙欲寄沃州雙淚去松陰高冢是王郎　南明山下繞清流胸次塵無一點留只恐少微黃色動終然來作濟川舟　高木龍軒羊作行繞書閑聽雨浪浪別來一念終難滅擁自逢論几席傍軒謂南飛文會軒　觀象懸知歲有成通宵格澤照天明餘生飯飽無他事坐看紛紛萬物情　三元甲子幾回旋前日滄溟今南田惟有交情似春壽蜡桃花裏自年年強幾聖詩依韻和楊尉郊外懷鄉　策馬長郊英子

真獨贏風物與詩論驚飛鴉驚扶前澗歸去牛羊識舊村暮洲溪聲聞遠近久陰山氣亂朝昏異鄉我亦嗟游宦莫說啼鵑有怨魂[illegible]閒在何處又留杜子將收晚く月唐常建詩江外思鄉　年年春日異鄉悲杜曲黃鶯可得知更被夕陽江岸上斷腸江柳一絲絲高僧清塞詩冬日山居思鄉　太野始飛雪天地已澄樹寒稀宿鳥山迥少來僧背日收燈盡閑爐掃硯冰忽然歸故國孤想寓西陵宋薛長孺詩思鄉秦和柱室閑門傍石泉平生活計枕書眠但知身世非人界不信方家說洞天陌巷分甘頻子樂一秋所得許由賢年來把板塵埃去亦投商山四皓仙趙元鎮詩思鄉　何意分南北無由問死生永經風樹感深動渭陽情兩坤各衰白猶生未老成塵煙渺湖海惻惻寸心驚曹丰詩丁未仲春思鄉味會之樂間寄童伯虎　天下清明節江南逆旅天亂生無事捷爭貴不論錢帶醉香醒鼻和糟味清咽李鷹尊采念佳更雜魚鮮須平甫詩思鄉凄然身非故此卿生并州是以卿句也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水州夢偏定在長沙白雉中詩思鄉偶得　鼓斷砧聲天欲霜粥風驅冷入任裳小寬緣足櫻花月一夜歸心夢許長王十朋梅溪集遺文和詩至七篇有何時五紀成歸計來作鄒孙伴藝麻之句其鄉心方切便用韻　學繼初春書業除聞門寫海濱南華符分與化日烘葯室爲眺房天雨花下心莫看合故里君愿懷北俄歸心我已到飛霞未[illegible]洞人休休吳莫宜開處耕有添丁婦積麻元陳景仁詩思鄉　無動思鄉念高樓望不休春草接秦波千里同一色唐劉貫客集送和令狐相公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當初違曲者爲誰說得思鄉幽閑時滄海西頭舊客相傳盃處分不須吹來徐節李先生集送彭公過故鄉井序　過故鄉吳彭公也彭公以福州太守還于故鄉鄉人父老喜而作是詩也蓋學士大夫起自遠方羇旅仕宦於中州皆東西南北之人也歲月既久即其所居求田問舍遂爲中州人者多矣建安彭公亦羇旅仕宦者也身在中州而日夜之心游乎東南以其家世墳墓松楸梓先壽舊廬所親之實皆在閩中故也乃一旦以右司移疾懇請使郡朝廷不違其意即用爲福州太守仍趣兵於既閩郡縣皆在部中矣過家上冢得所願也蓋先之以桑梓之以喬木式其行恭思其平生思其笑貌思其聲音思其所言思其所嗜內盡其心外盡其物故祭之日必見其所祭者焉其形僾然如有所見也其陟降來如有所聞也自其門內至於族屬外姻故人父老各以其實來會人神和矣益公之孝思綢繆于其中而至於鄰里閭閻墨歸飲而不得泄者不知凡

幾何年矣廼一日豁然如有外物扶而去之也公之所以自慰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也於是二三父老酌酒而賀公曰重金疊組尊為將相高牙大纛虎士如林前歌後舞窮極富貴君子弗貴也君子之所貴者義之義無所病則君子弗病矣公以明儒出仕所居必治內外號為稱職心無不忠言無不直行無不正故不負於朝廷不藏怨不匿怨不挾忿作威故無傷人無害義夫義無所害人亦義之神亦義之神亦義之者報之以義人亦義之者身受顯名故自黑頭至於白髮士無異論而名義俱全以此還鄉鄉人之所以悅也若彭公者真可賀矣亦可歌也　不似嚴生已會稽一身名義總無非何須佩印如金斗若論還鄉勝錦衣行處眼前新事滿生來門外故人稀有時載酒尋閭巷認得當年老父歸唐裴說詩亂中偷路入故鄉　愁看賊火起諸烽偷得餘程悵望中一國半為亡國燼數城俱作古城空偕鷹霆詩送友歸故鄉　萬事覺悠悠司空圖南圖向旅游子美之獨愁常發卷杜詠歸路半來舟子規野曠天低樹土潔然江澄水浴秋杜牧唯應望鄉處王汶群爲正離洲于武陵宋陳藻詩樂軒贈故鄉人　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遠如卑方畢昌苴料囊金隨後散一齊間鎗靄文章我今須死抵如許二友猶堪望軒翥從頭借問向來誰十室九人非

舊主　胡仲弓詩思故鄉　隨龍南渡後五世作泉人僅識傳家譜空餘銀國身中原無馬跡鉅野隔邊塵北定知何日歸期未有因文天祥詩集杜句自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共七首皆思故鄉懷故山之情予始剖文山其間水石竹木蕭然有輞川盤谷之趣蓋將終焉承平時鄉曲頁反日夕宴聚樂以忘憂真人世之清福今思之非惟平生故人半為塵土而故鄉萬里并隔世外惟死則魂識歸吾故鄉耳哀哉　天地西江遠送皇寺郎無家問死生德合予涼風起天末德予白萬里故鄉情江陵平漢故人少贈弟賁吾東西消息稀德予異花開絕域送何將軍一林野風江吹征衣別賞上人　老夫悲華年地陽氏秋天涯故人少送本每望東南雲遠無決皆入飛鳥生去　人生無家別無家別親故傷老醜送偵剪紙招我魂彭衙行何時一樽酒憶李白　春水滿南國送呂愫淡故園煙憬給遠三年門巷空送典永爲隣里憐平　迢迢萬里餘前士絕域誰我懷贈李五丈我圖日蒼華有回回首望兩厓示門　春日張雲岑送老口故園當北斗月窈窕桃李花古情紛披為誰秀九日元劉將孫養吾集簡思卷舒師席領袖家山群玉留人沛吾來兮雲氣九仙招我忽臨睨乎故鄉元已良時舊蠡新滌某適莅目覩慈我心期喜李子之來歸感朋陵之久

別高矣美矣孰如晚節之香古之歌之真有登仙之美惠狀題休寧叔賀綜一代風流賀季真人間遊戲謫仙人神仙晝錦新官府文獻天葩舊縉紳南澗林泉端有約北山猿鶴斷無嗔九仙迎笑還吾侶第一頭銜不染塵唐百衲錦僧屬霆野望懷故鄉集句　野外登臨望子中崎嶇多任塵五邦乾坤萬里眼杜甫江海十年入子元林奔走失前計郡谷支離笑此身既升僧鄉心新歲切劉長卿歸及柳條春王涯宋僧文珦詩懷故鄉

家住潛溪雲萬重別來四十九春風無田種秫不歸去夢落山光水色中強祠部集河北道中懷故鄉　一為南國別久負故園期細雨破花氣和風柔柳枝競舟紅浪動桃采綠煙披寂寞洪河北桑麻空此時元汪澤詩懷故鄉　故鄉蹤跡九霄霞人在天涯苦憶家塵尾已隨秋後扇筆頭空記夢中花恨無黃耳能傳信想傍青門學種瓜他日問羊亡恙不相期携手訪金華趙諷詩試院憶故鄉　歲晚西溪路誰過舊草堂苔紋侵柱礎竹色度簷白首光陰矣青山意緒長相思老兄弟夜夜夢還鄉陳秋岩詩憶故鄉一首寄舅氏歐耐軒　已是悲秋更憶鄉關山迢遞楚天長鱸魚江渚西風老朮彈園林白露涼八十老親無信息幾多良友自參商好從直北看南海荒草茫茫又夕陽王炎雙溪類稿以游子悲故鄉為韻

五首　一身將百指就食家浮游清霜木葉黃弊茵無完裘平生三釜心山阿種松楸圓枘運方鑿命不與己謀豈惟未墨黍清江採釣舟　擇反得石交心腹管城子可憐老而禿我窮正坐此玲瓏玉其音六學有妙理抱此為身媒前賢恐不廁翩翩肉食飛書生懦於武　東風黃鳥鳴白露寒蟬悲去日何太短種種髮欲殊人言了婚嫁此事今何如欲耕無一廛兒女牽人衣吞以蘭自纏深念難為娛子　蹺行我足傷涉世無夷路三便貝錦詩謗口古亦惡兒女附耳言譽毒許其愁勿用驅青蠅玉質自如故　竹間有數椽讀書樂未央稻粱自為謀虱散鴻雁行叔氏從我來李亍天一方人生手足愛念之攪中腸誰不思息肩我豈樂異鄉何待一青燈夜雨同對床宋李彌遜竹溪集送邵公序還鄉序　宣城古名郡而負山帶江行者以阻四方之士大夫非職事走未嘗輒至故俗尚簡不相反事宣和壬寅僕從李氏來從茲邑始至屏居念欲不多與人還往正晝闔戶繹編帙或熱寐通暝百不一問相栩栩自樂也賓至則謹冠履正紳笏偶坐寒溫而退日雖數不敢息問而彌月一接人亦不以吾寂自嘆既數月邵生緯者來見貌甚閑眼甚野類歡蛛持眉目濯濯秀發余固奇之後累見益親出其文有典則誦其學知闇奧叩其胸中足以相表裏始與之

友於是土有與並驅居有與共席朝莫有與講是非攷古今以講習唱酬觴詠於閒暇也稍不與接則介然於懷若有所失矣一日謂余僕視官滿當歸而田疇未墾室廬未闢其敢以貽父兄憂請以身先且曰僕野人是行若圜鑿之赴方枘將岸巾負耒從老農之後以終吾身豈世之所為吾弗為也余聞而愀然為之改容曰噫余之窮于斯得子以忘其獨今去我是違物之益窮我也雖然子之行職也余不得而上于之說則不可顧有以告夫學之為王者事于其知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而必以正必由其道不幸而行躓言沮則視去其位猶脫屣之易樂於畎畝餓且死不悲固未有誦聖人之言學其道可以行而終止者今子桐梓之拱把栽植之三圍四圍者也不盡其材充其有以施諸人而以無用為全獨善為德者畫也以余之愚學不足以飾身其敢責人以所不能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嘗聞其語矣吾子勉夫

國朝劉習之退庵近業葉貴中還鄉序

君子立身行己不求無愧於人而求無愧於己盖愧於己即所以愧乎天愧乎天固不必刑誅罪譴吾已果然不自容於覆載間豈必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其無愧於己者不然是故冶長縲絏夫子稱其可妻如孔光胡廣之徒雖顯榮貴富君子亦無取焉凡以是非得失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嘗怪仲弓問政夫子告之必以赦小過為舉賢才之先豈不以用人之道有所取有所捨故二卵不棄干城瑕瑜難以相掩弗如是雖多得賢才猶無益也今九重宵旰寤寐英賢而未始見其有餘安得進是說逆逆鱗之批庶不以寸朽棄杞梓之良不以纖瑕令璠璵之美也天台葉貴中在先朝號稱練達以才用為狀道長坐微累去官曾不以纖芥見乎辭色非所謂愧於人而不愧于天愧於時而不愧於己者歟且吾聞昔張儉以黨錮亡命往投故人故人有解印綬與之俱者後世高之貴中寓朋游里閈之好推排難解紛之心雖以是受汙蒙垢曾不悲尤所謂觀過可知仁者吾意貴中是行如駃騠騙騠天脫馽羈如潟鑑缘轡自放湖海莫之禁禦莫之繫維其何適如之異時青鞋布襪黃冠野服探奇賞勝之趣於天台雁蕩間必時有新製便風過冀無吝緘寄

孫作滄螺集送程傳可還鄉序

凡人之壯也異於少之所為其老也異於壯之所見此人情之常事理之必至也方其少而志四方也高不知有太行峨嵋險不知有足梁灩澦言之必欲行行之必欲至豈徒心之哉蔽焉亦惟其身之未試也逮夫壯而之四方也朝發於梁宋夕至乎燕越跋履山川蒙犯霜露狐豕號其前豺火增其後父母妻子四顧無倚而又加以風濤之悍恭巨靈之

負贔叫呼神明以脫斯須之命當是時有不心悼而氣懾耳悸而目驚慘然悲悽然傷者矣然猶平之甘心而不畏者苟非迫於名之所起則必疚於利之所代也至於事機之成有數功名之會無期忽忽于白髮蒼顏駁駁乎日暮途遠夢豐邑之阡陌存善和之故里此班定遠不能無謝玉關之思馬伏波所以卧念少游之語也是則少而有志壯而欲行老而追思亦豈非事之固然或者以是為計之無聊過矣余與程君傳可少而同里長而同業日具主長尊者被服儒素年未三十而翱翔仕轍出入風塵嶔事功名更嘗世患余竊意其老於三吳也一旦語松水而別曰吾與子年且及矣四海一家烽火萬里此而不歸是豈欲富貴乎捐吾與子男女俱幼墳墓無主孤死首丘禮之大節吾計決矣子毋忘焉越明年君歸而塋田卜宅鄉之黃塘又明年訪余松之客舍言詩詩必以余歸為依自念平生長患我不能見於死者數矣思老故鄉不去墳墓宜其歆羨與之不忘也矣必言而後喻耶令子年未及老而先余歸吾乃以貧賤而未即去作是以媿之且以誌余未嘗不依依吾土也乃序而祖其行云洪武庚戌夏五月序

宋仲并浮山集代謝給假還鄉表

恩闊丹心欣奉使綃之對首丘素願復為故里之祊加滌猪燒之餘春使抽聲而去曾無沈北墳有深慚伏念臣罵蹇之資垂老彌鈍十霄之望既滿必須性直散投閒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徒叨寵祿良切厚顏敢懷金馬之昔游尚玷玉鑾之重寄旋報可續雖夙疾未瘳而豈辭疾病遽侵自冬春露章而繼請俞音尚闕召節旋頒物侍昕朝願效芹之獻謹瑜信宿頒剝負薪之憂益恩納祿以須入出荷然息予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兼容察愚衷之本心借寵光於末路荷眷慈之深切惟疾之憂勤詔旨之丁寧何意不已俾覩樂石少憩丘樊臣敢不仰衛異恩退省微分既餘齡之娩晚使嗜學之荒無侍言華光終恐莫裨於萬一掛冠神武尚期得可於再三

范石湖大全集代樂先生還鄉上李太守書

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斐然成章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記者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雖不得謂之中道而亦足以共學是以思歸而與之洪聖人之有樂於父母之國而究其鄉里雖其狂士猶且思之使魯國而有大賢君子為之師帥長上可以主盟吾道則孔子之歸當不待於在陳之時矣傷魯國之無斯人而下至於思其狂士亦聖人之不幸也已先其之去魯也漂流於外二十年于茲矣夫以聖人號為忘情去魯為未久而在陳之思有樂於父母之國而安其鄉里若此況於漂

流二十年一旦而來歸誠可爲客子之喜而又適遭閤下再臨此邦可謂
有賢人君子爲之師帥長上而足以主盟吾道則其今日之歸猶榮於聖
人之歸魯其爲喜可勝旣哉雖然凡羈旅之士久客而歸歸而過賢主人
者其喜皆猶是也何獨某邪顧某於此竊又有私喜者蓋嘗歷數此邦之
人異時遭罹寇戎肝腦塗地其得免脫禍變散而四方者纔十分之三就
三分之中其不餓踣槁死與流爲奴隸而能滌垢自刷於冠帶之流
者又三分之一而已就一分之中復得不死而當賢大夫爲政之時以其
猶定之軀歸訪親隣優游故鄉如某者蓋無之而僅有焉宜其較之衆人
而竊又有私喜者也使自思念方痛未定時形影相携拳頭鼠竄去趼黃
並荆郢抗章贛下九江登會稽望海門而弛擔於姑蘇其間弓刀矢石鈎
天隱地草竄莽伏萬死一生之場與夫深山大川荒陬絕境鬐波飛石虎
嘷蛟暴敧危震懾之險以至於寒不絲身飢不粒腹窮困邅迍偷生脫死
之狀皆所備嘗而飽歷息肩吳門復理舊業幸得與當世英俊並游崇論
款議其於天人禍福古人成敗聖人行事是非得失之端又皆親歟淹貫
於其中顧惟閤下縣邑遺民雖上壽之老垂白之叟其間有能熟於道路
叟於世變老於時事而關於道理如某之不肖者抑又無幾焉竊意閤下

亦竊喜其之來又非特爲某之私喜也是以攝齊叩門趨庭以請見迹其
疏而意甚密交甚淺而言甚深而不自覺其狂率焉恭惟閤下以粹德懿
文翱翔藩臬而此邦之政又稱憧懍誠恐一旦朝廷深知簡拔治行促鋒
車以來去而鰥寡之逐失職故某稅鞅蜀耳旅突未黔而遽以求見鄙請
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若某者其亦可誨之乎始叙
其所以喜終致其願安承教之私區區之誠如此不宜某再拜周棨之雜
書三　甲戌七月九日校讎部先生大至淮上新息地閣騷鳴呼掃先
起聽善謫官之久復見中原也周子曰此與退之之見胡東坡之開鑑初
何以異因思頃歲久留京師一日舟至汴口望清淮渺茫郡山崢嶸恍然
如墮夢境不知身之在何許也紹興之初當壬子癸丑間偶以事至濡須
逾年渡江而南至中流聞隔岸雞犬之聲使人幾欲眥沸然後知二三公
之所感爲不虛也嗟乎物變無窮悲喜相半苟隨所感而爲之休戚則吾
之一心有不可勝應者矣惟知夢境之中一切皆幻則物來如市吾心如
水彼紛紛者安能入吾舍哉余年踰七十寸心灰滅蓋無幾矣雖未能物
我兩忘然於此亦其殆庶幾焉者也元胡祇遹紫山集鄉賢請還鄉疏
異鄉樂土何如父母之邦須蓋英游難似里閭之舊悅親戚之情話無嫌

疑之他心松楸拜掃之勤歲時伏臘桑梓敬恭之禮出入起居所以孔聖
歸魯而舍齊棗頗在楚而思趙伏准提刑昭潤吾鄉巨族奕世名卿苟非
值干戈之擾攘何以致骨肉之流寓百年於此兩世他邦幸遇清時漸得
隣邑祔先塋而了祖考之大葬美前業而樹旌紀之豐碑既遂孝心當優
故里某等望風已有日德素心而無由敢因稚懷敦邀高蓋求田問舍具
存數世之厚遺嫁女婚男自有聯姻之宿好無一不便勿貳其心老作鄉
先生何必伴食而爲相爵爲天下士亦能
直筆以庄特勿爲好名遂成忘本謹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七 十八陽

江 九江府九

碑碣

九江府志靖節先生祠堂記　先生柴桑之高士上世嘗有大功於晉室恥以身事異代之主故託於酒而逃焉將以勝其達時釋氏遠公方與諸賢為蓮社欲邀之獨先生不可致欲以其嗜好招之為置杯酒公乃去之而弗顧蓋未知先生之志初不在於酒也嘗誦其史池曰倣想黄虞頽然比假契知有志先齊其君而不遇笑得錢送酒家洪濤頭上中方其頽然散髮酣眠漢上石月票風清虎剽鵬吹瞬息千古物我兩忘彼高人遠士顧何以識之渺乎若滄海而莫測其藴邈乎若太華而莫窮其高而求其心而不可得因以其跡觀之先生環堵蕭然風雨弗蔽耕稼而食默窘自雄使其妻子居則奉薪水之勞出則荷藍輿以往是豈人情哉他人不堪當有怨嘆忿激之辭而先生處之怡然今讀其遺文平夷曠達發於中和淡而實美幽而不怨若未嘗經憂患之途處窮約之地以是知其天也性也近代得志之士乃欲區區追和其詩續以致高躅鄉有超世遺俗之才終莫能擬其彷彿蓋先生之心浩然遊乎八極之表視死生窮達若浮雲流水獨與造物者為友而莫知其所然固異乎屈原離騷之作蓋自悲生嬰膠葛之議未見斂累其高識先見絕人遠矣是歲本道安撫吳公給事與漕使任公寶文曹公敦文志同議協將以表致感激素敬而先生之宇卑陋弗稱無以表儀四方垂裡千載於是捐貴鳩工以命其屬邑府判潘公聞而義之預益之以地以廣其基而令尹趙君偲之實茲厥事度材宏規悉增其舊役不擾時民不告病而輪奐章新光臨衢道湖南提舉陶公已先為之像觀圖易拳安焉又命董行守司管鑰之授公田二十有二畝俾奉祠事通於暴時既勤且備其教視有方則尉觀純仁之力也令尹乃以記文見屬予歆慕既久義不敢辭庶幾發潛德之幽輝慰里人之懷仰遂援筆而書之乾道六年秋中元日九江周增記　狄梁公碑　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知潮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范仲淹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若日月者敢歌

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接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有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眈暱不協感公之義歎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祀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司趣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有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耆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與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于君頸雖死不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移是為大丈夫矣其公之謂乎公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血流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處窮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威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祠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建之北狄再犯趙定間公出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

反側朝廷從之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廬尚清謹而已乎公在朝日中宗與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副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拜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非陛下令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双陸不勝者何對曰双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折翼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帷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而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家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王拜公公顛跪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撫公背曰眞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拜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當寔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并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等反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敷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信見乎事業當時優游為帥之中顧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何足道哉故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黍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邁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左朝奉郎某貫校理管[illegible]州明道

宮黃庭堅書紹興六年七月朔左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司事主管內安撫公事許端夫重立　周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之為治者先化而後政詩書道之宗也禮樂德之聚也道德仁之本也君子於是觀政焉齊之以刑斯為轉治彼規矩然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不得夫詩書禮樂之意者未之思耳若稽古周元公先生闕里舊在江州之濂溪因宅為祠為書堂其後寄祠府學之光霽堂非禮也至元二十八年雄管陳侯時舉新作濂溪書院于府治之東翰林學士姚公燧為之記而先生之墓在德化鄉清泉社廼立豐碑道左大書曰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墓往來者必式焉君子謂是役也有關於風化甚大然而墓亭未立二墓祠未復也諸生春秋奉享列俎豆野祭墓下風雨則於民居嚴事不稱尊禮先儒之意山長廬陵李敬德有志焉至大四年夏廉訪分司成都劉傳之來審決滯獄謂總管完顏侯曰崇化勸學刺史責也恭惟三月庚寅詔書曰國家內設國學外設府州縣學作成人材宣揚風化欽哉元公祠宇若有所待我侯闕之惟侯其舉之十月甲戌侯相地興工府判張侯實贊其決庶士競勸不日成之貽書眉山陳貴棠曰此府舉之志也先化而後政矣侯請為立碑嗟夫先生之道大矣祠宇之復美矣敢責一辭書因出濟陽南門沿乎濂溪風乎五老峯下至先生墓南草色交翠芙蕖如玉想像池逢庭草不覺身在光風霽月中使人排徊不能舍去德之洽人也久矣道高乎無極太極之初而其本在乎無欲主靜學粹乎誠無為幾善惡之妙而其目在乎仁義禮知信隱者其體費者其用求之圖書若高且遠而實不出乎日用常行之間可以入德可以學聖非若異端有體無用者比厥後二程氏朱氏張氏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紹聞懿德言使聖人之道昭明于天下而其功實自濂溪先生始不在孟子下也豈特舂陵豫章九江京口章貢積濟祀之將天下通祀之傳云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茲非是歟陳侯名元凱完顏侯名釋傳之名宗說張侯名毅是年十一月戊戌朔謹記將仕佐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眉山陳棠撰　司馬溫公祠堂記

肅政廉訪副使張侯讓分治江興二郡所治必率學官弟子講學脩禮取善明教尼數罔跡刑簡協于聖治至元三十年夏得司馬溫公七世孫鎮於生禽獵其飢困問其先則宋靖康後徙越州公曾孫備解榮州守道死江州遂葬而家公三子童唐早亡而康為之嗣康二子植桓而植以嫡長為小宗兄弟宗之植生備備生逖逖生極極生堅堅生鎮皆世嫡長五世之宗易而太宗不遷凡今之司馬氏之留越泳洪者其宗子當在江侯曰

公作治鐵鑑春秋，為萬世正名分。著謨皆准經範，俗學行為先師，俱在祀典。古之尊賢者，有旌里祀冢。公孫子在主祐圖書安於是，公精靈著存，亦在是。何必涑水可無表顯，縱不為濂溪精舍，亦當尊賢人之俎豆。元公孫使之有田以祭，溫公孫忍不能活其身。江人士不早以告，我豈獨有位者罪哉。遂輟俸為之倡，郡侯趙獻和之，其世家與士知義者咸相以資，令郡掾史市材僦工，即學東偏陳地，興建祠堂，像公而奉之，別為舍其左居公孫，俾主祠事。視昔與饑廩下褒而不厭者異。於是衆咸曰宜。公學本孔氏，達道達德九經之誠，其要在謹獨不自欺，循以推之，君親長幼朋友夫婦，積而充之，家國天下。殊陣絶域，狠暴姦宄，通欽遠慕，暫戮終服，以至沒世不忘。自契皋伊傅周召之功不見，而人以儒為迂。孔顔曾孟之學不傳，人以儒為腐。漢仲舒德勝其才，唐退之文過其質，宋周程朱張有其學而無其位。兼得之者惟公，奈何王安石之偽行，終始禍其國。公之誠心直道，不究厥效。非三代之道不如秦漢，無亦時多儒不善擇耳。况詐而漸乎，公自處迂腐，卒非詭智速利者所及。至再閱興壞而愈明，人愈敬之。嗚呼，真儒之道如此哉。與二程子出處語默多同，朱文公因其書更有刪目，述作之旨亦同，如日星行世。然南方學者不思實踐，剽經訓為虛文，致宦之弊尤甚。伏節死義者雖不乏，而敗類無廉恥者皆是，則揭章公之學行以磨礪薄俗，實今日急務。中原學者同公之鄉，而熟其為人，亦當敦知力行之並進。為文質彬彬之君子，斯侯之志歟。侯直聲遠聞，咸頌民其下。祠成，將移推部邑郡祭善視築，使有恒食，無急世守。江人以友潛嘗共學焉，而知其歟，屬筆以書，不敢辭也。是年秋，廬山王友潛記并書，翰林直學士承直郎呂師顔篆額。至正己丑冬月上丁，郡幕官經歷張汝翼、知事齊光祖、照磨陳鹿昌，恭祀先聖，復詣謁大師溫國公祠。時裔孫司馬潤出示公圖像官誥神帛具存。又繼以石碑遺墨，視之，乃前憲副張君建祠設像之初紀也。而石刻毀于大德丁酉歲，距今五十年。幸司馬氏世守弗墜，於是知事齊君玄齋，贊協同寅，重樹其石，蓋有以見玄齋公之克敬先賢，而善繼張憲副之志云。文仍舊貫，事則新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至正九年十月之望，前鄉貢進士江州路儒學正戴德和謹識。

景星書院大成殿記

昔宋氏以五緯集奎，開文明之運，蓋嘗侯陋漢唐，規復三代。自國都郡邑，儒宮庠序之制，既飾既嚴，咸有儀則，豈物備禮周不殫盡。至凡先聖鉅公里居宦歷，棲寓謫遷之次，並建置書院，以致稽古尚賢，作興士類之意。嗚呼盛哉。潯陽為郡，歷載茲久，有唐宋臣曰諫議渤者，嘗判是州，方是時，呂築韓

公，以道德文柄儒天下，其誦公之出，謂峻行雅名，必瑞當世，如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故後之學者考按圖誌，即其故居，獨是目以奉遺德，以詔多士。而公之廬阜舊隱曰白鹿洞者，今又為南康學，茲不槩舉。然則升斯堂，道盛德，雍容俯仰，高山景行之思，得無介然乎。何獨是人專美有唐，以焜燿簡冊，流芳後來，而吾書於然為是沒沒也。且宋以文治軼前古，南渡秉鉉，嶺跪閩，無讓洙泗。鴻儒碩士，相望蠭起，中間像材負器，蔚為特賢，標狀九江者，顧豈之人，惜無昌黎鉅公稱詠贊辨，昭灼鼓舞，而為之倡也。豈有之而往以殊方未見也。至元乙亥，我國家奄㦲全宋，混一九有。大凡列郡名城，市無易肆。後三年，朝議置行臺，雄藩厥後以九江為交廣荊湖閩浙之會，移治茲郡。今江西湖東道憲使青崖魏公，時方以侍御史遍歷臺端，下車之始，禮謁致奠，首以舊學界隘，壞漏弗稱，議徹故宇而更新之。山長袁昇龍、甘楚材等承命不辭，惟敬惟謹，乃徵工鳩力，庀用度材，截冗費，節恒用。聚其羨贏，久之積楮弊為緡四千五伯有奇，米碩餘貳百。仍俾史侯蕙董其役，是以至元乙酉五月肇功，閱三月落成。自殿序堂廡齋庖門陛，凡為屋若干區，而層唐巨棟，增飭有加，輪奐惟新，百廢具舉。至若仰廬山之奇秀，俯瀠江之浩渺，蟾企流風，顧挹清曠，殆可想而得也。於是九江之士，樂其教育作成之意，乃走書憲副雪崖馮公咸，願刻石以著茲美。比書兩公合辭，俾叙始末。顧為蕪陋之文，不足以稱副之盛績。然兩公世好義，豈得辭。遂次其言于右。既又進而言曰：為兩公魏氏自靖肅而上，大參諸公，世著令德，且靖肅以赴義蹈難，辯動一時，稱重四海。馮氏自臨海松庵而下，正色立朝，英聲凜凜，皆是中州厚德高風偉節。大義炳然，茲與諫議頡頏，非凝之私所能議擬。然凝自稚齒以來，方事經讀，則聞先生長者之閒，固已熟其盛烈。兩公又能以宏才世業，為時顯人，雅范清規，克嗣先訓，使恐東南之士，未試前聞也。用是不從牢讓，是則景星之云，嗣當有俟而兩公之倡。夫豈以興作之盛，循故事，資聲稱，苟然而已。因附記之，須相與勉焉，以無負兩公之倡云。至元丁亥九月望日，承直郎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高凝撰，中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廉恂書并題額。

壽聖觀記

元有天下，嘉惠黎庶，保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為民事神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焉。蓋真君姓楊，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衆漢，過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茅結屋九江之泥陀，實救民水旱疫癘之菑。江湖河漢之厄，次第衆建道院。嘉定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燬于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歲

發而下以次成戊午以封真君加以手惠仁祐徽號泰定丁卯玄武敗成元統癸酉三月滾几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泛監趙某爲士請記廬陵乃爲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徧民詩書禮樂各有其帝是以無獲戾于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桀未有知其乎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泛民主其間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苗害並至始有盲風怪雨旱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苗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苗捍患而一切聽於神物怪神異愈益衆矣嗟夫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爲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抵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凌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見於號呼一旦亦其勢也於是爲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爲士者不知脩身以事天爲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矣使人無明神以禦菑捍患其閒民將若之何昔人有言善其惡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務脩其隱慝詘其內疚以庭無罪悔於俯仰然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爲政治民事神者之望深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盧陵劉岳申撰

東林寺碑　古者將有聖賢必有山岳尼丘啓於夫子嵩嶽保於釋迦衡阜之托思天台之棲顗豈徒然也故知土之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則異人不降陰陽潛運玄符彥開宿根果於福庭大事萌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大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世居雁門樓煩俗姓賈氏童妙神悟壯立精慎初涉筆學不讀非聖之書中留範經尤邃是田之說嘗就衍岳觀止道安火遇於薪王成於器雖根種諸佛而果得一時獅子吼言載聞頃前雖舉詰更了空門安住四依脩捨二法和尚嘆曰吾道行者惟此人爲廣未序尋又擢疾逃海道由荊嶺其器宿誠謂其從曰是處崇峙有足底居地若無沉池旦云法宇大註神龕井異道峯結勁一心開示五力以杖判地應時涌泉既何殊祥因立精舍堅卧禁戒弘演妙乘浮囊毒流木擇正教首唱南部韓覺後人以知是力斷煩惱鏁由是真僧益廣妙供日崇臨其本剏弘其別業遁進自香谷集城安棲卽曇現之門生臨慧永之何若相與撰平圖衙層岩在山之陽居水之右經其始而未究其末有其成而未虞其旁當是時也桓玄司人稱幹國鈞以福莊嚴因儋壇

施書日力之費畫出木之功繚垣雲連廈屋天聳如來之室宛化出於林閒帝釋之幢忽飛來於地外至若奧宇冬燠高臺夏清玉水文瑎而碧妙瑶林藻定而失實琉璃之地月照灼而排徊旃檀之龕吹芬芳而秘辞相事畢集微妙絕時羅什致其渠旅巧窮雙口姚泓舉其雕像工極五年拔堪握永而每談座椅避席而累贊道弘三界何止八部宅心聲聞十方足使諸天迴首觀其月王躓罪文殊降形蹈海不沉驗於陶侃迫火不焚旁於僧珍頗旬存誠祈必通感既多雨以出日乍積陽以作霖則有影圖西來舍利東化或從踊於地或光浮於天謝客忻味而飛文劉斐託詞而畢思所以山亞五岳江比四瀆地逐法而自高物因詞而益重泊梁有崇禪師者偉燈習明安心幾行指參猶昔新畫如生次有果壯二法師皆實所欽克知止觀法物爲大用繼住持上座要勝寺主道康都維那道真等皆沐浴福河棲止淨業諸結已盡白黑雙遺衆生可度名色兩忘纂盛名於舊人啓新意於今作重建碓頌遠託鄙夫代斲有慚豈云傷手握筆燎勇爲談齊贊但相如好仁慕藺名而激節伯皆聞義讀曹碑而叙能僅青出於藍水寒於水非曰能之固請學焉其詞曰靈山兆發真僧盛遊刹衆有力可神致功江儀外演禪傳內融性除過執門開大空其一[illegible][illegible]雲甍底居峯淳越嶺圖勝降平規悼信臣檀施護供興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其二嶽幢疇出寶塔飛來等容月滿法宇天開化城廣榮道樹移栽風清梵樂石散花臺其三金容海涉法影山驚慈龍業清滌子心燈萬里西傳一時東坦並我異聞穹厚驚眄其四遠賓法主謝惟文伯光顯累彰德名增益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其五了性了義或古或今止持始律定慧通心觀物情至像緣道深敢憑淨業永紀禪林其六大唐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建前陳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書

江州重建烟水亭記　出城南三百步舊有亭扁曰烟水亭其址臨道旁跨于甘棠李渤湖之間盧阜岸崒侍於東南林巒周遭中護一水山澤通氣呈巧獻奇行道之人咸可寄目蔚乎澤國之偉觀也考驗圖冊而開迹弗詳焉故老相傳濂溪先生之嗣子司封郎官壽所賦名時則紹興元符間也去今百餘載矣中更名故亭宇傾圮廢而興興而廢莫爲永圖十年以來蕪蔓敗甓無存者且其地暴於水日就壅狹孰能治而新之紹興甲寅春吳興沈公祖德以列卿之望來涖茲郡治兼劇盡治闓三府教條事緒亦既楚楚有法廼訪城邑觀臺之故而於修舊起廢有志焉裏自閭閻舊亭名九十有三而其僅弗存者什七八九公慨然念之亦自謂致力宜知所先後惟

李勃記。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吳文幹立。 江州郡政名銜記四 一：天聖六
年吳處建。 二：慶曆五年李寬建。 三：大觀四年王筆記。 四：紹興二年
劉紹先建。 狄梁公碑。慶曆間范仲淹撰，黃庭堅再書。 大林寺詩。治平
乙巳，周惇頤作。元豐三年刻。 此君軒詩。建中靖國元年黃庭堅。 江州
字碑。崇寧二年，李端夫篆。 定江軍字碑。紹興十二年重建。紹熙癸酉王
師古立。 歷代括要圖。紹興辛未，虛谷子表。 李龍眠蓮社圖。紹興癸酉
李保之刻。 晉府諸公送唐江州詩。隆興甲申，戴節性跋。 重建燕樓記。
嘉定六年圭臺記，亘增書。 東坡賦陶潛絕識詩。黃庭堅跋。 江閣題名
劉克莊記，陳埴立。 郡圃。 重修思白堂記。淳熙元年，黃豹記，呂勝己書。
王梅谿高遠亭詩。乾道乙酉題。 韓松高遠亭詩。嘉定初元。 四詠堂
大字。趙汝愚書，嘉定子崇憲刻。 山谷書范滂傳。趙崇憲刻。 齊雲樓記
章岘撰，蔡興書。 齊雲樓額。李東里篆。 曾書高遠齊雲二詩。 庾樓
梁以來題庾樓詩碑。趙汝正見止刻次仲兄十四人。二十五首，為一碑，宣
和甲辰汪師忠刻，汪仔憲書。 庾亮見翟湯帖。唐歐陽詢書，宣和甲辰江
師忠跋。 張舜民詩。元豐壬戌，淳休居士書。 王易簡詩。政和五年。 修
庾樓記。乾道改元唐文若。 曾書詩。附劉高遠亭碑後。 庾樓唱和。 王

十韻，周必大。張孝祥、林栗。 范石湖、潘慈明唱和。 庾樓字碑。洪斗篆。
琵琶亭。 琵琶行。唐白居易作，淳熙三年，呂勝己書。 琵琶亭記。嘉泰三
年，陳孔碩記書。 重建亭記。嘉定乙酉，左碁記。 通判廳 江州司馬廳
記。白居易作，興國八年重立。 白司馬祠堂記。興國八年，徐鉉記。 沈比
部詩。五知二年重題。 疊翠亭。黃庶題。 諸官廳 簽書節度判官廳
題名記。嘉定甲申，李宋卿記。 觀察推官題名記。慶元庚申，朱質記。 司
理廳題名記。紹定庚寅，王三榜記。 總幹廳題名記。嘉定三年，吳孔嘉記。
又樂山堂記。嘉定四年，袁燮記。 都統司題名記二。嘉泰四年，淳祐六年。
州學 江州重興學記。紹興十二年，張孝秀撰，曾書，范寅題額。 三先
生祠堂記。淳熙元年，謝諤撰。 會食堂記。淳熙二年，葉[illegible]撰。 濂溪先生
祠堂記。紹道二年，林棠撰。 重修學記。嘉定四年，劉光祖記，袁燮書額。
增貢士員額記。端平三年，馮去疾記。 九江驛 唐顏魯公碑。魯公撰并
書。見歐陽居甫九江驛文。今不知所在。 重建九江驛記。淳祐乙巳，黃明
書。 天慶觀 唐李翰林感秋詩。天寶八載作，大觀庚寅李使再書。 崇
極宮建使者殿記。傅意之書撰，建炎甲[illegible]建。 東坡元豐七年，山谷唱和。棗
寧元年。 黃太史秋聲變之龜殼三軒記。嘉定十五年，張袁撰，黃書。 黃

令李易被和詩。嘉泰癸亥。 縣治 德化題名記。紹興三十二年，黃校記。
呂勤行記。政和乙未。 從魚湖省劄。淳熙十四年付。 虛明室記。嘉泰癸亥
王銍之記。 黃寺丞祠記。嘉定己巳，馮椅記。 遵峰閣記。寶慶丁亥，趙師若
書。 澹嵐堂記。政和六年，林敌功記。 修淌嵐堂記。紹興三十年，洪适記。
趙師舉淌嵐詩。嘉定初。 項安世淌嵐詩。嘉定戊辰。 唐文君詩。甲申七月
韓松視麥詩。嘉定戊辰，張坡跋。 丞廳題名。嘉泰三年，東阜記，徐國肅
篆。 簿廳題名。嘉定乙卯，石有家記，鄭自得書。 高軒記。淳祐甲辰，陳渤記，
縣學 建學記。淳熙丙午，王遂撰。 濂溪書院 東坡詩。蘇軾，黃次元
仁弟。 山谷詩并序 元公祠記。淳熙丁未，朱熹撰，危稹臣書篆。 朱文公
詞題名。淳熙辛丑四月辛亥，從學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顯、林用中、趙
希奕、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偶、陳士直、張彥先、黃幹、歐語、新寧、吳杰、曾崇、王
朝舉、余景書。 曹公亭 重建曹公亭記。楊傑記。 東林寺 晉遠法師碑
銘。義熙十二年，謝靈運撰銘，張野序。 唐佛馱禪師記。開元十七年，李邕撰，
張廷珪書。 佛馱舍利塔後序。開元中，李邕撰，明皇書。 東林寺碑。開元
十九年七月，李邕撰并書。 附梁休題。梁紀，張之詞翰，想見風采。 遠師影
堂碑。李述，王適篆額，傳書，貞元中建，大中重立。 怡大師碑銘。許先

佐撰，李行言書篆，貞元中建，大中重立。 燊公碑。許堯佐撰，柳之書篆，元
和癸巳建，大中重立。 臨壇大德塔銘。元和十年，劉軻撰，大中八年重立。
李渤自叙。長慶三年三月，雲皋書。 湊公塔銘。白居易撰，長慶中建，大中
再立。 律大德石墳銘。僧皋撰，僧雲皋書，長慶甲辰。 批律師碑。劉軻，蔡
書。良堂徐夷題，大和建，大中再立。 大師堂記。太和三年，倪匡明書篆，上
刑遺化王懷敬，通判軍事元符。 白氏文集記。太和九年夏，白樂天記。 趙
萱乘建，僧書。 律師碑。劉軻撰，開成中建，大中再立。 碑
陰記。會昌三年，張又新撰，蔡建。 弘和尚塔銘。白居易撰，李元表書，該
全律篆，大中八年立。 經藏碑銘。李肇撰，大中間湛譔，丹書。 碑陰記。
大中十四年建。 觀音方文記。大中僧元楚記，中叙畏言。 從東林寺碑。柳公
權書，大中十一年建。 東林建碑記。會昌，文獻撰，大中間米光遠篆。 武
陽章公真贊。白如其，咸通八年書。 經院錢物帖。咸通十三年撰。 言大德碑
苗紳撰，裴允遂書，咸通中建。 廣平公舊因記。薛正已撰，劉韶書，乾符中建。
彌勒殿記。許鄗撰，保大二年，杜昌業建。 舍利塔記。彭濱撰，伊從道
書。保 開元公行記。宋，究，大元理三，三堂理三長元，沈元達，崇真
然元慮庚子十月一日書。 洪羅漢文。建炎二年，王某，文書。

重建寺記紹興五年陳琳撰高夔篆　諸詩　惠遠唱和劉遺民王喬之
張野和　謝靈運　江淹從建平王登香爐峰作　崔融　劉孝綽　孟
浩然　李翰林　白樂天十五首　二裴唱和休譔　劉禹錫　包佶
貫休四首　齊己二首　靈澈二首　楊衡　沈彬二首　周諧　曹汾
會昌三年　張孜夫　徐知證天祐二年題句　序白二首　修睦　蓮
社詩沈道明書和　岳鄂王題　王元亮元貞中　高夔建社圖詩　陳
天麟　吳　西林寺　西林寺碑歐古詩撰大業十三年樹　顏魯公
題在碑額　唐人題名在碑谷大中十年　齊朗師碑鄭素卿篆大中年
二　裴提行記在碑陰　水閣院經藏銘僧雲眞撰胡賓中建　諸詩
韓文公題蕭郎中草堂大顛立石　白樂天三首　貫休次許道者詩
齊己水閣詩　僧應之　開通寺　曹翰詩乾德中作銘至內子僧道仕
立　二蘇唱和崇寧初作紹興中東道書刻和　圓機禪師行錄政和七
年李彭撰書佛殿記慶元六年周必大撰王補篆　道濟禪師記　陶靖
節祠堂　修祠堂記三一元豐六年潘希滕撰二開禧王必大記三嘉熙
二年林宋偉撰　諸詩　顏眞卿　白樂天　洪芻　李彭　孫勵　李
惇　傅祖可　天池　文殊瑞相記元祐元年王古記　聖燈記淳熙中

王質記　文殊感應事跡　蕭之敏詩　康王谷　王黃州煎茶記　王
梅溪詩乾道二年　趙忠定丁酉六月　韓松詩嘉定己巳　太平宮
使者廟碑李沈撰開元二十年樹　靈驗記潘觀纂開元二十一年建治平
重立　張靈官記徐鉉撰并書篆茂次癸酉上元　胡則傳開寶八年章
張撰　王堂賜筆硯記靖康初王渙撰　續靈驗記開禧二年薛故識
奉安王冊記重和元年洪芻　雲堂記趙彥清記　三清閣碑吳愈撰并
篆家題　諸詩　王梅溪乾道二年　王容嘉泰辛酉　易祓嘉泰癸亥
吳潛端平丙申四首　祥符觀　大乙眞人廟記景元中徐知證記孟拱
辰書　董眞人敍碑保大中沈少遊撰　重修觀記宣和七年王易簡奉旨
書撰　眞君事實宣和七年王易簡集并書　昇元眞君告宣和三年十
月七日下　諸詩　杏谿話　余崇龜　陳國瑞　廣福觀　重建殿記
保大五年陳元松述并書　靖明眞人傳李善兼述楊諷書　孫邁詩開
碑陰淳化二年　重建觀記謝守灝撰左傳書陳諫題　惠濟寺　重修
寺記大觀庚寅僧伯奎撰　李亨泉銘劉義仲作　獨秀軒詩淳熙乙巳
岳飛　寶嚴院　雙谿碑銘劉陵撰祥符中江綱題　重修院記[illegible]
撰黃榮書董之奇題　移建院記紹定庚寅最岳撰書　餘寺觀　開元

觀丹井記紹聖四年王鼎記　承天院佛殿記皇祐五年李必之撰　重
修禪智寺記政和中僧守端記　通濟菴裴休詩紹興中張旦重立　景
德寺修造記乾道乙酉趙不柮記　承天院佛像贊郭祥正撰元祐七年
報恩寺藏記淳熙元年趙伯猷記　寶覺廣福院記乾道戊子釋光祖撰
報恩佛殿記慶元初陳謙記陳邕書篆　重建崇福院記慶元中洪汝記
能仁寺塔記紹定三年洪造記洪梓書　景德寺藏記紹定壬辰陳卓記
清虛菴　紹興煥文閣記乾道二年潘燾撰　清虛菴記淳熙三年陳天
錫記　皇甫眞人仙遊碑陳兄拯　墓碣　周元公墓碑熙寧六年蒲
宗孟撰　劉道原墓碣元祐庚午范祖禹撰　劉道原誌銘元祐八年黃
庭堅撰淳熙十三年黃顏刻　文孝子記乾道六年周燧撰　文孝子潭
紹興二十一年司馬之白書撰　萬人塚記興國二年周述記　餘碑
重建城隍廟記至和二年毛杭　城隍廟記宣和四年張昌記　大孫廟
勅告謝文紹興三十一年立　惠澤行宮記嘉定癸未曾至記廣捷書
德安縣　蒲塘驛　義豐亭記嘉祐七年朱仲縡記　復蒲塘驛記熙寧
七年趙𢡟記　修驛記重和元年劉敏撰　蒲塘記紹興十五年楊青錢
縡　諸詩　宋之問　韋應物二首正元三年趙熙寧元年趙𢡟并宋之

問詩再刻　葉義問紹興甲戌　李邦獻紹興戊寅　李安國乙卯十一
月　戴節性壬午　邊維嶽乾道丁亥　徐詵乾道戊子　縣治　谷簾
水煎茶詩王禹偁作祥符元年　周元公歷陵閣留題元豐五年五月十
二日彭順斯甫和仲會於歷陵元祐譯中路　題名後記紹興十五年呂
寅問記　虛明堂記紹興十八年駱度之記　新井銘紹興壬午呂彥忠
誌　減稅記紹興三十年張安彥撰并書　重建鼓樓記淳祐四年馮去
疾記　丞廳壁記乾道戊子趙彥章記曹大年書　簿廳壁記嘉定辛未
王佐才記　尉廳壁記紹熙元年　又四銘江南劉義仲詞　縣學　鄉
飲記二紹興呂廣問又端平駱發正記　詠歸軒記紹興乙丑呂廣問記
尊賢堂記嘉定戊寅林特英記　新學記淳熙七年錢着書程收篆　褒
敏壯敏祠記嘉熙初謝全記　寺觀祠廟　城隍廟記保大四載劉是昌
記　無相院塔記慶曆甲申吳育撰　澮洲閣王元集句慶元改元　元
陽觀記嘉泰癸亥趙師煮撰　北山開化寺記嘉定壬戌妻心翁記　何
宋英詩
端昌縣　元禮部祠　次山濂溪詩乾元戊戌作　元公祠詩嘉祐五年
吳書程記　濂溪銘乾道六年司馬之白再書句子亭題　次山祠堂記

葉義問撰并書　思賢堂記元祐五年黃冶撰　坡公亭　東城記行
記紹興甲子四月二十三日造　謝令憲跋　坡公館記嘉定三年洪偲記
元蘇堂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　濂溪驛　葉義問詩紹興二十四年
陳天麟詩淳熙二年　王梅溪詩乾道元年　縣治　知縣題名記紹興
十六年李燾書　續廳壁記嘉泰四年洪偲記　簿廳壁記嘉泰壬戌秦
樂撰　重建社壇記嘉泰壬戌謝孝兆記　敬簡堂記嘉泰癸亥張衎言
記李燾書　瑞麥圖贊嘉泰癸亥韓梅之書　溪山勝槩記嘉泰四年易
祓記　減茶引錢省劄嘉定六年趙崇憲奏　勅書樓記嘉定壬申徐鉉
記　志喜樓記嘉定十七年趙汝馭記　教場記　縣學　新學記嘉泰
三年朱質記　增學田記嘉定七年陳元幹記　寺觀祠廟　中陽觀記蘇
道士墓碑大曆乙丑　玉清觀碑南唐大義甲戌記少道述　中陽觀記
淳化二年康成述　法雨院記祥符六年僧茂遠記　法安院記貮宗擇
撰書明道二年立　致福院記慶曆七年樊撰　趙彥績遊玉華洞記慶
元庚申　顯濟祠孚澤侯告慶元六年下　永豐道院藏記嘉定戊寅林
時英記　玉華洞通泉觀記林時英記　玉清觀藏記嘉定十五年何剡
記　紫陽觀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　元寂觀記淳化甲辰記　餘碑

周氏有賢閣記政和四年王寀書　通濟橋記大觀戊子周武記　本朝東
湖口縣　石鍾山　唐李渤記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吳文斡立　靖國初和
坡記元豐七年蘇軾記　坡公壺中九華石詩紹興間戴建中　上鍾
崇寧初山谷致并和　山谷書霜鍾雙閣字　謝艮齋書雲軍字
一滴泉字　縣治　湖口縣題名記淳熙五年孟師孟記　丞廳壁記
嘉定乙亥馬子嚴撰并書　尉廳壁記嘉定己巳王伯昌記　又馬子嚴
詩嘉定二年　縣學　重建學記洪邁記　錢糧記淳祐士貫潤識記
寺觀祠廟　龍穩院殿碑王立之撰　栖靈觀記嘉祐三年　栖真院記
崇寧五年鄒浩撰黃白題　三學寺藏記紹興四年董公旦記　岳廟一
仙亭記慶元己未朱姞記　王梅溪栖真寺詩　餘碑　蕭榮酒墓誌銘
周少大撰　蕭景蘇墓誌銘曹彥約撰　寓府君墓誌嘉定五年朱史撰
并書
彭澤縣　西山諸巖　山谷書讀書巖字及題名紹聖元年八月來謁石
興寺吾弟至此幾細于簡者父之伯大元明舍弟天民將姪樸抱自小
徑禾江來黃庭堅書記　讀書巖潛玉洞詩王自適刻　萬峰潛玉洞
陶狄二公祠　唐陶狄碑貞觀中狄風馬祥撰　唐狄梁公碑宋王佾撰

錢糧書吏　題正廟牒額紹興乙年十一月下　修靖節堂記隆興二年
毛封撰　重建靖節堂記淳熙丁酉羅愿記　忠烈侯告嘉定十七年
月吉下　縣治　縣令題名記紹興戊辰王杰記　守信堂記乾道三年
唐佐記　懷古齋記乾道九年劉孔撰　縣丞廳壁記開禧丙寅何公
記　主簿廳壁記嘉定庚午趙崇鑫　匯東樓記嘉定十六年諸葛
匯東樓字并詩章甫刻　社壇記諸葛典撰　縣學　狄梁公碑范仲淹
撰王自適書　靖節歸去來詞王自適書　縣學記紹興二十五年沈樞
記　寺觀祠廟　修真觀記徐鉉撰并篆　山谷馬當魯望亭四詩
馬當加封誥紹興三十一年下　馬當重建廟記嘉熙三年楊師誠記
論曰：登高臨遠，撫宇宙，況古今同一瞬也，故一事役之成則記，一境
物之勝則詠，一遊之適，一善之可傳則述，大書深刻，冀托金石以自
志，豈苟然哉。然而江山不老，陳迹何裨，其所自托傳者常少，不傳者常多，
豈非人有賢否，事有是非，修詞有誠偽，皆不容自掩耶。故制行立言，君子
所務，良有以也。若夫抱道之士，畏名而逃之，言為身章，隱則俱隱之人也，
行四時成萬物，未易以聲迹議，吾夫子惟於天地變化中求之信哉。
文籍

江州志書籍者載道而行今古者也貫天人證治亂傳言行辨事物之
所以知今今之所以知古者莫如書故書者道之輿也古今言書者其出
一曰經自六經論孟以至注疏正義解傳訓詁音釋圖說皆附於經二曰
史歷代史書以至評斷議論編年人物傳述星紀地志律曆卜筮其
法象奇小說之類皆附於史三曰子自十七子六家七書以至注解訓釋
之屬天文地理醫藥音律及古今人首書之書與凡文不可書者附於子
四曰集百氏文集及制誥詩賦頌表啓疏劄記跋銘贊啓謝
古詩雜文雖其言有大小遠近之殊然皆不容廢也故有天下者備
天下之書有一國者備一國之書也江為文憲郡經史百家則於學宮藏
於私塾世所有者未必無之至若往於斯家於斯隱若寓於斯文萬此而
作書自此而著郡所宜有者則有無未可必而傳與不傳未可知也予惟
斯文不可遂載乃即經子史集而別之其既有者曰書籍其宜有者曰書
目庶幾古意未墜它日有好古博雅者最收而彙別之安知其不傳且備
哉　書籍　周易　易正義　太玄經　伊川易傳　程氏易原　大易
粹言　繫辭精文　晦菴易答問　誠齋易傳　靈谷易經　西山極堂
圖　尚書　尚書正義　東萊書說　四百家書解　程氏書譜　晦菴

書傳 袁氏書記 混一書解 毛氏詩 毛詩正義 歐陽詩本義
二李詩解 晦庵詩解 毛詩新經 周禮 周禮正義 林之奇周禮
解 易復周禮總義 禮記 禮記正義 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中庸
輯略 三禮圖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穀梁春秋 三傳正義 孝
經 孝經正義 論語 論語正義 晦庵論語解 孟子 孟子正義
孟子集註 晦庵孟子解 三先生語孟 二先生語孟 九經記 群
經音義 經典釋文五經 頌 史記 漢書 袁宏後漢書 漢兵制 三
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唐書音訓 五代史 資
治通鑑 晦庵通鑑綱目 通鑑記事 續通鑑長編 南軒通鑑論篤
本朝事實 三朝寶訓 十三朝言行錄 三朝政要 建康實錄 諸
葛武侯傳 杜氏通典 韓魏公家傳 紹興勅令 職官分紀 治迹
統類 君臣事實 名臣 王府 冊府元龜 白氏六帖 書林事類
唐韻 玉篇 五史類 孔子家語 曾子 荀揚子 文中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七書 三子類 文選 唐文粹 韓柳文 陸宣公奏
議 李翱集 杜詩 皇朝鑑 韓魏公安陽集 六一先生集 東
坡文集 山谷前後集 周益公集 陸象山集 陳立齋集 容齋集

杜陵集 滴水集 程氏遺書 伊洛粹言 五先生語錄 潁濱語錄
晦庵語錄 晦庵家禮五集類 書目 周元公太極圖說一卷 李
潛注周易一卷 周續之注公羊春秋 劉軻三傳指要十五卷 劉軻
翼孟三卷 蔡嵩孝經解五經類 陳伯宣注史記 劉軻漢書右史十
卷 又帝王曆運代歌一卷 又五禪三章一卷 又史鑑一卷 又十
三代名臣議一卷 又黃中通理三卷 又牛羊日曆一卷 劉道原十國
紀年十二卷 又冠儀至屬王疑年譜 又共和熙寧年略譜一卷 又
通鑑外紀十卷 周續之毬康傳二卷 又古聖賢高士傳贊三卷 孟
仲程桓元傳一卷 又桓玄偽事三卷 慧遠江南故事三卷 又陶威
公故事三卷 昭明太子靖節先生傳一卷 李渤六賢圖贊一卷 徐
整豫章列士傳三卷 劉叔先廬山七賢傳三卷 戴師愈廬山名賢傳
十三卷 廬山十八賢傳一卷 周紫芝楚詞贊說四卷 吳仁傑淵明
年譜一卷 陳振孫白樂天年譜一卷 李渤事迹一卷 周元公事實一卷 熊默
豫章舊志三卷 熊欣豫章志後撰一卷 徐整豫章舊志八卷 雷次宗豫章志
張宏九江新舊錄三卷 張僧鑑尋陽記一卷 王真之尋陽記 晁
伯揆尋陽志十二卷 謝靈運遊名山記 釋慧遠廬山記 張野廬山

記一卷 靈溪盧江辨一卷 劉程之廬山精舍記一卷 宗測廬山記
一卷 陳舜俞廬山記五卷 陸羽水經一卷 江州諸姓譜一卷 開
寶江州圖經 祥符江州圖經 大觀江州圖經 刺史王義之小學書
一卷 刺史劉義慶世說 又集林二百卷 又小說十卷 陶侃尋龍
經一卷 劉壯輿太初曆 王寓玉堂賜筆硯記一卷 夏英公四聲古
韻集五史類 周子通書一卷 張銓子張子八卷 劉珂參龍子三卷
並子類 陶侃集二卷 劉遺民集五卷 陶淵明集十卷 雷次宗集
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張野集十卷 慧遠斥山集二十卷 符載
集十卷 元次山集十卷 裴情盃城集五卷 楊鴻集十卷 史虛白
集 劉刪集 陳陶文集 濂溪大成集 夏英公集百卷 王襄敏奏
議三十卷 又發明自身之學三卷 石敏若橘林集 陳崇義門家法
一卷 周師王濂翁集 蔡嵩候溪集二十卷 陳轄之南郭集 祁居
之集五卷 王阮義豐集 駱九中松溪集十卷 劉虛谷集五卷 陳
了翁南窻雜著一卷 周紫芝太倉稊米七十卷 刺史應唐集五卷
刺史溫嶠集十卷 刺史庾亮集十卷 刺史韋應物詩集 彭澤令張
令見詩集四卷 賈島詩格一卷 白司馬集七十五卷 從事吳遇集

揚衡詩一卷 楊徽之詩二十卷 劉潤五言金戒一卷 陳沆詩集
陳覲詩集 孟貫詩一卷 許堅詩集 柳宏詩一卷 周紫芝詩話三
卷 又長短句三卷 僧祖可東溪詩 清虛庵題詠一卷 郭璞江賦
一篇 支曇諦廬山賦一篇 孫放廬山賦一篇 李衛公斥廬賦一
篇 又大孤山賦一篇 李彭方湖賦一篇 司馬之白濮湖賦一篇
顏延年琦府謚議一篇 昭明太子淵明集序一篇 謝靈運遊名山序
一篇 梁元帝廬山序一篇 伏滔遊山序一篇 崔群送廬岳處士叙
一篇 李白送弟遊廬山序一篇 元稹白氏長慶集叙一篇 李商隱
元次山集序一篇 張舜民寶峴叢叙一篇 張商英送道士歸靈山叙
一篇 黃山谷三岩頌三篇 劉羲仲子亨泉銘一篇 陸龜蒙馬當山
銘一篇 夏英公慕韻一卷 薛尚功鍾鼎篆韻五卷 僧了元瑞香記
一篇 宋漁父詞一篇並集類 佛老 劉遺民老子年詩一卷 又鄭
解二卷 又章門三卷 李渤老子真傳一卷 李潛注老子一卷 陸
修靜儀五卷 李道沖老莊論一卷 謝守灝莊列商略六卷 斥先生
傳一卷 重真君事實一卷 兼義問釆訪感應記一卷 皇甫真人傳
一卷 清虛靈異記一卷 謝靈運涅槃經疏 惠遠涅槃經疏 佛馱

義之訓 又訓廉謹刑二路。用其六計，吏治除限以廉為本，乃莫不關於
非貪虐無對虎狼，犯于而害多虐吾民，概定於法，便其姦神，貨賂而入，首
及後人，我身於樂，欺貪為仁，得有斯碑，是訓是遵，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叔
虐以夷，刑非得已，何作經典，吾供其子，明讀斯欽，肅但立于，金科玉條，是
所昧，其天何尤，乏屢見法，理送子，昭與泓用昔簞無德，厥古斯光，是以止。淳
祐五年欽。又詔幕放生御書。朕惟詔節放生，視爲，乃見臣子忠愛，鋤宴
食而自刑其民，如慨門罪，與鎮，錄此，廣仿京，幸昧失，好生之意，今直截，繇
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祐三年詔書，令所在放生池刻石。
淳祐九年，臣希瀞刻。州學 徽宗御書大成殿額。州縣學刻。又作
新士習詔。政和八年州縣刻。又大觀舉八行碑。政和三年程德安
縣事臣程滂刻。都統司 太宗御製武臣七條。一曰修身，謂己修身，謂責
法制，二守職，不侵援州縣之民。三存恤，撫士卒甘苦皆同。四公平，撫
存士卒無有偏重。五訓習，訓士卒勤習武藝。六爾閑，識士卒勤惰勇
怯。七戒嚴，教士卒無使犯禁。今上戒諭將帥勅書文曰賜赴任赴來。
端平元年賜。又獎諭王忠時戒光州東武定帥。核實武定兵籍勅書。
封三營戎規，書白之三堂，申史矣，吏江元亡，書遷不以其之有，並否先格。
擬備五原軍費，身教於士，使果為廉，無怯善書之道，教軍軍書，欺益甚遠
元隆，惜代當自判其業，務積銳銷鋒，疫癘充斥，職是之由，方思積實實
議省教閱，擇帥武定，乃能租國百公，符所肩，摩抵者六百三十七人，秉二。
吟嗟，可謂不貪以律下，不欺以事上矣。為將帥皆若實，軍政其不立乎。去
力以去，其並加勉，所有軍將除近並與原罪，改並與諭，想宜知悉。春暖，汝
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端平二年賜。 鄂王第 高宗皇帝賜岳飛屯江
州日御書四，指家職御書七十有六軸，今擇在鄂故吏書入志。紹興六
年賜。朕如日夜小懃孜，復兵東下，委身徇國，捐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
歎。今佳西興定引無他警，鄉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
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七年
賜。比者曾令卿從兵往此，士居處上宜悉云，中不乘舉往朝廷知日趣進
己之九江，必勞故兵之數，良用嘉歎。今遣江往賜卿茶藥酒果，及兼犒將
士，仍令卿朕委曲之意，卿宜悉之。 十一年賜。據報探，虜人自壽春府遣
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依仗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撲。卿可星夜前來江
州，乘機照應，出其前，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
卿忠勇，志在殄敵，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 又賜書藍聚于淮西。

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
倍道共乘機會，前此已親筆，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為往，前伏書卿
更須兼程無勿後時，之海詠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以上飛孫監
鎮江府大軍倉。臣珂刻。 寺觀 神宗御書探訪殿牌。九天探訪應元保
運真君之殿。元豐中賜。 徽宗御書宮牌。勅賜太平興國之宮，政和中賜。
今上御書三清閣牌。淳祐元年賜。並太平宮。 寧宗御書蓮社字。賜東林
寺。 徽宗御書九經合璧經。 高宗御書清虛字。紹興二十八年賜。 又
手書二。皆在星首但傳紹興二十八年，及隆興元年賜。 又御書清虛之
庵牌。乾道九年賜。 又御書神寶字。淳熙元年賜。 又御書道德經五言
并道德 黃庭 度人 心經。 又草書扇面四章書詩二首 孝宗
御書千字文 光宗御書道紀堂字 又草聖酒中八仙歌 又御書怡
神字並 清虛庵 寧宗御書壽聖觀額賜本觀 餘碑 寧宗御書真
良家子字賜義門 矣

文辭

九江府志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
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
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
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
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
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
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
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

人之儔乎。謝賜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周濂溪先生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而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贈左丞忠文公李黼謚議　夫死生利害，在人為甚重，而不以少動其心者，非偉然具見之士，疇弗能無惑也。一有惑焉，則汨於計慮之私，而有避瑣苟全者矣。惟君子乃能安乎此，由其義命素明諸中，雖尋常造次之必是，况於事君而可食焉，以避其難哉。若江西行省參政、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李黼，以進士魁天下，以才良聯侍從，以政事知要郡，匪躬之節，蹇蹇自將。一旦暴賊起，鄰境陷，武昌省臺諸臣，寬死弗戰，毒焰肆灼，正當其衝。守無完城，敵無鬪師，黼獨能開倉庫，募士兵，以忠義激人心。再戰再尅。威聲甚張，方將防禦上游，聯兵旁郡，而賊肆轉逼，總戎先奔，與孫城以俱亡。蹈壯節而弗奪，手劍罵賊，力盡乃殞。其英風景烈，足以炳耀乎國史而感礪乎人臣矣。夫殺身報國曰忠，德美才秀曰文。按諸二法，允稱所褒，請以忠文謚之。太常博士張翥撰。　李黼傳　李黼，字子威，河南潁州人也。高祖俊，曾祖成，祖榮，世居廣平之雞澤。金亡，徙潁。父守中，仕至歸德知府，以工部尚書致仕。黼年十八，受經於國子祭酒尚野，尤邃易學。延祐七年，以朝官子補國子生。泰定丁卯科第一名，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至順二年，除河南行省檢校官。後至元二年入為禮部主事。四年拜監察御史，首言太廟宜復四祭，擇省臣一員領國子學宗戚諸王。族屬遠邇，無文可稽，宜如前代之制為譜牒。又言宜優經筵進講之禮。涖事兩月，竟以不合罷去。至正二年，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父憂未赴。再授國子監丞，轉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九年除秘書太監，遷禮部侍郎，制命及集賢翰林詳定諸陳言封事，等為六書，剩廷多采用焉。十年除江州路總管，始至明約束，通鈔法，理冤獄，簡詞訟，寬租賦，逮矜寡，至於館傳舟車，堤防道路，靡不脩舉。期月而政成。十一年五月

盜起淮蔡，所至焚掠城邑，有司不能制禦，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江淮繹騷。江州西界湖廣，東連江浙，為一省藩蔽。時太平日久，城中無兵，同列皆惟懼，人無固志。黼諭之曰：賊一時烏合，勢豈能久。且大軍將至，何遽至此。設有不幸，亦當與此城俱沒。遂完城浚塹，伐木立柵，出府庫兵，不足者補之，料丁壯分布城上，及沿江水陸津要州縣城邑，仍譏察往來出入。已而賊報日急，乃籍鄉村工匠悉入城中，出優倡來游於城外，集居民什伍之，使相司察以防姦細。八月賊焚麻城、蘄水，行省調兵千二百人來援。九月賊陷蘄州路，增兵備馬頭渡及城內諸門，仍揭榜求言，畧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人之大節。近自五月以來，兩淮盜起，延蔓蘄黃，雖有大江限隔，不可不為之備。黼以不才叨守是郡，恒懼不職，不能救此大難，誠望賢士大夫及郡中耆宿豪傑，凡與我同休戚者，思共濟於艱難。又以書檄江西行省，曰：善禦患者，必先事而防范，不後時而失機。邇者妖賊倡亂，侵軼江淮，已蒙行省出師分守要害。切惟本路濱臨大江，為省藩屏，城郭大廢，甲兵數少，對江北岸，俱係蘄州、安慶之境，今賊出沒，鄰邑有難，理宜救援。黼以職守不得越境，行省宜勅所屬，及移文湖廣、河南二省，各揀精銳，會合鎮南王軍馬，直抵蘄黃，併力勦捕，豈惟使賊不敢南窺，又與北來大軍犄角夾攻，賊必殄殲。昔吳夾濡須為塢，魏人不敢南窺江表，此明驗也。見今天下一家，蕞爾犬羊，豈敢與國家抗衡。正當不拘文墨，便宜區處，以制未然。且我得軍江北，是全有大江之險也。若專備江南，賊居上流，萬一透漏，必至事變，雖悔何及。行省以為迂，不聽。十一月，行省平章禿堅里不花，分省江州，黼又獻策曰：先人有奪人之志，兵家之至計也。大兵宜乘鋒銳，直抵江北，不可坐失事機。不花氣沮，惟以把截為辭。黼嘆曰：巧遲不如拙速，今師老將怯，寇欲我擁兵自衛，事機一失，寧可復乎。吾惟盡職，有死而已。十二年正月，行省右丞孛羅帖木兒別統一軍進討淮西，駐兵江上，留半月不進。十四日賊陷武昌，藩王省臣及官民舟楫蔽江而下，運官亦載茶賦而去。十　日，平章右丞及府察共議奔避，黼知其意，即抗言責之曰：二公重臣，方鎮所倚，總兵駐此，坐麋廩餼三閱月矣。今賊至不擊，顧先竄避，民何賴焉。二人不領，徑去，府中為空。黼又慮郡縣恐必及村野小民相扇胥動，復出榜諭，以國家深仁厚澤，涵濡數世，爾民不宜望風草靡，與賊同惡，辭旨激厲，莫不感奮，闔境貼然。是日賊騎入境，有黃梅縣主簿孫帖木兒獻策，願奮力擊賊。於是募丁壯四五千人，陣以迎敵，倉卒無號，乃命人墨其面，出城二十里，詣遇賊交鋒，賊敗，黼及主簿賈勇齊奮，大呼陷陣，賊大

蘄賊乘勝追奔六十餘里，直抵瑞昌，斬獲無算。又虜賊舟東下，於城北水底預植長木，冒鐵椎木杪，逆刺賊舟。賊果來，舟遇木皆壞，且不能動，郡兵因而擊之，擠入水者什七八。捷至行省，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綺二端。憲省保遷授江西行省參知事，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憲司亦遣使勞以緒幣。黼悉貯公帑，以備犒軍。南臺遣使以聞，投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是時分省大臣及諸將棄師遠遁，西至荊湖，東際九江，數千里內，賊出入跳踉，無一人執戈敢嬰其鋒者。黼以[illegible]旅斬賊扶傷，無一日不戰。賊衆生兵日增，外援益絶。二月六日，不花迫風紀議，役出兵駐三山，索軍餉五伯石。黼以緒幣應之，而又索米一千五百石。黼謀之曰：公屯兵不過三千，而需米千五百石，人日食米一升五合，可支三十餘日。今賊已迫，待公兵至，已爲魚肉矣。宜急保城，併力殺賊，不可緩也。九日癸未，萬戶普賢奴兵敗，不花遂走入城，留理問章完者、萬戶普賢奴、劉椿守三山。十日甲申，府吏謝瓚送粮自三山，廻報理問等遇賊皆敗，不知所向。至夜一鼓，有軍士一人，自賊中逃還，云賊宿太平宮，明日約來攻城。黼聞之，焚香端筮，筮戰不利，筮守得臨之上六，默然良久曰：死守無疑矣。十一日乙酉，黼晨會不花曰：事勢至此，計將安出？不花茫然無應。黼

曰：我昔之言不幸而驗，左計不從，致有今日。死守死戰，決在今日。吾曹亦何足恤，但惜一郡生靈陷函送耳。不花徐曰：我守北門。黼奮袂起曰：我臨陣殺賊，平章守戰與否，於我何與耶？即率卒登城，賊衆萬餘，已至甘棠湖，火西門廬舍。黼趨南門，屬衆禦賊，發火銅箭，賊多中傷。不花已由北門先遁，萬戶佛保亦率親兵遁去。黼病不騎，肩輿督戰，居民知城必破，泣請突圍以出。黼拒卻之，戰愈力。日午，賊轉攻東門，益急。黼趨東門，士卒見主將逃遁，官軍棄甲，皆相視恇懼，銳氣銷沮。城遂陷。黼罵賊曰：汝等紅巾強寇，國家何負汝等，敢爾背叛。我恨不能盡殺汝等，汝勿殺民，速殺我。遂與其姪秉昭遇害。明日，居民相率取黼骸，斂而葬之。先是武昌失守，賊兵東下，黼謂其子秉方曰：我爲國守臣，分當死守，汝奉汝母避賊，以存吾後。秉方不肯。黼作色曰：汝不尊父命，是不孝也。秉昭亦謂之曰：叔父止汝一息，死欲何求。我已失怙恃，尚有諸兄在，叔父恩罔極，危難之際，我當共之，汝去，叔父無後顧憂，且父命不可違也。秉方不得已，遂泣而別。後朝廷錫命至，黼死已逾月矣。壽五十五。後贈攄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至治初，予來京師，始識黼於前進士王霖家，年方二十餘，白皙而寡髯，英邁俊爽，出語不凡。

予雖甚敬之，後爲助教，黼已爲上舍生，循循雅飭，動必如禮，朋友有失，必直告無隱，與兄槩皆以文名，人謂之二李。在圍城中，每慷慨作詩遣意，後有人南來，得其詩云：彌勒何神總禍胎，羅甦賊子扇妖埃，烟銷郡邑生靈苦，血染淮河鬼物哀。人世百年雖此厄，天戈十萬幾時來。石田亦有連城璧，可惜同歸一炬灰。讀者悲之。昆弟五人，兄槩先死紅巾之難，贈潁州判官。秉昭其子也。藻，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弟[illegible]，應奉翰林修未任。妻傅氏，封隴西郡夫人。男一，秉方，國子積分生，龍慶州學正，今襲父職，授亞中大夫、同知永平屯田總管府事。女一，在室。 論曰：古今言治者，政與教而已，然知本末先後之序者寡矣。三綱五常，人之大倫。人倫既明，固不待立政而自治也。斯言也，不知者又豈不以爲迂乎。我國家以淳厖混厚之德而有天下，其始也，風氣未開，政教未立，世祖皇帝初立國學，首取國人而教之，於是人始知學。仁宗皇帝肇設科舉，乃以經術取士，然率土之廣，三年之中，所得恒不滿百，中間雖有一二能展其用者，亦不過爲衆人之臣，槩是固不能已迂者之論也。迨乎雪霜並擊，草木俱萎，乃有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張桓首挈妻子碎於賊手，繼而台州路總管泰不花亦見殺於賊，淮南參政趙璉、高郵知府李齊俱死泰州之難，而黼之事尤爲壯烈。繼

黼而盡其職者，又可僂數。至是而不迂之論始定。嗟乎，使今之爲國爲民者，皆能舍生取義，如若人者，又何患盜之不弭，政之不治也哉。翰林承旨李好文撰。

國子生李秉昭傳

李秉昭字元晉，潁州人也。祖守中，歸德知府，以工部尚書致仕，有名于時。叔父黼，進士及第，仕至江西行省參政，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死於賊，其傳在國史。秉昭自兒時已不群，長尤介特，嘗讀書潁之歐蘇書院，距家不滿三里，飲食皆於家取給。遇大雨連日，家人偶忘供餽，秉昭顧囊中止餘斗菽，遂煮而食之，讀書不少輟，不歸其家。其立志勤卓如此。補國子生。及黼出守江州，廼從行，公務家政，叱贊居多。家稱爲李氏佳子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潁亳，秉昭之父兄時在潁，久不通音問，心甚憂之，以黼旁侍無人，未忍言歸省。會黼之子秉方來自京師，即日請行，自漢陽渡江，取道襄鄧，徒步賊間，晝伏宵行，瀕於死者累矣。將達汝寧，而賊黨充斥，不可前，復還江州。始聞兄亦死於賊，旦暮號慟，幾至殞絶。明年正月，賊陷武昌，將東下，其勢張甚，居人四出逃潰。黼召秉方、秉昭論之曰：吾守此土，必死，不以生負國家。汝軍當奉母北走以避之，苟全吾鬼不餒，吾復奚恨。秉方泣以不忍離膝下獨生存，促秉昭使去。秉昭曰：叔年老，惟兄一人，儻不幸併命賊手，不亦酷乎。我已失怙恃，幸上有

三兄以纘先業。我雖萬死，所甘心焉。我不忍以叔之厚德而絕其後也。兄去，在所不疑。相讓至累日，卒不去。二月賊抵城下，將帥皆先遁，賊攻東門急。象昭從獄出與賊戰，衆寡不敵，城遂陷。象昭尚手殺賊，憤罵不絕聲。力屈被執，與獄同死。時年二十九。 李國鳳曰：自紅巾竊發，士大夫不幸死於難者多矣。其光明俊偉，獨與張御史桓、彭僉事致叔。雖童兒婦人皆知其爲烈焉。若象昭身不沾一命，與其父先後以義死。何世人未盡知邪。豈以其名微位卑歟。嗟夫。觀其兄弟相讓之言，當顛沛之際，而情懇至忠愛完然。吾三復爲之流涕云。翰林應奉李國鳳譔。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八

十八陽

江 九江府十

祠祀

江州志：易於萃渙，皆稱王假有廟。傳曰：於祀者，人心之所自盡也。可以合天下之散焉。夫人有習歎一世，而不敢欺幽冥，有以形迹爲難信，而反信於無朕者。聖人以爲天理未泯也，故借祠祀以感發之，非謂神有禍福之權可徼得而避揆也。代德下衰，世於死生之變，而惰於憂患之故，謂無妄之福可以祈得，於是植叢房、妓鬼位。黠者柔之以爲姦，愚者惑而莫解。上之人又從而煽之，孰知祠之本旨哉。夫老氏所宗，皆胎戶森列之象，本導人以首愆改行。浮屠氏掌，先戒定，不專福田利益。祠廟本以秩山川之望，興雲雨，澤萬物。祀先哲，勵德之在人，而能禦大災大患，是豈行胃聽而徇所謂哉。江州未能無荊揚機鬼之俗，然郡縣所崇，皆祀典。康廬率老佛之祠，而淫祀少衰焉。開民民心，使不外馳，特在賢師帥與鄉先生之教耳。予故類別之，若宮觀，若寺院，若庵巖，若神廟，若祠堂，總曰祠祀志。

宮觀

康廬靈秀，天真所陟降，羽人所棲歸。自山南屬南康，而觀頗半縣之。其存者多古迹焉。

德化縣在城 天慶觀 在薛家坡。本唐紫極宮，開元二十年建。有太清殿，玄元皇帝像銅鑄，明皇御容侍。唐稱系出老子，故建之。前志載曾毀像鑄錢，重不可升而火作，遂還故處。 本朝祥符三年，詔作聖祖殿，時詔諸州置天慶觀，許改用舊宮觀。故江州以紫極宮爲之。五年改今額。天禧中方士王中正藥金成，鑄寶牌分賜。觀有李太白感秋詩。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蘇東坡黃山谷和。道士身之死亡矣。其徒明洞微以劉本星來，故建衍，崇寧初。山谷纏和且序云。政崇劉太白詩。死有道術業，異程革覺玉芝。見知於東坡。政元豐七年再至，時飾宮觀，華遊甚。俗緣淡薄，不能感觀。及至洞微宮飲，崇成伏廚白虎惟竹華，載析總間塞。星冬怪夏，智慮通物才也。又好文多藝，坡公所以呈至，別留迹歟。三詩廿韓者陽三地。又有秋聲玉芝龜歎三軒，山谷嘗賦，後

立三賢祠　題詠東坡和　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人心。欲歌不可得。滌求發詠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緬懐卓道人自肯宗賢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弈棊。變化不可覆。惟應玉芝老。佇待蟠桃熟。　山谷和　不見兩謫仙。長懐倚脩竹。行逢紫極宮。明珠得豆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砍柱闘霜波。不防史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醪熟。　張令憲和　余年四十九。灌坐竹。悠然望匡盧。身也良可獨。緬思二先生。風流昔所獨。紫極風秋兮。北牕和月宿。茲念還一來。要會若龜卜。行年適相同。妙語難再復。杖屨蒙經從。陳迹猶可覆懐人夜永歎。歸歌清瞻熟。　易祓和　我無遠俗韻。雷劍江風竹。惟有南山雲。對之若可掬。秋堂風露清。豈不念爲獨。行年四十九。亦復此榻宿。二子未有異。出定前卜。泛觀方寸閒。物剝終以復。消息固常然。天地無反覆。婦置勿復言。新篘已清熟。　三軒　山谷詩。秋聲　韶居堂間房帚菴。情興無情並時作。是聲皆是根極來。更莫乎問郭。　曉之　卓仙在時養瓊之深根固華治人命。陸陸來此門何事。但吾最是魯巢鏡。　鄭穀　堂裕宮中三百歲。道人獨識一神屋。開軒納息星月明。時有白雲來塘窩。

易祓和　一枝自足鷦鷯巢。一屋猶勝蝸牛屋。道人身外本無求。況有靈軒可棲宿。　文脉納息三百年。也勝削跡將金屋。問子多智亦多窮。何如還業安巢宿。千歲塘鏻得仙。百年栩把足迷命。也須知鐵自成金。未信屠龍能作鏡。　黃今憲　回頭四十九年非。又向紫城把一危。蘇子北窓明月夜。謫仙紫極秋風時。來遊偶與二賢疇。欲識無辭五字詩。前輩風流淪落盡。何人爲續玉田芝。　開元觀　在赤土坡。本晉索真君宅。後爲招隱觀。至唐改今額。有真君井。有記在第七題。銅鑄明皇御容。開元二十六年故。　諸鄉　太平興國宮。在聖治峯下。本唐九天使者廟。開元十九年建。初明皇以二月望平夜寢元符殿。夢羽衛從空有神朱衣冠帶來牢而下。日。我九天使者。被帝命總九天九地生靈罪福。欲於廬山西北置下宮。後五百年福及生靈。自有基址材植。但須功力爾。詰旦。卿令元殿。以訊群臣無信者。俄神降殿庭。衣青龍章綠雲緯足。有金童玉女靈官五色。九江十二溪神咸從。帝拜神左手約之。帝命吉道子走筆寫圖。通史不見。乃敕内侍張奉國。道士張平公。同江州刺史獨孤集。奉陽令提吕奉詣山西北。果有天成基迹。巨材數千。宵有水漲。一夕隨流擁至。遂用建是。或云此九江王所據作宮殿。洸之盜漸者也。西廊架峻伏櫚之上。澎拜之聲聞于地外而不鷩神光燭夜。工役忘倦。明日告成。有今古之者曰。稽生井峙廟北皆有。訪之平復。前殿額。明皇御篆。塑象。殿皆内降畫本殿壁。繪真人二十有四。道子親筆。精神飾觸。肯相奇古。殿前鼎峙三閣。左景陽右奉陵。中祠三清。後殿祠北辰衆星。右廡藏室。及祀直事神。元降。而里神吉者左祀張靈官。徐鉉記。南唐名通玄府。昇元元年。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初賜觀額。景德二年重修。有用起碑。元豐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并錫御書殿榜。泥金仙衣。詔曰。運妙用於太虛。高位於九霄。遠際於八表。既遊上下。侍御廣寒。是惟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累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諱。吾非所以答神明之意。可進號九天採訪使者應元保運真君。廣幾導休祥。護吾義。以家慶生靈。光是道主閏吉仙治地。得五色吉兆之有鋼銛一文。曰應元保運。及詔下。撤換輿鐵文符祠宮。祭本以鐵符敕使展推歸恭。且記之。　政和中。致王冊。維政和五年。歲次乙未。六月己亥朔。四日壬寅。皇帝臣某謹百拜言曰。大道無形。因寄而强名。至神不測。即事以表功。惟皇上帝。陰鷲下民。爰命貴神。寔茲率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運妙用超人群。出入有無。既遊上下。侍親廣寒。周行而不殆。福善禍淫。應物而不藏。在昔神孝嚴恭寅畏。明德恤祀。今用居歆。百神受職。欽揚

丕緒。肇進徽稱。謂其賜仁利用。肥於有形之始。故曰應元。錫嘉降康。是衍無疆之休。故曰保運。秋書鴈勝。奎壁燦然。霞衣絳幢。金驚炫耀。而與冊來備。屬在從人。肆惟菲德。紹休聖緒。惟大道是興。惟前烈是承。錯乘景鑠。升躋嘉玉。具舉縟禮。繼述先志。伏惟精誠所嚮。所應昭答。予茲妙躬。肅受多福。袍我有邦。億萬斯年。惟時報祀。其永無斁。宣和七年升宮。御書宮額以賜。中使奉嘆。有靈蛇覆舟。水獸逆導儀。具順風之日而達。淳祐加號妙化。每歲春秋必祭。三歲郊禮成則謝。凡兵蕃之事必禱。興國郡每二月八月望各致祭。三年郡畢。序御名青詞來以爲定式。建炎元年冬。賊張遇圍江州。州人望山焚呼。忽觀旌旗騎從滿雲表圍光中。有真君如乘龍馬。萬日青騎。賊史大雪。賊不能露處。欲覆舊寨。賊遁去。守陳彥文具奏。詞云。近以濁惡猖狂。光從暴横。水陸並進。欲竊據於江城。矢石交攻。將盡屠於生靈。望琳宮而請命。瑩舟楫以祈哀。感現旌幢。象成龍馬。祥雲四合。如神騎之護持。大雪連朝。覺冤鋒之潛戢。　唐文若題。乾道改元十月。被旨歸致御香。禱于九天採訪真祠。祈禮事也。是歲鄰歉通和。三邊靖謐。明靈之庇如響。稱祝事其敢不欽。　薛叔題　吳職遂偽將禄揚挽愛門。本路帥乘令解　付之。二月二十四日。迫萬州。客有趙津者善降神。爲作卜去就。忽

大書云，吳曦世受國恩，敢誅僭叛，附蜀左袵。九天使者委其事，上帝震怒，赦滅其族，事不出三月。令僅而誅之。三月初十至忠州建齋，希曦果以二月二十九日誅。介聚客術觀驚嘆。萬云興州二百餘里，神之降光曦死五日矣。哉宫有閣，奉御書，太宗至仁宗凡三十七十四軸。閣下列青龍白虎神。兩廡繪靈官五百。侍詔院手。門扁紫元景曜之門。事見劉忠本傳。宫之明皇殿，及金銅真君像，皆唐迹也。宫左為道院，希微堂，有周茂叔詩。題壁嘆之道院壁，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已如此，來者安在哉。奇語地上客應亂意盡催次，揆墨堂墨寨。青呂仙迹。縣本胡洞徽傳

天籟堂，有東坡畫壁，洪芻跋。東坡先生嘗作樹木怪石於天籟堂壁間，有力者負之而走矣，獨留其影於琢玉坊。李氏因割之，晚侯靖康元年六月癸丑，豫章洪芻書。老圃堂，有山谷記。遊黃庭堅自江西來，會王宰朱奉道士潘居善周履己，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洗餘來孫。餘聽雨，寒碧亭，軒留雲，冷翠等閣，皆名迹焉。記述。唐李沈廟碑。云云。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有一日，降言。廬山使者廟，宜准五岳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供養。遣內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廟祀。云云。道抽畫真，神與福處三業運轉五岳緣靈。其中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恍惚，功惟泰寧。於赫星樞，福融

寺，遂唐釋玄暉，拜王大寶，奉琛集賢，紫雲宰道，致享百神，探圖五岳，乃啓靈岳，肆靈之祉。三象浮精，十華仙使，威臨雲內，神存天地，法象昭徵，真圖炳耀。章圖徵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庇仙儀之靄靄，輝瑞彩之煌煌。焕瑞宮之文綵，樸琪樹之叢光，蹤輝兮翼翼，玉釜兮調音，擷五芝於瑞嶺，搴八桂於靈梁，聽冷風兮天路長，貴雲衣兮白蜺裳，節生歌於煙暨，絳羽靄於瑗渠。其歌兮福穹，隸渺兮神儀，率匡水之泝流，睨煙爐之崎色，閶鶴語於千載，靑鸞棲兮一息。峰河真母，將易達君，海仙姑森羅，測恭至道於三五，本休符兮萬億，紀真石於石山，壯洪規於帝力。　清觀使者微祥記　云云。開元神武皇帝肅圖取肖，出震承天，陽春滋惠澤之滋，玄古與靈常之境。云云。建茲祠宇，厥瑞駢臻。置立已來，靈應有五。一也，山連水阻，運木艱難，不雨不風，水忽漲溢，汀州泛溢，吹梯道山，計木繞埜，水使復舊，江人稱異，老少咸嗟。其二也，廟地形勝，林芳淵清，野竹散林，則連廣距谷，舟楫難通，則究出崖生，往訪者，大路迷津，緣廟者，往求必獲。其三也，謝土之際，風雲久暗，焚香有音，嚴扃之間，雲收風歇，野光大色，畫視山林，騰灼歘明，明朗如畫。其四也，影盡臻淩之麈，三縣水陸皆旌。時有數百人求漢，云我今往廬山謁使者廟，汝載我漢，雷鋼汝直，冒鐵砥宿，咸感紙錢。其五也。使者顯從，劉斛取人，或泥或木

忽有數艘，流汗淋漓。凡此五事，前世罕聞。良以聖德潛通，遂使休祥興焉。云云。　徐鉉張靈官記。　開元中詔立九天使者廟于廬山，其靈威赫，中由斯敎。慮門左右，圖五百靈官之像焉。天祐初，江西建帥南平王鍾公，遣道士沈太虛，設醮於廟。太虛醮罷，恍然若夢見圖像。一人前揖太虛曰，予張懷武也。嘗為軍將，微有陰功及物，帝命為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知者。歸以語道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史許某從坐，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某之裨將，某之長史也。唯甲辰年大飢，所隸章獨捴，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焉。既即路，兩軍相丕相容，叱至武邑，寨深大閧，越日將決戰，業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戌樓去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爾。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戮。凡兩軍所以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與汝等死，兩軍為一，無或難矣。遂自刎於是，士衆皆惻哭，乃相與和親。及懷章無逃亡者，許但懷其爵恩，不知靈官之事。沈君嘗以此語人，並據開新論，并闕載。危從南章獲謁祠宮。道正重慶明出沈君所述傳，求潤色焉。戲古之君子，體至公，緣萬殊，虛心存誠，事至而應，道茍行矣，何必在己，物既濟焉，何必享利。故有歸全以為孝，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非清異之氣不

能衛其義，非靈仙之位不足畢其神，極報動乎上，形靈應乎下，然則天之愛民甚矣，皆爾百代高山仰之。　洪芻奉安玉冊記。　今上御天下之十六年，以孝承孝，以道交神，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式燿四方，廟神不宗，乃眷南顧，惟應元保運真君，陟降庭止，在帝左右，若稽神考，肇造鴻號，而興冊未備，適遘繼承，其在我後之人，乃命有司備禮冊命焉。遣內侍省黃京奉玉冊以至，冊文有皇帝名，且曰謹再拜言，其本如是，守土之臣，興縣令祠官，既是爲迎，惟謹嚴冊，刻以嘉玉，貫以金縢，藉以文錦，外匣下床，彤髹動飾，光彩焜燿，不可名狀，雜禱之流，歡呼鼓舞，動色相趨，既而奉安於剝殿之閣以尊之。後一年，而祠吏臣芻，貫來奉香火，貫龍羽衣，無慮二百輩。道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寅奉明神，肆備闕典，禮重文蕃，而樂石不刊，無以鋪王靈，示來世，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為，臣芻曰，道士言是，謹，縣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也，當館我於廬山，明日又降於庭，命吳道子寫狀，遣內供奉持真圖建祠廟於山之陰，明皇親篆殿額，以揚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稱，其猶因在也，建廟之初，祥異甚彩，事見李沈潘觀張著陳齊俞等記，故世謂使者之說，廬山之祠，皆唐始也。臣芻考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曰，五獄皆

有佐命之山。嵩岱常華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女几。河逢抱犢為佐命分治。四嶽唯衡山嶽峙而無輔。故貴中省方。南主于江。請命上帝。乃建潛霍二山為衡嶽儲君。又拜青城為丈人。廬山為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其形圖雖興於中古。然歷代祖襲。末昔之世。歸而成書。不可廢也。開元中用天台司馬子微言。勅五嶽各立真君祠。其說蓋出於真形圖。而開元詔書青城丈人。廬山使者廟。道士奉香火。視五嶽真君祠。則知使者之神蓋德踰之高真。視融之大輔。云云。至南唐改號通元府。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始以改元賜今名焉。

趙孝滿雲堂記　天下大官觀為國優老待賢之地。二在江西。玉隆太平是也。其營建皆出特旨規制。時有不同。至於山川之勝。嗣動古今。則廬山為盛。高人勝士以不到為恥。而太平居之。然宮庭再造。今復百年。云云。界私案開有不備。惟雲堂獨無其所。以候待四方往來之意。識者深咎其不廣也。紹定戊子云云。是舉闢遺闢齋堂之側以為雲來之侶位置地盡。既經且便。雖倚遊廣覽之士亦擇晉之子以所學不入。時得稅開。益二十年不以登暑祈寒。多在山下。忘其留滯。獨業於斯有年。大風澄靜。四象姜清。千峯萬壑。攏衛宮宇。樓殿隱顯於畫樹雲林之木。地發美光。上扇臨田覽之外。遠內融有遺塵。取宜之矣。回視塵虛。何啻三十萬里也。挾身勝境。靈壤水淨。況乎倚嶄巖之燈火。真靈不遠咫尺。有得於身則長生久視。形神俱妙。登遐太清。推以及物。則害施稱民。祕祝景命方天之修至於為引熊經。方伎吐納。不足道也矣。夫老子之道大。澤物之仁亦大。其用力省而見功倍。後世譏闇淺知之士。見其土苴仁義糠糜。率然多輕議之。是仁民愛物之本。深又經合道之不遠者。獨能之歟。是孔子之言。人特未易諭爾。時天下大溺也。苟能我以清淨。修于天德。盡損文致。一尚質樸。斯民庶幾其有生也。風可以清。樂可以施也。家給人足。大道自已。兵革可以不用也。然非有志念。可論此哉。蓋嘗聞之。天下多事。則萬某間多異人。蓋者遯情雲上。隱冨貴輕王公。如抱上老。蓋公之流乎。此皆遊方之外者。安知公輩不有時來此堂中乎。吾今安得而見之。

題詠

寇準　飛泉貢瀑走虹蜺。迸岫崢嶸植玉主。君有桃花鎮閒落。遊人處認武林溪。

時彥　琳碧嵯峨冊晉宮。九天元在一壺中。龍庭殿憶積生霧。虎護辛鑾夜嘯風。徹闕玉光騰北斗。宵衣金色照元堂。太平基業古千祀。長仰真靈輔昀功。

張漢考　神仙所居真福地。昔遣仙官下人世。開元皇主夢潛通。九天使者何靈異。鋒鏑窮旌射紫霄。風吹仙袂還飄颻。歸官丹拜齋共觀。至今傳聞時未遠。非前不見其生筆。細火俱焚餘聲壁。

當時壯麗為一空。尋劃荊棘頻歎息。誰人再造成奇功。巍巍寶殿尤嵯峨。我來祈福不為己。吾見蒼蒼昇平中。

郭祥正　下馬胥殘節。凌晨極幽賞。騰身登峰半。縱目浮雲上。石岩洞天路。藹藹靈氣王。古木藏春谷。飛泉落天浣。理心彩虹貫。情腳仙飆颺。人宗香何處。杜路陰已忘。高歌樂逍遙。振手遺得喪。長生豈無術。靜理聊自放。吁嗟朔為哉。莊馬卜長往。

李吏　香爐峯下宅天官。三界方知可往還。白石根前分世路。紫雲頭上接天班。滄溟豈隔毫芒內。德知皆歸隔息間。但得心源到真境。便在鸞鶴會璘鸞。

傳誅受　仙家樓閣舊清芬。倦客停驂日欲曛。早得使如陶靖節。拂衣來此看芥雲。

紙本　探訪威神御九霄。當年金殿構仙飆。祥開國祚輝前世。福乾生靈自我朝。聖主集書光日月。清都顯覺上瓊瑤。應元保運昌先歷。德萬斯年王燭調。錄見本傳

王十朋　此柔端不為行春。欲向廬山訪隱淪。聖主加客食祠祿。頑為主管太平人。　九天使者號真王。聖治峰前古道場。五百年間聖君出。太平治勸通明皇。

宋德之　敕勒此祠數時運。錯足應須岩洞開。辛歲在家貧亦好。何人似我老來閑。九天使者逕歸艇。五嶽丈人分半山。已是南回行腳了。歸休猶坐聽潺湲。

鵝長孺　聖治峯前白玉壇。紫元洞裏翠鬟山。殿堂舉出雲煙上。說路分居水石間。翳鳳驂鸞長戲劍。發疾飲容足清閑。何時脫盡塵埃骨。從立仙宮第一班。

王阮　月閣煙光不可攀。追分峰節下人間。起元立道幾千載。擇勝樓神第一山。甘雨隨時豐綠野。真風與世養朱顏。山前老叟非仙骨。悵望東崖蘇象斑。

岳珂　聖治峯前松檜寒。舊遊重此駐驂鞍。着身泉石無心客。主宰雲山正顯官。老去隱居居紫府。新來雖屢屢貴冠。門來曾有劉仙洞。剩辟勞筋試扣看。

吳潛　探訪真人坐玉虛。世間凡善不能拯。秖令赤子干戈裏。此事還應側斷無。

聽雨　陳邕　急雨翻九河。疾風鼓萬籟。呼童閉何賢。遂如來一派。琳宮株真遊。幽遠異人界。松檜森羽旌。見者下馬拜。此泉雲鄉來。下洗滌世隘。鑒空極清冷。激石出澎湃。增洞奏金石。甘香富沆瀣。沉富梅霧餘。僧增勞事役。客從山南歸。歷耳一吁怪。三峽芯雷吼。更布銀河銳。誰能將此路。置我亦堪快。夜闌倘無人。步到嚴度瀨。

吳潛　聽雨軒中嗒隱眠。世間無味得能甜。未陵境轉窄胥囿。取數今朝太不廉。

寒碧　李彭　碧澗寒侵宜幽雲。低度增看來山入坐。怪底雨鳴節。

留雲　郭祥正　留雲閑在青山半。留住白雲雲不斷。雲本無心安可留。自是人心要雲伴。

何致　隱約山光到戶。蕭蕭竹影依窗。畫靜幾聲啼鳥。夜深一枕寒江。

吳潛　一派清泉激石頭。萬竿修竹助清幽。

閑來便覺吾忘我，身與奔雲一樣浮。　冷翠　郭祥正　木陰陰兮水潺潺，冷氣逼人襟袖寒。神清似到紫玉府，月明如見金闕干，姮娥為送桂花酒，此境不應世人有。劉仙辰事生嫌猜，戶開戶閉空擡頭。　吳潛　千峯萬峰看仙宮，古木喬松亂草中，風雨煙雲無限景，從今不信畫圖工。

廣福觀　本漢廬君斥讀館，舊在虎溪。道士貢善翔作記，先生姓避太祖廟諱，名續，字子孝，生楚越間，師柱史老聃，洞希夷之妙。周武王時結茅南障山，實姊清修寡交游。有一少年，水縫被，冠章甫，風貌異常，每訪談神仙事。先生異之，延遇益厚。一日詰之曰：熟於風欲有日矣，願聞姓氏及所居。少年曰：姓劉，名越，居前山之左。先生第不棄鄙陋，幸希垂訪，如見一石高三尺許，扣之當奉迎。未幾，先生至前山，果見石，如其言扣之，石忽開若雙扉。一丫髻迎先生入，見丹霞繚繞，彩鳳翱翔，復有二青衣執降節前導，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名花異木，不可名狀。劉君頂紫玉冠，衣緋綃袍，迎先生升堂而坐。曰：太上命越居此，保護學仙之子，而潛贊其不逮。先生陰功幾滿，他日將居此，斯不晚矣。飲以玉酒三爵，食延齡湯一杯。先生告別去，又顧其所，惟一石而已。周定王問柱史在昔神仙可得知乎，對曰：東嶽有長翁，南嶽有巨靖，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余兄也。而兄星有命焉，嘗解不就，至威烈王徵焉，謂先生已被上帝詔，留日登仙。時使視所居，空觀惟廬。因奏請以南障山為靖廬山，後以先生姓呼為廬山。先生登真之後，帝命司吳楚水旱，被以降應，甲伊凡禱祈，靈驗昭遠。舊既神矣，不忘本名觀者罕之，乃請師伴族令人呼為和爲先生。晚龕禱之，卽爲漢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祠名山至此，問何神主之，對曰秦匡續所遺子也。帝因巡為南極大明公，而立祠虎溪上。晉永初，為門僧慧遠立祠下。惠其勝絕，謂太守桓伊寓書曰：昨夢先生捨祠割寺，伊以為然，遂遷祠山口。而刱東林寺，且塑先生像為土地神。慧遠死，其徒復以像侍遠側。而蔔洪仙儔遺而不傳。延祥張景詩云：慧遠從渠憑偽夢，蔔洪疎母失真仙。正謂此也。天寶初，明皇令使致齋，尊為仙廟，至氏水旱，僖之皆應。南唐保大中，補國周宗再加興建，奏撥劉建莊以充齋糧。本朝祥還如江州，請祠賦二詩，迺遷像出遠寺。　漢謚南極大明公，始有祠，晉以其地建東林寺，祠遷谷口。唐遣使致齋，秩為仙廟，實封淨明真人。南唐保大中重修。本朝治平中，賜額壽聖觀。紹興末改今額，從徒壽尊戩。開禧三年，葺新觀宇，興守潮記。鄉人嚴事，謂廬君司吳楚水旱疾疫之柄焉。

記詩。陳元晉欽記。　先生德洽河上，歸高崎里。化生三之道，陸得一之靈。

升水旱，斛祈禱成若，時祈請，則分野以寧，功上善而無害。民于今而史臻星乎先天合契，與物玄觀，豈徒然哉。厥後歲華綠歷，像宇頹毀，遊欽其究兵靈蹤，與樹良知乎有待。不有緣歷，于何昌新。云云。歲在庚子，昇元之二載也。相國汝南公，功雅從龍，謀明負鼎，鞠中樞而權變萬，攝南服而臨九江。乃廣故壽，重恢厥構。云云。　孫遇詩并序　慧遠記夢遷先生祠，紿遷社保，德梧善先生有力焉。乃有廬僧於十八賢傳後烈先生傳，甚不經。又命求儒親，享血食為土地神，塑像遠側，遠有靈安乎。故為詩曰：　先生虛兹欲，約已三千年。云巖晚厥迹，累實為上仙。玉醴升芝美，峰鶴導雲軿，遠公寄甲子，相去甚太懸。猶遣骨不朽，四海交蜂蝶。獨為高尚士，遷儉教林暮業。我神仙力勸使開金田，僧中愚昧徒，經史都倫然。故被先生像，侍立遠公前，遠公有明識，非理應不然。云云。　張景　慧遠從渠憑偽夢，蔔洪疎母失真仙。若無靈廟名應泯，賴有神仙與姓傳。　大中祥符觀　在蓮花峯。本漢仙人董奉館。唐建太乙宮。天寶初，徙遷石塘橋。南唐從建太乙真人殿。保大十二年。本朝錫今額，宣和二年，詔封昇元真君。祠眼孤嶼聖教。州倚斜巒，欲遂還古辟一之風。宜秦前世清修之士，靈真人，思其合混尊奉致祟。仙澄虛静之中，起奉乾阁之外，名實仙異。巳忝業問之遠，祠有道靈。嫡攝昇陽之祭，有嘉顧，遠開漁劉顏斗賓裹貴之書。唐宗赤欽物之意。可特封昇元真君。修觀宇，敕詞臣王易簡作記。觀有冊光，香軒，像貢靈。跋來為謁。出高倚峙，真像南唐時塑。像齊俞廬山記。氣象肅然，過者敬而不敢慢。　與地紀勝。太乙祥符觀在德化縣南二十五里，卽董奉種杏林之處。董奉上昇之所。唐天寶初為置太乙宮，祥符中改今名。溜中有避患亢為書符記述。晚少通欽碑銘。　云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太乙之祖氣，故一大謂之天。經云：象帝之先。謂元之首也。廬山真人殿者，按仙傳，卽太乙真人隱化之所治。近虎溪福地，按詠真洞天。上應仙曹，下通陰府。真人遂代降世。魏末晉初，孕靈閩川，寓姓董氏。託跡混時，行仁布惠。猶士實於史臘。故居女於宗秦，種杏稱氏，辭皆降雨，以晉永嘉元年三月十五日，感上帝錫命曰：太乙真人，屢居凡世，功滿三千，可仕君虛上監，助掌吳楚人民生死罪福之籍。猶慎羽駕，竟望天門，隱隱而上。卽如皇人適世，恪緣何遠。千載異功。一朝現化，豐乎風遺今古。事改代遷，道隱神祕。民實淳厭。巨唐天寶初，制下重加增修，復廣殿與火。山口半里，額掛罕祠，少通幸然名山，訪搖皇境，然然續志。書嘖真風，應遇辟王，減有餘之俸，助無量之緣。命工保大十一載，遷北見使童源。大建仙宮，首尾四稔，雖是梁棟虹蜺，屋益崇規。風

挂金輝。巖洞響清，日映朱欄。松篩影翠，泉注方池。鎮春翠高之嶠，雲踰叠嶂

工昇崇晴之色，霞分紅杏之原。老軒碧道之頂。云云。銘曰：玄貫本剛，大道

爰昇。太乙將光。萬化伏真，爲而不恃，得而不欺。日用且測，混然常存。無象

有象，非真是真。道既設教，德乃通神。功用無隱，福惠生人。聖患不泯，帝錫

長春。江南雖間，而仙混塵。升生其扃。蓁樞林實，道風碧洞，流香紫宸。咸中

聖德，像化咸新。盆水城南，珠具天地。晃晃真君，巍巍聖德，道合昌時，靈秩

唐國。自晉流屆，玄功靡則。日月輪明，人生萬福。山無吹塵，化有良變。杏壇

仙壇。香飲寶殿。賓謂瀘洞。飛來鉃面。山嶺平康，翠壺香麗。甘露凝松，拜雲

遠翊。天上河味。人間真蹤。化奘玄風。千百萬歲。　王易簡重修觀記：靈

和二年二月，上以廬山大中祥符觀道士胥欽一奏，陳靈真人遺跡。乙昜

加覽。吉下道提昇元真君，又以道士王安靜出己力積田五頃以增廠根

有言，謂其餘歲。云云。七年三月，臣奏事殿中，具陳其迹，詔令臣爲之記。臣

謹按真君，晉初卜居廬山，功成仙去。人因其地爲杏林。唐天寶元年，始建

祠宇。迭經兵火，遺襟于石橋壇。偽唐殉使得欲基相太乙真人，時即今觀

是也。歲月既老，土木雕地。安靜營求踰紀，積累歲月，始於元豐，建立於

崇寧，爲大殿四，挾以兩軒，重門外列，層壇巍巍，脩廊翼翼，塑繪諸仙六十

餘軀。龍洞下瀉，跨以橋虹。松顛溪聲，勝空合響。宮殿隱然，真神仙宅也。真

君以其符濟世，虐妖伐魅，破獄起死，呼吸太和，陽滸紋氣。故人益虔，乃薦

金帛之贐，蚜植杏爲報。道十數年，彌滿山谷，歲取者總以救飢。復推虔積

救以周遠近，計其在世二百餘年，而容貌如三十許人。直人欲而天者乎？

晉永嘉元年昇舉。云云。今丹井猶存，汲以照日，金華粲然。華陽之令，禱於疾

禱雷響如在。是豈知至人業功與石，神凝太虛，而不可以迹求耶？下民懷

之，徙仰其高。山淵之靈，土氣日茂，物無災癘，而年穀熟。肩臣宣和癸卯季

冬，一夕夢到山間溪泉中露盤石，周濯足石上，仰視飛橋層閣，有人來往

其間。翌日有士廬山來，具言安靜經營之難，始悟前夢相與冥契。臣山

中人也。夢境宛然，且感碧虛之陰功，澤一方而活民命，故悉書之。

題詠　杜甫　五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鍾，諸僧

尚未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楡。飛騎去來嗟已矣，欲把

何日許門徒。　張景　武陵空說有桃源，誤殺劉郎不得仙。爭似達花峯

下客，栽成紅杏上青天。　又　一枕松風睡覺醒，獨來孤坐遠空庭。清霜

滿挽光浮月，碧漢涵秋冷泛星。叠嶂森陰凝翠象，重林香霧鬱精靈。仲中

仍更添詩景，歷歷猿聲度遠青。　余崇龜　茁閣太乙宮中杏，便惜玄都

觀泉樓。古往今來共陳迹，空餘松檜暮風號。　周靈仙引　琳宮密鎖斛

元客，躡鯉一奏天本寂。斗柄西回夜已央，金虬冷盡銅龍滴。沖融翠露泛

餘清，賸漢沐煙飲層碧。旋望瑤池鶴未歸，散漫香風入蓁類。須臾西北彩

雲生，玉宮旅昇瑤壇側。瑞光千匝射瑤臺，咪聆渢空生五色。玉童前引麒

麟兒，寶幢散擲天花飛。擣香出沒五雲平，龍車玉輅相追隨。叮噹環珮雜仙

樂，妙響難聽不可圖。縹渺聲音乍有無，恍然神景飛天衢。　王灝　遠想

蒼崖幾萬重，何如親到寶蓮峯。金壺平野雲物合，灌濯陰崖靈已封。梅昇

蹤花明老眼，杏高仙種附芳谷。藥宮詳閑山深處，聲咽霜林閒古理。　僧

祖可　入山三十里，宮觀屹深然。草樹得春晚，山川良信秋。諸峰羅户牖，

凡骨度光浮。羽人動我來，容興奉龍湫。風雷有時作，中宵推一丘。靈仙辨

遺蹤，縹想媚滑則。杳忽萬里外，蜉蝣觀九州。種杏不知數，于今寧有不。人

仙古木存，鶴去夜猿愁。聊將濯塵石，心期懷再遊。　壽聖觀　在盆浦。利欽

景星觀。舊在南門。

德安縣 所部　靈真觀。舊在縣北。本唐採訪道院，偽吳從縣西南順義

四年，道士李元微奏，本朝祥符五年改今額。　瑞鄉　洞賓觀。舊在湯

泉洞。吳葛仙翁玄修煉處，初置三清道院，去烏二十里，玄遠人稀，晉書舊

洪崖。舊説祖玄孚道遠來得仙，道院既爲吳置，則實玄也。又瑞昌唐三清觀

碑。舜大帝之代，葛玄味青於湯泉，則爲玄實矣。晁氏國方輿記載湯泉側

有葛洪山，遂疑爲洪非也。洪亦經此耳。宋桂陽王休範改建湯泉觀。元徽

元年。唐員觀中使洞南，去院三里，初爲僧大居。庚猶日紫，上者謂有王氣，

故奏徙觀豐之。　本朝祥符賜今額，有仙翁葉經符，見本傳。　元陽觀

在龍崗山，仙人王喬所隱。山與瑞昌王喬洞接境，有拜星壇。建炎四年，初

置道院，道士周養正建。嘉泰四年移元陽舊額賁之。有記：龍崗山在德安

縣西北，昔仙人王喬鍊丹石在焉，故在清康法師王澤民始築室，其徒相

繼經營，殿堂廊廡畢備，獨三門未周，今姚僅捐俸成之，迄今七十餘年。請

于今日，縣有故元陽觀額，久廢，願移以名。今名狀然後之。自書六大字，碑

刻而增諸門云云。

瑞昌縣 附郭　昇龍觀　舊在盆水湄，本晉置龍祠，有朱漢，晉曾有龍昇。

本朝嘉祐八年，徙縣南，舊觀落江。晉仙人施岑故宅，院少通玉清觀記有

云：晚移赤烏，有施名住宅之址是也。上隸城南道院，有仙井，曾有神龜

沒。嘉定十四年，復舊額，今載若米開于府中，部得復，有採訪真武等殿，常

有蛇隱見於諸壇，牧始了，與井龜會。　紫陽觀　舊在縣南。舊咸集。唐紫

陽眞人飛昇之地本朝賜額久廢今在縣北通眞橋北亦晉施君別隱也
本通眞橋亭邑人望祀廬山林訪判登之亭傳地乃施君別業後入于民
歎息光注政此之淳熙置藏室嘉定十四年徙額來貫藏若冰綺　記述
趙士驤記　云云觀今邑人李洪訪眞君之所始與閒增飭祠以從朮豈
道院單瀞祈禱答焉如響殿宇門廡經藏鍾閣靡不備具其闕典者惟賜
額耳羽士恐人之議其後也邑之南有蒼峨山昔處常陽眞人飛昇之地本
朝賜額於其以額爲元以山祠堂而以額揭在乃判吉于縣遷
之州州申于部得請即紫陽觀易木豈額新額舊名互存道褫道派合辭
強汝敘記竊嘗上古聖人扶世立教未嘗不本諸天使世模敬而民不淳上
天福善禍淫之理嘗顯示以警頑癡凡清靜精袪歸心至道功行周足白
日舉長天之詩人亦稱說矣名山靈洞在在有之是稱垂勸將來因名紫
虛紫陽之跡可使之於沃決耶今考其名以名觀其觀常住其名常存此
亦天之意歟　林特莫戴記　大江西省名山靈秘多萃獨匡廬閒焉蓋
蓋自九天採訪眞君宮于山北名於天下走集寅奔重足踏數去靈數福
江人尤欣慕之欲嚮之深又未有端昌若者縣北望仙橋舊有亭邑人望
而禱焉然無高棟巨梁夷庭宏宇以蕭威儀觀者陋之紹興辛酉邑大夫

劉伯英嘗訪耆老距亭百步得地眞君舊隱常現靈光異彀屋望以葺
建道院成慶雖僅僅遂披荊鋤穢訖求木石瓦天殿宇取砌星永豐道院
名之未不驚邊不疾而遠絕山光臟延野綠映林間間然林壑益天
鍾秀於是正以宜昭明靈也特經藏久循閣淨然已已良危觀者與其
徒叶謀貼稱訪殿右卜基吉言人男趁之也判有屹其崇有巽其嚴恨追
秘典光相睹戴天宮光從繫錦而刑憧蓋鐘鼓其高有錫椒蓄云云喜春
千戒告命靈封白龍秋神從今洪從登查軸于藏以修崇講儒由之司永
豐寺楊爲式曰道滿七洲時積周流運而未藏治以稱來千古之曰天道
元氣浩無端從而日月星辰之權顯然循行不停也道本無名以道名藏
道即非藏以藏觀道藏無非道學人假以請振蠲者亦然動人心之一
機也詎貳非道所得日月星辰之運而曰非元氣得乎　玉淸廣福觀
在蘇山漢蘇易二仙經行之地蘇津就山以之名耕云北有辰於鄉兵仙
迎杜元辰元辰臺山播地也覺洋玄沾又絳玄溪井於湧泉書於此清泉
德世洞名　吳冕梁修之記云自吳及梁樹續重興唐末再建本名玉淸
埤得久吳田氏戌典見之詩爲於居豈豈淫中云今聖后詔祠仙枝圖封
清要久之于世有書無中氏或天吳乾元口年宗在甲戌時莊宗仍舊唐

天佑四年始吳大往尋王紹祥所爲紹熙仙枝者社宗也國朝淸要者務
吳也本朝隆興間賜額廣福故合稱焉紹興間建藏室　記述　鄧少進觀
碑玉靑觀者洪玉淸聖境而名自吳及梁相續重興漢文帝之課蘇眞
入記自繆當上昇此仙地往元辰曹遊斯地吳太帝之代劉仙翁玄茲句
容文道楝舟於湧泉亦經於此不獨實錄其三仙書左右靈蹟古今不泯
赤松山時嘗閒比石之手王喬積前曹現飛鳧之後鄉郁白鶴有傳翁得
道之名境安赤烏即也君住是之地注運金斛再遠玉章草木長春雲雲
泃旁常精危野白朮盈川云云監臨楊玄德將人王太淸心警半載莫欽
其攢山明泉對地里負硤林荒德了了之響庭除觀記記之現法天上之
主都府凡間之紫府云云紹曰觀本無名古仙像成會朝金闕是法玉淸
貿殺碑樓輝煥遂迎玄功稱營昔壽函生玉清聖化接隱名賢謗狀莫信
擇茲良椽福流曠劫功建幽玄麟標羅鄧神登九天接神之鄉鄰有冲隱
其道不寧叢之無德洞籥蘭蔭林蕭鶯鳳表端經群徧貴聖唐御觀淵府
靈勝務有秀咏盛資業祿壽太淸太虛建功不朽名載碑帙天長地久
劉師文藏記　邑西三十里有觀曰玉淸世傳神仙蘇耽昔嘗經行於
此故名蘇山殿于修山象家幽雅茂林脩竹淸泉白石幽然別一眞境藏

時雨暘蠲祓罪疵道七圖人心之嚮信莫如西偈經是藏殿凡道家之書
言禮遠致將求大備經始於紹興甲寅落成於慶元戊午棟宇翬飛金碧
煥爛張玉集笈總比轄差其用功亦勤矣夫藏所以藏也本學集眞典爲
發教起欲之所自實梵書以弟天法輪爲青度之門世俗逖爲轉藏周匝
興轉輪一過凶功是一轉旋運動之頃即有轉禍爲福之益所謂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歟是已其果然乎大抵老釋以好化誘勸爲主吳稱魏姬
云　元教觀　在蘇山本梁沖陽觀晉道三年郡虞王擒建山有鵲欣名
沖陽唐重建舊名洪間觀改名元中道士蘇慕道再建慕道蘇氏之後其後
以所記蘇氏譜牒剩爲觀記本朝淳化初修有康戭記　夫道在二儀先
故尊人居萬物首故貴天生者動而有於地生者植而有迹惟人體道光
撫天地者矣沖陽觀者梁郡安王綸所建也普通中綸以內舉提舉觀風
新邑地枕九江峯積五老登王喬竭羽之山屐赤松食芝之壇必欲桂舉
可棲長生可劉故乃選崇桑石地赤烏舊壇雲蒸其山綠淨其水絕俗間
塵眞仙之居宅也爰命良工遂興大廈璫椽章之杞梓窮崑崙之琳琅虹
梁續虛焉元建漢標蕭飛鶯若閬苑移人間道侶棲息尋心仰止茲山有
禽朱須雪毛翼次翔禽狀目觀曰沖陽也世或猶欸像原延笑宮室是模

巨材作濮池之。厥玄都雜部叢泰況之壚扃，觀夫上玄侶無依，空山寂兮長榛蕪，白日輪兮消歲月。自垂拱至開元，有道士蘇恭道者，棄金珠，捐緒榮祿，變此泉石，鑿巳業，豪命匠，不日觀宇如初。嗚呼！唐祚巳窮，中原隔裂，氏不聊生，何運崇道，膺鑑盡於壇墠荒涼。我皇宋不隸開光之盛，今益觀宋得其高齋甚遠之角，於後基址告厥成功，託以紓辭，刊示來者，故予不多讓。

通泉觀　舊在白龍泉下，今在玉華洞南，即玉華道院也。唐咸通中建，炎中徙額，宋鍾舟是扶顯，有林時英記。康廬名甲天下，凡吾陽之山多於棋，文所以發奇勝。惟瑞昌之玉華特異焉。唐咸通間，有緇流無寄，見清流沸駁如雷，新舞紅光，晶熒如火，新嘽用護石，璧一，及五銖錢乙百，皆漢物也。九江守李嵩以其勝以獻于朝，玉華觀靈賓防于此。厥久弗修，蔚其華殳。建炎中，黄冠程世超始刊劃翦，以廣其制。其徒郭師妙有志王廣，會丞相京公鏜罷是邑，出採覽臨，而整捎方令卜基于中峯之麓，鳩工飭材，更高增卑，建九天孫訪之殿，而全闕陰陽之間，橋而翼而建焉。又以兩廂璀璨其堂，會其軒，有靜然憫庵，顧吾真也，有寂隱云霄，卑崩備也。曰清塢蒼瓊者，賓菴其清，曰玄圃樓，鶴群仙其遊，若此類者十餘所。功緒既載，金碧粲爛，山並水但涤為精舍，丈石王凝嘉之曰漸玉峯十里有道泉舊額，夏移此以雜無寫。且洞水激時，雖旱不竭，通泉正為洞設也。洞有石門，行數十武始及，則窅然而深，呀然而豁，綿岡包洞，迤無限涯。歎者登石，陰者崇臺，端者積楯，圓者卧鼓，踞者飛橋，或丸蟠，或鳳翩，或雲鶴翔舞，或壁斷華並，或芻縷幡幢，重有棨炬而入者，見石鍾石鼎，錯布互列，玉田約畦，沙積夫是間，遇旱禱雨輒應。蓋宮真仙而宅神龍，非人境也。云云。望鶴之仙跡，煉丹之靈井，宛然如舊。云云。許志衍高潔，嘗謂洞通仙府，以石采由是不經火食者二十年。嘗遇鷹攻疾，寶應擊奪，方役之，真人嘗樂將仙影昔貫閣六十寒暑而復返事。王洞徽觀師傳，用記碑具，蓋新意豐而借積記於余。余既然思之，昔米丞相得未遇，夢至玉華宮，二青衣童篇之入門，真人安在，對曰：真人米姓，出應世矣。覺而自負，後果位躋衛。道即其第紬玉華道院，然則京公之春春於此，將非亦真人之復身乎？云云。冠霞其之吏業，祇玉眼之座，輝排煙獮客往來，然娛於蒼崖翠壁間，豈無出而濟時如二相之用心者，余何足以見之。　又道流作洞記。　古之洞天三噴而十之外，此又三十六焉。玉華洞未有所稽也。王子吉拾遺記云：廣州豹林之玉華，則李真多主之；瓊州儋川之玉華，則王太極主之。又張平叔仙遊記，南劍州將樂玉華洞，陳白光主之；江州瑞昌玉華洞，黄靈華主之。

實今洞天也。洞之石，有建花華蓋，鉄礴枇擒，鐘鼓鼎爐，幡幢人物之象，皆神剜鬼劃。有石門入，則碧泉流玉，草擠對弈，石碑圖文而方今畫樂而是妖。深不知其幾何，合有潭滭龍，有池潛魚。人或見其沙蹟猴龜，玉田累鶴者，貴紫華真人，於洞播側侍鶴只之今仙跡存焉。云云。洞宮之前，東有鳳馬崩，西有貴龍山，北有望仙跨，南有白龍泉，信非凡歷之地，斯為仙境之都。襟帶康廬，咽喉潛皖，其與南劍瓊嶼之所謂玉華者有所矣。或者曰：天星上映，地水下流，五岳只一山，四海只一水，然則四玉華或一洞，洞之戶有東西南北數，仙經有東華西華南華北華，書如是，則儋川位其南，豹林位其西，將樂位其東，瑞昌位其北，皆同一玉華也。玉華散景，人亦如之。洞吾所洞，則玉華其在人之身也夫。

飛騎觀　在王喬山。本王仙觀。宣和七年額，建炎改今額。邑人周之新保聚鄉舟建，無復存，有處蘇斯尉咖道家去，獎因以錫觀額。

崇真觀　在王喬山。太平興國七年置。

湖口縣　諸鄉　沖真觀　在小黃山南，本晉陶靖節書堂，梁之經靈觀也。大同中，刺史王茂建。本朝祥符中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有曾孝基記。靖節書堂者，晉靖節先生書堂也。先生見其山水幽奇，林巒蕭爽，云云。遂施為道宫。梁大同中，刺史王茂始稚輪而立之，數百年風氣雖存，大或因境勝，或待人而興，或夫人而廢，物不終否泰之在人。景德中，真皇有宥，道教勃興，道士熊用明方謀營葺，祥符中補撰思欲遂師志，更恢堂殿吳之，兩廡華以丹雘，玉日宣壇之思，廣其居，於是市稼聿之儲，撰方中之伐，般斷解塊，爲其基而純者正堂，積堂君三門兩廂，君建閣道堂殿，殿石增石埋石播，費緡之十餘萬。經始於慶曆八年秋，底績於至和二年冬。將宇深沉，墨壇虛嚴，彩繪畫栱，金碧相鮮，誠可為一方植福之地。日宣屬文以誌始末。　後建歲有洪使記。

招隱觀　舊在郡城，即開元舊觀。乾道七年徙額于中興道院，在上城山。

玉壺觀　在走馬嶺。嘉泰三年，徙額於彭澤以貴之。道士李若虛請茅徙嶼但石古觀，鄉民以求徙額，有石刻邵梧撰。湖口道士劉柏狀云云。縣符爲陽志，彭澤有玉壺洞觀，係狄堠石存於彼。而邾寓於此，至今未嘗移從，況湖口為縣，實自彭澤分割，如玉鄉雖湖口，實嘗隸屬舊治。若將彭澤玉壺洞觀積填湖口古觀，為類理亦順便。

彭澤縣　諸鄉　修真觀　在修山，即龍山。本梁修山觀真人尉文光妹所。文光，梁大同元年入山，有傳。唐天授中，狄仁傑祀田，捐俸五十萬，置田十二頃，今自為莊。有松壇石室丹竈之跡，又有唐高宗像，仁傑所奉也。張宋開狄梁公碑云：又老將公初至邑，訪武后輝章墟為周，李大社稷其不

可浸摩崖詩刻。豈不甚乎。乃塑高宗像于祠。其制望具措而拜焉。今夫其迹矣。唐末有得藥鼎藥合者，遂建文光祠。已宋衰，發地獲藥者所感悟，因定此以陶狄二賢祀。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有徐鉉記，王文公、張于湖詩。記詠。鉉觀記不全。 梁大同間，陶句曲道士尉文光，靈象風成，坐功將滿，遜擇勝地，以依妙門。韋來此山，蓋廣至數制，度無缺，採題再光，遂六年，君白日登昇。畢已成都，人民來改，疑似再還，覓求制珠，鶴兒如故，遂爲之地。甘棠永存。故至今稱尉爲地焉。山中丹竈松壇石室，儼然奇跡云云。唐有宋襄來爲邑宰，探地得藥鼎合，因建尉其人堂于東序，設像以奉實祠。狄滿還鄉，遂入麻姑山爲道士云。 宋襄三賢贊 大道混成，作之乃異，必有勝景，以居異人。兩先之域，去職所養，遊哉修山。陶令高名，廟師仙鄉。狄公元臣，矯矯三賢，千祀齊聲。 王文公詩 地惟異境舊提封，古縣依然寂寞中。昨去只聞陶靖節，論來曾是狄梁公。千年樹石寒煙白，一片江山夕照紅。盡日登臨誰問我，斷雲飛鳥自西東。 張于湖 五月聞修道，今日一百里。某投彭澤縣，恨此邑中士。古觀官路傍，情稱客少休。高林度清風，以爲客子謀。折腰向道士，乞我五斗米。聊當飯吾僕，明日還早起。 玉壺洞觀。舊在玉壺洞，今額徙湖口。 論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域內山川，故五帝太乙日月靈星等祠，非郡邑通祀。聖朝勤恤民隱，惟有吁天而禱。帝者故曰宮曰觀。官民通得祈禱，而皆限以敕額焉。

寺院

廬山塔廟，防於晉，增於唐，而尤盛於南唐。泉石之寄，地象之聚者，靡不援而有之。其來非一日矣。

德化縣 在城 能仁禪寺。 元在州南，本南唐承天寺。有故佛殿，乾德元年，偽唐將帥何氏建，當斯下江城。一城皆燼，獨殿以軍帥所建，得一城。本朝皇祐五年修，熙寧中改三門。元祐中塑佛像，政和七年改今額。有郭祥正記及黃紹興中建塔。有洪邁記。 記述：寺中之修佛殿記云： 本陽郡有寺曰承天，當李氏守江南，軍帥何氏捐財以成。後王師據城，民廬致燬，而寺之像宇獨完。噫，是所繫人之難，而不同衆人之憂，宜釋子後游於四民之間，竭良材以崇塔廟，奇飾一椽，群工畢養，承天之殿，當始據之時，甚極華麗。歲月積久，風雨剝其楹梁，僧守清顧不暫於今，創擇地可傳。逐集衆材而新之。以皇祐辛卯歲畢工，明年八月吉成。像貌嚴肅，金碧煥然。四觀峻增。威固以石，以廬阜之覺封相傳，而殿宇無能比，其壯者。今禪律所聚，必曰其修爲己事。其間或以了悟之旨史其徒，或以經營之工力其教。

是皆佛學之所歸信者。若守釋之爲，可謂力其教矣。云云 郭祥正佛像贊。 予嘗爲承天禪院三門記。十四年，僧正吉請書。復以重塑佛像之績求文於予。予爲次序其事云。承天之殿，始建於江南李氏有國之日，雖兵火不焚，爲之焚藏。迄今百三十餘年，完輝暴地。惟像塑畢，經幣稀。吉有志新之。募郡大姓張廷緒，出錢緡塑二十有九驅。方擇舊塑，得姓名於腹，乃郡人張知顯所施。衆曰：豈是福之祖裔耶。贊曰：一切建立，具諸相好，端嚴我佛，三十二好，既圓滿，恆河沙數，悉周遍，菩薩羅漢，並旅衛，顯佛威光，咸自光寶，蓮花座，竟法界。師子象王，各本職，不可思議。大信者，知顯建福，同名修，布施無盡，報無盡，成劫今生，成妙果。惟彼上人，號正吉，往在佛會承佛記，我今恭敬隨贊歎，如是決定當作佛。 洪邁塔記 佛書言，昔鐵輪王，當佛滅度後，役鬼神，用一晝夜間，造八萬四千塔。世所稱明州阿育山者，其一也。一切有爲之法，莫大於此。萬靈歸仙，空飛遊行，隱隱下視，必肅然曾避，作禮云云。廬今通郡大邑，名山勝地，鋪落號爲之，暴然華嚴。覺唄微妙，本陽郡能仁寺，故有木塔，其傳八百年。勞且就仆，淨眾戊申歲，一野僧從天台來，布袍菲屨，依依如狂，笑歌諧謔，涉歷屠肆兒，倘且至，柏手遮佛，莫知其食息所寓。能仁之衆，以爲異人，潛相尋，曰：橐步尋塔書與。其在新人數，遲之以歸。乃定計撤塔，掊地得石函，中藏水精窣堵波，轉如來舍利五，上鐫十大字，云某年造塔，僧法隆記。此上人者，實名道隆，自是其證爲後身不疑。隆慧智深像，貌爲已任。遂延起者，有摩袂侯，吟材金貨，緣來充斥，不假募勾，雖門如雲，晉若陰雲具物。將塑勸僧。木五年而僝功。隆飛錫鄱陽，一見予，即乞文以記。隆右身無可味，觀若萬禀不爲欺度。度日爲風和尚，風之爲言狂也。予曰：此其人不狂。吁，我斗而謂之中正亦難。然不肯頓吾有問焉。阿育王以一晝夜頃，幻八萬四千區，今將積五年，僅就其一，神通彰施，一何不相逮也。云云 抑聞上善勝緣，像塞釋脫，貴佐也。異僧插葫金陵之長千，夜取寺刹掊之，入雲藏山於澤。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走，設問隆何以善後。 景德禪寺。律改舊在舊城坡。唐置元和三年。本朝景德中賜額。設壇以授僧戒。有曾南豐記，建炎後，與報恩易地，今在天寧坡。紹興末重修。趙不拙記。 記述：南豐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戊於十年某月，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兵。主而成之，出於寺僧智運。壇成，是歲聞天節度僧若干人。於景德寺，壇求敷敘。智運慨然以經任不合其盡夜之勤，凡二十年爲佛殿、三門、兩廡，鐘樓具成壇。爲屋若干區，費錢二十餘萬。智運食淡衣麄，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

况。南唐增五杉閣。元宗為僧應之作有五杉集。本朝興國二年改額。增羅漢等嚴等閣。紫煙滴翠等亭。元豐三年詔改為禪寺。寺之舊物有晉安帝輦。相傳晉安帝所留。貫休詩。梧元舊輦殘雲濕。後人改為玄輿。且安帝雖見逼逐。亦豈有輦。遠公聚裟。竺道生塵尾扇。佛馱耶舍。二尊者筆跡。謝靈運貝多葉經。章丹地經。然是題貞元十三年寫。又據戴記元和四年。江西觀察使韋丹以大人蕭氏服玥之資。益以己俸。即洪州抄勝致之。仍建重殿。會昌寺毀。經亡逸矣。僧正言備之。大中中。刺子宙康發。再作重宇。樂天文集。太和九年。以文集六十卷藏之。會昌中。僧送後集十卷。及其寫真。廣明中。俱為高駢取去。吳太和六年。揚淑抄勝補闕。後亡失。景德四年。詔史館書石賜之。景祐二年重寫。明道中又為部使者許中所借。今本皆寺僧抄補。周張僧繇畫。洪甜基作摩像。有唐明皇銅像。李通玄。晁太守樂天及丹父子寫真。晉卿賈丹云。烱烱韋公。儀形山立嶽峙乎哉。欲瞻莫挹。觸觀下客。綠雲水集。始帥鍾陵。家饒戶給。象魏之後。干戈遂戢。晝須鑾駕。撫寬銅柱。交趾失守。天威震懾。嶺隅之東。俾之節度。士飽而歌。民安如故。上嘉元勳。爰用作相。詔百綱紀。三四陳謀。吳允其禱。鐵券將將。鳳池之畔。壽臺之上。抑見微逐。無勞書象。貫宙云。天東仁傑。萃為國禎。岳則降神。公膺炳靈。往在元和鎮鈴洪井作民父母。為國藩屏。典刑除害。民若已並。惟昔高門。實經餘慶。迪適四紀。鄉傳歌詠。長養成就。如切理項。奕奕武陵。遺象爾監。其度金玉。其姿風霜。水木秋光。想此一方。有靈運張野碑。有柳公權字。詩在碑刻額。聚休碑。東林寺額。徐鉉篆。太平興國之寺。有劉孝綽。孟浩然。李白崔融蛟起聚休皇甫冉杜荀鶴及樂天之詩。世稱寺古者無先焉。

題詠。寺詩。許孝綽　月殿耀珠幡。風輪和寶鐸。朝猿響甍棟。夜鳥驚檀落。夫全篇　浩然詩。見香爐峯作。　白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勞過虎溪。石溪流已亂。苔徑人漸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昔為廬峯意。況與遠公違。道性深寂寞。世情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復望清暉。　戒序青蓮宇。獨往沃州關。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　融　非虞序山下。春驚曉弄鈴。今來盆水曲。秋為曉行飛。國有文皇石。人懸補傳歸。杷行過梵塔。層層過吳叢。杳靄截時欠。蓮花列虞。微雨溪雨蹤。東吧日禪禪。洛酒天童梓。香爐法象國。煙雲隨道路。雪嶠遠蹊聯。遠上靈儀薦。生公談柄揮一盞。觀佛影。曾欲罷朝衣。　起　東林生平涼。高視遠公房。大士看心後。中宵清漏長。鶯啼出檀柳。似日陰回廊。何幸沉痾久。含毫問藥

王。　休　踈臺綱士師書府。風閑禪宗出帝京。歸到雙林棲忘處。行過五老訪淵明。白衣居士輕班爵。紺納高僧薄世情。引得病夫無外想。一身歸事生先生。　丹　閒看秋水心無事。卧對寒松手自栽。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無知杜日歸巢去。荀為重陽月兩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岐終日自徘徊。　荀鶴詩。見本傳。　樂天　經窟灯焰殘。僧爐火氣深。索寞廬山夜。風雪宿東林。　人憶儲主簿　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松房是我坐禪時。忽看月滿還相憶。始嘆春來自不知。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雁門師。　鄭常　送僧　僧家無住著。早晚出東林。行道非真相。頭陀是苦心。持齋山果熟。倚錫野雲深。溪寺和待。香花與梵音。　張叡夫　駐錫息東林。清泉洗病心。猿峯宵漠近。煙樹萬巢陰。淺淺龍蛇隱。高高霧彼猿聲。雲壁斷。鶯幾竹房深。欲問香師法。乘年力不任。　賈島　羊頭不住起孤煙。泥上相留有白蓮。塵網分明知來晚。要須騎馬判雲泉。　徐知證　古殿巍峨琳宮不曾朝。靈塵頭行戰林間野鳥驚朝光。嶺上風絲悲曉鐘。蝶戀千君花灼灼。鹿眠深谷草嘗會遊僧駐錫心皆佛。老樹擊煙雲似龍。竹陰禪扃青霧合。厥萎幽邃歸苔封。老來欲厭塵家境。問訪空閑不厭事。　本朝張商英　落落東風著物華。漫江切吾屺塵沙。殺空杉徑四百里。在處禪亭三五家。山葉千青茶未遍。水洼漫白怡初芽。想忽說似津圖侶。南北隨鄉不是賒。　郭祥正寶陀巖下種松堂。居客欣遑夜木湯。恍若東林皆千處。十年添得兩眉霜。

江藻約叙坂遊　幾幾塵勞懶氣梧。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武陵今勢節。白蓮結社使諸好。津害夫子能軟約。共採新聞貴為書。　李彭　贈僧　觀畫青嵐氣。抵餘雲壑笑。囊中人遍馬。草下息休詩。木末馬逕語。花邊蝶浪霏。平章猶公等。手病不能奇。　岳珂　閣壓煙岩古。碑書淵樸澤。湖秋八月。山雨夜三更。宵作隨流想。雞忘欲石情。杜堠徒徹熱。聊復以詩鳴。　吳淵　勸耕　細霧輕煙弄曉晴。聊驅小隊出城闉。頓將泉石膏肓疾。為識廬山面目真。古殿松篁飛蠻夏。齋廚百歲有餘春。道旁疾處閒流水。一郁至篁更可人。　徐齋　日日薄書塵不覺光陰欲眾侵。忽見前山有花發。始知今歲已春深。遣風雨有寒吹面。疑雪全無早業心。憂國憂民平日事。祈來嚴得白盈簪。　謝經重白蓮池已信　野叟高臺下。前朝記不誣。金文翻古傳。漢字學明書。綠槃風颺。細叢火煙餘。破雲開白日。芽水熙芙渠。斜斗顛更改。卷圖幾迴虛。真門來返頓。兩歇慕相如。　洪芻　謝經靈運祖不去。愛酒淵明提不來。無侵拈

遠人作社。空餘寫影佛成畫。　楊時　寂寞遠揖七百秋。漢雲庭月夜悲
悲。我來欲問林間想。馬疊青松自唱酬。　李覯遠傳　行非為客住非家。
此去廬山亦不遠。要見兩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　記述中諸碑。李
邑中碑。云云其詞曰。靈山北發。真僧威通。剎來有力。何神致功。法儀外演。
禪心內融。性除偏執。門闢大空。瞻禮雲集。層居峯聳。超擴圖勝。摩平現倚。
信且禮施。獲供興作。大起重層。廣庭闊闢。嚴幢踊出。寶塔飛來。尊客月滿。
法宇天開。化城攸慕。道樹移栽。松清梵樂。石獻花臺。金谷海瀚。法影山萬。
森龍雲清。漂子心變。萬里西傳。一時來現。筆成異聞。羽厚鷺鵝。道貫法主。樹
偃文客。光頂累彰。德名增輝。助起江山。符溪金石。一言可立。千載細徵。了
性了義。見古先令。上持始律。定慧通心。觀物清塵。懷緣道深。政為淨業。來
記禪林。　黃震寺記　佛徒安於律居十八九。父子代承。須剎乃令。是舉
相剎。喜舍自備。飲食之未。崇尚之情。與泳俗生聚無以異也。於此猶思易
律以禪。李使一師。居使一堂。食使一味。與居同時。取指同事。一號轍來。無
寮粒焉。無實虛偽莫能投間而入。其勢必至於為善非細德也。東林以律
居七百餘載。淨社之風遺澤。不足以火權微塵。洗滌積代。讓剎名破法
律久矣。元豐二年。轉運司以十方住持請於朝。下有司徠大士居焉。得廣
思于實峯。遠近從偽。後先將迎。不謀而事集。不書而志立。昔者為屋五十
師忠發。而公之法堂之高廣。僧堂之宏深。經堂之崖嶽。廊之修。門之偉。云
云。詩山學人。聞道所在。飛錫而來。遇不知處。越嶺穿長林之為勞也。廣慧
書來求致於文。云云。律以行道。禪以慧入。行無慧不立。慧無行不生。聖極
剎一。豈復有禪律之校哉。云云　陳舜俞重興寺記　淳熙十六年春。東林
寺職子大。云云。是年予通守九江。欲遊溪之上。尋十八賢之遺蹤。僧告曰。
寺暖爐之木矣。又欲訪晉唐以來碑刻。回寺光廢之餘矣。未威悲嘆有數。
然余通呈不能。不數夫所以來之恨也。後五等余奉使浙北道。興是書曰
東林復矣。盍記之。余喜其復。而猶向之恨也。書考建寺之本末。蓋自遠法師。
今遠公始為淨社。遞後而寺以律居。其後或廢或復。本朝元豐二年。易
為禪剎。總始居焉。乃取昔之為屋者廢而公之為屋千楹。獨有未周思度
嗣事。輪藏三門。始成佛殿。又建羅漢閣。東林之寺。於斯大備。其成者是之
難也。淳熙之變。一夕而盡。其隳若此之易也。興乃經營。不五年而盡復。又
何其事半而功倍。余聞舊有神運殿者。以遠初抵山。雷雨驟至。縱溪成陸。
大木驟集。用以建寺。殿之作新。各有戶形。大風做之。棟梁見用。試問興曰
寺之建也。以神運。今之復也。以人力。得無復見肯數。興謂惟如獨力以起

門戶而已。余謂之曰。非子所為也。凡天下五常之理。亘古今不易之妙。雖
大聖賢修習精到。貫通無間至於食暴衣帛常理。未始不與人同者為難
未少異出世而後為道也。云云遠之物建。總之更新。興之修復。三者皆
人力。而功不難易剖。存乎時。未已壞之而已成之。總已主之。而已任之。興之
心也哉。故其志也。遠云云經藏李摩碑銘。云云　釋迦十二部經。皆立言垂教之
本。西土以明文記之。謂之梵書。轉乎文字之類也。著以貝葉。謂之梵夾。故
青為聞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為漢言。
至晉沙門法護遊遍西國。建言語之不通者。凡三十六書之體。而還翻書之
詁訓音義。然後大備。雖為道淵廣而難能亦甚。蓋如事出六合之外。教出
五常之後。特人無能知者。小剎誤於文句。大剎失於宗旨。自漢永平至唐
開元。翻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上之筆思。有表先
之斜繪。有才人之撰集。總五千四十八卷。歷代精會能者藏之。方之顯重
祕閣。此所以浩汗於九流也。廬山山居之神秀。而東西林為海內名剎。有
惠遠道生之遺風。四百年餘年。鐘磬之音不絕。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備。元
和四年。僧靈徹言於廉門。韋公公應之如響。往年公夫人蕭氏歿。有珮環
之賞。於荆州買田。收其入以奉權施。至是取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
點洪州諸寺。釐理其事。雁五師軸。潰巢唐墨。僧珠而史職。著施而寘龕。先
是度地之宜。煞乾燥剝。懸或判刷。結構淳江。而至於為殿堂。用貯斯藏。以
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之求。公之素志云爾。云云。五年韋公覺。七年陵
崔公刑派舊蹟。由是東林以遺功請篆刻之無其成公志。故府從事李肇
為之文。四。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莫莫。
侵彼東之。去作剎兮。阿甚之文。演揚宗極。王公大人。為之飾兮。韋公之曉。
崔公之德。及茲寶藏。有翦方兮。崇崇二公。合發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
嘯峯之北。露堂之側。系之如陀。金石刻兮。唐蔡京碑陰記。　云云。元和
初。武陽公來剃江西。和惠多暇。歎二林精舍之美。佛書闕如。以月俸聚剃
經始大藏。廬岳師贊上聞貝軸。皆懷德於公也。稱蕭皇帝。恩僧繫溢福為
其居。以嚴其人。因是林藏鉄經遺。先帝即位。許勝地復寺。東林振焉。僧行
言立心至勤。究集經教。是乃屢歲。克就無期。大中十二年。洪廣潭宣。四鎮
兵擾。先帝以于登韋公。奕累多智。詔馳鎮舊地。允德在人。詠歎不忘。江湖
老叟。有保息誰下者聞公至。皆願肄戟出迎。欲公未至。而人已安。肄旦而
戢逆者。皆如先帝之算。云云。泫訪舊事。德績盡在。獨經藏缺焉。因曷行言
請俸使獲。不一歲而藏成。經備如初。播先志也。　崔黯復寺碑銘　佛之

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惡知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然用其法，不用其心，則失其道處於物，為用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害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挹其善害理而汰之。其道善業，今天子取其有益生人，損役其教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刺奉詔，余特為刺史云云，毒而役之，民物之困不可猶職得昌傳正言，聞能役東林子曰能，即斷其髮而就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人，心生力竟，肯般相用，所至響應。下及江之木、鳩、食、坊工，闔土治職丘成於心，觀校於手。若啟扉門闢，厨庫食息之所，罔不備具。役工六十五萬。言訪余曰：自遠君千歲而傳法之地，殘損，君復之。君宜書之。余則曰：樸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予。要雖余嘗觀晉史慧遠之事，及其書集稱若注其言若辭，足以知當時取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植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蓋天，秘香藹靈鳥聞獸，毒蟒蛇之宅。悅存錫節，白鶴使人不能幽擇云云。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扶，而為天下具美。今言能悲佛之法，推遠之心，修養之節，備修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竇怒覺，辟波擬起，則我不知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識。息以性生，性以悟嚴。戒滅息，登鑑閒妄執，根深則

矣。業茂則死，則可用理人。不獨養己，戒戒盧峯，觸駕慧子，梁以雲山，津以江水。不壽不竭，吾願不已。上役其道，吾以塞詔，惟師有言。勤以光宵，四五年養休功，再絡山川不改。萬物復新，誠汝其使。誕將又齋。　黃庭堅藏經記　元豐三年，大相國寺二禪院成，賜名東曰慧林，西曰智海，禮部言智海運於四方。得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衆致上道。總故辭老病山野，不能奉詔。詔勿奪其志，云云。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為西丹風又將棄東林而追家於羽山，几可以安總者，盡心力焉之。於是能著歎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料者勸施。數年之間，為屋千楹。最後為轉輪道花經藏，未及成。道其徒永邦來乞予記。子見邦之為藏經，調覆罍工，是正叙藏。積書如山，盡歷邦手。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屬，無疑也。夫用力則外更而不來，用智則物積而不虞。不用智力，則物歸之也。其故何哉？邦之言曰遂死識。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陘，雲風薄木。能鳴于所，大雲雲空。若有名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若手妹手物故，華手。予處之曰：總公之不忘詔而西也，以君有願，未必其有妙處而來者。云云。蓋其知之者鮮子龜之歟。成予為君記。元祐六年，總既沒而經積籍在寓舍，及其門人思慶之寶。財邦與主事者不合，因謝去之。慶來告曰：藏又藏殿將成，惟是經

師有勸焉，而先師之子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記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幾充峰寿為廣夏，何其易也。比其未殆，欲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經營之者不能寧曹，蜲行百里半九十者乎。抑稍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慶之世者，雖總亦不得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歲，而猶還畢門之下。雖有大權，越不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幻泡，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國，法在此而不在彼耶。　神運殿張商英記　云云。由遠七百有餘歲，諱以父子甲乙繼，歎舉數纔至我朝總禪師應緣而出，於是爆陋而敞之，斥狹而廣之，挽曲而直之，破葬而明之。云云。不適月啟，戒列塑佛像，會新業，不以貨金飾物。歎國王聞之，先上曰：乙從中賜，兩宮從之。詔特賜金幣一萬。師曰：藉此因緣，則啟與佛既成矣。彼此國緣，則公其為我記之。余聞昔者釋那勝羅，供養稱禮，座而不設佛像。百丈、溈山建法堂而不建佛殿。今東林殊罕網行祖令，乃盧阜乎世聞之冊。枝木以為骨，土泥以為膚，紺螺以為髻，鍍金以為永，鉄以五綵，佛以珠瓔，承以寶臺，嚴以部從。然則佛果有乎？果無乎？曰：觀有而有之者，是有之有，而非無之有也；觀無而無之者，是無之無，而非有之無也。云云。若子之總，則觀啟不以土木，觀佛不以相，觀總不以遠，而相與冥於冥行之

先，會於忍議之衰，則精粗一致，而今古同歸矣。　法堂張商英記　元祐二年七月，東林寺法堂成。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北奉東林徒衆七百稽首白居士：吉哉此法堂，蓋當走四方求士大夫紀錄，昭示來世，無有一人能承當者。今居士適至，是廬山中天龍守護以待也。居士曰：汝師說法，與過去諸佛異，吾無得而記焉。云云。禪衆嘗試擬乎其涯，彼妙湛靈明廣虛靜積，未始有身，而未始有覺也。未始有覺，而未始有漏也。未始有象，而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清，而未始有淨也。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變，循環乎去來。諸佛悲之，為之權權譬喻方便，為之三乘五教，河沙句偈。不足以釋其情，而奪其識。於其究也，以法眼觀攢去文字，教外別傳，唱累欲九究轉，傳被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登，譬也至機，獨成第二。然則是斯堂也，登斯座也，法覺可說乎？覺不可說乎？覺自方寸之樓，曾談以眷叙之四方，分為五派，師異訓，人殊譬，管嘯風揚，及於馳突之場。汲源流息，於晉唐之升。禪師於是香退定意，駕無礙意，主賓問答，攝奪叙與，辰教手藏者解。執者破，惑者滌，病者瘳。然則有其事，則必有其理；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莊嚴妙善，而不可不建者，堂也；方便謗譚，而不可不說者，法也；堂以示後，而不可不為者，記也。　方丈僧元楚觀音方丈記　觀音之於諸先

覺。錫孔門之亞聖。其悲智應用。神識圮[illegible]雲如攬諸字郢用屬是。因兄衆
厚為堂王弟子。將開斯路。逆地二十萬。建方丈。作普門功德天飾梵儀如
母如[illegible]危冠百寶。風姿動搖。依憑菲薄。捏塑其堅貞。意[illegible]寺也。自晉至唐五
百餘載。至今有像。因而造之者歎也。其風未循。由而復之者待也。太守倩
陵公。捧揖禪之龍象三十人。經營建立之。逆將壇峯增色。國湖再張。卑
蓋貴遊。迭迎相賀。飽虎溪之微波。清廬尼之風韻。嫌客吟詠而去。若是則
安知來者無景乘乎。往者無屬門手。力行師所遠謝泉石。　乾明寺。舊在
香谷。本晉闔範所置。僧慧永西林寺也。太和二年。有通隱禪。月竇之。號通
隱香谷亭。永禪居香氣有異。梁天監三年。隋大業二年。并加增葺。唐置水
閣院。正元二年。有水堂。有僧靈澈塵之。齊己詩。南唐重修經藏。保大八年。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改賜今額。水閣錫名。隆教。慶曆初建浮圖。援增攬秀
亭。有梁武帝蹙綠鉢囊。張僧繇王翰畫。張畫廬舍那佛在閣上。王畫須菩
提在殿公壁。自稱燕人王翰。南唐時也。歐陽詢碑。顏真卿牛僧孺字。真卿
以跡妣。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興鼓匡章伯匡。貴猛楊肅。息于西林寺。有
法真律師。深究清淨毗尼之業。卽律祖志思之上足。余內五義之門闕尼
也。緬懷遠規二公之遺狀。導余瞬崇關示余以張僧繇盧舍那佛像。及

梁武帝蹙綠鉢囊。歐陽公所撰永公碑。魯國公顏真卿記。韋應
物、韓退之、白樂天及本朝二蘇之詩。歐月硯東林凡古焉。　題詠。石易。
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裘。朝為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北。冰雪始
消釋。敕作萬壑春。啟為一氣碧。身閑易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賢。古
今同此適。是年淮寇起。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
人。山中弄泉石。　本落天晴山翠開。安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
一宿西林便卻回。　張商英　陽坡禪伴兩招提。卻是人心咫尺迷。百億
須彌四天下。憑君為我指東西。　劉仙倫　路入廬山西後西。翠煙深
處著招提。山僧戲單雪無嶺。水鳥數聲雲滿溪。曼對青山談世事。且偷餘
暨香留題。禪房夜卧衣裳冷。夢破鐘聲月落低。　岳珂　鑑跌丁丈吃君竟。
古寺度僧正寂寥。律演金輪開印度。字遺石壁說隋朝。續題獲有名人跡。
接吟猶逃劫火燒。弔古未磨今古恨。又隨節策過前橋。　攬秀茶碓　余
興登茲亭。未攬臨曲澗。俯仰一寓目。高風振衣裳。新陽力尚微。水雪浩未
收。出沒林間翻。飛鳴各有求。緬彼北山岑。偷偷雲氣浮。閒有雨高士。韶芝
卧君幽。長離在青冥。燕雀安得謀。伊予世味薄。坐感歲且流。願言從之子。
相與物外遊。　郭祥正　行驪香爐峯。未出二林口。一區廣地如希乎雖

作新亭名攬秀。秀色可攬結。正對香爐峯。李白愛之不忍去。使欲此地巢
雲松。清風灑面如冰雪。倒盡金尘頻不熱。寸心何獨忘寵榮。形骸遺盡神
超越。寄言世上爭勸君早歸來。霽盧鼎書腥欲落。忘憤難死何為哉。此待
竟不悞此心徒自知。嵐光向曉衆峯濕。杜鵑更在深林啼。　記述。西林寺
閣歐陽詢碑。　云云。萎碑比丘俗姓史氏。偽趙良將。知若呂之難安。悞浮
生之易盡。以紫剎為桂楷。用名閑為鸞絆。屏棄宣咒。身倚晏寂。玄風獨飛。
息心無侶。匡阜靈岩。地鎮層峯。日月之所藂現。雲霧之所柔滾。激白水於
青霄。照離暉於石鏡。云云。慧永。人卽物匠。脈道御身。形性兩忘。悉觀等覽。
紹隆主業。安禪結宇。晉光祿卿陶範。興起仰事。增建伽藍。華單開林。增基
架嶽。反嘆采堂。跡塗抗殿。長廊遠硐。料岫環流。冬暖夏涼。經行爭情。今日
西林。是晉太和之二年也。永公化緣將盡。中無憂生之嘆。冥然無遺。豈若
道旅之舍。歎吾合掌。奄然於謝。云云。但年代稍深。寺宇凋落。梁天監三年。
有慧律師。率衆悲止。爰簡道場。大興經號。天下文明。云云。慧達禪師。爰自
金陵。至于雁水。欲於道場營建重閣。卽有曹信三十餘人。共相勸。以大
業二年。爰成匠人。匪日斯就。達遠飛閣。旁出青霄。是東倉軒。俯視無見。壤
香與峯雲共靄。鐘聲與幽谷成響。模寫瑞像。光相殊特。丹騰龍姿。紫鋭寺

耀。力雖人虧。妙乃神輸。達公叙紀。次有道住纂倩厥緒。寺僧等以為樹道
風於長世。諜德範於來葉。莫若勒銘紺碣。寓言雕篆。乃為銘。云云。　水閣
院。唐僧記。　云云。銘曰。佛卽三界。經在微塵。一塵經卷。三界佛身。恰則無
上。剖則正真。不始不靜。无我無塵。般若觀空。湛和涉有。為衆王是作鄰子
引。入藏流通。三乘傳授。詮以真心。生從佛口。啟廬阜靜鬱西林。惠水邊陽
脊躬修心。水擊清響。松惟繫音。云云。寶林寺。在大林峯。慧遠之果園。碑
蛇行者之田舍。有羿牛冢。梁簡文帝為剌史所置大林寺也。天監二年
與地紀勝。白樂天遊大林寺。記云高地深時節晚。物到悦若別造一世
界。有平雲庵。唐初重建。皆敍塵。海東僧居之。本朝治平二年改額。寺有謝
靈運詩。在大林峯條。虞世南記。李渤蕭存魏宏簡詩文。又不傳。見白序。又有
白居易等紀遊及詩。本朝陳舜俞記。大抵稱境物氣候之異焉。　題詠。劉
廬屋　孤峯渺萬像。云風氣何清。處際南郭出。林端西日明。山門二緇叟。
根錫間幽聲。心照有為界。業懸前後生。徒知真幾靜。尚異愛嗣荒方青金
門路。未達參道情。　樂天　人間三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正開。長恨春
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山來。　貫休　玉像珠龕香陣積。錦霞多傍石牆
生。碑蛇行者今何在。峯頂惟聞鳩鳥聲。　妙吉祥寺。在天池峯。卽陶侃所

致文殊光像之地。寺刹文殊感應事跡。昔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見海濱發光。因白侃。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趨船。驗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像也。後有商人。於東海獲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昔阿育制獄忍酷。文殊現。鑊中火滅水清。生青蓮花。王感悟。毀獄造諸寶塔。建佛像。此其一也。侃遷荊之武昌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火。像屋獨有神圍繞。珍馳還寺。眾已焚。惟像屋存。侃遷荊州。遣迎像往。壯夫數十。曾不移處。使其閑僕。聰還本寺。侃後歸江州。遣以自隨。使為風濤所溺。恐遂翔寺東廡禱而出之。迎致了無難阻。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其遠遠。是也。隋末賊發。僧眾走匿。有老僧李靜像感夢。有年老。同得相持。遂往所避入山虜椓。僧曰。貪僧安得有金帛耶。賊燎以火炙之。僧曰。從吏兵死。鐵尸伽藍。池出寺外。直欲殺之。僧曰。吾年七十。不負佛教。持正念現前可以下刃。賊許之。得正念現前。仰觀丈月。月送刹賊。群賊驚走。像本閣上。武德中。谷風大開北傾。弁正無計。僧禱像。即日大風自北。閣正如舊。唐季兵又化光。有二僧馳像藏鄣螃谷中。平定往尋。惟有空閣。二僧相視像跪。遂焚香注禱。乃瞻像於煙雲間。自茲是伽藍。或現金燈。或現曼羅綿雲。或五色圓光。或虹橋。或金身手間。云云。唐置天池院。大中四年。本朝崇寧三年改今額。

寺有趙忠定書翰王雲山聖燈記。 記詠 王古瑞相記。紹中見文殊瑞相圖。頓北野僧。元豐八年。被命使浙外。道出九江。八月二十六日至天池。初夜焚香臺上。見谷兩有燈而白。僧神鑒曰。此祥燈也。須臾有如焰者。如星者。如含者分一為多。合多為一者。高或踰山。低或往整遠。或在江之外不可遠數也。夜半廣霧大起。洪洞一白。咫尺不辨人物。而燈熱不可捲。又有象起於深谷。已若水墨。其長參天。兩旁白光映之。光若燈影。踰時乃隱。翌日晚聞鐘聲隱隱在崖谷間。又聞振鈴光清越。問此何寺也。鑒曰。遠此無鐘。在遠者不可聞也。且今非鐘時。山谷間寧有法事耶。此有羅漢峯相傳下有聖寺。或聞歌唄。競唇贊咱是歟。是夜兩甚。有二燈甚遠而明。二十九日朗霽。將下山。有雲西來。闊如大江。經明瑩白。積雪疊玉。不足言其潔。晨霞籠月。不足狀其光。鑒曰。此曼羅綿雲也。中有五色煇映者。祥雲也。雲界之間。如物如人。勝異百變。而其西充天光也如金。極火乃斂。光猶光焉。蒙恩移節淮南。三月二十一日。使男家登天池。中圓間。有二團光。現山西照耀。久之有金船度空中。後有金閣現山城。移時乃隱。夜有燈出水上。少頃即變。其狀如塔。次夜大捧霧。燈益明。其多不可勝數。凡余再至。而所見如此。云云。君四方求者所見固多。江淮之人。不遠千里而至。有久祈而終無所見者。有眾所共見獨不睹者。有至即見者。與夫見之多寡同異。類非凡情所能測知。此皆鑒言也。夫以聖境不可誣。而賢士大夫與四方之人不可欺。稍自愛者詣不妄。余為此記。直幽世俗欺誘。將以告夫聞而未詳。信而未見者耳。 王賁聖燈記 燈自內出。非自外出。信心者物。心匯物現。非眼向東。心亦東之。心眼雙行。不分先後。及南西北亦復如之。云何。它所而無此境。此山良因際文殊故云。云云。何於燈有見不見。其於文殊有敬信故云。何於燈有多或少。其信文殊有深淺故云。云就此一根。顯是一境。從心合眼。從眼合心。求集會處。卒不可解。覺還景處。其來還者。與景相追。心枯眼窮。業自銷寂。還夜見燈。若高谷深。區合區起。云何隨飛。或無所見。默供心移。燈則隨之。若慧光輝。重目後沒。此根起信。亦復起礙。礙至極時。罪如不信。謂燈為實。即幻求幻。謂燈為虛。將幻除幻。云云。復說偈言。夫燈非草叢。亦非以青滋。又非以執時。亦非以鹽擊。自雲府騎出。眼界現光耀。隨高下岩谷。以至香霧外。然祈進屑晚。俟出尋丈間。索有本無覩。偕發悉懺心。發心不須臾。所見亦如是。皆發徹即退。終亦不可得。二人或五人。所見各一境。以至五六輩。亦復五六種。人心如人面。夫燈亦如之。譬如有目人。嘗見當空月。目有昏明異。月亦分昏明。或有目眚者。隨眚作光相。不有無

目者。元未嘗有月大智慧光明。遍滿河沙界。云云。何獨不見燈。亦復不見我。何獨不見我。總不知所見。云云。 蕭之敏詩 脩仰巖岳頹相聳。詰丘尋勝自忘勞。雲峯一種天還近。雪徑千盤地最高。 又 杖履行其野。遠林陰端出我佛遊。幽人來厭看。遊客欄變圓。蘿飯老饕。 又細如味顆大如盆照夜浮空去復來。神物戲人安可料。眾移星斗下岩隈。 圓通崇勝院。舊廣福院。在石耳峯下。本南唐圓通觀音道場。開寶五年建。至地得觀音像故名。有梵音閣。清音亭。有會遠叔詩。值漏寒泉激岩壇。曉風明月漾清漣。梵音常在軒窗外。好說吡盧頂上緣。石渠引泉遍寺。青石砌。凡二百五十丈。初命僧緣德主之。太平興國四年賜今額。崇寧中。主僧道昊併廣福院地。本元院。開寶四年置。吳給見屏四而有之。 鼎地祀勝。圓通禪寺在德化縣南五十里山北之大剎也。寺於紹熙癸丑甲寅間。悉爲煨燼。不數年一新。勝於其舊。紹熙重建。去大復捷院有南唐金像觀音。即本地得者。後主手詔。及晉王景遂宋齊丘王崇文書。曾翰詩。後有陳舜俞崔鶠蘇東坡王梅溪等詩。并周平園記。 題詠 曾肇 時緣德。 二十年來訪道人。爭波寒暑隨根本。誰知此日圓通會。便是今生出世因。鑒泉有再欣得過。法中無語幸相視。如何至訣客傳文。允向迷途強問津。 陳舜俞 廬山之西形勢聚

無住具人作住住地抵掣錄金城關石龍貫水紫濱流峯雲約勒萬馬回
杉松自作千兵獲貫殿峥嵘珍宮寶圖客麗縣徽西顧江南地子觀地四
者叡鉄僧無億歎法始相傳十二人師泛鉄船揚子渡揚子渡頭秋風高
寄虛多室細雪濤中有漁家妙絕手一釣三山連六鰲鐵牌大地忽震恐
收來座刹無纖毫當年曾許心異進今朝又作圓通客翻覓已底塵極號
一心爾住清冰關清冰之關進能知日夜馬蹄入多路從來閒說曾淡路
只今稀斷盧山區　寶鵬　峥嵘盧山高下看玉江水青天深岸無白日
晝爐起人家開峥口石道香松底似覓仙刹麗草彭亂蟠尾寺寺内金闕
妙華青雲表瞻言古室側蜂腰金馬兒煌煌靈跡處王帝擴文崍右為天
下冥身繫降生邸帝旨萬先功一戲直童子　擇淡　天道森森譬老林
煙霞深寒思閒寂虎溪水斷使溪水馬耳峯是石耳峯道像人編網發主
開山僧不畏光鈴明朝張錫山南去貞冰眾流看玉龍　記寄余晴曾記
云云無生之說以去經蜂有為之法以證圓果二者互施於世随所悟解
歸之寺覺佛去世後神其說而化于一方者信向通進現其緣之厚薄云
可廬阜棠勝禪寺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道池地頂胡望淵明
東里高風徒吟左泉激玉可以濟香滌青林森空可以憩閒縱其遺世觀
空者宴息之地也東林初大虛禪庵得令祖所師為寺之故居療既不足
容四方之衆云云其堂皇殿閣無序雪庵之不如制者一日新之軒檻回
合三百餘楹雕琢金碧晉極妍麗其扶居於斯循於斯覺於斯夫見宗坊
而起孝超瞻慕而生衆視嶠扁而增信其理一也柰欲使官且師同歸人
欲得其實而書之云云　周必大啟記　云云江州廬山石耳峯之下當
國朝乾德開寶間江南李主反昭惠周后創圓通道場以奉觀像今禪師
緣德主之今號崇勝禪寺東坡蘇公嘗留詩頌最為名刹乾道丁亥予嘗
至馬中經兵厄惟青石梁梁導溪水凡二百五十丈如故餘非舊物矣正
殿初奉觀音後改釋迦文殊普賢而環以二十五圓通紹熙壬子長老師
序葡住此山明年十二月回祿為災蕩無孑遺序幸皆經營閱二年復還
舊觀殿獨未備郡人劉必達以手令施錢百萬建殿五間起慶元丙辰逮
丁巳宏麗堅壯實與寺稱而像設未備云云庚申春畢工遠來求記云云
予諗曰滌於劫火存乎定數或以願力則繫人為師之始至適遭危會不
憚艱劬始成勝事非願力耶昔天竺僧至洛陽望見宮闕曰大略似忉利
天但彼道力所成此眾生神業之九師其勉率爾衆胡於見性難從山河
變滅而不壞者固存此之謂道力土木云乎哉　寶嚴院禪在帽子峯麓

本唐末田道者常具猴待庵初置雙溪院天禧元年南唐賜田有千頃文
奈元年元宗賜使給諸庵之無田者本朝端拱中重建景德三年賜今額
嘉泰初重修紹定中建輪藏輿地紀勝在德化縣東二十里偽吳時有僧
覺通者刳身析斯以祈回方為山中之表偈　記略良令憲竹寺記　舊
九江極星門而東行二十里虎田貫居某然于官道旁寶唐僧常具開創
地有雙溪因以自名皇朝景德中賜今額長卿拙日郡自豐觀摩摩閣棊
室宇以爾往來遊方之士金碧昭耀為諸方所稱中更兵燹可考者前是
紹暨據湯于峨茨來者經營廢僧庇風雨嘉泰初元序師於是量入擇
費鳩工庀材濁者滌之傾者扶之敗者新之可業易公大書以為其門曉
界莊嚴累石改觀逸遺讚欽以為田道者從出武曰一切世法猶如空花
學道之人寸絲不挂師因置以寂滅為宗以禪悦為樂今乃區區於有為
功用其於道法何用哉予曰不然主序之人投物利生圓當以緣事安衆
為先至於安禪辦道則亦隨力所至若一切棄置而不以緣事為念區區
自利而不以安眾為心是豈方便之教哉師天資純至達者平實寶錫所
居作大饒益為呼至所謂願力而來者歟　桂師至持　路口百餘松南
唐古梵宮溪邊石不斷鉢裏飯無窮山想時時到泉脊處處開元宗遺手
蓄猶足羅門風　禪智寺在蓮花峯麓唐置名淨居天復初治平二年改
今額有綠野亭先康齊俞記政和四年重修釋守端記僧東城深而入幽
非竹溪杉松羅植並張陸列含颸吐霄彌為崗嶺於中敞平現一鷲刹刹
禪智寺為唐天復甲中藏徹民居為之本名淨居我　宋治平初賜今號
為宇不踰寸尺取鉢諸擭視代如奕奈欽室若懸磬剪為傾覆名實殆喪
紹聖甲戌有慶昭來虛衆董與人難之昭笑曰不廢何以興其天贊神助
寔以授我厥西林所納撤金錢百萬遺之昭散眾如穫伏藏首建大殿塑
佛像次為門廡為庖庫為堂寢僧有寮賓有次棟宇相承恵閣互映山實
雲錦高覆其上峯狀石獨供之目前驅雙澗以左旋促千岩而右峙云云
遠公曰三業之興必禪智為宗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
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洗心淨亂者以之研慮微悟入微者以之窮神功
在言外經所不聞義吾佛祖容傳到今如越不絕孰不說是禪智為心宗
即昭公荷法無難立事有斷能不儹嘗實贊者歟云云　上龍泉寺在蓮花
峯本慧遠初結庵唐置寺天復元年有龍泉當歲旱遠禱龍王經有龍起
上天乃雨　普照寺在江磯本晉曇珣律師講經之地慧遠之別隱也有
白鹿臺南唐置寺昇元三年本朝祥符賜今額紹興重建有樓鑰記余少

倖先光祿。自洪都舟行過彭蠡。望廬山開軍舟於空外小泊南康。進於行役。不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爐諸峯。依望而行。猶意此生可遊也。老矣過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惠以圖與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佳肩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叟素普照寺之祥。蓋院去宮城才十五里。為郡人遊樂之地。昔曇珂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晉義熙中。遠公與十八賢結社。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其一也。雖非深入廬阜。而西勢殊勝。開江環池。前横大江。江中衆洲。正與之對。求為一古剎中表兵火。蕩為煨燼。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其徒貴誠師瑞葺。相與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閣。危溢等處。無一不稱。瑞公自以土木但有。為功德出而遊方。以一大事為已任。云云。留念叟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蓋衣貲度丁僧。使相其事爲經久之計。增田以持寺水。是則之立。數七百餘載。既叠而大興。豈無數耶。云云二日。諸余田。廣本無心。任亦隨緣。吾將老於故山。山間素無碑。願為之記。歸而刻之。寔予既無由杖屨相從。以醉素願。師之歸廬。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重為之撫然也。　惠濟寺在吳章山北。本偽吳龍泉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元祐中。還溪西。大觀初徙今址。寺有劉義中手亭泉銘。

即龍泉。銘曰。亭亭泉在惠濟院。東廬山之北。頂壁立萬仞。虛然如在天外江南劉義仲往遊焉。坐磚石。激清流。泉回終日。超然非人間所有也。作銘曰。坊之則塞。澄之則清。不失其信。維心之守。不甚不流。不滿不傾。習飲之陰。流而不盈。　僧伯奎寺記。　廬山之東。有龍泉焉。氣像不雜。磨嘯。江南揚氏。天祚元年。即其間為寺。以泉名之。本朝治平二年改惠濟。舊在溪東。地不勝衆。元祐中。惟琛師志其隘。十遷溪西。衆就而進。特制孔公常貴壯其用心而為額記。實未盡如所載。是中靖國改元。余四望雲山。有歸休之志。過茲而至。殆若夙契。惟將一榻新成。餘皆盡字。而溪山隘奪。雖立門廡。嗣者備之。歎以智勝。未識人與歎窮。境隨事變。條焉悲吟。風煙異狀。過者異不為歎也。余追感孔公之記。有相理得人。斷斷地不使寂寥之趣。內於怳傳。長年苟免。乃請於有司。以嗣其事。嗚呼。是寺今幾二百年。或以人興。或以事廢。中華易地。無異前日。五十年間。廢弗相繼。何為然哉。殆有衆之者耶。切嘗以為地之興廢。時之泰否。與夫人事之聚散。莫不相符。然稱地最為先務。詩曰。既景乃岡。相其陰陽。世權邦壤地理之說。有足考者。大概所宜貴平曠。所向貴虛豁。山不欲強壓。水不欲暴犯。若夫所謂洞天福地。虛乎名山大川隂僻之處。或高厚埋實。環視千里。或下據洞壑。壁立萬仞。乃

神靈所都。龍蛇所衛。人斯居之。蓋有待焉。又非世智常理可得而議。是寺故基。與今所處。形勢之勝。相去無幾。所謂山之盡處。水之暴犯。二者既備。置散居人。遂於東背。直前有平原。高明可愛。所主之岡。自坤而來。止乎起於雲漢之際。所通之水。自丁而艮。出會岡於陵谷之口。峯巒列奇。湍流激清。森陰曉晴。秋色晚霽。四顧靄然。有秀麗吉祥之氣。實之喚起。無可狀者。余來之初日。擊大繫。已計於習中矣。於是內出己用。外資衆力。消吉卯遠。面壬設門。土木之功。雖未壯麗。姑遂己願。它日山川靈氣。感名人物。道德高風。久而益振。然後知吾言不妄也。云云　永寧院本在城東。唐天祐二年置。名水安。治平二年改額。今在江勝。唐馬祖駐錫之地。初置通濟庵。崇寧二年移今額。有裴休詩。結庵靈勝地。通濟媟江海。浩劫有窮日。真風無盡時。戴華空自老。清息更誰知。坐此驚塵慮。功名自可遺。　般若寺。禪在高良山。縣西南七十五里。唐置。天成門有晉栢。　妙智寺。在官道旁。本行春亭。紹定中改建移額。陳阜舍三歷寺田歸之。以待遊者。　餘寺院。瑞相。白鶴鄉。本名實相。　勝果。南昌鄉。本名清泉。名寺置。　惠慈。白鶴鄉。本名周澤。唐乾德四年置。　清修。白鶴鄉。本名幽居。梁大同二年置。　覺明本名泉塘。唐貞觀元年置。　證聰。南昌鄉。本名清泉。三年置。　福昌。白鶴

鄉。本名頭陀。大和元年置。　常樂。政德鄉。本名報恩。大中初置。並赤松鄉普慶。本名保慶。又名樂林。五年置。並赤松鄉。　福海。本名福溪。天祐元年置。　法興。楚城鄉。本名祿興。天祐九年置。　淨信。楚城鄉。本名報恩。　廣福。德化鄉。即下化城生公講經處。楊吳順義五年置。　妙應。赤松鄉。本名貴惠。又名白烏。天祚三年置。　定明。甘泉鄉。本名長平。十三年置。　廣仁南昌鄉。本名仁景。有斷碑。周顯德六年置。　隆教。白鶴鄉。本名開教。乾德四年置。以上治平二年改今額。　妙慈。南昌鄉。宋大明三年置。　圓教。仙名鄉。四年置。　天華。唐大中元年置。　永清。德化鄉。楊吳順義二年置。名下遷花。　廣福。舊本甘泉鄉。今徙濯洲。開寶四年置。　香積。仁貴鄉。唐廣四年置。　仁壽。治平中置。　梵天。　妙因。唐太和二年置。　毗盧。南唐保大十一年置。　興福。端平元年自南康徙額。　廢寺院。　普照。即上化城主公講經處。遺建立名。　遺愛。見草堂記。右晉置。並德化鄉。　興地記勝。白鶴。天遺吏寺詩。有石臨溪坐。尋花遶地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鏡益。甘泉鄉。本名報恩。　普澤。甘泉鄉。本名普賢。義熙二年置。　廣澤。本名龍潭。大中二年置。　多福。本名興福。楊吳順義五年置。並德化鄉。　淨明甘泉鄉。本名靖安。十三年置。以上並經治平二年改。　淨明。楚城鄉。唐乾

封元年置。 永華。亦於鄉太和三年置。
德安附郭 無相院。舊在縣務南。本唐置僧伽塔。大中四年。本朝慶曆甲
中修。嘉定癸酉重修。有吳育記。爲肖九江之角。曰欽洪泉。山川迤以秀麗
俗息以教。生於世被不祈。累口數千者。諸士學爲僞。民登有司之賦。冰道
風爲善利。本具如之教是地之邑。實曰德安。北走尋陽。南面廬阜。名山大
澤。而城郭粉映其表裏。茂林脩竹。而水石縈帶其前後。天聖間。家君爲宰。
予兢養者三載。日與晚會。邑之西南佛舍曰無相。有主僧德明能詩。工篆
隸。年八十餘。精明不衰。家君公餘。延坐與語真空。視人根機。爲陳頓漸。嘗
曲得所入。今踰二紀。明顏化。上有足曰争僧。於佛事致力。得邑人石承祚
施錢五百萬。揆浮圖五級。中以嚴覺相。外以歸信心。鬱象神明。邑居聳
觀。建其旋謁文以紀。嘗予待觀官將有日矣。是不可不誌。云云。 興善院
在通濟橋。本唐通濟院。咸通二年。本朝景祐二年賜今額。 淨土院。在縣
南。本揚吳歸宗羅漢院。順義元年。有南唐鐵羅漢像五百軀。院廢。像淪井
中。有見者發而出之。院復興。本朝祥符改額。有黄山谷詩。碑不存。 餘寺
院 智惠。縣東。吉學基晉大康二年置。名重昌。 普集。縣西。唐天祐初置。
名法涼。至治年二年改。 海會。縣西。南唐天祐七年置。名新興。祥符二年
改。 傳燈。縣南。名慶雲。揚吳順義元年置。興國三年改。 慈尼寺 惠力
縣南二里。唐大中八年置。 圓通。縣南半里。初名義豐。咸通九年置。
諸鄉 開化院。在彭山。本唐華林院。貞觀三年。祥符中賜今額。建始焚燬
嘉泰中重建。有李心角記 德安縣治北。有精舍曰開化。其來于官道旁。
面敷原。背彭山西莭嶺。東鑑澤。寺踞其中。竹侯松君。掩映蔥蒨。敷陽佳山
水也。建始寺燬。無碑碣可考。相傳於唐。舊額華林。或 宋祥符中賜今名
按。府志諸相寺詩曰。貞觀三年三月中。到今多少事無蹤。惟留古寺彭山下。
僧南焚香答太宗。是知多歷年所。始興甲子。僧道照。得地寺西墾坑遺焉。
云云。嘉泰壬戌。僧令僧子義。予義願發前人。不善遷革。謀復故址。併心戮
力。不數年間。成此浩緣。云云登者莫不增敬向之心。至嘉定辛巳。建寶殿。
塑九尊十八士。種種莊嚴。是可與種竹建精藍同年而語矣。 積慶寺 梓
在鳳凰山。裏徽王公家功德院也。元豐中置。 餘寺院 萬安。西三十里。
唐大和元年置。名梓坊。 大明。西四十里。 正觀。西五十里。至大中元年
置。 慈聖。西七十里。三年置。名兜率。 精進。北三十里。五年置。 淨蓮。北
十五里。咸通元年置。名淨居。 興福。北二十五里。二年置。名吉山。 安福。
西北百十里。中和二年置。名安。 甘露。南二十里。楊吳順義一年置 淨

因。北七十里。二年置。名上元。 廣脩。北六十里。並南唐保大二年置。 普
嚴。西百里。初名靖林。 布金。西百里。建隆二年南唐置。名宣化。 慈禧。西
北二十里。乾德二年南唐置。名寶岩。 妙覺。東北四十里。咸平中置。以上
並治平二年改。 普寧。西六十里。中元年置 法雲。西北六十里。南唐保
大十二年置。名西角。 咸德。北六十里。初名東興。建隆初南唐置。以上並
祥符元年改。 翠林。北四十五里。 悟真。西六十里。 寶積。西九十里。並
大中元年置。 永清。西六十里。八年置。 啓願。 慈聖。西七十里。大中三
年置。名 郎。 定力。西五十里。九年置名吉祥 法慧。西北四十里。初名
芙蓉。咸通二年置。以上並治平二年改額。
瑞昌附郭 法雨寺。在縣東北。本唐甘露寺。天祐元年。大中祥符六年重
修。治平二年改今額。僧茂特記。 甘露寺。剏置於唐天祐元年。重修於
聖宋之世。開慶己未布梵宇。左迤廬岳。右挹澄江。住持聰公。蓋有宿緣。
力剏建造屋立紺殿。特建紅梁。重屋翼飛。畫棟暈立。嵬峩嶷於駕瓦。鱗寶
樓於瑞運。乃塑迎文等像。龕帷光燦。丹漆仍周。所謂慶福昌期。 皇上登
封泰岳。禮罕祕府符瑞日臻。休祥時見。且致泰和之代。實增度遇之心。云
云。 政福院。在縣治西。本唐景福院。景福元年。本朝慶曆中修。治平改額。
樊鐵記。 瑞昌政福寺。直縣西五十步。原其興建。前後唐景福。有廬山僧曰
普寂有錫而來。謂此真福地也。前瞰青盆山。後枕玉華洞。誅茅築土。以棲
之。棟宇草創而未具。子孫紹持院事。佛家歸仰。知大事之可圖。於是建三
門。爲之外園。時則大中祥符二禩也。繼嗣者子平。遂建法堂方丈。平之嗣
即令智初上人也。曰釋迦正殿。歲久弗支。懷不鼎革。必頂璧乃興其役。抽
囊貲。導信緣。傳錢三十餘萬。重構之。始謀於康定元年。成功於慶曆三載。
梁棟一新。金碧相照。廊廡四合。鋼楯周旦。爲間五十有五。爲象六十有九。
誠由彼二公。戮力營置而然也。云云。初詩予紀其事。予未學佛者。不可
談空。乃直書歲月。 天王院。舊在縣治南。乾德中置。紹興二十四年徙額
今在蒼城驛。因柯示次山置。 觀音院。在縣治東。唐置。景福元年。 廣孝
院。舊在縣治北。唐置名法華。祥符初改額。
諸鄉 法安寺。在縣西南。五十里。唐置。咸通二年。本朝明道二年修。錢宗
擇記 唐咸通二年。有佛者於瑞昌良田社建寺。始有僧智像善修主之。
事跋汗屢。時多遷變。至 宋天禧四年。守通爲寺主。年代浸久。廊宇漸褒。
雖云萬法皆空。安可一日不葺。遂適拓禮越。重議興修。明道二年。新佛殿
法堂。兩廊廚庫。專來求文。欲傳不朽。辭曰。盍遣吉郡。與瑞仙鄉表剎而試。

百萎皇唐。多曆歲月，栟碁椽渠，孰能興葺，通號法王。禮越橋凌，布池山戴

顙歆欽宇，捨棣僧廊，三時叢頌，六入清涼。銘于碣玉，以永可祥。　淨明寺，

在四峯山，本南唐後泉寺。保大三年，開禧三年改今額。淨明本楊吳大和

中置，名擇苑。在縣西四十五里。治平改。後廢，因運使朱世英至四峯寺，適

守趙希純移淨明歸之。　題詠　趙汝馭　四山圍一寺，勝地出花封。青竹

鮮春翠，晴雲生夏峯。僧閑流水趣，村急夕陽舂。與客下山去，蝸峰鎖帶松。

周日明　幽幽古寺中，石徑受苔封。白日無一事，青山尺四峯。野蔬為佛

供，澗水替人舂。僧困煎茶茗，林間拾墜松。　餘寺院　莇竹，西三十里。吳

赤烏元年置。　寶嚴，西三十五里。梁天監四年置。　資聖，西二十里。梁大

同元年置。　上泉，西百二十里。　善濟，北三十里。　泉坑，西百二十里。五

唐太中二年置。　蘆泉，西六十里。唐咸通二年置。　烏竹，西南三十里。唐

中和二年置。　資福，西一百里。　水陸，西四十里。　北臺，西百四十里。五

唐光啟元年置。　多福，西七十里。本名寶稱。　興化，北三十里。唐天祐中

置。名白山。以上並治平二年改今額。　澄鑒，西五十里。楊吳武義二年置。

普澤，北十五里。順義四年置。　廣惠，西六十里。大和四年置。　天真，北四

十五里。天祚中置。　利澤，西北四十里。本名惠泉。南唐保大四年置。治平

三十年改。　大安，西北三十里。本名龍安。十一年置。治平四年改今額。　赤

顏，北百二十里。乾德四年置。　普濟，北四十里。本名湯泉。紹興二年改額。

劉城，西百三十里。二十一年置。　發額。　普慈，北十五里。楊吳武義三年

置。名下造。治平二年改。　新福，南百二十步。開寶六年置。

湖口附郭　崇壽院，在上鍾山。唐置。紫福二年，有李渤蘇軾記。語在石鍾

山類。黃庭堅書霜鍾雙閣四字。雄松詩　吾聞海上多雲氣，萬狀千形合

殊異。人間亦有亦等奇，二鍾之山蓋其類。高岸凌空上摩雲，下有岩際瀕

幽邃。料想自古水龍灌，渾空咋虖懸師集。珍瓏斷續瘦入骨，奇怪猶峋後

營翠。贊如他等在靈谷，又若鑒古除深隧。呈字金石不一音，風浪翻騰隨

所寄。我來天晴江面平，遂併優游訪天秘。依昇淙坎或欹側，藤蔓盤從青

霞被。遂知造禾偏滄海，毛雖不設人莫至。歸來困卧小蓬窗，夢想高天三

十二。　寶鍾院，在下鍾山。唐置。明元四年，有任希夷詩。　九江圖繪彩為來，

江瀆上下懸石鍾。洪爐大治鬼奇怪，千仞碑硯雲濤衝。寺羅真蓋萬石從，

削立跂行勢飛動。嬌增蛇結增厝崖，神剜鬼劃森幽洞。有如萬鈞陳木夫，

猛獸怒趣胼騰踩。星同九耳堂山上，欲鳴猶待天雨霜。南音函明北清越，

赤許人乙盡幽絕。小攀鍾錯大嘗訟，留與坡山訊明月。長風巨浪相吐吞。

金鑰自妻天然聲。非雪非霆中清漢，龍湫蛟窟驚鏗鏘。欲子歌鐘景無射。

千載又寂寥，若寂寂此石長留天地間。海若馮夷能拊掌。　餘寺院　真如，

縣西。唐光啟二年置。名安福。　妙嚴尼院，縣南。楊吳武義二年置。名法華。

並治平改額。

諸鄉　三學院，在故縣。本管陶靖節書堂。語在彭澤縣。又書堂條。晉置名

惠發。大康元年有號月臺、流盃池。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紹興中建輪藏。

有記在書堂類。嘉熙初修鐘樓。劉壽記　湖口距廬山繞一舍。僧寺相望，

三學又中立。梵地相傳為彭澤縣舊城。以陶靖節作令日，實即其地起書

堂。於寺有流盃池，號月臺，今經營池，然山水繁昔。意豪幽邃，安知其前寶

卜築住處也。寺舊名慧發。　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佛殿之前，鐘樓鼎然

實乾道間，主僧國所建。今踰七八十年。棟楹將壓，僧祖昌曰：樓嘆則鐘不

鳴，何以起人敬心。力謀更新，乃當以良材，上棟陰潔，屋牙新異，中楮外踐，

為一方壯觀。鳴鐘四遠，聞者歸心。其欲之尊新，樓不為無助。云云。　栖真

院，在小黃山，亦靖節嘗遊，有對酒大盎，色正綠。寺僧得之土中。邑宰吳而

取之。中遭破裂。陳置名栖隱。永定二年，太平興國中嘗遭，治平二年改額。

紹聖中重修，有記。院之栖隱閣，本名淵明，有王十朋祝為主詩，趙汝愚書

扁。　記詠　記略　栖真院，去湖口四十里。大平興國中，有僧慧倫，以其地

潋灩，命一十二里而徙焉。今院是也。舊名栖隱，治平乙巳改栖真。其地前山

後林，峭峻翁鬱，高人逸士。遊者繼踵。紹聖乙亥，僧智得勤儉為務，積微至

著。不十年，自廊廡及方丈法堂、佛殿三門，一鼎新之。至于棲賓庖舍庾序

庖庫，論經軒几，飯僧堂桶，莫不有法。其徒規行矩步，精進勤修，智得之表

率也。嫌謂其徒曰：寺宇本為國焚修，安總僧眾，救風雨而已，豈必崇奧

宇。妄與天堂地獄，矯枉世俗，奪民財以誇殊麗，非歡喜布施，智得不為也。

嫌恐汎汲無聞，後人翻墜厥址。慨然屬予記。意嫌之欲記，豈徒然哉。　十

朋詩　林間古剎號栖真，高躅離尋晉宋人。我向迷途倦奔走，何由來向

此栖身。　高主詩　暫却一見未為尋，不欺說晃為嬴肉。接隱閣上字猶

新，嗟貴五湖去不遠。　廣福院，在西山，本隋龍福寺。開皇十二年，本朝寶

元初重修。寶元二年，治平二年改額。王立之記。　龍福院者，隋開皇十二

年所置也。面對城山，背連烏土，雲泉相映，松竹交陰。云云。　惠安寺，在縣

東南四十里。本隋普安院。開皇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有蘇養真詩。

沙溪咽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

餘寺院　圓果，縣東三十里。晉大康元年置名。　普淨，西南五十里。陵永之

二年置。名運光。　無相東北二十里。隋開皇十二年置。名上果。　吉祥北三十里。唐大和元年置。名小吉。　悟空西南五十里。大中五年置。名山亭。明教西南五十里。二年置。名長安。　普聰南二十里。大順二年置。本名清泚。治平東北三十里。光化二年置。名義章。以上治平二年改額。　慶顯　精脩東南五十里。唐大中初置。本名精舍。治平中改。　秋湖北三十里。隋開皇十二年置。

彭澤附郭　正覺寺在丫髻山。楊吳置。名興唐。乾貞二年置。時從唐天成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相傳李白曾游有詩。　岩根摩斷雲。山僧頂殘雲。檻外遶長江。寒波流碎月。但此詩未置寺前。　普明院在西山。本楊吳千佛院。置及改額年號同前。有練光亭西臨大江山谷所名思三賢堂。祠狄耶梁公及射仙也。　餘寺院　普明縣西半里。本名千佛。　正覺東二里。本名興唐。並楊吳乾貞二年。　慈明西半里。南唐保大十一年置。名淨國。

諸鄉　妙覺寺在小箭鎮。陳置。名興福。大中元年。治平改今額。元勳詩。野鶴得道場。倚杖謝塵埃。松望雲雨上。殿閣河漢影。三春攔鑑青。六月挽扇冷。云云。　朱利賓詩。　有官增吏役。無事愛僧家。不擇山蹊路。來尋

復茶煙魚鐘閑寂。松竹自交加。佛燈須照簟。吾生會有涯。　集福院在仙山。唐置。名安福。大中二年。治平改今額。有王雪山詩。落日荒山外。寒煙野寺邊。僧歸疎衣白。佛坐藓花紅。舍後蜂翻樹。門前馬水豐。夜長猶早睡。擁身聽松風。　妙智院禪在縣南。唐置。名石庵。乾寧二年一作端拱。治平改今額。朱利賓詩。　江南景物可人意。多袁家山峽客愁。試向幾何春欲暮。水雲深處寺偏幽。　元勳和　放懷對客初尋笑。滿目閑花未放愁。望遠此情天不盡。名山何得遂窮幽。　餘寺院　崇梵東四十里。晉永嘉元年置。名寶林。　淨因南十五里。梁大同二年置。名淨國。　惠照南七十里。四年置。名吉業。　廣福東三十里。本名長壽。　清涼東三十五里。本名興鳳。定安南四十里。本名義安。　興善東四十里。本名興福。　鷲峯東五十里。本名中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寶林東五十里。二年置。名桂林。　法興東四十里。天祐六年。楊吳置。名廣興。　宣林南六十五里。楊吳順義元年置。名桐林。　寶相南六十五里。本名白塔。　惠照南七十里。本名泥池。　法濟南八十里。本名電泉。並二年置。　安禪東十五里。楊吳乾貞元年置。名固林。　化成南四十五里。晉天福三年置。名鳴水。以上並治平二年改。藥王西八十里。梁大同中置。　寶華南三十里。　淨居南四十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法空南八十里。光化元年置。　定安東三十里。天祐元年楊吳置。　大寶東五十里。南唐昇平元年置　真如南八十里。建隆二年南唐置。　論曰。秦壞井田。漢唐不能復。然民田有限口分世業有制。惟恐貧富相絕。有失其飢者焉。至浮屠氏田則不立限制。名曰常住。無得貴。惟施而益之。則法所許。又甚者免其賦。豈以其徒真能外形骸識性體。事之不爲泰歟。無亦曰聚徒而敎接待。是名有餘。可及道路之寠。歷數先王委積之意歟。所以不膺不調而甘心畜之。質不幸兵凶。間作流徙。因路困不數。望其動念緇衣。其侶也亦麾諸門牆之外。甚於越視秦瘠焉。廬山大寺。田以萬計者不數也。養所學之僧。纔數十。常有不足之色。然猶勢行賴相據而主之。則無虛歲果不足矣。不知於何取償耶。至於殖產所在。置主司。聚游手恣滛汙肆暴攙攫水利則牌樣畢而莫容救。甚者兎舟楫而征之。圓通歲入數萬。有三攸莊者。田在建昌。爲江東。攸在奉新。爲江西。積江置鎮。常聚石以備鬪。凡分爭。肯安奉新舟過者。非頁酒不得行。大爲往來之害。許之陞興。則事爲濟路而不理。許諸南康。則牽縣郡而不違。萬人尤畏之。寺爲山法場。其所爲無忌憚者非富之使然耶。太平興國三年。遣使修東林議減田租。使

還。奏寺僧不多。遂詔取寺田十之三。充脩葺費。仍命江州置籍撿校。凡圓朝會要幷舊志。大哉聖謨。蓋思天下之饑者。不止僧而已也。東林有石刻。唐咸通十三年勅牒曰。江西觀察使崔黯奏東林寺。山寺也。愛眞爲勝境。而寺中庄田錢物。各自主持。率多欺隱。物力銷元者常無求。饒資用不足者。盡抱飢寒。本立常住。全爲衆僧。只合同奉伽藍。眾客剔開戶繍供給。但資於私家。施利不及於大衆。今與各立條令。剌石題記。伏恐歲月稍深。依前委亂。山深地僻。少人公心住持。乞降勅處分。奉勅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九

必有禱，城隍常職，且在於是，是祀禜災，捍患有功於民者，狄文廟像，與社稷允望，皆得通祀於天下，不為過矣。江州古之盆口城，漢潁陰侯所築也。背臨大川，襟帶江湖，面直廬阜，屹秀出南斗，斷岸據地，而佳木茂，修陂灌紅，而平湖遶之。云云。東南漕運，與夫賈琛入貢於京師者，取道無虛日，是誠吳楚之要津，山川之會也。廟食茲土，而庇既斯民，其威靈氣焰，宜如何哉。元是廟在府治東北隅，歟陛不蔽風雨，而城隍門闔之嚴，邦人祈禱不得翦暴至，迎者漸延跳梁，驚逝當郡，邦人禱祠之，僕城陴復，元則當使而新之。既而一方安堵，群心感衢，郡相其地，得吳壇為據，高兩術闢闢鳩工度材。弗候勸率，郡聞之，韙其欲而從焉，殿宇門廡，肇異有序。威儀莊嚴，爀然一新。落成，太守郡公紹黍，躬致爲尊，以待幽明從禪之意。嘗聞之奇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眾之所欲，神之所與也。是廟既得其所依，郡人又賴之以安，宜乎神人各得，協慶邦家，百世無斁。 縣城隍廟在縣治東偏。 會濟廟在朝宗門內，唐置，咸通四年，郡牧置，祠九江水帝。江多風濤，昭元道書有九江水帝，遂立廟。有李白代宋中丞若思祭九江神文曰，此惟神包括乾坤，千年天地，劉三峽以中斷，環九道以爭奔，綱紀南服，朝宗東溟，牲玉有禮，祀典無虧。今萬乘蒙塵，五陵脩蹟，蒼生塗炭，為白骨赤血，流於紫宮，宇宙倒懸，攙搶未滅，含識銜憤，思剪元兇，而況參列祀瀆，各當畫守，導奉王命，大舉天兵，照海色於旌旗，耀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澥，任臨，俟爲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先濟，士馬無虞，掃妖孽於幽荒，斬鯨鯢於河洛，惟神佑我，降休于民。 惠澤廟在城隍廟西，嘉定壬午建，以祠廣德軍橫山之神。曹孟建記云 王生西漢，來自武陵，東游吳家，君書聞久之，自荊溪鑿河渠，通桐汭，桐汭之人思之，立祠橫山，梁大平蔣山神，步武帝而告之曰，橫山靈通于天，帝加其號，祀禱之盛，類以歲月是歷數百載，靈香不可殫述。廟貌雄嚴，盛於浙右江左，而江南嶺表，多兒子來九江凡雨，暘有禱應，如響答試，祠之未有其所，適福嘉吏居近闕闕，像奇陽之勝於是，即而廣之，為行廟。鳴工於壬午秋，凡明年夏五落成，為屋百二十楹，費錢萬七千餘，而民不知叶，神作聖人所不踏，維用近廷神則與天地變化，相為流通，聖人猶不欲輕言之，爾寔絕而不踏載，神固巳頌大乞顯，而歸宗之事，尤昔此距山南不遠，人皆能稱其祥，則江人尊敬蓋非一日。是廟之建，適有以稱其機，用宜矜無害躍也。云云。按唐顏真卿重書漢碑載，神姓張，名渤，其先佐禹治水有功，故生與人血食。吳士記中所稱歸宗事，昔智常禪師住歸宗，神嘗為張居士，度受聽法，臨別問其鄉里，曰

橫山使人訪之，則廟也。 龍王廟在盆江門外，祠豫章吳城山小龍君也。豫章志：然平南時，王師舟行泝江而上，神顯其靈，以異舟順風，日數百里。神宗遣太常丞林希繹瑞有靈蛇，增香茶中，帀旬聰祝，來號南歸，主廟覆古著天有感作賚應記，崇義問林訪記載宣和賜御書宮額，舟行阻風卜雖有定日，而風不順，至儀其神，來護舟風，遂順，七日達九江，與無期不失。 文孝廟在盆江門外，祠梁昭明太子也。名號以愁乎江池，皆祠之。 靈順廟一，在清風門，一在狀務西，一在天慶觀前，一在舂陽池上，一在琵琶亭左閭巷，奉徽州安源之神。 郡圃後三廟，曰土地，五侯，三郎。舊志，復州治神 天王堂，在子城東北，復城之神。 餘廟 四將軍，在單貫厍前。 嘉應侯，在天掌坡。市曹，在天慶觀前。 杏神，在子城南。 諸鄉。 陶威公廟，一在龍溪，一在封家洲，皆晉置祠。故長沙威公有傳楊柴題，四海生靈，周宋桑欽孔焦，孟良爽社稷，盟主香千戈，百覺防休泛分，陰貫切堪，并天九重，逸被賊一生多，貪丈盡，修柳綱民，恐盜來，母貫迷洲海，反孟領，漸慶，鷄化食家，客，龍翼古壁，稷，南州凌，餘澤東青，次類凌城里，禱滿，戲，贊勝仕，大秋，中原，力難，故白貴，涸濤汽。 孚惠行廟在白馬岡，祠袁州仰山二神也。即祥文公所祭。仰山神，置春忘清村人，除增泛彭蠡。過二蕭君所舟，一名大分，一名隆，去居仰山石橋，既抵清村，剃增田，注暇訪我，任大吁牧李，即出訪之，果得見，頊增曰，水旱豐山吉職也，宜有歆郡，增歸無田，信宿大水蕩滌村，為田五頃，增異其事，諸往視之，則二龍也神登增自彭蠡云。 顯濟聖母廟在孤山市，彭蠡湖神也，南唐重修，保大八年，本朝紹興十八年賜今額，三十一年敕致祈謝，有陳令舉、王荊公、晁無咎詩。 維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十一月乙巳朔，二十四日戊辰，具官林卿恭，奉聖旨禁告于大孤山顯濟聖母之神，參寅陽明，温柔貞壹，拙於養。敕膺跳梁，不廣五枝之窮，復有南淮之犯，舉虎奔雷霆之怒，唐其無前。而大半背天地之恩，神靈冀與，伏望威靈現施，渠魁伸除，嬰草不以為人。覆北水靈祠之助，震風雲而攜敢，昭見陽天意之民，平伊寨窳急，皆妖復而饗。 維年月日，皇帝遣武經大夫江州南康軍都巡檢使臣息，致祭于大孤山顯濟聖母之神，伏以國家祇奉神衹，具在祀典，春秋時享，罔敢不虔，欲惟明靈，嗇會瑰特，蠢茲金虜，犯我邊陲，爰整王師，正繫神鞭，掃除妖孽，丕勝清平，嘉與含生，躋于仁壽，尚饗。 令舉詩 北過瑣山路，行人求大孤，淵朝無骨肉，白髮臥江湖，秦昔請水雪，陬郡藏道途，相看幸相似，可惜便風無。 荊公詩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柁萬舟

田十歲老叟時出戲少年經事興南來水怒如山洸正開中漆婉娫光昏
毛觀者橫望于方吐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沾溫山前住老矣安能學狄
飛貫田本乘江湖去 無答 江各湖春氣倶蒙媯起狐笋百仞高歸為
坪靖貫絲優卽應還我所忘刀 按尋陽記昔有二女在石所謂商人曰
君下都為市絲優二綱必當相綱商人許諾還得順風還日以箱盛絲優
着石邊忘卻着刀在箱內舟行數里忽有魚躍入舟中烹魚得所忘刀
宮亭廟在縣南濱江祠宮亭湖神王廟在南康軍守記周武王十五年置
神卽宮帆時所謂能分風為二擘波戲兩者也 千寶搜神記 晉吳郡
守張公直經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其妻夜夢致聘神而遂覺中
流船不進闔船驚懼曰爱一女而闔門受禍耶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
水中妻布席水上以亡兄女代之公直怒曰吾何面於當世復下己女將
度遙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又山
谷詩註云有商人數過祠致敬忽見持吏相候曰青洪君以君有禮還相
見見必有饋然得它貨不若得如願也如願乃青洪君妾名所皇百當皆
自獲商人如其說求之果得妾以歸又此神為安世高所度語在蛇岡下
有劉剛黃曹真亂無答詩劉田龍來歟水舉幹追分風泥瀑駛無際臧揚

似禊之繪鳥鵲鳥路船影沒河宮狐石滄波裏岸山古霧中寄言十金子
安知萬里遠 黃 左手作圓右手方世人機欲使可爾天風分送南北
舟許的鬼神豈有此江津留語周濟僧他日於我於宮亭呼嗟人且自有口
獨有樂公不舉酒樂公千歲湖某矣白茅縮酒無從地來贈老羌其托宿
不總靈君身此屋唯鴨去季鵬苟羸老巫莫歌堂翁師共同味宮閑水府
兩陳飛暴宜來應手生來注湖上舟一官四十己已羞靈君如領價可已
收此桑榆老故丘 晁 同舟自古非胡越南北東西路不同不問宮亭
覓如願只求四面與分風 胡郎廟在主簿山近祠董真君婿也十道四
蕃志載 陳氏廟在太平宮南宮之土神也按宮記陳氏施地為使者廟
陰宮錫之沒為土地神 手澤廟在小五嶺建炎初建卽德安楊鄧二將
軍祠語在德安本條
德安附郭 東嶽行宮在義豐山下 城隍廟在縣門右南唐置有碑大
丙午歲碑刻建昌作文光鄴野內云自梁泰地因計歲月近已隳建改場
為縣額足證猜增隍縣之先後爾 三將軍廟舊在苗倉東祠秦三武士
唐建成手德文宋聖刀有傳今廟壁像寫靈異概 手澤廟在縣市西北
五代時置故鄉豪楊鄧二君祠也二君有保鄉井之功有大聖將軍傳詞

順慶映杞云王船所作非 慶元二年賜額禱雨驗五年封靈潤靈濟侯
昭勇行廟在縣南祠吳折衝甘將軍寧有功江淮間王廟在興國軍 餘
廟 龍王在湊東玖千水 龍壇在神林篙千建壇祈雨多應
諸鄉 九郎廟在陽居山上祠王莭山避秦之士九人 十郎廟在山下
王祠何仙也按王莭記卽與三將軍同行者道經此故祠 餘廟 伊王
在伊村宋武事始 靈潤在道願山
瑞昌附郭 東嶽行宮在永豐道院 城隍廟在縣衙左 顯濟廟在白
龍聚龍祠也嘉泰初賜額神封手澤侯京鎧宰邑禱雨驗後居攻路會邑
人有請遂得號洪邁記時雨制之 敕江州瑞昌縣顯濟廟祠昔龍在湖
為帝司雨隨時歉應令乃新己號靈手之嘉石盡龍元侯之顯現祇于
茂遠慈彼與情祈其雨場無或愆候寸特封手澤侯 昭承之此來錢郡
受約來太守王公出日龍聚行興披臨曰昔大丞相京公宰邑值旱過是
群祀獨斷聚靈答如響後登樞路已人具事來請于朝公既然感舊泰下
有司訪實論諸乃頒手具奉令成宜告之臨既視舊建新門號載揭廟額
率同僚與士民具牲瀝漿貫祠下既從事曰聚昌有湖日潛者三歲比弗
遂令下之日祠有祭如響答神將震動山谷於感神之格思抑何捷耶

今歲仲夏亢陽為沴偏禱祈請禱甘雨建霆已人感之將游以實聞神之
靈光始不止斯而已 大聖將軍廟在通濟橋南卽楊鄧二君祠 餘廟
張康二王在親晉院興地紀勝在廬山西康王谷口 董真君在縣
北 游江大王在通濟橋南 章湖王在縣治西南並失所始
諸鄉 謝侯廟在赤湖傍唐巷神人謝君祠也名如微有傳 程尚書廟
在安泰五代時置祠赤烏場戍將程綱官為本烏場制置使今安泰有城
泰其七處也 周押衙廟在清盆鄉祠五代時保護鄉井之豪也清盆鄉
石壁卽其七處 餘廟 柯押衙在洪陽鄉 趙王在大並不載所始
湖口附郭 東嶽行宮在縣南有鄭安靖記見之本符縣天聖仁聖帝廟
在焉廟建歲時專祀其廟既甚嚴他鄉之民有狄侯其神者忍遠不得詣
往往日其地建行宮邇數本廟之制湖邑之西由是興焉云云有一仙亭
有來時記元豐五年二月既望邑民熊氏家獻女子有瑞澄累貫瑞靈紉
觀刹群屏掌羅食及齊善跌休咎人皆異之業寧中田以外氏高秦落洲
侍者往有中流風起浪濤同舟同如攸濟女子神己自有日吾非凡人必
有陰相毋恐但瞑目衆惟惟或竊窺之雙龍翼舟以行衆未悉歸後曰吾
帝之聖女號吾為女既聖一嫁厥又念往來呈廟祝與之借來女子仲前

既俾其定儀，立像聖母兩偏，約七日升坐。口授銘語，章示過衢，大略準官禄民兵，動備不璞，其月前一夕，貫洞跋縣於其舍，燕于群從，望朝啟侍天地四方，眸大津洲鄉郵，逍而復歸，因聖母以詩人，降鳳姑今暫還，即刻木肖形，代内諸振而舉焉，於是碑狀，惟欽聖池之水。日，諸祠所儀接神階間發哥聲，聞者震駭，送仙之期，再請九月五日，約卜宅北，畫蝌蚪作體如科，足日常服飾衣儀，伏鼓吹導前，由虹橋達祠下，雲霧瀰漫，至則受其說，憲趨進起居，顧左右曰，岳帝有旨，朝奉郎吳君明準，邑崇敬居多，賞路散旗，使報之也。再付於廣陳述之，已而吳卒，致於聖一娘，織曲肱而終，邑人欽仰會賀鼓樂，悦四日，蔵于廟右邊治所也，以暴前亭為一仙亭，所過之橋為度仙橋，迄今瀰望日，士女相帥朝拜，凡有禱祈，已靈應答如響。崎北増鄰廟祀，狀傳于紀之，繪諸狀者，今以為然，因次顛末。城隍廟在縣治右。龍王廟在下鍾山，即吳城龍祠。殿外為雲平閣，有謝瑎書扁。于華詩：姑俏突兀大風外，單騎氣氣水石間，攔支不容今日去，老大矗何月時閑，烟波鍛子東西各，前有體聲上下山，解右真成觀物化，白鷗無數舞江灣。龍君廟，在龍王廟右洞庭龍祠也。餘廟。陶威公，在縣内。鐵山，在縣北，其知所始。

彭澤附郭。東嶽廟，在縣城内。城隍廟，在縣衙前。餘廟。龍王，在縣内。顯正行祠，在縣内，詰在正廟下。

諸鄉。顯正廟，在故城，乃唐賢狄梁公祠。天授一年，分鄱令彭澤，值早充歲乙丑一歲租稅，歲除綠死囚三十人，令歸度歲，如期自歸，奏與免死，由是人德之，為生置祠，男子以禱，婦人以禮，運土築址，建天兵大廟，何不歎。本朝紹興七年，賜今額。廟有古硯，方尺，鍋曰：劉滄上相公，其如何時物，有蒔致之，澤舞夢雷，有已牢祷而致之，舟至小孤，風濤暴作，急還之。舊有張宗閔碑，不全。嘉定十六年，封忠烈侯。按公在唐已公爵矣。廟有皮日休碑銘、黄庭堅詩。元一統志：狄仁傑廟，在彭澤縣。宋賜名顯正廟，以唐狄仁傑嘗爲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范仲淹作碑，略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然，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懿，得于日月，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搢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既守鄱陽，移丹陽，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呜呼武后，如太宗何？嗟如厥何心？不遂何力？可回我公，畏偽極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過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伏摸，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誰能當？

記詠：日休碑，略甚：嗚呼！天后革大命，垂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讓貞觀之世，是遵何道哉？非以敢任公卿，不然者，吾侯臣之酷，不能誣諸武之猜，不能害房齡之謀，不能逆，云云。進士皮日休游江左，至彭澤，當河東公觀察之四年，贊皇公判郡之二年，云云。其詞曰：惟唐中否，帝室如綴。右持權式人瑞妻書識，兆肆易搆嚴叔，大樹得薛宗臺，欲墜使吞，諸武作戕殄，泉深兮東宫已矣。云云。北極綰我，神豐媧皇拳命，日君巫紀，周德方否，秦運爲水，杜云云。與化言闕，狄治天將，啓唐載從忠良。云云。爲道如勃，木侯乃萬，大舜詩彼明，賢一言句悖，視天如鄉，少無比而，少陽既老。五公始昌，共定王宣。云云。詰 惟侯在唐，其逵王室，笑氣千載，凛然如生，故在天爲列星，在地爲河岳，係右斯人，何所祀極，可持封忠烈侯。碑陰謝提之識曰：唐丞相梁國文惠狄公長壽初爲彭澤令，民生祠之，至今歲歲祭嘗，如公在時。公亦思所其民，水旱疾疫有禱輒應。紀興七年，賜額顯正。嘉定十六年，聯以民之請聞于郡，郡上之朝，於明年二月制封忠烈侯。從我朝寵異之，守祠道士狀以封語刊石，謁提之盡識下方。提之以拜言曰：忠者誠之發，烈者誠之著，大哉誠乎！涌天地貫古今，惟此而已。方偽周時，天下已無唐矣，公明哲其間，以興復自任，忠激於心，義形於色，曷亦不顧一生，大石猶之，而實信之，諸武畏也，而實畏之，維華潜制而天下復為唐，此無他，誠故也。宰天下者與草已同此理，變國家者與夫民同此心。彭澤之民懷公之惠，感公之德，理亦然也。今數百年，猶凜凜有生氣，蓋其通天地貫古今，沒而不忘，久而不泯者也。提之以嘉定乙酉簿領是邑，明年夏，首謁祠下，齋宿之夜，夢公如在，旦禱祈甫畢，雲雷發於祠前，甘雨旋降，而至公之至誠，其無間於所施也，若此今國家盛明，百神受職，公之忠烈，久而愈彰，民之報事，久而益謹，朝之褒表，蓋方來而未艾也。雖然公視富貴如浮雲，視爵祿如弊屣，述績過徹，此殆非人人拳拳之意，公亶以是為榮。黄庭堅詩：在曹望學毛抗，梁公剛毅古人無，起出唐家六尺孤，紙綸要將天地復，精忠如有鬼神扶，復臣權除甘乳，逆季勛奸郵恨不誅，江水未銷名未滅，廟碑三讀

史嗟吁。一馬崇祖　九峯家世一綠危。惟依忠臣片語遣。節苟從客公事了。幾人嗟嘆捲簾時　戴昺詩　新耶人物北斗南。笑凡老氣周唐間。雲雷風雨震四海。太宗基業安如山。　寧江廟在馬當山水府祠也。小說王勃舣舟山下。見麻衣老人扶杖踞石。坐。即之忽不見。惟廟在山竹間。意其神也。遂以賓禱。夜夢神告曰。南昌閻都督滕王閣成。來日會客作記。潤筆甚豐。子何不往。吾當助子一帆風賞。詰旦已抵洪。遂及作記。是唐已有祠矣。南唐封廣祐寧江王。號上源水府。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福善安江王。紹興二十六年。賜今額。三十一年加封靈顯佑順。逆亮之役。舟師主帥常見空中有馬當神王旗。而天山承忠見為殊。時以陰靈助順。改增秩。諸祠有曰。此據征鸞房悚安者。有嘉南渡之感歎。諫議三元而御賞。慶元紹定中嘗再修。廟有唐咸平帝碣。碑額等。僅藏之。錢官寧之張孝祥書扁。據道書書上元水府。有馬跡亭。　記跡。王自通建殿記。　慶元六年夏。予被檄詣郡。則駕題公頂。弓子鐵質宋曰清廖公手。與予有先契。過此祀焉。為修事江水肖後殿。環廟無以為壽。遂取廖所留俸五十千並片紙。過來座以修無視。則公任千之官。舟既繩下拜焉。今歸官來還。曙時拚顧。予於廖公實有嚀意。且事江有功於國。而惠利於民者多。欽然頷令。歸即往視。則殿負

山雨江綠字鋪歌舞禪環然若屢。於是今匠者。敘而正之。取其撓折者新之。度財計工。豎錢為役。既畢。挲群觀。酒以廖公之錢告于神。忠書堅紙以紀歲月。時天久不雨。予及同寮為已民乞靈者再。有灃皆隨。益信神之靈足以有感於廖公也。公名洪。入為吏部郎云。　楊師經建廟記。長江西來渹湧彭湃。折趨而東。以赴於海。其或飄風迅發。波濤怒驚。蛟蜃出沒。綻作萬狀。而風帆浪舸。怎漲汾茫。不知其所窮至。無物可之哉。九江而下二百里有山屹然。橫枕大江。曰馬當。或曰其形象馬。以是得名。山石峯磡林木屏轄望之隱然。是必神居之。上元水府有廟而其世傳有唐王勃嘗禱神崖然偏。借助風帆。信宿達豫章。而滕王閣記以成。是自唐以來廟貌已立國朝加勅額。建炎兵燬中興累加修葺。閱時浸久。棟宇傾圮。紹定中四明何公炳守江州。舟過祠下。解香致禱。得安流以濟。既抵郡首捐俸百千。命已令姚君璣修葺廟宇。前此基址逼江。狹隘局趣。乃擧徙而上。闢鑿山險。芟除蓁莽。適得寬夷之地。若神啟其秘者。於是撤而新之。其以兩廡。周以重門。揭瞰江流浩渺。傾奔遠視淮山參差環列。萬象軒豁。昔所未見。神之靈異。於茲顯著。殆非偶然者。云云。慰神龍之居。其在此歟。　章甫詩　驚濤洶湧江勢悉一山屹立真環奇。王如乒馬胄走。歟萬夫碑易其數丈亂

蓋山殿堂豆聚。睨惟廟貌神靈。綠風帆浪舶。香火益豐。魏兩廊牛羊刲。三元水府各擅據此實上元閣府處。陰兵擁甲獰靈旗。紹興動王竟北顧。塗金太廟手湖書。八法森森見神護。適年實帶腰龍珠。草獻渠渠殿宇欹。我曾一拜王之庭。坎坎擊鼓杜酒陳。蕭條古木雲四合。路左佳石蹲麒麟。人心傾止形勢壯。區區焉休何有神狀。風顧借一帆便。笠澤正好泛輕舟。小孤廟在小孤山。本朝封顯濟夫人。嘉定中重修。章泐修有陳簡夫詩。山名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那知誤。行人但乞靈。　答呼孤為姑。歐陽修云江南小孤山。則有彭郎磯。余過其山。廟像乃婦人。而勅額為聖母。豈止俚俗之謬哉。　元一統志。惠濟夫人廟。在彭澤縣。拜見山川小孤山註。

祠堂

九江志。祠先賢與廟祀異。廟祀人情之不容忽。先賢人心之不能忘。盡心於人情不容忽者。政也。委意於人心之不能忘者。教也。九江居者。仕者。寓者。距草栖望。武去而思。或慕而祠。非必有功能之及物。禍福之動人。而人心拳拳不釋。豈非修名令德。清風遺韻。足以廉頑而立懦耶。聚而儕之血食之間。過矣。德化附郭。　三賢堂祠晉靖節陶徵士。唐梁國狄公。太子少傅白公也。舊在郡圃。今徙州學。元一統志。陶狄二賢祠。按唐地城記。唐景龍中。彭澤縣

南門置陶狄祠。馬澤撰記。其後縣移治。而碑莫知存矣。國朝至元十八年。匡山周晞領江州尹事。令縣尹合而祠之。其為記略曰。梁公在邑。距靖節不肯折腰。時己二百八十有八年。流風相接。已入當合祠之。厥後邑改祠存。積歲頹圮。民忘弗繼。至元十八年秋。贈家思為守。九月郡縣因行邑首謁焉。起敬起慕。北孤山以興其高。因令邑大夫新廟學。徹其傍法祠。大為屋宇。以合享之。使夫後之君子。思則當以淵明為式。仕則當以梁公為師。其揆一也。　白傳祠。舊在湓江門內。興國八年。梁綱建轉運使張克華始塑像。徐鉉記。見白司馬宅條。今有三祠。一在通判廳。曰白傳堂。詳在本廳條。一在琵琶亭。一在城外之東林。即草堂也。　三先生祠。在州學。淳熙元年。祠濂溪周元公也。詳在書院條。以明道伊川配。有謝諤記。諤為四江周史君紀。濂溪祠堂之三年。史君判府九江。九江又濂溪之居也。前守長樂林公。嘗祠先生于學之廡。規模卑隘。非所以示敬。史君乃即學之隙地建祠宇。又以明道伊川配之。淳熙元年春正月落成。諤也。攝事豫章之來。新距九江三百里。知史君之訓民也。規規然致意於老師先生。而建祠之君子之教也。不必家置一喙。啟其敬為可也。謂夫老師先生之嘗寓焉。語于此屋焉。而緣之安安之。擧幫乎見聞而迎送之。為豆籩俎豆。為牲酒簪幣

為厲歟。晛起爲黄守瑀祝如是。凡以邺而納諸欽。欽則不忘。不忘則安。安則能化。能化則神祠之義。恖可已矣。云云　林來記畧。　始于濂河南程氏、徐踪。開周茂叔先生道學之懿。其復從蘇端明黄大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為人。及來九江。式侍木棗元梓自建寧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肯没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祖立沖宮。江獨未舉。願也狀敷。于閱之變。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來訪。敢請其像與其遺文。傳通書拙賦而續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立鑿諸楹。而繪事於學官。使邦人知所矜式。云云。

三賢祠在天慶觀祠李翰林曰。蘇翰林軾黄太史庭堅也。太白天寶間題詩。蘇黄元豐崇寧間來祠。嘉定十四年。吳人張震發書三賢詩。道道士李惟寅刻之。惟寅閩西縣建祠。有實跋。　李杜蘇黄詩冠今古。李陽天慶獨擅。三絕亦奇觀矣。然而謫仙所詠。皆在北縣山谷。獨其後齋曲房。松竹香蔚。位置氣象。至可發騷。願乃易地西縣。宣塞弗稱。名勝舊游。復為狀典。中庵李君實主斯觀。好文多藝。且可勉進。肖像三賢。尸而祀之。宜非眾極。舊宮所獨有。吉李君媿謝請從。因為考訂歲月以盟之。詞感而語我來。

諸鄉　靖節祠在楚城鄉。即舊處晉置。相傳始於謝康樂。本朝自元豐至

嘉熙間四加修葺。元豐六年。邑人潘希傑修。重和元年。印漕令邑宰趙振之修。乾道六年。村氓長康帥里人修。嘉熙二年。蜀崇節修。再給田以共烝嘗。保之先給米節增之。名公頌詠甚衆。元一統志。淵明祠勝覽。栽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詩。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暴搏有酒。不暴琴無弦。柴桑古村路。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　記詠　孫勰　先生拂衣歸柴桑。視時富貴猶秕糠。義心恥食易代粟。皆卯於我何傚邪。云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載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似向東風懶折腰。　僧祖可　靖節非傲世。寄耻為人來。爵然霜雪姿。又正如松獨高歌歸去來。自種菊興來寫意琴書間。夜已審嫋是傾觸三徑歸。頽然志亂專。江山有遺跡。庶以揉流俗。　潘希傑修祠記　予世居楚城。距甘山百餘里。甘山陶姓數百。先生之裔也。今間職科遷布仕路者。惟將軍龍衛公之家而已。自餘世次歷歷存譜牒。為予與陶氏世姻視龍衛公為舅。一日經先生祠。見廟貌甚壞。喟然嘆曰。晋恭山孫明復過陳。見夫子像暴于履霪風雨弗蔽。乃有負天多少事。生死厄於陳之句。况生耳貢首節。自歸於樽酒而歸於避世。其於死生之厄。又可知矣。予於是出私錢為新其宇。潘蘇鈎闌無不備。又粉板以錄前後留題。龍衛公名鑑。

予潘姓希傑名溥主字也　王必成修祠記　楚城號古柴桑。淵明故里也。邦人景企高躅。祠而祀之。經始年月不可攷。刻之石刻。由乾道庚寅。上及元豐壬戌。凡九十年間。重修者三人焉。曰。邑民潘希傑。邑尉單長康。邑大夫趙君俶之。下逮開禧。又三十八年矣。視漏忽傾。蠹撓且墜。令今尸始徹而新之。俾以官地。肯儒令居。既用凡礪。不移而矣。繪事既竣。廟祀崇嚴。且命道流與司依歸。越月告成。士民知所依仰。郡曹掾王必成聞而美曰。世論淵明之去彭澤。以女弟喪。蓋必為一督郵屈。殆未知淵明者。拼無謂衆躬宴極矣。五柳之笑肯然。一不合意。則棄去。雖饑困不置。卿何使得位晉朝當蹤舉時。能拓之使來。處之使去乎。婆娑晚歲。東始名號。以自見高風嗤那去之千載。使人落落有生氣。此祠之修。激貪起儒。又在言意之表矣。邦人士相與歸祀。通有會於予心。姑次所聞。使刻之。云云　林米偉重修記　先生栗桑故里有祠舊矣。今軍蜀君叢因行役。嘗至其下。後十年來長斯邑。下車見士民。首問祠無恙否。對曰。圮日甚。嘆曰。茲其可廢。遂撤新之。計工度材。會其直以付圓通主僧經營之。云云。舊有公田二十餘畝。用贍於守者。後使於豪民。復增給五十畝。奉安有日。走書抵廬陵。俾記其事。乃言曰。今之為令者。官府治辦。庭充斯稱賢矣。云云。况遼方北缺。江西戎嚴。候

所居。當風寒急處。獨汲汲於此。戚之至而慮之遠。非眡見其流俗為政知先後者。其孰能之。抑僕聞世之高先生者。徒知其不屑仕進。妄依賜詠。遯世無悶。如古逸民而已。其胸中所存知之者少。以予觀於先生。非可以隱士論。自以世晉大臣。周國休戚不忘。代運遷革。慕賞高。遊不汚其節。雖滔虜寘冥蹭蹬何慕。而中心憤慨。未始一日忘。豈以潔身為高哉。是齊其子之感愛農稷契之思。其志深矣。云云。使先生得英主而輔之。剷裕釋秦雅。何遽傳忌。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是豈以出處願晦論耶。蜀君名崇節。字陶翁。觀其名字。可以知其志。予書此。復命且歌三章云。廬山之高兮。其上接天。雲煙香霧兮。疊嶂飛泉。有美一人兮。紉蘭結荃。徜徉其中兮。何有歲年。我歌曰。廬山之雲兮。朝出而暮歸。變化翕忽兮。明晦無時。至人御風兮。雲承其旗。有翩者鶴兮。來駐我睎。又歌曰。廬山之泉。清清其流。飛瀑濺濺兮。其淵幽幽。行吟醉臥兮。以濯以漱。游者如斯。而未嘗往兮。于嗟先生淹此留。蜀崇節贈田劄　靖節先生千載一人。聞者孰不起敬。原本缺　若里乎。予頃遊廬阜。睹其祠圮甚。顧瞻太息。原本缺　無而去。此心介介無君有所負於先生者。去春原本缺　此來。十年未遂之志。至是有不容緩。云云。遂以原本缺　直捐金重撲祠宇。尋以圓通主僧重役。庶乎民力不傷。本邑公文

徙遺意也。云云。旨有田三十餘畝，水陸之產，凡奉之所存無幾，通有公罷，乃縣家所得月者計五十餘畝，輟之以奉歲時享祀之外，餘給守者，仍以圃通主其田，庶幾田與祠俱可以久，後之與我同趣者，竊有望焉。

陶光祿祠在西林祠。晉陶範，有所依傍。

陳尚書祠在普照寺，祠故尚書陳恕，有傳，布衣時嘗遊，後通顯于執中，東坡，請錫御書藏之。

濂溪祠，即今書院，是輿地紀勝，濂溪書院在州南五里，濂溪先生，道州人也。按通州志，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隱居廬山，有水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最之先君子守九江，為建祠堂，及受道堂於祠之側，又其後來之李元觀之為德化宰，新造祠宇書院講堂，為屋數十間，扁曰庭書院，例招致名儒以為堂長，諸縣舉秀民以為生員，仍置田租以贍之，今不廢。方輿勝覽，朱元晦作記云：先生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遺其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書來屬熹記之。惟先生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某切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人，嘗欲一決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病不得往，竊不自悉，乃今幸其獲因文字以附姓名於其間也。

趙福王祠在天池寺。慶元宗相汝愚也。

德安縣。五賢祠在無相寺。祠故郡守李公凋，湯公沂，王公柜，漕使二李公邦憲，若川也。俱參或德安置賦故祠。

陳氏祠在縣東義門，陳氏廟也。歷世孝友，旌賞祠之，南渡子孫散處，惟祠在焉。

瑞昌縣。 元禮部祠。二祠，唐元結，一在濮濱，嘉祐中立，其書禮立，熙寧中毀于水，遂遷今祠。紹興二十四年再建。李覯記，來建僧舍，以天王寺額歸之。有葉義問記，王十朋詩。一在雙溪，曰思賢堂。官道旁，元祐中朱楚材移蒼城舊祠之材建。有承隨記。

記詠。義問記。 唐禮部侍郎元公次山學行文章，為一時聞人，縣之濮溪，乃乾元間避地，有詩文載集中。宋嘉祐五年，縣大夫吳侯因民之欲，結屋以祠。久屋廢，未有能求其遺而成之者，今侯西美改歲民聽，乃重建祠于蒼城，謂古之君子，生有積名教，死必與祝典。次山之來濮溪也，人愛之，其去也，人思之，當時被宰皖詠，皆應避位佛之語，通事行已，有愛君愛民之心，可以風動天下，至今聞其名，式犹宦欽推仁人用意，固有苦緩而甚急，使與己之士。求千數載月，于文不知幾行，安能流傳，雖然賢如次山，庶幾而知，治道如李西美，法皆當書。

張隨記。 瑞昌縣地橫帶濮溪之源，蓋水之出也。唐元次山乾元中避亂于此，自稱浪士，不鄙夷其民，與父老日相往來，後守九江，復有諭濮民之詩，民到于今思之，舊有祠在溪南蒼城之上，參蕪翳沒，十年幾廢，不足以盡崇敬之道。縣令朱公楚材因民之弗忘，撤舊材移置雙溪通道之旁，遂以思賢名之。次山文章忠義有關於前世，非特出處之迹見於此而已，名堂之意亦所以同民之欲也。

十朋詩。 蒼然山色冷然然，次山之文猶可驚，令君贈我有深意，欲以浸浪吏吾名。我舉為官真漫爾，罪遭愛門稱判史，閭巷欣逢于元子，尤愛清冷濮溪水。

何采夫。 濮溪水，接濮湖水。小艇遂來訪次山，古屋空廊楓葉岸，短牆幽徑蓼花灣，平州斜日千峯碧，萬里西風兩鬢斑，試問文星在何許，至今光射斗牛間。

元蘇二公祠在元蘇書堂，合次山與東坡並祠。蘇嘗經過亭子山，留題。寶慶中建。

題詠。趙汝馭詩。 春祠當上己，新像合蒼城，晚想雯鄰意，兼懷過客情，宅遺環水碧，碑帶古楊清，天上文星會，人間絃誦聲。

何萬選。 直截二君子，遺迹在蒼城，道合皆憂國，人懷無異情，詩留牌里編，墨映石崖清，相對書堂上，秋風發嘯聲。

曹幽。 兩公千載士，出處不須齊，好事題明府，合祠元濮溪，清芬藹馥馥，往事草萋萋，新碩人瞻仰，如君子自題。

翁卷。 一時為很迹，圖志已皆傳，縣尹尋前筆，春祠合二賢，清波流日月，老木聚風煙，閭里生新敬，常來此泊船。

張監丞祠。紹興間置在觀音院，後徙城隍廟。祠故縣宰張君德林也。建炎劉文舜記。境張平將見之，犒以牛酒，賊感悅而去。明日賊伴將王四郎又來，張渡遣徒步請復于州，而張妻饗賊衆，復且至，既如所先出，賊衆不能矣。宣單合擊盡殲之。四年冬，李成前鋒屯州，張恐其來，諸賊既止，遇害，邑人感而祠之。

彭澤縣。 靖節祠二。一晉置，在故縣，有山谷諸賢詩。一南渡後建，在縣東嶺上。

題詠。山谷詩，見故彭澤縣條。 馬崇祖。 但餘松菊未全貧，百世新詩意甚真，未帶不同羞孺子，衣冠知是晉時人。

何恩誠。 淵明高處不惟詩，七百年來獨見幾，我亦今年有丘壑，扁舟何日似公歸。

論曰。 郡縣之祠若廟於先賢者有二，沒而能禍福，以驚動其流俗也，生之有詞翰，以藻績其風物也。夫知禍福而後敬者，其人處利害得喪之雜，無士夫與祇庶皆然。尊詞翰而表章者，則出於士夫之心。謂能張吾軍立赤幟，抑高其趣尚，以自見，祇庶無與也。意二者之外，抑有當致意者乎。江郡祠廟若士行，懷英若樂天、次山，或勛或節，在人心固難泯然，陶狄廟貌赫奕，則

蕪府嬃之動人元白所以祠則大槩以詞翰重嗟夫孰知唐李補闕渤

本朝呂御史瑀未祠之爲缺典哉抗疏於朝謂臣州田二千頃旱元九百頃不當於旱歲責民十年逋賦卒得蠲免築堤七百步使盆廬諸水爲州湯池行旅不病涉居民絕鮮食至今渤之德宏矣乙修城池以絕姦萌者再建矣迨今恃以無恐乙增軍籍乙存砂錢以寬民力備緩急者各一瑀之功亦鉅矣當時用心固無所冀郡之官民可與相忘於蒸嘗之外哉無亦驚動流俗與夫藻績風物者不足耶以固有焉而修則視詞翰爲可緩生不爲駭世絕俗之行則後必不行胥聽之私然祭祀者人心所自盡也豈當有所顧待耶夫二公氣節視陶狄蓋優爲但遭時承平正不必有如是事尚論詞翰豈遜元白特不以是自名爾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此非祇

庶責士大夫

其盡心焉

江 九江府十三

古蹟

九江志東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陶侃故居僧慧遠建爲道場元一[illegible]

[illegible]不生

西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慧遠道場與東林寺相並輿地紀勝[illegible]

[illegible]大林寺與天池寺相近輿地[illegible]

[illegible]圓通禪寺去城南七十里輿地紀[illegible]

[illegible]

舍利寺在市東北豐儲坊　能仁禪寺在市東南涌輪坊　高良般若禪寺在仙鶴鄉　廣福寺去城南二十五里昔匡裕煉丹之所　天池寺去城南六十五里居廬山之上　報恩禪寺在市東　景德講寺在市北　龍覺寺在白鶴鄉　廣化寺縣南三十里　永濟寺縣南三十里　廣福寺縣東二十五里　定安寺縣南四十里　崇梵寺縣東五十里　安禪寺縣北七里　普明寺在縣市　興禪寺縣東四十五里　清涼寺縣北三十五里　景福寺縣北五十里在彭澤縣

濂溪書院宋道國周元公書院舊在濂溪港去城南五十里後遷至府

治東有山長韻之其祠堂記見後。輿地紀勝。在州南五里。濂溪先生道州人也。按道州志。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德居廬山。有水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使百餘年衆之。先君子守九江。爲建社堂。及更遷堂於祠之側。又其後衆之李元觀之爲德化軍。新建祠宇書院講堂。爲屋數十間。助田廪書院例。指。欽名儒以爲堂長。諸縣舉秀民以爲主員。仍置田租以贍之。至今不廢。 元一統志云。昔有濂溪祠。永梓庵熹作記。略曰。先生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嘉華不治。則有年矣。宋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祠。書來屬熹記之。惟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與於此。熹竊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人。嘗欲一泝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附姓名於其間也。後又建祠堂及更遷堂於祠之側。 景星書院。唐韓文公有書遺李渤。曰。朋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是後遂建書院于郡城之東。名曰景星。有記見後。元一統志云。設山長爲師範。晉李渤爲江州刺史。唐元和初。以石捨遣召不拜。韓愈以書勉之。有景星鳳凰先覩爲快之語。後人因建景星書院。故會爲盛。 清忠書院。縣東北山下。乃元時邑令王國輔取陶狄清忠之名。奏建書院。今基址存焉。 陶侃廟。一在城東。一在城北。一在楚城鄉。 九江王英布廟在城北。 龍溪廟在甘泉鄉。 祖將軍廟。輿地紀勝。歐陽詹集云。曹國顧公頊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公載石還次江州。蛟奔觸引。直至湖心。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有神祠曰祖將軍廟。公捐金建亭。名曰祖亭。公製文勒碑以紀其事。九江志。狄仁傑廟。去縣南二十五里。元一統志。在彭澤縣。宋賜名顯正廟。以唐狄仁傑嘗貶爲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范仲淹作碑。略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然。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體。揭于日月。公之盛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縉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

人系之云。商有三仁。帝欽其武。漢有四皓。正於未奮。嗚呼。武恭如火。李恭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極天之哀。逆長風而孤騫。患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很。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誰能盡。 輿地紀勝。康王廟在廬山西康王谷口。元一統志。惠濟夫人廟在彭澤縣。詳見山川小孤山註。太平寰宇記。使者廟在州南。唐玄宗夢神人曰。吾九天使者。請於廬山立廟。時開元十九年辛未歲立。九江志。氾疊樓在府治後。 齊雲樓在城之西北。下臨大江。輿地紀勝。在州治東北子城上。皇祐至和間建立。 紫烟樓在府治後。 庾樓在府治後。臨大江。晉庾亮字元規。守鎮是邦。因建此樓。輿地紀勝云。在州治後。洪芻記曰。其下久爲水亭月榭。凉廳嘯臺。山欄石池。號比林院。書丁以分東西二林之勝。 方輿勝覽云。在州治後。庾亮領江州刺史。故名。白居易詩。重過蕭寺宿。再上庾樓行。郡人猶認得。司馬詠詩聲。 王貞白雨後從陶郎中登庾樓。 庾樓逢霽色。夏氣欲西曛。虹截半江雨。風驅大澤雲。江邊魚艇聚天畔馬行分。此景誰堪畫。文翁請命文。 高遠亭在城之東。輿地紀勝云。在子城內東南隅。有名公詩甚多。王十朋詩刻存焉。 疊翠亭在城之西輿地紀勝云。在伴廳。其下爲白居易宅。然無所以紀。比上有北亭詩。 快覩亭。在景星書院後。 琵琶亭。在城西甘棠湖之北。湓浦港之南。方輿勝覽云。在西門之外。其下臨大江。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序云。送客湓浦。聞舟中夜彈琵琶。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年長色衰。嫁爲商人婦。爲作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行。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把琵琶半遮面。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斯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莫亂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泣。生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蘇子由詩。湓江暮雨晴。孤舟暝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草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潸然涕泗下。安用無生說。并見江州縣志 浸月亭。在琵琶亭後。南臨甘棠湖。 煙水亭在城南。李渤甘棠湖堤上碑刻尚存。 虎渡亭。在城北。虎由此渡河。故名。輿地紀勝云。在北門外。取宋均爲守虎渡之義。 攬秀亭。在城南。輿地紀勝云。取李白詩九江秀色可攬結。故名攬秀亭。郡倅王留題西林寺攬秀臺詩云。竹聲香爐峯。木出二林口。一區廣地如席平。誰作新亭名攬秀。 百花亭。在城東。其基爲都統司。前元改爲萬戶府。輿地紀勝云。郡故有梁刺

史部陵王始建梁元帝詩。徑日繞十里。何由望楚津。落花洒行路。垂柳拂增居。　三笑亭。昔僧慧遠居。東林。每送客不踰虎溪。一日與陶元亮陸修靜語合。偶過此溪因大笑焉。故名其亭　一息亭。後改為名參雲亭。在縣市東大嶺上。　仰高亭在星子嶺。　觀瀾亭。在星子嶺。　生意堂。在府治後。　草堂在東林寺。後唐白居易讀書之所。　二賢堂。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　遺愛草堂。輿地紀勝。鄭侍御史遺愛草堂章應物詩。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疎松映嵐晩。春池含苔綠。　白公草堂。在德化縣。唐元和中。白居易建此堂於香爐峯北。往來遊處焉。自有記。後改建於東林寺。樂天集草堂即事云。香爐峯北面。遺愛寺西偏。其下無人居。終日空風煙。時有沈冥子。姓白字樂天。歎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舍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　陳氏祠堂。在德化縣普照寺。陳尚書恕嘗遊此寺。其子升之表政請立祠。　五賢祠堂。在德安縣。郡守李澗湯沂王柜。李邦獻。李若水。以五公奏請減德安積年重稅。邑人德之。為立五賢祠堂。元次山祠堂。在瑞昌縣前。縣令吳審禮立於濂溪之傍。　濂溪祠堂。先生姓周。諱頤。立祠在州學。以明道先生伊川先生配。九江志　壽聖觀在城西通慧坊。溢清港畔。　清虛觀去城南二十五里。雙劍峯下。昔皇甫謐退居之所。　太乙觀去城南二十五里。昔董仙植杏處。輿地紀勝。太乙祥符觀在德化縣南二十五里。即董奉植杏林之處。董奉上昇之所。唐天寶初為置太乙宮。宋祥符中改今名。治中有游魚尤為蕃狎　開元觀在子城東二里。本晉昭隱觀。內有元宗金銅御容。　玉清觀在瑞昌縣西四十里舊經云蘇耽王喬赤松子並於此修道。後置觀。觀中有南唐碑。九江志　靈真觀。縣南五十里。　尋真觀。舊志載在州境。　景德觀在德化縣康王谷玄妙觀。在城東隅福星坊。輿地紀勝。白居易宅。為司馬時所居。有湖大江之勝　陶潛宅。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今即其故居為靖節先生祠堂。輿地紀勝。九江廢縣。尋陽志云。晉元帝置。後省入尋陽。　廣晉廢縣尋陽志云。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楚城縣。尋志在德化縣。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盆城縣。尋陽志云。隋改柴桑為盆城。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廢上甲縣。尋陽志云。晉元帝置義熙中省入彭澤。寰宇記。廢和城縣。在縣在縣東北二百二十里。按顧野王輿地志云。和城縣江左立。屬汝南郡僑之廬江南頓。亦有和城。屬太原郡。至隋平陳。併入彭澤縣。　輿地紀勝。廢龍城縣。類要在彭澤縣西二里。寰宇記在縣西二里。隋平陳後置。至開皇十八年。又改為彭澤縣。　廢天水縣。在縣東五十里。按顧野王輿地志云

天水縣梁武帝置以擬西水縣。隋平陳後廢併入彭澤縣　廢晉陽縣。在縣東北一百九十四里。顧野王輿地志云。晉陽縣梁武帝立。屬太原郡。隋平陳。併入彭澤縣　廢樂城縣。城在縣南三十九里。縣城傍山為之。南北高嶮。東西平下。隋大業十三年。賊帥張善安據嶮。唐武德五年。賊平。縣屬浩州。至八年省州及縣。併入彭澤縣。九江志舊縣縣南三十里。即古浩州狄仁傑生祠在馬前。有古山茶一樹。相傳七百餘年。　太平興國宮去城南三十里。在德化鄉。據採訪真君出指圖叙云。始自唐開元年間。現夢於玄宗。吾當於江州廬山建祠。五百年後。福及生靈。繼有陳伯宣者。捨居為祠遂建宇于聖治峯下。號九天採訪祠。南唐更為通元府。宋改為太平興國觀後改為宮。元一統志。紀勝載在德化縣西二十里。按豫章記云。唐開元中。玄宗夢一仙人將曰。我九天採訪使者。備料人間。預於廬山西北置下一宮。俄有神降于庭。帝敕江州修奉。果有基址。太平興國二年。賜名太平興國觀。宋宣和中。改為宮。繫年錄云。紹興二十八年。名太平興國宮。新建本今殿曰中殿。輿地紀勝。董奉館。在德化縣南三十里。廬山記云。廬山第三嶺後漢董奉于嶺下。九江志淵明祠在縣治東。元一統志。紀勝覽載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詩。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無絃。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輿地紀勝。狄梁公祠。在彭澤縣。紹興七年名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廟。繫年錄。元一統志。陶狄二賢祠。按唐地域記。唐景龍中。彭澤縣南門。置陶狄祠。馬澤撰記。其後縣移治。而碑莫知存矣。國朝至元十八年。恒山周揩領江州尹事。命縣尹合而祠之。其為記畧曰。梁公在邑。距靖節不肯折腰時凡二百八十有八年。流風相接。邑人皆合祠之。厥後邑改祠存積歲頹圮。民志弗墜。至元十八年秋。揩蒙恩易守九月郡錄因行邑首謁焉。起敬起慕。託孤山以興。其高因命邑大夫新廟學。撤其傍淫祠。大為庭宇。以合尊之。使夫後之君子。隱則當以淵明為式。仕則當以梁公為師。其揆一也。　楊八郎祠。在德安縣。詳見人物。楊鎮註輿地紀勝。白居易祠。在湓江門內。唐時以諫官言事。宰相嫌其出位。左遷江州司馬。徐鉉為撰祠堂記。

人物

江州志。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謁郡太守袁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晉陶潛。字淵明。陶侃之曾孫。居德化楚城鄉柴桑里。為彭澤令。居官八十日。郡遣督

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折腰於鄉里小兒耶。遂解印綬，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後世號靖節先生。　宋周淳，順道州營道縣人，仕宋為南安軍司理，後以病求歸，襟懷洒落，惟有高趣，尤樂行於世，卒年五十七，葬德化鄉清泉社，道有豐碑，大書曰宋濂溪周元公先生之墓。　岳飛，字鵬舉，治春秋學，孫吳兵法，引弓百斤，善左右射，靖康平間，大小百戰未嘗敗，入覲，御書于旗曰精忠，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武穆，有三子，長岳雲，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穎昌大戰數十合，以功授左武大夫；次岳霖，帥廣州，其後子孫世居九江。　范芸軒，平樂府儒學教授，家傳一堂，五世同爨無異趣，元貞年間，郡邑達于省臺，聞于朝，遂旌表蠲役，家有義聚堂。　呂文德，字景修，居九江城北，仕宋官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衛國公，封和義郡王，謚武忠，弟文煥，仕宋歸元，徙居蘄州，子孫因家焉。　元呂師夔，仕至中書左丞。　呂師龍，仕至大司農。　呂師順，仕至淮西道僉事。　呂師謙，仕至江浙財賦總管。　呂師說，仕至廣德路總管。　呂元瑛，吉安路永新州知州。　呂德隆，江州管軍萬戶，壬辰城陷，與總管李黼同死於兵。　甘楚材，號梅坡，通五經，名重于時，元科舉興，累知江西、江浙、湖廣、河南行省試官，致仕，武岡路武岡縣尹而終。

彭澤縣：石振，字興宗，眉山人，宋時為彭澤尉，與黃山谷友善。　和裕，字仲寬，廣平人，元時以孝廉舉為彭澤尉。　王國輔，濟寧人，元時本縣尹，建清忠書院。

湖口縣：前代不可考。前元曹平野（謝疊山門人）　吳玉壺（其先出德安縣，後遷居本縣，博學能文）　劉光元（字行常，號桐莊，登進士第，劉登之子，世居匡山，至光元遷居縣市，以性理之學教授，其門人登進士第者眾）　熊敬中（匡山熊氏，前元書言湖口水驛紙傳數事，朝廷從其言，光之民受其惠，後兵興，父子並元於難，繼終其葬不忘）　李榮（所南安李氏，生四月而孤，及長，克孝祖母及其母，不求聞達，鄉里以孝令因方之，後其母葬，氏以節孝旌表）　劉存中（匡山劉氏，家貧，能孝其母，治農事，常負母於田所，奉養甘旨，後註為蘇昌齡為之序）

德安縣：唐鄭善果，本傳云：鄭州滎陽郡公，刑部尚書，出為江州刺史，卒，令按治平中，鄭揚庭撰善果之孫良公墓碑，善果亮于官，葬本縣葛仙洞，自然衛，其後生良，有爵命，樂道丘園不仕，其後谷步、東衛、永泰、南宅、小溪、東坑、義豐、瑞昌、南北同姓者，僅五六千家，皆其裔也。　南唐江夢孫，字聿修，本縣下安社人，家世業儒，有詞藝，傳綜經史，孝悌高潔，先主輔政，召為秘書郎，出為江都令。先是大廳陰為鬼物所據，前政之者必為危禍，所據或人家暴疾，遺大致皆居小廳莅事，夢孫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公案，端笏中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自始至終，莫覩怪物，後稱疾歸耕，事繼母甚謹，每日晨起，具衆服問安侍膳，退而易弊服，操耒耜，以日中而罷，復易衣侍膳，卒，乃集生徒講禮傳，卒年八十五，後贈國子司業。初夢孫解職歸，有群盜至，夢孫中帶迎候，設飲食與之，食畢，家之物所有既盡，既行，見一扉蓋尚在，夢孫曰：彼存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追與之，群盜驚嘆曰：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夜還至所劫之物于門外而去，一無所失。夢孫夜夢一直木生于庭，詰旦乃其子生一兒，遂名直木，字子建，偽吳順義七年，以神童擢第，仕水部員外郎，事出徐鉉江南錄鄭文寶。　義門陳氏，胡旦撰義門碑，其略曰：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名之後五世孫兼，唐元宗時舉進士，為右補闕，兼生京，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為嗣，生灌，為高安縣丞，其後避難於泉州，生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于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之太平鄉常樂里，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青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益昌，族益壽，仲子崇以治家之道為人之本，乃撰家法，垂示將來，室無私財，廚無私饌，大小之教，內外如一。於是為江州長史，家法之行，始於大唐大順元年庚戌也，至衆為司戶參軍，試太常寺奉禮郎，偽唐旌表孝悌，標揭門閭，於是陳氏特立義門，始於昇元元年丁酉也。至道中，宋太宗遣內侍裴愈賚御書散江表忐二吳山寺觀德義之家，皆賜之，陳氏所得凡三十三卷，藏之于家，愈復上陳氏家法二篇，太宗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始者陳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義門立，閱實之，聚計七百四十口，咸通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又徐鉉江南錄鄭文寶江表志，載陳氏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以船共食，或一犬她遁不至，則群犬亦皆相候不食，此義氣所感而然也。其陳崇有家法，敘曰：易云家正則天下大定，是知治家之道，古猶病諸，故聖人垂五教，敦九族，使後之人倫勤而行之，自非聖人，可不庶幾乎。我家襲祕監之業，功承著作之貽訓，代尊孝悌，業繼典墳，是子孫衆多，上下和睦，存沒一十代，曾玄二百仝，粗副孫謀，致其餘慶，我聖人設教，孝治從，旌義風，賜以遐思表之閭巷，勑為榮耀，幸異鄉民，得不以知足宅心，悉盈是懼，幾崇所感者，皆恐將來昆雲漸衆，愚智不同，苟無敦睦之方，慮乖負荷之理，令設之以局務，垂之以規程，推功任能，懲惡勸善，公私出納之式，男女婚嫁之儀，蠶事衣裝，貨財飲食

必合均等。務要和同。事今子子孫孫無間言。而守義範也。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右散騎常侍守江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姪崇議
定。 陂溪劉氏曰章端拱二年及進士第。終太常博士贈工部員外郎。其
後子孫累登科第。其載進士條末。至劉元龍字遜子寶祐年間及進士第。
屢歷州郡。第九任監察御史。十任權禮部侍郎。十一任出知袁州。

名宦

江州志後漢宋均字叔庠。明帝時遷九江太守。時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
多傷害。均下令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
殘吏。而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均務退姦貪。思進忠善。悉去檻穽。除削課
制。後乃虎自北關三甯渡河。無復為害。二書云輿地大統。其後蝗至界者
輒散去。 唐狄仁傑字懷英。貶彭澤令。官至
內史。贈司空。封梁文惠公。後建祠於府治南蒲輪坊。范仲淹記其事。黃山
谷書碑。至今存焉。 李渤字濬之。九江太守。多有善政。 呂巖號洞賓。開
元間為德化令。 元李轄字子威。穎州人。由科第累官至江州路總管。壬
辰二月城陷。同姪東昭俱死於兵。後追封蔡國忠文公。今祠祀於市南。
白居易字樂天。憲宗朝以文章顯。遣謫為江州司馬。

湖口縣。蕭御史名璞。宋甲戌四王璞首。馬狀元。名適。宋太祖始開科第為
狀元。李侍郎。名景和。後居南康。狀本文公學。宋理宗為之親書松坡碑額。
劉登字良翰。號平湖。居墨山。登宋咸淳進士第。攷斯水尉。後累仕至兩
淮制置司僉。方叔高。名僨。以文學顯。官至袁州南安縣主簿。知岳王事。元
於吁鎮。東民思慕焉。徐竹居。字才叔。嗚璞居元至門人。登宋進士第。前元
以左丞起。授之不就。退而創竹林書社二間也於其上。
德安縣。夏文莊公遺像贊。九世孫夏瑩書云。洪惟我祖。慶曆儒臣。乾坤間
氣。岳瀆英靈。載睹遺像。儼爾如神。文章冠冕。王度丹青。魚膚將相。天夏譽
名。譽高毀來。讒言其興。狩敗休哉。惟公德明。三千禮樂。啟我後人。遠前百
餘年。而建炎之離亂。不大於兵後百餘年。而開慶之焚蕩。不堪于塵。意公
之道。不丁厲戒。焉之萬代。以貽典刑。於赫斯文。匪形則存。驛然炳然。阜彼
崑崙。誰其似之。繄我子孫。 王襄敏公。字子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熙寧
中。上平戎策。請復河湟。神宗用其言。委之甚專。六年之間。卒復河湟。洮岷
等州。拓地三千一百里。降伏諸羌七十萬一千餘口。遂帥熙河。拜觀文殿
學士。召為樞密副使。出以舊職知洪州。薨。謚襄敏公。有廟在熙河。賜名忠
烈。 王莊敏公。字康道。襄敏公之次子也。初襄敏公功。詔除大理評事。紹聖
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武階。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
事貶黜。崇寧中起知河州。遂熙河帥。再復棄地。又取廓州。拜武勝軍觀察
使留後。能承上旨。專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降。崇寧五
年。召還京師。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莊敏公。 吳元。字季誠。吳宏。字季剛。
吳愈。字季隸。本縣漆水都阜橋人。兄弟三人毛自知榜中科第。有詩云
勒馬江干問玉京。百花頭上占梅英。雲霄萬里開鵬路。詩樂三章奏鹿鳴。
排闥笑談天下事。縈登保說日邊行。宮公兄弟誰先後。此事君王合與評。
元官至制幹。累贈正議大夫。宏任饒州司戶。愈初尉信陽。金兵圍城。守令
皆逃。愈提兵率邑民為助。以弔十餘丈作大旗一。特書吳愈二字。建城上。方
將交兵。敵望而駭。謂有備。遂遁去。遣解重圍。閫帥趙方上功。朝廷偉之。
乃薦以改班。寧信陽。後歷官沿江制置使。謙知鄂州。八年鎮鄂。遷陸平康
入直翰苑。終兵部侍郎。謚文肅。累贈光祿大夫。又贈少師。 吳笋。字時叔。
號恕齋。元之子。三領舉于鄉。拜業南康白鹿書院。理宗朝初歷撫之崇仁
尉。三歷庠官。寧錢塘仲杭。歷至華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江東
安撫行宮留守。知建康府。兼淮西總領。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公。 吳觀。字
賓夫。宏之子。宋南請漕舉。官至朝散大夫。湖南提刑兼知衡州。轉江西提

刑兼知贛州。又轉江東提刑知饒州。 宋胡旦。以咸平六年狀元魁天下
其授誥曰。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胡旦右可授朝奉大
夫。行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勅朝奉郎行太常博士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某。狀海著厥順風款。拜尚賢薦。識術楊府之研臻。俾
嘉惠而濟暢。以爾等並稱俊造。亟歷官常。咸有公材。閒於朝著。講禮曲臺
之殿。職宜修升。緣兵圍之郊慶賞。滋洽。允宜茂遷。以嘉休恩。贈以階資。書
于勲籍。祇服明命。無忘飭躬。可依前件。咸平六年三月日誥。令。 胡清旦
之曾孫也。紹興十三年授翊衛大夫貴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 趙崇蘇。仕元凡七任。縣尹。授奉訓大夫。授留陽州知州。授中順大
夫。松江府知府致仕。

耆舊

江州志九江人物。淵海耆舊者為寓公。問為儒學文藝隱逸孝友獨行列
女。構為以至方技仙釋。備為余既各舉其凡為傳。而首之以耆舊。所以立
人紀。崇風化也。寓公雖賢若貴。其事略。而耆舊於是必詳也。儒學文藝隱
逸孝友獨行。不必皆郡士。而耆舊非郡士不與也。他傳或合或離或附。而
耆舊每傳皆列也。他傳事必關郡邑乃書。而耆舊事無不書也。凡皆以等

郡產，抑庶數紀實之道焉。　晉陶侃字士行，其先自鄱徙丹陽。父丹仕吳
為揚武將軍，以功封柴桑侯，食采地，家焉。生侃，早孤，貧，為縣吏。范逵薦之
郡守張夔，署從陽令。語在侃母傳。遷郡主簿，會州從事到郡，欲有所案，侃
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鄱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
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疾，迎醫遠方，時大雪，諸紀綱皆難之。侃曰：小
君猶母也。請行，衆服其義。舉孝廉，至洛，見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揚晫見
侃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共載，見顧榮，榮大奇之。補武岡
令，以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荆州刺史劉弘之官，辟南蠻長史，遣先向襄
陽討賊張昌，破之。弘至，謂曰：子後必繼老夫。以功封東鄉侯。陳敏之亂，弘
板侃江夏太守。敏弟恢來寇，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
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遂破恢。母憂去職。服除，參東海王越軍事。
江州刺史華軼表侃揚武將軍，屯夏口。軼不奉元帝命，乃與軼絕，進龍驤
將軍、武昌太守。時山夷劫掠江中，侃遣將詐作商船誘之，劫果至，先獲數
人，則西陽王羕之左右也。即遣兵逼羕令出賊，親陣釣臺為後繼，羕縛送
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皆復。侃竭資振給，立夷市於郡
東，大收其利。詔討杜弢，與周訪併力破之。時周覬刺荆州，屯鎮尋水城，賊

掠其良口。侃遣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步向武昌，吾
宜晝夜還城，三日可至，誰能忍饑鬭邪。吳寄言能忍十日饑。晝擊賊，夜捕
魚以濟。侃曰：健將也。賊果來攻，侃命伺逆擊，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
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伯仁入境，便為賊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
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不可。敦即表侃持節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
西陽、江夏、武昌，鎮沌口，又移入沔江，討定江夏諸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還
至竟陵，遣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斬冲。侃召曾不到，貢恐矯命獲
罪，遂同曾反，破侃督護鄭攀於沌陽，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濱中，部將張
奕貳於侃，說曰：賊至而動衆，不可。侃惑之。無何，賊至，為所敗。朱伺力戰
僅免。奕竟奔賊，侃坐免官，以白衣領職。尋率周訪等進軍入湘，大破杜弢。
侃之佐吏列其功於敦，乃奏復侃官。王貢誘五溪夷向武昌，侃使鄭攀、陶
延夜趣巴陵，掩擊，多所斬獲。貢遁還湘城。弢遂疑張奕而殺之，弢衆多降。貢
復挑戰，侃遙謂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
有白頭賊乎。貢拜已稍俛，侃知其可動，與截髮為信，貢遂降，而弢敗走。進
克長沙。王敦忌侃功，侃還江陵，詣敦別，將吏諫止，不聽。果見留，左轉廣州刺
史，以荆州授王廙。諸將鄭攀等不樂南，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侃使之，被

甲持矛將殺侃，屢出復回。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因
起如廁，得敦參軍梅陶等說解。語在周訪傳。侃得歸，使夜發，進至始興。先是
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而迎長沙人王機，未發，會杜弢據臨賀，機降之。敦以
問溫邵、劉沉謀取廣州，或勸侃駐始興以觀形勢，侃不聽，直入廣州。弘遣使
偽降，侃知之，先於封口發石車，弘果率輕兵至，知侃有備而退。侃追擊破之，
執沉，斬機。諸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足
矣。下書白邵，邵果走，追獲之。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事平，朝運
百甓於齋外，暮運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不可過自優逸。大興
初，進號平南將軍，加都督交州。王敦反，拔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
敦得志，表侃仍舊職，加散騎常侍。時賊梁碩陷交州，侃遣將討平，進兼交
州刺史，加征南大將軍，開府。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將，征西大將軍，
荆州刺史。楚郢士女相慶。侃性聰敏而恭勤，終日危坐，閫外事殷，萬不遺
一。常曰：大禹聖者，尚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豈可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
世邪。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令投其酒器蒱博之具於江，將吏則加鞭扑。
曰：樗蒱牧豬奴戲耳。老莊非先王法言，不可遵。君子當正衣冠，攝威儀，安
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飲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則悽

然曰：少有酒失，亡親見約，不敢踰。有饋必問所由，若出力作，雖微必喜，
慰賜加倍。得於非理，則訶責還之。是以百姓力稼，家給人足。造船木屑
竹頭悉令收掌，莫知其意。後正會，值雪庭中濕，取木屑布地。竹頭至桓溫
造艦，皆取為丁。嘗課諸營種柳，有盜官柳植己門者，侃駐車問曰：此武昌
西門柳，因何在此。其密察如此。蘇峻之亂，溫嶠推為盟主，至石城，賊尚盛。侃
曰：不可爭鋒，當以計擒之。時議築查浦壘，部將李根請立壘白石。侃曰：若
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固，可容數千人，賊
攻不便，拔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
殷羨曰：若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
侃又從之，遂斬峻。初峻之禍，成於庾亮。峻平，亮懼侃致討，詣侃謝。侃止之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庾亮輕進失利，其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
非融等所裁。將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
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旋江陵，拜侍中、太尉，封長沙
郡公，加督交廣寧凡七州。從鎮巴陵，討降五溪蠻。聞郭默襲殺刺史劉
胤，輒領江州，遣宋夏往據湓口，而以大軍繼進。默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
呈侃。參佐多贊曰：默若無詔，豈敢為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雖

劉胤非才朝廷所任何得加刑蓋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驕矜爾
表請討之且遣王導書曰默殺方州則用爲方州若殺宰相便爲宰相乎
導答以遵養時晦爲辭侃笑曰此遵養時賊爾侃至默將侯宗縛默父子
降悉斬之默在中原石勒常畏其勇聞默擒益畏侃兼督江州領刺史移
鎮武昌又分遣桓宣等伐樊城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
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因告臣伏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蓋
侃志在遜復也咸和七年疾篤表乞遜位歸長沙上節麾幢蓋印傳貂
蟬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緣簿封印倉庫以管鑰付王愆期訖就
與登舟明日薨年七十六成帝下詔哀慟策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載雄
毅明斷數千里不拾遺武昌北岸有邾城武勸分兵鎮之侃不答而言者
不已侃乃渡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設險正在長江邾城隔在江北內無
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寇乃致寇之由非
禦寇也吳時守此用兵三萬今縱有兵守之無益江南若虜有可乘又非
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敗梅陶嘗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
孔明陸抗諸人不及也謝安每言陶公用法得法外意少漁彭澤嘗網得
一梭掛壁有頃雷雨化龍而去夢生八翼飛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

閽者以杖擊之墮地折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季年懷止足之分欲遜位歸
國佐史等苦留之及病篤出府門顧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時以爲
美談侃十七子見史者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　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
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守封都亭侯爲蘇峻將馮鐵
所害追贈入鴻臚謚悼愍世子峻敗鐵奔石勒爲戍將侃既誅默知畏已
移書告勒勒遂殺鐵夏嘗繼爲世子坐與斌稱以財相圖廢卒詔以瞻子
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廷壽嗣入宋降爵吳昌侯
琦司空掾旗歷散騎侍郎郴縣伯卒子定嗣卒子謙之嗣入宋國除斌尚
書郎稱歷南平太守南蠻校尉性雄勇侃嘗遣同桓宣伐樊城走石勒將
郭敬庾亮命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江夏相輕將二百人見亮見殺範
最知名至光祿勳岱散騎侍郎　周訪字士達郡縣志潯陽人少有明略
爲縣功曹薦拔陶侃爲主簿知有公輔之器相與結交爲中興名將江州
志云其先自汝南徙家尋陽祖纂仕吳爲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
沉毅有斷樂周窮之察孝廉署縣功曹上甲令皆不赴元帝初渡江命參
鎮東軍事有大辟與訪同姓名吏誤收訪訪擊散收者自歸於帝帝不之罪時
江州刺史華軼不奉命拜訪揚烈將軍屯彭澤備之訪曰彭澤江州西門

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吾不可成其釁當也尋陽又可捍禦北寇釁成討
未晚也裨將丁乾與軼所部馮逸交通訪斬之逸遂攻訪所敗遁保柴桑
訪進討之軼會逸戰盆口又敗之進敗軼水軍於彭澤軼將周廣燒城應訪
遂斬軼平江州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會討杜弢弢作桔槔
打戰艦訪作長岐棖距之弢將張彥陷豫章王敦遣督護繆蕤等受訪節
度斬彥於石頭流矢激折訪二齒神色不變時賊尚眾而訪兵少乃夜則
布大而食暮則縱兵若樵採結陣大呼而歸曰其軍至矣賊始疑之未曉
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退終知我無援必還掩我悉渡滄北既渡斷橋訖
而賊果至隔水不得前訪遂領兵造湘城遣富弓設遣杜弘出海昏盆口
復還訪步上柴桑偷渡斬賊數百人又追破於廬陵以糧少退屯巴丘糧
既集後圍廬陵弘奔臨賀進龍驤將軍數表受豫章太守加征討都
督尋陽縣侯初愍帝命第五猗監荊梁等州道爲賊杜曾摯瞻胡混所邀
奉之以向江陵逆刺史王廙徑道沔口帝命訪擊之眾纔八千訪曰先人奪
人可也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果長訪先攻左右甄曾
勇甚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令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
屬在甄力戰不支馳告訪訪叱令還戰自旦至申聞六鼓聲選精銳八百親

行酒飲之勑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躍出曾大潰夜追
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能戰其敗也彼勞我逸爾不及其衰而乘之賊
後振矣鼓行而前遂定漢沔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兼刺史賊保武當
訪襲擊獲曾及猗混瞻送王敦斬之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初敦約擒曾
表爲荊州及是忌訪威名有詔授訪荊州敦從事郭舒曰荊州雖凋弊用
武之國也不宜假人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怒敦手書慰釋
且遣玉環玉捥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務農訓卒
守宰皆先補後表敦患之而莫敢沮訪威風既著志平河洛聞敦有異志
嘗切齒敦終訪之世不敢發訪智勇過人善撫納士樂爲死而未嘗自伐
人有頌功者則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陶侃寒時訪薦爲主
簿深自結納以女妻侃子瞻後侃爲敦所留將加害參軍梅陶等密白敦
曰訪侃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乎敦意解侃得脫見
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其爲時重如此太興三年卒帝哭之慟贈
征西將軍謚壯立碑本郡二子撫字道和強毅類訪而御將不及元帝辟
丞相掾及襲爵除武昌太守王敦命監沔北諸軍光少有父風年十一歲見
敦敦謂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未見有勝者敦

矣以為尋陽太守歆舉兵徵撫光撫至而歆死光後至未會撫求見歆歆子慮紿以在疾光退曰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其死乎遂見撫曰王公已死兄不可興錢鳳作賊衆恃然其夕衆散撫時與鄧嶽俱光謀遣其兄而陰取嶽撫不忍責嶽與俱亡西陽蠻中光即捕鳳詣闕自贖得不廢明年赦嶽撫詣闕請罪詔錮之咸和中王道用為從事中郎出拜江夏相蘇峻叛兄弟俱隨溫嶠力戰峻平光賜爵曲江男卒撫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坐事免官尋遷振威將軍歷豫章太守益州刺史監巴東諸軍督梁州諸軍從溫征蜀進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擊破隗文鄧定斬王誓王潤遷平西將軍進爵建城縣公蕭敬文作亂撫會司馬勳討降之斬首詣京師進鎮西將軍興寧三年卒贈征西謚曰襄子楚自有傳 評曰衆乘人品其兼南北之禀邪與于再造下訌陸梁上逼跋扈清大憝寧初基若陶侃周訪之功北方之士無光焉夫國其地則資其地之材未聞有國於南而必借材於北者昔之納豪附重比而輕南冀其用而卒受其禍者皆以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之過也若侃訪之沉毅雄容豈遜北俗歟 陶臻字彥遐太尉侃兄子也有勇略賜爵當陽侯侃嘗遣周季陽攻新野光之華軼之表侃屯夏口也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

帝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人材不足且與瑯琊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歸軼臻遂東歸元帝帝見大悅命為參軍併加侃奮威將軍侃由是與軼絕侃之不貳於帝臻力也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贈平南將軍謚曰肅弟輿輿果烈善戰累遷武威將軍侃擊杜弢元帝使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命二人為前鋒輿為左甄遂破之侃之獲賊張弈也諸將請并部曲殺之耽其妻息輿曰此本官軍數經戰陣可赦為用侃從之以配輿果獲其用杜弢之以桔槔打戰艦也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上流擊之所向輒克賊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賊望見輿軍相戒曰且避陶武威後與弢戰被創卒侃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泣詔贈長沙太守 周邵字南侍中訪諸父也清心雅志文學超俊未嘗干請刺史庾亮深所禮敬家往候之值邵弋獵於園中因得見遂表徵為冠軍散騎常侍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周楚字元孫撫子也起家征西將軍從父入蜀父卒襲建城公監梁益二州假節甚得物情梁州刺史司馬勳之逆蜀賊李金銀李弘李高之亂楚皆討平之卒謚曰定從兄仲孫光子也興寧初為寧州刺史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除監益梁之三郡坐事免官後徵為光祿勳卒自訪以下四世為益

州云 評曰侃訪力力於晉也雖材智足以自奮抑亦賴元宗之子焉臻稱見機使侃當陰疑之秋而識所去就與能通變捍禦從而卒收百戰之功楚不墜家聲剋定西土邵清修文雅見推於名勝陶周二氏安得不為時名閥信乎階庭玉樹所以為貴而故國非喬木之謂歟 陶淡字處靜襲長沙公夏子也少隨祖父食采地於長沙父以閑墻奪爵語附侃傳淡幼孤傷父被廢不欲仕因修導養之術年十五便服氣絕穀不娶雖家累千金僮僕百數終日默坐未嘗過而問也結廬湘濱之白鶴山讀易以養性遂遁其卜筮多神驗養一白鹿以自隨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人莫得近州高其操舉秀才淡聞之轉逃羅縣山中莫知所終後有至其處者見一井水味極甘且獲藥鼎始知淡煉藥于此因名之為神鼎山焉見長沙志 晉陶潛江州志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本名淵明後改晉宋書字淵明一字深明宋州曾非侃曾孫也家業兼儒學能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為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旋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著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命種秫妻子聞之請種秔乃使種半頃秔二頃半秫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候見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即日解印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

手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時義熙元年也文稱三年今從柳先生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潛不營生産家事悉委兒僕絕州郡覲謁唯或至田舍及廬山游觀刺史王弘欲識潛不能致乃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本因疾守閑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弘知潛當游山密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邀之途潛有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藍輿及欣然共酌俄弘至亦無忤也潛無履弘顧左右為造履左右請履度潛就坐申足度之弘要至州言笑賞適自若未嘗有羨於華軒也自是弘欲見潛輒於林澤間候之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訪潛臨別留二萬錢為酒資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日無酒出宅邊坐叢菊中久之弘使白衣人送酒至使就酌醉而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或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造者或載酒肴潛亦無辭鄉親張野等或邀共至酒席不識主人亦盡醉而返嘗郡將來候潛其取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著之其真率類此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則欣然有喜夏卧北牕遇清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宅近有大石臨懸瀑虎狼交跡潛每醉卧其上今號陶公醉石蓄一琴無弦徽常撫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廬山僧慧遠與周續之劉遺民等結白蓮社邀潛入社以潛嗜酒至為設杯酌潛終不赴潛屢從宦本非遯世自以先世為晉宰輔義熙以後宋業浸隆不肯復仕宋書云所著文章義熙以前書晉年號永初以後唯云甲子亦不書無晚抱羸疾刺史檀道濟候之偃卧有日矣道濟曰賢者處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子生文明之代奈何自苦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粱肉麾而去之元嘉四年將復徵會卒年六十三後謚靖節徵士有文十卷五子儼俟佚份佟

許回吉耕世家畔光由禮而陶氏廻有知道之士焉淡悲其父履元素千金如糞土續易深山終身不返潛倬禮樂不自晉出杜門忍餓寄興詩酒至於識運知命處死生如戲刻若賢者豈特隱淪而已哉求仁得仁庶幾似之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為始興太守羅睺年十五讀兵書善騎射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每戰冠軍平山賊十五洞尋除都督豫章十郡軍事獄以夜決不關吏手民懷惠立碑陳主入隋羅睺臨三日放兵散衆然後降歷仕兩朝治郡有聲突厥連頭可汗犯塞以輕騎屢破之陳王卒羅睺請褁柩送至墓葬還方釋世稱其有禮為朝廷圖晉鋒際

三州中流天平平六十四送柩還京忠烈不泯陰靈顯異終臧鋒賊贈柱國左翊衛大將軍謚壯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唐楊發字至之隋越國公素之裔本居馮翊祖藏器為江州都押衙因家徳安父遺直徳宗時上書補官仕濠州録事參軍遊吳客死時發未冠三弟俱幼母長孫氏携歸廬山教之擢進士第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請改作神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獨議曰改作神主求古無文知禮者題之改大常少卿為蘇州刺史其治以致長惠幼為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聞拜嶺南節度使承前政寬弛欲矯以嚴軍怨而亂左遷婺州刺史卒弟假嚴收收自有傳假字仁之兄弟相友假未第收不肯舉進士假既解褐收乃應舉後收之擢監察御史也假方外遷收亦不肯拜宰相馬植嗟美為止未幾假擢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還兄弟同臺時人榮之終常州刺史收與兄弟搜養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多貴胄韶獨取嚴周墀節度東川辟掌書記杜悰代墀仍留嘆府時兄收為節度判官兄弟同僚人以為榮收之貶嚴亦貶邵州刺史從吉王傳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二子涉唐末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注戶部侍郎涉子凝式有才名皆留寓偃師

收字藏之七歲通經能賦文吳人號神童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朔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其敏類此既長博學強記尤禮樂尋陽耕得古鐘收扣之曰姑洗角也剖拭有識果然有琴工安說號知音收問五絃外二絃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所加也收精說作文王操說即以大絃為黃鍾之宮而以少商應之收詰曰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用武聲說大驚始就收學收曰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大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鐘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也西京諸儒惑圜鐘函鐘之說故郊祀宗廟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頭也古無頭言頭聲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角某徵某羽某少宮某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時年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擢進士第杜悰表授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及節度劍南東西川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為渭南尉集賢校理復為悰節度判官悰鎮邑田

萬州以省餉。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穀。表地當蠻衝而屯，士耕之，兵若賊得乘間，益兵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熟，亦資盜糧。條乃止。改太常博士。建言：漢制總群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藏祏常之寺也。今祏常隨車飾藏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憂免。歷侍御史、度支判官、長安令。懿宗時，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是，南蠻笑條邑交，調華人往戰，多瘴死。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教蹋張以拒蠻，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上嘉其功，進尚書左僕射。初，懿宗欲相收，中尉楊玄价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為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庫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而玄价譖收未已，韋保衡劾收前以私意用嚴譔為江西節度使，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曰：罪人何用寬？吏小舸趣官。未幾，賜死。臨死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以奉先臣祀。帝見書，惻然宥嚴，尋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鏻。鏻少為江西從事，郡遣祭大孤神，有戲語，回舟雲霧中，見女子為媒，希與其姝成禮，鏻匆遽諾之，既歸，處家事訖而卒，人以為不能欺遠之戒。鉅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鏻至戶部尚書卒。　評曰：禮樂之學，何世無之？周章戰慄將也，而能不失事舊之儀；楊發健吏也，而能抗改作神主之議；楊收博學精辯，其議音律之變與祏常之藏，識不謬於古。然運丁叔季，制行出處，皆不能盡合中道，位愈高則禍愈大。古稱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夫皆知禮樂之文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八　金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斡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斡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懣等俱為裨將。諸將議攻取，斡帶主攻城，使太祖將至軍，斡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決。斡帶患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塞，斡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斡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伏庫德勃堇、厥德部廝故速勃堇亦能避去，遇烏塔於馬紀嶺，烏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斡帶將兵伐斡豁，募軍于蘇濱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闢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斡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斡帶偕行，斡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傍，夢斡帶之場圃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為憂。是時斡帶已寢疾，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哭之慟，謂人曰：予拔與之偕行，未必死也。斡帶剛毅果斷，服用豐贍，臨敵決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歎曰：恨斡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定肅。

衛國王

金史列傳：衛國王斡賽，穆宗初，斡准部族祖鈔暴遣納根涅、孛堇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為兵，不聽，縱兵暴之。其人來告，穆宗使斡賽及冶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因避去，冶訶等皆不欲追，斡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毒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斡賽撫定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斡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治蘇濱水諸部，斡賽實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將內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迺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斡賽分兵為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斡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斡魯代之。未幾，斡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鄆王

金史列傳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諸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韋二部達內地詔諳版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從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侵掠逃主違命失衆當寘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釱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爲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爲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著御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子鄭家稱壽鶴壽累官鄜魯尨郡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周宋國王

金史列傳周宋國王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真字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稍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人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真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恤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問我將大因猾本自閭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詐遂生邊釁因致交兵大方逐郡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既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率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憫者而必欲求爲己有將彼我之殘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恩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

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勗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稱同監脩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先悼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詔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輙作詩以見意特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爲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脩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鉤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脩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鬚髮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諸愈切海陵不得已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版行之子宗秀

廣平郡王

金史列傳廣平郡王宗秀字實甫本名廝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磐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老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進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遣使以土產獻郡之入爲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移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郡王康宗孫倩皇后生楚王

誅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生事早死生龍虎衛上將軍偎可偎可亦作偎喝美髯鬚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三年授驃騎上將軍除迭魯苾撒乣詳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為大宗正丞四年出為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謀良虎子吳端合扎謀克餘戶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曷速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為勸農使卒官年六十五廣平郡王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侵叛從宗望襲取之為内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改寬甸境内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東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東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為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繖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冤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為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申王

金史列傳申王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為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啓顯宗曰豳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臣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真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帛頃之世宗詔臣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馳滿九住問臣曰

伯夷叔齊何如人臣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臣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逆後顯宗還九住至門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真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立女真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滿察查刺曰入殿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可由知此顯宗命臣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衆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乎陜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臣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御州防禦使把內剌國史院編修官夾古衛國子助教尼龐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臣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臣曰臣熟觀策問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祗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臣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臣曰編脩衛助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臣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令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臣與訛可俱爲侍讀臣被眷遇特異顯宗謂臣曰汝無以訛可登

弟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勝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祕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賞監察御史姬端脩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脩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為外臺匡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摑按出使烏都椀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為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

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宋主相韓侂胄嘗再為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為相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欽其俗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邊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遺書宋人曰余何與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然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為小寇上問參政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畏也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耶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

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須之以匡為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漢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拒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棄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荊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使侍漢江以為險阻蔑馬而渡如涉坦途荊楚削平不為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畫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谷遂取谷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

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崈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為又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和吳琯李大性李壁來侂胄得報大喜遣望乃召張岩于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壁已為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使詰之柟懇請曰此事實出朝廷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

可與王枏以宋叅攻錢象祖書奏略曰竊惟昔者脩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淮為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陜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飛禍豈易辦集但邊境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過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才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啓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明附之罪誅斥龐侫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亡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尚力庇之蜀方信儒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陜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鬭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于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為首尾關隘繫蜀安危安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陜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枏狀稟如蒙歸川陜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邊上國之命臣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廢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陜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枏還復書曰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與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主于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祗備是皆有咈聖訓及王枏狀稟如蒙歸還川陜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者本欲易南地陜西關隘不預焉王枏所陳亦非原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為念已負宋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陜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修追誓書齎遣通謝人使赴闕王枏

之師也臣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陜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為定又蒙令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陜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錄本齎呈并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遣欲望上體大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陜西所屬候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陜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速遣前去界首以俟取接臣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籍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陜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臣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臣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列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鎬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臣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弈吳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臣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畀寶祚即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臣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臣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臣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臣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講

請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臣乃自
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輙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
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
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
宰相所
爲哉

應國王

金史列傳應國王果本名撒離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
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
及婆盧火爲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離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
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
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離喝邀擊大破之雄州
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離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秦
王撒離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離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
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脅
親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
屬於是木波扶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

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離喝而戒
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衛要使撒離喝總之居無何請收鳳外十
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潰敗之遂克金州遂破吳玠諸軍
于饒峰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
菁祝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眷二
年宗弼後取河南撒離喝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
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
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離喝留諸將屯鳳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
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撒離喝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
封應國公賜衣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馬二命射于圍中加開府儀同三
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離喝爲河中尹左副元
帥如故自陝西入覲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卽位之後
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絶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
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離喝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
之海陵念撒離喝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
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置書賜之撒離喝至汴

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離喝預軍事撒離喝不知每
事輙爭之撻不野譖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河南事屬撻不野今來
審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
附之撒離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
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遂撻不野循有附奏撒離喝不得與聞人皆
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
等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離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
里野等遙設學撒離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
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
字畫不明者採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
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嘗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
我不好若遲緩分豪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爭見此書約定月日教
掃胡令史郝滿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
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
掃胡煙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
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累決徒自昔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

九泉之下當有見封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厮魯渾執撒離喝于
汴執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歌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離
喝特不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離喝
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路王幹者孫耶魯挾撒離喝于汴厮魯渾執之
耶魯曰頒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厮魯渾亦執之其家訟于朝海
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覩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設爲同
知特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
設有撒離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肖玉也肖玉名老人故云然
遙設在特州數歲後與肖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離喝官爵三年追
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爲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金源郡王

金史列傳金源郡王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爲習
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
與昭順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
其母昭祖沒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爲
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徒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屬宗與拒桓赧散
達戰於斡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

陣於脫斡改原而身出持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喬擊之敗其騎軍
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力戰其外兄烏蔑名善射居敵騎中
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爲推鋒居前如
此以弓梢擊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既敗習不失
烏紊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與木甲孛里篤弐與烏春等爲變遣習不失
單騎往觀孛里篤與烈悉畢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眠眠若將
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捷如此盃乃約烏春舉
兵世祖至蘇素海甸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乘縕縱火煙
焰蔽天大敗烏春執盃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
祖撒都習不失皆爲詳穩馬後與阿里合懣斡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
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十人夾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習不失之衆與太祖
合卒破十萬之師往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
宗撒改杲俱爲勃極烈習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
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
月世宗與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曲法以全之令國家
送有大慶可赦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

聞太祖英代遼欽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
侔矣是歲七月堯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戒動而疾轉
甚不敢以堯吉太祖輙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紿對曰今即至矣正
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
祖廟廷謚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
功天會間爲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常山郡王

金史列傳常山郡王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
古廼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
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
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
州之長濼襄先登壘擊走中流矢襄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
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霿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
火立空地以殪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
衍然之襄率衆持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
謀衍將襄後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乘石巽身先奮擊賊大
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

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
爲頴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頴水敗敵兵五千復頴州生擒宋帥楊思
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横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
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
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
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
當爲公往取志寧趣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衛路自以千兵間道潛
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㨿其關志寧復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
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
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
總管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
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日使宋方祈
免親授國書襄至宋人憂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
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
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
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推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

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
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免之未幾進拜左丞累在
外任治有異效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
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
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
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乣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
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
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
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
並嘉納之詔史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
服大略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從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
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
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
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
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
是二稅戶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　州防禦使膏上封事歷詆宰執太

倚充軍奏胥所言襄損知之於是詔胥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
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使拜右丞相改封
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金牌
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足乣亦叛嘯聚
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使遣右
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隊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
召面諭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
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阻𨯙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
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為
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
憩襄曰吾所以來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驚晨壓敵突擊之
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
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使聞上遣使
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
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十月獸

後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陀鎖等據信州叛偽建元曰身聖衆
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閱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
丞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須
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
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
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
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
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
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
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
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
之方德壽之叛諸乣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乣居之近京
地撫慰之或曰乣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乣雖雜
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過無患尋詔參
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千萬明年以內艱免望日起復視事時
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屬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

餘悉官贖爲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使命襄爲左副元帥尋拜樞
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及戍饋出糶食粟以濟之或以兵食
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
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
西北路以邀阻𨯙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
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賚餉詔度宜窮討
乃令士自贅糧以省餽運進屯於訥移剌烈烏滿掃等山以通之因請就
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
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
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
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知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
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擁車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
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定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優撫
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爲施行仍厚賜之後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
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未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
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

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
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
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
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
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首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
廉耻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令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
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羅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
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捷黠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雖
以遍吏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
廉訪上皆聽納歲乞致仕不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
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己詔仍慰諭襄
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遠
特改授河間府路算木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訖祀嵩嶽還
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
潞王充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
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偽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

上以書還昇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爲偽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僚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

隨國王

金史列傳隨國王阿離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產起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離合懣往撫察之與斜缽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離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離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離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離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離合懣暨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離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爲國論乙室勃極烈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爲奏奏有誤語即呵之宗翰從傍爲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離合懣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隨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剛憲子賽也斡論賽也子宗尹

齊王

金史列傳齊王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里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絕江令諸軍據高江邊木爲柵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廣寧尹入爲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封萬王入拜同判太宗正事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王時近郊桀國僕特昇晏三百人從撲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爲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爲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恐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恐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務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補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弥日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畢上將獵有司已承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祭賻贈銀帶甚厚

鄭國王

金史列傳鄭國王斡魯韓國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蘇濱水含國部斡豁勃堇及斡准職德二部有異志斡帶治之斡賽斡魯爲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母疾病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斡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斡魯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甗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真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斡魯方趣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耳斡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

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
旣以克敵下城何為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旣而
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
歌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
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真
及東京州縣盡降以斡魯為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
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魯上謁于婆盧買水上
慰勞之辛亥幸斡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獨偎水部實里古達殺
酬斡僕忽得斡魯分胡剌古烏蠢之兵討之酬斡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
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韋復其民衆及招降獨偎水部以功
為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獨偎水部領行軍千戶從破黃
龍府戰遼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
至是與酬斡同被害斡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遯去追及于合撻剌山
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斡等
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冰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戶為一謀克以
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為質斡魯乃還天眷中酬斡贈奉國上

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
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銳乘
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
之境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
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斡魯為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
勃剌淑撒曷懣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離質於白水濼獲之遼主留
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還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
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斡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
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朮可往代
州受之詔褒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
吾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
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朮可不須往
矣遣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為西
北西南兩路都統斡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詔以夏人言宋使略
新割地以便宜決之斡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資畜又以宋人侵賜地
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

忒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旣有異
圖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問兩國事審度之斡魯使請并割上西與
宋則遼主不能與宋夏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聯復及
此疆場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
會五年薨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
享太祖廟庭子撒八銀青光祿大夫子賽里

燕國王

金史列傳燕國王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
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討定諸部定世祖禮
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
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
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傳立遂命撒改為國相穆宗擢父兄故業獨除強
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烏紀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期阿疎城下會軍撒
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董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
軍阿疎城下此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
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
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疎城下鈍恩在南阿蘇在北穆宗初遣撒

改分道即會攻阿疎聞其用斜鉢勃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
及遼使來止勿攻阿疎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為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
留可詐都烏塔等軍而阿疎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烏塔鈍恩皆
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
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主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
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復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
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
滅遼必自此始矣遣　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
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
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
計決於迪古廼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
肅宗為國相旣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
位後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
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
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七月太宗為諳班勃極烈撒
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杲國論昃勃極烈勃極烈女真之尊

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絶等杲母弟之
最切者撒改雖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
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賻以所御馬撒改爲人
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
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爲內外
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
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
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遼王

金史列傳遼王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
太宗爲諳班勃極烈杲爲國論昊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
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
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爲忽魯勃極烈都統
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盤副之宗峻領合扎猛
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爲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
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
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

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
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遯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
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鬬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
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
駞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
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捷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
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僕
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馳
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
餘給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鈍恩蒲察婆羅
偎諸甲拔剔降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
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合鈍恩功爲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
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
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
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
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歆

趣倚里徒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
樞密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
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趣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
諸部族於是遼奉聖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
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
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
兀野撻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追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
就擒耶律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
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非即位時在兩國絶
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敢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
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
今忘此施欲絶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恵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
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擁一城以
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雖肯爲閣下用者而云主
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
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

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
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
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婁室
敗夏將李良輔使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
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回
離畛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
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爲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
宗即位杲爲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代宋杲領都元帥
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代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
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
五年謚曰智
烈子宗吉

魯王

金史列傳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
斡魯往伐之闍母等爲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兵闍母邀擊
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衆過淖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濟諸軍畢濟軍
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疋及斡

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
祖進兵詔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渾河
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上親臨陣闍母以衆
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
土河以進城中兵尚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婁室
等於城東爲木洞以捍敵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
燒之溫迪罕蒲里特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蒲匣自執旗奮擊卻之又爲四
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
五千戰于朔州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
馬邑縣南復擊破之燬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萬列營于西京
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濠塹之間曰以一擊十
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
戰遼兵遂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興中府宜州復叛
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
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劾董家訶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興中尹闍
母爲南路都統討回離保詔曰回離保以爲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

自斃若彼不出掠無虞攻討耶律與古哲等殺回離保于景薊之間其衆
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隰
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逐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敗覺
兵於營州東城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壖遂水草休息使僕
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闍母破覺將王
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於兔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
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
母召宗望赴闕闍母遂破僞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
迎勞之詔曰闍下南京撫定其民甚善諸軍之賞卿差等以給之又詔曰
南京疆場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
卒遂下宜州拔叉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
許田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輙因降人知 即具奏語在宋事
中而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
使有功請以爲都統已監戰事於是闍母爲都統擇喝副之敗郭藥師兵
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霸廣
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

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闍母撻懶分擊
大敗之師還闍母爲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
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
州馬林答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古補朮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
河上馬林答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
討太宗乃酌取群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
四十熙宗時追封吳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
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徒封魯王謚莊襄子宗敘

魯國王

金史列傳魯國王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
鴦濼遼都統馬歌奔擒里撻懶以其部牧宗翰使撻懶追
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歌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
于大魚濼留輜重于草濼使撻懶牙那守之奚路兵官渾黜不能安輯其
衆遂以撻懶爲奚六路軍帥鎮之習古乃婁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
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廼合於
撻懶久之討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速古戩里鐵尼十三
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爲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

用嘉歎今回離保部族來附餘衆解潰無能爲已比命習古廼婁盧火護
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
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
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遼外戚遙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
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殺之降
民戶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遙輦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
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
古牙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遙輦
九營爲九猛安上以奔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爲親管猛安五猛
安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爲興中尹郡府各
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撻懶爲六部路都統宗望
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
撻懶阿里刮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
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
宋兵來援睢陽擊走之擒其將石瑱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爲元帥
左監軍徇地山東取密州迪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

不取清平臨清豪刮取趙州阿里刮何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趣磁
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捷懶以左監軍
鎮撫之大事身決焉後為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
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使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捷懶
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豫為蜀王捷懶
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捷懶明年捷懶
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
捷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
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
捷懶弟勗亦以為不可既退捷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
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捷懶
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招諭江南使丈之宗磐
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捷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
捷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捷懶至燕
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
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捷懶者熙宗乃下

詔誅之捷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離胡土
捷懶二子斡帯烏達補而赦其黨與宗弼為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
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
臣畫淮為界乃罷兵

秦漢國王

金史列傳秦漢國王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為
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逐兔年十
一射中斧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
既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謹人愛敬之康宗沒遼使阿息保
來弔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賵賻之馬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
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
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銳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以
功授世襲千戶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鋒力戰功多達魯古
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兵當右軍者已卻上命宗雄助左軍
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圖之黎明遼
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
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駝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
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寧擾聞耳
上曰善進及遼帝于護步答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
擊遼兵為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胄
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妻室取金山縣行近
白鷹林獲候者七人戮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迺潰遂下金山縣與
斜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路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
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
撻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
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
也西京既降復叛時種鋼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
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
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黄
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與宗翰等擊敗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
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翰問所欲言宗雄曰
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

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
比賻贈加等詔合扎千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
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
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
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
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驍捷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
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徒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撻懶亦
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
之其輕健如此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
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
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常春明里剌胡剌鶻魯荅扎
怕八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銜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蕭屦拜印閭
山往河間因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荼扎之子七人
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滹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葬初蒲魯虎襲猛安
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
泉頻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

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自熙宗特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熙時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復爲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寛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鈐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撓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冤獄犴無冤耳既退後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事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期年

蒲帶乃奚筵安云

蘭陵郡王

金史列傳按荅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連勝三昇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賜種物按荅海爲班首太宗嘉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

太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奐紹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荅海諫曰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恐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拒卿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縣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後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翦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尋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從河間土瘠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從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耶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起幸毬棲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恭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翦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英王

金史英王文傳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海陵基立賜錢二萬貫是時王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鐵術鼓仙者文與淵皆與之其海陵還中京嘗召鼓仙詰問窮竟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秘書生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秘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鄆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帝御儀提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於郡劍然傷復御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第京滑罷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利及骨肉遂從輕典鄆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所獨不封朕即位封鄆兄弟爲王自今懲艾悔過赤心事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荊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驚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役使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稅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既

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很不可與大王厚善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定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具以從月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末乃但反還給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敵畫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孛特馳往德州捕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昏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出也詰德州判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以文久不獲詿誤者多督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一月以饑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木實懶孛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

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僥肆為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鈫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五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九　金

壽王

金史列傳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應脩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壽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濟國公北京留守以憂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遣剌立春日興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殊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寢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代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如此所官何為邦榮揣其意乃作為圖讖作詩中有鶻魯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定其時并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謾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凡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遣凡古出劉琉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為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廪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聞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脩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順在大名以贓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弟朕念

宋王皆免緣坐丈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鄉兄子皺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景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狄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鄉等以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為非宜上曰朕脩德何必掾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為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陳王

金史列傳陳王宗偽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為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為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趙王

金史列傳趙王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諡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奭為會寧牧封鄧王後為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為相將謀弒立構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衛王

金史列傳衛王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為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榮王

金史列傳榮王奭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京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奭生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京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滅宗室奭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璋推奭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奭奭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祕書監母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奭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復有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奭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奭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祇候思列為忠順軍節度副使奭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升擢奭疾少間將從上如涼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奭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為法以奭貧用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奭疾久不愈勅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既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為恨其見友愛如此

曹國王

金史列傳曹國王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為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王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搆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為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殺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蟣蝨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為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封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罕遂見殺大定詔復官爵

胙王

金史列傳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為北京留守弟查剌為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伏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己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荅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疏由是海陵謂胙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楞是時阿楞方為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奏疑海陵與唐括辯特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剌特

思鞠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為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剌并殺特思海陵家比并撒阿撻殺之阿撻弟撻撻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為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撻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詭詐誰肯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青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太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為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為人清慎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溫作王元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款密

梁宋國王

金史列傳梁宋國王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塹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卻遂犯中軍果敢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果宗幹馳出果前控止導騎皆堅之為果乃還遼曹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太祖既攻下黃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為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會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羸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希尹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至五院司遼主已遯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宗幹為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十年熙宗為諳班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

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諸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章其弟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竊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塗之閒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王公失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
太祖廟庭子兗亮充襄袞亮是為海陵庶人

宋王

金史列傳宋王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離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京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盧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羸乏獨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奚室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壘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歡甚宗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間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請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算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從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群臣曰徙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弊芻糧不給由上京為宜然新降之人遽爾驚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遂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

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睹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爲後繼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爲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婁室銀朮可以三千軍分路襲之將至青塚遇泥淖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爲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宰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婁室銀朮可獲其左右與帳進至摔里門爲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孥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遼二

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賜里特末胡乙睹骨谷剔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眞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兎紐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趣天德遣耶律愼思降及使人兵十四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兎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諸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爲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半稽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諭軍旅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遷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使單衆各復其業乃詔或

州輸來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毋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別勑有司輕徭賦勸稼穡榷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遁亡戶口於宋闕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斂恐民匱乏度其種數賦之射糧軍願爲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勲賢及有民望者爲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已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兵執僞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斡魯亦言之闍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兩軍及六部來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盧斡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爲後患宗翰亦以爲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爲叔父請以闍母爲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彥宗兩軍戰事

宗望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莧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冑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過中山三萬人於阨隘之地力戰死之朮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眞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脩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爲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爲伯姪國效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沈晦以誓書三鎭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後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殿帝攻改肅王樞爲質康王構還歸師還河北兩鎭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爲右副元帥

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耶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李邈侍户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獲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遇宋援兵吞睹那野賽剌臺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鶻鶻失拏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斎軌軍中勞餉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衮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涼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中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敵利於俘掠輒肆殺蕩者當底於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一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庭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于齊京文

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慎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溫爲興中尹太祖使護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溫毋降事泄護都本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遇遼都統李迭等道溫在其中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李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溫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溫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爲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度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溫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瀋王

金史列傳瀋王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薦遼護衛習泥烈聞知遼帝獵鴛鴦濼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李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知遼主在鴛鴦

濼略獵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會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斡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斡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泝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术列速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蒲魯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宗弼還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百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

者衆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綱五綱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走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族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

害宜即舉兵討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遣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勇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酹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宗弼已發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盧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與宰臣同入奏事依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大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秉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

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璲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荅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廷子亨字迭

芮王

金史列傳芮王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恩語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特謂大臣以亨為右

衛將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絕人善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何御為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令構其罪狀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魯曰孛迭雖稍下遷勿以為嫌國家視京府一也孛迭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為室斜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譖后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當大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為莘國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誘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生為奴寧不念為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

即以為怨望遂誣孛欲因閤剌海陵老僧即捕繫孛以閤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孛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孛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拷掠皆不伏老僧夜至孛因所使人就其陰間殺之孛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孛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孛擊鞠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騁後仗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鎚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孛曰吾能以鎚殺之即奮鎚遥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多力見忌焉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孛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孛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孛及妻子

鉅鹿郡王

金史列傳鉅鹿郡王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真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

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撻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以補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丞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為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為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真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為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封河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者鈦釆宜速至此若為紇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遏亦不煩叔憂宗憲謝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小途口除中都留守即

道赴任詔與元帥完顏彀英同議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為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溫王爽各一本移剌高山奴前為寧州刺史以貪汙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為秘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微賤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為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遂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為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為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金源郡王

金史列傳金源郡王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為其部長父直離海始祖弟保活里

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離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孫歲餘厚其饋廩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為贈結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為牛馬助糴貲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與握手為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雄偉勇敢善戰質直孝友強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懣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之出其東據高阜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股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懣與勇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善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純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懣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又伐遼功亦多王師次下西京賜以金版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俟其獲當以為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嘗

其至觀出迎勞繼開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將舉兵代遼尚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憑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為我決之遼名為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杖義而西君以為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為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代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親遼主兵次久則迪古乃與銀术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會斡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等與耶律捏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天輔二年與妻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雞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為耶懶路都勃堇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术實勒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蜀王

金史列傳蜀王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踈事久不決乃使習古迺銀术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朶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术可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术可為謀克遂與婁室戌遼使與婁室渾黜婆盧火石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术可守達魯古城收國二年分鴨撻河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术可為謀克屯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還國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曳剌麻荅十三人兵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芻牧銀术可獲之乃知遼遣史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迺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棄兵遁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术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於西都谷所獲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詵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趨近郡銀术可與習失孟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宋兵趨太谷祁縣阿鶻懶拔離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撒榆次救太原銀术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州谷大敗之撒里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撫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术可降寧化等縣次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鐵券宗翰趨洛陽奄里取汝州銀术可取鄧州殺其將李操等薩謀魯入襄陽拔離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復轉運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離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府沙古質別克舊潁昌宗翰會伐康王銀术可守太原天會十年為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謚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子彀英

河內郡王

金史列傳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藉不失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近直有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大祖壯納鄰從方儀因詔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兄習室坎

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太宗幸東京溫湯思敬擁護衛押衙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术虎鎬有功遷充護衛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雋功遷顯武將軍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戶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貫及歸復遣使賜予錫是年入為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為吏部尚書天德初為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潮思敬不覲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為真定尹用廉封河內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太宮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為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李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李古底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禦遣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為限詔李古底曰爾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褭嶺詔思敬選新馬三千潰迎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為元帥右都監以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已會大軍

封之敗烏節度特末也獲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斡執寓
斡并其妻徐箏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
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廐馬名鷹拜右副元帥經略南邊駐
山東羅為北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略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
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户雜處欲使相聚居
之遣户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
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衆以為備禦俟邊事寧息
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為
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為北京
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為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
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為
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為妾至是其兄乙離異其妾長思敬在相位不敢
去詔還其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真人可依漢人以文理
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真猛安其三盟樂官可罷去其四與猛安同
勾當副千户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真語言
文字上皆從之其後女真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厖古鑑徒單鎰完顏匡輩
皆由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錄卿嘗
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内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
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善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
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哭之慟曰舊臣也將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
吾佀木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
威將軍授速頻路寶郝山猛安

陳王

金史列傳陳王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
常在行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皆有功金人初
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
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天輔三年
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
女真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
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襲之迪
六等聞希尹兵僕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遼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
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
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翰將

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婆盧火將兵二百擊之渾黜亦將
二百人為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婁室曰此小寇
請以千兵為公破之渾黜至古北口遇遼游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
追戰死者數人渾黜扼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
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翰至吳王廟期會於羊城
濼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為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
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漢夾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
水濼南遼主以輕騎遁去盡獲其内庫寶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
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
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請部
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
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
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為元帥右監軍再
伐宋執二主以歸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伐康
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遁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為儲嗣太
宗遂以熙宗為諳班勃極烈熙宗即位希尹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
府儀同三司希尹為相有大政皆身先執之天眷元年已致仕不許為
興中尹二年復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弼誅宗盤宗雋三年
賜希尹詔曰帥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
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
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譛之皇
統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
之蕭慶銀青光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
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孫守道守貞守能守道自有傳

晉國王

金史列傳晉國王宗翰本名粘没喝漢語訛為粘罕國相
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
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賀
捷即稱帝為賀及太祖以下宗室郡臣皆勸進太祖循撫讓宗翰與阿離
合懣蒲家奴等進曰君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
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為右軍大敗遼人于達
魯古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
定而根本不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

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酹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幹宗望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通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温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窘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希賜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須奉詔旨不令便趣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希賜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

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赧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保迪沒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詔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徒顚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爲都統安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徒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

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敕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群帥及斡魯奏宋不還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按籍索之而闍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术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

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术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爲界復請脩好不克和丙辰銀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含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其原宗翰以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

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會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
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
書招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
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
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
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
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
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
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火監戰平陝西銀朮可守太原
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
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
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
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離速烏林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
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
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
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

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月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
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
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再
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乣里
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
宗峻于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祖而太祖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
師謂宗翰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
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翰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
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為
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
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
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宋國王

金史列傳宋國王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
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國論
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
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

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當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
宗因為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
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遂
為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為齊帝至是唱議以河南陝
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群臣議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
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
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放撻懶出為行臺左
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
輒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
德宮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五

王　宗室封王三十　金　元

豳王

金史列傳王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其王鶻懶從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謂

莫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原王

金史列傳原王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為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元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祕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貌不善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秉德使合為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圍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罪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闢離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縶檢蕭祚家遠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遣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

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剌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賞之海陵使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為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為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為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鞫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曹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豳王斛孛束瀋王斡烈鄆王胡里改胡什賚

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從加封。

豐王

豐王名宗美本名胡里甲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官至判大宗正事海陵時與原王宗本同被殺太定二年追封衛王詳前傳

代王

代王名宗雅本名斛魯補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為中京留守喜事佛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併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大定二年追封曹王詳前傳

虞王

虞王名宗偉本名阿魯補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詳前傳

滕王

滕王名宗英本名斛沙虎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詳前傳

薛王

薛王名宗懿本名阿鄰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官至東京留守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鄭王詳前傳

翼王

翼王名鶻懶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後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詳前傳

鄆王

鄆王名神土門太宗子之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太定二年追封蓋王詳前傳

霍王

霍王名斛孛束太宗子之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濟王詳前傳

蔡王

蔡王名斡烈太宗子之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鄆王詳前傳

畢王

畢王名宗哲本名鶻沙太宗子之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韓王詳前傳

徐王

徐王名宗順本名阿魯帶太宗子之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陵封徐王大定二年追封隋王詳前傳

代王

金史列傳代王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徙單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滑國公為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補兒阿里白。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道濟熙宗子之皇統三年命為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為都提點張玄素為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封其母為賢妃初居外至是養之宮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衛王

金史列傳衛王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鬭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訴霖至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夫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皆二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衆妃僧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使以為真不可不戒朕於此子豈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宿王

金史列傳宿王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為起第五月己酉滿月封其母唐括氏為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補為宿王葬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語伯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秪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勑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閑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秪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滕王

金史列傳。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臭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南氏爲才人。七月，封廣陽爲滕王。九月薨。

鎬王

金史列傳。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叱執黃繖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踈，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爲計耶。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

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懣曰玘，阿離合懣曰琢。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再賜永中脩公廨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榮祿大夫，阿離合懣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頗解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及遊獵宴會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爲永中請託，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

丞張汝霖，永中母舅也。汝霖妻高陀斡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之。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上謂宰臣曰：鎬王秖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離合懣等皆棄市。敕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敕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從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爲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爲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

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温稱寧可論大事，乃使充元帥府書，偽號居之。寧至雅，爲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温、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爲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遂欺衆輩，結構逆黨，市兵仗，大著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

金史列傳。鄭王永蹈，本名銀术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爲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年，從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温、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己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之。永蹈召崔温、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兆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注丑後寅前兵災

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為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蒲剌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覘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鞫問連引甚眾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按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剌覩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幷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敘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家

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剌

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為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

金史列傳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弼男行也可學為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

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懇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即走避之嫗與五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榜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貴氏望雲王氏豪猾下邑永功發其罪幾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間尹閏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北京為政無良錄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敕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訃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兒養皆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太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

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書與胡剌為地胡剌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屬事胡剌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之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其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洗忌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掌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皆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復毋徙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之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鄆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潞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充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曰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璐壽孫名璹粘沒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為興陵崇妃養于常居京師奉朝請泰

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路王

金史列傳路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祕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祕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剌猛安三年進封豳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賜名玞

豫王

金史列傳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豳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祕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為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盆買必剌猛安明年進封兗王率軍民圍獵解

職兼兼諭罷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由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眷精莫窮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蔣更纂爾邦知驕尼之難長省奠鎮府圖斗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遠罹於罔寫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寫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惟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令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氣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院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縢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匹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外服未輸駁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復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爲之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善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䕫王

金史列傳䕫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挼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從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兗王衛紹王即位從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餘上親臨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鄆王

金史列傳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大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愠色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惠

瀛王

金史列傳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大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勑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穆其後帝謂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爲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溫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秘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仕寬厚善騎射侍府像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贈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勑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爲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兗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喪葬斂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霍王

金史列傳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爲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進封欵魯王永功爲趙王以從彝爲趙王後承安元年爲兵部尚書改封蘇四年除秘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溫王

金史列傳溫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婕儀玠幼穎秀性溫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爲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胙王

金史列傳胙王名從恪衛紹王子也大安元年封胙王是歲從恪爲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從鄭州四年從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爲梁王汴京破死焉

絳王

金史列傳絳王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戚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

宥侖重綵二十端胥靺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遣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鉤胥靺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歡飲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荊王

金史列傳荊王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王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荊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榮王

金史列傳榮王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英王

金史列傳英王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壽王

金史列傳壽王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午病急風暴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即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葛王

金史列傳葛王忒鄰泰和二年八月生上大喜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命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復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荊王

金史列傳荊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扶遇可也三年為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𤣱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剌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為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為人讒病耳汝乃惟飲酒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名守純趣入侍哀宗從至東華門已閉門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開門哀宗入宮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為荊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蘄王次曰孛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血臭不可聞劃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之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跡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荊王幾不能免宣宗子維城之道哉

宗王

元史列傳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略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幼從太祖平諸部落掌從馬國法嘗以腹心遇敗則牽從馬其子孫最多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營地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當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艱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稱如此嘗立為國相又長扎魯火赤別授之印賜以蒙古百姓三千戶及廣寧路恩州二城戶一萬一千六百三以為分地又以斡難怯魯之地建營以居江南平加賜信州路及鉛山州二城戶一萬八千王薨子曰罕禿忽曰也速不花曰口溫不花罕禿忽性剛猛知兵從憲宗征伐多立戰功及攻釣魚山而還道由河南招來流亡百餘戶悉以入籍罕禿忽子曰霍歷極以疾廢不能襲世祖俾居于恩以統其藩人至大三年霍歷極薨子塔出嗣塔出性溫厚謙

忽好學通經史能撫恤其民云云遠不花子曰爪都中統三年始以推戴功封廣寧王至元十三年賜銀印口溫不花領兵河南屢建大功子曰滅里吉台甕吉剌台。

廣寧王

元史古台孫爪都中統三年封廣寧王　詳見宗王

越王

元史列傳越王禿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孫也少以勇力聞大德十一年春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立安西王阿難答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稱制中外洶洶仁宗歸自懷孟引禿剌入內縛阿忽台等以出誅之大事遂定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錫金印以紹興路為其分地。禿剌居常怏怏有怨望意至大元年秋武宗幸涼亭將御舟禿剌前止之帝曰爾何知朕欲舟禿剌曰人有常言一箭中麋毋曰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遽止此蓋國俗儕輩相祈之語而禿剌言之武宗由是銜焉既而大宴萬歲山禿剌醉起解其帶擲諸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爾帝益疑其有異志。二年春命楚王牙忽都丞相脫脫平章赤因鐵木兒鞫之辭服遂伏誅子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天曆初以推戴功進封豫王

豫王

元史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天曆初以推戴功。進封豫王

楚王

元史列傳楚王牙忽都祖父撥綽睿宗庶子也撥綽之母曰馬一實乃馬真氏撥綽驍勇善騎射憲宗命大將軍北征欽察有功賜號拔都歲丁巳分土諸侯王賜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為其食邑撥綽娶察渾滅兒乞氏生薛必烈傑兒薛必烈傑兒娶弘吉剌氏生牙忽都牙忽都年十三世祖命襲其祖父統軍至元十二年從北安王北征十三年失列吉叛遣人誘脅之牙忽都不從事王益忠謹八魯渾拔都兒粘閭與海都通相率引去王遣牙忽都將兵追之擒八魯渾等以獻未幾失列吉約木忽兒脫帖木兒等反以兵攻王脫帖木兒生致牙忽都使失列吉拘繫之牙忽都與王親臣那台等謀逃歸事覺那台等被殺復繫牙忽都國辱俗至十四年兀魯兀台伯顏帥師討叛失吉列約木忽兒迎戰牙忽都潛結赤斤帖木兒禿禿哈亂其陣失列吉軍亂因得脫走見帝頓髮盡白帝閔之賞賚甚厚至元十八年加封耒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二十一年命與禿禿哈同討海都牙忽都先進邂逅得諜人知其虛實直前衝敵陣破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而還朵兒朵哈上其功。詔賜鈔幣鎧甲弓矢其後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也不堅引兵趣怯綠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禿禿哈率衆追之那懷之民擾攘不知所從牙忽都將三百騎進至阿赤怯地會王帳下遊騎思部兵逃去牙忽都諭之使還時怯必禿忽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戡獲之間道遁去二十七年海都入寇時朵兒朵哈方居守大帳詔遣牙忽都用力備禦軍未戰而潰牙忽都妻帑輜重駐不忽哈剌嶺上悉為藥木忽兒明理帖木兒所掠牙忽都與其子脫列帖木兒相失獨與十三騎奔還。世祖撫慰嘉歎賜對鎮遠王塗金銀印以弘吉剌氏女賜之資裝特厚復命納里忽徹徹不花往錫命其部屬同時被剽掠者以故籍桑哥家財分賜之仍各賜白金五十兩珠子一酒危鈔幣稱是又命牙忽都居北安王第二帳王薨帝命掌大帳國辟成宗立命牙忽都常侍左右武宗撫兵漠北請以子脫列帖木兒從大德五年海都焉生合軍入寇脫列帖木兒將兵千人擁護先後力戰功多在軍十年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與明理帖木兒窺望神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神器所當屬安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即位以其父子勞効忠勤益厚遇之進封楚王賜金印置王傅以駙馬都尉都剌哈之女

弟弘吉烈氏為楚王妃又以叛王察八兒親屬賜之脫列帖木兒襲封鎮遠王。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衆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訓。世祖誦之。且與有聞。治亂國者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鑒飭之則人將有所勸懲惟陛下鑒之。帝嘉納其言牙忽都薨仁宗命脫列帖木兒嗣楚王延祐中明宗西出脫列帖木兒坐累徙西番沒入其家貲之半明宗即位制曰脫列帖木兒何罪其轉徙籍沒豈不以我故耶其復故號人民貲帑悉歸之脫列帖木兒薨。子八都兒立。八都兒薨有子三人曰燕帖木兒曰速哥帖木兒曰朵羅不花燕帖木兒嗣時年十有二妃弘吉剌氏哈只兒駙馬之女孫速哥失里皇后之從妹也。

鎮南王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六月甲寅封皇子脫歡為鎮南王賜塗金銀印駐鄂州

威順王

元史列傳威順王寬徹普花世祖之孫鎮南王脫歡子也泰定三年封威順王鎮武昌賜金印撥付怯薛丹五百名。

又自募至一千名，設王傅官屬。湖廣行省供億錢糧、衣裝，歲支米叁萬石、鈔叁萬二千錠，又月給王子諸妃飲饍。文宗天曆初，賜寬徹普化金銀各五十兩，幣三十匹，仍鎮湖廣。而寬徹普化縱怯薛等官侵奪民物，民頗患苦之。至元五年，太師伯顏矯制召赴京，貶之。及脫脫為相，始明其無辜，命復還鎮。至正二年，湖北廉訪司糾言寬徹普化恃以宗室，恣行不法，不報。十一年，徐壽輝為亂，起蘄、黃。寬徹普化與其子別帖木兒、答帖木兒引兵至金剛臺，壽輝部將倪文俊敗之，執別帖木兒。十二年，壽輝偽將鄒普勝陷武昌，寬徹普化與湖廣行省平章和尚棄城走。詔追奪寬徹普化印，而誅和尚。十三年，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阿魯輝克復武昌及漢陽，寬徹普化復率領王子并本部怯薛丹屢討賊，立功。十四年，詔寬徹普化復鎮武昌，還其印。十六年，命寬徹普化與宣讓王帖木兒不花以兵鎮遏懷慶，各賜黃金一錠，白金伍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未幾，復還武昌，命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舡四十餘艘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徐壽輝偽將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縣鷄鳴汊，水淺，舡閣不能行，文俊以火筏盡焚其舡，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報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寬徹普化走陝西。二十五年，侯伯顏答失奉寬徹普化自雲南經蜀，轉戰而去，至成州，欲

之京師。孛思齊以取蜀為名，扼不令行，俾屯田于成州以沒。其子曰和尚者，封義王，侍從順帝左右，多著勞効。帝出入常與俱。至正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遂為中書右丞相，總握國柄，恣為淫虐。和尚心忿其無君，數為帝言之，受密旨，與儒士徐士本謀，交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顏達兒、帖古思不花、火你忽都、洪寶寶、黃哈剌八、禿龍、從雲陰圖刺孛羅帖木兒。帝期以事濟，授鴿鈴為號，徐士本掌之。明年七月，孛羅帖木兒入奏事，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顏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等競前斫死之。詳見孛羅帖木兒傳。二十八年，順帝將北奔，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而以和尚佐之。

及京城將破，即先遁，不知所之。

宣讓王

元史列傳：宣讓王帖木兒不花，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初，世祖第九子脫歡以討安南無成功，終身不許見，遂封鎮南王，出鎮揚州。脫歡薨，子老章襲封鎮南王。老章薨，弟脫不花襲封鎮南王。脫不花薨，子孛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乃嗣為鎮南王。文宗天曆初，賜帖木兒不花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幣三十匹。二年，孛羅不花已長，帖木兒不花請以其位復還孛羅不花，朝廷以其讓而不居也，改封宣讓王，賜金印，移鎮於廬州。順帝至元元年，撥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賜之。二年，賜市宅錢四千錠，命其王府官凡班次列于有司之右。五年，伯顏擅權，矯制貶帖木兒不花及威順王寬徹普化，至脫脫為相，始言于帝，明此兩王者皆無辜，詔令復還鎮。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也。即命以所部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廬州境內皆平。帝聞之，賜金帶、銀鈔以賞其功。十六年，命帖木兒不花與寬徹普化以兵鎮遏懷慶路，賜金銀各一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既而汝穎之寇南渡淮，帖木兒不花復以便宜調苛陝之軍拒之。及廬州不守，乃挈身北歸，留京師。二十七年，進封淮王，賜金印，設王傅等官。二十八年，大明兵逼京師，順帝北奔，詔以帖木兒不花監國，而拜慶童中書左丞相輔之。俄而城破，帖木兒不花死之，年八十三。

雲南王

元史安南國王傳：中統四年十一月，詔封皇子為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

北平王

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六月丁卯，封皇子南木合為北平王，以印給之。

河平王

元史世祖紀：至元五年六月，封諸王昔怯吉為河平王，賜駝紐金印。

晉王

元史列傳：顯宗皇帝諱甘麻剌，裕宗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邊。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于柳林之地。北還覲世祖于上京，世祖勞之曰：汝在柳林，民不知擾，朕實嘉焉。明年冬，封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大德六年薨，子也孫帖木兒嗣。

安西王

元史本紀：世祖至元九年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　又泰定紀：至治三年三月癸巳，以諸王月魯鐵木兒襲封安西王。

武威西寧王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八年十一月辛丑，封諸王出伯為武威西寧王，賜金印

懷寧王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八年十月庚寅，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賜金印。

衛安王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九年三月丁酉封諸王完澤爲衛安王賜金印

寧王 元史本紀武宗即位大德十一年六月己未封寧遠王闊闊出爲寧王賜金印

北寧王 元史本紀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丁丑封諸王迭里哥兒不花爲北寧王。

齊王 元史武宗紀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丁丑封諸王八不沙爲齊王

兗王 元史武宗紀三年十月丁卯封諸王木八剌子買住韓爲兗王

衛王 元史武宗紀三年四月封諸王完者爲衛王

懷王 元史明宗紀至治二年泰定帝弟圖帖睦爾以懷王出居建康

泰寧王 元史泰定紀至治三年十二月丙戌旭邁傑言近也先鐵木兒之變諸王買奴遂赴潛邸令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買奴爲泰寧王

并王 元史泰定紀泰定二年六月甲申改封嘉王晃火帖木兒爲并王

宣靖王 元史泰定紀泰定三年正月壬子封諸王買奴爲宣靖王鎮益都

肅王 元史本紀天曆二年八月戊申文宗封諸王寬徹爲肅王

文濟王 元史順帝紀元統二年四月庚申封宗室蠻子爲文濟王

荊王 元史順帝紀至元元年十二月壬辰詔宗室脫脫木兒襲封荊王賜金印命掌忙兀諸軍設立王府官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七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三十一 元

元史宗室世系表 自昔帝王之興莫不衆建子弟以蕃王室所以崇本支隆國勢也觀其屬籍有闕王牒有紀大統小宗秩乎不紊蓋亦慎矣然以唐室之盛自玄宗後諸王不出閤而史已失其世次況後世乎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系表

答里真位

答里真 大納耶耶
小哥大王
寧王闊闊出
也里干大王
哈魯罕王 宣靖王買奴 阿魯大王
寧海王亦思蠻
寧海王拔都兒
寧海王阿海

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王次三哈赤溫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嗔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

搠只哈兒王位

搠只哈兒
淄川王也苦
愛哥阿不干王
勢都兒王
移相哥大王
齊王八不沙
必烈虎大王
黃兀兒王
伯木兒王
齊王王龍帖木兒 齊王月魯帖木兒
別兒帖木兒王

哈赤溫大王位

哈赤溫
濟南王按只吉歹
脫忽大王
忽丹大王
察忽剌大王
忽列虎兒王
吳王朵列捏
魔王忽剌出 濟南王勝納哈兒
濟南王也里只
吳王木楠子 西寧王阿答里迭失
濟陽王撒皮

鐵木哥斡赤斤國王位
鐵木哥斡赤斤 斡端大王
阿木魯大王
愛牙哈赤王
只不干大王 塔察兒國王
壽王乃蠻台 字羅大王 遼王脱脱
也不干大王
兀剌兒吉歹大王
爽迭海大王
察剌海大王
字羅歹大王 西寧王搠思監 卯罕大王
本伯大王
也只大王
不只兒大王
帖木迭兒王 八乞出大王
襲剌謀大王
撥里吉大王 八里才大王

撒荅吉大王
哈失歹大王
察只剌大王
壽王脱里出 愛牙合赤大王 別里帖帖木兒王 囊家大王
斡羅思罕王
斡魯台大王 哈八兒都大王 某大王 忽剌歹大王
帖賓大王 脱帖大王
氣都哥大王 脱帖木兒大王 燕鍚大王
也堅黄兀兒王 忻都大王
白虎大王
別里古台大王位
別里古台 也速不花大王 廣寧王爪都 帖木兒大王
乃顏大王 脱鐵木兒大王
口溫不花大王 滅里吉歹大王 潰察大王

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即
睿宗也次五兀魯赤無嗣次六闊列堅太子
朮赤太子位
朮赤 拔都大王
罕禿忽大王 霍歷極大王 塔出大王
兀吉剌歹王 廣寧王徹里帖木兒 廣寧王渾禿察
林扎兒王
撒里蠻王
闊闊出大王 定王薛徹干 定王察兒台
撒里答大王
忙哥帖木兒王
脱脱蒙哥王
寧肅王脱脱 肅王寬徹
伯忽大王
月即列大王 札尼列大王

察合台太子位
察合台 也速蒙哥王
合剌旭烈大王
阿魯忽大王 兗王買住韓
八剌大王 威遠王忽都鐵木兒 赤閔鐵木兒 越王禿剌
威遠王阿只吉
帖木兒不花王 南荅失里王
闊列堅太子位
闊列堅 河間王忽察 忽魯歹大王 也不干大王 八八大王 兀禿思帖木兒王
合賓帖木兒王
八八剌大王 安定王脱歡 安定王朵兒只班
也滅干大王 伯荅罕王

太宗皇帝七子長定宗皇帝次二闊端太子次三闊出太子次四哈剌察兒王次五合失大王次六合丹大王次七滅里大王 按憲宗紀有云太宗以子月良不材故不立爲嗣今考經世大典帝系篇及歲賜錄並不見月良名字次序故不敢列之世 謹著于此以俟知者

闊端太子位
闊端 滅里吉歹王 也速不花大王
蒙哥都大王 亦憐真大王
只必帖木兒王
帖必烈大王
曲列魯大王 汾陽王別帖木兒 荆王也速也不干
闊出太子位
闊出 昔列門太子 孛羅赤大王 靖遠王哈歹 襄寧王也速不
襄寧王阿魯灰
哈剌察兒王位
哈剌察兒 脫脫大王 月別吉 沙藍朵兒只
合失大王位
合失 海都大王 汝寧王察八兒 汝寧王完者帖木兒 汝寧王忽剌台
合丹大王位
合丹 覩爾赤王 小薛大王 星吉班大王

也不干大王 廱王火郎撒
也速兒大王
也孫脫大王 咬住大王
火你大王 那海大王
滅里大王位
滅里 脫忽大王 俺都剌大王 宗才赤大王 陽翟王太平
陽翟王兀滿 陽翟王曲春 陽翟王帖木兒赤
定宗皇帝三子，長忽察大王，次二腦忽太子，次三禾忽大王
忽察大王位
忽察 亦兒監藏王
完者也不干王
腦忽太子位
腦忽

禾忽大王位
禾忽 南平王禿魯
睿宗皇帝十一子，長憲宗皇帝，次二忽覩都，次三失其名，次四世祖皇帝，
次五失其名，次六旭烈兀大王，次七阿里不哥大王，次八撥綽大王，次九
末哥大王，次十歲都哥大王，次十一雪別台大王
忽覩都大王位
忽覩都
旭烈兀大王位
旭烈兀 阿八哈王 阿魯大王 靖遠王合贊
廣平王淪兒班答 豳王出伯 豳王喃忽里
亦憐真朵兒只王 脫脫木兒王 某 亦憐真八的王
阿里不哥大王位
阿里不哥 威定王玉木忽爾
乃剌忽不花大王 威王孛蘭帖木兒
完者帖木兒王

冀王孛羅 鐵木兒脫
定王藥木忽兒 某 燕大王
剌甘失甘大王 鎮寧王那海
撥綽大王位
撥綽 薛必烈傑兒大王 楚王牙忽都 楚王脫烈鐵木兒 楚王八都兒 燕帖木兒王
速哥帖木兒王
朶羅不花王
末哥大王位
末哥 昌童大王 伯帖木兒大王 永寧王伯顏木兒
歲都哥大王位
歲都哥 速不歹大王 荆王脫脫木兒 荆王也速不堅
哈魯孫大王
雪別台大王位
雪別台 某 月魯帖木兒
貝闊也先
憲宗皇帝五子，長班禿大王，次二阿速歹大王，次三玉龍答失大王，次四
河平王昔里吉，次五辯都早卒，無嗣

禿禿大王位

班禿

阿速歹大王位

阿速歹

玉龍荅失大王位

玉龍荅失 —徹里鐵王 衛王完澤 鄆王徹徹禿

河平王昔里吉位

昔里吉 兀魯思不花王 并王兀火帖木兒 嘉王火兒忽 荅沙赤忠的王 完者帖木兒王

世祖皇帝十子長朶而只王次二皇太子真金即裕宗也次三安西王忙哥剌次四北安王那木罕無後次五雲南王忽哥赤次六愛牙赤大王次七西平王奧魯赤次八寧王闊闊出次九鎮南王脫歡次十忽都魯帖木兒王

朶兒只王位

朶兒只

安西王忙哥剌位

忙哥剌 —安西阿難荅 —月魯帖木兒王

—按檀不花

雲南王忽哥赤位

忽哥赤 —營王也先帖木兒

愛牙赤大王位

愛牙赤 —阿木干大王 —也的古不花王

—孛顏帖木兒王

西平王奧魯赤位

奧魯赤 —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 —雲南王老的罕 豫王阿忒納失里

武靖王搠思班 乙八大王

—西平王八的麻的加 —貢哥班大王 赤只班大王

寧王闊闊出位

闊闊出 —寧王薛徹禿

—寧王阿都赤

鎮南王脫歡位

脫歡 —鎮南王老章

—鎮南 不不花 威順王寬徹普化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鎮南王孛羅不花

文濟王蠻子

忽都魯帖木兒王位

忽都魯帖木兒 阿八也不干王 八魯朶而只王 宣德王不荅失里

裕宗皇帝三子長晉王甘麻剌即顯宗也次二荅剌麻八剌太子即順宗也次三成宗皇帝

顯宗皇帝三子長梁王松山次二泰定皇帝次三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

梁王松山位

松山 —梁王王禪 雲南王帖木兒不花

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位

迭里哥兒不花 —湘寧王八剌失里

順宗皇帝三子長魏王阿木哥次二武宗皇帝次三仁宗皇帝

魏王阿木哥位

阿木哥 脫不花大王 蠻子大王 西靖王阿魯 魏王孛羅帖木兒 唐兀台王 荅兒蠻失里王 孛羅大王

成宗皇帝一子皇太子德壽早薨無後

武宗皇帝二子長明宗皇帝次文宗皇帝

仁宗皇帝二子長英宗皇帝次安王兀都思不花早隕無後

英宗皇帝無子

泰定皇帝四子。長皇太子阿里吉八，次二晉王八的麻亦兒間卜，次三小薛太子，次四允丹藏卜太子，俱早隕無後。
明宗皇帝二子，長子順皇帝，次寧宗皇帝。
文宗皇帝三子，長皇太子阿剌忒答剌，早薨無後，次二燕帖古思太子，次三子太平訥太子，俱早隕無後。
寧宗皇帝無子。
順皇帝三子，長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餘二子無世。
據十祖世系錄云：始祖孛端叉兒收統急里忽魯人民，民戶時，嘗得一懷妊婦人，曰插只來，納之。其所生遺腹兒，因其母名曰插只來，自後別為一種，亦號達靼。今以非始祖親子，故不列之世表，附著于此云。

昔周封列國七十，而同姓者五十三人。漢申丹書之信，而外戚侯者恩澤廣矣。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其此之謂乎。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于篇，作諸王表。

金印獸紐

金印獸紐

燕王
真金，中統二年封，至元十四年再為皇太子。
阿剌忒答納，天曆二年封，三年立為皇太子，其年薨。

秦王
忙哥剌，至元十年詔安西王益封秦王，別賜金印。其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在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宮邸。十七年薨。廿四年中書奏王次子按檀不花襲秦王印，詔阿難答既為安西王，其秦王印宜上之。然其後猶稱秦王阿難答。

晉王
甘麻剌，至元二十九年由梁王改封，出鎮大斡耳朵，大德六年薨，謚獻武，即顯宗之。
也孫帖木兒，大德六年襲封，至治三年立為皇帝。
八的麻亦兒間卜，泰定元年封，天曆元年隕于上都。

安西王
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
阿難答，至元十七年襲封，大德十一年誅。
月魯帖木兒，至治三年封。

北安王
那木罕，至元十九年賜印，大德五年薨，延祐七年賜謚昭定。

鎮南王
脫歡，至元二十一年封，出鎮揚州，二十二年奉旨征安南，大德五年薨。
老章，大德五年襲封。
脫不花，　年襲封。
帖木兒不花，　年襲封，天曆二年改封宣讓王。
孛羅不花，天曆二年襲封。

懷寧王
海山，大德八年封，出鎮稱海，十一年立為皇帝。

北寧王
迭里哥兒不花，大德十一年封，至大二年徙封湘寧王。

梁王
[illegible]改封晉王。
松山，至元三十年封，以皇曾孫出鎮雲南。
王禪，泰定元年由雲南王進封，天曆元年帥師與大平王燕帖木兒戰于柳林，兵敗見殺。

越王
禿剌，大德十一年從仁宗平內難有功封王，大二年以怨望誅。

營王
也先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由雲南王進封。

郇王
爾古解駙馬，由北平王進封。
拙忽難駙馬，至大元年襲封。

寧王
闊闊出，大德十一年由寧遠王進封。
薛徹禿，皇慶二年由寧遠王進封。
阿都赤。

湘寧王
迭里哥兒不花，至大二年徙封。
八剌失里，至治三年襲封。

陽翟王
禿滿，至大元年封。
曲春。
太平，泰定元年襲封。
帖木兒赤。

雲陽王

恩平王
塔思不花，至大四年封。

北平王
爾古解駙馬，　年封，後進封郇王。
那木罕，至元二年封，十九年改封北安王。

齊王
八不沙，大德十一年封。
月魯帖木兒，泰定元年封。
玉龍帖木兒，　年由恩王改封。

楚王
牙忽都，大德十一年由鎮遠王進封。
朵列帖木兒，至大　年封，延祐二年被黜，天曆元年復改封。
八都兒。

豳王
出伯，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寧王進封。
喃忽里，延祐七年襲封。

濟王
朵列納，大德十一年封，皇慶元年改封吳王。

魏王
阿木哥。
孛羅帖木兒。

安遠王
丑漢駙馬，皇慶元年改封。

汝寧王
察八兒，延祐元年封。
忽剌台，泰定元年襲封。

宣德王
不答失里，皇慶二年封。

文濟王
蠻子。

保恩王
玉龍帖木兒，延祐三年封，　年進封恩王。

魯王
蠻子台駙馬由濟寧王進封
阿不歹駙馬大德十一年襲封
阿里加失立至大四年襲封
桑哥八剌駙馬元統元年襲封

定王
要木忽爾至大元年由定遠王進封
薛徹干至治三年封

隴王
察里台泰定四年封
大郎徹至大元年封
忽晋歹
忻都察

趙王
主忽駙馬至大元年封
阿魯禿延祐元年封
馬札罕駙馬泰定元年封

武寧王
徹徹禿泰定三年封至順二年進封郯王

威順王
寬徹普化　年賜金印

威靖王
火里兀察兒駙馬泰定皇后父也泰定二年封

西安王
阿忒納答失里天曆元年封

宣讓王
帖木兒不花天曆二年由鎮南王改封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七　十

嘉王
晃火帖木兒延祐四年封後改封
并王
火兒忽

荊王
也速不堅
脫脫木兒
脫火赤　年封至順二年來朝

昌王
忽憐駙馬
阿失駙馬延祐四年封
八剌失里駙馬　年封

衛王
沙藍朶兒　年由懿德王進封
完澤至大三年由衛安王進封

西寧王
忽答里迷失天曆二年封
速來蠻天曆三年封

柳城王
亦憐真八天曆三年封

西靖王
阿魯至順元年封

廣寧王
朮都中統三年封至元十三年賜印
徹里帖木兒
桉渾察至順元年封

保寧王
幹即天曆二年封

兗王
買住罕至大三年封

吳王
朶列納皇慶元年由濟王改封
潑皮　年封天曆三年改封
濟陽王
木南子天曆三年由濟陽王改封
脫里出

壽王
乃蠻歹至大元年封

周王
和世㻋延祐二年封天曆元年立為皇帝

無國邑名
移相哥大王　年賜印

金印駝紐

河間王
兀古帶至元二年封

河平王
昔里吉至元四年封

雲南王
忽哥赤
也先帖木兒至元十七年襲封
老的至大二年封

濟南王
也只里至元二十四年封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七　十一

安王
兀都思不花延祐二年封七年降封順陽王尋被殺

遼王
脫脫延祐三年封
牙納失里

冀王
孛羅延祐四年由鎮遠王進封

恩王
月魯帖木兒延祐四年封
王禪帖木兒由保恩王進封

威武西寧王
出伯大德八年封十一年進封豳王

鎮寧王
孛羅大德九年封延祐四年進封冀王
那懷至大三年封

衛安王
完澤大德九年封至大三年進封衛王

威定王
藥木忽爾大德九年由定遠王改封

肅寧王
脫脫至大元年封

岐王　并王　懷王　豫王　肅王

岐王：脫脫木兒駙馬延祐四年由濮陽王進封
瑣南管卜泰定四年封

并王：晃火帖木兒泰定二年由嘉王徙封

懷王：脫帖木兒泰定　年封天曆元年立
爲皇帝

豫王：阿忒思納失里天曆元年封

肅王：寬徹天曆二年封

襄寧王　安南王　武陽王　安定王　永豐郡王

襄寧王：乞速不干至大元年封
阿魯灰

安南王：速哥兒不花至大四年封

武陽王

安定王：朶兒只班
脫歡皇慶二年封

永豐郡王：丑漢駙馬皇慶元年封旋改封
安遠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七　十二

郯王　邠王　鄜王　慶王　瀋王

郯王：徹徹禿至順二年由武寧王進封

邠王：卜顏帖木花至順二年封

鄜王：懿憐只班至順　年封至順三年立爲
皇帝

慶王

瀋王：高麗王眼大德十一年以駙馬封
高麗王璋延祐六年以駙馬襲封
高麗王暠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

安德王　永寧王　汾陽王　威遠王　武平王

安德王：不答失里皇慶二年封

永寧王：卜顏帖木兒
卯澤至順元年封

汾陽王：別帖木兒延祐七年

威遠王：也都帖木兒至治三年封

武平王：帖古思不花泰定三年封
禿滿帖木兒延祐五年封
不花帖木兒至順元年

無國名者駙馬　高麗國王　緬國王

無國名者駙馬：按只吉歹大王

高麗國王：王諶至元　年封

緬國王

寧海王　昭武王　順陽王　延安王　濟寧王

寧海王：闊闊出

昭武王：合伯駙馬大德十年封

順陽王：兀都思不花延祐七年由安王降封爲
見殺

延安王：也不干

濟寧王：蠻子台駙馬後進封爲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七　十三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光昞

高唐王　高昌王　白蘭王　無國邑名

高唐王：闊里吉思駙馬

高昌王：紐林的斤駙馬延祐三年封
帖睦爾普化至治　年封天曆二年讓其弟
篤吉天曆二年襲封
太平奴至順三年封

白蘭王：瑣南藏卜至治元年封後出家
泰定四年還俗復封

無國邑名：乞速不花至元二年賜印
玉龍荅失大王至元三年賜印
帖失帖木兒王大德二年
南木忽里王至大元年
鎖羅溫孫王延祐二年
察兀都兒王延祐四年
八八剌大王延祐元年
別失帖木兒王泰定元年

金鍍銀印駝紐

西平王 奥魯赤至元　年封 八剌麻刀 管不八

鎮西武靖王 鐵木兒不花大德元年以 搠思班

雲南王 忽哥赤至元五年封出鎮雲南 王禪延祐七年封泰定元年進封梁王 帖木兒不花泰定元年襲封

威順王 寬徹普化泰定三年封分鎮武昌

宣靖王 買奴泰定三年由泰寧王徙封 鎮立都

綏寧王 阿都赤泰定三年封

靖安王 闊不花泰定四年封

廣平王 木剌忽駙馬 哈班天曆二年封

靖恭王 脫憐忽都魯至順元年封

懿德王 沙藍朶兒駙馬至順元年封後進封昌王

金鍍銀印龜紐

寧遠王 闊闊出至元二十一年封大德十一年進封寧王 徹徹禿延祐七年封　年進封寧王

鎮遠王 牙忽都至元二十一年封大德十一年進封楚王

靖遠王 合贊至元二十七年

定遠王 藥木忽兒大德二年封

肅遠王 帖木兒不花至元二十八年封

鎮東王 也先鐵木兒至元二十八年封

泰寧王 買奴至治二年封泰定二年徙封宣靖王 亦憐真多兒加泰定元年封

無國名 完澤大王　年賜印大德九年改封衛安王

銀印龜紐

南平王 禿剌至元九年封仍賜金銀符各五

永豐郡王 孛羅

寧海王

南平王

廣寧王 禿都中統二年封

建昌王

寧昌郡王 唆都哥駙馬至元二十二年封不傳去 歹駙馬

寧郡王 帖木兒不花至大四年封 阿憐帖木兒至順元年封

懷仁郡王 木忽丹至大四年封

保德郡王

寧濮郡王 昌吉駙馬

駙馬濮陽王 脫帖木兒大德十年封延祐四年進封岐王

無國邑名 拜答寒大王至元七年賜印仍賜海青金符 穎吝大王 帖木兒大王 伯帖木兒大王 孛羅赤大王 月魯帖木兒王延祐六年

無國邑名者 不花駙馬至元四年 别乞帖木兒王至元十七年 怯里歹郡王至元十一年 阿渾帖木兒王 完者也不干王 那木忽思大王 合必赤大王 八八大王延祐四年詔換以世祖所賜印賜其子合賓帖木兒王 忽都魯帖木兒王 出伯大王至元二十五年後改封威武西靖王 昌吉駙馬後改封寧濮郡王 岳忽難王大德二年賜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十八陽

王

王湛

晉書列傳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

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楊正衡音義顙桑朗反隤徒雷反周易文沖[illegible]武陵書本蟻出躓陟利反

王承

晉書列傳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

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和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述食聿反

王述

晉書列傳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

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強胡陸梁當稸力養銳而無故遠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覦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豈不少矣徙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君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

軍進號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謂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逾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

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輩是賤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積救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篤永無後時華懼之期已來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揚正衛音釋揺余六反屐奇逆反齧五結反虡音巨滹南王若虛文集臣事實辨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革予昔始爲當時所歎予常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爲廉士而大臣著之以爲美談亦已陋矣葉石林老人避暑錄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云云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矣以年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王坦之

晉書列傳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宜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

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暢者無跡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遊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

天下懷來之運鄉何所燕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
使坦之攺詔爲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求使部
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
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
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
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
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
皇太后仁淑之觀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顧奉事之心便
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
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爲非至親自
爲嫌疑昔肅祖崩祖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光就聖德貫
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贍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
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是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
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綽在外路
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平又天聽鉅隱不啓
不廣牽情鉅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
尚誠懼日昃不遑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
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先帝之風不可不敦脩至德以保實元天地之作表
率帝納之物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
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
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
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
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
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
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遊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
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
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
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
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
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
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
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
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
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
期當匪遲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先然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抑
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疾疢
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
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
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
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
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直可以
擬似而疑至公舉食而忘於諒哉康子及東宋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
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
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
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
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
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楷
正衛音釋讜○之黨反。邪○耶。叅○二音。疊○音凡。綢繆○上直由反下武彪反
繾綣○上音遣○下去阮反。濠○胡刀反。爽○孫叶反。厭○於叶反。悅○中林反文康葛
公待庾莊演論敕將書未見仍爲習氣牽詘寡勸多吾不解遣辭今只用
三篇本論玄寺積想於三篇。唐孫元晏詩晉祚安危只此
行坦之何必苦憂驚謝公合定寰區在爭遣當將事得成

王禕之

晉書列傳王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
郎平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王愷

晉書列傳王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
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
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
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國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
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
守石城俄而玄等表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
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
尋陽以愉爲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
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
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晉書列傳王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帝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幷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醆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案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疏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

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將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王忱

晉書列傳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折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王綏

晉書列傳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擒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將

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纂逆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誅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綏稱猶全綏身死名滅論始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祖父漢雁門太守澤已有名稱仕人秀出綏亦著稱以業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王嶠

晉書列傳王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辟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尋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

金主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
書侍郎兼大著作國嚳將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
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
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
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
世驍騎將軍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王佐叶宣
尼之遠契誕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資不雕合於大朴
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懋
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坦之
謇守狀曠述祿金貞騰諷庾之良箴情寄語怪演蕆莊之宏論道賓崇儒
武寄重文昌允釐於冢職武任華綸闕寵勿於王言武能光著徽音保其
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猜識於心鏡闕險路於情田于時
疆埸多虞寇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徵震餘之憂於是竊勢擁攬
蹟明王之彝典竊眷彝仿飲凶豎之餘威編摘膚極陵跨於宸極驟殄治
質竟判於帷房亦猶犬彘欣肥不知禍之將及吝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
猷履孝居忠無愁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將機抑則忠業誤通辭遺
經於巴蜀江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頹揚雅而言俱爲雅士劉耕偶奏
樣置秩康勝氣龍騫飛鉄卷霧矣蔚芬荀耀無絕於終古矣贊曰庾沖純
懿矣稱奇蘊養素虛庭同壓下位雅道卑屈高風不墜將敵後胤世傳清
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膚精托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蔀其家荀范令
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琳扶聞起異術同華藏輝青史揚正衛音釋臧側
依反○裸郎果反○峭峭峻也七召反○蔡州蔡洪廣反○枕冗也忍反○擒搏率反○聳
劇前反○錸音逕○楠音冉○蘿音直劉
反○秦無蓮反○鄙音那○蕨音良賦

王敦

晉書列傳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
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
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
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
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
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
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
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

統潘滔舍人杜蕤並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
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
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
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
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
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
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
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
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
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
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
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
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
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
破弢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既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
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
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
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
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
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
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
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
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
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使以方州與之今
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
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
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僭晉文思崇周
室王有求隧之請襄王譏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
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
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
生心遂相怨謗指摘朝廷讒謗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實足之

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厭賊猶謂不可臣竊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爲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效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將陽臣微懷云導頃見疏外所陳如非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宜惟導身而已群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猶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惟愧瞰瞻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德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喻於導加輔其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當什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令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未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

俾之我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覺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胥聽流破泣血横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祭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表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勲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

祁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岳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

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

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莚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嵩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鑒領軍將軍中軍將軍壼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

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哀臨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身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群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逾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

安期斷亂未幾日久於將望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關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否諸有耳者皆知符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突在人聖主聰明徳洽朝野思與賢皆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絶遂唱姦逆王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諛無慮而已也尊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決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着來吉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兄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但也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無文武者世將處李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

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無怍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勲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豢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舉晉陽之甲纓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頼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筭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楊正衡音義殿烏回反磾音低坫都念反闞苦本反陳頑而還反瞀地刈反鋸丘卸反橋苦到反剝捸上丕父見下力涎反罰羊吉音橫筵古延反猜音翁悶古八反捐胡卯反輗卓靴敝車也五矣父抱音俘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十八陽

王　姓氏

通鑑紀事本末　王敦平湘州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二千石長吏甚衆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荊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

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遠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顗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

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顗復以為軍諮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怨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秋八月陶

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

少稽晉爲外援不從晉復卽流亡二千餘人圍巢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吳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旣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爲荆州刺史荆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威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涓口西迎杜曾廙爲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予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荆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敦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

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幷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上狄之亂晉元帝大興二年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荆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幷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旣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

乙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
帝謀士心腹以鎮方向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
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患豈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
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
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
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
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
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
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
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四年秋七月甲
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
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
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
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
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内若其泰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
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録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
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
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永
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
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
與朝廷乖離乃羈録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
史曼鯤知之見縻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
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
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
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
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帝大怒詔親帥六軍以誅
大逆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
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
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
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

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
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
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
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
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
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
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
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
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
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眾
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羆以悝為長
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
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
於是一州之内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
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眾心
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

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
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
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
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
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
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
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荊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
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
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
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
眾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
所能禦哉溯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
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
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
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
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

權日久卒見分歧使謂夫臧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定不違貴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而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恶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

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

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

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

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至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爾想使旋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

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強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

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

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王舒爲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會稽内史
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强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
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
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莚皆爲敦從事中郎會道
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
脫謀爲不軌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
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
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
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
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
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
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
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
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
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
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
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
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
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
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
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
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
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
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
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
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
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
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鋭三萬
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
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
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
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

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
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
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七月壬申朔王
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
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
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或以爲王含錢
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群逆
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
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
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强寇決
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
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
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
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
矣敦尋卒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
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
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
帝以潭領會稽内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内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
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
台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
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度淮護軍將軍應詹
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
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
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
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
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
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
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剿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
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
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生事邪含不從遂
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

王涼以爲佽鋌廢夫至閶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
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
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
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屍
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
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
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
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
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
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
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
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
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
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
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
陷豈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然而

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
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
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
王羕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爲
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
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
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壺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
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
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
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
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
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
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
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應天府志王敦引軍至大
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
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

威在顛逆伏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
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王長文

晉書列傳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
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
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
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
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
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
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
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
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旗小郭以載車當
時異焉後終於洛陽正衛音義郪取私反又音妻齧五結反上貸他代反
下貸徒得反償市亮反旃諸然反潼川志王長文字德雋郪人父頤字伯
元徙爲太守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州三辟書
佐丁時興衆託疾歸家大司後辟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人與語佯不
聞郡守楊至詣門脩敬至閤走出刺史淮南胡熊辟從事爲酒卧在治熊

出版衆秀才長文陽狂疾步捨走出門熊累遣敦請遂終不顧還家養母
講學撰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立卦名擬易云謂春秋
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撰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
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鑒清妙況突廣納放蕩淵達不以細
宜屢分爲意不好臧否人物時人愛而敬之以母欲祿養晉咸寧中領蜀
郡太守鄧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
察孝廉長文退爲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不
諸春莞以故州將軍甲恭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將盜賊長文引見誘慰
時適願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
史之過也蜡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催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摩史
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輒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去
官民思其政大將軍梁王彤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彤
招爲從事中郎貴氏之誅從彤有功封關內侯再爲中書郎愍懷太子
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虔祔之禮長文謂虔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爲
主配食於潁川府君皆施行後聞益州亂道將老藝緣枯桑之卦歎曰桑
無葉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帝嫌讚曰中書淵識

寳道
韜明

王宏

晉書良吏傳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勑屬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殖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致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飢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

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楊正衛音義相息亮反

王恂

晉書外戚傳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為令表獻甞施以驗為恂不受及狀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為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王虔

晉書外戚傳王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升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為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為劉聰所害

王愷

晉書外戚傳王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鬬奢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益畏憚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楊正衛音義餽逵位反

王如

晉書列傳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賂於勒結為兄弟勒又假其強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己俾如啓舍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令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

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楊正衛音義涅奴結反莠古酉呵十何反

王中倫

真仙通鑑高唐縣鳴石山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石聲甚清越晉武帝太康中道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撫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乃於岩中潛伺果來因遂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來頻適方山去來經此實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懇乞長生訣遂留一石如雀卵遺之云可辟穀初別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之輒百日不飢

王卓

太原志晉追封十八代祖晉司空河東太守衛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序裔孫號州刺史頻撰　始祖無名道之出也晉孫有

國周之宗也夫國有開必先粤若后稷播種蒸人乃粒周之先也積仁成德積德成聖以至文王周公與天地合德乃繼爲家聖爲周禮周易與日月俱懸元著爲家法焉開國德澤之源派爲國制度之本末佯百王易萬世日用宜止三十代中八百年内而已厥後子孫因王顯姓始自四十一代祖周平王孫赤其父洩未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叔父桓王林縣而自立用赤爲大夫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用爲并州牧自赤至龜八代牧并州龜生吞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平陽侯文釗生叔高叔高生伯明伯明生乜乜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乜生卓卓字世盛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東裴氏父仲賢任雍州卓翁年七十九薨於河東猗屬劉聰石勒亂太原陽晉不遂歸葬葬河東猗氏縣焉隨析猗氏縣爲桑泉縣今司空塚在縣東南解石城西二里至今子孫族焉自古太原郡也亦猶潤州上元縣有琅邪鄉後魏定氏族僉以大原王爲天下首姓故古今時諺有鼎蓋之名謂蓋海内用族著姓也我卓翁葬於河東子孫庶族聞生淅相而大原之望獨不鼎蓋河東著姓乎況本支弈葉金枝玉秩洪源長派碧海清漣家官婚者我屬無之遂而爲止水絶資蔭者賦稅不蠲湯而爲衆派隸軍府而耳順方免負終身之耻戍殞而萬里灾鎮

有次死之苦吏梭二京之内駈出九派之外蓋絶地狹隘迫而使之終也開元中左丞相張公說然認范陽封燕國公且河東左丞太原顯望久矣一旦爲緡叔齊公決之而望乎況也如燕齊兩公皆明世大賢社稷重器尚忝爲也況中智已下薄俗者乎又見近代太原房譜稱顯姓之祖始自周靈王太子晉琅邪房譜亦云太子晉後且晉平公聞周太子生而異使師曠朝周見太子太子年方十五曠謂太子邑亦太子諾曠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果十八而仙得不謂元精昇降全真上賓則知年未十五已是仙矣宜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有嗣息邪是各爲僞譜世務神奇相尤競稱太子晉後不及妄說凡稱太原王者無非周平王之孫赤之後於前已詳之明矣桑泉房譜隋末朝請善公善之子朔翁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將軍河北道大總管見隋書墓今有碑僧曇延有奇表身長八尺見高僧傳蒲州桑泉人也或有延公譜曰德與天全身居佛半桑泉房幽州都督玄珪翁廣州都督方平翁皆盛德光時左補闕智明伯戶部員外郎岳盧丹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叔俱佛大椎世或有上縉叔詩曰人間左相貴天下右丞詩人謂戲言時稱定論虞卿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見叔武德冠時如入仕朝廷百舍武出一官州邑十室二三通文武舉選僅不

北屋有以見我卓翁積德積仁垂不已之慶流於無窮也然因官紹式京鄉族建夫宗望亦往往而在晉司徒杞貴誠宗人曰若結婚姻右黑貴無識狠富不仁慎勿爲也又誠曰勿三代不仕不學不看家夫婚無譜不弃無嘖墓不修仁者是數事三代皆論小人也戒之慎之厥孫頻田之累官歷臺省徐洛陽令典杭州入大理少卿升御史中丞出虢州刺史常致大道大隱洗麟特桎今於正經偶道字爲志於子丈偶道字爲冀成五十卷行於大建軒轅黄帝鑄鼎原碑開於朝卓翁塚墓古有碑崩且下宗子四縣難居每年用正月七日一合來祭干戈動來廢至今日時方開泰冀得復行嗚呼魏之風俗偸不中從周之子孫日夫其序頻實水屬刀建豐碑有四義焉一歸流適者之心二正建宗者之望三伏旅客之德四水紹儲社之仁　銘曰　太原一宗　晉代三翁　羌時世故　葬此河東　孫謀克著　祖慶所鍾　顯魂凜凜　遺塚崇崇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　十八陽

王

王彌　晉書列傳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眾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尅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頴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仗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眾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振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眾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頴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頴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

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眾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籍其眾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眾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墻毒痡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侯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荊衢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阻強江湖未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主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讚縱桑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失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荊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傷正

衛音義　愧古賢又本作恠　痡音胡又　蜮音域　踣傍北叉

王機　晉書列傳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眾擊破之常慕

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内史機終日酔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駭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爲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温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蒭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數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讃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温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温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粮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

其二子焉

王矩 晉書列傳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預討陳敏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古今事通廣州刺史王矩至長沙見一人著布單衣持奏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敘稀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曰朝發帷問京兆去此數千耶得朝發今到杜曰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

千乎

王豹 晉書忠義傳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太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主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虚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輙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一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强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疾蔾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獲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

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勑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慱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後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厮養燕起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

驍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忝姦凶肆逆皇祚傾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勠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喈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内間外遘惡導姦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卯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冏敗楊正衡音義呼噏翕許及反折渠希反蹻足許慎云舉足小高也音蹻訕所晏反

王育

晉書忠義傳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鵶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楊正衡音義鬻音育儈古外反鵶乞笑反

王諒

晉書忠義傳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攫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眞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敕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尅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

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王沉

晉書文苑傳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草衣而佩朱紱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横之世賢智顯於覇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嚚者以泓噌為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痷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眂眠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骼亂而刺天忌惡君子悦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内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

道闕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兎泉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氷于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顔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敎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威族呂霍衆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疇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斜深投筍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楊正衡音義汙音烏𦟝其過反數所角反縕褐上於問反傳女耕反鎒奴豆反泓嘈疾浪反又則登反鎗鎗初庚反脢胎音梅僂佝上力口反下音句嘲哮上張交反下許交反轀蚉上於粉反下人允反瘫婁上烏含反下盧含反眡眂上支反俱足眡視也拉盧合反嗛閃上力冉反下舒欽反噲哼七鄉向艮二反闟茸上土盍反下而勇反饕音叨諍音爭粋亂上序去聲下五币反惛音昏圯音被

王接

晉書列傳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辯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牧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選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嵆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嵆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論贊見皇甫謐傳楊正衡音義騂騮息營反駭五旻反從理即容反

王導

晉書列傳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閤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瑯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

已屬鄴臣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贍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亂源釁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

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謬舉羊鑒鑒闇懦喪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衂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

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荐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

思唐虞登庸儁乂申命虞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緝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儁中夏應期濳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敷犄机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遂隴淶風冉允棠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極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事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匡復之

功用成塈宣之道於是王敦内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相宸居而隼蜂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御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謝漢六合爲家爽塈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吕虔之贈刀諡乃隤榮慙劉毅之徽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辰馳龍升雲映武崗縮矯臣時緝咬懿績允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望水流慶茀矣門族重光斯盛揚正衛青襄䚾初數反楸茲外反又子了反津音丰反龕音堪隗五罪反䈙也胡又金阜舍也練也魚反賜無滅天隧音遂粗鰊丑涼二音麤音寧椅机上徒刀反下五忽反真西山讀書記晉忠帝永興二年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鎮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懷帝永嘉元年七月以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自此遂絕通鑑云導勸睿損以俊士虛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時海内

大亂猶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導說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穎川太守渤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胡氏曰自古創業之君必有元臣爲之輔翼其所建畫亦必有以述天命而收人心者蓋其民以致賢人者爲何策也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者鄧禹之謀也二人所以爲兩漢元功之首者以此焉爾晉氏渡江之初茂弘實爲謀主觀其獻說於元帝者二一則招俊乂以從人望二則務清靜以安人心與鄧侯高密不約而合其爲江左名臣之冠亦宜哉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濃物墜喪矣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胡氏曰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並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頵之言此爲大失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惟其源流治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或曰瑯琊得國日淺基業未

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曰否如是則孔明之不能罰文矣何以得甘棠之思乎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柱末二丈餘觀者咸以爲冤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胡氏曰孟子曰王伯假仁者也反躬而仁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有假者斯可矣又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暫假者斯可矣瑯琊才具不優志器非遠盛激未海與已揚州之患固自以建鄴爲瑯琊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運軍春以方定江東爲辭彼然説以恢復者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又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蓄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綏輯豪傑其規摹措置無非北向之計二日番發何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會卒而舉本末不貫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措斬戮無罪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人亦云甚矣今去之千載讀其史未其事猶使人拂鬱而重歎創當時爲如何此所謂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王導爲廥謀臣使盟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呂奇陳止於未然之爲善乎元帝建武元年三月瑯琊王即晉王位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

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瑯琊王以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按敦導之從兄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云云上其納焉按時戎事方興而導首以興崇學校爲請可謂有經遠之謀矣按本傳記此於辭都督後通鑑不載大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百官請上尊號王即皇帝位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胡氏曰江東草創正須懷撫故寧令瑕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君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事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此待亦子可耳爲民上者姦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據其衆指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睹之哉顧知之言苟盛而否惡所不致也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

不從。秋八月以鑒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等討之。三
年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尚書令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
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據導此舉有愧於蕭何之識
韓信鄧禹之知寇恂矣其中興之業不克宜哉然導亦非惜於知人者若
徐龕之叛劉精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加討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
遣則根本空虚黄門侍郎周嵩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羨足能殺
龕果如其謀竟遣之從元也使導於擇將凡皆若此豈不偉哉帝之始鎮
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帝畏而
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
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其
推分澹如也議者皆稱其善處興廢焉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胡氏曰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
也身無不正人欲殺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
也朝廷既正人欲殺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敦山不忌恃強而反而衆王
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機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爲腹

心是欲抑强臣而扶之以弱也茂弘當嘘嚱之際欲去其間構起敵忠
信以於志乃可盡劉帝心亂曰維命澹如然處仲和衆導無沮抑之者所
非亦有介然不平者於中未之見人致宅前部之特以獨安行猶千日然
北亦有凡凡所以爲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孚者也獨導不知此惜哉四
年七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
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
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
悟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二
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
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
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酒至醉
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
朝服召見之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令都督石頭諸軍事敦至石
頭以杜弘爲前鋒攻之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

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
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敦從容問導曰周戴
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荅
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殺之
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胡氏曰言之不可不慎也曰者表事往耳
時于時會當有變時此誰跌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臣
請即行誅此劉隗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
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
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己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懇之之時顗若對曰
此豈非忠所救任上理欲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所恩之嫌又無
夫古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聞所以應
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缺陷而君子
所不由也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以司
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

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會其父舒拜
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　二
年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六月加司徒導大
都督領揚州刺史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喪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
志秋七月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
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
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按導此言可謂狡矣含之舉固爲逆矣不知敦
昔年之事傳爲順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按此
可見導本志欲借敦以去刁劉矣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
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應小字安期斷乳未幾日
又乏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
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
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
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
不荅是月含兵敗敦尋卒應秘不發喪錢鳳沈充繼被殺敦黨悉平司徒
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

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 胡氏曰王導抑卞壼之議寘周札之忠是何言與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為非實有芥蔕于中也史氏美其善處廢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納盍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如茂弘何必而為此邪 愚按敦之舉兵雖以誅劉隗為名其實欲危晉室導寧不知之耶特以刁劉執已故以敦舉兵為快而忘其逆耳故於石頭之舉於始不以為非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人其可有私意哉晉史札傳謂札開門應敦敦王師敗績敦轉為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皆責其從已也後忌其一門五侯貴盛莫比又錢鳳進說然後圖之非以忠於王室之故也導實姦之罪於是乎不可詩矣 閏七月壬午帝引太宰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九月庚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小皆決於亮 傳又曰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成帝咸和元年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二年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卞壼亦爭之亮不從峻不應命遣參軍徐會推崇祖約共討庾亮十一月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

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 三年春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於石頭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為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壘名陶侃所築也八月侃兵斬峻峻衆立峻弟逸為主 四年諸軍擊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是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京邑遂安 胡氏曰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握輕重之機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荊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具一都會劉玄德周瑜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自引衆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遷都蓋其為元功之首歟溫平南豫章之計劣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跨跱欸焚求知東海者歟 路永匡術賈寧皆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讓遠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

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旣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司馬氏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夏四月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頹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忕侈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耽樂不卹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殆有異圖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矯詔斬之傳首京師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夏五月默將縛默出降侃斬之傳首建康胡致堂曰按事首尾之於羊鑒後失之於劉胤知人之明於是有愧矣況怙已僨諫於先之中又重失焉而郭默之用失之非小者也非陶侃舉以討賊自任其禍豈有既乎 八年春正月趙石勒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胡氏曰中國之爲中國以有仁義也仁義天下之大本也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君子不須其親臣不須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謀當爲剪滅主補有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嚮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讎棄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虞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爲元功之一事也咸康元年咸和九年改今元帝加元服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拜導并拜其妻傳又云使令與車入殿其見敬如此有同家人孔坦切諫及帝已加元服猶委政於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

坦爲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胡氏曰導雖王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僚儀刑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見而導不至以疾辭既卧疾居家而杖送郗鑒又遣奏親詔拜皇太后而導不知辭見必下升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志之荒也昔者單公斯亮曰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仁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丹陽尹桓景爲人諂巧導親愛之領軍將軍陶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導謂回曰南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按陶回之言可謂忠切矣導雖韙其言而不能用忠言之難聽使人之難進也如是哉導於是乎不足觀已導辟太原王濛爲掾王述爲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蠭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黄鉞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郗鑒使廣陵遣兵入衛京師俄聞趙騎至歷陽又已去戊午解嚴導解大司馬胡氏曰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倦者也遁而失襄陽袁耽見游騎勝奏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兵分遣將臣出擇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以譏爲國無武備啓戎心危道也句伏石虎猶幸不成爲虞當之乘建康其治哉愚按此導之專也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託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胡氏曰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導啓釁蘇峻作亂由亮召禍惟己無愆乃可議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

爲補相欲諸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爲進儒者使侍講詩乃以
欲愚其主歸過於弘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專以中州爲主可
違庾亮二賢陶侃爲備之議卻起用中選第之典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
否判矣正使元規奉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使又何益
於上德洋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
與也愚按庾亮奏詞所以發遣之者往往通貫然所謂讀書無從授章
句顧問未嘗過君子等語則必非盡誣之也蓋秦漢以下爲大臣者大抵
以經營事功爲急而以養成君德爲從雖導之賢亦不免此宜其爲庾亮
所可也若亮所謂秦政欲愚黔首猶且不可況欲愚其主哉此則天下之
名言雖導之用心不至於是實深中古今姦臣之心髓若趙高之於二世
張讓趙忠之於漢靈仇士良之於唐穆敬皆用愚之之術傳所謂齊王之
耳目使不聰明者是也大忠臣之心主於爲國故惟恐人君之不智不智
則不能聽納而己之道不得行姦臣之心主於爲己故惟患人主之不愚
不愚則不可蔽欺而己之惡不得肆然使人主而果愚固非君子之所欲
亦豈小人之利哉二世亡而趙高戮漢靈敗而讓忠誅然則姦臣之自利
亦祇以自禍歟嗚呼使嬖媒近之臣猶不可愚其主況大臣與國同體其
可忘人主之智而必思有以愚之哉然姦臣之情變幻多端其不使之親
近儒生講論今古者固愚其主之術也而置私人日侍帷幄名爲勸講而
所陳皆鄙褻之言名爲輔導而實要以覘伺之任此愚其君之尤甚者也
要其歸是亦自愚而已矣果何益哉五年秋七月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年六
十四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子之禮導簡素寡
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請以
爲己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
導薨徵庾亮爲丞相固辭以充爲護軍亮弟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
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
稱爲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
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史臣曰典午之興[illegible]無德(?)在時
九土未宅其心四危已來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時無思晉之士賴佐中宗
艱哉甚矣王敦內侮蘇峻連兵賴元臣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以翦寇龜
其閒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掛風之際雖世道多故而規
模弘遠矣愚按茂弘相三主二十有三年以四事攷之清素寡欲無聚
斂積貲之私蓋庶幾乎季文子諸葛武侯之風末年志漸驕色遂至疎直

而喜佞諱過而拒言其於累德不少是正己之過猶有未盡也平時規諫
主闕惟元帝酣酒一事無聞焉明帝敏悟擴斷表於英主成帝甫六歲
能折庾亮顯殺之非方之漢昭尤爲英慧以二君之資使其輔導有方雖
聖哲可學而至矣於此乃未嘗少效意焉明帝既享國不遐成亦不聞
進德之至使入規婦寺之出近小人之爲同列所讒則於正君之道蓋莫如先
其謀國則於渡江之初相從時望固結人心最爲江左立國規模亦所建
置亦有可觀若不以匪類從郗不與庾狀交好尤爲卑偉然其規摹不遠
幽厭自立而已規狀與侵蓋非其任若乃用人則一時名流多其所引晚
薦何充他日登庸果能以社稷爲己任惟於用將則數失之而辟置掾屬
閑取清談之士則亦未爲得也大抵後世人材之不如古由其以天資用
事而無問學日新之益故隨其所長或能有爲徇其所短亦以致蕪茂弘
之所長者寬和簡靜也所短者不以學輔其資卒不免於正始清虛之餘
習故其相業僅止於
此其亦可惜也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九

王　十八陽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楊虁原晉亂說曰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
貴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詭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壼厲
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而猶欲宗慕虛誕汙
蠹時風奏請糾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
移都江左是衆源端本之日也猶乃冀虛駕偽崇肩佚游躡諸敗跡踵其
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涉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
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
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經史百家制度王導無經世畧　嘗論晉元帝恭儉之主而無撥亂之才
王導醇謹之臣而無經世之畧故其能中興於江左而不能中興於天下
者厥有由哉方元帝渡江之初石勒石虎遣舟葛陂將攻建康吟然有吞
噬之志既而霖雨彌時士卒飢疫乃相與憂懼退而議降使元帝有撥亂

之才王導有經世之畧舉江南之衆練精畢力以與勒虎決其勝負勒虎
危迫勢當就擒勒虎擒則劉聰膽破矣當此之時藩鎮之將如荀組劉遐
蔡豹郭默城塢之主如陳川樊雅張平馮寵皆爲晉守導若遂勸元帝承
中興思晉之心進殄醜虜奚患其不能中興於天下哉在晉之臣獨一祖
逖擊楫中流銳而欲進導又不資之以尺寸之刃斗升之量及逖之兵勢
已強成效已著黃河之南皆爲晉土固宜命逖總領方面以卒其功何至
以戴淵統之此逖所以飲憤至死而數其功之難成也元帝雖賢主王導
雖忠臣獨知其無意於用兵故處置乖方遂至於此　同前　東晉君臣
不欲出攻則已矣至於守禦之計亦有所未盡昔吳主孫權嘗擇羣臣忠
赤可倚者使守江陵又命呂蒙築濡須口身自將兵而守其塢塢在晉之
歷陽誠以上流之勢不可不重水道之衝不可不防故也東晉以王敦鎮
荊州蘇峻守歷陽敦叛於元帝之時而峻反於成帝之世導身相此兩君
既不能攻之於前又不能守之於後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孰謂導爲有謀
乎其後庾亮移鎮石城蔡謨以爲不可庾翼移鎮樂鄉王述以爲不可商
浩求經畧中原王羲之以爲不可桓溫請遷都洛陽孫綽以爲不可雖庾
亮庾翼商浩桓溫終無成功亦由晉之君臣畏怯過甚務相循習是以義

之蔡謨孫綽之徒爭爲苟安之計不欲用兵至苻堅淝水之敗謝安叔姪
來秦之亂可以有爲中原矣已而趑趄不前夫王導謝安皆東晉偉人其
設心措意不在於北伐殊子諓諓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爲不討之
讎可不痛哉　王導謝安得失　王導謝安在晉二子所遇何如時也夫
當典午不競國步多艱外則胡羯陸梁侵擾中夏內則權臣跋扈威逼朝
廷晉之爲國蓋岌岌矣導相帝南渡而建江左中興之基安石處擾攘多
故之時而能鎮撫蕭墻外侮之變向微二子先後左右而維持之則晉之
事去矣導以雅德重望撫新造之國於喪亂之餘而能招延賢士賓禮名
勝如顧榮紀瞻賀循之徒皆禮延納眞之朝廷中興之功與有助焉其放
足尚也安石雍容閒暇號有廟廊之才桓溫之逼武者倒執手板而安則
神色自若淮淝之師朝臣至於駭愕失措而安則博奕自如談笑閑雅鎮
以和靖不存小察洪以大綱以簡名之亦奚不可導之敬安之簡二子各
以其一節而著於世誠未易貶使其果有得於古人之所謂簡且敬者則
負其所長而見之施設其所成就當不止此不然則一從事於簡畧者反
流於浮曠傲誕之風而區區以謹畏怯懦爲敬者竟何足以立人國家事
哉吾觀導有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念其壯志英發傾駭人聽然雍丘之

役河南故疆悉還晉土益兵之請何爲而沮抑之若思一代而揮鋒越河
之將竟沮死於爲山九仞之日吾不意謹愿之習其怯懦一至於此淝水
之捷授將帥伊安之功而捷書朝至書蹤折屐狃於一勝志得意滿而方
從事於游宴虛談之樂甚者恭功之感絲竹不廢士大夫化之靡然成俗
晉之不競是誰之咎曩時清談廢事之弊安得不濫其覆轍乎王敦之變
竟不能討而阻辱國威寧自謂於奸臣百口累卿之語至折節於刁顗其
幸生苟免畏縮至此桓溫之事安然能以談笑却之而至於會卒失辭則
亦外示閑暇而中無立志君子固已有以覘其所存矣宋謝顏演集西晉
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來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
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
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
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
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
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循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
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
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

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内向塗炭京邑此二纍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逞其欲以隗亮爲是耶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覊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會晏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産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産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爲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巳位鄭乃少安及其父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子之泰侈者因而斃

之逞豈卷殺子晳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志儉驁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産則遠矣秦觀淮海集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弑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誠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至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爲導不荅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誠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跡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生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輒推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誠志不誠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經濟文衡論王導謝安清虛 答黄義剛 此段謂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都無取中原意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量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隨波逐流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都無取中原意此說亦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朱子語畧晉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李彌遜竹谿先生文集王導請元帝引江南之望議曰元帝當懷愍之禍國勢陵夷方以琅邪王徙鎮建康而欲恢復海宇成中興之圖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唯帝能虛心以聽導導能傾身下賢收一方之望以結人心故不朞月王業遂定唯天未厭晉德實啓帝謨而導之功不可誣也夫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賢二老歸而周室興四皓起而漢嗣定必然之理也後世貪功固位之臣方且忌賢嫉能拒人於千里

之外而欲持危扶顛吾不信也致齋汎說西晉崇虛業已崩裂至東晉亦可以少懲矣咸康元年帝幸王導府拜之并拜其妻則導於此時亦可以行其志矣袁瓌馮懷請興學校成帝從之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能振且朝臣請之天子可之而前輩終不業雅道竟不復者罪必有所歸矣導居鈞軸之任得君如彼其專耳聞正言略不經意遂使誕幻之風有踰時昔朝跡忠鯁指作狂愚士厭清修目爲矯飾於是廉恥道喪君臣義廢叛逆相尋日危月蹙跡其禍敗導寔爲之或謂元皇南渡導以經綸爲已任庶幾之流盡歸賞拔觀其薦進顧榮賀循之等非不用儒術也予以是而責導導將有辭噫或者之言用力之說也吾之所論去害云爾譬之農夫之殖穀爲勤苦其四體深耕而概種之其苗非不美也然而有莠焉不鋤有蝗焉不驅是安得爲良農哉蓋他道不熄儒術必不能興儒術不興風俗不能正風俗不正四維必不能張四維不張國祚必不能久他道之不别而徒曰吾已官某矣吾已祿某矣是不知善治者也以是責導導將無辭容齋隨筆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含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覽文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

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王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
此世說王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
容卿輩數百人聲律會元體題簡素識量風鑒才智元宰仲父林
仁沖虛賦偶才智兩盡公忠兩全急於招賢也計吳會歸心之應也共
戮力也期進田對泣之悲憂士庶之未附則思以進討歎江河之有異
則愀然變色金石之志不可移也揮楫之誓然而有之功倚元勳之
重名高仲父之皆群書足用事對風鑒識量衆名慕屏戮力王室恭敬
武開王導手曰敘卷注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等進爵必弄元帝山陵此
恭可見矣文中子禮樂篇比擬喻見導曰江左自有夷吾吾復何慮也江
喻得宜流與永源澄從見滙並以大綸居要官與安危晉自此東晉王謝上
導謝安之唐本傳裴度出入中外以身係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
雖江左王導謝安生鎮雅俗而訏謨方略度又過之本質體題雅志清儉
才智元宰賦偶禮爲何之學而學宣多過等夷吾之功而功爲獨高忠
貫神明心存社稷賦隅鎮夫雅俗過算計於衆公挺彼神州倚復爲於薦
悅何濤小山雜著茂洪難險扶傾厦安石從容抗怒蛙習俗風流猶未殊
短轅緣竹壁徵瑕李復清水集鄭人蓋比管夷吾可復中原盡羯胡郤壘

連雲困衣食縱
高牀布得充無

王悅

晉書列傳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
悅弈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
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
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
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
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
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
言訖不見悅亦須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
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
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
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
擊將軍楊正衡音義地苻鄙反襞字林曰襞卷衣也音必益反嘏古雅反

王恬

晉書列傳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
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
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
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
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棊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
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
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內史加散騎常侍
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楊正衡音義憒所貴反

王洽

晉書列傳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
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
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
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
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意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
令拜皆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王珣

晉書列傳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
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
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
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

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
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
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
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
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
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
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
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
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
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
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
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
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
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
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
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

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尒喪失歎惜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珣無所衷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末世並有高名 珣正衡音義如椽直攣反曇徒含反

王珉

晉書列傳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王協

晉書列傳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二十九　七

王謐

晉書列傳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王劭

晉書列傳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王薈

晉書列傳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眾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即墨絰合眾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迴眾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眾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正衡音義墮徒卧反饘諸然反飴音飼廞許金反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二十九　八

王遜

晉書列傳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邵伯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便郡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

部又攺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巂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温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雖遜豹宣瓶服勤於太興之間乇鄧劉朱馳騖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顛玄蚖興微鴻鴈鼓鞞在聽兔罝有作赳赳羣英勤兹王略

揚正衡音義馘古獲反 牂柯臧歌二音 釗指遙反 爨七亂反 透他候反 蚖音元 鞞蒲迷反 罝子邪反 赳音糾

王隱

晉書列傳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王瑚

晉書列傳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論贊見陳壽傳後 楊正衡音義 喈音皆 斥昌石反

王彰

通鑑綱目 永嘉六年夏漢封王彰爲定襄郡公漢主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魚於汾水昏夜不歸彰諫曰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爲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保殷等百餘人皆免冠涕泣而諫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進封定襄郡公

王鑒

晉書列傳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宜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埽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之鷁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脅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鬭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散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運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勤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

汞之重鑒見王猶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致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憬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冠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鶩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勲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鑒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陟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為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呉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冠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戌卒之謀先后採之已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戩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官作郎無錫令戩字庭堅亦為省作並早卒論贊見孫惠傳後楊正衡音義蟣蝨上居豈反下音瑟兕徐姊反擐音患祈渠希反衄女六反戩以淺反元一統志東昌路文廟有鄉賢碣云古漯地秀王公挺竒為君子儒仕有道時既奉朝請都尉庀司文章華國星斗燦垂

王廙

晉書列傳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隨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隨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酷亂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周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曆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愆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偏率嘗從南下旦自湓陽迅風飛帆暮至鄂倚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荊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諭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理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來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弟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敦弘義熙末為尚書

王稜

晉書列傳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

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問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格崇高以隆勳業每言皆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保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事詳見王舒傳後

王彬

晉書列傳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從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之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彪之

晉書列傳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

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下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

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父無棊祿之虚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宫則直侍頓闕王者宫省空矣朝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浩鎮壽陽更生遠略營復山陵爵褻之疾歸上簡文帝撥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從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弟中尤修器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弈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歛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舉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從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

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達延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緝政爲允豈以脩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爲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楊正衡音義廙音異竑吐高反滕脁音肴頹王杖反樟諸良反鐸徒落反訪甫妄反肱古弘反彬府巾反搴居輦反跪去委反稜魯登反虡其呂反鬣力涉反棣特計反寒悴秦醉反猖蹶巨月反二字潛都計反領五感反太平御覽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常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視之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恆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登三台司後皆如母言真西山讀書記彪之知溫不臣之迹已著理不可奪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前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按彪之此舉議者多拉之以爲觀之是之非而溫者蓋以北爲自取之意且蓋溫之志本在不臣彪之以霍光故事示之欲其止於廢帝立明不更大臣節也不然則彪之雖不能力爭顧豈弗能引而遠之不預其謀邪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

通歸心。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按此語亦所以杜其

不虞之志。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赫已見前 以上二人皆安石所與共輔大政而表裡汪之吾者也以安之才當賴同列之助乃能宏濟多艱允才不及安者也觀安之與二人情其相與始終無間言雖不能盡從而未嘗以為忤其有孔明之風者乎

王統

通鑑綱目太元十七年春三月。後秦殺其將軍王統徐成。後秦主萇寢疾。召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興遂殺統及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等。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成等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王舒

晉書列傳。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將。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

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從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潭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湖潭。以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為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崐之嗣。卒。

子頤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楊正衡音義。鄣音

外反 駁音笑 埭達耐反 苞皮表反 綱側戟反 燾徒到反 浙之舌反

江都志

許曰。呂蒙呂範王舒。雖曰食所封邑。要亦瓜分之世。都當中流士大夫便於經理。而朝廷亦利以能臣居之。職因是以知先王分封之意深矣。

王允之

晉書列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宦。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塘令。領司鹽都尉。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

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追贈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史臣曰李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鄭寄載呂與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享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處之厲風規於多難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惑之辰龍堯為出納之端鯤非獻替之術彌父之對何其鄙歟贊曰處明夙令譽頹暮年允之驍角無棄山川虞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顯陵敦虜之不撓寧浩旋溫顧賓南金虞惟東箭競寶無敗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雙爲其選楊正衛音義醒忌之反脅爲音满愿鶤音然反碏左傳音鵲之紀音且亦反鮒音附鄭音屍鯤惠縛反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十八陽

王

王羲之

晉書列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

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二
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
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
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
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
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
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
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稅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
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
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
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
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
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
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
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
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

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
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
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
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
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
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
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
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
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
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
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
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
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
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

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
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
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
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
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
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
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史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
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
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備常推
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治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
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
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
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
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
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
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

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
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
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
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
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
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
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
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
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
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
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
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
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
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
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
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覽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
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
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
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
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
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
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
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
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
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
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
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
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
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
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
草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
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
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
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
當候已輙洒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
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
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
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
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
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
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
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
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
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
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
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

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
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
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
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輙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
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樂歡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詩
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
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
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
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遂遂其宿心其爲
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
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
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
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
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
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
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
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
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
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
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
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
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
害楊正衡音義矣之反　嗽徒數反　嗡決蛍反　丞紀力反　讀是他反　稟音
涇二去反　浙吉熱反　楔積計反　瀉也姓反　搖其卷反　性也古王句　姥矣
稱丈　棐几音匪　刮古滑反　懊烏到反　蕺阻立反　洒先禮反　顆蘇到反　皦音
皎　彷彿芳鬼二音　王鎮之尋陽記羲之喜畜鵝觀其轉頸以得運筆之勢
往來潯陽愛廬山多松可以製墨每曰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烟煤皆
極選也時有先借耶舍尊者一名達磨多羅來自西域羲之雅與遊及殷
浩遣書強起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乃施宅爲寺以奉耶舍今歸宗寺有
墨池鵝池皆遺迹也唐書太宗求書凡得王羲之真行草書二百九十紙
又得張芝獻之等書以貞觀字印爲識之命褚遂良楷小字以影之開元

五年元宗又書開元字為印會稽撥英集王右軍祠堂碑公諱羲之字逸
少琅耶臨沂人也原夫在天呈象箕昴垂其宿在地成物嶽瀆擁其英滋
粹含精孕靈誕秘降為人傑君爵其佚自黄龍犯德帝軒握大寶之符丹
烏啓瑞周儲開氏姓之兆爾其吉駿誠感摽秀胥於文昌離蘭止殺協英
圖於武帳既而呂刀慶遠郭筮靈長或瀏瀏風松或爛爛巖電威哉茂族
其昭昭乎絜德𠫊賢為海内之冠冕國史家謀可略言焉曾祖覽清河太
守宗正卿光祿大夫即丘子劉德智略始參宗正蔡義經術初登大夫故
得象海枯河昇高能賦祖正散騎常侍父曠建威將軍淮南内史建始侯
鳳德踵之規獻入掌禁中韓安國之嚴明才兼闔外公之生也踐得二之
機膺五百之慶胃鯁清貴鑑裁端凝爽簡澄雅魁梧頹放性敦如也潔為
從伯大將軍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素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膽五
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廻鵲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終
古睥睨來今者于我大唐太宗文武聖皇帝甄陶先聲漂淋羲軒物色賢
良夢寐前載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歸範親紆聖意製讚論
焉其略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右軍乎心慕手追此人
而已斯乃萬代之榮觀也與夫周秦商閭漢脩樂墓誌不同年而語矣時

太尉郗鑒貿佐命之勳居台鉉之貴使求佳壻於文獻公公令東廂自觀
之子姪閒者莫不矜身務持公獨坦腹而不屑意竟當選矣起家秘書郎
石渠典府天祿仙毫遊非揚雄劉向之才筆班固左思之彙思筆削之學
不亦難乎征西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參豫謀謨總統綱紀魏陽元之
領袖早歷清階温太真之鮮明遽登英位兼此二美在我公焉遷寧遠將
軍江州刺史匯澤西浮潯陽重鎮伊昔南夏埒擬扶風江湖湝湝匡廬嵬
崔所以山藪藏疾川澤納汚非無草竊之人實有萑蒲之盜下車無何梟
音遽革公譽望夙挺才器風彰聲名洋溢公卿籍甚識與不識莫不引領
而思交知與不知咸願擊手而同焉頃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應命常
伯補袞冢宰提衡唐虞則龍作納言漢魏則貂蟬近侍然不降志保真恬
怡荀卿所謂德行高則驕富貴禮義重則輕王公於右軍見之矣復授護
軍將軍亦推遷不拜除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甌越奥區地惟關輔浙河襟
帶秦嶺股肱士女殷繁商旅聯絡一都之會氓俗難循公示以威恩孚以
誠惠教學校勸農桑梟雄猾實廉孝未踰朞月風化大行然後致書朝端
以誠執事詞理觸亮言旨切直豈徒賈生流涕孟軻浩然而已哉既而金
行不競小人道長與言慷慨峻誓墳塋隨時卷舒韜國隆替明不屑之顧

徇長往之誠窮遊名山備歷滄海指龜組猶龍章練金骨頤乘游曲水
茂蘭亭禮賢之館引貞肥之客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許邁之儔
吾非先首謝特即是丈章冠代何嘗不學勝蘊德夕處朝遊公自為之宗
以申其志也竟以喪死遂其初懷春秋五十有九卒于會稽之里第朝野
矜慟郡縣傷嗟路泣行號風悲日慘非徒春者不相工女輟機而已哉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仰遵先旨固讓不受公有濟天下之心蘊公輔之
量智度海贍規模宏遠抱劉琨之氣嗟地狹而不容懷樂毅之才歎主昏
而勿用有以知晉室之不延也夫盛德之祀綿於百代公侯之胤必復其
先自晉迄陳統會稽殆逾數十可謂英英門戶矣既而黄旗霸盡紫蓋雄
衰衣冠咸返帝鄉禮樂並歸宸甸子孫流落今為居人十二代孫庭之祐
之惜惜善人高尚其事貞不絶俗隱不違親假仰琴書逍遥魚鳥雖心懷
遠追之道而家追懸磬之恨遂使蒸嘗久曠享德無依樂毅之後未封若
敖之魂遂餒師乾牢固承之叨佐越藩仰休烈而延佇脩遺塵而景慕啟
宗族隆構清祠堂宇森邃脩廊轇轕時思之禮再茂如在之敬踰明荃壁
莳房蝉晨風而轉翠蕙錆藹瑞順四序而流馨北望蕺巖迴扇之風光通
東連竹徑養鵝之沼彌清西接邑居朱城麗日南通阡陌翠柳含煙加以

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澄湖湛鏡澮星象於波瀾洞穴封金孕靈符於苑委
信允常之勝境寔踐之名都焉從十一代孫正議大夫守越州都督上柱
國公士希俊師乾八從兄也孫行瑞衆風神朗邁汪汪焉人不能測凜凜
然吏不敢犯愛人如父母擿伏若神明春露流滋厲肅秋霜泛
蒲豪猾肅其嚴威遊刃有餘雍容多暇乃昌言曰陸機文章猶陳祖德潘
岳詞賦先述家風況我族盛門昌首出天下爰自著姓以迄于茲莫不儀
表三台抑揚二鉉英賢濬發才產光揚苟無述焉寧昭勳績恭承嘉命敢
不云乎師乾學非琅古文慙秀異聊申舉一詎述芳猷敢跳無愧之詞庶
披文以見質公有七子並有重名晉史詳矣或早終絶嗣或無子國除其
有子孫蟬聯以暨今日者其唯黄門乎可以配享宗祖列為昭穆矣又諸
與公交遊者莫貴特達勳績昭著獨謝太傅于今配食賓蓮矣從十四代
孫石城寺僧道敏金庭觀道士崇妍空兩諦叢妙重玄入龍藏而真授遊
麻京而睹秘從十四代孫朝議郎行欽州欽縣令奕鋼章撫俗墨綬親人
惠訓決於重泉謳謡光乎單父從十六代孫玄慶嗣賢文章師玄保家等
並晦跡林泉脫屣纓冕追仲長之逸軌慕郭舉之高蹤共肩家風同宣祖
德爰彈素毫頌洪猷勒琬琰於東甌俾無衰於南岷其詞曰浙波括地繚嶺

千天代載雄傑非葉英賢三槐繼軌九棘蟬聯盛哉茂族代無間然豢則
離舜漢惟吉駿武帳揚暉文昌挺韻象賢踵德誕生英俊王汪萬頃森森
千仞睿伯獻替納言懷舌奈曰具瞻是屬明哲克不降志朋其不胥霜氣
稜稜風威切切匪澤西楚楷岫東顯人稱險躁俗號輕浮威而不猛善而
能柔獄因扉滯庭事無留有道則仕無道則亡酬國隆替與時行藏胥壤
青銑晦景韜光山川益秀草樹增芳我唐太宗兮皇王冠文經天地兮武
戡亂欽墨妙兮慕右軍疑詹詞兮制幽讚敏兮叨紀綱佐都未理兮
之沂康欽族祖之休烈峻祠宇兮載嚴陽明德惟馨兮茂蒸嘗子孫不知
其所以遂刊石而傳芳唐宋名賢碑論曾子固右將軍墨池記曰臨川之
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
王羲之之墨池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方羲之之不可強
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
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於
道德者邪容齋四筆王逸少為藝所累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
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

操優識見議論闊卓當世亦罕其比恨不見於用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
以翰墨稱之晉書本傳按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至
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
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凌
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
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他人乎考古質
疑緗素雜記云世說王右軍年十歲時大將軍王敦甚愛之常置帳中眠
大將軍嘗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至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
中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半方
憶右軍未起相與驚曰不得不除之乃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熟眠於是
得全時稱其有智又晉書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敦常以自隨出則同輿入
則共寢嘗夜飲允之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
疑已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汙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
復疑之二說大同小異未知孰是必有能卞之者大慶謂當以允之為正
何以言之按陶隱居真誥其闡幽微篇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
十九按此則逸少生於惠帝太安二年癸亥也敦之舉兵內向乃元帝永

昌元年正月討其與錢鳳謀時當是大興四年辛巳歲也右軍生於癸亥
至是年十九矣世說乃曰十歲以此知其誤也今通鑑亦作允之云葉石
林老人避暑錄話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
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鬭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
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鵝張正素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
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在是耶令鵝十百為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蓄收
人皆能辨人所貴售之以為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既意有所寓因
又實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韓滉潤泉日記邵
曼容嚴子陵西漢之末也張季鷹韓稚川西晉之末也賀知章天寶之末
也陶淵明東晉之末也班嗣亦西漢之末也王羲之亦善處世皇甫嵩出
處最可觀李泌晚路
亦艱矣大類子房

王徽之

晉書列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
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
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
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

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
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
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
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
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
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
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
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贊獻之賞井丹高
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
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
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
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
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
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陽正衛音義筭名月反
柱頰上狀兩反下古協反剳錄劉原父徽之像贊曰人生誰不知妄為世
所乘興來當暫往興盡期自復大雪暗溪路衝晴月微燭去非斯人慕逆

豈斯人學優游使所適偃蹇尚幽獨野客叢書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為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驕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覩此數事胸中灑落正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內行不謹為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楨之

晉書王羲之傳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大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操之

晉書王羲之傳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王獻之

晉書列傳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津南王君虛集吉人之辭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也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昔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殭猾消殄功勳既融投敘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縕綣實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

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楊正衡音義擇初眉反掣尺折反駮牸上比角反下音字傖助庚反榜補朗反釘丁定反橙都鄧反鬚相俞反揣初委反穀分物反袠音秩槎枿五葛反從丈析代反餘春蚓音引翥之據反蟠音盤紹興府志王獻之善畫有所書洛神賦傳于世其所居在會稽山中有五色雲現號雲門山嘗從山陰道上行語人曰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雲麓漫抄嘉泰二年六月紹興府山陰農人闢地

侍古碑手黃絹用字十行云瑯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一月六日無疾而終望葬會稽用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梘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者尚

為尚書李公大性伯和時持淛東憲節嘗見云硯色紫而圓後有晉獻之三字傍有永和二字折後歸錢清王獻家鐵好古三槐王氏後模得其本出以示予志字大小甚類蘭亭敘其間曲水會稽字尤遒勁筆力遒逸真有父風或云乃近人偽為之有五驗蓋集王字故大小不等一也書晉獻之而不著姓獻之決不若是二也婦人謂嫁曰歸既為人保母不當言歸復云志行高秀皆非學者語三也獻之非善日者而云八百餘載四也古人墓博文皆突起無刊字者五也以此辨之良有理

王玄甫

真仙通鑑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呑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翔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圓臺受書為中嶽真人

王濛

晉書外戚傳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佐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枝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楊正衡音義淦古南反帽莫報反嫗紆遇反犀把古[illegible]

王修

晉書王濛傳修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琊王文學轉中書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蘊

晉書外戚傳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

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諸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須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楊正衡音義紓音舒

王遐

晉書外戚傳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雅 晉書列傳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

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協黃見顏和傳後

楊正衡音義

繖 蘇旱反

王恭 晉書列傳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

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為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讒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為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

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被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

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遣故吏戴耆之為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義熙中為給事中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懲方隅作扞口順勤王心非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倚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主因起釁釁亦愁忠殷楊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鬭其中猗歟群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楊正衡音義忼苦朗反長直亮反洮土刀反撓奴效反韡于鬼反鞅於兩反廞許金反邏盧箇反豨香豈反合鏑丁歷反的二音髀步禮反葦于鬼反鬚相俞反斃毘祭反

王廞

晉書王濛傳廞字季明㣲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廞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廞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廞為小子廞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廞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廞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王猛

晉書列傳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

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

莫有敢言，須之遷尚書令，改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偃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顚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顚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

擬卿為臥龍，卿亦與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臣何庸猥，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令羌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獲毒之患。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解，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動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楊正衡音義：嘗畚（音本，一作鬅）鬚（相俞反）捫蝨（門瑟二音）揃（子林）捕（音十子反）螭蟠（上丑知反，下音盤）吲（與哂同，式忍反）睚眦（上五懈反，下士懈反）。朱子語錄：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生與東海公，分明是特地殺了。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粧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經史百家制度：王猛明於大分，自三代以來國之

多故，莫如晉。外有戎醜之強，內有強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晉王是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傳十餘世，未至遽頹隳絕，如十六國之紛紛篡代，何也？吾求其故，以為君臣之分，實默制於其間。夫君臣之分，其始固有以制之，而其終至於不可解，殆非勢使之也。苻堅以蕞爾夷狄之種，崛強於諸國之間。當是時，五胡雲擾，中原之地非復晉之版圖，衣冠禮樂，晉亦徒有虛器而已。王猛挾過人之資，奮然出身為苻堅之附夫，既不為晉用，而歸僭竊之邦，宜其念慮不復知有晉矣。而堅雖強悍，加兵於四方，三十年間，獨不敢南下而牧馬，皆猛有以沮之。至於垂死丁寧之言，猶曰：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嗚呼！吾於是而知晉之所以未亡，徒以君臣之分存耳。夫以猛之材勇，較晉諸臣，宜無足畏，而乃敬憚退服如此，非知大分者能之乎？特其失身為僭竊之用，不於始為可深惜。君子於垂絕之言觀之，猶足以明其初心之所存。彼其趨向，殆與反君事讎，沒齒不悔者，亦少異哉。其後肥水之役，一敗塗地，世每以得謝玄為晉書，吾則以亡王猛為堅恨，使猛尚在，必能制堅東行矣。雖然，晉之收是捷也，要非人力所能致，天秩所存，雖衰世而不可泯，亂臣之千名犯分，固天誅所不赦者。論者語君臣相得，類稱堅猛，吾謂有材如猛，不幸失身於堅，堅雖得

而用之而猛之心堅實不足以知之而何相得之有諸儒鳴道集王猛與
大將鄧羌伐燕羌之部將徐成犯法猛欲誅成羌請之不從羌怒遂勒兵
欲攻猛猛急語之曰將軍止吾忍赦成矣猛卒不殺成將與燕戰羌預求司
隸校尉猛拒之至兩軍交鋒羌乃高卧帳中猛躬請之且許以校尉羌乃
出戰賴以破燕欲成大事必先小忍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韓信自立
為假王高祖因躡足而遂封之此高帝之小忍也故卒賴信以滅楚與王
稱疾不朝文帝不之罪反賜以几杖此文帝之小忍也故終文帝之世無
諸侯之患及景帝不勝其忿用晁錯策削列侯地於是東南七國皆合兵
以嚮京師海內騷然幾有不測之禍此不小忍之過也以至元帝不能小
忍故用刁協劉隗以促王敦之亂庾亮不能小忍故妄生猜忌以促蘇峻
之亂今鄧羌以一部將遽勒兵攻猛兵未及戰復求校尉此皆人情所難
忍者惟猛能容之故卒得其死力以濟大功不然則禍起蕭墻春況滅燕
乎又曰王猛可謂豪傑之士矣方桓溫入關擁兵十萬順指氣使人誰不
服慄者猛乃披褐見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每讀史至此雖未
見猛之智謀如何施設如何然當路見溫之際固已氣蓋天下矣使溫能
引猛以渡江東則溫之功有過於取關中矣惜乎溫不及此韓流澗泉日

記王景畧才大如孔明羊叔子杜征南不在陸遜陸抗之下唐呂和叔集
華山下酎王景畧墓文年月日呂某敬酎于苻秦丞相王公景畧之墓昔
馬氏基興不及三枝根河洛遺枋東南鋸牙寢脣爭逐婪婪天下為血晉
猶清談帝命景畧被茲文武秉心無親用則為主惟秦悼世水我草莽振
文投奮起作雷雨雨莫不潤雷莫不震吸涼吞燕嚼魏含晉海蕩風掃天
臨嶽鎮功存生人是日大順武功成矣文治定矣晏開太平垂及三紀于
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沉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道歷消長屹彼壯貫沉
為朽壞烈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開華山眉見精爽樂毅佐燕功負其名漢
猶永後寵號華成號如夫子翊運而行廓定八州澤流羣生歷代王者迨
我聖明盛德木門荒墳欲平我來于東稅駕醜酒才何故望數亦木偶終
其自致苑于戶牖靈鬼若存死為賓友宋華鎮雲溪居士集長劍奇寶匣
往往夜鳴吼芒針補弊履雖賤不為醜藏器貴有施斯人自吾偶汲汲出
獵贊皇皇喪家狗無愧三宿行未多沮溺耦耕丘執羔客乃是射鉤手解
縛履文陛依賴亦含垢曾堂品藻中茂實帝王後君子當際會所學問行
否南陽三顧日不羨商巖叟相期等鈞璜茲為兆熊后宿將輕少年前席
亦何有恢恢王景畧落落秦關右周旋二十年初心了無負何必遇桓溫

聯翩東南走松栢懷莫依嵩岱皆培塿元王惲秋澗集元王惲詩　人
物當年比海蝸對談捫蝨果何為華陽未入君王夢袖裏風雲只自知

王談

晉書孝友傳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
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
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
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
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
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歙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
談不應召終于家　楊正衡
音義鉏助魚反歙許金反

王歡

晉書儒林傳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
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
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
固遂為通儒至慕容暐襲偽號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遂除涵及暐為
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楊正衡音義丐古泰反

王嘉

晉書藝術傳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
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求美麗清虛服氣不
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
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
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
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
讖記當時鮮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
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
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
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
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
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
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
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
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
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

死。長子興。字子喀。方叙登喀得之謂已嘉之死日人有龍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歎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録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楊正衡音義

滑音骨 嵇音雞

王延

晉書孝友傳。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

遂殺之。楊正衡音義　㩮汝陽反 扶土東反 認而振反

王隨

晉書列傳。隨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隨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辟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爲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隨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隨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尼

晉書列傳。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卑舉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王節

元一統志。節字祖游。河東猗氏人。今猗氏縣 幼喪父。哀毀過禮。多出異義。晉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欲極陳所見。會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節以爲恨。除中郎。補將軍司馬。後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節學精禮傳。註公羊春秋。有新義。

王烈

真仙通鑑。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爲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頓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僊也。

王愉

通鑑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王仲德

通鑑綱目義熙十二年。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羌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一

十八陽

王

王弘

宋書列傳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筭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準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弛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效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王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為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使以為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為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為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為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

孥妻殺與江渎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棄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禁授闇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閤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沓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飭者重臣弘忝承人之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準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尔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要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匪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而今天啓其心預定大業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循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徐退微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竊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長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中知已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情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侍中改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積寇竊非據則譴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務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通誥陛下聖哲御世光隆

室休徵表祥醴泉涌而頃陰陽偏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首畢凡流謬蒙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賦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燮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竊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值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備歷驅馳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親析首西夏底定便宜肆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極張底上缺皇朝誥然之美下增官謗廢折之災伏念惶懼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違而復天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慕非所敢騃懲戒之章竊懷庶幾今復端推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徼塞天譴少彌謗讟伏願鑒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靈不自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荆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戴物能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暮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探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曾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庶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隱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數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隸周詞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闇階息踰越俯積未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歎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邇義綦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匹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鑒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遠聞外內朝議與議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陰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早牧之志三復沖旨良用憮然

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獲宸居無拱可契委成
豈容高遜總録固辭神州使咸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
賁亮驍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贊機務翼敬從所執義康由
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表曰近肖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
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俯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
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徵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
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易云能補
惟塵大典虧損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奬名器弗改榮寵如舊感恩
自揆荏若無涯臣義康既抱録百揆毗贊盛化忝廁下風諮憑有所內朝
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寃竊不已爲命推遷覆敗
將及況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疾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咸旨已決湊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
自固退不能重置冰鮮食爲瘵秖長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
綜文案曹司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克請
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
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
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
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
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徵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
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之目清議終身經敎不原當之者
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
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
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
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
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
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
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
雖大存寬恩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
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

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
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絶防檢無方
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
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
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
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
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推無以懲邪柔理則
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
乃所以大宥　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　其本
然後其末可　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　以檢小人邪　使受檢於
小人邪　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
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
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
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
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
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
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辨章二
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
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義咸允吏
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辠有奴辠奴無奴輸贖既許
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
奴不必不賢令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霑
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顔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愍謝毅中謂奴不隨主
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
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庶無之
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吴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
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恃
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
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
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
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
庶緬絶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

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紕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聞知不
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隘
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使無小人之坐署為小民輒受
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為輕則小人令使
徵預其罰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為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
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為衆所明者官長二
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
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
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
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為弘矣七人無弘相偷四十匹理就使
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鞭有
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
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肯太祖詔衛軍
議為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
私及公故以克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
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
常已有勤剝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
敝尤深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
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慮存乎消息十五
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從之其後弘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
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
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
昭公配食高祖廟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構禍宸寨有徙爰初導養肇于
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
夫曇首抱義秉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
恥既雪尤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
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
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識密謨比蹤齊望其後先食邑以酬
忠勳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
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
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
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風尚恬素理心貞正並

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圖國令勳民思茂惠朕薄廷
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
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
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
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
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
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為
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
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食邑
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
守虞弟柳光祿大夫柳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
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劭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
黃門郎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為司
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
出為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貴見劉彧之傳從南
史列傳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弘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
罵辱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
若美相稱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
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奪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
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戚忿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恍伏論曰語云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
百蓋有憑焉其初謗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
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
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王僧達

宋書列傳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
采太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
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
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列橋觀鬬鴨為有司所糾原
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令周旋
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
與錫不協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
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

郡還送故有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
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
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
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
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
客說之曰方今纂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
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
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
祖於雛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
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
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
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還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
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
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
帝追念功臣眷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忝慶
春曉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

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
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
臣徽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未綈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
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
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悃誠猶有歎哭之
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違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
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遠亦當鑒之聖慮竊
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答獲之祭
君長納陛之志下有紆弊之咨上無侈豫之情又慮官的其才爵等其望
與失不實寧失不利王君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
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
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
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道
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
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優而無懼固宜退省身
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欣勤前詰重

其志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
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
忘戰獯髮凶詭尤宜裁防聞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
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
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
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勤天兵
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顧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
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
願垂鑒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
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
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
數百萬荊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
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
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
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
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

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
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
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
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
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
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僶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
餘司伐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
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周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
郡秩當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奬成即自隨
靈寶往平論處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棄積禍升仍丁艱
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啓以奉營情事頁舉猥念賜莅宣城極其窮蹙
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昔求還都侍衛輦轂
至止之日戎旗已寧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
庶詣闕見請爾時敕亡從兄僧綽宣見晉之旨閒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
啓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會
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處官

以來未嘗有消衰之積羸疾閻疚又無人一諾而仕伊林水偏虞禽魚議其所託動乎治要故收崖欲分無忘俄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經西邦祿重具陳懇備執初頒置乙江湘達郡一二年中廢反耕之日糧檗有寄即棠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業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諱之日不覺捐身單軀羽翮千里共氣纏罹凶塗動臨危盡至微朝露不祭如綵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尋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麗逆盡室獄戶山川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分願分心掛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勉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請晏臣父子叔姪同復春辰遣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勳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鶴清歡愧於新寵及元凶既殄人神獲安端右之授即與隙請天慈優遷年越常倫而臺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綢繆況參要內職承寵外藩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陳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試卑或願以閑易要言摯效昔播於群牘誠知囿隘當顧明科去歲往年累把刑禁理無可宥罪有恒典盧徽朝序懟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具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縢實迂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室之戚口此何忘例以恩升加以令位當時震驚狀足夫所本忘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青露上虔聖澤下受生辰合芳離泝遐邇攸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坊長轉不可寬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永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傳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尊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朔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惛底心氣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狗餘辰以終頊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顧垂矜鑑哀中此請僧達文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民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

空參軍闞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道中艱盡室顧效勤其薄誠賁其鴻愆爵遍外內身窮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万偏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劉掠顯肆凶黨倚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消流兆江河之形逆膺凶高闍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建賊長臨梟餘黨就鞫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覬固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爲得經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茲誅邪聖典所同戮飄翦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照公弘契闊歷朝綢繆春過豈容忘茲勳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嘗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即啓聞與闍共伏誅南史列傳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

王孚

安福志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宋元嘉初沈邵爲安成相莅任未幾而孚年邵贈以孝廉板欲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絜業淳景華息競志學脩道老而猶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持牲緬想遷陵以遂本懷

王融

齊書列傳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僧達荅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曰臣閒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

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劒紫闥趨
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勞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
臣所以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蕭郴先秋光陰不
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
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竊歸乃居中自是先國日莫若老
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發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
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
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
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
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燕逃
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逾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慙犬
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稟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塞侵擾邊
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
裘之貴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達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逃未
知所寘衰胡餘燼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消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
為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

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辰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
刻動加誅轘于時德澍初遷犬羊尚結門心以悲川懷成忠何其將今斧
離貲待銷闕北長勍矯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見曲從物情偽
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覲北顧而辭者江淮
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
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
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
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
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勤渴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
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
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
北流馮李之徒必更相尚直勤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為帷牀
馳射為糗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雲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
玄類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蹀躞困而不能前
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
餧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聵瞶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

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
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抹寶厲虞晉種
攜盛夫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鑾光幷岱亞暴斯朝臣請
收藉伊濩並書從雲猶取之內府藏之外叢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征言
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荅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
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
因此上疏曰臣聞情慉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義動斯彰若致之道可
宗會揖讓其猶肅勇烈之風足責應聲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咸詳既緬降
及興運維道有徽異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胥欣既稱天乙知
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華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曁嘆
興地之圖乃席卷之虜是亡伏惟陛下將神畫聖德極居屯偶化兩儀均
明二耀㧺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匡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
亦遭逢主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蔽經術淺將邁且軸
豈蔽與儀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夫時消拂塵蒙
雲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獲得升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
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冀鉛駑騁陳消壤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

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
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
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蠻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既委體
之勳猶譯獻贐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
雄大邪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奧墟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
儒衣久伊川之被髮比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
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
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
中原澄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
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
肅警萬國具僚瑜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
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
其深言臣愚昧付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睨圖載其事必
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輙觀視焉九年
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
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
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
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
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
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
乎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
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
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
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
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
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航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
何得稱為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
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
一食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衣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
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其寵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
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

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聞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
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噬困等命於梁鶉甫獸斯
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餘犹荐食
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根力外虛謹言物情屬當今會
若籍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
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持希鳩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
乞隸監省拘食人免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
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
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
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
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
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
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
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
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
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拍納不逞扇誘荒傖狡算聲勢尊行權利反覆

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
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沓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舋但
夙恭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
冠謂無豐沓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
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效前後陳伐虜之計
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今囚草撰
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列非一實以戎事不
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
傖楚從卒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
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
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惟賢是
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訕毀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
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
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贖期
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
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

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
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
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
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
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
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
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
宗始業乃顧玄暉逐昏屬亂先蹈禍機南史列傳融少而神明警慧母臨
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
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融亦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
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
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
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
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逢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槌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及武帝病篤暫絕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

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主
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
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
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
内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
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
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
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時習學記言王融固元魏求書論虜情
以為中原士庶雖淪殊俗至於婚葬之辰猶巾構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
誅轘不知以虜俗華華風自五胡而然耶將始於拓跋也又言曲從物情
偽竊章服指孝文也又言設官分職彌見其情師保則后族馮晉國德錄
則邽姓直勤渴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
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父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冲飾虜
清官游明根汎居顯職謂給之以書則馮李遵尚直勤乖阻華夷殊貳可
以收下莊之功此固疎闊矣然劉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
而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異為奴入據諸夏純用

胡俗變華人觀其所言則與今女真略同矣孝文雖知以中州華其胡俗
尚不能盡故稍譏之謂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
昔非也然魏自是衰亂潰裂不及百年衣冠文物卒復中原之舊然則推
融之言則將自南而變北聽其自變則必以北而變南消長之機不可不
深畏也劉景文詩海繪章功名不遂惜元長事與
心違世謂任高武子孫誰可輔卬心初係竟陵王

王微

宋書列傳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
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
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
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
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
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
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驕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為
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秃鶖
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世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
援潛實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
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戎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求
蟀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虛於承明著于金馬皆明宗之官又貿於營
庫之末何為刼勤通家疾病人塵鐵難堪之選將以請國不亦益甍乎書
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疾廢茫茫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達兄姊延
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與弟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君不憶
疾非性解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
之戮幸過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
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
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
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趙提禮學本不參
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
理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
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入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違所不忍聞
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
鬼說於周李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滉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
矣于將明魂必靈咍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閑風俗或

從此而莫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
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或
童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
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
其舉可隨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
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諛耳微既為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
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為文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微因此
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
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漢至此當局者迷將
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
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
盜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
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
倫存盡於大布糲粱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　復稍道長以大散
為和羹弟為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
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

歎也州陵此輩為無所因及發思之了不能辭豈見吾近者諸殘邪良可
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尋責
不厭致恭且文詞不悲思抑揚則流滯無味文好古貴能建類可悲一往
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適辭訴歷邪滿者真可謂
真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求盈門亦不煩獨舉吾也此輩乃云語勢
所至非其要也第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書器舞虛實宜書紳
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第豫有力於素論何如我則吾長庇
不死終誤盛壯也且不過攘大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
此則雖驚變作鳳皇何為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含國
門皆掌時私此既來易隙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第尤為叨竊臨海頻
頻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文前年
優旨自第所宣雖夏后無事人周宣及綵寡不足適也諸皆循檢校迹不
為虛飾也作人不阿枝無緣頭長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為足不能行
自不得出尻頭不耐風故不可扶寔家本貧餧至於悉衣蔬食設使盜跖
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宦設作此輩於吾亦無劬戮
之傳所以懃懃長人之多言也管于晉賈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

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逕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笑佞夫奇士必龍居
深藏與蛙蝦為伍欲數其循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戕耙
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歷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衰傷源輩當平此不飾
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辭寡群賢矣蒙悉愁此
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第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背
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第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悉勞不得
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觀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
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與吾常謂之見知然後自惟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
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肆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
相衰苟相衰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
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羸笨無好常從博士讀
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絶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
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袟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
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揚子之褒膀猶耻辭賦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
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譏或謂言深恃作一賦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

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
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
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
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
和樂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
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績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
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諧人能忘榮以避權右
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勉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
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塹尾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
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茶常人
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蒙
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
累豈其如此緯大敦數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俘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
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疾狀如胷中恐懼甚自憂力作此答無
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屋
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筭賜以名耆第僧謙亦有才

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
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為察
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封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
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閒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脩日就月
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騏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
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
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索何罪
酷梵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
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類髣髴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
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
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吾手觸事
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
痛酷痛酷素何吾罪素何弟為志來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
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
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
在耳萬世不復一見索何唯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

吾病許心寸絶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雇位有主此必何益實然之痛焉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悄望令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寃困僁不能作刺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吉諱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仟佰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令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求及光諸文章欲収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令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栝酌自釀酒寧有彷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賁見半缺傳後南史列傳微以父憂去職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兄官歷平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驟啟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寓文帝旨使說微曰留之宥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壽有元凶之變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變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鬢落略盡殆不立冠幘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微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餞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

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與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八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嚮高軀坐噴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

王籍 梁書列傳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耶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絶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錢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南見列女傳從南史列傳籍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儉戚然爲百姓所訟又爲錢塘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也會稽縣志王荊公以爲兩句意同乃晉以後人病別此古句成之花猶落對之信爲奇絶也以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復作唐侯相小邑寡事猶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瞻 梁書列傳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須之出爲鄱陽內史

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為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海王為護軍將軍贈為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史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贈絜己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贈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高祖霸府開以贈為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為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贈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益朗贈不廢其簿領高祖每稱贈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升卒時年四十九謚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王贈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于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撙以方雅著江蓍以風格顯俱為梁室名士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十八陽

王

王冲

陳書列傳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秘書郎尋為永嘉太守入為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大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為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為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真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為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荊州為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藉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為湘州刺史仍以充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冲為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為太宰承制以冲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常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太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別有傳 史臣曰王冲王通並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凡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為美焉王勱之襟神爽濬表樞之端操沉冥雖拘放為異而勝騤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王瑒

陳書列傳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矦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七贈本官謚曰貞子瑜見沈名理傳從

王曇首

宋書列傳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荅曰若但如兄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夫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

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十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荅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燕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釁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榱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矦邑千戶謚曰文矦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尚書令論見王華傳後

王僧綽

宋書列傳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矦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

有司庚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竝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竝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廣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

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頻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請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爲齊國尚書右僕射賛見徐湛之傳後南史列傳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秉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儉

南史列傳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卻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盻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

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爲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致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作與儉議佐命功臣

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惟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濟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序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今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盡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

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揔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揔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揔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揔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齊書列傳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敬既昭龍袞旋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斷紫極故材

爲宣陽門至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
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
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
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
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邈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
子房之過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
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伏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
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
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王石未素由
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
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寡廉愛易繁且前代掌選未必
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
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
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
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
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

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寬允斯義妄膚
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飆之力太陽躋景
無俟螢爝之暉悔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
其位常恐端右巫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
但遷近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
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
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誠無庸歲月之久
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
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致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
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
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
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
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
紀勲彌峻恒篆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
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

圖令範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
永釐袞職謝茲景化以賛登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
追贈太尉宋秦觀淮海集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
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汙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
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
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
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
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
之仕晉始於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
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哀宕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
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爲清貴固非安之比也蕭
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
王曹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
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
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
夸汙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之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

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
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
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
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
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
則儉之爲人蓋可見也黃庭堅豫章集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
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
用居後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
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韻語陽秋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
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昨俗大
率追儉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習學記言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
不能恊輔時主光弘道化立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燿耳目以家爲館
孩撫後進褰肆成風蓋儒者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爲家尋孔教人誦

儻書執卷欣欣此焉為盛殆見其外耶

王騫

南史列傳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疑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輧填咽非所欲也教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召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柱天畫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為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為度支

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王規

梁書列傳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秘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綱出為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為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為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謂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為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饋運難繼將是役也為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為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為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為皇太子仍為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秘書丞出為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

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備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為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恡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為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瑴南陽宗懍與褒俱為中興佐命同參帷幄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治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王暕

梁書列傳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衷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固已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霸府開引為戶曹屬遷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為侍中出為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為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出為晉陵太守徵為吏部尚書俄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嶸謂為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為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謚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訏並通顯野客叢書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切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為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案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霦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王訓

梁書列傳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南史列傳云訓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釋智國曰四郎看

目訓國器叔和輔比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丈休文休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南史列傳云訓問訖師表弟昂曰天曆鳥名有勞慮思反觀容止若映雲霧而諧衣子弟未昂謂諸幼欽曰我兄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高第除秘書郎遷太子舍人秘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為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謚溫子

王承

梁書列傳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為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為榮久之出為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為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論見王規傳後

王僧虔

齊書列傳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為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南史列傳云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

病僧虔爲蔱䝱食同行客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
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亂不宜忽諸若此
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
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
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
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
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
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
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
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
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蒞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
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
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
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

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
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
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
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摹從姑叔三
播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于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
無中人屢見蹉夺經涉五朔逾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
更曝總九流繩乎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遠與
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
史偃所奪二子勳䕃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
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
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
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
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
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
甄常階遇途優見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
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

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
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
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勳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
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下望之
以咸和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
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
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
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
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
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
不耻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騎
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
令南史列傳云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
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
迭是故去之宜疾當待其實以此座右銘見于僉等觀見敬以前言往
行忠貞止足之道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

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
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
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處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
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
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
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
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
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
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
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
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
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
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
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
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
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無怨上納其言南史列傳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
也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
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
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
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
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北使不限雖復延州難追
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
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
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南史列傳載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示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吳
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
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
都督湘州諸軍征虜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
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
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
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
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
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
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
永明三年薨南史列傳云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天福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人信僧達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
也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
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
謚簡穆　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
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

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
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
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
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
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
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
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
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
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
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
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
過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眞矣又著
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
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
不達不鎭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爲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
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
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
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
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
爲之逸勝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
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
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
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
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
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
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
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
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
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
云何日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
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

大減致之有曰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懃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務冠越絕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蹔脫万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爾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廉以藝業戒盈守滿發自容方執諸公實乎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變理三台思曼廉靜自絕風埃遊心文藝物允清才虔孫元晏詩位高名重不堪疑懸讓儀同帝亦知不學常流爭進取鄙憂門有二台司。

王慈

齊書列傳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韓記室遷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為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為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輝聯日月蕃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纂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爭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齊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列觀徽跡能無惻隱今扁禁毀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群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僩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議曹郎任昉議揭取證明之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宇國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恭敬之深旨何情興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腳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為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荅追贈太常謚懿子南史王慈列傳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

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王泰

梁書列傳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群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慍之色起家為著作郎不拜改除秘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閣祭酒車騎主簿高祖霸府建以泰為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秘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為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為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南史列傳云泰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之列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覺承養泰小字炬覽小字也累遷為廷尉

司徒左長史，出為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為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為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為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為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謚夷子。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論見王瞻傳後。

王志

梁書列傳：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為司徒，引志為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為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為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為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高祖覽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為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為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為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為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志

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𩌏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並知名。論見王瞻傳後。

王筠

梁書列傳：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揖，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南史列傳云：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味，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定歸吾子。遲比閒日，清覩乃申。筠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啟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南史列傳云：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為丹陽尹丞、北中郎諮

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疫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為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為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為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為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即位為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為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

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南史列傳

云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　筠見王僧孺傳後

王彬

南史列傳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筠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從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老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惟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寂

南史列傳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十八陽

王

王懷

齊書列傳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邊大亂早從戎旅韓樓及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叛樓歸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為大都督從討爾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睞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睞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為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勳誠為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史臣贊見賀拔允傳後

王則

齊書列傳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為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杲輕騎深入為杲所擒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遂征虜將軍出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尒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隨荊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行荊州事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清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惏在州取受非法舊京取銅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時則鎮柏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徵為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為影響堰清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受狼藉鎖送晉陽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曰烈懿則弟敬寶少歷顯位後為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見尅沒焉史臣贊見齊書列傳張瓊傳後

王峻

齊書列傳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晤有幹略高祖以為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為儀同開府引為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為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秘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渠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為周人所據復詔峻為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粮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鎖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史臣贊見張纂傳後

王紘

齊書列傳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介朱榮遣使諭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為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介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為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婪黷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

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㑺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雅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扞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弱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驍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散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群官共議。樂禪、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恐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眾人從王武衛者南席，眾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王琳

齊書列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

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梁元乃鏁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眾，又得眾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眾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顧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

書監攺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于
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
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
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
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
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
亂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
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御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
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
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
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
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
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
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
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
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
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
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
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
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
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
之堰肥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
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
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
酒脯來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
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
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
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
沂川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乃輕躬殉主
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
胥之念終遺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
雖輕旅臣之數猶懷客卿之禮感兹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

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
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逢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
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疚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
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
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
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
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孫叔
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
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
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
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
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
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兒閑雅立
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
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在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
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
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
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
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
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安慶府志
王琳爲梁丞相闍陳高祖殂乃以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王莊
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琳攻大雷令望江也陳
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
破之因引兵東下詩海繪章劉景文集僧辯遺擒天相陳不忘良世有忠
臣事平身戮從末事
可怪淮南會葬人

王春

齊書列傳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
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
合三雜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遂縶其子詣王爲質
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北史列
傳冀衛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後賜爵安夷
縣公卒贈泰州刺史論見北史晁崇傳後

王玄威 齊書列傳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知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訴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序見于什門傳前

贊亦見本傳後

王覇 真仙通鑑覇梁時人住福州三山怡山飛昇今沖虛宮是也有阜角樹猶存覇嘗以金板鑿丹訣埋於山後云有拙得之人亦得道其訣曰金是砂精牙是鉛脚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二周既濟開戶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研如粉膩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骨挽金質容改童華如欲點制一粒之功乾永十兩五馬牙後蔡君謨題云真人王骨輕御氣昇瑶臺俯首視下方萬落腥塵埃香火久未寞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靈墳生紫苔燕坐白晝永長吟清風來飛花亂棋子遊蜂休酒杯嘉月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鼎何時開

王雄 周書列傳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傳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真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為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祚授少傳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為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史臣贊見周書列傳達奚武傳後

王謙 周書列傳王謙字勑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卜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為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卭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畧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惎

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史臣贊見周書列傳達奚武傳後 北史列傳謙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所署國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翁景翁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為刺史呂珎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遣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惎虔之反己也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謚見孝列傳後

王盟 周書列傳盟字于代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

畢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借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為前鋒擒萬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為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再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王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泛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諡曰孝定　子勵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書謂之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諡曰忠武　子猶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為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為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鄉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賞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南史列傳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賞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勳為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實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殺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屯列伏龜閻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剌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竝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者魁馘之功布政蒞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諫于紀祥獨魁之功亦足稱云爾

王誼

北史列傳誼字宜君盟之子也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史大夫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為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為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為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為戶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為然竟寢威儀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

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鄖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踈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王羆

周書列傳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為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煑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

霸城縣公尋進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為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為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鞾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北史列傳羆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為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啓羆為長史帶鋭軍朝廷以亮頻奉羆故當可用及克硤石羆功居多元顥入洛以羆為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史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為心腹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為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渡關人情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

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騎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乃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跡義蓋誕之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戮若斯人者人或以為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王慶遠

周書列傳慶遠熙子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熙卒孫述嗣

王長述

隋書列傳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

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為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為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有高策深相嘉歎今將之日當以公為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

弟軌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

周書列傳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來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奇期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

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擧踣數人時陷害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為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

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因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
敦諭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
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
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嶽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嶽知
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
攻之思政亦作火矟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
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
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
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
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
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
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
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
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
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
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

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
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
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
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
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
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
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
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受禪
以爲都官尚書子秉又自皆見前王羆傳後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
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
沉毅有度量從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語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
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
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利封西安縣侯利
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
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
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

姓拓王氏爲郡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
歷安襄二州總管俄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論見前王羆傳後

王軌

周書列傳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
冠族累業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
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
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
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
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
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
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
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
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
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邑三千戶及陳
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
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

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
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
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
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
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
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
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
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在軍
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
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
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
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
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
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
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
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

謂公寧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史貫見行進運傳後

王德

周書列傳。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孝悌見稱。魏永安二年，從爾朱榮討元顥，攻河內，應募先登，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萬俟醜奴，平之，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為最。及魏孝武西遷，以奉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為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綏撫有方，群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二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困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賓。論見北史達奚武傳後

王傑

周書列傳。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旅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寵侍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

祿大夫，進爵為公，邑八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位大將軍。三年，詔傑與隨公楊忠自漢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鄯　洮宕冀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郢國公，謚曰威。子孝僊，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史臣論見王勇傳後

王勇

周書列傳。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旅力過人。魏永安中，從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及太祖為丞相，引為帳內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為侯。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數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為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十三年，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討論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豪鞏廉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勇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慙恚，

固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北史列傳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虯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若能磨堅礪鋭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温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禀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其力也泉仚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夫人臣之節豈非附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克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乘事人之道若能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廉文武膺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

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王雅

周書列傳雅字度容闡熙新固人也少而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

子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人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廻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卻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爲伯除帥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爲夏州刺史卒於州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隋書北史

卷三主

[illegible]

王慶

周書列傳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祚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捷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諭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爲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隨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闕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王悅

周書列傳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魏永安中爾朱天光西討引悅爲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太祖

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宿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磬其行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勲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悅爲副使勞問寬等并校定勲人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太祖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同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出粟米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
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
事之會也梁主內斷刑政外闕藩籬足夫棟撓來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
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蟄
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
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秘總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
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
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為美談貴權歸
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悅白武云白馬要衝
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大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
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悟遂以城降梁武陵王
紀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
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
改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
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舊望遂自驕縱所部
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流遠方

及于謹伐江陵悅從軍展効因留鎮之孝閔踐祚依例復官授郢州刺
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
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
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勑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
位康嗣官司
邑下大夫

王子直

周書列傳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
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
淮王元彧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
起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為盜彧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
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
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為開府主簿遷行臺
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
與隴東屠各共為脣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
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
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尚書左丞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
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後入為大行
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
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
以子直為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尋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
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
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
軍事史臣贊見周書列傳李昶傳

王褒

周書列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
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風儀善談
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
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　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
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

稍遷秘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
乃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度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
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
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
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冑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
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
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脩復江
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荊郢嘗召羣臣議
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㲄等曰
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
臣等又嘗聞之荊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
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
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
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荊
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褒
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

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于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眄。忘其羇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三

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幷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昌熙。竝歡衛洛。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

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雖爲冑聽。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破公產。髖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赬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鼒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脩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響而亞其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四

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榦於鄴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彥、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漢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驂竝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値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

雲撤羽其荊衛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奥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王士良

周書列傳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為燉煌鎮將祖

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脩謹不妄交遊魏建明初爾朱仲遠啓為府參軍事歷太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二百戶後與紇豆陵步蕃交戰軍敗為步蕃所擒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為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並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為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為大都督以士良為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增邑七百戶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戶進爵為公令轄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戶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齊文宣自晉陽赴鄴宮使士良為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為侍中轉殿中尚書領之復為侍中除吏部尚書士良頻有固讓文宣不許父之還為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

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為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為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文注見月書

列傳郁
律傳後

王績生

周書列傳績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王孝籍

周書列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

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憯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戚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貴為貢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山超遠溜臂為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況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識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聖人物之源遂

登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荀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賤。悍而弗爲。孰知其辭表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往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王

王韶

隋書列傳 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

擁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勤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遭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尊。

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王文同

隋書列傳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豢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椽敺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棊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文同等運屬欽明時無禁黯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飢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王辯

隋書列傳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詣御榻問以方畧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討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住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特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李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住皆捷深爲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侯爲將帥載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豈王辯殞身勍敵志實勤王陳稜檎棄骸於衰亂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王頒

隋書列傳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鍬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

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見文學傳。

王頍

隋書列傳：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疑滯，多頍所為。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

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王世積

隋書列傳：世積，闡熙新囯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頍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頍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頍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尋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僕射高頍，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冑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旻見元冑傳

王樹

隋書劉方傳：王樹，不知何許人，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兵總管屯兵江北，禦陳，數有戰功，為陳人所憚。其從坎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

王令言

隋書藝術傳：王令言，隋之樂人也。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所以知之。帝被弒於江都。

王伽

隋書列傳：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郤，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王眘 隋書王胄傳：胄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博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王胄 隋書列傳：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乃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潁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王仁恭 隋書列傳：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奴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振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振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百官，轉攻傍郡。詳見雄才傳

王貞 隋書列傳：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遊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飆，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遁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

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使輕賚。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懇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否。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教。須少恭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鞿。賁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騏而同皁。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亡日久。抽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疋。未幾。以疾甚還里。終于家。

王世充

新唐書列傳。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頹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為庶妻。頹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善兵法。通龜策推步。以陰為左翊衛。遷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為幽州長史。大業初。為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衆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為江都贊治。遷郡丞。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阿邑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世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易動。乃陰結豪傑。有繫獄者。皆撓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為效。由是功最多。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而出。奇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

級。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畧。復安撫諸盜。所向輒定。會突厥圍帝鴈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以為忠。愈屬信之。厭次賊格謙兵十餘萬屯豆子甗。太僕卿楊義臣殺謙。世充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俘係數萬。還。帝自持酒為勞。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繇進。帝喜。令閱端麗者。以庫貲為聘。費不可校。著計簿云。敕別用。有司不敢聞。其舟送東都。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沉舟亡去。世充屏不奏。李密逼東都。詔世充為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即拜右翊衛將軍。趣破賊。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收亡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縮不敢出。會江都弒逆。群臣奉侗為帝。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宇文化及擁兵北還。侗聽內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以重官畀李密。使討賊。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待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即軍中拜密。趣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戰勝。奏吉。衆大悅。世充獨揖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為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言激衆。文都等聞大懼。侗欲以文都為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書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勳舊。今各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潛與楚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襲含嘉門。圍宮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田闍拒戰太陽門。曜敗。世充入之。無逸以單騎遁。收楚殺之。時紫微宮尚閉。世充扣門紿侗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及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充。殺之。世充悉遣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戮。臣急為此。非敢它。侗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乃去含嘉城。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為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為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為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驕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拔偃師。初密得世

充。充世偉及子玄應於化及軍。因之至是皆歸世充。兵次洛口。密長史邴元真司馬鄭虔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逃奔。於是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加黃門印綠綟綬。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絶衆摧鋒陷陣者。其一能治充抑不申者。雖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懇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貳。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事侗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濬衛宮城。武德二年。矯侗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佾。設宮縣。出入警蹕。衛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使段達等脇侗曰。天命不常。今鄭王功德甚盛。請揖讓。用堯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先帝舊臣乎。朕何賴。達等流涕。世充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下安。則復子明辟。四月。矯侗策禪位。幽侗於含涼殿。猶三讓。遣諸將以兵清宮。世充兖冕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宮。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東上閤。更衮冕。即正殿僭位。建元開明。國號鄭。乃封兄世衡爲秦王。世偉楚王。世惲齊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爲皇太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決政。誨諭言語。諄複百緒。以示勤篤。百司奏事者聽受爲疲。出輕騎。無警蹕。將歷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謂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置坐聽事。又詔西朝堂聽冤詐。東朝堂延諫者。雖是章牘填委。觀省不暇。復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充。復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鴆殺侗。以絶衆望。世充率衆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穀州。以報其役。三年。下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闕。守將羅士信。王盧達。稍稍歸國。世充顧下多背己。乃峻誅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

充。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樵牧出入。皆爲限。公私不聊生。逮臺省官暨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宮城爲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內家屬宮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之。而因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也保多下。敗世充於慈㵎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宮。世充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敢西顧。熊穀二州在度內。不取。郭鄭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崤。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逆不復。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衆。是以來。公若降。富貴可保。必拒我。翹之無多言。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遣拔轘轅。徇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始竇建德與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結好。并陳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四年二月。青城宮守將以宮降。王進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諸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邙。令屈突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殨兵殊死鬭。自辰及午。乃潰。俘斬八千人。王傅城壘而守之。世充糧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礫。取浮土。糅米屑爲餅。民病腫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頲丐爲浮屠。世充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并獲王琬。長孫安世。徇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敗狀。世充惶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荅。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賚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在弘丹造弩多傷士。前誅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爲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爲羽林將軍獨孤脩德所殺。初脩德父機嘗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謀歸唐。爲所害者也。高祖免脩德官。子玄應。兄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充篡凡三年滅。董衡音釋　昵尼乙切近也　剽匹妙切強取　盱眙上況于切下與之切縣名今在泗州　航子顒切鹽澤　裒蒲侯切聚也　紿蕩亥切欺也　惲委粉切　秣莫撥切馬食穀　孱而焉切隼尊　綟郎計切綬也　罕寸手切　瓚才贊切　轘胡關切　邙無方切　殨作賚切　礫狼狄切小石　嫚莫晏切侮易

王通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

進玄則生嶼嵠生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虯生彥官至
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書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
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
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令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幼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
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
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
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
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矣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
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
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
孝孫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辨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
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
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
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
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著書曰封禪非

古也其泰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
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得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
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
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彖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
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叢疑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蜀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
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為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
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遺國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
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
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
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
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
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
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
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
老者矣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
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

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排而放諸南海而準排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太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而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譁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數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能改齋漫錄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元一統志王通字仲淹龍門人也隋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

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仁壽三年文中子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不用而歸楊素勸之仕文中子曰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大業元年又徵不至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趙郡李靖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等咸稱師北面而受王佐之道焉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及江都難作文中子有疾居門人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此殆夫子召我也吾不起矣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云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以文中子河中縣志文中子王通按家譜河汾人今縣南三十里有通化村集賢里縣北五十里龍門山頂有石洞尚存蓋文中子避隋亂所居之地也司空表聖文集文中子碑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俾聖恢之柄揆必有施巨教之積濟亦厥時乎推善

守賦而不私堯輔於我實爲貞休之期皮日休文集文中子碑天不能言陰陳于民民不可擬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于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夏于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弟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亞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日皮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積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爲銘曰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宋釋契嵩鐔津文集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

存乎聖人之道夫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採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極物書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遊廣非藏乎固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辯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雖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極乎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朧朧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因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

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巢毅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
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襲百年而教禍於秦弟子之
行其教而仕不過為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為天子將相其教也播及
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夫其以仲尼之德假于文中子耶吾
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復乎治道
不精大倫庬乎推諸與行文中作乎頹波澄清六經續乎天下化成孔子
如日乎文中兩明彌萬世乎莫之與京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
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如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温彥博魏徵
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
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正觀十八載去其先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概房
杜温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
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字
翔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
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荀與
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人愛惡之情或作私
字欲廢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續詩曰

四名五志續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稱其國而
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焉乎不見其六經始書此以遺學者洛治通鑑隋
高祖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
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
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
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
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
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
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
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
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孔平仲雜說隋王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義集
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為序宋朝阮逸注宋咸以文中悉模論語句迹仲
尼事且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說凡二十二事
共十卷 王福時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凝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
曰凝亡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无所聞也淹曰昔人咸
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

當時貢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之
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
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洺州
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
深言寡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為
十篇鄭內翰鄭漢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
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
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
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
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
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
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
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
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
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
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援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

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
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紫陽宗旨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
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語錄王文中中說與揚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
歸一也 又皮陸等人通宋咸過文中子或曰皮日休陸龜蒙以文名唐
世於道也又得為之未至耶然且尊乎通矣曰以文而名唐世徒蓋縶然
蹈道之切至淳乎淳者惟退之一人而已子厚乃其亞如皮陸於韓之門
幾何升堂而未入於室也故皮嘗有書請以退之配享焉是皮乃學韓而
未至者且退之柳子厚之文行于世亦可詳而觀當時如孟東野張籍輩
善一詩則或為書為歌於當塗之門亹亹而稱之然未嘗開言及字以揚
乎通何則蓋退之子厚能知通有莫大之過焉以韓柳不揚而皮陸尊之
益明矣皮也陸也乃孫漢公王翰林類焉則通之罪又豈皮陸可得而知
耶宜乎其尊之 朱子語續錄張毅然漕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張
曰論題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曰他雖有不好
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理會成書其間或有格言荀揚道不
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見先生曰文中子他當時要

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他這意思 夫仁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也今也難分别但不合得出來做人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有許多人但是莊點出來又其間論文史却及時事世變熟好今世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 東廾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洋 文中子雜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校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是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如其何故以七制明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之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弟子可謂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是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爲今之僞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為僞書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繫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言蓋西漢文章雖麗亦玏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举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代紂處言辭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廣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己張本做雜霸鎡基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與做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箇甚麼又

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怎地自掠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賀孫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之類并其他好處甚多只是向上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處等說可見揚云通法言先生云大過之朱子語類 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亦有好處但大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通年紀甚懸絕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見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渠識見不遠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其餘所記皆家世事考之傳記無一合者 山堂考索 仲舒本領純正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黃立之又問文中子先生曰其書多為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世變因革說得極好 黃氏日抄 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

書而粗識其用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於明德新民之學不可謂無志然未嘗深探其本盡力於實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謂聖所以聖賢所以賢與所以脩身治人及天下國家者舉不越此一見隋文陳十二策不招而往不問而告輕其道以求售不遇而歸亦未為晚若反之於身求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得其至善而止之則得君行道安知不逮古人或不得已而筆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開後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切取近似依倣六經章挽而撫蹟之歔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而不知初不足供兒童之一戲又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終不能無恨於此若荀卿雜於申商子雲本於黃老著書姑託空文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龔鼎臣東原錄王氏續經說謂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本心事實之不伴也王氏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為湯武及不遇而歸復据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依倣六經次第采輯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 聖人未嘗絕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

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忌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
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雖然大觀混精粗誠偽
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創量其間也貫氏
辞錄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當時偉
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元後數年間文明經理而王氏六籍寖
而不行元和初中山劉禹錫常撰宣州觀察王贊神道碑盛稱文中
子王通能治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儒士
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吳箕常謂孔子不喜與人
辯孟子好與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
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則辯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
而退河汾宜乎不為之辯也楊龜山語錄隋文方獎用姦邪廢嫡立
庶父子相魚肉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幾於干時求進乎其
不用也宜哉程氏遺書文中子事迹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
為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
績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畤福祚福畤仕唐為雍州參軍勃及福畤
之子也勃殺人福畤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勮
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勮時號王氏三珠樹史子朴語王通之中說
十篇學者尊高之以為孟子之徒或曰聖人也予嘗考其書求其所以
為孟子與聖人者蓋未得之也豈以通純剽論語遂以為聖人耶盜者
之得儒衣冠而服之即謂之儒者可乎莊周列禦寇墨翟鬼谷管子之
徒學者所不道然其說乃各出乎己亦不相為剽通之甚怪者不惟剽
其說至并孔子之迹而剽之孔子有顏回最賢而早死通亦有董常為
最賢而早死孔子有荷蓧丈人晨門者通亦有北山丈人河上丈人孔
子見耦耕者使子路問津焉耕者曰執輿者為誰曰為孔丘通亦有牧
豕者薛收問塗焉牧者曰從誰與曰從王先生孔子之病謂子貢曰吾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寢疾七日而沒通之病亦謂薛收曰吾夢顏回
來召我亦寢疾七日而終如此類孔子者甚多不為甚怪者與聖賢之
遇偶相符者不過一二而通動輒類孔子此非通之妄則福畤輩必欲
使通似孔子故偽增飾云耳其最妄而甚明者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
年通時才八九歲固未有門人而其說乃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
琴而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
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其說有問禮於關子明是二者其為妄決不

疑矣雖是而及於它則其甚怪者蓋亦類此或曰然則通書可廢乎曰
不然馬牛卜相之書今有傳者況通乎吾特惡其為孟子與聖人疾夫
世之不知言者也通之解經析義往往有勝處其文則俚蓋亦然者也
李翱謂如太公家教者近之矣曰續經如何曰讚易元經禮論樂論後
世不可必其是非者又孰禦焉乃以兩漢制詔續堯舜禹湯周公之書
可乎兩漢容其近雅乃以晉宋梁陳之詩章以續商周之雅頌又可乎
然通之說元經曰和殤之後君子并心一氣以待也故假之歲時太康
之始帝制可作而不克振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故元經始於惠帝其
說春秋亦然雖孔子去平王二百餘年孔子何待耶然其說抑有原矣
董生不曰天心之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覆敗乃至此出董生矣則不惟吾孔子被剽至剽
於董生凡世之為剽者窘而後為耳則通者其不為窘者與容齋續筆
史子曰荀楊王韓其一時之大儒歟或曰然則有疵乎曰有請問疵曰
荀卿駁楊雄拘王通僭韓愈淺賢良進策言仁義禮樂必歸於唐虞三
代儒者之功也言仁義禮樂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過也仁義禮樂
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為三才未嘗絕於天下則仁義禮樂何
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古之聖人由之而知後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
以其所知與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與天下共由之
是則有差矣然而仁義禮樂未嘗亡也儒者之術道至秦漢以下則綱
為其意以為唐虞三代之聖人能自為之歟甚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
之志乎其有能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續經而知之孔子之
為書也至秦誓焉詩也繫曹焉春秋也因魯以存義道之所在仁義禮
樂之所行不專於一人也不私於一姓也豈斷是經而遂已乎作之於
前當時蒙其治述之於後萬世垂其道作者不廢則述者不息矣後世
之儒者以為六經孔氏之私書而已仁義禮樂唐虞三代之所獨有而
已訓釋之參究之竭其終身之力於此而不能主也何暇及於當時之
治亂乎稽之於古恍焉其若存漂乎其若追浩浩然言之而弗離驗之
於今懣然而不能知邈乎其不可繼而為也豈其衒其名而耽其迹乎
世主必曰儒者不足用以為天下是未必然也其所以致此言者則其
始矣彼獨治唐虞三代之遺文以折當世舉當世之不合也固矣舉當
世而不合又將以遺後世然則後世其何為也將遂有盡復之於數千載
之上使無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抑亦順三代之理因當世之宜舉而措

之而已矣此王通氏之所以獨得於孔子之意也夫道旣退不用矣於是
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
正禮樂其能以聖人之心處後世之變者乎其見仁義禮樂之未嘗不行於
天下者乎其言曰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入則孝出則悌
多識治亂之情淵乎哉其明於道者之言乎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
後世之自絕於唐虞三代也是未有能以道觀之者也詩有四名五志書
有天子之四範大臣之七業其所去取者不可得而見矣推是以觀後世
庸有不可為者乎達制命者得變化之心達志事者得仁義之幾上下之
言通而天治矣善哉聖人復起必從之矣舉三代而不遺兩漢道上古而
不忽方來仁義禮樂繩繩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無不可矣
雖然以續經而病王氏者舉後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群書是用
事對 續易續詩 讚道易義樂天知命 事君問易 事實 道德 楊
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蹤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
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
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事君篇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
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云云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
早成耶 禮樂篇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無就惟道之從 董常曰夫子之道
與物而來與物而去 天地篇 孟子荀卿其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
之未墜及正觀開元其傳者雜其繼者淺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
者惟昌黎文公之文 唐文粹皮日休請韓文公配享書 倪瑋曰夫子杖一德秉
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之 魏相篇 學業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 事君篇 開皇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盍受
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
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世家 禮樂 子曰吾於禮樂正夫而已如其制
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 禮樂篇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
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禮樂乎
魏相篇 教學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
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
為心乎 天地篇 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杜淹撰世家 言詩 韋鼎請
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語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而化不殺之嚴矣 王道篇 志勤言徵 見敘事 著書 子謂董常曰吾

欲脩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讜議焉吾欲續書考諸集記不足
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詩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子曰
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 王道篇 子曰吾於贊易也述而
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 事君篇 大業
元年召又不至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
正禮樂脩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董常姚義杜淹
李靖程元竇威薛收賈瓊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 世家 獻策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
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
禀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 述史篇 子謂
見隋祖一見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
然爾 魏相篇 文中子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
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
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作東征之
歌而歸焉 世家 不仕 家傳七世矣而位不逢 禮樂篇 不願仕也 見述後
通類 董常曰夫子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文中子曰余脈先

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王道篇 子在絳程元因
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遺彝倫一正皇極微夫子吾
其夫道左衽矣 天地篇 魏徵問薛收曰明王不作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
屬布衣也 立命篇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
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魏徵曰
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問易篇 子
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
不足接幼者溫溫如有就 事君篇 旣終門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
仲尼以來未之有也仲尼旣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
謚曰文中子 世家 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以廣之以
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諸公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正觀治平之盛
今已三百年矣 司空圖文中子碑 比擬 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
諸子流矣 文中序 反說 蓋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
續經抑而不振 文中序 體題 河汾大賢 諸人五聖 聖人孔中 異說 賦
偶 [illegible]述子孔叔與自序 續禮樂詩書之見明仁義道德之書 三才九

嗟此我爲天王事大晉伊尹貴乃賦陽且吾族莫如叔父起振文之遺緒世來是撫柱渫措五常之新櫚江網體字替人主人積經揚道大賢

承聖河汾諸人尊第仁義經濟啟業勤義講易比擬竊比仲舒。拖知焉。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寢。而比我於仲行。趙時韶詩一脈斯文繫大儒。干戈滿地獨詩書。南風有操無人識。身在汾亭心在虞。劉後村詩當時三晉地。已有聖人生。不曉河汾氏。爲隋業太平。

王順真仙通鑑順。隱棲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王貫真仙通鑑貫。在東海山中。詣神仙朔母丘刀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靈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歷等書。

王叔明真仙通鑑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王梵志桂苑叢談梵志。衛州黎陽人也。去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令。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王薄通鑑綱目隋煬帝大業七年。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夫失時。穀價踴貴。於是始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羣盜多匿其中。

王德仁通鑑綱目大業十年。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擁衆數萬。

王須拔通鑑綱目大業十一年。上谷上須拔。魏刀兒兵起。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犯燕趙。

王愛仁通鑑綱目大業十二年。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唐

宣宗

新唐書本紀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始封光王注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為不慧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為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四月乙丑始聽政尊母為皇太后丙子李德裕罷辛卯李讓夷為司空五月乙巳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封子溫為鄆王渼雍王涇雅王滋夔王沂慶王七月李讓夷罷八月辛未大行宮火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九月鄭肅罷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雲南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敗之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大中元年正月壬子朝獻于太清宮癸丑朝享于太廟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階勳父老帛文宣王後及二王後三恪子一子官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減膳理京師

囚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出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犬停飛龍馬粟三月盧商罷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月大復佛寺四月己酉皇太后崩五月張仲武及奚北部落戰敗之吐蕃回鶻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伐之八月丙申李回罷庚子葬貞獻皇太后于光陵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二年正月甲子群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赦宗子房未仕者予一人出身賜文武官階勳爵三月封子澤為濮王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崔元式罷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卯太皇太后崩七月己巳繪圖功臣于凌煙閣十一月壬子葬懿安太皇太后于景陵貶韋琮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七關歸于有司三月詔侍制官與刑法官議宮次對馬植罷是春隕霜殺桑四月乙酉周墀罷御史大夫崔鉉為中書侍郎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卒其子直方自稱留後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是月振武及天德靈武鹽夏二州地震吐蕃以維州歸

于有司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為彭王十二月吐蕃以扶州歸于有司　四年正月庚辰大赦四月壬申以雨霖詔京師關輔理囚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六月戊申魏扶薨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十月辛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党項寇邠寧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為招討党項使　五年三月白敏中為司空招討南山平夏党項行營兵馬都統四月赦平夏党項羌辛未給復靈鹽夏三州邠寧鄜坊等道三歲六月封子潤為鄂王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項羌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白敏中罷戊辰戶部侍郎判戶部魏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崔龜從罷十二月盜斫景陵門戟是歲湖南饑　六年三月有彗星出于觜參七月雍王渼薨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徐寇昌資二州十一月封弟滿為　王是歲淮南饑　七年正月丙午朝獻于太清宮丁未朝享于太廟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　八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三月以旱理囚九月封子洽為懷王汭昭王汶康王　九年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

紹鼎自稱留後閏四月辛丑贖嶺外民鬻男女者七月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發粟振民丙辰崔鉉罷庚申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是月浙江東道軍亂逐其觀察使李訥　十年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封子灌為衛王十月戊子裴休罷十二月壬辰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五月容管軍亂逐其經略使王球七月庚子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副大使王紹鼎卒其弟紹懿自稱留後八月封子滋為廣王九月乙未有彗星出于房十月壬申鄭朗罷　十二年正月戊戌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朔拜及守陵宮人壬申崔慎由罷閏月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雨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皋四月庚子嶺南軍亂逐其節度使楊發戊申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丙寅劉瑑薨庚辰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韓琮六月丙申江西都將毛鶴逐其觀察使鄭憲辛亥南蠻寇邊七月容州將來正反伏誅八月宣歙將康全泰逐其觀察使鄭薰淮南節度使崔鉉兼宣歙池觀察處置使以討之丁巳太原地

震十月康全泰伏誅十二月毛鶴伏誅甲寅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戊午大赦蠲度支戶部逋負放宮人八月
壬辰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立鄆王溫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
癸巳皇帝崩于咸寧殿年五十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咸通十三年加謚
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贊曰春秋之去君弑
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
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
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
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
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大和之初政事修
飭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
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
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
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
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

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董衝釋音蓍吳胡切汭而銳切璟
竹允切舊書書又紀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
明皇后鄭氏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大明宮長慶元年三月封光
王名怡會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疾篤遺詔立為皇太叔權句當軍國政
事翌日柩前即帝位改今名時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
特異幼時宮中以為不慧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
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僚狀嫗以為心疾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
非心憊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常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
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歷大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群居游處未嘗有言文
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誘其言以為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為
禮及監國之日哀毀滿容接待群寮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焉四月辛
未釋服尊母鄭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特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衛國公
食邑二千戶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中散大
夫大理卿馬植為金紫光祿大夫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成德
軍節度使王元逵檢校太保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起檢校司空魏博節度

使何弘敬淮南節度使李紳並檢校司徒劍南西川節度使崔鄲檢校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如故東都留守李石奏修奉太廟畢所
迎奉太微宮神主祔廟訖東都太廟者本武后家廟神龍中中宗反正廢
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之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廄棄其神主
而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京留守盧
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大曆十四年留守路嗣恭奏
重修太廟以迎神主詔百官參議紛然不定禮儀使顏真卿建請歸祔不
從會昌五年留守李石因太微宮正殿圮修以廢弘敬寺為太廟迎神主
祔之又下百寮奏議皆言准故事無兩都俱置廟之禮唯禮部侍郎陳商
議云周之文武有鎬洛二廟今兩都異廟可也然不宜置主於廟主宜依
禮瘞於廟之北墉下事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即位因詔有司迎太微宮寓
主祔廢寺之新廟而知禮者非之制皇長男溫可封鄆王第二男涇可封
雍王第三男滋可封蘄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
今月五日赦書節文上都兩街舊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兩所依舊名興
唐寺保壽寺六所請改舊名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
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法雲尼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尼寺

改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舊
留寺二所舊名千福寺改為興元寺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
壽寺溫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勅百
依奏誅道士劉玄靜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今月五日
赦書節文吏部三銓選士依資考多匪實才許觀察使刺史吏有奇才
異政之士聞薦試用又觀察使刺史交代之時明書所交戶口如能增添
至千戶加與超遷如逃亡至七百戶罷後三年內不得任使又徒流人在
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絲種俾令耕田以為業以劒南東川節度使檢校
禮部尚書盧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六月以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
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七月以兵部尚書李讓夷為劒南東川節度使
十月勅太廟祫享今以功臣配其憲宗朝以裴度杜黃裳李愬高崇文李
晟饗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十一月有司奏太廟其攝宗室
文曰皇兄太常博士代慶之奏夫禮有尊尊而不敘親親視文稱謂未當
請改為嗣皇帝從之京兆府奏京百司職田斛㪷請准會昌三年例許人
戶自送納京司所冀州縣無能欺隱從之以江西觀察使周墀為義成軍
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十二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准七月二日勅

綾紗絹等次弱疋段並令禁斷不得織造臣欲與鹽鐵戶部三司同條流
先勘左藏庫令分析出次弱疋段州府即牒本道差官使索狹小機杼令
焚毀其已納到次弱疋段具數以聞上從之　大中元年春正月戊戌朔
宮苑使奏皇帝致齋行事內諸宮苑門共九十四所並令鎖閉鑰匙進內
候車駕還宮則請須從之戊申皇帝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
元制條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
風久扇此道稍消頃頃清途便隳顧責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
緣色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知政之始思學儒風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
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獻替求今從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曾任
刺史縣令或在任有政聲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無字三載者
續者在格言真元年中屢下明詔條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
守諸州或得五考幾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為成政道途郡吏有迎送
之勞鄉里疾氏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為常式二月丁卯
制憲宗第十七子惕封彭王第十八子惴為　王第五子澤為濮王第六
子潤為鄂王初修百福殿以檢校太尉東都留守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
司東都以給事中鄭亞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二月
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二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
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敢令中選詔令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勅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
放及第有司考試祇在至公如涉請托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牓不
得別有奏聞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
之得失每山池曲宴學士詩什屬和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凡對臣寮肅
然拱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疏即燒香盥手而覽之當時以大中
之政有貞觀之風焉勅自今進士放牓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
禁制武宗好巡遊故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閏三月勅會昌季年併省寺
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
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三年四月所廢寺宇如有宿舊名僧復
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四月積慶太后蕭氏崩謚曰貞獻文宗
母也六月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冊黠戛斯王子為
英武誠明可汗命鴻臚卿李業入蕃冊拜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
分司東都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牛僧孺守太子少師銀青
光祿大夫行太子賓客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彥佐為太

子太保並依前分司以左諫議大夫庾簡休為虢州刺史以正議大夫行
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上柱國崔璵為中書舍人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
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秋七月
制以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賜紫金魚袋
韋琮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李德裕
為人所訟貶潮州司馬員外置八月工部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盧商出
為鄂岳觀察使神策軍奏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雍和殿樓曰親親樓凡
廊舍屋宇七百間以會諸王子孫九月前永寧縣尉吳汝訥詣闕稱冤言
弟湘會昌四年任揚州江都縣尉被節度使李紳枉奏湘贓罪幸揩李德
裕曲情附紳斷乏弟相致死詔下御史臺按鞫　二年春正月壬戌宰臣
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業皇帝御宣政殿受冊宣德
音神策軍修左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壖至處武樓二月制劍南西川
節度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李回責授湖南觀察使桂管防禦觀察使桂州刺史御史中
丞鄭亞責授循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鉶貶吉州司戶陸渾縣令元
壽貶韶州司戶殿中侍御史崔京貶澧州司馬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
湘獄理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群於會昌二年五月十
四日於阿顏家喫酒與阿顏母阿焦同坐群自擬收阿顏為妻妄稱監軍
使處分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其阿焦遂與江都縣尉吳
湘密約嫁阿顏與湘劉群與押軍牙官李克勲即時遮攔不得乃令江都
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
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
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斷湘處死令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
南元推判官魏鉶并關連人款狀淮南都虞候劉群元推判官魏鉶與淮
貞高判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陳宰節度押牙白沙鎮遏使傅義左都
虞候盧行立天長縣令張弘思典張沐任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全
弘舉送吳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錢物人潘宰前揚州府錄事參軍李公佐
元推官元壽吳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
察使鄭亞等伏候勅旨其月勅李回鄭亞元壽魏鉶已從別勅處分李紳
起此冤訴本由不直令既身歿無以加刑粗塞眾情量行削奪宜追奪三
任官告送刑部注毀其子孫稽于經義罰不及嗣並釋放李德裕先朝委
以重權不務絕其黨庇致使冤苦直到于今職爾之由結無恨嘆作以李

戴所斷已經遠貶僻全事體特爲從寬宜准去年勑命處分扶弘思李公
佐畢竟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權臣各削兩任官崔元藻曾受無
辜之贓合從洗雪之條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李恪詳驗贓狀蠹害最深
以其多時須議減等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勲欲收阿顏
決脊杖二十配流硤州劉群據其贓狀合議痛刑曾効職官不欲決脊決
臀杖十五配流岳州其盧行立及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訖聞奏三
月己酉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本官平章事以禮部尚書鹽鐵轉運使馬
植本官同平章事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棊帝令待詔顧師言
與之對手五月己未日有蝕之六月己丑太皇太后郭氏崩謚曰懿安憲
宗妃穆宗之母也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崔龜從奏應諸司場院
官請却官本錢後或有欺隱欠負徵理須足不得苟從恩蕩以求放免今
後凡隱盜欠負請如官典犯贓例處分縱逢恩赦不在免限從之七月戊
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爲吏部尚書八月戊子朝散大夫中書
舍人充翰林學士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畢
諴爲刑部侍郎九月勑比有無良之人於街市投匿名文書及於箭上或
旗幡上縱爲奸言以亂國法此後所由切加捉搦如獲此色使仰焚毀下

侍上聞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奏天下州府錢物斛㪷文簿並
委録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史通判至交代時具數申奏如無懸欠量與減
選注擬勑路隨等所修憲宗實錄舊本卻仰施行其會昌新修者仰並進
納如有抄錄得勑到並納史館不得輙留委州府嚴加捜捕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
平章事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三年春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
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
詔太僕卿陸耽往諭旨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各
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以太常卿封敖檢校兵部尚書爲興元尹山南西
道節度使三月乙卯勑待詔官宜令與刑法官諫官次對銀青光祿大夫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周墀
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四月以正議大夫守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馬植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以正議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崔鉉可中書侍郎平章事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鉅
鹿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魏扶可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幽州

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張仲武卒三軍以其子直方知留後事六月癸
未五色雲見於京師勑先經流貶罪人不幸歿於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
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絕遠之處仍量事官給棺櫝康季榮奏收復原州及
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
復蕭關御史臺奏義成軍節度使韋讓於懷真坊侵街造屋九間已令毀
拆訖勑於蕭關置武州改樂安爲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
遺黎數千人見于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
五萬匹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昔者皇王之有國也曷
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于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運憂
勤庶政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闊自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
方禦奸逆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
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地爲明理荏
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刷恥建
功所謀必就實賴衡妙算將帥雄棱副玄元不爭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
覘視頓空於內地斥候全據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况將士等櫛沐
風雨暴露郊原披荊棘而刁斗夜嚴逆豺狼而穹廬曉破勤皆如意古無

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賚涇原宜賜絹六萬匹靈武五萬匹鳳翔邠寧各
四萬匹並以戶部產業物色充仍待季榮叔明李玭君緒各廻戈到鎮度
支差腳吏送四道立功將士各具名銜聞奏當議甄酬其秦威原三州及
七關側近訪聞田土肥沃水草豐美如百姓能耕墾種蒔五年內不加稅
賦五年已後重定戶籍便任爲永業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聞
奏鳳翔邠寧靈武涇原守鎮將士如能於本戍處耕墾營田即度支給賜
牛糧種子每年量得斛㪷便充軍糧亦不限約定數三州七關鎮守官健
每人給衣糧兩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給一分度支加給仍二年一替換其
家口委長吏切加安存官健有莊田戶籍者仰州縣放免差役秦州至隴
州已來道路要置堡柵與秦州應接委李玭與劉皐即便計度聞奏如商
旅往來官健父兄子弟通傳家信關司並不得邀詰阻滯三州七關刺史
關使將來訓練捍防有効能者並與超序官爵劍南西川沿邊沒蕃州郡
如力能收復本道亦宜接借三州七關創置戍卒且要務靜如蕃人求市
切不得通有來投降者申取長吏處分嗚呼七關要害三郡膏腴候館之
殘址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全
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

無忌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安中外臣寮宜體朕意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制曰朕祗荷丕業思平泰階將分邪正之源冀使華夷胥悅其有常登元輔久奉武宗深苞禍心盗弄國柄雖已行譴斥之典而未塞億兆之言是議再舉朝章式遵典憲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早藉門地叨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爲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騁諛佞而得君逞恣横而持政專權生事妒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潜懐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盡排誣貞良造朋黨之名肆讒構生加誅之釁計有踰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壻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昵恭惟元和實録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又附李紳之曲情斷成吳湘之冤獄凡彼簪纓之士遏其取捨之塗驕倨自夸狡蠹無對擢爾之髪數罪未窮載閲罔上之由益驗無君之意使天下之人重足一迹皆讋懼奉爾而偟惕在公爲臣若斯於法何逭於戯朕務全大體久爲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尚蓋藏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既彰公議難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謝萬邦中外臣寮當知予意可崖州司户參軍所在馳驛發遣雖遇赦不在量移之限以起居郎庚道蔚禮部員外郎李汶儒並充翰林學士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河西天德靈夏尤甚戍卒壓死者數千人十一月東川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自靈泉至白雲置十一驛下詔褒美經年爲兩所壞又令封敖修斜谷舊路以刑部侍郎韋有翼爲御史中丞以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御史知雜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綝爲留後十二月追謚順宗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曰昭文章武大聖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復百寮請加徽號帝曰河湟收復繼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對曰非臣等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册出上俯僂目送流涕嗚咽崖州司户參軍李德裕卒於貶所四年春正月以追尊二聖御正殿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爲限既遇鴻恩例減三載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如要住者亦聽諸州府縣官如請假一月已下權差諸縣判官一月已上即准勾當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剋二百文與見判案官添給有故意假人者雖已滿未死已死更生意欲假偽然得充並同已假人條處分二月皇女萬壽公主出降右拾遺鄭顥以顥爲銀青光祿大夫行起居郎駙馬都尉三

月己卯刑部奏監臨主守應將官物私自貸便并貸借人及以己物中納官司者并專知別當主掌所由有犯贓並同犯入己贓不在原赦之限從之以幽州節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張直方爲左金吾衛將軍四月勅法司用刑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姦吏得計刑辟何安自今後應書罪定刑宜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又刑部奏准今年正月一日勅節文據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勅竊盗贓至一貫文處死宜委所司重詳定條流聞奏臣等檢勘並請准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勅竊盗贓滿三疋已上決殺如贓數不充量請科決從之七月丙子大理卿劉濛奏古者懸法示人欲使人從善遠罪至於不犯以致刑措准大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鉞條流准勘節目一十一件下諸州府粉壁書於録事參軍食堂每申奏罪人須依前件節目歲月滋久文字湮淪州縣推案多違漏節目今復請下諸道令刻石置於會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觀省記憶條目庶令案牘周詳從之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扶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推勘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户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勘又各得三司使奏掛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不辦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勘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糾官使令奏用從之九月以朝請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三城節度使李拭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伸爲留後十月中書侍郎平章事魏扶罷知政事十一月乙亥勅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十年放還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綯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以華州刺史周敬復爲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　五年春正月甲戌制皇帝第七子洽封懐王第八子淨爲昭王第九子汶爲康王勅兩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内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與諸畜代二月户部侍郎裴休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劉瑑奏據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二百四十四年雜制勅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議輕重名曰大中刑法統類欲行用之五月以太原尹河東節度使李拭爲鳳翔節度使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檢校户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守司空門下侍郎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户白敏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觀察東面招討党項等使以

户部侍郎判户部事魏謩本官同平章事七月宰相監修國史崔龜從續
柳芳唐曆二十二卷上之八月勑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庇有紊條
章今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知緣公事令邑司
申宗正寺與所由事體施行沙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潭以瓜沙伊肅等十
一州户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以義潮為瓜沙
伊等州節度使九月勑條流刺史交代須一一交割公事與知州官方得
離任准會昌元年勑刺史只禁科率由抑配人户至於使州公廨及雜利
潤天下州府皆有規制不敢違越緣未有明勑處分多被無良人吏便納
恐嚇或致言訟起今後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
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縣舊例色目支給如無公廨不在資送之
限若輒有率配以入己贓論以正議大夫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上
柱國河東縣開國子裴休守禮部尚書進階金紫以前宣歙觀察使太中
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裴諗權知兵部侍郎十月己亥京兆尹韋博奏京
畿富户於諸軍影占苟免府縣色役或有追訴軍府紛然請准會昌三年
十二月勑諸軍使不得強奪百姓入軍從之十一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
書平章崔龜從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沙州置歸

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太子詹事姚康獻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統史三
百卷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
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
立之睿宗書額武后竊政之日改題大周二字請削之從之十二月遣
祈景陵神門戟京兆尹韋博罰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
吳閱岳州司馬奉先令裴璟隋州司馬是歲湖南大飢　六年春正月戊
辰以隴州防禦使薛逵為秦州刺史天雄軍使兼秦成階兩州經略使二
月右衛大將軍鄭光以賜田請免租稅宰相魏謩奏曰鄭光以國舅之親
賜田可也免稅無以勸蒸民勑曰一依人户例供稅三月龍州刺史薛逵
奏修築定戎關功畢四月丁酉勑常平義倉斛斗每年檢勘實水旱災沴
處錄事參軍先勘人户多少支給先貧下户富户不在支給之限以禮部
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勑天下軍府有兵
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仍於
其時申兵部御史臺奏諸色刑獄有關連朝官者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
三品已上官宜先奏取進止如取諸色官狀即申中書取裁從之秋七月
丙辰前淮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珏卒贈司空
勑犯贓人平贓據律以當時物價上絹估請取所犯之處其月内上旬時
估平之從之檢校司空太子少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盧
鈞可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月勑起居郎轉官月限宜以二十
箇月　七年春正月壬辰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上柱國晉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歸融卒贈右僕射宗正卿李文舉貶睦州刺史四
月以御史大夫鄭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張戣集
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十條分一百二十一門號曰刑法統類
上之七月以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璵為刑部尚書
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蘇滌為尚書左丞權
知户部侍郎崔璵可權知兵部侍郎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
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
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八年春正月陝州黃河清二月南蠻進犀牛詔還
之三月勑以旱詔使疏決繫囚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
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
告頒賜銀器錦綵有差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上

柱國濟東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李景讓為吏部尚書五月以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韋澳為京兆尹以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武功縣開
國子食邑三百户蘇滌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七月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兼
户部尚書八月以司農卿鄭助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御史大
夫上柱國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夏綏銀宥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
置押蕃落安撫平夏党項等使　九年春正月辛巳銀青光祿大夫秘書
監許昌縣開國男柳商卒贈工部尚書二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
章事裴休檢校吏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汴宋
亳穎觀察處置等使三月試弘詞舉人漏泄題目為御史臺所劾侍郎裴
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枝出為虔
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其吏部東銓委
右丞盧懿權判以吏部侍郎鄭涯檢校禮部尚書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御史臺據正月八日禮
部貢院捉到明經黃續之趙弘成全質等三人偽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
偽著緋衫將偽帖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党賀等三人及第許得錢

一千六百貫文憑勘責繕之宥罪款具招追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發
奉勅並准法處死主司以自獲姦人並放七月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司空
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守尚書右僕
射八月以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博陵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
崔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宣宗宴餞賦詩以賜之九月昭義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潞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涓檢校刑部尚書太原
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十一月以河南
尹劉瑑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
觀察處置等使以中書舍人鄭顥為禮部侍郎　十年春正月乙巳以正
議大夫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江東
道都團練觀察等使三月中書門下奏據禮部貢院見置科目開元禮三
禮三傳三史學究道舉明算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頗濫曾無實藝可採
徒添入仕之門須議條流俾精事業臣已於延英面論伏奉聖旨將文字
來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權三年滿後至時赴科試者
令有司據所舉人先進名令中書舍人重覆問過如有本業稍通堪備朝
廷顧問即作等第進名候勅處分如有事業荒蕪不合送名數者考官當
議朝責其童子近日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偽稱童子考其所業又
是常流起今日後望令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已下仍
須精熟一經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違制條本道長吏亦議懲罰從
之四月癸丑以刑部郎中盧搏為廬州刺史以給事中渤海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高少逸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六月
以兵部郎中裴夷直為蘇州刺史九月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禮部貢舉
十月以邠寧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畢
誠為檢校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潞邢洺等州觀察使桂管觀察使令狐定卒贈禮部尚書
十一年春正月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隴西縣男食
邑三百戶李景讓為御史大夫以朝請大夫守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以朝散大夫守京兆尹
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韋澳檢校工部尚書孟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處置等使先是車駕將幸

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自
謂闕然今屬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式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
非以盤遊為事雖伸勅命兼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據前古
列狀獻章載陳懇到之詞深觀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知以劍南西川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
撫等使特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尹上柱國太原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二月以夏綏銀宥節度使通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
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助為檢校工
部尚書邠州刺史充邠寧慶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兼充慶州南路救
援鹽州及當道沿路鎮寨糧料等使以右金吾衛將軍田在賓檢校右散
騎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鄭助為銀宥節度等使以荊南節度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功郡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蘇滌為太常卿以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
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魏謩檢校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崔慎由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處置等使
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兵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
長史王紹鼎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餘官如故以通議大夫守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
朗可監修國史以中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
慎由可集賢院大學士三月起復朝請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成德
軍節度判官王紹懿可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充成德軍
節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馬使以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景胤可本官深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
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右神武衛大將軍知軍事王紹孚可落起復依前右
神武衛大將軍紹懿紹孚鎮州王紹鼎之弟也景胤紹鼎子也以朝請大夫檢
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上柱國鄠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
倣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四月以職方郎中知制誥裴坦為中書舍人以
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郢為濮王傅分司東都以次授府吏也以江西
觀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為京兆尹以鳳
翔節度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

千户衆實封一百五十户裴識可許州刺史充中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以吏部侍郎盧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使以中書舍人鄭憲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仍賜紫金魚袋以安南宣慰使右千牛衛大將軍宋涯爲安南都護御史中丞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弟允中爲薊州刺史允千檀州刺史允平安塞軍使允皋納降軍使並兼御史中丞以前邠寧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憙可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五月以職方郎中李玄爲壽州刺史六月以朔方靈武定遠等城節度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潼爲鄭州刺史馳驛赴任以給邊兵糧不及時也以安南都護宋涯爲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制皇弟三男濯封衛王第十一男灘封廣王以朝散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鄴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以右監門將軍知內府省事清河公崔巨源爲淮南監軍以特進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杜悰本官判東都尚書省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七月以飛龍使宮闈局令王歸長守內侍省內常侍知省事充內樞密使貶授邠州員外司馬張直方爲右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八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王紹鼎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以皇子昭王汭爲開府儀同三司守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大使以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王紹懿爲成德軍兩使留後以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定州刺史上柱國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鄭涯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上柱國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觀察亳州太清宮等使以四鎮北庭行軍涇原渭武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涇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盧簡求可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義武節度使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以鹽州防禦押蕃落諸軍防秋都知兵馬使度支烏池榷稅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鹽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耽代簡求爲涇原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曹確權知河南尹汝州防禦使令狐緒有善政郡人詣闕請立德政碑緒以弟綯在中書上表乞罷從之以太常卿蘇滌爲兵部尚書權知吏部銓事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渤海郡開

國伯食邑七百户封敖爲太常卿是月熒惑犯東井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勳爲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涇原渭武節度等使以禮部郎中楊知溫充翰林學士以中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審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盧鈞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右補闕陳峨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望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覽前史見秦皇漢武爲方士所惑常以之爲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闕示來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曰爲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宰臣鄭朗累月請告三上章求免是月乙未星出于房初長三尺十月制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權知刑部尚書宰相崔慎由兼修國史蕭鄴兼集賢殿大學士以華州刺史高少逸爲左散騎常侍以蘇州刺史裴夷直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以太常少卿蕭鈞爲蘇州刺史以黠戛册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潯爲郴州司馬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戶以端章等出塞黑車子阻路而迴故也以成德軍觀察留後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王紹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以中書舍人李潘權知禮部貢院十一月太子少師鄭朗卒贈司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太保充右羽林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鄭光卒輟朝三日贈司徒仍令百官奉慰上之元舅也宰相崔慎由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蕭鄴兼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十二月以昭義軍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畢諴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爲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蔣伸爲兵部侍郎充職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户裴休檢校户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觀察等使、以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温業本官分司東都、以病請告故也。禮部郎中楊知温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幽州中軍使檢校國子祭酒幽府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張簡員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允伸之子也。以中散大夫權知刑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檢校户部尚書鳳翔尹御史大夫感期隴右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是歲、舒州吴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鳥鵰隼鶯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為甘蟲。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　十八陽

唐　宣宗二

舊唐書十二年春正月、以晉陽令鄭液為通州刺史。羅浮山人軒轅集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先生遐壽而長生可致乎。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何必別求長生也。留之月餘、堅求還山。三月、以前鄉貢進士于琮為秘書省校書郎、尋尚皇女廣德公主、賜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拾遺駙馬都尉、以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弘甫為宗正卿、以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以鄂岳蘄黄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以太中大夫福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發檢校右散騎常侍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朝散大夫守康王傅分司東都上柱國襲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王式為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以朝請大夫前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鄴守太子少保分司、以朝請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右金吾大將軍充右衛使上柱國襲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王鎮為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以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勲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孔温裕為中書舍人、充職、以右驍衛上將軍李正源守大内皇城留守、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本官同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韋有翼、以有翼為吏部侍郎。二月、以前邕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議郎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段文楚為昭武校尉右金吾衛將軍、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潘為尚書禮部侍郎、以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鄴為監修國史、以朝議大夫守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可充集賢院學士、以渤海國王弟權知國務疑度晃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

册為渤海國王以兵部侍郎柳仲郢為刑部尚書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户
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為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以朝請大夫權知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杜勝為户部侍郎判户
部事以光禄大夫守左領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
食邑一千五百户康季榮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左衛上將軍分司致前
利州刺史杜倉為賀州司户泰州刺史李叢卭州司馬以工部郎中知制
誥于德孫庫部郎中知制誥苗恪並可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以前右
金吾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國舅光之子也以
銀青光禄大夫行給事中駙馬都尉衛洙為工部侍郎前濮王傅分司皇
甫權為康王傅分司以庫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李渙為長安令閏二月以
司農少卿盧籍為代州刺史前江陵少尹杜暐為司農少卿以河東馬步
都虞候段威為朔州刺史充天寧軍使兼興唐軍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
兵馬使五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本官同平章事六月南蠻
攻安南府八月洪州賊毛合宣州賊康全泰攻略郡縣詔兩浙兵討平之
十二月太子少保魏謩卒贈司徒　十三年春正月以陝虢觀察使杜審
權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三月宰相盧鄴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月以

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蔣伸本官同平章事五月上不豫月餘
不能視朝八月七日宣遺詔立鄆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事是日崩于大
明宮聖壽五十詔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綯攝冢宰群臣上謚曰聖武獻
文孝皇帝廟號宣宗十四年三月葬于貞陵　史臣曰臣嘗聞黎老言大
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曆已來中人
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撓窮民泊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
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嶽穆若
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上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
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
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
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袖金賜之誡曰勿
令勅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
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
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俟於羅浮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
上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曆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
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興替冥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

之文景不是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
昔曰李之英主賢惟獻文粃稗盡去淑慝斯分河隴歸地朔漠消氛到今
遺老歌詠明君為永易元和錄大中元年春二月勑自今及第進士放牓
後任依舊宴集吏下禁止以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
司東都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及
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且
使其黨李咸訟德裕輔政日陰事故有是命議者皆惡敏中德裕後著書
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敏中又以大理卿馬植為刑部侍
郎充鹽鐵轉運使植數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内外怨望
及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江州刺史楊嗣復為岳州刺史
郴州刺史李珏為舒州刺史安州長史崔珙為撫州刺史衡州長史牛僧
孺為汝州長史三月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
户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閏月勑會昌五年所廢寺宇如
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不得禁止六月上謂敏中曰朕昔從憲
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皆避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耶對曰令狐
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少病風痺次子綯

前湖州刺史其為人宰相器也上即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
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悦遂有大用意八月李回罷宰相出為劍南西州節度使
九月時德裕既去位李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乃導前河南府永寧尉
吴汝納使為其弟湘訟言湘素清直為人誣蔑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
以娶妻資勝結贓且言顔悦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與德裕相表裏欺
罔武宗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
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已吕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對
辯元藻銜德裕斥己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
裕權軋天下徊私背公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案死李紳但用紳奏而
寘湘死蓋以鄭亞首倡鄭元壽扶同李恪搆成李回即奏皆由附會權勢
以丞孫單特德裕既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
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准神龍詔書酷吏
殘害宮壽皆禁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大理卿盧
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枉無罪德裕罔我其冤至為黯御
史周上不道十二月詔貶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潮州司馬植州
李紳任崇黄門宮刊中偽律虐毒於藩方視人命如草芥侍德裕回天之

力構吳湘汲地之冤主扶在心是非由己固之而冥然者頗衆不伏而鷙路
者至多民棄典章莫斯爲甚雖年如遇赦書已云亡而虛實在人固當餘
責狀以春秋誅死之義律令者刑官之條將欲懲戒存亡悉須追奪官爵
昔于公平心決獄祕慶流於子孫令李紳縱意殺人咎及於裔嗣其子
孫伏請三五十年內不許官直據刑錄奏者御史中丞魏扶判依斷大理
卿盧言入奏斷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當東國權忘懷黨庇正吳湘
之贓坐下付法司冤死罪然取證下吏換吳汝納狀構李德裕黨庇
李紳斷汝納弟湘冤死得劉群狀稱與李德裕書計會杖殺吳湘事得根
令但奏來又據崔元藻狀李紳枉奏已見德裕數間可知唯奉咸權情隨
好惡此獄是鄭亞首倡元壽扶同李恪構成李回使奏皆由附會權勢以
抑獄畢者令鎮路違不敢伏款謹具衆證事條如前刑部侍郎馬植判德
裕當武宗一朝位居上相獨持大柄積制萬機倚李紳縱殺之心置吳湘
枉死之地公是者悉從於黜晒非者無不超昇寧惟二人不聞悉罷免御
史四華皆無過石違旨奪國章坐鉗人口領違明代待辦冤人賊求狀後
待其情詳法天難爲捨罪御史中丞魏扶判依斷御史臺又奏據推官勘
得吳汝納狀所論弟湘冤死根本事條至多數內一件阿顏永服等准南

雖不許賊才杖於奏狀按其令但得弟湘躬冒汝納不理死亡之刑伏乞
詳察恩入大理卿盧言斷吳汝納出自單門深懷至性痛加手足恨切肌
膚銜冤含苦之中號訴料歸之側逆得恩加泉壤仁及骸微不悲驚嗟之
餘成終宜偶衆之大戮請加數獎以勸天下伏望委中書門下重與處分刑
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並判依斷敕曰錄其自初則付以國權獎
保計則衆務制憲此王者所以本人情而設法理也特進行太子少保分
司東都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三千戶李德裕爲縉紳表業臺台袞不能罄
心奉國循節佐君事必徇情政多任己愛憎相亂於公道陟黜或在於私
門遂使冤塞之徒日聞於騰口猜疑之者不得以悉心豈可尚居保傅之榮猶
列清崇之地宜加竄謫以戒將回嗚呼朕臨御萬方推誠庶物顧彼纖瑣
皆欲保安豈於將相舊臣獨遺恩顧而群議不息謗書日盈爰舉典章事
非獲已凡百寮庶士宜體朕懷可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所在馳驛發
遣彼遠惡奴不在量移之限始德裕在翰林有日者謂曰公位極人臣厄
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族無有畜白馬者洎白敏中因其夫勢且令馬植
鞫汝納之獄由是竄於白馬之厄乃驗於此是時吳湘之獄朝廷公卿無
爲辨者惟淮南觀察推官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獨明獄情無枉雖痛

楚掠終不從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官不用上即
位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內懷從之上書直其冤劉濛晏之孫也會
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遣濛按
遣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至是以德裕得
罪貶溱朗州刺史又吏部奏諸州縣官准會昌四年勅停減州縣官一千二
百一十四員今准勅添置量增三百八十三員從之　大中二年正月
右補闕丁柔立以申理李德裕坐阿附貶南陽尉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回
貶湖南觀察使桂管觀察使鄭亞貶循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鉶貶
吉州司戶參軍前淮南推官元壽貶韶州司戶參軍天長縣令張洪思前
揚州錄事參軍李公佐各削兩官李恪杖脊十五配流天德故淮南節度
使李紳追奪三官子孫不得仕皆以吳湘獄事被罪始紳以文藝節操見
用而屢爲怨仇所恨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
陷暴刻故雖汚而坐湘冤云固爲人強幹所涖無不辦雅爲德裕所知
及鎮浙西辟幕府又累佐李紳幕及任中丞薦爲刑部郎中史館
脩撰重修憲宗實錄初武宗代宗伐事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悅兵事德裕
薦回持節往諭何洪恭王元逵以澤潞通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

以壤地傳子孫者二將聽命復以回爲使督戰有功由是拜相武宗崩爲
山陵使出領劍南以回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舉故貶
之田錄云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將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
邢洺懷孟人每輕率數十騎群千能從山谷以射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
分須捍捕由不戍州且無備爲於是益兵扶綱環戟相聚凡數十里王師
大敗是月東都及境上諸州聞之大震或加情或屬衛就王宰石雄等皆
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
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遷延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可爲
朕晚竹制與削置軍前事宜奏來將帥陳奏行鄭甫扶然聽命德裕歸
中書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戍帥早見成功俱無
違也回刻將發令於是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宣慰使奉
曰可即日李回自台銀臺戒路有都吏五十導從至於河中觀察以進候王
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帥至冀城來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
回立馬受起居參謁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盤折致詞回聲纖亦不曾顧
之禮成二帥旁行從者伏命回於馬上高聲曰今日當宜令交與群史
躍馬聽命回曰前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

偲居易為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軍禮見
故為詩曰昨日新生黃雀兒今朝飛上紫藤枝搖頭擺腦花叢裏將謂春
光總屬伊當塗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如今悃
悵恐他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勤須知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而今果
中白家詩然辭於九生傳及書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
中二年或謂此詩為偽德裕既貶嘗為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
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
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 大中三年春正月德裕至
崖州即今瓊州也郡北有亭名曰望闕德裕每登臨未嘗不北望悲涕
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
遭繞郡城 或謂德裕在崖州止為此詩餘皆倪家所作云 夏四月宰
相墀罷為右僕射以御史大夫崔鉉兵部侍郎魏扶並同平章事戶
部侍郎柳仲郢與周墀善他相不悅之墀既罷相七月乃以仲郢為
祕書監冬十月以河陽節度使李珏為吏部尚書閏十一月崔鉉與
崔珙故有怨書劾珙貶嶺外至是為鳳翔節度使鉉復執珙僅以疾自乞
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德裕處崖州幽獨無與脩書為窮愁志三卷求

章為周秦行紀論云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
其內既其辭而見其意余嘗聞太牢氏 涼國李公常呼牛僧孺曰太牢涼
公名不便故不書 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
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猶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
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為說司馬取魏之漸田常有齊
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擯撼者皆遭誣
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曰昔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覩其太
牢以身與帝王妃后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
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
懷異志於國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
雀也故斥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
中御史汝南王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
十之數耳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
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恐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
坤賀武皇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為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
欲發覺未有由值會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固窮逆之嗟乎為人臣

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之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浮薄無
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為斯亦信符命之欺或以中外
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乎所恨未暇之而余又罷豈非
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懷同余志繼而為政宜為君除患
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真於
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嗟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
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以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迹于後 僧孺為
周秦行紀云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
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異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因趨
進行不知所適見大明意為莊家更前驅至一宮門若富家有黃衣人
問郎君何氏何至余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黃
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升殿下簾下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
妾廟太后遣軸簾使上殿見生於側太后命高祖戚夫人元帝王嬙余皆
拜乃於折坐太后迎唐朝太真楊妃齊潘妃余拜繼命進饌太后問曰今
天子誰也對曰今皇帝名適代宗長子太后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今
酒各賦詩余應教作詩曰香風引上大羅天月地花宮拜洞仙共道人間
惆悵事不知今日是何年太后曰秀才遠來今夕誰伴戚夫人先起辭曰
如意成長潘妃曰東昏侯望不看他綠珠曰石衛尉嚴忌太后曰太真今
朝先帝貴妃重言其他太后目王嬙君昭君不對低首羞恨俄歸休今為
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太后戚夫人入昭君皆泣別使來未
人送至大安民舍余衣上香經十餘年不歇云或謂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
善嘗因會飲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文衛公銜之自後衛公再居相
位僧孺遂遭遠竄周秦行紀非僧孺作德裕門人韋瓘所撰瓘字
曾為憲司所載文字覺之笑曰此必賊名儒後生者貞元中進士呈獻呼德
宗為沈婆兒其事遂寢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交惡黨潛孫毒謀
太牢乃元和中育於外郎其撰宗世因承和為不二三年位秉將相寵寄
仙駕上漢上以從官居知制誥當時宰相未盡養職而獨嫌朱背史館而
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宰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鄂十五年由太宰
而加鄭為太宰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
前夫義絕矣及貴僭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
乎又曰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夏侯銘所
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夫行

無遍從之兄上聞聖朝下款元父侍曰忠孝智識者尤姚炮開元相元崇曾孫也李建言知舉第進士累遷諫議大夫吏湖常二州刺史與德裕厚善德裕為令狐綯等擠逐摘其友黨無款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最數饋餉飲問不傳時為厚薄間十一月德裕卒於崖州初德裕為并州從事到未旬日有王山人者請謁公問所欲曰善於安冥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仍前垂簾生與公簾外靜伺之俄頃生曰可驗矣視之然上有八字甚大且有指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遂請歸不知其所及會昌中累位一品卒于海南六十四云初德裕分司東都聞有僧善知人禍福居間之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為驗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之果得焉然啓之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嘆曰師審至人我於元和中為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常記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實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師遣米壁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矣為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果如其言

大中五年崔鉉輔政欲專任恩白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建言宜遣大臣鎮撫上嚮其言三月乃以敏中為招討都統制置使冬十月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謩延英謝曰宰相之任自古所難臣無變契之才而叨變契之任未知何以佐陛下令兵事休息天下章請所切者在建儲貳以為國之本帝臨御累年請嗣未辯中外不敢建言及謩為相率先啓發物議重之

大中六年三月詔象州立山縣尉李燁護其父德裕喪歸葬東都從令狐綯之請也德裕既沒一夕見夢綯曰某已謝明時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衛公犯衆怒又崔魏皆仇敵言之可乎既夕又夢如前懼曰衛公精爽尚可畏不言禍將及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遂請于帝夏五月淮南節度使李珏卒

大中七年秋七月初京兆府參軍盧懿為京尹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赴婚回與懿郵亭相值爭廳懿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避瑄遂相詆訶懿下御史獄問史曰當服白衫懿曰非國郊不素服又與宰相書以己比孟軻而方瑄錢鳳瑄黨與衆皆為盡力帝以懿言涉不恭而宰相崔鉉力庇瑄遂誣奏懿除籍徙嶺南行至洛源驛賜自盡瑄止左遷太常御至是貶陽翟令十一月以權知刑部侍郎鄭曹為河南尹崔鉉為相嘗與楊紹復段瑑薛蒙為鉉取信凡擇官議事與之參酌時人

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曹紹瓌蒙帝聞之題于屏鉉欲引曹為相而忽除河南尹也一日帝語鉉曰曹去矣除改遠自由否鉉惶恐稱謝

大中八年春正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伏邪當死自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九年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以事不治上聞之即以宰相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悰為太子太傅分司居河東節度使盧鈞為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逍遙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羅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後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皆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為媢賢綯聞言于帝即以鈞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俄為東都留守

大中九年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時德裕既歿危家無祿不自振仲郢德裕厚善乃取其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悟從之

大中十年六月吏部尚書李景讓初與蘇滌裴夷直善二人皆為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上既衛穆宗舊怨至是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文武三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宜遷四主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以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決而止景讓始以方毅稱由是德望稍衰

大中十一年二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鄭公後也為相議事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出之

大中十二年宰相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初李商隱推進士第綯獎舉甚力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嗤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忘家循恩放利苟合謝不通久之復干綯補太學博士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懿宗即位始畢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徙昭義河東凡

三鎮不得還誠思以有結納至大原求嚴妹盛飾使獻納曰大原於我無
狀令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
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寵幸遂後宮
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以終令狐綯執政戢大忌勝己者
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人號曰白衣宰相至是言事者競攻其短
十二月乃以綯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同平
章事初鄭畋父亞為李德裕所推引白敏中令狐綯當國皆怨李德裕
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至是綯去位始為虞部
員外郎唐語林宣宗在藩邸時為武宗所薄將中書者非一一日宣召打
毬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過體腥穢不可近上命昇置殺下累如所奏遂釋
之武宗常夢為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即位本命在寅於
屬為虎中朝故事宣宗即憲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
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
間武宗居上遥覩辦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
良命中官與出軍中衆回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
中人請還京遂即位習學記言舊史稱宣宗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
文景亦不能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三四𠰒墨揮翰有所慊然而新史
謂其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蓋自是之後唐遂衰亡不復能振故也然
舊史言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
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
能効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然則新舊史相去百餘
年舊史所褒者皆實美而新史所貶者乃虛意也若謂唐自此衰以為宣
宗之過則又不然宣王之後有幽王十餘年周遂亡豈必以此咎宣王乎
夫方鎮宦官為唐必逮之疾至是既不可為則為人主者能斂衽恭己稍
於聽察使小權小政不至甚撓不貽民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新史以大
者責之論則善矣余亦未知其所處也宣宗郭后事新史記其為宣宗不
禮欲自殞是夕暴崩及賤禮官王皞白敏中周墀皆詰怒甚詳而舊史乃
言宣宗即后之諸子思禮念異於前朝無一語類新史豈唐故史文所諱
避承用之耶晁無咎濟北集宣宗諱盤游之責卑儒將牢華清宮而肴進
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
以般遊為事已允來請華清之幸悉休而罷亦足善也辭般游之責記世
狀之名詳令人主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着出一時代言者之過非識

則默孫甫唐史記論十三年八月壬辰帝崩于大明宮以鄆王溫為太子
帝初鍾愛夔王滋又以鄆居長故久不立儲貳嘗召宰相裴休謂曰有何
貯畫休素蓄立儲之意乃頓首以諫帝曰若立太子使是閒人休不敢盡
言及入漸内樞密院王歸長等方患之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宗實
悟且至寢殿帝已崩叱左右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
簡迎鄆王於藩邸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
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患宰臣樞重宰相至微行以采耿士得失
笑者以指大臣專恣斂好德之君矣然知為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
從安太后博女也不能盡惶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識李德裕有濟時之
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于朝賄有餘時賦至德宗劉瑑
自孫綯之羅曰大中政陷又默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附
夫夏祖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滴不然宣宗用謀中筆
於時何所體畫武王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亦請方曰若立太子使是閒
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專立嗣君幾至於亂是豈宗廟盛馬兼
上於小
節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

唐

莊宗六

資治通鑑：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勗，晉王克用之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illegible]居沙陀，[illegible]以朱邪為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歐陽史曰：拔野古，都那闕侍人，非其始祖。）同光元年（是年四月始即位改元。）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illegible]）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illegible]）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考[illegible]）以質為禮部尚書。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illegible]）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illegible]）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育復[illegible]）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illegible]）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illegible]之翻。考異曰：十國紀年[illegible]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有兩浙，幾八十年，外事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illegible]之遺至[illegible]。[illegible]）

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事見上卷上年。）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間，古莧翻。）曰：晉朝無人，（朝，直遙翻。）終為梁所併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張居翰，昭宗時為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禍。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本其兵。晉遂取潞州，因以居翰為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任，音壬。）琢、蒙復說繼韜曰：（說，式芮翻。）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更，工衡翻。）以繼韜為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為質。（質，音致。）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二年為一紀。使，疏吏翻。）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死謂之捐館，言棄捐館舍而逝也。）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illegible]不惟背君，亦背親也。背，蒲妹翻。）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郭威事始此。歐史云：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帥，所類翻。）崇韜薦横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己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横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横海節。）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自是書晉者，先有即位之心，而今遂其事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自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為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帝子以是知帝之不終，以[illegible]）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宦者為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均矣。余采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非甚微也。按專用宦者為之耳。頃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掌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盧質、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租庸使，（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晉王克用謚武皇帝。）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

勝。藏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韻：唐突作傏
突，又作搪突，唐、搪義同也。史言朱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
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曰會兒，帝讀書
會兒常侍左右。又遣使遺吳王書，吳主注：李昪。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
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
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
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柤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
其言。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辛酉，置
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
流而下。楊村瀕流，在德勝水柵十八里。鞴，蒲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會
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更，工衡翻。趨，七
喻翻。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
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胡寅曰：晉見敬翔佐
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直斷喪唐室，為有功焉。
真盜賊之指迷數。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未見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反
貞疎遠，熟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

自古顛闢，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鄢。而六一居士作彥章傳，稱德勝
之捷，南彥章出奇無，濟大之以為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闘
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以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
矣。况彼舟命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則非
奇兵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奇，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將以死
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正
者之道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
急近功，不爭小利，有餘。如漢高帝、唐太宗，雖氣德，善用兵者，然皆以奇
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依正為名耳，其本根血脈，非出於愷但之愛忠
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為奇，至於
奇王之形，質劉以取敵，此其所以為奇者。信曰奇矣，且彥章何足道哉。
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
拔之。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為名。居，都念翻。崔豹古今注曰：店，所以置
貨。鄩楊地名，有姓景者居於其地，因以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
立寨守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趣，七喻翻。與鎮使李周
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為栰，栰音伐。大曰栰，小曰桴。載兵械浮河

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
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
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比，必寐翻。殆亡士卒之半。凡謂自德勝
渡河東下之士卒也。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晝
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艘，蘇遭翻。亘，居鄧翻。城垂陷者
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
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在澶州，距楊劉二百里。帝
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
兵塹壘重複，不可入。重，直龍翻。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
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臣請築壘於博
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詗，
古永翻，又翻正翻。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
綴之。挑，徒了翻。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
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
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歐史曰：康延孝，代北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
奔梁。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

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
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
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倍道而行，恐
梁人知之故也。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
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
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
先之，先，悉薦翻。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
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度，古
見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紲，私列翻，索也。艤，魚倚翻，
亦作檥。漢書音義：整舟向岸曰檥。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鄒家口，馬家
鄒家口，皆沿河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為地名。鄆州奏報始
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帝不誅朱守殷，以成梁軍
敗之禍。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
遊兵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敗，補邁翻。秦紀：昔宋曹封孫丘子
清丘社。杜注曰：清丘，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古之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為
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丘驛之敗，以

為唐兵已自上流度河適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言玫旋而有所恃而陵主睥睨所異歟。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連艦即州於河流以斷後兵者〕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巳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暍於歇翻傷暑而死也〕委弃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鍋古禾翻釜三足者今人之不備〕取勝於一時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然用之亦未必成功楊劉比至圍解〔比必利翻〕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沮在呂翻撓奴教翻〕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考異曰薛史云末帝聞彥章以從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趙敬等謀彥章語而劾彥章不恭勅還第令從督諸〕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勞力到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程怒笞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團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從才用翻〕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欲倚婦力邪〔倚於綺翻[illegible]〕團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獍居慶翻以畜於帝為兄[illegible]〕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彈徒丹翻〕之〔[illegible]〕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為于偽翻〕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深惜之　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illegible]〕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監古銜翻〕〔考異曰[illegible]又以為不恨[illegible]晉人所恃[illegible]使梁以河為險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既使[illegible]當時曾也軍河上亦未嘗[illegible]提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德計從均王時始誅氏死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詢恐〔[illegible]〕貽國家深憂〔[illegible]〕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illegible]〕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illegible]〕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illegible]〕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剽匹妙翻澶時連翻〕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兖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宋白曰[illegible]〕〔[illegible]〕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illegible]〕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稚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illegible]〕擇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illegible]〕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illegible]〕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illegible]〕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illegible]〕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illegible]〕延孝之計〔[illegible]〕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illegible]〕內皇城使潘在迎〔[illegible]〕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illegible]〕

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爲，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猶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眞豪傑之所爲，果是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鉄，嘗試之變，而方聖人欲戒，又忍之慮，則道矣。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爲東京（興唐府）。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敗，補邁翻）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少頃，謂少頃刻之間），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按本夏魯奇言事梁祖，與彥章善，故識其語音。騎，奇寄翻）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躓，陟利翻。）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監，古銜翻），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劉知俊自徐降梁，又自梁降岐，又自岐降蜀，爲蜀所殺）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時知兗州，元城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創，初良翻）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分，扶問翻）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復，扶又翻）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佶，其吉翻）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屬，之欲翻）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鄉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傅，讀曰附）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謂段凝所決河也）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陳，讀曰陣）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離，力智翻）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舁，音余，又羊如翻）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丁丑，至曹州。（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守將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懟，直類翻，怨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鎮宣武，翔即在幕府，以至爲相，迄于梁亡，翔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歲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敬翔在幕府三十餘年，誤也）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門生奴吏下呼主人之子皆曰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事見上）小人朋比，（指趙張也。比，毗至翻）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爲決河之水所隔）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張良陳平，皆智謀，佐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爲，于僞翻）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敵事，大梁至滑州止有十里也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里數有差。自有誤矣，當以經歷者爲正，兩存之。中間若此類者多）復限水不能進。（復，扶又翻）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帥，讀曰率）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向，式亮翻）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誘，音酉）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友能反，見上卷。梁龍德元年）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並宗人，十月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知末將而殺之。況其從弟宗族者，不得全也。附於此）梁主登建國樓，（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衣，於既翻）齎蠟詔促段凝軍。（蠟詔，猶言蠟書也。命出於上，故謂之蠟詔）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考異曰，莊宗實錄，麟作轔，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凝本非將才，（將，即亮翻）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今危窘之際，（窘，渠隕翻）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

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終為陛下盡節。下，自為同。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復，扶又翻。珏，古岳翻。紓，商居翻。擘乃旦翻。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俛，音免。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從，才用翻。溫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下理推之，雖於迎降而自首也。一讀降首皆如字，言難低頭為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斷，音短。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剄，古頂翻。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胡寅管見：末友貞之死，吾甚焉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之而自殺焉，復合禮。彼召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為，豈不甚臣之失乎。梁主為人溫恭約，約上當有儉字。句斷。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敬翔、李振，皆佐梁太祖者。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至十七年而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大梁城北面二門，西封丘門，在東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為含曜門，酸棗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為宣陽門。又汴京圖：京城北四門，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為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為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勞賜同。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晁無咎雜說：莊宗許李嗣源共天下。自李克用力戰以與梁為敵，自莊宗能世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今其得意，乃是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右所以許嗣源者，已極其矣。狀嗣源者，意於意外，一旦之後，不同復日，無以復加之。等其亡，非不幸也。帝於此際，可謂善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考異曰：實錄：不同。薛史曰：獻。不在後。制：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殷宜宗漆函王首藏之太社。三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李振謁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

新君乎。朝，直遙翻。下同。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曙，常恕翻。天明為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梁以李振為崇政使，故以稱之。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復，扶又翻。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元溪趙巖可為法，惟以昔所齎之載。昭圖復名韜。梁賜溫韜名昭圖，見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貞明元年。己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帥，讀曰率。勞，力到翻。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齕，恨沒翻。又下結翻，齧也。抉，於決翻。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廣明元年。從，才用翻。顗，萬年人。萬年縣，京兆府屬，唐為赤縣，梁復以京兆為西京。翹，敖之族。封敖唐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懌，京兆人，諶惠之孫也。王禹式之兒也。名段凝、杜晏球上言：上，時掌翻。偽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群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來奔，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官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將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射，古亦翻。又公畢翻。箭，藏也。鏤，郎豆翻。射帝中馬鞍，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為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遍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尉知丞簿校戶改紀史上所謂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宗崇為滅梁之功也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復各復其本姓名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三以避全忠名事見二百六十六友文祖諱十九年三歲為馬千討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由友王嗣也豈可以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人使其弟以兄事全義皇之親人豈切之居且不明矣其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諂甚矣夫然之俗好寄而已豈知有綱常哉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號初限斷削其封樹者蓋其情諸其山也網其實嘗見述末全忠暴戾唐室陵逼昭宗併殺二王殺一后及諸王數居至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雖非能西伏道苗商既勝姓道圖循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為先王之仇正欲與書宣揄賞戮不問之憤雪滄深不勝之恥也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颺之行瀦其宮居以夷殊其廟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為過庶足以帝王無復來亂賊之臨非小補也能全義懷全忠私遇對於戢帝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時以鎮州為北京魏州為東京　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見賢遍翻納洪鄂行營都統印梁令殷為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上時掌翻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李興以獻祖諱國昌也史工衍翻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高季昌為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謂自鄂州進使會兵滅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吾哉頑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

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為壽州團練使霍丘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為名因代泰章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讀去聲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去聲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朗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治直之翻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為于偽翻　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輿鬼五星秦雍州分也彗祥歲翻入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　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　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疏所例翻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批蒲結翻又匹迷翻又于擊也帝失色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牟城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翻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好呼到翻下好采同奈何縱民耕稼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者去聲侮君子而以畫其心況使伶人侮弄之哉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無材而干利祿者何可勝數哉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兄事也孔巖當作孔謙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先朝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屬籍故於帝以季父自居。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考異曰實錄甲辰詔修洛陽太廟。按梁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莊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真定為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為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姑但謂之洛陽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 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為成德軍是年四月於鎮州建北都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為于偽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其罪與朱溫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胡實當是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懷新之黨有變渝服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按情治罪宣而並刑之使被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怨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宦嬪必不以既赦為言也 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俟後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見任謂見在官者見賢遍翻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與令之唐官班於西故曰西班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劉鄩而止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其儀物具存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唐東京亦有太廟本世東遷常朝享於此故張全義請上修謁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為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梁都汴改宣武軍額于宋州今復其舊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朝直遙翻下同 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末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上人者守仕梁延珪琪為太祖冊禮使必唐之時梁朝令冊晉王者也 豆盧革薦禮

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諳烏含翻 丁巳以光胤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薛逢唐會昌間有文聲 光胤性輕率喜自矜喜許記翻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使務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疏吏翻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時張憲守魏州 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乙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從容千容翻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梁改長安為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京兆府為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遠軍帝既滅梁將改梁所置軍名其諸藩節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保塞軍岐為忠義軍鄧州梁為宣化軍晉州梁為定昌軍復改建寧軍安州梁為宣威軍 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唐也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下戶嫁翻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契音喫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不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主上於公季父也季父謂嗣昭以晉王義兒於上為兄上於繼韜為季父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遺于季翻為于偽翻下為同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復扶又翻下復賂子復同以其先人為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

亦為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見皆通鑑。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兄弟嫉致存渥事見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潞州義成軍為匡義軍。帝復屠苦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己撫安之事泄并已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居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料音聊妓渠綺翻搜校貨財不時即路即就也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繼韜及其二子并繼遠為四人大兄曾無骨肉之情繼韜兄弟七人繼儔居長故呼為大兄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史炤曰列棨戟於門故曰戟門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牙宅即使宅也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從才用翻剄古頂翻

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伶官謂伶人及宮官也厭於鹽翻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沮在呂翻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洛陽東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言彼此俱失也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勍渠京翻　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決自莊宗且悔遽以急詔令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按季興自疑故斬關夜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梁震所言見上幾居依翻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朝直遙翻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史言帝荒淫驕矜為鄰敵及姦雄所窺覘寶

嘗見列望皆人極也而并為獨以大稱者并以取諸人為善而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大度自五代而下莫與敵矣由予長為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令臣所就孰與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而成廟之盛杜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服楚還棘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役而楚猶未忘也蟬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矣欲如是少忘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忘而見之曰不如是未善於是而為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凡之下焉求之處堅孰能禦之已莊宗之徒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艱難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處之為懼是以能濟其道心又何芥蒂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敝屣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國方之木服者孝且困視而內訶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蝎螫李嗣源而喜令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忘驕氣溢為藩鎮所窺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猜之於後嚴可求器宇如之於數千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為害乃爾是故尚志之士者自此用功而居仁者已深省於身己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於美食則對客榮然服紫縷蘿則不以出諸房闈何為而用也求其所以用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未滿假之德可成華文飫飫與刑鼎萬鐘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者為之事也

史炤釋文豆盧革豆盧複姓綏力由切琢竹角切鬭之鬭迭也為質結信也怪怩惭恧也歔欷歔欷也繼岌魚及切鈔掠又楚教切下靜約切劫人財物也郭音運內執內諸曰納音詐若切屢也唐突陀骨切觸也其字或從手更衣改也鑠蘇果切鎖也撒且列切去也越旁越切音械詞知知忘吉之模櫓郎古切城上守禦望樓也鍋鍋溫蓋沮撓沮喙而攪撓之也縮械悲中切詾詾喧擾之聲行五列切也在殉須倫切誠湖上枯回切撲戲謔浪戲也詩曰謔浪笑傲汶水文運切水出兗州萊蕪縣邊坊鎮遽持計切地名瑣已昌切予偽或作梁馬蹟說文跲也褌將屢稱切則劫也郾許亮切异共舉也鐙於勝切鞍也晏球音求扶挑也顯語呈切伶官郎丁切樂工鏟尺文錄也斟呈除具切又音戚姓也頻古叶切面旁也搢紳音晉揷笏而垂紳也居居御切傲也諸說文怠也從容播休燕也稱是等是詆訶上丁禮切下虎何切詆訾而訶責也戟門凡制列棨戟於門外剄斷也嗇財所力切愛惜也無厭不足也

胡三省辯誤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王彥章引兵踰汶將攻鄆州史炤釋
文曰汶水出兗州萊蕪縣余按汶水發源於萊蕪縣原山西南流過鄆
州中都縣東北中都今爲汶上縣須鄆州九十餘里王彥章引兵踰汶
水其地在中都東北不在萊蕪帝發中都擒王彥章自隨史炤釋文曰
并巢諸切兵擧余按以車載人前挽後推亦謂之并其義則不專於兵
擧也高季興入朝上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史炤釋文
曰從容休燕也余按朔述之儀者謂之以爲日示之以敬者欲容觀間
閒氣來安舒上下之情親戚無間上則不峻不迫下則不慌不遽是所
謂從容也何必休燕然後爲從容歟趙光璧源委義文安定軍也清海
廣州軍也傳璀音貫縣子之名吏命冬十年癸二紀十二年曰一紀柩音
舊尸在棺曰柩驍音澆健也纂音慕廣韻契丹與音同郭崇韜莊宗謀
臣横海滄州君也盧龍幽州軍也絳遇宗皆相文度音大各反高祖唐
高祖洎音其冀反及也饋音匱餉也岌岌王子爲軍篇上曰天下始定
度里千趙岐注云岌岌不安貌天平鄆曹濮軍也胡柳陂梁貞明四年
末大戰於胡柳陂晉偏師路戎言王已北渡河劉鄩亦北渡續聞王
戰復勝嗣源從來見王王不悅嗣源頓首謝罪王賜大鍾酒以罰之然
自是待嗣源稍薄李從珂音上何反嗣源養子詰讓問也讓責也内古
文納字自經縊也澶音禪王鐵槍梁復梁太祖開平三年本云壽張王
彥章驍勇絶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
時人謂之王鐵槍嚴可求吳之謀臣巨大也治者治音也論之趙盟也
楊劉戍名鎮使音所吏反械音胡械反器械務音恥賜反草也耗音呼
到反敗也艦戰船艘船之總名亟音吉郅反急也畋音田取禽獸也重
複音福調頗師古曰有所候伺也薄迫也臨漳縣名扼音厄捉持也呼叶
也吒音呂末反訶也斷紲禁艦索也覆音芳福反敗也避契將契音亦
抵丁禮反至也趙扲趙嚴依漢儀等鈃番問伺音四肢也微卿微無也非
也從姊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梟獍上音澆路音路贈遺
爭古詩奭音釋捍音翰衛也貽音遺留也剽劫也屏音餅懦音軟又反
亂反弱也宮掖音亦掖庭也宮掖指后妃行伍士卒五人爲伍號音古
伯反球音求陪音排厠也陳後主三閣圖秦陳後主至德二年冬云是
歲上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閒其
窗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内
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

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
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酣音胡甘反中酒也譖音譛諛
諂也漢東方朔傳云爲諂諛注云諂者和韻之言鄆音於六反盧文進
王郁易衛州音丈衛州雪狀也纖恥詢音荀問也冀望也潰音胡對反
逃散諺音彥俗言汶出兗州萊蕪縣中都禮記喪禮注云夫子嘗爲魯
中都宰岌音息反爻訣音決別也東京梁四月云以魏州爲興唐府建
東京李紹奇本姓夏名魯奇從梁自明元年七月嘗救莊宗於陳中賜
姓名曰李紹奇彬音悲中反豆子莊宗小名傳其創史記倭章傳云傳
脂粉創音瘡創勑也東海近也阻決河梁八月云梁於滑州決河東注
以限唐兵檝音集所以刺船也又音集中使宦者三紀說文曰十二年
曰紀朋比阿黨也避狄周太王避狄遷于岐山之陽晉王本西突厥
故云格纘音纘又才旱反全昱音育太祖長兄穎悟頡既警情別第第
宅也衣着也野服田家之服窘迫也僥一音僥倖也頸音居郢反瑣
也温許州温昭圖也世雠梁唐僖宗中和四年四月黃巢逼大梁朱全
忠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擊巢走之全忠固請克用入城館於上源
驛克用乘酒使氣全忠怒發兵圍驛攻之煙火四合會大雨克用縋城
得出昭宗天復元年二年全忠遣將兩攻圍太原克用甚窘蘇不能粮
故曰世讎責我邪謂今不我執意欲生與敵以求官賞剄自刎趙張雖
嚴張漢傑等敬李徽翔李振皆朱溫謀臣也滌音笛亦洗也崇政院化
二年九月以李振充崇政院使韜者條函之函音咸盛也封翹音祈光
反姓名憚音亦沂音魚依反萬年縣名蠹音妬蟲食木也背棄也豆盧
革莊宗宰相成德巨真涿趙軍也猷音由亦謀也斷音阜刖也天平鄆
曹濮軍也北京莊宗光年四月以鎮州爲真定府北京以皇子繼岌爲
留守尤嚴可求尤過也忽也沮音才呂反沮壞奈何如何滌音滌黜音
丑律反貶下也張顥音皓彗星見輿鬼輿鬼栗前漢天文志云輿鬼鬼
祠事中白者爲質音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襆音襆除殃祭也
捐音緣婢反急也泰寧兗軍也傅音付愕音五各反驚也中牟縣名
吒音呂來反呵也嫉音疾屏除也慝音忒急也岐十有朱友謙朱溫假
子也錫音賜琛音丑林反帝之入汴延孝謀也宣武汴宋軍也汴音嘉
温韜發唐山陵始偏梁開平二年冬云華原賊帥温韜發掠雍州諸縣
唐之諸陵發之殆偏三省中書尚書門下騏音其太祖帝父韋說請回
悅善好也杜塞也永平軍後梁太祖開平三年五月改長安爲永平軍

鏐。晉置。光令公李嗣昭云梁本龍德二年四月王晉兼虞廣度也。路遣路晉路遣去於下又遣同。義成。居德宗貞元元年。春以鄭滑爭州為義成軍。後梁改為宣義。上十二月藩鎮皆從舊名。盧晉謨堂也。繼傳嗣昭長子。曾晉嗇則也。衰服失服也。珂晉丘何反。慕晉慕廣招也。子斌即晉成也。頻晉頻。燕啟。李興明在月戊氏。禍晉叔馬驕頭禁艦之害。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易州。李存審來也。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陝大母翻。監古銜翻。將即亮翻。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候又翻。豆盧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座相公。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請改用人為租庸使。孔謙蓋欲自得之也。更工衡翻。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屬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帝得魏。博孔謙即為支度務使。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為租庸使。事見上卷。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西伐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李繼曮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彰義節度使。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僖昭之朝。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為武皇帝。廟號太祖。王時李茂貞翻。並達翻下同。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廣成加繼曮中書令。遣還。曮魚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居者謂宦官其有逃避者放伐外鎮。又為私家所養。畜許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為內諸司使。時所存者几使而已。五坊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丈尾使。五坊使。如。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作坊使。將作未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閣戟孫使。子前庫使。尺內皇城使。武備庫使。內道場使。石徽庫使。宮闈厩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皇城使。莊宅使。文院使。雕靡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為後諸藩鎮殺監軍張本。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

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語牛倨翻。孔謙恐張憲之來。時自魏召憲。復為租庸使。憲方守魏。故謙恐其來。為馬略翻。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鄴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韜。為于偽翻。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豉翻。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職。舍重矣。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追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祖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雁門縣。晉陽太妃之不來。太后寺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至其鮮矣。為太后太妃。供以受已成服號命。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贍翻。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遺于季翻。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兼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為于偽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勞力到翻。先悉薦翻。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又如字。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為後諸軍離叛張本。實崇韜欲塞藩鎮之心。而反其舊習。以清吾欲方令之不能復。何為而生懼心。猶不聞借之說。與陸贄之言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又適藩鎮之遺。何以禁人主之

參私財。及中宮伶官之貪欲無厭。鄴雖他日出納郡實。然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品數莊宗稱賦。則此舉爲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内府外府之别。其名見於周官。雖王人亦不能巧爲詞說。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嚴壹兩國何異。莊宗之官。官非爲姦討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皆以爲常。此□明君賢相所當革也。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榷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五月一輸鹽課於省也。榷古岳翻。解戶買翻。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考異曰。茂貞既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平梁。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置於此。仍不名不稱。郭崇韜知李紹宏快快。乃置内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爲之。冀得其意。而紹宏終不悦。李紹宏恨郭崇韜。見上卷元年。句。音鉤。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書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内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殺月之差。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求。多所摧抑。摧祖回翻。又作計翻。倖下耿翻。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腕烏貫翻。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悦。華戶化翻。公世家雁門。豈其枝派耶。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譜博古翻。籍錄也。諜徒協翻。漢郅都傳。按國按諜。蘇林注曰。諜譜第也。汾陽王謂郭子儀也。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用翻。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别流品。處昌呂翻。别彼列翻。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嗤充之翻。笑也。由是嬖倖疾之於内。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内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譖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先悉薦翻。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人伊氏。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按歐史。劉氏爲袁建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悦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妬悍也。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芮翻。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内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

矣。崇韜從之。臣光曰。人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求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爲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言而多罪矣。有能見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禍。固也。力求赴鎮而出。其禍亦輕矣。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邪之戒哉。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爲郭崇韜張本。帥讀曰率。下同。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爲薪。取草爲蘇。果蓏。茹菜也。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上時掌反。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豉翻。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國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索水出于嵩渚之山。侯子層阜之上。二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爲索水。西注爲華關水。索水在成皋北。勍渠京翻。索山客翻。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脱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謂唐也。不聽。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兒據謀帳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斌悲巾翻。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李存審自以身爲諸將之舊。李存審時爲晉王馬步軍都虞候。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從幽時已疑矣。屢表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觀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爲軍卒。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技渠綺翻。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爲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鎮可以戲取矣。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唐涿州。唐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固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内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自唐末喪亂。喪息浪翻。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作敕。鬻於族姻則既非其人。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穆上招翻。至有舅叔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

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精翻。覈，下革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注官者纔數十人，空敗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號，戶刀翻。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爲溫韜所發。帝不能正溫韜之罪，見上卷上年。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按視諸陵使。 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己巳朔，群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唐諸帝尊號皆有本字，蓋因漢制。今此又因唐制也。 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言治戰艦欲以備峽江。 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真。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爲保義軍。 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李繼韜之事見世襲也。改昭義軍爲安義軍。 繼韜誅，見上卷上年。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與梁兵爭，涿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今朝廷驅我警捍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爲絕塞之。唐人謂沙漠之地爲沙場。置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事成富貴，不成爲群盜耳。因聚譟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下節度使李嗣源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部署。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爲專任主帥之任。 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爲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償也。以賤貸民而以貴價徵絲，償所貸錢。 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斂，力贍翻。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爲，于僞翻。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復，扶又翻。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稱，舉也。貸，借也。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境。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伶人周

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帝思周匝而不忍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入汴見上卷上年。見，賢遍翻。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園栽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栽接使，唐朝止名內園使。 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周匝，李存賢之事。帝自以爲踐言矣，可以爲政乎。公言雖正，當爲我屈意行之。爲，于僞翻。 胡寅曰：晉見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爲發陵賊而免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存，莫之克則私意肆。身才及家，中國之天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可陷，鐵摶可摧，強國可亡，元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伏，惟欲所適，而無知之何。故曰：暴威武者困於酒色之娛。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勇將之勇，敵之以義，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爲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憤，房吻翻。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諸道僭竊者尚多，當是時，諸道奉貢者，在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唐之諸道也。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此正時弊也。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羨，弋戰翻。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子，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蜀遣彬爲唐國通好使，操錦工者皆備。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蜀記云：且謂大蜀皇帝，特遣蘇使之士，來達唐蜀之歡，吾皇聖感

於蜀主。復禮遣綱於孝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本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耶。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鍔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嗣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也。今並從蜀書本月。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祖讀回，嚴自武唐以來，蜀貢獻減王衍，師先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騃，語駭翻。遠，于願翻。昵，尼質翻。比，毘至翻。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鹽翻。紊，音問。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為伐蜀張本。 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隍，悉毀防城之具。毀防城之具，唐天下新平，有急賊，而非今者耳。然趙在禮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是亦死於亂兵，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 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李

永樂大典卷七千一百五十九　二十九

存審受宣武之命而未離幽州也。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四十年間，位極將相。相，息亮翻。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渡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壬戌，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繼曮，李茂貞之子也。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至曹義金亦已老矣。朔，音見翻。 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暝，莫定翻。夕也。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守者不能禦，斬關延諸軍入。比明，比，必利翻。及也。下比起同。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以狀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磔，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夷，平也。 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喪，息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又翻。為汝求昏。為，于偽翻。下為之同。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憚劉后之妬悍。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陞都總管。 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怏，於兩翻。表求解職。帝怒，以為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 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塞，悉則翻。幾，居豈翻。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處，昌呂翻。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掎其後。渤海，靺鞨為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本有高麗、肅慎之地。掎，居蟻翻。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

永樂大典卷七千一百五十九　三十

等州，以擾燕地。燕，於賢翻。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曰率。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許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景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為功臣之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為明宗誅謙張本。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卯，至成都。復，扶又翻，下復蹂同。 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木交錯曰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又如又翻。踐，慈演翻。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蹂獵

一也。中年今典不見於九。洛陽令乃緣勞遷者。意必有脩宜為之容也。夫
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貢明
中清海節度使劉陟。篤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還從
宣翻。又如字。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
衙謀廢立。宗衙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衙謂樞密使宋光嗣景
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衙子承班
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
路應援招討使。勇至鎮江軍於夔州。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
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
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條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条。舊問 租庸使奏
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請之直下。下。戶
嫁翻。 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鎮為會府。支屬諸州為支郡。牧守不
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時以梁為偽廷
點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奏。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唐
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敕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雖有此
敕竟不行。史言徵歛嚴急。徑朝趣辦。竟不奉敕而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
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
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賂事承休。
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
貢。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脩本朝職貢。 壬午。帝因梁
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
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 又非四夷
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
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如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界
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貴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 徐溫自金陵來朝
白沙楊子縣地。五季之末。於揚子置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
縣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為揚子
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渡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 更。工衡翻
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考異作翟虔防
制王甚急。使。疏吏翻。 張顥開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溫親任之。舊
直格翻。 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

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須。者
意所欲也。求也。 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
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故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
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唐國通好使。今從之。 彬衡山人也。又遣
李彥稠東還。李彥稠至蜀見上九月。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卯。帝畋觀軍
獵于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伊
闕縣為鎮。入伊陽縣。時讀曰卷。 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梁祖葬宣陵。帝之仇也。前欲
發墓斷棺。今使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 涉歷山險。連日不
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
卒。折而設翻。 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
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
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勝
音升。寵冠列藩。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矣。能無及乎冠
工換翻。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
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中書吏王魯
柔乘危窘之。窘。渠隕翻。 及再為相。用事。欲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
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
位。不知蜀有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免禍幸。
胡寬。 九。徒廉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報怨
為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犯有大小。莫大乎君父之
怨。莫輕乎言色之犯。為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怨君父之
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
相有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再相責以
禮義。黜而遠之可也。用憲殺之過矣。泯然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
魯柔罪之以免避。復怨之名。貸而不治。祇所以為不直。惟不懲於義。無傷
於心可也。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蜀主時與唐和而
徹邊備。是馴押虎豹而不嚴設周檻也。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
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
北出備邊。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
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強之

覺父皇后釋復貢獻謝恩。劉后利張全義之財，乃如倡拜於人。忽在采賀，蜀兗可以爭天下。十種其兩綱，復狀又納。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啟。客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年子仙綱。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遣中書初度傳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為子偽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又言蜀敗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置龍武軍。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為京城。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建遺令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多嬖，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令為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眾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嵐州之初，以鎮州為北都，太原為西京。今以北都復為鎮州，以太原為北京，奉慶舍綱。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虔襲節度使李存賢卒。是歲，蜀主徙晉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

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

史炤釋文：二年吁與吁同。鑑瞰魚檢切。昏懦乃卧切，又乃亂切，弱也。饋遺上求位切，餉也；下弋季切，贈也。儲積直如切，儲偫也。榷水上橫木以度者。官自權賣，如設一木獨取利也。解縣胡買切，縣名，屬河中府。快快於兩切，情不滿也。肎苦等切，止也。擘使擘雙也。扼腕上乙革切，握也；下手腕也。華陰縣名，屬華州。枝派音拜，切，水分流曰派。蛟龍居有切，說文龍之屬也。螻蟻上落侯切，下魚倚切，蚍蜉也。茹菜茹也。敗衄上方顧切，下女六切。浚私閏切，亦作濬。索米索米在榮陽。酒酣胡甘切，應劭曰洽也。露髻吉詣切，束髮也。喧譁上許元切，亦作讙；下戶瓜切。沈酒上持林切，下網見切，泥於酒也。邪于經切。搏伯各切，索持也。僮仆芳遇切，又敷赦切，頓也。昭穆昭如字，父為昭，南面；子為穆，面北。考覈號哭大呼也。暴骨蒲報切，又步木切。謀尤到切。鮮呼也。僨地代切，倍偄之貸。撫胡狄切。荷蔭。繭絲吉典切，蠶衣也。閣居貧切，木角械也。匪作叁切。聚餘之也。孫也。童騃五駭切。比也。紊亂亡亂切。解胡介切。判也，散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鏃作木切，矢鏃也。唾吐臥切。

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間使間謀者。諜囊也。婁繼英婁落侯切，姓也。掎其居綺切。宗鍔五各切。譯音亦。蹂踐蹂踐也。踏也。瓘度瓘古玩切，姓也，又音欲。鐵券去願切，券約也。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為限也。勝衣任也。窘之逼也。幽王悲中切，與邪同。契丹契音乞。天平鄆曹濮軍也。居第第宅也。手書親筆也。使屬威也。彰義涇原軍也。內官宦者。天祐唐末年號。怙音戶，恃也。泰寧兗海軍也。興唐魏州也。操七刀切。優得新州優渠自明三年三月，晉大新州度支度。音大各反。渥音握。髮音鳥反。從太從音才用反。賄去聲。賂音路。貨財也。鎔音容。以音鍔。山積委積也。內句使叔也。冀望也。移報之煩朱唐書諸司相管，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節旄音毛。伴音半等也。填音田，塞也。章說亦作相。汾陽王唐太尉中書令郭子儀封汾陽王。浴音谷，斗反，水分流曰浴。諸謀音牒。稷也。距音巨。青渠朱新唐柳仲傳云：凡三世有三公者曰青渠，有令僕者曰華攸，尚書鎮護以上曰甲姓。數別數音朔，察也。鬻音育。積去聲，委積。怡音移。酣中酒也。積音

息。橫海滄州軍也。珂音丘何反。李守蕃偽鎮幽州。桴音浮。朱新五代史李存賢傳云：帝與存賢角觝。唐書實華音訓云：令相撲也。又後晉齊王天福八年云：漢陽帝引力士劉思鄰等五人，皆手搏角觝。且抵音氐。仆側也。盧龍幽州軍也。告赤音斥，即告身也。朱唐書云：赤牒赤音斥，訓曰空牒無告身。壁毀壁音繁，毀，燒也。逆旅客舍。曆音歷。曹音曹，刖也。勤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云：王避狄居鄭。晉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注云：勤納王也。儔音壽。棵音戟。乾餞音釋，音予。安義使晃均龍德二年四月改昭義軍曰安義。慕音暮。武寧徐州軍。貸音態，借也。誅欲左傳莊公八年曰：誅屨於徒人費。杜注云：誅，責也。惟事惟事猶求索也。省牒頻下上去聲，撤州縣是也。胡柳後梁貞明四年，晉王敗於胡柳陂。抗音暖。衍王衍，蜀主姓名。騃五駭切也。序遠序音天遜也。遙音才願反。誑音余。雜質無厭左傳昭公十三年曰：晉羊舌鮒賣貨無厭，亦將及矣。注云：漬數也，持及禍厭。音於鹽反，數音朔。蹟清同。貌音渠逆反。忝畢也。潛隍潛遂上音是池也。新宣武朱上三月丙午，存審乞遷朝，改新除宣武也。又下明宗二年二月，除西方鄴為鄧州刺史。又云以新鄧州刺史西方鄴為副招討。兌府克備。序遠。饋運轉運也。饋音匱。歸義沙州軍

也。閒道 淡黑布倚注 音微道也。洎 音洎 止也。歸德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丙午。改後梁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大家 謂帝也。紹榮 即元行欽也。景進 伶官。婁 音樓 妓也。掎 偏持其足也。從騎 從音才用反。叢薄 淮南子原道訓篇曰。隱薄 許慎注 云。叢木曰叢 深草曰薄。稼穡 音色 種曰稼。斂曰穡。理 治也。避高帝諱。鎮江 後梁乾化四年二月。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峽 音俠 三峽也。即夔萬忠歸峽等州。天平 鄆曹濮軍也。平盧 淄青軍也。使司 兩路自謂。廷 乃同。此蓋五代也。案新五代。孔謙傳云。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使。觀察史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庸運中興。願從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驍 音澆。禪 音擅 制也。鏐 音留。護國 河中軍也。李繼麟 即朱友謙也。上年十一月賜姓名。友謙降 晉。列藩 諸藩鎮也。蔚 音鬱 蔚州 漢屬代郡。戮 音六 誅也。辱 也。張全義 故河南節度使也。在梁爲張宗奭。輅 音路。苫 音[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十八陽

堂 明堂詩文三

宋李直講集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先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詩張。各信其習。修隆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頑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太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違如此。注釋之家。亦各不爲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椄太室四角以爲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室。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椄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雖秦有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本於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故爲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二位。與九室之說。蓋崇義於大戴九室之堂。以爲秦制也。又鄭康成本於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立者。非古制也。是康成注禮記。然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知從大戴九室以爲出於呂氏春秋乎。誠所謂之言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不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求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此總數位。以一太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寢制同。孔穎達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路寢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也。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

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
此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踰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
同在一堂。書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
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
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
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
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玄堂左
个。則曰亥上之室。玄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玄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
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識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
總名。又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既得以子午卯酉為太廟。則
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辯見於後。又其人但知十
二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諒所以建立之處。並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
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
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誠欲巧而嚴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
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
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析衷於世。其指以月

令為宗。而來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
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
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
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
合於大戴戶牖之數。令雖圖象莫存。然按文祭之。謐之所言。竊所未諭。且
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
面角二筵地。使當為青陽右个。又明堂左个矣。他皆做此。基址既狹。况地
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
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且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
以二筵為兩辰哉。彼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
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皆畧。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
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寒而合之矣。奈不得其旨。尤而效之。且以月
令之文最為明著。雖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戴。月令非本人所作。然皆遠
述古先哲王之道。其中雖有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欲以古道行
之於時。故損益由之。豈可謂皆非古制哉。又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
方。八窗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七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
於事理。固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室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
三筵半。若堂室共在九筵七筵之內。則鄭氏五室之制。從東至西。亦
須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一筵半。每堂深一
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六筵之地。外南北之堂。各纔半筵。深四
尺五寸。狹隘甚矣。况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止言堂上之修廣。次述
室中之丈尺。亦非一筵而設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
玄堂。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
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
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
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
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
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太廟
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室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做此。義同於自曰。然
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云太

廟太室也。才何須謂太室四面虛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且對四
太室四者。既不得不有虛地。既有虛地。而總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面虛
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何以得云太室
在四太廟中央乎。又何曰。子必云四太廟不為室。而與中太廟相通者。何
哉。且對四中既有太廟。子午卯酉人各名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
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
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
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
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所謂八窗四闥也。以廟之與室。當有所限隔。故各
為一門也。謂之闥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路寢之戶耳。窗牖
其者。亦以廟門當實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
二坐。當是舉戶牖上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
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凡謂太室。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
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
肖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
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設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

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之太廟也。夫何於由四太室四堂各二達之地既為太廟又已言于青陽箇之正人名若單廢仲月何不上於北牖而不復於其外則取二達之地既太廟之名義也且對四太室四堂各二達地雖為太廟而言于青陽箇之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若以九二達之地使為青陽箇之位則餘辰又不正矣與夫建太室而為室何其哉極如以太室東戶前二達地使為明位聽仲春之政而戶前二達地使為中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還在東南一月皇侯旅當青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室之外別取二達之地無右左个丑州而卿大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之若是則二家之指易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寔園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稽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四塞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

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名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致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四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

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蓋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宴用退處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於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數亦未必如鄭注有四室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詳鄭之此說蓋由習聽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達之制等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異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複以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嘗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

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累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大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諸儒皆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說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止是詔曰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然盡而還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且鄭氏之徒雖此三者同制無上據業以言之也又況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異名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駁之詳矣大義亦云然此者太不如辟廱於斯判說之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蓋焉可驗焚藏哲人既往禮器凋散先王大法散在商衰而去遠推述學者多牽附會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政之宮屢營屢輟而規為者莽莫合聖制群議交鬬誰得正之明君哲士疾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何益大典輒所究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

寘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與行封泰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通
文造美於是交泰聖神之表始將經始於斯堂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
身雖微職亦願此時精神萬一目誤不朽故今撰先以所見制度其圖以
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遠東西之堂共九遠南北之堂共七遠中央之
地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遠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
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倣於大戴禮
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
門夾兩窓是為八窓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蔡邕義三禮
圖之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本無佛庋
之數故今姑圖五室門即不計其丈尺若從明堂方三百步自可周置
廡室之蓋何於五四阜房非應門之從四面皆有何也自對四四室者皆
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朝焉故東西南北之異也今從其內門之
名以記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為異其門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
制而明堂之門乃低王宮諸門之名何也蓋對四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尊
祖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宮同制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有國之所法
也但以天子聽政所象如王制故彼言門之名亦從當於理況歟諸書最

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茲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用鴻儀
無秘儀象斯餘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主寺
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事之儀物凡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
國容罪當誅死謹上宋景文公集議明堂路寢　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
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
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
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於此夏
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棟
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為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
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
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
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高一
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
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
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之有九階三面二陛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窓戶法四時

窓法八節一室者法地數五行云商人四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
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
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霤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
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之明其同制也漢爲宮曰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顯於
堂故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
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
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宮垣為
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大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
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闥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戶八牖凡
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
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
後咸率兹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
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後為小殿
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

十年以行事禮臣案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周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
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循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
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群臣何
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室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
捷儒限局聞見拘殘與爭空言援己是之繫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
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始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使世制宜
與至治安天下通重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縱於行禮者也今之大
慶則古之路寢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
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閎邃迥唐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
固非常幸褻近者也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　議五室　明堂所以
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
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
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於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於巳金室
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
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
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義明堂者夏為木

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容廣
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金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玄室者玄黑也
冬殺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取周制張
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也曰九室十二堂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
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
作乃下制與群臣大議曰堂在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
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四八窗四闥明堂之義本是祭
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
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西而又亦如之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
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配宗祀所配後應有室若專配一室
則是議非配五帝皆配五則使歲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
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
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
云个居二大廟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
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則
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

有制理無相干謨違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嶠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
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
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供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
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
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
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
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弘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於五室
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廳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
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
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唐高宗與
群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而西
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
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以於五
方帝之左內向若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坐於明堂延中各於其方
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皆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以五室之制權
與於此上世圖籍淪闕不得搢紳先生所能通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纖

細推廣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制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
主五行遂設神位有其興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謂九室薛綜曰堂後有
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
武致疑筵几之度違而難貫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即為明堂做古宜今最
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構以帷幄為
之以明六天五帝純位於禮無嫌　議規蔡邕明堂　蔡邕曰明堂者天
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
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
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
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
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
其中以度制生者承其能而生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
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具之所由生尊卑作之所自來
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
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

秋因魯取宋之鼎路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
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
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
之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廟魯太
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
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
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世禘祀周公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
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
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
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
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
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
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

明堂之禮又别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代商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大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禮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

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獻訊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不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會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案蔡邕爲漢大儒嘗時去聖人不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爲一物何推窮其情見異類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殁諸儒峰起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爲書決不相通又緯讖詭異附經造說證無足憑而邕信其所疑是惑謂不可行而言是謬合謬與惑兒必有一焉宜爲後人之史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議上帝五帝　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爲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爲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庭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

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爲法威仰在卯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矩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同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爲之主是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況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群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摯陽建言右建明堂歲祀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後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

入理故祀以近考郊堂北位居然其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祀
非謂尊嚴之矣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
生為明王沒祀五行故太昊祀木神農祀火少昊祀金高辛祀水黃帝祀
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
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
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感帝明堂
祠太微五帝鄭氏惟據緯諱以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
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注孝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案為
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
非地也毛詩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
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
非其義近若舍人王仲丘又以自撰禮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
上帝於明堂惟孝經說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
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
由此言之上帝之於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

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禮享上
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
詔可自是天下改國朝用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
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帝為大微五帝王鄭二說既
顯學者爭為執辨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執經言之仲尼之
意猶可見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
牛維羊維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言
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
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張典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
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官曰上服用曰
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主尊故也以天地之神述主五時
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謂儒不性詩傳天有五名而
獨性帝有五號與天以歲凡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
孟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
上帝者以德稱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於大雩祈百穀之而大享報百

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伍位
不知神之於彼爭於此乎與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
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本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覆五行生氣普臨
萬物周時顯功人雖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
耳唐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爽許於彼於此而求
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本神不敢有所裁聽
云。議配帝　祭法有虞氏神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神
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神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神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神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圜丘曰神祭上帝
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神
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
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
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案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
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
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

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達孔經以未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
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
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眾皆頓升堂今為貴獨坐於下屈武
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唯有一祭五帝及神俱
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況配五帝及神職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
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
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
五帝於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
義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
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
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
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
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
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昊歷章安而下不敢擬焉唐明帝有事明堂
有詔以武帝配謝莊議曰按法神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祭
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

洎垂拱年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盛稱上帝，况為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
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事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
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本太
宗以遂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
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
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祖配祀，良
為臣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
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
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與君叙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
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
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
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遷世祖專配感帝，有遞遷之典。高祖請
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
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

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圜丘，高祖配感帝於南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
王當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沈伯儀曰：有虞
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
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
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
周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
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
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
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
祭十祠，薦獻頻繁，實黷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
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圜
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兼見行
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
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旣配五祠，當仍舊無
改。高宗功烈無著，宜祠配有判，請亦配五祠。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
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

祖配。錢又以宣祖配焉，真宗復奉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
嚴父之義。臣案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
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
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邪。　論鎮制
篇　王用四圭有邸者，何象物之生也。以璧為邸者，取所生之周匝也。實
祀用之祈百物，大專用之以報成功，示無不用徧之義。天帝用持者何？貴
誠之，配享之牲，與天帝同，以配尊而食，不敢異其牲也。牲幣各倣其器之
色者，何青圭禮東方，則青牲青幣；赤璋禮南方，則赤牲赤幣；黃琮禮黃帝，
則黃牲黃幣；白琥禮西方，則白牲白幣；玄璜禮北方，則黑牲黑幣。酒次第
終獻，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如郊儀，止用清酒一獻。五帝
本天，不可兼之於地。二郊無黍肉禮，請並停。陳制祀以太牢，粢盛六飯，餅
餌果蔬備薦焉。隋不見明堂祭於雩壇，牲用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
禮。於青帝及太祖，餘帝以有司助奠，五官一獻而已。古饗明堂無定月，惟
月令有季秋大饗帝，鄭氏以為徧祭五帝也。漢明帝祀正月，章帝祀二月，魏
明帝祀正月，晉武帝祀三月，孝武、宋孝武祀正月，齊高帝祀七月，至唐止
用季秋。國朝沿唐制，用日據禮大饗不問卜，前制用辛日，取自新潔之義

東晉孝武帝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制寓祭於圜丘
壇，國朝用之。唐自元元年，詔五方配帝上古哲王，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
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今祀文稱臣，以祭無益。議者有騎事感宜自今
不復稱臣，以正禮典。案郊丘全用祀天之義，天下之物無以稱德，故尚質
明堂兼有饗親之孝，於人理差近，故尚文。歷代沿革，各有義趣。然理不可
過，亦不可不及，要在稱情立制，以據大中。觀聞賢新典，叶古今之宜，兼文
質之衷，可行可久，庶合聖辰不其偉歟。周益公大全集明堂議淳熙三年
八●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
一篇，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
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
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
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專言及
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嘗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
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旣於明
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審垂
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

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
獨泥一說而欲駁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彭止堂文集明堂大禮議
六月二十八日準吏部牒承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禮部太
常寺狀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今歲郊祀
大禮係在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喪事內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
照國朝典故即無神宮未發引及未祔廟親行明堂大禮禮例欲乞朝廷
下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同共詳議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
旨依令赴御史臺集議　右臣聞之禮經天子嘗神郊社五祀之祭簠簋
既陳而有大喪則廢所以致壹於喪也及其既殯則惟天地社稷為越紼
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以卑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
致壹之義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尚未
過宮矣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尚何郊祀明堂之有況天子之喪叢塗龍
輴而紼者其輴之索也謂之越紼云者謂天子當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
離左右唯天地社稷之祭則許踰紼以從事爾今主上尚未臨重華之喪
則何越紼之有越紼且未合於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執從臣不知其
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宮以成喪禮既喪禮

既葬然後議此庶得允當謹議畢西臺先生集明堂議　議事之人志不
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
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甚也自漢以來爭於親廟之數郊丘
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爭皆無定論而明堂為甚蓋其制度既不經見
一皆出於異書雜說而為相勝之論則雖蔡邕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
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以為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於
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
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為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於
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為明堂苟不
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真聖人之法猶將無益
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
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嗣路寢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
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五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
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建室之度秩月令左个右个太廟
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爭功養老敬學選士之曲說出於誦習見聞而決

不可以為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勝也李壁為淵集論倪侍
郎思奏明堂典禮故事倪侍郎奏伏付于後臣某伏覩議臣建請以今歲
明禮引孝經嚴父之文及皇祐故事乞以光宗與太祖太宗並侑此誠足
以仰副聖上孝思深得廣敬崇愛之道然其稱考之神宗皇帝聖訓有曰
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大哉
王言有以見聖學淵懿識非世儒所可企及兼皇祐故事後為南郊當時
初降指揮止云且奉三聖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浮于孝帝司馬光
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
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
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
禮不可以為法也光所指近世謂唐故事耳代宗用杜鴻漸等議以考肅
宗配天一時誤禮本不足據故錢公輔等於治平初推本經訓亦謂當先
朝時惜無一引古義而爭者使宗周之令典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
流弊千後今蓋光公輔諸賢之言實與神宗聖訓相為表裏有合于祀無
豐于昵祭之以禮之義據紹興七年徽廟升遐至二十九年詔季秋大饗
始以皇考登配中間二十餘年圜丘合宮亦專以太祖太宗侑祀不聞迭

引嚴父為說也況高宗皇帝中興再造配天之祭止於歲饗孝宗皇帝功
德巍巍未伸昭配之禮今來臣僚所請欲乞候軍務稍息則行討論某
宗廟事重非平正素定臨祭而議惟本嚴恭之禮如朝廷欲盡衆見則乞
併某所陳付集議所考訂施行　臣思聞之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周家明堂之說本為嚴父國家自皇祐定制以太祖太宗真宗
參配事祖嚴父於是兩盡獨壽皇累行重屋之禮是時高宗尊御德壽陛
下初欲合宮而光宗嗣神壽康是以止於並侑祖宗今日事體則非前比
蓋光宗皇帝厭御既已在天升祔云久嚴父之禮豈容固循不講司與禮
者顧可不考皇祐復撰淳熙為說乎今去親祠猶有數日臣愚欲望陛下
亟命有司討論舊典以光宗皇帝與祖宗並配天地庶無失禮之譏而有
未考之美取進止皇祐五年八月甲辰詔今今歲南郊三聖並侑自後當
復如舊禮壬戌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初太常禮院言本詔再詳定三聖
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主之後或兼配皆是變禮猶文
廣中識受也國朝景祐二年嘗下詔書今次郊祀三聖並侑其後以太祖
定配一宗迭配明堂大禮亦三聖並侑今陛下廣發德音欲明大孝況是
本朝舊禮已再躬行於義無爽故有是詔嘉祐七年正月乙亥詔太常禮

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爲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初諫官楊畋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爲災。陛下臨御以來。容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爲萬機之聽。必有失於當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精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理。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不。功德顯著。自可崇廟祏之制。而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之尊。示不敢瀆。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堂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立廟城南。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祼獻。登歌技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遺愛。飾己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承祖宗之意也。後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專帝義之主。推親親以專親仁之祉。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主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乎饗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治平元年正月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備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

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武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聽。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物之大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升以嚴配。行孝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際。待行天子禮樂。尊祖隆父。以致崇嚴之極。故孔子歎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云也。公輔又謂未聞武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武王。夫六經之教。以簡易立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若代代著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曆日矣。安在其簡且易也。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捨周公孔子不以爲法。將誰師乎。昔藝祖創造大業。追王四代。宣祖配祀踰百年。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下稽之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爲當。今一旦黜宣祖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也。仁宗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無疆。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政。橫被動植。休聲茂烈。暉映今昔。祔廟之始。首議配饗。其論一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

於孝。嚴父之義者於經。聖法甚明。歲凡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徼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德厚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絳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切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受命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

者。皆以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豈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蓋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

文配而移於武。曆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為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道。文無所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明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從抃等議。六月辛酉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奏樂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十月壬子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真宗配。循周公嚴父之道。最為得禮。陛下紹孝之誠。固以格於上下矣。臣聞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祗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饗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黜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

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考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迭遷之典。嚴為治古之近。有足考驗。臣伏請迭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専配上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以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迭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大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傅卞言。自唐末喪亂。及五代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睿。一統海內。功業之大。格于皇天。真宗以盛德大明。纂承洪緒。致先帝景祐詔書。令禮官議定以真宗與太祖太宗並為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可自我陛下而遽闕其禮乎。議者乃謂

遵用嚴父配天之義臣等竊謂所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配又稱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涇一時之言豈可使為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趙鼎之議亦為得禮若以太祖配雩祀既久不欲一旦遽循則乞以仁宗與真廟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宗祖宗者則知明堂之饗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明堂也故鄭氏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國家祭祀既遵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爾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續通之士達於禮者也總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為義宗論議洪博後世莫能及其辭明鄭義

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座有乖禮制臣等竊謂不然者唐朝故事已有並侑之禮况向來本朝祀典太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真宗親祀奉太祖太宗配仁宗親祀奉太祖太宗真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儒不以為非明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雩祀之配真宗又不遷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孝道盡矣詔從珪等議紹興二十九年五月二日詔曰孝莫大於嚴父禮莫重於饗帝朕率三歲之郊累款圜丘惟宗祀配之儀久闕不講何以彰皇考之烈慰在天之靈宜以將來當郊之歲季秋有事于明堂令行恩賞並一依南郊例施行令有司討論典禮條具以聞

再論倪侍郎奏明堂典禮故事

臣某伏覩倪侍郎再有議狀其間議論稽據該非臆說然所舉經義即非為明堂立文第本傳注傅會之語又所引故事中興以來已經先朝辨正具載國史某向嘗備數禮官今茲叨與機政宗廟大事苟有愚見不敢不盡明堂之必配祖考經文旨意本自明白我將之作又見於詩况有神宗聖訓及司馬光等并淳熙儒臣論奏甚備甚

理之正皦如日星更不待某贅陳設如議者所云明堂之設專於嚴父則高宗萬壽之日孝宗自當諱避於合宮之饗不應建行當時既內禀慈訓力遵古義形之詔書播之四海其言有曰惟周武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釋尊祖之誠則是嚴父之誼已經釐正議足以刊千載之誤萬世之規今不以故事之實為言則淳熙之制最切近而合于經者此得非故事已行之實乎苟欲再舉淳熙以前典禮則與壽皇所既改者又將抵牾前後同異秪為紛紛殆非所以重宗廟嚴禋祀永為至當之歸也竊惟中興二祖功烈盛大著不得一與三歲登配之儀以光宗盛德至孝嚴恭祗畏之心切慮在天之靈亦將不安於此恐非聖上所以尊祖寧親之意也故因阜陵之已行申神考之明訓復先王之舊禮一洗魏晉以來之曲說其於孝治誠非小補臣思聞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然要當以經文為據證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文者則可取也歷代之制沿革異同然要以祖宗典故為據祖宗典故亦有不一是必據禮文盛時乃為定也臣竊惟明堂之制稽諸經文在孝經則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是明堂專為嚴父也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饗帝可以兼配祖考也晉摯虞之議

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此則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最為明著者也若其他論辨雖紛紛曲說而曰父曰考終不可以易經文臣故曰當以經為證也國朝全盛莫如仁宗中興莫如高宗明堂之制定於皇祐則以太祖太宗真宗配紹興行明堂則專以徽宗皇祐之參配紹興之專配不害不嚴父臣故曰祖宗典故當以禮文盛時為據乃為定也自隆興以後屢行明堂之禮是時高宗萬壽則止配以祖宗為宜若紹熙則止一親郊至陛下踐祚首行明堂是時光宗方順神壽康則止配祖宗又其宜矣此皆有為而然今則不然光宗升祔廟祏已久陛下舉行明堂而尚循近制不舉嚴父之典此臣所以懼孝誠之不彰禮文之闕遺也且每歲季秋祀明堂猶以考配豈有三歲親祠乃不配以考乎或曰近歲明堂蓋與郊祀間行專本天地祖宗可也臣以為既曰明堂矣與郊祀不同郊祀不配考可也明堂不配考可乎禮從其厚孝取其大復何疑之有臣嘗備講大祀之時職在禮官故敢首以為請陛下以為事大體重博詢群議即命兩省從臣臺諫禮官集議可擇至當矣臣實建議之人不敢參預集議尚有前奏不盡之說謹再奏聞伏望聖慈速賜降出施

行。貼黃　檢照紹興十三年以前高宗皇帝屢行明堂之禮，是時徽宗皇帝方北狩，止以祖宗配。自十三年以後，三歲大禮皆行郊禮，止三十一年行明堂，專以徽宗配。故文云：惟仁宗之武，敢忽於遵承；惟文考之嚴，敢忽於陟配。此又明驗也。伏乞審照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祖當宗祀，今太祖與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驩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淳熙六年初行明堂，詔書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互蹕尊祖之誠。仁宗皇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行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嘉祐三年十一月五日行郊禮。嘉祐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四年九月十日行明堂，以英宗配。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郊禮。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郊禮。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行明堂，以英宗配。六年十一月五日行郊禮。哲宗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以神宗配。是歲蘇軾劉摯是時司馬光為相，自議兩行明堂，無改配之文。四年九月十四日行明堂。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行郊禮。紹聖二年九月十九日行明堂。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行郊禮。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行郊禮。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行明堂。有令要無改易神宗配之文。四年十一月三日行郊禮。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行郊禮。六年十一月六日行郊禮。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自政和七年之後立室和一千九秋大享帝親祀以神宗配。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行郊禮。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行郊禮。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行郊禮。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郊禮。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行明堂。四年九月十五日行明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行明堂。上是時議日孫林年議，不云道君皇帝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不可遽議配侑之事。十年九月十日行明堂。後今春十二年十二月徽宗祔廟。十三年十一月八日行郊禮。十六年十一月十日行郊禮。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行郊禮。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行郊禮。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三十一

年九月二日行明堂，以徽宗配。　降授中奉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倪思，右思伏准省劄，關送禮部備坐思劄子，乞以光宗皇帝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並侑天地事，及今參政所奏，并集議官議狀，三省同奉聖旨，祀事日迫，候將來別議。仰見聖朝嚴重宗廟，不輕典禮之意，而禮家聚論，各為一說，皆有所援。在思自當聽伏，然而猶有思見，於斯之時，若畏罪避嫌而不言，實有大職之咎，須至再有條陳。思竊見今參政及集議官，引據神宗皇帝聖訓及司馬光之說。思竊謂聖莫聖於神宗，賢莫賢於司馬光，絕學興識，遠邁先儒，固可以為定論。然思所疑者，謹按熙寧四年、元豐三年，神宗兩行明堂，親祠實以英宗配，是時神宗雖有此聖論，而於行禮則未嘗不嚴父也。司馬光治平中雖嘗建明，而當時不聞從其所議。至元祐初，光相哲宗，一時熙豐之政，莫不變革，而明堂之祀，實以神宗配。蓋光於明堂禮成而後薨，明堂之前，若以其學欲易舊制，似不為難，然而卒未嘗變革。蘇軾行明堂加恩詔則曰：訪落之初，躬總率之祀，追配烈考，以侑帝天。又曰：祇見昊天，陟配文考，則光相哲宗，祀明堂而配考明矣。夫以神宗之聖、司馬光之賢，又已見於議論，終不輕改舊制者，蓋以經文及漢晉以來典章故耳。今朝廷若以訓言為定，則今參政及集議官所援不為無據。若以當時行禮之實為定，則思所據蓋出於實矣。以不得不剖析，以申前說也。此其大節如此。至集議官謂思所引周易豫卦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之說云：非為明堂立文。思考之正義云：配祀明堂，以考文王也，則是於明堂立文分明。又謂祖為王父，雖王父出先儒之說，然孔子經文止曰父而已，加以王之一字，而指以為祖，近於牽合。借父可以為王父，據禮生曰父，死曰考，則難以指考為祖，而解易之文矣。又謂孳虞之說不合於經，而不明著其不合經之說，則是非不定也。又云紹興七年以後，徽宗既已上賓，至十年行明堂止配以祖宗，其說似可據。然思猶有說者，緣十二年和議始成，徽宗梓宮方自北還，故紹興七年議旨有云：道君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不可遽議配侑之事。則十年之明堂不配徽宗，蓋非以梓宮未還之故乎？至於十三年以後，遂行郊禮，即不與合宮間祠，而三十一年行明堂禮，專配徽宗，則是前之不配徽宗者，皆緣有故；後之專配徽宗者，蓋以當然。自隆興以後，高帝尊御德壽，自應越配祖宗。至淳熙十五年，高宗上仙，孝宗行明堂之禮，亦止配祖宗者，時方行三年之喪，凡是未除故也。至於光宗止於親郊，不及明堂之歲，屬上踐祚，初祀明堂亦止配以祖宗者，蓋光宗方躬神未康故也。謹考皇祐以來，主於紹

賓曰。靈光殿賦。飛梁偃蹇以虹指。班固西都賦。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
上躋。劉孝標論。升之霄漢。非其任。翠極迎合。輝聯汗漫。善曰。吳都賦。煙
聯五陵。俗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善曰。爾雅。穹蒼。蒼天也。張平鴻鵠
賦。蔽林紘之外。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魯植永曰。情於皇居。西都
賦。紘宇而之太半。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遠而望之。赫
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追而察之。聚嫣煥以照爛。倏山訛而聲換。士
贊曰。西京賦。瓜瓞戲以輝煌。又彤庭輝輝。揚雄甘泉賦。壁天旋。宋玉高
賦。天旋少陰。白日西匿。蜀都賦。望之天回。即之雲昏。楚辭。神騖。追而望
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追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曹植洛神賦。追而望之。若
倫木魚而羅天文。追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張平子東都賦。瑰其說
摘。望嵎嶼。浮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士贊曰。西都賦。濫瀛洲與方
壺。蓬萊起乎中央。五經通義曰。太山一名岱宗。群岳之長也。漢武帝馬第伯封
禪儀記曰。太山東南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泰觀者望見
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太山記。東南巖名曰日觀。黃河
去岱三百餘里。望見之如帶。猛虎夫道。潛虬登梯。士贊曰。樹雲遝詩。潛虬
術。要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後低。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之臺。月令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十四　六

祀曰。明堂者。上通於天。象日辰。西京賦。通天訬以竦峙。西都賦。洪涯而
下低。玉女攀星於綱戶。金娥納月於璇題。士贊曰。揚雄甘泉賦。曆玉女而
卻宓妃。又攀璇璣而下視。行遊目乎三危。樊猛宋玉招魂。網戶朱綴。王
逸曰。網戶綺文鏤也。施明達詩。璇題納行月。揚雄甘泉賦。於臺閣館。璇題
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烜也。藻井綠錯以
針。蓮天葩艷。追月初冀而衡電。士贊曰。西京賦。帶倒茄於藻井。荷綠田藻
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西都賦。蔽追綺疏。靈光殿賦。天窗綺疏
景福殿賦。飛宇承宮。扶欀川而周足。凝跟蛙而羅墻。士贊曰。西京賦。突側
枝而跟絓。壁隨施而後斲。說文。張足法也。公羊傳曰。絳者何。猶升也。要離
欲睢而外峙。精視冰背而中逵。士贊曰。吳越春秋曰。要離夫往見王子慶
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
動以利。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
此者三。要乃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失精視事
未詳出處。並以複道而接乎宮掖。堂崙乃切入西樓。是為屺崙。士贊曰。史
天官書。索而入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
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崐崙。前相如賦。堂入曾

宮之咸。或前疑後丞。正儀獨以出入。士贊曰。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
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
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會。士贊
曰。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
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
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
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
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
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其左右也。則丹陛崢嶸。彤庭煌煌。士
贊曰。西京賦。金池玉陛。彤庭輝輝。列寶鴻歆金光。士贊曰。漢書。武帝祠
后土。營宮得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皆尊寶鼎。有司言。今鼎至甘泉。光潤
龍變。承休無疆。又班固寶鼎詩。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
現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若其表光之流。辟雍之滔滔。像環
海之湯湯。尸子曰。士贊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
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之外。象四海也。班固東都
賦。乃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聞青陽。於總章。廊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十四　七

明臺而布古堂。儼以大廟處乎中央。士贊曰。唐禮樂志。其青陽總章古堂論
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記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蔡邕明堂論
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
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
曰大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
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環如
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發號施令。乘時順方。士贊曰。書。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孫卿子。東都賦。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觀天地。授時順鄉。
三輔黃圖。明堂四時行令也。其闈城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士贊曰。三
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處是列位。南
北西九。士贊曰。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
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
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一尺矣。白虎列序而璘
彪。女切。青龍承陽而蜿蟉。於久切。士贊曰。靈光殿賦。蔡虎攫挐以
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虬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奉

殘狀以獲芋。殘狀自號。記曰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引為相如子虛賦。青龍蚴蟉於東廂。其深沉與寒也。明赤熛以光。刁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之中。光摧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士贊曰。唐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若乃增嚯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樣。易若飛動。艷五證切踴丑見切雅許既切肝丑于切明居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士贊曰。詩曰。明肯行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又烈皇大師。象聖萬物數殊。畫先殿賦。用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載寫其狀。託之丹青。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畫先殿賦。齊首目以瞪眄。又厥狀睢盱。睢盱可觀。注云。睢盱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何晏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繪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者。以當箴規。今用輪回曰。畫古者明君賢主哲臣忠之象。以為君王之誡。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睹四牖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於是王正孟月。朝陽登躔天子乃施蒼玉。饗蒼精。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琴而彈鳴絃。士贊曰。本紀元年春正月。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唐志緑為琴為瑟。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士贊曰。前漢胡建傳。引為法曰。國容不入軍。東都賦。昭皇儀。風帝容。又明堂詩。抑抑皇儀。儐蹤神臺順觀靈之軌。士贊曰。禮緯曰。夏曰清臺。商曰神臺。周曰靈臺。後漢明帝望登靈觀。雲帝紀。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氣。儼對清廟。崇祀天之規士贊曰。詩清廟。祀文王也。又思文后稷。配天也。歆若形響。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焚煌藻黻。士贊曰。西京賦。若天子虛賦。形響布寫。甘泉賦。形響量馳鍾鼓笙竽。西都賦。黄袖形響而興作。詩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崇牙樹羽張東手東都賦。羽旄藻縟。繡五服之章。受萬邦之籍。士贊曰。書斯成五服即侯綏要荒也。又萬邦黎獻。東都賦。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張龍旗與虹旌。擯金戟與玉戚。士贊曰。詩開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魏都賦。虹旌攝覽。以訖其妃所執。大會神州敘清廟。下而言戚。本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之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延五更。進百辟。秉珪璧祖曹功。獻琛帛。士贊曰。唐禮樂志。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所司。先本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南會其字

饌。皇帝請三老座前。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次進珍羞酒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心請受敎。史執筆。錄善言善行。漢書明帝紀曰。禮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注曰。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書百辟卿士。記玉藻。諸侯瑞圭璧。然後為之天明堂位。須用玉璧大圭。詩云。來獻其琛。張平子東都賦。其惟帝臣。獻琛執贄。唐禮樂志。禮樂四。曰帝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地言。琛即玉也。顒昂倗僕。儼容壘跡。士贊曰。詩云。顒顒卬卬。莊子。孔子見老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執敢不軌。列子。徐廣絕交論曰彩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乃潔菹醢。修粢盛。士贊曰。禮記祭統桂。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又曰。組奇而籩豆偶。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記禮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祀上帝。奠三犧。薦五牲。享于神靈。士贊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為六畜五牲三犧。注。祭天地宗廟謂之犧。東都賦。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士贊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張平子東都賦曰。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鼓大武之隱轔。張鈞天之鑒鎗。士贊曰。詩武奏大武也。注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禮春官。教大磬舞大武。以享先祖。子虛賦。鏗鎗闛鞈。張平子東都賦。習習省式。從鼓鐘鏘鏘。史記。趙簡子疾二日。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班孟堅東都賦。鐘鼓鏗鈞。管絃曄煌。禮記子夏曰。鐘聲鏗。鼓聲讙。孤竹合奏。空桑和鳴。士贊曰。周禮孤竹之管。鄭玄曰。孤竹。竹之特生者。春官大司樂。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盡六變。森九成。群神來兮降明庭。士贊曰。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甘泉賦。廼望二元。子以肅清。嗣天庭。子兮群神。儐枯蓊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肹蠁也。士贊曰。孝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又祭祀思享之。然後臨辟雍。宴群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餐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洛兮澤汪穢四海歸兮八荒會。龍蟠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群臣醉德。揖讓而退。士贊曰東都賦。親明堂。臨辟雍。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又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群后德頌。重說賦。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重見殿賦。今

元氣之絪縕脉終傳天之兆。注：解元氣，約陰陽，易保合大和，揚子稱母兆

民者，其統紀於十二律，王者十。書乃春秋。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漢

禮樂志：福滂洋洋，汪濊。司馬相如封禪書：漢思廣鴻，普茂家盛，傳四海，歸

其仁。揚雄甘泉賦：八方協兮萬國諧。蜀都賦：控洋洋溥，則能騁十方宜。注

曰：周語：管子曰：四人雖處，則其言嘯。漢江反謳，文曰陸數指也。公是功。西

都賦：后宮若茲，不可殫論。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儀禮曰：若四方賓燕，

拜說而升。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曹

易：夕惕若厲，無咎。淮南子：下際三泉，上尋九天之上，下察之地也。飛聽馳

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士贊曰：易繫辭：精氣為物，遊魂為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郊特牲：鬼神陰陽也。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

之名，而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下明詔，班

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沉珠，卑宮頹墻，使山澤無閑，往來相望。士贊曰

班固東都賦：汎舊章，下明詔。史周紀：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隷。記月令

孟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漢酈食其傳：敖倉天下轉輸久

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莊子：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班固東都賦：沉珠

於淵。漢五行志：禹卑宮室，此聖人所以昭教化也。上林賦：命有司曰：地可

墾闢，悉為農郊，以時蒐狩，循場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

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率

反本。人和時康。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躬三推于天田，脩帝籍之千畝。唐

禮樂志：皇帝立春後亥日享先農，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儲王耕五推，

尚書卿九推。籍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供粢盛，及五齊三酒，醴，以食

牲。籍田公之農。唐禮樂志：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皇后

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唐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耕籍田；

又顯慶元年三月，皇后親蠶。班固東都賦：逆乎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

歸真。建翠華兮葚葚，鳴玉鑾之鉠鉠。士贊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淮南招

隱賦：春草生兮萋萋。鑾已也。又此說見前。鳴玉鑾之啾啾。張平子東都

賦：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士贊曰：張平子東

都賦：文帝躬自菲薄，致升平之德。司馬遷傳：於穆清廟。天欣欣兮瑞穰穰，

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旁。士贊曰：莊子：善治天下者，欣欣焉人樂

其性。貴山傳：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訢，喜也。詩云：降福穰穰。甘泉賦

蓋至成了叶帝閒，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漢書志：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為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長陵者，漢高帝陵也。唐元

宗紀：開元元年十月，講武于驪山。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包陶

唐。士贊曰：唐書志：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栗陸氏、陶唐氏，皆古帝王之號。

郊史封禪書：所謂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之二也。莊子：子獨不知

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陶唐帝

堯也。遨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士贊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又黃帝立為天子

十九年，令行於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見之，而問至道。吸沆瀣

之精英，咀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烹，幾華胥之故鄉。士贊曰：楚辭：餐六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陵陽子明經：冬飲沆瀣者，北方夜半之

氣也。西都賦：鮮景氣之清英。史律書：萬物皆成，有滋味也。莊子曰：散已滋

味不得平而樂之。嵇康養生論：滋味煎其五藏。書：至治馨香。甘泉賦：猶彷彿

其若夢。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

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

國無帥長，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又天老力牧大山

稽告之。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於是元元濤然不知

所在。若群雲從龍，眾水赴海。士贊曰：易：雲從龍，風從虎。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士贊曰：漢書平

帝紀：營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小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

與崇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

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是時也，七雄並

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

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絕書曰：

吳王起姑蘇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越伐吳，吳敗之姑蘇。漢書伍

被曰：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姑蘇即姑蘇也。左傳：楚子成章華

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又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申生曰：孝經：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作傾宮，飾瑤臺。歆揚國

美，遂作辭曰：穹崇明堂，倚天開兮。巃力孔切嵷則孔切鴻濛搆瑑公回切

材兮。偃蹇坱烏朗切圠烏黨切，遨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魚及切靈臺兮。士

贊曰：江賦：欻如地裂，豁若天開。靈光殿賦：[illegible]

岩嶢嶭。[illegible]

在東。故張賦洛汭之莽。西都賦曰懷材而定吉。西京曰山谷原隰泱莽無疆。詩云陟彼南山。西都賦降周流以傳徑。班固賦蓋詩乃流辟雍鳥冯。赫奕日噴風雷。宗祀彤躬。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士蒙曰樂記致之以音定。春之以風雨。暖之以日月。班固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于唐賦彤雲布寫。又見前注詩。詩萬漢天下壽於王化。孩行漢明帝紀曰光武帝班大道穀之八極。班固幽通賦京八荒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四門啟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士賢曰為書四門穆穆。世祖紀八荒叶多萬國偕而書休徵。孔安國注曰叙美行之驗也。息都賦灌叠詩曰克考休徵。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懸哉。士賢曰是都賦備宮居之制度流為陽制觸銘作頌作固。魏都賦非徐十北而儀君位於延千。詩云思去思去錦繡萬花谷劉允濟明堂賦　太學設崇二宮既章。靈臺司天。辟雍彌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嚴嚴。規圓班方。偕序膳閒。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祥。喜喜濟濟。吞射秋饗。多士濟濟。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純精。恢天祿以作乂。播元命之派英。致欽熬以播氣。運蒼昊而時成。括閭陽於泰階。葉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祖而龜書至。地以河觀而馬圖出。擁神麻。尊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玄天。享神祇以稱秩。顧畢宮而自處。惟禮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蚍營而法營室。訪夏后之執儀。云唐四而修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戴九而式七。錯綜乎舊典。經始乎王律。紹先志以爲輿。匯務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耒臣而富其議焉。咸以爲明堂者。明于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褒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禋。欽修宗祀。非夫爲巳者也。安可已乎。粤正月庚午。始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某。應黃鐘之旋宮。規矩四門。坐納四氣。明明八憑。均調八風。雍金扉玉匠。居匯磬卻。闕候之夜。光明景質。以爲工。思水天以接神。故峻址乎皇穹。懸乎漢。絓乎豐融。雷水乾以震燿。靈大壯乎其中。非至聖之精識。孰能克勤乎此。功文苑英華劉允濟明堂賦　大哉乾象。紫微疏上帝之宮。從矣坤興。丹闕設聖人之宇。聿觀文而聽政。宜配天而宗祖。體神化以成規。應靈圖而立矩。度七建以垂憲。分四室而通輔。合宮之由。故作□鬱乎軒丘。重屋之儀。崇於夏禹。因殷成於五帝。繼周道一作有於千古。統正朔之相循。起皇王之踵武。大禮興而三靈洽。至道融而萬物揔。其在國乎。惟聖踐極。配永登櫃。決生成於大冶。銷品彙於洪鈞。青是象而調七政。圳山川而定五都。闢汾陽之雷霧。受河朔之禎圖。總羲龍於圖序。

集鳩鵞於天衢。包壯業於玄頊。寵景化於黃虞。功既成矣。道既貞矣。谷后土之嘉祥。露上玄之殊祉。望儀閣之秀出。騁月觀之宏峙。緣紅玉以團岑。肅龜壇而薦祀。道不言而有洽。物無為而自致。嚮明南面。高居北辰。屬天下之同軌。率海內以嚴禋。想靈臺以應物。考明堂以臨人。叶和萬寓。懷柔百神。降皮心於靈術。採舊典。詢致實。表至德於次萬。肥宏規於太一。欣作之於有果。佇哉之於不日。工以奔鼓。人皆樂康。詰于與於前跡。探公玉之遺若。順春秋之左右。法天地之圓方。乘八風而統刑德。覩四序而候炎涼。跨東西而作句。俯二七以疏穗。下臨星而宇。控烟霞。瞰鷺瞪於層極。究虹梲於遊梁。崑山之玉。樓觀騫。曾何髣髴。蒼海之銀宮。嶼嶼安足翱翔。於是覽時則。徵月令。觀百王。綏萬姓。肆類之典攸集。郊禋之禮爰盛。衣冠肅於度識。禮樂崇於景令。三陽再啟。百辟來朝。玄纁霧集。旌旆雲搖。湛恩畢被。元氣斯調。羅九賓之玉帛。舞六代之咸韶。澤被翔泳。慶溢烟霄。穆穆焉。煌煌焉。粵自開闢。未有若斯之壯觀者矣。煥乎上道。臨貴三才。逸乎聖。懷周流九垓。鴻名齊於太昊。茂實光乎帝魁。泱群山於兩露。通庶品以風雷。盛矣美矣。皇哉唐哉。　任華賦粵若稽古。巨唐千靈。累聖二葉。重光思文烈以宗祀。象天地之圓方。考遺訓。建明堂。俯南端之赫赫。擻北極之錯錯盤螭鵠紛。拂神珠而高翥。遊鵾翁習。仰層檻以迴翔。星辰出納於疏牖。虹蜺縈帶於軒廊。遠而望之。若扶桑吐日。主高岡。近而察之。若叢雲轉蓋。陵昊蒼屹崢嶸以岑立。漫離披而翼張。其寧秘也。總漠退。概靈優。髣髴杖杖以寘寘。窅眇清爽。日月來往。赫呼呼以煌煌。階陛崢峋而分據。樂確磊落以相望。實造化之難測。非谿壑之所詳。吾君正冠冕。垂衣裳。佩玉璽。勝千將。猛簾列。崇帝張。百揆時序。萬國來王。款行初年。既在南而近夏。肯仁親族。乃居東而曰陽。中主尊於太室。西尊德於總章。務親親之奔累匡。安宴之樂。康然後知嚮明之位正。隨時之教盛。國方備邑。來五運以順行。選士春實。崇四學而教令。主直若斯而已哉。其宮十二。以象辰行。水四周而為海。堂建楣。徑可以見乾坤之壽某。暑往寒來。可以知六九之變。改室也州之數。寔也。卦之在高。得黃鐘之實。柱懸列星之彩。畢千古之能事。終十人之不宰。至有虞之總期。夏后之太室。殷重屋以五。周太廟以七。伊數君之餘制。各殊途而並逸。雖信美於當年。是無取於今日。別有青河鮮鳥。長沙求賢。一作狀計論公王之圖。錯綜伯皆之議。憬繡繡之有漸。庶青雲之可致。　王禮賦大唐混合。寰宇開泰。時雍體黃中之一德。居紫微之九重。既而化。啟載造天下。有道得彩鳳之靈圖。據飛龍之大寶。矣其歷數會昌累

禁重光眞宰無爲。感先天之景貺。聖人有作。立配帝之明堂。爲神視之大造。蔵崇丘一作巨之正陽。嶙嶙嫻嫻。熒熒煌煌。徙觀其藻畫。周設雕刻具美。崎嵚嶔路迄以土風。重檐周流。以蔵點嶔峯崎峨。狀乞岳含霧而揷天衢隆崇崪屼。若蓬萊駕鼇。而涌海水。屹乎岌岌孤標。紫氣旋題。皓飾金鋪洞文。拱星辰以瑞居。傍眺白日。忽軒檻以直視。俯見青雲。霄乃環曲。析構重屋。蓬衢綺井。艷室屹見宮之殿然以垂珠。階接形庭。影連延而遠。玉若夫靈姿衆土。詭變一作變。畫主畫栱攢旋。龍桶參差。以星布陰。宮畫朗粉埴紋珽以月明。及太四海。放晏一人。有虞寒風。初盡陽月。既正。營魯詞。谷以來王。文物蔵擬以交映。信所謂不宰而合道。居中而作聖。于泊賦。天子朝諸侯於明室。惟古之制。始以講信脩睦。絲以布恩施惠。含主德之休光旋中國之巨麗。下之象地也。以列五位之神。上之法天也。以配五方之帝秉太一之盛。靈順陰陽之開闔。左个右个分以寒暑之宜。以建以凡虞以堂室之際。觀乎萬國來朝。盛儀濟濟。聖人負斧扆而南向。以布政百僚。瑞見弁而北面。以陳禮。是知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宴會之節。以明於尊卑。慶賜之儀。以旌於孝悌。原夫宅中而建。繼天而作。廷祇高步。俯枕伊洛巍巍煌煌。嶽高不可乎彌度。翠龍儀以迦蠑。亘虹梁而各落。綷以綺藻。施以丹雘。四闥以四氣而開。八窗以八風斯應。祥風布影。對寶檻以交輝。皎日懸光。耀金牀而璀錯。於是陳三獻之禮。歸九成之樂。中儀於辟雍。崇業於太學。魷古今之至理。議沿襲之路。駿既而順斗極。運天關。皇思普矣。貴賤以頒。東門之外。以朝乎九國。南門之下。時事於八蠻。正德美亦思風斯布。業溫恩。節制度。重三台之任。乃中命於中階。寵五伯之功。遂授鉞於東戶。夫明堂者。明帝之德。體天爲狀。必資闡化以準程。且獨弘規而取持。出庶物而咸仰。包宇宙而爲量。惟先聖之是則。信百代之可尚。

謝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以九服方以方同心爲韻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巍特立。鎭壓殊方。所以施一人政令。所以朝萬國侯王。而室有三。總數惟九門太廟於正位。處太室而中實。啓門千三十六。戶一作在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惟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時候也。六年之初。孟春之首。有截而志無脛而走。將欲交正於成王之命。所以立辟於周公之手。洞八闥以臨八極。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物於前後。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群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

右以戎列四塞外屏之左而蓬對。采于王處森然以相參。龍揚豹鶱。抑揚而相背。肅肅沉沉。嚴崇整深。煙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負斧扆而南面。知萬國歸心。於是鏘金石。揚律呂。動墳虡。程祝敔。儼若思而山立。悄不言而鳥序。一拜一起。薦朴而齊。傾舞之蹈之。雷也而侯歟。俄而翠華轉。仙仗迴。思車率土。化洽九垓。合鑾和以畢至。盡梯航以負一作有來。彼爲有大室。武作靈臺。曷與此而同哉。不範文正公集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完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耕德。巢穴以革。棟宇以植。徵太古之奕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使崇高乎富貴之位緯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聿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廓焉而四達。嚴乎馬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奉之以茅。數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迭。焉谷五府而參矣。逮成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爲畢宮。階以一尺之崇。武湯受命。革以三尺之威。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于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既然大室儼乎中黃。都徵名之在而。取盛德之句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闡闔其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臨負。九陛參其前後。柏柏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翳翳焉趨馬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蔥蔥。圓海兮漢漢。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精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廣。示邦域之景鑠。則人神之塞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彊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本三壽以勗天下之孝。技三老以動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通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熙熙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愓愓於無災。北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豹周之禮。秉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主。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曆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代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康兮賑天之窮。惟幹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享。蒙蕩蕩之至仁。浸灝灝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始於仲呂之营。發於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天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正氣而無逆。靜百官之事。驛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盛

以助長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乎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
廟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
之奧。奏清商之聲。園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收藏之令。
養衰老以恤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乎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
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蟲介時令。
虎威夕水。淳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
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啓三農於休息。發百辟
於恭靖。閉市必寺。宮室必堅。無用之器斯黜。無事之官必省。錯圜與以俟
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之靜。斯乃順其時
與物咸宜。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
盛節。彡彬彬。此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
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嘩嘩以陳。五帝之席。奕奕而倫。惟太室之位。通上
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俾筆離離。玉帛莘莘。牲牢之米。既尊於
夏后。蘋果之薦。後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
肅。被法服而循循。一獻以從質。恭百拜以表寅。司儀賓相。樂正似賓。道
祖王之吉蠲。羅冀虛之綸。園六樂咸在。綋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

鈞。下舞工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奔者萬國。莫大之孝。燦懍者兆民。於
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宗之明王祀
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下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
穆乎辟門之制。斷斷乎宣游之發。帝時侍旦而入。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
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崇台。進山儆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
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扆而立。濟濟焉群色而入。太常正其等。夫九
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齊焉。阼階之東。諸侯以
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
外。則樂浪瑞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
屬。南面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很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
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向。於是耽耽旅進。鏘鏘肆覲。明者益
取。諸雜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辞以詢
咨。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誦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辰光赫曦
天顏弗遠。冕綖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光輝
若北辰之會衆星。咸聚聚而右旋。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
居三揖于上。自再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俊良。議寡寡人昌幽而霽盆

賢易側而遺野。千以成名器。乎以休宗社。著聖法於圖牒。契神猷於方策
皇哉。耀今昔之崇觀。至哉。敷德兆之純嘏。故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
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閒閒。諸儒龐聚。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
之大本。泥於廣狹。蔽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迂遠之嘆。惘然有中輟
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主。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
與。行明堂之議。不必盡其制。通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
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
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
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失。析焉弗備。是則帝道之旋。胡取乎總
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
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踐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克舜
之齋。名惟巍巍之弗遑。遑孜孜於雞鳴。惟至平之休代。思卑財於吾民。惟
四維之有親。尚疹疾而百年。故聖人之實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慾而薄
索民。庶幾乎格耻。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乎千載。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
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皐陶。通達茹乎天下。惟
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惟幽隱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

德。始君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于勝茂實而無鍾。惟皇極之大智。思天下
而與平。惟萬物之或差。待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
底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為。但淵淵穆穆。無反無偏。淡
淳澤以成。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我國家啟祥
百靈。篤啓三極。東升禮於岱首。西展瑞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謀皇人
之德。祖考來格。侯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勝。豈工聖之謙而易臣
之意也。且詩考州辟之明衢。纂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
奢不為其肆。斟酌乎三五。徽議者商榷。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
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于神。掞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
祐。與天下宜而已乎。熊克山堂稽集明堂禮備樂和賦　并序　思考明堂
蕆祠禮既備。以享。此樂亦和而成之。禮在所嚴。中寓交孚之實。敬於我盡
音諧中節之時。聞之。君有所親。必有所尊。祭如以文。何如以實。儼然對越
此敬肅肅。隨所感通。厥音秩秩。副而為禮。作而為樂。于堂之明。備不在物
和不在殺。自心而出。時也。伊蝦既饗。肇禮有成。赫赫儼臨於穹昊。洋洋如
對於神明。若曰心術精神。有無感不通之妙。啟容文物。皆稱中於外之誠
惟天惟人。此地昭格。是禮是樂。吾心所生。伊霜露之感。春秋之思。宗祠惶

積九玉帛之繁。鍾鼓之節。實意流行。但見大帝可承於敬。命執玉之儀。考永格於獸舞鳩琳之樂。撤則形器歛而誠慧。物所以多將敬內之玉帛。音所以證發胸中之祉。庸蓋見神禮樂雖幽亦明。必方寸中間有純無駁。此斯永存。九重益致於肅雍。制不求文。具律且諧於清濁。大抵心乃神之舍。於祭可見。物無意以將。其文特虛。蘋蘩何所薦。信所薦。有空館豈能格德能格歟。故八窻重屋之肆祀。即丹府靈臺而有餘。璋璜雜揉。天則森布。金鑑石調。心聲發舒。不有寘也。亦徒祀歟。想夫以盛儀寓漢室。薦神之際。諒洽於至德。在周宮事帝之初。吾故謂和明堂之設。不在乎祉揚言室。備明堂之物。言尊乎牲陳犧奠。蓋其神與此念以相接。況所祭於斯時而如是令也。文鍾於樂。文純德之流動。爲見致美爲孝心之發見。則知多其儀物未必盛事。苟有明信。庶幾可薦。采事之至也。盛往式稱於三十。若祀以文之歌舞。證形於六變。當論夫禮存於內則。何取祭義樂涩於關雎。有慚我將。蓋遂衍莫長於天盛之鑒。而左右最關乎神聽之洋。毋小人同其和。工歆鳴玉。毋後宮極其備妥形。借案非平日宮庭常積意誠之學。豈一旦禮樂可登宗祀之堂。功笑太唐重九遽圭璧易汙於房闥。秦嚴五室。歌韜胡修於宮廷。雖然不誠無物。神固難乎助祭。非人心胡能格。今此廟而於穆

宣其意於歌詠。禮不敢有將此忱於拜禱。然則於明堂而祖嚴父配天之祀者誰歟。有周公之作樂制禮。著新廟章右个賦以大變銅渾天妙玉買而顧大名。齊明。神道設位。恢三皇之物物。張五帝之經緯。居皇極以體尊。配升平而作議。工棟下宇。圖出泉之典。功高登辟雍。模大壯之成器。分五行以配德。合四時而導氣。當周家以規天。發方儀而法地。周鄭假之間關。得陰陽之奧秘。不然何以審實位之尊。彰后王之貴者也。夫其體物辨方。因宜制變。杜雲構之直聳。屬星躔而右轉。玉露朝落。金風夕肅。收帝籍於西成。導武人於南向。然後緝以衆政。休並百工。革黃月季。虛正昏中。釋莱吹幽。命樂人而萬舞。新牲示戟。習軍威於五戎。既依方以賑。玉遂假呂以次銅。徒觀其在陽體尊。規模所存。取爾寒暑。以法乾坤。環汙彼之流水。設有閑之高門。布政居方。順時闔闢。已言講德肆志。討論宣八風而配律。示七政以同渾。爾其大禮盡設。明堂洞開。興七之跡。厥德不回。見周公之肅康。肅綏王之羅哭。設殷監於既往。垂大軌於將來。遠宇九房。棣唐堯之衛室。神階十二。懲夏癸之瑤臺。政當勤求庶政。想望英才。不爾何勞議於是日。而旋斡於飛灰。既而四方述職。九品陳儀。禮有假叙。政無不施。於散明於風。勤起斜斂而星移。道歟鷄驚光合熊羆。永恭巳而南面。故垂拱而無

爲非斯宇以收貫。亦何取於成規。是月也。天子禮神祇。展牲玉盛物。增思虔心以嚴。既奮稽以薦火。致作人亦趨刑而斷獄。明天闕以講武訓群驕而撫俗。刑有紛者。水風金門獻歎。念無媒以贈策。擬設天於竊。嘗錦繡蓋花。禽考元明堂詩

賀明徧工書詰旦乘軺。軒田圭邸蒼玉。云農舜雲門。香浮瓚金。酒煙繞鳳。風樽貂晃文輝。映衍珮自相喧。徹風飈清。嘗輕而發陳根。新花臨御陌。春色起天閽。河間獻樂語。斯道愧能論。

韓魏公安陽集明堂慶成詩

至矣君嚴父。其惟祀配天。明堂茲有法。路寢後中虔。禮簡刊前議。圖新煥昔傳。乾坤隆正位。辰火協高躔。宗德停參倚。稚尊獨大圓。原崇太極坐。並享總章筵。郊物豐秋後。齋精吉亥前。既祗真館駕。仍潔閟宮牷。泛灑輕塵夭。涖濡惠澤先。直由誠爲感。卒使祭無愆。望日回清蹕。中霄儼遽延。一純通肸蠁。五室散煙雲。和以流金石。聲非主豆籩。靈光燭盛房。融駕涌旌旂。齋酌終三薦。神聲答萬年。徹聲搖海嶽。瑞色變雲煙。飲已均庖饌。思思被幅員。星鷄隨勑紫。赦鶴下樓宣。赦不煩家至。民惟視德遷。普天知于道。斯匪化之然。

胡文恭公集明堂大禮詩

路寢尊嚴配明庭。考舊國房心通氣象。太紫狀規摹。瑚衛多儀肆。齋祠至信孚。邊盛甘蕤薦。鬯味卻鮮腴。日月垂天象。鸞龍奮賁鼎。樂均諧獻律。禮蘊潤宸謨。翻珮千宮拱。梯航四海趨。諒恭虛小心。登降謹黃衢。德盛三靈格。恩流萬物蘇。甘泉陪法從。千載奉歌虞。

禮畢慶成詩

路寢凝中宇。星文直大辰。總章載往範。齋駕奉明禋。惟聖能嚴父。於皇重饗親。永懷深肅儀。昭事社精紳。鍾律成韶古。衣冠蔚嶽新。九金供貢職。萬玉儼朝倫。更直觀珠禮。乾祇享至仁。參祠七世廟。弁降六天神。萬貲盛秋野。千祥擁紫宸。眷思覃四海。壽域濟斯民。

鄭剛中北山集九月二十二日侍祀明堂詩

明廷百辟奉君王。祀事嚴稱肅建章。天拱星辰陪日表。風回嵽燭遶龍光。侍祠宮拜聞鳴玉。導駕班回散寶香。宮室受釐誰入對。爲時陳論莫荒唐。

馬碧梧玩芳集恭進明堂大禮慶成詩　并序

臣恭聞孝宗皇帝淳熙六年宗祀明堂。積雨頓霽。詞臣周必大上言曰。謂天難諶。乃爾高見。謂天蓋高。乃爾爲回。不特執珪帶陳樣拄而景既圓已。斯臻矣。書之簡冊。至今以爲美談。臣恭惟皇帝陛下。寅威寶命。嚴恭帝祖。乃卜中秋。元祀宮中齋戒禱晴。先夕陰雨如晦。詰旦群臣奏請宿齋。陰霾洞開。天日清晏。逮于竣事。景氣融明。都人聚觀。萬口嗟異。格天盛德。同符孝宗。臣以疎庸。蒙恩策掌內外制。齋宿之夕。伏奉宣諭以肆赦之文。臣正當日。必有徵之。使臣繼近纂頌。惟書生虞陋。何以蒙被聖知如此。臣於先儒無能爲役。敢循故事。撰到明堂大禮

慶成詩五言二十四韻。繕寫上進。唐人韓愈所謂辭語淺薄。不足以自効
比而指事實錄則庶幾焉。冒瀆宸嚴。伏候誅殛。臣無任感激。詩曰　鉅典
崇郊祀。精禋展國陽。泰元神後策。癸亥日重光。藝祖郊天始。高皇受命長
後庚基千世。先甲迨殊祥。率育歌時夏。儀刑詠我將。天衢登祈木。農扈慶
金穰。築塞撤璣衡。鸞梯山謝越裳。宗祈嚴美報。親享薦嘉嘗。周士成奔走
民共欣揚。青寘收夕雨。華耀洒朝陽。月御金波穆。星留珠幄蔭。九重紛羽
歲十二陽龍駕。騎玉琳琅。展軒朱磬。晉鏞時行。肅天步。安坐集神鵷。聖壽
將初禘元良。繼貳蕃。旂常森婀娜。鞘戟麗周張。采簌千重璧。蘭生百木香
金雞初日麗。卉服德風翔。淡海乾旋博。垂雲解澤滂。祀周仍歸享。躋漢亦
超虞。臣賤米遂。忝居仁熙。玉堂思書容。叢進嘉頌媿辭荒。有道帝能享。難
謹聖敢康。畏歲勤夙夜。萬壽祝君王。周益公大全集　明堂慶成二十韻。之
文九月十八日。升丹。臣恭覩皇帝陛下肇禋總章。積雨驟霽。星月粲爛。燭
光不搖。天瑞應誠。輿情呼舞。臣忝陪近侍。抃蹈尤深。謹按皇祐大饗明堂。令
翰林學士王珪。臣操趙槩。楊偉。侍讀學士丁度。宋祁皆進賀詩一篇。今
臣猥兼二職。合遵故事。謹撰到明堂大禮慶成詩二十韻。繕寫上進。言雖
無取。事則紀實。冒瀆宸嚴。伏候誅殛。詩曰　親饗嚴三歲。邦畿重九筵。祖
宗垂統大。天地著功全。惟帝崇昭報。於時展吉蠲。登禋皇祐日。潤色紹興
年。稽古千齡契。齋心十日虔。禱名祈扁榜（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書冊屏
掌纏（前一日御后以九月七日書）。僾廟陰雲翳。升煙皓月圓。無風搖燭影。有
瑞采星躔。不值連宵雨。那彰倏霽天。貳觴猶翼翼。百拜愈乾乾（三日行禮）。
（上升百級）歸次徒勞養（祀畢有司依舊例請歸小次上弗許立侍五終）。
（獻行禮）回班特許旋（及百官例班當立之）。賀儀隨仗入。霈澤御樓宣。
（行事畢即時御樓肆赦受賀恭明御樓聖躬益莊）獻胙金縢合。簪花錦繡鮮。
慈皇頎有壽。聖孝古無前（駐收燈畢即時獻作德壽宮樂御簪花）。和氣
橋都邑。歡聲徧海堧。祺祥應受美。壽祿自綿延。臣也蜀羌賤。恩斯雨露偏
軌。綏華益東。草救玉堂邊（五字孟故居之）。第頌甘居後。建辰幸獨先。四方
今日請。中請我將篇。楊冠卿容齋類藁　祀明堂　總章備物嚴秋饗。尊祖
合祠規汶上。宰臣恭肅相明禮。精意潛交通肸蠁。珠庭朝薦燎煙升。陰雲
剝落天日明。百神駿奔風馬下。休嘉協應年穀成。王珪華陽集　大饗明堂
慶成詩　皇祐更秋律。明堂奉帝禋。采盛雖薦德。霜落木懷親。於赫朝三
后。無文秩百神。九筵文玉帶。重屋近星辰。邃幄留黼御。清壇墜月津。衣冠
漢儀舊。金石舜韶新。交祚閟宮室。鳴鍾降紫宸。群陰先伏息。淑氣十回春

重歌叢千祀。豐恩浹四垠。愁非老辭筆。徒學頌堯人。史浩鄮峯真隱漫錄
進明堂慶成詩　六闋淳熙禩。秋高日仲辛。大君歡渙號。重屋薦明禋。玉
輅興清廟。龍旂亘紫宸。雲陰達夜解。霽色一朝新。周禮尊嚴備。虞韶樂舞
陳。合宮天地並。侑序祖宗均。峻域登三獻。脩祖秩百神。肅祇中慮意。將饗
降高旻。宣室宜膺福。慈闈亟拱辰。寶花馳萬騎。歸胙見（壽皇）雙親。權事超
隆古。千齡際偉奇。某首章有截。成命擬無垠。惠飫盼群后。恩波逮老臣。祝
堯非健筆。徒學華封人。楊慈湖集　明堂禮成詩（并序）嘉定二年秋九月辛
丑。皇帝祀上帝于明堂。禮成。館職祇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詩郎秘書省
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楊簡上進（簡不上去臘陳三劄）茲秋奉九筵群英
俱有賦。孫近敢無篇。宗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虛明默靜漠。大化合歡宣
近賤邊烽息。前旒內寇遷。鬼神雖默祐。刑政謹將然。盛謂公私雜。希聆守
宰賢。積深千萬歲。任止二三年。苟且姑循舊。嗟吾亦屢傳。旱蝗雖熟視
饑饉骨髓寒。後衆方虞新。問火已然。更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善頌無捷
語。愚忠有至虔。願兢兢業業。安止出到乾。　明堂侍祠十絕　禮行肆類
又稱禋。書見承平景鑠信。堪笑漢人誇肸蠁。何如明德遠精純。　光皇鴻
烈冠重興。廟社依然總隆寧。今日孝思嚴侑配。必知深妥在天靈。　王鉞
繞馳霽色開。都人驩譁歡如雷。西陽回雨元無定。都自吾皇一念來。　唱
徹嚴更風輪開。侍祠濟濟列崇陔。小臣亦忝廊西獻。惟秉溫恭對越來。
玉佩珊珊出紫扉。金蓮分炬散芳菲。祠班咫尺瞻黃道。惹得天香滿袖歸。
登歌奏罷樂初成。鼟鼟鼟萬億聲。好是天心彰信順。故教華月吐青冥。
合宮深敞匝脩廊。萬燭熒煌紫禾璋。自有質文昭儉度。不須揚厲述齊虞。
左个明堂是集英。執袍曾此侍文明。餞餘歡聽鈞天奏。疑是吾伊雅頌聲。
千官移仗拱端門。一日鷄竿萬里春。湯網本疏民自格。要知家法在深仁。
肸蠁豐融富媼薨。班迎長樂奉愉怡。休嘉鼓舞生安逸。翼翼當如來禩時。
文天祥集　明堂慶成恭進詩　於皇藝祖德象乾。聖主宣光奕葉前。邁再
庚申皇建極。祀同癸亥報參天。中嚴外辦三十禩。累洽重熙四十年。顧贊
帝心長對越。主忱功用貫坤乾。　明堂慶成詩（時為作詩祝）曉移天仗入
思成。雨腳先馳御路清。虹影倒垂雲氣卷。日輪飛上袞衣明。韶音九奏真
歆格。酌獻三行福酒傾。景命有開如木艾。萬年孫子慶純精。　清廟嚴更
夜未央。珠星璧月燦休光。香飄黃道移天步。燭引紅紗肆殿廊。禩薦交神
諧室辭。駿奔執豆庶官芳。都人報道君王壽。爭睹和鑾入建章。　淳熙稽
古再明禋。制作規模汶上新。木植羽旄朝萬國。首將玉帛薦三神。靈輿欲

下天光而御極虛拱帝在道熙事吉成中外賀與民同樂霈恩均皇心
寅畏格皇天旱歲饑書大有年報本念嚴陽館祀慶成後第從臣寫祠官
瑞紀靈光燭太史星占貫索循躔座正中國貢上萬方歸德更乾乾四六
叢珠四六全屬風消列日祇見合宮誠意上孚色動房心之次靈鏊下被
恩均暉翟之餘作民恭先惟聖時克陟下靈承天地光昭祖宗具綿蕝於
曲臺想建中和之極做燔柴於吉土允符精禋之交幸託宗枝獲承慈蔭
閟神祇之昭格與民庶以交欣肆覲東后方躬五載之巡乎秩而咸不
忘九室之饗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心極嚴父之思是謂聖人之孝
蓋諸儒之說為不經則析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為非古則取法於周公
五室九筵制既嚴於路寢三牲八簋誠自接於高靈以尊莫大於祖故
郊於吉土以配天以親莫重於親故享於合宮以配帝廣哉皇矣實難偶
之昌期巍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即路寢以親祠兆于仁祖熙五精而
並祭斷自神宗時和歲豐乃高穹顧歆而恭刑清武偃乃七廟咸神之
致宮室而雜盡自伏羲之卦茅次圜水出於公玉之圖仰以事天則
格其精享親以嚴父則盡其孝思王者布政實嚴太室之居聖人享親
莫隆上帝之配叙且消辰廣聖人之能饗合宮盡志膺上帝之居歆

我將我享既交舉於上儀來下乘崇用承膺於純嘏金行在序載嘉萬
寶之成費祼惟時爰秩九筵之祀行消吉日既殫寿饗之誠祇見合宮
益懋駿命之禮稽我將之詩而推本於古用皇祐之詔而稽裁厥中
皇祐之盛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聖以享帝為
難孝以嚴父為至季冬令日吉月上儀天神地靈允協合祛之制祖
功宗德於昭並配之文九會雍圖之數五居坤馬之中合社之制並
祀之文崇敬室筵做圖立之美報闡揚詩樂參錯玉之和鳴作民恭
先惟帝時克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必有尊也肇新王者之堂庶或孚
之克盡聖人之孝八窗五室之堂四海九州之薦講明大禮對越皇
天萬物本乎天式謹明禮之報五經書於祭是嚴昭配之文乃因萬
物之秋成爰即九筵而祀事宗祀明堂爰鑿宣室乃稽六籍之傳建
茲陽館欲竭一純之意享以秋辛屬本朝之盛際講三代之闊儀以
妥以侑是享是宜惟聖為能饗帝式降成命之休尊祖推以配天尤重
生民之本旅萬玉以來成崇九筵而昭事相予肆祀綏我思成太
宮祼鬯具宣列聖之光吉日升禋昭格萬靈之貺參講我將之儀備舉
視祠之典秋旋律當禮展合宮上帝臨下有赫既中景命之休聖人

以天為宗爰謹嘉禮之報歷吉秋辛備康年之嘉莫迎鞏陽館來率土
之駿奔共惟千齡難遇之君博剎六藝不刊之訓謂因天事天而因
地事地有丘澤之方負惟以聖繼聖而以明繼明宜祖宗之並侑講配
帝之舊文致嚴父之精意恭及皇天禮實嚴於大饗率時昭考寿莫重
於宗祧圖太室之儀卜秒秋之吉相方視址于國之陽而勢飭材循
周之舊達鄉重層總合六經之塈緒方與圜蓋是與萬世之闊峯陳
物采接神明永惟繼志述事之圖敢忘嚴父配天之禮具仲報本用
昭萬寓之誠虔示享親以教諸侯之孝若古昔后咨建合宮體房心
布政之名行祖宗侑饗之禮周同廟制益嚴配之所先漢比郊儀故精
禋之為重汶上之圖國南之制順稽古訓祗荅靈心即路寢之正
居講總章之大祀偏舉累朝之闕典再修宗祀之上儀重陰屏洽協
氣宣和復五室之常禮廣六天而合祭三神鑒德以孚休四海述職
而來助房心應明堂之成鈞鈐本聖人之孝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
各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成賴四方萬里執玉帛以盈庭群御百司
潔豆籩而恭事有嚴布政之宮備飾親祠之典朕合我將之頌無煩
玉帶之圖崇崇陽館王者之堂翼翼明禮二人之孝清廟嚴祼獻之

將紫壇謹燎熏之報乃即頒常布政之地聿修嚴父配天之誠探季
辛之穀旦修大享於合宮闢九筵之重屋格四表之懽心值火大之
騂芒乘季秋之肅氣神光陸離燭于萬邑之名善氣休委被于欽柴之
時物無上帝之稱非躬祀不足昭乎虔聖惟烈考之尊非嚴配不足盡
乎孝格靈娭於真庭欲清德於太宇按本高之儀思小上帝之祀詠
我將之什知配文王之功諏辰季秋之良盡志孝享之事定一郊之
吉卜躬三歲之宗祈璧玉溫潔粢盛令芳靈光燭於大庭休氣藹于
廣宇愼愴怵惕之盛集則孝所以興聰明齋肅之散形迺福為之降
崇堂耶明美玉薦信在天之象主布政於大辰在國之陽有道神之靈
府覽軒皇拜帝之風舉姬周陟父之典以季秋之嘉辰會五氣之精
德總章右个季秋上辛載虔禋神之庭益修嚴父之事物莫不本
於天人莫不嚴於父稽祥符之肇志酌皇祐之闕文消成宗饗昭韞
上儀乘季秋之良脩大饗之報歷祼清廟升煙紫昊氣景晏溫福
瑞紛委薦豆邊之和氣陳韎樂之盛容緝三代之編文規九筵之闕
制消路寢之室制總章之建臨祼在廟以追孝養之心欽柴于天以
達歲成之報並侑五精之嚴下勉諸侯之孝莫美玉於法扉升紫煙

於泰壇。念物萬俗阜蕃，靈顧所以降休。謂德大報，徵非親祠無以格意。
秉京露之底，懷拜高穹之大貺。　玉帛薦潔，粢盛告豐。　物登高序，秀本
合宮。　順俟昆侖之拜，參講我將之篇。　季秋肇辰，五室合饗。　屬訛辰
於商律，載講禮於路廷。　迄修廣儀，升秩宗祀。　內盡饗親之孝，上孚拜
帝之休。　卜秋吉序，講古嗣文。　極嚴父之本，思崇事天之美報。　九秋
錫吉五室，會精禋九房，篤敬上帝。　蜎儀將前，追孝虔下。　欽循舊
典，亞嚴上儀。　悉秋季序，秩古遺文。　前卜季秋之良，躬款五府之祀。
報物生之大本，符神鑒之下臨。　嚴烈考之配，交上靈之歡。　秋旻報虔
世室宗祈，九筵備祀。　萬玉相承，孝盡人倫，報明天道。　嘉盛薦芬，美
樂象德，躬三歲之祠，會五精之氣。　柱栓牌碩遵，主靜嘉。　固嚴以教
人之孝，反始以為民之祈。　懷宗廟之靈霜露，以之休暢事天地之重。風
夜罔敢怠遑。　明禋肇序，嬪禮具修。　謂欽柴之祈，已數見于郊廟，而合
宮之饗，當嚴報於粢盛。　王者反物始之報，而延饗于帝，聖人極孝思之
隆，而天配以親。　禋備者文，必昭誠主，則體式肅。　衆兩儀之臨，陟三后
之對，延消路寢之居，以象圓丘之饗。　粢盛芳潔，璧玉葦光。　陟配三
后之靈，導迎上帝之貺。　為人子者孝之盡，有天下者報之隆。　馳齋蹕
之嚴。祗大室之薦。　三歲然後卜郊，雖王者能類于帝。七廟所以觀德，維
聖人能饗其親。　神輝藹而來顧，氣嘉美而下游。　祭莫嚴於報本，禮必
順於沿情。　自前世祀於明堂，各殊其制，惟本朝因以路寢，允得其宜。
奉承聖考，升配上天。　惟天為大，辟乎上以居尊，惟聖為能，嚴於親而作
對。以言其位則卑高之不敵，以言其道則純一而無殊。　比周公獨四
其今，而文王是為克配。　和鳴作於備奏，虔敬祭於祼將。　式典以靖四
方，用膺純嘏。寧神而達八表，各得歡心。　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員丘
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帝。　禮神者莫尚於親祠，尊
祖者尤嚴於陟配。　欽柴展報，既揚吉於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
肇稱吉禮，已見于三歲之郊，載考彝章，又聞以九筵之貺。　從昆侖而入
奉蒲東以祠。　即九筵之室，躬三歲之祠。　一純二精，拜熙成之饗，千乘
萬騎，環拱庭之勤。　修重屋之儀，謹周廬之衛。　適修吉禮，歆昊天成命
之詩，膺受靈釐，拜黃帝泰元之策。　會天地祖宗之神，奉犧牲圭幣之薦。
稽文王之圖，以靈承天休。　歆我將之頌，以升配祖宗。　消吉杪秋，柔工享
之正氣，肇禮重屋，修復古之縟儀。　昭五室之授容，翕兩儀之靈貺。　禮
有登配，神期顧歆。　屬舉祀於合宮，方駿奔於百執。　民心知孝，天下歸

仁。樂莫大之典，承無疆之休。　顧蠲禮之備成，導鴻休之來儀。　孝志
飭盡，上靈居歆。　神明顧懷，福嘏綏娛。　上靈昭格，萬祉來寧。　吉成精
禋隨格，進福。　靈心顧歆，協氣充塞。　鴻儀肆陳，嘉應顯見。　靈顧保饗
美祥降綏。　誠孝孚盡，休祥顧臻。　講禮崇配，答神降康。　典備成靈
心昭答。　擁絕瑞以如山，肆鴻禧而自海。　受泰元之神貺，擁宣室之繁
釐。　湛澤豐融，含靈鼓舞。　五室成禮，百神降休。　精誠孚通，景貺休受
風曆鴻休。　率百神之丕歆，擁萬福而來下。　釐事備成，群元大慶。　上
靈昭答，萬祉來同。　咸疑盛容，鼓舞群動。　嘉祥叶氣，合宮大陸，爰講
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君。　清廟在望，自若周南之留，紫壇仍持，不
與甘泉之從。　永懷故事，難來汶上之圖，歸逮清廟，方嘆周南之滯。　祀
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　間合宮之崇祀，承明詔以
駿奔，當柴燎之升禮，奉豔尊而祭酌。　逮至還而祗役，罔獲施勞，還燀祥
之飫餘，遂蒙均惠。　陪一二大臣之後，既竊寵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
獲共慶於成禮。　精祼將而在列，侍柴燎而克勤。　靖佩無譁，風助齋居
之格，幽量致潔，屢陪獻禮之升。　今璋趨前，既陪祠位之貳，瑞弁拜俯，又
助精誠之通。　奉祠于中，不預禮樂之助，述職于外，有虔牲玉之命。　想
聞路寢之致禋，曾叨奉列，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　青靈多士，皆預
橋門之聽觀，黃髮孤生，獨嘆周南之留滯。　蓋上德孝慈之至，厚宜格於
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雖其職。　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顧受釐而
均慶，亦被寵光。　賜之非餘，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生豈稱。　駿奔述職
祖奉於豆籩，渙汗推恩，並陞於勲爵。　青宮列位，式表茂儀，未綾侍祠，宜
頒渥數。　預陪是嚴之嚴，均被勲封之賜。　雖無崇與分器之錫，亦有濮
田多井之加。　肆休成之在具，加異數之兼崇。　初聞渥命之施，居有嘖
言之畏。　祀而致福，雖欲澤四海之均，賞不因勞，豈足勸多士之道。　且
祭大者多澤，亦既均受泰之祥，然器小則易盈，豈不懷覆餗之戒。　爰均
拜胙之休，首布吉廷之命。　樂與群臣同靈大慶。　上自股肱之列，下同
覺庫之微。　嘉其頤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　霈然大賚，夫豈無名。　草
木微生，桑榆晚景。　顧田廬而傾近竊秩祿以常饑。　多病支離，已無任
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問於推恩。　緊陪庭之實勞，豈袞揚之可後。　比
緣禋祀，特有褒封。　皆柴蕆事，親陪三事之班，渙汗章恩，首被九遷之命。
皆柴升煙，爰畢盛儀，舍爵策勲，式章大慶。　若五王以褒封，發三錢而慶
賜。　顧鉢相儀之勤，祇塵慶典之厚。　旁同慶載，罔不歡呼，下逮縉紳，咸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一

太子堂 輿地紀勝堂在汝寧府光州光山縣南八十里。九域志光州有白公廟。蓋楚白公勝也。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其子白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今之太子堂，白公是也。

太師堂 宋范太史集記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恒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復七年拜太尉，保釐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內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解重事，以雒師舊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脩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觀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遠，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卤下濕，庳陋不葺，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蓋旨其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溫凊，問安侍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道逆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以書來曰：子為史官，為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無不耋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絕。周公老于豐，魯公封於魯，凡蔣、邢、茅、胙、祭皆為諸侯。召公相四世，其子封于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夫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潞國公光輔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載冊書。由今觀之，邈若古者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來輔相之臣福祿之盛，未有如公比者。雖三代而上，唐虞之際，歷選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歆仰公名，或瞻望而歎息，或聞風而歡焉。此豈可以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聲之所及者遠，愛公之深者，不獨孟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翰，如魯公之養周公；其在孟人，如召公之殖甘棠，於以勸天下為臣子者之忠孝，為人父者之慈訓，其永無窮。惟後人之多皆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記。文潞公集自別三城十九年，重來舊跡總依然。鯉庭兼是魚符守，戲綵承顏慰目前。 河橋洛宅近相望，三月花時日又長。雙璧安車來子舍，為吾持啓太師堂。

將相堂 輿地紀勝堂在利東路錦屏書岩山 **相堂** 元一統志堂在肇慶路四會簿尉廳之東。先是宋紹興中郭姓者作尉，宰相梁克家為友，嘗館寓于此，故名。

丞相堂 元一統志堂在崇慶州晉原縣。文彥博父為州幕職，潞公嘗郡業於此。今廢。

延相堂 惠州府圖經志宋趙汝馭，永嘉人也。淳祐三年守惠，以安靜不擾為政，興利剔蠹，郡事一新。有文惠堂，後易曰中和。汝馭以為非始意，改為延相堂，取梅摯與諫大夫詩云：延相堂前徧利市，衮衣相次又來迎。故以名。

二相堂 宋莊季裕雞肋編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郛治花圃，闢為一堂，前後兩廡頗爽塏，每延過客遊宴。憂之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者從之遊，亦若平日。然以名堂顧問，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貶。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為有力。至紹聖初，劉既坐責，當路者欲以新處之，其至方畏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為館。士子以二相為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濕不堪，又以其言為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為靈，何以異哉。

三相堂 北窗叢錄元祐中韓玉汝為門下侍郎，是時，同右僕射，都下喧傳玉汝。玉汝喜甚，於私第新造一堂，大署其榜曰三相堂，蓋其兄子華、持國皆嘗作相，但以僕制下即掛此牓。數日後宣麻，乃是范堯夫。玉汝怏怏失望。厥廷諸公相識曰：三相堂又却用矣。東坡曰：只可立作二相廟。蓋京師舊有二相廟也。高齋漫錄韓子華、絳、玉汝、縝皆為宰相，持國亦繼為門下侍郎，行且大拜，其家於潁昌居第建堂，望子華、玉汝衆訣一以待持國，榜曰三相堂。好事者戲曰：此乃二相公廟也。待國竟不拜相，時以為讖云。京師有二相公廟。

四相堂 元一統志堂舊在崇慶州郡治崇慶堂後。孟唐張柬之、鍾紹京、李峴、王縉四公皆牧此州。唐貞元中刺史皇甫徽作四公詩，且為之序。今廢。輿地紀勝堂在夔州。政和間太守王蕃取唐賢為郡守後為相者四人，繪像於其上，曰四相堂。後以張商英為通州通判，遂更為五相堂。淳熙間教授李謇以韓滉亦嘗為州刺史，乃益為六相堂。

七相堂 元一統志謂郝處俊、張齊賢、寇準、宋庠、呂大防、范純仁、蔡確也。德安州志按方輿要覽在州治。郡守陸世良詩云：七相聲名俱屬此，尚期他日更添君。今堂廢。

相

業堂 宋李壁詩在晉安郡澗竹 當年張李劉長城翻向天涯間大釣爭似聖朝公道在朝堂端要讀書人張柬之州衛武攸子多見舟什十人納公孫宿於此

御史堂 元一統志堂在平州恭城縣東五里興國寺西宋御史周渭爲殿中侍御史時所卜路寺有微時讀書之堂故名

功臣堂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封錢鏐爲吳王鏐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皆五百人宋史列傳錢俶既歸朝晉相東功臣堂其後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

翰林堂 惠州府龍川縣循陽志羅孟郊龍川義成里人少游學于興寧隱居縣之南山築室讀書五代時登進士第官翰林涉諫垣後人因名其書室曰翰林堂 宋蘇升重修翰林堂記 予守興寧有山曰神光巍然峭峙騰焰衝天歛英聚華產尤殖奇群峽阜藂分環拱者一日陟覽而前十里餘間有故屋僅存左右無曰邑人羅孟郊讀書室也其泉混混于石竇流于匯卽之冷然可掬而曰羅公讀書洗硯池也首隱于是莫盼歲月考其登翰林涉諫垣石與此山俱傳繼而有孫僅者嘉祐初以第三名僅進士科首除寺丞累遷望郡屢總名藩有祖風烈然山川粹英豈特然於是邦而何衰隆而今昔也升來承之歎山堂者數回心掌目行極滿前之秀襲所謂擇勝捿依固不偶耳至若職司王言庭倫合藥足以鼓流俗而肇天聽者蓋一時之文得不淵源之有自邦人信夫學之不可已也二公歸歷役久肇華民物隨泯泯焉予欲作興起廢念不容釋輿工軒天繪工像畫於所以重啟範開後學也暇日劇條友而與之言焉且曰學植也不學將落公之德望重矣無間捨拾宗譜滿百三十有餘年堂無抱貧幹貧煨塵始惟纘前學紹先猷後來將有接踵掉濮於是光前振後行以勉之噫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負世一門如二公何可多得有人州南中人才者首以二公對故樂爲因崇立碑以載其本末耳旨紹興戊寅年十月望日從政郎知循州興寧縣兼勸農事蘇升記 孫公談圃 公晚貴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蠹事蠹嘗貢知此舘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

光祿堂 襄陽府志堂在本府襄陽縣南宋熙寧間史中丞以光祿卿來守襄陽作軒于峴山亭後襄人安其政因名其軒爲光祿堂今廢宋王漢濱先生集跋光祿堂記 余襄陽人亂後還鄉登峴首光祿堂第屋數椽此碑斷折漫缺爲之悵然今見墨本豈特去國似人之比哉得姪事肯復摹諸石以爲五邦之偉觀也

君子堂 寓潁續志嘉蓮驛照廳曹史君之格扁曰君子堂一以前有鳳凰嘆取義鳳凰鳴矣維君子使一以前植也蓮取義蓮花之君子盱江後志建昌郡治有君子堂開慶元年郡守曾堂建植竹千竿又云郡判參軍廳在郡治之西有君子堂建康志堂在郡治壽勝堂東南紹興景定元年馬公光祖建台州府志堂在郡靜鎮堂前太平興國三年畢文簡士安來守真宗有君子人之稱故名慶元元年郡守曄重建元守袁詩云堂堂文簡公一世變與卑君子哉若人此言聖所褒遺愛在斯民誰能厲桂牢獨有堂嘯地清風仰彌高輿地紀勝堂在郡州州治正堂之東始名靜鎮堂有藏春在靜鎮之右留香在堂之上思德臺在堂之東三山堂在臺之東又有環翠路于城上 宋魏了翁記 記曰龍舒陳侯沖即光靈之南雲錦亭之舊爲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名以君子屬某書之且曰爲我叙所以作竊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爲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驗陰陽於互根會八卦於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哉惟理明義精是以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屈信清濁之分此在晚學不容復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疑焉荷華之於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謂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子而不可得之詞說鄭詩者謂刺忽之用臣小才居上美德居下其於刺忽之義容有可言而用臣之義則爲得之若夫陳詩實傳以小序爲孋則指爲男女相悅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鄙人之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又得以相悅少之疑當爲世治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及弊之憂大抵詩自齊魯韓毛以後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爲訓詁之末刹令毛傳孤立故爲詩者益固因先生蓮說益信二詩之花皆爲思見君子故以復于陳侯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臨湘志堂在臨湘邑治北大觀二年丘公允建左司黃誥爲之記曰經傳稱君子皆惟論語爲詳始於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於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其故何也蓋人之常情好其所同惡其所異榮其所通醜其所豹能不慍者鮮矣故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夫是之謂不慍君子畏天命居易以俟之小人不畏天命行險以徼幸之故曰道之將興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泊察其知命何夫是之謂知命始於不慍終於知命其道可以論君子矣[illegible]

於其中其意若曰道德仁義在我而不在人爵祿軒冕在人而不在我在我者吾知慕之在人者吾知任之慕之至於樂所以不惱任之至於無憂所以知命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非深造於道何以臻此他日儒林以為來三言始誦所聞於孔子者以道之我無加損焉亦儒林之意也後之君子登斯堂者早夜以思皆欲其行如孔子之言然則儒林之作不虛為之又得為人豈非無窮之利哉若夫山川奇秀風月青明協氣倫流雜然及動兌有耳目者皆自得之非予言所能道其彷彿也大觀二年十一月記

南康志嘉定間朱寺正於門外建堂三間陳寺丞扁曰文會堂堂下且如不可居歲久頹圮紹定壬辰秋史侯丈卿始至釋菜慨然欲改作增廣之癸巳夏迺撤去舊材增培基址五尺別建五齋講書洞賓位在焉北對雲章閣扁其中曰君子堂前白水五間右為引廊三間以通閣下袁蒙齋集

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歟濂溪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嗚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蓮為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歟隱逸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貧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可哉仲能易君為長子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子堂記丞釋堂基奠瓛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衆助風化意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創重修者起六十年之廢壞新創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瞰荷池取濂溪愛蓮語扁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嘗有感乎富貴天也非可求隱逸偏也非所安求為君子而安焉濂溪之堂後學正在是余恨縻吏鞅未獲一登斯堂儻乞閑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廬阜尋舊遊而後歸不亦快哉

又馬賓夫君子堂記　菡萏詩歌芙蓉騷賦曷取哉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我德之芳其芳也睟面盎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結其根也有乎盈涯的中之意也太白若待出淤泥而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濂溪先生愛蓮有說而於他華不能無貶焉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草木之華隨之蘭菊國各有時胡可以一律齊哉獨蓮也當流金鑠石之時有濂潔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至於時則與他華等未可以彼議此陶靖節有云善萬物之得時惜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賓夫築室桂山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濂溪一日過鄞之東湖訪余於種德庵而屬余記若賓夫者可謂有志於為君子儒矣故為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賓夫之進德云端平三年立夏日記元牟巘陵陽集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霅首扁舟訪弊廬靜專大雅溫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為喜他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嘗名其燕處之堂曰君子而以聞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且孰不願為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當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願也不必自有其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將而又嘵嘵然抗其名以為的於天下吾懼其立於獨卽災眾無方也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何恥也恥不能使人皆為君子而已立於獨後之君子或不能為蘧伯玉徒使愚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名過為君子眾楚之咻漢之尚節義及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曰予之言幾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求於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耶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為必同流合汙而後為得也夫賢之所存名斯從之抗君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圖名思義凡易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實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孜孜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實脩而名善非患乎名也敢以是說繼眾君子後而自儆焉不亦可乎予益異之予聞周君之先嘗蹐膴仕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趾美象賢早有令譽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俗往往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今以傳物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行者既無負名堂之義而循務實自儆如此可敬也因具識之于前言則陋矣

溫州府志堂在郡廳後即宋君子堂基至元間周經歷汝舟建直閣横檻三面臨池石橋横度荷花簇映清風窗幕如圖畫堂亦在經歷司後臨大池三面皆荷舊名芙蓉亭荷花盛時郡守領客飲宴暑月台事必於是留守元剛改名君子堂取濂溪愛蓮說為記丙子燹歸附後至元三十年經歷周汝舟倡議重建郡人林侍郎永年記云古者設官分職各率其屬建侯樹屏必有賢壽主畫之掾司勞王事其來尚矣國朝奄有率土郡有司咸精美選而於侯牧之屬又必得廉謹勤憲章者任之品為東浙名郡獄訟賦役期會之間尤為繁冗自胥而許之慎像諸定而工之長貳佐繁匪輕郡治琭丙子兵燬十餘年而後公宇為新圖已完敞獨議合猶湫隘見謂閡事經歷東原周君觀君子堂故趾慨謂此非

泛綠依紅之地乎。廼謀闢地于郡長官。丞嘉其請。經之營之。畫堵度材首倡捐俸。寅恭欒相其役。不日而辦。癸巳孟秋堂成。客有步脩廊俯蓮沼而美之曰。蓮花之君子也。周君試能愛濂溪之愛矣。揭堂以君子名。居是堂者盍思和而不同之義乎。式衎尚佯。和可也。政有叶事有不平同可乎。曰毋苟同。當於理而已。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後之像賢。其知勉夫。毗陵續志元史孝祥江陰州儒學君子堂記　暨陽郡庠之南。故有雙池。蒔以荷花。表以嘉樹。古循宮判也。二小亭翼然池上。曰光風。曰霽月。為學者詠歸游息之地。歲久亭壞。池亦蕪穢不治。其為士者病之。大德五年。張侯時舉來牧是邦。暇日過焉。臨池尚羊。思起其廢。乃度地東南隅。築室三楹以面之。陶清礫。刊局勢。顯敞翁受。佳致涵泳。聖涯每南薰徹來。清馥横度。亭亭淨植。霞卷雲舒。爛其天孫之機。絢兮鄂君之被。亦美觀也。夏五月落成。侯與賓客來游。欣於所遇。池能岸亢。亦有德色。乃舉酒屬客。問所以名。或曰光霽之題尚矣。仍舊貫奚可更。或又曰堂成。為蓮設也。今顧屬之風月。無乃考德弗類乎。奚其可。於是蜀客史孝祥最後至。揖齊而升。繹師虞以復于侯曰。令夫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以遠觀。不可褻玩。是為花之君子。益非濂溪先生語乎。先生閔世道之胥溺。感斯花之獨清。較德評芳。而以君

子之名加之。其旨深矣。吾聞澤陂之亂。曰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龜山楊氏謂此詩以花喻人。蓋思見賢者而作。近鶴山魏氏亦謂碩大且儼之人。非心廣體胖道盛德至者不足以當此。而序詩者以為男女相悅之辭。可謂陋矣。二三大儒。吐辭為經。作則千古。皆處此蓮於賢人君子之目。嗜其然哉。今吾堂近在宮墻之中。而玩芳領勝其間者。皆吾黨之士也。遊聖人之門。觀君子之花。味先儒之訓。吾意目擊道存。心融意會。其同為成德之歸。斯昭昭矣。請名君子之堂。而寓盤盂几杖之訓以為二三子進德修業之助。人乎蓮乎。流芳毓秀。與是學相為無窮。不亦可乎。侯喜而笑曰。命之矣。君其為我書之。孝祥曰諾。乃詠其事而為記。如此。侯名獻孚。時舉。臨郡五年。令修政治。而於學校之事尤加意焉。若為創校官之宇。闢新小學之廬。表欄楯以示正塗。葺重屋以新風氣。所以黼黻侯度篤勺儒雅者。實殫厥心。可謂不負聖朝。視邦選侯之意矣。斯堂之設。豈但吟風弄月。娛目騁懷而已哉。郡幕宋君春卿。張君仲威。博士王君德剛。皆君子人也。故於是役。奉謀叶志。左右經畫。用能不日而成。是宜聯書以紀同志。後之覽者。亦將有考於斯文。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上之居為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予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予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予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利為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清明衛突壅底。況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語。雖其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肯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

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嘆之乎。雖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益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韓性君子堂銘　四山之西。是為太白。翠氣交空。幽篁抱石。八窓洞開。環以重碧。是為清門隱人之宅。倚歟隱人。竹隱自名。復以君子扁堂之楹。其節紛佩。其音羸韶。雪霜貿貿。歲寒不凋。是為德符。不以形似。非君子之似。此君。而此君之甚似君子也。有記有銘。美哉洋洋。故未嘗登君子之堂。而想夫君子之光。釋大訢詩　堂名君子為君開。喜報傳呼柳下來。當道豺狼應弃跡。故山猿鶴莫驚猜。波搖翡翠風生珮。露冷金莖月滿臺。況是青谿江總宅。黑頭勳業未伍回。　獨坐君子堂詩　[illegible]

吾之邦州人也海上歸來鬢未霜登臨應不愧斯堂風生蓧羽迎仙蓋華散氍毹供佛香江上蘼蕪隨意綠雨中新樹過人長綿州學士深埋玉決滌遺編可得忘

愷悌君子堂

湘潭志堂在湘潭縣內廳之西曰愷悌君子堂知縣鄭厚建

六君子堂

元一統志堂在寧州古城基之東即晉安南將軍刺史王遜隋安樂郡公刺史元諧散騎常侍刺史梁叱唐宰相狄梁公傑宋御史中丞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孔道輔寧州防禦使贈太尉李允則六人皆有德於州後人建為此堂以仰追慕之意有范仲淹碑刻尚存剝落不可讀惠陽志堂在惠州郡之豐湖書院郡守劉侯克剛建

教子堂

元一統志唐賈肅公教子堂在常德武陵縣舊為尉廨今廢公初作尉時教子建堂于此韓志獻為記蔡君謨書

史君堂

惠陽志惠州郡城西豐湖之北陳公橋側堂曰史君堂宋治平間陳侯偁為郡守築堤建橋時了翁隨侍百姓生祠之榜曰陳史君堂堂內塑二像一坐一侍坐者史君侍者了翁也

循吏堂

惠陽志禮蔡師顧行眉山人宋景定間以宮講出知惠州年已七十餘政尚清靜到任之初首詣蘇唐二郎先生故居而拜謁

焉時東坡故居頹久修葺而易卷故居頹廢不存公皆為之焉新以時奉祀嘗建循吏堂以奉前史君陳公稱之祠又易湖山觀為循吏亭與野吏亭相並蓋欲以循吏自厲

才士堂

元宋本至治集禮部主事廳才士堂記六部主事慎官也漢官儀有光祿勳南北庭主事三署主事其名始見于此曹魏有中書主事晉有門下中書主事宋齊悉置中書主事梁有門下主事正令史北齊有門下主事令史是雖號稱主事而非六曹者元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各置事置掌故主事員從八品是則六部設主事之始唐六典云陳後魏北齊並不置改未詳也隋初諸臺省並置主事令史皆第九品煬帝三年並去令史名且隨曹閑劇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人唐開元二十五年官制禮部主事從八品又從九品有尚書御史臺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太子左右春坊主事出六部者之下趙宋中興會要六部主事皆屬吏額禮部四人分掌禮部祠部主客膳部事金總格載尚書六部主事從七品掌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本部直宿提控編附條格管勾架閣庫而禮部者則二員皇朝六部並置主事職掌品秩皆沿金制禮部之員數亦與金相若他寺署惟光祿有之餘並廢至順二年冬本承之禮曹越明年劉君贊王君由義以次第被選來為主事二君皆以儒進質厚而樂易勤事而無間彼己其相與猶左右手視官長猶兄弟物來至和調以適其宜猶良裹人甚難也部之公堂之東小廳三楹則其聚而治文書所也一日二君以未有記為請曰已具石幸賜一言刻之本以為主事選甚重漢察諸郎茂材高第者為之于時固非六部僚佐然其重可知故東漢陳蕃范公沙稚並以俊材孝廉充後漸用武官劉宋改文吏隋人稚用才術之士令大定中有旨部主事改用進士非特旨不得陞用吏人或宰執知其可用力許薦奏國家自建官必嘗為都省東西曹掾始得之餘他官踐是塗者什一有聲者或即是拜監察御史轉列華要進甚亟人望所繫其重不減前代而禮部曹案朝賀祭祀燕饗歲賜科舉貢獻釋老災祥等凡十又三其大議論探典冊格令急務倉卒酬酢至繁也令史十九人主事員令隨制然歲一人色駕上京則留者獨攬衆事其勞益倍古人延取隋史語名曰才士堂而記之曰選重則責任將亦重進亟則其勞有不敢計前世幕職或其長自辟置非志合道同者不舉故其舉也必情浹義洽而公事無齟齬今則一從朝廷注授或各昧素履烏合而處有所論斷則醎酸之不同圓方之不相入於是為其僚者伈伈然戚戚然

以終日否則惆然以疾其長皆不得全賓主之義矣若二君者蓋翩然二君殆非久此者其轉列華要蚤莫也後來者視堂名知被選之重視記當以二君自勵劉君字文瑞臨沂人王君字仲方朝邑人皆嘗為中書省掾云至順三年十一月一日記

進士堂

廬陵縣志縣學大成殿右有進士堂乃宋丞相文天祥讀書處也丞相書匙字于堂上刻於堂之壁焉

處士堂

鎮江志龍華會在山崴有趙處士堂許欽

三士堂

宋汪藻詩題孫益遠三士堂秋東坡三士圖月與淵明輞川為三雅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出遝歸休東坡百禍乃欣慕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要須共着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

闇儒堂

牧萊脞語陳仁子語水鄧學正闇儒堂記滑鄧國望築室一區種竹萬箇將歸為講訓所念舊交長公叱馭溫存索余溪隱且言異時息齋李公持節使两交過其廬作墨竹手卷題曰大闇儒風廉使新齋李公踵記之今溶摘闇儒二字名堂乎一言自釋余曰大塊噫氣號天籟而怒萬竅號於春薰於夏寀列於秋冬大木之畏佳似鼻似枡似圈似臼洼者激者謞者吸者揚沙路屋松撼半天滿弄輕柔各以其聲靨而獨不見

之刁刁之調調乎。閒倚碧鮮。蕭踈玉立。微颸過之。颯颯焉。蕭蕭焉。徐徐焉。參參焉。回薄動盪。磨戞清越。萬葉龍吟。泠泠乎。瀏瀏乎。擱之而愠僻襲之。而肌清若與儒道相似。儒道淡而清。幽而深。紆餘而汪洋。寔以仁義。煦以禮樂。被拂以詩書倫紀。茫如捕風。不可捫摸。而能心天地。命生民。太平萬世。吹萬不同。微微相著。亦有潛化而不知所以然。故天假竹風以鼓萬物。人假儒風以棣萬古。一種清氣。並行太虛間而不悖。余試共盱衡人間世。其來也。凡發而所以來也。將以其地。以其人。秦晉之風多驁悍。燕趙之風多慷慨。吳越多佻侻。鄭衛多淫靡。獨齊魯說說文雅。子且以為是固然也。非乎。而奚舉世不皆然也。汶陽之濱。鄒嶧之墟。鼓元氣。管橐籥為教。父父者蓋有在而匪固然也。動之化之。其體鍾其機。神其功。庸奚悷。吾亦不知清韻過此君發等。世稱孔孟之道。與天地並。其地邪。人邪。天之風著於物而物不知。孔孟之風著於人而人亦不知也。秉堅冥肥。令之風若燕若趙若吳越者不少矣。而獨不皆齊魯者何也。齊魯以文雅。文則淡。雅則難合。苟振而動。蜀颸而入。亢馬悍馬。噬且訕焉。在吾黨士不得不任其責也。吾老矣。向不忍捐素業。暇日肆餘力。創學宮。析壞市。書廉海內學子。窮年講貫。庶幾奐穎吾儒式可從人。骨清人。懷濯世塵而滌歙全刔國望司教來上。為

今太宗師歸而闢之。持一揮箑易耳。儒者何世道所繫也。嘗一厄於阬焚矣。青董獨闢於洛都廣川。而不悔。嘗再混於清談矣。文中子獨闢於河汾間。而不倦。嘗又蝕於華戎之戰爭矣。周程張邵獨闢於濂洛關石而不群。當時觀數子。不知其闢者為可貴。數子在宗時。亦不知其所以闢者為可雖。千載而下。洒然猶可挹孔孟遺風。旁溥六合。一縷薰焉。服媚而不絕者。數子力也。吾與國望其獨無意於斯乎。則顧相與勗之。清陰滿林。琅玕挺直。國望坐皋比。招諸生林下。坐春風中。將隨撞擊吟弄。各有得襟袖颯蕭。豈無詠歸若點者。擇芳擇芳。風其吹。文儒芳儒芳。闢之在予。吾將寓目焉。國望國望。毋多讓。

相儒堂

新安續志。宋丞相江萬里嘗讀書黟縣石鼓院中。僧扁其堂曰相儒。永州府志。堂在舊教授廳西。宋景定間。前教授皮龍榮入參大政。教授吳之道闢公廨之西。作堂以識其盛。今存遺趾。文有平記云。三代而上。政與教一。故為相者無非儒。三代而下。政與教二。故為儒者未必相。伯禹以若稽古稱。皐陶亦以若稽古相。周公以論道經邦稱。伊尹之相也以伊訓。傅說之相也以說命。仲山甫之相也以古訓是式。衛武公之相也以抑抑威儀。儒不相乎。相不儒乎。蕭曹以刀筆相。漢其或繼蕭曹者。雖丙魏可知也。房杜以謀斷相。唐其或繼

房杜者。雖姚宋可知也。儒不必相。相不必儒。良可歎矣。思文藝祖。咸五登三宰相。須用讀書人。明訓具在。自時厥後。以禮義廉恥養士。以大科異等興賢。雖彥秉任。鴻碩在位。理欲義利之辨。較然大明。內聖外王之學。見於實用。三百餘年。歷變雖多。元氣自若。用能祈天永命。以綿過曆之期。大抵皆相儒之効也。廼者禹餘失調。貢秉致冦。天子發憤。登俊去兇。海內翕然。覩稱太平。於是參政知院泉溪先生皮公實在政府。永之人士謹曰。是嘗分教吾邦。鳳石流芳。鵠林被潤。而可無以表章之哉。今廣文三山吳君。重溫舊遺。乃闢公廨西偏作相儒堂。以識其盛。且俾有平為之記。有平遜避固辭而不獲命。因述前聞以諗之曰。相以儒。其所美在上。儒以相。其所美在下。二美具而君為堯舜湯文之君。臣為皋夔伊周之臣。時為唐虞三代之時。予之堂也。美將晞歸。廣文曰。余也敢忘聖天子用儒之懿識。參相行道之盛心與。國諸書之。惟參相學足以正天下之本。道足以格人主之心。望足以示南邦之式。嘗茲授鉞。行矣秉鈞。宏業休功。日新月盛。夫豈區區二水可得私有者。抑豈仕之初師道已立。舉周張不言之秘。悉意剖發。士經指授。皆得以成德達材。萬口一詞。傳誦無斁。茲國廣文之所歆慕而不自已也。然則此堂之作。將以旌前猷。起後學。其益可勝既乎。參政長沙人。名在祈常。勳在彝鼎。廣文名之道。字達原。由壁雍前廊登寶祐四年進士第。與余為同年。制行娉清。立志超邁。行將召用矣。景定癸亥三月朔日記。

嘉儒堂

鎮江志。總領所堂曰嘉儒。景定五年。總領陸景思建。

先賢堂

金陵志。馬光祖建。祀周漢而下四十有一人。曰至德讓王吳太伯。初逃句曲山中。越相國范蠡。葉越城。漢嚴先生子陵。光結廬溧水。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亮往來說吳同代曹操。又勸孫權定都。吳輔將軍要文侯張子布。昭有宅有張侯橋。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瑾。瑜有周郎橋。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儀有宅。晉太保雎陵元公王休徵。祥有墓。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處有臺。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導有宅。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侃。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壼有廟。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安有宅。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玄有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羲之。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默。隱之。有宅。宋徵君雷仲倫。次宗。開館雞籠山。齊貞簡先生劉子珪。瓛居檀橋。齊諸王侍讀陶通明。弘景。居茅山。梁昭明太子蕭德施。統有書堂。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真卿。昇州刺史。唐翰林供奉李太白。往來金陵。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孟東野。郊。溧陽尉。南唐司徒

致仕李致堯建勲賜號鍾山公。南唐内史舍人潘佑。樞密使濟陽武惠王
曹國華彬。開寶中昇州行營統帥。尚書忠定公張復之詠。祥符中再知昇
州。中丞恭惠公李坰幾及。淳化中昇州觀察推官。樞密孝肅公包希仁拯。
天聖中知江寧府。丞相忠宣公范堯夫純仁。治平中轉運判官。宗正寺丞
純公程伯淳顥。嘉祐中上元主簿。監安上門鄭介夫俠。有祠。少師龍圖學
士文靖公楊中立。時嘗家溧陽。參政莊簡公李泰發光。紹興中宣撫使。太
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浚。紹興中留守都督。秘閣忠襄公楊希稷邦
乂。建炎中知溧陽縣通判。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允文。紹興中
督府參謀。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熹。淳熙中除轉運使。安撫殿撰宣公張
敬夫栻。督府機宜文字。太師正肅公吳勝之柔勝。生金陵。太師參政文忠
公真希元德秀。嘉定中轉運使。周應合記曰。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德
一。功一。金陵上下數千年間。有道有德有功者相望。其背有祠。而他代
闕焉。寶祐丁巳。公屬馮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為之讚。越一年祠成。志又
曰。始定四十二人。公祖野亭先生與焉。公止之而仍虛其一云。舊在清溪
鳳祠今廢。太平州圖經。堂祠齊謝宣城眺。梁陶隱居弘景。本朝陳少師規。
宋少師忠肅郭全崇雍。李朝請詳。王主簿直講遵。李編修之儀。李左司樓唐

修職故求。舊名兩賢祠。李翰林。潘逍遥。開禧間。增置像位凡十有二賢。在
州學。三山志。堂在福州府學。慶曆皇祐間。陳先生襄。鄭先生穆。劉先生彝。
皆已登仕籍。鄉人尊師之。與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同號五先生。紹聖初。賢
良陳暘始與提舉陳敦夫請置祠于學。郡守温公益從之。遂立五先生祠。
政和中。黄尚書裳。復以閩清校勘陳公祥道解經以悟學者。宣和中。余太
宰深。復以侯官劉公康夫教授諸生為公。其後又以福清鄭公使節義著
聞。並圖像于學。先是唐觀察使常袞配享學官。政和中。柯暘為漕。自試院
遷其父龍圖述生祠於學。遂並稱為十先生。又其後王端明祖道亦以有
功於學祀焉。紹興九年。張丞相浚言常公首振儒風。不可與後來者並列。
乃位常公於中。益以歐陽詹與諸公列左右。乾道間。有言陸公佃亦鄉先
生宜祠者。於是為十三人。　襄字述古。侯官古靈人。家古行高。與鄭先生
穆。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為友。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
之說。皆指以為迂而莫之講。四人者獨以斯道鳴。閩者咲之。不為變。守之
益堅。躬行於其家。而遠及於州閭。皇祐初。知河陽縣。富鄭公弼移鎮河陽。
辟還之。會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召試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權貴人奏乞
寺觀名額直度僧道士。先生執奏令。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

近。一例除乙。蓋東政大臣不為陛下受惜典刑。臣不敢奉行。尋知常州。熙
寧初。召修起居注。知諫院。嘗兼國子監。薦常秩。陳烈。嘗師常。程顥。經明行
修。召為太學官。遂知雜侍御史。論青苗可罷。召試知制誥。先生言論事未
能開悟聖意。不敢就。請外補。　上批其疏曰。朕義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
遂復修注。尋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適河決河北。有詔先生視草。以水不潤
下為言。中書改之。已知陳州。召還知通進銀臺司。除樞密直學士。判太常
寺。兼侍讀。卒年六十四。有文集三十卷。紹興初。上得先生所薦司馬光以
下三十三人奏草。手詔褒嘉焉。　穆字閎中。篤學修飭。歷國子監直講。太
常博士。熙寧中。為岐王侍講。陳先生襄為臺雜。疏言府僚不可不謹擇人。
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出知越州。元祐初。入為國子祭酒。時
揚王荆王請為侍講。除直集賢院。揚王翊善。太學諸生復上書乞為師範。
除祭酒。未幾。請辭職。許之。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為祭酒。踰年。乞骸骨。提
舉杭州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上疏。穆年雖過七十。祭酒為國子師。非藉
其筋力。願留之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太學諸生請留者亦數百人。皆
不報。公卿大夫太學之士。設祖道供張汴東門外。辭次而去。卒年七十五。
希孟字公闢。通五經。尤邃於易。取孟子關楊墨之義以為名而字焉。初

與鄭先生穆為同志友。後得陳先生襄。陳先生烈。相與講貫。力主斯道。既
而劉先生彝以聞學顯名。後與定交。學者師慕之。知州劉公夔。曹公穎叔。
蔡公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既而部使者相繼論薦。詔賜粟帛。授將仕
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授。先生三表力辭。不許。尋以病終。年
四十二。門人曹侁。陸寔。東敏中。許將。曹煕。范鏜。陸行。王晦。林瑋等七百人。
相與塑像立祠堂于保福寺。元符中。太守率僚屬致奠焉。有詩義十卷。易
義十卷。春秋義三十卷。雜文二卷云。　烈字季慈。年甫十四。繼失怙恃。水
漿不入口五日。自壯迨老。事奉如事生。持立獨行。非禮不言不踐。雖御童
僕。如對大賓。慶曆中。蔡公襄為守。下車之始。以書問閭俗利病。先生條利
害二十篇獻之。嘗謁襄留連溪瀨。詩以諷之。襄為肅威嚴。先生道三代之
禮。凡冠婚喪祭。悉遵行之。雖博學如陳先生襄。劉先生彝。皆問禮焉。皇祐
五年。周先生希孟及鄭老柯懷祚等舉先生文行。太守以聞。詔授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本州教授。三表辭。不許。復授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
監直講。又辭。元祐元年。授宣德郎致仕。其後監司復薦。落致仕。為州學教
授。改京秩。凡六考不願磨勘。不受廩祿。敝衣糲食。裕如也。卒年七十六。有
孝報經三卷。授其子丞。　彝字執中。少師事安定胡先生。初為朐山縣令。

恤孤寡平賦斂作陂池教種藝振將修武類其事為一書曰治範熙寧二年召對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取士不以體用而尚聲律浮華則風俗偷薄上悅歷都水監除兩浙運判移知處州歲饑民多不舉子俗尚巫覡訟尤多奏為三勸以諭之在任四年奏課連最加直史館知桂林以元祐六年卒年七十先生著書以皇極為本述七經中義有文集三百二十卷　俠字介夫嘗從王安石學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師會安石秉政為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不答復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會大旱河東北陝西流民入京師先生畫圖為書勾馬遞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劾擅發馬遞上覽疏歎息終夕不寐翌日詔韓維等體量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讙呼相慶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七日大雨上出圖示宰執且責之安石遂力求去薦呂惠卿執政先生上書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今復相扳援以遂前非不為宗社計又疏切諫用兵它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如勇臺未偶惠卿怒以為謗訕編置汀州移英州先生徒步赴貶所居十年陳先生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最後言先生忠直哲宗登極放還用蘇軾孫覺等薦除泉州教授秩滿諸生借留州奏得再任元符元年再貶英州徽宗登極還叙東歸復為泉州教授崇寧初又勒停尋復將仕郎卒年七十八建炎間詔錄熙寧元祐忠讜子孫中書舍人林遹以聞紹興初贈朝奉郎授孫嘉正官嘉正終朝散官知建昌軍　祥道字用之傳學尤精於禮嘗著禮書王安石以聞詔尚書給事劉以進除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累太常博士卒年五十二有論語解行於世　康夫字公南從周先生希孟學知州張公伯玉元公絳程公師孟皆器重之熙寧中五路置學官有請以康夫主番禺學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詩書根柢仁義元祐三年以六舉該恩先唱名二日卒年五十三鄭先生俠表其墓　祐字亦顏刻意學問為莆田簿荊湖廣南路宣撫司準備差遣福建茶事司幹辦公事所至有惠愛察識寃枉於茶法講究尤不苟每謂權無良法能以仁恕存心寬其禁網使公家不失大利之源足矣與使者論辨不屈泉南當海舶運輸之衝使者欲復市易公曰此漁奪之術言之切至乃出盡心職事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笑不答請論語尚書中庸大學反復玩味究其旨歸居母喪終喪不忍去墳墓不隨俗之好尚亦不顧人之是非率以禮經從事既至里居士大夫狀其質德乞

添差教授本州帥葉公夢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輿地紀勝堂在福州學圖經云以唐歐陽詹登龍榜陳詡父子侯固叔姪歐陽眦兄弟又云本朝許將陳襄鄭穆劉彝周希孟陳烈置先賢堂于學宮後以陳祥道余深劉康夫鄭俠而次為十先生至紹熙間乃位常袞於中益以歐多詹列諸公於左右於是為十三人臨安志寶慶二年袁安撫韶又請于朝伏覩乾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欽桐鎮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揭石分享遂為一郡盛典近者朝家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卞壺舊宅亦取江左諸賢萃為一祠皆所以見尊禮名勝昭示民則之意杭居吳會為列城冠湖山清麗瑞氣扶輿人傑代生蹕武相望祠祝未建實為闕文仰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飾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益建禮胥可不使來而振起之韶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宇位置弗稱已更諸爽塏獨先賢祀典未秩嘗度有日擇勝良艱近聞南山之北新隄之上居民有以屋廬園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計緡錢七千有畸嘗躬往相視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基址爽塏意像窈深今欲建立堂皇表以臺門翼以廊廡繚以墻垣通以橋梁翊為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考歷代史傳及百家之書并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厲俗者詮次事實撰述繫贊勒諸堅石列置中堂將以旌前哲而淑方來隆上都而觀萬國其於教化實非小補涓日鳩工以次興建所合具申朝廷欲乞劄下本府以憑遵守施行從之乃取本郡自古名德許箕公而下凡三十四人及孫夫人以下五氏具述事蹟刻石作贊祠宇雖濱湖入其門一徑縈紆花竹蔽翳亭相望五六來者疏振衣歷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憩流耆而後至祠下既又從玉晨道宮於祠之艮隅以奉濕褘而易扁曰旌德且為門使其往來直門為堂曰仰高中書舍人王堅為祠記按許由事出莊子稱不受堯禪而隱於潁陽太史公傳伯夷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且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獨由不少概見于長史者人也而於遁隱之事猶未之信亦以世遠為卿先生雖言之故耳僧為枕人而列之祠固不害為尊賢之意然必實有所據始可傳信淳祐志覺其非以為晉許游居昌化晚山即許遠遊也嘗抹墨於渭道遠為許游觀蓋由游二字同音而誤此說是矣然羊表一篇清風萬古以此託始豈不足為枕重而必牽合傳會寓言者以為許之中書舍人王堅記今皇帝嗣位之明年改元寶慶既進賢舉廉以厲在位又褒表先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

公韶言于朝曰聖明御極留神治本徽臣承之輦轂下將何以宣布上指為列州率維昔太師忠定趙王鎮會稽嘗集郡之先賢立祠鏡湖上歲久弗治近朝家賜錢增葺所以被飾敷文而垂後法也錢塘為浙右都會右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倣會稽故事祠為祠宮俾國人有所矜式於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並南山下少北新徙之上有以圍廬求售者公往視之則水環其址平湖滿抱林巒狀發美曠靜遲深易以緡錢為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咸當位置消辰賦工氏以倪從遂采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得全節之士自許㝠公而下三十有四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平生大槩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洞晨謁觀於其側俾掌董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今丞相曹公為大書而揭之既訖工屬堅為記堅聞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二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蹕今已百年物繁俗靡步武不跬步湖山之聚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遊衍又安知許嚴處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則列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性行將有起敬起慕若醉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為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欺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為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必用清流而異時登擢俊異往往由此其選蓋本之儒術以觀其識扙之盤錯以觀其能祖宗詳試人材蓋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擾視開封則一公被遇先帝自軍器少監擢京府事歷司農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于茲淵源流通而上有餘財條教明清而下無紀令群情肅穆百廢具舉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益略不敘獨敘建堂本意于以表明時宅枚得賢之美且看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實俾群方來觀者知所取則焉寶慶二年六月旦日記　袁安撫韶先賢贊　陶唐許巽公　一身遯廬萬物土苴黃屋垂裳何有於我洗耳之泉晝夜不舍猶留之山可眇天下　漢嚴先生　飄然陶周起渭去莘先生奚為畢世隱淪西鄙之季氣節不伸以此助理匪潔其身　吳將軍汝公　睨視貴觸虎掃蜂蠆巢蔽仲謀脫尼虎尾忠不顧身有實無二豈曰兵家為古國士　晉文正范先生　涵今茹古瑋見洽聞津航學海

從者如雲周衆雖甘其忍去歟文正之譴汗簡流芬　晉中尉褚公　龍躍鳳鳴人物之盛雖有它樂亦不敢請晩觀清姿豈然興敬悟善者機心會神領　晉孫先生　造物與道乳溺由己天畜其平如顙之元　宋龍驤將軍卜壯侯　惟節與誼天下大閑果果龍驤為人所難死輕鴻毛名重泰山兇徒逆儔胡不厚顏　宋范先生　世降俗漓貨力為己儕有急難睨而不視溫溫德人藥疾樸元榆陰孟亭忍奔敢止　齊褚先生　瀑布長虹難比其絜剡山白石莫抗其節滿壁空還不受壽禮館嶮之阿太平日月　齊顧先生　寒松傲節殘青腹笥爽辰屢詩晉泉是似山谷誅編蛛網金匱南風帝琴草堂流水　齊杜先生　軒冕市朝醯雞彝鼂肥遯丘園道義為重子亦謝官寂水歸峯橋梓俱零死生同夢　梁太中大夫范公　帝師之學惜不逢時譑譑忠諫汲直之遺祑二千石秋毫無私家徒壁立萬古清規　梁范先生　挹覺生涯山澤臞儒屢瑕之德薰洪里閭蹄齊歷梁蕭然隱居孰云好爵不如園蔬　梁記室褚公　賾探義文學鄙歆向孝通於天日嚴以敬溢米屢餐居廬臧性超絕古今冠冕百行　唐太常卿褚康公　潛龍將翔霧雨先集貂珥蟬聯康濟鴻業鳩杖之歸遺恨黃閣蒼梧白楊始終遇合　唐太尉褚公　受遺老臣立朝孤忠事有至難違忤我穷逐魄湘水胎禍漢宮委階之笏光摩蒼空　唐禮部尚書褚文公　發揮聖真經緯邦國端憂言歸廬在空谷松栢滋榮麀鹿攸伏惟孝惟忠其人如玉　唐荊州大都督許公　氣吞亂常屈事劉張鯁骯喉牙為國金湯壯哉義士魂兮故鄉名存忠烈廟食相望　唐章先生　終唐之世垂三百年於杭大州得三人焉孝通神明維德之全我青關文我永其傳　後梁吳越王武肅錢公　匹馬一呼奄有吳會積而藏之百年有待于孫其昌生民永賴錦衣故城山川不改　後梁給事中羅公　浣西草堂白髮參謀奇骨非媚與俗為仇麗江百篇擬度驊騮異世一轍汗漫天游　皇朝秦王忠懿錢公　真人龍興撑斥六合我有土田圖獻閶闔吳苘分茅忠儀今甲煌煌大星流光累葉　皇朝吏部侍郎郎公　名貴公車萬乘知己膏馥詩書嶺嶠洙泗鰲頭倦游宴林禊汜璧國刀圭乃絃州里　皇朝知制誥謝公　決河之諫砥柱頹波受田之均槩量取禾衆璜衆建于衿肩摩乃言底績其德不瑕　皇朝諫院錢公　大科異等一翁二季白眉最良德稱其位王立朝紳霜清諫紙帶帶如公百年有幾　皇朝和靖林先生　避影林壑清畏人知爾梅多事漏吾天機長風孤騫秋鶴與飛山高水

深無成無虧。皇朝翰林學士沈公　伊昔綢游，駭耀閭里。而公之歸，仁及生死。靚花日新，隨栢風起。哲人其萎，命也天只。皇朝太中大夫錢公　翩翩王孫，侃侃儒素。國有大疑，庭抗三疏。平生美官，一寒如故。何以贈終，知者明主。皇朝龍圖學士陸公　凋戈盡節，邑柱延鄰。航琛輦賮，威行令孚。青苗之議，千喙嘵嘵。筆端寸寸，青澤蓋見。皇朝龍圖閣學士錢公　戒得若仇，口啗鈎餌。疾惡如風，筆驅蛇豕。孤雲九華，一斥不起。名振雞林，清哉膚使。皇朝秘閣吳公　帝學巍巍，游戲弄翰。言當格心，奚止筆諫。嘗■專經，谷風共難。旋也豐年，識者之嘆。皇朝龍圖閣學士虞公　鴻鴈安居，馳驅懷忠。皇皇者華，君子豈弟。若人侯寘，事持其細。扶幼以聲，所重國體。皇朝八行崔先生　尸祝于庠，惟褚及許。異世並祠，以威德故。行歸于周，為矱為矩。仰止高山，尚其踵武。皇朝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關洛正傳，表微繼絕。道扶中興，大義昭揭。讒波稽天，何傷日月。揚光于令，益暢忠烈。孫氏定夫人　烈烈共姜，英英陵母。惟夫人德，二美俱有。威晚養堂，金章紫綬。受報于天，俾昌俾壽。虞氏夫人　彤史無傳，女師罔詔。展如之人，獨懷清操。埜服叢居，名齊德耀。爰表芳徽，來者是倣。馮孝女　孝之大端，于終于始。有女能之，愧彼男子。靡室靡家，養生喪死。揭

名鄉關。永錫爾類。何氏節婦　臨難守節，哲士難之。惟此烈婦，白刃弗移。殺身成仁，其甘如飴。松栢之心，匪姑焉知。威氏孝婦　婦之事姑，難於事親。乃眷淑德，今昔異聞。里閭表懿，史冊揚芬。閭門之化，式是國人。臨川志鄭起濵州學重建先賢堂記　像先哲以示崇厲，在在然也。夫其抱明挺粹，焯焯斯世，豈非黨里之所敬慕，必表而出，以耀其觀，繳其趨，亦風化之大者。此邦實昉於淳熙間趙侯為之興祠，繼而益附，今而蒐補不遺，盛矣。然祠始寓於郡學之文昌軒，軒為眺覽所，吏僕道以往來，郡於褻再徙于演道堂後，楹之左位，所不寬博，人隘之。刺史寺丞林公孝閒下車不數月，每慨觀瞻未肅，展敬無容，名勝而實意歉，祀存而文獻缺，乃度地學之西偏而新其宇焉。尺椙寸瓦，悉公爲辦，日在胃而址，火南正而畢。蓋公以寬東學士，俗敦簡理官事，慈明得人心，刻景哲之誠篤，而激奬之義宏，故能意所就而令隨，費不吝而工勸，役不踰時而並成。自晏元獻、曾南豐而下凡十有三人，咸秩有儀，或登元立要而位與德顯，或潛深伏隩而文與行高，躍離相輝，圭璧交映，見者肅心。昔丹青漫漶而今顯設，昔規模褊狹而今敞見，昔氣象湫然闇然而今儼然且穹然矣。人之所賦與其所趣自有不同，道義所在，何間窮達。苟立節立言立功，一有補於治教，皆聖賢所嘉尚。夷清惠和尹任，孟軻氏俱不敢廢。後世聞其風而起，頑懦易鄙，濟與期於任重者，知所羡慕，誠有待於發揮其致。何獨伯夷之傳，夫子也哉。先覺後覺，相為師資，是數君子者，發其幽光，似有待乎今也。表宅里，植風聲，寔不古矣。視益迂矣，拳拳專以崇厲為風化之大者。捨公其誰歸。起濵掾文學，公門人也。諸生以記請，弗置，迺揖而諗之曰：本原師友，而納諸道德，公之意也。扶植世教，浚源而導其流，先哲之心也。居是邦，登是堂，進而睠先哲，其知所師法乎。退而泝公之意，其亦有所感發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請事斯語。勉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朔，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鄭起濵記。陳元晉漁墅類藁　陳元晉潭州州學先賢堂記　濂溪先生起湘中，上承孟氏之傳。傳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于學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峯二胡先生、晦庵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附之祠則潭其所游居云。爾祠寓稽古閣之翼室。余來祗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湫隘，而勢黯昧，大懼不足以揭虔教敬，規易置之。多事未皇也。越明年五月上印，將行會帑有羡布，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縱十丈，橫半之。草莽荒翳，下為汚池，然嚮南明敞，平治而增益之，作祠為宜。遂出錢緡三千，米石二百，諉

善化令趙君汝淑、文學雷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迺七月朔，掌從厄徒，焚薉翦蕪，疏洫決汚，築廩千夫，欽基砥如，立堂三楹，延宇吾阿，繚以修廡，屏以崇閎，工堅材良，鉅麗宏壯，可百年不壞也。余方歸憩武夷山中，士友全集，客有詰余者曰：潭非昔康裕比，城復于隍，戎伏于莽，托衆捍衷，護有愿無，是所急也。苟力之紓，釋此不虞，而顧彼之圖，乎非迂乎。余曰：適謀若切，遠猷若迂，其來尚矣。雖然艱難危急之秋，衆心成城，以理義之強也。無競維人，以衆善之助也。學術明則人心正，師道立則善人多。潭之民以淳古稱，士以節義著，其質粹，其志美，牖之以學而表儒先以風之，俾民若士以瞻以儀，良心興起，而知人之所以貴於物，中國之所以別於夷狄者，必尊君，必親上，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亂，出而立乎人之本朝，有陳義秉法之風，有首公犯難之操，誠死社稷，誠死封疆，使姦邪閒息，而緩急有所恃，其關繫顧不重乎。是則師帥之事，而區區所為作祠之意。客乃謝不及，因書以遺趙君，俾刻之石，以諗學者勉焉。真西山集謁先賢堂祝文　惟閩遐在南服，而詩書文物之盛軼于中州者，以有牧守為之作興，鄉賢為之表倡故也。茲堂所祠，為位十有八，或以符竹，或以枌榆，要皆有功於士類者也。其間經術之淵邃，德行

之超卓。名節之巍巍者，尤使人瞻慕而起敬焉。未叨恩來守。緬懷前哲，釋
菜記事。祗謁于庭，高山仰止，庶幾萬一云。澗禪師詩次韻盤隱堂別駕先
賢堂下月夜見寄　自與先賢分不生，酒缸隨地鶴隨行。檣開翠碧疑虹
跨，對吟圓香擬岸橫。涼度綠雲花不寐，爐餘紅淚燭須更。明朝秋思誰先
得，笑聽蘋
花與蓼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二

思賢堂

元一統志：在綿州，宅繪揚子雲、杜子美、李白、樊紹述、蘇易簡、歐陽永叔、司馬君實、蘇子瞻、唐子西九賢像。○一在成都府郡治。畫杜工部、蘇東坡、文學士三賢像。台州志：堂在郡學，祠畢文簡公士安、章文簡公得象、元章簡公絳，皆嘗按有惠政，後至宰輔。貴州府志：堂在貴陂縣尉廳。程珦調官于此，二程先生實生焉。後人思慕之，因以為名。嘉熙兵燬。沘陂志：堂在道院西。嘉泰間趙守善防建。永陽續志：堂在常衢廳東。本清風道院故基，並金知郡任內起造。蘇州府志：堂舊名思賢亭，祀韋白劉三刺史，在府治古木蘭堂之左。中更兵火，紹興二十八年，蔣璨重建，改曰三賢堂。三十二年，洪遵又益唐王仲舒、宋范文正公，更今名。唐刺史左司郎中洛陽韋公，唐刺史太子少傅太原白公。輿地紀勝：堂在瑞昌雙溪通道之傍。元祐中，縣令朱楚材建。因唐元次山立。容州志：堂在容州，祀元結次山、王翃、宋陸、戴叔倫幼公、韋丹文明、本朝王次翁，丹訓耕織，興學校，結身論豐首，綏定八州，捐擒殄賊，帥悉復故地。叔倫招懷夷落，威名達陽。廣德軍志：堂在廣德軍學，繪文正范公仲淹、索微錢公公輔、數文洪公興祖，皆以興學校之功也。永州志：堂在永州學，繪周濂溪、范忠宣、范內翰、鄒道鄉、張忠獻，共為一堂，榜曰思賢。建安志：隆興初，陳正於郡治東為堂，後韓元吉於北園得楊文公詩碑，立於堂上，命之曰思賢。永豐縣志：至和初，段縉為宰，官舍置思賢堂。維揚志：堂在州學。嘉定戊辰，教授彭方嘗建七賢堂，以祠忠獻韓公琦、文忠歐陽公脩、集賢劉公敞、正獻呂公公著、文忠蘇公軾、忠肅陳公瓘、忠敏任公伯雨。寶慶元年，岳公珂攝守是邦，撤而宏大之，以內翰王公禹偁、正獻杜公衍、孝肅包公拯、質肅唐公介、忠穆呂公頤浩，學術名節，亦七賢之亞，併附益焉。扁曰思賢堂，今繪像凡十有六。元憲宋公庠、侍郎鄒公浩、侍御李公衡、清獻崔公與之，皆端平以後所增也。　岳珂記曰：有土而祀于國，其享以世，古之制也。有德而祀于學，世適久而德適尊，其享以人，雖戾乎古，因民心也。國之祀有常，世盡而毀，禮極而殺，征而載主，遷而勝社，所以祀者，惟其有是土也。德降而彝衡絕，以家紀去其國，泯然而民莫之思，則昔之祀者勢也，非心也。民之祀無常，因時而置守令，設郵而朝京師，獻酹奉祀，一於王室，其有土者固不必有祀

也。遺烈在馬桐鄉之祠。睢陽之廟雖閱千歲。常如一日。則後之祀者。非復繫乎土也。心而已耳。是故恃德者緜。恃物者遠。緜緜者常足以動夫人之加勉。一物之失所恃。則晉楚之富。齊秦之彊。終不能一日彊附于天下。此天理世變之相為低昂。而非特關乎區區鐘鼓俎豆之末。言舉斯心。以占乎民。受忘一機。斷可識矣。揚州古都會。自禹鑄為冀方。迄今民與地俱。歷萬古而不易者。僅可一二數。三代而上。析封啓胙。介于句吳。弗復詳見。蹤漢迄唐。裂地而王。分部而刺。建國而掌。以內史名郡。而長以太守。府而都督。單而節度。圭組相望。前英後哲。今幾何人。方居位時。駟車駝蓋。崇牙列纛。彝六佾。驂八騶。尊崇赫奕。固足以窮一時之盛。年運而往。情隨事革。凡祏于國。配于社。祭野如汚。泣碑如峴。既不少存。惟五賢者祀于泮宮。歲時牲幣。具禮無廢。又有配位。以侑其食。斯人也。非德足以垂世。足以及民。足以固結其心。使至於久而不可解。而誰為之也。珂生最晚。嘉定癸未歲六月。以東淮錄節來攝守符。始至而謁先聖。又拜于東序。顧瞻遺像。問之邦人。則指而曰。韓忠獻也。呂正獻也。歐蘇二文忠也。集賢劉學士也。是皆嘗以名德之重。位乎吾邦也。又指配位曰。諫議陳任二君也。是立節符靖間直聲在國史。而墓乎吾鄉者也。相與咨嗟洋溢。以思民則曰。安得復見治乎元祐之世者乎。士則曰。安得數君子尚在。使之樞衣趨隅以親聞見乎。官與吏則曰。安得所事如此諸賢。得以稱其職而安其業乎。珂退而嘆曰。彼若人也。仕而歲年。祀而百世。思而至于今弗渝。紹聲猷。繼軌躅。其無人乎哉。既又曰。思而祀。祀而久。是必非苟然者。陳橈圮圮以怠于而思。是有位者之責。不可以弗葺也。會遷聲方亟。力且未暇。居一年。珂將合符以歸郡。有故事。以錢二百萬贐珂。顧不取則近名。又誼不可入私橐。乃侑以羨俸。畫歸于學。俾博士陳君至、幕府艾君丑。撤而新焉。儀圖先賢以附益之。覺于國牒。喟然作曰。是邦也。昔之守者。如杜正獻、呂忠穆。以勲以德。致隆乎而佐中興。非韓呂之亞歟。如王內相。以文道劇致時君。沾丐後學。非歐陽蘇劉之倫歟。如包孝肅、如唐質肅。直節凋寫。聳動氣沮金石。其祇二諫議。又異世而若合符節者。列之新祠。以對風烈。夫孰曰不宜。於是縣慳荃程以尊繪事。築堂峙廡以侈神沛。亦既考室。又自錄所治什器。飾牘闈衕。醴遣送。以相其成。越後之日。珂既還治南徐。不克執莫。揚之士民。相帥共集祠下。酹酒以落之。有出而揚觶者曰。君子之有斯士也。求以獲乎民者也。是數人者。非有以獲乎民。則昔雖祀也。安在乎人之不我去。今雖增也。安知乎人之必我從。夫尚安靖以壽國脉。起顛危而定邦紀。振斯文以植

名教。守遺直以追古誼。一于此獲乎民之具也。起敬起慕。無厭無斁。舉之而人莫敢廢。益之而龜弗克違。是其獲之也以心也。不以外也。世可久也。祀可損且益也。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彼刻桷丹楹。飾則華矣。賜璜銘彝。事則夸矣。抑斯堂之所託以不朽者。端不在是。繼自今建隼潟熊之士。接武以幸吾土者。苟惟登斯堂。睹斯像。尚友百世。膏澤下乎民。聲烈昭乎時。則因心之祀。方且日增月衍之未艾。奚止如今日之所觀。一二武反。是則車馬羽旄不足以動喜色。詩歌金石不足以文實行。是雖輪奐之美。聲容之盛。百倍於往昔。而斯民之心。亦不過感今而慨古。徒有不勝其思者矣。有土者果何擇耶。二君以書來告。珂不走也。承乏而丞代。已無與乎此。抑人有公言。蓋所以望夫居位者也。使斯言而常存也。則凡三日之謁。二序之薦。每一見之者。必且肅然動心。思有以大慰乎邦人之願。珂也蓋亦有斯須經始之榮焉。孔子曰。見賢思齊。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後之為政者。舍孔顏其何師。用瑑樂石以聲民意。寶慶元年四月辛卯朔。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記并書　又詩云　傑宇肇聯接孔墻。盛朝人物仰堂堂。憑熊曾識棠陰芾。歸驥何堪秕政揚。配祀有人存折檻。奉祠無路愧題梁。平山遺像猶多闕。幸趁春風薦羽觴。　汪統思詩　詩書流澤自宮墻。祀謹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下土。清時章牧盛惟揚。固應奕世思功德。曾為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期師軌躅。寒泉一勺薦春觴。

永陽志　張商卿永陽思賢堂記　思賢堂者。永陽郡廳後希貞堂之故址。太守張商卿所剏建也。郡經兵火。廳圮而堂亦不存。今垂六十年。荒礫丘墟。榛莽翳蔽。勝殘之氣未復。見昔病之累政。瞑睨莫敢舉。惜民力也。淳熙壬寅秋。予初到官。瞻顧既嘆。暇日課卒乘。畚除芟薙。繚為垣墻。念欲規恢遠圖。追還舊觀。尺椽一瓦。無所取辦。若待儲峙而後集事。歲不我與。寘稷銖積。得錢不滿十萬。厥材售之上沃。厥伕董之暇兵。又負傭植。埤瓦竹蘆。不以語民。悉營諸市。皆先優給其直。取期而償。至者不爽。幸歲屢豐。工用畢集。明年堂成。凡為屋五楹。規模輪奐。弗僭弗偪。鳩餘伺隙。旋加增繕。又明年。周圍廊廡。悉以成告。燈夕。邦人和會。因以落之。父老感泣。合辭而前曰。維滁之為郡。自隋而始名。至唐李幼卿、韋應物、李紳、贊皇公出守。而名始彰。至本朝王內翰、歐陽文忠、張文定、曾文昭諸公出守。而名益大。壤地褊炅。舟車之運不通。民用儉嗇。唯耕鑿是務。風俗號為近古。實皆曩昔賢太守。薰陶漸漬。反朴還淳之賜。郡治舊雄。林亭館無慮十餘所。希真堂乃

其一也。山川之秀。于游于觀見之歌詠者多矣。今雖無事操月。未害于治若夫術序之衍鎮靜之方。盍亦致思前賢之施設曉夜孜孜舉而行之。惠顧于後者乎。遂相與頌慶曆集中羅晦之詩。請牓之曰思賢。繄予何人。其敢不勉。滁今為極邊郡。租稅之復。力役之寬。朝廷勞來安集之恩至矣。古人所謂繭絲保鄣者。可不致思而知所先後哉。於是父老樂甚。又從而歌之曰。偉哉斯堂。知所究矣。前貞郡懸胡能就矣。滁山之木。雖其茂矣。滁陽之民。維其阜矣。遲之歲月。所積厚矣。有志者竟成之。惟恐後矣。悠悠我思式詒來者。淳熙十一年。歲在甲辰正月望日。朝散郎權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古括張商卿記。吳郡志范成大吳郡思賢堂記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常白劉三太守。更兵燼。乂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牓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縣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穹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鼇背負而湧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肖肖不絶。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脉絡釃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為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攷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邠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道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焉。常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泯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胥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剸書以左魚來矣。邦人慶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髣髴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羡於五君子者。意將達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縣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槩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數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頌詑斯堂以夸儕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建安志趙俔思思

賢堂記　思賢堂者匠監周公為故端尹周公名也。紹興二十九年。端尹公自御史出持節于閩。實為常平使者。後二十有二年。歷十有八政而匠監公踐其職。於端尹公則門人也。感業陛之音。想念九原之不作。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想見也。於是即治所悠然堂之北。鄉牓之曰思賢。已而匠監公以召來中都。一日訪思曰。吾之於端尹公。義不敢忘。而名堂之意不可無述也。其為我記之。思辭不獲命。則復於匠監公曰。端尹公之清名峻節。表表在人。凡吾黨類思之。豈特公也哉。然則公之所以思之。亦有深於他人之思乎。將無近私非公乎。公曰。然。吾之思之也。固深於他人。而出於吾之私也。是乃所謂公焉者也。始吾之學未就也。端尹公勉之。其官而要質也。公益以宗大屬之。自其為御史以至近從。每論薦未嘗弗我及。而非待我之求也。吾命數奇。公薦輒齟齬。我則感之甚於其薦之行也。噫。公其曷可忘也已。士固感於知己。則吾思公之深。宜有甚於他人。人雖以私議我。我固不得避也。思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足以激頹風厲薄俗矣。且思聞端尹公之在閩。閩之人尤德之。今堂之名也。將見趨其庭。升其堂。求所以命名之故。思端尹公之賢而不復見也。莫不咨嗟歎息相戒以久而勿忘。則堂之名豈苟然哉。端尹公諱操。字元持。匠監公名頡。字元吉。皆吳興人。於思為丈人行。淳熙十一年七月八日。宣教郎太學博士倪思記。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公頎書。鄱陽圖志朱倚番易思賢堂記　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仲冬之暮。南陽安侯領鄱陽莊政之暇。乃鳩工集材於府守西。構屋數椽。彩繢往昔賢太守之像。自晉及隋自隋及唐迄于我宋。凡九人焉。命其名曰思賢堂。此安侯有志於民故思古之賢守也。爰命匠氏程功致力。棄梲端平。楹桷齊直。高甍宏開。飛宇佗佗然梁粉壁。朱丹間飾。不費乎財用。不勞乎民力。經之營之。與成之於不日。斯堂之大觀也。祁祁德容。有來雍雍。冠弁莪莪。藻服稱彩。天資道貌。王裕洲中。英輝峻發。績己程功。望儼即溫。宛然其存。明明乎盛德之士。此九賢之真像也。雖然其人云沒。厥猷未墜。為國進賢。舉孝興廉。德溢此土。歷十三年。周于魚乃其人也。開設庠序。招來學徒。翕然向風。人四百餘。民化俗成。千里無誅。恩被飛走。庭集祥烏。虞允源乃其人也。治狀稱最。政聲尤著。曰梁曰李。卓然高步。馬歷三遷。係出扶風。柳明世務。來自河東。歸鄉內史。六年政通。吏畏民懷。封石頌功。其詎能同。魯國顏公。逮乎有宋。慶曆之間。范文正公出守此邦。以經術飾吏事。以道德移風俗。觀養士子。興厲禮部。故庞眉皓首尚能言之。隋唐以還。治未之有此。九賢之大業也。歷世綿

遠流風善政厚德美蔭傳今不朽容貌顏色煥乎丹青燦爛屋壁與日俱新想其風澤而求其治績探於樵漁而知其懿美聽其歌頌而究其善政心之云慕而形于念慮此安侯之思也傳曰在則人亡則書觀于續壁所思思其人按于往諜所思思其事思其人不可見也思其事有可繼焉鷄鳴而起念茲在茲思在乎心即作於其事作於其事有利於其政者行之無已也思在其事即作於其政作於其政有利於其民者陰之無抑也此安侯之所思有在於是故下車未期中和樂職僅俾美政格于上下教化明習俗成政平訟理公庭可設羅蹟時無一事四民謳吟滿野和氣蹻一方生賓於春臺之上鼓舞涵泳莫知所之故士歌于庠農歌于耕行旅歌于九逵之衢百工熙熙歌于居肆其辭曰鄱湖之水清兮可以滌吾心鄱湖之水潔兮可以濯吾塵清斯滌心潔斯濯塵君子得之而道生小人得之俾免乎刑則遷善遠罪有不待勸沮之行公之所思日見之成其堂功茂績高矩盛美古其有乎若夫峻亭榭崇圯壞丹楹繡桷雲楣刻桷區別花卉崇疊佳石春賞柔條英秋酌清漢月舞女歌童遏雲廻雪珠履席上相與快樂此豈為政之本耶與夫肅慎刑罰審決獄訟整綴簿符明嚴期會此亦為政之小者也未若勵風化有志於民思古人之治績以復於今

矣夫興功立事有為於世者或相期於同時或相望於異代此立堂所思之深旨也余鄰里相比雞犬相聞與夫親承下風播在人口得之尤詳故輒敘陳於言元祐六年宋鄭獬鄖溪集江寧縣思賢堂記　自太祖皇帝得天下命曹冀王以舟師取江南拔其都以為江寧府當時之富貴繁華隨而磨滅乎蕪蘢斷塹之間然其左江右山龍虎蟠蜿猶有故都之氣象故東南為會府江南以東諸郡皆屬焉朝廷選用刺史常以宿德老儒俊乂之臣以鎮撫其施設條教皆有美蹟以見於時及其既去則遺風餘烈猶灑然在人耳目想子耕夫里巷之老或能稱道之好事者又圖其像藏之于家濮陽吳仲庶以龍圖閣直學士來莫是邦一之日吏畏二之日民懷事無鉅細從容辦於尊酒笑談之間遂能於閑暇時搜訪前人為治之遺迹恐其零落而不復傳綽然思以表襮之因得民間所藏畫像自給事中賈公而下凡二十有二人命善工悉圖於翠光亭而易其牓曰思賢堂卬卬如大圭振振如白鷺襆冠束帶渺然有愛君澤民之意登是堂者則必相像乎其為人遂從而知向之治行得失之效以褒以章與時而弛張之則庶乎於此亦可以謀政矣以仲庶之才懿美守金陵固足以為良刺史而猶惓惓愛慕昔賢之不已且以告來者益非樂善之君子哉仲庶嘗為

御史諫官數更藩府朝廷益知其能不久當去此則郡人又將圖其像以綴其次異時來者思仲庶猶今日之思衆賢也無疑熙寧二年三月鄭某記強祠部集湯陰縣思賢堂記　龍圖閣直學士會稽陸公嘗為令湯陰公去愛留久而民思思公不得見輒寓其情於物凡過公昔所居堂必徘徊想像若有戀而不能去今令張漸伯因民之所慕牓其堂曰思賢去年公解常山帥節移鎮全蜀過故治邑邑民歡呼焚香夾道爭拜馬首嗟公之不為邑久矣雖有餘風遺愛在民耳目其歡迎而望拜者未必盡當時之人猶善公若是使其人盡嘗親被公惠與其方去邑之時其喜若思宜如何也公為詩以道邑民之勤漸伯并刊諸石始公能以善政使民思今漸伯能名堂以慰民之所以思民之思止於跡漸伯能思公所以為賢而履其實苟去而他日過此安知不能使湯陰人如望陸公於前日也陸公字介夫名詵熙寧三年四月初六日記

陝州思賢堂記　奉訓大夫古燕李侯知陝州之明年余適齊過之而見禮焉閒曰守寢舊以雅政名自翰林高侍御更曰思賢既大書揭之願有記余謝不文且罷于行役未遑也已而寄聲速之不置乃不得然辭惟古人于盤盂几席之屬皆有銘欲其見而有警無間于有所事焉者耳名堂之義蓋取諸此聞之昔者

文王之在豐也使周文公為政于內召康公宣布于諸侯而江沱漢汝濱湄之人莫不從化焉當召公之循行布政也時憩乎棠樹之下人思公德愛其樹不忍傷之甘棠之詩所由作也夫子取之垂示萬世于以見聖賢盛德至善之致民不能忘與夫斯民秉彝好德之良心若是其至也此古今海宇之所同然況陝郊實公他日分主西諸侯之境土其長民君子職夫承流宣化者宜其思公之深不能自已也高子可謂知言矣然君子則非徒若民庶思人愛木而已也必思有以盡吾職分之所當為究夫聖賢之治舉而措之民也夫召公所布之政即文王之政也即制田里教樹畜謹庠序尊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凡天民之窮與癈疾無告者皆有常餼者也今天子發政施仁大吉萬方別淑慝問疾苦賑流徙罷虞衡恤惸獨稟吏勸農勸分慮囚戢盜哀矜保惠之誠昭昭乎煥發天語之表無非為斯民者真與文王異世而同符也哉要在臣下將明推擴以及元元使之久而不息焉爾康公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庶人故人臣之職無他為上為君為下為民而已文王之政誠善得召公而後盡善故周頌曰於乎前王不忘終歸美于上也所思若是其庶幾矣乎余於是有以賀陝之人將涵濡上之德澤于無窮又將見人之思侯復如召公矣嗣政

君子不替而有引焉。是使後人復思後人亦無窮也。侯名搢，字公讓。仕于朝以能名。治陝有清惠。云大德癸卯九月望日記。宋蘇頌滄集題楊氏思賢堂記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在洲渚，舒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翦荻蒲穢。遍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潛然，未替甘棠愛。許給詩取善乃興，為善見賢合思齊。賢公平何若，愛士富者推砍求田。劉攽山集思賢堂詩懷蘚令 劉始人何在，空堂草棘侵。衙門狐鼠急，宅柱蠹蟲深。羽化王喬舄，塵昏子賤琴。獨嗟民困甚，誰繼昔賢心。孫覿詩題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 扁牓銀鈎動，褒題袞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蠅附依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濱鯤。 相國開藩日，樞庭放鶴時。碧油來駐節，彩筆坐題詩。有客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遲。堂中有李白杜徐卯月計時李忠定公詩玉笥峯邊蕭史居，拂雲松竹散扶疎。妙年氣節摹前輩，故老風流空結廬。幸有江山供一覽，自應圖史足三餘。何時海內干戈息，借我茅齋與著書。

二賢堂

濡須志：巢縣二賢堂在巢縣風水山。寶慶元年，縣令胡峋建。元一統志：堂在廬州府。二賢，唐顏

真卿、宋范仲淹也。舊在永寧寺之側。中更毀廢，今新建于郡治後圃之西。范文正手植松之傍。舊志：郡治舊有慶朔堂，范仲淹為守時所建。洪邁記有仲淹手植九松，仲淹詩有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勾來。又云：舊有思賢堂，王十朋所建，亦為二賢設也。堂記云：魯郡顏公、文正范公，皆以精忠大節，留滯竹符，其流風餘愛民到于今歌舞之。及載得心堂，取吳芮得江湖間人心之義為名。又有退思軒，俱在郡治，皆范仲淹所建。今併書之。二賢堂，下以存思賢之意云。瑞昌志：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輿地紀勝：堂在州學，以祀鄉先生劉道原、吳一翁。濮州朝城志：臧公被害，司馬陳容奮然怒，不忍見臧公被害，發憤而起，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於是俱被害。時人榮之，因築堂以祀之。永陽志：堂在滁州城南七里，尤袤記。 興舊起廢者，為政之先務；思賢尚德者，風化之本原也。滁陽本淮甸幽僻處，在全盛時不能當一大縣。自翰林王公與文忠歐陽公以天下重望，屈臨此邦，二公不鄙夷其民，涵養教育，如撫幼稚。方時太平，內外晏然。既不聞田里愁恨之聲，因得日與斯民同樂於山巔水涯，固自放於詩酒。二公既去，猶眷眷不忘此邦。此邦之人，亦懷公之德，如懷其父母，至

今如一日。雖名公偉儒來守是邦者，前後相望，皆不敢與此兩人者齒。至人誦其詩，家傳其像，過其所經行之地，亦必為之動容斂衽，其愛與思之如此其深且久也。始翰林樂其谿山之勝，發於吟詠。迨文忠益蹤理泉石，作諸亭於瑯琊幽谷兩山之間，而自為之記。一時名士競為歌詩，更唱迭和。文獻之盛，播于中都。由是滁之為州，遂名於天下。先是滁人繪翰林之像於瑯琊山寺。紹聖中，曲阜曾文昭公作二賢堂于郡學西南。其後邦人別建堂於州城之南七里，歲時必祭。自經兵火，其堂與亭宇焚燎俱盡。其僅能復建者醉翁一亭而已。淳熙戊戌，壽春魏侯作州之二年，雖澈劇繁，補罅窒隙，威信既行，益通姦革，年歲荐稔，帑積盈溢，暇日登覽，訪古遺迹，慨然嘆曰：是邦兩公之桐鄉也，而美迹堙沒，祠宇弗治，瞻敬之所，謂斯民何。於是因帑積餘財，撙節織悉，經工庀材，授之以日，爰即故基，載新祠室，圖繪像設，以慰邦人之所以思公者。凡一泉一石，經昔人之所題品，必表而出之。既又建豐樂、金聲、班春三亭于舊址。經始於十一月甲戌，落成於十二月戊申。觸之荒榛，今為軒檻；斷之瓦礫，今為堵墻。財取於羸而用不費，役出於卒而民不知。舊觀悉還，景物效奇。滁人父老來游來觀，騁望咨嗟，如觀漢儀，如見二公，摩手拊之。自建炎迄今五十餘年，有廢未克舉。至

侯始盡復而興起之。雖若餘事，然變凋瘵劇廢之俗，為雍容閑暇之邦，其材為可尚，於治民理財之餘而致思賢尚德之意，其事為可法也。維侯曾祖庫部，在嘉祐年間再為是州，去文忠公為未遠，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在侯有焉。侯以書來言曰：願有述。夫二公之德在民心，雖無此堂，民之思固自若也。然滁人見其像則恭順愛敬，油然而生，鄙暴之心，無自而作，庸有奸其上之令乎？則其為治也易。此前所謂風化之本原者也。惟今州郡非財賦獄訟所及，漫不復省。侯獨能懷昔賢之高風，葺其祠宇，興其廢迹，而致其尊事，是其志非苟然者。固將景行其德，而益修其政，其必有以大慰滁人之心者矣。予既竊幸託名諸公之次，以為榮耀，故樂書其事，又為滁民幸焉。明年二月望日，錫山尤袤記。輿地紀勝曾肇二賢堂詩 天驥精神鳳羽儀，青雲天路此委蛇。由來道誼千鈞重，不獨文章一世師。史牒已傳三黜賦，騷人誰繼八哀詩。有時無命非今日，從古長沙賈傅悲。石為王元之作也。 萬壑千巖花草香，醉翁此地昔徜徉。不聞燕雀知鴻鵠，但見鴟梟笑鳳凰。平日聲名追屈賈，暮年勳業佐虞唐。神清洞府今何處，故事空留楚水傍。石為歐公作也。元胡祇遹紫山集汴州二賢堂記 金貞祐五年夏五月，滏陽黃冠師威儀薛正剛坐遊於

趙禮部閑閑公家。公葬之汴之東城，作文以祭，納銘於壙。厥後其徒韓忠誠從葬於其鄉。至元某年，道士某等立祠於州之天慶觀，而像事之。以閑閑公金國高年之元老，侍正圓寂深，故以閑閑中堂而正圓侍座，扁其堂曰二賢。且慮後人莫知二賢之為誰，來徵言以識其姓名。竊嘗聞我先人之言曰：大定二十五年廷試天人相通，汝祖閑閑是歲同榜登第。以是思之，同年家之情好分義，吾鄉之尚賢樂善，二賢之文德人品，俱不可辭。閑閑之聲稱，有耳者皆知之。正圓以野服黃冠，得與為友，生前身後，觀厚若是，則其人可知矣。天慶宮正圓受業之所，閑閑之里門鄉井，二賢精爽，吾知其篤必矣。剏道人庭宇，松竹交蔭，香火清深，終日無履聲雞犬跡，實足以栖神安靈。若以閑閑銘威儀之壙，祭威儀之靈，二篇之文刻於石，則二賢堂之為誰，顧炳暴白於千世矣。奚待俚言之為贅。其曰我乞言於子，如子之說則記已竟矣。謹受教。　又詩五首　一代斯文百世師，仙風道骨薛威儀。同來同住同祠宇，千載如生淦水湄。　謫仙人對坐亡身，誰與高風髯寫真。記得龍眠出壓手，白蓮社裏見斯人。　淵明携手陸道士，再到人間又幾時。卻恨吾身生大晚，無緣聞道往從之。　好賢奚止似緇衣，詞翰珍藏夜夢思。圖畫恐難傳遠久，竹林松逕起新祠。　白頭自笑說文

章，丹竈慚無卻老方。早晚還鄉閑杖屨，一鑪香火二賢堂。宋錢塘常驥詩二賢堂為范和子功學士題　屹然榱桷傍雲煙，榜揭堂名以二賢。轍苑鉅公存往躅，集仙儒使出新篇。寒光共杳山銜月，幽韻相扶隴下泉。一等聲輝鶯海內，後先蹤跡似忘年。元王惲秋澗集彭澤縣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也。其在東門內者，唐相梁公也。歲久觀殘圮，揭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而下，大有關於世教者然也。總尹周侯諒其如是，越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於神閣之右，作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予於京師，既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已去就，有略不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沙世胄，起而絃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隆，不復仕進，義然而後止。書甲子，明見恥臣於宋，豈惟隱居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讒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可久可遠，藏器俟時之意也。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於公耳。今將謁諸公賦詩，合異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諸篇端

會歸付之邦人，俾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起，焉可關其說焉。於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又詩　歛衆宵逝無三月，侍畢鳴琴滿五年。與論行藏元有異，比量心事本同然。浴光力取虞淵日，示貶忠疑甲子編。千古新祠祠下月，不應獨照二公賢。謂分光於使君也

兩賢堂

輿地紀勝：堂在上饒之廣教院，祀東萊呂舍人、贛川曾文清公之所也。宋韓元吉南澗集：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為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巉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為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於寺。公以文章名於世，而直道勁節，不容於當路者，屏居避謗，齎志以沒。上饒士子稍宗其學，聞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為最久，杜門辭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士正人始得進用，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為部刺

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於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嘗以為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於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世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於此寺。今既叨灑掃之職矣，俯仰踰三十載，思再見而不可得也。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於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為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遠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冀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既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之為言草舍也，召伯聽斷於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翦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祓飾其居，以為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於召伯哉。雖然，世之為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為，過於堂下，亦可以少愧矣。或淳熙六年七月具位

韓其記潭江府志堂在郡治繪彭乘文同二太守

三賢堂

鎮江志縣令徐文度立郡貳校書陳横汜圖錄李琪製迎送神
辭蘇庠勉陳東赴京手帖在焉輿地紀勝堂在揚州軍學祠孫莘老秦少
游喬希聖杭州府志堂在昌化縣學之東廡宋淳熙中邑令錢孜建奉許
遠羅隱蘇東坡像元至正癸巳參政董搏霄至邑破賊有功民為立像附
祠于三賢之傍臨安志孤山竹閣舊有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三像後廢
乾道五年周安撫淙即水仙王廟之東廡祠焉嘉定十五年袁安撫韶請
于朝竊見本府三賢堂實為尊禮名勝之所攷之圖經更易非一其始孤
山廣化寺有白公竹閣因其遺跡而祀白公後人以東坡和靖附焉南渡
之後就孤山刱延祥觀遷廣化於北山路口僅移竹閣而堂廢不存乾道
五年知府事周淙乃重建于普安寺側水仙王廟之東廡蓋取東坡詩配
食水仙王之意殊不知此詩之作特為和靖而發天東坡併以配食大夫
本意況水僊王儼居其中三賢俛居廡下郡守謁精禱雨惟惶迫近固已
不敢安處而吏卒諠囂箕踞自若慢賢滋甚何以祀為竊惟三賢道德名
節震耀今古而祠宇未嚴何以崇教化而厲風俗又其勝踐陳跡咸在西
湖孤山大隄之間今乃僻處巖阿與湖光夐不相接榛莽蔽翳棟宇傾頹

位置尤為弗稱韶假守以來即欲更建未得爽塏搜訪久之近踏逐到廢
花塢一所正當蘇隄之中前挹平湖氣象清曠背負長岡林樾深窈南北
諸峯嵐翠環合遂於此地築疊基址且闢大逵與蘇隄貫聯鳩材命工建
立堂宇奉安三賢庶幾妥靈得地復還古蹟都邑人士知所尊敬其祠堂
之外參錯亭館周植花竹以顯清槩續俟工役了畢製畫圖本繳申從之
又有堂三曰水西雲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吏部侍郎程珌為記

程珌錢塘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
極凡曰帝王之宅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暨
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曾不一數或據冀河之勝或都大華之奇或因瀍
澗之賓或取殽函之險天開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蓋地大
則物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尭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坂以其難治
施化特先迨至西京俗益非古土木被錦繡倡優僭后服小盜依大盜白
晝顯行於遠路閭閻飾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宮澆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
尹之莫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尹十數前稱張趙後美三王攷其
設施率先彈壓不曰發姦擿伏則曰枹鼓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
或書於往諜商邑翼翼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
塘睠言吳越之中甯號東南之盛矧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臨宮闕崔嵬
江山吞吐雲横雉堞浸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蹈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
所奔賁緡滌器之流懷材抱略市脯賣漿之輩並騖分馳木櫬金鈇南闈
北闕軸接則香車鏤鳳鞍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既繁儲須益廣左酬右接
昕夕不休比歲以來溢病不治粤唯令尹攺命四年令修不煩風行如偃
萬戶安眠於皎月群姦側立於層冰徹蟠不驚寸抱息警扉廢不起靡敝
不新至若蘇隄浸就頹圮築橋翼岸十軟並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
楊柳圖畫彻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慣焉乃益
學田乃厚學廩學徒薾雍上儕璧宮既而則又曰令化既施古訓未白於
是又移祀三賢用昭榘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耶厥初孤山
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俏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為觀
遷寺北山閣亦隨焉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僊水僊生堂
三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令尹曰噫吾責可辭觀度適年得之隄旁
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堆如屏衆木拄天前峰如幕晴嵐漲煙十里湖光
一碧澄鮮乃請于朝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幹授工千杵築隄萬斧
治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旗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

水積如屋琉璃乃奉三賢即而祠之嗚呼三賢相望禹稷顏回同道異用
不同者時高風直節凜凜巍巍是舉也簿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
哉雖然為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朝廷以為勞且久也擢
之地卿俾領京兆非才之難而識之難俾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
春都人和豫四方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慕風烈於昔賢非能行
其所學而不汨於俗吏者能若是耶修茅容之廬葺仲舒之墓畢此意於
無窮慰我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而誰耶嗚呼吾知三賢欣欣而相語
于于而偕來挹山之青飲湖之綠千億其年紀湖山風月之盟無斁也尹
曰袁氏名韶今為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云都人以尹之意而請記於珌
既書其凡矣於是又為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有唐應曆暇乂海林香山
之靖聖徒之清善於僧孺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虞卿
六十少二翩然濯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異日元稹無德裕媄僧孺宗閔
交仇罔極粹斯人兮孰失而孰得耶皇宋四葉丙子歲戌峨嵋之下乃生
異人新法之議烈烈如冰惠州之厄然然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位藜
藿為食兮嶺海朝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結屋冥鴻叫月兮讀羅布
地之置天駟超河兮不入金羈之束嗚呼徉湖滌井想長慶之良規西書

雙澗泉熙寧之新題梅影横斜兮寧須封禪之無辭彼士之有可而無否
者清獻之風裹知進而不知止者康耻之道徽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
盧千載之耿閒兮今新釣石借百年之隄姓兮于今反璧招二鶴以重歸
兮去來于孤山之側噫嘻有新我祠之賢尹兮畢和璞之重逢有十三絃
之可鼓兮豈不還虞氏之遺風玩古祥之花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羨乎修
莉之蘋儻来者之能必葺兮期分兩席之西東轄況題錢塘三賢堂　著
兩過林墅青青發幽香徘徊湖水邊路轉山横岡朱門嚴古祠中有水仙
王配食者誰乎三賢坐高堂當年處士盧鬱然眇相望故庚白與蘇龍章
照錢塘人生死即已姓字何芬芳修名貴自立隱德千古光文章發政事
百世胡能忘因看游魚潛更想冥鴻翔微官得休沐況復五月凉茲遊獲
勝賤不覺歌聲長徐俟詩六井猶存記三賢尚有堂地連金色界廟接水
仙王市井空陳迹杉松只舊行惟公識眞意此處酒難忘錢塘遺事寶慶
丙戌袁樵尹京於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
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趂酒錢慶州府志三賢堂范希稷字清
叔溫州人宋宣和元年知龍泉縣三年睦賊洪再犯郡諸邑皆陷希稷毅然
為守禦計得監考場攜丞陳沔勇而知兵邑人國學進士葉植豪俊善謀

相與練鄉兵設險守隘後朝廷嘉其功增秩一等在邑五年去之日送者
涕泣邑人立三賢堂于王峯寺以祠之赤城志景德國清寺有三賢堂謂
豐干寒山拾得潼州志三賢堂祀常袞歐陽詹周匡物也元一統志堂在
南山廼李白蘇軾黄庭堅也成都府志堂在故隆州郡治畫杜工部蘇東
坡文與可三賢像今廢　一在縣竹縣以奉宋張丞相字文中允揚内翰
三人也輿地紀勝堂在濠州城東北隅初祠彭祖附以莊惠二像歸州志
堂在舊州治學中端平厄於兵火以屈宋文章寇萊公忠烈學者書敬恭
因以名江陵志堂在潛江縣學祠三賢唐賀蘭公參畢少卿漸孫大監偉
皆郡人也汀州蓮城志堂在蓮城縣東田寨上奉招使陳大參韡郡守李
激猷華權郡王大夫材皆以綏定平寇功也元一統志堂在汾州東一十
五里三賢者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也　一在西河縣東義安村十五里
有金大定二十六年同知汾州節度使雷志碑記云祀法曰法施於民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卜子夏以詩書經藝匡治國政
可謂施法於民段干木以忠正之德偃息而却秦軍可謂能捍大患田子
方以道德禮義行之使上下親國人安可謂以勞定國夫三賢者生則行
道以定邦殁則垂訓於後世享一方之血食宜矣安福志縣學西廡有三

賢堂以祠王庭珪劉安世劉年弼有謝諤記大名府志堂在文廟之東南
隅以祀狄梁公仁傑魏鄭公徵韓魏公琦今存遺址曹州志堂在本州三
賢乃越范蠡秦穰侯魏冉漢冠侯魏相也宋崇寧中知廣濟軍范致明贊
云昔我鼻祖霸越平吳名遂身退之陶積居賢哉朱公惟道之崇與而不
有是以從容有来魏冉貴戚之鄉相秦封陶宏大厥聲賢哉穰侯明哲而
智匪以畏容乃身之利賢哉冠侯好是正直名則有實吏則奉職我守此
邦亦既見止願瞻立原想見儀軌闢室于茲因舊不侈名之三賢以警来
裔今廢江州圖經志堂在本州祠晉靖節陶徵士唐梁國狄公太子少傅
白公也舊在郡圃今徙州學　彭澤縣附郭普明院有思三賢堂謂陶靖
節狄梁公尉眞人也武昌府志堂在武昌縣西宋寶慶元年知府陳允迪
祠祠奉晉大尉陶威公彭澤陶靖節先生唐禮部侍郎元公襄陽志張漢
陽龍居士孟浩然俱襄陽人謂之襄陽三賢元一統志堂在黄州郡學以
祠内翰王禹偁文忠蘇軾忠獻韓琦久廢　一在蘄水縣乃晉王羲之唐
陸鴻漸宋蘇子瞻之祠故曰三賢堂在縣東三里緑楊橋清泉寺側歲遠
久圮今遺址猶存南安府志堂在城内貢界法堂之北安奉元城劉忠定
公釣臺江公無垢張文忠公三先生俱以直言去國居南安寓寶界院淳

熙庚子郡侯李公大正創景賢堂繪三先生像合祠之并記嘉定九年通
守蔣公綱楫郡始立忠定文忠像扁曰劉張二先生祠秘監袁公燮記寶
祐癸丑郡侯吴公華因崇闢之扁曰二忠堂歲時祠饗無斁景定癸亥郡
侯魏公應龍又增塑江公司諫為三賢祠揭可軒竹軒二扁於兩楹祠後
建亭曰高爽且刻三先生題詠于祠壁頌德堂在蘇文忠公祠後景定壬
戌郡侯王公李雍捐俸命郡博士薛正己爲建祠前守之有德者方公崧
卿陳公畏王公琳彭公鉉王公淳王公李雍自為記豫章續志進賢縣尉
廳之西有三賢堂蓋慕梅子眞臧嘉猷鄭公眞諫而立淳熙癸卯黄汝嘉
重葺河南洛陽志堂在本縣公廨舊基前塑伊尹像在其中二程列於左
右元末兵燹塑像已毀祠堂至今猶在宋文天祥集瑞州三賢堂記　瑞
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闤闠景定
庚申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為君代相遇於
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闕闕焉予
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塈未畢像設未備予其成之成則為之記某至郡既
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
為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

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之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請異。然瑞人矜而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饗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德而竊窺者。先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柰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亦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嗜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則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擧。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錄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錄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

忻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爲。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役。吳郡志仲并吳郡三賢堂記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擧。前人遺蹤勝槩以次復焉。第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蓋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郡者。邦人尊之曰三賢。嚴歲爲堂以祀之。毀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數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倏屬皆樂從也。某日始事。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爰塑其像以次位置于堂。南向東上。并嘗暇日從公遊焉。公曰。其爲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佐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韋公法當處一焉。迺獨不爲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唱。于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遊宴爲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

實詩鏡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曆壬子歲。其筆行也。號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爲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之。而文聲政績。無優並著。且俱爲有意於民者。名藩巨擘。得以師帥吾民。幸矣。延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益土者三世矣。ム少受知於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既逮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閒。中扃湛然。到郡令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葺室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咨爲之贊敍。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眞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吳儀益

陽三賢堂記。　廬陵李君昺治益陽。既踰年。一日以書抵縝曰。縣庠壞廢。累年。昺涖事之初。率同志鳩工積材。修舊起廢。殿堂門廡。中外一新。文昌章公許爲之記。令大帥參政衛公復俾建藏書閣於明倫堂之後。既告成乃設先賢祠堂。東則武侯。西則平崖。南軒二先生。蓋武侯征南嘗自益陽住駐臨蒸。事見蜀志。俗傳平崖嘗宰是邑。創壓波閣非也。按本傳持節荊湖。蓋行部所經耳。今有詩刻于桃源。南軒守荊州。過邑中。拜平崖像于壓波閣。設奠而去。亦有詩在焉。前賢遺風。聞者興起。表而出之。可以善俗。屬縝紀其事。嗟乎。若李君者可謂知所先務矣。近世爲政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爲急。簿書固不可緩。自奉承期會之說行。而吾民無所措手足矣。今李君乃能汲汲然以明教善俗爲先務。非學道愛人之念。卓然有見乎流俗之表。其孰能之。雖然。景行先哲。是足以明教善俗乎。曰未也。景行先哲。當知先哲之用心。先哲之用心何如。以其好善而已。夫苟好善。則士皆輕千里而告之以善。故曰好善優於天下。從上聖賢。率由是道。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之所以爲大。亦曰樂取諸人以爲善。諸葛孔明蓋得從上聖賢之用心。其言曰。自令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蹻足而待。忠定公在蜀。察其有關于鄉者。得張及李

吠張進，暇日召與語，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欵密，故公於民情無不察。南軒在桂，月兩詣學與講論讀經攷史之餘，延見父老，仍州縣各置鄉教諭，凡已過無不聞，民情無不達。蘇文忠謂張忠定治蜀似孔明，南軒平昔深慕武侯，嘗為之傳，先哲用心如出一律，而李君又能表而出之，使來者敬慕興起於無窮，抑亦見李君之用心。續嘗為之說曰：儒者之政，所以大過人者無他，明教化，厲風俗，如斯而已。後之君子，亦可觀政於斯。嘉定壬申冬十二月癸巳，朝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善化縣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獵記。宋劉公是先生集并序　丞相沂公，塋東里子產之墟，而與裴晉公鄭，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己事上，養人使民，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然為之作祠堂合而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緇衣之遺風也歟。贊曰：賢不常出，曠世而遇，其猶旦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或相天下，善始令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千有餘歲，者相長弟，循迹探心，死而不亡，孰有古今，其像于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高山，若浮深淵，夫又孰測焉。錢塘韋驤集過笠澤三賢堂詩三首并序　自杭而西至嘉禾曰秀州，而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面，右瞰太湖，一望千里，萬工抱師，風帆雨唫，征人動故鄉之悲，遊子弄採蓮之歌，思昔拂袖故國扁舟五湖者，鴟夷之遠遊也；尊羹半穄、鱸魚白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唫興屬雲水者，陸魯望之嘉遁也。後人嘉之，作祠堂於笠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之詩曰：　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向煙波老，霸業功名一掃空。謂鴟夷也　鱸鱠白鮮盤玉縷，蓴羹涎滑黃龍髯。可憐水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謂季鷹也　醉夢幾尋芳草渡，吟魂飛上月明樓。故人已出形骸外，肯作鄉聲効楚囚。謂魯望也　劉後村集辭部陽三賢堂文　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番君之國，民益悴，州益窘，求所以推上恩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前代，間既異，視慶曆淳熙，亦大異，有愧於三君子多矣。解印遂行，不敢不告。謝來伯詩題釣臺三賢堂并序　嘉定癸酉六月既望，敬謁祠下，拜先生之遺像，見先生衣華陽之服，又有村姬乙靈之繡，緣化香油之屬，竊為先生羞之。仰瞻堂扁，題曰三賢，尤失釣臺專一崇奉之意。先生傲視千古，不滿一笑，今乃衣冠像設，化為緇黃異狀之流，千古之下，得無笑先生乎。僕發憤填膺，叱責膺衲，撤繡屏匾，為易匾榜，又將訪尋閣本，正其衣冠，兒輩強作解事，想先生又當掀髯一笑也。　輟帆謁肖像，衣冠非漢儒，翩翩掛佛禱，小擅求香油，膺衲脊班感，良為先生羞，後來躋兩賢，幾與逆祀侔，高堂大本盲，貽請

何時休，盡歸白而長，是正茲謬悠。趙元鎮題謁松陵三賢堂　岳虹過高峤，左江右湖水，洞庭相吐吞，滄海逆涯涘，長波卷風雨，蒼莽窮南紀。人材鍾秀穎，習俗擅清美，高風想三賢，足以振頹靡，一時挺孤標，千載照青史。荒祠倚橋側，草草漁樵市，舟車往來衝，令誰理前軌，我從都城出，萬事空化委，名跡有重輕，心期要倫擬，異代豈無人，意欲從此始，山林與鍾鼎，一決乃英偉，近聞北客言，兵戎經筆記，誰能務採納，尚得扶顛毀，歸歟周夙心，寧作一身喜，亦念征戍兒，白骨委荒壘，道路異秦吳，蒐夢隔生死，江湖信清絕，浮泛聊爾耳，却坐寫孤懷，悲風生綠綺。楊誠齋詩寄題盧山楞伽寺三賢堂呈南康太守曾致虛　山房牙籤三萬軸，六丁下取歸蓬玉，空餘放老拄木枝，雪骨霜筋伸雲屋，楞伽老僧懷兩賢，作堂要與祠千年，只供清風薦明月，不用秋菊薦寒泉。江西社裏曹常伯，李家王潤蘇家客，併遣巫陽招取來，分坐廬山泉上石。北礀禪師詩禪壓風煙盡禹分一新丹碧耀層霄，異時三鳳鳴還止，舊約羣鷗喚得麐，虹繞砌雲尋水步，對侵簷影似田塍，關心夜老梅花瘦，別有孤山樹上僧。劉克莊詩　堂成土木極精華，壯觀先生處士家，只恐三賢還一笑，不留隙地種梅花。元張之翰詩奉賀西湖書院三賢堂成寄呈容齋大參。　長慶風流數樂天，熙寧文采屬坡仙，若將南國詩人比，秖有西溪處士全。洨井築陵人老矣，登山臨水鶴翩然，容齋辦此真奇事，合把三賢作四賢。　蘇白知杭相後先，道仙獨以隱脩肩，規模不減四書院，人品誰如三大賢，名塞乾坤無異議，光揚唐宋有遺編，欣勤來奠新祠下，滿酌孤山六一泉。顧先生詩　三賢堂廢西湖上，文廟重營氣宇新，若傳雪江相配享，方知創立是何人。胡雪江名杙，元立此堂於西湖提上。柳州重修圖志　宣和中，太守阮閱有四賢堂詩。　蕭條遺像竹林間，政事豐碑字已漫，安得郴人思惠愛，肯將循史傳重刊。涸泉日記　張德遠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公事為可法，使三公復盡其猷為，則王業不止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敝廬之側，庶幾朝暮想像，如見其人，朱晦翁狀之云三公之所為適有契於其心也。

四賢堂

忠州志　唐劉晏、李吉甫、白居易為刺史，陸贄為別駕，堂有四賢繪像，黃太史有復古記。蘇州府志　堂在本府李侍御巷內，初宋李宗朝李衡為侍御史，以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直學士周必大不草制，諫官王希呂與衡相繼論奏，不報，四人同時去國，布衣莊治賦四賢詩以紀之。其後衡之孫滑作堂於家，畫四賢之像並祠其中，附四賢詩。吳興志　堂在鎮雪樓之下，知州高衡孫因建樓。

即僕北虚地為小國立四賢祠于堂所以景仰先哲垂訓後來也四賢乃
内史王公太傅謝公忠烈顏公文忠蘇公皆郡之賢守云圖經志宋章德
象知玉山縣有惠政民為立祀後封郇國公號郇公堂有戒溺子文郇公
堂後名四賢堂慶遠路志堂在宜山堂之後取馮京黄庭堅趙抃吕璹以
名之元一統志堂在平定州州治東北隅至元二年創建有趙閑閑楊文
獻元遺山李敬齋四公遺像眉州志堂在州學繪文懿孫公及三蘇先生
令廢利州路志關有思賢樓居水門之上有張孟陽李太白杜子美柳子
厚畫像因以為名潼川府志堂在郡學繪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四先生像
滁州志堂在琅琊山醉翁亭之後令存宋末晦庵集建寧府建陽縣學四
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
事廉靜易直不務為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馬曰
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修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
心獨慨然慕之乃為之肖像立祠於學牓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
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令刻在石可考也以
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為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
以開上心扶時弊别白是非邪正使為善者有所恃為惡者有所懼其功
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為國子祭酒因
事獻言懇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為家於是士大
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為吾蕭令尹之賢真可
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令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
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為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
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繪
蕭公像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牓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
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為媕
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令侯之教也請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
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令日之志又
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某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
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為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
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記 袁家齋集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
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諗余曰濂溪晦庵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
子隱居廬山下壯節水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
侯其有意於風化者耶濂溪年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屯田為頴

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祕丞亦落落與時忤仕途不顯而晦庵
在外不過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
亦曰不以爵禄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為高非四賢之志也濂溪自
為小官屢爭獄事洎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
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
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公父子節義凛凛
祕丞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例終不為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
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
民之禍若是慘耶晦庵歷事三朝忠誠懇惻之意具形奏疏大抵排和議
詆近習抑宦寺不餘遺力而至於君心隱微人所難言者亦每每控竭無
隱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曰日月逝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
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烏虖忠愛之語吐自
肺肝與淺丈夫自絜其身者異嘗胥壤然則四賢豈不欲用於時而必以
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先生酷愛廬阜乘興携客自放於山巔水涯
之間而陳令舉與屯田騎犢往來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為者而孰知
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乃考亭平生尊慕以為立身之實地者
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治鑑之巨典者
亦自青雲白石之深趣來耶言施於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為實學不
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余既以是復侯書又為
叙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詔來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於
儒道之功用不為無補云爾曹彥約昌谷集普州四賢堂記 劒南之東
有州名普冠帶之盛與西蜀並稱名藩大府或不敢望然一郡纔三邑地
方廣纔二百里其博物洽聞絺章繪句獨嶄然露頭角士類之所歆豔文
之以禮樂其來未已郡有學校由祖宗盛時以迄于今其廢其葺不可盡
考若其大成殿之東從祀堂之對搵闢而三室闔而一繪像而名之謂之
四賢堂則自令嘉定乙亥貢士黄益進之請寓公馮侯之助史君虞方簡
之力也昔濂溪周先生闡性命之理闓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
橫渠張先生祖述其道發明其說使孔孟未言之教顯然於天下曾子子
思親傳之懿隱然於人心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雖載祀千萬斯世
者罔敢失墜可以無媿有堂而設諸學官使來郡之為士者望焉而起敬
慕焉而取則有益焉而知幾不及焉而知懼豈不足以移風易俗還文物
於三代之際然質諸他郡昔固有以義起者矣以表四先生者或足跡之

所嘗至武宗族之所嘗居聲教之相關則心志之所趨者有斬師友之相傳則口耳之所聞者有擬是豈歲時祭祀之足以言其禮而廟貌尊嚴之足以象其德哉普之為郡地介巴蜀間濂溪之風不若江湖舊治之為富誦程張之學不若關洛前輩之為詳顧乃正其位於學宮列其名於祀典本本原原其於尊德樂道之意可謂勇矣抑嘗思四賢之所以皇皇汲汲與後世之學者所以尊之重之而不敢怠亦何意乎天生丞民授五常之性以立於天下非以其力大之足以奪爪剛之足以決也無父子之親則不足以聚族而處無君臣之義則不足以同文而治隱於道心者為甚微而攻於人心者為可畏爲是之故而思所以一天下不可無學則夫學者事業非以其涉獵經傳知人之所不知以為富也又非以其綺麗言語能人之所不能以為華也有善而不知所擇不可以言致知擇善而不知所執不可以言力行及其積之以誠持之以敬然後知致知之所以為力行力行之所以為致知以言脩身則德盛而仁熟以言及物則海涵而春育茲非四賢垂世立教之本意而後世君子所以表章四賢之盛心哉継自今步趨於堂廡凜然四賢之論說參於前偃息於屋漏卒然四賢之践履關於中從容於學校科舉之間而安行於富貴貧賤患難之際誠實於事

親從兄之始而善推其所為於四方萬里之外茲堂之作其有功於名教多矣始其義利之不辨而決擇於得失之境操舍之不察而顛冥於利害之塗誦其言而不惟其義信其迹而不求其心終日摳衣乎四賢之側而常若與四賢隔乎宇宙此則鄉黨自好者不為於四賢乎何有余不敏敢以誠告嘉定丁丑二月朔日記　黃勉齋集鄂州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衆欲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間傳俊儒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

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分殊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官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余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第以余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顧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德安州志堂在應山縣西南三百九十五步元兵燬堂廢基存　曹中述記　繫

辭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聖人辭旨豈空言哉應山四賢二宋二連之四賢也舍于邑南法興佛土相與荐姆六經沈潛諸子講學既富德業日新遂能擢巍科躋膴仕德足以化民成俗業足以開國承家其出處淵源具在本傳應山之士被聖人詩書福澤者四賢漸染也六一公張右史湯戶部王汝陰四先生皆有術焉兵革之餘堂卑圯毀而四碑俱存我朝廷任賢使能首選守令燕山從恕字士賢者來宰是邑則斯堂又日新矣其始至也詢故址掃荒榛基之廢者完之碑之仆者起之文剝蝕者浚深之又率一邑之善士戮力鳩工克覓堅石物擇材木良上棟下宇一如古製堂成令尹與士大夫之賢將一交會式談經道政事或賡載錯觥籌挹四賢之清風瞭如也若夫春日遲遲末華綠莚觀萬物之發揮一何其嬉嬉也夏天岸巾良苗懷新觀萬物之舒伸一何其欣欣也秋宇空明月白風清樂萬物之向成一何其繩繩也冬雪飄零農夫輟耕惟萬物之儲精一何其盈盈也四時之景物若是四山之環峙亦若是升斯堂者有弗思四賢之德業者也繇是知當有日新之功可久可大其庶乎作新斯堂之志因可槩見四賢堂記首之繫辭至正六年歲在丙戌陽月吉日記上饒志　堂在鉛山鵝湖寺梅庵先生

朱文公熹、復齋先生陸文達公九齡、象山先生陸文定公九淵、東萊先生呂成公祖謙、淳熙間相會講道于寺中。後人思之。爲立祠堂。今在寺法堂之西。梅庵先生二陸先生嘗賦詩。蒙齋先生袁公甫嘗爲贊。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亦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 右復齋陸文達公詩 德誼流聞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右梅翁朱文公詩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古今。 右象山陸文安公詩 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道若大路。曲折萬端。辨析毫釐。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道規。世世不刊。 偉歟東萊。氣象春融。捆門事業。元祐申公。益闡以大。問學磨礱。其學伊何。萬折必東。 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 其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獲聞。頗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曰。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不斷於合。乃所以爲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人之也。漸。武爲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磋之。既琢之。又磨之。反復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賤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牆耶。 右袁蒙齋贊及贊說 建昌盱江志堂在建昌郡學孔子廟之右。傅燁記 元符改元。縉雲管公以朝散郎來知軍事。下車之明日。謁孔子廟。既退。進學之諸生於堂上。接致悃款。歷視齋室什物。必令如式而裕焉。命幕中上官奕爲教官。推講成均之法。以教率之。每旬朔必躬臨察。致其行能之進否。致其善者。有以異之。而後羣心知勸。一日集諸生而語之曰。吾聞盱江世多君子。有若李泰伯、曾子固、王補之、鄧聖求者。豈其人歟。諸生避席僉然應之曰然。公曰。是皆所謂賢者也。性之歟。學而致之歟。諸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非學也。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未聞其非學。公曰。誠然。則學固不在於我乎。顧諸君無忽。於是即孔子廟之右。翼而爲堂。訪求四人者之像。繪之於壁。牓其額曰四賢。俾朝暮過

乎其前者。視其容必有以思其人而自勉也。諸生感說。亹亹然嗟磨懇激。不敢以須臾怠。明年仲冬。公被召登對。既行。學之生徒追欽服佩。若有所失。使人請東巖山人曰。公歸矣。何以勸吾等一日不見之誠。子其爲我記四賢堂且著公之所以爲堂之意。以勿惰於學者之思也。予聞其言而善之。謂使者曰。若知之乎。人之生未嘗有過人之情而有過性之學。今夫可欲之善同出於自然之天。礦而充之。有主於不可知之神。則受性之初未始有賢不肖之辨。而終以不充焉者。有學與否焉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而扁善乃可以配堯禹。是四賢之性。果與人異乎。果無以異也。特從其所以成存者而論之。則人之於學。人可以已乎。若夫專以口耳爲工。鈔掠爲能。以徼瞬息之利達。是皆滅天真。洗人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非先王之所以教學。管公之所以期屬之意。而四賢者之英靈。亦且媿羞憾恨。冀諸君勿爲之也。使者曰。君子之所以爲賢。我則聞之矣。而窮達出處之不齊。何耶。夫窮達有命。善學者不以與焉。至於出入朝廷。居官行己。見於史筆。與文章之留於世者。後之讀其書。考其世。論其人。當有知之者矣。亦奚容有論。姑爲之記云。峽州志堂在州治。二蘇歐黃是也。端平兵火不存。夷陵志范楷四賢堂記 峽有四賢堂。尊賢也。歐陽公嘗宰夷陵。祠而祝之固宜。二蘇山谷特經行題詠。而郡人合祠焉。於以見四公之賢。重當時而名後世者。獨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堂舊創宴屺。蓬茁其間。肖像妥靈。莫適宜稱。令郡守高公報政之暇。度地于子城東偏。莫基啓宇。閎敞高潔。爾邪楚塞。月峽諸臺。樹左右映帶。江山環拱。花竹明秀。過者凝佇。消休考成。移書以記屬余。且書扁榜。顧以陋。得附名幸矣。惟贊詞是懼。雖然。侯所以表郡人尊賢之意。則不可辭也。竊惟公以道德文章。紀接韓孟。雖千載而獨立。妙一世而無朋。二蘇龍驤鳳翥。適而附之。非薰今而和。不埔荒而應。太史晚登蘇門。直以孤標逸韻。方駕先達。寒梅綽約。自足頡頏於姚魏間。若夫師友淵源。心會神交。異齊而同趣。蓋有出於文字之表。學士大夫不能盡群。而峽人識之。豈偶然者。不然。騷人墨客。自少陵樂天以來。寄興于峽者不一也。而四賢云乎哉。想其夕陽素月之交輝。煙颿沙鳥之出沒。山光水容。隱顯萬狀。岸幘離坐。笑傲如主。安知無神游之適耶。是於斯堂之設。所以喜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繼自今官於峽者。顧望想像。緬懷典刑。當曰邑政觀風。誰所爲而賦也。孤撫雙橋。誰所愛而植也。三游青溪。誰所過而題也。古寺澗泉。誰所汲而記也。陽城居晉之鄙。熏其德者猶數千人。矧四賢之清風邪。槃澗

者興起於其所尊慕。而惟之以淑峽之士。以徽峽之俗有餘矣。高侯其知所先務哉。侯名叔獻。淳熙間前司農少卿。夔帥潘關莞之子也。視其所慕用建立。足知能世其家云。用敬書之。又從而歌曰。百世師表六一翁。絃歌惠政贊摩空。眉山伯仲人中龍。長江西社太史公。黃帽青鞋幾經從。合四先主遺清風。光誼衣被如長虹。西陵假寵何終窮。偉哉使君知所宗。高堂恍如對音容。爲我辦香銘其衷。千載一念將無同。寶慶丁亥仲春望日記。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讀范楷撰幷篆額。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樞密院編脩官兼崇政殿說書鄭清之書　清之弱冠游璧水。脫録舍選上南宮。始得一第。客授彝陵宿舂四千里。閲三朏朓遲至。車未灌脂。即徧尋先賢遺跡。摩挲舊碑。多歐陽兗公詩什。一日抵黃牛廟。親見所謂石馬缺一耳者。廟有蘇長公記文碑石明潤。筆勢遒逸飛動。與他蘇字不類。愛玩久之。歸而搜攬名勝所嘗題品之處。徒有林霏江月。野花岸芷。相媚嫵於寂寞之濱而已。獨四賢堂者庶幾激清風而紀勝槩。猶足議峽人愛賢之私。而棟宇圮陋。觀者伊鬱。去之餘十載。峽之夢時一訪枕上。忽左史范公以記示余。且知高侯一新斯堂。忻然欲書之以滿昔年所不足之意。峽之江山清邃。而風

俗淳古。余嘗攝郡屢月。獄訟簡然。郡有簡淳堂。每愛其名之不虚得於令。侯政成暮起。又能尊表四賢以寵靈月峽。萃江西岷蜀之秀而集有之。典刑所被。風氣遷焉。自今志彝陵人物者。當奕奕改觀矣。余既書堂之成。又以信侯之賢。因書以勉峽之人。屮刻于碑陰云爾。寶慶丁亥季春一日。四明鄭清之撫州府羅山志羅鑑吳氏四賢堂詩　河汾讀經罷。洙泗還清風。深衣大帶垂。身退道則豐。一編道言在。萬古樂育聾。遺像今偉然。吾敬環溪公。沈　經濟學有用。事與皆畢同。集英晨唱第。夕對蓬萊宮。儒林急淵源。不遺湖庭空。遺像今偉然。吾敬國子公。鼎　中興洪韓吕。文章之鉅工。宏手偏祭請。一獄直箭鋒。歸來與畫戟。稽古似不家。遺像今偉然。吾敬吏部公。曾　敬齋一則諱。傳自南軒翁。于湖金玉之。諸老歸下風。不使掌帝制。嗟哉吾道窮。遺像今偉然。吾敬司封公。繼王十朋詩誰品鄱陽守。四人賢不知。如何充舜世。能使野無遺。

五賢堂

東家雜記孔廟太夫人殿。由東廊以北曰五賢堂。祀庭纂要宣聖舊廟宅。魯國夫人殿後有五賢堂。輿地紀勝祠獨孤及、柳開、李餘慶、陳襄、王安石也。堂在滁州瑯琊寺內。翰王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曾文昭公盡畫于瑯琊山寺中。後又刻東坡像爲五賢。郡守張商英詩云。文昭文定與文忠。內翰元之共四公。正事風流俱第一。典刑人物更誰同。能詩只有東坡老。剗廢唯存六乙翁。欲遣滁陽招作客。五星同聚此堂中。　堂在臨江軍學講堂之西。繪翰林劉公敞、中書劉公攽、中書孔公文仲、禮侍孔公武仲、金部孔公平仲之像。平江府志堂在講堂之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名臣言行錄朱梓慶乾道六年知南康軍。立五賢堂。奉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　後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江都縣志忠獻韓公琦、文忠歐陽公修、集賢劉公敞、正獻吕公公著、文忠蘇公軾。皆繪像設祠于平山堂。淳熙十六年。鄭公興裔判葺屋于堂之東偏。以是名。嘉泰元年。趙公師羣一新繪像。春秋祀之。紹定間以兵燼廢。五年。史公石之重建平山堂。繪像堂上。今存。曾國志曹州四賢堂。乃金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濟陰賀揚庭、户部尚書定陶任天寵、監察御史東明東明甫曹州張持文昌武軍節度使濟陰商衡。詞賦狀元東明王鶚。鄉人爲之立祠于州學內。以申尊慕之意。岳州志堂在州學。祀濂溪、明道、伊川、南軒、梅翁。元一統志堂在泰州光孝寺內。祠張發運綸、范文正公仲淹、富文忠公弼、侍父爲征官。請書于此。又增郡之先賢胡侍講瑗、王內翰禹偁爲五賢。今堂荒廢。程雪樓集洛西書院碑。工既落成。又購司

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養之所。豫章志五賢堂在南昌府。祠西漢南昌尉梅福子真、東漢豫章太守陳蕃仲舉、處士徐稺孺子、晉豫章太守范甯武子、唐江南西道觀察使常丹文明、宋朝慶曆七年。太守張瓌塑五人之像。即州治之西偏。依城立樓。樓之下東向爲祠。刻石以紀之。其略曰。禮賢若陳仲舉。興學若范武子。遺愛若常文明。直言若梅子真。有道若徐孺子。是皆有功有德於民。禮宜祀焉。牓曰德祠。不名之以五賢。必有來者不拘以數也。今洪氏直謂之五賢堂。豫章續志堂舊在州治之西。詳見豫章志。後遷于開元寺之西廡。兵火之後。祠與記皆不復存。而德音不已。遺烈如在。紹興五年秋。毗陵胡帥世將假守。復立祠于故基。稍南。訪求遺像。命工繪畫。以時舉祀典。且爲之贊。　梅子真贊云　梅仙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僊傳。爰貢早衰。指世陳政。厲志竭精。美高絀秦序屬仲章。謂當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爲國重器。衆賢聚朝。人斯畏忌何以徠之。遑在砥礪。鷙鶚遺害。仁鳥增逝。妝爲接輿。求驥於市。爰述孔嗣宜從成湯。紹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風及秦。辛解漢綱。防之亡及。吾言有徵逝將遠遊。乘雲帝鄉。陳仲舉　贊云　汝南多賢。仲舉其尤。一室蕪穢。屬志自修。元禮剌部。威行予州。僭城引去。仲舉獨留。縣備兩郡。始自周繆。忻

冀左遷敕雲生死社稷是爲見非必諫授邑不義上奸彖締傾宮可嫁天
下將化盤遊肆赦當念三空黨錮充徙阮儒何異實氏臨朝初被寵褒覽
節折甫姚及群文常伏厥辜請行天誅危言上聞出入側目滿朝群臣畏
害骫祿泯泯東西如河之木仁爲己任争獨憚戮功雖不終義激頹俗
徐孺子贊云　孺子居鄉少爲諸生匪力弗食守道躬耕群守方岐門無
賓客一榻高懸生來則設七舉康茂五辟公府皆不屑就夫豈徒處帝洛
三賢誰爲後先甫立傑出孺子有焉辭辟諸公而懷知己漬酒炙雞弔袁
千里南州高士有道我推生芻一束謂莫堪之仕者行義居者求志共振
高風式是百世　范武子贊云　武子名家好學多聞進不附勢見抑于
溫衡晏崇虛茂棄典文禍深梁紂乃生清言我辭闢之既塞亂源言以述
志位以行道學自爲邑丞興學校暨登牧守益明孔教俗尚禮樂人知忠
孝志與道行世推儒效　常文明贊云　元和中興吏多循良孰爲第一
世推武陽武陽臨民召父杜母其在江西功德最厚洪有災害民不知避
孰闢去之自我興利有堤如截水不賊齧萬尾鱗鱗邑居不焚陂六百所
溉田萬頃歲丁大旱五穀垂穎民或未勸以誘其訓匪嚴其程辛用有成
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帝命史臣播厥聲詩章水滔滔西山巍巍與詩永久

公名不磨　淳熙元年鄧帥作重建于府治東北淳熙七年張帥子顏又
徙于府治東南今在府學戟門外併將狀爲兩祠宣城志宋王遂五賢堂
記　二仙堂舊祠齊尚書郎謝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賢堂者增
唐宣州觀察使顏公真卿太子賓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郎韓公愈也祠事
二仙而增三賢焉二者所以追仰高風景行先哲非徒設也由吳晉以至
於齊東南人物何止一謝公哉自梁隋至於唐亦非獨四賢也謝公任青
山而守宣城觀其天際識歸舟之句非食煙火者所能及而李公乘舟采
石讀惟有敬亭山之詩亦非謫仙人不能道陳公卓誦其詩名之二仙而
吳公皆刻碑以記其事夫仙非人力所能至也然介絕俗之標瀟灑出塵
之姿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而文以貫道夫豈偓佺喬松所能盡謝公仕
非其時辛元非辜李公不及陪開元之盛避地姑孰非貪生者然唐自平
隋罷去昇州置浙西觀察使于宛陵而顏公以剛直之節往涖之忠烈名
存百世不泯白公由宣州奉詔擢第清名直節見於諷諫遺時賢相不及
附錄會昌之盛獨有高文大冊流落外夷惟大曆貞元之間乾清坤夷號
爲中興韓公振起八代實就食於江水孔孟之後一人而已然則五賢之
祀不于其行事而于其文不于其仙而于其賢外設三楹內取一堂青山

流水四面環遶洣河橫流浮圖對峙信矣神明之所憑籍亭舊有二仙像
乃采白公于平江韓公於郡學而顏公之像未之得劉汝進來自金壇因
使求焉道過牛耳山瞿然若有驚者問之則顏氏祠堂也入室謁焉得其
像歸與夢若合容詎知祠像之不當合一耶因記其事使後來者有考云
容縣郡志容爲古粵地書隸交州貞觀八年改爲容州迄今六百年矣刺
是郡者未常乏人惟五賢爲稱者豈非鳳凰麒麟世不常有所以爲嘉瑞
也歟唐代宗時有元次山身諭夷蠻綏定八州繼有王宏肱出則寇去興
賊壘戢悉復種守在德宗時有戴叔倫綏徠夷落赫著威名在順宗時有
韋文明興崇學校教民稼穡仁化盛行我建炎間有王慶曾思慕元子刻
其儀表以使觀者矯免拜稽刻石猶在是五賢者豐功實德著在青史蓋
人耳目豈易得哉容去朝廷極遠分符而至者類皆因循苟且其能興利
除害景慕先哲者百無一二唐元子距建炎中二百七十年有王慶曾出
焉由慶曾以來六十餘年有譚公出焉譚公以來二十年馬公出焉寮寀
六百年間五賢之名得譚公而始彰五賢之跡得馬公而益顯思賢之堂
雖祠於譚第止用小牌列其名位寘於壁間欽慕雖勤實則未備未幾頹
毀尺椽片瓦無復存者經八政而怡不介慮我公既至念其湮微鼎而新

之望其像而祠信五賢守之不易得如鳳鳴朝陽麟遊林藪爲治世之嘉
瑞也柳嘗聞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未足又尚論古人
誦其詩讀其書如正考甫之慕尹吉甫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尚慨然企
慕於數百年之下得古人尚友之意可不深加而屢數耶公之盛年負倜
儻英銳之氣言天下事三相以爲言賜對孝宗朝頒家加納今觀寫忠録
四十九篇其言精粹無非切中利病自歎倖滿得郡入對復論鹽海蠹之
丁稅罷廣民之科擾已復白皮鹽場意在於興利除害求以便民者念念
不忘上可其奏悉罷行之衹容下車之初創建郡學勸課農桑有古循吏
之風比之五賢實相伯仲故并述其大槩而記之使後之觀政者於此可
以想見也嘉定元年冬至日記洛陽志翰林學士王惲記　大德丁酉春
洛陽薛君友諒卽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祠屋設康節逮雙明道伊川橫渠
肖像廣致歲時香火之奉牓曰伊洛五賢堂神崗清洛光動戶庭明年秋
來京師屬不肖爲之記乃告之曰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得孔孟而後
明五極垂憲昭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
間作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理闢除異端奈習識不能盡窺聖賢要與
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又局於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紛

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季，則可謂之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維持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備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而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還未卒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資從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於是許竇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被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元本自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爲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祀可也。況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迁豐，橫渠聿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無匪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游衍之暇，俗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類以移易風俗，勉勵學者爲主。今讀遺書，按故迹，英邁純粹，氣象尚可彷彿。廟而貌之，俾儕之景仰高明者足以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蕪陋辭於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識月示後來，不爲無例。惇曰：若扳援聖賢，則不肖年近衰老，懶於

筆硯，雖有言，又奚能傳於後也。惟友諒先世爲洛中名士，其讀書慎行，蓮士服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創茲宇，庶幾有意修己治人者，非特要取其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朢日記。荏平梁宜記水南五賢堂，昉於翰林直學士郡人薛公友諒，而完於河南府路經歷北平劉君巨謙。大德丁酉春，薛公詢九真觀，實康節舊安樂窩，將奉温國司馬文正公、豫國程公明道、洛國程公伊川、新安伯邵康節、郿伯張橫渠守而祀之。已懇翰林學士王公惲記文，值道士始允終拒，用奚初謀。少東繼得獨樂園故址六畝，市之，起正堂三楹，其額廼翰林承旨劉公賡奉勑書，復爲東齋三楹，餘未畢而公逝。後無人主管，齋堂毀。至元己卯，知事李敀將復營葺，材具值汴省賊亂中輟。至正辛巳，知事李克恭偕通城縣尉馬贇，即故基立堂。至正壬午春，北宜沮止，而劉君於內方緒繕重構四齋、見山亭、釣魚庵、前門共十間，濬坳鑿池，溝水注之，損奉權運于焉，仍葺新其堂齋，塑所謂五賢像，府上其事，置書院，設山長，用主祀以傳教。喻重九信宿，監察御史必中達而撫隱公行臺陝西，過謁庭下，已而周覽，得嵩少、盧氏、萬安、伊闕諸山，轉顧芒嶺郟鄏，俯窺荷底游魚，洋洋圍圓，源流伊洛，嵐霏波影，動搖戶牖，執謂宜曰：美哉斯堂，據佳致興盛

事，子可發揚于辭，勒石以勵洛人。宜因復之曰：古今天下之士，爲學爲教，莫盛遠於經史。蓋經以載道，史以載事。聖經有五，易、詩、禮經而有史，書、春秋史而有經，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焉。夫孔子祖述憲章，堯舜文武之道而已。又嘗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且洛邑，武王之所定鼎，周公之所營治，其道傳於孔子，至孟子而失。天生程子兄弟於河南，紹絕緒，明道學，文運重昌。橫渠爲二程外叔，東西歸正，蒙濂前儒之所未發。康節隱居于洛，能以數推天地陰陽，逆知其變，著皇極經世，指易經爲正，趙此經學之興于洛也。司馬迂叟南遊還，適父太史公留滯周南，病且卒，見於河洛之間，遵遺命悲論其所次舊聞曰：周公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今五百歲，乃攟春秋，裁以己意，著紀表書世家列傳爲史記，以垂百世之法。温公患歷代文繁重，遂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命續其書。父居洛下，專心史筍，閱十九年方始成編，神宗製序，賜名資治通鑑，此史學之興于洛也。而五賢咨功于聖門，明道于亂世，甚人生而同居於洛，沒而同祠於洛，宜矣。且洛處天地之中，而嵩岳上臨，鎮星其數皆五，五賢血食于是，豈其理固有默定，難可以輕議。想隱請紀其言于是乎書。薛公字友諒，文靖公玄之子，在路洋則爲九賢堂，在伊闕則爲平泉書院，在永寧則爲洛西書院，凡關繫吾

道者，銳意通如飢渴。其五賢市地修祠，屈於道士而無懈心，卒得劉君竟底于成，此又吾之當吉，後學之當知，又恐湮沒，故并識之。雲宋呂南公灌園詩：漢唐相望向千年，此地違崇只五賢。器業不同流俗淺，聲容終得後人傳。壁間碑板敲新墨，砌下莓苔長野錢。何似淫祠專禍福，歌呼士女日諠闐。臨邛記宋宇文撰　東憲太傅楊公作三友堂于邛之火井，西憲寮院頃公賡其意而爲五賢，皆有詩以見志。夫山靜而水動，風清而月明，於此又有竹焉，虛中而圓外，有道有德者似之。二公哉以爲友，哉以爲賢，何也？蓋所謂友者，必天下之賢；所謂賢者，無適而不友也。愚不肖固嘗見賢而思齊，求友而不扶，輒景仰二公之意，願與五賢爲莫逆之友，故離而爲五詩。若夫泊然忘我，萬態一視，而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則於物也，非友也，非賢也，非不賢也，惟其適而已矣。庸詎知我之爲物耶，物之爲我耶。

峭拔聳青天，巍我鎮方國。願與君爲友，萬古長一色。　右山

青泉出山下，到海流不息。願與君爲友，果行而育德。　右泉

清淺不媚春，挺挺凌霜雪。願與君爲友，虛中而勁節。　右竹

清風冷然來，襟袖肯披拂。願與君爲友，相見長及物。　右風

明月麗青天，群星隱晶耀。願與君爲友，容光無不照。　右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七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三

六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衢州府城東隅超化寺之側。六賢者晉國志簡趙公鼎、翰林侍講學士文定范公沖、侍御史諫議馬公伸、吏部尚書端明文定公汪公應辰、刑部侍郎寶文閣學士劉公穎、太子詹事汪公逵也。志簡寓於衢。內翰范公建炎守衢因居焉。馬諫議以忠言去國、子孫寓衢。胡文正請于朝而錄用之。端明寓城中超化之雲山。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同訪於雲山講學。惟劉寶學為衢人、居岑壙、生長是鄉。餘皆以道德文章維人景仰。非若宦遊者。業茇桐鄉之愛、繫為人心。而閱百年餘、惟六賢是祠。初在雲山之囊、咸淳初太守王已念此地有朱呂先生遺跡、奉朱呂祠、扁書堂曰明正。而祠六賢。有招六賢之歌曰：矩矱兮姱美、風節兮凌厲、鸞媒兮一空、宇宙兮莫窮。六賢去兮不復、返魂濛搖兮何在、飛揚千里兮嶒冰峨峨、雄跪九者兮壺峰、叢多扶飛仙兮同遊、揖清獻兮並翰、俯幽蘭兮廷佇、寨杜衡兮貴處、攫北斗兮椒漿、卿徜徉兮

此寓而子城市煨燼、而書堂儼然、朱呂遺跡、六賢高風、尚可挹也。蒼梧郡志亦舒勉六賢堂記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美士燮燮第一子廞。按後漢三國志、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自名家、後仕莽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與不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及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威彥、漢茂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廞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黃琬器重。卓亂乃亡歸、燮表為合浦太守。孫權稱吴、南接交廣、燮以廞入質、權以廞為武昌太守。大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審究知。太守李公素舊好古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與是邦者七人焉、既立堂祠之于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黌舍塑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嵗奉其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祇拜六賢于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敦勸誘掖、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青史者、繇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紹聖二

年三月初一日蒼梧縣令兼簿尉事舒勉記。太原志平定州六賢堂即湯雲樓之故基也。在州治後城上。舊名四賢堂。元前至元二年建。四賢者。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磁州釜陽人。文章德業冠于一時。書牧此州。有湯雲樓記。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朝謂之身備四科。與閑閑齊名。號曰楊趙。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博學以詩名。在金為起居注。元初徵為翰林學士不就。寓本州十年。鄉人被其化。李冶字仁卿。號敬齋。欒城人。金進士。元初州帥聘琎華至平定主教者十年。元世祖起為翰林學士。後丞以王呂二公。謂之六賢堂。王構字肅能。本州人。起自孝廉。元世祖創立國子監。為司業。與許魯齋同定學規。以學行為時推重。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元進士。歷仕三十年。至中書左丞。文章政事。顯著尤偉。是謂六賢。以上六賢事蹟。各見金元史傳。堂廢於元末。洪武三年。知州程宗道復建像焉。

七賢堂

元一統志。東漢桂陽六太守。衛颯。茨充。許荊。欒巴。度南。周昕。熙武長唐羕。為七賢。建堂於郡學。堂在輝州之西南七十里山陽鎮重泉村。晉王戎。向秀。阮籍。咸。劉伶。嵇康。山濤。世謂之竹林七賢也。今為道士觀。渾源劉祁京叔觀記在焉。或謂太守喜有開白雲先生張俞。蜀公范鎮。老泉蘇洵。東坡蘇軾。穎濱蘇轍。山谷黃庭堅。先後經行。取其詩章翰墨刻置堂上。仍繪七賢像。右司陳攅記。今廢。或謂山濤。向秀。劉伶。嵇康。阮籍。阮咸。王戎也。今古題詠甚多。元裕之有詩云。石潭高樹映寒蘇。閑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雲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殺共城麴米春。又曰有偏名酒猶酌水迷。衢州府志。堂在開化縣治西三十里華埠。宋江鑄。江少虞。趙令衿。程俱等讀書之地。有二堂基。七人皆有文行。故稱賢。南軒先生為賦詞。清漳志。嘉定癸未。龍溪縣令江叔豫建祠。濂溪。二程。橫渠。文公。以周名第高。東溪配。廣陵續志。彭方七賢堂記。惟揚自國朝慶歷以來。忠獻魏王韓公。參政文忠歐陽公。集賢學士劉公。申國正獻呂公。內翰文忠蘇公。皆嘗鎮守。既去。人思立五賢祠于平山堂。大觀政和間。諫議忠肅陳公。忠敏任公繼淮郡。後葬西山。距城財三十里。政之郡志可覆也。比者邊亭傲擾。主帥備禦無策。寨城外廬舍付之一炬。於是堂不復存。且樵採不禁。卒梏二基之木。今帥承宣使畢公。方議補植松檟。且欲一新所謂平山堂者。而倥偬未暇也。歲在戊辰。戎事甫定。方適備分教。登櫚楹之故址。悵舊祠之煨燼。歷戍樓而西望。傷喬木之翦棄。遂而詢于同志曰。惟七先生道德文章。議論節槩。編之汗簡。圖將鏤銘。百代不可磨滅。然此邦乃其甘棠所憩。而封斧所寓。今顧未有以為祠祀觀瞻之所。非吾徒之責歟。乃白于府。判明倫堂之東偏。肖繪遺像。以春秋致祭。使忠肅公之孫某請于參政婁公。為大書扁榜。以七賢名堂。凡嚴脩游息于是者。過其位。思其人。肅然起敬。庶知所以自勉矣。太子詹事鄭公奉使經行。聞之曰。此正學校事也。許為記之。曾出鎮泉南。未能即請而鑱之石。方自言踐更有日。輒抒區區所以建堂之意。揭于壁間。以俟夫記之成。

八賢堂

藤州志。堂上鐔津縣西隅。謂唐李靖。宋之問。李白。蘇軾。蘇轍。秦觀。黃庭堅。李光。廣州志。堂在十賢堂東南。淳熙經略周自强取本朝賢牧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曄。陳世卿。陳從易。張頡。立祠。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樂州千秋寺北。有八賢堂。不存。潮州三陽志。王宗烈八賢堂記。　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安。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譽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歎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揚。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云。厥雲韡其光彩。榮陽河洛吐其精微。榮而為植物。則楩柟梓杞。神而為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為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賢。其亦有德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子果何見而獨是選耶。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尤貴。搜選致理。象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廚俊及之傳。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易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于國中。而由聿風聲氣習。迨今可掬。其輕重為如何。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之曰。通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哭異而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名對而投直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了。注籍仙宮。遠避吳公。則有祿進先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録而著御屏。剛鯁如王。則投閑而避權相。一方美氣。萃在八賢。寧不為古瀛之貴邪。客曰唯。或者從而謠其說。山川猶在。風物適殊。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開則明。雷霆息兮震則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誘其衷。命我侯發而幽光。啓其位號。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銳煙閣。勒功鼎彝者。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揚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穎川八賢之譽。後官位通顯。小而一家尚爾。況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

刻其顧望者若覩其故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覩盛事踈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輸費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

九賢堂

輿地紀勝吳周魴晉虞溥王廙梁陸襄隨柳莊梁文譞唐張廷珪顏真卿李復李吉甫馬植增為十一人宋王十朋梅溪集猶起才難數同時九賢臣鄱陽千載守賢豈許多人

十賢堂

元一統志夔州府治有王侍御十朋所記十賢臣大夫嚴刺史諸葛武侯杜少陵陸宣公韋丞相白文公居易柳文公冠萊公唐質肅公介續得其宋丞源乾曜李適之李吉父溫造程伊川黃太史嘉熙兵燹輿地紀勝堂在麻姑山仙都觀顏魯公祠堂內陳彭年字永年李觀字泰伯曾鞏字子固布字子宣肇字子開晁無咎字補之呂南公字次儒鄧溫伯字聖求朱京字世昌彥字世美皆盱江先達有聞於時者紹興九年郡人蔡延世立廣州志堂在子城上元祐經畧張頡取前代賢牧十人滕修吳隱之王綝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立祠南海集十賢贊後序云番禺負山帶海夷舶歲至珍異畫彩而數人者皆能以廉清為吏民師表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十賢堂不存宋史蔣之奇傳之奇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時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像建十賢堂以祀冀化其習雷州雷陽志自萊公至胡公凡十賢宋咸淳年間虞侯應龍剏立於西湖之上丁謂章惇備祭於門外堂有祭田因兵火後堂廢而田租附于學宮後有復舊堂者則田隨堂必復矣元一統志雷州舊有旌顯二公祠及萊公館李文定公祠皆散在諸處咸淳甲戌創此堂于西湖之濱十賢謂寇萊公準蘇文忠公軾文定公轍淮海秦觀李忠定公綱析樞密彥質任忠敏公伯雨李莊簡公光趙忠簡公鼎胡忠簡公銓也寶祐丙辰大魁公作記　文天祥記曰

國朝自天禧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貶別駕猶至也未幾章子厚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編脩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而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太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雅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裒鐵得

春秋大言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顧瞻山川愁如有懷乃熟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瞻庵凡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早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于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共升降剡帶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旋之姦回容有傷忠而諸賢失落雁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九年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余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余記余不敢叙其凡復為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詞曰颺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莉兮祓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為質兮三辰為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廣陵續志汪統題寶慶改元孟春中澣敬拜十賢于學宮謹賦唐律　詩書流澤自宮墻祀謹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下土清時群牧盛惟揚固應奕世思功德曾與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斯師軌範寒泉一勺薦春觴　岳珂次韻　傑宇鼇聯接孔墻盛朝人物仰堂堂憑熊曾識宗陰帶崤巘何堪粃政揚配祀有人存折檻奉祠無路愧題梁平山遺像猶多闕幸趁春風薦羽觴　惟揚尚德之祠有二此堂雖已蕪平山所祀上止五賢又棟宇剝落不無望於妥靈秉教之仁故末章及之

羣賢堂

澧陽志劉子澄撰澧州群賢堂記　四明林公岳守澧之明年議祠澧先賢稽載驗聞於祥符郡志得楚相申公鳴於晉史傳得吏部尚書車公胤宜都內史猶子該內史周公紱於唐史志得校書郎李公群玉曰澧產也祠之宜既又曰楚三閭大夫屈公平嘗游澧作九歌我朝文正范公仲淹嘗讀書安鄉處士蘇公庠嘗家焉則寓澧者也祠之亦宜乃瀕龍潭築室繪像而識名氏命澧尉劉子澄董役焉既成復俾為記子澄不敢辭也謹按申公相楚誅白勝以父死賊故自殺靈均不忍去宗國屍諫而後已尚書忤會稽王公子被害該奉叔父命約謀王舉義見殺於道將內史僅免然抱志以沒李蘇二公則又詩人云不顧仕或仕輒棄去仕而行者文正耳八賢落落千載間其出處不齊若此一旦合祠如蠹諸囊無非賢守以有材尚澧且風澧歟噫正主庇民士志然也今澧賢公而徇志忘肥遯云有志斯世者可以懼矣窮而在野辭曰獨善出身許國則有君父焉所進命義之戒哉變臨乎前舍生取義可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識微之士芥視軒冕而弗顧歟賢其人而迹其

所以遡向微范公。來者幾不信易之有泰矣。雖然。任己時也。死生命也。古
之達人任己則一。生死不二。故臨變就義者。類蟬蛻於溷濁。況其間得全
其天者乎。悠悠古澧。江山如舊。尚有騎風駕霆。而過之。請作歌以備迎送
焉。歌曰。主辱兮忘家。國安兮親寧。柰何有軀兮而焉自形。寧隕絕兮無生。
望蒼穹兮痛徹。君精誠兮為列星。 蕙有兮椒漿。歷芳蕪兮為君堂。君不
來兮予思。渺貝宮兮誰當。高丘之人兮為君妬。聊澧浦兮清遥。烟雄兮
高明。讀經兮激芳。仕不辰兮經以不信。蹇遺直兮難行。人心險兮鈍戟。公
歸來兮故鄉。 陰凝陽兮血塗野。臣力徹兮肝膽怒。睨堦庭兮激諸子。往
開道兮戴盟主。陳志誠兮冠期舉事。危就兮天弗假。天高兮蒼蒼。君柰何
兮歸來雙。 蘭之江兮有洲。環堵兮蘭幽。胡獨徽兮臺閣。留不歸兮焉求。
詠歌兮卒歲。名與兮江流。 酌水兮澧清。酹月兮洞庭。公讀書兮湖上。堂
波濤卷兮胷中甲兵。浩然兮長在。烟水兮茫茫。 鶴書貴兮林丘。假戴經
兮予義。曳杖兮長歌。清風實兮明月友。雲山兮木改。老何日兮公遊。廣信
府永平志陳文蔚撰群賢堂記 為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寃滯。使民有所
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
豈苟然哉。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脈於億
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為基本蠹哉。夫欲正人心。則莫
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為士者知所趨鄉。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
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志無所擇。如是則為政
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其或毛舉未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必張。豈有
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苕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
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為政可知矣。未幾
鼎新縣庠。植僵起仆。寧損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矜幸傑
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鉶佩鏘鏘
矣。然侯之心。猶以為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價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
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
爵秩穹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
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闢異端似是之非。
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而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
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
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屬金石不移之操。剗落離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
脩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

賢扁之。儆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倘是邑
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屬志聖賢之學。而恥為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
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脩身以見於
世。則風俗豈不有大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今雖然。
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恥不立。其為風俗累也大矣。侯既
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為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慕月以俟規畫
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識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為書之。侯名謙
字牧叔。其先正二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

衆賢堂 鎮江志丹陽縣學有堂三間。舊在縣圃。曰三賢堂。始祠蘇丞相頌。陳脩撰東。蘇居士庠。或曰蘇丞相讀書堂也。宋嘉定間。徐宰文度遷于學之西廡。歲久弗葺。寶祐五年。趙宰與悰改建。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

會賢堂 葉石林老人避著錄。李公武私第。為會賢堂。詳閑燕堂下。

禮賢堂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都中巨豪也。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䃈砆甃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

希賢堂 延祐新安後續志。汪權縣友直。字清之。婺源人。甫冠。師魏文靖公。為書堂扁曰希賢以勉之。

友賢堂 京口續志友賢堂詩 史君胄次妙難窮期會紛紜肯計功。厚德已綏千里遠。高懷猶寓一堂中。顏徒想合居前席。會伍應慚拜下風。華榜巍峩瞻睇久。了然心目忽疏通。京口詩集郡守總領大卿蔡公洸子平友賢堂詩 築堂傍西廡。非悅輪奐美。公餘竟何之。行行輒至止。紛紜屏玩好。周遭羅經史。晤對今偉人。尚論古君子。擇善固毋倦。勝良自自喜。衛公骨雖朽。妙語猶在耳。

尊賢堂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長洲縣志高斯得尊賢堂記 眉山宋仲可楚材主長洲縣學。既創邑庠。群百里之士而教之。復闢一室館先賢而祠焉。以書來曰。昔者王元之令於斯。范文正生於斯。蘇內翰游於斯。魏鶴山寓於斯。四賢相望三百年間。大節學業交相輝映。吾欲合而祠之。使國人弟子想其高風。有所矜式。為我記之。予始疑焉。以為古者禮別淑慝。彰善癉惡。所以崇植風聲。底厲州黨。教莫先焉。然必鄉之父師乃在此位。今自范公之外。三君子皆異邦之人也。於義何居。穆然以思。乃得其說。古者有道有德之人。祭于瞽宗。學校之尚賢也久矣。夫賢者在天地間。如景星鳳凰。無間遠近。莫不傾慕。而況嘗居是邦。遺風

餘烈耿其未沫。則社祠尸祝。以儀國人。其爲旌淑彰善也大矣。且四賢皆以正學直道。立人之朝。三尺之童。知之有不待論。予獨歎其誠信之度。若合符節。其天之所爲耶。抑偶然而相似耶。元之賦三黜。以見志。其窮甚矣。若文正之從於夷簡。內翰之困於荆舒。鶴山之抑於權章。凡皆棲遲十有餘年。而不得伸其流落不耦。四人而一身也。元之遇太宗得其時矣。其用少貶。竟以不用。然文正大用於慶曆而不能久。內翰被遇於元祐而不獲安。鶴山執政於端平而卒見逐。皆非不得時也。而終不得有所成就。其用之不盡。四人而一身也。嗚呼。天之生之甚難。而人之棄之甚易。豈天之與人果異見邪。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四賢之跡雖不盡同。而其不遇大致則一。予知四賢之居是堂也。明靈合德上下同流。以其遺直孤忠。啓祐後學。俾爲君子之歸矣。學者而登斯堂。其亦慨慕乎其人。旨責其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何患力之不足。嗚呼。其亦懋勉之哉。九江志 林時英尊賢堂記 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嘗忘。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無晦明。歆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逮于我朝。濂溪先生作通書圖大極。不由師授。遂繼絶覺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子之傳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

所尊也。然濬其源。衍其流。起人之敬。一人心之趨者。則自學道君子始。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玠來攝邑事。能櫛垢搔癢以蘇民瘼。鉏荒剔蠹以來吏姦。不兩閱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諗之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不若正趨向之源。不猶愈乎。謹曰善。遂易亭曰堂。改詠歸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凡其儼然如光風霽月。濂溪也。渾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竦然甚肅然敬。如親摳衣拱聆提論。闢正學門戶所嚮。而學者知所謹入焉。夫心與理一。非有間斷。使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讀能尊賢。浸浸流弊。必至駕僞冀虛盜名於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君之所望於學者。故爲之記。瓊臺郡志 昔東坡貫得曹氏地作屋。手植果實尚存。郡守諱景先新刱先生故居爲堂。立先生祠。楊誠齋萬里有詩云。 東坡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奧。千年桂醑弔靈均。忠貞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秖个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仙人。 先生流落海南來。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化相。吏無過客道新詩。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底事百年諱太守。却教賓主不同時。 陳正言讜有詩云 聞道騎鯨君眼仙。黄柑手植尚依然。人間俯仰更成古。天下聲名不計年。滿紙誰能收妙墨。鷄林何用續遺編。使君爲刱新堂事。若解尊賢則是賢。 譚太守和 孰識東坡第一仙。謫來儋耳久悠然。潛心學易忘憂患。築屋閑居度歲年。興遣不爲哀屈書。情高寄見和陶篇。拜公遺像渾如在。曾與鄉人恭敬賢。 公已歸爲玉局仙。茂林喬木自蒼然。鄉時寓客共千載。今日新堂恰百年。鐵畫銀鉤三大字。金章玉局一佳篇。遠煩幾似真雙美。後世應知兩並賢。

欽賢堂

宋史列傳張田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聞見善善錄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牢珠香藥亦閑錢。但添市舶使。不欲故前人自汙耳有唐三百年。惟宋景盧奐李朝隱治廣以潔稱。吾宋無聞。予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師拜之。吾妹賢。且知理當喜聞之。

養賢堂

廣州府南海志路學養賢堂。爐亭扁曰明德大學諸生坐齋之所。南雄路志 郡學有養賢堂。郡守陳侯侁創建。在學正位之側

愛賢堂

宋姚成一雪坡集萬誠翁愛賢堂記 同年萬定翁

之兄誠翁。名其飲寧之堂曰愛賢。取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義也。誠翁謂予曰。珠玉世同愛也。予若孫曷不能有。徒愛虞餌而共池。衛璧而已氏。無桑在鄒申則虞。連城入秦。晏則降。有無等也。吾子不若賢子孫矣。使吾子孫廣衷田宅。吾弗愛。使吾子孫輝朱映紫。吾未愛。使吾子孫學博而文華。吾愛矣。亦未甚愛。可愛獨賢耳。 吾非與世異愛也。富且貴而賢。必不驕以鄙。學且文而賢。不必矜以浮。吾固願賢也。爲人祖。爲人父。以賢起家易。爲人子。爲人孫。以賢世家難。子而孫。孫而復子易。子賢於父。孫賢於祖難。與子於曹。思孫於孔。不敢當亦不敢望。伯溫和中爲之父。而純正文公爲之子。文穆文靖爲之祖。而東萊成公爲之孫。章齋翁之遊。翁戴巖氏之南軒氏。又其次。姚庭之于麥舟之范忠文之夢得。中國之衆。陽蘇之長公楊之伯子。賢其可睎也。詎敢咸。因誘贊府居訓符。吾弗爲。思子以亦不吾愛。欲師靳。或附曹群忘漢趙叛鬻。吾亦弗愛矣。吾固願賢也。子以吾言爲何如。可則子爲我記之。余曰。是名也。萬石之有君。兄弟賢矣。君又愛子孫賢。夫其以是明珠大玉。副君之愛哉。萬之後必大矣。吾爲君賀。抑賢子孫有遺。家種德。則子孫之不賢者不生。身行道。則子孫衆賢者必濟世務。學則子孫賢賢者必儒。是三者信有諸。願以吾言併君言記之。誠翁謂遂書

以爲記。寶祐五年丁巳夏六月年家弟瑞陽姚某記并書

企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溫州府署草堂後。繪顏魯公像于此。吳郡志。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臬求王元之像於虎丘。繪之堂上。其祥見於郡人黃由之記。長洲爲縣肇至於我朝雍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元之。濟州鉅野人。實來爲令。滿秩召爲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奉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爲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榷酒。憫遺斯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爲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遵之教化。抑魚而衰流亡。所謂鳩飲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皆凜然。是知公凡所以爲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書追述爲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傳。後公蓋二百年。今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壹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叙題名記。繼往來之語。興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求公像于虎丘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於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高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睎。並峨相望。足以使有識欽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貫熙正書。

尚賢堂

宋度正性善堂藁尚賢堂記 三代教養取士之法。至周而大備。今其見於記載者。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本之以知仁聖義忠和。申之以孝友睦婣任卹。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至於三年之久。道德行藝之既成。然後鄉老及鄉大夫。親以賢能之書。獻於王。而施於用焉。夫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臨之以三公之重也。鄉舉里選。乃鄉大夫之事。而重之以三公。蓋合六鄉而參校之也。州長之官。於此又大考其州里之素。而質其廢興之決。人之情。始勤而終墮者。不能無之。至於有廢有興。而後賢者勸而不肖者知所勉矣。其教之之詳如此。其切待之之重如此。其至。而其去取之嚴又如此。其不苟。此濟濟多士。所以獨盛於有周之世也。然其合六鄉之士而登進之也。豈徒曰會之澤宮。而漠然無以致其道路勤苦之意哉。蓋周之制。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雖所以待四方諸侯賓客。然周之制。以賓禮待士。則士固在其中矣。迄秦而至於漢。其取士之法有孝弟力田。有賢良方正。每詔郡國爲之勸駕。甚者加之以安車蒲輪。其意猶近於古。魏晉以下。大抵因漢之故而損益之。本朝之制。視歷代爲最備。故其得人之盛。亦非歷代之所及。然自承平之時。蜀士之貢於京師者。山行一月而後至於秦。涉行數千里而後至於禮部。蓋已難矣。然當時進士之科。最爲貴重。所至郡縣。所以奉朝廷之意而禮之者爲頗厚。故士之往來者差易爲力。然蘇氏父子猶有梯天航海之歎。必謁於文定張公。而後能行。而況其下者乎。中興以來。蜀士犯三峽之險。涉洞庭彭蠡之風波。而後達於行都。其視前日益以難矣。而又重之以秭歸夷陵蘄陽屬汉征商之厄。故蜀士之貧不能行。則有託以他事。顧附科目之末而不敢往者。此豈朝廷所以取士。而士之願獻芻蕘之忠於天子之本心哉。士病此久矣。成都房君某慨然曰。吾承先人之遺業。幸有餘力。願求有以助之。且爲一鄉之勸。於是出其錢若干貫。得田若干畝於其鄉。名之曰尚賢莊。又爲之庫庾若干間。而大建堂於其下。亦以尚賢名之。歲約收若干石。積三年之收。以待士之貢於天子。貢一人。則併給之。一人以上。則均給之。嗚呼。而今而後。一鄉之士。志不學。學而得貢於天子者。遂無貧不能行之歎。而天子臨軒策士。遠方芻蕘之言。得以畢達。房君之於是舉也。其爲補益於世。豈淺淺哉。雖然。士必教養之而後成材。成材而後貢之天子。古之道也。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以處多士。其教養之法。亦可謂備矣。然有可以爲士之才。而外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貧無以學而失其良心善性者。鄉黨鄉里之間。往往而有。有能推是心以廣之。使鄉黨鄰里之間。士之貧而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者。有所養以成其材。其爲益也。又大矣。觀房君之用心。其賢於人也甚遠。故因其請記於正。而遂併告之以勉焉。嘉定五年五月丙辰。通直郎新通判嘉定軍府事度正記。

樂賢堂

宋書五行志。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于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建康志。堂舊在臺城內。晉肅宗爲天子時所作。蘇峻之亂。宮室皆焚。惟此堂獨存。考證。宮城西南角外。有清游池。通城中。樂賢堂 晉咸和七年。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獨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此未聞也。於是遂寢。金陵志。庾闡樂賢堂頌 峩峩陰構。奕奕其峻。階庭白屋。寢營髦俊。又云川澄華沼。樹拂椅桐。又詳見脩宮苑記。宮門注。南史劉孝綽傳曰。梁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

而序之。遂蕭廷尉𡽪宋書五行志元興三年五月。集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闇昧不及有集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元胡祗遹紫山集題王氏集賢堂記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理人倫之至樂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至樂之中。又有不可得而名者。仁壽之世。父母之具慶。人皆有之。義方之家。不易得也。父止於慈愛。而不知其忍慈哉。至於敗子。子止於孝敬。而不敢違命。孝哉。至於陷父。子敗於稚。父陷於不義。負過避罪之下。委曲營護。委成紛擾。至是而樂安在哉。原其愛子敬父之初。心寧敢爲之敗陷。閭門之中。以恩掩義。賊愛之厚。不知所以裁之。而失其中也。父慈而訓子孝而箴。兄弟怡怡。身勤以義。是之謂慶門。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或爲貧苦迫之身役戶差之擾。東南西北糊其口於四方。歲時伏臘。定省溫凊。欲樂其樂而不得者。又十常八九。上黨王氏。翁媼康寧。富而知義。子四人賢而好禮無寒餒離析身役戶差之所苦。築堂以事親。孝養以致樂。爲父母者無四子之賢。心安而享壽正合孟子二樂之義。長子某求名其堂。名之曰集賢。鄉人皆曰可。楣榜已竟。請誌諸石。某年月日書

景賢堂

輿地紀勝。堂在雅州東北十五里。政和間。邑令李緯以地有漢高奉燕碑。易令碑東州宜春志許及之題　過眼繁華能幾美。歲寒松栢只青青。古來何限恥天瀛。賢者于今炳日星。意在高山知處鄉。訓垂後葉見儀刑。此堂應與人無朽。白首韋郎守一經。

集賢堂

應天府志。劉孝綽侍宴集賢堂應令　北闕時見歲。西園又已闢。宮屬引鴻鸞。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陸思徒自茍。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瑤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醳。壺人告漏晚。烟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聚賢堂

惠州府志陽志郡圃闢一室於前。太守之覽。則得陳公堯佐陳公偁焉。於寓公之覽。則得蘇公軾唐公庚陳公鵬飛焉。於是郡之覽。則得古公成之張公宋卿留公正焉。又以陳公瓘蘇公過皆寓侍於此。許公申乃文惠所携。陳公煥乃留魏公張秘郎所親厚。並塑像爲十二先生祠。堂扁曰聚賢。春秋次丁行釋菜禮。

晞賢堂

江州志。彭澤縣濂谿書院講堂曰晞賢。

清賢堂

宋貟九華先生集清賢堂記　紹興己卯。某奉使者命。較實荼事。道永康之味江。綿州史君先致其爲邑歸老即養。其子史君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戕。丕訓昧泯。因從史君質問指授其緣。殆六七。君從容語次。故約記清賢。竟置之。邦某謝文學福涵。文質無所底。未能奉稱君旨。逮約其厳解以兹景祐屯。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曾布衣同門學相友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廣進美秤之貴近中郎益退若驚。謂高位貴疾顛。不願升周旋郡邑。史作歌詩爲時冠。官東海郡副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懸以官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儒師以詩祖送。忠文職內相。嘗火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十年。史君克繩其武。掇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某記之。乃今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耗節操清介避公輔位若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藝若濮陽吾永昌文行高潔。若唐河內公道學化闕。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寧辭厚祿。鍾美於中郎則清也。其書成蓄積也。又若諸孫及曾縣科第進者十踰人。而御史君行存懼。然哉執法論書忤益公。繪合州先生爲時文宗。史君激應書。單足勇退。不畏賢乎。以是記堂。允矣。史君曰美矣哉。其如訓何。出進爲仕。抑爲道。求輸華韓廣紫佩玉。乃皆寂偷生。天庭廣坐。喑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宦達者是賢乎。如戚知羈得行道爲命也。足不足屐。止不止。殆由禮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遲。可用無位不以貽命也。斯二者。君子弗疆能。先曾君子東海擧視書。已試景跡棲上。景跡人之句。其日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稽田既勤敷菑。在所陳脩。成厥疆畎。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墍茨。成厥富寢。名堂易愈。某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嘗史君起儒生。致位四千石。德行醇備。至於黃髮。國有懸淑。聲逼闕。三齊聘名。畏咸滿不趨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弗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隤其家聲爲賢者哉。請錄忠文全章以貽後人。史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乞身歸老舊林泉。須知朝路抽簪後。不要卿人負笏前。儒林生涯圖史富。宮清門戶子孫賢。羨君此去渾無事。滿眼青山飽外天。四月既望三嵎貟某記

忠賢堂

輿地紀勝。堂在[illegible]州州治。初名歲寒。後移十賢堂畫像於其中。沅州府志。忠賢堂者。乃郡守張侯嘉盧陽王令憲之及郡守汪侯長陳之祠堂也。政和間。黃安俊作叛於盧陽之豐溪鄉。民多從之。有舒唱喏者獨拒焉。夜逮其婦告諸魁。安俊殺其夫婦以徇曰。兼若舒唱喏之背我。遂圍鎮江寨。張侯王令率兵一千七百救之。夜駐于孟口。寇晛其羸。弊且未有守備。詰朝自高山下薄之。衆將潰。請守令以身避。則曰爾衆就死。吾其獨生。遂出鬬。俱被執。賊迫守諭寨中降。守紿諾。至寨下大呼曰。凡爲人當識逆順。我已陷賊。萬無求全理。汝等宜堅守。勿以我故懷二心。守陴者不下。賊怒并害之。邦人衷其忠。立祠于孟口報國寺。名其堂曰忠嘉。而歲祠以死之日。靖康之後。郡國往往無備。汪侯以在京四廂守禦來守是邦。謂沅人曰。毋爲沅爲避遠。賊不至此。於是增城濬池

凡甲胄刀鎗弓弩叉䦨石渠答之屬無所不備侯卒一年適當紹興壬子歲巨寇曹成果來攻沅凡攻城之具無所不施城中皆有以應之最後賊以鵝車洞子攻城沅人以火竿擊之而退郡民賴以安全皆曰此汪侯宿規守備之方也嘉泰改元權郡陳侯彭壽慨想舊事爲祠堂於郡學稽古閣之東廡並列三君子之繪像揭其堂曰忠賢本學有碑以紀其實每歲丁祭州委職事祠之。

繪賢堂

洛陽志楊奐重修繪賢堂記　洛周之舊都禹貢豫州之城也漢晉唐因之而都焉以八方之廣周洛爲中利其納貢道理均也數千百年之間或因或著或治或否其山川之形勝風土之氣候迄今爲天下正至於人烟繁夥物貨豐殖隱然一大都會迨其壬辰癸巳兵荒之後城郭丘墟官寺民居焚毀幾盡荊棘復見生於銅駝矣惟廟學僅存一二然殿宇廊廡久爲風雨之所漂沐欹斜傾倒殆非一木之可支大朝龍興以武功定天下平復之後即興文治凡蒞是邦者必以興滯補弊爲事故廟殿廊廡欞門講堂于賢之像四賢之堂煥然一新但七十子之像雖設其位無可瞻奉歲時之禮有所未備識者惜之河南洛運司同知昔剌世榮痛其一簣之虧義出己貲鳩券四百兩繪七十二賢像於東西二廡之下經營至元庚午春首月落成於是年秋九月二十有五日也過者見其衣冠雍容體貌嚴敬於是乎生思齊之念已決於中矣公世祿之家名父之子年未三十而登顯仕而能刮去豪習日與賢士大夫游從容於文史之間澹然一老書生爾故能成此盛事於既泯之後不亦美乎他日洛下士庶安其風者摩其德履經誦之聲洋洋乎盈耳不入小人之歸皆自君倡之至正八年二月日爲之記

有賢堂

清漳集楊汝南漳州學新修有賢堂記　南漳郡學祠堂所祀者四在唐三人在本朝一人閩風勸學自常觀察袞始閩人登第自歐陽四門詹始漳人登科自周先生匡物始此三人者在唐時咸能激厲風化故追祀於後世目其堂曰名第而已在本朝惟徽學侍郎李侯彌遜紹興己未來守是邦尊賢禮士修葺泮宮以就吉壤潤飾尊像而樂於教育漳人德之故生祠於當時名其堂曰有賢取人樂有賢父兄之義也初堂成規模過制歲久跌漏浸逮闕殘賓客時次舍焉褻瀆不嚴識者病之廣文莆陽劉洵直分教于茲下車振飭居以面前山峯貢院以全齋館然易舊諱雅意吾道故當以祠堂爲念正錄蔡冠卿林大年因時有請遇委學職林琛陳嘉謨市材鳩工一新之於是進祠位於前楹餘閒架於後廡蓋以所示尊教而廣賓居也至若形貌凡格憲度櫚扉莫

不周備蓬容文采昭著雄偉可觀俾至者肅然而敬惕焉而慨嘆之仰之正心誠意之所自生是亦教化之助云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茲堂其善教者歟不然何使斯人至今不能忘也工既訖而劉君之政成矣叙秩當見于朝學者思李侯之德而嘉劉君之教璞屬紀文而謁于余書假侯館而投業焉義弗克辭於是乎書隆興改元八月庚午記　鄭文饒有賢堂記　有賢堂者微學侍郎隴西公之生祠也公父子兄弟咸以文章取顯官爲時聞人公弱冠試闈聲震然爲舉首英聲走天下躐闢步青雲而潛心黄卷日以息既以是娛已又以是誨人紹興九載以地官之式出鎮臨漳視事初政謁先聖廷見多士歎屋宇之頹毀嗟文風之不振見於辭氣已而致政朝散蔡公率學職書生徒以狀白公請郡之學舊依于巳卜得其地故文物寖盛後稍遷而違之士氣漸靡幸復故址庶允盛焉公然其請乃取日面勢而改圖焉雖毀沮萬端至以公身之利害爲言了無憚色且謂思樂泮芹而來之迺古諸侯之職志益勵焉不踰歲而告成堂殿雄偉齋館深邃屋宇之張端序之直輪奐之美可人心目多士鼓篋進學其氣百倍弦誦洋洋仰承我公樂育之意爰闢講堂東偏爲公生祠而以有賢榜之蓋取孟軻氏所謂人樂有賢父兄者也茲學營始於己未初冬迨庚申夏虜寇侵境雖軍興擾擾而督役不少弛每朔必躬視學若他人則剌頭羽檄鋒意調度於此蓋有所未暇公渠渠樂育雖賢父兄之飴子弟曾無異也新堂雅飭式昭德人之容翱翔庭下者不惟日夕瞻仰不忘公賜而覩其形貌如親親誨怵然若厲不敢少息操修之術後三年試禮部中第者五人而恩科就選者亦如之得人之盛前此未有雖陰陽家者流至於符會亦我公以氣作之是蓄之論文者謂文章以氣爲主英偉之氣一激于中則發爲文辭理勝而言肆故掉鞅詞場毅然有吞敵之志異時榮名于朝則自負剛毅不屈于世以成不可跂及之事業豈止拾青紫而已耶士之樂有我公而公眷眷教養之效至是爲無窮又餞肄職芹宮日擊黌堂之盛教化之美文物之盛有足紀者謹拜手而繫以詩云。　英英李公當時宗工爲政以德養人以忠刑法不驁教化式崇爰建新學振此文風兵戈雖擾土木是攻渠渠樂育父兄其同士氣百倍學足三冬慚者以忌望者以通藝優文苑志摩蒼穹洋洋弦誦鄒魯追隆唐常丞相漢蜀文翁教之我侯比德參功有賢揭堂實昭德容其樂維何教思無窮。

鄉賢堂

元一統志綿州鄉賢堂繪漢翁龍鏜蔣琬杜公樸尹公琴陳壽李白蘇易簡王仲華歐陽修共十人瑞平

兵廳文大名路鄉賢堂。在魏鄭公祠堂東。文正王公、忠愍寇公、忠定張公、崇儀柳公、魏鄭公、皆文武巨賢。魏公又鄉賢之冠也。澶川志 陳鵬鄉賢堂記 東蜀世多知名之士。然其為人、與其功業、及其文章經術行義之實、見其於舊史而世數之遠者、或支離散漫而難考。其接於耳目而近者、亦恐其既久而浸失其真。使所聞如所見、而所見信所聞。此宜爛然在人、而前此寂寥無有為可恪也。運使大夫張公、留意講求於此為久矣。壬年秋以提點刑獄權州事、嘗於州學治新堂既成、命堂德郎權教授范壽本儀郎僉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石瀞、取凡舊史與風俗通譜所載若其所未及載者。閩人惠繪其像於壁。榜之曰鄉賢。而以其爵里名氏注於左。蓋自宋漢至於國朝幾千年之間。凡六十二人。雖其所為流品不同。然皆以類相附。其仕不仕。若文若武。若同出於一時。若相望於千古。凡是十之人。其過於堂下者。惟非其所自出也。若其子孫若其遠譜若青而揚若墜而緒若是者益勸。若是者知懼。於是衆皆曰張公於吾州之人。非特教育闓道之。又從而引翼敺納之。其澤可謂深矣。鵬前公來使後公來守。雖隸所部。貴為交承。其與賓客飲酒而慶成也。公治在遂。而鵬竊東州之席。因得備本末而為之記。又得以述梓人之歌詠。而為之詞曰 澶山高兮澶水清。厥鍾秀氣兮鄉之英。之人已去兮逝聽風聲。我懷孔切誰儀刑。有美張公兮闢明庭。作新宮兮州之甍。著其為人兮加丹青。貌雖肖兮如生。或捐軀而孫高。或芝香而九莖。或蘭生兮春華。或菊秀兮秋馨。或鳳躍而蛟翔。或鬼將而鶴迎。使人咨嗟歎息而追惟兮。至其子孫又鳴咽流涕而惝怳若接兮謦欬之音。內懷勸懼兮若從使令。亦瞻儀兮昭昭。而起福兮冥冥。百年兮歷時雖多。非張公兮誰與銘。 馮澥書鄉賢堂記後 熙寧中先君通守澶川時。鄉賢楊公天隱先生。憂居食貧。先君為白府尹李公舍人。才元數請主學。鄉議惟允。學徒大集。聞句讀南書說命。公操舉奇秀。辭義精深。音吐清亮。一座傾聽。無不欣快。澥時與亡兄推官澄清。進隸籍於西廡懿文齋。以趙君既先生為師。楊公祐甫為友。時學校初啓。規程嚴甚。書棟長廊。織塵不動。絃誦之外。寂無人聲。公氣韻高爽。語言簡厲。諸生請見。如造官府。蓋公志識議論。問學辭章。以至筆札簡牘。無閒談笑。無不過人。故人望而畏之。而公實不以己望人。時降辭色。以接引後進。每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復其言。以見己意。一日召澥與楊公祐甫問所習。已。欣然命坐。曰二君勉之。毋同他人坐棄日月。二人怵惕拜謝而退。時年尚少。未有知識。以為教誨常語。不知其待之深。言之重也。久而思之。方知難稱。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後二年。公既除喪服去。元豐初。朝廷以成都黎公立之先生教授梓學。先君將代。澥尚留學三數月。公博學淳儒。涵練場屋。以太學上舍登第。學通古今。尤工詩文。後進宗仰。遠近奔集。舊學不滿百人。及是三百餘人。至廡舍不能容。公講罷食已。便坐齋廡。然衣峩冠。以待諸生之問。寒暑向燒者剩席地。酬應未去。畢答而後已。高第入室。常至夜分。如是累年。無少厭倦。其所成就。四川諸生自閬中馮涓巨濟而下。五六十人。率多才秀。為人稱道。蜀人至今以為美談。爾後數十年間。教法寖微。士習益苟。風流不嗣。誠闕典悲。繼以亂離。日就榛蕪。至紹興丁巳。吾鄉景公徽猷先祖守梓之二年。勸學以誠。待士以禮。方擾攘危懼之中。而學校興葺。日課月校。復有熙寧元豐承平之氣象。既去。始以元符中前守閬中陳公國南所作鄉賢堂記見示。伏讀感歎。追念疇昔。懷想二先生風致。不能自已。擬書其大槩。而刻於陳碑之陰。以慰多士之思。增梓學之重。自熙寧乙卯。至紹興丁巳。六十有三年。若以嘉祐庚子。則七十有八年矣。不意荒耄。尚能追叙執筆以記。詞語昏錯。覽者無誚。十二月甲子安岳郡侯馮澥書

賢樂堂

宋黃庭堅豫章集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君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陋。塵埃蛛絲。隅角雞闌。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而宜寒暑。井陰高柳。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吾卿遂以名堂。而屬為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法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要煩。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濱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沒。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者。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吾卿辨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吾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於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史畏其明。其失職以讓法不合。不以

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絶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爲得失顧計者也。

宗忠簡公集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間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頞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爲之躊躇四顧。恍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爲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新荆棘。鋤蓬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搆一堂。獨擅郡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幃。爭雄競秀。來人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鑒榮謝。嶺雲朝飛。林靄暮歸。於此可以諭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濬爲方池。植竹以環其岸。強名曰竹溪。爲小閣曰思遠。于是可以想見徂徠之侶。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沉飲。高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涵爲曲池。種桃以覆其島。強名曰桃溪。跨溪爲小橋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凜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〻樂固如是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翦不伐。梟鴟捷鳴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柏如蓋。鶯鳴鶴唳矣。昔者蔓草蔽地。不芟不夷。蛇虺竄伏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蕖滿塘。鷺鷥游。嘉魚躍矣。方時序之良。案物之美。攜賓友而進之。游目堂上。緩步堂下。無復敗人意。嘉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塵劇談。或射或奕。或琴或嘯。披襟清徑。美花香濤。終日與魚鳥相樂。恍兮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十數畝。所見之山如此其卑。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所瀦之水如此其小。得無謝雲夢之大乎。所構之堂如此之陋。得不爲大廈耽耽者羞乎。則是不知一拳之石。與太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曾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兮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其所樂己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者則其樂自外。若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告之以賢者而後樂此。不亦自外乎。己之所獨者。其樂在內。若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不亦自內乎。二者雖曰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之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貴得之矣。余內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子之儔。僕曰。諾。於是乎

書元趙孟頫松雪齋集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闕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且曰。令可爲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前瞰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峯巒崒嵂。前包平原。却倚絶巘。山迴水縈。誠樂甸之勝處也。中園爲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陋。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爲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正。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爲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爲之基。義爲之塗。禮爲之藩墉。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須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思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者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況茲園池臺榭之爲。不作於己。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故書以爲記。

賢牧堂

興地紀勝。婺州賢牧堂在郡治堂之所繪郡唐三賢太守李謠李桐客李適之也。今名云錦堂。會稽前志。紹興府有賢牧堂　宋袁燮潔齋有紹興府重建賢牧堂記　書稱唐虞之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夫百揆四岳。朝廷所甚重者。乃與州牧侯伯槩而言之。何哉。綱領所在。外與內均焉。夫有百揆四岳。提綱振領於內。必有州牧侯伯提綱振領於外。相須以成。苟非真才。必曠厥職。是以俱甚重之。皇朝建官。惟古是式。視外如內。故牧伯之任。亦不輕與。會稽東南一都會也。七郡統焉。重於諸邸。選擇甚精。其以賢牧著稱者。在仁宗時則有若參政范公。在神宗時則有若丞相朱公。趙公。參政張公。程公。此六君子者。人品雖不齊。而分閫偃藩。俱有可紀之績。范公嘗有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推是心以作牧。急於民之得其所。而緩於己之遂其欲。豈非仁人之用心哉。趙公嘗年穀不登之時。高其糶價。誘致米商。米者輻輳。民皆足食。所活不可勝

訃越人深德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其餘則有若侍郎方公滋所稱述者在，毋庸復贅。如是而祠之，其來舊矣，而厥今連率吳公意猶未足。嘗采諸公論，咸曰：太師史魏王當孝宗時，以舊學元老之尊，膺東郊保釐之任，恪勤職業，三歲如始。至屬邑有請螢者，非滌即旱，歲或不熟，而絹以輸秀王，則然念之，曰：是安從出。亟爲奏請，併於秋苗歛全免，所以人稱土務而安於鄉井者，仁政使然也。創爲義廩，以給衣冠之裔，喪不能舉、女不能嫁者，嚴其規約，賴以無乏。鑑湖水利甚博，而浸淫則爲害，嘗立五斗門，設上中下之則，增損隨宜，淺深得所，迨今遵用焉。諸所興爲，如古循吏，而不列於賢牧之圖，其何以慰此一方追思之心。爰法其形貌而增益之，越人之志也。先是，舊祠既圮，遺跡僅存，吳公載節冗費，財用浸豐，肅一新之。堂宇崇深，丹雘炳煥，七賢並列，冠服甚偉，繪事昭於一時，休聲播於無窮。後之作牧者，登斯堂，瞻斯像，怵然起敬，曰：是皆有德於民，爲世標準，故人心歸嚮如此。吾其可不自勉乎。仰彼高躅，䂓我不逮，必欲追而及之，可也。又將得與於賢牧之列，寧不偉哉。記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吳公之意，正出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公新安人，名格，字之平云。會稽續志：堂在清白堂之側，舊以祠范文正公。乾道四年，史忠定公始以趙清獻公並祀。乾道八年，守方滋於又增祀朱忠靖公勝非、趙忠簡公鼎、張文靖公守、魏忠惠公汝文。嘉定十四年，守吳格又以史忠定合祀，爲七人。黍奕作記，汪綱重脩。宋王君賁耀軒集賢牧堂詩：賢牧存遺愛，邦人重此祠。典刑前輩幾，德政後來誰。來日清泉潔，歸時隻鶴隨。不須看石碣，人口是豐碑。

賢範堂

輿地紀勝：堂在雅州治，繪雷簡夫、蘇氏父子像，併刻爲三蘇書於壁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八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四

奉親堂

鄱陽志：堂在燕堂之北，舊爲正寢，頹廢，今史定之更建。

悅親堂

吳澂文言詩：紫宗貴戚昔嬋媽，有后有帝已越三百年。紫氏孝行今延緣，有圖有詩又越三十年。貴戚幾時降爲庶，孝行百世芳猶傳。畫圖歌詩悉俱草木腐，惟有彝性不泯長終天。晚周何啻一十五百載，至今人慕參與騫。後來史書亦立孝行傳，紫家子孫孫子尚勉旃。元姚牧庵集浪淘沙詞爲紫氏題：河水發崑崙，浩浩泉源，餘波九里潤猶存。若問是家誰冑出，顯德諸孫。今日在清門，玉季金昆，能時夏清與冬溫。直得鑾坡褒一字，華袞休論。

榮親堂

元程雪樓詩勸忠褒德感恩詩：風木無情喜又悲，五等已分茅土貴，百年莫忘蓼莪詩。但令報主存先訓，更覺榮親永孝思。遥想茫茫濟陽路，堂堂千樹擁穹碑。

懷親堂

宋蘇泂詩：升堂知孝否，即事每思親。根本由先世，栽培得後人。一林香自好，四序歲如新。勿作商顏戀，家傳漢幄臣。

慶親堂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和湖南運使程大卿韻：輪奐非謀已，標題慶有親。盈庖欣釜鬻，照座得言綸。集富稱觴客，寬容戲綵人。遥知瞬階砌，丹桂及芳春。

順親堂

嘉禾志：順親堂在舊府判西廳，今為織造局。宋趙孟堅彝齋文編上習庵陳先生：厥閫忠孝者，所出同一源。子於所親孝，移忠理必然。親賢亦子訓，忠節貴兩全。殺身能成仁，揚名斯永延。是亦孝所在，豈但知色難。嗜其扶世風，本末嗟倒懸。若曰能養耳，食美衣華鮮。苟求胡弗至，側媚諂笑肩。彼其良自多，喟歎達者觀。向來歐陽公，霍落夷陵年。夫人告而公，淡泊各所安。謹母賢險變，守節當彌堅。卓哉名母訓，紀歷伊誰傳。恭惟奉常君，矢心直似弦。立朝幾抗論，凜凜高回天。力爲憤憤徒，若障狂瀾川。人知君守固，當識君母賢。想其勉礪時，諄勤誨蕨邊。怡愉一領解，心注靡變遷。升而高爲天，下而沉爲淵。但知慈訓在，此外浮雲焉。茲來從吏隱，斸屋新數椽。曲檻花葳蕤，虛窗月嬋娟。雅意寓一賦，慉立貪以廉。我誦順親記，有淚如迸泉。我貧母亦老，苒苒髮已宣。家徒空四壁，菫荀笑且使。惟虞官毀曠，勿以溫飽牽。澤深百川赴，火明斯聚蟫。技單以臭味，君子毋棄捐。

娛親堂

宋王灼頤堂集：呈陳

崇清求娛親堂三大字。　椒栢浮觥盤列辛。今年春晚去年春。五侯門下正多事。九老圖中只一人。健筆橫飛鸞體態。童顏長鍊鶴精神。會看天上絲綸下。衛武還朝秉國鈞。　自掛衣冠神武門。依然戀闕赤心存。清高寄興太湖石。盤礴行吟獨樂園。勝日過從無雜客。清宵侍坐有來孫。風神筋力新逾健。山色長清對壽樽。　宵人有母鬢如銀。夜半丸熊誨子頻。幸竊斗升為侍養。敢言科第止榮身。小堂欲作娛親扁。純孝誰推錫類仁。乞取先生三大字。要崇風教屬鄉鄰。　再和　幼婦傳來舊受辛。知君滿腹貯陽春。壽星台宿應同邑。草聖詩仙合一人。紫禁中留賦詠。白蓮社裏鍊丰神。誰言林下長閑得。左席猶虛待秉鈞。　早厭奔趨權貴門。中流勇退古風存。唱酬綠野今裴白。俛仰商山舊綺園。成熟坐看桃結子。平安幾報竹生孫。雨餘晴玉春無價。侍郎有同年翁翰林之約　天遣清香入酒樽。　湘東三管竹金銀。名勝均蒙品藻頻。里巷自憐為下士。門墻亦許託微身。吹噓短翮扶搖力。沾溉寒根造化仁。堂扁特書煩大手。少償孟母教遷鄰。　三和謝娛親堂扁　歲年曾效引裾辛。勇退歸休四十春。閑却聖朝醫國手。來為詩社作家人。尖新句子堪呈佛。峭拔毫端似有神。僕輩豈應陪唱和。却緣饑鼠發千鈞。　榮華夢事付朱門。茗碗爐熏所性存。對月朗吟將進酒。逢春細和樂遊園。坐中技癢時留客。膝上含飴日弄孫。四美難并公奄有。何曾一夕不開樽。　爛然鐵畫閒鈎銀。趙蕩蘇清揮灑頻。誰與鍾王傳妙訣。我知顏柳是前身。大書燕喜娛親扁。俯念烏慈反哺仁。因甚衛茅光徹夜。燭圖十丈許分鄰。　元程禮部詩娛親堂為姚氏題　緦服郎君膝下來。雪眉老子笑顏開。後園春到花如海。一日肩輿看幾迴。

親到堂

赤城志台州府天台縣萬年報恩光孝寺在縣西北五十里。宋天禧中累賜祿衣寶蓋及御袍履。諸祢玩甚衆。故有親到堂。

賢母堂

南遊寓興賢母堂用劉院判韻　庭萱蔚蔚晚生香。墳草離離遠更芳。國史有名書列傳。臺臣題字揭高堂。家傳譜系來安邑。予負才華似渭陽。三百年前賢母事。韓門今日又輝光。　又為韓自行題　韓家節婦陳家女。貞白持身過六旬。素履不侵堦下露。朱顏甘老鏡中春。一竿瑞竹來丹鳳。三尺崇丘卧石麟。太史勒銘華表立。時雍深喜俗還淳。

老堂

宋呂頤浩詩次韻李德升老堂　腐儒才術本庸庸。胡廣祖業安能劾太公。老去退休營小隱。閑來時幸濯清風。相從坦率形骸外。投分交游意氣中。衰謝何堪攀鳴鳳。夢魂猶擬滅羌戎。　野堂豈意題佳句。彊欲賡酬愧續貂。閑適更須馳廐馬。訪隠無惜過溪橋。秋風南浦觀垂釣。落日東山伴採樵。此樂有時驚自得。泥塗何必羨煙霄。

難老堂

宋許綸詩次韻題吳無遏所藏張無垢難老堂詩軸　養親感卧冰。慕親悲履霜。眷茲母孫情。胚胎炳前光。先生一獎勵。吳氏增激昂。至今諸孫行。如立嚴師傍。躬行斯入室。言辭持濫觴。當時五子名。佩服詎可忘。省也滋拳拳。何止升其堂。張伯常詩　宿難老堂　參園秋淨夜堂虛。偶伴橫林隱者居。紙綿白雲垂帳厚。荻蒔明月下簾疎。玉甚子奪三軍令。金剪刀翻數體書。疎廣拂衣憖不早。芰荷舟舫草茅廬。　唐仲友詩　難老堂吳居厚為祖母作張子韶劉文叔史直翁賦詩　風樹感親壽。怨若冬隕霜。以孫養祖母。惴惴驅隙光。無孫又繼絕。此意誰激昂。吳氏有純孝。業業含飴傍。延年寓題榜。戲綵勤奉觴。詩成三巨公。令德昭不忘。九原邈已遠。遺範悲空堂。陳簡齋詩　難老堂為周元公作。元翁名壽。濂溪先生茂叔之子。仕致徽猷閣待制。　城南烏聲和且都。我識丈人屋上烏。有女同車詩洵美且都。屋上烏見三卷書懷示友詩。又老杜贈韋四詩。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難老堂中一樽酒。不教霜雪上髭鬚。泮詩永錫難老。樊侯種梓用萁謁。後漢樊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後進謁壽張敬侯。丈人向來亦種德。史記貨殖傳。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來故為王後家名亭曰種德。詩云。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人壽子姓詩積德已自三世種。挽回萬事入繩床。花竹相看有佳色。人生知足一飽多。當時恨我棄魚叢。題詩素辭地蚓集。見玉廷賦。五百年後公摩挲。後漢薊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見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

佚老堂

江州志德化縣陶宣德宅有佚老堂在尉廨側。元一統志。孫論元祐末掛冠。同時退休者。吳師道梁宏來先復曹悰彥張訥達布衣唐念與七老人會五日一集此堂飲酒賦詩道故舊為笑樂相戒不以一毫事挠州縣。　宋范純仁薛氏樂安庄園亭記云。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陳藻樂軒集佚老堂序為丘子中撰　三溪丘子中。信德之士也。架所居堂名謁於余。余懶思之蹉跎兩載。乃一面焉。曰永孚得之矣。逸老何如。曰美哉。俾余命之。未必到也。喜而舉卮請于我。詩辭多庆韻。變而序之。夫莊周四佚。人獲其三。若此二字。處之者鮮焉。蓋有可逸而不逸。天勢以貪而不與之逸。有能逸而不逸。天勢以貪而不與之逸。是故髮垂素而身紆朱。望權貴之門若趍。趄廪祿豈無餘。懼一日之閒居。自是以下。有可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貪故也。汙萊之翁。飽

焉則慵斯須，纖工。口腹奚充。自是以上有能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貧故也。余賦性疎嫌。每見高才大蠢米書起羡慕心。兼少壯艱阨。圖為今日計非厚需於造物者。以能逸而易得也。且念顏淵以退為進。有子不克讀書遺之樵覺。凡百簡陋。庶無費力。以畫吾年。然吾退雖猛覺。一鬼物執朴以隨吾後。其進愈健。是朴也無形。能潛入而敵人之中。偏東驅西逼。不容少子其技無他。但汝益剛。其費則音亦各其貪倅常不足。汝能逸之乎。吾見其甚可畏也。而又可笑也。已乎中紈袴之餘。然理生之具。視前日損焉。而兒女之累。繫其心。嗜逸勢何以逸。所幸歲月未央。若累止此。焉計畢婚嫁。猶及者希之。前使天祐其善而與之逸。子中非不能者。歌於斯。哭於斯。弄諸孫於斯。有客焉來觀斯序於斯。則曰昔之人陳某所作。其時嘉定元年日南至也。宋張舜民詩佚老堂為陶敏宣德題　未老剛稱老。言休即便休。潯陽真有後。彭澤善貽謀。隱几悲殘漏。回頭見急流。便須移醉石。偃臥北窗幽。沈括詩佚老堂為江州陶宣德題　暫來林下問棲遲。已覺倫然悟昨非。卧起見山寧用買。門墻無物可人攜。茵連細草纔容轎。淀染濃嵐欲墮衣。佳士要當憐寂寞。不應全為折腰歸。蘇東坡詩佚老堂為陶子駿題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綖曰。漢孔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座莫不歎息。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冠不待言。序曰。陶弘景本朝請。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亦宣為五斗。仕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因束帶見之。潜歎曰。吾何。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歸去來。我歌歸來引。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序曰。孟子論世尚友。相逢黃卷中。援曰。狄仁傑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無已曰。顔氏家訓曰。黃卷五經赤軸三史。鎮叔曰。遊齋閑覽曰。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辟蠹也。故謂之黃卷。何似一盃酒。綿曰。晉張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續曰。陶淵明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子仁曰。李白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雲飛。倬曰。唐史狄仁傑過太行。見白雲孤飛云。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偉曰。陸道士名修靜。與僧惠遠陶淵明友善。惠遠送客不過虎溪。而送修靜嘗過焉。似聞佚老堂

如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戴漉酒巾。序曰。陶潛郡將候之。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戴之。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援曰。當時呼淵明為靖節先生。葛天民則淵明五柳傳云。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師杜甫詩。上古葛天民。不始黃屋憂。郭功父詩佚老堂為陶子駿題　未老已佚老。構堂名佚老。與其寵辱驚。何似歸來早。淵明乃吾祖。此道能自保。歸來無一事。時時為酒惱。紙帳春氣融。不寢聽春鳥。鬭鬭扶上語。報我竹間曉。我醉未能起。閧音一何好。却笑世間人。忘憂種萱草。孔武仲詩佚老堂為前人題　不逐漁商不問農。悠然今作坐禪翁。地臨白傅荒臺畔。人在華胥樂國中。一榻遠分廬阜月。兩軒平挹廣寒風。杖藜亦欲頻還往。肯使清閑併屬公。范石湖詩寄題潭帥王樞使佚老堂　孺子滄浪濯纓處。千載新堂來卜隣。漆沙無波徹底靜。東湖之水堂中人。瀟陽花譜勝洛下。竹西藥闌東海瀕。新篁綠沉桂丹渥。獄立奇石蒼苔皴。賞心滿眼半閉戶。天風夜下扶車輪。骨中種就妙經濟。鬢鬚自雪朱顏春。蒼生未佚身未老。斯堂未可忘斯民。四年西略可萬世。孤撑獨立扛千鈞。足馬惜惜恃天日。危言岌岌愁鬼神。浮生早休信不惡。持此欲去非吾聞。客遊瀟湘逢騎吏。知公已為蒼生起。公今少勞佚者多。湛草乃可寒江真。王公自言堂去東湖百步。所植彭州牡丹。揚州芍藥。丹桂。緇頭竹。并徐氏五怪石。列堂下。圍益公詩佚老堂為王公明樞使題　君不見當年衛武耄且期。尚欲進德形箴規。又不見潞公堂成過九十。精神折衝誇德威。公今年纔六十耳。朱顏綠鬢儼未衰。便從午橋樂暇佚。寧獨不畏二老譏。恭惟中興聖明主。焦心勞思撫四夷。山東河北困戎索。遠明日夜思王師。樓觀籌邊宜屬意。堂名佚老誰敢知。請賡方叔壯猷雅。第入宣王復古詩。胡詮詩寄題王氏佚老堂　大塊勞生亦可吁。解言佚我漆園癯。東家嘗記老吾老。西洛請師迂叟迂。于謹延年還可杖。孔光靈壽不須扶。勸君早作菟裘計。太半歸來雪滿鬚。楊誠齋詩佚老堂為王季安主簿題　造物那能恬我曹。軟紅塵裏漫徒勞。是中却有商量處。且道青原幾許高。　布襪青鞋已懶行。不如宴坐聽啼鶯。只言此老渾無事。種竹移花作麽生。李忠定公詩佚老堂為陳氏隱圃作二十韻　處世如大夢。悟者能有幾。鐘鳴漏已盡。耽著不知止。賢哉潁川公。纔老即謝事。回車築園池。歸作隱君子。大塊方逸我。順之聊復爾。燕居二十年。坐進端為此。委形雖物化。妙湛本無死。我來恨不及。猶喜識其嗣。鬢眉皓已霜。眸子炯如水。頭著白綸巾。蕭散真晉士。傳家有高風。何必拾青紫。衡門久不開。荒徑為我洗。相攜步方塘。春漾清泚。脩

篁間蒼松。新槐雜春卉。斷橋堆露籜。危架引烟藥。陰庭桂團團。疊澗石盤盤蕭森無俗姿。曠遠含古意。樹我放逐情。翛然百憂拜。緬懷前人風。安得九原起。相過不厭頻。追隨從此始。　余藏佚老堂志。及見和復用前韻成一篇。呈興宗　人生斯百年。得老亦無幾。超然高世士。急流賁勇止。掛冠神武門。不與王侯事。驅車返田廬。出關隨父子。寧知千載後。夫子亦云爾。虛堂號佚老。進思長在此。心閑齋物我。滿畫謝先死。遺德藹清芬。承家有賢嗣。行年踰六十。過物如上水。豈惟詩家流。端是林下士。閑關圃日涉。不種紅與紫。滿庭松桂香。月露浩如洗。風篁自蕭蕭。池溜方泚泚。知我却叩門。鋤泰出芳卉。杞菊初長苗。棠梨半含蕊。清談款襟抱。忘此德與盛。境幽人復佳。發我斐然意。作詩掛楹間。拙惡何時弭。鄙俟亦可人。佳句責予起抱膝吏長吟。無音懸四始。劉敞詩佚老堂爲馬給事題　膂力期方壯。功名付衆才。朝廷不能出。軒冕儻時來。賢者皆知此。勞生亦念哉。暮年均暇逸。未路忌低回。延閣通雲漢。東垣接上台。老成宜鶴髮。絕足信龍媒。晚落經綸際。從容里地閑。圖書收舊業。池藥就穿栽。松菊依陶令。兒童戲老萊。尚知南郡富。肯伏少遊哀。詎有東家問。端思藍杖陪。會爲三徑客。幽屏謝塵埃。孫覿詩浮生知幾何。聞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露晞草。忽忽已解組。焉髮鶴蓬鬆。夫君悟無生。不待鬢髮縞。朝行清溪曲。暮宿白雲道。柴門馬跡絕。橘葉風自掃。竹閒雨泠泠。花土日杲杲。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吾老。堂之地有松一本五枝。蒋堂卿龍圖名之曰五秀云。王炎詩爲詹氏題　髮鬢精神鬢未斑。翛然清坐對雲山。兒孫滿眼生涯足。贏得壺中日月閑。陳雍詩解組紛華遠。懸車興味長。身閑雲去住。心淨月清涼。老矣思同隱。歸歟歎異鄉。平生高意在。吹訟未應忘。李彭詩佚老堂爲柳仲輝題　小隱寄巖谷。堂成笑傲中。雖無黃閣相。不羨黑頭翁。倚杖臨邊雨。營詩傌背風。好閑多病處。清興略相同。趙鼎初詩佚老堂爲庸齋薛先生題　人海抽身得自由。只除香舊見風流。而今冠蓋長安道。老死黃塵不肯休。元蒲道源詩佚老堂爲西鄉張明府題　明府辭榮樂道真。褒山題扁見情親。忘言秋水心無累。屬望晴嵐德有鄰。座上一樽今日計。門前五柳舊時春。慇懃爲報升堂客。料擬西風滿袖塵。元胡祗遹詩人生七十老而傳。舉世區區未息肩。識破黃粱夢如此。閑梳白髮樂翛然。四圍書籍千憂散。滿眼兒孫五福全。應命題詩還自笑。衰年績讀呂刑篇。

悅老堂

宋李新詩厚陰林煙翠一團。幽幽門館暗生輝。行雲轉影月先到。流水飄香鶯自歸。碧玉已抽雲夢幹。芙蕖猶舞漢宮衣。山中悅老無亭榭。白酒長新稼果肥。

退老堂

宋莊李裕鷄肋編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宋呂揺記。公罷相寓居台州。以退閑爲樂。旋營小圃于州之東郊。栽植花卉。起居數椽。名曰退老堂。爲游息之地。李虞權書我公自言老。能事如少年。我公自言退。人材望陶甄。公功在本朝。本朝方賴焉。公德在斯民。斯民寧舍旃。中年倦政機。去若浮雲旋。名山占形勝。築堂蒼翠巔。塞樽爲壺觴。虛籟爲管絃。招攜足賓客。嘯歌窮雲煙。胸中萬卷書。三峽傾詞源。興來不停綴。摛華筆如椽。登臨出妙語。珠璣落清圓。不數劉白輩。一斗真百篇。衆傳堂綠野。贊皇墅平泉。東山謝安妓。五湖范蠡船。四子之於公。器業微差肩。公之於四子。趣尚并其全。公術可活國。公力可迴天。蒼生望公起。天子忌公難。佇瞻丹鳳詔。衮衣來陛前。三入知眷殊。一變見任專。發揮中興業。閑闢造化權。拯焚而救溺。持危而扶顛。雍容復容勿。造膝陳一言。長驅卷沙漠。掎穴空腥羶。談笑九州復。懽呼兩宮還。四海各安堵。六軍同晏眠。躋民入仁壽。致主登光宣。圖像冠雲臺。勒功照燕然。功成了不居。高謝區中緣。拂衣赤松遊。辟穀求神仙。去去蓬萊路。雲煸不受鞭。李正民詩將相勳名紀太常。旌旄聊駐水雲鄉。栽培草木千泉里。放浪琴書綠野堂。身健未應親几杖。公歸正欲望軒裳。東山謝傅風流在。盛事齊稱左海傍。張守詩大老歸周慶有源。中興吾宋屬雲孫。五龍夾日三辰正。一虎當溪百獸奔。何事雲山遽招隱。向來金鼎厭調元。追鋒早晚求黃髮。三徑還荒踏節園。　閑健抽身向急流。海邊雙艤濟川舟。功存社稷推元老。人向漁樵認故侯。綠野江山供笑傲。赤松儔侶伴淹留。閑棋野酌懷疇昔。清夢時追杖屨遊。汪彥章詩心如金石氣如虹。整頓乾坤指顧中。挽去暫成調鼎事。歸來還作釣璜翁。東山勝踐今人見。西洛耆年與客同。把上一編渾未用。赤松那得便從公。　我公英爽笑臞仙。來占東南古洞天。幾度傾身安社稷。一朝袖手向林泉。長勞海內簪纓望。小作山中秋屐緣。設使吳兒生意氣。京臺煥館記繩年。李忠定公詩近得呂元直書。天台郭外治園林。作退老堂。求詩爲賦兩章。　獵得非熊自渭濱。釣璜賜履定前身。功高浴日千山曉。力巨回天萬國春。雙轂巖廊調鼎手。來爲林壑采芝人。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緣廁末賓。　周遭疊嶂倚清流。卜築園林事事幽。春日鶯花隨家繡。秋來松菊照林丘。謝公終爲蒼生起。裴相聊成綠野謀。聖主思賢方反席。未應長伴赤松遊。呂元直移鎮臨安。入覲行闕。余方以衰病請贊。有卜居浙東之意。顧爲退老堂之遊。作詩寄之　詔起三湘老衮師。和羹擕手帝深知。戎車北伐賓

長策衰慵東歸有去思。謾作天台休老計。正當黃閣立賢時。主人方為蒼生急。顧借新堂醉一卮。綦崇禮詩　佚老堂為丞相文安公作　社稷功名不自賢。小圃卜築賣閑年。脫遺富貴還身外。收拾芳菲寓目前。未息煙塵勞屬望。莫孤風月且留連。一時賦詠多奇作。江漢嵩高好共編。　帝眷民瞻豈暫望。江山信美可終焉。元勳合冠凌煙閣。雅興聊同綠野堂。已作時霖却龍卧。行看天討待鷹揚。屬公未用安高退。准擬功成老故鄉。呂頤浩詩　次綦叔厚韻　佐時勲業愧先賢。迹退丹丘已二年。買得石田東郭外。蓋成茅屋北山前。長林遠水相縈帶。翠岫奇峯更接連。多謝朋遊念衰颯。奇題佳句已成編。　心存魏闕豈能忘。揣分非才合退藏。此日燕休難報國。平生艱險憶垂堂。枕戈每歎身先老。覽鏡常嗟貌不揚。每念遠廬聊便息。會須恢復返吾鄉。　次石迪功韻　楓庭累歲玷朝班。老荷宸恩得退閑。櫪馬徒貲休入馭。籠禽衰倦合知還。莫辭斂跡歸南畝。幸免移文向北山。恢復中原垂素願。夢魂時得到鄉關。　丹丘無限好山川。疊翠峯巒插暝烟。郊外幽居三歲換。天邊明月幾回圓。野堂半隱幃欹枕。健筆題詩思湧泉。小圃騰開桃李徑。飛觴同醉待來年。　次洪成季韻　壯歲勤勞不自量。退居栽植復何忙。靜思身外功名誤。老覺閑中氣味長。雨後群山千疊翠。春回幽圃百花香。農人不識歸休客。載酒相邀入醉鄉。　聖運中興偶幸逢。經邦曾乏古人風。閑關退處喧囂外。撫劍行吟感慨中。尚有素懷思報國。可憐幽夢欲平戎。新詩增重林泉價。倍見交情我與公。　次潭州通判范寅秩韻　胡塵一動隔吾鄉。旋向丹丘築草堂。方効潛魚游海渚。忽隨飛鴈到衡陽。雨餘南陌千峰翠。春日東郊百草香。身在湖湘歸未得。夢魂時到舊居傍。　經綸無術致時康。何事連年住廟堂。退伴農夫耕曉月。閑陪漁父釣滄浪。壯懷衰謝休鳴劍。舊學荒蕪恥面墻。別乘意勤貽雅什。續貂深愧不成章。　次李泰發韻　東郊半隱繞群峰。門外涓涓一水通。再歲依棲忻有幸。十年遭際歎無功。閑心不厭耕南畝。清夢猶思殄北戎。看去中原恢復後。麒麟圖畫首膺公。　次張全真參政韻　垂老歸休荷聖恩。栽花種竹引兒孫。向來豪健風檣勇。老去光陰渴驥奔。往事不勞空咄咄。素懷猶欲濟元元。天台山下紫荆路。白首棲遲學灌園。　青郊卜築傍溪流。薝蔔香中繫小舟。脫去簪紳歸畝。悟來釣勝公侯。青雲舊好何相厚。白雪新詩為寵留。又指湘潭問行路。一堂風月阻同遊。　次朱通判敦儒韻　腐儒舊跡自耕耘。冒玷台衡力不任。版築作霖乖素願。山雲出岫本無心。衰遲向老閑三逕。豪邁平時惜寸陰。瓮伏詩名壓元白。細看佳句用工深。　天台山下草堂深。罇酒時倍釣叟傾。屏跡分甘歸畎畝。放懷誰復羨公卿。幽棲幸免塵縈辱。高遁何須隱姓名。洛汭詞人通顯後。願來相訪伴山行。　次仇待制韻　腐儒舊跡自山東。疆欲區區效小忠。恢復中原雖有意。翼扶興運恨無功。辭榮歸去營三逕。念昔何顏總百工。海不揚波邊堠肅。竚聞飛牘奏膚功。　昔違軒陛歸臨海。頓幸棲身畎畝閒。混跡每尋樵叟伴。放懷常羨釣翁閑。君恩深厚司留鑰。野性彷徨戀故山。異日公成勲業後。巾車無惜過柴關。　次鄭顧道韻　南郊同賦出郊篇。大觀年中同出邠州東郊觀鳴玉泉有詩顧道吾子與張志行同趙二紀光陰迷前傳。祠館退歸乖素志。帥藩承乏愧前賢。瀛艇豈願留湖外。清夢時驚到海壖。待得秋風歸舊隱。黃雞白酒養衰年。　不讀離騷不著書。竹籬環合野人居。閑尋細酌山中酒。掛壁閑看卧雪圖。出處似非還似是。宦名如有亦如無。故人意厚題佳句。豈為疎狂鄙接輿。

甘老堂

宋楊誠齋詩　甘老堂為張仲寅題　屏山十論扶聖心。甘老十論割古今。古今割得都見髓。持獻玉工逢刖趾。玉皇左相華陽封。上與阿旦雙周公。薦渠金門可登仕。金門送渠外臺試。渠儂掉頭不肯行。有雪可釣月可耕。恩山紫蕨椽來大。情恩江白魚舡樣介。綠蓑青蒻霞

上卧。不知畢逋明睬東西過。胥手詩功名鏡裏猶黑頭。誰子速之營菟裘。四朝元老人姓周。揷三大字蟠龍虬。元老之門幾從遊。天上公子第一流。十論較之過秦優。記室有勞無束脩。郊需異恩小相酬。過而睨之海中漚。從渠進進吾休休。胸中一壑復一丘。酒醱詩豪不宜搜。風月自與毫端謀。木奴竹君歲所收。不曉漢家千戶侯。歸哉老矣餘何求。秖宴哎蕭味悠悠。孤松野鶴無春秋。

鄉老堂

宋韓維詩　未到中年便掛冠。一鄉三老北溪寒。廢興有命知猶早。去住無心遇吏難。輕物想能閑似夢。愛山應是好如官。莫言林下何曾見。待向圖中畫與看。　答杜李錫親鄉老堂　華髮蒼顏亮直身。誰將綵筆欲傳神。論公顧我常流汗。好事煩君為拂塵。漢閣寂寥班氏贊。伊川瀟洒白公真。懷賢却坐酬佳句。空覺中郎善愧人。

宗老堂

羅山志　吳鎰宗老堂詩　八十郎君顏若翁。一門兩世壽吾宗。晴空矯矯歸來鶴。冬嶺槃槃晚秀松。重見堂懸宗老牓。大勝身襲列封侯。宦遊未苦端居樂。小弟翰兄冰雪容。何異詩篇狀。獨存璽光啟再世。襲封康樂公。此堂宗老正類此。畫在相傳衣鉢中。佳人一笑槃玉璽。顧公壽考仍歡喜。子如父兮父如子。燈燈接續無窮已。

養老堂

元史王思聰傳　思聰延安人。素

力田。農隙則教諸生。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

慶老堂 宋王石安詩 板輿去國宦三年。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宦二年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華屋歸來地一偏。種竹常疑出冬筍。孟宗。復母好筍。令宗冬月求之。宗入林慟哭。筍為之出。開池故合湧寒泉。寒泉姜詩事。身閑楚老猶能戲。謂老萊子年八十。衣綵為嬰兒戲於母前。道勝鄒人不更遷。孟母少與軻居近墓。軻乃戲為墓。母曰此非所居也。去居市。軻復戲為商賈。又曰不可居也。又居學館之傍。遂為大儒。嗟我強顏無所及。想君為樂更焦然。言已不逮養。見他人之心而悲感。

息老堂 宋劉弇詩 息老堂為福州黃蘗山確禪師題 頃來法席如師少。老去生涯似此無。直寄天年護龜鶴。聊收化日到桑榆。蒼璟作抱三臺壯。縞帶明空一水紆。時拂東齋擾雲衲。更聞南粵隱居圖。貫山支遁初無費。示疾維摩本不徒。夜雨龍腥飛別澗。畫烟禽哢落高梧。齋餘短捉清生麈。坐久柔團暖稱蒲。三樂榮期猶俗物。二毛潘岳信拘儒。禪林彪虎新眠熟。覺海烏藤舊攬枯。不學昔人悲噬遠。已將茲世脫魚濡。

壽老堂 元郭昂詩 羅袍霖雨負幽墻。松菊叢邊竹石間。萬瓦曉烟含碧落。一簾晴雪捲西山。香熏綉幄金猊暖。雲護銀屏寶鳳閑。蘭玉滿前花萼麗。白頭爭看舞衣斑。

榮老堂 宋楊傑詩 知節能全節。辭榮老更榮。閑居玩圖史。得意傲公卿。自有琴樽匝。何須金滿籯。子孫承義訓。力學重清名。

休老堂 宋楊傑銘 妙高峯頂。不住正處。毗耶離城。別開一路。鐵鉢銅瓶。葛巾草履。付者不取。取者不付。谷有歸雲。木凝甘露。師子嚬伸。象王回顧。門外老胡。一葦橫度。

宜老堂 宋姚成一詩 宜老堂為呂氏題 此堂清不著珠璣。只要雙親供老宜。春酒儘堪眉壽介。斑衣長似乳時嬉。婦婁鶴髮倍姑緯。翁撚銀鬚課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鷄窠猶自拜孫枝。

娛老堂 宋張侃拙軒初藁 娛老堂記 三山陳姓最著。有諱元禮者。隱德未耀。當時名勝。依簪紱友焉。澤之是為族從孫。能力學不墜家聲。踰弱冠之三歲。負笈游西浙。以昌厥學。涉八年。始預漕薦。於是思榮親之計。則曰始之出游也。蓋不得已。時大母春秋高。父母雖能盡子職。供父道。震孫為子為孫。其可一日居于外。歸舍未幾。歲在乙亥。天子有事於明堂。澤之大母年百歲。格當為命婦。帥臣未鄉蔡公。上其事。詔從之。鸞誥金軸。自天而下。鄉閭榮耀。以為希闊之遇。澤之猶未滿。擇婦來西世之親。雖菽水之懽。踰於鼎養。父母每諭之曰。吾家素有清貧。於子職婦道。罔敢有闕。汝既有分寸功名。宜自力於學。萬一入手。庶為父母之榮。澤之濡滯其行。久而再遊於浙。今三年矣。忽謂某曰。父母今七十有五。即所居扁曰娛老。蓋欲齊大母之壽。其後帥臣如蔡公者。舉已成之典。則寵光再至吾家。震孫亦不敢廢舊學。以幸造物者之興憐也。某曰。澤之可謂善為人子人孫。而父母可謂善為人父母也。澤之有子五歲。能誦詩百篇。朝夕嬰咿親側。如澤之待大母時。世世相承。以濟其美。其盛也歟

及老堂 宋胡銓澹庵集 及老堂賦 為長房姪作。壽堂蓋長房為繼母作也 孝為人之本兮。惟仁為壽之基。念斯堂之作兮。蓋榮親而名之。人孰不事其親兮。事繼母為尤難。胃顧咸之一忿兮。死愧閔生之三單。繄敬臣之進粥兮。曾不知過庭之泉寒。寥寥相望數百祺兮。史炳炳其若丹。換骨靈砂化鐵成金。噫嘻孝子化虎為仁。羌封人之錫類兮。舉穎谷以皆純。建安豐之至行兮。亦紹美而鍾醇。吾尚未壇然兮。尚或題於斯人。

如老堂 宋吳芾詩 少年有志覓封侯。老去知非萬事休。薄有田園能自適。不妨貧翻買黃[illegible]。[illegible]風月一床書。隨分琴樽樂有餘。試問來軒遠道客。何如歸去狎樵漁。

會老堂 宋蔡寬夫詩話 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忠。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醉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公因勝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許彥周詩話 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儁辭亦精緻如此。 澠水燕談錄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于穎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穎。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文忠公親作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之句。天下傳之。 呂原明雜記 正獻公守穎時。趙康靖公槩自宋訪歐陽公于穎。與公二人會燕於歐陽公第。因名其堂曰會老。後公守河陽。司馬文

正公范忠文公自洛來訪。因名所館曰禮賢。是二會皆有歌詩樂語。咸傳于世。范惇夫寄詩紀其事曰。會老名堂清潁上。禮賢開館大河濱。蘇子瞻和歐陽少師韻。一時冠蓋盡嚴終。次日。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叟。續書參為齊相。嘗避正寢以延蓋公。定應床下拜梁松。厚而按有疾。梁公候之。拜床下。按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蠹魚自曬閑箱篋。續世說。郝隆以七月七日曬書。科斗長收古鼎鍾。科斗拜見石鼓詩。汪子仁謂歐陽公收古鼎鍾銘刻最多。見集古目錄。我欲棄官重問道。寸莛何以得舂容。續東方朔答客難。言以莛撞鍾。豈能發其音聲。韓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巨鍾。複曰。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身。汪云。從讀如戈舂之舂。

喜老堂

宋史浩詩 生處本恬淡。得喪成酸辛。萎娑鬢漸秋。天地一閑人。

戴老堂

宋王賓之詩 戴老堂為城西林光作 闕下唐時商。城西戴老堂。熊丸甘子嗜。鵝鎖飽親書。至行薰吾里。精心契彼蒼。定知家慶遠。蘭桂騰流芳。環堵陳圖史。高堂奉旨甘。桂枝和月種。萱草鬬春酣。玉帝垣居北。老人星現南。重哉忠孝責。硬作畚梁擔。

巖老堂

赤城志 堂在仙居縣聽事東。皇祐元年。令陳襄建。按陳光居詩自註云。當鑿池引水。種竹林間。以環泒釣鯿名臺。曾坎嘉魚名亭。未知在縣治何處。今不可考也。巖老堂詩云。手持養性書。此地學樵漁。身須龍蛇勢。情深木石居。先遂成遠復。正靜侍中虛。何必求深隱。幽叢是所廬。徐融和詩 大老富詩書。不煩耕與漁。巖同傳說築。人學仲尼居。靜性觀三極。窮神味六虛。欲知休復意。仁義是遽廬。肇望之詩 和前韻 巖前未老客。期在老樵漁。拊俗多閑暇。閑軒適起居。讀書明治亂。學易體盈虛。頻許相從否。吾將當故廬。

岸老堂

宋沈氏三先生集 岸老堂記 岸老既歸于薯溪之上。築堂而命之曰老。老不在堂。而老者之髮茁其以白。其心若頹雲之淡太虛也。蟯鵲其形。丈木杭草之與居也。臂交于上。不私其綠。而休于以茅丘之美蔭也。濂溪虛納。物來不辭。而濯于以靈溪之浩浸也。非步非騖。胡胡然循階而鳴者。瓊于以潤崖之冷風也。仰之在顏。顧則在几。圭擁而繪張者。望于以四旅之群峯也。岸老之所樂聚之接之。其來而不窮者。堂之為老用也。十履之而以跬計者。吾堂之衰也。十抗之以為席者。吾隱以肘也。野不加抑而下。視不加明而遠者。封高以為之構也。向之者不睽。背之者不顧。作焉者不變業而過者越與人謀也。苟足于是。而無所羨。故吾謂之來參昴而躡飛景。則彼且以為揚粃為蛇咪也。吾謂之生泰山以浮渤澥。則彼且以為一蓬之梗。與鶴鵝之鼓也。微陽始升。至于歛陳而畢歲物隨之。盛衰變化。無一息之停。一以為集。一以為雄。是非相梓於前。是老也。岸然坐而視之。雖通都甲觀望之如蒸霞露覆之若乘雲氣。小陳容敲車。半估富一國。以彼之富。視十跬之隘。若警丘之與一鈞。然且不顧易之。非以美與為不足慕也。梗鶩以桶決呂梁以泝危。何所資於有餘。方其晦暘風雨雪霜霧露。相與遇於無所祈。無所厭之時。蟲魚草木相與遇于緣延翁蓰不機不藝之地。飛者相與遇于翔徉勾輈之和。走者相與遇于決擲角腳之樂。容相與遇于相適而相忘相安而不相嚚之適。五行不待名而至。與之為澶漫。與之為無間。雖有其餘無所受之。鷄不才於飛而羽生于蹏累然之贅。無補於騶虞方且唯盱鍾鼓之傷而忘眩視之悲何哉。

二老堂

輿地紀勝 堂在成州。裴公湖繪老社東坡像。合祠之。韻語陽秋。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荊同株之義。作倍荊亭于西園。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燹。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由至諸山皆在目。植花竹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鴿摩暮小沙水暖。偶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斷詩如許功生久興闌節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三老堂

輿地紀勝 堂在玉山縣之法海寺。畫維摩詰與南禪師。李尚書彌大。三像。元一統志 堂在台州郡學祠。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鄉之明德後進爭慕者也。 堂在和州。元祐守臣孫賁建。三老。即劉贄。傅堯俞。范純仁也。歷陽縣志云。皆嘗守和州。贄嘗從外舅任。公粹久留郡治。胡彥國詩云。歷陽賓主昔多賢。三老風流二十年。獬豸冠中曾補衮。鳳凰池上達摩天。宋劉摯詩 堂故殿中丞王公築于別墅。公自稱逸老。故太常少卿卿公稱拙老。兵部郎中士公稱野老。三老相與會堂上。因名。 三老非隱者。鄉里道義人。締交何綢繆。白首情益親。進退小或異。歸于重其身。逸老田北郭。築堂北溪上。野拙彼二老。招邀日俱往。幽泉美清泠。平野得遐曠。謂近陽城市。謂遠非山林。青岑落尊酒。白雲貯衣襟。歲月付清醉。志緼還長吟。頹俗可以敦。偷風為之重。人生苦飄忽。事往真幻夢。但聞三人墓。蕭蕭木已拱。揭來撫陳迹。春衣吹我衣。墻邊見殘萼。屋角懸斜曛。雖琴感今昔。遽鶴驚是非。世故無足言。徘徊壤墻下。思人愛樹木。況此歸然者。子孫固無忘。又將告里社。秦觀詩 趙少師 張少保 趙通議 堂堂三元老。業履冠儔匹。蹇諤橫秋霜。高明麗朝日。並道謁溫宣。連科妝

甲乙東南奠藩服西北馳使馹解鞍環堵安岸幘穩衆屋群歐情舉欬衆廢起咄叱至今領魔地謳吟遍蓬蓽出入雖異途歸結固如一晚歲方內遊把袂訪閑逸雲壑慶安車川風馭飛鵷酬獻埃壒外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顏髮移丹滌遂令吳越人藻繪資稱述邈然超世姿鬖髿得十七辟雝禮寂滅麟閣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名實更炳蔚琬琰琢高詞龍蘭燎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四老堂

元一統志 謂楊損之仁傑及楊武仲楊咸章是為浣花四老唱和有詩端平兵燹建康志堂在韓運司 韓元吉作記 乾道二年秋予自公府掾得請補外上不忍其窮而猶以為可用也俾漕於江東予平生喜交游其在中朝所與游多天下知名士遇退食之隙及日之休暇則亦持酒賦詩紬繹文史講論古今以為樂既騄膺使者之寄矣賓客之至者動以禮法相拘縶倅不得歎雖強之亦牲牲不肯盡其語輒去而漕之治廨有軒亭之敞花竹之茂職事稍閒可以周游閒放而無前日交游之盛與共此者予方以為恨也歲十二月予兄子雲自京口罷官始得奉太夫人以就養弟兄晤語頗已自適而友人龎祐父乃自吳中來適得之益歡明年春鄱陽章冠之復從儀真來館於一室四人者晝夜語不倦閒以吟諷論難而談辯鋒起咲呼之聲聞於外向來索居之歎若醉而醒病而愈也盖留連累月其為歡且甚矣於是盡取所謂軒亭之名相與易之不易更書之而二友之所舍因名之曰四老堂皆四人者實以自況也夫古之君子少而學壯而仕老而傳皆禮之常也年未七十不可謂之老又老者非人子所宜稱今吾兄弟之有親也而與祐父年僅五十冠之復少於予十餘歲皆不得謂之老而遽以老自名者盖皆生於覊旅而長於貧賤容貌藹然以衰鬢髮蒼然以華雖未老而老態已具欲辭其名而不可得耳又四人者志尚之侔而臭味之相似不特相從於此盖將相期老於山林之下此堂之所以識也然祐父輩於文章仕而未逹冠之以詩自鳴不肯用以求仕而予與子雲乃俛俛為郎以褻上之任使子雲既投劾以歸予之庸且懦每懼其不獲免也使吾四人者幸而至於老既老而果得自逸於山林回視今日所以名吾堂而為之先者豈不信而無所愧哉則斯堂雖陋或以吾黨之故而傳後之來者固賢於予亦足以知老之可慕而人生會合之可樂也夫二月己卯記 宋張守毘陵集記 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毘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我歸太母泊三梓宮於是彊場敉寧淮浙奠枕而余以病痒里居無復異時驚憂

耕徒之患乃於舍西得荒痺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繞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不移不陋隨吾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為一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既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徙倚徉其閒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繞數畝東西褊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花恠石之玩無洞戶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益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然韓退之書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於沉篤俯仰笑詠於一堂之上固有餘於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頹然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儻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鈞樞在坐為誇耶於是名其堂為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恭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秘閣為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為浙東鹽司屬官年五十一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 戲題四老堂 四老堂中四老人飽經喪亂始狀身蒼顏鶴髮團欒坐知是時平有幸民 兄弟當年七業興精神如鶴巒如氷升沉存沒今如許且作隨堂粥飯僧 已是平頭六十人江湖身老寸心存明窗淨几翻經卷深炷爐香答主恩 一派荊溪遶枕前喜從人境得幽偏直疑身在烟波上卧送飛帆落照邊 堂後堂前竹與梅老人多半手親栽從他更著閑花草亦遣群芳次第開 四時花草逐番新衮衮年華過眼頻景物無窮人自老新花應解笑陳人 繫舟長傍柳堤陰曳杖時穿竹逕深雜草浣花誅僮僕更無餘事可關心 多病經時不著冠岸中長對倦雲閑年來衰謝交游絕靖節柴門不用關 鶴養丹成鹿養茸群呦對舞侍衰情待看仙骨他年就同訪蓬萊第一峯 商嶺偷生計已疎橘中樂事亦區區洛陽耆舊今黃壤會有人傳四老圖 周麟之詩四老堂為張參政作 散策相從倚玉鳩不須更件赤松游林塘在眼供舒嘯花鳥催詩好勸酬一座幾盈三百歲公四兄弟年皆六十餘四翁宜壽八十秋堂前風物如伊洛尚欠香山與石樓 西望斜川烟靄低荊溪東下泛清漪夜來風雨秋牀共春草池塘畫夢遲 江左使傳花萼集曲中休奏紫芝詞安車不日聯鑣至飯角桃枝上玉墀 仲并詩并序伏承宮使參政大資先生暫茲均逸從容里閭築圃疏池曾未幾日佳花美竹

行列相映。如舊封植。堂曰四老。與侍郎郎中提轄朝夕嘯詠燕息其上。門下士有賦詩以獻者。某不得以淺陋不能爲辭。謹課成七字四韻律詩二章上呈。 好上清班冠紫宸。抽身便作最閑人。踈梅茂竹幾多日。曲檻方池隨處春。兩兩眷令聽自好。重重華萼見長新。靈椿一樹婆娑甚。穩覆家庭四老人。研侯頃藏書取竇氏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枝芳之句。待公里門曰椿桂云。 使勝從來三戟門。良金如友玉如昆。天邊鴻鴈空千里。堂上壎篪共一樽。自昔拔椿扶社稷。幾人衣錦向丘園。商山曾爲留侯起。來作侯家異世孫。

五老堂

元一統志太子少師杜衍以祁國公居睢陽。與禮部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駕部郎中馮平。時祁公八十。渙九十。世長九十四。貫八十。平八十七。皆致政在鄉里。祁公用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故事。作五老堂。會賦詩酬倡。怡然自得。宋城人形于繪像。以侈一堂之盛。元蕭勤齋集序 五老堂者。咸寧張侯時舉暨其弟時中時獻爲其父母世母叔父叔母而作也。以五親者皆享眉壽而同居。故名之。蓋時舉父詳議君壽八十有七。母薛君八十有四。世母王君八十有三。叔父知事君八十有四。叔母董君七十有六。年雖皆至而視聽聰騃。步履康強。知事君雖嬰末疾。而精明不衰。飲食如壯者。五親者

食於斯。飲於斯。燕笑語於斯。熙怡雍穆。日復日焉。不知身之老也。張氏繇祖萬戶君事曾叔祖隱君。考監軍府君之事父。兄詳議知事兩君之事祖父母父母。皆盡愛盡敬。故時舉輩適守儀槼。愛敬二父三母。一無異焉。而五親者平生無一言之相齟齬。凡人之最難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即五君之壽考康寧而觀之。則所積善不善可知已。天道不僭。寧不信哉。時舉屬余叙之。將求當世君子樂道人之善者歌詠之。以悅其親。且垂法後裔。蓋自監軍府君不忘文儒家法。雖軍旅中。圖書不廢。而詳議君生長習氣。日以把玩詩卷字畫。欣然忘晷。而凡世之聲色異端雜學。一不經目。夫子之視親。苟可以悅士志。虞耳目。咸得爲之。弄雛戲班。皆是也。故不能拒。不知余之文能使令尊君一解頤否。然而諸賢之作。鏘金而戛玉。韶濩奏而鸞鳳鳴。自足以悅神情。忘百慮。爲引年之一助云。大德乙巳丑月五日書。元同恕詩 冠帔簪紳五老人。無窮宇宙一壺春。須臾起滅空蚊蚋。鸑見鸞祥鶴瑞新。

六老堂

南康志郡治東園有堂。面對五老峯。南渡以前名五老。乾道間史守侯重建。下有小教場。朱文公名以武觀。嘉定甲戌。趙守師夏取歐陽文忠公六一之義。改名六老。且爲之記。趙師夏記云。五老名峯。未知其所由來也。廬阜諸山。循江而東。至彭蠡之匯。聳然特起。析爲巨石。駢首離立者八九。而尤高且大者五焉。秋旻晴昊。排雲倚空。平揖河漢。而崖谷嶙峋。有冠紳巍峩之貌。青土剝落。無草木姿媚之容。至於端嚴森肅之意。真若有更歷憂患凌厲冰霜之操者。其伯夷太公之匹亞。園綺之伯仲歟。意者五者得名。其或以是夫。廬阜之奇。甲於天下。而五老之名。又冠於廬阜。問廬阜者必以五老對。五老稱而廬阜諸峯皆辟易矣。其爲此山之重如此。余平生好爲山水之遊。勞而不倦。凡東南諸山號爲奇偉勝絕之觀。若四明天台之巔。石門鴈山之麓。鐘阜之雄深。錢塘之明麗。艤舟於峽亭之隈。泛觴於蘭亭之澳。與夫烏石懷玉雲峯金華之勝。苟有見稱於世者。未嘗不躡屐贏糧。周覽而徧歷也。獨所謂廬阜天下之冠。古今所共稱者。乃以遠而未至。於余意爲何如也。茲以明詔假昇郡符。承命而來。悅然不知此身在廬阜之陽。五老之下。顧非天與。然而向之所謂周覽而徧歷多者。不過一再至。久者固幸亦涉其流。得其粗矣。然未暇茹其華而嚼其胾也。辟若高人勝士。相得於邂逅之間。面親而心未晤。言疇而意未通。何足以爲真相知也。今余此乃以官事之餘。得與五老人者揖讓於几席之上。獻酬於尊俎之間。自春徂冬。以旦以暮。其風雨之晦暝。烟雲之出沒。與夫朝嵐夕靄。變化而不測者。相對入神。欣然

有悟。可謂得其心而通其意者矣。嗟夫。余既衰且病。齒緩筋駑。髮毛種種。固已不足自奮於功名。且將罷遊息交。休養殘暮。雖向之故遊。未盡其趣者。則亦不暇茹其華而噬其胾矣。將遂結茅於嶔崟岌嶪之間。問遺經於白鹿。拾靈草於青霞。依五老人者而終其身。是五老人者必不我拒。而不知邦人其許我乎否也。昔朱邑有言。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夫爲吏當如是矣。余無德於民。其敢以此望於民乎哉。作屋數楹。寓之郡圃。與峯相直。名曰六老之堂。暇則遊焉。所以示卜鄰之漸。而占邦人之意也。嘉定乙亥二月甲辰既望記。宋戴石屏詩陳寺丞爲倅。寓赤壁詞有客長歌 廬山腳下開亭館。索此千峯百嶂何。逸少大書池上墨。少陵狂作醉時歌。碧荷秋老香猶在。好月夜深明更多。五老揖君天上笑。把盃相對酌金波。

九老堂

漢武帝內傳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丘岳之高卑。名立天柱。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擬諸鎮輔。貴昆靈以舍靈仙。遵蓬丘以館真人。永水神乎極陰之源。棲太帝乎榑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元一統志香山居士白居易作九老詩并序。唐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齒壽

予亦次焉。於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各賦七言以記之。其年夏。又有三老。年殆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以一絕贈之。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時秋兼暮以秘書監盧貞以河南尹。皆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列。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九十。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敗年八十八。前滋州刺史廣平劉真台年八十七。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慎年八十三。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刑部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四。

友堂 潮州三陽志。郡之韓山後有東湖。四山回環。荷花彌望。有友堂。今不存矣。

師友堂 宋魏鶴山大全集。銘師友堂為湘鄉蕭定夫佐撰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黎君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荊門外。王父為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莫居南嶽。實昉乎此。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為同門友。佐縣是亦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師湖湘。佐又從受學。以進德脩業請問。文公不鄙而辜教焉。歲月悠邁。大懼無以述續師傳。永負先志。嘗裒粹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為一堂二內。建安真公為文題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以請于吾子。既為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內曰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歆來者。余以學未能信辭焉。而請至五六。乃為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生母育。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弟順賴茲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必觀師傳。古之師者。傳道喻德。為己之功。極於成物。其次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籯。其次愈降。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為人師。雖官學校。循格計資。況於朋友。亦罕古誼。相臨以文。相監以利。天開周子。師道復明。至于中興。世載其英。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攸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允蹈所聞。毋使往帖。徒為空文。

尚友堂 建康志。堂在青溪先賢祠後。馬公光祖建。[illegible]良能詩。尚友堂為周提宮題 先生嘉節照流俗。未應名宦能羈束。歸來卜築傍泉石。瀟落軒楹照山谷。外羅君子六千人。中有插架三萬軸。我嘗一日坐其間。至今清興猶堪掬。魏了翁詩。尚友堂在東甌王友直題 士恨生世晚。不為三代民。誰知伊傅至孔孟。亦學文古道。嗟時人。豈惟三代時。堯舜萬古師。猶云若稽古。不知古為誰。氣數有詘信。義理無終窮。雖居堯舜地。常有一簣功。嗟哉秦漢後。去聖益以久。縱有間代英。僅為時儒首。況於隨世就功名。甚者諧俗擅寵榮。此於聖門

直蛙蟆已謂斯世無與朋。多知正多懼。不知轉矜負。亦云知矣。恐未然。須驗此心之權度。有師舜文學周孔。有擬管樂明中韓。亦有是商鞅。亦有趙蕃。是中更要分明看。

清友堂 宋李濱詩。清友堂為呂賓峯題 惡草不可近。恐虫不可逢。草有鉤吻入口裂其骨。虫中有細腰。蠆尾猶鉆鋒。人生涉世故。得不戒遊從。澡心三峽浪。對面九疑峯。相須濟吾事。醞釀如酒醲。一朝臨利害。暗捷同機舂。箇中本無物。薄俗誰我容。眷彼冰雪姿。氣格天所鍾。蟠根使水石。作配宜竹松。相看世味薄。清坐真意濃。今時無勝流。安得如駆蛩。永結歲寒伴。馨香滿蒙茸。願為管鮑友。莫繼耳餘蹤。可能踊三徑。吾亦欲携筇。豫章然朋來集清友堂為進賢吳氏作 番君之墟。匯澤所瀦。北山環水。左餘右盱。君有耳孫。築堂山間。莫適為友。種梅滿山。我友之清。我堂以名。自比松竹。拜梅為兄。梅亦欣然。共此歲寒。山中不美。白玉堂前。

世友堂 宋葉適詩。世友堂為祖孫佑解元題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厚乃祖。義究嗟利眾。最憐常熟令。櫝韞不盡施。溫恭化痛從。遜悌流深規。一縣必同袍。粒黍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決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子赤霄羽。登君文石墀。撲斷吁已勤。碁客審所宜。諒為前鋒近。長映客星垂。君家對山。即嚴子陵釣地也。餘姚孫枝僑自其從父季和兄弟相與友。衣革食薄厚必均。至君亦棠維無變之。嘉定十一年。因舊居深湖為新堂。顏壯廬。名曰世友。合爨同室。期永永不隳。將請余記之。然此詩足矣。

竹友堂 元董仲寶詩。竹友堂為文將軍題 老可寫竹乃真竹。諸孫友竹如友人。託根已謂固膠漆。合節終期逃斧斤。高堂春雨長十箇。三徑清風客愁破。當堦不遣繡簾垂。故著參差映深坐。將軍壯志欲淩雲。晚色相高俱不群。太史他年狀汗簡。為君千載揚清芬。

二友堂 吉州郡志。在郡治宅堂後。舊有古松與竹對植。太守李彌遜闢軒其下。忠簡公胡銓為記。宋胡銓澹庵集二友堂記 丙衣 上方側席高人。起左史福堂李公彌遜於鈞築間。將大用。會南方告饑。而廬陵特甚。詔公作牧。以字罷瘵。既至。櫛垢爬痒。民復蘇醒。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愜遜者於硯盧之偏。得古松蔚然。對植以竹。闢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為松竹主人。命郡人胡某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五年。窮崖恠壑家穢而宮龍魚。宜於林水飽聞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民。惠鮮鰥寡。必剛毅不回之士。然

剛難不失之虐則奪於慾故曰根也慾焉得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虐蓋不虐不慾可以言剛惟剛惟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剛也方公閑於篿山日哦其中見夫檀欒勝萬冷風海人清陰滲慮則思所以大庇我民以滌以濯見夫落落高標陵轢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所以上列利病與當塗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鸞鵠對峙而不受鷄雀則思所以擊姦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暘以時物物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仁周乎執桑義高乎僵伯當不旬歲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胷次聽號鐘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邅歷物表使有淩灇間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雖然是固可友而不可屈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西如摩頂者然能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媿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宋袁起岩詩題陳日華二友堂　書生作吏從朱墨官事紛紛何日足不堪隅鶩對敲朴寧辭詩書伴松竹太丘退食何蕭然筆研不落塵埃邊前生讀書山水縣今年二友來通川料君捧詔還朝日老蓋寒梢應的歷此時留與後人看要使清風繼前跡

三友堂

宋張舜民畫墁集邠學三友堂記　天子巡守而引高年臨雍而行老老諸侯之政遺老失賢則有罰誅以老者人之所敬賢者治之所宗敬老尊賢為國乎何有河東李公子長為邠之守乃得其要下車之初采訪人物得善士者三人焉其一曰朝奉郎致仕李舒其一曰國子助教李展其一曰宣義郎致仕張舜儀是三人者皆邠之士也耆老惇德言行有常為鄉人之所宗信暇日公詢考風俗參驗政事又與之遨遊登覽所觀南岡泛舟北湖酌玉峯之泉臨涇水而釣歌舞以侑醉賦詩以寫懷皆鶴髮之叟精力敏勁藍輿野僕褐衣鳩杖與金珮相輝千人之騎雙旗六纛錯摩於莊逵之間公以是為未足也又闡其象於學館名其堂為三友以當年鼓篋之地為後進式瞻之表邠之好事者相與樂成之無賢愚無大小咸相語曰彼皆吾少小鄉人也以何能致是哉不以學乎以其有德也我雖民輩不為善顧當犯法以辱公之廷我有子孫不俾之學積為游手末技邠自是犯法者少而學者為多于時好賢尚德之風藹然見於西土予聞而賀之公及三友曰吁是三人者生長同鄉里學同舍仕同籍老同歸幸而優游晚節又得賢太守發明乎素以風勸鄉人仕雖不達要其報亦可得不謂之充矣乎公因述其後作者之七人官小家貧望洛中之九老處堂東國方隆禮於

蓋公辭楊南州豈獨賢於孺子風流可紹紀述何慚臨邛記梓憲太傅楊恬三友堂詩并序火井縣廳事之後有小堂昔人榜之曰思政余惡其名之浮也將有易之而堂之北臃青山當其前鳴泉出其下脩竹環列其左右竹之賢固古今所重而山以至靜出雲雨生萬物泉雖激而行之萬折曾不變其就下之性且能隨物賦形類古得道者是三物皆可友也因以三友命之縣固褊陋無燕息之所堂之前竇去廳事不及二尋鬭廳事之北扉則決訴訟省文案接賓客起居食息無時而去此所謂三友者蓋不斯須離也既易其榜因為詩一解于堂上來者之于三友賢之乎賤之乎則吾不知也　此君高節貫春冬山色泉聲旦暮同對面便為三益友終朝相伴一衰翁病嫌細字無心讀老厭閑花過眼空賴有堂中不言客冷顏常共北窗風　憲使察院頓公留題　元符二年二月七日按部過邛州火井縣三友堂小酌楊公夭隱嘗令此邑以山水竹為三友余益以風月為五賢云　七盤一何高蒼翠淨寒巖夜雨濯杉檜春風散芝菂細雲散巖色細逕度危篠邑改井已泥空餘漢城郭土瘠浸生蓁人稀時走獲苔鮮囿圃空塵埃薄書閣縣圃何蕭條半樓半零落偃蹇大夫松委蛇君子竹試登三友堂借問何人作皆云楊先生好詩心淡泊秉與山水閒此君供獻酢琅玕無俗韻仁智有真樂取友信可人自待宜不薄我來宴坐久寂寞無唯諾明月來徘徊清風自蕭索因留風與月相對成清酌蟾光照金尊餘輝射杯酒輕飈入朱弦彷彿奏簫勺醺然造忘形神交通博約醉號五賢堂醒來資一噱　朝請郎提點梓州路刑獄公事楊恬和　昔居山中誰見親青山對面同笑譽引泉養竹與為友倘佯不覺冬復春三年相看不知厭聲音笑貌無久新雖非多聞與直諒堂堂不愧琴張仁已將物我等一致政自乃乃忘吾身離群索居亦已久昔如形影今參辰強託鳴琴寫風韻欲憑妙筆摹精神繡衣使者古君子天球大訓東序琛胡為偷蜀久持節登車攬轡勞撫循揭來堂上寓幽賞不為豺虎埋雙輪悠然獨酌對三友更邀風月為嘉賓謝朓忘形許入室李白對飲成三人寄謝山中五賢者德不孤立當有鄰寥寥千里十餘載乃逢青眼屈復申夷齊西周雨餓叟展禽東魯一紲臣引而高之自孔子不爾埋沒隨埃塵君不見黃梅嶺上一拳石意氣已若驕羲炭黃楊五賢堂所對山名也張南軒詩題三友堂　寒窗政爾念蕭瑟況復故人蹤迹音憑欄為子賦三友使覺冰霜千古心張舜民畫墁集邠守益中散取鄉人謝事者三人繪像邠學號三友堂予已記之復徵詩　出仕歸來義兩全直從髫齓至華顛

儒冠繪像為三友進佩相輝是四賢莫與後生論損益且於見世作神仙東都九老誇榮貴未比南幽德行先余謙一文安家集三友堂詩 歲晚惟松竹於梅伯仲間揩溪并白水着个老屏山

四友堂

襄陽志親恭於此有四詠詩謂竹柏梧松也清湘志堂在縣治西偏縣令黃子成建 江萬里記 全灌陽令黃子成書抵予願有記于四友堂問所謂堂直縣治西偏屋纔三楹蓋子成以政之暇賦功庀材稍變陝陋其以宣底滯而明意慮遂標之曰四友也問所與友則儼立其前者松其後桂其中央梅與令四也灌陽介道永昭桂之間遠地下邑荒寒枯落雖甚清者無事顧所以治之何如耳設有所不屑於此為躁為惰非浸不訾者即威氣鋤剗之其下必且爭氣怫欝則有甚汙漫蕭梗者矣雅聞子成静撫之甚宜其邑人降心條理求事情審實真其便處不立節限遠適爭委邑庭常空竟歲無笞罰且出視事不過食頃輒終日相對寂寂清露者王雪者磔砢多節者環顧其中有足友者而浚友之云耳予向子成生廬山之陽寂其故極知其意氣悠然生事作業絕不營獨寒若自課不一日輟業從其俗委心師友脈理灌輸踏省門未得第名其為武人偶夫路誤入仕正與寒士等妻子遠不能致單車來臨栖栖羈旅殆衣服飲食不

如其私宮室起處不如吾廬乃皆安之無一不可東坡所謂不擇居而安安樂縣而喜從事是真足書者也雖然紆墨綬佩銅章後來繼令者子又將有以告之邑無小皆古子男邦君也湖廣之友見謂天遠小吏易有忽恣多以不能聰明才智者少其民必致誤志豐大立名自造威福貪不畏人慮非顧訐彼益者三友正自義不受汙望望若將浼我種而附曰四友則不與之友矣友也者令之友桂友松若梅乎無亦桂松與梅求友於令而後為友乎淳祐庚戌仲冬記

五友堂

元一統志堂在城西沈清臣有記取江山風月與太守而五今廢

六友堂

與地紀勝堂在瑞金之圓通院本宣和間邑令鄧衍丞方庭貫簿張參東尉余誼西尉方某監務柯常同僉政和甲午進士科因建六友堂於寺 宋魏鶴山大全集題羅季能六友堂 羅氏堂中六友圖要求紙尾數行書若於此味真知得着甚言詞乞與渠

孝友堂

宋真西山讀書記 紹定己丑眉州丹棱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洋川幕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為耘耔禮義為屋廬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無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為之子是為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躬躬如有畏凜凜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杖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明甚貧無兼侍大父日聚徒營餘給閒有走數十里而省問焉躬致滫瀡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滫歸墓上寧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娶未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聘之女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我柰何弗之䘏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廬以圮告困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瞻題牓惕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敢靳一言記之何如予為之歎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人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不敢忽況同氣而生者吾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親之遺體

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剌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詒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母之蠱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為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以推遜不明假壽之義則纖微利患之必計何況於生死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致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為道心發之為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為將來之戒

者亦不得而略君之曾伯祖諱蒙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德秀記　國朝劉基覆瓿集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擧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於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世家者或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

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括蒼劉基既叙其事復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彝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箒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其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於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絶能無昌乎善必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宋馮縉雲先生集題蓁母氏孝友堂詩　高堂麗丹雘燕衎謝迫隘揭名屏物色所取一何邁艱難丕平後南陔日廢壞借鋤記父息綠臂飽兄嚴惟君肖古先學識洞源派尊承天倫重愧報絶纖芥逍遙曾閔心千載知勉勵雍穆粹閨闥里閈消釁蘗培植誕嘉種莫蘊珍芳稗善積慶自餘福履可不卦斯堂寄丹抱永焕曾玄戒白華槃堂下紫荊老不餒吁嗟

嗣芳烈世世勿剪拜感激自成詩謾往致壁珎陳造江湖長翁集題張仲思孝友堂詩　筆端吐陽春胷次著雲夢袖中匠石斤規矩隨意中君侯道藝樂不許俗子共深堂埃墻外平日文字供默對八囱靜不但十年種妙語落人間一一萬金重平反與進脩併作旨甘奉只今衣五綵顏亦笛三弄何人侍板輿觴豆燕群從鵷原春事繁鳫影天宇空傍睨梟誰呼或作鄒魯欽紛紛手翻覆紈納腹空洞汲直合居中器情滯近用初計拔薤來竟息慈棠訟倫然擁書生竹風助吟諷更聽雛鳳鳴未妨斐鴻送今皇志復古俗有後賓貢斯文屬耆儒夏屋況巨棟江漢繼崧高誰當第嘉訥縣知尹吉甫編手辟張仲安慶府志東平王士點題安慶王氏孝友堂詩詰戒康叔詩美張仲有子名言時詠時諷王生居舒具茲行美行或適其門欽社加敬　南宮碏周卿　積善承餘慶君看孝友堂綵衣親未老玉樹子成行家業傳曾旦功名繼覽祥淮流波不竭千古共湯湯元李庭寓庵集題同氏孝友堂　堂上適逆白髮親堂前兄弟綵衣新一杯椒酒有真樂終日壎篪皆好春名教既無慚孔孟家聲端合繼荀陳殘年企華心猶在早晚營錢去買鄰陳旅安雅堂集題孝友堂詩孫伯剛作新堂奉母而與群弟居之母亡誅堂與弟析還居于故室新堂兮言言風奉母兮周

旋我稱觥兮介眉壽弟從兄兮執豆與還我長兮出仕母居此兮視幼子子幼兮母慈汝居此兮以慰吾亡母我雖即兮故居時撫汝兮來胥我所思兮先人保令德兮其永無渝　國朝張宏江湖吟嘯集孝友堂詩為劉尚友序班賦　唐虞世已遠澆風無復淳紛紛薄俗中誰能叙彝倫有美金閨彥來自桃花源天章耀五采郁郁多清風上堂事父母甘旨奉晨昏下堂有昆弟和樂如篪壎以茲秉彝心屋此風俗原于以化家國于以傳子孫大哉孝友堂千載示不諼

友于堂

宋劉後村集寄題建陽宋景高友于堂　樞相落成文甚古府君卜築臺猶新究如讓束分梨日堪愧燃萁責豆人五桂必攀昆季爽三荊不析户庭春夢中猶識雙溪路安得登堂列下賓元王秋澗集友于堂詩　怡怡和氣滿春臺天顧曾忘鞠子哀說似升堂興起客功夫元自孝思來　國朝龔斆鶴湖集題施安友于堂詩　稽山蒼蒼越之故疆惟子之居肯構肯堂壎篪相須華萼聯芳孝友之性發乎天常道與時泰名與世昌金玉怡怡德音弗忘清溫有宜就養無方旨酒嘉殽吹笙鼓簧秋月澄霽春日載陽綵袖齊翩于鄉有光稽山峩峩越流息波爾弟爾昆如江如河立孝惟親立敬惟和賢者閔生名冠四科

耆英堂

趙善璙自警編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象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言。皆年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牓曰。[illegible]驕堂。塑公像其衣冠紳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大人堂

戴埴鼠璞記。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闞相公祠。侍郎高閌撰記。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即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鏵元球璀元珦。皆錢氏子弟。億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為節度使。創為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疏受吝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即祠堂也。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外億浚湖築塘修它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迭為郡守不同。億既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謂闞燔。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闞相公者。以燔乃錢氏臣。嘗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祈禱者。不可瀆其尊。而請於闞。後遂知有闞。不知有億。今又有闞相公五通神之號。尤可笑。或訛為吳太傅闞澤。澤慈水人。不嘗守此土。郡未移治下。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蓋為無

據。宋黃應龍壁林集。謂大人堂。人者天地之心也。必此心此德與天地同而後為人之大。神得此名。而廟食茲土。必有以享是而無愧者也。某夙以書生備員閫幕。涖職之始。禮盍奉謁。其必有闡發其未至者乎。敢祗肅以告。

詩人堂

吉安志司戶廳在州西南有詩人堂廬冢。以唐詩人杜審言嘗居是官。故以名。元李希遠雲陽集詩人之有堂舊矣。自杜審言為吉州司戶參軍。及其既沒。而後人遂以司戶廳為詩人堂。此堂之所由始也。郡志司戶廳在州治西南。實今廉訪分司之近。其後又寓拜詩人於西原山寺。因循且百年。淳祐中。州學正危志以白諸府。公。得龍岡之地。廣袤十餘丈而營焉。為堂三間。又九廣之。如其數。而詩人使有專席之地。世遷事遠。屋既不存。而地亦湮沒。西原寺僧仍以其西廊一間為祠祀會拜之所。褊狹卑陋。以迄于今。至正四年。今太守燕山高侯為政且一期矣。滯無不疏。廢無不舉。於是郡士劉鉞謝縉翁合辭以詩人為請。侯遂至寺謁焉。愀然歎曰。異端之不可加於名教尚矣。今乃使唐宋詩人。歷代忠節名勝之士。依乎僧廊。安乎不正之則。予之責也。遂博謀於眾。得隙宇於郡庠西後。倚先賢讀書臺。不數十步。乃與郡之長貳同視詳度。議以叶同。侯獨備中統鈔五百緡。率屬士庶。助費有差。凡綜理悉以委之縉翁。於是撤其舊而增其新。大其規而遠其圖。越明年二月戊寅。侯率郡士行禮于堂。衣服有章。籩豆有秩。少長有序。几筵有容。此則堂之所以盛於今日也。夫以司戶公之高才。下視一世。而其孫甫遂為忠憤激烈。發為文章。為百代宗。至國朝得封文貞。孰不知其當祀無疑也。然知其當祀。而祀之非其所者。不智也。知祀之非所。而不能正之者。無勇也。今侯之來也。智足以辨之。勇足以行之。使是邦之士。得拜詩人於斯。行鄉飲之禮於斯。依聖人之宮墻。圍明時之禮樂。不其盛哉。雖然。斯堂之建。所以祀詩人也。而歷代之忠節在焉。是邦之士登斯堂也。則思所以慕其人。慕其人則思所以景其行。此又侯之美意。盍相與懋成之。若其助費之數。則具以姓名載之碑陰云。　又詩云　詩人堂上客。載拜杜參軍。大雅今誰繼。高風自昔聞。魂來花外月。吟斷樹間雲。千載龍岡會。因詩倍億君。

愛人堂

蘇過斜川集愛人堂為李鏷仲賦　讀書當讀孔孟書。我飽尚可推其餘。莫求捷徑拾青紫。但淵鹹復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濯肝胃充肌膚。如農去莠植佳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赤子在遠域。疾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攘臂問民瘼。古之循吏誰為儒。我觀李侯少英特。閉門不出侯王裾。詩書已誤半世事。一割未信鷄牛殊。彈冠小縣何所為。長

養善類惡者誅作堂之名固有在要使膏澤流海隅不願力田願賜爵不願板轎歸石渠使我三年飯脫粟活此千人為親娛

活人堂 張欽齋詩醴仙浩養達萊山煉成九轉黃金丹丹成不忍都餐餌刀圭留得活人間上池之水君曾飲咄嗟取效千倉廩祝君更學寶藏公兩月起建到三品唐張寶藏路逢僧指之曰六十日官至三品時太宗患氣痢之疾詔天下治寶藏獻乳煎畢撥服之即愈遂授三四文官又鴻臚卿

愛民堂 杭州府志堂在清暑堂東淳祐九年安撫趙與簋建明年四月理宗皇帝宣引賜御書愛民扁因以名堂 豫章續志堂在南昌府漕臺紹興二十八年副使李邦獻建以陛辭曰玉音訓以愛民故為名今在正廳東史運判彌念改築存其舊址 溫州府志堂在平陽縣治廳之西宋劉質夫記 廣信汪公季良治平陽之明年奏除厥興誠恵決平作堂于廳事之西名曰愛民至哉心乎豈惟一時誠有望於無窮也夫天愛民而托君君愛民而托吏吏受君天之托以宅萬命忍坐視其顛隮而不捄乎居高廣則思無廬服鮮煥則思無衣味甘肥則念糟糠之不給聞鞭鉤則憂呻吟之無告疾心撫摩備盡矜恤此仁人君子之至心也然世孰無是心而有不愛何哉今夫螻蟻經於路徐行者知避蝸蝶蒙於網罟立者思捄至逐麋鹿兕豕而殺之惟恐不力聞其窮窘迫切之聲則相顧而笑何不忍於此哉徐行罟立者無所利逐獸者有所欲也嗚呼世稱治民幾何不以逐獸之心臨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金玉貨賄之積取於民若易辦日浸淫以動其欲由自羅張陷設假威力以事漁獵竭民脂以肥百指斯民窮窘迫切以號呼於上者日至邈然不恤相顧而哭且樂者皆是也智焉意得變興慮外向之哭且樂者安知不轉為深憂歟然則務廣吾愛先窒所欲畏義於闇室攻愧於無人見德而思凜若神天夫念與神交必與天通則至理無蔽有生之類皆在吾仁公之清則淵澄冰徹直則玉折崖裂至公生明休戚洞鑒昭乎若引星辰而上也救災恤危窒欲去惡沛然若決江河而東也實意所施民皆恃為親父母公之愛民端由克己得之敢原其心以詔後來為政君子庶幾欲存吾愛先去此心之累云 宋沈繼祖梔林集愛民堂為涪陵盧使君題 我來戚山郡從公歲及暮公之字鰥寡乳保於嬰兒公去再改歲所去尤見思至今戚山民敬奉盧公祠借留既不遂涪江移州麾雨地雖少異所愛則均施去秋少城役與公同試闈把臂道疇昔耿耿青燈期對床風雨夜夜語鶯聞雞日有文字樂唱酬多新詩記事遍遊覽扁舟更同歸涪陵五日留民物何熙熙道中行歌者拍手童稚嬉終歲閭里間不聞吏卒追呼曰賢太守父母其忍欺政成多休暇百廢舉無遺美哉輪奐新有堂崇故基名堂形至意愛民真天資同時王別駕舉處出一辭醉餘書牓字銀鉤照江湄有客涪陵來稱頌世所稀坐想觴詠樂形留而神馳願同鄒湛輩記名千載垂惟公甚盛德豈待於發揮嘗聞卜式語治民適其宜辟如牧羊者敗群當去之雪霜與雨露天以成四時威克與剛克要不傷於慈公蘊經綸妙未易生井窺因詩贊一二以詔來者知

泰民堂 蘇州府志堂在長洲縣圃淳祐十年龔準建宋陸德輿記長洲龔令君作堂縣圃摘翰林王公辟記語扁以泰民既屬於書且諗以記予懇辭斯堂之美避者再請益勤予不可得而避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陰陽訢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悅豫君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贊化之至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於民者莫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蓋即泰之卦觀泰之卦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爻惟九二言治道為詳其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者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也不遐遺無忽於小朋亡無黨於私交泰之非實繫於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也然則令之於民庸可忽必也居之以寬納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滿庭毋煩之怨毋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僻思毋則僻蹈當若姑蔑不改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薰為嘉祥以蟠以際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譽為酷為鈍為暴為驁如彼義縱任法行刑愁歎不聞疾疢不蠲有若渭南困念恤人利障不屏欲願不澄有若陳倉牽斂自營如是則氣之所鬩怨之所鍾形為咎證是萃是叢民其可泰乎一邑者天下之積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賢一邑之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惟聖明在上師帥之賢參錯天下則天下之民胥泰矣長洲地大物繁臺府鼎立夙號難治君處之裕如知所先後戶庭無滯訟田野無穹聲始至撤圩徙新之將去以空囹圄蓋十數年未有王公所謂生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矣觀君名堂可以知君用心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於淳祐庚戌六月落成於十月為楹若干為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也已君名渠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蚤政固有源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溫州軍州事陸德輿記并書

阜民堂

江陽譜堂在瀘州小廳西偏舊爲宸章閣以藏御書王公勲徒御書于學之宸章樓比閣遂廢改爲軒以臨荷池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復撤軒爲江陽書院移整暇堂建其上爲今名取周官倡九牧阜兆民之意臨卭魏公了翁爲篆額漢嘉薛公紱爲之記曰潼川府路安撫兼知瀘州事范侯少才以書諗漢嘉薛紱曰州治舊有宸章閣在壯猷堂之南輪奐之美有感於陰陽家説者移閣於譙門之前揭瀘州軍額于上而藏奎畫於郡庠置小屋於閣之上爲雲盥之所湫隘喧雜與府治有不稱今承乏于茲每切病之方所夕摩撫疲瘵未敢議興作也郡圃有堂初名鎮遠後改整暇雖規模宏壯而無所覽觀因撤閣址小屋而移茲堂於其上稍增廣之堂之高二十有七尺廣四十有四尺其袤五十有二尺翼以兩屋廣袤相稱傒工於三月之壬申落成於五月之乙亥與壯猷南定直如引繩屹如三山昭徳見公記南定樓所謂三屋屬聯廣深瓌麗蜀之府寺鮮儷者至是乃復舊觀焉繁花艷卉炫晝縞夜既宜於春芙蕖荷芰幽香靜植復宜於夏視不壅而心愈遠或有補於政也固念郡之堂宇曰壯猷曰籌邊曰南定曰鎮遠皆屬意邊圉前後一律未有以互相發也稽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州牧之職莫急于此此本末先後之序也因以阜民吏之予盍爲我記諸紱疎然曰侯之所以移斯堂固當矣而侯之所以名斯堂其用意莫尤切焉昔者聖帝明王經理天下分建邦國承以師長統以侯牧俾其遠近相維内倡外和大畏小懷非徒爲是固結之勢也民之生衆矣天生之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一人之寡而牧億兆之衆視聽不能以周知而利害不能以察悉其勢然也唐虞之世既有以宅百揆又以四岳統州牧州牧統侯伯成周之制則有三孤以經邦弘化又有六卿以分職率屬而倡九牧倡之無他其在於阜城兆民而已阜者所以厚其生成者所以使之興於化也井田之法溝洫之制鄉遂之賦未作之棊均其土田脩其稼政平其賦斂所以厚民之生者莫不纖悉備具民生厚而有常心於是教化行習俗美而禮樂興焉所謂成於樂也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烝我髦士成周所爲髦士者皆出於耘耔之餘非阜而成歟禹之言於舜謂政在養民以政徳利用爲之本切切於厚民之生九功九叙九歌蓋其阜而成之之序也而舜之咨十有二牧首言曰食哉惟時舉阜民之職而責之於州牧唐虞盛時法守則然矣三代之制雖不相沿襲而大法則不可易也洪範大法也八政先乎食舜咨牧之意也牧之爲言是受人之牛羊而爲牧之得不爲之求牧與芻乎六卿以此倡九牧

九牧以此倡諸侯諸侯以此倡大夫師長各倡其牧而君人者得以欽承天命而盡其司牧之職矣自天子至於諸侯皆以牧爲職也以牧名官者其責尤重傳載帝嚳制九州統萬國唐虞因之禹之治水所别立止於九州則萬國之多牧之者九人而已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廣而爲十有二然則所增者亦三牧耳夏又復爲九而商周因之秦之於民殘之而不復牧不足道也井田破壊先王厚民之政廢漢興苟且承秦不知復古然西京置十三州部刺史東京置十二州部九牧之遺制存然晉武一天下置十九州部其後南北分裂元帝南渡九州之地甫有二更六朝至隋復合爲一雖置司隷刺史分部巡察而不復分别所領之郡縱横紛亂亦無足言至唐正觀初始分爲十道置都督稍復漢制國朝分爲二十三路各置統帥又置提轉以司察之是以絲牽繩聯有條不紊夫以四海之大萬國之衆而自唐虞以來所以分任阜民之責者或九人或十人或十有二人或十有三人或二十有三人而止耳豈不甚重矣哉中興初蜀分四路各置一牧獨瀘州止稱沿邊安撫所統不過三郡其後因樞密檢詳王之奇建言始稱爲潼川路安撫盡統一道選用重臣以鎮撫之雖名公巨卿項背相望觀其所以名堂者規略亦可考也今范侯獨遠稽成周州牧之意以名斯堂侯之用意不亦遠哉余觀諸詩所謂篤公劉者美其厚於民也豳之地逼於西戎公劉遁不以御戎爲急考之一詩治其疆埸積其倉廩既富且強始脩餱糧干戈之事而其民政之脩下至館舍鍛礪無不盡其精密爲三代之諸侯者阜民之政莫悉於此侯固有志於斯而今日之爲州牧者委任雖重率不過一歲或再歲匪名而歸則徙而他矣古人之設施本末亦何由可以展而布之哉君子所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心不可頃刻而不存也生民之困甚矣隨時設施各思其職而盡其心焉則利澤之可以加於物者或亦庶幾焉孟子之在戰國論井田論耕桑欲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彼鄙人之子初無一寸之柄撮土之封而厚民之學不懈於心不絶於口如此矧侯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分牧養之任今之天下僅十六牧而侯居其一焉如之何而弗思哉或者又謂瀘戎迫近夷徼近歲間多竊發阜民之政既未易施安邊之策寧復可緩侯之名斯堂也不亦迂乎余曰民食之重舜所以咨牧也柔遠能邇厚徳允元以至難於任人皆内脩之序初不略及却攘之方而曰蠻夷率服玆豈迂乎哉侯名之長少才其字成都二江人榮國公之孫博學篤志毅然有守嘗爲太常丞韓侂胄擅朝欲引置言路侯拒其來言者清議歸重觀諸此亦

可以見侯之所存。嘉定八年六月日記

惠民堂

洛陽志東萊呂稽中記曰。宣和六年春三月。錢君致道令陜之靈寶。冬十月。新縣門。命其佐蘇錞紀其事于石。七年冬十月。作惠民堂。以書走京師請文於呂稽中。上即位之元年。稽中西遊靈寶。則訪令之治於道路者。對曰令也。談笑而事濟。指顧而成政。故日益屏。善日益興。令簡而役均。凡其涖事無一不可者。布於政。小者近者。或見於營造土木之功。先是縣舍火隘弊陋墮毀。門卑狹不容車蓋。庭除逼夾傾欹。囹圄居西廡之外。蒼陰牖圮。可躡而踰。攀而登。旁容四十數。郵亭次其北。並正寢西序。糞壤瓦礫不治。祠廟並列。令則即舊而脩飾之。廢者起之。弊者新之。不便於事者更之。闕者增之。乃大門宇。正廊庭。除煥然一新。遷郵亭於縣之北。葺其瓦礫糞壤。崇其高。蔓以新。囹圄撤其故而更廣之。森嚴固密。闢前圃地之隙。以滋花卉。以宴以息。鑿池於南。汲井而貯之水。構亭池上。名之曰寒泉。作庵于西軒。牖環啓。蔭以脩竹。名之曰翠筠。斬大木。舊窓石。作夏屋於其北。合而言之曰惠民。若節春秋。會僚佐。延賓客。擊鐘考鼓。升歌下舞。縱邑人而遊觀焉。黃髮耆艾。兒童婦女。至於僕夫漁老。皂隸胥徒。舉欣欣然謳歌而相慶曰。此令尹休息斯民而嬉樂之者也。稽中曰善。志其語而西。館於令。酌酒而賀之曰。今之縣邑。古公侯國也。士大夫神遊仕。南面有社有民。有咸有德。善我勸。惡我抑。懲其蘊而施布之。亦榮矣哉。上而為宰相。佐天子調和。中而為郡太守。其下則為縣令尹。仕宦得行其志。獨是三者而已。觀其施設去取。而畢知其舉謹。禍是虞。陸陸而餔啜者有之。逸遊廢務。作無益而害有益者有之。吾得謂乎。過治簿書。勤奔走。窮日之力而不少息。苟外乎是堂。豈曰不暇。為蓋力有所不足爾。令尹者談笑指顧而三境以治。視人力之不足者。綽綽然愈於世所謂賢者又遠矣。則甚有大惠於民也。斯焉信之。

振民堂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記

淮西列郡十城。濡須最為無事。蓋其地稍僻。而其民頗易治也。異時郡太守雖號強明。亦率平旦漏下十刻許。乃出見吏民。民之訟於庭者。不滿數十輩。事皆可以立決。已而即閉閤高卧。暮夜乃與賓僚滿引笑歌。故號淮西道院。建炎之亂。鞠為盜區。賊嘗有紿為降附者。引軍居郡數月。後復叛去。患驅其民以行。老稚饑無噍類。今群寇漸就剪戮。諸道往往歲奏大熟。朝廷頗復有意經理淮甸。稍擇仁愛吏以撫之。無為方虛郡治下。宰相議所以與之者。未有其人。參知政事席公以今太守徐公薦於朝。公宣和間嘗通判絳州。是河東路招集雲中諸處散卒數萬人。分屯諸郡。號歸朝議軍。久之。患皆相應反叛。將陷城邑。金酋粘罕既下隆德。而劉詞初又破平陽。降軍義軍將叛以應二州。公知之。夜發兵盡擒其渠帥而械之。餘黨悉平。州遂以保。當路者雖嘗列奏。而賞猶不及。是時今參政席公為河東帥。具知其事。因從容為上言之。即日拜公為郡守。初賊軍既屠城。郡無官府者逾年。餘民悉皆散處湖畔。屑菱芡而食之。與魚鼈雜處水上。後稍歸治故廬。而占籍者猶不滿數百。城中蒿艾如林竹。數十里不聞雞犬。公始至。即下令盡哀餘民而歸之。結以恩信。破械囊篋。獄經月閉不開。郡人愛之。猶慈父也。前郡守作州治。事皆草創。凡拜詔命。治獄訟。接賓客。悉於公廳。不能使事。乃作堂其左。屬郡吏議所以勤卹民隱之意。堂成而牓以振民。且曰。是在易之蠱。曰君子以振民育德。今明天子在上。將援斯民於塗炭。而躋之仁壽之域。以區區蕞爾下邑。遠在淮楚。而又愷悌之德。寬大之政。不足以慰安斯民。寧不少愧於斯堂乎。然而使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固有不敢。至若田里之間。寂然無歎息愁恨之聲。尚庶幾其見之。公所以名堂之意如此。而其見於政事者。頗略相似。自是民日益多。政日益治。使是邦復為前日淮西道院。公方與客嘯詠於堂。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豈不快哉。紹興三年八月四日宣城周某記

裕民堂

肇慶府裕臺志。堂在宅堂之右。前有治。舊名平理。又曰清心。今改名裕民。

近民堂

廣州府南海志。經略安撫司近名堂在治事廳後。建安志。建陽縣官解廳事之西。有近民堂。即舊冰壺也。臨川志。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吉水縣志。舊有近民堂於縣廳之西偏。先名五柳。尚書汪應辰有詩。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記焉。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衷。室廬之夥。名數之藉。粟米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也。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六院。其不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夫顧曰。毋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秀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得吉水。或甚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然曰。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已以佚民。癯已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箠令。屬年不登。則怛勤分。大家悅隨。若已之飢。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庳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如澍。晝夜無止。某人禦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辭。如陳杲卿者。如徐撤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

朞年政洽民懌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昜其志移書謁予記其説予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而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

安民堂 平陽志宋黄道記 至和元年夏五月河中史君起城公作安民堂于衙尊宸翰識皇戒也初公拜閤門使一供職凡七年退而歎曰日在上左右誠為優幸而齒髮未衰尚可立事忍自放以取尸素羞邪於是三拜章求為郡不可止遂有河中行他日入辭因自陳曰臣晦自忝親近未嘗試職事蒲津之孱迺是初任臣愚嘗顧世家以忠孝功業為事宗寵遙自先臣繼袁門閥衰落弟兄不能力基搆每歲感慨焉是行也竊不知量冀有所樹立惟陛下教導使臣成就其志則臣無敢忘上聞之悦即告之曰吁晦汝知之否頃自戎叛六師以征日費千金皆辦我陝衆厥勞厥瘵治今或未閑朕日用哀痛而嘗慮任使者不能體吾懷以安以卹能固請之知有意於民也朕固忍不告乎今夫為守者無他道主於安民而已矣夫安民之術在乎勿撓以遂厥富勿作無益以耗厥積勿檀威福衰祖田以害厥膏腴勿肆乃欲靡公帑用斂厥怨謗凡此常道人人知之而之行曰寡者殆不能勉耳頼爾力行以寧朕西顧今益賜卿以飛白安民二字欲卿晤之毋忽也公再拜謡手朝曰君父之命敢不以奉行比公下車也遵守典故發明詔條馭吏處民率有常節故和焉而人為嚴焉而人愛且蒲人既擾於兵調也常懼不幸有所飛用初聞公受命咸患之曰貴近之手無省費者吾等當奈供億何公至飲膳不擇随地有無進宴不踰其禮而已凡須用物不求於市曰吾不忍以口腹累吾人也未幾蒲人悦而稱曰父母牧我不過如此耳蒲既治矣人或以廚傳凋索游賞稀濶之事靳公者必笑答之曰吾非不能也吾不為耳蓋厚廚傳數游賞者在吾黨則樂其為辦者安歟獨不見卬安民二字哉靳者愧之先是府有儲則可用故基搆之具不日而成觀其梁棟堅壯牖窓明豁峙之以文籍環之以圖畫塵慮既泯真趣寂然不侈不偷宜牧之居於是公以命適曰我不徒以是張吾寢處也今當牓之為安民堂以日夕思上所教戒之意耳予業在文盍為我書適對之曰上居九重慮周天下生民之病罔不察見凡命將帥必以為屬而仁明之守樂名節虔奉訓誥以生靈為心豈所謂君倡而臣和者歟古者君臣相得之際是為盛事盛事且不能書則安在其學史也邪其年長至日書趙元鎮詩愷悌頌條坐㩁餘自書下考拙催租編民不鮮歌穲稏鑿井耕田一事無

志民堂 豫章續志堂在清臺縉興九年運判梁澤民建取志於愛民之義今已廢

新民堂 鄱陽志堂在設廳燕堂之間令史定之創建

寬民堂 延祐新安後續志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分司衙舊為郡之小廳太守避正堂而居於此治事廳後有堂曰寬民江陰志堂在市舶務中郡侯顏參院香仲建中興會要聖訓有曰市舶之利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於民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故以寬民名是堂顏香仲詩聖訓昭垂未至仁此堂取義立名新通商有道能徠遠計利無心蓋為民寬賜一分皆德意奉行兩字屬儆臣年年寳貨千艘集好是熙臺到處春

字民堂 瑞陽志高安縣有堂曰字民

民安堂 輿地紀勝隆興府黄次山廳壁記 紹興間徽猷胡公繼趙丞相後陛辭之日上以使民安業為訓至則榜清心省事民安之語於便坐之堂其後堂成榜曰民安

民肥堂 豫章續志分寧縣治有堂曰民肥邑宰蕭從建建安志縣治之後有堂曰民肥知縣魏彥林新作後更名高遠觀其名亦可見其勝云

尊行堂 宋真西山集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閒閩之文風成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耶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之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為月評所推敬者為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為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為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習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之人而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僕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真像堂 宋張橫渠先生集記 關中為九州奥墟山水之壯西自長河隴坻東屬涇渭八川太白終南負九峻嵯峩表以荆華勢盛氣美至者目悦一作悅心甘過之嘆戀其秀豪豊潤盖必有主奥尤劇悦人心之甚者焉盖屋仙遊山恠石停淵林泉石一作丘壑為古偉觀四方來者繼踵比肩賞歎之不足去

則踟蹰顧慕以不得久休自恨豈一作信所悅我心之甚者歟然考之山經地圖無美貴嘉縱道爲故事獨玉女祠前有馬融石室傳於舊東偏浮圖有吳生佛畫顯於近年豈名墟勝遊亦將俟昌明而後顯哉秘書監致仕趙公慶曆中以贊善大夫知邑事樂是石泉之富志營家焉後二十年以光祿少卿就地相視境內得邏遊之東峰夕陽林巒極邃處朝莫携家人率賓從徒步登覽不知有寒暑之侵高年之勤愛不能已乃築居其上目之曰卧雲堂又欲著儀形以名諸已貽後世以久其傳於是屋卧雲西隱儲畫川容危然一軒模賦其象既成飄如倚如一本倚如其如鶴髮森如免袍禮如望之足以警民翼一作莫尊之足以忘軒冕近世王右丞退居輞川白樂天老龍門香山雖素風清韻爲懸車者之美談大率感轉化私死生斂異學狠妄之言不知安常處順訓忠義顯子孫殆爲公愧焉爾熙寧庚戌十月九日乙丑崇文院校書張載子厚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五

肅政堂

潮州三陽志廉訪分司肅政堂記　皇元稽古建官分天下爲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郡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寄邦本是固嶺南古百粵地廣袤都會東惠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並東復至是而止岸海介閩舶通蠻異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土沃蛇漁鹽以故駁給甲郡郡然實襍隅蠻農猎洞獠冠攘薦蠢獄犴獨滋予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大眚減租征惠安元元於是邊圉告靖吏牘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具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迨巇擇其枉若詿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決疊鋼肆礦墨雖殘申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望犯法由是而變庶幾哉昔人所謂海瀕鄒魯者於乎匹帛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邇遐殆敢弗自獻以達無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肅政歲刻于分司之署以詔來者其詞曰

惟硃代天立法乂民東去率下職在憲臣準天直指周建漢因舜典招揭用禮體仁刑丞弼教嚴越華夏明目達聰授節方巡承霜者肅以達陽春政尾前過恫瘝乃采黜貪滅公嬪天怒神正己正人孰敢不循紀綱以振風俗呂淳致吉執事敬慎咨詢是月之爵　經歷奈賛官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篆時佐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始乾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掾賀蘭普顏不華從升欸奉聖旨作新風憲來嘲宣諭

惠政堂

元一統志在和州弄廳之西宋孝宗居青宮時天書此三字賜守臣胡昉

簡政堂

宋黃裳演山集簡政堂在事養源無他心持守得綱領苑設從胥櫟虛靜古意遠平易人情深光景塵不染志付公餘吟

仁政堂

蘇州府志堂在小廳之東北賓祐六年趙與篙撤造回廊始爲之其後李鏞扁今名前守或以十王及明月爲名皆莫傳遠　元張子淵詩題郡尹許其膺仁政堂詩　郡官宰百里列省昭穹旻自非操至公疏此常遠迒王臣殊寒賽聖語斯諄諄所以翼孤化啓沃需臣鄰許侯東純粹積學夙所珍一命倅州邑戴命撫宇勤惓玆胥邇濯昔然率東鄰妖欹振庠序治教超等倫一堂雖云舊景象由茲新

草木足生意。鳥雀亦自馴。向非公明懷。勤植焉陶鈞。雲覆士民僕。雨澤桑麻深。終年去炎凜。百里沓陽春。明溥鈞無私。細大同一仁。願持金石心。明當贊經綸。作詩匪誇詡。鉅筆行鐫珉。

勤政堂

元許有壬詩題黄州爲監郡勤政堂 惜陰千古有民規。一息因循事便虧。厚俸飽餘君試看。素餐須是寂閑時。

敏政堂

溫州府志。堂即府廳。湯守逊書扁。左右皆有耳房。撫州羅山志宋張孝祥敏政堂記 古者長邑之官曰尹。公大夫。民之尊吏。治易爲功。今選人用衆者聽爲令。乙更佚。望爲縣。或雜爲不聽。他古謹精輕。人益病其難。人始趨府衙三日。吏抉一紙以示縣。版帳錢若干。經總制月椿若干。趣如令乃止。既視事。即治赤墨。撟撟然較財計有無。不暇及民休戚。若事之當否。蓋有一弊忘民事。財賦亦不辦。吁。亦難矣。崇仁張侯造官之初。余嘗持二說以問侯。曰。東帶臨民。敢不敬厥事。獨催科無策。奈何。侯去而勉於職。決積平滯訟累百。涉筆平恕。多懾服人意。民勸趨之。凡財用巨細皆無闕。一日侯以書至曰。撫部五邑。多以輸健蒙愆辭。今吾邑民樂輸其上。訟日少。倉無驚春。若可與爲善邑。近葺台旁一室如道院。願得名與記。爲父老些恥可乎。余曰。以今人病於邑。而侯未久。能使民樂輸省訟而興善。亦可謂敏於政矣。于思子曰。人道敏政。君子齊心服形。近在隱奥。爾民格化。捷於枹鼓。因紀其室爲敏政堂。俾歸以刻諸石。庶幾來者與侯同志。猶有感於斯云。侯名濂。字仲清。以通直郎知縣事。廉靖自好。信患而不煩。益優於諜邑者也。淳熙七年孟秋月朔記。元同恕榘庵集 絃皷稱爲百里間。強能知畏務知歡。一堂後日人應說。未省從前有此安。

和政堂

輿地紀勝。堂在興國軍倉浪亭之南。宋王質雪山集張氏和政堂記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其于析爲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爲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即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爲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茹夫柔以柔爲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爲柔也。聖人曰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於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受人。掩其疵疾。匪一於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於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發強剛毅。足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蓋其原乎所寄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爲荆也。慈溫薫則如趙公行春。令之於益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於杭也。平舒肅絜。如趙公行夏秋令之於處也。合而爲此。邪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頫仰游息於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於晝而不能夜。月麗於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目闢。夜則目闔。天之全吾兼之。動物横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横。惟人也。立則體縱。卧則體横。地之全吾兼之。呼吸而爲氣。能陰能陽。居仲而爲形。能柔能剛。欲散而爲事。能寬能猛。故人之爲天地之靈也。爲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性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資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識有顯晦趣有正邪則父祖所陶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者真我也。安在耶。不遠哉。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而翕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無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回旋變化於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醯醢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爲宗。下之至於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今忘學矣。其不競不逑。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亮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又詩集少陵佳句。題和政堂呈使君。 上帝高居絳節朝。使君意氣凌青霄。君臣既與時濟會。一鈴咄主正勞陶。伯仲之間見伊呂。臨江節士安足數。欲傾東海洗乾坤。世人那得知其故。諸君何以答昇平。濟世宜引賢俊人。鳳臆龍鬐未易識。不與八駿俱先鳴。回鞭却走見天子。光芒六合無泥滓。後漢今周喜再昌。丹青宛轉麒麟裏。天時人事日相催。抑塞磊落之奇才。攬擒焚或不敢動。五雲多處是三台。春來準擬開懷久。稍待秋風涼冷後。夜騎天駟超天河。南極一星朝北斗。 次通守韻題和政堂 攙天高柳壺堂堂。柳外山長水亦長。百尺冰壺清徹底。一川雲錦爛生光。暫看眉玉搖波影。速駕麒麟入帝鄉。宣由宜春縣筆路。上林風味薄少棠。上林。武。少。宋懸瑚。只。天。春。秋。景之美者。少棠之實。

平政堂

宋王質雪山集

平政堂記　上即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爲興國太守凡親若故咸止君勿往曰免之乎興國晉頻湖爲郡其民與龜魚賈瓜雖若水歸則猾吏恭蠹又與狐鬼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牒者若干諸吏若胥人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錢若干粟若干諸當辨不辨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既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勉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爲也而今爲甚凡會吏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城郭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也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皆之爲吏者以職守爲業以官守爲家漢制聞即所居之官爲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謁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賜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於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幸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弃而他之也使爲吏者舉擇夫便利爲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共理者上不鄙爲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內外無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懋祈爲事也二爻幹母三爻幹父而終爻則父母之蠱皆弗及焉故曰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此李夏劉公之論非委質事人者也且諸方其未至則當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興國則家也觀夫徐氏族姓美其敗不可力者履危涉難與死生相攀躋在勞心平時且言壞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將奚辭有所難於此則有所難於彼益重可以爲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見則者綏之使安離散者歛之使集怒勞者保之使康疲憊者絶之使賓而後殘玩者震之使畏豪肆者矜之使戢適滯者塈之使暢形炸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興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平五之能否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興國之政大平准其閑義理明日世故熟致此非雖也而不撲剝爲不閑欲惡以文公至王克其心又積雖於佳場而君易於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域凡審面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着着其大略而繫之辭從民志也辭曰峩峩其巔穹其翠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址江湖未寒君登斯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寒有餧有狄有秦雖帝先聖維民是詢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平夏之居相且是相協齊之自然斯民有僕斯紅萬苗一歡坐來遺憧有耋斯号盡律夜書弗猜弗驚乎處已羔君之歸天民之思矣有若其

陰無數遠矣王十朋梅溪集懷佛周君子衛良漢宰臣如今生堂上端是政平人

中政堂

輿地紀勝堂在龍州倅廳范蜀公司馬温公嘗和龍州簽判趙公衆詩故司馬温公像在焉

均政堂

寧海縣志堂在廳東舊名問政嘉定十年令陳六二重建

思政堂

通州志紹興二十六年郡守吳公嶽建先名新堂其後王公琰改今名　濡須續志堂在郡治咸淳二年趙使君准復前紫芝堂舊亦軒豁扁曰思政堂　豫章續志堂在漕臺正廳西吏運判楊愈改築存其舊名　蘇州志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朱翌建陰興聞尤袤史名復齋紹熙三年沈揆改今名仍自書扁新志云草堂即舊東齋高宗駐蹕時燕射於此紹興末朱翌新此爲天臨堂朱幾去任故堂不果名自爲記文亦弗暇刻後守乃名復齋　湘潭志堂在湘潭縣內廳後曰思政堂東曰致歆西曰錦翹皆王埴林士裕林得中所建　建康志堂在通判西廳乾道六年蕃恕建好齡章謙爲記　天下之理不有廢何以興不有毀何以成水之涸也適爲山湧彭拜賞也木之落也適爲條陽碩茂基也斯軒之建其始是歟歲在著雍攝提格夏六月琢西倅廳事之旁思有園隙之史邵守臨視人皆幼力旋即撲成而前其蕪穢之室已爲墟於

是鳩工聚財戒期以鼎新一毫之用悉出公帑不以厲民工畢于中元節而爲於閱鼓之辰越翼日設觴豆集僚友以落成僕窒與焉酒酣戴車屬僕爲記且謂斯軒舊名治中思有以易之僕固辭弗獲因念戴車佐郡政精力于職今建斯軒端爲坐卧思索之地必不專事宴樂也聞諸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繼自今戴車憩於此或爲南郭之隱几或爲羊容之危坐終夜不寐師仲尼之訓坐以待旦以副公爲去判郡政表其盡善与所謂同流王化不爲盡語矣請以思政名庶來者知營建之意云戴車潘其姓照其名端行其字九江人也　墨源志宋袁甫思政堂記　婺源諸縣令吾幾仲既新縣舞以餘力葺堂扁曰思政而屬余爲記余聞之良醫有平少患氣疾醫視其色曰此心思也爾得無嗜書若思乎曰然他醫勸爾省思慮乎曰然曰爾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說而不得是以忝一思也爾第覓埠歇心勿勞爾神勿擾爾精志之所之勿過所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悟理融與病相忘則病去矣平少如吾言良已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但醫哉今夫為吏之為政逐利祿希寵榮撤義理之藩垣破名論之扃鐍恣意妄行無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違於義利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之適從體國

乎則撫字勤愛民乎則催科拙扶𢬵乎則巨室謗安人乎則下民咨守法
乎則古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量力乎則譏易夫勇往乎則多怨忌奸謀
乎則聽言雜信己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任自勝乎則上不察凡此
者朝夕記慮者足以撓吾虛明之府也知思之為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
又庸醫殺病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為贅然則奈何曰吾嘗聞諸古
矣思其艱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成其終終始本一理也方
其未適從來憧憧及其既適四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則行思不出位時
止則止如是而思思之病其瘳乎且夫喜怒哀樂緣思而起知喜怒哀樂
之為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數而反志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
勿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蕩平平奚所擬議
無適無莫奚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
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若則幾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
嘉定十七年秋日勤時袁甫記　宋眉山唐子西思政堂記　並嘉陵而
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閬中最為名郡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
國家因之為安德軍其山川形勢郛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
絲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饒足以自樂然城中

無名園中登臨富家大姓不用庭臺池榭周環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
其風聲氣俗自古然耶抑起於近代而莫詳其所自也太守之居蓋前日
節度使之所治園圃至廣而亭榭至少賓客往來無燕勞瑣縞之地殆不
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營城虞公來守是邦明
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好為一郡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爽
小不稱其名既為整暇所形尤覺蕞然無復氣概公顧而嘆曰頭重足輕
項背不相副可乎徹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應吏民觀
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為可樂也是歲某為閬中宰屢嘗謁公于堂
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為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
示之以禮公閬人以儉為俗久矣恐其流而入於固也公既示之以好惡
如此庶幾少變而合於禮歟是其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
守董公所記彼自有說故不復論次云宋袁起巖東塘集題所書思政堂
記後　後一百二十四年建安袁某來守是邦而堂與記石悉無存者讀
南豐之文想王君之政慨然大息恨九京之不可作也屬修荒政弗敢從
事土木莫還思政舊觀迺即中和堂之東偏飾使坐以存之既揭堂額又
為書記文於其背表裝出入觀者無越思焉若夫建堂伐石以復故事則

有俟於來者　宋周少隱詩思政堂夜坐風月淒然戲作二首　垣城忽然
來排闥訪幽獨爽氣湘素意舌闕無燭青明非世姿可近不可瀆嗟余
久留滯一作落羽舊業不錄念此無情交良夜背虛廊須臾昇樽罍別意
頗戚促寒光躍虛空樹杪見孤宿　風從竹陰來意氣已不活城城亂翻
葉稍稍自衆藤造次陵主人旅客固沾沾滅燭勸歸寢春言夜將淹主人
落寞鄉清時獨幽潛朝食尚不足夕褐何由添村存荷佳賜會當侍炎炎
鄱陽志通判唐時思政堂詩并序竊承知郡下車未幾百廢具舉乃作思
政堂於廳事之西鄭子產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之意朝夕於此專精
覃思豈特為燕樂之地而已特放吾其成因賦古詩　鄱陽府弟之西湖
山之東眈眈大廈磨蒼穹賢哉鄭侯為棟陰朝夕思政於其中取君子之
九思以謹行取孝子三思以盡忠又思治道貴清靜又効曹參舍蓋公之
子于歸築百堵已見豐年詠華黍周公待旦復何為贊贊宣王之復古

演政堂 處州志堂即府治正廳行中書省右丞馬悟書扁

觀政堂 宣城志淳祐辛丑顏侯顯仲更造改裘香閣為觀政堂嚴郁廳郡倅李得為之記具載本末仍移露香額于虛舟荷之上桐汭志堂在桐川堂之東北舊名翟樱淳熙十二年郡守

趙充夫建開禧二年郡守令知樞密院事薛極易此名作詩云　野水端
莊春更多文昌觀政堂如何了無鄉色清相照試聽當年孺悽歎宋王質
雪山集觀政堂戒上黃少譽　背中道德五千文聊借高堂發妙音皆倚
檻棲凜古意面臨止水正人心新荷此際數新葉積柳他年貯綠陰但使
廚煙無太遠時來分座伴孤斟　穎川丞相舊能名傳到雲孫尚典刑月
在登津心共白山圍宴坐眼同青暫離方丈群仙侶獨抱黃庭一卷經十
頃玻璃能幾許看公擊水運南溟周密續澄懷錄丙午人日客長沙別駕
之觀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負古垣有盧橘幽篁一徑曲突遶而南官梅數
十株如椒如菽紅破白露枝影扶疏著衣蓊芎石齒間野興横發坐
命駕登定王臺亂湘流入嶽山湘雲低昂湘波容與興盡悲來

安政堂 鄧州志堂在小教場之中

拙政堂 宋朱海庵集拙政堂詩　騏足崢同曳足追青山終是貴心期陶公
歸去有餘樂蓄令閑居不足追自笑十連非所慕未
應三徑苦無資明朝謾擁朱輪去猿鶴谷嗟政爾為

問政堂 宋楊誠齋詩為星子縣黃宰世高作　黃子農故人厄子儂門生向來同登嗽玉亭
銀河光面醉不醒四年二子不見面遥想光淡犁飛電余晨忽得問政碑

黃子作堂，扈子詞。扈子筆力乃羽進，黃子佳政不須問。寄言二子各努力，古人也是人做得。

繼政堂　金華府志：堂在雙松堂東。舊名清風，後有也，爲流觴之所。宣和七年，知州呂瀬易今名，建炎中廢。

總政堂　溫州府志：堂即路廳，宋設廳。𨽻騎衛上將軍浙東宣慰使兼府尹共模建。延祐間，總管忽辛重修。六年，趙總管鳳儀記，刻石于廳壁間。　記曰：總政堂者，府治視事所也。而名以總政者，古治國猶治絲然。棼者整之，散者一之，總之義也。夫彝倫綱紀，禮樂刑章，工作貢賦，詞牒板籍，不可殫舉，何莫非政。苟有總之者，國家誤斥其域。溫爲浙左上路，領二州二縣。莅總政者，有監，有長，有二佐，相繼相續也。相助相規也。古今有異制，而無異理也。小大有異守，而無異心也。無群角也，無獨欺也。領挈而衆振也。表正而影從也。噫，其總政之義歟。故云猶治絲然。堂始於至元庚辰，距今四十年，而興創顛末無一語以示厥後。予以延祐丁巳冬來守，詢吏民莫知所對。作而曰：是予責也已。予聞自昔臨民之地，非壯麗無以昭等威，非紀述無以垂悠遠。稽於經，春秋一門一臺之微，必書年，書時，書月，慎其事也。況府治主臨千里，以總庶政，達萬民者乎？是宜書。然而至今始克書者，非予過也已。是予責也已。虞書曰：同寅協恭和

衷哉。又曰：政事懋哉懋哉。俊之來者尚監茲哉。

聞政堂　宋李松齡　宗松齡代承判府先主惠示珍刻三本，區區感藏之意，無以自見。謹成拙詩各一，因以贊新榜落成之喜，伏幸台覽。　先主欽經綸，籌帷贊西方。一朝去幕府，委佩朝明光。召見天歡晚，占對何琅琅。小試分頑憂，持麾來邊疆。善政期必聞，明訓思對揚。朝夕懼有闕，蕭然坐斯堂。訟諜亦已已，疑獄清有地。平反知政跡，從渠受甘棠。

三政堂　輿地紀勝：堂在利州路總所，參政王之望建，取足食、足兵、民信之意。

吏隱堂　方輿勝覽：堂在龍川保寧。輿地紀勝：堂在崖州僉判廳。金王津南先生集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三石，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人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毋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爲吏隱。吏隱之說始于誰乎？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爲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詁不之燮。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享人之憂，挺蹈繫析之職，必也自放而求其釋，窗穴之下，我欲之屯，豎卜禮道何所不可隱，而願隱于是乎？此衆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謂其爲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殭名曰縣。四際荒險，極目而傷心，通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欣然以受。至則事簡俗淳，便于疏懶，頗有以自愜于其心。及西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于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誇已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誰恐其去也。或持與客幽尋而擴望，坐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囂訟，任其刺史者號爲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趙衆詩：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村村靜，吏束刑書日日閑。花景仁詩：花陰拂檻常欹枕，月色侵門不下關。因諷君詩想佳景，夜涼依約夢魂間。劉舜工詩：事因地僻方知少，官得公餘始信閑。且喜詩同文史樂，不須身與利　闕。司馬溫公詩：四望遠迤萬疊山，微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必仙家有此閑。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適意即爲樂，安用處金馬間。輿地紀勝：昌

化軍吏隱堂，在郡治後，栽花蒔竹，壘石爲山，有巖壑之趣。李莊簡公詩并序：穎川陳自厚再領昌化郡符，所居堂湫隘不蠲，一洗而新之，栽花蒔竹，累石爲山，凜然有巖壑之趣，予爲名曰吏隱，意欲不妨爲吏而有隱遁之風也，并賦長句云。　海邦地僻少迎將，心逸身閑白晝長。勝欲哦詩追沈謝，不求名迹擬龔黃。旋移松石成雲壑，特引笙簫入醉鄉。吏散簾垂公事畢，清風一榻散羲皇。胡銓詩：次李參政吏隱堂韻，爲昌化守陳仲平題　公餘詩老憂將揚，外高談味自長。省事清心追豹隱，託花判月笑龔黃。地偏不礙先生里，意野何如處士鄉。却笑商顏園與綺，苦於巖穴市爲皇。　微風稍泛東，芳萌亦吐林。百鳥感春陽，鉤輈弄其音。振衆遠城曲，逍遙寓煩襟，安此堂下石，青樹挺琅琳。中坳貯清泉，冽之不盈暨。纖鱗倏儵戲，窈然自浮沉，默視渾忘言，白日爲移陰。人生本靈靜，垢習無自侵。忘爲外物牽，至性不可尋。於焉得所監，一洗塵中心。張祈詩：吏隱堂爲鄭參議題　平時谷口號名，只今朝市心如水。司馬攻成方外趣，官事莫能相料理。公堂卜築在人境，種阜屏顏是吾里。瑤林瓊樹風塵外，白雪陽春歎笑裏。花開有酒可追攜，客至忘吾還隱几。使君話登金馬門，樂此尚能卿復爾。君王神聖相伊周，事一豹空一不可留。詔我白雲二三子，禪冠理出從公

遊。海聖俞詩　新堂主塵明，永悟追隱吏。無乃隱非特，唯應宣可避。移花莫傷根，種竹不改翠。床中置素琴，亦見陶潛意。仲并詩　李彥平寄題靜海吏隱堂二詩甚佳，因賦一篇　黃紬被底衙聲罷，永日庭閑訟不譁。案上琴書延好客，江頭風月雜漁家。尚看葉令餘波在，正索騷人秀句誇。聞道吳巢紅萬朵，還知不減浣溪花。少陵詩云：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趙元鎮詩　玉壘逍遙岸葛巾，鶯釵寶瑟奉清撙。寄聲與問鶯行舊，何似洒栖金馬門。李純甫詩　吏隱先生一着高，盡輸酒聖與詩豪。君方無事同卑官，我縱有官如馬曹。把似啜茶看孟子，何如痛飲讀離騷。胷中磊落澆三桃，倩得麻姑痒處搔。

清隱堂

宋蘇東坡集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既非彼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既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常一作走不然。董穎詩　寄題楊德辰清隱堂借王游老人韻　楊郎丘壑向，草堂脩竹林。去郭十里近，而無車馬音。鶴怨不應閑，鷗盟政爾尋。九畹蘭荃罍，三徑蓬蒿深。窓間黒尾曲，聊答清風吟。英英波白雲，出岫得無心。淵明既容膝，郎復歷崎嶔。狂夫十年狂，客贊吳霜侵。因君發深省，杖藜合從今。寄傲有餘地，不妨成盍簪。唐敦仁詩　一間茅屋寬容膝，半畝蔬畦剩供廚。靜把舊書重點勘，旋沽美酒養踈慵。一本收拾舊書重細論

大隱堂

宋劉須溪集　大隱堂記　人隱天，天隱道。天於人如魚水，人日處其中而不自知。或曰：人處天中則闕之矣。天何處？曰：天亦處人中耳。莫大於天，而莫知此大之所隱。止在目前，是為道，道故隱。凡大隱做此。鐵柱黃石屋隱，鐵柱堂名大隱，石屋自朝至暮引接士大夫不倦，人物之至其室也如肆與市，紛與入，伏而後息，見者皆以其漫漶若此，豈隱者乎？余謂此其所以為石崖也。今闊百里數百里，間有木食澗飲，如麋鹿者，則跂跂然而喜，或徒步往從之，亦必無不得旹，介吾目與之熟，豈惟彼忘我，我亦忘吾，而執何者遠矣。謂大隱必於朝市亦非也。吾生於是，長於是，耳豈必變氏名哉。或曰彼庸也，或曰吾東家也，而索我於方之外者，亦有所不足隶矣。雖然，為石崖最，欲不為石崖難。勞其身以為人，而人安之，故曰為石崖易。一日閉門靜坐，而人有窺之者矣，故不為石崖難。昔魏鄭公、李鄴侯輩，皆逃儒而入於老，故昆。若以老為老，已不得謂之隱矣。介子曰：身將隱，焉用文。今名堂曰隱，已不得謂之隱矣。僅不為木鶴，不為賜客，不為金門待詔，不為五狩車佩印，斯堂斯日，必無是事，而是事亦必不以及我，即所謂大隱者。如是而隱矣。凡市門隱非

庸人，非方外故能識其署其備，甚至知其國兵狩所在，與美人童中事。如指師材不辨狡獪，此事亦姑置。獨有一事為大隱過討，過祈孔賓呼勿去。虯道士來勿失，回道人共住勿怪。蘇邁詩　大隱堂為范氏西田題　范侯作圍湖之隅，綠以脩竹千英藻，鴨陂下浸波浪閑。其山西指峰巒孤，有堂翼然照遶衢路。人尚德華嚴，居華嚴初，未理荒蕪，布衣小艇披荒蒲，蛙鳴不知官與私，莫來亂我夜讀書。心懷思宣及其子，遣愛何止屋上烏。不範更無膏粱氣，閉門一味如蠹魚。肯為山林獨往計，且隱市朝行坦途。莖我與君步世蹤，短綆汲深爾自愚。行歌道上慙妻孥，坐令家無甔石儲，欲將大隱歎誰歟。人不吾以，昌平圖未須直。擧西山夫，搞項終為山澤臞，宜春志侯綬大隱堂詩　千峯天景真堪惠，一點靈源我自閑。居士不緣能解此，豈知深隱在松間。陳大任大隱堂詩　池面嫩荷初出水，欄邊新筍欲齊簷。先生盡日論文飲，不覺斜陽已上簾。

台隱堂

輿地紀勝　堂舊在惠州府淨名寺，今州學地也。蘇黃門性來其間，思其北還，邦人思之，名其堂曰台隱。

小隱堂

蘇州府志　堂在城北。蘇人多游飲於此。蔣希魯有過葉道卿侍讀小園詩云　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蓧帽滄浪。卞山居士無歸意，却借吳儂作醉鄉。宋劉行簡詩　為徐次椿通判題　過蘇，得劉中興日鶴承勿陪小隱仙。曲徑畫欄春幾許，竹花人月四嬋娟。一時乘龍君參軍，何事全家傍翠微。勿謂小山招不出，太平須要隱人歸。

廛隱堂

紫隱集　廛隱堂為楊元會賦　大隱何曾去市廛，人間亦有遊神山。身閑已覺塵難染，心遠由來地自偏。何事遊方期汗漫，不妨明月問嬋娟。背中丘壑可窺見，墨戲縱橫出渭川。

商隱堂

宋史秦檜傳　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職宜吳元忠家所習也，吾有隱堂，以孝號學，先有心於貨，其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大惡之。

樗隱堂

宋蘇邁詩　累歲十名井畫文，天涯足仕老仍貧。一壟未肯歸耘處，五斗聊為束帶人。衆棄已甘樗櫟廢，莫先容那復慕輪囷。楅巾他日衡茅去，試擬儒冠總誤身。

農隱堂

蘇州府志　堂龔立道所居。為少尹，叔陶孫有詩曰：往聞大龔公，魚艾照靈壽。當時從肩輿，門生兒子後。詩書閒似續，文采補耆舊。歎椽上茅茨，基結擁膚涵。壁間落寶墨，半是經濟手。坐令農隱堂，巍巍貴始嵌。我來雖未識，名下已吞奏。功名何足云，短插更宇宙。所憂飯吾牛，茸惡毛角瘦。卞奴擁中洲，竹君食千畝。連車載長腰，横綱遮巨口。人生亦何須，不若巴清婦。時來食方

丈將去往三久常些少微苦深夜切奎十起李公不雖周漢須佐佑敢請益名田種林多釀酒歲晚滄州期許結羊仲友

書隱堂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源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今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録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殺虛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淵放雜老庾誠頓與賢俊爲文字之驩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久之未克就竊七斗學官且歸衰之益力于其能已於言乎君子之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石以齊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界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學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雅肝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固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

不忘隱更而不忘書又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教勵微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讀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蘭予言而一慨者乎青原笥知其人尚以告予予特傾下風而冬見焉是爲記

漁隱堂

宋陸放翁詩漁隱堂獨坐至夕　斜倚邛枝岸幘巾聞川又已謝知聞中庭日正花無影泗沼風生水有紋三尺桐絲多靜寄一樽玉瀣足幽欣世間萬事都忘盡惟向閑中樂此勤

竹隱堂

宋陸放翁詩竹隱堂爲錦里楊道人題　郭下王孫今勝流相逢三尖稟生枝未嘗一日可無竹似是前身王子猷　蠶埃車馬日駸駸誰解從君一散襟待我清秋有閑日抱琴來寫萬龍吟　靜庭知君解緊勳爐香裊裊起微雲岸巾不住尋青士款枕還應對墨君

酒隱堂

劉景文詩辭鄉王績比華胥酒隱堂名意豈殊五斗樂真何所累一樽導達亦其徒高才不塊人知少老句曾容俗子知無塵事萬端君莫問刮頭昭曾虹勝區區

豹隱堂

劉敞詩話趙少師初在中書不敢年後以學上知連水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更仰有詩曰

熊非清渭逢何慕龍卧南陽去不還千少客游今郡守許然疑在立談間後莫俗者　宋景文公集題連水軍豹隱堂并序今趙集賢舉未榮之日書處于此及登科始以今名揭其堂不五年集賢出守軍政　當年參楫掾章才自領騂驊五馬四庭下書筠多舊刻轄間賀燕是重來吟池墨久將成留坐石星殘欲徧昔郡閣從今傳盛事更留冥霧記當隱宋元憲公集昔日菾青地今茲坐蕭花人膽分虎出遠記墜鐘餘蕭圭爵猶賓延環堂舊處嘉名存郡志專誠武侯畫像聖俞詩題姑蘇豹隱堂　青山崔嵬藏古基文豹不見空斷碑華堂重構猶隱霧地令易主還好奇欲憑明月一去飲嬌娥將梅出海還歸邊少年意氣在來往只借白鹿騎自稱山人具有酒酣請我留此辭謫仙資近何可問當日無詩亦所疑

霧隱堂

元一統志堂在富順州中巖初趙丞相沂國公雄謂中巖大士當以夢告明年舉于鄉公爲文以記之有雲霄橫翔之語後人爲建斯堂內兵發

谷隱堂

上饒志故尚書郎東萊呂丕問李升所居也丕問在中原時其居名谷隱後以榜自隨及居玉山縣之西亦以是名其堂其猶子居仁舍人嘗爲賦詩云汝州城南二十里柄畝山前足山水老人中間谷隱堂草屋蕭疎對山起南橫秀嶺右官

追想像此堂容此老堂前茂林浮香煙堂後池塘多白蓮前池紅蓮開更早正與茂林相對好開軒看蓮看不足遠望少室如碧玉碧玉如屏映此堂老人與世已相忘胡馬揚塵不容駐萬里奔波失歸路客舟不願生事窘所至有堂名谷隱大榜灰飛小榜存至今長在對衙門澗上大人骨已冷注云陳恬字叔易號澗上大人谷隱大榜小榜皆東所書　中原舊事空銷魂老人本是山中客四海爲家無住宅家人清坐已忘貧何曾更問堂有無　宋李處權詩題呂李升谷隱堂兼寄呂仁　華野隱於耕嚴岩隱於築叔夜隱於藏君平隱於卜四子隱不同誠志俱超俗夫君無所事掃迹隱於谷優游以卒歲然吾常傾囑方寸甚若水續狀盡比玉白璧無瑕玷幽蘭自芬馥插架萬籤書灘磨千挺竹時乘交月過自伴微雲宿蕭然伏臘餘尚不愧此屋豈曰不願仕可以速則速富貴草頭露榮華風中燭止止理固明知止乃不辱小人無籍在放浪謝羈束爰乎迫飢凍強顏隱於祿視食且徐行戒量初易足婆娑一丘壑雅趣在松菊平生妻文字終根窘邊幅頓覺多種秫迎寒釀已熟更約花中奔清談夜可續

招隱堂

蘇州府志堂在畫錦坊郡人胡元質給事所居其堂也後有荷堂曰雲錦竹堂曰碧琳東又有榭曰秀埜水濱對立三石甚奇

偖乃鎮蜀時所攜者，當時珍之。輿地紀勝堂在瑯邪寺巖殿南。唐標撰二上人命名。宋錢塘韋驤集小蹊迴石角，坤構倚山腰，一片幽栖地，誰令便可招。許景衡詩僧家樂幽獨，世路自塵埃，丈室何人到，重門盡日開。石泓泉滴瀝，竹徑月徘徊，多謝相招意，江湖歸去來。永陽志蒲執中招隱堂詩青林蔽蒼崖，白雲無遠近。若有真隱人，何須待招隱。

懷隱堂

周邦彥詩晉賢抱奇識，閱世猶鼠肝，采筆哭軒冕，白首鎖山林。直至今仰高，躡凜若冰雪寒。我實生少孤，久著聚鴟甚。辛勤取微禄，屢費黄金丸。歸來長太息，深藏舊一瓢簞。偶逢隱者谷，愛此高崚巇，結廬面絶壁，所幸一枝安。僕今未全老，每據伏波鞍。冐不持長纓，取虜報縣官，功名事不磨，未可樂丘壑。嗟我如鵷鶵，蓋空奇萃崔。謀居轉幽邃，欲把嚴陵竿。歸之環堵室，始覺生理難。困侯有華構，彌起百憂端。

遯隱堂

宋梅聖俞詩大梁車馬地，塵土飛百尺，賢愚走其間，朝暮不見迹。比堂天波門，垣垣宗室宅。宗室今王孫，愛書輕玉帛。華宇何栄忘，思闔列圖籍，斯房有窮寵。空自事省顙，體胖生粹和。安在窺嵩石，古來為善樂，豈以歌鍾適。

相隱堂

黄州府志在黄州府黄陂縣治司理廳，麗莊敵公蒞爲郡司理，邦人建名曰相隱堂。其堂宋端平兵燹不存。

粹隱堂

宋蘇子美集粹隱堂記　天之生萬物紛綸舛散，維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弃。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濱之廣，山壑之邃，不能以自藏，彼予其自然，動乎其無知，秘怪異類，卉然一出。則必可覊括而就有夕定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刪峭之士，一不與世合，則飄然遠舉，遁亡嚴走，唯恐有聞於人也。推嚴者為浮圖，往來師二十年，游吾吾儒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經營世好，嘗欲衣屣儒冠，將以當世取高位，以騁其蘊。知其聲于不能已，遂閉户不戍，外庭謝絶遊從，有不藝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爲異衆之行，求棄于時，自置其室爲粹隱堂，雖在懷穰大衆之中，一室戴然，斗青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泯泯，以託其身焉，乎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通者，以此道之也。梅聖俞詩粹隱堂為徽上人題　十年不出户，世事皆剗鋤。持無車馬煩，焚香坐讀書。有堂曰粹隱，惟見安且舒。心遠迹非遠，歲月速輪輿。我自暫為賓，送者抑為雲。譬若蜩是室，終日於此居，送問非日事之

覺今日俠，明朝却比今。復與前何如。聊悟此中樂，猶觀濠上魚。

思隱堂

太和縣志主簿廳在縣治之西，紹興二十三年，主簿司世濟乃即故基創立，有思隱堂在廳後，乃趙蕃篆，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有詩曰：西昌王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無唯有竹。倖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叫怒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蒼玉搖綠雲，月梢風葉萬翻身勤果太妻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志隱堂

嘉禾志堂在舊府判西廳，今為纖造局。宜春志堂在公肯之左

自隱堂

元一統志堂在漳州名第山，唐周匡物有詩曰：堂外卷簾侵碧落，檻前叩竹響青冥。黄昏不欲留人宿，雲起風生龍虎腥。

通隱堂

宋王十朋詩次韻何憲題曾池州通隱堂　朝市隱誠好，山林通更嘉。出非專為米，去亦不期瓜。下惠何妨介，東方未用夸。東方朔隱者也，逸之作東方朔逸事詩，決忠史於今。池州知此道，無媿仲連家。

半隱堂

宋劉跂詩題半隱堂　一堂圖籍自陶台，三逕蕭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屏當，佳設頗宵成出塵。唯我身閑數來往，嫩絃一泛即生涯。

縣隱堂

宋楊誠齋詩試問隱縣上何如隱東山，出處兩無關，世間出世間。

希隱堂

宋梅聖俞詩寄題張令陽翟希隱堂　每讀陶潛詩，令人忘世慮。潛本太尉孫，心遠跡亦去。不希五斗米，自種五株樹，曠然其山情，復起濠上趣。今時有若此，我豈不懷慕。

子隱堂

宋陳舜俞詩子隱堂為蕭寺題　東城蕭寺荒煙內，底事旌旗與客來。六代豪華歸茂草，少年風節有高臺，門前好鳥鳴佳木，徑裏閒僧掃綠苔。獨為登臨一懷古，儒夫無句兩非才。

安隱堂

宋梅聖俞詩巢禽桂靜林，潛魚戀深壑，豈不能自安，翔泳得其樂。達士遠紛華，於茲守中寞。堂前鳴松風，堂後鎖花藥，好鳥時一呼，澄明望空廓。詩與猶不忘，禪心詎云著。所以得自然，事為萬緣縛，未能與之游，懷暴徒有作。

桂隱堂

元劉將孫養吾集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咏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擇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得月者，有歎寒而顧以為新者，猶未為場屋牽附也，自然山一語，特借以諭五子，而桂司斯文之造化者三百

餘年廣寒之幻將月影之彷彿亦不能不符人事以合時好歟與昔之染柳汁者同夢乎矣夫桂之不得與於隱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離合行乎其間豈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殷首以爲相業乃有何遜壯陵寒宵爲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悅然相於如世外而後來清事非梅不談句欲與青瓜無不強附於梅若冨貴者望塵而猶恐晚吾常爲梅而歎桂本何與於利達而直爲此援援也於是桂得以逞其隱者亦一世矣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耕小山是以隱之事爲桂也張之巢由遯而水不足以飲牛西踏出而山不免爲捷徑冀主之蘭或借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爲世故竹林之遊不免谷物數意橋中之樂終不得固帶而深根而茲桂也偃蹇於通達之中散亢於零落之後婁安乎歲晚貫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表不與時節奇卉而爭妍其陰森也未有非百年之遠數世之畢其爲喬木也足以閱故國之廢興留實仍之嘉讓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市若比者又不待朝市而爲大隱者也三丰前爲聖則詠歌此桂寧能不以名爲期今而茨隱之有餘味桂乎桂乎下以予爲知已乎戊日聖則之桂久矣而聖則之種之種之方來之孫枝之有遯也聖則隱矣其不以此爲王氏槐耶予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耳使謝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　國朝范太朴詩爲千越徐氏桂隱堂題　萬桝山前石徑遙草堂深窈遠塵囂誅茅愛冨武真隱張桂何人賦反招雨過雲連茅樹暗秋清風引異香飄過從更約浮休子淵石米為伯生采得幽花泛滿瓢

橘隱堂

耶律鑄詩橘隱堂爲五湖別墅題　橘弟有客招醉隱橘兒稚辦買山錢五湖煙景扁舟外休更區區問許然

儒隱堂

延平志府學教授廳後有堂曰儒隱取書堂隱相儒之意

禪隱堂

元耶律楚材詩禪隱堂爲蘇州僧市元題堂在蘇州城中　遨遊過他方歸休靜默堂孤吟將有得諸念若爲忘剗竹滅庭草養茶生野香雲山莫騰踏心地本清涼

耕隱堂

元王惲詩耕隱堂爲杜君美題　求噉征向市朝吾歸隱南城舊草廬黃葉落時晨牢陳青燈明處夜窗虛爲換草就炎雲戰將腹看殘種樹書翠竹白沙村路曉月明欵駐故人車

惻隱堂

元梁隆吉詩天地一生理人心天地心吾端隨念起於德及人深紅杏花千樹青蠹藥爲金額將醫國手爲伐奈窮吟

隱求堂

宋袁絜齋集隱求堂記　君子貴乎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

吾弗爲之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古人之所不取也爲乎貴君子不貴隱乎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擇其志不厚其身古人之所深取也爲乎不貴然則孝何曰天之生斯人也必有出群拔萃之士爲之標準扶持綱常維人不廢則人道立矣當隱而隱義也素隱亂倫非義也協於義無愧於心潛養之久輝光之著得於觀者有所則象得於傳聞者亦莫不興起是我以一身爲天下後世之標準也其志顧不大哉夫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求比志之而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嗚呼若夷齊之隱真所謂求其志者矣不食周粟於餓首陽而有大義而不知有吾身昭昭乎日月之常明浩浩乎可嬰之不竭貪夫廉懦夫立而亂臣賊子不接跡於後世繫誰之功夷齊爲之也在春秋時長沮桀溺接輿荷門荷蓧之流亦云高矣而感人動物茂乎無聞不足以入於夷齊之域夫子胃然興嘆曰未見其人或者傷今而思古歟吾家之關而塾所以佚老也吾衰且病不復前仕進意思得幽閒清曠之處徜徉其間欲爲而未果甫遂承吾意而剏爲之宏通吾廬買地數畝稍植花竹以娛老懷北爲荷池池上爲屋數楹頗有佳趣余於是乎以隱求名之無官守言責而此身得以自由不爲主書刳而此心得以自便泉石煙霞可嘉可玩治吾其於主祖軒裳之可樂而甚得求吾之所志庶其可乎雖然老病而歸休以是自命可也繼吾之後者齒髮未衰筋力猶壯固宜損軀以徇國排難以救時人何隱之云乎曰吾觀古人所以博大其器業者未嘗不及於千進也深藏而不露潛珍以自治待已愈重則求合愈難人君致敬盡禮親其求就不得已而起濟世功名胥中之緒餘爾時不我與道不我屈固窮獨善爲世標準豈非夷齊之所志歟耋老之年此道此心也盛壯之時亦此道此心也尤所當然無有差別是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明者于禮經方苗發硎之初尖銳自已輕矣入道之關於是乎在亦吾隱求之旨盍所以養其未清之鄉而望其會進之心也吾以是教諸子諸子復以是教吾孫源源相續無有窮已此所謂世家也嗚呼可不勉哉武夷集隱求堂詩　晨寒林影開朝炊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楊誠齋詩夢裏長途盡是夢中亦見顛廢紀入吾室真作采薇看

梅隱堂

臨川志宋何異梅隱堂記崇仁縣廳事之西舊有亭曰梅隱秘書邵夏叟新碑可考後更事爲堂紹興丙子林黃中衆作縣余以乙亥吉眷罷司令至縣時歲久堂宇僅存慶元初楊縣予就其址結茅爲亭兩圍植梅皆有意似亦可喜而湫隘且畏不堪領客人久之風雨

拂跡旁連寢庭無庭容身來者寄寓東偏有同過客夫尉之職於民最親
昔人綵棒示威觀聽亦當嚴肅堂上不糞則郡草不勝驢耘今陸伏苟且
如是臨事亦有愧矣三衢錢君若拙到官之一年謀之邑長訪之寓公得
已成之材鳩工省費建為正堂三間與廳事相直東西兩挾環以兩廡大
署如私室之縝密中一間則雅飾寬潔香令君方為扁梅隱堂三字還復
其舊既可以從容受用又可以[illegible]使留客餘力所及葺理中外之門增新
閱武之場皆極整辦君方壯年小試才具每有能稱况他日設施又有大
於此者乎君以乙巳之夏視事庚午之夏兩月辛未之夏兩月先後所建
如前壬申之夏將去矣余所賦梅隱之詩君乃能刻寘壁間不章得特得
志治圃治民林黃中無愧於斯言酌水獻花揚觶再舉故為記廢興之歲
月而加勉於重建斯堂者
也嘉定壬申四月中澣記

中隱堂

吳郡志堂在大酒巷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　宜春志張孝祥詩　吾家中隱君才比萬斛泉短小精悍姿一鉤當雄邊去年柳州賊俯視衡嶺君從襄陽來孤忠作戈

綖談笑百雉安淨洗湖嶺烟謂當酬王勲金印如斗懸言歸遂如許此意
誰為宣小隱即居山大隱即居塵夫君處其中政爾當留連我讀有詔書
嘆君遠朝天欲為中隱游更著三十年鮑同詩當年我有見衰意戲晚塵
埃尚因貪闕就龍江真可隱欲將餘日寄樓居　問舍知君因欲還才高
那得卧南山由來甘井人爭汲却恐心閑身未閑梅聖俞詩中隱堂爲張
侍郎題　嘻昔人歸老於茲望白雲門高知後慶賓至誦先芬草樹中園
秀衣冠舊里閭峯同江令宅寂寞向淮濱蘇東坡集注　岐山宰王君
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
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遂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為
作此五篇次公曰前漢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其一曰長安高帝五年置惠
帝初城六年成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子
仁曰丁令威云城郭雖故人民非古詩云山川良是昔人非鑿石清泉激
開門野鶴飛王曰杜野鶴遺民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次曰此篇以
言王君之從自蜀而來長安之杜詩歲月付心違　徑轉如脩蟒波垂似
伏鼇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晚趙曰退之石鼓詩嗟余好古
生苦晚偷閑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汙君袍次曰此篇以招王君之歸

也劉安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人堂嘆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
曰杜詩早歸來塵土汙衣[illegible]
曰元是塵汙人退之詩胡使塵汙汙僕夫詩青壁塵上說　二月驚梅晚
幽香此地無李帥曰二月叙堂前景之義長安梅花晚而關人不[illegible]故有
是句韓退之詩二月初驚見草芽蓋長[illegible]候晚故也劉者皆晚不獨梅耳
杜詩丹梅忽相比也無　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
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次曰元蓋言[illegible]
[illegible]
室前乃有一株正當桃杏亂時則梅之開可知矣直以桃杏喻小人梅
喻君子順從之見其子峻立定謂曰吾為人安以受之謝而退故云羈
孤近之羈孤者清絮砍介不群之也　翠石如鶴鵠何年別海壖次曰凡
言自海之石杜詩萬里戍王子何年別月支[illegible]是也
莫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次曰言君此石乃其
昔故之中物所以愈用之　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潸然賞曰李賀有金銅仙
人辭漢歌其序云魏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
人辭盤[illegible]八年故辭漢也　都城更幾姓次曰西都賦曰三成帝

紀主曰周秦漢之間姓雄秦之社為前漢郡之姓劉前秦苻之姓苻姜
系人從之在姚唐姓之李是為東漢姓矣　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蝌蚪蘇
崖露伏龜[illegible]氏曰見夫公[illegible]文四[illegible]讀字曰蝌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
本體形多頭粗尾細故狀田見似大蟲之蝌斗也　次公曰此篇專敘碑
也蝌斗古篆字之一徒見之有蝌斗書記伏龜所以載碑也劉曰漪耐
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　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岣嶁何須到韓公良
自悲續曰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蘇穎濱集次子瞻韻為長安王氏題
秦中皆三蜀故國不須歸甲第春風滿巴山宣夢非竹深啼鳥亂花落
晚蜂飛我欲西還去敲門慎勿違　唐朝卿相宅此外更應無請看庭前
樹曾攀屋裏姝流傳漸失實遺老不禁徂試問歸登物林間翠石孤或云
此即所登也　愛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壖牆外鍾南近簷西太白偏晚梅
情自媚老竹暗相遷未到逢蜀叟吾廬安得然　官去空留鶴山浮不見
鼇竹林迎日靜槐木擁亭高爲采知人至蟬鳴覺日勞誰能飲堂上稱帶
不穿袍　君有原上墓墳盡但餘碑誰見生前貴塵生帶下遺高堂空有

酒一飲豈論貲勉強行樂耳古人良可悲李志定卜集不在山林不市朝且將圖史當漁樵桂花想見秋來盛香滿西風取次飄 同翁士特小飲中隱堂 三伏炎蒸晝閉迴蓬門聊復爲君開松篁蔭翳塵中隔杖屨逍遠也上臺小雨下隨雲影散妙風還透月光來盡堂夜久群囂息提筆相從亦快哉 士特見和復次前韻 丘園命駕未應迴三徑還同蔣詡開盤谷祖能歌隱趣釣天無復夢瑤臺稚平向晚攜遊處老境相從歸去來幸有西山供辦眼不妨吟望思悠哉 晁無咎詩大隱在廛市小隱在山林我今所卜居不淺亦不深出門見行人閉戶聞幽禽蘭皋繫國香菊坡布地金梅塢弄清影竹村結濃陰耕雲晚種瀾釣月夜釣沉蘭溪觀魚狎北嶺松桂森東園草茵展西園苔蘚侵垂楊拂綠徑老木蔽高岑花亭壓翠阜小橋跨清潯對渠紫燕語隔葉黃鸝音新堂敞軒檻邃閣藏書琴園樂張少長宴主談古今春氣着花卉夏風清衣襟冬雪圍紅爐秋月鳴寒砧四時各異趣百指俱同心巾車驅犢行酒尊呼童斟吿歎生中堂細覆成幽尋意倦或隱几身閑常擁衾採蓮登芳舟折花插華簪但覺心休休不知老駸駸幸茲筋力壯逐日圖登臨趁扑詩勣迹無凝靜性通小松趺竹一堂風憑山倚市何須問不隱形骸只隱中 植杖焚香貝葉經主人無事掩扃兀然隱几秋宵靜堂在諸峯月在庭元劉秉忠詩中隱堂爲貫轉運題 萬事非中理莫安在中能隱見真閑煙霞誰遣市朝外海嶽自居天地間玉鏡照人風定水翠環侍坐雨晴山一堂表裏皆通貫西面交游任往還 宦業磐磐播國朝老來日月合逍遙勞心役志營三窟醉眼實鴻上九霄城郭錦堂空壯麗山林茅屋太蕭條惟公卜築爲中隱萬象迴旋認斗杓元遺山詩智水仁山德有隣柳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閒居賦田父爭持社甕春安吉總輸中隱士典刑真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裹畫輪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六

盡心堂

松江志堂在郡治西偏宋政和間姚舜明爲邑撫民盡敬以元祐元符斷獄制書揭之獄乾道八年令陳月山始移置堂之中榜曰盡心取夫子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之意後葉如英改曰琴堂今在郡治江州志彭澤縣獄有盡心堂在無倦右元一統志堂一在河南府登封縣治縣令管景文建李膺方叔爲之記一在嘉定府龍游縣提刑司王休持憲節日以一路渠堰源泒鍾泄及西南夷邊寨堡障道里斥堠繪之壁間輿地紀勝堂一在遂寧府潼臺一在隆興府司理廳汪藻爲之記今堂廢碑存咸淳毘陵志堂在晉陵縣治廳後西偏宋朱晦菴大全集盡心堂記予友范伯崇始仕爲盧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逆以幹敝聞州籍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盧陵民素囂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健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史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間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關教明而戒審蓋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噬嗑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孚於上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書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

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非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屬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記

楊誠齋集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冕弁江左人物之春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儔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濡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挍奇筆源蚤踐世科趾美靖聞方當聖上体天大德蹈舜好生好選膚使侄林唐公爲詳刑使者又差擇諸掾如君者以賓贊之而欽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沫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闢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刑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謁記於萬里曰瀹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執先生之下風而卜蹤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爲僚於斯將有請於斯斯堂也斯名也瀹竊願學於刑成之君子焉推先生遺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云者將議而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歟抑亦求其生歟惟君子之孚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韙之若君之盡心者今蓋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勉之嘉泰元祀十月望記

錢塘韋驤集盡心堂記

人性鈞善源於其心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蔽蔽性之賊也思蔽之救也學思之益也曰救曰益所以養其善也夫學弈不志數學射不志彀弈射乎小如是况其過者乎君子奮身從仕志于君澤于民其志也志也願其所得盡澤也願其所得施其守也在易之艮曰思不出位蓋慮有所止則精不亂也事不役也委吏乘田聖人嘗爲之矣不聞會計之疲牛羊之瘠若其官不以大德而棄小也典獄之職豈二者並國刑輕重由之非若穀貨之末人命死生繫之非如畜牧之易今人補掾州郡雖有理號而類不念責願以卑賤自處於此焉晝夜隤穫作謀進之計聽訊之間怠爲細故甚者至於民寃不直府猾不飭豈不足爲君澤民之地邪豈性不明之罪邪是亦不思而蔽之耳蔽孰爲大畏權而持祿恃智而任威貴成而偷安蔽之大者也上之人曰某事必如許某事必如許已不審其是否而謹從之曰不然將病我也是蔽於畏

權而持祿也如其思之不當曰上之人則說矣罰一濫及彼何辜哉已之訊已爾情僞若是隱伏若是一不獲則極鞭撻以求之曰勿逮予巧是蔽於恃智而任威也如其思之不當曰古之五聽搒掠不及雖停之猶刺宥者三刑夫輕慮索厚楚毒而期於必從哉獄無顯闇一切委吏治既具則施文以殺之囚唯則已不暇更端以窮未究曰恐擾乃事是蔽於貴成而偷安也如其思之不當曰神則不勞奈何辨曲直於斷削之後哉噫有是蔽者非天愚之也不竭所有而致然也故曰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耳驥治獄之三月以東偏舊堂易朽完破爲燕息之地朝夕從事退得所止以思以學唯恐及蔽且生與人同善亦與人同雖未能淑問如咎繇豈不能充吾之善以守吾職使圄土之人自以爲不寃邪進不虞乎外豈不能一吾守而保無愧於屋漏邪蓋不病不能病不盡焉耳傳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取茲言名茲堂且爲之記以自發云嘉祐三年正月十日記

李端叔濟南集盡心堂記

一人之心與天下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或有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惻怛之誠持之以剛毅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自謂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楊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春月境内稱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述其治効嘗得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麗罪罟既陷刑辟桁楊狴犴之間徼纏箠楚之下使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己者徇其意之愛憎觸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務飾其詞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瘢傅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知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平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富欲惟貨爲求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寃奪之者没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成而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化者曷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共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庫充牣無逋負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嘆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

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為令者亦當然；不惟為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贊皇李廌為之記。汪藻浮溪集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皋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為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皋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遠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呂伯，折獄如季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蓄己禍福哉？人之生死，斯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坦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庭，挈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讓吏。平反決獄，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至。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周丹紀　子建斯堂，名曰盡心。客有問曰：君於刑獄，常恐冤留，督促省覽，寤寐於是。蓋一成而不可變，宜君子之所盡心也。其取此乎？予應之曰：然。又或問曰：子究竟性理，脫離生滅，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豈謂是歟？予應曰：然。問者一日何處而會言，乃詰余曰：夫創物命名，必有所主。既取刑戒，又曰知性，一名二義，眾孰從乎？且郡縣鞫未決之獄，而憲司覆已成之案，與其審覆於既行，孰若詳讞於未斷？方其未斷也，孜孜矜謹，則於事有濟。及其已行也，則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能再全，雖有明察，尚何益焉？故在郡縣，謂之盡心可也；而於憲司亦曰盡心可乎？予曰：惠子亦未究其本矣。予蒞事未數，檢令郡縣申讞疑獄，指日而待報，罔有淹留，間有擅決，設或失當，則出者可以追坐，無至於惠奸；而入者如編配之，尚能改正，使冤者有伸。夫不惠奸，則惡人知懲；冤者伸，則善人斯安。為政之道，莫大於此。況郡縣所及者才境內，而憲司所被者十三州，何啻十倍於此，而曰無益，何也？客曰：君子盡心之義，既已聞命矣。敢問又曰知性者何也？余曰：心即

性也，性乃心之施於有為而應物者，刑也。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而孟子亦曰萬物皆備於我，豈有異道哉？由此言之，則凡所謂盡心者，皆可名之。始以二子所問者釋焉，至於千變萬化，理亦一致，又豈止於盡心而已耶？

東郡志白馬縣盡心堂。攝白馬事孟防築為鞫獄之所，郡官李升為作記。

蔡同郡官吳持安題于記后　君子之於事，無所不盡心，而古人獨於刑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則知刑尤在所慎。以堯為君，皋陶作士，可以謂天下無冤民矣，而猶勑戒曰：欽哉，惟刑之卹。亦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以天下言之，則事之不可忽者，固有甚於此，官隨事緩急而為之應者不一。或失之詳，或失於略，其悔可以復追，其過可以自新者有之，不害為君子。至於刑獄一成，則失於纖悉，而終身負愧，遂至於無可柰何者，不可勝數。此不獨有識者皆知，雖塗人亦莫不然。及乎一起為士，則或狃於勢利，或牽於憎愛，或倚法以削，或傍緣作姦，在可緩而急，當所先而後，百姓始受敝矣，其枉也。則又有鑿空以求實，剕骨以求深，原其初心，豈求樂於殺人哉？厚於為己而已。故前世如于定國、丙吉之類，號為有陰德，往往福及數世之子孫。自漢以來，名臣以治獄多顯者，史不絕書，故士大夫益以陰德為可尚，而不知福豈有陰陽哉？特內外之異爾。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者陽也，幽者陰也。事見乎明，道藏於幽。體道故無近功，立事故多後悔，是以有得於內者必忘諸外，施德於陰者必失於陽。雖遲速遠近不同，其為有得則一也。故先登陷陣，斬將搴旗，蒙被矢石，不避陽火，世必以為名將，而見忌於道家。陰謀密計，以身徇物，疲精竭思，晝夜不得休息，世必以為名臣，而不免有陰禍。此非得于外而忘諸內之効歟？世罔有敦朴樂易，靖共持重，所至無赫赫之譽，為一時所賤簡，而福履之盛，至於累世；或權頹擁腫，抑情寡欲，忍辱含垢，視之若無能，世所謂吉祥善事者具事之。此非失於陽則得於陰之効歟？故莊子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可謂知言矣。自非中智以上，是非兩忘，則未始不以得失為意。使知其終必有一得，則孰肯自蹈於不測之淵？惟其操之不固，恐兩失之，故謂近利為可得，以實實為可欺，此前世酷吏所以自投於死地而不悔也。夫以須臾之不忍，而受報無窮，則向所謂得者，不足以補所失；忘目前之患，而福履及於後昆，則今之所謂忘者，不足以喪吾存。如是則其進非得也，其退非忘也，雖利非福也，雖害無傷也，在我所擇而已矣。白馬於滑屬邑中，號為難治。孟君攝事數月，囹圄屢空，二境遂以無事。暇日營堂於廳之西，為鞫獄之所，且以盡心名其堂。郡官李升書而

爲之記　余既得與孟君從事其始也特知其有才及見其不以細故事
外爲意慨然有衰矜廉獄之意猶以爲未也又爲堂以表之朝夕觀焉然
後又知孟君所存在此而不在彼誠能慎終如始則陰德未可量也樂爲道
之雖然孟君之去有時來者無窮入其門升其堂視其榜由是以思必有
一得雖有外物將不能奪吾將見一邑之民枉者得直冤者獲伸則流澤
之遠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乃書于記後元祐元年八月九日吳安持題書
彥約昌谷集盡心堂賦壬子爲同官張汝器司理作　晉中軍司馬之胄
裔兮漢持平廷尉之雲孫磊砢懷其至實兮相金玉而器璵璠澂瀆彙之
場圃兮折道德使爲藩垣揭車徹兮宅仁里而入禮門展肅肅揔揔盛儀
抑抑兮炳赫爆煜繫其有文出王游衍上帝鑒觀兮震動懸疎頹覆而閡
行紛總總有比衆甫兮又伸之以中正於是乎以決曹參軍事也過新閒
然之所居風雨比其攸除兮鳥鼠比其攸去非不能鞏飛跂翼彙彙閎閎
兮堊腹而丹塗先吾法乎前脩兮衰世俗之蕪穢惟職思於盡心兮率爾
聖之格言戴氏舉以明刑兮謂一成而不可變彼衆事必即天倫兮自往
昔而固然嘻上下於手兮寘其見四肢乎震耀殺戮而無見雖鞭朴不可
弛於家兮矧邦典其持衡胡寧恝然乎狴犴兮失德而歛恣懿先舜之畫
永兮雖裾屨與領緣彼何人斯兮炮烙斷涉而剖賢卑閹嚴而叔問兮曰
帝德之罔愆咨秦人凝脂以寒兮救火揚沸任以武健揖司冠圜土不虧
體以刑人兮慮生齒之不繁豈鍗項截吉爪甲以揞地兮內深刺骨而外
寬冀人約法於灞上兮痛刀鋸鑽鑿之已殘不數世改此度兮鷹擊毛摯
而虎冠歸元四四百之獄兮歌七德無所懟未再世而孽后兮揞胸燎耳
張罪罟以羅元元慨末世之溷濁兮擬囊橐以充幃匪其心之不盡兮顧
西欲適蜀而東之仰先哲之彝訓兮歸求師而有餘豈授予于初度兮好
懋德而東彝見孺子怵惕惻隱兮念入井之無辜滿堂飲酒以爲樂兮悲
一夫悲泣而向隅尺命至重難生而易殺兮斷不可復續而絕不可復蘇
思乾坤之稱父母兮重知化窮神則善述事而繼志思一念之或差兮將
政刑德禮錯行而逆施已服弁於畫地刻木兮別梏拳係累而側弁吏示
牘背以爲貴兮獎置辭之不知勃害將百萬軍猶若茲兮又況幼弱老耄
與泰惡摘父子之訟兮更三月而舍旃爲國家必以考兮豈是老之欺余
盡亦思清源正本之論乎以爲治古則人莫犯邪及陷乎辟又直輕其刑
兮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及盜不抵罪異嶋氏既失厥官兮全天氏泯其
美意爽爰然得以文致其說兮謂澤吻摩牙之可恃彼傳生議於所欲活

兮所欲陷則予死比且上觀下獲以取媚於時好兮類韓盧之獲兔冰炭
納鑒之不相入兮圖易足以稱大君子之門有是心而弗能盡兮疾痛痾
痒亦不切於吾身善乎龍眠之論兮能自狀也而使狀人思余豹之傳大
兮寄審克於方寸彼桃蟲之肇允兮遽雄鳥之拚飛圖渥紱而參殺人兮
匪余行之可述不倚榜掠以事上兮柳士師三黜其猶未悔歎之哉欲明
辦而力行兮又將博學切問而近思　汪彥章詩盡心堂爲張丞相題　道
林岳麓天下無下有萬頃之重湖群山奇變水清瀉紫氣合沓來中區張
公扶持宇宙了天與此境爲公娛煙雲沖融几席上幻出百態供朝晡郡
知公亦寓焉耳胸中炯炯如冰壺平生忠孝心鐵石不磨要與茲山俱尚
來卜築營草木汲汲可咲乎衆愚何如生以服爲邪卷藏寘夢吞衡巫主
人歸來頭正黑翩翩來趁黃門扶我雖志世世不爾嗆手行取東西都誰
云古今不相及今見謝傳東山圖史進奉先生家素由士懷軒冕銖寸較
得失訟紛戰寵辱矛盾相撞扶尺方惟達人天遊青虛室卷舒懷由己出
處要無必時來作砥針一起當舂疾將去收龍蛇尺蠖自屈退隱見了無
礙妙述那可誅我公天人姿宿有補天術心宜盡心理心靜與天一當年
風雨會黃道看出日乾坤方瘡痍望炭入憂恤神鋒指畫燕薊須將斧鑽
世數有長消思思謝晉戟歸來卧林藪道自無伸屈慶堂示餘彥覩酒銀
筆述聊遺郢人斤千載斷妙質定想山水觀中與胃趣瓜仰看衡雲飛雲
靜山翠濃俯瞰湘流水舟楫空蕩滴可鄉天東北根埋猜鬱律神州見荅
蕪悲風爲蕭瑟再拜領有所趣論勿韜鬱天心的民言公再調丹實風運
驅八荒遊戲須一出

正心堂

江州志郡通判廳右有正心堂王述建初名吏隱　劉光銘瀘川楊子忠往歲徙居城北取大學先正其心之義以名堂未嘗與時遷也余列子忠三十餘年子忠求余記之未暇也而爲銘之銘曰　心本中虛在易爲離曰麗乎正非有它岐譬諸北辰居所不動正一而已宰制六用不得其正七情所移匪心則然不遠復之利欲紛紜汨喪物則譬以格言匪笑而惑我友楊君家學靡忘於衆笑特揭名斯堂昔者寔偶先生實與有澧川之土也適年偶論子乃弗頑憶與君游三十載餘我實愛君不變厥初傷者幸今共由大道我銘子室可與俱老

存心堂

鎮江志通判南廳在熙門外之西堂曰存心林中建建康志堂在上元縣廨西偏景定三年知縣事臨卬楊應善剏建取程純公語爲扁師埋姚公希得爲記漕使陸公景思書扁刑部劉公震孫鐵菴楊公應巳郡李公伯玉皆爲銘之姚希得記

令古子男國。宅生百里。位雖未公卿。心苟在焉。譬之水流斯爲川。惡知其不澤物耶。上元爲建鄴赤縣。近市不囂。治所西偏舊有堂。扁曰存愛。蓋取純公程子存心愛物之語。歲久屋老。稟焉將壓。景定三年。臨邛楊君應善涖事未朞月。佛紛爬梳。撤故以新。易名存心。其義一也。廣庭闢其前。方沼疏其後。生香襲意。可玩可適。齋心默興。與神明對。景前脩之法言。儼函丈其如立。昔純公主是簿且攝是邑。均田塞隄。脯龍析芋。載諸傳記。皆仁者之爲。與時當於今宰生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其言愛物濟人。謂一命之士。苟當以此存心。博哉仁言乎。楊君佛賢志可尚已。堂成屬記於予。予曰。虛靈之府。萬善皆具。寂然不動之時。與天地萬物爲一。苟能廣而充之。其仁不可勝用。仁。人心也。心主是則仁。不主是則欲。去仁存欲。冨貴所先論也。嗜好所嚌啜也。夜氣不梏亡者幾何。聖賢論存與不存。惟於多欲寡欲上秤亭分數。蓋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油然而生者皆仁矣。今夫百里之官長豈念不及民。而常苦於簿書期會之不給。由是狀邑曰難。目邑曰僨。獻精神竭智力。濟斯斯已矣。僨斯斯已矣。終更而去之。無異釋重荷厭戒吉之曰。民胞物與也。徒有慨然而已。噫。庠聖門仕學。施於今宰乎。觀千室之邑。民社之寄。澹之三養。武城之學愛。隨試輒效。豈是心法。縣雖劇。顧吾所存之何若。純公聖賢者流。豈欺我哉。後之登斯堂者。所貴乎體公名言。充我實踐。其毋曰力不足也。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兼權淮西總領姚希得譔。朝議大夫集英殿脩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陸景思書丹并題蓋。通直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方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楊應善立石。劉震孫銘　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明道先生程純公語也。先生嘗以上元簿正攝令。後人因揭存愛二字以名堂。歲久頹圮。臨邛楊應善來爲邑。始撤而新之。小易其名爲存心。屬劉震孫書之。且述先生之旨以爲銘。銘曰。孰爲人心。心乃即仁。其端則愛。其德曰生。聖人以此守位。君子以此長人。士自一命。皆可及民。惟令之職。於民尤親。苟存心於愛物。知分殊而理均。疾痛痒痾。舉切吾身。賦歛必薄。徭役必輕。刑罰必省。幽枉必伸。蠹賊必去。困窮必矜。皆此念之流布。貫四時而常春。一息間斷私欲外乘。己與物隔。如越視秦。野有餓殍。里有呻吟。睹之不見。聽之不聞。作於其政。毒流害深。剝床及膚。戕棄至根。虎豹不爲猛。蝮蛇不足驚。彼同胞且弟鄰。而況於洿池之罔罟。山林之斧斤。此仁與不仁之異。而存與不存之分。令登斯堂。其擇嘉名。然公在前。毋貳爾心。楊應已銘　奉禮問論

者謂令宰受地百里。古公侯之國。今受辱役於郡若部。不得與判司小吏比。凡郡若部之府吏胥徒。皆得辱縣令宰。士大夫百方巧計爭避於令宰。國家百方立法迫遏爲令宰。有不爲令宰或爲之而遣其歲月。大吏得交劾之必使爲令宰乃已。蓋數十年前已如此。今弥之。殆無以異而加難焉。吾郡應善志元。以大帥尚書姚公之辟出宰上元。公聰明惠愛。使郡邑如家待察屬如子弟。凡令宰所難。不以爲病。縣治舊有堂曰存愛。實用程純公語。歲久頹圮。撤而新之。更扁存心。公爲之記。予語志元。是心所以能存其存者。抑有繇也。爲之銘曰。方寸之運。虛明公溥。六合可彌。操之而存。舉斯加彼。善推所爲。古之從仕。志於行己。位無崇卑。吾心所及。吾力未逮。惟物忘之。有惻于中。爾痌乎恫。爲稷溺飢。須臾不存。痒痛莫屬。杞曹齊肥。彼秦眂予。夷言踽行。謂心可欺。而狠疾人。自謂勿能。則亦勿思。河南夫子。樂顏之樂。自任則伊。與物爲春。視民如傷。內恕所推。仁義之言。式穀多士。爲百世師。李也學製。肇新斯堂。景行前規。嗟惟宰邑。展布之難。莫甚今時。星符羽檄。繭絲保障。心勤力疲。簿書眯目。鞭榜犯膚。所存幾希。不過其長。弗獲乎上。民不可治。堂堂楊君。威風大體。忠信惠慈。李也何幸。祇若教誨。二天我私。公非爾私。絜矩之學。百辟表儀。李吾語汝。勿替此心。念茲在茲。宋黃裳演山集存心堂詩　寄題存心堂因簡正仲運使　有樂不在物。況當仕而優。外驚乃自苦。作德能日休。身計苟未適。安能爲道謀。基址吏所寓。得地東南陬。經營喜宋子。闡繹嘉毛侯。緊焉落寂境。蒸欝回素秋。事少德機靜。風微花信幽。林情鳥相應。日閑隸自遊。中發靈臺光。下照鹿池流。神怡兒味達。意虛才智周。眞見造不滅。妄想降無求。所示良可助。所起安可疇。以存心堂記見示　會合果有道。寧復嗟阻脩。　國朝胡儼隱集記　君子之務。於存心者何也。蓋心者性之郛郭。其蘊之爲四德。發之爲七情。皆心之所統。故心之能存。則性得其養。情無所縱。而後爲成德之君子焉。清江黃氏遜志之令子曰子範。爲郡庠上舍生。名其燕處之堂曰存心。因某氏靳余爲斯堂之記。於是記之曰。爲學而存心者一也。而心之所存者非一也。存心以敬。主一無適。必常收斂。必常惺惺。故曰一也。四端發見隨其所遇。故曰非一也。其存心於仁乎。仁莫大於愛其親。小而至於伐一木。殺一獸。必以其時。是亦仁也。存心於義乎。義莫大於敬其長。小而一毫不妄予。一毫不妄取。是亦義也。存心於禮乎。禮之大者在安上治民。小而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亦爲禮也。存心於智乎。智之大者在窮神知化。小而識昆蟲之變化。辨草木之華實。亦爲智也。嗟夫。心雖方寸之微。而包

括天下之理。君子欲是心之存，非徒寂然而不動，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之飭躬，以之樹勲，爲忠爲孝，咸繇於心。予範將繇郡學而升之成均，薦之春官，其至仕有日。故告之以是云

清心堂

建康志：堂在府治設廳後，即經武堂舊基。紹興十二年，葉公夢得建。岳陽志：趙侯汝鷟所建，在新治設廳之西。江州志：瑞昌縣有清心堂，在廳東。參公輔記：京鏜建。龍泉縣志：堂在廳後。邑人鄭助記。今重新脩葺。蘇州府志：堂在崑山縣治南。知縣葉子強建，初名讀書堂，後人改今名。毗陵志：堂在宜興縣廳西偏，舊名悅堂。政和初，邑宰王師復重脩，方易今名。李白贈三從姪宰義興詩云：琴堂向山開。乃令之正寢，非遊息之地也。輿地紀勝：堂在漢州倅廳。文同與可爲倅日建。潮州府續三陽志：潮州郡治，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北曰清心堂，實燕寢之室。潮州圖經志：堂在州治治事廳之後。游侯義齋重建。東陽志：堂在蘭溪縣廳後。清漳志：堂在漳州府。寶慶丁亥，倅黃灌作，自爲記。括軒趙肆青其名云：簡而非華，簡而非陋，纖塵不到，真趣自如。文書希有，鳳鶩休退，宴坐靜觀，怡然有得。宜春志：在虛舟之後。郡守沈昭遠立。臨汀志：堂在福建道院之左。有樓曰覽勝。郡守朱公既隸焉。詩云：千里有餘月，一堂柳實心。庭虛延遠吹，簷敞受繁陰。休吏蕭初下，忘懷撲自沉。尺閒足塵土，無路到清襟。溫州府志：堂在小廳東。取御製文臣七條第一條名之。太守俞客居是堂。新江志：郡城東三里，龍湖之上，侍郎程齋張頡茂德清圃內，有清心、清白二堂。韶州府曲江志：郡分司中慶堂，左曰清心堂。不存。鄱陽志：堂在安仁縣治之東。紹興二十七年，李彬建。舊名晝寂。又名雙清。四明志：堂在芙蓉堂之西。宋隆興癸未，守趙子潚建。奉城志：堂在貴嚴縣民和堂後。舊名清暑。紹興二十一年，令楊煒建。三十二年，令胡蓮改名清軒。嘉定二年，令劉丙孫更今名。如徐肖書既宰賦詩，有謂貴知我者。已又嘉與縣之句，遂取清畫不當求人知，本不必見人知，遂去其字，直揭曰清心。尉鄭伯熊詩云：樹蕙餘百畝，藝蘭當路岐。清風一披拂，香氣無不之。胡爲楚纍佩，辱我幽靜姿。小草生澗底，雨露無恩私。不入兒女玩，歲晚得自持。所以古君子，清德畏人知。溫州志：堂舊在府治小廳東。楊守蟠詩云：前後生亭上，飲水皆自持。其間賢太守，誰復畏人知。呂守由誠詩云：巧結高堂舊圃中，坐馳萬慮入真空。軒窗不使纖塵染，几席寧容俗客同。夜榻臥看池上月，晚琴吟聽竹間風。此心所得無多事，要使塵汙一洗空。漳陽志：堂在興化府小廳之左，北向。天聖六年，太守李餘慶創。有太守曹脩古夏日清心堂偶書詩。又太守徐師閔、葛使、潘判、于豐。紹興二十年，太守陸瀹更名三瑞。舊志載是年有五芝斷桌于人脈生木之上，又芝草產于後圃，秀分兩岐。濡須志：堂在道院後，即舊道院基也。寶祐三年，陸叡溯造堂後主廊六楹，視深明徹，名曰中齋。左右相向爲二閣，取柳子厚名永州東亭之意，左曰朝室，右曰夕室。郡齋容客之多者，無出於此。涇川志：堂在舊縣治之後，不知何人所建。知縣林淳詩云：有來即慮我何慚，清畏人知已是貪。吏散庭空無箇事，一輪明月印寒潭。堂久廢。建安志：官廨有堂曰清心，韓公元吉作。曾公吉甫獻有詩，今鏤于壁間。謝公伋所作南山記石刻見存。保昌志：堂在州小廳後，瑞相堂前左偏。有齋曰上齋，右偏有屋，貯書板，爲印書局。郡守林暇聽訟決事于此。上齋今作工廳及黑豐東中。印書局今移本書表司東中。永新志：知縣廳有清心堂，皆趙不愆置。今廢。安福志：主簿廳在儀門內之東，有清心堂。乾道七年，陳謀所創。宋黃震集撰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萬載縣尉婁君摭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遂於平生懽，豈臭味之同，以余爲可語者歟。余既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尉廨久權，前尉皆莫之居，今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願爲記。余於是益有以覘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絡繹，非世俗翕翕熱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

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勉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璟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懇天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以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亦嘗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皇天，下惟知有百姓，惟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徐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省事者也，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子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黃震記。　國朝宋伯贊白雲叢清心堂記　鄱陽生過嘉興縣大夫高昌用和之清心堂，大夫曰：主人之始受襄于天，心寔主焉，清心之要，某未之察也，敢請。生曰：在昔大道之世，聖神御極，事功已著，其傳心者，吾弗能聞也。大道既隱，教政下焉，托空言以明心法，予又奚知。大夫曰：予切勿讓。章教之。生曰：心也者，知也，天地之仁，五性之藏，人之神明也。思存於幽，則其顯焉；通藏於密，微莫甚焉。出入無旁，兢操其要矣。悉不形兢測其樊，繁已不堵兢遵其正，約其情，堂其欲。清心之要其是。故蹶瀹不至，芽塞之悳滋，嫺然或間，之則之弗章。心欲

清得乎。古之君子，道詮以為輿，禮樂以為馭，剝聲知味，辨色息爭，以為王也。味不知，則嗜生，色不辨，則邪生，聲不別，則淫生，爭不息，則害生。修七情講十義，崇信讓，以正君臣，篤父子，以臨人民，以和上下，以交鬼神。君子之清心也。庸有一息已乎。是以讀焉太公，動靜不違其則，事物之來，莫有能遁情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饗，閨庭則順而雍，登朝堂則協而恭，施邦家則和而平，達之天下蠻貊，則於變而咸寧。心之用不既清矣乎。此堯舜湯武周公孔子由此其選也。精一不二，恭己無為，以著天常，示民有則，是謂昭昭。知不由此，在勢者長，在早者狹，是謂昏昏。大夫其閑之矣。吾聞大夫宰劇縣，設制度，均田役，尚仁賢，篤之民，老有所養，壯有所試，幼有所字。鰥寡孤獨癃疾者，皆有所歸。男職而女時，家修而用，教行而俗易，将究冠鼓不作，歌誦以形。清心之效，莫此為著乎。吾言其何以尚之哉。大夫曰。子之言至矣盡矣。某未之達也，而有志焉。敬受教。清漳集清心堂銘并序

大中祥符改元之明年，真宗皇帝嘗著七條以戒群臣。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為喜怒愛憎所遷，則庶事自正。斯堂之設，高明爽塏，豈獨為燕寢自安邪。蓋朝夕於此乎治事也。故以清心名之，庶使居乎下者，仰觀聖訓，知所以自儆云。知縣王朝佐銘曰。　百里作宰，持心貴平。一喜一怒，奚

敢徇情，如權稱物，無私重輕。聖有明訓，佩用遵承。蘇東坡詩：海會寺清心堂池曰。今年無量壽佛國西北，淡照大師為，舊有石刻今亡。南郭子綦初喪我。續曰：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西來達磨尚求心。李曰：傳燈錄載慧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師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佛道。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為山水役，一溪長照雪霜侵。叔用曰：寺前之溪，發潦入目，即鏡漾也。下餘枕即為舊。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趙貫道詩：燕生都忘俗慮縈，小橋橫截跨幽亭。遶澗池面翠開鑑，篠蕩庭心玉展屏。桃李並蹊春競麗，檜松分逕歲長青。我來每覺塵心滌，客至還同醉眼醒。俞良能詩：雨餘池水淡泠泠，霜後梅花照眼明。題作清心知未稱，此心元自不須清。宋梅聖俞詩：寂寞外物亂，境清心亦清。彼皆居深谷，此獨處重城。夷齊食薇蕨，千古首陽名。元楊叔能詩：清心老人已仙去，家人灑掃清心堂。清心養德生百祥，後世有子如圭璋。其子才卿登進士第。君不見深中多數阻城府，自謂萬事能周防。攄摩童稚涕泗滂，身後世結號風霜。清心老人思之詳。王惲詩：紛紛萬變一心微，止水能澄見是非。客去妙觀尤有得，滿簾春日靜朝暉。

澄心堂

陸游南唐書本紀。後主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楀、元楡、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使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陳後山談叢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二千餘卷，有建鄴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能改齋漫錄：南唐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為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云。溫川志 許端夫為僧肇知山作法相澄心堂記　禪林梵刹，恭布天下，方袍之士，持一缾一鉢，放意於林泉之間，誠若白雲初無去住，雖曰達觀，而未能澄心者也。肇公知山則異於是矣。當年切落髮，謹持戒行，爰住法相幾三十年，一椽一楹，革故為新，護持教法，永不退轉。蓋有不可思議之功德，為佛弟子之志，固已堅矣。作大因緣之事，亦已成矣。形可佚而居也，足可收而趺也，中心之所存者，亦湛然常寂也。迺闢寢堂之室，而名曰澄心，且以示其休止之意，不亦善乎。一日，楮先生管城公從事於堂上，楮先生曰：萬慮擾擾，皆萌於心，六慾七情，未免牽制，如之何而心可澄哉。管城公曰：噫，吾聞萬法本空，一塵不染，心未嘗不虛而清，淨而明也。慾或汨之，情或遷之，則煩惱自生，忘想皆作，昔之澄者今且濁矣。或澄或濁，在我而不在物，要在守其淵源，反歸其本可也。肇公知山了悟此理，方且游於斯，息於斯，默坐焚香，反觀內照，毗盧境界舉現目前，譬如一淵之水，風靜波息，眉髮可鑑，不濁不擾，而常自若也。澄心之意，豈不明甚。楮先生曰：唯。請記其事。予暇日亦登斯堂矣，睹公面目，果如枯木人也。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揭名之義，殆不虛得。於是據管城公之說而為之記，以示觀者。紹興癸酉十月望日，無為許端友記。　國朝錢宰臨安集澄心堂記　臨安張仲子貴築于錢塘北市，仲子天性沉靜，往往以所居在闤市上，塵坌之氣，得以滑其心焉，作而曰：人亦有言，將為心監，莫先於水監。於是乎東走江，將以監夫水焉。則渾水漭漭，風濤屬盪之魚鹽之氣日聒于目，心不得而靜也。既又西抵湖，將以監夫水焉。則織流活活，污潦屬清之溜，哇之聲日接乎耳，心不得而靜也。仲子仰而歎曰：二水也源之不澂，其何以澂夫人心哉。於是退吾北市，掩關不出，謀之屋外，得十柯之地，鑿池焉，築室其上，淵泉瀏清，白石鑿鑿，上挹天明，下瞰深碧，扁于顏曰澂心。底裏攝吾耳目之官，以養吾心焉。一日，仲子起江而東，謁余舍下，請余作澂心堂記，俾知所勉焉。余因捏手告仲子曰：噫，夫心也者，神明

之舍也。其靜也虛，其動也靈，其寂也不寐，其感也不測，方其命之於天也，其清明專一之體，固無不全，惟所稟之氣不齊，苟不知所以養之，則利欲得以滑之，聲色得以惑之，清明者或濁之，而專一者或駁之矣。信能加澂治之功，俾復全其天，則方寸之間，明明乎天地之府也，炳炳乎事物之鏡也，昭昭乎古今之鑒也，皎皎乎理義之淵藪也，淵淵乎表裏一致，而洞達無間也，寔真乎物我兩忘，而俯仰無愧也。仲子言能以一勺之水而激夫心焉，必也一物不接，一慮不萌，使涵泳之久，浹洽之深，則心與理融，水與氣并，湛湛乎淵泉之靜深，炯炯乎性宇之澄澈，吾不知心之入於水，焉水之入於心焉，心與水治無不澂矣。仲子其歸而蒸然澂心堂上，仰瞻太虛，俯監秋水，天光落淵，寸心如濯，而理之妙洽乎淵泉，則澄心之道得矣。仲子其歸監而諸水焉有餘師。仲子名其，字宗禮。宋黃裳詩：澄心堂上開來客，永與心同誰見得，微風不動波瀾平，無礙空中秋月白。沈遼雲巢編和美叔詩：已悟無生杜世機，誰能操筆更題詩，平居亦軸粗有適，老去長齋不強持，烱烱色空群可計，紛紛多事豈須知，有人欲識澄心要，但問君知我為誰。

淨心堂

宋陳邕記　嘉定二年冬，余起家守巴陵，越明年春，有詔奏事之驛，士大夫迎勞于塗，咸曰：岳，叢爾國也，而役國名天下，有山水之真趣焉。余心識之，洎秋八月始克至，少間，領客與俱遊，以質其言，蓋岳陽郡治西臨湖，而山環其左，若乳焉。湖之浩蕩渺瀰，水天一碧，氣象固高，視海內而山自東旋北，岧嶢紆徐，不覺不庳，地行斗折，其勢閎以深，有丘突起其中，屹若鰲負，曰湖曰江，縈抱如帶，陁靡南注，為黃堂址，餘皆一重一掩，若肺腑然，山曲泉冽，涵空不流，林茂竹脩，究在村墅，其景物之得於天者如此，故臺榭亭觀，高者曠，卑者奧，如寒暑晦明，各遂其適，方目極重湖，神鶩八表，眇焉有陵青冥游汗漫之興，及轉至幽靚之境，則收視反聽，洎乎無營，若與世相忘者，世之名區巨填，仞園池以相誇，競拓剗築，瑞鏤藻繪，殫人力之巧，望之如丹臺貝闕，神人之所宅者，固有之矣，求山水之真，誠未易班乎此，獨以守符屢易，因廢弗治，徑湮簷圮，窓戶欹而欄楯刓，景之真者反流而為野，頤駕肩稅未暇及，又數月，郡政粗有緒，始以漸經理之，然一圃行樂，園皆佳致，而余所最愛，惟浮光野泉二亭，夫曠如之景，攬洶湧之勢於軒楹，欄洸瀁之光於几席，莫雄於岳陽燕公之二樓，然俯之太迫，反無餘味，惟浮光遠在東嶺，四山林立，湖湛其前，遊掛霄漢，倍覺有遐眺遠企，邈不可及之意，與如之景，諸亭各擅其會，然或得於陂陁之阜，或得於泓渟之沼，則容有未全者，若野泉掩映兩山

間，靈澄鹹沸潛與湖通，半璧其形，有盈無涸，平峦回互，翠篠周繞，黿魚浮據，鷺鴟翔集，靜對凝碧，泠然如谷沂而濯滄浪，墳襟滌空，俗塵辟易，不知此身之為吏，而此地之為官府也。故特於二役為加詳。浮光舊規雖偏，而地勢若容數椽，又當寒飈之衝，始仍而葺之，野泉則木老多腐，不可持拄，乃撤而一新焉。為堂三楹，前飛閣以瞰微瀾，後闢室以蔭清樾，既成而春始半，首奉親輿以落之，繼是客至，必偕觴詠，終日裵徊不能去，已而嘆曰，久矣，昔聞之不逮今見也。因歎杜少陵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之句，更名曰淨心堂。客或問淨心之義，予起攜其手，拊危檻而立，百慮一洗，相視而笑曰，得之矣。四年夏四月記

平心堂

瓊臺志：堂在瓊州府郡治之北，王守齋類之。山陽志：堂在淮安府通判廳之西，亦名西廳。輿地紀勝：堂在吕化軍郡治。吉州郡志：堂在郡治小廳之北，宣和四年太守陳城置。赤城志：堂在天台縣宅堂西，淳熙三年令薛洪建。臨川志：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林改曰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臨海縣志：堂在廳西。　仲剛詩云：泓不盈寸，天地同其流，微風相傾欹，浩浩懷山丘，乎焉已不辨，况能鑑微不。我欲稱物施，舍是將安求。元劉將孫養吾集平心堂記　項君精懇之堂以平心名。未嘗自以為名也，而友朋稱之，鄉黨信之，以為深類其為人，因以名於堂，以諗於予曰：何如？俞蹻之觭平也，嘗取於舟，舟之適重，乃得其所以平，若移左置右，其偏一也。諸葛公開誠布公，獨三嘆曰：雖平者事也。夫使我不得以安於平者，非我也，物也。我欲為大同，彼固與我為立異；我欲無彼此，彼固與我為町畦。平之不能以直遂為吾心之累者，皆是也。雖然，此勢也，勢之所起者不可挽，若吾心之所為平者，皆不在是也。予嘗慨然於世之論平者也，往往以平不平者為平，雖古今豪傑功名建立，快意於一時而成名於百世者，皆不免於此。雷霆風雨之驟至，必有偏枯而披靡者；江河之浩渺，蛟龍之洶湧，所過而有不獲其所者也。平之道不如此，平而至於心，則如水之不波，萬頃一碧，千里如席，微瀾無驚，神恬俱息，又如春之方霽，朗光蕩漾，山明川潤，晴薰芳艷，著物欲醉，蓋一念付物而不動於心，物之至吾前者，不將而不迎，遇者如安，順感者如觸處，心平至此，不有足樂者乎。嗟乎，世未有知平之樂而求樂於平者，平而非吾所謂平也，萬鍾千乘之祿，不如退食之從容；河傾海赴之福，不如無事之安樂。平之樂，不獨其可味，而平之福固未有能知之者也。心如是則福如是矣。老聃氏以不為先為實，而熙然如春之樂，如在世外，吾夫子老安

少慷之氣象所以與點於春沂之趣者亦以其有相似然也予推平心之
樂其平者於人事世故之間而極之於心術學問之外觀者不亦有省矣
乎平心其能領此樂以安此福者不以予言爲異於他之言平者也宋王
會之詩洛龜負圖錫神禹其子陳範畀周武九疇自天倫叙彝用一以
壽爲主人生富貴何足數最要康寧安厥處爾其好德全付予惟皇之極
必福汝君侯有德存此心居官居家堂兩銘強弱人已無留情湛然方寸
如砥平藹藹庭經雙趨庭指此良方垂後
昆信受奉行不敢輕宜爾子孫皆千齡

知心堂

宋洪平齋集知心堂記　昔在
孝宗皇帝以盛德大業紹開中興仁不異遠視坤維戚休如在陛𫝀間邇
淳熙丙申秋七月制詔晉原李公蘩以倉部員外郎總蜀賦望選也未上
首奏利路和糴爲民害假臣三數月可永除五十年病根爲國爲民之慮
目無全牛矣乎奏易之良多益褰書之懋遷有無皆深寓理財至計臣顧
於經費中撥鹽塵飲散之宜酌緩急先後之序通融排幹剗覆取予盡變
抑配舊法官自與農爲市不虧豪忽之價不取圭撮之羸而軍不乏餉民
不加賦其條凡數十其大節目十有一反覆熟究皆經久實利惟少寬譽
策俾得其悉也大奇之詔制置范公成大同詳度又詔度支郎周嗣武就

覈利害悉奏所請可施行公以聖主難逢時幾易失亟遣上奏顧任責辨
集其議三閱歲而堅定業全蜀餉道歲大約以石計者一百五十餘萬中
六十餘萬秤之邊賦量家業以定均敷之數名和糴實強取民不堪命怨
咨轉聞聖明洞燭萬里一意任公以寬西顧奏始上非惟九重難之公卿
大夫皆難之蜀之切於解倒垂者亦莫不難之而公見定守篤據慨論列
不少折累書與同列辨難尤力訖如始議官糴民糶價與時爲低昂遂通
謹起肇負鹽屬聲氣不動而軍餉給凡州數十萬戶踴躍呼舞始知有生
之樂家祠人祝之迨范公入參樞密上問蜀罷糴可久行否范公奏以身
保之上悅曰是大不易得繇倉部郎再進大府卿且將用遽以不起聞當
宁悼惜特予遺表恩廕官所未有也前是倉部嘗言有心乎愛民朕實知
之之語越五十年其子昌州守璃撥知心名所居堂侈聖賢際遇之盛亦
世世子孫以無忘先烈書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又曰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夫知人以知其心爲難人主之心存乎民而後能知人臣愛
民之心知人安民所以爲一事也方公領餉事上未嘗識其面朝廷柄任
中莫有主之者蜀世將怙勢各權兵富虛實不容問而制閫初亦未卹乎

是議章前後上者十有三璽書下尚書報可者八變而通之以盡利至于
今嘉賴公獨恃上之明上獨知公之誠也此誠感動豈一日之積哉首爲
小官所至以惠利著西悉邊防十事之奏權牧馬政七害之奏興元歲旱
免糴關隘守兵之奏康濟一念動切諸身指陳利病明白洞達上久已心
屬至此而知益深雖娟將謎辨沮撓而宸綸勞問至再洞然不疑君臣之
際毫髮無遺憾矣趙充國奏屯田便宜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其計者
什三中十五最後什八宣帝既報將軍計是猶兩從破羌彊弩之畫未爲
深知其心也上之知公曠千古而一遇者歟然公之遇合天也非人也初
建議罷糴關内梁洋諸郡旱而雨關外階成西和鳳皆大有年糴價大減
天知公之心矣此心上通於天而天知之君其有不知者乎人臣患乎此
心之不盡不患君門之遠天之高也某日宦于蜀賢士大夫多爲誦資政
黄公裳漢中行及罷糴行謂雪山可磨沈江可竭阜陵之德公之功不可
諼且感今懷往未有已也昌州以廉寬守家法進進爲時用嘗察有雅好
輒爲梓所聞以詔來彝鼎吁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世光顯宜矣夙興夜寐
毋忝爾所生尚益懋之哉

公心堂

元姚申伯記　至元三十一年春二月朔廣平杜公來主新昌簿未至數月邑人相傳將

有儒者簿斯邑至果儒也衆相與改視易聽以爲前乎此未始有儒而簿
於斯也一日大書公心二字于便坐之室爲之銘觀斯扁讀斯銘莫不咨
嗟敬服曰公者天地生物之心而溥於物者人得是爲心能充之則民物
皆吾胞與之同天地皆吾氣體之塞大哉公之爲心其不可勝用乎然有
是心也則有是政也公至之日邑有獄不決乃悉弛繫纆榜笞鉤摘以理
不責辭而情得民復有二人各以兒死誣所怨其一走訊其無實叱去之
其一覈其詐狀之由是信服不敢爲欺罔嘗以事至邑之新安屏吏卒徒
二田夫拼往所過無秋毫擾民民大歡其能文者作爲詩歌書帯采遽通
送還署先是斯邑有少年三五朋飲欲爲非者縣發其事逮錮之公爲洗
滌俾朝夕聽講鄉校底蘊循習漸染群少感激願盡改所爲爲良民越三
月意有所不樂即移疾與里尹屢造卧内强起之卒不肯起卧病百日去
與里賢尹也才尹也獨書公喜公廉平而儒者與己合蓋是邑敬重儒道
自與里與公啓之近世人鄙儒道爲迂而不切於用觀於公之爲政者殆未
可以爲儒道鄙也鄉校之士稱頌嘉績命申伯記斯堂而著之申伯曰公
生明荀子篇也公則溥周子書也是皆發明心要之切者公儒者於斯道
素講而有得矣惟明則無所不通惟溥則無所不偏其於前數事特如柚

絲之緒。才見其端者耳。要未足以盡儒道之大。公心之用也。他日以是明而溥者大用之。其所就不止如今所觀。愚不敏。尚當此筆續書于是記後。公懋之哉。

明心堂 宋梅聖俞詩 陳雖已先嗅。卉木萼漸歇。術檻弄條枚。此心悟生滅。上人本高胄。苦父踐清列。而能厭世紛。樂彼方外說。

立心堂 廬陵志 廬陵學在城東隅。講堂名曰立心堂。乃宋須溪劉辰翁書額。

誠心堂 三山續志 堂在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公廳之北。至元二十年。右丞蒙古歹建。創。

潛心堂 溧水縣志 縣後廳爲潛心堂。宋謝無逸詩 潛心便是覓安心。立雪何煩問少林。羽扇綸巾延客晚。蒲圖禪板坐更深。要先身堅藏時悟。莫向風幡動處尋。試決教峯雲一寸。與民三日作春霖。

寬心堂 宋歐陽守道詩 爲琛上人題 今日有心還有累。當來無窄亦無寬。難將世事眉雙皺。盡付塵緣指一彈。煩惱不從生處有。應酬都向夢中看。不知向去寬多少。萬里秋空夜月寒。

畏心堂 宋文天祥文山集 書畏心堂 德從取其象。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大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悅心堂 薛仲止詩 擾擾利名役。贊髭霜雪侵。要知充此性。即是悅吾心。有道境常裕。無營味寂深。紛華安肯羨。出見更酣沈。

會心堂 宋韓淲詩 胸中有天遊。寓外皆所矯。勝士固可逢。俗物亦可偕。杯酒得流行。放意而伸眉。茲辰我陽春。溪水多清姿。岸柳已青青。山花更輝輝。當筵主與賓。談妙尤克諧。雷聲忽送雨。雲風動情思。由來理性真。肯計志願違。松柏獨也正。造物付之旂。歡笑酬座人。長言其勿嗟。

虛心堂 元一統志 宋韓魏公所建也。多有題詠 韓琦虛心堂詩 余嘗愛此君。中虛外有節。手植數年間。萬戟饒森列。爲堂於其中。一境遂清絕。雖歸臨本邦。事豈免羈紲。不得時相親。固負好風月。方將乞殘骸。就第養衰拙。孤懷造虛閒。直氣卷金鐵。終日對嬋娟。卒歲伴高潔。春來忘芳菲。夏至失炎熱。秋深凌嚴霜。冬暮映積雪。居無一不宜。瀟灑遠塵囂。茲衆期誰同。賞係長者轍。相從把天真。共話到禪悅。簪紱羞冠聳。拉苟厚林析。乘醉卧疎影。敲玉應仙闕。此志虛未遂。對酒方輕別。

賞心堂 輿地紀勝 堂在光州。乃舊堂名。今斷碑中有茹令芑賞心堂記。而無年月可攷。

古心堂 宋鯤

鶴山集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毋云不覿。萬目攸睹。毋自菲薄。可舜可禹。往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子遠有闕于愈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澆淳。俗有隆污。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實厚女。毋問於予。請研諸慮。

得心堂 鄱陽志 堂在東廳之北。舊范仲淹名玉芝。今史定之移其名於城上之堂。更今名。取吳芮得江湖間民心之義。龍泉志趙蕃詩爲龍泉令趙舜徒題 誠能得初心。何必返初服。有以固中扃。不須防外逐。

得初心堂 郴州志 宋劉坦得初心堂記 衡南入嶺。且半。荒嶂峩蕈漫數十里。無豐壤。郴水忽淳清瀉東注而下瀟湘。攢峯蒨蔚中。聚茅舍百餘爲邑。曰永興。俗俾以輕撫字。夫宜則峒落往往擾動。領邑者常不樂至。焉至者亦不堪其寂。官舍朽敗傾欹。苟歲月代去。弗治。丁君爲之宰。始至。覩溪山澄深。松竹條茂。憶韓句欣然得讀書之趣。乃闢縣齋。以得初心名之。而屬坦爲記。竊惟學道愛人。今求諸心也。有社有民。何必讀書。自仲由已有此論。漢以後。未甘心俗吏者。亦不過借儒以飾治。詩書之澤不及於民。豈但爲一邑嘆哉。今之令奉期會。急賦租。日不暇涉書。心之存焉者寡矣。畏於斯者。簡以暇。然日對松竹吟誦其間。是心亦可以求矣。雖然人固有是心也。心固有是初也。勿失而已耳。求諸楸上。玩物喪志。惡在其能得哉。君必有得於書之外者。君名濂。清江人。五世爲儒。嘗擢名科。號月橋。丁氏嘗扁其居曰紹志。仕爲而心不失其初。昔謂得家傳之學云。淳祐四年歲次甲辰九月己亥朔三衢劉坦記。廬陵劉洪毅書工饒徐元際題額

素心堂 元劉中齋集爲廬陵郭闢南素心堂記 素心堂者。廬陵郭適闢南讀書之所也。初闢南其先人樂南村山水而居之。自號南村老人。闢南因取陶詩語名堂。以示繼志。且求余記。余惟闢南學古之學者。其知素心也審矣。何以余言爲。於是余友羅存初方爲闢南請。則與之言素曰。昔者舜若將終身於飯糗茹草。與若固有於袗衣鼓琴。皆此心也。昔者夫子飯蔬食飲水。此時此心。爲魯司寇。墮三都。却萊兵。此時亦此心。於陳蔡。於宋匡。此時此心。使夫子遂居夷。遂浮海。此時亦此心。是心也。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詠歸。近之。啓初曰。予之言莫矣。淵明疑不足以與乎此。余請謂啓初言淵明樂莫樂乎淵明。然淵明此樂。不過飲食起居之內。不在淵明一身之外。則猶點也。何以知之。以遣暮春賦。時運知之。夫淵明固嘗爲州祭酒不辭矣。至於主簿召則不顧。又嘗爲鎮軍建威參軍不辭。彭澤令不辭

矣至自見去官雖公田不及穫亦不顧去家八十餘日耳見稚子候門而喜松菊猶存而喜有酒盈樽而又喜流憩遐觀見飛雲歸鳥無不可喜至於尋壑經丘見榮木流泉萬物得時尤可喜也然後登高而嘯臨流而賦焉雖悠悠沿沂間詠以歸不曾過也夫曾點行不掩而志及之淵明學不足而趣有之皆素心也圖南守先人丘墓與田廬以老可謂素其位矣由淵明而遡曾點由曾點而遡夫子與虞舜又得其心焉此圖南之素學也以是繼志使後之繼圖南者世無忘將南村山水世有無涯之樂南村之人有不為郭氏辛顧之者乎以是為記

見心堂

元劉將孫養吾集見心堂記　天地之所以異於人者無形體之累也而奚獨有心人心之不同所謂不可知者也人者如不可知而天地者乃可見然則非也聖賢之心與天地之心故指其可見者以啓後之人夫豈獨見其心而已其隱其賾深極而幾研其至也與之同流故曰乾者天之性情也性情猶可識而況心乎天地之心一言而可以盡者生意也然生意者不在於春而在於冬聖賢之所謂見之者不以泰而以復復之所以為心者以雷不以乾而復之為雷者又潛於地而未升於天吾嘗求是心於陰陽升降之間而知天地之不得已者往往而如人也造化莫大於陰陽而陰陽之極為水旱水旱之亢若恒所以變動而開闔之者莫神於雷而其事亦勤且苦矣夫水陰極也方時茫茫而濛濛者六合而一雲其蘇蘇隱隱亦欲被重霾而舒陽氣然沈冥之氣陽而在下者逾積則或不能以出日而適以增雨夫旱陽亢也如楔如焚片雲者興焉或陰不足以敵火辟歷之所回旋常五合六散垂垂欲濟而一離一散卒不能為霖霂之潤當其驅風走電傾河倒海之不足而寂然悄然亦若無可奈何而聽之若數蓋天地之心於是而可感而復之道亦若是矣閉塞之不得不然陰陽循環之不可以已猶水旱之不能以遽平也天地豈欲以陰陽為人間沴哉直一氣之積偏勝者有所不免而入於過及其過也天地之力不能使之回而雷者不嘗不經營是間此所謂心也復之為道非失而後為得無而後為有也特一往一來一消一長之間於其動而悟其本然者焉此所謂心也古今運數之推移治亂之反覆仁人志士之所為驅馳展轉聖賢憂患之所為不改其操亦以待於茫茫俟百世而不惑者皆有見於此也微此心亦且無以為此世豈獨雷也哉吉文劉見心篤學學者也天地陰陽之理無不講風霆志氣之妙無不通於虛舟羅公為師友潛心合道求天人神以見心名堂四方歸之者如虛舟吾嘗連日夜與憩靜慮而不眩

況深而純守耶其脩於中養於中有以為之本矣是堂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許之記而未及作也聞以屬我抑君之所見君所自知也猶不可以言傳予也敢與之哉予言特得其所可見者而已於其不可見而見者亦不能得於言也昔康節伊川談雷之起而曰起處起皆以斯言已得其微予獨疑三語也知有所不及覺也知天地之心之所起則知雷之所起矣而復者見其心處也又非其所以起也君既深於其理而知其情狀矣必見其所以起者為須從君於斯堂之上而講之也君名鯛瑞字祥叟世家吉文之江口云大德十年丙午下元壬子

洗心堂

與地紀勝堂在江陰軍君山寺曹翊呂天棐有詩僧仲殊亦有詩

曹翊詩　清光秀發水雲鄉不見騷人意未降風壓柳梢低酒舍月移松影上僧窗山泉漲起潮三尺野老釣歸魚一雙更待練光斜觀日坐看金斗聳秋江　呂天棐詩得鳥鳴山更幽吾廬一甑大暑氣日焚燎肉山漸欲摧性命那可保筆堂納虛明結屋上林杪板聯此間來下喜脫桎梏斷虹錦連卷鶩派玉顛倒精沙四十里一日坐可了將歸復班荊更邊江月皎何當製芙蓉唱棹入魚鳥　渾暑蔟百嗜颯然念遐征願欲控溟渤與世漸頓蒸並舍松桂合翠光浮棟楹特特厲清響響琵琶箏簌床陰其下斬竹瑩寒水自足當兩部妙處詎難名候湯瀹蔡月欲赴松風鳴詩成文清切已作寒蝴聲　携手日不足暫憐心已惺況復共理策相從山水間情江照遠岫曉鏡堆煙鬟玄蛟忽洶湧大浪堆銀山吾郎氣吞納為之髮衝冠詩材入意底妙斲寄毫端我衰如病驥莫攀那容攀且乏置是事不諳潘刀鑷　登山午未飯已覺疲登腥飢腸轉空雷圓頂已三請為享玉龍饌嗤嗟辨湯餅顧非大擅越勸勞久逾敬晚腸玉色酸蕉甲黎花瑩浩歎不知疲木杪挂飛鏡人生行樂耳那能與時競試與芙蓉子後會約君更　環沙鏡沃壤農工歛鋤耰青秧擁翠被大堤蔽吳牛漁商變徐難結屋杂柘幽翁婦頻相喜占風知有秋吾憐拙生事履果即無求年豐預有託一飽不難謀鐘鼎圖樂矣其樂如是否未可識鶺鴒各盡清揚遊　又為揚中正供奉題　潤閣盛山西未門賤戰衣稚知名教樂深矣宴遊非一室琴書溢三年圖圖稀冥府論事業肯復讓輕肥　僧仲殊詩題君山洗心堂　朝隨初日上烟沙極望淮南不見涯今日江東寒食節春閑桃李自開花

棲心堂

宋蘇子美詩　予心充塞天壤間豈以一物相拘礙然於一物無不有遂得此身相與開上人搆堂號棲心不欲塵累相追攀今厭棄木槁濆敗雖有善迹輒自刪予嘗浩然無

所撓。與予異指亦往還。卷舒動靜固有道。期於達者誠非難。

如心堂

永新志知縣廳有如心室。在縣治之西隅。臨汀志堂在長汀縣正廳之東。嘉熙間宰朱起元刱

廣心堂

溫州府志堂在郡治紹興十六年建

印心堂

宋李忠定公集印心堂序　右文殿修撰羅公既以家所藏佛菩薩書五千四十八卷於寶峯栖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貯轉大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聚益以作佛事又於藏殿之西相地爽塏搆大經堂。棠諸淨侶同閱祕典規模宏深廣博嚴麗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實相誠勝事也。堂成以書來貽李某曰予其爲我名之。某後進晚學不足以知佛法深意辭不獲命則爲之言曰昔菩提達磨得正法眼藏於西天祖師而來震旦爲第一祖其法不假文字直指心源無諸修證見性成佛宜於經教在所擯棄乃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付之二祖曰此經可以印心祖祖傳授以爲心法是知禪教相融初無二門心語相印亦無二法豈特楞伽四卷爲然哉諸佛菩薩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大千經卷億萬句偈皆然演出無量妙義以我所得正法眼藏遍觀佛語及菩薩語譬如以印印泥圖模點畫脗然契合然後乃知心外無佛

周徧法界同一眞體第一義諦何以故文字言說皆解脫相無差別法故以是看經是則名爲具看經眼今右文公深植善本信根堅固了達諸法深妙之義超出世間得法眼正而能慇懃教典建藏搆堂與具眼人結看經社精進勇猛無復疲厭豈非以經印心如菩提達磨之所謂乎伏請名堂曰印心堂某既已名之又序其所以名之之意欵于公且告後之學者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謹序

約心堂

宋趙儀可青山集約心堂記　彭東周取昌黎復志賦語名其讀書之所曰約心余問於東周曰子知昌黎復志賦之所由作乎子樂昌黎何能及也東周未達余曰復志賦之作也昌黎從隴西公於宣武意必有不得以行其志者故其爲此賦自述平生嶔嶽歷落無所不至其詞大槩嫉貪佞之汙濁懲此志之不脩而曰苟不内得其如斯兮孰有不食而高翔吾然復知昌黎之所謂約心也君子讀書爲士莫不各有一初心自古聖賢出處此身可困可戹而不可以負吾心之約貧約於人猶曰不信吾與吾心言矣能受富貴而食言乎雖然一行作吏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異時入幕視案牘引筆攎理可否銜袖進大吏不可其意不得不小圓互意終日辯然不樂遇事欲慷慨論列顧猶人雅子伊嘤涕泣上雖守道君子不以勞權執動其心然而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豈雖强撻如逆之所謂不食高翔亦何嘗盡行其志仕宦累人從古則然而況吾世今吾東周幸脫科舉之累而無仕宦之役堂有可事之親案有可讀之書浩然俯仰豈不可以得君之初心故曰君樂昌黎何能及之君讀書爲士之初所與此心約者何事豈非欲爲聖爲賢豈非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雖未得以遂兼善之願豈不可以如獨善之約願君夙夜無負斯約也與心約而負之對鏡窺影必有靦然于其面目者此即心之我責也今世蠹蠹若若皆非我與東周所可徒手得而得之必有負其初心者故不爲東周頌之也東周起謝曰如約遂書以爲記

此心堂

宋趙儀可青山集此心堂記　自有天地而此心行乎其間矣傳有之人者天地之心均謂之人則人人皆天地之心自羲農皇帝堯舜以來所謂開物成務所謂位天地育萬物人人皆嘗視之爲己分事顧用之有大小爾吾鄉鍾君瑞伯醫士名其堂曰此心瑞伯此心即自有天地以來此心書曰欲並生哉天地間有一人爲不得其主於我心有戚戚焉古之聖賢所以皇皇汲汲爲斯人計者凡以自盡其心而非爲他人計也充此心也以爲醫即何暮夜風雪之敢辭何金錢豐約之敢較瑞伯挈此心以名堂

天之明命繄然心目之間所以發深省者多矣自古聖賢之經世皆醫也堯之世患在洪水禹醫之夏商之季患在無君湯武醫之周成王之時患在戎狄猛獸周公醫之春秋之患在亂臣賊子孔子醫之戰國之患在楊墨孟子醫之皆此心也自漢唐以後雖號爲賢君相者亦不過隨證施治以偷目前之安而十百年長治之計莫之省曼此心不盡者多矣吾爲瑞伯記此心壹壹及此欲君知此心之體之大益充而盡之也吾老矣所謂聖賢經世之事無復夢見矣顧自少時亦嘗有志於岐黃之書而未得其說旦夕當升瑞伯之堂叩心法焉故樂爲之記

一心堂

國朝蘇平仲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閒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同于一奴僕之異主者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

數見焉道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以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偕鋤取帚執璞闘牆有不見焉且不可與共處焉而況可與共患難哉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處衆不可共焉此周君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敎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輻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焉有門祚之盛衰不懸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況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

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逐原必此之謂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獨久獨盛鄉無閒言觽有旌復黄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鄰于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即心堂

宋李跨鼇先生集即心堂記　以何名心心無所住若欲即之了不可得包含太虛周遍沙界一沙之中有無量國土乃至須彌高山億萬由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心攝受無有增損若欲即之心居何所譬如明鏡應物現形形從何來鏡外無象中亦不虛實豈能應物不即鏡形無從生是鏡自生形未即之間形復安在物離形亡寂然不動我欲以身爲鏡以慮爲心以物爲即去道逾近不假外求諸佛即我我即諸佛六通妙用三十二相古至梵天光照阿鼻非非想天人非人等皆可爲說法一念若起大聲爲城黄金爲地身者先牽實

蓋珠網幡幢花香百寶異音導前擁後受種種快樂是不即心去佛轉遠篠大師若於此返照内觀便成佛道綵莫生疑寂于佛法不變黄梅熟矣何日出山
年月日記

鑑心堂

盱江後志南豐縣射解梅隱西有堂曰鑑心曰適性今廢

葵心堂

宋楊誠齋詩人笑戎葵定自癡不愁曝景爲無進便令陽霧光難到也則傾心苦爲誰衛足平生非我志向陽一點秪天知話頭試問倫休父休父胥哀便是葵

草心堂

國朝吳海聞過齋集草心堂銘有序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子是也報莫難於攜之子於其親是也然則求其稱而不可得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惟日不足而不能自已乎世道淪胥人習偷德併倨詐語之風恬不爲異見位達貨多者衆羨交慕尊志孝弟者或鄙周之高陽里審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底于成人德寧奉親愛敬家貧不能常具甘旨遇有珍果奇味必懷以供母人多哂之而予則深喜焉以予不能及之載觀古人若考叔歸羹陸績懷橘不意茲事今日於生復見問謁予曰德寧早棄於父賴母至今日深思厚恩莫贊云報將扁堂之北牖曰草心敢孟貞曜詩語朝夕企以自勖先生其幸教之予方愧生其何能辭然言心

之贊也因其言之泛切足以警其中之誠偽若生之孝吾乃信之爲之詩以道其志云凡物之生寔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竊天何以報物則不克何以報親如天罔極春暉遲遲草乃生之勾萌甲拆敷秀榮滋春陽匪私草也生微至微有心亦懷報之彼鞠我育我長我高我頑我腹我出入復我屏我裁害遠我水火自我能言教我誦詩我能步趍慎我威儀厲我儉勤毋我怠嬉我室我家亦百具宜莫恩匪深式深于淵莫德匪厚式高于山匪天寔天伊母則然草之於暉猶或思報矧伊人矣而不如草孟氏有言實獲我心草則不如奚聞獸禽春陽載熙親顔載怡堂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母錫之壽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後北堂有萱萊竹猗猗孰登斯堂視我銘詩　國朝鄭希貞詩草心堂爲潘子清賦　我視寔如天我身譬如草每懷鞠育恩如天曷能報春草何依依春暉復煇煇我心獨何如曾不如春草匪天無以生匪親無以保何以報親恩頓言長壽考

千載心堂

元蘇天爵滋溪集宇宙萬古民生如林道之全體實具此心唐虞三王於穆元聖精一相傳爰及思孟孟氏云殁道其遠而匪道遠而心爲外馳周程勃興克嗣鄒魯其學伊何敬爲之主一念之善千載同符毫釐有差千里異塗卓哉楊

君。然后靜寂。堈堈靈臺。寺之匀夫

求放心堂

同想詩華構深高百貨鬧。主人終歲事馳驅。壞牆破戶群偷入。活計歸來似昔無。

雲無心堂

宋周密澄懷錄周子克遊廬山至太平興國宮殿後。有雲無心堂。臨流水可愛

心逸堂

宋陳唯室先生集心逸堂記　于湖舊無丞。紹興初。從繁昌之貳梁侯審理於此。再易歲矣。越錢某進之實來。進之畏簡書。勤吏職。虔之事。自豆區釜鍾銖黍秒程出納。唯謹。丞之事。自田稅受告布帛精否。省視唯謹。晨起矻矻不少息。冀逮已。又且燒燭讀書。以治四方書疏。慮接賓寮。從壹雅歌。既又行酒。從容笑語。或至夜分。而官舍卑陋無游息之方。於是作堂西偏。以來求名。余告之曰。進之爲吏勤矣。吏勤則身勞。勞其行事。見爲而進於庭者。必遣無留。止立此擲之牘。按考有稽。書雖勞。役而休。心無甚愧焉。是心常逸也。望吏護不省事。仰成胥手。輕重去取唯胥意。問焉不知。詰焉不聞。視之身常逸矣。一日人縛以三尺法。束之如濕薪。首鼠進退。衷洫四顧。方此時其心勞焉。余欲以心逸名君堂。可乎。唐崔斯立丞藍田。痛掃溉對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曰。余方有公事。而自云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今君畏簡書勤吏職。亦以其餘力作堂。植花柳蓺方池。從賓寮朋友以徜徉其上。視斯立。則君不負丞。丞不負君矣。

心適堂

宋黃庶詩一升一榻無俗塵。左置枯琴右開易。重門不聞譁性還明月清風是相識。

適堂

溫州府志石景立題仰孝子適堂詩　吾居高蹈書幽居。懸席門多長者車。洛下滿堦風任掃。素蓼延月景常虛。四時催老何曾較。萬慮關心亦自如。詩酒爲娛聊笑我。區區據紋豈多餘。

率性堂

清湘志堂在全州清湘書院。慶元三年。郡守趙必愿創。臨卬魏了翁記。吾友林仲山爲守全日。得柳儀仲全氏讀書遺址。廼鉏荒蔡室。館士儲書。與郡人講疑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而齋廬廡。稍歲衍月益。今錫之趙葵治與雅徵嵩廬四書院相爲脣齒。今守趙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爲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書了翁曰。願有以告於邦之人也。維侯敬相忠定公之世適忠定爲政。尊經崇儒。求章性命之學。使習聞之。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諉。或聞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爲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學。例與以率性。得無陵節躐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於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盟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以是爲群書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以

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端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之篇。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首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既得聞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謹恐懼以下。則人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顧讀書者不察耳。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含然而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坤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將聞諸此。盍以復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曰然。是爲記。紹定元年九月記

見性堂

宋馮山詩見性堂爲劉明復題　鑑蝕磨卽明。水渾澄斯清。雖然外滑銷。道在虛中生。達哉彭城公。養心浩無營。一覺自復本。妙用皆隨成。性通儒佛間。大抵寂與誠。云見非見故執見流爲情。名堂雖取相。證實不證名。文書每叢委。賓客茲逢迎。二諦本無礙。安知堂虛盈。優游寄貞實。接引開群盲。登堂一開豁。灑然塵勞輕。宋韋驤詩由來迷悟盡真如。見性名堂亦謹書。萬變紛紛任交戰。一心了了卽安居。檻花妖秀鳥能耽。庭栢孤高自有餘。多謝前人爲留意。使予聊得寓清虛。

誠意堂

潼川志堂在憲司。提刑楊祖職有記曰。天下之理。一言而足數之不可勝名。用之不可勝盡。而其要不外乎誠。天地日月之所以運動。鳥獸草木之所以蕃息。匹夫匹婦之所以云

為皆本乎是非有異道日用常行非有異法於安而已矣運動者有常糗一左一右一進一遂各安其糗而天道順矣蕃息者有常性一飛一潛一棼一瘁各安其生而物理得矣云為者有常分一飲一食一出一處各安其成而人事治矣故夫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誠之道不可勝用且誠者何也不欺而已也不欺者何不欺其心而已也不欺其心者何心所安則為之心所不安勿為之而已也吾心自明以偽故昏能勿為其所不安則偽去以是寓於事而衆善出焉以之事君曰忠以之事親曰孝以之處夫婦朋友長幼無不得其當以之履患難臨死生而不動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宜無難者故曰不愧屋漏誠之不可掩也或曰不然是道也烏可易言當有所從入或求之言或求之動一云為期於不妄一舉足期於不褻緦緦然兢兢然無須臾之安而偽勝矣自欺人而以近為誠也人始流於僻矣背斯人而以拘為誠也人始迫於隘矣僻與隘見於世而天下紛紛乎多事自枝而葉自葉而似撲撰刻畫憔悴勞苦卒得其似者而誠之道隱矣夫道與我為二而偽滋道與我為一而誠著不思而言言自不妄不思而行行自不褻其誠耶其不誠耶吾不知之也書之罔覺易之深樁之樂而孔子從心不踰矩子思從容中道孟子周旋中禮皆吾誠說也擧是以名堂以見誠之易易也如此乾道癸巳季春華陰楊祖職記詩海繪章題梁歸安誠意堂詩　王誠千里應清生一堂深政有移風效氏無作偽心寡辭身易治簡訟吏閒琴木必愁恭茂吾知古亦今

眞意堂

上饒志故刑部郎中徐兢明叔所居兢善書畫人物瀟灑乃後唐騎省都尉鉉之後有圃在弋陽縣東年王右丞元渤當為賦眞意堂詩　一室恐歸愁三間艮是用積錢寬買圃此事不叔夢弋陽千萬家比屋接脩棟楫期生在勤意象不少縱餘宇參不破竟日自控摽設有花木山僅作一身供徐翁初來時亦子不取重徐徐汲堅俗兢轆轤轉雙甕鋤夷荊棘開改化溪山動千年五柳陶綦用常接踵徐翁但神會跡跡不勘縫乜故已可忘五柳不待種見山君擧頭孤隅亦須迓宋胡寅斐然集題傅氏眞意堂詩　高構落繁蔭茂竹踈冷風小堂尋丈景已冠一畝宮況復吟北檻方池渺溶溶遊鯈亦何樂動影相冲融卉木羅以差想見芳菲容杳枝寒月碎雪架春雲濃我來伏暮時山葉殷殷紅乃春黃金花尚閟東籬叢雖君抱材氣志通身則窮和璧獻未售夜半光騰紅衆歲突尚冷初廷尊未空恨我早病衰不能卷千鍾吾聞滌塵詬水壺瑩心胸又知此勝景斤溪縈硯峰昔有遠世士煙霞眇飛蹤先生懷解后問訊為我通芝

苗不足飽歹謝甪里翁相歎王京路手把青芙蓉洪端平詩[illegible]堂右木[illegible]林人題　螢草逕庭寂禱花窓户明我惟天地性物自古今情元酒無窮味米鼓不盡聲道從涵泳得覺作讀書程戴栩浣川集寄題林上舍貢意堂用其元和淵明韻　趙鼎厭市寂滗聽爆翫喧擽素偽相越取捨誰為偏卓哉靖節翁尺境得偎山有真諒無屬無往豈有還嗟彼南山雲朝夕可勝言　山雲將雨忙山風得松喧嗟我無用世頗舟抱奇偏驚鴻玷清養猿鶴猜蓄山晨君不浪出悔我今空遲三復和陶什慙謝不能言

生意堂

元董嗣杲詩　盡堂清傍水南橋煙氣如炊捲紫霄十二闌干成獨倚播聲風隔大江遙　江天繞霧不能開閒拉孤郛輓九垓紅日破陰晴色轉廬山如洗入堂來　絮花接雪小橋寒渾是蘇隄柳下看愁去不知春柚濕晚風吹雨入闌干　重慶郡志李可裔生意堂詩　碩果食難盡貫樸運不停吹噓歎霜雪依舊草青青

先意堂

元韓性五雲漫藁先意堂詩為孫推官賦　聞說東萊有盛事百尺華堂扁先意天光雲影開畫圖翠玉瓊膝奉歡醉梓陰滿地螢作花使我北望長嘆嗟君俟竭來上獄市井夫盛事傳君家君家堂中足歡聯萬里難辭遠從宦平生繼志當揚名業但棟題事輸吳人間甲第争長雄蜃樓海市紛青紅三山山色望不盡真與此意傳無窮桐鄉何如故鄉好五雲遲近蓬萊島平反善動慈母顏仁風猶長圖扉草人間陰德真可居歸來更欲高門閭却笑于公真早計坐愁異日難容車君不見飛甍照耀魚龍居向來陋巷環遶除

古意堂

宋趙昂臣詩　破昂如鍇價萬金古文科斗貴推尋不須更待琴絃足會有幽人識此心

得意堂

宋趙抃詩宿故梁子正得意堂有感示諸梁英少　遺訓素諄諄先生家尚新門風兢蘭玉鄉譽動簪紳户牖宵排燭琴書晝拂塵子孫為學盛宜有起家人

雅意堂

國朝石光霽詩　一室抱虚白中襟澹無營松桂蔣幽色几席含餘清長歌樹蕙辭閑寫籠鵝經志恒恒自適世紛終莫縈焚蘭理瑤軫古意寓希聲

棄意堂

宋謝蓬詩題吳明載棄意堂　此身聚沫無堅強斧工代性棄腐腸寸田蕪穢久宅荒玉石落落不滿席黃婆居中補四方焦勞亦生意所藏丑如先磨草不妨令人搞項馘亦貴世人紛紛各青育我以妙語名斯堂期君得意觀濠梁從渠焚巫猴如羊君自放意無何鄉一洗圓疾生天光漆園發桑君得實

式華堂

宋周益公大全集式華堂記　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

七十於德壽宮。推恩四海。盧陵進士歐陽鉞字仲鈞。以高年賜初品官。其子碩。取詵詞式華其老之言。揭名于堂。工部謝尚書諤實爲之記。歲在一周。當慶元丙辰十月三日。今皇帝奉上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冊寶於慈福宮。聖算八十有二矣。於萬斯年慶典未艾。鉞也又將拜增秩之寵。載新斯堂。以延賓客其有日矣。

正己堂

江州志。郡都統制衙廳東有正己堂。武陵圖經。堂在郡提刑司僉廳後。蓋取永嘉陳謙所書詩云。天吏之師。其道先正己。反求乃澄源。威權非所恃。建安志。郡興中。米醴於和豐堂東立射圃。有堂曰正己。宋薛季宣浪語集正己堂記　城堂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緣岡阜而極坦夷。眞武昌之形勝也。自中興作武徼。備諸城。汨沒茀蕭。非復往意。乃郡興已。郡部書閱弓兵武事。於是邑尉番陽董君鐘之營之。番陽王君理而成之。張設射侯。創新堂陛。道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焉。王君爲堂請名。走命之曰正己。以爲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於是乎取。故正己而後發。夫諸正鵠則反求諸己。至於升降步武。揖遜威儀。二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觀德者以是。厥有旨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之首藝事。是以周之古者寓兵於農。非徒教戰而已。射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

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當天下孔道。南瞵大治豫章。北而申蔡蘄黃。爲姦人盜賊之淵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亦闕矣。王君洎走之爲此。蓋將發政於弓兵。聯保伍之民。遊於此。學於此。閱習於此。以自成於此。由正己而格物。其庶矣哉。

治己堂

宋文同丹淵集彭州永昌縣治己堂記　常人患貧己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耶美沃肥墳殖蔣蓄。根然弗時芟薅。求己見其報之臧。裂如也。其有剛鹵敵高擺忍墊墮。務以不足耻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於心。淬愈堅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伏道李君思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嚴饗鉅然。博于縉紳崇卿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處之。謇儉之視杯閭而丁之。既於是豈假借其功而肆其力歟。既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己。修筠珍榦。羅立環擁。芙蕖裛裛。渠行沼濡。茂樾清響。旦夕滿座。予忠公事既休。聊來其間。其所以題之曰治己者。有旨夫。揚雄曰治己以仲尼。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予忠其尚以我之所得者爲未厭。持酣飲而飽飫乎。既蒙且晦。而又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忠內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悔也。忠將見其騰于天而泛于淵。横軼于四海之外。既有一議而缺於己者耶。予忠之賢。乞十子之徒也。見屬記之。猶爲道此。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脩己堂

鎮江志金壇縣廳事後有堂曰脩己。大德三年達魯花赤阿老尼丁。尹徐克敏重建。有記刻石。

得己堂

元陸子方詩。爲己終成物。爲人適喪己。得之以爲重。喪者深可耻。與其己墻土。不若蒙袂死。貧賤勿失己。富貴亦勿驕。窮達本無心。安於義與命。受命於天。頗孟獨能正。

尊己堂

宋羅端良詩。尊己堂爲汪氏題　華屋成來有幾年。名因耆舊里中傳。未容柽口論臧否。正欲虛心到聖賢。室有圖書人自好。門無車馬地還偏。閩州健筆人爭誦。姓字從今到日邊。元陳旅安雅堂集尊己堂銘今而書爲新安汪氏名。朱文公爲題其牓林林生人。玄精之凝。自頂及踵。天命流行。君子之身。敬共奉承。曰惟事天。動罔或輕。公卿父兄。出入攸事。至於使民。亦若承祭。無所不敬。尊己之謂。儼然自尊。反失民貴。擁金如坻。高位以娛。亢身爲侯。衆怨射之。匪德之尊。其尊爲危。所以謙者。莫踰其卑。先獻願願。汪氏之執。尊己緊何。非己之己。載厝華榜。思我朱子。神糾登天。遺蹤在此。雄汪有孫。作堂言言。雲屏之山。峙其後前。豈構之復。訓迪厥先。爾冠爾裳。毋忝而天。

自得堂

宋袁蒙齋集自得堂銘　自得之訓。昉于帝堯。子思孟子。陳義愈昭。得何所得。匪深匪高。洞然太空。大無不包。萬物皆備。不增秋毫。無喪無得。得之靡勞。此學不講。嗟哉摧蔺。師友講明。衆之陶陶。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

堂　堂名二十七

仁本堂　建康志堂在總領所東廳馬光祖建自題其柱云斯仁本取君子主財以仁為本之義鎮江志總領所堂曰仁本淳祐九年總領余晦建

大本堂　元虞集道園遺藁黃氏大本堂記宜春黃真宇子十七八時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墻公門有年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〇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從學豈不善哉嗟何及也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

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皐而主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寤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詼違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一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髣髴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藏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復從而斬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乎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生故以所聞者之以為之記

立本堂　元姚牧庵集題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顛之反也本者末之首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

其觀植乎下鐵則立下刃則顛蹶大而刃小大為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領其末而小為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於身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為天下安危治亂之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為本於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子之林節第立身於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之家為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為今中書左丞〇公時以湖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屢非其據詔公來撫之燧以士主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浮游江湖求觀南紀為跡疆理之衆相遺東吳見其圖回之欽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孫叔子若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況託忠獻遺體式穀似之者宜聖皇擢繼父武復立作相也暇則相語曰昔者商公持書扁耳時未堂也去年始落矣其把諸燧思薿公鄉豈此以昔苗貴圖宜今是東吳忠獻〇以太參左右丞兩嘗開府既覺〇公孝父令承貴公又大參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

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豈國家惓惓忠獻何地是邦撫綏有勞非眾若子不今出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盍思夫董氏之大立本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焉堂于此也元程禮部集題蔣氏立本堂詩黃山一何高遠跨宣歙境上有蓮花峯下有軒轅井山深草樹秀地勝人物盤蔣氏此世家居然樂幽屏暮也有奇氣如良金發礦井卑走郡國椎鼓搞山茗青衫聊小試勇退不待請築堂名立本總戶轉花影文章落館閣一字重九鼎遂令山中人談說到箕穎嗟余戀微祿白髮飄垂領誓將乞餘地結屋送殘景富貴一夢空詩書萬年永苟無保印心何待田二頃

知本堂　國朝胡仲子集胡氏知本堂記　國家誓新城於諸暨常栖重兵命有臣有文武才者統之於是參政胡公往踐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用和輯公廼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來杭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即所寓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祿殊恩斷袪華于一門焜燿當世公實承

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式以燕處之私不忘其所始則其於蒞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肆吾君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舉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求之滋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完處內食之與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二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子世爲忠貞召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尚克蹈之不然則余使有言也亦未矣

務本堂

宋李大隱先生集務本堂銘　仁爲道遠行莫能至究其本原在孝與悌孝悌之誅誠矣無偽靡而克之矣爲仁甚易

勤有堂

宋姚成一雪坡集胡氏勤有堂記　詩書勤乃有進之訓符語也延平胡君敬仲名其教子之堂曰勤有是之取請記之夫詩書所以載道也有詩書於已豈不欲有斯道於已哉勤乃克之是非止習訓詁工詞章也亦非止鈞名位干爵祿也退之之於符也訓之以詩書訓之以勤有是矣公昶之府文章之貴豈訓哉金銀車之誤宜也胡君之教子必不爾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者修齊治平之功也業者修辭立誠之業也勤乎當用力於此元劉將孫養吾集劉氏勤有堂記　謂詩書勤乃有者韓公訓子姪語也彼未嘗識有之趣故望之以勤若既勤而得其有矣而猶揭之以名若西山劉君之稱者其用意豈不可感哉劉君教吾郡永豐凡爲士者皆矜喜於得師迎其家尊君者年宿學爲里大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蕭臺臨其上築堂奉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年勤摒眾慊遊歲晚家庭至樂翁季從容弟兄頡頏吾伊往復考質講論慨然乎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爲之名且俾後人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聞以諗於余請爲勤有記之予嘆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者亦有之矣回思隋唐科舉興二十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不相爲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野有志筆滑出試大謬如芻狗之不足重陳蓋自于此以來及王介甫筆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是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連櫃筆藏一覽供一炊飯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成都之經驛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沒之以泗水有之非其任而拜長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有之可味獨書生可耳而書不能盡蔡有不能盡包世事之相違也必若此則君之斯堂寧不使予感哉人有常言曰父師方其在父師之日朝夕覩碑哉且以爲厲婚宦館穀而父師日以遠矣兄弟無故一舍也出處雖合有不得不然而兄弟之樂亦襄希矣而況夫中吟撲擢之異趣崎嶇吳蜀之相望復有非常情所及哉斯堂是父是子難兄難弟與居與稽俯仰今昔清風白日黃卷素心天樂何之善和屢易不知四海之內六經之外頗復猶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於記君之堂歎羨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

黃文獻公集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厥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爲常非有爲異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其勤斯何妖壽以之雖休勿休伊誠之思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爲孰朝而駐馳朝夕封吞恒驕孰爲己得一元然運其主職職天德之脩人道之極猗君之爲厥志克職式敬爾承勿助勿忘閑邪存誠克實輝光我爲振之勒銘茲堂

宋馬碧梧玩芳集題張氏勤有堂詩　世間義理儘無涯挑李春風總一家最恨一般浮淺學貴花梢上說看花

黃仲實詩爲萬師曹題勤有堂　先生家住楓樹林白頭不肯玩寸陰寶幼裝成未出匣夜中每作蛟龍吟一旦烽烟照江浒奔走黃塵命如縷携頭只載古書存三尺頻膺付焦土艱難十載勞經營堂成勤有非徒名階前更著陶氏凳案上不廢韓公檠遠峯如屏立秋霄崢嶸下有龜蹇窟興來獨往到滄浪歸時還詠藤蘿月南望紫雲靈峽秀昔者經過今未忘徑須往問北窗竹從膝聞雖清夜長

國朝僧無詰蘭雪軒集新安陳自新題勤有堂　新安東阜起新堂勝把熊丸作膽嘗悵頂有烟留墨已素頭無大著螢光作應滿腹撑書史且欲留心校典章總是當年辛苦得伊誰未老鬢毛蒼

非空上人詩爲江東陳自新題勤有堂　陳之祖爲江東名儒娶望族朱氏外内合憩底于成家遂搆堂曰勤有　起家陳太丘閭巷同太古外若東王公内若西金母少年讀書不知苦五車萬卷來東魯隔窗灑螢冷無光青燈一點懸珠兩朵麻雨外綠如烟洞房雪鬢吞三眠燈下鳴機春白紵蛺蝶香羅花底穿滿載素王書一腹萬事於人無不足門徒授經歲輸

霜炎年撲堂作書屋長松百尺掛烟雜雪作精光亂飛撲十二紅欄倚秋色黃山三十六青玉復有仍孫繼前躅奔祖之堂父書讀年來五十無官身人在考槃歌隱淪桃花紅紅李花白開向江東遠行客江東行客江南來手持五朶雲大開一片長思十里望江東故人半凋長普滿山人定相訪剡我新詩華堂上

大有堂

唐宋百衲錦屬靈題大有堂詩　好風油幕動高烟令歲乃逢犬有年下國難留金馬客北邦宜著玉堂仙冒中元自有丘壑真裏何妨對聖賢深院日長鈴索靜花陰脫到薄書邊

獨有堂

宋馮續雲光生集獨有堂記　邦信可於所居之西東作堂以為燕衎之地據蒙莊之言命之曰獨有屬其友馮某爲之記夫西州沃野千里靜慧華潤其間隆堂峻宇崇臺延閣攬物象之奇極遊觀之娛何啻千萬至於美淡泊之至味須幽寂之華觀會萬象於一致措微塵於無極能以是爲燕遊之適者武無其人豈信可所以命斯堂之旨乎然昭曠在前而育者無遠觀廣泰盈耳而聵者絕聲聽知信可之深者能相索於有無之表不知者民以爲病命請藥其所不知者獨者人之對有者無之偶信可自少時已得道於大隋靜南堂超人我之域逾有無之量及今老矣道既熟矣將以斯堂爲廣漠之野無

何有之鄉物我兩忘而萬物皆我若何爲獨爲非獨邪總貫萬象而莫窺其朕若何爲有爲非有邪人見其於斯堂起居言笑不異於人而其倘佯徬徨所以跨寥廓而反汗漫者莫得而見之矣此信可之所謂獨有非世俗所謂獨有者也信可曰子真知我者請書以爲記郭印雲溪集題獨有堂詩　俯仰天上下尊稱唯我獨無物亦無人本來真面目　至道渾純獨頭頭豈或遺塵中知默契聖處自深知一體珠同貫多方路豈岐未能驅物我雖與話本來

西有堂

元程禮部集西有堂記　孟子稱君子有三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第一然是二者繫于天非人所可必也非人所可必二者之中父母俱存尤人子之所願望幸而得之豈不大可樂耶世之人父母俱存者有矣或不能以禾安舉安矣或不能以備福德享名祿而壽壽矣名祿享矣福德備矣或少子孫有子孫或不能以皆賢子孫既賢父母既安而家或貧不足以養老由是觀之君子之有此樂也亦難矣哉休寧吳君文可以父蔭來京師調官杭之古城巡檢將歸拜其親請於郡人程文曰吾父之始仕也由世澤五調於行省三選於中朝以年滿七十宜授武德將軍同知松州府事致仕吾母汪氏亦宣族也與吾父同年月生前後不遠數日至元庚辰之斗建卯也二老人康健精明神氣完固夜書細字日執女工不衰吾兄弟樂吾親之壽康也治一堂以奉起居焉昔李白之生也以長庚老人謂同年焉同庚而吾二親之生實同庚辰因緣起義以名吾堂曰西有取詩所謂西有長庚者也予以娛吾親且以志喜願賜一言以張之余往以弓刀之伎竊食縣境者三年嘗過其鄉而屢交其善人長者聞武德之名甚熟在京師又識文可兄弟吳氏蓋世家而衣冠詩書之澤不泯益達前其家僮有得祿仕至州郡者使其賓客有去而相望取科第者遺風深俗大槩可知也今文可之父母壽年同德壯而仕老而休而安而壽而兄弟皆賢又有光書以自裕有世祿以傳其家孟子所謂三樂之一而世之人所難得者豈不重在耶夫善事其親者固無所待於外啜菽飲水猶足以爲歡然而得之天而具是數者於人子之心獨不甚慰且幸耶求之一鄉如吳氏者無也求之一縣如吳氏者蓋少也求之一郡如吳氏者又不多聞也遠者未可知而近者若此則西有之堂豈不卓然盛美哉是不獨文可之喜而凡士君子之愛其親者皆所喜慕而樂道者也故爲之記而倚之以詞俾歸令童子肄之聯臂踏歌以爲親壽以助其歡云其詞曰東方兮啓明南極兮壽昌攙北斗兮酌酒榮壽吾親兮西有之堂吾親壽年欣欣兮樂康堂之中

兮邀宇堂之外兮竹木秀野賓客上堂兮子孫羅列而在下拱手拳兮拜天披彩衣兮戲舞歲之豐兮時之豫吾親之樂兮從朝至夜至正十二年二月之望記

全有堂

國朝錢宰臨安集全有堂說　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或者不能有而全焉氣之蔽也欲之汩也學焉而所知不蔽於氣所行不汩於欲則有者未嘗泯全者未嘗虧也是性也具於吾心其目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人之所全有也上焉而聖固全有是性也下焉而愚亦全有是性也中焉而可以爲愚可以爲聖者亦全有是性也聖也者性焉安焉有而全焉愚也者暴焉棄焉喪其有而虧其全焉彼可以聖可以愚者暴焉棄焉則喪而虧者終不得而復復焉執焉則喪而虧者庶幾復全其天焉孟軻氏曰性善知性之全有是善也天命之性也荀卿氏曰性惡揚雄氏曰善惡混韓愈氏曰性有三品皆以其稟於氣者當之而不知性之全有是善也且五性之具於心人無有不善也謂之惡可乎人無有不同也謂之混可乎人無有不全也謂之三品可乎彼謂爲惡者即氣之汩沃者言之耳謂爲混者即氣之清濁者言之耳謂爲三品者即氣之至清至濁與夫清濁之間者言之耳又孰知性即五常之理乎知性即五常之理則皆善也何有於惡乎何有於

混乎何有於三品乎叔魚之生虎目而豕喙揚食我之生豺狼其聲叔椒
之生熊羆其狀是皆形聲之得於氣者然也果可謂之性乎彼牍即形聲
以命其死亡國不足為訓而韓子復即是以明其性之不善若然則伏羲
蛇身神農牛首仲尼蒙倛周公如斷揣而皆為人天性之善何與於形聲
閒邪彼三子之不能脫褊行之惡也非形相之惡也又豈可即是以明性
之惡乎孟軻氏之言性善是已韓子不當即是以非之也后稷之生岐岐
然嶷嶷然是故性之善也文王之生也傳不勤師不煩是固性之善也荀
卿氏謂之惡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母之生后稷也無害生文王也不憂為
后文王之性則非也堯文之善性也未嘗習於堯文而卒為姦自暴之瞽
鯀之惡害於氣之齊為主於瞽鯀而卒為聖性之也上智之不移也揚雄
氏謂性之善惡混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未嘗之姦瞽鯀之惡為性則非也
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嗇不以上焉下焉中焉
而殊也韓子之言三品蓋本諸夫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說不知夫
子所言氣質之性也非性之本也性之本善人所全有孟軻氏之言性善
是也夫何三品之有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春秋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
皆可以見性之本善而人人之所全有也孟子言性善蓋本諸此噫夫人
之有生形也者氣之聚也性也者理之會也孟子論性不論氣知性者也
其言特未究耳諸子論氣不識理不知性者也故其言也不明迨程張朱
子之言出而性之論確矣故後之人得以窮夫理而盡其性焉句吳黃原
輔氏者其進修之室曰全有蓋本諸于朱子敘大學之旨也原輔信能格
物以致其知誠意以正其心則性之固有者可以復全其天焉且原輔之
所謂全有者全其性之所有也用也吾能并以其得於天而本然全有者
為原輔言之原輔將欲全其所有以立程朱之門以達孟氏之域以陞孔
子之堂閫由其命于天者無不全也作全有堂說也蘇平仲太史集全有
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
為作全有堂箴其辭曰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長也為智為愚為狂
為聖不嘗天之與淵若何以則然豈不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
在我之天其孰能違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斯長而不克承以周
旋則履斯堂猗猗苟蹈其特
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和理堂

陽江縣志和理堂記　在己有性在物有理內觀者取足
於身有性存焉外逝者求備於物有理存焉七情未發謂之中性是也發
而中節謂之和理是也和之為言猶五聲五味之相濟莊子之智恬釋氏
之定慧也即定之時慧在定靜中之動以恬養智也即慧之時定在慧動
中之靜以智養恬也然後理性之說炳然矣經教中有六和合一精明蓋
耳與聲和合然後有聽目與色和合然後生明猶以聲色和合者六塵自
見自聞而一精明之性未嘗見聞亦未嘗不見聞和理之出其性進此遺
也夫視之可見在目理中有也聽之有聞在耳理中有也思之可得在心
理中有也出視三理有不可窮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之外猶有
性有命焉而人以理之所無遂以為誕陋矣譬螢之量已闊混沌之初未
有天地迨夫心目一闢又疑天地未分混沌復何所託也質之老師宿儒
鮮莫曉解於是逃遁其辭曰聖人存而不論夫豈知不論者非理所能知
也余既夫理之不可知者有理礙而又明夫理之不可偏者有和理固建
堂曰和理堂名其軒曰時軒夫時者天之所不能違聖人之在上曰皇曰
帝曰王聖人之在下曰清曰任曰時無非士大夫所已信也孟氏于七篇
多言王政大人之事惟孔子無可無不可乃言聖之時無可無不可聖而
不可知也蓋無可則不作有見無不可則不作無見不作有見雖善者亦

不立不作無見雖不善者吾亦善之作興建立盡歸妙用步趨瞻仰者皆
自理而及矣祖師曰十二時中參取余嘗贊之曰滿郊春色露真機十二
時中箇箇奇以至觀四序之推移閱萬物之變化心中倜儻分明亦無非
時此士大夫所未能信也余既為和理堂記又以時軒之意附之以示其
逆者一笑焉

清理堂

東郡白馬縣志縣令元起立遺址尚存宋周美成清真集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　淛西之壤與江
而接者窮於新定大江渺綿陸地險阻其勢若與下流諸郡斗絕重山複
嶺環抱萬室朝霏夕嵐與人俯仰長谿濤其前大路經其後過客舟車非
有故不止故傳舍常虛民俗靖雅善蕃其產而易憪以威故鬭訟常簡皆
為治者明以察其隱柔以保其良剛以禁其驁無苛取滋事以擾之其息
訟弛刑視他郡為易本議郎陸令之為建德也資稟粹和習於吏事既無
三長加以不擾愷悌之政能宜其民尚乎訟息而刑弛矣公事退乃休於
西堂日以考經史接賓客為務書試過其堂則令在焉又往過之令亦在
焉數過之無不在也退而語人曰茲所謂樂土良民也歟不于於有司而
能佚其令也如此哉對曰不然是誠在人為簡簡應焉警警至治繇者繹
之則理棼之則亂烹群者靜之則全撓之則碎十室之邑可使智者勞三

人之衆可使勇者怯况此一作出邑之距我令吾令之施教也清而不頑其區處也要而歸理民咸覺之相戒以無犯然後土始樂民始良無關決之勞知江山之勝享爲吏之樂而若是其佚也某聞之曰美哉是不可以無述堂故無名因名之曰清理書其語以告來者以致斯民之意焉令石達字潜聖云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十日錢塘周某記

平理堂

延平府志堂在小廳左堂之後有道院所以爲延賢之地潮州府三陽志郡治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平理北曰清心續三陽志潮州郡治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叟遷于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世再即舊地徹而新之爲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凝香閣新城縣志府治其左曰平理堂治事之便廳也太守朱元慶建舊爲東廳

佐理堂

與地紀勝堂在池州倅廳

東理堂

宋鄱道鄉集曾巨源東理堂記廣濟復軍之三年濟陽曾君巨源實始莅書判官事居數月上承下撫政克有聞於是即其廳事之右荒蕪廢圃之中擇地而構堂焉以爲燕休之所余爲以東理名之取荀卿所謂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之說也夫理之難辟猶金藏於沙玉藏於石驊騮騄藏於駑蹇之群君子之求之也必將悠窮編籍考攷古今而盡其思索朋友

之益然後俛之而明執之而固養之而成用之而裕自修身而推之以至治天下何往而不利則非於其安燕無事之時而可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非獨國家爲然也故阿衡之大業實定於有莘之野尚父之殊勳實定於東海之濱如其榮幣登車遄始汲汲焉思所以相湯文王之業則雖其身且不暇保況欲隆方遠之商周邪後世之士不用則已一旦擢之朝廷之上曾未暖席而阿君罔民之迹持祿保寵之計已陷於識者之議而終其子孫無以自贖嗚呼皆其素所自貴者不重素所自期者不遠而不求理之宜在我也巨源帝鄉王族也耳目心意薰蒸於富貴之盛其日久矣而修尚勤約反類羨裝被褐之士信其安燕而能不惰也其退食而遊是堂庶幾有取於余之言乎 又詩 主人生長綺紈中標致分明儒者同結構不因窮咢組樓遲聊欲事磨礱血漫霜劒慧王鳳尖擁雲鬟笑馬驟銘府功勳大半落會須騰踏振家風

天人一理堂

元連伯正詩賁壺天人一理堂 高高下下兩無窮盡在壺天一室中俯仰不堪供一笑何當相與問洪濛

集古堂

元一統志堂在綿州富樂山淳熙中太守史祁以綿多古碑凡漢魏以來舊刻輩置堂上兵燹

閱古堂

宋韓魏公安陽集定州閱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執碣以自策厲且患其汩于多務而志之弗慶會郡圃有懷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既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我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路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設觴鐃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遑責之在己予故得其道而處之至于悟中坐笑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容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

被于折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威有欽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奐堂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覺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朽壞之患矣謹記 又詩 仲尼大聖又文武亦云學況其下者乎而不事鑑琢伊予之逢辰進本任愚樸令辱寄中山地重扼幽朔日懷不充堪誤上所求擢古之良守帥功業甚奇卓思以救空疎志慕極堅確後圖新吾堂左右謹圖撰公餘時縱觀大可徵[illegible][illegible]奮雷發聲績皎日破昏淵苟能奉規矩曷愧大匠斲戒此賢肩像指顧便揚摧四座企清風耳目外優樂予好虛石我事實出誠慈庶幾得消塵聊以助海嶽唯有大忠心先覺覺後覺 人次韻荅侍讀張龍圖索閱古堂詩云本 千年賢迹一堂閒日企英風敦自安爭似公陳無逸義君王圖入殿屏省江少虞類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爲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十闋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石林詩話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以天下爲任御事不憚勤勞曉作閱古堂富澼詩題閱古堂并序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

圻大名府定州真定府高陽關爲四路惟定州最要定爲一路治所實天下要重之處知是州者無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夫文武才全望傾于時者不能安疆場屏王室也然自國初已來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曆七年甘陵妖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揺以謀應卒驕將惰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適起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昌黎韓公帥真定以遏亂萌明年春賊誅人安既而夏大雨河決商胡東北入于海河北災人復不寧流徙失業者四出歲不翅十里僵殍滿道天子恤然且虞他姦遂以公帥定定既要重天下宿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民捋困征賦迸無幾而兵不少减兵驕舊率猷益驕以悍公夙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者捽其首梟斬以徇眾爲僇教餘怗怗就約不敢譁于室至有調發者遠而獨戰如公親臨已而招集遁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克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賊有餘粒不旁誅橫歛而上下足墍漏補罅一而完固公既擊疆梗之兵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右哺飲食亂者必治亡者畢存禮法政教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濡酣飫無不貫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爲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又明年秋天子圖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審衣其志

幸林三年不願至易也至是天子抑騎召而使即以授姑遂公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惕寵嚴官雖無事未嘗輙自豫念兵與民之急宜無過者矧臨要重之路憂廣所繫凡是經畫不可以無法遹擇取歷代賢守良將總若干人行事刱大屋以類相次繪于周壁牓之曰閱古堂蓋欲閱古之人所爲而爲之法也噫公雅文傑武自當視乎古人且天下方遲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場屏王室豈庸考古而後能哉實公沖然不自有其有而歸于古人也其懸知來者不師繪事而公是師之雖然踊古慕善惠人警已公之意謂其至矣乎公鄙閭索詩因粗序所致之旨以諗其始而示于後詩曰朔方之兵勁于九土尤勁而要粵惟定武兵勁在馭用則羆虎失馭而驕不可擧曰保曰具關壁連阻武齊斯守束手就虜皇帝曰噫汝武曷取有敵必業以儒于撫公來帥定始以威懸有兵悍横一用于斧違譬恒之膽果腰偃既懼而教如腊如乳以剝以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旅列城自狄靡不和附陰沴爲梗降此大雨大河破湥在河之滸民被黙墊由入汚莽流離蕩析不得其所公感曰吁予救寧屢廼大招來乃大保聚乃營帟棗寒衣飢茹民歸而安水下執藥疆蒻死生由公復應曰義曰仁霜雨春煦合和蒸天天順以序公境獨稔羌麥羌黍公

俗獨樂夫耕婦抒人雖曰康公亦莫隊謂此一方民與兵具務劇任重稽古人俗人皆謂公與古爲伍公丈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遑擇奇特繪于堂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戶後有來者依我墻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曷觀宏乎煥乎千載是矩范丈正公集中山天下重韓公蒞鎮臨堂上績昔賢閱古以儆今牧帥六十人冠劒竦若林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所存遠我將所得深仁與智可尚忠與義可欽吾愛古賢守馨德神祇歆與法曹弗泥勤沮民自斟瓊民在春臺熙熙樂不淫耕夫與樵子飽暖相謳吟王道自此始然後張薰琴吾愛古名將發若武庫森其重如山安其靜如淵況有令凜如霜有謀密如陰敵城一朝拔戎首萬里擒虎豹卷韜略鯨鯢投釜鬵皇威徹西海天馬來駸駸留侯武侯者將相俱能任決勝神所恢受託天所諶拔關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關一柱萬宇覆重衾前人何赫赫後人豈愔愔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堅金僕思寶元初叛羌弄干鐸王師生太平苦戰誠未禁赤子餵犬羸塞翁淚涔涔中原固爲屏天子動宸襟乃命公與僕黜使禦外侮歷歷華前弊拳拳掃妖䘰二十四萬兵撫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問昴與參相彼形勝地指掌而歸蹤復我積山疆限爾長河潯此得慎

可扼汝宜內就樵上前同定策奸謀俄獻琛梟果不忍覆異日主西斜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扶瘖公方青春期抱遒當作霖四夷氣消奪百代病可鍼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尋復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困賦閱古篇爲公廊廟箴歐陽公詩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塑關公初來視之嗟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一作容談笑閒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帥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王略琴古依諸本作登美用開法威大作古將事猶走雖困難乃見材不上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墮識恩威謳吟起羸瘠縱橫若行伍倉廩飽堆積大章娛閒暇一作并開傳記尋一作細往昔英英丈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笑推辯容周旋顧視閒是不爲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燮調富壽及黎庶威名慴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久一作況虞庠大匠不擇斧眾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王道原詩始閱定作閱古堂又閱定有閱古詩揚之遠宗五十里思得兩翅臂以飛偶聞人來說堂事初就兩壁無塵疵閒時公來命繪匠親以王指哭畫揮教令其載若某狀臣拜奉命惟不辭左圖守相父母吏右狀將帥熊

羆姿長冠崴峩偉弱佩關以玄白爲裳衣屹如丁寧立以議進若避讓行而隨圖成儀一本作展毅色可犯過史不敢竊目窺仍令大筆署行軍衛出黑腰米肝胖死者有靈如不泯合有英氣来附護致公之謀不知出宜有神鬼一本作助陰助奇茫茫九泉謂已朽豈意一旦存形容請留中壁素莫瞻侍千歲後公以歸當捜國臣第一手狀寫公像存依稀要知文定武毅備遺與萬世聽思資我知觀者定驚淚不復覘首半公碑又聞當世大手筆磊砢詩句相撐支手持蛟龍拔解角爪擘虎豹全脫皮鄆州漢堂遂寂寞韓詩壓殺人不吹想應從此傳萬世粹玉貫串珠紫棗小戎何爲尚縮伏又澤公斧血不濺何時功成事業就兩手一掃清三垂一本作陲歸来天子喜以須奉階輝煥平無歎一本作狄次掐當世草茅士各使呈露心腹拔締裾聯纓上廊廟留與後世圖爲師然後回謝閣古堂後合異代今一時宋景文公詩堂皇對峙蔚歎酌坐怡然賢美持參日紡百抑離天揭日五湖賦也此鄉邦諸勉幽處賢林響靜時蟬老去興非淺無妨清夜旋

稽古堂

宋馮縉雲先生集李處和稽古堂記

資中人李處和自少傳其家學爲諸生年三十餘未達且甚貧也乃出游而其平生故人親戚稍資業之因買于荊襄之間不十年而其利百倍既富則慨然曰是故吾之權道豈其初心哉吾年幸未耄大三子長宜有以爲訓乃毀其舟車定居于涪之樂溫菁華鎮置市六經百家歷代史傳閉門不出日以讀書教子爲事始作室時願鄢山爲基有二泉出于基之側既成則命其堂曰雙泉堂之前爲屋五楹儆戶牖東向命之曰東齋會予貶罪歸耕與處和相近來踰月而一再過之升其堂喜其清潔嚴淨有山人處士之趣見其三子嶷然知其有成於異日猶物之始於東南而成於西北也命之曰東齋是矣彼雙泉者其發沮洳以爲井腐泥不可食是何足以辱公之堂宜更命之曰稽古昔桓榮以經術爲漢光武所貴重授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後世頗議之以其爲學志於利祿余切謂議者之過也周公孔子去人遠矣自是以降孰不願以其所學榮耀於時蓋公侯軒冕之貴人人所同欲雖聖賢不能與人異異於人者其在正與否也世或以諂諛得之或以姦詭得之或以賄賂得之言兵者殺虜人得之言利者錐刀尅剥得之與夫陷害君子苟利其身不顧而得之者自古及今凡可以得莫不極其力之所抵而必於得焉孔子所謂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不惟是之深責而反有譏于稽古得之者是猶不怪于袒裼裸裎而獨不可於擒帶之偏冠屨之辨此世所謂誕妄不切事情者非耶處和其教諸子勿以進也而諂諛而姦詭而事賄賂而殺虜人而錐刀尅剥而陷害君子而苟私於其身不顧國家凡得而有愧於心者皆明戒而中論之惟專思於經術以希桓榮此余所以名堂之意亦處和始貿於江湖既勝而易其貨於詩書與呂不韋之易其貨而居秦質子卒以滅宗異有間矣余未老庶幾猶及見其有得也哉

又稽古堂詩爲曹應祥題 稽古堂前雨半天濛濛山色思依然幾多心事催霜鬢零落梅花又一年楊誠齋集稽古堂詩爲李師儒題 青楓金刹依然在黄石圯橋元不改只有謫仙稽古堂兵燒水毀草樹荒二大夫家有孫子去珠復還堂再起未覺君元捫金波牙籤玉軸拄銀河山鬼吹燈聽夜誦秋光欺鬢供晨哦向来二李名父子今来二李佳兄弟鶺鴒雙去集上林李家大夫有二二曾子詩令人不足與之謀心向三都以上遊有集可明經于史無秦難剖夏商周心融口笑先儒泥一萬餘言解三字粹精還我聞未聞稽柏從渠味無味懸知書者古之餘役契卑樊讀何書猶期立腳羣賢上更請回頭萬物初

懷古堂

毗陵志堂在郡圃淳熙間陳守膚建下臨大池雖旱不涸舊傳郡瓊所鑿故名太平州圖經志堂在凌歊臺後乾道四年吳芾建淳祐六年陳塤修并和陳夢斗詩 蛾眉亭下路舟楫載經過曉識黄山面新添白髪多學仙徒化鶴病僕喜名駝四上江湖請金章許換裘宋未暇屢詩次韻陳休齋懷古堂 平昔屢編襄心期本自幽那堪舊泉石更作此追遊好句看猶在遺忠愴已休亦知今日意不逐大江流楊誠齋詩雨後清曉梳頭讀書懷古堂 宿雨猶涼在晨陰欲霧初移床近秋水正面對芙蕖團扇淒無彩生衣澡覺疎欲歸仍小徑更讀數行書露響餘宵寂荷粧赴曉鮮梳頭花霧裏照水柳風前舊雨仍今雨新年勝故年登城有佳眺秋稼正連天 曉登懷古堂 度暑過於歲初涼別是天獨穿秋露草来看曉風蓮病骨殊輕甚幽襟一灑然不妨聊史隱何必更林泉 懸懷古堂 新菁懷古堂舊臨郡瓊池去歲夏徂秋無日不此嬉泛蘇無著性芙蕖有涼姿今年池水乾老子来遂稀豈惟来不留亦復去靡思朝来偶一到又覺景特奇水含霽後光荷於風處欹便有白鷗下驚起草羽飛方池滟總來長池橫層西紅綠向背看腸詠朝夕宜此堂初無情此池諒何知如何嘆斯世乖違亦有時黄裳詩題懷古堂四首 去住元来自有因臺頭山上合棲神茂林高下閒行客想見當時一夢新在京甲時何似夢子后少去處林木高下依無屋擁正如今日行窩彭老

真荃無處問劉郎才思有誰同賦詩臺上秋來到當為黃花作醉翁山河來處為分州幾代靈光爭俊遊推作漢王猶未足更將功業看諸劉彭城人物自漢訖隋見於史傳者二十二人而有劉氏者十八人勝負區區昔已非山河今落太平時歌聲皆是田家樂豈有農塘一陂悲徐璣詩

九日上懷古堂　山前事迹古來多風雨壓埃竟若何惟有白衣秦處士數篇佳句不曾磨

思古堂

元一統志堂在韶州郡宅守狄咸建蘇軾名并書今堂亦火矣韶州府曲江志郡治西為華國有金鏡史隱思古三堂不存建安志縣治東有堂曰不欺紹興中知縣林朝俊所作後名思古堂取我思古人之義歲久弊壞慶元中知縣劉惟洪復新之宋王十朋詩孫楙游人思謝公天台稱客亦思豈因濟有思堂堂黃花境界誰思古堂在烟霞縹緲中

學古堂

蘇州府志學古堂翁謙天益與其弟伯言讀書之地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學古堂賦并引東之主寶應薄書之明年新作燕堂而大夫石侯名曰學古為記以揭之於是鼎臣方侍親於京師聞而慕焉思欲從下客之後賡追二公之英游自以謂不可得也退而賦曰乘之將慶學古之成乃諷吉消剛陳壺觴肅厥像友燕于新堂酒中樂酣客有言者曰猗歟美矣經始

偉矣卓哉願矣寓意遠矣孰登斯堂而昧其誼我即於名爰得其志今也方策古之聖賢雙俯仰以萬世忽領聽而億年炳往行以不泯髣流風而具傳宜乎高居以拱揖燕坐而周旋有以師典常而取訓不徒彷彿想以相先也推輪於室不量轍而自道察影於鑒不度形而自周雖世或晦顯道常訂隆有禮樂以治性有仁誼以防躬行既往以無斁播方來而靡窮圖可驚精思於物表把芳馨於卷中矣在官彬彬揖循吏民退休愉愉討論詩書朝而出以古為律夕而居與古為徒得於內者充我之不足發於外者推吾之有餘吾聞古人學無終始旦安窮閻暮都顯仕據席廟以儀衆幹魁柄而自己渠不屨而遷能我良素修之有以也今使來者歷階得從政之方舉隅佩入官之誼仁見之而隆仁智見之而睎智蚤夜黽勉起居顧瞻由此而為公為卿有壽有位資古道以長民懋儒風而迪世亦不出於函丈之席而數楹之地也然則後之君子能無樂於是歟乃系之曰於樂有堂匪矣且輪兮若古是訓如見其人兮既禮乃德將惠我民兮來者勿怠益綏以新兮侑續雲先生集學古堂為毛應叔題　昔人性嗜古服用皆古先有處作漆器辨翫歷世傳貨獻以得之其費溢萬千孔廓伯夷杖乾洗過復染家貧遂行乞猶弓九府錢此語雖誕物義理苟可研學

古學其心其用則蹄筌軒轅騎蒼龍舜入九嶷巔古意已寥廓如酒醲其元君主萬世下劫火經幾燃作室表佳目意與關關連璧如引猿臂跂摸蒼天雖則如上說脉訣豈稱賢今人亦古人而日等媸妍飢食寒而衣天地靡變遷流風揚末塵胡為莫洗濯忘機使神守抱朴貴純全六藝燦日星泓泓聖賢淵滑淨一几案義皇列吾前薰爇庶可久書香懷其燈開君意事者有于鸞鳳騫作詩助鼓諜吾徒俱抱璞肇慶新昌志學古堂詩　運岑判茅磨近水照蓬戶蕭然君子居一室守環堵誰知捧關堂自有游通所終朝几案間猶與聖賢語藜羹不盈腹文字飽撐拄里俗化絃歌儒冠咸徒倡及親念三釜拾芥當易取雖憐范叔寒未病原憲窶我行海隅邦窮寂嘆羈旅忽欣逢君人放傾陋茹土扣門數來過言志吾所與我亦訪空廬題詩美學古年之儀詩學古堂為吉光之題　傅騤假館雪初晴學古堂中氣象新多謝故人無棄我一爐軟火煖如春

博古堂

處州府志堂在舊東偏通判廳不記年月通判石某建　張墳詩　古人嗜書書不足家貧無錢就市讀今人收書書填屋紅牙黍籤手未觸別駕平生師古人傳癖書深几經歷盧仝撐腸五千卷鄴侯揷架三萬軸河東安世工補亡伏日郝隆便腹腹少時場屋學有餘行輩

見推行秘書撥毫急趣蠶食葉袖手冷窺獺祭魚十年來持紫荷橐校讐合在天祿閣投身簿領聊爾耳飽省五車誇泛落近者聞說新堂成邑蕉急而作秋聲請君掃榻近燈火莫歌長檠歌短檠江陵志堂在新東門外有雙廟相對燕人田偉歸朝授江陵尉因家於此作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卷無重複者山谷黃庭堅過之曰吾校中秘書游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過田氏者有詩云　僊尉公餘懶著鞭一堂正席對遺編牙籤錦軸皆煨燼紙許芳名後世傳元劉將孫養吾集中層致遠博古堂記　東平中層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主義當時士大夫幽遠傳誦想望丈獻風采恨不可得見吾先君子盾溪先生尤為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寓袁君自金陵歸又能言談論義象一家父子講貫磨琢古書積疊他無嗜好石堂博古客來終日袁若涘坐前橋後摔交發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客有請曰博古何如則為之言古之不可以不博者山寓請曰是可以為堂記矣則曰他日未慈也緒言如昨於今距至元甲申相與語時十有七年矣而山寓慨然復語此因俾述為記志不忘不得辭則為博古記曰古之人古之人未有不博於古者也計其幼而學之者無一非此聞見涵蓄窮原探本苟不傳習無聞遐僻取為師友雖吾夫子之聖門禮聞

樂且猶之杞之宋考徵不足以至闕官名而信其學此在後人皆以爲不
不必詳者故專車之何異萍實之何祥楛矢於目者如所睹記想其胷中包
羅蒐括鴻荒以來開闢而後人事物理書傳史乘橫陳歷落觸而發者十
百之一二其不及見而不可聞者何可測也子產實沈臺駘之對稗愼五
正之答傳於書傳之所不傳而不疑其爲異知於衆人之所不知而不惑其
爲眩其聞也非意所及其應之也如響竊意一時講貫本末往往皆知及
而質近合卒考質此撞彼倚適契如合不待對者之傳亦聽者之辨也此
非專對敏給之比也然此猶學問聞事若決大疑處大議非依於經貫於
史疑有辨折有當則雖子孟之忠或陷於無術長孺之直或誚其無學況
是非得失成敗利害雖吞猾變化剏新出奇無不前有轍而古有鑑並事
而觀質於臆度揣劾而數捷於勝說功力難易從違逆順稍去倍蓰古患
不能傳耳世或訾儒者曰知古而不通今此未嘗學者之論也士惟不知
古是以不通於今若知古之事君爲臣治民行政理財治兵其難如此無
非吾事者則何今之不通又我自量以爲言曰古今不同制此不通之論
也事至於理而止古之所以傳至於今者何以哉理而已順之則治悖之
則亂未有古之所不能行而能行於今者也雖然古亦豈易言哉周禮太平之書

也再用之再以爲口實而論語之半部或二言者以之開國以之治天下而
有餘若此者又或不以博爲能也古人之所謂博其取諸人者非口耳之
謂也後來者非載籍無以爲學博者博於此而已然且有不及博者也故
博爲貴然書思明辨之功精神心術之妙紙上者猶糟粕也故博之外猶
有事也思乃所以爲博也公方胄南北重望向用於時而堦庭名且日起
世以韋平事業期於方來者遠且大故爲斯堂言者豈直書生之博云哉
公名致遠字以大用以志名齋人皆稱志齋先生其子
名伯驥字子夔才俊卓犖堂蓋隨所寓而揭之云

志古堂

鈞州志 劉伯壽作堂于新鄭縣治尹洙字師魯爲之記大畧謂古人行事之著者今
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曰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
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志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志
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功
名文章務求古之道可也古
之道豈遠哉得諸心而已

汲古堂

南康志 建昌縣學在東門迎
二李故居紹興三十一年縣
丞曹喜遷於舊驛基初遷學之時有泉出堂下發之得古井極深峻水泉
甘冽歷陽張孝詳書汲古堂揭之臨安志堂在立教堂後爲學官直舍丞
相文清李宗勉書扁咸淳六年潜說友奉朝命增修又自殿門學門以至
前廊位次倉庫吏舍皆葺新之宋姚戌一雪坡集爲黃叔淵汲古堂記
豐黃君叔淵以汲古名其堂請以言記之將朝夕觀之以助其汲夫學有
古有今今之學兩集之澮射鮒之谷也淺而不足汲汲亦易窮古之學其
無底之壑千仞之淵乎愈汲而愈無窮不汲則亦無繫於得喪汲之則傳
萬不可勝用汲之古得一勺之潤亦賢於今學之無源者况汲之深乎雖
然浩浩萬古渺無津涯栽之者書汗牛充棟不可勝窮讀之如望洋向若
莫以汲欲盡知所用力也已古之人有汲之者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子
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曾子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原者孟
子也後之汲古者能如三先師乎汲古之書當汲古之道通百聖而一源
溥萬世而同澤也棄焉而不學者未繘井者也學焉而不至者汔至井者也
能自修者井之甃也甘自暴者瓶之羸也汲古者必有修綆乎綆孰是曰
志士志於道不至於賢且聖不止斯爲善汲雖然循序漸進可也毋一揠
而求井劉須溪集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 茶陵陳公陵之曾祖高霖爲
書堂於所居快閣之後其鄉人陝左藏名之曰汲古記之他日良齋謝公
又記之蘇淳熙至紹定葉茶陵堂廢後五十年庚辰而公俊始入居城

西復汲古堂存二記慨然曰吾恨欲裹糧挾冊一至於廬陵不能也有長
沙之介曾氏棠得一言如淳熙二記者子孫如有聞也敢請予笑曰若稽
古若稽古遠矣請以今喻予居鄉望焉有意乎從進之士也每屨二及門
無問識不識得其風神小異聞或悉其氏名所業欣然客之其必有以啟
我然寒温時事而退甚乃不及時事既出門初意失然予又懲前客病予
納焉之津津然挽往昔聞見雜以近事已作萬一其耶實我橫從我然猶
者者唯唯猩者語他謂初見然爾後相見復然至甚相得挈攜門人從然
問猶汲也常言曰學問學之道問爲急雖有洌泉非誠心渴則其洞也如
棄棄非泉病也渴者病矣渴有至有不至不至可悲至不可悲也愈知味
則愈至予責於兵食與道於仁知陳亢於詩禮問則至不問不至也汲之
爲道也愈足而愈不足汲有不足道無遠陳良北學中國郎根矩舍東家
至安丘歷陳留潁川汝南涿郡趙景真起孺子邀二魏爲猶叔夜走山陽
古之人古之人其渴名士也如此吾可以望之閭巷之諸君也哉近年每
過使客聘予講予謂講者非自陳已也使諸生各以其疑問必有疑也反
覆從予得之不得不措也是爲講然而問者奮矣何以待問者渴而問者
奮也有得少而自謂已多者以時文談經經者給時文止飲河者騎君不

可復進也又有求之之過者感道聽而衰晉都守成書而信羨說淺恒者必求深彼恒之本不深也苟不知其汨陳則汲亦病不汲亦病故吾之於古有不然不然於衆之所然而衆亦謂予不然至淺者記問之有泥且食以為不易者為與故是也至深者義理之有穿穴旁通而當道塞焉傳注是也夫予亦何自言之非夫達者之為汲則予狂不至於此凡古事無所不有得其情者幾寡陸羽知水無味有味無味者味味乃至也今人不知水自羽發之䰟之哉古者腐也汲主泉雅南集題汲古堂詩 理無今與古一以貫古今鎮長檝括轉徹底工夫深義皇以上去無極之中尋汲到古之古萬古只吾心陳夢庚詩題錢明仲汲古堂 自一而三散萬殊學惟定力是功夫十分謹嚴持梁水萬理紬來似轆轤凝杈床空唯易在濂溪閒冷有圖無布天窮到淵淵地予肯閑來擁地爐

樂古堂

元陸原詩廿午二十日過武寧吳景良時樂古堂成適過錫命之喜故歌此詩以代致語 佳滕武涯陽令登君子堂雲龍盤鬱詩燕雀舞簷梁古物羅四座新聲榮一鄉知公重積德世代慶蕃昌

太古堂

元雲麓文叢御史拜住太古堂序 御史拜住君以公使之家為於樓長寄命所居之室曰太古蓋夫子所謂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賢士君子皆為歌詩以稱詠其志屬予序焉愚謂君之志於古將慕古人之道歟抑欲觀於往古之事歟如慕古人之道厚則道無古今必欲觀於往古之事厚則古猶今也何古之觀況往古之事如飄風既過萬籟絕響飛鴻既逝影迹俱滅雖史籍猶存皆紙上遺言未必盡實又何觀夫獨居一室幾耳目於環堵之內而欲聽覽於千里之外處於今之世而欲觀於邃古之初不亦迂乎且人與萬物並居覆載之間日月麗天山河紀地宇宙之大磅礴之廣雖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而物之盛衰時之好惡人事之得失生民之休戚成敗之迹治亂之端此皆觀之於目聽之於耳何必觀於古哉夫以孝移忠之道忠順事上之節榮君之爵享君之祿何居而正何居而僻如何而為仁如何而為義此皆今人之事豈古人獨能今人不能哉世俗之人皆以古而監於今愚猶以今而觀於古苟能知今斯知古矣苟能復今人之義斯知古人之道矣然則君之好古可謂不後於古人矣豈比今之君子徒爲哆哆然曰古之人今之人哉元遺山集范鍊師太古堂銘并序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因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宇宙一逆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為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究居野處旦暮見之彼素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清古堂

武陵圖經堂在提舉茶鹽常平司僉華滿時書大書張思叔座右銘及山谷詩于壁間字極清古後因名堂

秘古堂

宋吳可藏居士集秘古堂詩 群兒只解秘金玉百歲作塵空潤屋君家勝味溟不知掉頭歸來北窗讀掃架甃甓三萬籤誰何有書真不然是中大字到科斗補亡應得由庚篇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卷藏不革不煩脫帽若揮毫謾說驚蛇雜飛鳥摩挲再弄自咲語碧草堆花久瘞土懸知百好僅兒戲此物一出吞萬古容來錯悉初不解把玩慇懃定為怪我知此老極不淺規模正欲超三代

冠古堂

南寧軍志堂在軍治之東杜使君相參政邴命名

覽古堂

元王沂伊濱集覽古堂記爲陸友仁撰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覽諸古而已矣堯舜禹皋陶書皆曰稽古傳說之告其君曰學于古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聖賢者豈自用其聰明哉善法古而已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見於載籍則天地陰陽事物之變修身理人之道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致見於制作則禮樂法象之名數其廣大精微先後始終之際未有不學而能盡者也王通氏曰昔之好古者聚道豈虛也哉噫道固可往行而蹤矣何爲若是䂓也余年十五六時學於江之南從先生長者遊聞為學致道之方以此後生乃有竊近似之言文絶學捐書之說務空妙而非師古務高遠而遺世用氣剽浮詩之習勝而斷涵持養之意微矣沂嘗以兵與醫譬之曰黃帝岐雷秦扁俞跗之方論醫者所當聞今則曰醫者意也金板六韜陰符太白之法論兵者所當知今則曰顧方畧何如耳斯人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世顧其號位勢力不能動人而流俗固已悅而嚮之矣其爲害豈淺哉吳郡陸友仁以覽古命堂屬沂記友仁氣韻秀爽其文詞蹈襲凡其篆隸得漢魏筆意其問學不誇以浮視其名堂之義可知揚子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亦在懋之而已

聚古堂

宋李

新臨菴先生集次韻張水鍚侍制留題道來聚古堂　及時不學任浮沉長景遊雲苦太侵環縣江流元渺渺參天喬木自森森七言妙語勝光焰八法新題冠古今聞道宵征最清麾風翻桂拂月流襟

近古堂

宋家則堂先生集近古堂記　余周遊半天下入其里觀其風俗淳厚人有士君子之行閈之必古哲人上賢講學故嚴典刑漸漬有自來矣歲戊寅自燕徙瀛三閱寒暑與其里人遊縱觀其俗尚所異尊老貴德崇儉尚讓而好學其俗然也歲正月父老風戒里中子弟少長咸集乃推其父祖行者俾坐中席相與羅拜於前既又推其兄行者俾坐右席復相與羅拜於左拜已奉觴為壽更勸酬莫不盡歡長者不嫌其為傲少者不以為卑屈有古者鄉飲之遺意焉父兄為集召賓友子弟姪甥州立執事奉豆觴進俎凡行爵上饌奔走後先不參以僮隸有古者小學灑掃進退之遺節焉其為士者隆師而重道聞儒先先生止於是必就而訪之以道得其一言一行誦說記憶久弗忘也其為民者勤儉節用衣不耽綺食不重味有酒肉異饌必奉以進於老者退與一家聚食以為常凡皆近古之彝則隨事而見者余心敬之未知其所以然也暇日考訂乃知漢大儒毛公嘗為河澗獻王博士葬於郡西三十里高塚猶存而屬邑廣川董子

之里千有餘年詩書氣脉郁乎未艾賢者道化感人之深有若此者余欲為之記之而未皇也既去三徙自城之南歷西而東所至皆有學塾授徒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弦誦相聞藹然有古者鄉庠黨塾之遺意王君國寶所居近古堂則東塾也學校之廢六七十年而郡人猶能各以其力興城闕之大廢謂非善教之所蕈可乎昔東坡公為眉山郡治記興作有及於鄉俗近古者三至今海內之人目眉山為三近古州今是邦禮讓之俗近古之風遠數之不能悉其可使之佚而無傳乎乃書此為之記自今由塾而庠由庠而泮順復乎之舊將使海內之人目古瀛為近古州顧不美歟爾今長君子矩宗達人其勉旃無墜兩先生詩書之澤

止堂

溧陽志元僎世王止堂詩并序　余去朝之二年祿餘不給於食益厭城市瀬陽村求田數畝結廬以居遂得躬耕焉扁茲室曰止堂焉之銘復係以詩抑亦見安於義命云耳詩曰　築廬向南山藝田在東皋悠悠木石居畔畔昕鑿諳數水白日長看雲青松標流泉振宮徵好花落瓊瑤嗟我塵俗人驚心逐宣囂濯然半山木愁彼燕谷苗歸來靜韓深室見獲鶴招麾室茲光景微風動飄颻諒無陶猗金亦有類許鄭於焉遂棲止終焉以逍遙

止一堂

宋唐仲友說齋集題止一堂詩　艮不獲其身人無監流水咏咏義惓惓時止非吾止

眞止堂

宋吳芾湖山集我有麗堂號真止坐來萬慮清如水君今更以止名堂想見了無塵念起胡銓澹菴集真止堂記　大凡物不得其行則止水之性行或壅焉則止矣止非得已者也惟人亦然跡仲翁行止足之計懼後悔也長平侯見險而止畏難也孔庠部座右置止水以幅桐也皆非得已而止者非得已則有心以求止者也仲尼可仕可止無容心焉夫應之以無心則大矣今歐陽子屑屑焉葺室以求止不已隘乎四在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聖人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君子也聖人輕許人以止而重許人以仕至於仕止久速不失其時則未嘗許人而獨以許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易之所謂時止時行者非孔子顏子不得私以相與乃若羣弟子汲汲以求試于我仕齊子羔季路仕衛子貢冉有樊遲仕晉由也喭孔悝之難求也須也與季氏之亂賜也利口覆四國而宰予卒見醢於陳常之徒仲尼為之太息出涕漆雕開獨何人也在群弟子中不得與游夏持以不願仕一節仲尼悅然可之是重許人仕而輕許人以止也非惡仕而悅止以為止猶可以有為仕不由其道不可以有為矣然則艮其止止其所

者蓋指人猶難焉獨歐陽子哉然人莫不有所也出其所而不能止者動於欲也故止之道在艮其背欲牽於前而背乃背之則舉不足以亂其心而安乃安夫以淵明放達高一世而於酒猶有所溺焉賦詩以止之然卒以醉死者止不安也勢利之溺人猶酒也今子取淵明之所以止酒者以自警誠美矣然勢利誘於前或入其舍則向也止而今也馳不醉死於勢利之猶丘者與有幾哉請為子卒艮之說夫艮之諸爻不言吉獨上九敦艮言吉何也凡以剛實厲艮之終止之至焉者也人不難於止難於久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春秋字叔肸於其卒者觀其終也凡能篤於終則止道之至善故言言為余不敢以美而以規荀閒而藥之則必曰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劉後村集真止堂詩　作堂肯以止為名出震還知講已精從使胃中横緣野米應度外置蒼生波頹公獨能山立漏盡人方喜夜行千載英雄須冷笑孔明回首學淵明

得閑知止堂

宋史侯幸傳燕令雍事寧宗寂見親幸累官至保成軍節度使帶賜居第且親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

知止堂

宋范石湖大全集唐氏知止堂銘并序　信有鄉先生唐君者奉進士歷宦既倦遊即第家作堂曰知

止將老焉、後五年上奉議郎諸王宮教授卬祖頤肖言縣官願肖骸骨歸州里、制詔瘳其引年知止、足勵士風、錄其子一人、讀詔中語、遂與堂之名合。聞者異之。君之言曰。始吾爲此、非慕寵利之塗而違之也。吾見逝焉者矣。惟彼之徇則違己、惟己之合則不如其己與其倒逆於日、矣、孰若去而之山谿蒼凉之濱。訪初服之亡恙、俛仰昨非遂然、形寓吾弱、神明潑其華嵫尚庶幾於聞道止乎彼而行乎此者、其夫得孰多。君之自叙云爾、余何足以辨之、姑用是銘其堂、　賢哉大夫、堿其高風、始名斯堂、若與天通、有如不信、視此扁膀、又視天語、如鏡中像、載登斯堂、儆焉初心、平生圖然、匪今斯今、卷舒之岐、理不同軌、利達之轅、道義之抳、富貴幾何、蹈淵若陵、吾以吾轅莫抳其行、其行靡靡、望道之涘、孰曰知止、未見其止、來起巖詩先生七十已垂車、父子俱榮出帝都、尚世使無知止者、公期何以勵貪夫、升堂展卷人何在、訪竹尋梅色尚臞、我老自憐生也後、撫編猶得數前蕪、瀟道源順齋畫叢題閒氏知止堂詩　茫茫岐路數人間、君獨歸來晝掩關、高挑北窻方自適、焉贅何厭亦鮮斑、　止義雖存艮象中、更將大學與研窮、果能至善焉歸宿、不枉從前膝贅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二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八

仰止堂

輿地紀勝、堂在循州郡治。本綬帶堂、近易名仰止。漳州清漳志、堂在學之東偏、紹興二十六年、教授陳知柔繪六一先生而下十餘公像而祠之、并記其事。　記云、右六一先生而下十餘公畫像、舊得閩本、或好事士大夫家、嚴成謂逼真、比因葺黌宮廣東偏焉、直舍、命工圖諸壁、使學者知所慕、鄉焉、嗜道學。失其傳久矣。使天不生是數君子者、天下不爽猶如無有也。爲功萬世、類而韓吏部以孟子配之、蓋以正人心、息邪說之功、等而上之、與救人於魚腹之中、其輕重較然明甚。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數君子要與漢唐諸儒從祀七十子之列、然後吾道益尊、今肖其形容、以警動學者、非予之私也。他日嘗訪求孫泰山石徂徠胡安定諸公之像、以足之、庶幾無遺恨。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生欽之、毋忽。祠堂今廢矣。宋張南軒集、宋子飛仰止堂記、　武夷宋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予瀟水之上、留既越月、方念無以答其意者、子飛謂某曰、某家有小堂、面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諸、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爲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爲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云耳。嘻、人主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蓋嘆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爲道、論其致極、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爲完人、甘以是終其身、豈不大哀。故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審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游於其間、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力行、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黄勉齋集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菴文公、朱先生書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

人之勢不遠千里而動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節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西其山曰壺公唆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摳衣爲太府寺丞必長而益嗜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餘爲之記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事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稟累之也遂欺者不見物欲蔽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既趨矣峻則止焉半途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勝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爲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獨高終見其卓爾夷墻與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廣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

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

敦止堂

宋胡仁仲詩　君不聞伊摯初耕有莘野緜之弗顧千駟馬春作秋成隨老農貧賤甘心萬人下一朝翻然感三聘五就成湯五就夏悠悠如雲行太空竟使三風變爲雅東西南北賴來蘇天下農夫誰似者又不聞傅說安身操版築遠離世間名與祿那知商帝夢中形遠近搜求不容伏草茅夕起朝爲相俾后從繩正如木四海俊乂咸風起蹤尾諸侯盡臣僕功臣止見顏容改了了壯心無反覆平生懶性願退藏退藏恐遂成荒唐因求古人作鑑戒菅軍華歆情所當齋名遯迹與鋤菜擲金不顧爲人量詩書俎豆化遠海咸武富貴何拔猫初年虛名大可恥末路高風紓思長有鑒志君當學伊傅忘情我不傚羲皇願如如安有終始進退一致宜消詳

止堂

肇慶崧臺志　堂在設廳之右舊名桃書改今名　宋吴芾詩　道人本無俗肯與世浮沉坐對一池水淨觀千古心月高天宇豁風靜夜堂深此意知誰會冷然撫素琴　元陸子方詩　流水涓涓止水停要令激玉結層冰深漢不泛桃花出誰識仙源在武陵　茅山讀志　張仲舉詩　步虛聲起繞玄雲石孔烟銷夜半分怪得瑶笙吹鶴過碧壇夜照玉宸君

止戈堂

肇慶新昌圖志　城南小教場前止戈堂久廢　武陵圖經志　趙師恕止戈堂記　天下郡國以武得名者莫先於武陵實先漢高祖所置也屬邑別有義陵後漢省之晉潘京對趙廞稱謂郡初名義陵世祖使郡東出始更義曰武京本郡人言四百年前事已如此琛誤樂廣嘗恨京不學始指此類余所居官未始換易扁牓而此堂故號偶觸余先君子諱不可不改論武之德極於止戈郡得武名最先當表而出之故以止戈名堂實爲宜稱且不應移他所也著雍閹茂極陽丁卯與張敬夫馬會叔何德器飲酒堂上因屬敬夫書而揭之并刻此告來者　福州三山志　止戈堂今安撫廳儀器閣庫之北舊甲仗庫置大廳東廡嘉祐四年蔡司封度增置甲仗庫於安民堂東自慶曆後設廳之北惟日新而止元豐四年十一月劉待制瑾始創器閣庫於堂北前作大門謹啟閫之時復闢庫後爲堂曰武備東西北列甲仗庫又爲大門其南而旁爲便門二屬鑰嚴固於是舊甲仗二庫皆廢建炎四年建寇猖獗程待制邁乙師于朝乃出禁旅命孟參政庾韓少師世忠討之紹興二年賊平遂更名堂曰止戈有秦檜李綱孫近江常許份張致遠李彌遜本綱侯葉夢及鄭曹子元太松普詩沭程公之胡今爲止戈堂某初州蔡廳建長官廳側隆興元年汪侍郎應辰命移使院趙侍郎子某樂之以不便遂移今所舍用某閣

庫及通止戈堂門也今爲廳即止戈堂門南東向廡即架閣庫與西廊職官直舍即架閣庫西廡　蘇仲溢詩　建州綵隸軼滔天亂賊妖腰伏乃懸獻馘才門森戟纛解獻後廳戢戈鋋梦歸宣潤奇才容欽賜番为賚米船勸課蠶桑陳俎豆頑愚悅悟悔從前　都士萬家呼盗守日行三百撤書馳賣刀短楯相繩趨章角毛錐亦可丈　三道來攻吾欲微千艘利涉篇馮知三州十萬歸農耕囊戢無窮歌頌詩　楚王禁暴愁京觀漢世殘民闢徼邊伐叛從來非得已修文自古屬高賢禽魚草木無根患鄉校猶議海圻盡倅使君朝聽美不然海國豈安全　洪炎詩　缺山闢海兩高深幕府同開閫古今堂號止戈賢守意郡名長樂聖君心行有鑄劍爲農器即有飛鴉集泮林此日東南是洙泗喜聞絃誦發清音　姚梁山谷有祠民電掃風除一聚塵排闥江山千里眼滿庭桃李四時春定知當宁思賢逐故恐舉兩借寇恂誰是諸侯老賓客甜歌應許杜陵人　竹溪先生詩　不識威名種漢廷豐仍今復見材鄉萬家桃李栽培盛十里奴氣却掃清羽扇綸巾聊自適風聲鶴唳已魂驚向來雪巧蠹蔵地勝築詩壇按酒兵　一麾荷從楚江東時喜隋藩好信通坐厭文書未罷衰靜思溪天聖賢中浮誠小試茶香白鵝服分萬藥子紅想見高堂散危驚鏡進樂事肯年豐李忠

定公詩會府繁雄冠列城息須符節付名卿貔貅戰罷烽烟息射虎歸除
豕授清齋閣已聞鈴索靜提封更絕羽書驚止戈當自馳關始願挽天河
洗甲兵　武備森嚴燕寢東華堂高敞覩猶通坐令戈甲韜藏地盡在罇
罍談笑中崇上居盤香篆易庭前翕何萬枝紅偃藩樂事今多有更詠周
詩祝屢豐汪彥章詩此老胸中百萬軍暫勞試手大羊群山頭不復望延
尉柱後何須用惠文解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雲三山勝處開華
屋千載人傳舊史君　千里關山馹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君方逐蒼
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說鐃歌春舉酒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萬事關
兵義都作風光坐上歸張元幹詩謖門直北望燕山乙巳年來例破殘可
但中原仍禍結誰令東粤獨偷安西師有請君侯力南顧無憂聖慮寬惡
少至今猶膽落雲臺須入畫圖看　八州賢牧喜休兵十騎重來竹馬迎
萬元逢覺存北崖十年回首賴長城舉觴談笑精明甚緩帶登臨步武輕
多是門墻舊賓客願公黃髮佐升平李處權詩坐見妖氛犯斗魁丈君謀
略信雄哉冠如孫先草間出兵似飛從天上來門館無私千里靜賓朋多
暇百壺開他年入數中書考始識汾陽濟世才朱韋齋詩高堂巍巍而勢
事洞見萬里關重門元戎務簡玉帳靜緩帶聊客娛朝昏憶初鯨鯢起罩竹

一竄千里來窮兇將軍攬轡一幅巾倜何異猗虎驅孫豚只今休父八州牧
身佩重寄憂元元驚塵錯莫羽書塞雖有美酒誰同樽洗嵗且復長嗟御
瀝懇何嘗血面論樓船一夕度海漢家上將來天關狂童束手赴烈火
剿戈不污袄血痕坐鶩飲至凱歌入船累往時遺民存五兵包裹高閣東
止戈新搒真成言便當頻與方外史徙倚風月星河翻我手扶畚飛不收
河濟逆義腥蛇坤知公快挽天河手坐睨黠虜方游魂權輿關趙聊小試
寧復久此淹遐藩農桑萬里

安堂

宋陳仁山牧萊脞語安堂記物
望公等願見四海無警也
亦適所安蝗于垤禽于巢孫先于
穴均也特苑馬漢馬止也人非苑馬漢馬者也宇宙在身今古在心位育
贊襄在手東西存關炊且不及浙求安也奚自余隱者也莊馬思馬將求
安馬尚不悟法當何所東平史侯壯年佐宜江郡方當上星辰之願乃以
安名堂侯安乎人情欲安等耳而未易言也聖賢之地位不同義利之界
限甚截一以爲樂窩一以爲醉鄉一以爲左右逢原一以爲積薪厝大聲
諸器吾亦不知孰置而安也余萬目一世嘗見計利鞭算初牢卧翻航漢
海轍隴坻關雖而征鐵星而宿至困且躓奈何猝猝無須臾安也胥梁枕
椅樂關便靜酬酒癖財因謂之安而金谷之危郿塢之誅景陽辱井之墜

燕巢幕而烟爐焚也蒙宗甲邸鼎食戟衛家僮至八百世之求而安者彼
皆襲而有之願指意使無不快意且懸簿攢集柄權怙勢竟不免冰山之
推向馬自以爲安者皆危境也人主幾何百年過化求其吹燕吸水爽猶
無事難已乃以有限之身窮無涯之欲至不滿十萬世謀吻斯人也其驕
驕不自休乎其亦有悔乎凡可安而不安非也不可安而溺於安者亦非
也可不可未論也其或有終身不得安者又何也且試以侯較余侯歷仕
途來未轄將爲國措置大事俸給賜吠優游閒雅而余隱居力耕以供伏
臘差可俛仰一世安乎非邪而晨燈夜燈如針氈如刺服立程課端踐履
求爲聖賢君子之歸猶日夕遑遑焉恤恤焉幾狂乎窮布士寄身太虛一
猕米耳所安何事而豈真無容身之隙蓋有知止而安如曾子而曾何所
知亦有居安資深如孟氏而孟何所居由曾孟而上有安安若孜孜而於
穆安其何所安傳有之懷與安實敗名或曰安非令德也聖賢之安川與
世俗異矣以身觀世俗肝肝脂脂單闕溫飽即擬以逸東切安之志淵明
容安之規以身觀聖賢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曾孟孜孜浩其殞一斑凡世
俗以安爲美者蓋凜焉日三省而猶未安也身吾身也亦聖賢之身也惡
乎安惡乎不安余聞求之六經而得一所世或未知也地廓而平宇觀而

深俗愿而樸仁義爲戶牖道德爲書梁經史百氏爲几榻凡居其中若衛
太山坐平原暴無杌棵震撼之恐世間決性命饕富貴之欲者固未嘗躡
足一至或有引而至者亡何厭而棄之余與侯且磨憂且摯擅常恐趨其
所而身陷於危險之穽身安矣又安其心焉心安矣又安於聖賢焉安於
聖賢矣又援一世皆安焉此豈易與世俗言哉余別侯歸舊隱侯仕日顯
位日高各勗而勉之更數年還以書問侯曰余安矣侯亦安否侯名某字
某

遺安堂

宋魏鶴山大全集跋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
人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戚
焉不能以自安晁服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揣
錄氏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
使宰我必問諸夫子使意所欲爲居之而安奚以請問焉也人之情生於
緣繞覆護皆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僅於是而有得焉
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不足以易吾守況其餘乎史君以遺
安堂記相示用述安之爲義識其後云任希夷詩　吳臧叔蜀處士之
廬所不能致者一人焉眉山史伯存是也守其節不辱非難也而全身遠
害爲尤難非有道者不能也蓋其慕德翁之爲人而以遺安明其所居之

堂將以樂于孫則其素志然也石爾隱然晰古無愧史君固不言人亦無
爲史君言者里生任其同感其事而賦以詩　直茅動集滕磨畫怒王嫻
二君大天平十載數莫腈令代史伯存危行尤住瑚繁昔開椿手紅畫叛
吾蜀隶招詎肯住全身不受辱于林華摩鴉高飛獨黄鵠屹如中流柱炯
若崑山玉元義賴以存餘風厲頹俗平生慕龐公以安貽詞績豈爲萬鍾
加居然一丘足晚山雲自歸春風草還緑代謝紛吾前靈臺獨無欲一從
身落南先廬蜀江曲中間亂離瘼幾人患文瞞爛穎皆論功考集終不告
臨風一長諾白駒在空谷元胡祗遹紫山集遺安堂記　欲于孫之貴富
安榮天下之人之同心也然而欲貴富而反得乎貧賤欲安榮而反得乎
危禍者皆是也是蓋溺於所愛以患掩義不究其理不窮其情故也夫物
之榮悴通塞人才之賢不肖成敗蓋有由矣人徒見春夏之發生長養萬
物各遂其性而不知收斂閉藏鋤抑涵畜外若挫折而内實培植以成發
生長養之功者乃秋冬之力也人與萬物一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
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是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
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詩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前賢亦曰富貴王不侫韓

文公亦曰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不見卿與相起身自犁鋤理固然耳
然而知之者鮮矣憂子孫之賤而以賄賂逆合曲邀横結求大官憂子孫
之貧營田宅殖貨財蔵金於郿塢積胡椒八百石憂子孫之不才俊而使
之乘肥衣輕結豪俠通權貴臂鷹走狗賓客滿門以求聲譽以是數者而
觀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使爲子孫者天資粹美必
至於驕矜怠肆志得意滿善不進而惡日趨使其愚不肖其禍不旋踵而
至然則爲人父母其於子孫生無死遺可不慎歟可不明理而遠思遠慮
歟世之人於其所甚愛而錯謬如此於其所不愛而曰能盡其道吾不信
也吾鄉提舉馬公序舉置居第以傳于孫〻其堂曰遺安其亦二疏龐德
公李文靖公之心乎蓋世二十餘年於茲矣易簀時子孫尚幼於今未衣
車卓内廉臺閫外州郡縣有良吏之稱脩德不仕者鄉里稱善人當時與
公同仕並世今其子孫彫落磨絶者固不必數其詵詵繩繩成身立業爲
何如哉聖賢之言馬公之志豈非明效大驗而不誣也耶至元十七年燕
南河北道按察司從事石曙字德昭公之長子也再新門扃求書於武安
胡祗遹併乙言以誌其歳月故爲之說以書其左　元姚燧集遺安堂記
故上懐思監州唐括君壽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先命之其不忘時掌請

記其遺安堂疾革猶從爲將欲手足顧言其子師年曰記成當真凡逞以
吉嗚呼君欲鄙文忍死以待而吾遅忽於操牘其眞負君哉進記之曰時
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爽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託名討賊挾天子
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公荊州爲依無依劉表蓋年是方無
有日尋干戈之事爲避地謀耳及表卽龐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
問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已徙高其事而去自今思之吠
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
則道無定在則義猶權衡也加誅於兩則不安而仰徙石於鈞則不安而
頹且錯置輕重於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況大比者乎三仁同事殷矣
微子安去箕于安囚比干安死二老同歸周矣太公安爲代紂之師而虞
揚伯夷恥不聽其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
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自不能同者非易
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時道猶規矩也措臣亦止守此有不
能捨以爲方圓如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
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於萬世以君生平一官爲爽呼嚱毒癘不難
爲住既時其出至郪豁平而求終養其親以歸擇有道俾師其子爲其成

材與自沛而鄙安而能徒又時其廉臣青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於
道義者何如君嘗深思乎故於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
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年其受者
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聚其行於家既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閒諸鄉
又如君之信於友者信於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
上乎君見龐公之果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丰
丗十月良哉日記　李庭寓齋集遺安堂記　爲郭周卿撰　要名爵殖貨
財闢産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常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
多蔵賈怨自中材而下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樣滅身李倫以
家財速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君子深識遠慮逆推倚
伏之理坐照存亡之幾於是外富貴而甘貧賤使當年無貝介之議奕世
享壽康之福此龐德公所以擺落紛埃絶然高蹈不親王公之餌者厥有
旨哉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危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
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爲萬世保家之法吾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榜
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辱與君遊既久稔知其爲人樂易豈誠庶介有守
平昔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芥無取接遂鄉社保志全高雅聘召屢至皆

不肖就胎厥之美槪古人無少愧其初名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亦笑其命名之迂也既而連獲雙珠乎如其志有識者以為積善之報僕聞源濬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不稱者必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高而不露一命名已顯而彥祓終身其餘澤襲祉不畀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既光明碩大矣抑將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歟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異日當自見之如斯言也信丁巳五月既望南平野叟李庭記元陳旅書李氏遺安堂記後　君子無往不安不能安則雖田野里巷之間皆危地也龐公以隱退為安是果足以遺子孫乎卑不覆於羊腸而覆於康莊之衢安危不繫於地尚矣族聞君子之學至于安而止也學至于安則窮達出處無不安矣然則人能教其子孫使致力於學不謂之遺以安乎李氏祖父皆以詩書傳家唐御史以才學進用于觀又以明經領薦書則李氏遺其子孫者以學安之道在是矣故雖戴高位登要津皆安所也龐公烏有是哉於乎君子豈獨遺子孫以安蓋將推之以遺天下之人此又名堂者之微意也歟蘇天爵滋溪集銘　醴泉李氏遺安堂監察御史唐命其子進士觀來徵銘銘曰伊昔龐公躬耕輕冕作訓遺安世克用勸林林生民孰慎厥爲

弗蹈于安而履于危如彼行人棄夫周路冄攬險巇心悸神怖焉有君子樂理脩脩義仕義隱垂裕後昆執法在廷風來徽欽于旁而文日歆于學堂斯構矣又大厥基既崇既安其承無斁至善攸存愼終如始皆胄雲仍尚安汝止同恕詩安者人所趨危者人所避環環寰宇間趨避每相戾君者代水家厥從猶深履一朝位望傾往往無噍類天工蓋禍人驕溢理必至何如缺缺身脩作頗自逐春桑足擷穢秋禾飽饔餐簞食難楚勞子孫有長利雖堂名遺安君諒識高義誰知千載餘復見襄陽來嗣守嗟古難過庭皆今器請求淵水詩安危乃一致王惲詩遺安堂為許徽之題　靜思富貴履危機醉着人心死不知變然遺安堂上客此心還與鹿門期清樾蘭皐百畝陰兩椽精舍倚雲深一轍樂事東風裏劉表何人識此心

又因題前詩偶書　山林長住廟堂居一葉時衣飯兩盂溫飽欽來均一瓢忘幸機算博頭顱陳眾仲詩遺安堂為龐氏題　仲宣故宅生春草千古高風愧鹿門誰作小堂巢翁單休種水竹峴南村

惟安堂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賦題鮑氏惟安室　于鮑子為己之學理世之賢技刃成風儒先吏師作為新堂歸防暮逆惟安是名命陳子賦之陳子曰世有至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真富貴無金珠之謂蓋是心也以道窮以物碍窮之存碍之喪孰能名仕版而志漁樵之往還身官藏而思滄州之浩蕩夸榮利於衎揚脫遺塵於伯王悅然乎進爲悠悠乎去歸忘卷舒之無心豈出處之異致緊鹿門之衷翁若方伯之兒偕子耕而妻歸窮塡寒而飽錢曰遺安之是計終長往而不悔彼陶翁之不屈爲無食而暫出賦歸來而扶替徑反關而容膝嗇吾身之易安頎何頼於紳笏惟子鮑子趣然高驤仁宅之爲居芳匪義莫吾無行玩名理以自怡芳謹遯惱而爲防鼓大乎諷吟介甲乎其溫良因時顧瞻偕道翱翔遂初可卑騶望不寒圍優追元亮之高弼懷寶不還中外無擇又不肩龐翁之退藏雲朊岫以陰合水反鑿而鏡清異居于芳泉皆醉如徐公芳世無常夫何往而不安頎眷眷于斯堂惟歷聘而轍環曾仲尼之暖席當去齊而淅滓盍于庶幾於希圖翔大膜之肆虐仰嗣聖之肝食元徒蓋幾何人而焦勞冀乎生息行于學以撫時吾固知可以窮奔進而植僵踣俾橫目之同安芳喜義亦形于玉色是謂推己以及物心泰而閒佛與夫斷吾之安而土宜一世者於遺孰爲夫得耶于鮑子心靜肯肯乃富惟服

壽安堂

吉州郡志堂在府治戟梂堂之後太守呂源置

壽安堂

漫游集題唐氏壽安堂　堂花啟森肆女貞凌歲寒堂上贊蛛白堂下舞衣斑江水蝌自汲鯉魚兒手繪至情樂無涯不知有富貴

元揭曼碩詩題九江義門陳氏壽安堂　臣盧之除彭蠡涯七百餘載真良家不御書表其門曰真良家沖和壽勃吹不散飛落南山堂草花任時冠蓋如流水撞鐘鼎食三萬指詔書十度復租庸每歲朝廷仍賞米父慈子孝則四方紀淨網明照閭里蓬萊水淺昆明空天開地闢元氣通張公百忍澤未竭王母千年桃始紅南山築堂三百步草什也雲森玉樹忠厚必有神明扶淳樸自是期順具方體綠贊紅觀能春洒猶蕩香扶珠公侯于孫始必復日為大夫人起居

靜安堂

永豐縣志　肆寧陟繾於官舍立靜安堂宋黄應龍碧林集饒仲良靜安堂序　形蹤好靜厭危欲安人所同也性靜極動懷安主馳亦人所同也寄於靜者非靜求其安者無安世莫之覺也饒仲良甫獨以靜安名堂日從觴詠于其間風指雅甚然而暢爲浴海而天難涯萬物並作暑與利錙胥擾矣起而享事者未始殊也飄飄非神仙未免危其身于奚顧不知安無法我寧屈曲在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退之乃不肖爲之是則孰爲真靜安陋巷顏然心與天際竟厥歌聲振金石惟顏肯其人方且仰高鑽堅欲罷不能臨深履冰戰戰自守不徒靜安故能靜安履靜安主人之歌者富矣未聞以

是爲仲良告仲良其然之乎寶祐戊午中秋日黄應隆題元吳澂支言集何氏靜安堂說　靜而安聖學之基也曾子授子思子思授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爲歷千五百年之久周子特起以主靜爲聖人立人極之本上合大學靜安之旨然儒者莫究其用功之何如也大學之靜在有安周子之靜在無欲知有定無欲之不二者於靜之功思過半矣王府掌書何君以靜安名堂其友趙侯徵辭於予予蓋有意乎曾思孟周之傳學之四十餘年而未有分寸得也爲之難言之其敢易乎哉雖然諸葛武侯曰靜以脩身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學須靜也險躁則不能理性而莊主亦云寧可以止遽立心處事惟寧毋躁是其所謂靜安者乎此前代賢相之所已行予號何君之所可及者而非虛言也如其言之虛也雖累百千言奚庸

黄知齋集題何仲器靜安堂　童稚相看到白頭知君無我最爲尤斷門晝掩南窗生除却題詩百不求廉文靖公詩不向塵機忘動心構堂燕處樂應深竹風灑面繁聲遠滿架圖書閱古今

安靜堂

方輿勝覽堂在文州州治設廳後呂澤父詩　峽束秋空一線青萬山深處長官廳此堂虛曠無餘物面面高開豐匹屏清源志泉州有安靜堂莫知始建歲月乾道庚寅守王忠文公訪求蔡忠惠孫亟所書舊扁揭之有詩云前賢石迹尚堪尋留得堂名直至今若欲斯民盡安靜要須安靜自家心蔡端明集松庭永晝精春禽天氣初晴又半陰惆悵此生多病惱王堪行樂獨傷心　又安靜堂書事　勿學異世人過常不可深勿學慢世人側身隨浮沉白日當青天難破是非心不有拔俗器安得太古音大著苦頻澗清泉流萬峯然士無懸塝至理須推尋

建安堂

建寧紀勝堂在府治設廳後宋趙元鎮詩建安堂木桃司以茶名之　滿漲一桄北窗涼喚取焦青後嫩香淨洗西州旱天口要看妙語落水霜

居安堂

元王沂伊濱集張道徵居安堂詩序　居之安難矣哉今夫圖於膠膠擾擾之墟喉喘顛汗而不反與螺飛蠕動均死生知圄莫知安爲安搞項黄馘之士超然獨立卓然雄世宜其無適而不安也乃今張道徵以居安名堂其寂夫世之翛然者衆而自適其安歟抑求其所以安而未得歟蜀思而曰吾之未有吾身也果何在乎吾之所以爲我也孰爲之乎求是而不得也則所謂安者懸乎在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而欲安乎猶畏影而走逃雨而濡必也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無始莫死莫生莫虛莫盈甘眠乎無何有之鄉而後安可言也若然者非持關尹老聃莊周之徒聞其風而悅之鄒魯之士搢紳先生亦有悅於此者矣道徵字允衷主惠州之瑞雲聖壽觀學琴與詩能從賢士大夫士游故往往求言以美之而請沂書其端

適安堂

潮州府三陽志郡治湖山背蒙齋易爲庵淳祐間宋公江於庵前拓堂曰適安　金趙周臣適安堂記　任君子山作草堂於松菊脩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予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適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於仕版身不列於行伍足不跡於是非之場口不涉於是非之境未晝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說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于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于以嵇康之適於鍛阮籍之適於酒與夫聖賢之適於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於天池之樂桀跖無羨於顏冉之德其於適性一也而靜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末之派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猶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

迹一也自心適之判於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江河井泉激之斯爲陂澥之斯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乎焉斯不亦樂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龕諸石客爲誰滏陽趙某也元劉將孫養吾集適安堂記　人情於所安者不能忘而安不可常得往昨兵墟城居顧念懇懇孰非所素安故人歸華屋迎奉侍還顧慨然不如故廬之爲適閒清風明月思舊家竹樹雖清景有過之而不予適也一日戈矛迫之走暮夜穿荊棘心搖搖不自寧所過深密狀門拌徹苟幽藝相保意未審不羨之及歸而得故廬欣然安之有過於其舊也於是思所謂惟適之安語古人類閱世而爲斯言也吾等儻非達不意得楚逐安知其味哉日西英以適安堂記請予蓋悠然當日之意而爲之記適毋其所固有也而適亦非常境常意孰不飲食也日用而相尋而適得其宜者長終歲可數孰不之居也朝與夕相禪而適得其趣者亦一往不常得是

之於履也熟之於灌也偶然而得之偶然而忘之者多矣未有識其所以安也脫憂患而安乎可以為適矣覊驚而夢蓋境圖以為適矣而神未得謂之安也惟安其安者無往而不適惟隨適而適者亦無往而不安杜子美歷鐵崖石龕之餘視花村猶如夢浣溪花竹欣然樂之如故鄉過從隣里比於少長杜曲何所獨無荒草芳吾何慊乎故宇若此者亦不能不安之也東坡當承平盛時三遷未已至往復渡海慨然有乘桴之嘆迨合浦一瞥梧他鄉清夜共方外蕭條賦詩對月作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語吾此者又不得而安之者也今予與西莫皆當伈伈於四達之衢而皇皇於一葉之擧者固無足以為安者彼山居雲角稱險為適者自予為莫予勝也今其存者有幾蒼廬蟺附形骸兒狄自以為無與奪也今其泅竟何若則斯堂之雖不得遂其初志而在枌榆望前無遂遠偶地安居子孫少長吾伊歲晚坐念昔人漂搖歷落如子美之亂衰東坡之流浪無意及此抑呂黎辛勤屋廬非喬木之故歐公思穎歸老無土思之音則遺物者之患我為有餘矣即他日雲仍磚礴如南北阮東西李所至而適安獨為推其所以始者固世故之所驅而安其所以存者固適之味也斯堂斯記亦豈不足以貽永久而無不足耶西莫本憧橋劉氏居城亦二十年其家君貂叔肖予蓋舊交云

國朝孫作滄螺集適安堂記　並縣郭而南可二里村落靜深林木蒼蔚當半山之陽闢有隱君子高氏彥恢家焉彥恢因先世娛親之堂曰適安稍治新之仍其名之舊良天佳時以娛親賓如奉其親曰不幸先君子棄世不獲適安斯堂竭吾弟兄一日之養又忍居此以重吾親思欲虛其正室休親賓之往來余至長樂之明年亦嘗一登斯堂出其鉅帙以觀則畫故所往還樂於斯患於斯以幸其有子而形於言者高氏之世澤從可知已感嘆之餘彥恢復請記以引其傳余曰噫畫之矣又何言哉請之懇懇至于三年不怠乃釋其名堂之義以復之曰彥恢人莫不知適安之樂序於呂黎韓子美其顧之趣也子亦知適之所安則有墮於小人之歸乎君曰未也然則吾為子陳之夫適於己安也適於人亦安也孰能舍己之適以適人乎此其墮於小人之適而莫知者一也就其所欲去其所不欲此小人之安而君子則否樂其所不當得不幸其所當得此君子之安而小人則否孰能取人之否為吾安乎此其墮於小人之安而莫者二也雖然彼所謂安不過安於積薪之未然而吾之謂吾固將思其積薪之已然乎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外蓋君子之適常在於所思之外故其安之有非小人之克知彥恢猶以為感曰凡人之飲食衣服動

靜起居意所便安而以為適審如是也其草衣木食穴居野處不擇地而安之然後適乎曰不然衿衣鼓琴舜以為適也甘酒嗜音少康以為適也均之為適而安危之去遠矣是非適於安者為君子適於危者為小人且於吾子言之麗正室以娛親賓于所安也不忍以為身娛于所適也不以己適而惟人之適不以己安而惟人之安而子未嘗損其樂謂非適之便安可乎試與子登山而采玉入水而求珠人固適矣子且適乎臂蒼牽黃車輕馭良人固安矣子且安乎即其所從適視其所從安非惟子之不能吾知子之不為也君謝曰小人適於內而不適於外君子適於安而不適於危吾滋信矣請誌于壁彤之終身遂書之古城孫大雅記宋葛元承詩永嘉王孟同適安堂　茂林脩竹更清泉笑裏相逢到酒邊一片閒雲了無着共他風月自今年陳李陵詩呂仲及適安堂　事如非夢本來空正在黃粱一熟中到處隨緣是安樂人生何地有窮通飛花不到東風舞霜葉空憐醉面紅只恐他年終未免傳家重說小中公長安志堂在樊川楊萬拔趙氏別野商左山題詩云　人生適意與身安兩事能兼世所難狀脚北總山四座蔡頭納被日三竿已知事業名先了回想風波勝雨寒滿目田園兒幽趣等閒莫放酒杯乾　元魏初青崖集窮通有定分流坎無膚患湘纍自苦亦太隘韓子孫憤將矣為人生百年渾幾時鼠竄鬼嗷徒戚戚何如樊川一樽酒住者莫究今已而秦川如畫渭如練韋曲杜曲無聲詩高堂駕空竹樹裏脈接瀟洒含幽姿起居飲食頗自適不矯不飾隨所施舉手為謝呂黎師乃今千原能得之有時高詠歸來辭有時獨酌芙蓉危人間所得容刀取委之順之夫何思王惲詩草堂卜築近清溪擬散棋頹似獄微幽事相關常起早老懷卻逐仕時違無心出岫和雲卧有客過門盡醉歸閒說黃家花滿樹幾回扶杖到斜暉胡祗遹詩霜滿朝衣塵滿纓幾人望享素依然起居隨意無朝暮寵辱忘懷任醉醒翠幕蘭孫抽杆纖碧梧雛鳳讀書聲題詩自笑謀身拙俯仰隨人又七齡　虎符銀印照門閭夢裏鶯啼勝自寒明斷急流能勇退此心無日不清安喜同李愿來歸早情笑韓非昔說難前日智囊高閣起圖國兒女勸加餐傳與礪詩營營俗閒務莽莽城中塵疑冰患夏女懸影咲塗人達者悟茲言還思樂我真生世嗟物役誰能勞其神過足諒非慕篤勸聊及辰深居無塵雜豐屋展且新庭柯集翔鳥池藻散游鱗觀化獲自然戚戚無所遵庶將依仁宅處樂以終身

護安堂

延平志尤溪縣本有護安營宋初營廢縣寓余仁蔵即左偏築第地忽陷穴深數丈有異物如象鳴于穴

中營舊有神祠遂遷之新市其極遂絕俟吏爲護安堂

容安堂

記 元朱希顏鄒泉吟藁容安堂世固有大人君子居廣居履顯位攬天下貴富之資以爲一身之奉履歛珠玉耳獸鼓鍾言從計行事與心會曾莫有一毫拂亂其所爲者然而焦心竭慮疲形勞神乃不能一日安於寢食之間以爲有主之樂其故何哉且人之主也萬善具焉大而天地之廣著而萬物之沫嚴而父子歌而君臣至於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有可樂之地是以聖人稱顏子之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以明夫道之所存即吾樂之之事也後之誕者乃欲以外物而求之不亦謬矣此東晉嵇阮之流卒爲名教之罪人也哉惟陶潛以遺往之才高出當世不肯屈身束帶往見督郵輒賦歸來退樂故里顧其名節炳燿風厲千古是非外忘世故內有所安焉於道者不能爾也華亭沈用之少以吏能歷試州府考滿選調西安東流二縣簿職雖日處簿領之間而其意趣雅淡志尚高古要不爲塵俗所牽每慕淵明三徑之樂及其歸也遂於居室之西偏爲屋三楹中列圖史旁蒔花竹以爲宴休之所扁名容安且寓景陶之意其子塤柳德遠過余言之余是以知用之之能安於樂者也聞之古人之言曰夫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用之之安有取於是是則所須非廣而足能有恒始猶歛之一飽飲之一盂抑欲順時乘化易於所安是非絕情屏世希合於曠達之倫雖然用之之年尚強進未已苟能推其違膝之度私其無爭之資施之民社達于朝廷之上則吾益知用之之不以爲安而忘天下之憂又豈遽以一室之樂爲樂也用之其領之乎

尊安堂

重慶郡志李可齋尊安堂詩 堯舜君民學吾儒共躋磨一毫如有愧其若此堂何

順安堂

宋歐陽守道巽齋集題蕭氏順安堂銘說後 蕭君李清扁其堂曰順安古綿文本心爲之銘鄉先生危恕齋爲之說君一以示予予讀之而復於君曰文以窮理盡性樂天知命爲順安必也聖乎危言逆順安危之理勢予所知也請從其後贊歎語夫順則安不順則危固也然順不必安有時而危雖有時而危君子視之甚安也不順不必危有時而安雖有時而安君子視之甚危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君子順理而已若預計其所安則有擇便求利之心焉古之人蓋有信已而不偶於俗行道而見尤於時無愧於心而反以取危置安危於度外而惟一順於理之歸亦可以浩然矣夫安危之判不大於生死然而孔子戒求生以害仁孟子許捨生而取義苟有合於仁義則生死不足計而何安與不安之知故夫仁義者所以安之理而不必安也湯文王周公孔子吾未見其常處於安也不常處於安湯文王周公孔子猶安也人之欲安之一起居飲食欲安一出處語默欲安欲安之心重則凡可以得安者無不爲也夫可以得安者無不爲則苟涉於不順者亦可爲也故曰順不必安不順不必危君子見其爲順則雖不必安亦趨之見其爲不順則雖不必危亦舍之如此則吾得吾心而不眩於目矣君以此心固有之理而順達之如水順流如木順升前之褫百憂多變始恕齋所爲歎者不留於胷中而日入於夷猶舒肆之境意所謂順安者君既享有之矣而予猶進此語亦將竊附於無入而不自得疏義之君意何如李清曰書之乃書於二君銘說之次

善堂

記 宋劉須溪集善堂自書鋐易佩以來有志於改玉改步者即其言尊行無不用其取於它山之石者則又驚世絕俗至乃使人不欲稱揚俠克恭獨以善名其堂初若無所謂者然察乎其無所不包語焉而不可勝既豈不廣大矣易直矣純粹精矣使以予粗知字義謂予一言予蓋歎之愛之爲之言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繼之者必善也苟於其繼之者不深識其所以然則必謀然而無所可守矣始爲仁義禮知者誰與求之性初性初無是也善而已求之畫前畫前無是也善而已善者念之動也雖天地之分亦念之動也方其動也我且不自知其爲誰亦猶未動之先天且不自知其爲道天即道也道所以爲天也而吾爲道之子所謂繼也繼猶春也春之於物其何所不生而豈有不善哉人見其無所不生也不能無善不善而不知其不得不生者皆善也而豈獨私於人哉而豈獨私厚於我哉吾於此見天地之量於此見命之流行自然如不得已於此見性之於人本皆如此而橫論爲惡調停爲混者皆未審逆諸其初也衆初出猶雲初興豈下流之謂哉必有察夫動之惟微而後知其爲中也雖不離乎喜怒哀樂亦未至於喜怒哀樂故仁義禮知皆不足以形容之此則善之爲善也善者道之所主也吾亦于之心也亦猶人主未有名字所知者其父母而已則其去父母特未遠也字之又字之其號名殊而所生不可知矣今之言性者皆字也心言仁仁言覺覺言覺覺言公德言常常言端端言幾幾入轉而元而通而復則字之字也向之負者猶有以爲方也而清者不可以爲知矣父止慈交止信非不足以爲善之所止而謂善之爲善止於此則不可蓋有止於此而不足以爲善者矣故家有嚴君而大人者不必信嗚呼不明乎善則雖執中猶執一而況愈支愈離愈辨愈惑今世之所稱者以并包爲善而又以異

儒焉爲善之人則殆於誘惑以爲善不知舜之善也有若决江河之勇與亞
子之善也優於天下則善之秉彝爲何如也使於學問既得於念動之初
有以達性命之蘊而又有服膺固執之力不得志獨行其道屢空而不陋
昔者荀息之言曰人之爲善誰不如我范孟博謂其子云吾欲使汝爲善
則我不爲惡後之君子無不有感於斯
馬楊氏自四世三公爲蜀閬家侯青神人

止善堂

撫州臨川志金谿縣令王有大初祠
二陸先生復齋象山於學之講堂嘉定間庚使黃公犖咨攸祠於學之東
偏初止善堂宋袁絜齋集止善堂記　乾道淳熙間象山陸先生以深造
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啟告學者皆日
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備著於所
居之金谿至今已多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之學蓋其源
流遠矣嘉定中薦君爲宰是邑新學宮講肄之堂而以止善名之欲使
學者求大學之指要而績象山之系脈其訓告切矣蓋嘗語余曰此吾所
究心既而不能忘者幸爲我識之余聞道無窮盡充滿天下無非斯道然
必有歸宿而後定于一故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書曰安汝止又曰欽厥
止詩曰於緝熙敬止凡易詩書之所稱皆歸于正大無纖微之差者也故

一定而不可易大學之止於至善其亦無一毫之差者乎如金之至精如
玉之至粹如規矩爲方圓之至如準繩爲平直之至於此乎止則真得其
所止矣伯夷止於清伊尹止於任柳下惠止於和雖不善也而孟子所願
學者獨集大成之夫子蓋必若夫子始可以爲至善也射必破的其藝始
精巽於的而不能中則亦不精矣惟道亦然隱諸中心而安質諸聖人而
合始可爲據依之地微有差焉於道已矣爲乎名堂之意所望於諸生蓋
如此雖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見其爲至善吾從而止之可
謂不差矣然未能相與爲一則猶未善也全體渾融了無間隔斯其善之
至乎學者於此盍致思焉發憤力學期於自得庶可以續象山之傳而無
負於爲乎所屬望者焉乎名聲咨昭武人也今爲太學博士云元劉將孫
養吾集止善堂記　鈞臺張公一飛服勤戎幕升掾省闈周旋過江之從
星霜焉上涉歷江湖以忠實況毅究知元宰衙重留後幾務繁夥小大究
懷如是者逾二十年每慨然王事之稠勞而偃息之未有涯也事遠物所
令則然嘗以語平遠宣尉趙公平遠以止善名其堂且以寓其優游之有
其所而志念之遂其樂也既綠潢水令遷長新府選佐七閩宣威以名堂
之意俾予著之予復於公曰止善者大學之極功而中庸之所自出也大

學之道主於至善中庸之無過不及者止之所也古今忠賢志士其事之
善有借於古人而所以不逮於聖賢未免於論議者往往皆過於中庸聖
人之道至平至實人皆以爲堯舜者謂愚夫愚婦皆可以與知與行而其
極也聖人有所不能盡非不能盡也知止於其所止無過不及則足矣然
世之論者常求其過也中庸無奇而流俗多好異此止之所難言而中庸
之所以鮮能也今語人以爲聖爲賢其事遠其言長若語人以爲善誰不
欲之善之道不可極隨其性之所近情之所鍾無節文以爲之閑無中道
以爲之度觀過雖足以知仁制行不知其無節亦不得爲盡美也止慈止
孝止敬止信人主之常理人事之近情如是而爲善行而不已如躡門庭
而造閫奥升堦壞而及几仞起足下而達萬里必然之理必至之勢夫是
之謂至而又何加焉後之言善者則異是矣君父之道勿論臣道止於敬
如子產之事上夫子許之矣孟子之陳仁義自以爲人莫如也敬不出於
此矣或者乃必待如中主之無所逃而後謂之共石慶之懼書馬而復謂
之謹則敬本不如是也子道止於孝閔子騫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曾子
之養志孔孟皆以孝歸之矣或者乃必欲如臥冰而得鯉汲井而移江乃
得謂之孝則孝有不必同也南容之三復白圭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聖門

之言信亦如是而已而焉足主焉白公爲田光者每喜談而樂道之未已
則信之理不自知其爲可疑矣爲善之志不可復而善之道各有其當焉
善之道不可盡而善之事必得其中不可止者吾心也止於其所止者亦
不得而不止也中庸之言曰所求乎爲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爲臣以
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與大學之至善相爲發揮於
是而見曾思之同道夫常有未能之心則止有所不能止而何過之有哉
有餘不敢盡有不及不敢不勉拳拳乎得中而後止而至善無以踰是矣
公好古博雅老成歷練過事明敏論說有方其於爲善者飢渴所至皆可
紀雖用未醻其勞而諸子皆好學有立長者才望如其家君蔵早已擢踐
入則者爲名掾是堂之名將復人之興用之猶有餘裕且將與江漢並傳
吾記之以俟方來云　東漢李郃以隱德不仕前輩謂不霣之脈在其子
固古今之興家也何不然哉嘗諸歎夫隱德之初未有非顯庸之日而窮
約之狀惟其力不副於心事不行於勢乃回折於無可爲之中濡呴於苟
可及之域人者有不可知而天者念之矣然推之而無可陳之盛之而無
所驗也蓋善人之善每如此故報之孰也不能于其事于其身而常施於
其人之天及其著也儻能思其先世植立之勤人事反覆之故則其報也

愈遠而其慶也方長若圖其獲而以爲已能侈其遠而謂人莫已若不知木之方盛而根之已撥水之方漲而源之不繼者此者往往而是也若張公之述是可謂世有其德矣張公不饗而身遺其子孫今止善公雖斬水幕升佐宣帥子之椽湖南者選掾于省去余君之述興何乎而新均加焉後此又可知矣余君雖仔爲止善行軍所獲以屬對知其爲儒雖是登之上坐師禮之乃其素志不願仔于女玉帛願得一南士以教于孟如其意令止善培庭森然崇講於詩禮恂恂無求多於人未艾者固在此即是一事其所積有加於張公之隱德者幾倍張氏其可涯哉予既執筆書之復記其後如此宋度正性善堂藁　環源潘章李淵相從爲學趨向甚正以止善名其讀書之堂正喜其善於自擇也曰其歸爲之銘以勉之　天之生民厥有常性學以道之不失其正其學如何由小至大如彼百川至于河海方少之時洒掃應對毋怠毋忽敬以直內及其既壯明德新民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於斯二者將安所之善之不至惟日孜孜人之一心照照日月浮雲蔽之其光則缺學者於此閑邪存誠既周于德繁然復明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孜之四海相觀而化始焉不及終也過之流於異端君子不爲卑哉頗于未見其止嗟我後學爲乎云已盧跡齋詩嘉兩知鳳在發生秋霜烈日嚴切成只應史部時中意無負廉卑止善名　嫺鶯榆枋決羽翰培風九萬見鵬搏丘隅黃鳥能知止未減天飛境界寬以時中照止善之義者吾天久公而書士常當者之許也撫卷感喟同賴見之王旭詩　人心若江河晝夜無停流東流未到海滔滔詎能休又如遠遊客終年寄他州不知歸其家蔽慕何所投水流上滄海人行止故丘而況寰宇中事物紛相酬人欲盛其熾天理微以幽瞬息變化間肝膽生戈矛苟不知所止定心終無由所止非至善此心猶可憂卓哉陳使君立志希前修名堂以止善善外俱無求我德自此明新民功亦優還應有餘慶永爲斯堂留不愧大學篇芳塵映千秋劉靜脩詩題陳雄州止善堂　又祓邪君撫卷慈野人無路識風姿願將明日甘常詠用續諸公止善詩同恕詩題陳參政止善堂　事業人生有聖賢半塗未敢謂卑堅滄洲不發千年秘闕里空留入德篇

積善堂

宋魏鶴山大全集積善堂記

前知晉州家侯李文以書抵某曰吏不佞先人遺書屢身州縣踰四十年歆共厥役卒無顧趨今浸迫老與念厥紹不以拄于辦事死且不瞑矣之先廬五間之季少卿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徹而大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太中公合而葺之開禧三年燬於里火災大懼堂神賓祗無

所於住家積寸累凡十有五年以潰于成重惟評事所營在積善坊則今成室之地也於是以坊名名堂示不忘其初且俾後人斯言之依所誓有引于其爲我發之余每惟聖賢垂訓惟畫所當事而無計功嗣獲之心爲是所以異于善惡報應之說而效之于書于易則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顏語相傳若有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發有同乎曰吾不然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雖鳴而起孳孳爲善夫自朝至昃非必盡與物接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變濟時及物之功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嗚呼吾之所謂善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性命於善也率之而行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何性而非善翔翔其乃油油翼翼如弗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我愛也夫亦自盡其敬焉爾明發不寐洞洞屬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神之所饗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爾私朝齊沐書命習容非以求知於公所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非以要衆於鄉黨也吾知循理盡分而爲之他人何與焉不敢侮於人所以自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欺焉侮焉人無加損而是心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善之興慶不善之興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又況人之言行或誠或僞或公或私惟家人爲不可欺夫使刑善於家聲孚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言凶妖祥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願相與切磋究之家氏源深委大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今以朝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五年矣晁冲之積善堂詩并序皇帝即位之五年改元大觀赦天下詔文武吏親年九十已上者應封咸賜封之于時吾任城曹叔祖母九十一論當如詔而有司以于無見任者輒抑之於是叔祖入告于朝既俟命于京師凡若干日天子聞之詔賜命婦服封壽光縣太君制下姪曾孫中廬令昕昭德族人詣堂賀叔祖顧而喜曰吾歸葺堂于任城第以奉壽光汝爲我名之中廬令讀制因請名曰積善蓋取制中所謂植仁積善以侈上賜也是年秋堂成遍命姪曾孫太史爲之記越某日大會諸族賓客合樂以落之姪孫革令作

慶壽光由以獻東州之人相傳爲孝老之榮沖之時以事自郡徳來徐徐府通守叔父一日召沖之語且曰吾家由慶國夫人以來七世矣以夫若子受爵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耆德自致如壽光者亦一盛事也不可以無詩吾將賦之汝其同賦沖之謹再拜稽首而言惟天子仁故貴老以勸四海之心惟壽光賢故介此眉壽以膺封惟叔祖孝故不旬日感動天子居有司議而特封之是三者皆宜歌詠其事以示天下後世抑沖之小子也圖顧以文列名父兄之末况叔父命我謹撰成積善堂詩十五韻上呈

呈次朔當款龍荷夜吹元恩傳優老詔周及庶臣門細刻穎珠禮膺封封錫異恩大醻堪一笑東帛不須論縞想吾宗盛恭惟母德尊孝忠兼仲子辭翰耀諸孫被詰金鑾潤宮衣華璧溫萬錢賓客賀五色常王百穫草開新夏熖桃房舊樽曲迎園扇度舞援珠衣纖水下精魚尾霜邊見笋根英發彤霄在繪事畫屏存有客依同姓達人附故園滄留鷗伏驥倪仰嵬晨昏西望浮雲合中身撤義奔十之母木嘉卿名年六十六居畿後又詩

我家得姓自衛史文王之昭鍾厥美西京御史府大夫父慈子忠不惜死至今墓上無曲棘穎川歲時慶廟祀中原長亂厥風塵南渡不及渡遠水曉作道武蹉英雄達邦之晃同興起世封穎川判濟州子孫婢擾冠翎偉磨有賢良如漢初名勤事賢爲學士是時海內圖書家一㝡來濮張興李五相張千承多忠貴文奉入本朝三祖百孫同一體中祖穎川罪遠封東祖西祖徙于濟自從決策罷兵來文靖公會孫范孝五郎返參大政平進不厭百寮底即令門户益衰微攬古懷今情蜀已上思狀孔播無根甯養心存春蕭靡津州有母行百齡踪封鈿服明光褭夫人服力尚封綠拜恩不易從稚齒初惟夫人有子賢曰此布濩叙不得何勞華帝血面論直以微誠動旒扆華堂白髮喜更新即看青袍子高㐮壽年十場日未央滕下曾玄扶且倚中都有孫不能鳴東都孫丈刋煒煒白子西詩題供集贒

積善堂　梁棟耽耽積善堂堂前景物闘輝光烟雲滿屋子孫盛風露一軒蘭蕙香留客夜碁敲玉局澆花春水響銀牀高門定見多餘慶好種槐桐侍鳳凰僖儒清詩題沈氏積善堂　翰林賓客散如雲積善如今喜有君背邦堂成因舊爲傳家書在足前閒屋山兩過烏犢好池上風清鶴不群我亦東公門下客題詩三歎感斯文元劉仁本亦玄集題上虞徐博士積善堂　維皇降衷衆善攸同匪書于悉匪賢是豐人惟好德以踐厥躬惟積過大惟累過崇實基實履實塞實充如太王王季累仁積功至于文武以植其封　大易之繇莫坤爲厚厚德無疆以載以育積善餘慶聖言

匯海曾彼江海原流所受嵩嶽益高始于培塿拱把之材薿然其茂彼雖其積遐富其有　虞山之麓是有徐氏聚族于斯匯今伊始自获先公表厥宅里載勤載勞遐積遐累爲善好修以厚其施人懷其德世濟其美於昳琫琫克岐克嶷　我行省方于彼虞鄉衣冠之望惟徐孔承積善之堂有燁其光湖山蒼蒼湖水洋洋源深流長前人弗忘爾雖弗忘雖爾之慶

程雪樓集題安氏積善堂　大同有安氏積善人嘗聞食比黔敖敖果無暴晉分遺金且不受貧恭常對焚止洞猜好客居肆仍尚文雲霞瞭高蹠蘭桂延清芬天道苟可憑有報寧非君衆人力莫敵墾之運在勤張文穆公集題張氏積善堂　累世同居公藝忍見金不取劫安廉古今爲善豈求報造物爵益每益謙春滿蘭埒無限好年侯蔗境有餘甘堂成史許門高大運得天家兩露需　國朝錢宰臨安集題徐子中積善堂　十月風露交覆霜變重陰密霰日已累堅水日已侵從者既有漸來者方自今君子契天道晨夕廷吾心樹德當務滋養引能高深丈言美餘慶保此以爲箴　翳翳嘉樹林繁陰散華采術有兩露滋仰見雲烟對昔人手中植歲月令莫計寸根增地雖尺幹起天際物理庶可廣人心貴能繼勗哉賢子孫積善期弗替

遺善堂

宋李俊民鶴鳴集

序雪巖老人欲其子孫之善何如是諄諄也我有子仲賢以其遺命書之於堂訂曰遺善遵而行之朝夕於是其命之使行者不敢不行其所行者皆善事也命之使不行者不敢行其所不行者皆不善事也非惟不失士君子之行其孝子之心何時而已耶噫履世與事之間不忘於善亦所未聞故喜而爲之詩　君不見遺子書僅只一經相門出相耶在金滿籯又不見燕山教子以義方靈椿老去五枝丹桂芳破散錢堆一百屋紫微不顧有子如窗郎陷爲天下輕薄子伏波不顧有子學季良身前身後事茫茫我恤我躬猶未遑長把賢愚挂懷抱請看積善之家遺善堂元李顯卿詩人主有彝性好善本自然一爲外物誘遂爾迷厥天悠悠衆俗中孰能返純全伏膺念遺訓乃親之子賢遺訓果何云允善俾日遷善心願呈達但坐私欲牽四端既擴充天理歸周旋受用終其身復爲來者傳子于及孫孫所遺無窮焉名堂豈不佳力行貴毋輟斯言亦自警歸以貽吾前

樂善堂

輿地紀勝堂在襄陽府治梁簡文爲晉安王鎮襄州日置前政料文季陽等十三人形像於襄陽府湖州府三陽志郡之梓山後有東湖沿湖而東由山麓而升建樂善堂爲東山之勝今不存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

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國卿貢進士丈君贊求予作文以記之予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者熙業事功雅著閭閻見聞可致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達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遠唐宋豪傑所營宜往往而在所究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倂竊者崛起攙搶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襮茂滋味之賸盛貨利饒己之教早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食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俗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啟南服獨先受兵夷戮剝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究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爲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始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持命覺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焉君子以爲難能有

司寇推其之令官遂而平章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弁那諸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壯未然不顧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丈進士之公丈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繢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使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許有壬至正集樂善堂記　天生蒸民其情莫不就福而避禍以福可樂禍可憂也心非狂惑孰肯避樂而就憂然世之儇儇爲日趨於憂而不悟者何哉抑意溺其中物欲誘其外也審念人生百歲露電不足以諭其遠所貴於生者樂焉而世之樂者或紆朱懷金高牙大纛而不思盡其職或拓田華第厚殖珍貨而不思取以義或仕俠跌踼意氣自負而不能撿以法或狂誕遺世虛無高遠而不能揆以理不盡其職則責繼焉不取以義則怨萃焉豪而不制則敗而不反則亂曰責曰怨曰敗曰亂其焉憂至矣聖人蹴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學聖人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道之在理之得也士之廟行者毫髮之愆不謫於心雖步之頃不肆於正則吾一身豈不體安而氣平其事親而能孝事長而能弟撫下而能慈則吾一家豈不上和而下睦乎其施於人也大而陶宇宙於泰和小而一郡邑舉

受吾患至於窮居不見講道讀書俯仰天地亦復休日欣欣蓋所爲皆善則無所往而不得其樂也東平王蒼之言曰爲善最樂此之謂也鹿盧那公豪著才諸歷臺閣出典大郡歸國世居徽郡擇新宅欲合度題以善樂徽文其中有士佐丈郎鹿屋爲正郎欲盡其職者也其得爲善之樂者乎既始得于風骨可愛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則又將及于孫而無窮焉善之樂庸有既乎書以爲後人勸張西岩集樂善堂記　人之心未始不善一爲物欲所敝則善與否之間惟賢者能其身不厭蓋知之而能好之好之而能樂之故也雲中李彥實資孝悌崇仁義爲人謀必忠與人交必信自妙齡力學年踰知命不求聞達聚書數千卷日以修身齊家爲事雪廬大宗師元公嘉其賢名所居堂曰樂善既爲之書請余記余聞古之樂善之說有二有樂人之善有樂己之善如書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詩愛莫助之禮莫人之切磋君子成人之美皆樂人之善如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樂己之善也聞彥實孜孜汲汲爲務其德不務其祿即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其庶乎物無所欲樂之終身而不厭者樂之說雖二而其理則一未有不樂己之善而樂人之善也方國家訪遺逸求隱淪若彥實者不既當有推舉之招眾得時行道大展所蘊則曰文之愛士鄭莊之

好賢何武之薦人又有望於將來可不勉旃彥實名貴敬行六部尚書諒某之第三子其家世事業見於內翰李秉軒先生所作神道碑茲不復云至元辛卯日南至後三日鄆邪張某記王沂詩題龍氏樂善堂　余愛淵明詩顯善真以敦詳云昔來谷中有至樂存龍氏世蒙祖居落多璵璠菜堂種嘉禾叢陰庇其根懸禽不敢栖好鳥時飛鳴清翠積我床調酒盈我尊顧言懷靜者時復扣衡門楊仲弘詩題楊損樂善堂　樂善名堂事可誇兩全忠孝鼓侯家推轂入廟思無忝介胄升壇聽不譁窗下唱歌書未卷門前立馬鼓猶撾使人自覺家遺德派漲春江誰有涯康博詩終日乾乾務自新事來況應當吾真通宵復省能無愧可道中堂樂善民　國朝胡恃隱集樂善堂中樂寂真痼桑變變道終存舊家閱閱今猶昔奕葉詩書子又孫憲竹邀迎春雨靜燈挑偶歡曉霞繁高風舉世堪師表孰使紛紛薄俗敦顧祿詩高堂何渠渠樂善心自安誰知奔叱子趨利日萬端

獨善堂

南康志即都城後山陳公德方所居之堂也貴太史名丙書之今其家宇盡猶在淳熙庚子郡守朱熹名其坊曰蠡善蓋以此宋王安石臨川集湖海十年舊林塘三畝餘[illegible]乌限也見洲堘之士褒表不除靜樂談者隱博士詰言誼言謙行不進其時謀者隱也諒

讀東方朔貧賤富人居前十千百善乙如富不如貧賞不如賤吾詩月能
賤貪捉能賤拘列雖亦何有惱中聊自如猶應不獨善五子畫心賞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文未回獨善示能以救人學子滿階除釋子翻
細編學子滿身日有使喻彥良香山集實心并四者文史足三餘不作實
紳念唯便水竹居住名元稱藉真樂

明善堂

元一統志堂在徐州
每知如月旦遺評在今經典建除州治後國元祐元年
杜悅以殿中侍御史出知徐州作自爲之記中更兵革堂不存而碑在守
冢害之新安後續志張雄飛字宏甫歙縣人悅扁書堂曰明善江州志彭
澤縣學講堂曰明善劉將孫養吾集明善堂記　四端五常生之謂性百
行萬善充之謂道秉彝好懿尊德性而道問學豈獨希聖希賢稱善人而
已乃所以自愛其身愛其身乃所以事其親也人孰不知愛其身哉有以
外物爲愛者有以欲利爲愛者不知反身而誠天之所與者無不善致知
而格物窮理而盡性萬物皆備於我無入而不自得集其大爲人孰不知
事其親哉有以致養爲事者有以顯榮爲事者不知誠身之善術仰無愧
而盡菽水之歡家庭羈膝而有不與天下之樂守身而身安悅親而親悅
事孰大焉夫語事親而本之於誠身而本之於明善宜若不相似然者而
古今才賢志士所以墮其而危其親者往往以善爲之而不知其害以納
於敗然後知善之不明不獨學問之累莫切於身莫切於親身不可得而
保親不可得而安惟不明善致至此豫章徐氏以明善名其堂其從子弟
爲楚材請記於予則其家傳之教所以揭此名者固有其本矣嗟夫善之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譬若大路然不能以無蹊徑而蹊徑者必捷事有取
痰而利速者須焉之擇便以爲無害於大體而不明者在此矣明之不行
也我知之矣譬若飲酒然未嘗不惡昔而亦以飲醇爲可味無不知酬酢
而憂謂解憂之不可無是則不行者之害與不明者相去幾希是亦不明
耳爲人父者不可以不之明也衆有惑而不見厭有嫌而不聞爲人子者
不可以不之明也起敬而心不自懼讒而志愈遠爲人兄者不可以不之
明也帥正者不通私情篤意者苦養於愚爲人弟者不可以不之明也抗
直者類於不讓和易者嫌於小狎以及遠之事君通之取友私而齊家公
而從政其間是非疑似之形善利跬步之覺抑又何限然善非難知之明
非不足之以學問爲學問而不體之於身心於是不能盡事物之情偽躬
行爲迂闊政學歧而進擇非不精識非不周而知有未至故不違則不明
實非不足以及操舍而守之不篤見無不足以辨得失而行之不力雅歸

於固備而審判於顧慮乎其後悔除憾者皆在此故不明則不明物格知
至而後能達意誠心正而後身明善明而知所止於善何獨誠身事親而
已徐氏之善既著矣其使升斯堂也睹斯名也思夫天之所以予我而祖
若父之所以望我者心體而身驗之抑何善之不明予獨取人生家庭日
用間意爲斯堂記之持以感發其無涯之良心云爾而未暇精言之也同
恕齋庵集明善堂記　涿郡姜汝揖濟川之子煒過予而言曰先君平日
好賢樂善受知太子諭德勤齋蕭公家構一堂爲燕休之所請名於公公
署以明善居嘗言求記先生以達訓義不幸先君就世煒惟先君陪從門
下有年數矣志所未竟非煒之責與敢犯是不韙冒昧以請幸先生卒成
之予俯而思仰而嘆曰斯人其可得而復見邪曩自得友李君仲和聞
濟川德義之美接款既久益信仲和爲知言而喜善人之得見不予欺之
由　望子安西王胙土秦雍姜氏以織工選分隸室濟川年甫十歲即能
代其父偕叔仲來關中時執技者號隸邸私人數十爲曹恣橫閒并有司
莫敢詰何濟川足跡未嘗一出作戶爲叔仲憂己命肆業吳氏坐勤不異
寒暑吳氏家其殊常子弟以女女焉經始立室家公事私業如則而集每
以精巧中程度獲褒考功皆諸人者無不意滿謂工當其直也母氏既亡
迹養其父殆十年竟致之誠鳳勁隋類其疾也度不能返葬貫地府之南
而安厝焉數厚親其弟求致母長合葬之日啟視父墓有若藤蔓之英者
周絡其棺牢不可解衆咸嗟異卜師曰此休徵其孝感與焉人惇理淵實
謙恭和易賦與既厚而保守無失能知義取能遠利嫌自幼至老外酬內
應無一言之妄一事之苟是其於五品之遜有不待教而神會心得者所謂
善人者非邪勤齋先生舉于思孟子相傳之要以示濟川豈不曰可與言
而言其知濟川亦深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所謂善也精微之蘊其凡
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本於信而根於心理五典而肆萬事明之則知脩之
則爲聖賢之教首以格物致知欲人曉然知天衷所界決不可不爲而爲
之必用其極則是善也真爲吾物矣千室之邑雖曰必有忠信而學之不
講亦安能必他岐之不害吾步邪勤齋以聖賢之學期濟川朋友切磋不
復可得而有矣焉予惜哉然詩之言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濟川內顧族
之童不隋分寸而起家始祖有田可耕有屋可居其艱甚矣好德之秉涵
閑鄉黨信先長者樂告以善無欲展後者爲何如邪繼今以往登明善之
堂人將曰父作之子述之濟川爲不亡且煒與其兄煜融融怡怡盡懽北
堂播揚之餘有升無替匪進而興之孟試而知之也至治改元十月朔旦

記

服善堂

元同恕榘庵集服善堂記　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青社王公仲懌名其所居之堂曰服善蓋取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以自警省至矣哉公之為心也乃者求記於予予聞命且喜且愧其善也聖賢為己之學泯泯乎無傳也久矣公獨聞而知之某愧也竊亦願學焉老死不能以寸何辭以復公姑舉論語二十篇聖人所以稱顏子者爲公誦之淵淵乎此顏子之極功作聖人之能事蓋顏子於聖門始乎視聽言動之請事斯語以極乎高堅前後喟然之嘆未嘗一念不以聖人博文約禮循循之誘爲己任擇乎中庸博文也得一善則服膺勿失約禮也其曰語之而不惰者不惰此也其曰吾見其進也進乎此也曰如愚曰非助我者曰好學曰賢哉賢哉雖辭有抑揚要皆善顏子之能擇能守實有是中庸之德也故不回作聖之能事乎或有疑顏子明明德以尚之新民之功其如不見何顧不思聖人既許以用舍行藏惟與我有而於為邦之問獨以損益四代之制告之使其進為於世卓闡伊周召之所至將不能於抑斯言也論語所不載子思亦以為中庸之標的豈一時門人未之有聞而子思得之於過庭歟今公既有事於此矣予亦以是得公之心及公之用由削牘省部縣實卓然已作令器

漕司失實衆以選判計度周而阿蘇寧海舟如期輸濱以石計者三百五十餘萬自有此司數無與比大臣嘉獎之頃山東鹽運民惡刁猾史姦必去均齊富戶之營產決富商之奪法行而深遂此則公有獄有為不辭于位也攝居戶侍主理賦然用令昔出入之議謂賦入數倍於前不可復加實出之務民無紀極令民窮財匱什百往時當節用以寬民力張以善後其博裁振拯之方昇上之參議樞庭遂將大小沈脈後者數百員議當改秩以璽書勅書寵光之可勤盡力廣海軍守羈縻死者甚衆請增衣糧璽案之給以厚其主奏皆可此則公忠誠惻怛不隱於為言也若聖上登極以戶部尚書整辦供億事重體大應變如響始完而終洽置諸太禧宗禋院俾視一世皇原廟祠事蓋其數也遂踐宰席親承玉音陝西民務之太令以付汝其簡聖知為何如蓋公以英偉明亮之姿忠信篤敬之行推吾服膺之善不倦而進焉以濟登茲爲于顏子舍之而藏者也公則用之而行者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異時將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功當有光於先正矣至順改元冬十月乙丑記

兼善堂

元胡祗遹紫山集兼善堂記　太師國王以神武不殺之仁而贊成開國之觀當是時幕賓郎中石丈謀議爲多未及上太平守成之策而去世吏民思慕以謂榮不副德至今以為恨家嗣宣慰使祥甫克肖其德光大先業老思追遠致敬竭虔於家廟而以服膺家聲為懋勉自勗起堂於私第牓曰兼善其志蓋可見矣獄山野老一日過公之門既書其門楣不可無一言以誌其壁竊嘗思之男子之生世窮達有命貴賤在天不附于命不拜諸天永其在我者尚志而已高志一立鬼神莫之奪所謂高志者富貴不與焉天之生斯民也固欲人人靈萬物而參天地然而清明純粹剛健命世之義雖建物之巧亦百千年不一全備所以感之者大抵碌碌於齊民宣慰公之名堂伊尹之志也伊尹之志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如己推而納之溝中故其言曰與其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豈若吾君爲堯舜之君吾民爲堯舜之民哉此孟于所謂達則兼善天下之旨歟百年之間兆民之衆有此義而無此志有此志而無此才有此才而無此德有此才德而不偶明時者又十常八九宣慰公於斯四者獨備而兼全將見措斯世於唐虞之上何遠之有故樂爲之書

集善堂

瑞陽志在務農鄉四十四都之京山太德庚子蓮社李覺通剏

慶善堂

瑞陽志在城南之西

性善堂

元同恕詩太極分明造化根人人靈府種深深

秘明不是顏曾獨自謂顏曾有力存　聖門孟氏有深功兩字光明日月同不用諄諄尋下手熊魚但味七篇中

寶善堂

元王沂伊濱集寶善堂序　物常寶於所好山林江海所蓄歲瑰奇偉麗之玩是物之難致者人得以爲寶由世之好者衆也善吾心所固有其求之也無鑿深究遠齎大腰纏之艱無懸崖絕壑蛟魚虎兕之患其爲寶也以之潤身則純終令聞以之理人則心悅誠服其流風餘澤被於千萬世推懸于瑰奇偉麗之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者獨霄壤也然世知寶者少非來嗜欲障蔽充塞使然歟雖然世有為不善者矣人之動而之禽獸行也動而之聖賢主之動而之死亡可不大哀也乎亳徐元清以寶善名堂搢紳大夫既永言以表之而請其說於余余謂元清知所寶矣然不元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是言也吾聞之宋大儒云黃叔美詩寶善堂為薛玄卿題　人孰不有母鮮能錄其思人孰不有弟鮮能念同根漢興尺布謠鄰有替粟言所以憂世事永歎鶺鴒原編懷寶善君生子出孝門切習靜室業實爲仁安數百金買古宅乃在清溪濱堂前種荊樹堂北長慈萱時從道園中駕彼白鶴軒再拜母膝下殷勤問寒燠季也一相接怡然熙春溫溪魚識爾歌鳥烏若盤餐

余過登斯堂吳公有銘存阿姪三五輩削朴酌清尊挾策進退閒禮義何其尊嗟今利秦人骨肉相仇寃蒼天信可問薄俗難與論

克善堂

宋陳杰詩克善堂爲吳氏題 厥初生人稟性中不思不善悉不能克血氣既剛物我交戰不思不克又思不善克而善者可驚可風匪善而克化爲剛狠其克爲何勿助勿害雖鳴而興善與利對中嚴界限審察毫釐誠內偽外理公欲私克無寧斧義不勝用彼克孔揚僭誕是縱故待其正衆違大然一有弗協履冰臨淵嗚呼道微志遠贈卓子如克之明善守約

錄善堂

元宋本至治集 錄善堂記 儒術可軒輊人心風俗以誅賞天下后世者二曰庠序曰史官然史徒能儆姦於既死獎善於不可起識者恒有俟夫人之歎求以及其身時而歆激之以轉移治化之機者有司姑勿論在儒術莫庠序若故先王有論秀選俊達進士而官爵標之不帥教則移其鄉以郊以遂甚或迸諸遠方棘西蔚屏不齒之終身之制慮至遠也國家損益歷代制度建學校羣師資廩以貢租復賞書待老考關經明行修者試而庸之入階大恒格之或不能盡欽奇民瓌人也則又科茂異以收鈎側微品式纖悉備具鼎爲湖右望郡衣逢掖者五六百輩弟子員三十博士教之正正之錄錄之總然其衆斬然其並立所以範模去取之人而感創其心者斯三人而已不其難哉至大三年臨邛李君英奉省檄來錄學事逌堂於廟東三楹取呂黎氏語顏以錄善曰用著吾職皇慶二年三月某至鼎者徵記且曰今茲聖賢精神聚會登俊良與古弗異而照絕惡類則不若古俊蓋舉年伊俾不仁者自遠甚大惠也其故取加厚者名之子幸我文勿讓吁善未易錄也上之用舍下之臧與行禁吾之錄不錄而天下後世人心風俗治化繫吾錄之當不當知人則哲在聖且難苟善善惡惡均其庭而進退之則何有否則惑似亂是亞聖禮貌者必以通國稱不孝而棄絕而後允其錄者必以厭而偕殊前則沮善錄後則與不善上病是將兩置不用下病是則自救不暇吁善本易錄也然則某何曰必不獲已寧與無阻雖然善善之固有也顧豈以錄不錄當不當而有加損耶衣逢掖者知此則不當錄於人又將錄人而軒輊誅賞轉移之柄且自我出四月十日鄉兵宋本記

本善堂

元程雪樓集本善堂記 昔者聖人之制宮室王公卿士大夫以至於庶人皆有正寢以安其身今之堂古之寢也寢而曰正非獨辨方正位蓋惟正可以久安耳予友喬達之居京師標其堂曰本善夫其命名之義也已聖人之訓修齊治平蓋有次第然皆本於此身身必本於此心心又本於此理知其本則知所止故曰在止於至善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然則達之之學捨是予與達之別多而聚少驅馳四方家於傳舍欲如達之安其居一日不可得而達之數十年馬迹不出國門予嘗心羨而不知其何以能今然後知其居之得所止也或曰人有一善必本於其父兄師友厚之生也達之之意盡非取於是乎予曰是一本也蘊王者必潤滋蘭者必馨吾未始見茨之生於梓也且將仰事俯育於斯繼繼承承含善其本懿哉乎其名也達之聞而請予文以記夫言者行之枝葉也君子務本文非所先雖然予固友也輟日升堂是爲族之

觀善堂

都梁志舊學修麻釋某者成進獻于觀善堂鄭侍郎汝皆留詩以紀其事 茲池蕃判滌凡閱典藏月自我伐家驕作堂冠奇絕帷石儼若侍流水清可濯前山綿十里似爲此堂設日月所啟翳雲煙互明滅于時四月朔濃綠漲林樾攜酒落其成諸生紛在列怡然理義心豈止蜀參從當時此沖飲此道何聚閩我今提舊章千載傳輝絕

三善堂

長垣縣志 昔于路治蒲孔子過之三稱其善後人懷其德故立廟記之因以三善名其堂焉湘潭志在湘潭縣內舊有小軒曰天香今改爲三善堂五杰建香陽志堂在

餘干縣治西偏宋紹興間沈度知縣事政有善者三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閒民三曰獄行無宿繫而民謳歌之故堂成父老請題曰三善熊彥詩爲作銘堂宋末廢 熊彥詩銘序 予甥沈度公雅爲餘干之明年彥詩過之而問焉曰鄉見君竟上田無廢土少壯歌呼以趨行其旗者衢其四支之敏以詩予者市若列屋頹頤樹木茂好買仕犛荷者懷喜不惎庭階屢閒犴狴不宿人無疾走大聲他日蒲大夫之欺也何爲於此請從君問治民公雅欣容曰設令竟大日日來問民理得以貫患分付邑人俾家有之度不欺留一毫遺上官明白我書得不醜信乎爲之無引其財責此所謂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頹不難工也嘗聞治心矣何敢治民彥詩謂曰治其心而刑於民此單襄公觀陳范昭觀齊孔子觀蒲而覘君觀彭城一法也聖人容色知病淺深其法因出於此孰謂子貢之智乃以孔子未見子路而稱其善者三爲可疑耶會公雅請名其便坐之堂因題曰三善且爲之銘云恭欽以信可以執易藏勇於裏以力自寵忠信而寬吾與胥將人士自愛誰其肯偷明察以斷壹置不疑詡其心兵同一清靜惟是物三在竟已底心則君心人識其類爲予戒哉爲山虧於衆土疾病加於少愈善不可概安不可恃作于沈子治心之功大哉修容以圖其終歸與

二十四年元劉中齋集三善堂記　新石城胡廉踵門而見示余以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所為其母徐墓碣余讀之廢卷而歎廉求余一言余謝不敢抗臨川然不能卻則取墓碣所稱胡氏一家三善語名其堂曰三善而記之廉生九歲而孤值其鄉刦盜方張徐攜持二子一女流離奔播者數年幾不免者屢矣亂定肯歸其不飢寒死者又幸也廉日貰卜於市與兄更為笠屨徐夜績課廉讀書及廉稍長為童子以代負米徐就養者數年初避寇時廉父遇所知告以某澤可避既至而徐獨疑之即他徙其夜寇果至某澤又嘗舉族盡寓以行徐趣行甚疾薄暮抵邑舉族得脫他不及邑二里許者皆殲焉亂後不知曾大父母大父母墓徐攜廉披荊棘往求而得遂改葬大父如初女適廖氏者半載而廖枝掠於寇廖兄欲強嫁之女以死自誓不脫衰服而寢處者十有七年歿於廖氏夫以胡氏之貧人所不堪而其母甘貧善處患難一難其婦戴年能守心節二難廉五十衰慕不衰三難臨川所謂一家而三善行萃者真厚倫美化之名言也余謂胡氏母女流離之際有如不幸遇盜其志節必有大過人者可書當不止此昔肯致以其婦而傳廉又能求文字以傳其母與其婦得俱不泯滅廉又有天子之祿施其在茲乎

義善堂

元曹文貞公詩義善堂為張禮卿理問題　一念中存福禍機靈臺微動即分岐居仁由義平生事蘭玉森森見遠期　同恕詩　性天萬世自希夷一脈情初事卻危日用工夫敢輕議大然衆達政斯時

世善堂

國朝宋玄僖庸庵集世善堂為三山王叔蛇題　晉職王徵士令登世善堂青禮多過客白首未為郎作堰三山近修陂百里長傳家有遺澤鄉井豈能忘

會善堂

撫州羅山志元吳澄會善堂記　中國之始奉佛也因果施報之說足以動愚俗而已至晉中世而名流勝士斬清潔其心身曰修淨土業僧慧遠倡之諸人起而和焉時達摩之法未入中國也奉佛如是視愚俗已超矣而因果施報之說不能離也佛法之外號曰蓮教歷千年而其教獨盛禮佛之屋徧天下崇仁縣西南長安鄉嘉會里之長山有會善堂亦其一也去年秋予遠客而還息于其堂者信宿堂之主劉覺度貌其朴野率其徒力耕以自給予喜其務本實雖以奉佛名而與習屋逐末者異請予文以記予諾而未暇也今年夏邑人易濤為錄其始末覺度持以造吾門而請云自元貞乙未覺度之從父孟堅從弟覺輝捨所居為佛堂葺理之初邑人鄧焱扁之曰會善鄧與李氏弟俱有布施且為張王其教大德庚子邑人陳祥施材施田覺度之徒曾

覺世協力營助市財鳩工不憚勤勞以圖妖拆數年之間殿亭樓閣奐然一新斋舍道寮佛像供器種種完具過者觀其宏規莫驚羨其能佛堂亦佛寺比也延以從子覺惠嗣入於施捨已所增闢之士請有司公文為援以垂永久其使有僧法作萬覺華郭覺志章覺義郭覺正其師則歸宗堂孔覺善也講之言云爾子為之嚾然嘆曰吾聖人之道大矣然猶各報所見或謂之仁或謂之智或日用而不知固自不同豈佛之教而不然乎平等無有高下佛法也掾主分別非也覺度以朴野之資行本實之事意在誘人以好善若鄧君陳樂勸其成均此一善心也其可記也夫至治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七日記

友善堂

宋沈繼祖詩友善堂為張以道題　上士與下士多聞或寡聞子誠能尚友我亦數群萃磨琢功當進金蘭志不分孝標何所見但廣絕交文　元劉靜脩詩友善堂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髮如霜百年翰林謠許與聲張張揣肯知君淺喜今窺汪洋聲會復遠別江山隱豫章舉目見良朋胸中無故鄉但憂兵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繼善堂

元蕭𣂏詩　難無丕顯丕承也須理正民興焉門三年無改何如莊子難能廉博詩一覽名堂意知君仰慕情著存常在念言行可能輕天道無聲臭元王卯法程邦人稱有子端不愧鄉墟

安善堂

元同恕詩　求仁索義力孜孜去害吾心有為私胸底一條平直路出門無日不由斯　元蕭𣂏詩　聖道達化夫婦誠身要在不欺百歲真成一瞬塵主塵死莫為古聖神立民極合內外有復先意向人倫起

通善堂

析津志　堂在擇定使司

思善堂

宋張舜民詩　春風長乎此身過眼雲煙萬物林子猶卷然及至華實綱已患霜靈充功隨四時去不待三壯全所以陟屺人跂身常捨祷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三　十八陽

郎

戶部侍郎

沿革。周禮地官小司徒，建大夫，与塢牀日，職冃其任也。後周依周官，各侍郎則隋煬帝置。隋書百官志：煬帝大業三年定令，戶部置侍郎一人，正四品，以貳尚書之職。又改戶部為民部，以異六侍郎之名。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下。自隋已來，改易名位，皆隨尚書也。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新唐書百官志：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戶部。龍朔二年，改戶部曰司元。光宅元年，改戶部曰地。唐會要：戶部侍郎，改復名號與尚書同。本一員，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武攸寧為之。蘇氏記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至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改戶部侍郎，帶專判度支，自後遂為故事，至今不改。若別官來判度支，即云知度支事，或云專判度支。　貞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鐵榷酒錢物以充經費，遂令收除陌錢及闕官料，并外官闕官職祿及減員官課料，令戶部侍郎實參專掌，以給文武官料錢及百司紙筆等用。至今行之。三年四月，勑戶部侍郎兩員，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使判錢穀。如帶平章事及判鹽鐵度支、兼中丞、翰林學士，即不在此限，仍為永例。職畧：宋戶部之職，皆歸三司。元豐官制行，戶部始總邦計，置侍郎二員。宋史職官志：戶部侍郎二員，並從三品，掌軍國用度，以周知其出入盈虛之數。凡州縣廢置，戶口登耗，則稽其版籍；若貢賦征稅斂散移用，則會其數而頒其政令焉。凡四司所治之事，侍郎為之貳，郎中、員外郎參領之。獨右曹事專隸所掌侍郎，若事屬本曹，郡縣監司不能直者，受其訟焉。大饗祀薦饌，則尚書舉俎，飲福則徹之。朔會則奏貢物。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建炎兵興，嘗以知樞密院張慤提領，并置戶部財用。後遷中書侍郎，仍兼之。五年，復以叅知政事孟庾提領措置，後罷，專委戶部長貳。左曹分案三：曰戶口，掌凡諸路州縣戶口升降，民間立戶分財，科差人丁，典賣屋業，陳告戶絕，索取妻男之訟。曰農田，掌農田及田訟務限，奏豐稔，驗水旱蟲蝗，勸課農桑，請佃地土，令佐任滿賞罰，繳奏諸州雨雪，檢按災傷，逃絕人戶。曰檢法，掌凡本部檢法之事。設科有三：曰二稅，掌受納、驅磨、隱匿、支移、折變。曰房地，掌諸州樓店務房廊課利、僧道免丁錢，及土貢獻物。曰課利，掌諸軍酒課，凡較增虧知通等職位姓名、人戶買撲鹽場酒務、租額酒息、官田投納、牙契。外有開折知雜司。右曹分案六：曰常平，掌常平、農田水利及義倉賑濟、戶絕田產、居養、鰥寡孤獨之事。曰免役，曰坊場，曰平準，各隨其名而任其事。曰檢法，曰知雜。歲減吏額，左曹四十人，右曹三十人。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舊制，戶部侍郎二人。中興初，止除長貳各一員，或止除尚書若侍郎一員。紹興四年七月，詔戶部侍郎二員通治左右曹，自此相承不改。宋司馬溫公官制遺藁：戶部有貢賦侍郎、度支侍郎、鹽鐵侍郎。金史百官志：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泰和八年，減一員。承安二年復增。掌戶籍物力、婚姻繼嗣、田宅財業、鹽鐵酒麴香茶礬錫丹粉坑冶榷場市易、度支國用、俸祿恩賜、錢帛寶貨、貢賦租稅、府庫倉廩積貯、權衡度量法式、給授職田、拘收官物，并照磨計帳等事。元經世大典：戶部侍郎　中統元年，左三部侍郎二員。至元元年，為戶部侍郎二員。五年，置一員。七年，復置二員。二十三年，定以二員為額。元史百官志：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掌天下戶口錢粮田土之政令。凡貢賦出納之經，金幣轉通之法，府藏委積之實，物貨貴賤之直，斂散準驗之宜，悉以任之。至元中，以戶部所掌視他部特為叢劇，增置二員。　國朝諸司職掌：戶部左右侍郎各一員，並正三品，掌天下戶口田粮政令。按古其屬有四：曰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洪武二十三年，為天下庶務浩繁，欽改為十二部：曰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各命清理一布政司戶口錢粮等事，仍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每一部內，仍分為民、度、金、倉四科，以領其事。其有應合行移內外衙門文書，俱各呈本部，參詳允當，然後施行。

事實：唐書列傳：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嘆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　嚴挺之為尚書右丞，時宰相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炅讀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耶？由是出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　王彥威，開元六年，召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貪泉之稱，素非所長，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為，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畧不介懷，入司積案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遷私第。　李絳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

故有獻而絲倘無何哉荅曰臣為陛下謹出納焉有羨餘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戞然悟　牛僧孺拜户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餽而父子俱卒孤幼小穆宗恐為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閲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尉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甚悦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李元紘歷工兵吏三侍郎上命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户部者多有薦李元紘者將授以户部尚書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擢乃拜户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因賜衣一副　孟簡由工部侍郎進户部加御史中丞户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别居一署謂之左户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者群既相而簡代之　張平叔長慶中為户部侍郎殺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欲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使僻辭便黠哉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體常奏事畢降階復北又有論奏佻然離脫上每為寛容之在班列間既狎郎吏譁群無忌憚蟲法請宰相為之使因以自求掘機之任每有内制出入撒纔授已整衣冠以俟復入多笑之　韋表微遷中書舍人俄拜户部侍郎職如故時自長慶寶曆國家凡有變故凡在翰林遷擢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偶承恩遇盛于一時　楊瑒為户部侍郎帝召大臣議户賦瑒言利病甚詳帝咨賞之　潘孟陽權知户部侍郎詔巡驛江淮視財賦孟陽侍氣豪侈所至招金錢多補吏衆望大喪　庾敬休字順之為户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踴百姓流亡請糴兩川闕官職田禄米以救貧人從之金華東陽志馮圖字昌之建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户部侍郎判度支群書是用韋雖遷户部侍郎善裁剖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時稱户部二妙元一統志涇州趙昌言以参知政事罷為户部侍郎自知澶州徙涇州太宗善其鎮安有警改義州　慶陽府范純粹自直龍圖閣京東路轉運使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累應舊例也自徐禧罷累應若夏人大舉一路攻圍力有弗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援者幸爾謂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初神宗開罪夏人取其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卨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夏人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而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入為户部侍郎　張商英宗徽宗朝知隨州召為户部侍郎嘗題濆陰亭詩云驚言展出峽臺隅濆上登

臨酒指壺不似峴山羊叔子心隨漢水欲吞吴　延安府孫覺以寶文閣待制知渭州改知延安府保障有勞於吏事尤勤入為户部侍郎宋史元祐五年主議者執開河減水之畧户部侍郎蘇轍上疏諫曰臣為户曹南書士云户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減黙誰當言者惟斷在聖心盡罷其議周葵秉權户部侍郎時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令皆徹文細故此必有小人妄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孝宗色為動　沈作賓為户部侍郎時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遺脫殺吏姦閲三月即有半年之備周益公大全集柳約字元禮權户部侍郎感激奮厲悉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以進　制文苑英華唐孫逖授韋濟户部侍郎制　勑朝散大夫守京兆少尹奉明縣開國男韋濟衣冠吉士文雅清才德忠信於身謀傳孝友於門德明而允允邁理必通剛則近仁臨事能斷自升華省迨佐神州皆有令名咸歸雅望地官之亞朝選尤難我其試哉無替厥命可試尚書户部侍郎散官封如故　授韓滉户部侍郎制　門下同有地官小司徒佐教五穀稅置度支尚書以濟軍國之用政有餘地然可無之正議大夫行尚書右丞韓滉惟先臣左右烈祖格于皇天濟美之盛中朝所寵婷學師古業其清純文不流放言無枝葉素蘊威武周推王公所更之任事可垂遠久司臺轄嘗亦官人吏無竄其情章才各序其一作於位令户版不實地征未均每歲經費以之匱竭逝者命使以總領且非典故擇郎以專掌又慮權輕歸于有司期在折衷昔杜元凱之處斯職内以制今外以救邊法可施行者五十餘條以資當時之急委注填書宜熟計之可行尚書户部侍郎專判度支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蘇頲撰授源乾曜户部侍郎制　黄門正義大夫行少府監上柱國安陽縣開國男源乾曜思總事端言思政要外則經通成務内則周密知微其識也清以文守法尚方受貨已稱寶玉之府司徒帥屬更重神仙之闈宜副朝望莅于邦教可行尚書户部侍郎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李虞仲撰授學士王源中户部侍郎制　勑竭誠於稱寮必謇訏謨鋪文於誥令以先鳴業非明識優經於體遠康藻已著於知微則何以副我虛求允於任使翰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源中天稟無羈大球不虧範圍可以程揩紳刀尺可以制度量自拔於郎署賓諸中禁嘗因進見敷奏以高揖黄憲而稱允不生覩汲黯而風神自整今時方無事政在和平外付股肱内倚心膂必冀協恭以奉上營道而同方俾下無間言上無偏聽萬務

攸繁朕時頼之勉勤夙夜之規以副簡求之望可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休前充翰林學士散官勳賜如故白居易長慶集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勑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賦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侍國用而贊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吾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奉賢良踐登臺閣兼潤色業提糾紲綱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聽受寵有愛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勳如故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勑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蓋宜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避月網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遠騰而授不臨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群有司盈庭然問日與吾坐而決事丞相已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謀直則吾難近慮職司之外得不思稱宦望而厭我心哉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時長慶二年二月制）元稹長慶集授崔倰尚書戶部侍郎制　勑朝議大夫權知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倰惟朕憲考亟征不庭熏剔幽妖掄滅罪疾用力滋廣理財是切而藩臣束上之急刻剝以充其求帝用惻然思克愛濟乃詔南服停置甚繁爾倰授以耗登之書俾陳生聚之術善於其職嚴而不殘研名用物者進無所入滅私奉公者得以自明吏不敢欺人不加賦公賣當其所則不吝上求非其故則不獻挺直廉厚真為吏師試可甄明歲滿當陟朕保其始爾思其終始終不渝乃可用久可守尚書戶部依前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　宋劉攽彭城集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轍可戶部侍郎制　勑國賦之入邦用之總察其盈虛乃可以調度審其有無則可以散聚主計之任司會之事在文昌推為劇曹故朝廷用為精選具官某天材穎茂儒學純備敏於事而慎於言志於道而輔以術早蘇方聞之秀藉甚士林之譽粤自諫垣進陟詞掖偶儷正論咨沃者非一潤色王猷灝噩乎吹萬以將刃之餘地宜權材而重任是用進聯地官貳司邦計夫六府三事正德為之本經賦畯入中正為之法爾無倖常以益上志近而忘遠則民生厚而王化隆矣其慎之哉可鄭獬鄖溪集職方員外郎呂希道父翰林侍讀學

士右司郎中公緯可贈尚書戶部侍郎制　仁皇帝時丞相之子孫能自奮於世累富貴而不傾者惟呂氏比諸家為最顯何其積善之為多耶其官某父具官某丞相齊公之後淹通雅正深於文學嘗侍先帝誦古史有聞切諷諭之勞夫能究其用先時以殁令其子又以治行方為尚書郎復其平而趣吾見其進也則褒章寵命將重累以告其廟詎止於此而已乎可蘇東坡大全集李之純除戶部侍郎制　勑保國猶保身砭石不如養氣御民如御馬鞭轡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中大夫直龍圖閣知滄州李之純屢試以事踐揚備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環寄之用庶乘虛受之識服我訓言以厭公議可特授依前中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紀述元年改除陝西河北運使）曾肇元豐類藁戶部侍郎制　田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國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令正名以授職俾服于事必惟其材某項以通敏之資久經要劇之任往副民部執如汝宜夫知農之艱難而有以勸助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藏贍足而私畜羨盈朕將觀爾之能稱其無懈于位元豐懷遇集朝散郎試戶部侍郎楊汲可朝請郎試戶部侍郎　勑夫予奪所以示勸懲而昔始於近者思稱于義惟曰王公具官某祗蕆夙茂受茲旌寵而官常糾職邦法兼為錯令閱年復其舊食加于勳恣則有辭可呂淨德先生集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可戶部侍郎制　左右侍從之臣朕侍之無間也外則王畿之政以綏乂萬衆內則文昌之貳以總領庶務寄任皆重要之得人具官某才資博通志尚忠良之訓能世其家愷悌之心允蹈有嘉滋試獻為之美久安朕近之聽天邑之繁既踰年而成政地官之副宜分任以責能況比安從釐為萬物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為出之規尚勉績前功輔成大計　除戶部侍郎制　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撫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于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損益輕重之理必審處而後行則建正立蔵可不慎哉具官某忠正出於天資疆明通于世務多藝故能從政知義可以理財故命以小司徒之職俾任其事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為出之法輔成大計以稱朕心蘇魏公集翰林學士守尚書禮部侍郎范鎮可守尚書戶部侍郎　勑夫廣記備言之書編年繫日之史古稱善志時謂難才糾乎仁祖之聖德神功一朝之文紀武律載述之任刊輯良勤既允成於信

書宜顯寘於直筆以獨具官某識通器達學富文高內庭嘉猷納之謨東
觀預編摩之選於凡起例有古良史之風積思潛精成我一王之法誕膺
甫上懋賞宜優中臺常伯之職左戶地官之貳敘陞厥秩用賚爾勞往膺
遷寵之華益竚猷為之美可韓駒陵陽集左司郎中除戶部侍郎制　勅
朕惟司會實掌邦賦天下人安田疇日闢生齒日繁財非患不足患常在
於有司不良則取之沒溢而用之濫溢公私咸病焉是故地官之職智不能
察盈虛術不能知輕重則吾不以為之至於贊衆籌筴計耗登疏為貳
卿實不輕授具官某智略通敏處煩猶約學識閎備雖微必燭久為宰士
薪有休聲授其成勞可以大受故奉理財之柄將觀富入之蘊然而其事
繁雜要切既利爾既以仁賢進為朕謀其大者古今沿革之宜經費本末
之術其悉乃心以佐邦教可洪文安公集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
邵大受除權尚書戶部侍郎制　文昌六職共底於事功地官貳卿實司
於經入既副劇煩之任必惟種敏之求具官某植行安和受材高邵名聲
早著踐嚴案之筆精智略自將禪奸欺之心計久益留落屢爾審騰外臺
高剸繁之威宰士著彌綸之効擢升榮路獨付民曹錢穀問其幾何朕方
期於裕國會計當而已矣爾益務於能官其體忱言以祇異遇　右朝議

大夫充秘閣修撰新知明州章辛除權尚書戶部侍郎制　朕清心省事
永惟恭儉以化民理財正詞庶數仁義而利國既副盈虛之寄必求通敏
之材具官某論議閎明資質朴茂五綏為輔早殫彈職之忠駟馬索東連
上應符之最地從驛召重蓮卿聯方分名郡以有行載念舊人之無幾肆
茲及汗曾不淹辰常伯司元遂貳六官之峻責臣近主密參兩省之華其
益勵於老謀以荅揚於休命翟忠惠先生集顯謨閣待制陳彥文除戶部
侍郎　太宰經制國用惟時司徒修厥官用贊太宰朕惟理財有政事立
藝于民之中有能與朕邦計其誠可嘉具官某服勞有密承事不懈若金
發硎尺用不劇俾爾往貳攻典協德于農父凡我六卿之選茲惟近出民
用視數其爾導利于上下正辭初裁無矜吝出納為爾功欽哉周麟之海
陵集湯允恭除權戶部侍郎制　朕用人之長蓋將以式序在位分職而
治亦幾乎各安所施惟時詳練之才宜服浩繁之寄具官某抱能膺敏秉
志篤誠嘗於學古之餘達是理財之要總賦全蜀深得遠民之心司均大
農悉知當世之利洎賜環而入覲即持橐以升聯念當櫜弓矢而戢干戈
宜武部可於方畧欲使實倉廩而充府庫惟版曹正柄於幹旋雖邦用之
耗登靡常然民財之取予有制若其無足上下在爾審調盈虛往懋宿官

之勞益德富國之策　太府卿徐宗說除權戶部侍郎　中臺六職分庶
務之宏綱民部貳卿參衆臣之高選爰稽已試益得其人具官某以織敏
達事縝以通才了邦計長于貨府謹領授之惟時攝是版曹嘉幹旋之有
素比嚴三歲之祀實董一司之繁迨此消成允宜褒陟夫為時用政足食
為之先周典建官理財居其首惟得裕民之要是識富國之方其悉乃心
以稱朕意可　徐林權戶部侍郎　為時用政足食為之先周典建官理
財居其首朝是版曹之蕃實惟邦計之專非深知乎本末源流必自周於
簿書期會不有能者孰堪付之具官某敏健兼人精明特物以儒遂而有
適時之用以通經而得富國之方昔同琬琰之執娛慶重瑳中臺今若抒
縣之間道路益見老成與其跼遠用於他司孰若試實才於劇部宜須新
命俾易貳卿夫天不能貧在乎強本而節用惟國無妄費則不傷財而害
民朕方深信於仁賢汝尚均齊於調度益思善後務究嘉猷可　榮疑除
權戶部侍郎　集言利者病於不知義善是國者貴乎能富民若時邦用之
耗登繫爾版曹之濟否具官某老於吏事舊有能名以三十年附翼之臣
久為留滯凡二千居承流之地多所踐揚幸存歸上之善人猶是正元之
朝士從居輔郡入守行都謂下車之可觀意餘刃之未礪是用擢升計部參

貳列卿朕方歌南風阜民之詩下西漢敦本之詔經常之有制宜取予之
惟時毋規小利而較錐刀之微毋事虛文而忘雀鼠之耗當體朕意益殫
汝為可　趙令詪除權戶部侍郎　漢九卿之高位缺則選諸循良唐三
省之從臣間亦求之智到朕參用前制作興庶工今得人於輔藩俾貳事
于計部具官某材力強濟器資銳明以帝王之本系而躬寒素之風以公
子之信厚而蘊疏通之器累官于外厥績有聞五為招東每應務而敏發
再分符竹益游刃以無勞與其借洪河之潤於近封孰若觀利器之施於
繁要乃令從於帥閫俾入掌於民貲況當通遊闕之班可使蹈榮途之轍
若夫總國家之大計究財貨之本原倉儲斂散之權錢幣重輕之制朕不
深告爾皆習知往其善謀副我虛佇可胡寅斐然集張致遠戶部侍郎制
　孟子談農桑於戰爭之際光武勤稼穡成中興之功王道所先民食為
急今百姓已弊六師方張將竭澤而漁豈無後患不加賦而足安得此言
若時版曹慎選卿貳具官持心近厚經德不回懇懇利權獨推善計殺從
選部往佐司元必使下不病民上能裕國頭會箕斂用貽今昔之譏食足
兵強一洒乾坤之憤是為稱職可不勉哉周益公大全集擢工部侍郎兼
臨安少尹沈夏除權戶部侍郎　勅朕命司徒往親百姓為稱善政惟敘

九功眷時敘教之官實任養民之寄孰明古誼我有通儒具官某夙以文鳴中縣材發善處劇煩之際靡形聲色之間比貳冬卿參釐天府嘉乃政聲之邵知其心計之優移佐劇曹益高通列朕方力修政事躬率倫勤念版圖之入有常而軍國之須無藝必欲兼濟莫如得人爾其權錢幣之重輕究貨財之本末毋乏吾事毋傾利源俾予既庶之人馴致無疆之說可對

復村精集鄉雄飛除權戶部侍郎制　夬奮荼以賦輔冑登清切庀屬車而上疏邈遂榮嚴苟當選掄莫拘久近具官某聞曾子之勇矣養孟氏之浩然所信古書可謂直諒之友及華世務庶幾通達之儒告上敢言人所難立身不枉道而進是良史也方資倚相之能不亟用之將恐衆之之老超拜論思之列渴聞啓沃之忠仕有達時舉寧待次嘻爾材積日不離於早官君子競辰方觀於晚節可

無容彥達擴文堂集光祿卿除戶部侍郎制　朕以義理財庶幾家給人足國用饒羨如熙寧元豐之時聞者修水土之政行尊君之法廣山澤之利復抵貸之令凡所以緝熙先猷者罔不備舉雖內則群有司外則四方郡縣推行之至於蓮其治聽其會以稽其勤惰登耗之實則其責蓋在於民部故二卿之選令難其人具官某才識敏明操守純正蹤揚中外練達事為比膺選掄長于繳書凡邦國酒醴膳羞之事以脩其儲偫謹其出納節其等差量其豐約為職令予命汝以貳民部任雖不同舉斯以加諸彼換而充之其則蓋不遠也往其惟欽勿替朕命

通直郎顯謨閣待制膺旦可戶部侍郎管勾右曹　勅朕總覈名實為官擇人凡內外小大之臣罔不考勾矧中臺貳卿秩望華顯俾踐厥次必惟端良具官某學術純明操履堅正詞垣省憲府銓曹揚歷滋久休有譽處囊羅最制既建祥琴宜還近班往副民部體兹眷寵無替欽承可

朝請郎試光祿卿韓持可戶部侍郎管勾右曹　勅上胡同前　具官某性資疏通心術宏照揚歷事任見謂詳明項膺選掄排長執寺率職有格朕所眷知宜服命書往副民部邦國材用汝實總之圖釋所蒙無替忠恪可

劉行簡落漢集撰汝嘉戶部侍郎制　勅朕念軍興以來費出無藝邦計之任付委匪輕博選一時之良莫如已試之可具官某智周於物用適其時左畫方而右畫圓從容不亂還成規而退成矩風猷可觀荐更劇煩迭處中外益信乃言之可績寔惟所至之有稱方今民食尚艱興地未復戶口之賦既狹山澤之利寖微官曹觀慮以指期師旅列屯而待哺惟爾得古人心計之妙知天下利源之歸觀厥盈虛制其出入使生衆用寡而濟以通融之術則貫朽栗腐有同於全盛之時惟既厥心毋乏吾事可

晁謫之權戶部侍郎制　勅朕惟艱難以來費出無藝金穀之間朝廷是憂茲無精敏之才任此盈虛之責疇咨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謀府靚深器資宏遠荐更煩使歸有能名旋從宰士之聯攝貳版曹之政進班侍從竄絕等夷往盡乃心務揚厥職惟心計之妙接武於昕桑而錢流之稱掄行於晏異斯為稱職不愧異恩可

高著齋崴填類葉王興權特授權尚書戶部侍郎制　漢殺設一歲幾何執知其事周人士萬民所望倚服厥官膺催貳於地卿俾典司於國計肆須渙渥式示束求具官某學沭聖涯材起士表前言往行蓄其德令聞廣譽施諸身自筌民膺適儀朝著迨踐使事復重周行戎均譔館下之多材廷理蹄林中之有耳接武嫣頭之水剛津豹尾之塵消息與時行藏有道碩人寤寐永矢弗過永矢弗諼皇極斂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用錫旌招之命亟躋版道之聯事所當言而言正期辰告國不以利為利尚勉日思

岳珂除戶部侍郎湖廣總領制　人有德慧術智莫良於艱險之備嘗財有本末源流莫貴於早通之素講典我賦輿之新命惟予從橐之舊臣肆用起家聿嚴中詔具官某脩能膺敏懿識清通學貫九流允矣圖機之士身兼數器恢乎脫穎之材有嘉言語侍從之臣不負閥閱功勞之世久督江淮之賦誰洗晏誣旁收巴蜀之粗咸推蕭亞以漢中大夫還三階之秩以周小司徒庀六路之財紫爾大任此官為予復治其賦聞甲兵問錢穀屬當財殫師老之餘峙糗糧峙芻茭重課士飽馬騰之績同日弗克戒戒不勤洪造盟渊莫

晁公武權戶部侍郎制　君子言必可行寧為一切之弊洪範食以為首執明八政之緩時有通儒長於心計詳其說則若折枝之甚易試以事則豈劃繕而無成往諧地官式蔽朕志具官某學潛倚素材挺槐楠論思殫造膝之忠謇諤得歷耕之故綱紀正于數下搢紳畏其筆端自西部之多虞或一日而再召充籾憂時之碁科條足國之方論及理財蓋纖纖而可聽使之治賦會綷綷而有餘與其隸憲府而寄以抨彈孰若貳版曹而究其績用儻以責人而嘖已斯能為上而為民即問錢穀幾何可冀貫朽栗陳之效亦有仁義而已當無顓會箕斂之非用觀難擧以贊興望

王弗權戶部侍郎制　朕若稽仁祖嘗用許元雖增秩遂陪至列贊科之籍而歷年既處不離財計之官蓋久其任而得人則盡其才而興利今朕此選將庶幾焉具官某智慮縱橫材資超詣歷官岐而甚久惟心算之最優通知食貨之源均見公私之弊對之所陞嘉富國之謀猷試以版曹有裕民之方略其顓治賦之柄勿分約法之勞要當解瑟而更張毋戒守株而苟且從班足可施設

非錐處橐中之時國用賴以羸餘貯錢流地上之効往追前哲詞有耀褒
朱夏卿權戶部侍郎制　四部宿兵大農之費益耗六官服采版部之
任最難惟得其人而理財則不益賦而足用嗜咨在列選擢匪輕具官某
稟資既良信道甚篤緣飾焉乎儒雅肯綮聆乎新硎入為司椽之卿害治
供軍之政輸將二浙勞勤累年使朝每納其面陳與論咸稱其心計惟乃
顯考相我慈闈取日虞淵獨高忠烈紬書金匱具載勳庸有賢子之克家
見流風之未泯後當益多所貴實材超地官筆橐之班總天下貨泉之柄
勉圖振職休于前人　李大隱先生集　葉份戶部侍郎制　勅國家之務用
度為急祖宗循五代之制總於三司元豐復六官之職歸於戶部比緣多
故稍肇萬業兵食所務責出攸廣典領厥事實難其人具官某智略疏通
材資敏達薦更事任緯著能稱料察省綱總臨漕運朕方時巡江左式遏
寇攘眷茲百萬之師奚止千金之費資爾心畫以餉吾軍擢參法從之班
往貳地官之任爾其裁制盈虛斡旋多寡使朕有足食足兵之信茲為稱
職尚勉之哉可　李迨除戶部侍郎制　勅文昌政事之本源民部財賦
之管轄兼周官司徒司會之職總唐室度支鹽鐵之權予時刊曹卿為劇
任欲貳厥事每難其人具官某智術周通材資稱給服勞郎序已觀心計之
良列屬寀庭克著聲猷之美干戈未定調度方煩全師駐于會稽饋餉資
于左右俾陟貳卿之峻往圖經費之充士飽而嬉無乏千金之用師直為
壯佇收三捷之勳尚遂乃心期稱朕命可　周南仲山房後集　沈作賓除戶
部侍郎　六卿分職阜民莫重地官之貳大事惟戎與祀適當經費之繁
非素檢於源流孰協司於泉貨茲求宿望爰畀真除具官沈某操度粹表
器能宏裕昔禱今移藹聞郡國之風謠霜節星軺載倚江淮之使領頃資
心計推賛民曹滿歲為真行正甘泉之色從八命作牧復分湘水之藩俟
朕方幹萬貨以佐軍興規九邃而修宗祀雖每語國用而至日旰然我言
利事而析秋毫欲令庶邦惟正之供毋乏吾事求諸儒者已試之効僉曰
汝諧判會寓職於松楷其益踐榮於荷橐惠量入為出未能制三十年之
通被甲荷戈今方饒數百萬之衆惟爾能使斂不加而用足俾朕克憂兵
未決而賦濟庶幾數教之官不但理財而已　任希夷斯庵文集　李珏戶部
侍郎制　守一歲以為真特西漢試吏之法更二年而除正實元祐從臣
之規若績效之彌聞何日月之必較惟時律望爰錫茂恩具官蕭某通今
才雄濟務龔遂之平渤海潢池還佩犢之風莊坦之領地官邦賦甚繁然
之理兼着石銓之積宜陞左戶之班惟君民足裕之方固為大計若朝夕

論思之益允賴嘉猷尚罄脩能以酬殊遇　誥　蘇東坡大全集　太常少卿
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
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項功利之臣言政
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甚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
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權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
老其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　許應龍東澗集　宗正少卿兼檢正兼
權戶部侍郎趙與懽除戶部侍郎誥　司民部之權既能稱職漢庭之
卿就使為真允謂殊休式昭隆眷具官某秉資信厚律己公清登文學法
理之科有俊敏疏通之識出則任僕湯之寄入而膺宰掾之司隨所設施
藹然聲察登副地官之職允知邦計之源遂令緯緯以有餘足見多多而
益辦宜正貳卿之秩仍參省闥之華茂封寵榮益思猷納　李忠定公集　給
事中除戶部侍郎誥　鸞臺寓直夙推論駁之風蘭省陞華擢佐版圖之
政誕揚明陟之典登進端良之材爰錫贊書往臨厥服具官某器資莊靈
識慮敏明學足以通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理參膺東推擇歷從班
藹然俊美之聲單國猗歟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享上之心籌畫疏通有
足國厚民之術擢從左省往貳民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俗朕方
理財以義爾無捨先以動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懋遷
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散斂之權取予有方公私與足時為稱職嗣有寵褒
洪文安公集　龍圖閣待制知鎮江府除尚書戶部侍郎誥　勅軍興十年
邦用百出鑿山煑海已盡用於良籌足國裕民卒未聞於王計司會之任
擇人實難具官某知略少雙文史足用達研桑之心計有劉李之風賛大
政要津備儀法從往以西清龍馬之職出持北圖危急之符曾未淹時已
聞報政方在朕心之久俾登版部之崇念有國而有家當足兵而足食然
干戈未戢與十萬師則費千金故轉餉之勞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欲捄其
弊宜圖厥中使軍無後饗之憂而民絕大東之刺是為稱職可不盡心
表　唐頻曹公集　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為戶部
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中謝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
不授況臣資性愚蒙材能無取頃以疎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
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勳封盡奪削併罪三年分從遐裔屬陛下以
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擢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曉涉旬朔不遑
易忘之臣忽奉侍詔之命生死肉骨更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
小臣懷患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極揣涯省分盈量則多粉骨糜軀

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批答 卿門傳儒行代繼公才忠義在
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時此雖固
事兄旣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用行所乘殊愜朕懷所
謝知宋歐陽公集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皇
明繼照如日之升霈澤霑濡溥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蕃臣某中謝伏
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一作時用材異達於中今方其
壯年善論時事名聲濫傳招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
先朝之謀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彌弓而
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
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刻惟新之號令方無間
於幽遐顧於兹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慚兢敢不勉竭衰殘感遇令
黃史竭疲駑之效庶伸塵露之微余靖武溪集謝轉戶部侍郎表 臣某
言準都進奏院遞到勅告一道蒙恩授臣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
院學士知桂州候今任成資日仍令再任昇准樞密院札子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不許辭讓者遽亨擇眇顧避於才能天時宣恩靡容於避讓中謝
伏念臣素乏學術濫竊時名屬雲甯之擾邊即奉廬而赦命雖憚息病之
意而無須難之才名分一面之權實梟元戎之美歸仁之捷臣力何施特
磨之掄衆謀允濟以至群兇遠遁九譯難通天假手於外夷鬼得誅於大
慰皆皇威之震疊致醜類以殲夷辛克豫官已忝尸祿豈謂由承天眷就
錫詔函增秩而留用漢朝之故事撫封以舊仍越嶺之攸居無易教條俾
安訛俗重念臣早緣積學雷隸別都又遭鵷鷺之行頻樂田園之趣因茲
過寵當思避賢惟冀罷歸庶全沖退而乃再頒綸旨俾踐恩章顧反汗以
尤難但撫躬而增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慈廣覆乾體旁羅士濟濟而
畢臻術九九而無棄致是草茅之質荐承雨露之恩謹當柢率政經增修
戎器荒忽之外俾鎮旅拒之謀瘡痏之餘期識中和之治臣無任蘇轍潁
濱集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
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被垣清閟奉鉛槧以諭安民部劇煩以會敷
而為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轍中謝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朞擢在
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横之際
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升此
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為静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均知情偽之
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為邪試之劇曹冀

其来效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治首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徭
患於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算之明稍寬民力之德臣之跡拙
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於萬一臣無任 再謝 臣轍言今月
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
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轍中謝伏以
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兹金倉之籍下關民力上計邦儲
朝廷議論積年於兹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還於成法付部要責其
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為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
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貫未時孝先
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
照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勞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
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部心臣無任綦崇禮北
海集代鄭望之謝除戶部侍郎表 備位臺中之郎員姑試冗曹庀左戶之
貳卿遽升要任彷無衣而出寘東實帶以華先拜命非宜撫躬罔措臣某
中謝竊以冢宰制國用而出納歸有司之責司徒掌邦賦而度支專左曹
之業故在平時最稱劇部矧此多虞之際豈惟經費之籍由邊防失禦狄
之擾肆京甸萃勤王之師犬羊之衆金繒殆竭於饑餘給饋虎之師芻
粟方勞於飛輓必有裕民之長策乃為足食之良圖如臣者風力不彊材
資甚下教忠有訓期勉以承家見義當為敢逡巡而避事駿胡塵之侵
軼適都邑以震驚和議初陳敵情叵測冠至君辱與守彼忍偷安兵交使
在其間臣異偷死頗異人之詞徑致戎醜之革心惟肆貪求卒歸成好緊
聖神之所格在臣子以何功宜即嚴誅顧叨異寵叙自散郎之列俾躋法
從之聯雖世服厥官獲繼先臣之舊而朝容幸位惶慚初政之明愛深徒
切於循墻令出終難於反汗夫何孤遠乃漏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
大禹之儉勤負成湯之勇智無為而用天下自銷偷佚之風不戰而屈人
兵陰奪猾猃之計肇此基圖之始遠追有夏之康德務好生嘉與兆民之
康樂仁寧屈己姑從一切之權宜欲就遠圖豈難小忍共識人君之度曾
何使命之榮猶錄妄庸遽命超躐而臣此緣計議數對威光仰英斷之無
前知廟謀之有在側身當勝顧無忌今日之愛報國捐軀願救他時之
力李彌遜竹溪集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尚書戶部侍
郎賜衣帶者詞垣清要誤許言揚民部劇遷復承入之感深游陽恩重命
輕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識昧通猷器慙大受雖周行之登寘

亦頃使之備史旨採茂聞徒勞異構茲從邇服騰對清光初無動聽之言
每孤前席之寵荐叨優渥盡出淵衷具言語侍從之臣已非素望應鉞敍
甲兵之間豈所嘗聞本宜置散以投閑乃猥安繁而戀劇矧帑庾之九年
之蓄而里閭幾太半之輸嗣謨方切於著義邦計實資於數算詎容猥擇
猥及非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無容智周旁燭寂言不聽坐收綜核
之權宅心克知用廣圖回之畧如臣寔陋亦玷寵靈東以精鏐既光華於
朝著被之珍服益安燠於身章異數便蕃微躬踧踖臣敢不務存國體力
究利原斂不及民國雖周於調度生之者衆其敎急於講求儉效消塵誓
捐頂踵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汪玉山集謝戶部侍郎表

究財貨之源流初非素學迨威顏之咫尺弗獲終辭冐昧而居顧隱是懼伏
念臣受才不勝涉世尤疏退處鄉閭食不供於伏臘出書史考欲每拙於
偕料緊心計之非長於自謀而可卜自蒙誤寵獲備從官乃若理財實今
急務曾微嘗究之見少效芻蕘之忠顧所不知安於無用豈謂地官之之
遽承帝命之嚴蓋量能然後授以官而聽言然後試以事今此二者臣無
一焉矧以財力不支公私俱困珠無遺蹟而未聞悠久之計日不暇給而
未見勃勞之功宜得異材俾勝此任豈無可使乃以及臣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以道觀能用人惟已永言國計之寄太息人材之難以謂泰岡得珠
戎出乎智力之外伯樂相馬不在於物色之間故持取臣於悉愚顯非貪
効於凡近惟是不敏既如前之所陳過此以還又非臣之所及莫知稱塞
徒切戰兢

袁起嚴東塘集謝除權戶部侍郎表

天府允員久無善狀地
官攝貳忽拜誤恩敢懷持橐之榮實負礙輦之懼乾坤恩重螻蟻命輕臣
中謝竊以道自御權用之既分而本源末流之莫辨上嚴期會之追下盡
錙銖之供流弊至今其術益隘况茲水旱相仍之後州縣竭力之餘知于
為取之甚難損上益下之尤急必有心計之士過無面墻之憂伏念臣起
自寒生僅存樸學彈冠以仕參陪內著之嚴懷紱而行妄意外庸之說七
拜節符之甚寵一無毫髮之可書誤叨騶召之嚴洊遷篤行之遷緩班郎
省列屬中臺方京邑素號於才難而書生乃承於人乏老馬未閑於識路
如蚕祇怯於蜀山志廣才疏譔賁朝參之傜心勤形瘵空慚歲月之遷了
不立於事功久已多於瘵曠腸觀屢嬗於咫尺拜恩特異於尋常忽被絲
綸俾持荷橐惟此聚人之本繫於生計之臣欲坐致於錢流正有資於艱
筭有如淺陋將不勝鼠技之窮儻誤使令豈特玷辟翘之選懇辭弗獲怵
惕是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天臨至明日照睠言語侍從之列必惟

其人念經常簡易之司急先為務擢茲民部濫及微臣臣敢不念肥瘠之
所關稽制度以為範朝有政事自無不足之虞職在論思更盡竭忠之報

辭免權戶部侍郎表

恩榮過分戰灼靡寧伏念臣空疎不才愚戇自
守書生不識時務僅能為章句之儒仕者領立王朝偶優綴班聯之忝逢
山蕳省令十八年英蕩竹符凡六七任念劇繁之屢試曾績用之幾聞人
當肇斂之司妄意涓涘之報勤雖補拙力弗勝心已寛百譎之誅敢玷貳
卿之選惟民曹劇任嘗一時秀穎之英豈樗杜散材冐兩禁持荷之寵儻
昧本末源流之育必乖經常簡易之宜自知甚明官謗可卜伏望聖慈俯
憐危悃垂寢誤恩別選英賢俾任論思之責庶幾名實一歸綜核之公

謝除守戶部侍郎并賜金帶表

六卿分職愧攝貳以何功滿歲為真恩
踰榮之誤及俛踰有覥懇避無從臣中謝竊以損上益下王政之所先傷
財害民聖經之深戒惟調度獨關於泉貨而盈虛盡究於源流取予必知
深懼及民之斂毫釐既析難逃致平之誅固知川竭而谷虛所貴下肥而
吾瘠在於今日尤重得人如臣者徒有愚慧椎無能解盤根錯節敢云屢
涉於險艱倦塊通都未必盡關於道路顧以面墻之學曾何心計之優躁
處民曹濫司國計適有浩穰之費更當饑饉之殊狀之桑榆莫補東隅之
失譽之江海惟有濡危之憂雖艱筭之何施恨錢流之無羃茂聞無足僅
免之興欽承天子之威遂正司徒之貳莫非王事豈當言日月之功金荷
君恩特益重春秋之責拜兼金之出賚俾束帶以立朝雖寵一身位廣三
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初正興建太平守位曰仁深究聚人之貴以
義為利大培立國之基弗輕主計之司每示昭明之典遂容疎曠亦冐寵
除臣敢不念藏富之在民知生財之有道制用而於歲秋方仰承政事之
脩盡儆而對年饑庶獲覩君民之足誓殫駑力少答鴻私

辭免除戶部侍郎表

臣拱聞寵命采切震驚切惟人臣不當以日月言功公朝要先
以名實為重臣濫巾版省不過簿書期會之勞蹤迹禁庭久無朝夕論思
之益至於不加之賦而上用足知乎為取者政之宜此意惜然捫心慚甚
恭遇陛下皇天眷命初政清明而臣乃以書生繆司邦計適當國家多事
之際郡邑告歉之餘經常之數既虧貴出之供則倍息我重於貽害殘未
免於之興雖左支而右吾亦前䟐而後疐思欲不擾而辦每懼其為也難
徒叨歲月之遷竟蔑錙毫之補盡從幽黜忽拜真除位正貳卿職同攝組
秋高三品益峴官聯凡此僥逾必難揮處伏望皇帝陛下由㝡淵聰垂寢
誤恩毋拘滿歲之員姑從反汗庶遑於朝之譏誓畢捐軀王興鈞藍縷集

謝除戶部侍郎表　非澗阿之邁軸誤聖天子之招徴華素之瞽持玷小司徒之選靦顏就次流汗交頰臣中謝竊惟版使劇貴夙典邦計貳卿亞旅允適時望迨元豐而正名昉建炎而權侍東南民力竭矣決不為頭會箕斂之科錢穀歲入幾何莫其致貫朽粟陳之効當茲多壘實藉通才伏念臣躐臨書生嬰孏俗駕囊難孤進初乏脩名方鵷鴻滿臺閣之秋游吏華轍如免為滿江湖之數頻課外庸粤吻秣少於圓扉俵長義官於璧水冠柱史一星之列陪講師三昧之祥遠噴煩言理就荒之松菊猶於聖慶須越觀之綠綸甫勝對於疑旒俄俏班於禁籞循墻莫避踣地靡遑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綜覈治功研精官使清心省事不改恭儉以化民理財正辭槃闢仁義而利國念切直之師丹且老知醇謹之衛綰無他姑俾攝承徐觀試可臣誓堅素守力秉壯心操嬴貲以制低昂欣逐開暇掌與賦而問勝負敢昧論思晁元咨濟北集謝除戶部侍郎表　典三禮於曲臺已冒高華之選厎六卿於民部遽登峻近之班力陳祈免之忱能終奉冀回之溫詔爰賜九環之帶仍頒列采之衣寵貴其舊愛靚失措臣中謝伏念臣朽無時譽獨有家聲莫傳屋壁之遺編僅繼山林之末績好為異論每與世殊喜作文章務求古合低佪平進坎坷數奇事鈆槧於書林紛絃歌於學省曳裾而位王傅佩玉以倍禮官之儀奏之體而掌端錦於南宮非應接之才而秉貂車於北道實緣勝對懇切獻忠明言趙魏之郊冠撩孔峨任論幽燕之城疆場弛嚴謂新民右祖之可防縣大酋左衽之不變荷上皇之嘉納仰聖度之優容偶遑邦刑丞遷宰旅徒悉之於網日曾何補於綱綸圖城之變忽生造膝之言良驗自罹兵輩益困簡書心志摧頹形神彫耗獲辭劇任復處清流因贊道而覩二聖之重徽預討論而創兩宮之新禮國步稍定私志或伸念八載之居中弓一麾而補外居叨異數俾踐崇途超踔等夷愧負流輩惟常平之美職本廣惠之舊規加損益於前朝浸非器於今日備嘗竭公私之積貴新陳乘散斂之虛名方師旅之未寧慮水旱之或繼田盧戕毀以幾盡老稚流徙而不歸安當齋而不償是謂積而能散極茲古弊宜屬俊良幾閑下才克堪重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黎攬英俊之奇謀共裨初載監祖宗之成憲圖致中興念臣專意藝文蓋將試以吏治察臣粗知體要或可備於從官臣敢不仰稱所蒙俯脩厥職錢穀之問其不至於廟堂補助之仁願廣推於寰海雖簿書期會之是務豈論思獻納之敢忘披黃卷以接聖賢儷南存於舊貫賜金魚而困政事切自比於昔人　代朔漕蹇周輔除戶部侍郎表

內閣遇職推陞未幾貳卿高秩掄選裁加曾懸懇之莫遂第靦顏而冒據中謝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官夏商繼脩亦克用乂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侍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惟喉古於國則尚書乃樞機並張六卿各領四部侍郎雖長其貳左民又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僅賦之政與經貴貨藏之方其職之所當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遠有為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横及瑣質如臣者乏博古之學非濟務之材竊以孤生丁茲盛際曉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駑而能竭其力屢膺明詔寖歷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頻三接之渥圖已塵禁塗之清切豢使隔之光華伏況此觀威顏初叨臨遣令故防未復而新除尚虛豈圖旁求更此濫寵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熙羣材群倫與共庶績合眾俊以助興丘之樂飾衆枝以恭武庫之兵越先眾人進躐衆級臣敢不祗服訓辭恪慎事功味胃為憂輒忘其智有所因陳倘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為成我哀羸小補嘉會臣無任　狀宋余靖武溪集辭免戶部侍郎狀　臣今月十四日進奏院遞到勅告各一道蒙恩特授臣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依令任成資日仍令再任者聞命驚惶伏增價越伏念臣才非應務智不逮人徒以虛名嘗叨近著頃遭擾攘甘在棄捐屬豐事弭興起臣於貶所而兵勢未集謀慮弗周力小任重日增憂惕及王師仁之勝三軍凱旋破賊者乃臣青之勲勞撫民有皆臣沔之經制臣稟史節度謀無已出建于遠縛賊母擒誅冦黨內則朝廷威令外則夷獠協同於臣愚拙何功之有昨聞轉運提刑司舉再任臣尋以心力衰疲不堪再任已具狀乞依舊分司於韶州居住庶得脩營墳墓今來恩須成命就陟左曹忌涯至優實為過忝清秩厚俸誰不欲之事既逾涯豈宜安處伏緣本路外接西廣六蕃南連交趾九道溪峒一百餘州苟失撫綏立生患難非臣衰朽負辦之人能堪久任所有降到勅告不敢祇受已牒送桂州軍資庫收貯聽候朝廷指揮伏乞除臣前奏許令換一散秩依舊分司於韶州居住所有遷任伏望別擇材賢干瀆冕旒臣無任[illegible]避竹溪集辭免戶部侍郎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戶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者蒙恩召從疏外誤被聖朝特達之眷推寘從班蚤夜以思不知所以圖報曾未三月復膺寵陟退惟駑蹇之才一無所長倘冒若此雖欲自竭將何以副陛下委任之意而況地官之職準平萬物均節百司覧微則容

姦刻害則生患，邦計所係，豈容濫居，顧臣何能，可備茲選，省于私心，揆之公議，不勝大懼，伏望聖慈察臣危懇，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戶部侍郎第二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戶部侍郎，尋具辭免，今月日准詔不允。臣螻蟻微生，敢犯天聽，陛下不加斧鉞之誅，賜以溫詔，過形褒諭，臣恐懼感泣，不知所措。義當駿奔就職，夫復何言，然臣反復自揆，有不得不以控告於君父者。竊惟國家多事十有餘年，軍食日衆，資用日出，盜賊水旱之備不與焉，苟理財之官不得其術，則下徒弊於瘢吒，遠不救於飢士恢復之圖，未知攸濟，利害至重，豈可輕以付人。而臣智能短淺，學術空疎，家世業儒，不辨菽麥，乃使繆當財賦之司，以應錢穀之問，曠官失職，自取悔咎，在臣固不敢辭，至於上誤朝廷大計，則雖加投殛，何補於事。伏望聖慈察臣誠切之詞，志在憂國，特回渙渥，改授能臣，以允僉議，臣不勝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汪玉山集

辭免戶部侍郎奏狀紹興三十二年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戶部侍郎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恭惟陛下以國計之重，慎擇所使，而猥以及臣，此正臣子奔走磨厲，以見於事功，而求所以報稱之時，而臣竊自隱度，有所不敢黙者，伏以國用匱乏，民力凋弊，至于今日極矣，以公私並困，而欲為均濟之策，以朝夕不給，而欲為經久之謀，自非宏才碩智，雖倫絕類，未有能善其事者，如臣愚陋，技能無取，聚斂之事，初未之學，備常守職，猶耳採過不暇，令乃責之以其所不能，望之以其所甚重，苟貪恩命，冒昧而處，必且以曠敗獲罪，臣何足言，實恐累國重念臣頃者自請治郡，嘗蒙聽許，幸令軍旅少息，非有前日避事之嫌，伏望聖慈，收還新命，別除臣一外任差遣，庶安愚分，以叶公言，臣無任懇惻激切之至。閏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新除權戶部侍郎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君父之命，敢或不從，而臣反復思慮，義難苟已，敢冒萬死而終言之，竊以戶部於今日為尤重，臣於泉穀為尤非所長，今舉所甚重而付之於初不練習通曉之人，此古人所謂譬如田獵，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者也，令方受惜分陰，修舉庶務，而於所甚重者，乃使如臣等輩嘗試為之，逮其職業不修，過咎已著，然後有所廢置，則失時誤事，國已多矣，此臣所以震恐失所，而不能敢苟已也，伏望陛下重國計，不使任非其人，而至於曠廢，矜憫臣下，不使用過其量，而至於顛隮，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改除一外任差遣，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皇懼之至。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王與鈞藍縷稾

辭免戶部侍郎狀

明命初頒，危衷載惕，瞻天威之咫尺，肅控丹忱，任地官之典圖，迨叨誤渥，載思情厚，揣己疚愧，惟大政事儀本於文昌，而小計會風裨於版使，俾與錢穀之間，實聯留寀之班，看侍臣冠，必儲雅望，掌泉府應尤適適本顧臣之庸，無適而可，蓋踰蟠拗而載筆，嘗趨虎觀以講經，嘖有煩言，不遺餘力，深聆聖造，曲全孤踪，若為稍報於乾坤，遽忝論思於日月，自慚非據，人謂斯何，忝冒聰聞，冀備愚分，爲有技閑而置散，俄列禁途，儻非度德以量能，恐妨言路，願收回於渙汗，亟改畀於英髦，庶諧師虞，免玷法從。

第二辭免侍郎中尚書省狀

叨膺睿旨，躐佐民曹，揆分貌慚，抗章控避，人微冒昧，天聽穹高，情有未安，理難自嘿，顧性姿之狷介，而學殖之迂疎，欽惟禁途，夙塵碩望，潤蒲莫馭，雖圭璧以薦羞，撫驥已疲，共鑾驂而並駕，載量綿力，深省劇曹，寬布縷之征，於蠶絲之時，若為自詭，懲屬卑之塵於豹尾之後，見謂罔堪，濟列由衷，所期寡悔，懍驥分費，必至顛隮，伏望公朝力賜敷奏，翩然改命，俾逃負乘之群，朝庶幾理財，不誤修攘之大計。

曹彥約昌谷小集

辭免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五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曹彥約除權戶部侍郎，及準尚書省劄子勸會已降指揮，曹某除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令候正官到日交割訖疾速起行，在供職者事無前比，心有隱憂，平生不敏於朝行，一旦忽聯於禁路，理財用初無長策，謂獻納寧有讜言，不然而責以外庸，望其後效，則造化之所施者已厚，而心志之自揆者甚明，資稟癡愚，固難於應變，筋力劬瘁，不可以守邊，與其貪位素祿，無補於事功，孰若度德量力，稍安於分守，而況數月之內，百病交攻，舊脾疾已極於呻吟，近左臂亦為之緩弱，不堪任重，立見曠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庶安愚分，所有權戶部侍郎恩命，某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速準尚書省劄子，備奉五月二十日并五月二十五日聖旨，以某辭免新除大理卿權戶部侍郎恩命，各賜不允者，由外郡而擢列卿，越庶官而持從橐，見聞驚駭，執不敢懟，謂非書生之所願欲，非愚則誣。伏念某入仕三十九年，安行州縣，自作郡以前，未嘗敢納宦闕，當居閑之際，未嘗輒請奉祠，誠知分定，不可苟求，骨格難以過望，宣一日之力，然後食一日之俸，盡一歲之勞，然後書一歲之考，則坐卧可以安席，寤寐可以寧神，平生所求，如此而已，古人為官擇人，使居官者必為實政，後世以官賞功，使受官者視為榮遇，轉移之際，已失本意，然未有不登朝列，而班躐

禁近初無顯功而品越三等稍有知識必有私憂過計於其間夫士大夫辭免差遣著為典故以其所當得者而言之容或文具若使實無履歷分甘冗賤譬之不入仕版驟遷帥守不更州縣即持憲節旁觀者之所必指受助者之所必疑豈未及任心已先驚况復疾病交攻藥餌不効誦思獻納實無長策此所以蚤夜不皇憂畏震傷而不能自已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大理卿并權户部侍郎指揮檢照某前所陳請且與某祠禄差遣庶使養痾年歲可責後効須至申聞者。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四　十八陽

郎

宋蘇潁濱集辭户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户部侍郎。兼聖旨曹司右曹有侍罪西掖聯已春年離叙文墨之間愧負寵禄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户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縣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米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充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為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李綱梁谿集戊午八月乞罷户部侍郎劄子　臣輒有危懇上干天聽伏念臣昨被誤恩召從跡外。期月之間躐冥從班濫司劇部切瑜之甚非臣所宜義當糜捐上報天地生成之賜而臣才術荒殘論議闊迂難用少成不切於事在官半年有餘曾乏絲毫之效日夜惶懼不能自存兼臣舊苦痰眩之疾每至發作動輒昏仆比緣積憂過計乃復增劇豈容冒居錢穀繁難之寄若不揣分自引必至顛隮有誤國計上辜陛下委任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憐罷臣户部侍郎除臣一小郡庶幾竭盡犬馬以圖報效取進止　戊午八月乞罷户部侍郎第二劄子　臣一介之賤仰祈聖聽温詔下頒曲形詳諭義當上體眷隆駿奔就職然臣竊惟擇地而安雖非臣子所當為不能者止抑亦古人之深戒臣昨者誤被親擢俾貳計曹臣於是銜戴重恩思自奮勵不敢圖辭冀盡犬馬之力少酬乾坤之造而才薄任重迄無所施載念方時多艱費用百出既不能力求生財之道又不能力陳節用之方若或因循歲月以幸無事一有緩急無以支吾則臣之罪不勝誅矣况臣憂患之餘衰病頓作心神昏憒志慮凋落雖欲自竭終恐有妨伏望聖慈哀憐察臣危懇寔非避事罷臣户部侍郎選命能吏庶幾螻蟻之生得以自全朝廷之事期於有濟不勝幸甚　户部侍郎轉對劄子　臣嘗觀唐太宗問創業守文之君而房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文為難臣愚以謂創業守文雖不為易而中興為甚難也蓋振頹綱補弊政易風俗集流亡攻之可因者悼前轍而或廢事之可革者守膠柱而不移欲基厎功誠甚難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自古人君非有大過人者不能回衰亂之俗以為安平之治也惟周宣王以任賢使能而

能復古漢宣帝以信賞必罰而致中興光武以總攬權綱造漢室肅宗以
治兵討賊復唐祚元帝以虛心下士收一時之望以保江左至於區區勾
踐尚能苦身焦思滅強吳尊周室以復其國則天下之事未有力行而不
成亦未有不為而能成者也降是而往雖有願治之君而終不能成其紹
復之業者政事之間害成者多而不能去故也將帥雖衆而失控御之術
害成也財用雖足而失均節之道害成也立政者尚一朝之利而不為經
遠之計害成也在位者懷自安之私而無許國之志害成也有是數者而
欲成中興之功是猶農夫不去草萊而望苗之興頴不難哉仰惟國家之
難艱古未聞陛下宵衣旰食坐薪嘗膽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材
之賢否與夫任將帥練兵卒豐財用一有補於中興之治者莫不深究而
力行之然讎國未復強敵未殄蒐規摹未定而害成者未去乎今殘虜留
屯中原資糧蝟聚分兵淮泗覬時伺釁窺我中國其志甚大未肯輕舉蘇
忠臣義士所以流涕而竊嘆搢紳每為寒心者而朝廷方且崇大體務鎮
靜狃目前之安忘善後之計如秦人越人之端視而不加恤臣愚所未喻也
臣聞孟子論當務之急易經著隨時之義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又聞賁育
之不戒童子之不抗胥雖之不期蜀雖之不支若計謀不先定將帥不協
力士卒不素練饋餉不預備玩歲愒日不早圖之一旦秋風高胡馬鳴復
時之悔若噬臍焉殆將何及臣願陛下斷以乾剛照以離明體當務隨時
之訓如救焚拯溺之急馭將以道節財以理變苟且之政以為遠圖懲自
安之私以勵臣節力去此害成者然後任賢能如周宣王信賞罰如漢宣
帝總權綱如漢光武振大懟如唐肅宗下取元帝勾踐之事以為規監將
見中原不足復黠虜不足破誠宗廟社稷海寓元元無疆之休臣不勝憂
思忠憤激切屏營之至曹彥約昌谷小集辭免權戶部侍郎上丞相劉丞
　某近者初九日伏准省劄叨除林卿超踰過分已杜震恐嘗於初十日
具狀辭免并以稟劄布露心腹失計程未徹鈞聽十六日又准省劄乃有
小司徒之命驚駭惶惑不知所云本朝典故未有無朝踏一日徑登法從
者異恩如此仰見大丞相有意器使之也然而伏自惟念人才互有短長
時事各有難易平生有志事功固不敢偷安苟祿然以區區之愚慮度今
日之事體有非等常才之所可任者亦有排難解紛非英雄豪傑不可以
應變者萬一所使令之事非駑才之所能任必將孤負造化坐致罪愆則今
日之所以提而振之適所以招致煩言得罪於公論也情實迫切不敢不
告欲望救慈收還成命容某以知隆興府本職赴闕奏事因得進拜光範

自叙其所能所不能然後伏聽處分誠為未晚須至申稟者再具辭免
上丞相劄子　某竊為孤蹤無此蜉蝣子之援大丞相不知其不可而欲
以豹尾班處之起州縣塵埃間徑途卿月徑登禁路可謂脫曠古之拘攣
創一朝之典故隆天學地不足以喻其德施矣揆之私情誠有所不安訪
諸公論猶有所未穩誠以官清背俗地峻望輕欲宣力四方而精力已憊
欲裨贊國論而學問有數大丞相雖欲一力庇之而好事者易以衆口鑠
之既已食其祿恐不得以辭其責也比者再具辭免皆出誠實非尋常文
具之比言語拙訥不足以動造化之聽用敢不避再三復申前懇况以蒲
柳之質本自早衰今崦嵫已迫尤見疲茶若於煩言未至之先施人以
必從之惠則是始疑其可而欲用之終知其不可而遂已之雖簞食瓢飲
露青澤於衡茅之下首尾造化其敢須忘須至申稟者啓劄淵海余日華
集　賀商總領除戶侍劄子　竊以赤墀布令清和可人共惟某官寵光
鼎來事權增重清寧明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迯聞倫告不勝贊喜之情謹
拜手申敬下吏伏幾仰荷聖眷俯尉師虞玫視履之祥謹觀嗣之養坐迎
追詔立登政塗某啓觸某共審渙膺天詔晉貳地官班聯棠案之華人仰
皇華之遠列城順賴多士懷忻仰惟某官環偉閎達之資醇深正大之學
清名直節冠映一時公輔之望有識均企逢時遇主以宣令猷正色立朝
無愧前哲守專退身出總軍儲董驟駕之將輸裕轅門之供億成績昭著
褒詔鼎來升華禁塗胥重使指士夫相慶以為創見帝意有在旃用可期
真儒登庸佞彊自戢願摅宏韞坐收爲功以溥慰九百君子之望　某逮
逖仞牆三見槐綠雲泥異勢雖睽漫刺之期而仰德之深常若巍巍煌煌
之在目故腨借申履端之賀方懇清尊而便巽言旋重枉報翰情文密縟
主復藏去愧感參裘朱墨沉迷姓名卑鄙尺題寸札不敢輙前茲聞峻除
喜欲起舞而守地千里阻慶龍門制削多儀弗獲鱗楮敬爲桼尺少申履
成之私草創匪儀姿貌采劇黨家情亮感幸何如某賦分蕭啬依然一寒
骨焉此來倏十閱月地當衝要扞蔽江湖日未羽檄交馳文書雜沓戌兵
畫發營壘一空客旅不通調發百出常平之米撥發殆盡通角之官驅磨
沓來閒勉夙宵不皇寧處而郡計窘束頗費支吾一羽百鈞懼不勝任豈
敗可立而待也幸甚獲私二天之芘凡獲護其短而掀揭其特蹟者惟執
事少加意焉不勝榮荷台烟星斗之春寅想靈祕咸右福祿未崇屬部使
令敢請安東王與鈞藍縷葉李侍郎劄子　衡治宣平琴薰清務恭惟某
官雍容紫案刊潤金科德望愈尊穹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祗循吳令救

咯繁文仰僕譙光必垂矜顧逖睇五緯苦寒之曜邈在九霄嚴近之班倖呂推移湥閲歲時之久㢡𢓜搖曳可勝昕夕之勞顧雖樓遲主賓之中寧忘趨步伺墻之舊念嘗叨於偉遇第采積於崇𦡁蹟涉闊疎心惟悚惕欽以某官恢洪而簡亮敏達而該通捻中外之游更𠈁劇頃而益裕比踰卿寺出鎮帥垣華牛刀精紉之風固已𢡟威名之遠參豹尾雖𧼈之選入將明富教之方簡聽郅隆班聯增峻荷宸承渥姑殫論思獻納之忠梅鼎共調佇膺輔相贊襄之佐 下闕

賀李侍郎劄子

楓江淒曉菊露妍秋恭惟某官法從高華寵章赫奕三靈佑助九鼎尊安台候起處萬福某恪循甲令之文用畧𢗅奋之禮粤跡四月借仲領事之恭繼拜五雲深戢撝謙之誼乃若邈溢流而宗衛仰廬嶽以崇瞻增夢寐之不忘莛(?)楚畫之能寫恭審顯膺錫命真戴司元版籍浩繁既賴舉綱之政金科簡易仍兼疊組之榮飛驛傳聞綿區胥慶姚素孱(?)拊存之厚其何勝抃蹈之情欽以某官强毅而靖共恢宏而周竦再求之藝仲由之果宜在孔門政事之科建尉之甯京兆之明度越漢家法理之士麾節游更於繁劇規摹震出於尋常恩漸百姓之心咸落群兇之膽制東再駕坐息鯨波江右三遷頓擻蜮窩迫邁歸而含霸實深對於凝旒肅儀秋寺之卿坐列地官之亞功名寖進風采采昭何以假為姑正棠荷之選是宜大受即陪黄閣之游式孃開濟之材光輔延洪之業

賀汪侍郎劄子

顯膺天寵擢貳地官左馮翊表著外庸爰錫圭而朝覲小司徒對揚休命坐荷宸以論思法從得賢輿情咸慶恭惟某官偉材拔萃雅量鎮浮明清先正之語言風傳家法文大賢人之德業卓冠時髦吉甫以文武憲萬邦郤縠以詩書謀元帥自昇保釐之任實高鎮撫之勲来暮惟謡借越吟而不絶去思德政興秦刻以長存十年寬稽(?)延之期一紙下徴黄之詔茲正版曹之位蓋隆計相之權旋十二教之常以化民俾還醇厚以三十年之通而制用坐致富强遂躋獻納之班任上游諧之地公侯復始家國同休

賀陳總除戶部侍郎劄子

茲審地官持橐真拜棨途天塹峙穠仍兼宅牧粮(?)鼎扉闢於庚癸優贊凝(?)迫於雲霄俾金巙背之江山增鐵甕城之氣象邈催綸詔入東事振賀屢之私濡毫以纖某少槩王益之令弟清流尉荷知遇不薄俾再奏牘底可謂天意當今振挈孤寒襟懷擬磊力量持達未有出騎伯仲之右者儻有機會更望斡旋盖之為門下士初不俟禱某念之之深不容不禱也伏丐體察

啓 唐李義山集 戶部柳侍郎啓

不審自在道路尊體何如伏計不失調護侍郎為時生德命代標材令者蕭斧滋威囊錐念理仰承徽詔必付化權伏惟捐促前驅建楊上苑副宣室受釐之問虔傳嚴康(?)胄之求凡在含生佇瞻壽域況某厚蒙恩獎頗歷光陰望夫子之門墻早嗟懸隔投山公之啓書嘗抱憂懸敢滋攀附之誠實積禱祠之懇伏緣遇官有日不獲奔波迎謁下情無任惶懸之至

賀度支周侍郎兼判戶部啓

伏以除書兼判戶部竊以賢大夫之事君有德有命明天子之分職以功以能既有事於兼材杜多門於獨斷非聖上不能以光此道非侍郎不足以膺斯求竊國用則有大冢宰之尊佐邦教則有小司徒之貴是為假道即踐台階萬里側聆九霄注視佇瞻之至無任下情

宋錢塘韋驤集 謝戶部楊侍郎啓

右某除臣區之跡久玷知遇不圖今者復有論薦感愧無倍情誠靡極恭惟某官以道德術學早登近侍而注措施設莫不賛圃助治爲志其援抚杖拾宜得瑰偉奇傑之材而舉之於朝俾有以致用如某愚淺何足比數而兩塵薦牘豈失於取之太恕而聽之或過耶如其不然蓋仁人君子凡有所知知其捐不宜捨則引之援之期於利達有用而後已不忍坐視其窮而不加之力也緣是推之則某重被推轂之恩其所荷戴凡宜常心相萬若某之樸拙之守閒闊之勢為公之所亮舊矣不俟縷縷以煩聦明其感衆自勉力行觥進冀有以上荅睠與固亦宿蔵諸心而深若銘刻不假逆陳於左右令其言者姑以示德公之賜而重為之嘆且以異乎日之請見於門閭況瀆將命但增恐畏 謹奉啓事陳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 謹啓

蘇轍欒城集 迎知郡吳侍郎啓

伏審詔音新渥使符舊㧗天臺鑒氣奉方隅之殊眷地官劇務虛㝡鏽而輟賛擊敎道塗欣溢郡懷歡想旌旗之色擁灝甘棠之陰恭惟知府待制侍郎懿實光耀淳誠敏裕淵邃士林之標矩㢠容國器之珪璋論議建明道宸衷之虛佇杜直獻替狀社下之威儀登高攬轡之澄清啓沃前席之踏允酌王度而裁國制斡運變通調軍賦而節貨泉殊詳取予究稱清之重委無中外之密疇聽于淵宣布之謡流次公豈弟之政期召節之何速暮奏計于片時藉風家虎于雲霞犬偃伏于風範心誠素休於忠愛氣合渴願於趨承引領貴閣綏裁納啓龍坂可登之際乞頌無盡以傳王之道

相山集 賀劉無隅除戶部侍郎啓 代何布渊作

伏審寵膺帝制擢貳地官九重側席以遠其歸千里舉旅而借其去𦶜揚所建舞忭攸歸恭惟某官風教名儀文章宿老獺鏽(?)其德洗萬古而凡馬空𡹴極于天臨𢁰頂而衆山小上方圖於邦計將莫急於軍須當求條奏特改如宇元紘欣戲對揚聖問得盧承慶累閩華綪慎付真材食給關中正賴蕭何之畫錢流地上佇觀劉晏之功進位鈞衡

加澤實宇逾盛隆於國體，用大懿於民彝。某猥以孤蹤，出於大造，朽株枯
木，嘗有榮於光容。望履遺賢，幸無忘於舊物；永言欣頌，實倍等倫。仲并浮
山集　代賀漕除戶侍啓　詔頒天陛，恩涉地官。譽風采於列城，藉甚理輸
之最；增羽儀於禁路，佇益持橐之班。暨啟均歎，晃殘虛佇。竊以會計自有
綱目，廢之斯紊而舉之則張；泉貨非無源流，蹶之斯過而壅之則止。仰惟
累聖，具有成規。凡斂散出納之權，為經常永久之計。餘財餘力，民無一日
之儲；足食足兵，國有九年之蓄。閱歲茲久，遭時多虞。官薄紛紜，斂起私徒
之手；民田逋負，當從王公之家。舉世咨嗟，積公均見，銷百年之患，不勞措
顧之間；為兩路之民，永息追呼之擾。法當推廣，眷益優隆。恭惟某官，道撫
高明，氣充剛大。洽聞博物，學貫百氏之書；發策決科，文高乙夜之覽。以深
靜精微之致，達聰明睿智之君。墨綬他時，屈宏才於下邑；繡衣三歲，勝獻
頌於載筆。任衆人所難，能合斯民之共願。兩手加額，萬口同詞。使宅使田
既力羅於蠹右；我疆我理，庶永斷於侵漁。莘此殊功，滋膺妙簡。仁政必自
於經界，已患正於版圖；老成實重於典刑，宜遂聯於晉橐。車前羣工之操
約，首為二府之權輿；成令初傳，有識相慶。某猥蒙知遇，浸冀使令，而
行惟謹，遵於三尺，指心自誓，願圖報於萬分。賀廈為深，趨庭未遂，莫勝欣數。

叙，但劇欣榮。許景衡橫塘集　賀戶部洪侍郎啓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地
官。除目喧傳，輿情悅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鑑文照世，榮門動令，頃縣眷
知，薦更任劇。抗斧出使，利澤被乎兵民；校錢閱藩，威聲攝乎戎狄。顧分外
寄，未究壯猷。惟神考釐正於文昌，而國用獨專於民部。平居之論，每難其
人；既屬高才，夫復何患。上資邦計，賦不益而用饒；下叶民歡，財有餘而頌
作。懋茲嘉績，簡在清衷。廟謨方俟於贊襄，省闥豈遑於淹久。式符公議，何
獨愚言。某適叨守符，阻慶賓席，惟是鄉往，未易名言。　賀翁侍郎啓　伏
審顯須帝制，擢貳地官。侍從惟賢，朝廷增重。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堅周令
古，名重搢紳。昔者傳聞，已見九齡之有作；得諸談笑，尚期七步之成章。頃
縣眷獎之殊，薦歷輸將之寄。心計綽有餘裕，意匠舉無不能。坐振臺綱，按
按使者之風采；區處人物，凜凜大臣之規模。十年于茲，七閩無足。眷惟版
部，寔總邦財。顧在廷豈無人哉，而裕民莫如公者。賜環承命，載路謳謠衙
慶司徒之成功，進登冢宰。而制用關中，乘屬不獨前聞；地上錢流，請從此
始。某天涯冗吏，門下散材，猥沾覆庇之私，皆爲論之寵。共聞榮拜，倍愜
感懷。屬以拘廉，阻於慶謁。瞻望台庭，下情無任。汪玉山集　賀林侍郎啓
伏審欽承天寵，進貳地官。國計有歸，師言惟允。恭惟某官風猷旐遠，器蘊

伏閱體備四時之和，學律千古之媺。召還省寺，譽著聲猷。歲亞閩於三遷
人，尚嗟於久次。暫筆持橐，豈以為抗事之榮；關石和鈞，庶幾觀富國之效。
應辰風象，異恭方託餘光。茲聞命於置郵，益馳情於賀廈。其為欣抃，實倍
等夷。　賀戶部王侍郎啓　伏審簡在淵衷，與司國計。詔音既下，公論交
欣。恭惟學識高明，才猷宏遠。肇蹤未判，獨見於眇綿；萬變並陳，每優為
於肯綮。乃言可績，不已于行。比者按臨於四川，屬方經畧於三輔。興師十
萬，發粟再三，事皆得宜，民不加賦。以饋饟而兼慎術之政，可謂至難；併論
思而升侍從之流，豈宜久外。果承召節，歸重本朝。惟已試之具宜，將不勞
而益辦。蓋德所經，以濟斯時。某素辱照知，尤勤向仰。莫遂趨承之便，敢伸
賀喜之私。張廣東憲集　賀戶部李侍郎啓　伏審陞華西省，曾未淹時，擢
貳版曹，亟聞登用。倘非兼政事文章之美，何以供掖垣臺閣之求。儒術流
行，天下自臻於富庶；仁賢信任，國中豈患於空虛。簡在深衷，洞符公論。恭
惟某官，剛大養氣，塞淵秉心。挾數器以濟時，全三才而貫通，窮廣大精微
之學；不詭於聖人，爲雄深雅健之文。獨高於作者，自其卒業於父兄之日，
早以策熟於輸墨之場。多士推先，衆目共驚。其賢擊達人要遲十年，反望
於積薪，流落江湖，使亭齒髮。逮真主建中興之業，圖寓人爲共政之基，再

下銓車，遂持荷橐。雖士友與嗟其晚遇，然朝廷喜得於老成。與語深醇，寔
盛時之帝制；憲章明習，具僚筆之史師。惟胄中素有於成謀，故意外俱無
於難事。宜自代言之貴，遷分足食之憂。刻竭占詞方，懼史書之貌；脫舉擬
授昇，已驚乎地之錢流，即贊樞機，式從民望。某遂違墻仞，寔閱歲時，側聞
成命之傳，倍越稱人之喜。門無留謁，趣獨後於賓僚；言以見誠，歡獻
慚於織尺。王十朋梅溪集　賀趙侍郎啓　伏審光奉宸命，榮遷地官。覩
賢見用於朝中，外同不相慶。恭惟某官，玉牒欽向朱轓，趙張豈惟標準於宗支；
國甚練達於吏事。使軺彙驥，興南閩十奸之謡；符竹存公，繼劉寵一錢之
譽。果蒙親擢，旋領貳卿。方國廩之未豐，在版曹爲尤急。省用斯能足用，生
財莫若節財。顧於論思獻納之時，力陳本末原流之計。賞漢文之儉德，筆
唐室之私藏。無若延齡擾經誣以欺主，豈同李絳不進獻以結恩。要令衆
斂於太倉，罔使錢泄於異境。主聖如此，公言必從。生收取予之功，行處鄉
諸之任。某叨與幕府，獲依大賢。雖贊畫有媿古人，然至室必以公事。性素
傷於愚直，事每荷於寬容。顧廣翮之猶存，曲家廡下；想元禮之門，益峻
未遂重登。瞰登徽識，進馳尺牘。洪文安公集　賀戶部侍郎落權字啓　伏
審光膺宸綸，寵陟禁塗，登顯秩於貳卿，播承既久；率諸曹於民部，擢序維

新郵命初傳與言咸允恭以某官亂滑刷太識隊我儆石猛水懷激六蟄之芳潤金相玉質寬千仞之德輝蚤揮軼於飛科亟勦躐於膴仕大褒危直獨高涉筆之稱司度須財益妙懂廟之選獨斷宰士轉漕王畿精丹衣之簡知拜紫荷之清切對錢穀出入之間式阜邦儲總經界均正之横盍捐民瘼渓膺試可采速為真班躐加峻於六官風來增光於兩禁誼容暖席倚聊持振其儀逝異鄉搖心樂傳託扮褕之契志寄霜於依風實竿牘之辭情寔深於賀虞王濮濟先生集賀徐侍郎啓　顯膺綸綍進秩版曹豈惟增近侍之光華抑亦係生民之休戚庇庥所暨斂衽惟均恭惟某官奧学達原宏猷絕俗夙抱經綸之蘊存躋通顯之塗用之則行信其才之卓爾折而不撓知所養之浩然久去明庭甚阜清議頃召從於閒館遂亟達於亨衢既陞從橐之聯益峻朝紳之望為國興利皆資心計之良惟帝念功行東事樞之重其屬拘達部寫聽新除懷浸剌於門墻莫伸慶誦達空函於几格徒切歡悰　賀趙侍郎啓　允膺寵命峻陟崇班權由玉牒之英全付版曹之政除音初播僉論允諧恭惟某官一代偉人五陵閒氣素養根柢之用出為梁棟之須東平居家為善最樂河間好古得書至多迹其躬寒素之風固已富經綸之蘊邦車屢駕又揚膺使之鑾幕府既開益倚長城之重召從淮浦獨領地官惟明足國之方深軫富民之慮爰適有術取于咸宜制邦計之盈虛方資長算參廟謨之密勿行奉明綸某夙仰風猷未窺荷忝典遐方之餽餉為穩使命託大廈於帡幪庶逃瘝曠　賀除權戶部侍郎川陝宣諭使謝宰相啓　奏蜀計以歸班方趨召節載民會而諭言就拜除書辭避莫伸愛親罔措伏念某切尋儒學初乏吏能偶不弃於明時遂寖更於煩使關山萬里幾為莊舄之吟塵土一官久矣郵郵之步陛華月古總賦坤維適丁用武之難粗免乏興之責中緣抱疾數懇奉祠賜環已戒於趣裝出峽遽驚於即拔名參從橐朝宗擬江漢之行身擁使軺捫歷路井參之分被寵臨而特異仰造化以知歸此蓋伏遇某官大度包荒至仁恤遠闡尊主庇民之略行拔賢進善之心鎮靜物情挽風流於江左國威士類惆留滯於周南遂俾表踐亦叨重寄某敢不更堅晚節益勵孤忠陳力無堪曷辰驅馳之效投閒有請終希扶丸之恩　賀新知荆南楊侍制除戶部侍郎　命出宸庭班躋集路乃眷大司徒之職國計是資瞻陞小常伯之聯邦基愈固郵音初播與誦交歡恭惟某官学識高明材猷強敏雅譽見推於衆論精忠自結於淵知貴列上卿既盡饒於軍賦擢居次對庶均逸於祠庭屬分帥閫之權遽敢民曹之劇論思獻

納肩持橐於日邊斂散盈虛將派錢於地上佇膺枋用式副與言某冥别光儀忻聞布告念未遑於慶牘荷允枉於緘書　賀戶部劉侍郎啓　光膺帝命榮領民曹眷嘉既壯通遐大悅恭惟某官才優閒濟学探幾深揭歷三朝雅負經綸之志行藏二紀莫窺喜慍之容茲國步之多艱擇人才於已試可屬大事無過老臣亟篆黃髮之詢遂席青氈之舊入司邦賦出撫師屯審勞備展於壯猷注意益歸於宿望僉諧可必柄用無疑安邊境而制四夷暫借派錢之異理陰陽而遂萬物行觀調鼎之功某邈在遠方莫趨崇仞馳誠千里姑勤竿牘之修竊庇一官更賴帡幪之力　賀戶部張侍郎啓　允膺綸命進貳版曹公朝資心計之良法從聞志行之效凡居庥庇孰不欣愉恭惟某官宇量宏深風猷凝粹高文瑞世蚤擢秀於儒林卓識通方荐登膋於要路備更煩使肆著膚公邦禁是司人以不冤而刑罰中地官攸攝民不加賦而用度饒適當天討之行要在軍儲之裕肆晞宿望亟昇真除禁闥雍容已登論思之益嚴廊密勿聊資輔佐之功某將揖遊方喜聞新渥貌爪有守歸賫無以無階竿牘馳誠遥記司而敢後陳惟室先生集賀戶部侍郎啓　伏審某官客承帝制進貳地官以文章翰墨之英居財賦根原之任邦計以裕民情亦康竊以立政所先理財故嘗歷觀前世多用能臣上空山澤之藏下盡頭異之斂節度既實材具始張惟某貨之於國家猶血脉之在支體欲公私之俱又要周派而不偏與其國富而人瘠孰若財散而民聚鑒之往訓寧有益臣肯見前規何必回利恭惟某官財周數置學貫百家情極異書豈但安世之三篋吞容桑賦不假左思之九年是宜納誨於朝廷賞馳自名於心計覲今日進用之意則斯民庶幾少安凡有識知莫不欣忭某偶緣先契每借餘光滿華寡賤屢下劉公之教破衣蔽雖行登韓子之門善聽新除懶伸慶禮輔時之儀布叙難周　范石湖大全集賀戶部汪侍郎啓聖錫　伏審緞從銓覺登粧版曹上方拔輿地之圖志收萬境公實貳司徒之職遹冠新除任重富仁功成指日恭惟某官禀畔裔秩騰茂書實經術淵深有簡孟賁成之力文章光焰極卿雲翻獻之工瓢飄月窟之中飛卷天梯之難進風舟奏孔霞佩益高蕢諸兒神而無疑士捐平生之出處不有君子其能國冑關公是之存亡化元史張人傑求萬望吸圖書之府所嚴教化之宮專叙進於銓選宜陪升於公路巫為計柄登濟戎功兹惟復古之時莫急聚人之政四郊方暴一敵故驕竊閒枝摔而相仍脱有緩急而何恃嘻吝至計允屬真儒儻有說以豐財殆不難於治國某屬塵末吏獲拜高門德進而朝廷尊敢

同傾於頌禱術行而天下富將真見於登平　代洪徽州賀戶部侍郎
啓　伏審明廷敕命業路登賢掌建邦之圖裁成周之分職眷侍聞之譽
森西漢之近臣儒先會通與論清穆伏惟某官冰壺瑩徹玉鑠粹溫微既
學林文章乃其餘事運逢寶路富貴不以動心化洽更張人推國任精錄
車而風駕踏聰珮以斯朝逆由宰士之融進帥教官之屬王人時惟建事
在翰俊以羣邦君子莫患無餘必善藏而富國將朝夕論思之是賴豈貨
財本末之是言序陞政堂廣贊道揆某屬封祖致獲睹縣輪欣燕賀之成
彈冠相慶恐龍門之峻擁篲無階　賀戶部趙侍郎啓　日安伏審作
令法宮登賢業路劉宗正行漢京兆久著能稱鄭武公為周司徒璽維德
卷凡閣述直斧有言蘇伏惟某官學瘟資高宗莘譽廣當貴吾所自有不
以動心文辭斕然成書果能用世順須神皋之範遂分京邑之符擿伏如
神風采聞於天下以經自轄名聲重於朝廷沱由心計之長進淮版圖之
寀贊觀將羽靡憚勞瘁國當可期登文景養民之務爰邦是望周毛原周
廷之卿恭踐阻與城心馳省序遐想南溟之運自天鵬飛欣逢大廈之成
敢同燕賀　賀戶部錢侍郎啓　伏審王廷揚命民部選賢總五服而至
五十與圖是寄藏六官而屬六十從橐有輝凡壁逮郵翕然交泰伏惟某

官高明性稟忠孝家傳鄭氏世儒東京莫與爲比栽公居位四海不謂以
親父矣外遷沱益明陟曾解平反之寄進聯經費之攢貨財本末源流持
爲餘地朝夕論思獻納方倚多聞少假禁塗即躋公路某偶司近郡風聽
新除東塾序賓蹐阻歷階之次凡書贊善往塵堆案之門唐仲友既齋某
賀單侍郎啓　嚴宸降詔會府登賢董餉軍門已參華輸之政飭司國計
更觀鞭筭之才從橐有輝儒紳交慶竊惟總賦財於天下民部尤繁興誠
議於朝廷藏卿爲重則期徵尚舉之際正業纓不假之時非實含囊莫膺錫
命恭惟某官清襟邁往雅量測深參執前英詠羔羊而勵德釆靴夷路瞻
黃鵠之攻空文總軍儲浸騰物望益雲乇於萬孫亦日貴於千金川實則
谷虛道兩得兵民之養雲升斯兩稅盍一專貢賦之攢付錢流比跡於
昔人即柄用躡蹤於近日某去違茲冬竊託爲深憂憑此筆日貢諛無屈
典藏而裁報忽聞新命善溢私心稽民數而周知九州案熟萬封之綏玫
野賦而廢置羣吏諒舍故意之行　賀戶部趙侍郎啓　德懋行施茲聞
識遠大農之掌經費任既亞於月卿司徒之擾兆民望益隆於地部　賀
戶部兩侍郎啓　學傳聖宗道本儒術算糧朝路尚半劉晏之子民推欽
上前何止富時之揚善　賀戶部張侍郎啓　經邦遠業輔世嘉猷坐幹

廬實已派錢於地上兼奴善頻每推款於王前周益公大全集賀戶部王
侍郎啓　趣朝天陛峻陟地官帝命有尤人言無間共以某官高文駿發
懿行淳深喬才猷於百執之間倚侍從於中興之始惟時心計尤東序鉏
故四明方集於會凝而九賦復煩於鞭箕首漢賞專於計稱至唐綱重於
度支豈司徒金穀之繁抑以養鈞衡之望稍著裕民之效即膺共政之除
某早辱言揚欣聞召拜屬佩左符之竹阻陪右序之賓聊頌于中敘室周
既　賀戶部邵侍郎啓　正位版曹升華從橐司徒掌邦教式資安擾之
功南風阜民財更賴斡旋之術凡聞成湊無復間言恭惟某官行應時須
識明政要以將夏淵源之學兼由求果藝之才雖洶洶風波能使帆檣之
暫偃然森森松柏豈因雪霜而遂歆逮上聖之灼知眷名儒而復用星華
外歷宰士內聯既入陪文石之班宜入危甘泉之列豈特擇財經賦坐令
萬貨之饒國將足國裕人仰副九重之意某屬靡近甸阻蓬崇牆侍從得
賢善符同於公論庇庥託迹尤慰恒於私情　賀兵部湯侍郎几夲伏除
戶部啓　命出宸衷蹕升法從求銘德而肆時夏方恭武部之聯歌南風
而阜吾財就正地官之俸事權增重眷獎彌隆恭惟某官氣和貌粹而濟
以剛學贍詞精而貢乎道入儀三院素然形寒謂之風出應二星藉甚得

中和之養重檪來從於蜀道民猷歸告於周行惟歷戎五兵靡籍戎昭之
經畫而低昂萬貨寄資心計之斡旋周須進陟之思式示登庸之漸某久
勤仰斗承伏被雲省戶司玲仰紫於館鑰棘門總賦又竊於帡幪聞成濱
之誕揚激儒衷而增喜三庚云伏九夏將闌調鼎食之和佇侯堤沙之
築其爲欣頌罔究敷陳　賀戶部董侍郎平啓　代潘　毅剖竹符峻持荷橐
周卿掌邦教正資安擾之方齊琴阜民財更藉斡旋之術聞卯音之傳達
知親摧之得合恭惟某官重厚而踈通端良而舉易早游霸府恭豐沛之
故人晚踐周行值唐虞之盛際外則使節州麾之偏歷內焉郎曹卿寺之
游更茲錄簡擢以枚今乃復鳧鳴而入對上心念舊未容寒郭水之帷帝
命維新越使從甘泉之駕媛寄司於九扈每深戒於二本本末源流既述
理財之義優游溶足紆牧富國之功某漕輓非長帡幪有賴聆除書之誕
布寔慶闕之數穫欣頌于中喻言焉既　賀戶部邵侍郎大也啓　跪思
天陛正位地官危清躍於甘泉佩紫荷於禁路詔除誕布與頌交馳恭惟
某官與學邁倫英規表世早歲入儀於觀閣中年自樂於江湖玉賦於蝿
何傷眾白珠藏於蚌愈見光輝逮聖政之益新適宸衷之圖舊擢爾星省
持節日徵既並著於休稱顧雅淹於近用果躋宰士摧武版曹總少卑之

九農明有商之七数三十年而制用既豐內府之備五伯歲而應期聊輔
中興之運恭惟參漕執實託庇麻拘麋異遂於登門賀慶敢緒於削牘其
為欣頌末易數云　賀戶部趙侍郎今張啓　釋符越嶠持橐漢庭二千
石之惟良入補六卿之闕三十年而制用惹提萬貨之綱法從得賢輿情
交慶恭惟共官學高欲向德茂聞丟參為儒於宗材寢踐揚於煇像轉輸
東廣素推押拔扶弱之稱澄接高閎允得戴史發氏之指寓書林之更職
鎮湖水之近藩賁與望優養隨日至勝緊趣觀前瞻天子之光鳴玉會朝
已率地官之屬方資心計式阜邦財始末源派豈析秋毫之小利傻淵濟
足國殊畫餅之空談少施轍算之勞即贊棣隆之輔恭入爲仰毛邀罔披
雲霄戶司珍仰繫於館鑄蘇門總賦又託於洲憐欣幸攸深名言莫究
賀戶部趙侍郎頌德　恭蓋伏遇共官儒猷飾吏忠樂光朝平踐歷於劇
煩浸發揚於譽問幹旋版籍方退晏異之風丞踴政堂佇表閎平之績當
論思之餘暇推奕借之公心遂致陳人猥膺遴選發蒙摘伏雖有愧於古
人宣化承流尚勉進於循吏其爲感奮罔既名言　戶部王侍郎伻頌德
恭官學闢百聖望重三朝善教得民宜特畀地官之屬鋪文經國入將
爲王度之華每汲汲於郡材允惓惓於寀喉自惟小儒久仰高山念昔先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四　十二

君嘗依仁於姻婭眷言世父仍託契於子孫既平時師表以惟勤宜今日
作成之有賴評應龍束澗集代賀啟院除郎居郎兼戶部侍郎啓　榮膺
鳳詔進立螭坳執法殿中方喜臺綱之肅秉掌柱下更參民部之攜眷倚
采深允間肯饕共惟恭官清風立儒默日爭嶽詞章嬅華如引星辰而上
議論磊落若决江河之流自涉要津益騰廣譽方升華於六察復進職於
副端卓然不羣獨鷹鶚之逸爲薦去其太甚當財很不問孤狸奉商以聞
盍紳皆震將倚論思之益遂分記注之司兼貳板曹進聯法從侍宸晉秉
實爲大用之階當軸衷鈞行副具瞻之望恭仰聆咸命俯激惟悰阻展拜
於賓墀緘杼誠於記史豢龍接武益增朝列之輝燕雀何知第切廈成之
賀揚冠卿客亭類藁代上戶部呂侍郎啓　伏審親結主知進司民部賦
不加而用足惟公允明源之深而流長自今以始謫傳四遠欣數一詞惟
邦計之甚繫實聖心之攸念鋼楮之弊迭有情僞道路之言方興怨讟既
弊端之益滋奚法禁之可儔是必酌古今以爲之制因以量背弊而救於
時使無彼輕此重之私庶見利興害除之效嗚呼是寄允屬通儒恭惟共
官心運道原議明國體論思獻納蓋常遠勝以盡言盤錯抒繁無不迎刃
而立解妙膺帝簡式應時須宜未占而已昇致有識之咸慶尚觀洪渥益

以車千秋之封豈特紓氐異乎東野畢之術共裹遊淮水數仟允儀遠宦
海壖窮踈贅問丈夫及瓜而受代益爲垂棗以未歸翫塵釜魚貧窶莫遑
於朝夕天吳紫鳳倒披忍見於兒童徒能書空咄咄吳爲我未知此身漂
漂如何耳放仰士安之粮羿頑痺貢爲之麈冠雖里人何取於效顰諒匠
石不遺於堊鼻蓋平生一丘一壑未嘗爲世俗道之惟祇今三沐三熏庶
幾從我公遊者恭俟進退以卜窮通曾協雲莊集戶部趙侍郎啓　共官
氣全剛大德備中和內外踐揚徧被上心之簡存遇遴篤最爲人望之
依歸既進處於禁塗遂領司於邦計錢流地上聊觀劉晏之謀粟積關中
備見蕭何之畫豈止儀刑於公族蓋將尹正於具僚俯悰々々王與鈞益
褸槖賀知臨安余戶侍啓　顯陟地官肅釐天府洪敷五典宏禁角之新
班親爲六飛還貴圖之舊觀綵綸播告寓縣懽呼恭惟共官千尺棟明堂
之材九夢吞滄海之量方其韋布究有垂紳正笏之規儼若棠階不知戟
筆持荷之貴獨深造而自得其大雅以不羣紫蓋薦恩蚤識階雲王氣紅
光照耀力扶唐日天衢惟君臣之相遭地古今之罕見遂翺翔於豹尾方
容勿於虎門乃眷帝畿適誅宅牧廷登計相經理神皋前有趙而後三王
韋崑衆美昔無稱而今五袴吃負全耕將刃肩試於盤根先譽蚤聞於巽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四　十三

秉鈞樞由此除拜國家具有故常履宇金甌雖若合之簽未徒調元玉鉉
恐涉堤之路已新恭惟欣算轢眠明衷詔益溥層霄之潤頃忘發兩之虞
鴟渚波深手結素魚之六六鳳城春近神隨賀燕之翩翩心則有餘言焉
未竟　賀陳制置除戶部侍郎啓　恭審闡制晉貳地官綾帶輕裘既仰
寬於憂顧簪筆持橐爰圖任於親恢嗚呼首權叶躬陞增重恭惟共官水壺
皎秋月之操萬斧封春葱之才龍鈞蠻而蛟龍翔搖百家之述作天日明
而鳳芝之瑞賢輩目之觀聳澄蓄聲名之淵發揮事業之會清規婷鄭親徹
嚴廊治法征謀自出機軸蚤縣玉条之最丞孀爾斧之行屬遠方之多虞
而戎作之用戒碧油贊畫六出念奇錦帳含香三銓成薦既擧新於使領
仍促歸於卿聯頻豫論謀之華盡妥繹騷之竟靜無遺策折衝尊俎之間
動有成功過師枕席之上豈但關其口而致之氣莫非應於手而得之心
宜衰對於恩徽用辰敭於經濟方城漢水遠華韓范之風流上雍甘泉徑
接夔龍之步武閒于兩社曾不崇朝共退省踈慵猥叨縉還遠迸突久纂
用采勤茲得聽於鵬搏焙弗勝於燕賀乾坤新渥無由旅進而望光儀鐘
鼎殊勳尚摸大書而爲歌頌扠誠切切削牘欣欣　賀知臨安余戶部侍
郎內簡　寒生荔挺春在梅心恭官曳履板曹擁旌回服龍光昀耀抑令

精明台候萬福。某九頓首啓。伏登鼇府，徽賀睞仰所監，燭某祇詶燕屬，具
嚴龜列重，惟宇宙清淑，扶輿之氣，爲生碩大光明之彦，以翊相我國家，允
鄭宣動息之間，皆含祉圍和之地，觀顧視履，不敢替陳。某恭審宸綸誕擢
帝眷邦隆，紫禁翱翔，峨常伯之步，武神皋煇，曆新大尹之規，撲窓惟慮
某企曉崇伋，踽躍除書，槊以惟惚，族于儀語，一登銀海之照，甚幸。景欽以
某官英才命世，雅望瑞朝，啟迪聖神，在初九潛藏之際，登崇俊傑，當重明
麗正之辰，商自淵衷，儀于法從，兹綜大農之計，兼司京兆之繁，立占兩地
之朝，汔際千齡之運，某日與下方燭，胥同此延企，恭瓊鉤罔攻，僞時滋慓
駸駸見肘，凜凜凋心，五色祥雲，郁然而覆其上，非天幸耶，木路金鑾，夫豈
無覘，因書自列，如之何不惻，僕某僭毋端拜中閤，紫清之府，華玉之庭，矜
祉僭祥，川增雲委。某敢請武昌，觀禄，拜手邊，康華鎮雲漢居士，某代賀户
部孫侍郎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宸極，榮贰卿曹，典民部之樞機，總邦財
之會要。伏惟欣抃，判部侍郎，才猷敏達，器識閎深，延閣升華，清流歸重，或
庭東律，方面底寧，果奉常伯之聯，行止鼎司之任。某屬將使指，遠在南陬
莫致賀於門閭，徒增欣於情素。又　判部侍郎，器業恢閎，風猷敏達，將
刃浸更於要劇，飛英益茂於班聯，廷闈崇名，蹈英躐而高步，戎黼重寄，抗

遠略以優爲，歷尊方面之權，克制兵家之勝。上下文同。李侍郎第二啓　代
賀户部李侍郎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温詔，榮贰司元，伏惟欣抃，判部侍
郎資周物之才，蘊兼人之器，歷要津而浸㫖，底遠業以觸光，伏鄭建壹，至
有澄清之實，總戎分閫，居多鎮靜之猷，遂入副於卿曹，仍升華於平展，某
屬將漕事，遠在湘源，阻脩稱賀之儀，徒重傾瞻之氣。又　右某啓。伏審
顯承恩綸，榮忝常伯，貳綱條於教典，攝會要於邦財，伏惟慶慰，判部侍郎
器業恢閎，風猷敏達，將刃浸更於要劇，飛英益茂於班聯，爰來實邊，觀從
臺而推重，總戎開府，分將鼻以居先，裕如足食之謀，隱若折衝之略，眷圖
茂實，進陟要津，民部貳卿，寧久稽於驟夫，鼎司東國，行茂展於豐功，某屬
在遠方，叨分使指，莫脩儀於慶謁，第積頌於高閎。洪适盤洲集　賀户部劉
侍郎啓　伏審寵趍召節，歸冠從班，乃立地官，以佐王卓，然掄職，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念曰：得人，忝惟某官天壤知名，山川翰璃，飛談卷釜，一生盡傾
進刃發硎，千人皆廢，委來撻而縱擊，已替筆而立朝，何物含沙，厄風波之
洶湧，幾年茹蘗，閱嵐瘴之窮，鉛全百錬而既搢不來，玉三獻而刖足非罪
會改絃之盛際，即植森於价藩，長城方倚於壯猶，緑野忽深於歸興，惟賞
財源，法本末，未易虛談，况釜章沸渭紛紜，有加常費，既左又右，吾之不給，且

上溢下漏之孔多，言利而析秋毫，詎堪俗吏，思致而勞肝食，孰慰淵衷，儻
非心計之英，定有頭會之患，上能圖舊公，必先前蓋舉偏補弊而多寡得
宜，則散滯取贏，而公私稱足，某報擬古，豈嘗要之功，復許幸朽貫指期，非
晉楚之富可及也，更須碩畫，同郤妖氛，索閑倜儻之風，必越拘攣之見，伏
中原遂脫於左衽，斯兩地益美於舊疆，采之公言，敢爲累曰，某誠深仰去
迹，阻披雲，忝階有六符之丝，具瞻調燮，蟠木爲萬乘之器，竊冀遷論　賀
户部趙侍郎啓　伏審拜命中宸，爲真左戶，播褒綸於六纛，榮賁帶之凡
環，忝惟某官，允狗多聞，縱橫利器，光前絕後，名聲顯於朝廷，坪外閫中，論
議冠諸宗室，久膺榮袞，妙簡淵衷，足用地官，斗肖之徒，何算也，仲臧天府
銖兩之材，皆知之，以細札而補空，逆青徼之蓋舊，蓋萬狀，當驅之後，正千
金日貫之時，自非撤某之通人，安得錢流而富國，資材復用，與論通歸，助
戎再造之勳，益對非常之遷，某自憐犹斷，復託怦懞，卑屬分曹，身南江湖
之上，哉城遣介，心馳陰閭之間。鄭西臺先生集　賀除張大侍郎啓　某頓
首再拜，某官屋前，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攺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
旌節出帥，慶陵，嘗獲遣謁行府，曲蒙款叙，事契從世，顧諸欸以論言，下情
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判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

故半牘之間，重於稽覲，其如嗜馳，求懇增積，允多即日春晚，樞暐伏惟總
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冰之淮甸，徒蔭映以幸光於罪戾，遣詣正遠，伏
望體上眷，求加護，疑養，行膺廊廟之拜，平誠惓惓之禱，某休息再啓，近者
伏蒙就膺恩制，入奉禁嚴，鄗賁遠朝，士大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徒得託在下
風，區區抃忭，蓋殆不勝情，皆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營職，趍
職業，然忌猜淺陋，終恐未能道責，懷沐眷憐，不勝鄙遣，時有以薦誓之，卒
門下乎，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方蓬孫綱錦小集　賀户部馬侍郎啓　共審
詔綍頒榮，版曹權貳，天府大京兆，籍甚能聲，地官小司徒，益爲真拜，朝廷
相慶，京畿有光，共惟某官，足力立萬馬之羣，游刃迎千牛而解，劉晏爲戸部
財若泉流，孝肅戶閭，封人盡冰立，後偉略無於前比，忠純自結於上知，頃
侍邇英，已覘大用，嶽正槖班之拜，益雄筆路之觀，三司使第一，今常方簡
在基年中至兩府，政果焉歸，某屬試師干，當闖漢渥，京師河潤，九里方有
望於餘波，江漢種理四玄，悵吉成之無日，李廷忠橘山集　賀李戶侍郎真
啓　輿圖衍賦，橐侍升班，滿歲稱職，爲真宜膺寵渥，理財正辭曰義，益昏
顧膺邦本安，恃士論清標，恭惟某官，今猷經世，卓識際天，羽儀高龍，廣之
稱輕視餘子，文章富華蒿之集，自成一家，簡記特深，凌厲挾出左民，歸爲

劉部貳卿必擇通才往哉汝諧。若然試可，楊鞭步高上之萬從車正驸尾
之聯，頎妥任之既專，庶獻納之匪懈。大夫有以利國，深識源流，朝廷喜其
得今行躋振要，恭分符有守，望優無陰。間疾置以戒，恪知宏度之可託。賦
遠頻之路，已自壯於升，征還上前之籌，尚必寬於理，貲其爲輸，恭木易占
陳恪劉淵海趙彥端撰代賀李戶侍啓　趙承天語還貳地官，雖佐王五
教之數，入由求舊，而去國朞年之久，命則維新，宿望來歸，輿情胥悅。某官
學根經術，政蹟吏師，勤勞百爲，而忠不辭難，酬酢萬變，而事無遺慮。布宣
寬大，仲山久擅於將明；採刺疵瘵，劉晏蓋知於取予。屬時底治，爲國遠圖，
願世業壞爲兼并，未能復古；然仁政必自經界，宜以御令；將令阡陌之餘
生，復井田之制。逮茲再拜，遂觀一新，考均出於周官，既符令典，拜害民之
漢相，即慶成功，恭遂總持輸，欣聞漢汗，車頻馬急，莫收外府之饒，貫朽粟
陳徒仰大農之盛，佇歸之婚，欽詠矣。熊克撰賀趙戶侍啓　猥從天
邑，擢佐地官，上簡帝心，無越宗英之望，下蘇民力，有嚴邦計之權。是惟屬
藉之先，豈特叢塗之盛。另以洪範八政，食貨是先，水衡九官，錢幣爲急。自
古資爲經費，于今職在版曹，雖崇儉士，龕本躬行於聖主，而量入爲出，藉
心計於良臣。恭惟某官問學精微，行能高妙，挺出神明之冑，蔚爲邦國之
華間，碩振攜望，固推於標的；商邑異萬化，既浹於本原。遂分職於大農，更
進班於亞旅，益祈將有利國，必陳仁義之言，冉求可使足民，不忘禮樂之
事。某猥分偏壘，阻拜崇攢，錢穀之間，不至於扃堂，嘗頃歎納牽相之賢，有
出於宗室，佇任衡諧。賀吳戶侍啓　榮拜貨書，權陞計省，雖孟子七篇
首闢言利，乃賢哲之本心；然周官一部半係理財，亦國家之先務。民要資
其蘇息，帑御試其緒餘，郡振劫傳，輿情胥悅，另以我宗未靖，無財士固不
來，邦維帑張，有粟吾爲得食，是故寧死而詎可去信，將富而必先爲信。恭
古之人，惟投契匪我自比，居今之世，雖管晏又何足爲。恭惟某官問學精
微，行能高妙，早由簡援，多所踐歷，擬使傳於王義，陵從班於民部，方當考
祖宗經久之本，而擊國用安寧，欲漢唐權宜之策，而佐軍興，佇契淵謨，遂
膺柄任，某猥將漕挽，逖聽除音，徒欣廣廈之成，莫展棠墀之慶。賀王戶
侍啓　猥陪振纂，還貳版曹，黨某代言，兼承內朝之顧問；龍庭將命，更宣
大國之威靈，液傳遍邇，聳動觀聽。昔我神文享國之甚久，若田宜簡理財
之最長，以至歐陽子之任辭臣，文忠公之仗敵國，是皆曠絕，孰與等倫。有
未當代之英，豪擅群公之美，恭惟某官父才傑異，造理精微，肖次谷萬頃
之陂，屯端杠百斛之鼎，既蜀道之久任，益歸乎來。雖漢庭之多才，無出其

右領某塗之諷議，参皆府之謀謨。雖晉公欲屈於吕恭，而文帝思訪於宣
室，趣歸計省，無財救之問至廟堂，進直詞林，有書札之文賜方國，爲是朝
之來，欣頻徒御，以出擁雖古，肯使勞諸豈特能於專對。吾嗣天子王恭俾
優奉於歡盟，佇觀英蕩之婦，並贊巖廊之重。某猥行原隰，逖望門墻，莫陪
賓客之趍，司踐寤寐之素。陳讜賀李戶侍啓　召還天閣，擢貳地官，文
昌之分六聯，眷莫隆於舊德；司徒之教五教，用耳付於真儒。郎傳四馳，縉
紳交慶，共惟某官清規範俗，環望映時，學探淵源，極周情孔思之奥，文擅
機軸，藹班香宋艷之餘。早以材猷上結知遇，從儀中禁聯廿泉，急從之班，
自詫外屬，膺東越保釐之寄。僉然治行，達于帝聰，隨召節以遠歸，付版曹
而重領。財貨本末，想素講之已詳；朝夕論思，頻嘉謀之必告。佇膺某光晉
優政，論某既垢，周行振家，異顧。雖昧數有二年之久，而懸軒無一日之忘。
逖於詔除，倍形距躍，進莫為以強本朝之勞，方慶寧嘉，銜卑賤以欲小大之
恭。某深永頌。賀王戶侍啓　榮領中語，進陟貳卿，某素識親，九轄論
思之益，民曹任重，更資經畫之長。郎音四馳，公論咸慨，恭惟某官，炎天閒
氣，為時偉人，酌道德之淵源，高視千古，越文章之唯吟，自成一家。才無用
而不宜，官所居而皆大，早膺委任，茂著事功，外典雄城，大播蕃宣之績。入
登華貫，備殫夙夜之勤，益欲裕於邦儲，遂就升於計省。書生通于版曹，今
戶口之日滋，明貨財之源，必使君民之兼足，少究臬通之暑，即登丞弼之
司。佇聽明揚，用欣遠業，某濫供煩使，欣覩峻遷，巨翮之沖霄，衆知翹仰，
倦翼之窮大廈，嘗有依歸。賀丁農卿兼戶侍啓　顯膺明綍，晉履從
班，農扈為卿，具得源流之要，民曹列貳，更資經畫之長。鄰傳播聞，搢紳騰
懽，共惟某官，今猷經世，遠識過人。大木千尋，將儲材於鉅用；精金百鍊，加
淬刃於新硎。早膺明聖之知，徧更中外之寄，神畢揮麾，有高張超之風，稼政修
明，無取管桑之術。茲時成績，采渙隆恩，念國計之匪輕，緊地官之攸賴，初
非序進，當遂真爲本，不洞明哲煩貨泉之柄，謀猷大展，佇陪鼎軸之司。某
項援朝紳，茲聆廷綍，屬馳使傳，悵莫還於省禁，祇飭書函，姑少伸其賀悰。
賀韓戶侍兄兼卿啓　光奉宸綸，真登禁闥，究貨泉之柄，無踰經國之
才，聯法從之班，已試兼官之效。除書誕播，驩頌交騰，某久沐恭儕，尤深抃
躍。横翔此始綴，屬車之後塵，逐到未量，紹前人之盛烈，並禹桑明光，敷頌
言，容再還於省，采序具陳其下悃。余崇龜賀葉戶侍啓　光膺天寵，榮
貳地官，侍從槖以還朝，上方圖慕，攜利權而足用，下可富民。朝登宿儒，士
載喜頌，恭惟某官器偉而用遠，才高而識明，自縣歷於要津，益待徧於正

論學周公仲尼之道非則不陳視管仲晏子之功豈可復許果由心討進
淮版畫圖古國之幾何見眷懷之愈篤淵明恩於紫誥收舊物於青氈安
富尋禁林儒者已試之效論思獻納啓嘉謀入告之忠要將制國用而通
三十年豈止濟軍儲而增二百萬蓋源流之素曉宜設施之莫量其屬六
十而率大農安有乏興之虞列府二三而均執政行府無領之榮某濫宇
徧州欣聞異數馬牛之風莫及晨慶無從燕雀之賀深深同書以見　賀
釋戶侍啓　渙奉恩綸晉升邦計趙子都行漢京兆風著能名鄭武公爲
周司徒國宜振職偉觀制綍增耀簪紳共惟某官學邃淵源才全經濟天
香尚父生呂伯以傳家書用伯禽見姬公之有子踐揚久矣歷處輝然頃
辯總計之權遂專京邑之寄治先辨壓坐令衿敷之稱鳴政若神明無復
根株而爲盜果繇天府進貳地官出千品而具萬存修六府以和三事有
仁義而可利吾國素達本原足用度而不斂於民正資經書少試長財之效
遂躋論道之崇某濫守偏州久依大芘喜正人之登用觀除目以驚傳生
固簡書莫預凫趨之列敬馳竿牘少輸燕賀之誠　賀李太府兼權戶侍
啓　肅膺天寵榮貳地官外府之列上卿久屈出納有司之事司徒之掌
邦教孟明君臣並見之方即中命以爲真國難量於遠業相吾以喜不諫

而同某欣覩除書行幾祈後丞馮四六字少布懽愉顧託千萬間俾免淩
震　賀薛運使除太府卿權戶侍啓　椎陛外府榮貳民曹財貨本末源
流初非異職朝夕論思獻納遂倚持衡審知益陰士論尤愜某欣聆除目
倍激懽悰引瞻龍門即進千於輿誦馳誠負書先暫慶於司叢　傳誠賀
張戶侍啓　越承天詔遂貳地官雖佐王專五教之數人由求舊而古國
未十旬之冬命則維新共惟某官精神照王堂之顧家世震冰天之外維
先忠獻爲國書英既已翊皇家成再造之基又將指中原爲長驅之計大
功未就深常滿於英雄之襟象賢復興天實扶於忠義之胄自陛華於禁
路勵貳事於思陵藏上漢之衣冠莫重橋山之後下從天之斧鉞暫勤爲
向之臨迄桓寢之崇成新楓宸之永慕國無煩費民不驛騷宣室召還裒
賞誕揚於紫綍明光入侍高華仍復於青鑰宿望愈隆師言允穆某久依
巨芘猝聽除音想經畫邦儲早未世嘗桑之術定恢崇相業統本朝辟呂
之家扑誦之深編摩莫究　賀張戶侍啓　光奉恩綸入持從橐論思獻
納上裨旒冕之聰明本末源流外總國家之調度訓詞優渥班列光華共
惟某官精神照玉堂之顧家世震龍荒之外想陰陽二氣暫停於幾百年
之中於勲德一門復鍾此千萬人之傑時聲不隔天意可知董京邑之浩

穰渠聞風采跨江海之洶湧遠著威名每稱聆四方搢紳之言謂豈止明
時方面之用召節果趨於宣室清光密侍於甘泉常九重慨念於輿圖藉
長材益光於邦計積緣而易胡人之首既仰贊於宏謨舉手而援中原之
民抑退成於先意自昔功名之際食多迫歲月之衰遲惟公盛年膺時殊
獎必不負平生之蘊將盡行時昔之言聿振家聲收還世職某濫茲假守
遂阻趨風念昔先兄受知前列於門牆雖無一日之雅而契義蓋有百年
之深聞此詔除慨然感歎謂禦侮抱經綸之志而未究謂南軒蘊正大之
學而未施其在茲乎有以滿國人之厚望所以賀者敢獨陳天下之公言
余日華賀李戶侍啓　躡札端門躋班近侍遂青瑣之舊洞明財貨之
源流陳丹扆之箴史賴日月之獻納紳綏歸重華棠增輝共惟某官輿學
家傳英名世濟有魏鄭公祖烈敢笏猶存真房太尉子孫前光益耀自結
聖神之眷遍儀清切之班岫雲無心應物暫鄰於三島陽春有腳祥刑乃
惠於西江帝思夜半之席前公果畫三之命錫外府躋榮於月士榮除兼
倚於辰獻蓋地官遴選於貳卿而帝眷實隆於兼命即景峻若前洪書中
景景峻若若共高益辦之未旬除歲遷果拜爲真之寵益彰已試之效行
時底績之言嗣啓金甌進調玉鉉某登門惟慕賀厦方新自憐覺序之揍

伏覩綵綸之播喜而不寐知君子之逢辰心有所期溪朝廷之致治章忠
恪公集回池州劉侍郎啓本　叨膺宸命荐領版曹退惟已試之無能祇
愧重來之馬用方圖治問遽辱貽牋借譽過情摛謙踰望茲蓋伏遇某官
至誠與善盛德容疵默助陽春欲增華於衰朽曲施河潤期共濟於險艱
孟難暮而尚堪一行氣已竭而豈宜再鼓惟薪覆路庶免蹶瘵正阻參登
益勤賸跂其如悚荷罔究敷宣　賀太府余大卿除中書舍人仍兼右
司除戶部侍郎兼知臨安縣啓　帝重詞臣公還閣老裁縫雲霧便應拜
學士之真鼓舞風雷更盡展舍人之樣紫微炳煥黃道開明恭惟某官忠
肅而恩和縴習而脩潔清姿秀骨下獨鶴於人間厚德長材載六鼇於海
上心醉六經之醲郁目營四海之溺飢文人多不護文細行易虧於大德
宰士罔晉爲寀遠圖或奪於近功惟公超然過人遠矣徧綸兩省標表九
卿父兼內史之贊書茲正中書之三字惟天子之義範曰制以聖人之情
見乎辭扶山東之瘵戀漢恩而忍死回河朔之悍存唐祚於幾亡一札可
服於隗囂尺書足格於贊普不但取九制一揮之敏亦非專四駢六儷之
工俾萬姓咸曰大哉則一字不容易也衣冠盛事風尊八案之科翰墨大
勲詎止五花之判既敷華而締國行迪哲以典邦文章於道末爲專風斯

在下矣富貴乃吾所自有時來則爲之耳頃在同朝且依鄰壁韓非老子
又嘗共傳公叔大夫詎望同升范叔一寒哀之命也不哀之命也杜陵十
暑可以言賦未可以言歟闖耻納漏亦嘗推轂上界足官府斷不希雞犬
之仙散人拜江湖願往入魚蝦之侶陳簡齋集賀丘侍郎啓宗　願承天
寵晉貳地官渙汗之傷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
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政蓋出緒餘頃從戢句之聯未定曲臺之禮凡
所建白已動冕旒立皆旋行功在宗廟詎是遠交之好誰知專達之才宜
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
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耀出諸君子之不意往從絕
域遂危甘泉以睿簡之彌劭非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贊善實多公論
不誣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楊誠齋集賜衣帶謝戶部
王少愚侍郎啓　孤雲無依方宿嚴而翻凡自天有賜處錫帶以遺衣責
大農金帛之所儲命有司出納而不吝茲蓋伏遇判部侍郎持心近厚傳
愛謂仁育若奴孫之裂寒曰其稿矣瑞爲武公而請服安且吉兮感德何
窮占詞已淺張紫微先生集代上王侍郎啓　版圖貳職久宣進擢之階
綸綍溫詞就錫爲真之命初侍郎報大慰輿情竊以司徒任重於蒼姬會

府委寄於冬籌蓋民爲邦本貢藩衍以彌增剝財富利權必通融而周濟
惟戶口日滋於生齒則征輸歲羨於常租宜歷世之明君嘗計司於賢者
況今東書未還職方尚缺於周官貢賦所從任土猶虧於禹貢當白水龍
飛之日近長江馬化之際將驅鮮介之腥羶必用虎貔之果毅雖一縷一
粒之所出皆九貢九賦之自來諒非天雨粟之然宜有地流錢之術當艱
難擾攘之日擅闔闢斂散之權必有計臣允膺天職某官柱石大才蓍龜
識明濟時衆湧於謀謨邃古淵深於學術中原經略室徒白面之書生江
左風流共託黑頭之宰相早諧公論寢歷華途懷強兵富國之才無剝下
媚上之態自攝貳卿於民部已周再歲於星杓念錢穀之間而雖主於廟
堂然軍旅之興而自足於用度益見清衷之妙簡爰頒寵命以即真名
則必也正名乎受任則見於專任矣光武之征河北功有賴於將蕭代宗
之進江南才實資於亞賞刀贊中興之治翼成北伐之勳運奇術以理財
探藏資而佐國詎有好譎之對迄無誤獲之羨公言酒醉於具瞻輿望請
觀於進陟坐令礦塊咸入鈞鎔某也性苦秉昏材嗟樸散銘心有誓負首
鼠兩端之持東髮讀書無鉛刀一割之用直道稔過庭之訓壯懷深育櫝
之思奈何中失養於蘭陔空茹悲於風木俛首至仗承顔媚親三鍾十束

之微敢於無馭百里一同之內庶效微勞豈期大人先生矛瞻顧頻
於借譽遂使孤蹤薄宦姓名御得於上陳插門阻望於台階引領久搖於
心旆報始聞於除目書實倍於私悰鄉仲燕賀之誠用效厲僕之禮龍門
足慕雖未覩於紫芝馬勃善微終冀收於藥籠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楷苗
大全集林岜廛迎戶部陸侍郎啓　伏審解符適闕貳秩省闈方祇命以
逢朝已杭旌而遵道屬在瞻娛之序諒多跋涉之勤將獲披承倂紓嚮係
其爲忻懌未易究言朱晦庵大全集與戶部鍾侍郎書　熹謹東向再拜
致書侍郎執事熹昨得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中間來使闔部熹方退伏
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文所致
書鄉爲數字之記以通于左右是後乃不敢有所聞自不自知其眾能達
視聽否也比來同安銓伏蒲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爲天子出使巴蜀萬
里之外抱去適貿繕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須節未還天子念之下
所議奏於四方催執事置尚書省郎以計下書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
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備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
使安元元爲職除目既聞四方無不悅喜以爲執事必能以所嘗施
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

事之涯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
執筆熹聞之天子惻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
征口算與逋賦役者之布又詔執民毋會其蹟贏以就賦數又詔遣執事
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切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
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
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
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
以天子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婾阿莫肯自竭
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變符檄急郡僚切責提刑
提刑下之州州取辦於糶轉以相承急於星火來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
於賞與意外贊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負官吏所侵
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析而至於縣如轉
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
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
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辭註誤朝聽耳計
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辭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章其猶有未至於

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縶治徒繫以必得為致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藁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便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蓋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故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其罪亦無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已賓御笮之民果獨受賜也豈不休哉嘉昧遠之蹤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焉敢辭為今也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識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敢效獻言以聞　詩序權德輿詩送戶部侍郎潘孟陽　詠歌有維命永夜觀酬答蜀中椽絲賸符

簡何足編意深供妙絶心契交情結計彼官接聯言初並清切翔集本相隨羽儀良在斯煙雲競文藻固喜覩新詩　劉禹錫詩送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　昔年內署振雄詞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錄袞衣詩華星却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一池想到金門待稱藉一時驚喜見風儀

鄭氏諱絪稱戶部侍郎曰小司徒民曹事文類聚摩書要語　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韓退之除在群制下制民產上經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南豐擬制往副民部親知汝宜同上俾參版曹之業初丞制君牙之貳改長類地卿之貳爰委典司理財先示於簡廉利物每懸其聚斂唐大詔令手詔　元稹授戶部侍郎判度支制曰大比生齒之書仍掌析毫之精深剖淵海　擧聯　發端　茂膺天眷進貳地官　建官惟賢莫重文昌之六職裕民以政允先地官之貳卿　顯膺綸綍進陟版圖　爰從九府進貳六官　佐大司徒之治肅兼號劇曹　領少常伯之名斯為清選　肅奉宸綸　權司邦計　叛從天邑　擢佐地官　三司置使以總天下之計　左戶設貳以節邦中之財　敘官　全叙萬務風宵一心　少施鞭算之勞　即肖挾梁之精　外地官之亞貳

總邦財之彩頌　榮解春宣之政　進專經費之權自古資於經費于今職在板書　任土納四方貢　持衡為萬貨平　掌萬民之版籍通四海之貨財　八政食貨是先　九官錢幣為急　版籍歸於天府　邦儲實於地官　兼推愛物之仁　洞曉理財之義　邦財豐衍　經制從容　蓋理財實周公之所學　謂富民非千秋其誰宜　遂分職於大農爰進班於亞旅　三壤成賦　九式均財　當思簡之責而亡廢言計羨廷之畫而有餘貲　貨財本末源流固資餘地　朝夕論思獻納方倚多聞　司徒掌邦教式資安擾之功　南風阜民財更賴斡旋之術低昂斂散之權乃其餘事　獻納論思之侍行着嘉猷　鄉五服以至五千輿論是寄　貳六官而勇六十從素增華　二千石之惟良入補六卿之缺　三十年而制用恙提萬貨之綱　民部九年太倉之儲　地官萬戶富民之拜　鈞財計之府則曰治貨有餘貲　佐治穰之都則曰應煩有餘力　文昌六職分治眾切　地官貳卿實司邦計　雖主于七篇首闢言利乃賢哲之本心　然周官一部半繫理財亦國家之先務　結句陪郡國上甘泉之計幸竊鳴鸞　知廈屋無汲雨之憂敢同燕賀　得庶牧以阜成兆民仰竊司徒之庇　致九貢以嚴置庠吏莫寬縣帥之誅

必欲郡不追縣縣不追民願寬期會　庶使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仰稱替襄　車頌馬急莫收外府之錢　肯朽栗陳徒仰大農之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五　十八陽

郎

承事郎 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事郎易大理評事[illegible]　[illegible]事物紀原僑置徽事郎仁宗嫌名改曰承事金史百官志文官皆有承事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事郎正七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事郎正七品

事實錄與志見泰定字叔通王而穎悟九歲能屬文長從莊節經先生學毛詩至順癸酉中江浙行省鄉貢進士會試終場至元乙亥中江浙鄉試進士是歲科舉廢泰寧由紹興路學正歷事至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尋除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道梗不赴脫歸鄉里益玩心義理號曰矩軒所著書有詩經音考通鑑綱目釋文并文集十卷宋張會東窓集鍾離松轉右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遣輔臣遠脩鄰好爾以鉛敏常從其行見謂賢勞宜須信賞增秩二等往務欽

承　晉叢部主簿氏夫鄭珙轉右承事郎　勑具官某爾以才業嬿姻帥時永嘉稽舊典式逢湛恩其增一官勿忘欽撫許憲龍泉潤集司理授承事郎制　登第而調官者皆給告而居首選者獨命詞以寵之蓋異渥也以爾儒林發藻譽舍發聲對策所延著明深切允為訖論可舉而行擢冠群英歸言感稽授以京秩贊畫帥藩萬里鵬圖由茲發軔具堅素節以副盛名鄭起潛立唐外制狀元留夢炎特授承事郎制　朕惟進士設科名臣輩出寤寐英雋圖濟時艱臨軒親策訪以內脩外攘之務覽爾洋洋之對惟曰克艱其稱朕意擢為第一授之京秩開爾仕途益涵遠業思稱所蒙洪平齋集趙希悳轉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永王朕大父行也莫都老成之則尚思吾役之請爾其李子信學有傳進階一階前言是踐盡示予追遠睦族之意可任希憲斯奄集表甫承事郎制　西者朕親策士于廷對者千有餘人惟爾之言通達國體於是擢為第一九陛臚傳乃吾少司成之子也建儒科五世矣朕甚嘉之然廣命以京秩寘于幕府試之以事俾實其言夫名固貴於能居士當期於致遠益堅學古之志以崇蓄德之基尚克勉哉式光於選王魏公集文彥博男宗道可承事郎制　勑某爾父相我仁祖協佑聖謨進建元儲固以奠定也勞勳績謙弗自名無言不雠

宜爾衰頹以爾幼承義訓夙有令名擢授官禁迺時異數非獨上稱文考念功之意庶幾光昭神祖知人之明可洪适盤洲集左迪功郎韓恕父紱封右承事郎制　朕以孝治天下推紫壇之澤于有官君子凡始肯亟宙之老有子列于仕籍者咸得而寵光之爾脩身齊家施期稱道義方之訓著于鄉鄰載增命秩以為爾桑榆之榮劉行簡苕溪集左脩職郎陳最改左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爾以儒生習於韜略論議根據靡靡不窮沈伏下僚莫克施用以功自見朕用汝嘉錫之洪恩俾階京秩且思勉焉以稱所蒙可吳泳鶴林集趙希鑑降授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州郡戍兵相挺為亂德安赳敢尤其甚者爾為半刺史攝承府事不深智略以遏亂萌遂使一城盡罹荼毒汝縱不歸死於司敗焉能免人尤哉姑鐫二階以警百慢可　黃憶濟授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謝安戒約子弟無預人事柳公綽訓其子不交幕賓懿哉士大夫家範也爾讀書而藝頒華而新繩入仕林如利紉發硎何可當其銳侍親西戍聲煩不佳嬉嬉之言溢于臺琉古人謂過則稱己是人子自稱也今乃使人縷數而歷排之豈不重貽親羞哉其上三階所以王汝可袁燮絜齋集吳叔吉補承事郎制　勑具官朕玩索中書之旨常取要切之訓筆之于書洎眾士大廷咸明正學隱然

言意之表固有在也爾抱負所蘊究從遠方乃能考稽古訓舉發強家探之語敷暢厥義深契朕心爾其亦有味於中庸之書矣是用親擢寘然為舉首懋之哉毋忘溫飽益充器業以其所以勉予者自勉焉庶乎無忝焉者齋薇垣類稿宣義郎行籍田令淮南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兼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行府幹辦公事杜庶特授宣教郎承務郎特差充淮南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杜廡特授承事郎制　淮淝之圍勢孰拔捐甚矣爾以其職與眾士戮力一心為干城計有司以功狀來上予於賞乎何靳用陞[illegible]以旌爾勞范太史集謝男安道授承事郎表　公朝懋賞私室叨榮懸邈無從感抃茲極伏念臣早歷列爵幸克有家服采先朝備位上宰奉詢謀於大議同登翊於元儲何圖神聖之知尋被褒嘉之典數牧弱息虛預周行萬前勤而不忘懋舊德之可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明稽古信厚記功俯軫及幼之恩數錫馭臣之福賞延于世既祇服於寵私仕教之忠誓共期於報塞劉元城盡言集謝敘承事郎表　臣其言淮峽州牒齋到告命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承事郎者廣變并包既竊叢棊湛恩汪濊稍復文階祇荷寵臨惟增感涕中謝伏念臣須以冥迍早列棊裝得罪先朝久投遐裔屬真人之御極敷大號以

惟新旗被既收再加任使曾未成於薄効已荐致於煩言一謫豐厥三周
歲律豈謂桑榆之景復回日月之光伏遇皇帝陛下躬德清明性仁惻隱
道思齊於堯舜弊將革於漢唐特削名書俾還仕籍臣敢不奉承睿訓循
省宿愆含垢匿瑕雖難酬於覆燾糜軀粉骨或少補於涓埃臣無任

承直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崇寧初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文換選人七階以承直郎換留守節察判官元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承直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直郎正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直郎正六品

事實宋張舜民畫墁集宋東文循右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川決市馬入充廐牧所過州縣調度尤艱爾令竹山臨事不苟驛舍弗擾檢校惟時使者以聞不可無賞增秩一等用勸其餘 李若川王輅充循右承直郎 勑具官某朕惟東路祈常之制所以昭等威也艱難以來禮文殘闕比詔有司脩舉舊儀爾預有勞其可無賞肆增厥秩往務欽承李璧鳳洲集楊冠卿轉承直郎 朕紹業邦畿還騁徠域使事增飭皇靈誕昭汝以藝文實掌牋奏輶車旋邁預有勞勩進官示勸尚其祗欽洪平齋集林應龍轉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飛錢造幣蜀材孔良權輸外帑歲有常額爾董裝發

應我賞料其進一階益勤勿解可 歸順偽進士出身郭希古轉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爾久厭誘煽樂兵冠帶銓旗所持相與望旌旗而歸識方可謂知義矣特畀文階毋忘忠蓋可 鄧起莘之李外制儒林郎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淮浙差遣兼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勇得特轉承直郎制 頃幾漕程較不援而辦格當賞而吾漕臣請毗乃僚蓋爾有協佐之勞而爾長有推賢之遜且為效勞者勸焉賞一人而三善具朕甚嘉之晉序一階尚思報稱袁蒙齋集俞括轉承直郎 勑具官朕篤親親之恩施及庶姓爾亦與焉其進選階尚思報效使天下毋謂朕私對復村集迪功郎鄭立道特承直郎制 鹿礦之捷蓋吾上相指授亦師武臣力也幕府上功爾以書生有勞其間如格進秩以勸來者吳泳鶴林集陳東權督辦餉運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從事濮贊詩人所以閔周大夫之勞也爾為南循料孫典獄之外又能督餉運以濟王師之缺還亂詢以須蕭墻之患亦可謂勞矣進汝二階以勸能者可 陳珍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慶壽東朝揚徽賓冊爾為臺吏厄職知班奔走服勞迄于成禮尤循一級往懋忠勤可 趙懷夫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衆人不禁于我王祀帝室之胄候府之賓乃能鼓率官軍與七十二人戰賊取勝銳而殲之可謂

勇於義矣進秩一階用勸來者可 徐獻子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宜城淺墜使防侵我省地官軍輻湊遂洗煙瘴而清之爾以合浦法掾與討擊之謀幕府上功何惜一官不以華汝可 趙與墳特授儒林郎趙敦夫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等惠陽戍卒嘯兇逼我清海侵吾威望重臣鎮撫之遠即底定爾等同力合謀措畫隄備迄成誅叛之功亦可嘉矣各進一秩往服朕命可 崔叔同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惠陽戍卒稱亂得吾威望重臣鎮撫之遠即底定爾才業之懿得於家庭自新城科曹歸貲幾纔元兇就戮汝與有功焉特遷二階勉汝忠孝可 鄧閣禮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永豐盜平銅送第功行賞以爾曾尉所已珍殲渠魁功不在下中等特陞二階勉服休命可 水丘袁持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播勞之析閱非一涂也而偽督爲滋甚爾義尉宣城盜有偽造者乃能悉力擒捕以正典憲既應賞格朕何靳一官不以推汝可 林充閏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寇徭負恃其險突入首地俘掠我民衆宜城守將分兵討擊爾實董督運事能使軍有派餞士皆宿飽以成破賊之功汝亦可謂有勞矣進陟一級以勸庶邦可高著齋薇垣類藁迪功郎濠州定遠縣主簿戍發藻昨居安豐軍日兼本軍節制司僉廳往來監

視諸砲覆功特補四官循承直郎制 安豐之圍我圍暴矣雖時參天助力一心圖爲禦侮詳爾仕于郡州功人勇摧石使衆破當野擊虜而學之氣貫從其擧用以選階極品式旌厥勞 儒林郎就差遣以前任臨江軍錄事參軍提督脩築堤岸有勞特與循承直郎制 臨江爲郡以章貢合派西東袁河橫貫東下三水匯而爲一用混蕩析之憂郡竭力以營捷爾服勞以相從非精練有材雖明是瘁寧濟于成其陟一階以昭懋賞宇文孝祖特轉承直郎制 爾名家之裔乃能以忠勇丁舊軸旋復境三以績用功多有厚賞國家所以屬世旌忠選極七階是酬多績

從事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崇寧初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文換選人七階以從事郎換防團推官監判官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從事郎從七品

事實宋張廣東窓集李丕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盜發江東猖獗惟甚歸旋奏凱爾預有勞肆增厥官以爲爾寵益思懋勉以輯所蒙趙與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聞者蕊寧田疇中外均慶爾以使屬奉迎有勞其增厥官以爲爾勸 李璀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朕仰惟慈寧田疇中外輯熙奉迎官吏塵走在途錄其勞勣增爾秩注思自懋

則先去以為民望非義也已逃其難而喹郡將之死非恥也二者雖已矣其何以自達於刑哉姑小懲之以警百慢可　趙崇拷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閑平以經術顆駒騇以才學聞爾亦宗子也不自謹飭乃以私沽固法自嚴於刑章視二漢諸子寧無媿乎姑上一階𡻕圍三覆可　趙崇夷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邑尉以慰安我民為職者也爾吏于綮昌弗自謹飭而乃受饋而庇僑僧羅織而捷罷吏役職冒禁嗜其甚矣姑上一階尚曰中典可　趙與灃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令尉近民之官也而尉於民為尤近方湘潭盜起爾不能督捕以尉安斯民之眠比隔官而哀欸馬其罷秩宜矣雖然剽聚觀其所主彼司風憲者既不能表群吏尚何以望人之廉乎可　陳宣子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爾庫氏以監臨為職視人攫金恬弗之問非患失乎罷秩解官尚曰寬典可　葉壽昌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爾以刀筆吏補初品官媮為貪風控于吏議姑之不謹後何以懲姑奪一官尚為寬典可　陳伯賢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屬來列戍山前以備他盜潰新州之衆以給之舊比也爾為僉幕董督餉事逗遛遷延愆於期會豈為公家忠計哉姑小懲之以謹慢令可　唐若虛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以錦

綠博健馬國家所以計軍實也爾解官家居弗自謹飭而造錦觴銀以賂吏議豈不有姑馬政哉姑鐫一階允謂輕典可　趙汝𠍰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橫逆之至於己君子必自反而仁狎侮之加於民小人罔以盡其力汝得為髡徒所辱而徑訴於便臺之下尚何足語此哉鐫秩罷官自取之也可　趙與才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嘗棲為中年令雖有其雖仇覽為蒲亭長衆哺其母爾宰新會訓導不純母訟厥子反繫其母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罷所居官鐫一秩可　陳堯登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昔孫錫按山陽尉李宗唐天子有云縣尉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今反傷民削其官況爾吏於畿邑弗務佐理禁私鬪所以救措也而忍於映民殘常平所以賑飢也而墮於豈已尚何以任尉安之責乎褫惡一階庸勹群愿可　張暄降除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吏以貪動民為日久矣朕嘉與士大夫更始爾為衡陽郡簽事無細大悉以賄成何奉吾詔不虔耶其鐫二階毋怠三省可　二立文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夏之天吏以逆德為罰爾之官刑以淫風為首爾為州司理勤恪奉公之日少狎昵燕私之時多能不自毀于罰乎鐫之二秩尚曰輕典可　韓棨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叔魚鬻郡田之獄而挺災魏舒縱樓陽之獄而誀諺獄之不可以媮決也如此爾為建寧李掾官以能稱而乃爾財賕之重輕變獄情之曲直匪不思大命之所關乎姑鐫二階尚謂輕典可　趙崇僊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吏以貪動民久矣朕方嘉與士大夫更始爾為州從事不能佐良二千石共宣德意而乃狃敝習控于吏評其何以贊察方國哉褫所居官仍鐫二秩爾其退自省循可　曾讜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古先聖人謹于庶獄惟有司牧夫罔非在中所以克天德而重人命也爾讜為永嘉肥綱掾郡有大獄命汝鞫之不能閱實其罪而至于失入不辜若匪部刺史平反則民冤矣爾雖去官其可追罰姑從輕典僅鐫二階可　林記孫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爾督攝庫筦弗謹攸司吏盜白金逮及僕隸監臨者烏得無責其上三階猶曰中典可　任鄰降授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綠衣黃裳國風所以傷衛白華菅茅小雅所以刺周爾先朝從丞之子宜有典刑而妾上僭嫡失位使人人得數其過於朕前豈容庇汝哉鐫秩罷官宜發深省可　黃從龍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漕舟于漢以給我寶州兵舊矣爾黍制閫之命督餉沿流不劭誘揭來而視資糧為己利抑不思犢襟之地有昕萬竈登首山以呼庚癸乎一階之罰薄乎云爾可　趙波夫降授脩

職郎制　趙崇仇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等逆德之罰著於夏書徇貨之刑垂於商訓爾波夫尉于龍游崇仇尉于瑞安涖官弗廉既罰二戒各鐫一階可　高者壽薇垣顛蒙同上第一等功人安遠縣主簿王琪循從事郎制　胡騎南牧我師詠匪室匪家之詩重以載渴載飢之皆爾職從軍不敢告勞能為我成畫勇翦胡之功何勤如焉其進兩階懋乃攸績　迪功郎新授直州司戶林森特授從事郎制　高宗皇帝嘗稱張俊言不敢虛奏連功思生冥報爵賞之不可濫如此夐衛環猍敘勇崇之有司上功謂爾在行何愛兩階不以遺汝　漢陽軍攻直陽壘築慮勍敵立功將士官吏立第一等功人補轉兩官資內漢陽縣尉吏宜之循從事郎制　北邊有與士大夫從事勞不敢告爾以師命在行復能相成殄殲之功其勤至矣功狀來上吾何愛兩階不以遺汝　偽朝列大夫浸德直改補文林郎偽朝列大夫李國賢改補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等江漢之師于征唐鄧之境盡從爾等窮而歸義待以同仁易授文階示有科級祇服好生之德勉殫事上之忠可

通事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通事郎崇寧初以為選人階官政和末改為從政郎

宣教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間。避宣德門。改為宣教郎。玉堂紀事。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郎與宣德門相犯。可改為宣教郎。見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稱呼。

事實宋史本紀。紹興三年。徵河南布衣王忠民為宣教郎。至行在。辭不受輿地紀勝興國軍周紫芝。紹興二十一年。右宣教郎。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官。周紫芝。知興國軍。紫芝非進士出身。又為史官。前此未有故出之繫年錄南康府志朱熹己亥淳熙六年宣教郎。三月到任。八年三月。除江西提舉。復興白鹿書院。損俸置果原莊粉劉屯田壯節書。蔡石姍以防江患。其他愛民救荒之政。具在政績。難以盡述。宋綦崇禮北海集降授宣教郎制建炎四年十一月廿八日勅朕體無私於天地。行罰不阿於近臣。考大法於春秋。責人常備於賢者。確持此義。斷以不疑。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新差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綦某。風以藝文。徑躋華近。雖暫司於銓部。仍兼直於鑾坡。遽為避外之行。實徇急難之請。方馳厥服。忽致煩言。謂借贖之雖去官而可免。而持橐之重。當薄罰以示懲服我訓詞。毋忘祇慎。可特降授宣教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除改宣教郎制建炎四年十一月廿八日。勅從事郎太學博士綦某。朕

精選師儒之官。渾司訓導之事。洎三銓部之格。以示待遇之優。以爾經術淵源。性質純粹。久頫諸生。充飫士心。嘆其歲月之勞。具應庠序之法。改榮京秩。時乃茂恩。可特授宣教郎。依前太學博士。 從政郎充環慶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陸賁。可改宣教郎再任制 勅具官某爾以代閥如格。應改京秩。而銓曹之法。當身詣選曹。慶陽帥藩。方藉爾才。特俾就遷。仍留舊任。勉佐而長。圖稱異恩。可許象衡樸塘集張燾宣教郎勅具官某。往者狂寇侵軼近郊。爰命近臣總守衛之役。而爾實預豪府。替畫居多。今錄爾功。申命進秩。然爾方官中秘。涵養器業。以須世用。則從廷之寵。寔肇自茲。往惟懋哉。以稱朝廷期待之意。可張貴東窗集楊適特改右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爾淵源之學。實本父業。孝友之行。有光鄉評。擾選小官。施節彌厲。召對便殿。論議詳明。更秩甚優。往圖報稱。 宋蕃行雋右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往歲闖陝。用武捷奏日聞。雖一時汗馬之功。亦千里饋糧之助。以爾需將使指。風力敏强。軍興之興。備著成効。其頒增秩之寵。以示勸賞之公。服我恩榮。毋忘勉勵。 陳褒改右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朕比遣樞輔。視師江淮。爾從其行。殫敏自力。宜須更秩之寵。以示賢勞之休。服我優恩。益思懋勉。 勅令書成張浚田授計有當特轉右宣教

郎制 勅具官某。夫士大夫施恩於其子孫。蓋常制也。弗以及子孫而請遺男氏。則猶遺母也。汝為朕股肱大臣。出入將相。富且貴矣。而母在焉。是真能成爾之宅相者也。比因勅令書成。法應進秩。更以爾受賞。爾其往祇成命。使為人子者。入有以感其親。則一官豈爾之榮。無乃爾甥之榮歟。周莊仲轉左承議郎。曹績轉左朝奉郎。陳最轉左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惟川陝重兵。逮屯擇遣其蒞閫嚴寵久。比遣近臣。往諭德意。爾等戍以忠蓋。實佐其役。萬里言還。亦良苦矣。詩云。有功而見知則說。肆增爾秩尚往欽哉。孫覿鴻慶居士集馮時舉官已及舉望首不俟引見改宣教郎制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屬於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于上。爾以才譽練更庶事。論薦者衆矣。吏部之常格。令為汝略也。往踐厥官。毋愧舉所知者。翟忠惠先生集脩武郎太醫學正劉丕換宣教郎 古者文事必有武備強張唯所用之。今汝從武列以執藝進。而有意於章甫縫掖者。肆從所請用益搢紳。其戒之哉。汝無假儒衣冠。而有愧於服。衛從樂先生集從政郎光州宜城縣令鄧峴。以淮南運判李洪申當押第一次糧料至蔡州軍前乞推恩。特改宣教郎 自削平負固。限歲頒改秩之制。益嚴爾為令長。轉漕軍須。率先諸邑。部使者以續狀聞。度越彝章。陞華京秩。足以旌爾能矣。夫

用民力於有事之日。固當寬民力於閑暇之時。祇服恩徽。勉思忠養。可往藻浮溪集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秩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累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制 論世者豈非皆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緊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採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賁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現。魯表魏著之烈。父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許翰襄陵集冬祀贈故父宣教郎 勅朕制真館之榮名。咸祀治朝之列着。歎以家庭之祚。慰其霜露之心。天道作存。人心豈遠。其宮生不受祉。沒乃遺持。有子逃興。為予闡化。属熙成於毖祀。遂申錫於龍光。靈其欽哉。寵執大此。韓駒陵陽集附蕃儒將度使劉範換宣教郎 勅具官某。士自一命以上。積日累勞。始陞京秩。而爾驟膺殊典。可謂厚矣。惟忠與義。克報寵休可鄞起潛立齋外制降承事郎徽州通判葉大有復宣教郎制 邦憲不可不伸。賢者不得不屈。爾以南宮首選。衆觀英游華。嫩渡高矣。顧以胥職自累。人皆惜之。爾獨安之。賢矣哉。明經肆青。無瑕不滌。況君子之過乎。其復舊官。祇承新命。吳泳鶴林集追官人未復之叙復宣教郎制 勅具官

某漢綠令發時夫夫無可使者溥鹽屋令尹遂遣之乃能辦賦貢以使王長子光澤玲璣渠免上級以百數多於尹遣矣宜在封賞之科而乃詒史議朕為之憮然敘光階往服新命可　梁成大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等虞書之識讒說本欲並生孔氏之疾不仁豈為己甚懷人言之未息斯邪慝之靡容爾知孝起自名家爾成大奮於寒畯一落權門之網歛持讒道之說湿穀忠邪顛倒黑白地天不泰者十載日月無光者累年朕循以曾為侍臣姑用中罰鶩臺臣之交疏請引寇之失刑遂鐫兩階復徙他郡惡山在望蕪知着咎之方惡水橫前尚式悠然之習可　趙汝渠澤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朕惟才者德之資也而過於用其才則咎之招也爾武健而能強給而敏薦更三任不出異門部使者知愛其才而不知養其才遂使度越法守以抵于戾尚何可逃其罰哉姑鐫一階毋忘三覆可　鄭仲度降授宣義郎張嗣良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等邑古子男之邦也過於才者厲民短於才者病民皆非豈弟之政爾仲度長我雩都能平寇盜不為無勞矣而虐用其民未免胥怨才累之也爾嗣良累仕廣右宋宰永豐不可謂不知民情矣而不自為政受成他人不才病之也才者進思其功尚可進用不才者一坐軟弱不勝任則其蓋甚於貪污咎

鐫一階思補二過可　宋詵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畔官誑次國有常刑爾頃宰盱眙會有邊移不俟滿替擅離所部外關奏聞未加顯謫茲乃復以任滿轉官為請何誕欺如此耶式鐫一階俾迪厥訓可　趙時臺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高續戒其子毋以勢要而斬進身歐陽脩語其姪不可以榮顯而思避事皆為人子姪守官法也爾宗籍秀身門廕入仕端坐家庭而廩廩祿營圖薦舉而班陞朝臺議上聞刑章難免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階之罰尚何辭可　王剡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郡有丞者蓋欲與我良二千石共理吾民也爾剡叢宰縣邑罔利漁民治已亡狀尚安能康海沂以惠我民乎其上一階毋忘三省可　留元昀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世祿之家鮮克由先王之大訓也爾以相門之子不自謹飭與獄而亡故已居喪而有嘉容謂之不由禮可也其削一階以警二慢可　向下超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色無喜慍孔門稱之爾百里既不以治狀聞而長吏移之又不共命粗厲見於詞色靦愧子文矣姑示薄懲庶期自訟可　張杰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朕更化以來親擢臺諫所以廉百吏也爾為赤縣令粗號修謹以不賄聞而乃使吏以賄污我耳目之官其輕吾綱廷矣盍貶

二階以示行法自近之意可　劉子澄降授承務郎趙楷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等往者師帥西洛卒與虜遇譜成之士猶未懲也汝佐而長不務持重而望風先潰遂致師徒撓敗烏得無罪可　黃觀孫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外銓之法與東西審官院等爾臨邛老儒晚得一邑急於祿仕不復審量而行至部使者聞之有所弗厭為貧固可憫也廢法其可貸歟鐫秩罷官以存吏憲可　趙善鏜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致事而後食聖人所以語事君不稼而取禾詩人所以刺有位爾為南平倅甫見吏民乃亟進於官期欲賸糜於廩粟即並一書合議薄懲其病甚痿事又不暇論也姑上二階以警半刺可　于大過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李虞仲為西川判官而以才佐駝楊儀之為湖南支使而以忠勸上皆良幕府也爾囊者佐藩金陵無令猷以相而長讒謀纂略害者謂寔汝贊成之鐫之二秩尚曰輕典可　商灝降授宣教郎趙汝玖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等吏以貪勸民為日久矣朕方與士大夫更始爾身為字民之官當以不賄聞而乃狃於故習弗化厥訓其何以長子百里哉穢所居官仍鐫二秩汝其退自省循可　趙汝伋降授朝請郎史楠祖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等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昔人所以識王祥之美也爾

楠祖倅道爾汝伋倅衛武郡亡政聲于其位雖民貧國空而美之聞豈不靦顏於祥哉各鐫一階以警二慢可　史彌厚降授承議郎趙與𢢂降授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等漢之待過史蓋有一人擧之而召一人毀之而去者豈不為公也爾彌厚曾宰常熟爾與𢢂為令錫山部刺史常以才擧矣遠於倉儲不實衆貨不流部刺史復以亡善狀劾然陟臧否一付之外臺朕亦何心之有可　高著齋旌埋纇冀白身蘇黍以四川宣撫司保奏死於韃虜守義不屈特贈宣教郎　蜀雖狄難者衆而賢者之世將遂湮微則尤重憫悼爾以文定諸孫身罹虜禍宣閫以守義不屈聞朕視李丞特昭恤寵　洪平齋集大社令魏峻上殿特改宣教郎制　勅具官某朕待天下士雅親諫之聞日博士有以奏篇可采通金閨之籍者矣爾氣和姿整將以儒雅使殿入對首陳天命人心堅凝之本其味悠然而長懿戚大家好學喜文良用嘉歎升之京秩仍司右社顯融鶚薦懋稱厥家可　陳了齋集復宣教郎謝表　幽滯畢通頹豐明之偏照焦枯茲潤由鮮澤之均霑拜命忻懽俯躬惕厲伏念臣自貽愆咎曲荷保全既釋久羈還與搢紳之列又增常廪浸忘濡壑之虞儒志激昂全家鼓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齊舜大政比湯寬品物咸亨各遂豚魚之性照臨無外盡傾葵藿

之心。餘生未泯於江湖。思報宜殊於
大馬。桑榆景短。天地恩深。臣無任

從政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末。依元豐寄祿格。又改通事郎為從政郎。換錄事參軍縣令。

事實 宋張廣東窗集 尹稷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朕內嚴武備。戎詔是資。歲案度程。計功行賞。爾以幹敏。嘗預有勞。其增一階。以為爾寵。 張良臣循右從政郎制 勑具官某。聞者陳兵淮壖。饋餉為急。爾謹出納。見謂賢勞。其進一階。以示勸賞。 馬仲諶循右從政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州縣租賦。按籍而知。艱難以來。浸失其實。因陋就簡。弊固多矣。爾丞鄱邑。究心民事。逃田隱戶。檢校無遺。有補公家。人不告病。其進一階。以為作者之勸。 范石湖大全集 左廸功郎趙善登可左從政郎制 爾溥屬之英。自同寒素。能以藝業。決吾儒科。厲之寵章。遷秩二等。進脩自好。安步亨衢。

脩職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末。依元豐寄祿格。又改登仕郎為脩職郎。換知錄事參軍知縣令。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脩職郎正八品。廸功郎陞授

事實 宋張廣東窗集 張沓循右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關陝用兵。贊公屢奏。爾於衍渠。措置有勞。其陞一階。以昭信賞。 丁駿循右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往時軍興。財用是急。都督府下鬻爵之令。宜獲己哉。然而勸誘有方。使一時豪右至於樂輸。亦由州縣之官得人也。其增一官。以為爾寵。 應常循右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以鄉豪募衆捍賊。嘗傾家貲。忠義足錄。聞時雖久。朕豈汝忘哉。其增一階。以示勸賞。 宗室趙公溥登科循左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朕惇叙宗族。非專以恩。惟於為善。則必有賞。以爾天資開敏。好學而文。群試有司。適中程度。肆增爾秩。用勸其餘。 宗室趙公傳趙公晰登科循左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朕倣古之制。惇叙族屬。其來尚矣。矧能射策決科。藝業自見。宜增爾官。以示一時之勸。 詹如松循左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爾為尉百里。涖職甚勤。歛聞弓兵。捕獲應格。增秩示賞。用勸其餘。 張軒陳汝舟並循右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摧鋒之利。實佐國用。爾能其官。馴致增羨。陞秩示賞。式勸其餘。 洪文安公小隱集 左廸功郎趙汝諗循左脩職郎制 宗室子擢第。必優命以官。蓋所以進之於善也。往祗新渥。益勉厥脩。 李壁雁湖集 曆繼降脩職郎制 爾以儒生。宜通今古。幸猶獲客之屬。宜不知漢世宗時長安賈人。持兵器與胡市。嘗論如律。坐。今犯者既伏其辜。黃等常察亦以連坐。職官一列。用謹國章。 周益公大全集 左迪功郎王萬脩用昨任勑令所刪定官日。經脩紹興參附尚書吏部勑令格式等。循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事既無窮。法亦隨制。此國家設官議令之意也。汝嘗為之屬。典去取焉。貫雖省而成書。之賞不廢。朕恩厚矣。尚往欽哉。可。 衛從樂先生集 迪功郎徐晃先換曾子固賞循脩職郎制 諸獎濟貨泉之早通。而未免更易之煩。爾以監臨。第勞應賞。俾陟文資。尚勉職業。可。 胡銓澹菴集 賞錄院史張昇循修職郎制 昔絳侯洛諸。於書牘之亦溫舒寒心於刻木之為刀筆之可畏也如此。汝乃能擇術而更。於賞錄院從事。訟繁。其設心亦不惡矣。進書增賞。錄汝勞。且以愧書牘刻木者之殘也。惡乃力。可循右脩職郎。 劉行簡苕溪集 胥舜輔遷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回程循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嘗隸使事。與于驅馳。爰進一階。且書載籍為貲。亦不薄矣。可。 將仕郎鍾離咸亨以昨充計議使屬官。循一資。合入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鄰者妾任信使。通好休鄰。休兵息民。既有成約。從行之賞。朕何敢忘。其服茂恩。益思報稱。可。 洪平齋集 鍾與鐸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六驥復土。五使置官。凡備馳驅。悉霑賞賚。爾祗充後例。進一階。汝對恩榮。毋忘寅履。可。 吳泳鶴林集 趙與迪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丞位高而逼以嫌。不任事。固非也。而乃職思其外。越受民詞。至差弓兵追擾。迫細民於非命。如與迪者。寧得無過。鐫其上二階。猶曰輕典。可。

鄭景龍降授迪功郎張燠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罰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不可不謹也。方盜發三衢。執俘獻馘。功所當賞也。而景龍乃妄指私人。以攘其功。則爵及於非功矣。傷人及盜。法所當罪也。而燠椒罔平民。以寘之法。則刑及於非罪矣。復持幕議。宰邑民尚如此。其何以得其平哉。各鐫兩階。庶知自訟。可。 趙希彰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吏各有體。爾為邑簿。正乃與酒侶博徒。出入廛市。閒且教其序作匿名文狀。失吏體矣。雖然。均田賦而不擾。理邑訟而通平。此上元簿故事也。汝何足以知之。其鐫二階。以俟三省。可。 趙崇貢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漢宗室子弟。以時金見國者無慮數百。法不以親廢也。爾處官長自請狀。罷而乃三年不入。視我官物如棄如遺。盡議所以罰之。曰鐫一階。可。 趙汝棨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張元素為景城戶曹。清吏也。職視之不敢執。爾仕于壽昌。司我倉庾。乃積兩丁之貨。致貽冥癸之咎。宜不誤我戎事。其上二階。尚為中罰。可。 陳夢昇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體判監司之職。既陟人主之枋

爾為幕府上佐一人之身而部使者以才舉以貪劾朕惟使者之信而已其上兩階庶懲貳將可　趙詰夫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頃者韃犯襄州將淹判濱爾為鎮官效死勿去吾無望乎汝也冠未至而去諸則朕將何賴焉姑鐫二秩往發深省可　顧孺采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僻在南海遠於朝廷吏胥法抵禁為甚汝一薄耳貪酷之過擢髮不足以數若據郡太守狀則當坐祖宗贓吏之法削秩罷任尚曰寬典可　趙汝稟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獄民之大命也爾為紀綱掾弗先清嗇惟貨其吉吳吏何賴焉奪汝二階尚曰寬典可　趙崇風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歲歉則發廩粟以糴取常平良法也爾為樂清簿正不體州家德意而利糴金以營己私懲為有仁心乎姑示薄懲毋忘深省可　趙師渦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慢令聖門之所戒況政周官之所警爾尉臨湘興民為近有死於兵者察寬視析乃其職分而曠歷歲時巧求避免不幾於慢且荒乎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趙崇決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重民命凡不得其死者有審驗有㩻檢謹之至也邇平有疑獄爾為㩻檢官弗躬弗親泉瀕洗垢一付吏手株累及于平民爾得無罪歟其上一階以警其慢可　趙嵯夫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矧國之有大戚乎爾為宗英方恭聖頒遣吉之日既不能致哀以盡臣子之敬而乃于遊于觀聞酣歌常舞又從而賞之尚安得以逃吏議哉其鐫一秩以警三威可　趙崇訑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周司書主簿書者也凡國中之版皆得以參考焉爾仕于赤縣弗舉厥職計簿登而不銷民籍去而不問寧不傷財害民哉盡回故邑仍毋勾稽可　趙希𦈡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海陵監稞之貨泉也爾共貳事而視為貪泉豈其病民者宜矣姑二一階以廉百吏可　劉渭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古人之仕蓋有三黜三已者然為道故也爾昆於丹陵曾從踴劭丞於黃巖連遭按罷聞其所言狀皆以貪著所宜屢鐫往自三省可　況旌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尉主盜賊漢制也爾吏於沅江境內有盜而弗之察乃如國從以縱賊則過矣其如職守何姑示薄懲尚圖來效可　蔡允卿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某官鄰田之訟不平叔魚不免共分其罪郡城之卒不紀廣利不免貽怒於君爾以一尉之卑而擅獄刑下乃司事又有大者尚何望其公且廉哉其上一階猶曰輕典可　鄭安之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縣有弓兵所以禁暴詰姦謹備寇盜者也爾以老猾為蒼梧封部刺史按行聞無一

丁在縣汝雖非判其膺直者然曠官如此尚得辭其罰哉姑鐫一階尚為輕典可　趙與逢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尉以發姦摘伏為職也爾尉于邊邑不能識忠其居而乃受僧賕以替梵宮失職冒禁害其甚矣姑上一階往其三省可　趙希澧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往者逆全干紀犯我海陵守令不能伏節死義率皆望風迎降朕已等第行罰矣爾吾勇籍也亦以効尤取謗朕豈得私汝耶姑奪一階尚用中典可　史次龍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勤卹民隱苟有不得其死則必覆檢閱實以伸其冤謹重之至也爾老而不武為吏所欺以偵於非命為考終命冤哉死也姑上一階逞省厥咎可　趙休夫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尉者所以為民除盜非欲其執民為盜也爾尉于新喻不能摘伏抉姦名其為賊而死於笞捶之下者凡七人平民何賴焉雖已去官不容佚罰特鐫一秩以達其冤可　王禹圭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子路治蒲夫子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爾攝邑京山掌典獄事連繫而死者三人不明也淹禁而不決者一歲無斷也無明無斷何以長吾百里哉姑鐫一階以勸三善可　夏武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朕聞士之致遠先器識爾豈城一尉耳所識者幾何而以政殘民以才蕩法以氣凌同列仕又有大

者將何如哉師臣以狀聞特鐫一秩永為弗靖者之戒可　曾次元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令取民之法猶張弓不可加矣爾為吏于湖不能寬以佐理而乃取贏於倉庾專利於書契其為公家謀則善矣豈不甚病民耶姑削一階尚曰寬典可　趙貴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漢人以善吏不能為治對豪惡吏而言其害民則均也爾為義安郡寮暫攝州事政令弛玩隷人不戢延焚官寺延及民居數百家之衆二倏而盡鐫秩以謝遠民尚何辭可　霍中甫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尉之名官謂其尉安我民也爾服黃綬大邑不能化賊為民而反擊民以凌上其過豈類在吾赤子耶褫秩罷官退而自訟可　周次旦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牽耕牛之集國家之至仁也強民之犁牛以為秩則不仁亦甚矣尉親民者也而所為若是一階之罰尚何辭可　趙汝眪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朕聞卓茂遣吝令吏親愛不忍欺之爾攝分水不能表正群吏而乃給券受賕以自豐於厥身是欺吏也寧不為吏所欺乎其上一階庶知三省可　趙與畢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攝寧金堂已學道愛人之效而重斂濫刑焉得以訴其上其何以為邑長於斯耶特鐫一秩以謝百里可　李寅降授脩

職郎制　勑具官某。追盜察姦。尉職也。爾効職[illegible]子。雖有先因。既獲矣。又從而逆之。何以警死者之冤耶。其上一階。尚曰輕典。可　趙譽夫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茶鹽有禁。尉捕之職也。然利役通之。復以為己私。則過矣。其上一秩。以訛爾心。可　薛熙載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利其祿而逃其難。仲由所恥也。爾為懷集簿。父服官箴。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至謂寇斥為甘心焉。詎可遂而欲哉。其上一階。俾復舊職。庶以自警。可　張炎震降授修職郎。孫南金降授修職郎。楊巳仲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令尉近民之官。而尉於民為尤近。爾等分受厥職。不能尉安我民。乃皆以縱盜逸賊。挂于吏議。豈國家建官之初意哉。各鐫一秩。以警三從。可　趙崇官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士不可以吏所守也。爾司江淩戶曹。素自修謹。二為利田至匿估籍之金。以貽吏議。姑鐫一秩。以示薄懲。可　林夢龍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簿正之職。所以糾一縣之非違也。爾句稽議。巳官箴不戒。乃以仇民商利。絓于刑章。尚何非違之能糾乎。特褫一資。猶曰中典。可　王節降授宣教郎。趙崇轔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盜憎主人。不但江西為然也。爾節宰高安。既不能化賊為民。崇轔為尉。又無於捕盜入室。其失職則均。爾各鐫一階。以警其慢。可　陳伯舒降授儒林郎。史文舒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始聽其言而失宰我。孔子嘆取人之為難。矧考其行而知琴張。孟軻言得士之非易。矧以才而受舉。復以過而罹刑。爾等自為之咎。朕亦何心於黜陟。貶秩一等。往服寬恩。可　鍾澄特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朕以文母保佑之功。式崇徽謚。登之寶冊。惠執事其祈者等。寅推恩爾。盛年遷秩。亦云寵矣。往其茂承之。可　周應祈特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文母上擯。攢陵復土。服役官吏。咸有獲陞。汝應識年嗇資。往服休命。可　王準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盜發三衢。歛干王畧。爾一渴官耳。乃能董率民丁。鏖擊於桐坡之下。渠魁既殲。而亢身亦殞矣。其進二階。以旌毅魄。可　何克忠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爾為潘井監官。自擅厥羨。不能專其利以布之上下。雖曰為計所主財。而民食貴鹽。則其害多矣。特上三階。往其祇悔。可　王紹宗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昔人並小吏之微以養氣。至仁也。近因楮錢綱貴。百官有司以職來請。朕所不取。爾衛吏州從事耳。乃莫稍挑渫。又以錢會中半。幫給焉。不自譴責矣。何至擲貨賂於地哉。欲將以貪戾告誤。不得下存號禮。其上三階。以懲一念。可　趙崇栻降授從事郎。趙希泞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敗常亂俗。雖

細不宥。周人之訓也。況爾等。以實王親。丞子男國。不自愛重。慆淫貪肆。一則徇于貨色。而不之厭。一則昵於匪人。而弗之恥。敗常亂俗。莫此為甚。上階之鐫。猶輕典也。爾其往省厥愆。可　高耆齊嚴垣顏叢迪功郎特差權泗州司理參軍鄭江乞推遇淮到任賞循一資修職郎制　泗濱宅于淮北。近迫風塵。士之仕者。例進一階。旌其始至。爾為理掾。郡以厲聞。近比有之。於汝奚靳。　迪功郎新岳州巴陵縣主簿張良輔。以公安勤績。特授修職郎制　頃年寇犯三垂。人奮其武以宗之。有儒其衣。而能與眾士勠力。得無懲功。爾等從眾樂思。得言忠義。出於王誠。公安之戰。得以宣威受賞。功狀來上。予何以一階為靳。　寓安軍義兵統領黃正和孫黃椿壽特補修職郎制　高宗皇帝嘗稱張俊有言。不敢盡奏逆功。恐主軍願爾祖爾父以樂黎匡上功。嘗從其學。以崇班褒爾祖。以文階錄爾父。父又死之。天何不佑善耶。施父爵以錄汝。敬哉

迪功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末改將仕郎為迪功郎。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迪功郎正八品。

事實衢州府德化縣志。迪功郎詹友端。紹興十一年。任衢州北教授。死於寇賊一手。嚴州府圖志。錢時。字子是。初名南一。字子正。幼奇偉不群。讀書經目輒成誦。冠海貢經史。後以易經冠漕闈。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游慈湖楊先生之門。為高第。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授迪功郎。祕閣校勘。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秀岩李心傳奏。召除史館檢閱。輪當面對。敕陳劃切。旋以國史宋綱未畢。丐祠。授江東帥屬而歸。創經史閣。所進書。淳祐五年。命慈湖為書融堂二大字。門人尊稱曰融堂先生。宋史有傳。宋肆駒陵陽集趙溫補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朕馭庶工。官無虛授。往祇休命。時迪乃功。可　張賡東窓集魏克臣特補右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朕通聞軍前。趨遣廣使。爾以幹略。實從其行。肆命以官。以為爾寵。仕自茲始。圖報惟忠。　陳靖上書特補右迪功郎制　勑。朕賁取人之門。務求其實。勤乙夜之覽。時拔其尤。爾來自遠方。寒羸甚富。有用之學。豈篤空言。論事之餘。文采自見。稟爾以爵。朕將有所試焉。　孔復常上書中書。後省召試。特補右迪功郎制　勑某人。朕數路取人。猶懼失士。間閱囊奏。有味其言。則爵以縻之。所以示勸也。爾以書生。言逮于聽。試諸有司。詞彩斐然。命爾以官。往圖報効。　寫立方歸愚集王庭淨父綺迪功郎制　古者天子問百年而就見之。所以欽老也。爾之生五百六十四甲子矣。享茲耄耋。其必有以致之。錫以官秩。用華其老。　汪藻浮溪集進士陳大川程百之並迪功

部制　朕收群策以制外侮之姦，規遠圖以濟中興之業。言可採者，祿則隨之。以爾奮自布衣，言天下事，較陳辯甚，有契予心。朕既罷料舉之法，而命汝以官矣。汝其思所以稱此者，佳懋厥學，無忘空言。范石湖大全集・歸正人趙盧己可迪功郎制　爾以書生忠義自奮，間關險阻，奉身來歸，官以文階，益勵壯志。　歸正人歸州助教高栞可右迪功郎制　爾挾義來歸，既預贊宛扣閽陳說，深諒所懷，列之文階，俾充仕進。　鄉貢進士古權輸米補迪功郎制　勅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此官者，而爾首預，計能承明詔從之初，官以屬采者，不亦可乎。可。周益公大全集・吉州進士易嘉謀進納米斛準錢八千貫補右迪功郎制　勅某人振廩佐軍，二時之善意，祿以馭之，終身享其榮焉。吾於士民，可謂無負矣。可。鄭起潛立齋外制・勅賜童子出身楊世英可特補迪功郎，仍賜袍笏制　爾裔出龜山，年方幼學，傳記而敏於文。兩試童科，初以記誦選，再以程文優，詩書之澤，有自來矣。德性兼謹嚴，如成人，尤其可嘉者。干雲之榦，養於拱把，尚勉之哉。　特奏狀元魏汝賢特授迪功郎制　特奏設科，所以求宿學，搜遺才也。首選與進士同科，比年緣此途者多顯用，蓋其選既艱，則其才必異也。爾久教育，既冠此科，不負所學矣。授之初品，任以校官

業方聞，老當益壯。劉行簡苕溪集・書令史嵆洪出職與叙右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爾服勤職事，閱歲既多，俾列文階，往從補外。其尚知勉，以稱茂恩。可　趙魯公適孫師與補右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朕遭世中否，思古興懷，眷唐室之多賢，壯平原之大節，英風可想，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凜然，至今猶有生氣。訪求遠裔，近齒齊民，肆加異恩，寵以命秩，錄功臣之世，朕無訓於周詩；對前人之光，爾尚存於家範。可。洪平齋集・歸順人王元純補迪功郎制　勅具某人，討叛以義，懷服以仁，懺渠質覺，歸斯受之。爾嘗為士，奚受文秩，祗服異恩，勉圖報效。可　陳惠星歸來補迪功郎制　勅某人，一毛亦奮，害民之賞。爾業儒，善能於兵荒後聚兵斷盜，而知仁矣。文階示勸，增踐且証。可　袁蒙齋集・命渥特補迪功郎制　勅具官趙雖果，朕不輕授，爾及此妙年，各力于學，以稱朕恩，則雖思亦義也。陳妃持與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昔三輔吏士見漢官威儀，猶感泣思屬心，爾久汙偽命，今得身為漢官，又以左選初階，易而勇為，可謂幸矣。當何以報國乎。朕朕忠義，永肖一心，尚勿替。任希夷斯菴集・許觀百丹二歲補迪功郎制　古之王者，於老有至養，自西劉稱之，其叹未有黃頤之老，尚吾蒼在之中，可無一官以寵黃髮？其賦寵秩，並示尊榮。　寸時最錢松祖授迪功

郎制　禮重百年，王制惟嚴三載，祭澤式均。爾身享耆頤，子能儒業，是琢初命之秩，以為黃髮之榮。其服予恩，益安爾養。　孫熙載授迪功郎制　百年曰耆頤，載嘉庶老；十室有忠信，況長邑庠。通祭澤之攸均，宜官榮之誕錫。其欽恩渥，益享素寧。許翰襄陵集・太學生充大晟府製撰葛庶幾補迪功郎制　爾以太學諸生業文詞藝，隸職樂府，詞采可觀。既閱歲時，當蒙甄錄，登于初秩，往屬循能。可。吳泳鶴林集・趙汝述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朕以三年之愛，以孝治天下，爾方薪然在疚，情事未申，而乃營求攝局，以踰濫開安，則為之奪官兩階，尚為輕典。可　孟元子陳衛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等，曹江西之粟，以實淮壖，舊比也。爾為部轄官，不謹厥職，而縱容傍人盜耗官米以萬計。爾嘗思邊淮宿師萬竈，士亦有登首山以呼庚癸者否？等第貶官，以懲而懈。可　葉真因被訪進書特補迪功郎制　勅某，學博該洽，與當兵戈擾攘中，使遺聞逸事無盡散，有以布衣鄭樵所著書獻之朝者，乃特命以官，恩至渥也。爾經明行修，學有源流，習於九筆之類，恬退不競，部刺史以論著來上，朕閱故典，可不以高宗之所以命樵者而命汝耶？勉爾通恩，服我休命。可　陳均以所編類長編從進可特補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記繁而志寡，作史者之失也。爾膠庠布衣，學

博而辨，上自建隆，訖于宣靖，凡百六十有七年，網羅舊聞，辨成一編，可謂有志矣。本熹之史，倣熹之法，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可謂不業矣。汝維自言不敢蓋同朱熹之法，然條目繫然，使皇朝宸範之攬而盡得之，豈曰小補之哉。特命一官，以旌志尚。可　陳文蔚以所著尚書解注投進特補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朕惟朱熹易有本義，詩有集傳，中庸大學有章句，而書獨無成書焉。爾於師門得所傳授，如湯日暘谷，如濬河崑崙，五十九篇之旨，皆章辨而義釋焉，亦可以補師之遺矣。何惜一階，不稱稽古之力。可　鮑諫孫降授從事郎，葉明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等，爾制官刑以儆有位，至嚴也。爾輩援循曲徑之路，而不銷囊橐，爾明司闤市之任，而不能有家，既屬三風矣，尚何官刑之逃哉？各奪二階，往宜三省。可　劉歲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用人，先擇才，監司所以使之公舉，斯也。爾以倉庾氏為入幕賓，撰敏辯決，不畏強禦，可以為才矣。而監司之不才者患之，劾章來上，寧得無失實耶？雖然，所存者體統耳，姑鐫二階，以俟休復。可　趙孟龜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周禮司門掌授管鍵，幾出入其不物者。爾為宗室，不謹于更夜，明火出城，譏者止之，而又蹴拆斷鑰，桑梓之敬何在？削秩罷官，往自省者。可　趙汝亙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

官某尉雖卑民為近爾吏長溪民冤失職縱首弗之問其失出甚矣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趙汝鍊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士當觀其志而仕之循途次之爾為賀林幕覺甫攝郡事無酌泉自勵之操而衆民罪已使者吏者兵皆得以累數其惡可以觀志之所存矣姑鐫二階以謝千里可　王仲璵授迪功郎制　勅某人朕撫有方夏慈主慈臣爾飢歸明率屬來附式頌武膺擬授文階往綏遠人益殫忠力可　趙潤夫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政與歹殺人亡以異也爾以諳能求捕故究一閭之市而死於囚繫者三人雖非爾殺之寔爾致之鐫秩二階尚曰寬典可　趙吾僊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一官雖大國有常刑況全賦犯我海壖爾為宗臣不能死列乃復先去以為民望朕何賴焉鐫秩二階往服中典可　楊思恭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攝周禮鄉八刑而不睦不弟之刑居其二思恭兄也思安弟也思安殺人而麗於法閭實其狀寔汝致之汝安能逭爾官之罰哉其削一階尚曰中典可　趙坤熙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獄奪於貨先王所戒爾為義安理掾事無大小皆以賄成豈朕庶謹庶獄之意哉姑鐫二秩以激群愚可　狄袁午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茶鹽有禁射捕之職也然假捜遁之名以取賕焉焉得無罪特鐫

二秩以儆爾心可　汪清之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宗族不親杖杜所以傷譽骨肉相怨角弓所以刺周爾以門廕盡于仕版當長孫顯民婪叔父親之支也而弗惠弗迪至於胥戕胥害豈朕所望於大夫士之家乎姑鐫二階以植五教可　譚伯言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漢入財賞官不補右職蓋其人也況爾富貲為吏以武斷聞曉視一方啖使群從若閱所言狀則不但崔鈞所謂銅臭而已鐫秩罷俾從之遠方庶稍知名器不可以濫得也可　阮良玉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尉貴罷大惡主捕盜察姦讀法也爾吏於樂安不能捕姦惠良縣有豪奴殺人而當死者傳生比當生者內以曲文逮繫獄百三十家其如民之不冤何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任寔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士不可以險夾貳其心也爾為安康李掾疆埸無事則訛職風塵小警則謀去即茲一責合議薄懲其如酒酒溢刑又不暇論也可　趙與衙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此元符令也爾尉嘉定不率訓委而藉民詞簿官錢侵官益甚事長之義安在哉其上兩階尚曰輕典可　陳璹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爾人遣戍之詩也爾為六安西尉既不能荷戈以防犬羊督獮軍備拘籍夫丁豈非職分而乃牢辭圖避不

敢于付鐫曰親老子傷然豈得以家為哉其上兩階以儆違吏可　劉簡子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以仁睦同姓以法繩之凡麗于罰者聽外宗子決至公也爾攝邑閩清宗子小有罪戾不白西外徑行決撻之蔑獨不思水木本原之義乎可　丁如翼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漢昭帝不與天下爭利故罷賣鹽官朕甚慕之而力未暇也其可以重困之乎汝監新會鹽場不能尊其利布之上下廼重征苛取自豊於厥身其害吾民多矣再從鐫削以警貪戾可　韓康降授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捕弊之所以折閱私印滋多而州縣弊之察也爾貳尉青田境內有偽造不能譏捕而乃使獲於鄰邑焉

特鐫二列以為失察之戒可

承德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承德郎正七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德郎正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德郎正六品

承直郎陞授

登仕佐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登仕佐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登仕佐郎從八品　國朝諸司

職掌文散官登仕佐郎從九品初授升授

將仕佐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將仕佐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有將仕佐郎從八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將仕佐郎從九品

從仕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從仕郎從八品下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從仕郎從七品

徵仕郎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徵仕郎從七品從仕郎陞授

迪功佐郎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迪功佐郎從八品

脩職佐郎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脩職佐郎從八品迪功佐郎陞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五

郎

左武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東上閤門副使爲左武郎。

右武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上閤門副使爲右武郎。

事實　宋汪藻浮溪集。吳益特右武郎制　勑具官某。禮經言掖澤被私門同氣之親。宜膺異寵。陞副横列。肅傍國。范石湖大全集。閤門宣贊舍人幹辦皇城司。吳璘施行親從推恩子可轉右武郎制　張任天下武勇。以備容衛。三載校藝。咸以序陞。以爾選練之勞。厥有成効。選官懋賞。其克祗承。陳止齋集。皇后歸謁家廟親姪忠訓郎閤門宣贊舍人幹辦軍頭司李孝純武經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各特轉右武郎勑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附之親。夫惟后妃獨選。人主獨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肅家廟。爾某某皆以猶子。秩服厥事。朕何愛一横行郎而不以寵汝。惟無忝爾祖。以長守富貴。則予汝嘉。可

武功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皇城副使爲武功郎。

事實　宋鄭起潛立齋集。武康軍承宣使新除樞密都承旨兼知廬州王鑑故父煥。已贈秉義郎。可特贈武功郎制　朕蔵祀合宮。均釐同宇。凡文武自通籍而上。俾父母沾錫類之仁。況秉越於帥垣。宜疏綸於禰廟。具官某故父某。躬秉義槩。素多陰功。方生守圉扞敵之臣。教忠有自。以顯立身揚名之孝。毋擬氣覆。萬茲霈恩。尚慰悠錫。尚欽異寵。以佑後昆。洪平齋集。歸順人李璨補武功郎制　勑某人。今制域有華夷之辯。勳功無內外之殊。爾倡義來歸。仗忠自奮。振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效功。峻畀武階。用厲壯志。可　韓昱特轉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通者先渠就殲于揚。逆儔猶負固于楚。元戎進討。諸將爭奮。濠城一陂而空之。東壘以寧。寨多來上。爾戰尤力。用命必賞。朕不食言。遂秩四等。俾佐騎以擾周壘。勸功之典渥矣。益懋衛上之忠。增壯居重之勢。可　吳泳鶴林集。孫爵梁授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兵法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爾銳如猛虎。領我兵師。當滎渠積潰之時。不以屯宅爲勇。揮旗卧鼓。誘敵而襲擒之。亦可謂以奇勝矣。朕何愛兩階不以旌汝哉。可　程帯授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昔我孝宗皇帝嘗立舉使一司。以待材用之宅。蓋謂掉三寸舌以伐天驕。蹇難其選也。爾忠勇沉鷙。有聲臨淮軍戎萬里之情。素知諳悉。命汝伴送。仍陟二階。以寵其行。忠信而加之以勤。使不辱君命。則予汝嘉。可　張大可降授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朕更化之初。昭德塞違。以禁寵賂。至嚴也。爾總戎淮西。錮於舊染。書飾苞苴。以事交結。臺臣除墨未乾。而千里之餽卒至。其違且巧如此。何不施之用閫行師乎。特鐫一官。以勵諸將。可

武德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宮苑左右騏驥內藏庫副使爲武德郎。

事實　宋韓駒陵陽集。入內教武郎楊橫復入內武德郎　勑具官某。前日均慶四方。與民更始。刻嘗任使。在予左右者。哉爾以忠淳坐法抵辜。盍還故爵。往服新恩。可　武節郎朱宗懿可特授武德郎　勑具官某。朕承丕緒。永惟創業之難。乃作新宮。以昭孝迎之福。爾預營繕。課績爲優。賞非汝私。用勸凡百。可　翟忠惠先生集。承職郎鄭暉可武德郎　古者爲民扞城。腹心公侯之職也。汝學於俎豆。以儒服進。而有志事功。易從武列。夫詩書禮樂所以爲將。德刑政事典禮所以爲武也。惟汝所學。勉之哉。李壁雁湖集。郭果子郭倪轉武德郎制　爾父果。入庵殿岩。出鎮方面。況鷙忠勇。手之爪牙。乃者淪亡。我心用悼。加恤其嗣。所以廣恩。祥禫既終。載申前命。在昔之世。而平有子。維國有臣。前事可希。爾其知勉。洪平齋集。綦要遠轉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西洛歸疆。已奏三京之捷。東淮平寇。猶論一壘之功。爾於是行。嘗效其力。疊進官而示賞。維去職以知懲。可　袁蒙齋集。繆要達特轉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朕以信賞厲將士。爾有戰多。雖久不發。懋哉。服我褒寵。思報効焉。吳泳鶴林集。董有恭授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朕登大寶。凡潛邸服役之臣。咸霑優恩。今一周星矣。爾援要比以請。朕何敢獨遺汝耶。益懋忠勤。思對休寵。可　董德興降授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賞罰軍國之紀綱。不可以無章也。爾董師鬬昌就訊。獲醜孑嘉。乃績峻陞五階。賞既不薄矣。而乃恪淫貪戾。控于吏評。朕安得已罰乎。其歸二級。以責後効。可　趙時僕授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朕於后戚之家。不欲以恩撓法。然秉鈞玩上尊號。命作司宴。則推賚視之恩。以廣逮下之仁。亦義之所不容廢也。爾錫寵官。往其祗服。可

武顯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左藏庫東西作坊副使為武顯郎

武節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莊宅六宅文思副使為武節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入內武經郎睢中省尚舍奉御武儒可入內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朕布德施恵俾民自新事在赦前皆勿聽治爾嘗坐累情實可矜稍復故官無懲前事可 張廣東窻集環衛宗室士忞換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環衛宗子入則奉朝請退而無私交蓋親之也或請試足以衛業自見則更考其素而命之亦不汝違以爾倚累矜慎循行有聞俾歸銓曹易階而仕涖官行法自此始矣可不勉哉 劉行簡苕溪集右千牛衛將軍士潔依例合換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朕惇叙近屬列處環衛厚其稟秩而不煩以官職之事至有欲自見其才願出補吏者亦所不拒爲爾實恭造朝閱歲既久用其有請易畀官序俾之從政其率義蹈憲毋或惰偷以速官謗則予汝嘉可 洪平齋集鄧雲轉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貔貅之氣一空狐兎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鏖戰進官四等護戎湖右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 王昊武節郎制 勑具

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貔貅之氣一空狐兎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鏖戰峻升武級用奬驍雄仍頒戎律之嚴坐鎮邊城之重祇承異渥勉策奇勲可 李安國特轉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比歲蜀閫失馭潰旅迸逸爲民害甚於寇爾秉深忠義奮揚驍雄扼險要待其來民恃以無恐累山至今德之增秩推勞嗣有褒擢可 洪适盤州集知漣水軍夏俊轉武節郎制 爾忠義奮發有志功名一障扞邊備宣勞効是增命秩以參轅門 吳泳鶴林集章鏜授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以文母躋祔於廟凡曰戚屬序遷有差予以報坤元成物之施也爾其惟忠惟孝荅此寵榮可 崔福叙復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李賡甸閭如鄒人未然欵欵如對揉古之良將不以叱咤為能也爾嗣如虓虎維揚城下大小數十戰勇則勇矣以言上令爾得無過乎數叙元官尚圖補過可 成穎達叙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鞏川之變鶡冠之士爲狂寇汙染隸於丹書者不但汝一人也當東朝慶壽七十湛恩汪濊與祥風俱翔如爾元官亦宜甄叙可 林熙載授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乾道置舍人之員淳熙增群職之貴孝宗之侍閤門可謂重矣朕勵精之始率由舊章畀爾辭林之塵釋爾禁闥之務則於一官又何愛焉可

武畧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內園洛苑如京崇儀副使為武畧郎

事實宋張廣東窻集張奉頻換給武畧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任川陜立功累勞或溶軍需還補五官率用帥閫便宜蓋從權也今列上有司請易以真夫王言作命誠有不可已者 張奉頻換給武畧郎制 勑具官某頃在漢中累勞應賞率用帥閫便宜增秩今列于有司請易真命申錫贊書尚往欽哉

武經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京左藏庫副使為武經郎

事實愛遂志何昱爲士人以邊賞補班借職官至武經郎宋張廣東窻集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觀察使王權父充常贈武經郎 勑朕外欽隣盟內隆孝治誕敷恵澤以綏四方惟時在服之臣咸揚顯親之典具官故父某抱材不試履行有聞積善既深育子而顯屬兹大賚宜厚懋章增秩之榮式光幽壤 孫覿鴻慶居士集張淵武經郎制 戎書沓遝三方騷然爾以勇氣聞於西陲却敵陷堅以固吾圉論功宜賞進秩一等以勸爾

勞益修來効嗣有寵章 汪藻浮溪集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侵軼王略守漁旅拒犯吾顏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陳遂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於以生易死者非根於忠義曷克爾哉是用疊然進官二等尚期精爽不昧欽承恩紀 漕立春集降訓武郎平江府許清駐劄御前水軍副都統制兼知泗州趙東復武經郎制 使功不如使過贖過莫若以功頃制臣謂爾有逗遛之罪戒之是也今復謂爾有角闘暴露之勞可不勸乎可罰可賞爾所自取或奪或予朕亦何心盍復故官勉圖來効 武翼郎沈師尹復武經郎制 爾頃以暴戾干罰茲以赦宥復厥官毋謂既復而不知悔 洪二宋集淮西強勇軍統制呂宗轉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逆者山東逆儔敢犯王略大振貔貅之氣亟正鯨鯢之誅制閫第功以爾鏖戰進官三列仍統一軍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 楊據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爾結髮從戎熟知虜勢赤心報國竟死邊鋒茔再級以示褒俾列屯之知勸可 吳駟特轉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較將中軍漆爲之佐贊籌幄府每難其材爾從元戎備殫婉畫蹕禁一列毋替忠勞可 江陵府副都統孟珙特轉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天險也制閫設險加嚴峙勇於其每事濟深培高屹然金湯之固第

勞來上爾實經晉進秩二等用勸事功可吳泳鶴林集陳大紀降授武經郎制　勅具官某刑之領頭獄之放紛國傳所恥也爾守雷陽不靖共于位而乃年纔邑之令整鄰州之宄且與扞虐戎及無辜其為頑類放紛不以多乎躐汝一階寔為寬典可　林景衡授武經郎制　勅具官某閤門解罷搢其功緒而進以官準既舊典也爾素嫻朝儀出預選擇遂以耄及沾于臺評昇之祠寘所以示懲也今是銓以解職之賞為請仍進一官所以示勸也勸懲是用朕亦何心之有可　張旺授武經郎制　勅具官某往歲江西捕賊有司上首功萃各有差爾總師于與官軍大小二十七戰二則在諸營先賞則居功互次亦遲然有馮將軍之風矣其陟一階以勸諸校可　徐珣授武經郎制　勅具官某海瀕之民不霑王化結約諸峒年兵釁境之閒爾操守邑化分遣官軍左犄右戳衝散舟於石碑浦下徑叙鯨鯢而戮之亦可謂雋功矣陞之二階以勸諸將可　劉元實授訓武郎　余朴授武經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欽爵賞之柄以馭其重爾朴幹才之敏爾元實職掌之勤雖曰沂邸舊屬而勤敏畢遇所以叙遷有差示不私也然而幸直可數哉爾宜勿懈于位可　李大贇授武經郎制　勅具官某江右盜起朝廷設封賞之科以迪有功爾統率淮軍斜敵王懷洗

賊巢而殲之遂使一方之民復還有生之樂亦可嘉矣晉職三階以勵諸將可

武義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京作坊東西染院禮賓副使為武義郎

事實宋張嵲紫微集宮受轉武義郎制　勅具官某間者盜發武尚蜂屯境上爾統率士伍斬獲為多其增一官以示信賞鄭起潛立齋集金州觀察使高差淮東馬步軍都總管賀清父已贈訓武郎永壽特贈武義郎制　朕以撫柱王畧義事合官而推其福於中外為人子者舉得光榮其親所以齊孝治也具官某父某積善有餘克昌厥後是生賢息為吾虎臣焉茲齊恩申加愍飾以示教孝之勸靈而不昧其克顧哉

武翼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供備庫副使為武翼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王孝忠換武翼郎　勅具官某士有驚勇之姿沉毅之略雖身在絕域朕豈遺之哉服命之寵往思自奮可換授武翼郎　蔡杞道轉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群醜五年擾吾赤子爾職在巡警斬獲有功是宜優嘉以昭信賞鄭起潛立齋集故忠訓郎與元都統制司中軍統制權知巴州杜沂贈武翼郎制　守禦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爾攝守巴郡提師嬰敵轉戰累日以衆寡不敵而歿可謂死城郭封疆者矣朕甚痛之爰詔司勳進官而錄其後忠魂未泯歆我愍章虞儔尊白堂集興州統制楊禧牧馬賞授武翼郎　朕惟軍中牧養之令歲稽其殿最之數而賞罰之爾善於其職而不乏吾事主帥以名來上何愛一官不以為爾寵乎洪平齋集同擁武節郎來伯友武翼郎王聞轉武節大夫呼延賞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等漢關降者封賞之科書著再域諸忠之集爾委身王國效力邊城疊二秩以升華胄一心而圖報可　龍謙轉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滁陽介于兩淮恃城以為固修壞植圮爾與有經營之勞進官二列用示激厲庇職姨門勿懈厥業可林希逸竹溪集陽起永昇換給武翼郎　朕念師老敵堅士卒苦戰有功必錄不以疑廢爾久於行伍累賞得官執符而來不加考覆而易以真命可謂優矣其勉爾忠以圖報稱吳泳鶴林集張范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風俗之好為欺誕文武一律也爾為浙西兵鈐以羅運覓官言之則利析秋毫行之則一籌不實寧不誤我王事哉其上一階尚云寬大可　繆夢達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昔嚴延年為河南守坐選舉不實貶秩然所擧但獄史爾況長百里之寄

首哉爾擬自古紀出處遑意謂必能反賢宰民以開而大害除衆之祭既失其平尚何以慰吾塞外吏士耶二秩之褫實遵漢法可　齊敏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盜起贛吉朝廷設封賞之科以勸有功爾總戎于盜奮身不顧援弓赴敵射殺渠魁厥功患矣雖以盪平江西之勞晉秩三級然賞不踰重朕何愛一資而不以推汝可　姜昂贈訓武郎李師舜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等往者逆曦僭宮吏真兵三衙爾等乃能率義聲之兵當鴟張之冠既冒矢石致殞元身其所望風先發者有間矣各贈三官仍致其孤魂而有知尚服休寵可　劉壽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紅賊負國家海涵春育之恩穴我淮楚爾統轄樓船攻打淮陰城壁為飛矢誤中遂殞元身亦可憫矣贈官字孤庸妥營魂可　閻安義馮琳並授武翼郎閻康義從保義郎閻康年從忠翊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以美人閻氏遺第先朝命之不淑至于云逝茲覽遺言以近屬轉秩為請寧不惻然進汝一階錫兹服命可　周喜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鬱賊不式王命出沒邊郡之間爾統厥司兵自成所赴書石盡銳鏖戰殄殲渠魁能洗職巢而空之汝之功勸其偉哉晉陟二級以勵三軍可　張旺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三衙忝遣提司須者愚民盜耳竊發於山谷間長吏失職

不能綏安。至勤王師。越境擒捕。茲豈朕本心哉。有司上功。進爾二秩。用示褒勸之典。可　張翼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孝宗。矜恤歸附。憫其貧則與四任添差。試其才則與陞務差遣。載在寶訓。可覆視也。爾中原遺民。仗義歸我。祇從淮右。亦既有年。授汝以護戎之官。華汝以轉秩之寵。此皆舊比。往服新休。可　黃公輔降授武節郎何巴牟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等。昔我真宗皇帝。謂交廣之民。去朝廷遠。當選操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爾把守撫州。通貨自豐。不恤其屬。是操心不平矣。爾公輔守龙州。苛取重斂。征及士夫。是不能安遠人矣。朕於仕訓。寔有愧焉。各鐫二階。可　陳與嗣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孝宗。黔念兩淮。戒飭漕夫。應佃田植桑馬草木炭。不許科抑人户。明訓具在也。爾守歷陽。科率教斂。又越四條之外。民何以堪。特鐫二階。仍奪祠廪。少慰遠方之民。可許應龍東澗集。趙冲何泉等並授武翼郎　孔武有力。拱扈嚴宸。服勤累年。挽強應格。並授勇爵。仍錫身章。往服榮恩。勉圖忠報。

敦武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内殿承制為敦武郎。

事實宋綦崇禮北海集郭六斤換敦武郎賜名芹制　勅具官某。士為衆俗所激。思建事功。而以遠故棄之。則非朕兼取之意也。今命爾官。往體予意。可　修武郎韓渭捕賊有功可敦武郎　勅具官某。爾自行伍。授職軍門。踊躍先登。計級受爵。至逼朝籍。可謂壯士矣。可　從義郎賈晏武翼郎秉義郎元亨敦武郎　勅具官某等。三驗之盜。汝實碎之。累增其官。尚勤汝力。可　張貴秉寔集璞令行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所者。淮壖有備。爾其是資。爾祇事機庭。厥勞可録。增秩示勸。益勵乃勤。　尚惟寅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所者。殷奉慈寧典册。以爾乃第。祇事有勞。預增秩之賞。援例自言。特馳恩于汝。往服中命。圖報毋忘。　祁懋押川陝馬特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隷從聞外。積有戰多。驅駿西來。復勤調護。有功則賞。朕何靳焉。併頒贊書。以為爾勸。　張德純換給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關陝用兵。第功行賞。爾於行陣。預有勞能。屢被優恩。尚稽真授。茲用易界。其務欽承。　趙永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所者汝陰之戰。士氣百倍。爾於行陣。斬獲居多。莫可策功。躐陞朝秩。申錫書命。式勸爾忠。劉行簡苕溪集王松改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奮身戎行。以勞見録。併陞官秩。是曰異恩。益屬後圖。無孤朕命。可　王楙叔復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事服秩。既洗心前愆。叙之恩。務從優比。宜知奮勵。以彌寵榮。可　殿前司拍試到舊行門孫佐王節周亶李勝等武藝。與換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虎士。警衛周廬。易界官聯。是惟舊典。服此休命。無改厥勤。可　長入祇候東西班都知權信可敦武郎制　勅昔賴高之弓六鈞。技武來進。而由基之射七札。忠則無聞。爾陞戲有年。復工乎射。比加閱試。藝頗絶倫。往即銓曹。界官武列。服予寵命。毋忘効忠。可特授敦武郎。

修武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内殿崇班為修武郎。

事實宋綦崇禮北海集劉宇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朕於武爵非鮭也。自一級以上。再閲然後遷。至于陞朝。可謂難矣。今爾徒以義勇。一朝而得之。勿謂得之易。而守之不勤。可　劉延暉等補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世雖上文。兼收武士。翅關負重。無不用之。爾等資稟霜莊。勇而好義。量才授爵。往奮其奇。可　張廣東冤集未洵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所者盜發武岡。援吾赤子。爾親戎行。預有勞効。宜增厥秩。以示優恩。　臧琳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山陽為郡。據兩淮要害之地。往時主將。嬰城自守。汝在其中。有足嘉者。增秩二等。庸示不忌。　王貞換給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所者宿

兵陝西。師出屢勝。爾於行陣。嘗立戰多。而師潰以逋。亘續宣猶。稽其授。茲從易界。以為爾榮。　劉千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頃因家置司市馬。厥賚不貲。爾部送在途。罷者過半。奪官一等。姑示薄懲。　鄧琰轉承義郎吳忠轉承信郎彭孚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比遣使通問。軍前。爾等嘗從其役。與有馳驅之勞。肆增厥官。以為爾寵。　霍奇換給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關陝用兵。貴公屢奏殿於行陣。斬獲為多。論秩之優。尚稽真授。茲用易界。其克欽承。　高遇陞戊並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所者敵人來侵。王師禦侮。爾各行陣。斬馘効。以録爾之多。增秩二等。往服朕命。益勵乃忠。　劉從寸特真殿前指揮使左右班殿侍等轉授修武郎制　爾誠勤禁衛。積閱歲時。乃今循而升。例當選而入仕。可　新起居立書生故承信郎充瓊州樂會縣令盧仙珍贈修武郎制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死事尤所當恤也。爾初皆右列。為瓊之樂會令。示有志於事功者。遭值寇擾。提兵勇往。遇寇而死。朕甚愍焉。進官而録其後。庶幾幽壤。知我追褒。　故進義副尉秦揚忠義中軍統制孟宗德贈修武郎制　恤死事所以厲名節也。瑞平秦揚之難。爾一旦以忠義父子死敵。功著而官未顯。身殁而名不彰。何以旌既往而勸將來。超以勇爵。任録其孫。忠魂如生。歆我恤典。

樂先生集國信所寄班祗應排辦國信所禮物趙大雅改名飛英應辦人使到闕十次轉修武郎制　隣使來庭禮有常度爾嘗執事勞應格俾通一階是為優賞思所以稱此哉可　洪平爾集事敏補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虜情叵測以間為寄爾成安豐深察情僞不為利誘仍效戰多超授武階用旌知義可　吴泳鶴林集俞海等二十五人並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拱邑戍庭歲月滋久程其功勢履張不获見授官厥有彝典往祗寵命勿替忠勤可　彭忠厚叙復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節義天下之大閑寬大聖朝之厚德雪川之變衣冠之被汚者不但汝一人也眷朝慶壽七十舊染之瑕咸與維新如爾元階特與甄叙可　宋復右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功疑惟重識於前書賞疑從予肇於漢史爾以制府之令送虜使於河南與他盗遇衆寡不侔攖其鋒而殲焉亦可憫矣有司以功上難者疑之豈予忠厚之心哉贈秩録孤用賁營魄可　馮勝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往者逆全煽亂承楚征討之士大者數百戰小者亦不下四五六七伐爾敢勇効力射陽之役乃能截水斷橋與賊血戰累戰幾十合而竟齎志以殁豈不可哀也哉贈秩字孤以甄壯烈可　鄭起贈承信郎祝邦固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往者峒寇慢防興師討擊汝職隸

統兵敵王所愾爾以氣吞戎遂殞元身功既當讐忠尤可愍追遷厥秩仍録其孤死而有知尚服休寵可　黄正邦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恭人之侵擾漢氏舊矣百年王土半入夷腹皆由朕之不德亡以綏遠爾爲萬安義丁之長乃能直擣徑洞復其侵邑寇僅盡平而元身亦殞矣職升武階姑樹駿魄可　費嗣明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漢置令丞吏掌守陵園今以内供奉官給事洒掃親之也爾端良敬謹入侍左右朕閔其勞轉歸吏銓祗護攢宮無曠厥職可　鄧克忠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慶壽東朝揚激賓册薄海内外或沐湛恩況爾戚畹外屬可遺錫賚耶特陞一階往服嘉命可

從義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東頭供奉官爲從義郎

事實　宋韓駒陵陽集秉義郎孟淇轉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往歲浙江民窮為盗武夫禽獲豈足為勞有司文章不計首級功疑惟重益廣朕恩可　張廣東寇集芬警捉蛤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死事之孤早列勇爵奮身行陣屢立戰多承事遺官尚稽其授田錫書命以為寵榮　[illegible]

轉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禮隆宫掖澤被私門爾以近親宜膺寵擢陞秩二等膺修國恩　衛門韓進等並授武翼郎郭遇等並授敦武郎宋訓等並授修武郎畢换等並授從義郎制　勅爾等入廬禁嚴閱歲滋久臨試便殿挽彊可觀咸命以官俾之從政益思忠恪以稱恩休　孫覿鴻慶居士集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制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從功録善邦法有常爾祇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懋爾勞往踐厥官無忘毖慎　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勝捷都虞候謝興换從義郎制　汝服勤戎昭既有年所其還軍帳往即官聯　吴泳鶴林集楊福與降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昔劉光世奏枯秸生穗高廟斥之曰軍中有十萬鐵騎乃爲祥瑞其他皆不足信夫哉王言朕常寳之以爲御將之方爾總師壬當邊鎖吉嚴不能圖上方略而乃繪芝草以獻此又光世之所不爲者其上一階以爲軍吏誕謾者之戒可　黄鼎换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貂者之臣以供奉至尊為職歲月滋久賦禄銓量舊法也法以馭衆朕不汝私益懋厥勤祇服予采可　葉節授武德郎劉鏞授武經郎劉元晉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以文母躋祔于朝凡奔走殿庭莫不叙遷有差爾等掌司奏記莅職惟謹各進華秩以示褒嘉爾毋曰一官可以倖得也

可　江海叙復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善將者御軍以律爾縱其下肆掠邊氓豈得無過於撫輯降附以忠爾結其心捍禦敵境豈得無功考績功以補過擬叙以叙官朕於誅賞廢置亦何心之有可　徐晞稷叙復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兄弟不相及古之刑章也爾兄晞稷嚢帥淮安風力不強啓亂納侮國不得不戒其咎而於汝何與焉寵以白簡叙之丹書朕亦何心之有哉　張裕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朕衆建女士秩賜外朝信國夫人朱氏寔主予内肴命之不淑至於云亡遺言以屬吏轉秩請掌不惻然進爾一階勉共厥服可　章焕等五人並换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等給事殿庭閱歲滋久程其功緒法當授官往參武階益懋忠報可　鄭恢先權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長淮千里護風寒者不過數處而浮光安豐尤其要也爾書生耳當鞚騎馳突之衝乃能式遏其虐勵戰士沃冗軍又以勞着是則可賞矣特陞二秩勉竭孤忠可　趙章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襄歲韃虜侵劉西隴凡官軍吏士望風而奔潰者肩相摩也相屬也爾為統兵官乃能親率孤軍馳敵師而死焉亦可謂勇於義矣追贈三秩待官一子尤原有識尚克歆承可　戴必勝贈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朕惟殁於王事載之金科玉條溺死其一也則以殿巖將領躬督糧

儲。饒渡瀘河而亡身遺債矣。豈可不哀也哉。追封五秩。仍字其孫。尚其譽魂。歆我恤典。可　沈宣之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往者海陵初復。經理鹽城。爾為督運官。共樂王事。歷瘁服役。至于淪亡。亦可哀矣。超增四階。以旌磐魄。可　温林。贈從義郎。李威贈秉義郎。呼延域贈忠翊郎。楊顯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往歲肆兵。闖我蜀口。猨奔獸突。孰敢少嬰其鋒。爾等或起身行陣。或伏義歸朝。各將一軍。誓滅虜賊。天胡不佑。竟殞亡身。號者謂非木皮嶺一戰之力。則肆必不肯委蜀而去矣。念功飾往。併字其孫。以妥英魂。以作義氣。可

秉義郎

沿革宋之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頭供奉官為秉義郎。

事實宋劉才邵杉溪集劉永叔秉義郎制　勑朕侍下以寬。記功使過。況嘗遇節。其肯忘之。茲用敘復官聯。仍俾自效。恩既厚矣。圖報之志。爾其勉哉。可　韓駒陵陽集趙敏修狀堂姪李寔李褒秉義郎　勑具官某等。漢有武爵。以賞戰士。然其所賜。不過一級。朕嘉爾等忠義有聞。躐授官資。往諭勤力。可　儒林郎俞積可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盜賊群輩。患苦良民。尉能捕誅。宜有褒賞。可　歸朝人張幹補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驚勇之臣

時有可用。雖在絕塞。亦不汝遺。可　張廣東窻集高克明換給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閫外以便宜升黜。爾於期會。以勞獲賞。申錫贊書。俾從其授。益思自勵。期稱恩休。　都虞候潘立等換秉義郎制　勑某人等。以列營之長。易界右銓。雖踏歲勞。時乃優典。夫解軍律而服官政。釋介冑而從周旋紳笏之間。亦足以為榮矣。往服新命。毋忘欽承。　羅統轉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南鑾縣酋聚衆干紀。帥閫承命遣兵蕩除。爾預有功。宜膺信賞。增秩一等。往務欽承。　吳俊轉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淮西用兵。士氣百倍。凱旋第賞。亦不踰時。肆嘉爾功。增秩四等。益思自奮。以稱所蒙。　洪文安公小隱集廣勇下石副指揮使鞏秀補秉義郎制　鞏秀等。十一人。拍試引見換官有差。爾服在轅門。藝隆技擊。寵加官使。以獎爾勤。汪藻浮溪集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秉義郎制　爾等頃以逸衆奉兵潰池。聞朕招攜。慨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尚服予恩。無渝所守。范石湖大全集勝捷都虞候周元可秉義郎制　爾結髮編伍。克有戰多。易官前班。以華其老。矢心勿懈。團稱明恩。　忠訓郎柴進修蓋營寨有勞。可秉義郎制　爾倅功。壁壘能悉忠力。與司言狀。進其武階。夙夜欽共。益淬來效。　振華軍都虞候劉俊馬軍司都虞候小劉安並可秉義郎制　爾寔

戚以戰多。服勞小校。衆譁軍潰。易授官班。忠力方剛。勿忘報國。衛俊樂先生集偽虜保義副尉梁法特授秉義郎制　朕興六月之師。復中原之境。凡衣冠之舊族。與雕頁之遺黎。孰匪故臣。皆吾赤子。爾奮自荒塵。率先來歸。俾超進於武階。示深嘉其志尚。永膺忠義。共建功名。　洪平齋集石天瑞白華補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方域罹征。垂瓠震潰。執訊獲醜。餘燼為空。爾能自歸。貸而官使。尚圖忠效。用答生全。可　吳泳鶴林集方愷授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執爵賞之柄。以馭其幸爾。沂王戚屬。寄職候班。晉復惟謹。待進華秩。以示褒嘉。爾毋曰名器可以幸得也。可

忠訓郎

沿革宋之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左侍禁為忠訓郎。

事實宋綦崇禮北海集承奉郎趙良翰可特與換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爾挾占卜之技。遊公卿之門。寅緣更知。假託入仕。謂當蓋愆。稍自矜持。乃因擾攘之時。輒露姦污之跡。既傷風教。實玷搢紳。顧難胄於文階。俾更從於武選。往安爾分。其革乃心。可　許翰襄陵集迪功郎上官宏遺功換授忠訓郎制　爾以貲為郎。而遺臣奏功。具名來請。朕弗之逆也。而改爾之秩。以從武列。尚圖報効。毋忝寵榮。　張廣東窻集李謹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

其黃海之利。國計之所資也。推行無方。則害良法。爾以增羨聞於有司。亦可謂能稱其職者矣。陞秩示勸。尚勉之哉。　楊青。王琪。張皋。並轉秉義郎。馬進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等。間者淮上用兵。士卒爭奮。爾以驍勇。斬獲為多。載嘉爾功。用頒信賞。肆增厥秩。益勵乃忠。　鍾橒。牛子正。並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盜發湖湘。依險拒敵。爾等挺身行陣。斬獲居多。其增一官。以示信賞。　張攸彥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禮隆宮掖。澤及外家。毋舅之親。宜同其慶。陞秩二等。膺此國恩。　楊千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頃奉大將之檄。獻俘于朝。戎慎在塗。有勞可錄。增秩一等。是為優恩。　劉行簡苕溪集都虞候郭永。王全。劉千等。遇明堂大禮。合該換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名在赤籍。積日累勞。易畀官聯。是為盛典。往祇厥事。以稱茂恩。可　吳泳鶴林集陶琦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給事宮省之臣。積勤寡過。是為稱職。進秩一等。以旌其勞。祇服寵榮。尚克知勤。可　丁信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永城面雎陽。背靈壁。古大縣也。淮界既冬再歸職方。郡將之任。寔艱其選。爾往衆望。已越一年。撫字防托。備殫勞勤。殊可嘉之。特進華階。以勸邊吏。可　張翹轉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昔代北墾田。歲收二十萬石。省度支二千萬緡。唐朝賴之

爾總忠義兵受制府旨意乃能勸督壯丁悉力開墾三年所入之物
以石計者幾四十萬遂使國家省漕運之費邊兵無庚癸之呼何借一
階不以
旌汝可

忠翊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右侍禁為忠翊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戒忠郎張行忠可忠翊郎　敕具官某守臣言爾總
戎其爾劾言其勤勞塋墓新功為第一考實宜賞序遷並欽可　迪功郎
史子淵可忠翊郎　敕具官某自漢以來尉職盜賊能者禁暴戢姦使不
得發其次廣設方略發即禽制汝為其次者朕尚有賞況能厥官乎往思
勉之可張賓東窓集常得賢換給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聞者關陝用武
幕府第功爾預有勞嘗審信賞易以真命並務欽承　劉迪轉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爾等入衛行闕歲月滋久進秩一等式旌其勤　鄒廣使劉德
換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爾以列營之使謹於虞候服職滋久有嘉忠勤
爰因大賚之恩俾易右銓之列益圖報効以稱所蒙　閻立換東班郎李
順換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等出入禁衛亦既有年嗟其夙夜之勤俾王

右銓之列往復官政尚勉之哉　呂言贈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江西群
醜弄兵爾以王事過諸塗而歿贈官二等并錄其孤死而有知尚歆吾寵
趙善獨轉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爾以宗支頃遭淪陷携邦不辱志尚
可嘉脫身來歸宜示褒勸贈秩一等益勵爾忠　鄭起潛立處集故借補承
信郎淮東制置司張前統制趙祥贈忠翊郎制　自古皆有死為國而死
雖死不死也須書紀安豐爾椅䄠赴援血戰數十合身被數十鎗不能救
爾于鋒鏑之下爾死固得其所朕為動心傷痛宜詔司勳進官而錄其後
忠魂未泯歆我愍章　吳泳鶴林集楊雄泰淺俱贈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
等往戍時事變亂西陲乏官運吏士望風而潰者相摩地相屬也爾以
金司統兵官出援漢沔與虜鏖百丈嶺下馳敵師而死焉可謂勇於義矣
追贈五階各官一子九原有識尚克歆承可　賈佑贈忠翊郎制　敕具
官某糙冠西陲首犯鳳集牟卯之役汝佑再戰而虜再北也未幾而主兵
日遊汝與寔與世隆俱巷戰而死所謂三刖竭矣特昇三階仍官一子以
示朕恤功之意可　李宗玘授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朕並建妃嬙助理
陰教乃其戚晚或與優恩汝其思召器之不輕往欽共而厥懈可　洪咨夔
集董昇曹仙白身補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等捷自材官戍吾邊壘勇而

知義不靈賊謀登名勇爵
之榮勵志事功之會可

成忠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左班殿直為成忠郎

事實宋李彌遜竹溪集郭貴贈兩官成忠郎制　春秋之法死王事加二
等爾臨敵致命奮不顧身朕何惜不追進官資以為爾地下之榮光尚其
有知歆此殊寵　韓駒陵陽集蕃官尼勝轉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爾終日
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宜陞當遷可　張廣東窓集許明轉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朕惟慈寧遵嚴實視藩閫之地爾於營繕預有勞能其增一
官以為爾勸　姚之紹換給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爾頃以忠勤嘗從藉
綫蒙賞進秩尚稽真授申錫書命益務欽承　藍安道轉成忠郎制　敕
具官某爾奉帥閫之檄護送罪人有勞道途阻修歷澀良苦肆增厥秩其
務欽承　劉義換給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頃者關陝用武帥閫第功爾
執干戈嘗與賞秩易以真授益為爾榮其務欽承益圖報効　劉深轉成
忠郎制　敕具官某黃海之利國計所資會課歲終以增羨聞非善於其
職者弗能也增秩示賞以勸其餘　喬遵轉忠翊郎楊志寧王椒並轉成

忠郎制　敕具官某爾等比從近臣將命于外道途阻修行役良苦增秩
一等以勞其還　孫覿鴻慶居士集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制　城
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三時而裨佐以郡敵之功來上超進位等不汝
戰疵無忝厥官往圖報稱　鄭起潛立處集白身進士徐子寅特授成忠郎
制　武功有爵自漢為然上功幕府以爾捷兵禦寇之勞以武立功以武
命爵宜也其疵異渥改畀新命勉圖事功毋畀鶏冠而不知勸　忠翊郎
前招州兵馬監押周昇在任不法降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爾為兵官而
州家以侠梁因來諗雖會恩不汝貸也其鐫一階以警慢責可　吳泳鶴林
集姜天祐贈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往歲騎叛劉西壘父突獸奔固有
當其鋒者爾奮身義娘播郡沔陽漁蝟派移曹夫安定敵王所愾遭俘元
身可謂死於義矣贈秩錄孤以旌毅魄可　李宗瑛俞惟並授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等周爵后族見於詩者獨元舅申伯而已後之光寵外親者恩
數浸廣爾等以冊寶之恩陳乞轉官朕何惜此然食其榮而急其事則有
馭幸之法在可　羅浚授從義郎張元旻授忠訓郎范公正授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等朕退朝之暇務學為先賓友對儒臣之英露門儆皇祖之訓
允而屬夫戚與推思其懋忠勤以服休命可　李塈厲湖集忠翊郎劉元舜

降保義郎。從義郎辛愬。降忠訓郎。忠翊郎馬晟。降成忠郎制　朕惟御軍以嚴固也。亦必恩信素結其心。而後法行。而人不犯。爾等幸以拳勇。備數行閒。苟能仁恤士卒。正身率下。則雖虓虎之倫。可使畏威。安若兒女。何致狺然很鬭如彼。無忌哉。鐫官貶職。姑示薄懲。尚迪予訓。勉彈來効。

保義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右班殿直為保義郎。

事實衢州府開化縣志保義郎王進。紹興二十五年。將兵來衢。捕亮冦死事。贈兩官。仍官一子。[illegible]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前沂補保義郎制　勑使臣補官。蓋一時之權。必考實於銓曹。乃加真授。所以慎名器也。爾既經裁審。肆錫贊書。祇服恩榮。益圖報稱。可　林武補保義郎制　勑明於禍福。捕獲亾酋。躐授官資。用彰信賞。且以為改自新者之勸。益圖後効。以稱茲恩。可　閻達轉保義郎制　勑。國家設為軍賞。以奬戰多。輕重視功。用伸激勸。爾奮身巡徼。捕冦有勞。宜進厥官。是為褒典。往其祇服。毋怠宣勤。可　韓駒陵陽集武舉倖拂等。與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策士于庭。以觀其所學。臨試技擊。以觀其所能。爾等博貫軍書。或善騎射。按國故事。授官有差。入仕之初。其勤勿懈。朕有高爵。惟子大夫勉之。可

歸朝官華府副率張慶鬌。換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武爵。以寵軍功。爾驟得之。其可不勉。可　張廣東蒐集王喜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由蜀道。入扈禁嚴。屢滌良勤。宜有褒賞。進官一等。其務欽承。　韋珏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母后言還。普天同慶。爾以近親之懿。實從六騩之行。宜有異恩。以昭寵渥。肆命爾秩。往務欽承。　李瓏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閤者盜發嶺南。良民驚擾。爾乃伏義首奮。自備衆糧。殄滅為期。功狀甚著。增秩二等。式勸爾忠。　宋覗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閤者奉上慈寧冊寶。爾以祇事有勞。又而來臻。肆增爾秩。以示朕恩。　王靖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奉大將之檄。歎俘于朔。護視良勤。不可無賞。增秩示勸。為爾之榮。　衛康祖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典司內省。師屬惟勤。故於始官之初。肆增祿秩之渥。載稽令典。聽以貫延。以爾恭慎恪勤。於禮無越。維緣父寵。時乃國恩。其思修己之方。以圖報上之効。　皇后宅門客竇安國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禮隆宮掖。澤被家庭。眶朕爾私。事存彝典。增秩二等。書示異恩。　高俊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激於忠義。航身來歸。肆命以官。以為爾勸。宜思自効。無怠乃心。　張全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遺海道。脫身來歸。節義足嘉。可無優勸。增秩一等。以

勵爾忠　趙措補秉義郎。邦進劉義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承溫忠義。不忘本朝。偶陷封疆。為敵所陷。挺身歸正。更效嘉謀。今以官以為爾寵。　劉義授給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對於問。得士之爭。奮身第功師閒。爾亦然。馬易命。以具茲。是崇矣。以忠為報。尚其勉之　孟德轉武翼郎。程進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群醜嘯聚。擾吾良民。爾於戎行。立功自奮。肆頒信賞。庸爾寵嘉　孫覿鴻慶居士集下班祇應孫顯保義郎制　朕以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徇國。破敵而還。有司第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翟忠惠先生集奉聖旨故宇皇帝隨龍人拱衛大夫王琮身亡。其合得轉官恩例。特許回授男王仍詞補保義郎制　朕追述先朝。凡左右逮事之臣。靡有所遺。雖不有其人。使世其祿。於以勸為人後者。爾實預被無忝所生。許應龍東澗集閻良臣可特改補保義郎制　掖庭進封。稽之舊。比表裏戚屬。悉霑恩渥。矧爾積德慶門。實生賢媛。肆頒成命。改界官資。尚服寵榮。益殫恪謹　周益公集保紹郎衛百揆父經。年九十三歲。依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日明堂赦補保義郎致仕制　勑某人。三代省方之制久廢不講。未暇廷見高年也。故國家每肆大青。必出爵以禮之。是亦古之遺意歟。有司言爾子在官。爾年應格。故推宗祀之慶。而以一命加焉。

往祇寵榮。尚保終吉。可　李壁鴈湖集謝東文除保義郎制　敵來無貳。禮律所嚴。秉險僥倖。心則何忍。爾欲進官。獨無他時。羊匿殷自陳。東來安在。此於孝治之朝。不可以無詰也。既秩二等。尚體寬隆。往瑞義彝之章。別圖顯揚之報　劉後村續集長入祗候殿侍盧進等換授保義郎制　禁衛換授之法。以年勞。亦以斗力。汝於二者應格。可以出而仕矣。可　張紫微集蓋城轉保義郎制　爾戮力從軍。宣勞勵衆。所受權宜之令。一頒寵錫之恩。銓次功能。秩進階品。往祇異數。益勵壯圖。可保義郎　劉行簡苕溪集林子充等補保義郎。保從賊黨。出首自新制　勑具官某。慶賞之設。非但勸善。苟知遷而自新。則示在所錄焉。蓋忠厚之至也。爾頃陷非類。鴟張海之。轉敗為功。奮於自拔。寵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任希夷斯庵集魏世南父九十一歲補保義郎制　賜高年爵。所以導民孝也。苟有子服在仕版。則視民庶特優。又以厲士志也。爾以耆齡。適膺吾令。爰頒命秩。昭示寵榮。益務效忠。以稱朕渥。　王斌田芝招說知順昌府樊辛歸正有勞各補保義郎制　朕兼愛南北。以人我祖宗受命。民之在絕。彼父隔王化。嚮方而歸。皆予迪簡。爾善為說詞。有招携來遠之功。我有勇爵。與酬業之異　詠鶴林集宋海叙復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恙苗朝逆。襲賊屢亾。將重之功。獨有挹天長

扞唐石耳清流買賞之事幾若為賊仇民汝得無過乎今既以赦原矣其叙三階厭無貳過可　陳碩文授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人蠢彼蠻猺敢千王略陷我赤縣百年于今爾能奮不顧身深入其阻盡皆招納咸迪有功特命以官維忠之勸可　羅昉授承節郎李進授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等蔥山之民獷悍弗戾俘掠我赤子怙終不悛爾等職為邏尉鳩率隅丁盡力擒捕以正官刑亦可嘉矣各陞一級以勸有勞可　田有容轉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務川城當牂牁要路頃者諸峒夷人寇我省地爾受郎將方畧逆戰而前夷人奔北而不復反亦可嘉矣陞之二階以致不忘遠之意可　洪夢龍贈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富沙翼虎之雙上首功率皆鶡冠之士動以百數汝以布衣諸生掉三寸舌與其子大誥入營諭賊賊將就擒汝罹鄭生之禍亦可盡傷也矣身以武爵子以文階尚顧歆愍恤之典可　施嶧等四十五人並授保義郎制　勅某人等給事殿庭閱歲滋久挽強及格換授武階各懋忠力以答休寵可　洪平軼集歸順人李義承節郎張瑀李德魏珏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討叛以誼懷服以仁殲渠貸脅歸斯受之爾能革心奚愛勇爵祇載寬恩勉圖報効可　趙應愚轉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王后六服周主以奄女御及奚實從其役爾為

胥史亦既竣事一秩酬勞當思自勉可　歸順人王青劉天山米興王庭李思齊門清劉全魏師愈王瑜李裕范天保並補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等王者大一統際天所覆孰非吾臣爾等效官外域歸命中朝授之右階拔于左衽其相與竭忠以報上可

承節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以三班奉直為承節郎

事實　宋史列傳韓世忠為勇副尉時有詔能得方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潛行溪谷直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　宋許翰襄陵集黃晏實可承節郎制　爾能深入谿洞斬馘醜虜陷銳不顧傷夷可矜秩以官榮厲厥忠勇　蕃官莫廷豈納土補承節郎制　威時普覆遠人咸賓谿洞阻深籍土來請嘉爾首奮忠孝精白被以恩華往為榮耀　李彌遜竹溪集張安國換給承節郎制　爾以勞入官越時既久比加考覆載錫命書祇服恩榮益恭乃事　閻亮等承節郎制　胡馬亂華列城震擾爾等被堅衝海賈勇屢戰具有勞績爰陞品秩再錫命書往服恩榮益思報効　韓駒陵陽集承信郎劉公彥可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惟后審官思無濫與勸勞之吏爵秩乃增可　秉義郎周純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逆汝所坐廢棄誠宜稍甄叙之無貽前悔可　承信郎王錫捕賊有功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平賊之賞小大不遺汝乃自言並增爵級可　承信郎王佳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朕命元戎撫安北土汝隸麾下奏凱還歸定功序遷往欽毋怠可　蔡懌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谿峒僚蠻特擾吾圉吏能捕斬則序遷之可　鄭公臣男邊興特補成忠郎賜名興狠臣轉男角宿特補承節郎賜名宿制　勅具官某士獲行陣視死如歸各捐一官以寵其子可　張廣東寇集李赫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朕聞遣輔臣出撫修穰寇從是役居薄良勞俾增一官以為爾報　樊建轉忠翊郎樊玘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增秩之賞聽延其嗣蓋國家之制也爾以父恩遂膺茲典申錫命書以為爾榮爾其奉公律身圖難於其易則汝責塞矣　羅無咎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聞者群醜嘯聚官兵捕除爾以有勞應推信賞肆命增秩往其欽承　趙續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藝勇入衛周廬頃因霈恩例霑優賞其增厥秩用勸爾忠　特奏名宗室趙伯浩趙彥堪趙善淵保義郎趙續之等並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拱循三歲之制臨軒策士諏以當世之務雖吾同姓之親亦

必試以言而後官之示至公也爾等接武逢掖誦語于廷文采粲然有足嘉者燦爾以爵尚克勉之　林通林覺祥並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聞者海道防秋廣集戰艦爾以材勇應募有勞其增一官以為爾勸　劉琦孫榮並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士有奮忠異域帥衆來歸雖其部曲之卑亦忘艱險之苦嘉爾志節用錫恩榮歸命以官毋忘報稱　陰皐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坤維帥閫遣兵入衛爾護送在道匪薄良勤肆增厥官尚圖報稱　葛立方歸愚集趙彥璧取應合格承節郎制　汝群宗室子程試有司而中其選雖不及預集英之游特畀一官於汝寵矣　許景衡橫塘集林朝佐可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爾攝事遠邑暫捕群盜有司議賞進易武階往其欽承益務忠勇可　洪文安公小隱集承節郎王元慶降一官制（權臨安府睢備差使喚罰與妓弟楊換奴將狀於左右司理院押從之受酬謝錢入己不令楊換奴赴酒庫祗應設法特降一官）爾假事天府不思祇敬厥職而乃庇妓受賂罰可逃乎奪爾一官往其知懼　汪藻浮溪集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群盜皷行攻圍城邑汝營塢壁招輯鄉閭既衛善良亦捻凶悪其忠可録何惜一官尚勉之哉毋忘後效　進納陳真可承節郎制　國家有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

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矣往登仕版無忝朕恩李璧雁湖集周彙特轉授承節郎制　朕選建墳墉出於名族凡其親屬慶賞具延爾用此得官斯為優幸尚思祇畏以稱所蒙陳止齋集格取應宗子時信等四十二人授官第一名補承節郎餘補承信郎制　勅某等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者既關其以取之而授官與衆相等則非所以示公姑屬右銓以須詔使可劉行簡苕溪集曹國彦改正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爾奮身行陣嘗有顯勞載錫命書俾更秩序尚思勉勉以稱所蒙可衛後樂先生集江淮宣撫司契勘王皋康源當王師吊伐之初能背戎酋棄為首率衆擒殺海口巡檢夾古阿打并副巡檢夾古尚叔忠憤可嘉今欲各與補承節郎制　朕興北伐之師慰遺黎之望爾等率衆効順背戎酋華斬虜來歸載嘉忠憤錫之命秩尚勉後圖可洪平齋集王陞轉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遣淅之楮來自蜀道爾督綱程靡有稽失進秩一等用酬勞瘁可　崔興王信劉旺彭立劉政王才彭辛王用並補承節郎制　勅某人等壽春兩寨分扼東西爾能效忠寇不敢犯登名勇爵並屬功多可　盧進李猿宋廣等二十六人歸順補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王道以舍逆取順為貴人情以用夏變夷為難唐鄧歸疆爾能自拔爵之

鶚飛為我王官祇服恩榮毋忘可異泳鶴林集趙希墀補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人景元子孫宣力四方道宗破虜孝恭平賊史冊書之以為奇事然未之奇也當辛卯韃虜犯蜀潰賊跨州連邑長民之官多委印綬而去爾以宗英無尺兵在手乃能仗義團集保守東方奇於道宗孝恭矣何惜一官不以愧守城者可　趙崇廡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以進士科舉法試宗子自熙寧始大庭唱第汝實應格錫之武爵往服恩光可趙與虔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人朕以進士科舉法待宗黨其選優矣鴻臚唱第汝實應格錫之武爵尚懋厥勤可　黃守禮等八人授承節郎制　勅某等拱扈殿庭歲月滋久執事有恪挽強不衰引見推恩邦有彝典祇承休命毋替忠勤可　劉珪授承信郎王珪孟仔劉章擇授保義郎孟佺擇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漢有弓高之封唐有契苾之將僕回慕義可忘寵恩爾生于殊鄰式我景化既祧除於偽號合補正於王官益單忠勤嗣有褒擢可　范龍翔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祖宗朝士以畫半策獻一詩得官者蓋多矣矧當邵寇猖獗之時而能與光澤令珍殲渠凶誘脫降附勇於自奮如龍翔者是何可不賞之授之一官毋以文儒薄我武爵可　趙燁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昔攝西平有子裕乃父功蓋

為平淮蔡言也爾於維揚城屯幾力捍寇論功當在第一而以父為我師辭高於勉矣特陞武階仍典機幄尚朕序勞之意可　趙邦傑授武德郎徐霆授修武郎徐昇授秉義郎陸文彪授成忠郎楊福授成忠郎尹必勝授忠翊郎袁達陳青李福曹旺李如璋蔡王李海張聰丁亮許實馬昇等並授保義郎曹暕紀智春並特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以韃人來庭遣使致聘擇汝等為之屬將命出疆各進一階以示寵其思謹飭以佐而長成禮還歸嗣有褒用可　官兵晏仙宋元贈承節郎制　勅具某等功疑惟重識於虞書賞疑從予筆於漢史當盜發江右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而爾元爾仙實奔走厥事不幸死矣有司以功上難者疑焉豈予忠厚之心哉贈官字孤庸妥營魄可　將官劉政李昱等並贈承節郎制　勅某等囊歲韃兵圍鳳集桃河池與吾忠義總管田逆鏖馬嶺下爾等各領民兵能佐而長馳敵師而死焉可謂死於義矣各贈華階以旌毅魄可　童彥從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往者下襄漢之兵收復新息爾統率一軍勇於敵愾首掠賊陣戰酣而殲焉退縮偷生者當知愧矣贈秩字孤尚朕恤功之意可　宋先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囊歲韃虜叓劉西陽我軍望風而潰者肩相摩地相屬也爾將義丁乃能偕孫子馳敵師而

死焉可謂得死所矣追贈一階以愧西師之偷生者可　張壽等並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往者全賊授首餘黨逋誅王命不式致厪天討爾等奮不顧身摩壘而進射陽湖之捷方聞而竟以元身殞於鋒鏑之下朕用愍焉進秩錄孤以旌毅魄九原有知尚歆郵典可　丁杰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蓋言后妃之德宣著戚大而光榮延被九族也爾聯戚椒房曾受武爵比因冊寶例與推恩進陟一階其服休寵可　王信之授從義郎李孝嗣授成忠郎黃琳授承節郎制　勅具官某等宜城為嶺南控扼夷蠻之地河池其要衝也往者淺蠻慢防侵我王略爾等獎率官軍盡銳鏖擊遂使賊兵望風納款邊圉寧謐汝之功也各遷二階懋圖忠報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七

郎

承信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三班借直為承信郎

事實宋劉才邵杉溪集趙伯鎮換授承信郎制　勑使臣粹涉蓋一時之
權給曽㳄覆乃加真授而先次換給所以示優其承殊恩益思自勉可
吳宗遠承信郎制　勑爾頃在殊方備嘗艱阻嘉其忠恪何惜一官祇服
恩榮益思自勵可許翰襄陵集虔州坑壚大濟之才可承信郎爲自備才
力不惜官本貴利淨利收條得官　勑某地有珍產爾能發之以佐國用在
法當錄勉爾力以聽官使可　邵護為父陣亡可承信郎制　士有伏節
死事不得身受典賞則子獲承之所以明恩而起信也　金重貲等從承
信郎制　邊吏無良羌戎弗率靖夏夫寇覆我嘉師朕心惜焉不忘震悼
深詔執事厚錄其孤俾扶以官用慰伏節惟忠惟孝往服恩榮勿忝前修
祇若予訓　節度使郭仲妻姪陳乞補承信郎制　朕於嚴嚴之臣加厚

其老而劬恤其亡猶以為未也至其扶姻多俾數錄而爾蒙澤焉往勉其
躬以聽官使可　蕃官男為父陣亡補承信郎制　勑某等朕以仁覆天
下欲息兵甚闕者夏賊擾邊師不得息至使豪俊創壽於鋒鏑忠義伏節
於原野非朕志也故深詔執事錄死事者之子孫厚厥寵秩稱朕所以哀
矜之意可　周江呈試武藝補承信郎制　有司以爾武力聞朕臨觀使
殿挽強蹶劲可官而使往祇寵命圖所以報可　某移訛承信郎制　邊
吏言爾去戎即華忠効純白有力於軍旌爾以官往其圖報　屈兒投承
信郎制　爾能勤事伏節精白著明而弗獲受賞朕甚矜之秩爾以官用
勤忠順　侍詔沈明補承信郎制　爾服勤禁苑積有功嗜寵以官使往
虔乃懈可　林致和修造所有勞進補承信郎制　勑爾等祇服禁嚴有
勞可錄廣益寵秩往懋事功可李彌遜竹溪集彰大郎補承信郎制　致
家以紓國難解經費焉爾祖以貲來公軍用不乏一官及汝以報其忠往
服寵休益務恭恪　霍興贈承信郎制　捨生取義知命者所難而爾能
體國奮忠殞身王事錫官一等追賁九原魂其有知歆此殊寵　陽衡嗣
興補承信郎制　伏節死誼知命者所難爾父忠勇帥衆至於殞身朕甚
憫焉既恤其秩復命爾官恩制厚矣其思所以保之盧駒陵陽集故贈奉

州觀察使　王某婿黃尹等可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朕哀廉察之臣殫
身從事所以卹郎其家甚厚顧以爵賞施於親屬汝尚竭力無忝朕恩可
徐勉等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士能不愛其身歆與虜确朕獨何
愛官爵不以及其子乎可　吳熙等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盗起吳中
汝多俘馘蓋功無不錄所以廣恩也可　王仍有三頃白身恩澤可回授
與妻兄之子歐祐稽裕三人各特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任子之法
雖大臣不得以及異姓今予左右之臣厥功甚茂顧加恩於姻黨朕何愛
爵賞不以慰其心汝尚盡力無愧所親可　進武校尉劉世良等捕賊有
功轉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軍吏有功計級論賞尚思竭力効用株門可
將仕郎分水縣尉伍徽招賊有功可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入貲補
官計功受爵勿謂武弁而不究心可　効用陳厚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
盗發潢池爾多俘馘功無不賞以勸勤勞可　故承信郎王安奇男士明
為父致賊殺害可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父見賊奮不顧身命爾入
官以酬蓋節可　進武校尉張勤等捕賊有功與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
等賊心弗悛復出為惡汝具知其謀擒捕悉平寵受官資各思自効可
揚秀才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素推豪俠性畏恭勤宜襲漢官永

固邊圉若能知類種落霸靜峒谿則上報君恩下全世守可　蕃官常於
轉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平蕃之後爾在兵間寵界一官以敘徐勇可
進武校尉朱玩等與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安為職官鼓鑄增羨直無爵
賞以勸勤勞可　進義副尉張澤捕賊有功轉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殘
虜北還壯士用命書勲增級用敕三軍可　毛景修特與承信郎制　勑
具官某戰伐之臣官其族屬雖國常典亦予至仁可　胡果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惟汝父淵身膏草野一官界汝勿忘立功可　忠翊郎張濟
可敦武郎秉義郎王寀可修武郎承信郎崔彥武可忠訓郎進武校尉蔣
徐可承節郎郎延路漢弓箭手第七指揮長行寇直可承信郎制　勑具
官某等平賊之吏已踰歲時晉詔有司趣定功賞可　白身人靳之進可
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方內久安盗劇竊發爾父勇敢督捕俏驅首命
爾官以旌勤事可　進武校尉何集丁政並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卒
伍進亡或為盗賊有能招集是亦微勞可　武義大夫折公良二子忠傑
成忠郎忠孝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漢封弓高許其世襲汝父善戰進疾
而終其命有司官其二子可　馮之等為[illegible]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雖進因賞當[illegible]戰亡故凡[illegible]龍尚

知戎故可　景孝友為堂兄孝忠方毆津亡湧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兄弟急難常情歎息令忠義戰役眈爵爾曾恪謹其務無忝休命可　承信郎張師孟復舊官制　勑具官某以法威民坐累必罰以寬臨下遇赦皆蠲可　李序等可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言念小臣殫身勤事錄其後裔用勸群工可　楊瑜等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羽林子孤始自西漢言以戰死良用盡傷汝往即官勉為忠孝可　補承信郎朱珪可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群盗悉平第功行賞獨汝未錄考實如章可　陳煇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由汝勤力息鋼日著俾緩官聯尚勤勿懈可　故武德郎曾成陣亡男仲圭等並可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終日力戰義不顧身官其孤兒以激勇士可　蕃人馮植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朕於臣工較考授秩特增一等用示優恩可　西方企仁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終日力戰義不顧身勇士戰役深可憫傷汝當悉心卹其家事可許吾衛播嗜年李忠等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金冠犯順軍書奏報爾等有勞各命以官往其欽服可　郭元明補承信郎制　勑乃者逋卒迷而不復爾能道朝廷恩意俾之悔罪自歸有司今錄爾勞命官知等往其祇服益思報効可　尚景仁可承信郎制　勑某爾以勇果從軍兩河畢事奏功宜

膺初命祇服寵獎益務公勤可　孟湝等並合轉承信郎制　勑某等擢臣總戎鎮撫北道爾等各隸帳下有奔走之勞往服初命益務忠謹可　潘良貴默成居士集王俊彥補承信郎陣亡恩澤制　勑具官某叛逆干常將士用命既第戰功之賞尤先死事之人衍其恩榮俾及親屬是為屋澤蓋以勸忠往其祇欽毋忘報稱可　張廣東莫集鄖文轉承信郎制　勑某人間者嚴奉梓宮實國大事爾以舟艤祇命惠度壽江之梳如遇桅帆增秩示賞用酬其勞　夏惇黃璵南清崔之綱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漢制死事之孤養於羽林蓋使嗣其祿也爾以外舅殁於干戈獲霑遺澤肆命以官以示吾優恤之意爾尚勉之　将李雄換給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妻之祖殁於行陣爾霑遺恩宜常格戕自外便宜鐘補爾官命易以真亦以見死事之家朕所優也　馬中立轉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郵傳在途尤戒嚴丞爾嘗祇事遼發有勞其增厥官以示勸賞　朕撫年補承信郎制　勑某人朕恩外嫓朝廷所靳惟死事之家則傳之所以勸忠也爾之補官蓋用此例可不勉哉　趙公晏補承信郎制　勑某人爾以宗子頃遭淪陷脫身間關忠節可尚肆命以官以為爾勸　段廷憲李光輔換給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死事之孤義無不錄師間承制秩爾

以官中錫贊書俾從真秩　杜存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祇事掖庭閱歲寖久比因進位之慶肆頒錄勞之恩命爾以官宜思報稱　仵安禮轉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朕仰惟大母還宮畢土均愛奉迎之始爾預有勞增秩示恩往承毋怠　崔憲政補修武郎崔憲成補保義郎陳敦劉與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或絕忠義不忘本朝脫身來歸良用嘉歎肆命以秩其務欽承　宗子趙師進補承信郎制　勑朕推親親之仁不間疏遠所以厚宗族也以爾幼遭淪陷脫身自歸年既及冠可以仕矣肆命以官往其欽哉　張彥稱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奉樞密之檄譏銓有勞肆命以官以為爾勸益思自懋圖報朕恩　戚可恭換給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朕錄死之裔所以勸忠也爾以猶子嘗預優恩申錫贊書俾從真秩益思自效期稱所蒙　王偁補承信郎制　勑朕駐驛吳會調度日繁爾伯父沖允首傾家貲以佐國用嘉其忠義命以賞延申錫贊書益圖報効　左之剛換給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死事之典念亡錄存爾以其婿嘗霑遺澤之寵申錫贊書俾從真秩益思自勵以稱所蒙　張濟王戩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褱艱難之時用命則有賞念功之緊死事所宜優遺澤之加許霑其婿是為異典爾等尚勉之　李遵補承信郎

制　勑朕表臣念存不吝爵賞爾父以身抗賊殞于鋒鏑之下録爾以官以為盡忠者之勸尚勉之哉　范辛轉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群醜爾犯吾兵潰池爾屢飢堅擒捕自效肆頒信賞其務欽承　周諒補承信郎制　勑某人朕臨遣輔臣遠修鄰好出疆之始幹敵是資肆命以官式昭爾寵無忘勤恪用稱恩休　漢兒郝忠劉橫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風嚮忠義不忘本朝脫身自歸良用嘉嘆肆頒厥秩其務欽承　高靖尹進並補保義郎王浩顧寧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比遣近弼案行營屯內申警備之嚴外廣綏懷之累王靈所及人自革心既效順以歸來宜錫恩之可後肆命以秩用勸乃忠　郭庭俊補承信郎制　勑某人死事之臣朕所傷悼以爾壻㛰俾承其宗肆命以官宜思自勵　李決換給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死事之家朕所優恤爾以其婿嘗預優恩申錫贊書俾從真秩益思自勵以稱所蒙　宗室趙師啟特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朕遵列聖之憲厚九族之仁矧當艱難之時尤優撫叙之典以爾幼遭淪陷脫身來歸養於公宮年及冠矣爰錫以爵俾服官聯往勵爾忠期稱朕命　王彥雍乞得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淪陷之久忠義不忘挺身來歸有足嘉者肆命以秩宜祇紓承　孫覿鴻慶居士集趙

邪補承信郎制　迺者盜起東南徧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殲無餘爾以勞
能上功幕府遷膺懋賞汝往欽哉　閩縣轉承信郎制　大將東邊群才
並驚審於用嗣爾以名聞往踐一官以圖報稱　左良辰承信郎制　朕
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益肩忠藎
服我恩榮　進義副尉孫子震承信郎制　爾不受脅命閭閻賊中擇善
私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集詔補承信郎制　渠魁授首子
今七年矣畢時將帥猶以來錄之功請于朝者功疑惟重何愛一命以為
後來之勸　鄭元亨承信郎制　纂承之慶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
事一官以懋厥勤往其祇服　俞僚補承信郎制　忠力之士以身徇國
而飾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為忠為孝也往祇休命無忝前人
黄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制　爾父以死勤事朕甚悼之既贈恤
其家又錄其子往踐一官無忌忠順以承綏于寵祿　洪文安公集　趙師煒
趙彥絁補承信郎制　禮部狀據宗子趙師繹趙令𧧑狀四枝到省覆試
不中年四十已上者乞依貢舉條令應舉宗室非經免解取應三經覆
試不中年四十已上者取旨量材錄用奉聖旨並與補承信郎國家設宗
子貢舉之制可謂優矣爾四舉禮部而卒無成年及強仕援此自言錫汝
一官益懷休渥　汪藻浮溪集　宗子趙彥諶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
中程史比甚惠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進武校尉黄苗等可承
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約以從既還闕郡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尚勉之
哉　趙善淑等各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而况於國乎此朕於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率同屬籍
嵗久淩替雖胄出祖宗信厚皆如麟趾然身是編戶貧者或未卞東各命
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生無負朕恩　仕淏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
死兵者其家必得志於其國蓋古人以仕死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
從弟某死於城守宣郵有加澤之加筆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
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
盜發潢池東南寇擾汝從民伍斬虜有功可晉一官旌其忠勇尚圖來效
以稱朕恩　李璧鴈湖集　蕭清己轉承信郎制　乃者兩府奏瀉東上從進
諸儒示不忘勞也爾隸臺院亦預袱從列遷官秩寵謂榮哉往思忠勤以
稱恩厚　范石湖大全集　特仕郎戴安國補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爾家于
海壖為郡耳目冦紹盡填服蹤迹門物已成擒議賞中選益懋多績嗣茲
以聞　忠義軍統制官邢律造理妻弟蕭慶元可承信郎制　爾父邑東

之豪屢亢雖虜卒與姻黨同歸本朝何惜一官併寵其息　明州水軍統
制下董琢招安到海賊倪德等可補承信郎制　東溟猾天盜倚而肆跡
聞有命國威風馳爾奉辭揚靈眾皆弭擇其祇曠貫無息忠勤　進勇副
尉陳廣捕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姦盜阻海徼廻難攻爾以才豪、郡所
遣揚於臣浸俘致首魁錫官疇庸更勉來效　張建陣亡與子德尊恩澤
補承信郎制　爾父死於敵錄爾以官所以報也往哉惟孝惟忠以顯父
休　周益公大全集　進武副尉陳玠轉承信郎制　敕某人乃者俎姚聖容
歸安原廟汝嘗職役例獲遷階往祗異恩尚勉來効可　宗子伯瑀三經
覆試不中年四十已上補承信郎制　敕某人汝膺慶天支自力于學雖
三戰不勝而其志可嘉禮曰四十強而仕汝年至矣錫之一命毋怠初心
可　岳飛孫甫中經緯紀綱並特與補承信郎制　敕某人等善及其
子孫春秋之通也乃祖既信眉於地矣其可使汝曹尚與編氓齒乎各命
以官勉圖報國可　忠州中取應宗子趙不括昨於紹興二十九年取到
夔州路轉運司文解當年九月赴四川置制司類省試院覆試中第六名
丁憂赴御試不及補承信郎制　敕某人乃者深念宗盟式游蜀道均以
十人之制錫其萬里之來汝既中程是當錫命往聯右列尚勉後圖可
歸正人管覺補承信郎制　敕某人爾父捨逆歸順不幸功未究而殲以
死錄孤之澤踰二十年雖阻隔饑饉而王命不墜茲能自拔中界前思勿
忘父寃尚勉圖事可　登試宗子合格二百六人內趙汝擲補承節郎餘
並補承信郎合格雜犯附榜人趙師學等一十人亦補承信郎展二年出
官制　敕某人等太上皇親以聖訓授朕朕日承慈訓常懷之弗敢永惟
明俊德以親族雖屢免不敢後也故首下量試之令以官支庶而爾等各
負文藝應有司之格其錫一命使從官政予夏曰仕而優則學學固無窮
也毋以既仕而遂自止焉可　張紫微先生集　姜成授承信郎制　朕賞恐
踰時付便宜於帥閫功圖實改錄考覈於吏銓茲命為其往勤圖報可特
從承信郎鄭起潛立齋集　白身特請人量資特授承信郎制　汝既告歸
證戰功曰多錫之勇爵何以欲為報此寵休勉圖忠報　歸朝人句師並
換授承信郎制　朕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爾既德歸誼趨事赴功既無
二心何愛一秩勉思忠報綱有寵榮　衛後樂先生集　袁家因講筵論語徹
章習學文字轉承信郎制　胥論級為儒臣第賞爾習刀筆亦與有勞遂
予武階抑云幸矣可不勉哉可　劉行簡苕溪集　田永年已將父寶為建州
軍將校死患畢顧女夫許登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朕於死事之臣未嘗

不惻馬動心思其族頓惟恐或失所以勸義士而蓋叛人也爾其異姓之親與霑命秩宜知自飭以繹所蒙可　吳謁以妻父陳思恭陣亡恩澤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朕聞夫忠義之士殞身矢石不得終于牖下也原恤其家以及姻黨爾獲霑命秩其思所以稱之可　賈進賊黨自首補承信郎制又至坤正將承節郎塡給付身詞云爾秘於從偽自擇甚明有嘉其忠延進害扶中以嘗命其尚知榮勅具官某爾審於自擇轉欲為功可謂智矣錫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郎誠以妻父朱桒奉使未回恩澤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信使出疆海時未返悵然興念厚恤其家爾惟外姻膺此命秩其知自飭以稱寵榮可　趙忠律亡贈承信郎與一字恩澤制　勅具官某爾奮于行陣國歟是求今爾殞身朕實有愧寵以命秩并錄其孫魂而有知歆此王意可　陳惟忠以父陣亡恩澤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昨者寇犯襄漢爾父抗敵至殞厥軀朕心閔焉録其孤以勸義士以慰九泉可　吳泳鶴林集　趙必紡授承信郎制　勅具某人爾在屬籍趾居西土能以文藝中牘試格雖災病遭迍弗克造庭錫之武階嚴有彝比示不忘遠也可　趙若繡葉恩並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率循舊典裒宗子遣士于大庭爾以西蜀道遠疾病遭迍不獲奉到錫之武爵厥有彝比性截體予睦族念遠之意可　郝浚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守令親民之官而令於民尤近矧建水介在淮北新還版圖牧馭撫摩兼難其選爾慷慨有義氣曉暢邊事外捆加借武爵俾守我百里之民比及一年已著嘉績茲錫真命往哉無棄爾成可　趙邦寧授保義郎修仲源等二十三人並授承信郎　勅具某人等朕奄九有之師開中興之緒冠帶而長爵及爾曹滌除舊汙往服新命可　進義校尉王子宜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昔祖宗朝士以畫一策獻一詩而得官者多矣矧鄙定辛卯坤方阻江爾以儒家子自奮右科永白承持制撤左右戎旃蝠饋習暑潰軍逃即盪定華之以武爵未為過矣雖然事會之來無窮益壯爾猷以俟發揮可　張震雷張萬取授承信郎制　勅某等國家以兩科取士揚于建而後官之舊典也汝出贊于軍以王事多難不能入對歸闕轉而上聞朕安得不晁其心哉錫之武爵尚懋厥勸可　劉宗孟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建郡盜起朕設賞格以迪有功爾以布衣諸生乃能率先王師深入其阻可謂勇於義矣賊既蕩平郡太守以功上何惜一官不以示吾信耶可　彭汝舟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性嶽山東義旅歸附金賊包藏禍心凡忠於國異於己者必除去之爾父義斌寔踏斯害然義斌雖死

矣忠魂毅魄凜然如生汝舟既以狀聞何惜一官不以勸山東之義子弟可　徐交卯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朕於名器不輕以假人爾布衣諸生耳能以三江百餘家之衆應接數千衆已潰之兵編戶不驚糧儲無闕三州郡將交章薦聞朕何惜一官不以旌汝可　石良弼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嘉定己卯虜兵窺蜀探騎直闖潼姦之下爾父宜提偏師捍擊於三泉叟馬奇輪無返者天奪我名將賞方下而死焉亦可惻矣錄汝等以官先皇帝之賞格在宣以久而不畀於爾耶益思忠勤服我休命可　吳允仁補承信郎制　勅某祖宗朝士以畫半策獻一詩得官者多矣矧峒寇披猖之時而能捐家財結鳩寨鳩率義丁主致克渠而戰之如允仁者可不褒賞之哉華之武爵以風多士可　全大受全逕全熙孫徐良錢仰之謝文彪謝大榮許大成鄭大澤並授承信郎制　勅具某人等聞以王舅于邑于謝後世之光寵外親者舉擴此推恩廣傳矣朕既備長秋之典以官后族因是謝人併及其親汝等毋曰一命可以幸得也可　錢瑩授承信郎制　勅具某人朕正建中閫勘理除敎凡其戚屬特命以官其思名器之不輕益敦共而匪懈可　岳閣禮張錫蔡必簡並補承信郎制　勅某等朕並建妃嬪將埋陰化凡其戚屬各命以官汝其思名器之不輕益敬共而靡懈可　俞　俞杞劉元植並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進惟沂邸誕正名稱凡內外戚屬戚寄恩典爾亦姊附親也授之四下畀以一命其思滋共毋曰官可幸得也可　燕宗仁宗道並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等惟君公之爵榮王之婦於朕則戚屬也朕方進惟大共之德施及伯姊則如其孤何惜一官不以旌寵可　全惹孫石年賓郝若森張垕等補承信郎　勅具某等朕於后戚之家不欲以恩撓法然我文母既濟附于太室則推報親之恩以廣逮下之仁亦義之所不容緩也爾等皆恭聖親屬席變深長命之一官姓其祗服可　官兵團端何青主俊贈承信郎制　勅某等往者峒寇慢防興師討擊汝等執事戎行敵王所愾以氣吞賊逆殞元衆功既當酬忠尤可閔追贈厥秩仍錄其孤死而有知尚服休寵可　祝邦傑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往者峒寇侵防興師討擊爾以驍將領摩壘而前提闘酣戰於白水之下扶創而歸元身遽殞亦可傷也追贈錄孤以旌毅魄可　詹澄從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三衢盜起弄兵於山谷間往往而群爾為鄉豪乃能自費糗糧率諸丁以擒捕大小凡一十一戰平能降賊同功一體之人已命之官矣使非郡將以狀來上事不遍汝之功耶特升一階以旌其勇可　[illegible]郎張世興

成忠郎金子實贈承節郎袁豢明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勇士不忘喪其元謂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况某等當赳虜橫戴衆陽乃能鏖擊血戰同日而死亦可謂忠於事矣贈官恤死以旌秩嘵可高著齊徽埴頒葉四川武舉正奏名張流特補承信郎制　蜀遠天日士與計偕始得賓于王爾振右科以羅狄難不得一造闕庭並從近比特命初階慰欲哉毋怠　進武校尉洪揚祖暫運有勞特與轉承信郎制　兵食備宗之大經誠得其人以暫泛舟之役可無以旌爾勞乎爾奔走江浙能船粟以哺淮戍漕臣上功顧何以一階為靳洪平齋集彭協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勇士不忘喪其元義重於生也武休之役爾提戈陷陣效死封疆而賊氣奪可謂勇矣存升武級仍錄孤兒英魂有知歆戴無憾可　張寔雷撥萬臥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某人等武舉以鄂子儀重爾兄弟譁廣兵塞外首戀壁壘邊關之贊籌阻萬里之入對悉授初品聞之榮逸其相勉以功名見可　歸順人西疆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父厥拼衆樂慕冠帶綫旗所指捐與孥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尚知激厲可　歸順人于仙鄭珍劉用游徽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父厥拼衆樂慕冠帶首挈眷鄉歸吾版圖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尚知激厲可　歸順人孫政趙義邊實張仲于德揚翼張彪張實高三受張旺渡漢臣郝海蔡青魏成方元郭通蔡全張時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人等討叛以義懷服以仁織渠貨負歸斯受之爾能革心冀受勇爵祇服寬恩勉圖報效可　劉顯以父評戰歿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闕崇冠號將死勇爾父從之鏖戰曜歿羽林孤兒漢思特厚錄爾一官用勸徇國可孫林張旺吾發軍器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某人羽林失馭狄犯紀律爾發其姦然正顯戮而京邑以寧登名武階備材將列表示式行使知懲勸可任希夷斯屠集吳獸特授承信郎制　聞者淮卒有欲嘯呼旋即戚擒爾與有力致戮來上褒賞可稽其進一階益思報効　王石補承信郎制保康軍承宣使吳先道狀先任入內內侍石押班合得恩致給事宮閣之臣多歷年所追其釋位率有驟恩錫爾一官無忘懲勉　張世顯張世脩補承信郎制贈光州觀察使張景華馬氏狀亡任行營左護軍中軍統制出軍在廬州回歸殞歿男景很說不從被害身死得恩澤四資乙將兩資改使外有兩資乙與男景長孫世顯世修皆淮西之難爾祖以忠死焉恤孤之恩施以及汝命不易得往惟念哉胡銓澹庵集夏執中特補承信郎制　勑芮班姬維貴叔度自以學聞而馮媛之賢釣王不以偉進可乃

椒風之寵擢鼎武爵之榮其視叔度野王則有間矣苟能以永業戰齊梁亦無與焉朕我明訓俾厥舉若漢無私後宮之恆則于汝嘉可陳止齋集皇后親屬進武校尉韓大有特轉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盼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爾以諸甥亦與奉會例進一階豈不榮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　宗子汝璧對策中閒全焉御題首尾各用一段溱成特降一官推恩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累士於廷而無以對宜不在第中以爾屬籍子而不求其備姑命以官亦可謂茂恩矣可　程宮輸米特補承信郎制　勑某勸分之令下來有紳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能承明詔是足嘉與官以右選以勸後來可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制　勑某國家以待屬籍至矣不得為於進士則有量試不得為於量試則有免試皆欲使之益仕服習吏事也爾其勉哉以稱朕意可　宗子師說等十人赴赴殿試不及並特補承信郎制　勑某等爾以宗黨越在他州嘗得為於有司而道阻且長弗獲與視策之選置而弗錄朕心惻焉亦授以官膺示寵敘爾其念哉可昭慈皇后親姪孫杜士實特補承信郎制　勑某朕惟藝祖之子孫自吾壽皇寵敘之恩備矣而於母黨願無世祿宜任使之意乎取之白丁後以石職爾其永懷無忝所自可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永等十五人授脩武郎許元等三人授訓武郎御龍直上名方正等三人授忠訓郎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守闕行門蔣榮十三人授從義郎東第一班上名婁勝等四人授承節郎散直上名孟端等七人授承信郎制　勑某等環衛士而遷之古道也而命以官則備恩矣往祗史職毋替忠勞可　張祐正係道龍祇應勤勞特補承信郎制　勑某日第舉州之勞而偏遺汝蓋累年于此矣爰詔有司擢之初官以見朕懷不忘舊者可洪适盤洲集莫延齡承信郎制　爾棄其故土累義來歸戢嘉忠悃宜有褒異俾躋仕版用示恩榮　魏昂魏昌承信郎制　爾父盡忠報國死於行陣恩及存沒不一而足戚畀命秩勿墜家聲　錢宗俊承信郎制　富者畜財一毫一枝爾能捐私積佐急公上登名右列為爾之榮　趙伯強承信郎制　爾父蒙甫捷旌殞于行陣顯孤之澤所不可遺往即官聯式思所報

中亮郎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中亮副使為中亮郎

中衛郎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引進副使為中衛郎

中侍郎

正侍郎

宣正郎

履正郎　協忠郎　翊衛郎　拱衛郎宋史職官志已上政和六年增置武選七階　通禁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禁郎從六品上　通侍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侍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通侍郎正五品　通掖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掖郎正七品上　通御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御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通御郎從五品　禁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禁直郎從七品上　侍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侍直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侍直郎正六品　掖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掖直郎正八品上　司贊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贊郎從八品上　司謁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謁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司謁郎正七品　司閽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閽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司閽郎從七品　司僕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僕郎正九品下　司奉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奉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司奉郎正八品。　司引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引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司引郎從八品　靈臺郎舊唐書職官志司天臺靈臺郎二人掌[illegible]天文氣色天文生六十人五官靈臺郎五員正七品舊靈臺郎正八品下掌觀天文之變而占候之凡二十八宿分為十二次事具天文志也掌物起康唐吹大文為月天監掌人文曆數風雲氣色其小史有靈臺郎時純九九年也宋史職官志司天監有靈臺郎一人掌察天文祥異鍾鼓則漏寫造曆書供諸壇祀祭告神名版位畫日。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靈臺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太史院有靈臺郎一員正七品掌天文曆數之事。國朝諸司職掌欽天監回回監五官靈臺郎從七品宋鄭獬鄖溪集靈臺郎制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然則日月之經會天星之隱見至於虹蜺冠珥凌蝕之變不可不察也具官某考步天路窮其精蘊占測祥禨咸有經驗稽其歲勞可用遷次靈臺之正俾之專領可　蔡端明集羣文贇可司天監靈臺郎制　勑具官某被累

免官歷經歲律屬此禋祀之澤釋其錮斥之文降錄舊資還齒仕籍益循檢押無蹈悔尤綦容參逢擒文堂集太史局保章正呂琦可太史局靈臺郎制　勑具官某爾父推測有勞宜膺賞典許以回授序進厥官往服寵恩無替厥藝可　探賾郎金史百官志天官階有探賾郎從六品上　授時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授時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授時郎從五品　究徵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究徵郎正七品上　明緯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明緯郎從七品上　侯儀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侯儀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侯儀郎從六品　推策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推策郎正八品上　司正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司正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司正郎正七品　校景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校景郎從八品上　平秩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平秩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平秩郎從七品　正紀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正紀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正紀郎正八品　挈壺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挈壺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挈壺郎正八品　司曆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司曆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司曆郎從八品　司辰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司辰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散官有司辰郎從八品　和安郎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和安郎宋吳泳鶴林集方待問授翰內和安郎曾良能授翰內成安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率循淳熙舊典修皇后歸謁之儀凡戚屬官吏罔不施恩爾等乞職內醫給事太湖預此優典合進一階往復寵綸玆進爾秩可　成安郎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成安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安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成安郎正六品宋吳泳鶴林集方待問授翰內成和郎周端節授翰內成安郎制　勑具官某等禮曰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爾等圍醫官也給事東朝歲月滋久近以紆于太室各進一階階可升也官不可移也往其懋承之可　書文達授翰內成安郎制　勑具官

其朕以文毋躋祔于廟凡殿庭官吏感與推恩爾請岐黄之書索疏奇手服役歲久與有勞焉特陞一階往服休寵可　陳宗遠授領內成安郎制　勅具官某朕並建妃嬪助理陰化凡其戚屬咸霑優恩爾以侍醫與被並賁勉進爾技以對寵光可

成和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成和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和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成和郎從六品宋吳泳鶴林集唐文遠起復成和郎制　勅具官某朕聞之禮經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與士齒汝固醫官也於百藥之品能辨其材直宿禁庭共事王府必推爾是使士終喪之禮難以責之往服舊官可

成全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成全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全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成全郎正七品宋吳泳鶴林集陳宗遠授領內成全郎制　勅具官某朕以文毋躋祔於廟應奔走殿庭各序官有遷爾醫官也執技以事上恪恭乃職朕何惜一階不以往汝邪可

保和郎 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西綾錦副使為保和郎

保安郎 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稚易副使為保安郎

保愈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保愈郎從六品上

保全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保全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保全郎從五品

成正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正郎正七品上

成順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順郎從七品上

成愈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愈郎正八品上

醫全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全郎從八品上

醫正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正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正郎從七品

醫効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効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効郎正八品

醫候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候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候郎正八品

醫痊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痊郎從七品上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痊郎從八品

醫愈郎 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愈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愈郎從八品

肅和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肅和郎從六品上

純和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純和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純和郎從五品

舒和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舒和郎正七品上

調音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調音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調音郎正六品

比音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比音郎從七品上

司樂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司樂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司樂郎從六品

典樂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典樂郎正八品上

協樂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協樂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協樂郎正七品

掌樂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掌樂郎從八品上

和樂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和樂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和樂郎從七品

司音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司音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司音郎正八品

司律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司律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司律郎正八品

和聲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和聲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和聲郎從八品

和節郎 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和節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和節郎從八品

中郎 沿革西漢書百官表中郎秩比六百石　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注云中郎省中郎也東漢書百官志五官中郎左右中郎並以光祿勳之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宋書職官志魏晉以來三署郎罷省光祿勳猶依漢氏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各署中郎將以司之

事實西漢書遣張良立韓信為齊王使擊楚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令反漢與楚信謝曰臣仕項王官不過中郎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夫人深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　卜式為中郎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　漢武帝故事上嘗輦至署見一郎鬢皓白上問公何時郎也何其老也對曰姓顏名駟以文帝

時為中郎上問何不遇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又醜陛下好壯而臣已老是以三代不遇上感其言用為會稽都尉 息夫躬與孫寵謀曰今無極有大石自立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迺與中郎右師譚共同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下有司案驗皆坐誅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 職官分紀廣州先賢傳陳原為戶曹書佐性廉出諸中郎皆郡張顯會客謝不與相見原歸家恥之歎息不食母問其故具對狀母曰夫器晚成但當勉之原於是晝夜讀書舉孝廉拜中郎

議郎

沿革西漢書百官表議郎無員多至千人秩比六百石漢官儀議郎秦官也漢因之特徵賢良方正敦朴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充並位又云議郎十二人不屬署不直事侍御史選補博士諸侯王郎中令東漢書百官志三署有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十人無常員）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令所使又曰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其中通志職官略議郎選為太守（山公啟事曰議郎許允宜為廣平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宋書百官志漢東京有議郎與中郎侍郎郎中四等皆無員多至萬人

事實西漢書夏侯建卒自潁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太傅（見本傳） 眭弘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 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元帝時年未二十舉為議郎 東觀漢記黃瓊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豈職也 甄宇字子普普傳子承周澤董晉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占州字伯春以志操鄉里號之德行恂恂占伯春以明經有智讓講論拜議郎也 劉茂字子衛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妻子百餘口福長為議郎 東漢書宗室傳初東海王彊歸國綠騎時史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 東平王蒼上疏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薦何舉錢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以良拜為議郎 東漢書蘇章少博學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 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 謀玄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朴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東漢宋穆奏記梁冀曰夫議郎以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 東漢書石苞字延博為諸侯主簿行清吉學五經徵拜議郎也 劉淑字仲承舉賢良方正少學明五經桓帝時赴洛陽對策十二科為天下諸儒之表擢為議郎也 咸昊有仕才達於從政討賊有功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西域諸國事土地風俗人數種類具答悉亡陳狀手畫形逢奇其才歎息云班固作西域傳何以過此 益部耆舊傳李充字伯仁為議郎安帝寢疾使充祠陵廟肅慎齋絜祝俱美上疾有瘳也 續後漢書桓榮字子春師事歐陽尚書上召見令說尚書上善其說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授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上輒令榮於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上曰得卿義晚 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議郎 魏略太祖為議郎嘗見僑玄玄善相人謂曰卿有王霸之相然吾老不及也後過吾墓無忘斗酒隻雞 張承字公先少知名以方正拜議郎遷伊闕都尉承弟昭亦為議郎 田疇好讀書善擊劍隨太祖軍出盧龍塞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疇上疏陳讓以死自誓太祖謂然知其不可屈乃拜議郎 楚國先賢傳石偉事吳吳平詔為議郎加二千石秩終厥身偉遂佯狂不受 晉諸公贊北堂書鈔晉起居注云太康中詔曰議郎趙宣質重純粹思識通濟學之有舊方欲敘授而得此篤意常念之 梁書陸雲嘗製恭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郎經途讀其文歎美之至都言於武帝召拜尚書議郎

寢中郎

西漢書馮奉世傳成帝時馮參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不謂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孫晏曰不與眾從職事治之 蘇林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

高寢郎

西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之寢郎）

輦郎

漢書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 服虔曰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廟郎

西漢會要功臣表江德坐廟郎夜失火免

園郎

西漢會要班稚為園郎又金敞傳云故事近日皆隨寢為園郎

謁者郎

西漢書百官表有謁者郎

外郎

西漢會要惠帝紀外郎滿六歲賜爵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講郎

玉海隋經籍志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左氏而未行時陳元上書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

為訓詳　後漢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傳亘郁上疏曰孝昭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　傳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趙典拜議郎侍講禁內　亘麟為議郎入侍講禁中　王吉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治曆郎　玉海律歷志治歷鄧平麻光叔嘗歷上書司後志元和二年召治曆編訢李梵綜校其狀又問治曆者衛承李崇以為月當先小漢安二年治曆宗訢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漢官儀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嘉平中故治曆郎宗整上元道術治曆郎中郭香劉固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

虎賁中郎　東漢書百官志虎賁中郎將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不書職官志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建元三年始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曰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兩漢家求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為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

羽林郎　東漢會要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號巖郎府官四知五名建章營騎後更名。魏書官氏志羽林郎從第五品中唐宋除廢集羽林郎詩　紫髯年少奉恩初直閣將軍盡不如酒後引兵圍百草風前駐拂領邊書宅將公主同時賜官與中郎共日除天笑書儒年四十腰間猶未識金魚宋吳泳鶴林集羽林郎詩　漢家官兵名羽林骨驁走馬長楸陰選填並隸光祿籍宿衛日費司農金選聞虜騎前犯塞六郡良家人不耐黃犢兒戰鄰下罷白袍兵劫花門纛義軍時聞無已時就令膺傳名王歸封侯起第教賦賞仍是漢殿前孤兒

童子郎　東漢書臧洪傳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尤曄奏徵海內名儒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始十二各能通經雖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三國魏志司馬朗字伯達十二試經為童

子郎監試者以身體壯大疑朗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隋書藝術傳庾質秀才之子也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

挽郎　晉要事云咸康七年尚書僕射諸葛恢奏皇后今當山陵依舊公卿六品清官子弟為挽郎非古也帝常與國士為之後夫其怨罷也世說新語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北史魏寇儁傳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禮記以選為孝文帝挽郎魯語林賀監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請齋挽郎賀大納范直為豪子翔率諸等之史遂捲門賀撐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莫移矣宋會要乾興元年八月仁宗已即位未改元翰林學士承旨李維學士晏殊等言至道中太宗皇帝山陵時宋白梁周翰各奏姪男補充永熙陵挽郎臣維有外甥之子王昧臣殊有堂弟之孫詢欲各補充永定陵挽郎從之仁宗天聖元年正月詔內銓言據永定陵挽郎王昧稱蒙恩補授赴山陵行事別無遺闕緣是放選乞比齋郎例注官銓司檢詳長定格齋郎挽郎並是一類出身人欲令王球依齋郎例許於南曹從狀從之湘山野錄真宗國恤凡藩禰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齋郎上傳祭幕挽郎至有執紼墓事畫伏者子弟或報之王沂公曾在中書翰林李承旨維視沂公為姪從耳凡兩日詣中堂求見其子挽鐸之執沂公曰此末事請叔丈少候首台聚廳當白之丁晉公出廳沂公白之丁遂諾謂李曰何必承旨親來李遂拜謝起截謂丁曰昨日並今日齋郎挽郎蓋言兩日伺之丁應聲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滿壓伏其捷敏而事頗妥帖不數日遂出。未及洛而南遷下淚之識也。

定律郎　晉書裴楷傳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律郎

散騎奏舉郎　南史宋明帝紀泰始七年春正月置散騎奏舉郎是年秋七月丁巳罷之

童子奉車郎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七年秋九月壬辰置童子奉車郎

羽林中郎　魏書官氏志有羽林中郎從第四品上

奉乘郎　魏書官氏志有奉乘郎從第五品中

辨章郎　魏書官氏志有辨章郎從第五品下

翼馭郎　魏書官氏志有翼馭郎從第五品下

高車羽林郎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七

魏書官氏志有高車羽林郎從第五品下 **瞻人郎** 魏書官氏志有瞻人郎從第五品下 **方者郎** 魏書官氏志有方者郎從第五品下 **主書郎** 魏書官氏志有主書郎從第六品上 **主事郎** 魏書官氏志有主事郎從第六品上 **方舞郎** 魏書官氏志有方舞郎從第六品中 **掌服郎** 魏書官氏志有掌服郎從第六品上 **掌筵郎** 魏書官氏志有掌筵郎從第六品上 **虎賁郎** 魏書官氏志有虎賁郎從第六品上 **司事郎** 魏書官氏志有司事郎從第七品上 **符史郎** 魏書官氏志有符史郎從第七品下 **直事郎** 魏書官氏志有直事郎從第七品上 **三衛郎** 宋史職官志三衛郎一員秩比太中大夫中郎為之武文武各一員秩比朝議大夫三衛郎治其府之事率其屬日直于殿陛長在左立起居郎之前貳分左右文東武西立都承旨之後仗退治事于府後又詔以三衛郎為三衛侍郎 **親衛郎** 宋史職官志親衛郎中郎各十員日直于殿陛立于殿上兩旁仗退則治事于府以后妃嬪御之家有服親及翰林學士并管軍正任觀察使以上子孫充 **勳衛郎** 宋史職官志勳衛郎中郎各十員日直于殿陛立于朶殿仗退治事于府以勳臣之世賢德之後有服親太中大夫及正任團練使遙郡觀察使以上子孫充 **翊衛郎** 宋史職官志翊衛郎中郎各二十員文武各四十員日直殿陛立于兩階衛士之前仗退治事于府以御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親兄弟子孫試充 **授經郎** 元史百官志奎章閣有授經郎二員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八 十八陽

郎

三署郎 詩集拾遺秦所置郎中令其屬有三署一曰五官中郎將二曰左中郎將三曰右中郎將無考又有郎中侍郎西漢因之惟田蚡少為諸曹郎乃尚書郎其他如馮唐為郎中署長直不疑並同含郎令顏駟三世為郎揚雄為侍郎鄧通黃頭郎以此言之郎之任為郎之類皆是三署郎 **文武郎** 續漢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兩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親御郎** 晉書劉曜記曜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衎衛之任 **西省郎** 南史王韶之傳晉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補通直郎領西省事 **同直郎** 雲谷雜記予在龍舒日得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建經藏記云同直郎守殿中丞前知太湖縣事李得撰觀者皆訝同直郎不知何代之官制予曰作文者必天聖明道間人讀至末果得天聖十年歲月咸問予何以知之予曰同直本通直避莊獻太后父諱故云莊獻同聽政乃天聖明道間以故知其為彼時世明道以後不復諱矣蓋莊獻上仙臣僚即上言云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章奏臣僚白事皆回避通字從其先諱今輀車上仙山園將畢不可盡九廟而存諱宜盡復三朝之遺法欲乞有若以通進司為承進司通奉大夫為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通州為崇州通判為同判通直郎為同直郎通引官為承引官普通門為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式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此事出於一時權宜而僅行於十年之間非因石刻後世無從見之歐陽公趙明誠洪文惠多以碑刻為書傳之證正由此類 **紫薇郎** 能改齋漫錄劉莘老學賀宋舍人啓曰總為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大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今須商量兼諸舍人同押其紫微皇帝以北天文紫微

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作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舍人不可也

採花郎

戴埴鼠璞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採花郎本朝胡旦倰馮拯爲採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採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採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擇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採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採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王明清揮塵錄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貽遘子杲卿杲卿子士熹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爲採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宋黃裳演山集贈採花郎詩　探花車騎似游龍未入桃園先聞風杉上十分新染翠衣間一點半開紅身如驥子無變俊人振鼇山第幾宮便是醉仙何處去上林園在五雲中　代採花郎詩二首　螭宮兄弟滿清都競向花前醉索扶昨夜碧桃源裏去藥香多少上蜂鬚　鞭上蘆花御色中忍忍須放狀元紅東君已播芳菲令莫待雕欄待曉風

武衛中郎

高似孫緯略魏許褚從太祖征馬超韓遂破之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中郎號自此始

侍芝郎

續後漢書孫皓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寸東觀案圖名鬼目遂以耇爲侍芝郎銀印青綬

平慮郎

續後漢書孫皓傳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買菜作平慮草遂以平爲平慮郎銀印青綬

夕郎

青箱雜記職林曰初秦漢列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楽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守虛之會夕拜預焉孟唐竊持爲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對瓊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青畫曰瑣粲卿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醉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又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鎮式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禮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摭言云羅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容齋四筆唐人呼給事郎爲夕郎步里客談元祐間鎖子敦臨爲夕郎封駁任情呂汲公太防嫉之於呂正獻呂曰還臨耶躁進者放之責臨耶長儒者不敢方令治河之議未決宜還相河因此賞罰皆由非封駁也宋北澗禪師詩集賀陳中書除夕郎　小舟回擢清若曲林下新傳拜夕郎品目自高膺借重宮非因大始勝芳人都不到天游處爲尚能尋夜直堂只尺鈞衡任無屋萬間庇士可曾忘

山郎

西漢書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而貧者以賞病郎以沐償之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者出游戲貨賂流行楊惲爲郎中將乃罷山郎

正郎

事物紀原漢制尚書郎初上稱守郎中晉武帝始置諸曹郎中唐以來號正郎太平廣記漢劉尚錫時爲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既文昌入瑣日者歷於霜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轄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元一統志宋太祖初興西蜀未下三泉縣令聞道馳騎貴賀表先至闕太祖喜平蜀後詔三泉不隸州郡遷度賀許發表章元符末龔言序爲縣尉婦江爭子之簿遊至邑令蒲與言序不叶遊山未回徽宗登極言序急宣詔禍賀然令子之奉表曾布當國將上取首特補河南府助教後亦至正郎

臺郎

抱朴子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才舉冠群名位殊絕始及衡於布衣又薦之於朝以爲宜使起家作臺郎　會稽典錄盛憲爲臺郎嘗出遇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扶接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

丞郎

唐書崔垂防年未四十爲侍郎母曰以爾之才位丞郎使吾憂之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召深熟者客至夫人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未坐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曰此人別必是卿相老學庵筆記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制猶內制而言然非翰苑兩省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其所僭號有高生官亦侍從之比生字本犯御名或謂丞郎爲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魏泰東軒筆錄种放往華山訪陳摶摶熟視之曰君他日甚顯官至丞郎後竟如摶之相也太平廣記盧隱從兄攜爲相持除右司員外郎

崔沆不聽。沆曰：貞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貞外，省中胥不敢辭。侂曹惟相公命，携大慈驢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与沆乃求假，携郎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不見省郎出丞郎。

朝郎 嘉禾郡志：宋王明清字仲言，本汝陰人。宰宗慶元間寓居是邦。官至朝郎。有史才。嘗著揮麈錄及玉照新志。

三衮政一侍郎 錦繡萬花谷：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第。禹鈞每對客，即三衮政一侍郎、一起居皆侍為天下榮之。

脆黎侍郎 御史臺記：唐貫言撰御史本篇以侍郎為脆黎。

縮蔥侍郎 葛洪類說：侯思止食龍餅，必令縮蔥加肉，因號縮蔥侍郎。龍餅即饅頭也。

夢徐侍郎 夷堅志：衢州人徐生為新喻丞，被憲司檄鞫獄于盧陵，行赤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光輝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顧以子孫為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越月而訖事東歸，徑詣叟館，稱如初。然禮敬願承

矣。臨別，欷歔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歉方寸乎？時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史人錢五百千，鞫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旦厲負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承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盧陵之獄，本富民歐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利故士大白說。

英文侍郎 太平廣記續仙傳：金可記，新羅人，賓貢進士。性好道，務行陰德。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至日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仙仗極衆，昇天而去。

碧落侍郎 密齋筆記：采伯王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枚，空中呼為碧落侍郎。尉判惇夢釋清廟神廷，見七層塔上金書牌，相手下有謝某名，乃知羅貫已前定，豈容人力。葛洪類說：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板，拜為碧落侍郎。

南嶽侍郎 張師正括異志：天禧中，劉容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長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呵道甚嚴，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驅者曰：何處大官？曰：潭州劉容學授南嶽北門侍郎，明日禮上。是夜復有內臣江供奉者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帳紛紜，言新官禮上。迫見乃劉容學也。又焉尚書亮時尹京，南干已之間有一道士至，容次晨謁謂曰：侍郎已下，聽不敢通。判道士無他事，欲從潭州劉容學書耳。無謁曰：既要相見，何不再不干乎來。又曰：為今日南嶽北門侍郎，上事畢，方參以啟。後時言訖，夫道士所在。晚衙，馬視事，無謁以告，馬大驚，以為不祥。數日凶訃至，考道士求見之夜，劉捐館之日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旦稱史劉子赴闕，即具舟艤立俟從行。李侯禹于途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滌沐訖，芽東坐正殿，嚴然而逝。今衡潭之人嚴奉之，禮與岳神等。或謂祖舍人士衡有傳。今所書者，疑為逆判城平都官子書之死耳。

明晨侍郎 茅山志：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宮，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閱之。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字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永初二年夏旱，收瘞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豊稔。所行多類此。陰行聞于太上，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來在洞中。爰支少亦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

隱居云：暢，周嘉從弟也。陽帝時為河南尹，至光祿勳。張桃枝，漢司隸校尉朱寓，李陵母也。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為肄郎耳。隱居云：朱寓沛人，桓靈時人。從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术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魄法，又遇桐柏真人，受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來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真誥云例皆取乎貞正直體，隱神清郎侍郎之才。不供男女也。然數人不能一一道之。

玉華侍郎 夷堅志：莆田人方朝散夫其名，政和初為歙州婺源丞，病熱困卧，聞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幢幡，導前儀衛，雲從足起，掩身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閣，與高聳，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綃帳，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來，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未於先生，從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跪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惘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人拂偽，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

書所侍乘方揭手過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為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鑒穀而長魄蛇畫足而失梧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為修文郎專以文字為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司屬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持章紫霞宮言人不知筆至式曉起曉畫一眉即起出迎謁帝額之天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壁眉帝令誠激賞卒以侍才佑寵為衆所嫉下遷群玉外監既陛辭帝曰群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宗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踈一日帝與諸仙游瑶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綦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為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為東家男女為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為閩今先生既登第為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熾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吏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拂愈

不可禁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侍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真可厭苦苦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矍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辭去適體汗流遂絕蓋已三日即召會城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消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孫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俾有遺忘處矣

西門侍郎 古今詩話宋王素侍制嘗夢至玉京黃關殿上有緋服華冠者曰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昔以奏牘語訐責于世公夢回題詩曰似去華胥國裹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窗急驚覺浮仙夢一回晚歲復思玉京之夢詩曰玉皇召中義白玉京夢魂飛入鳳凰城何待再步雲霞外皓齒青童已掃聽

仙臺郎 沈汾續說僊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我為僊臺郎今去矣

修文郎 太平廣記蘇韶卒從弟節晝見韶因問幽冥事韶曰顏回卜商見為地下脩文郎

陛楯郎 史記滑稽傳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郎者得半相代

傍馬員外郎 南史阮佃夫傳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

真儀曹郎 齊書孔逷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逷真所謂儀曹郎

好度支郎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四載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為省名郎 毛璧芝記秦少游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

入羊為郎 史記平準書漢武帝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入財補郎 史記平準書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

得補郎郎選衰矣

戲車為郎 史記衛綰傳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陽書有戲車之類索隱曰韋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案音度謂超踰之也

輸粟為郎 有官鑑鄧玠夫棗曰宜倣漢時輸粟為郎之例發下從七品正從八品虛名告牒四千道賞撥散官遷授職事分給守首填名類報從七一千道每名米四百石從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萬石天下之富而好名者皆爭趨之既非常調亦無礙於選法也

買金償郎 野客叢書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辨直不疑買金償郎與陳重買袴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盛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故不可以不辨

白首為郎 野客叢書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業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方士為郎 通鑑綱目漢武帝元鼎四年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家貧為郎 後漢書明帝時樂松

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卧臺上無被枕止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裕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

不能為郎 東漢書尚書令史注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改用孝廉以孝廉丁邯補為郎邯稱病世祖問其病邪蓋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爾世祖怒杖之詔問欲為郎否邯曰能杖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能為

為子求郎 東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史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子弟為郎 通鑑綱目漢孝安帝永初四年詔以涼州牧子弟為郎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為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

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兄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為前驅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綱羅涼土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李賢引顧引仲之領頭而僨長引其頸而怨依也疽食瘡食義同蠶食四肩謂太仲大傳司決引言西州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漢靈帝中平六年除公卿子弟為郎補宦官侍殿上

父任為郎 東漢書李忠傳忠字中都東萊黃人也父為高密都尉注貫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為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為郡都尉者誤也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

位不過郎 數類漢班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專心史籍之間數文華以緯國典固字孟堅傳贊戴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繆以為郎 魏志何楨為許都賦封上文帝異之下公車特徵詔為秘書丞主者繆以為郎後楨關事上問曰吾本用楨為丞何故改為郎耶案主者罪而改楨為丞

三世太史郎 吳志趙達善治九宮一算之法公孫滕師事達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闞澤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以子為好不倦且相授矣達取素書兩卷大如指曰當寫讀此自解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達佯驚言失之

十二為郎 數類梁明山賓傳通經傳年十二起家奉朝請

選郎 數類後漢書和帝元興元年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

置郎 唐林語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亦逮年

田郎 漢書長陵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凡入奏事靈帝目送之乃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孫郎 吳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時年少雖有位號

而士民皆呼為孫郎袁術嘗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雖死復何恨征劉繇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周郎 吳志周瑜傳瑜長壯有姿貌與孫策同年尤相友善後佐策渡江時二十四軍中皆呼為周郎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沈郎 吳志孫權傳沈友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之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逆退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慚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

陸郎 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符郎 晉書苻堅傳堅初年七歲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我小兒戲也

孔郎 世說新語晉孔愉車騎少有嘉遁意四十餘歲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王郎 世說新語

晉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大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也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中書郎字叔度矣第二子長與人寺持人極其也孝寺普戒曰封胡遏末封謂韶遏謂玄末謂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指也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婦人集書王氏傳謝靜好學能詩以為似外祖表裴讚僕射後授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相似授曰袁公見人輒於敵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似王思傳初而英簡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侍宴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思持然後言特蕭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因自蕭歎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元年正月朱全忠取河中王珂妻遣李克用書曰兄旦暮為俘囚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江白晉以李婿翁字呼為郎近今猶然馬明叟實賓錄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初仙客父亡與母劉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云滹州可汝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為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幺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江少虞類苑魏公在政府蜀人蘇軾往見公公因問軾云近有人來薦王迥其為人如何學士相識否軾云為人奇俊公不諭意後數日公宴出家妓有六新曲六幺者公方悟軾之言蓋歌有奇俊王家郎也既而公語諸子云蘇軾學士文學過人然豈享大福德人也黃庭堅豫章集留王郎詩王純亮字世弼山谷之妹壻也於黃氏為諸甥河外吹沙壘江南水無津言自北回望之遠又選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壘風悲黃雲起書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骨肉常萬里寄聲何由頻角弓詩序曰骨肉相怨漢書趙廣漢傳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我贈兩書來顧影將一身詩曰長此兩書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又沿通鑑李吞立於世顧影無儔退之詩念汝將一身百年幾老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頭親晉書江統傳武都王禮封長少王之曰己弟如左右者小郎王事基蘇為贅無人以謂也安嫁持日王事靡盬謝靈運詩曰歲館絕蜂於空氣無送之禁樂日日無人贅王甥騎鞍馬夜語雖喚晨爾雅曰妹之子為甥。母慈家人肥女患男垂紳禮記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王介甫作郭女墓誌

曰吾女生忠其長彼忠恕其惠周禮記王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又曰紳垂三尺有田為酒事豚悲及春秋酒事謂饋奠事見下名事注禮記王制曰無人為悲然萬春悲以卵春以豚生涯得如此舊學更老新莊子曰吾生也有涯易曰君子以為貫也擇日新其德索去何草草小留慰艱勤老杜詩聞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百年寸一炊六籍經幾秦百年一世有邯鄲黍事見上注選東哉賦注曰羞一薪於不能候李善注外封漢書曰六經載籍之傳王介甫虎北學記曰道微不幸而秦詩書復譽士然矣心非獨秦也嘗孔子時既有欲毀者矣介甫又著桃源行曰天下紛紛今幾秦要知胸中有不與迹同陳莊子曰然心存於背者又天運篇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郢人懷妙質聊欲運吾斤莊子曰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我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又送王郎詩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侯積古今注云宗郎酒桑落時其故因以為名蘇氏安我錄桑落酒法亦以九月或云桑落河名非也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漢書楊雄作反騷弔欽楚之湘纍注李奇曰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楚辭曰夕餐秋菊之落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黟音伊漢書縣名屬歙州墨譜云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妙廷珪本易水人唐末渡江居歙造墨有名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商隱詩斷腸聲裏唱陽關墮淚碑見晉書羊祜傳酒澆胸次之磊隗世說王恭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古詞相如世有酒無莊子吾悲哀樂不入於胸次菊制短世之頹齡淵明詩菊為制頹齡班固幽通賦道修長而世短墨以傳萬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印。如釋氏所謂傳佛心印。詩曰以寫我憂王仲宣詩吳寫憂思情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山谷此對極有妙處有筆多使之老杜云別來頭併白相對眼十青又曰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入回看鏡白頭如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又曰故人相見兩青眼新貴知今多白頭又曰江山萬里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其用青眼對白頭非一而工拙各有異耳連牀夜語雞戒曉書囊無底談未了文選顏景具答桂茂舜書曰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顏師古曰注患此事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世說衛玠與謝鯤達旦微言太白詩語笑未了風吹斷有功斷墨乃如此
何恨遠引音書少乃選詩聚聚斷墨塘蝉沙作糜終不飽得嚴陀曰若不斷
婚倫禪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飯經百千劫秖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
少石成故世說曰賓客指陳太丘使元方季方炊二人聽客議論忘著箄
皆成糜佛書又曰譬如說食終不能飽鏤冰文章費工巧鹽鐵論曰內無
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考工記曰工有巧要須心地收
汗馬孔孟行世日果果摽遠義戰勝者中閑明乃曉無見聖賢用心處文
記晉世家文公曰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王子曰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注曰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
也皜音杲詩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山谷答王子書曰想以道義敵紛華
之兵戰勝久矣古人云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
乃有味有弟有弟力持家婦能養姑供珍鮭老杜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云有弟有弟在
遠方古樂府云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庾杲之傳任昉戲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
有二十七種鮭戶佳反又鮭曰魚名出吳志兒大
詩書女績麻公但讀書煑春茶禮記曰治其絲麻

江郎

世說諸葛恢女嫁庾亮兒既寡誓不嫁女性正強疾許江彪昏乃誑女云宜徙衆人皆去獨留女在
後不得出江暮來女哭罵彌日江瞑而入宿對牀詐魘女乃呼婢喚江郎
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情誼遂篤齊書江斅湛孫也爲宋丹陽尹袁粲爲尹
見之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太平廣記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
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
嘗有一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
許之頗說三吳記曰餘姚百姓王素有女姿色殊絕有少年自稱江郎求
婚經年女生一物狀若絹囊母以刀剖之皆是魚子乃伺江郎就寢細視
所著衣衫皆鱗甲之物遂以石磓之曉見牀下一魚
長六七尺素持刀斷之命家人羹食女人後適人也

劉郎

齊書劉瓛傳瓛幼而聰敏博涉多通尚書令沈約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
駕造焉於坐策瓛經史十事瓛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
試數事不可至十瓛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牀善曰劉郎可謂差
人雖吾家平原誚張壯武王粲謂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孔
平仲續世說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
作游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
和州召還復作游玄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
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八去其寸而蔣其行宋蘇洞
冷然齋集劉郎詩白髮劉郎意自悲山桃還是欲花時一生漂轉成何
事留得玄都數首詩

庾郎

齊書庾杲之傳杲之爲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徐郎

梁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歲通經百睿造太子詹事周捨宅聽老莊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劉孝綽曰徐郎驚頷有班定遠之相後果封侯云

柳郎

梁書柳惲傳惲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顧郎

梁書顧協傳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只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獨孤郎

北史獨孤信傳魏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美容儀善騎射且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郎

蕭郎

樂史廣卓異記按唐書武德初軍國政事悉關宰相蕭瑀高祖臨軒聽政引瑀陞御榻而坐呼爲蕭郎高祖曰傳公之言特存
社稷令賚公黃金一函以報智者唐書蕭嵩傳嵩容偉秀美須髯始娶會
稽賀晦女徐嶠娶陸象先妹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
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
位高年艾象門番戚時人不許嵩後果拜相云唐傳云陸郎十年當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重貴

封郎

唐書封倫傳倫識略過人楊素負才藝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嘗援牀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倦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錢郎

韻語陽秋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
詩云雲衛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姜李監宅云說鍾過竹靜解客出花遲
宿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閑亦可
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
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
東隣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味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
甚五代史歐陽吳越世家錢元瓘字明寶鏐之子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

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顧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顧母常救護之後顧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顧戰死元瓘得歸

石郎 資治通鑑後晉紀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大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注曰兒之夢速哉貴全使來爲明宗實錄五代晉高祖皇后後唐明宗女也廢帝立疑高祖必反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既醒悔之後以反聞群臣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思言高祖事每戒人曰爾母說石郎事令人心膽墮地契丹志天顯九年晉高祖入洛陽契丹帝親送至潞州唐招討使趙德鈞及子趙延壽出降先是德鈞陰遣人聘契丹求立爲帝帝乃指穹廬前臣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

陳郎 能改齋漫錄宋燕寧中建康軍節度推官掾章李脩求長女嫁虞部員外郎莆田陳惟德子啓明他日歸寧其堂見有外祖母貧求託居者時病甚囑陳婦往省之侍疾者呼而告之外祖母潛視焉問曰陳郎何之對曰游學九江去矣曰此非陳郎也吾聞又有一陳郎耳家人歎詫其言俄而啓明死其妻改適撫州陳彥倚家乃歎息

郭郎 經鉏堂雜志俗諺多與理合其曰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場舞轉更郎當似郭郎言雖鄙俗諧謔實有至理可發一笑江華瑣碎錄郭郎兒鬘善優笑凡戲必在排兒之首

傅粉何郎 記室新書傅粉何郎未方神叅魏何晏至魏時人疑爲傅粉帝伏日賜湯餅令汗出拭之轉白遂爲駙馬郎唐溫飛卿詩疑粉試何郎

彭郎 宋蘇東坡詩題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八米盧郎 北史盧玄傳玄子思道爲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西溪叢語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此時人最盛時人謂之八米盧郎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數取八米取數之多也能改齋漫錄云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世說載當時號八米盧郎乃知米爲采字

楊外郎 太平廣記有僧契虛昔嘗爲一猝子引至稚川見一人袒而將其髮數十尺凝膩其黑悴子謂契虛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爲外郎於南宮慚不避地居山今已傳道

韓冬郎 南郡新書韓偓即偓之子也兄儀與李義山同年集中謂之韓冬郎是也故偓題云七歲裁詩走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段郎 稽神異苑魏唐永嘗悅恐見廳東壁下一婦人長尺餘來謂永曰妾有一兒一女皆及婚嫁教君求婿可于永知是妖乃許之居匝遠木人男女各長一尺來日婦人復出永謂曰我已求獲新婦及女婿其妖甚喜乃謝曰女婿何氏永曰段郎又曰新婦何氏亦姓段啓言訖婦人與木人俱拜謝永入穴中拜妖

胡郎 太平廣記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外孫女崔氏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爲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時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狐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焉

小胡郎 太平廣記唐有楊氏者並嫁胡家小胡郎爲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鷄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

兩郎 宋蘇東坡詩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注徐元用蘇東坡與其子過遊金山也

二郎 邵氏聞見錄王晉公祐使魏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謂作相使還帝怒安置華州親朋送之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謂文正公旦書白居易長慶集莫學二郎吟太苦謂其子龜兒也

蜀有二郎 晉書杜軫傳軫業遷尚書郎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帝稱二郎 唐書儒學傳郎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楚之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

黃二郎 太平廣記弘文學士歸主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遇虎於道遂昇木而避數虎跳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爲虎所食也

烏黃二郎 酉陽雜俎汾州姚司馬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挽竿各得一

物若醴者而毛若鷩者而總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炷炷藏梁藍浬早歷年女病彌甚其家常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故無禮一稱爲郎二一稱黄郎後常與家人狎熟因迎上都僧瞻治之反至毁血食貫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歷劍躡步極刃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簀滿若精囊盖烏郎也遂燬薪焚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死次女猶病瞻見其衣帶上有皂袋子其中有蕃蒿啓其簀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黄與平瞻因病歸游平姚罷職入京見諸瞻請加功治之決句其女臂上瘤起泥大如瓜瞻針刺之出血數合覓差

大郎二郎

唐起居注初高祖起兵太原遂山縣令高德儒拒不從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賫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無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禀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首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

宇文三郎

北史東平公神舉傳神舉弟之孫晶大業中養於宮內後爲千牛將軍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

號楊三郎

北史隋滕穆王瓚傳瓚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

稱魯三郎

南郡新書道吾和尚上堂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

自呼三郎

梁溪漫志唐朝諂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耶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揚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禄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垍之子勳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歐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驗如此

白馬三郎

馬令南唐書載國傳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爲福州觀察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快活三郎

能改齋漫録江左人以泥徑塑人物有機關以動手足貫

於市中謂之快活三郎本謂唐明皇耳故鄭綮開天傳信紀載劉朝霞獻明皇幸温泉賦中云遮莫稱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家彌日不成上親加褒勵曰好好作莫辭三郎舞至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使須能也

張四郎

夷堅志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鄉人云四郎所立以[illegible]欲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無有所遇每立碑下摹寫讀之忽能認一字曰望非其字也傍有人應曰然耜急呈候言之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錢令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侮己將抛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采始疑爲異人戲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耜字益之仕至秘閣修撰

五郎

新唐書李輔國傳輔國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

杜五郎

夢谿筆談潁昌陽翟縣有杜生者道人謂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唯有屋兩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一間居之前空地丈餘即設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桑樹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樹下納凉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或問其所以爲生曰昔居邑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居住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有子張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頗多不當更奪鄉人之利自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書亦不知所在矣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曰村童也然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戲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跡以待其歸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話殊逆及此不覺悵然自失

花果五郎

夷堅志保義郎趙師轍慶元二年八月調監封州欽稅歸其父爲鄂[illegible]兵官往省之過建昌軍少留在臨安時買一妾妹以嬖寵忽感心疾常譫語不倫時時作市廛小聲叫唱果子師轍密甚招巫者道流行法無治皆弗効將半月矣一日醒然如夢覺言非到一處大門巍峩樓閣崒赫嚴喚器具全似戚里王侯之家稍進至庭下望其上有美丈夫五人或坐或立姬侍甚衆皆姝麗𡡉妙被服珠翠璀粲溢目絲竹鼓吹雜沓盈耳不覺身在

其中少頃登樓見欄干外獨巨牌金書花果五郎四字其一人指我云此女子為誰何得至此亦令歌舞勸酒復使唱貴果子辭以不能相強再三已而嫐遣下又顧一姻送出門遂寤意謂頃刻間耳不知許日也花果五郎者里巷叢祠蓋有之非正神也疑女居家時或染著云師識之弟師堪說

護界五郎

夷堅志揚州僧士慧素持戒律出外雲游未至江州一程值日暮不逮寺舍適在孤村林薄間無邸店可伏歇樓樓遂猜得路左小廟乃入宿過夜半見惡少年數輩并一人來就捉之以發擲捨去僧惴恐不敢喘息才曉即行甫數里望一廟甚雄嶙曰護界五郎引首視其中堆積白骨無數蓋非往來所宿通道也僧知為妖魅持錫柱杖擊偶像碎其頭是夕遂為五人索命挽衣甚急默誦大悲呪自衛雖不敢相偪而未嘗時刻捨置到江州寓普賢寺見五物並立於門楣下高與楣齊以杖量度之正滿二丈因為監寺言所睹監寺使持念火淵呪其呪才七字每念百十過神魃露現形狀比初時小低一寸許自是日削至於僅盈一寸泣而懇懇曰吏復諷誦不已弟子當化為灰塵傾慧悲知釋之日永不敢徒祠宇又與人為禍素曾不敢然目熱福想精並俱從戎欲起此戎天世條空無遣想手各化

獨脚五郎

夷堅志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屨自給漸至貴油纔數歲資產巨萬里落莫不致疑晝蒙室遺冠劫供指為盜執送官困於考掠具以實告頃者夢一神來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凡錢物百須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得一跛廟問隣人曰舊有獨脚五郎弱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繕葺越兩月復夢其赤曰荷爾至誠即當奉報侵晨起見緡錢充塞遂營建華屋方供居之夕堂中得龍兩條滿腹皆金銀自後廣置田土盡用其物未嘗為盜也丟之牢驗其非妄即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值時節及月街日必盛具其祭殺雙羊雙猪雙犬并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燈燭家人拜詩訖不以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雜無別嘗夕不閉門恐神人往來妨礙婦女率有感接或產鬼胎慶元元年長子娶宦族女不肯隨群為邪從從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吳氏謝罪其害乃止至今奉事如初

榮公六郎

隋書來護傳護為右翊衛大將軍封榮國公子整范驍勇善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上須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矟不畏官軍千萬眾只怕榮公第六郎

五郎六郎

唐書列傳張行成子易之昌宗

兄弟同幸武后時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棰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　宋璟為左臺御史中丞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皆六品居下易之謟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蓮花似六郎

宋王仲續世說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寵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馮六郎

太平廣記宰清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閿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輟學之任願為門下廝養宰清許之請曰不從何而至曰某早受馮六郎職在河中甚見親任昨六郎至此謂某有所欺乃留於此後行次亦水自曰某客鬼也清云爾前所說馮六郎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郎河伯也清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

七郎

唐書陳少游傳少游初權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從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事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問部語諂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嘗數外營乃辦爾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

性命繫七郎

太平廣記權倖篇王珙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鬭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寵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為準所侮而不敢發言一旦準率其徒過駙馬王瑤私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為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刀匕公主即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既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且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耶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為七郎其盛勢權其人之所畏也如是

唐八郎

夷堅志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善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火又嘗摩附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爲吾父棺居亡何趙老果死父之客人曰張天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游棄家而行至仙井每夜卧室中白氣破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負彥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縝丞相同必繼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既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皆喜彥材既入試誤有所識於白攔上爲内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持首列於五甲末乃倍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云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免舉衆士俱不利育顯道興宗家以肉蒩作餅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尚有四枚何靳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逢道人遺文予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唐八郎民得書即行同輩稍黠者咤曰吾聞八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紙也意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人逢了我

二十四年不第而去至今猶存

郭八郎

太平廣記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有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晝閑關以寐夕則視事于陰府鄭訪之僧曰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僧曰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不可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鄭謝而退直至改元寶曆二年始登第果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哥嘆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抄

九郎

梁昭明太子事實昭明武帝長子也而世以九郎爲稱蓋不知其何故而泰山神祠亦以此紀之豈非功德及民而登秩於嶽則所謂九郎者其泰山以郎序次諸神之號耶

十郎

唐書安祿山傳唐安祿山初拜御史中丞時李林甫以宰相貴甚群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還下劉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云

祿山以爲神明程元振傳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内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國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尋遷驃騎大將軍郕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出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

王十四郎

太平廣記王棄王素貞元初應舉齋名第十四每詣往還家通王十四郎云問曰柔也素也

十八郎

唐書壽王瑁傳瑁玄宗十八子也初名清瑁母武惠妃開元元年生寵傾後宮頻産夏悼王懷哀王上仙公主皆嫡麗獨瑁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爲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於諸王宮中常呼爲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爲壽王始入宮中

二十五郎

數類唐章懷太子賢子邠王守禮玄宗兄也時呼爲二十五郎元稹詩曰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謂邠王也

小郎

晉書王澄傳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窗而走　王凝之妻謝道

韞獻之與客談論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步障自蔽伸前議客不能屈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爲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宋張文潛宛丘集予來不見書長短試小郎衣更長

越公兒郎

新唐書楊弘禮傳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從太祖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障車兒郎

太平廣記元和元年淮西帥吳元濟詔裴丞相擊之度命深城壕得一石銘云障車兒郎且須縮障車兒郎謂兵士也且須縮謂退守也洋銘

女郎

程大昌演蕃露樂府有木蘭迺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者也樂天詩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張女郎

太平廣記沈警使秦隴過張女郎廟宿傳舍見女郎仲妹奉屈勞手登車至則其酒

觴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
也因留伴夜警乃贈以指環小女郎贈以瑶鏡
子而别至館懷中
探得二物并毛

石女郎

太平廣記虔州有石人山三石形
似人中爲君右曰女郎左曰夫人

東海女郎

宋書貫希鏡孝武時青州發古塚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
郎帝問學士並不能悉希鏡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
檢訪果然
由是見遇

墓中女郎

酉陽雜俎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
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
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
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
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未宜深入青衣白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
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戶女在戶東立與什
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
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詠嘯故欲一叙
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居元城之
日宴主之年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

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攝
乃去不返什因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
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届虛下以爲
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遂於
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
在園中食杏惟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
爲州里推重及
死無不傷嘆

月夜逢女郎

續齋諧記王敬伯年十八仕爲
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
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二少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
床設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
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暢女迫之乃解裙帶出黃帶長二
尺許以掛箜篌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
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
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芳無色金徽玉軫爲
廻斷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卧具繡
枕脫囊并珮各一雙贈敬伯王以牙火籠玉琴瓜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

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卧具繡枕脫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
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
之於脫後得牙火籠中箱內匱中得玉琴瓜令乃以婿禮敬伯厚加贈遺
而别敬伯訪郎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冬遇疾而逝未亡之前有
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
又善宛轉歌相繼而亡並有姿容昨從者是此婢也

帝郎

真誥掾玄
引奇反子
帝郎并
家見

師郎

事類全書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課民爲僧
以督責釋之土田設有三數僧亦擁婦食肉但居家不
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爲師郎或有疾以紙爲錢致
佛像豈或請僧設食望日宰羊豕啖之曰除齋從虞衡志

雷郎

類說
民家女或爲神所依即
呼爲雷郎得子曰雷子

宰相牙郎

楊夫經手錄牛羊日賃實僧
老李愿有愛妾曰其珠愿以
平老恐爲後禍隸於司封郎中楊漢公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
司空不過求大錢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錢不亦可乎愿從乃
以其珠歸于僧孺漢公遂爲牙客以其
珠爲賞心之具京師號爲宰相牙郎

互市牙郎

通鑑紀事本
末史窣干者

與安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能
改齋漫録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駔儈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
書互作𠀋𠀋似牙字因轉爲牙子考肅宗實錄安
祿山爲互市牙郎蓋𠀋事然以𠀋爲互唐已然矣

賣國牙郎

宋史
北盟録靖康二年正月金兵既陷京城特王時雍爲留守見議論紛紛恐
百官不肯書名乃先自書名以率百官從而書名者數百人時雍乃蜀人
也其在蜀爲市伍爾利又王黼當國時雍專爲鄉人納賂求
登進時人謂爲三川牙郎其鄉人曰今又作賣國牙郎也

柳家婢

不事牙郎

劉氏善善録書柳仲郢家法爲士大夫之冠偶出一
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
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中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
家人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欲出柳宅也因出問其疾婢曰不然我曾伏
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綠窗新語評曰嘗觀柳
仲郢爲叔母韓夫人墓誌曰皇考訓家孝而且嚴月旦及望諸叔母拜堂
下卑郎上堂候面聽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
姓相聚爭長競短分門割戶皆汝婦人所作嗚呼柳公家一婢尚且借豪

可見其家法之正。

烏衣諸郎 馬明叟實賓錄宋王僧虔仕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爾。

白鳩郎 蕭補筆談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其戶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猴頰郎 前定錄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遊洛下，人謂為猴頰郎，以居常頰下有若猴領之。

蛾郎 太平廣記進士楊鎮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貌殊麗，鎮悅而問曰：可聞姓氏乎？紅裳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至開元初，帝即命立西幢，遂封某為西明夫人，因賜號珀青潤于肌骨，毅瑚瑚悵，因于形貌，於是巽生反蛾郎，不復膻矣。

獾郎 巖下放言世傳王荊公初生，家人見有獾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獾郎。

巖郎 續後漢書九卿錄武帝置建章營騎，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史羽林騎，以使為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又號巖郎。

岩郎 唐語林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岩郎？聖顏不悅。泌謂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為弘農得寶，此乃緣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

玄宗皇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

買德郎 田溪史類晉杜沖父奕為宣城內史，為蘇峻所害，沖兄弟並少，家貧，安患須手以斛無因得之。兄溫以沖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沖小字。及沖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曰：我買德也。厚報之。

象郎 史記闕文宋元王曰：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

黃頭郎 西漢書佞幸傳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櫂，音直孝反。唐李長吉詩　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蘼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掃羅薦，香出鴛鴦熱。不當深而淺，眼前物既不侵者思是。楚辭九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長安東門曰青門，號曰名。樂府有黃鳥為。楚辭九歌：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釋云：芳蘭葉也。苗四五月開生，七八月開生白花。本草云：一名蘪蕪。好持一作好借。漢武內傳云：帝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以紫羅為地，待西王母至。鴛鴦一作芳龍。北為人意故事非郎者取點忽降，長八有贖刑之思耳。以人

杖撞郎 東漢書明帝紀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

劉雲郎 田溪史韻五代王處直節度義武，信用妖人李應之，闕得小兒劉雲郎，紿曰：此子有異。處直養為子，名曰都。後處直為都囚而殺之，代為節度。

團扇郎 樂府詩集李商隱團扇郎六首　古今樂府曰：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遣？芳姿即改云：白團扇，顦顇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餉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方便。　犢車薄不乘，步行耀玉顏，逢儂都共語，起欲著夜半。　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　御路薄不行，窈窕決橫塘，團扇鄣白日，面作芙蓉光。　白練薄不著，趣欲著錦衣，異色都言好，清白為誰施。　又同前二首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聲

任意發。　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張祜　白團扇，今來此去捐，願得入郎手，團圓郎眼前。　劉禹錫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蟲網遍，明年入懷袖，別有機中練。

鎮惡郎 世說新語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晉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又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莫賀郎 北史吐谷渾傳吐谷渾之孫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

播郎 北史李光傳李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為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焉。

知世郎 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七年，帝自去歲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

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販運米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饑種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錢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曾徒類就王薄作歌以招征從者云長白山頭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長矟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喫獐鹿下山食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人多附之後楊玄感反山東遂成大亂河北有張金稱王須拔等凡二十七項多至十餘萬少不下萬人屯據州縣建營山澤其下首帥亦有名稱或云乙見敵或云燃頭方或云徹眷頑或云不措死又有屯聚村落百十爲群如黑社白社青社胡社之類雲賊忽律賊最後李密起而隋亡

酒阿郎

唐宣宗實錄唐咸德節度使王紹鼎元逵之子淫荒暴亂時號爲酒阿郎弧矢彈丸未嘗離手登樓下瞰彈射路人以爲娛樂徵取無厭衆欲逐之俄以疾卒

漫郎

新唐書元結傳結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曰更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對而彈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對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於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笭箵乎又安能濤乎著作聱叟不羞聱對於鄙里吾又安能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得乃爲語曰能帶笭箵全而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 宋秦觀淮海集漫郎詩 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彥其非曹自呼漫郎示真率日與聱叟爲嬉遨是時胡星殞未久關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羖三士空傳殺二桃心知不得載行事慨去刻意追風騷字皆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猗玗春深茂已作九疑日暮吟表能紅顏白骨付清賦一字於我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有禄亦可隱何必龕巖遠遁逃 陳簡齋集漫郎詩 漫郎比宗大悠然往苟眷山丁十年里句半蹈拙續書日票天日笑時夜

清明建實黑白平頻峙白京雜記中有山有樹如半天黑一青一丹青千樹惡風前秋更州秋賦休橘樹丹青令人赤衣安僕之丹青樹星霜屢費驚人句天地元須使鬼錢踏破九州無一事只今分付結跏禪白眾天谷潰樊欲詩終彼綫王縷人清潤吟古不結跏禪卯酒閒日笑

慎郎

太平廣記許眞君傳眞君嘗過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辭去眞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眞君逐之少年走歸潭州先是潭之刺史賈玉有女端麗納少年爲婿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鉅萬至是一身空歸許君逐詣刺史曰聞君有貴婿略請見之慎郎託疾不出眞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坪妾子

塑韋郎

太平廣記高駢慕於神仙之說嘗於后土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廊棟上題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夢好雲從簫綠兩行巖岫拂衣青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拓跋大郎

太平廣記天寶中扶風令暇日宴客方集忽有一客廣顙長大尺餘策杖甥悄神色甚高謂謁者曰拓跋大郎要見府君謁者白宴官方食請俟罷宴客怒曰吾將自入門走白令令不得已邀之升階令意不悅而客亦不平及終宴皆不樂客揖去流言而出時李薄疑爲異人歸召裴封而告之云恐是俠者吾當召而謝之命吏邀客客亦不讓而至持己向夜李見甚敬裴封見忽避之曰此峨嵋山人道術至高公服趨入再拜客言令之過李爲韓謝再三仍肯於李聽李夙夜首問己失所在忽旦吏人報云令中惡已絕而心微暖諸賓首之至食時而蘇令乃召李薄謝之曰頼君也元耳昨晚客是神仙吾作疫坺錄去見拓跋據胡床責吾不接賓客令折朵除職至數百乃云頼主簿言之不然元矣敗左右送歸方得蘇耳

青衫外郎

馬時史實實錄太平乃元和中青衫外郎爾僕宗世因承和萬不三二年位無將相中半日嘗謂中僚諸云

慕勢諸郎

洛陽伽藍記齊土之民風土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塼扣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鼻比

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為慕勢諸郎。臨淄官徒布在京邑。聞懷㙋慕勢。咸共耻之。唯孝忠一人。不以為意。問其故。孝忠曰。管仲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陵遲。足為天下模楷。苟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莠言自口。豈榮辱也。

緇郎 南部新書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與跡熟。因謂之曰。今四十無子。良可惜也。叟曰。為公求之。惟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矣。君遣之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夭父之。僧尋卒。遂生叟。後相之。曰。貴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納僧。又云緇郎。資治通鑑景福二年九月。以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胤慎由無子文武云大中附寺地。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李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壞音怪。緇郎亂小字也。

歸郎 馬令南唐書。城國傳。王鏻王審知子也。後唐同光中。郎皇帝位。國號閩。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

遺策郎 張君房麗情集。鄭生過李娃兒。誹徊不能去。詐遺策以駐馬。後訪娃。娃呼白前遺策郎來也。

姜豉郎 能改齋漫錄。今市中所賣姜豉。以細抹猪肉凍而為之。自唐以來有也。朝野僉載。姜悔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抑由先主無文章。案後腔凍猪肉。所以名為姜豉郎。

索郎 能改齋漫錄。索郎盃者。桑落河出美酒。訛為索郎耳。見酈元水經。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暖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拓枝聲引笑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

會郎 吳自牧夢梁錄。杭州婚娶之法。新人於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門禮。女親家廣設華筵。款待新婿。名曰會郎。

粉郎 浩然齋雅談。若謝為判。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為粉兄。以其為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為粉翁。益可怪。汗見粉子。

老郎 韻語陽秋。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鄭谷嘗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宋禪者詩云。初學芸閣尋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

花郎 吳箕常談 大中遺事 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之。

闌編郎 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闌編郎。

白水郎 三山志。白水郎夷人。亦曰遊艇子。或曰盧循餘種。散居海上。武德中。王義童招其首領。周造參細陵等。從騎都尉。以松為居。寓盧海旁。船首尾尖高。中平闊。衝浪無懼。名了鳥。乾符中有陳蓬者。從海來。家於後崎。號曰白水仙。有詩曰。竹籬疎見浦。茅屋漏通星。人曰。石階苔蘚高低路。竹戶彭亨左右開。嘗留讖曰。東去無邊海。西來萬頃田。松山西巷沙涇合。朱紫出其間。蔡襄記福唐水居船。舉家上一舟。寒暑飲食疾病昏姻。未始去。所謂白水姨。其斯人之徒乎。

撞令郎 遼東西夏國記。兵之勇捷者號撞令郎。

伴仙郎 王梅溪詩詠她。何特清禁裏。一咲伴仙郎。

玉節郎 蘇東坡詩送王欽仲。洗眼忽驚咲見此玉節郎。

白面郎 杜子美詩。馬上誰家白面郎。云云。指點銀瓶索酒嘗。

繡衣郎 岑嘉州集送鄭侍御歸東臺。江亭酒甕貪白面。繡衣郎。

黑衣郎 蘇東坡詩食荔枝。分甘漏鈴下也到黑衣郎。

綠衣郎 王荊公詩。紅裙争看綠衣郎。

索酒郎 黃山谷詩。但見索酒郎。

入棗郎 晉書王浚字彭祖。在幽州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嵩為浚子婿也。

誤持郎 柳宗元集弘農公復大傅獻詩界志云。壁非其盜。各全有誤持郎。

漢家郎 唐耿湋詩宿韋員外宅。傳經常相後。賜筆漢家郎。

薄情郎 蘇拯集寄遠。若能役鬢色。光染薄情郎。

遊冶郎 李翰林集採蓮曲。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

粉署郎 皇甫冉集送部判官赴河南。始罷滄江吏。還隨粉署郎。

唯服郎 魏書韓顯宗與沙門法撫百餘人名各讀一徧。即覆呼了無錯誤。法撫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星郎 楊國忠制往自星郎受秉天憲。

漁郎 元微之集桃源行。漁郎放舟深遠進。

桑郎 北史舊京人呼桑落酒為桑郎。蓋語訛耳。

望郎 元微之行策漸制嘉乃令子為吾望郎。蘇東坡詩東川得望郎。

潛郎 黃山谷詩琢磨佳句問潛郎。

窟郎 杜牧詩李兼生窟郎。

黃寮郎 藥名台州府志。天台縣土產。

守房郎 藥名太平寰宇記。廣州土產。

文林郎 藥名本草荼蘼石斛林其無臭。王水剩去填熟子如李或如林。

檎。生渤海間。人食之，云其樹從河中浮來，拾得人身是丈林郎，因以此為名也。不改如木海樂云人南山不出使人呼温律是以敢賣微是無奈王大呼倚言頃熱且生於飲酒五也。

戴冠郎 鬼名 太平廣記 王勣有寶鏡能照百邪。嘗出於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聲不堪忍。勣問其故，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

胡髯郎 獸名 任昉述異記：坎羊似羊而無角咲之善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髯。

烏郎 魚名 溫州府志：黃駒魚，又一種名烏郎，形似鯮無鱗而烏青雜花紋，俗名烏郎。探花御賦又一名探魚。

郎

詩文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送程總郎序：情之有放感，多失其正，奚而失？私怵之也。私克於理，理徹於思，理之思奚其失？余仕于房。房窮山也，九華伯適帥襄陽，擀公無孰何者。戊午孟春之中，辭客以公移奉使淮東，告聞之屏營不懌久之，乃大尉喜且自咎，僕於公受察者頗客我，且振拂我，且詩盟文社，伯仲我，一旦為吳楚之間，能無戚然。然公天下士，當為天下用，借五細於外，猶未為得其所。今京口國北門，控制淮江，臺軍雲屯，盡護諸將，宜得博碩通敏之士，君相舉而畀之。公意其有在，指呼豪傑，矜𡍼鬘之驍，虜撥有指之故，疆歸為丹地，黃閣之遊，均福四方，端自今日始。與其私患於一隅，孰若無濟於遠邇，于是之思，故余欣然於心。然則放然感然之情，得其正，若夫之不待辨已感然者私，而欣然者公。私者計一己，公者本天下，理然也。雖然，公知我甚深，于其出處顯晦，憐我甚至，繼此借𦬧之便，聚米之餘，玉立上前，𠫤部𠀋謨，將曰：臣有客，惜老矣，外悴而中甚，使其文筆窺兩都，其論事如嚴徐，其思窮自重，踞風塹之於莫人目，以撥狂臣，知非酒徒。君相有未知，爾其肯使之侶漁樵，死泥塗，于至此，則我之所以利賴者何如也。其欣然者，又將不貲乎其宿素，以須公行有日，因道其戚且欣，不齋齋之者，為天下賀，為公道尉，而為送公序。

元何中學集送吳省郎序：元受景命，除天所履，帝王之所未嘗統一者，莫不湛恩治霑，至德融暢。然而地大以遼，故必分建省藩，鎮異柔馭，庀臣碩輔，鄧我交炳，寮和天輝，丕翊皇綱，其宏規遠摸，絕出漢唐者，其勢然也。是以下而掾屬，亦必其可與經體贊元者，然後辟置，夫豈徒若石洪、溫造區區從事幕府河陽者哉。上饒吳肯堂學捻而才高，嘗歷校官，踐帥幕，廸薄領，茲邑始至，便決事，吏民讋服，遂究民瘼，次第力請于上官，以為邑人悠久之利，將成而陞華省，闔令嚴期，迫洁不可留。邑之耄倪，以史君既去為憂，咢相顧歎息。嗚呼，孰知史君之位愈高，其所及者愈遠，而茲邑固在其間也。若憂且歎，果何為哉。於是相率為歌詩以餞史君之行，以繫邑人之思云。廬江何中之辭曰：秋風剡剡兮秋雲稀，佳期俟而至兮征馬頻嘶，結桂枝以為芳兮覽芙蓉以為秀，嗟𡿨溪之清且淺兮，寧不可以回君之首。太微兮郎星，翕星風兮揚天羽，爈珍退食兮高堂燕喜，儼西山其蒼蒼兮倚江流

而長峙縉紳淵源余日華賀湖廣陳總郎劄　竊以向春之末迎夏之陽
共惟某官六轡星輝百城風疎穹示贊襄台候起居萬福某謹熏祓具疏
赫仰干霰度伏句熏慈原宥某仰惟間氣所鍾興運所關清明在躬太極
合德寒燠燥濕之變曷能侵冦視履致祥勿問元吉然屬隸愛助不能自
已敢吏以勺滌瑕瑲申衛乞菌卷卷爲哲御者請某共審妙東淵衷肅將
隆指方觀風而問俗爰涓日以建臺凡隸按澄率增抃蹈某分符江介託
陰方新東縛首常未由進拜馭控悃愊章課駢儀弄斧班門岩電是瀆惟
是言詞拙澁不足歌頌盛美之萬一切幸矜念某恭以某官學古而淵深
通今而敏劭蚤結隆眷凌厲青衛內而樞筦星郎外而虎符龍節聲名事
業炳如丹青必待篤空談而枚數之則所以事門下者抑薄矣善乎歐陽
子之頌韓公曰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以雅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
士亦以此望公也後之能擺落時好而以歐陽子之頌韓公者望其人亦
庶乎知言矣某不佞請自隗始　某嘗謂世之極賤甚愚無若奴隸至於
青天白日則曉然皆知其清明刻冠負屨方隨牒南北乎今有年矣當代
有名公鉅卿以正學振斯文以清獻結主眷用舍進退不以一毫介乎其
心若門下之超卓乎萬紳間者又豈直天日之清明而已哉某雖愚安肯
自處於奴隸後。某鈆槧脫生自知甚白冐昧乘障實不自量雖天隕幸
宿世有遺逸獲仰承慶雲光霽循頂及踵顧奚適而非感荷者壽易大不
及斗貴力則百板州某致官云始適值歉歲若不可一朝以居某蹇磨
鈍間勉夙夜所幸兵民相安牒訴滋簡上供送使僅見闕遺課虛貴有偶
逃吏誅悅時惕日閱月十周巢扠已窮思不勝任門下夙審通利是郡遺
愛依然興念舊游嘉善而矜不能曲垂覆護庶幾末路不阽于危某跡简
陳誠罪當萬坐　某進越昱恐頓首瑞升中歌瀛度琛斗聯珞之眷並惟
天胙蘿璣載燕載寧又量恐有駈冊事什顧承判擇毋敢不共　四前四
川劉總郎　伏以霖商閬序金風兆凉共惟某官對越清遲問望益隆堪
與孚佑台候動止萬福某憬騁道誼圭斎要周如日星之麗天可望而不
可近尋仰具切捌存鑒察向貴宰人控謝隆祉廛冗全集缺於嗣詷第切
愧恧猶恃融察敢意謙抱復枉華緘五雲流光輝映心目張誦欣暢感悚
交懐恭審顯膺異渥榮復穹階萬物胥悅從天而下清名峻節逐日以新
成命一歆善類交慶仰惟某官剛直之氣塞乎宇宙忠嘉之論簡于見擢
休聲丕績中外鴻誦翩然去國亦復許時頃遭變之異常即奉身而詞誣
上方一新聖化旁求哲人衆正彙征一賢猶遂必有攝周南之滯者休寵

鼎來頒趣裝以俟某過家儀章之光英詞俊語厭味雋永口誦耳聽當暑
倏然自惟何人不得當也已傳副墨衍襞緊藏拜賜侈矣薄還稟報屬抱
積制不如來旄之屋矯首英躔未至席對伏紩縣眷兩闕調和六氣珍視
菌乞趣拜綵綸晉儀禁林紳笏均祝台闕華集共想珠聯璧合履此清秋
自天隕祉申錫無疆日邊有所委冡切顧稟承　賀湖廣陳總郎啓　伏
審肅奉芝函載馳華傳輝光郎宿歌杜陵寫直之秋指示使星對李邵仰
瞻之夕耄倪翹首迎覽屬心共惟某官氣塞堪輿學該濩墨措諸事業妙
三五六經之傳作爲文章羅二十八宿之秀出入游膺於妙東操修達遹
於古人篤序篤行偏儀清切龍英虎節達有皇華果分職於地官再峙種
於天塹左洞庭右彭蠡跨湖湘形勢之雄東夏口西武昌覽吳魏興亡之
迹方壁神兵而滅虜正在總餉之得人今謂師律不嚴則下無戰心儲軍
不給則士有飢色三十鍾而致一石董饟餽之將輸百萬師而費千金裕
隸門之供億人誦斯除之丹詔上還舊物之青氊致諸巳試之方偉哉有
用之學闢中糧不絕于道楚頌今日之斡旋制下士相賀於朝行看異時
之熟業某孔懷斗仰爲幸星臨身雖阻於分符神預馳於捧墨大賢容衆
門未遂於登龍小紙爲書履光馳於賀燕悚懔所暨歡喜異琿宋劉漫塘
某賀韓守除總郎啟　吳頭楚尾保障之功江表淮壖總四道饋
也之餉使星所照郎宿文輝綸綍初頒搢紳相賀某官英姿霽月與氣澄
秋明足以察而纖悉弗容身足以決而萬斗莫撓有如邇日深念疲氓乎
斗斛以受輸已盡捐積年之弊揮翰墨以叅訊吏曲爲後日之防汎觀識
慮之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忍惟兵食之重計關屏翰之深憂觀來飛蜀小
試幹旋之妙譽事持索即歸獻納之班某幸以衰年及於寬政結草圖報
敢自後於邦人卧轍留行悵莫趍於道左卿憑尺素以寫寸丹梁何遜集
石頭答庾郎詩　高樹蔭樓密細草綠成被黄鸝隱葉飛蛱蝶縈空戲陰
岑自蕭悅寂寥乎早寄想知阻禁闈何由從簡易　野夕答孫推郎詩
山中氣已滿壇上生烟露臺臺星出雲歛歛雀隱樹虛館無賓客幽居之
懽趣思君意不窮長如流水注沈約詩集會何郎詩　歎威遊來事聚散
居常理孰爲勝投漆忽作弦離天形影一東西山川緩衣裏餞子涉梁上
悲心萬端起方興兒女泣及此流湖水明月潭龍女詩贈何郎　坐久風
吹綠綺寒。九天月照水精盤不思卻逐沉潛去爲惜春光一夜歡　留別
何郎　負妾當時寤寐求從茲紛而阻綢繆富空月苦猩雲斷寂寞巳江
水自流唐李義山集征夢郎詩　塞外塵壓飛頭年度磧西死土隨玉韶

辛苦向金微　韓冬郎二首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
萬里丹山路鶵鳳清於老鳳聲　劒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爲
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鮑明遠詩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風
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烟霧長波迥難依旅鴈方南過浮客未西
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奔景易有窮離袖安可揮歡觴爲悲酌歌服
成泣衣溫念終不渝藩志遠存追從人多幸深願路憖蘦飛昧心附遠翰
烱言藏佩韋　韋應物詩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詩　天生逸世姿竹馬
不曾騎覺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載業玉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
甘羅亦小兒　歲時雜詠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跎跎別夢長水閣閒夜踐霧棹起晨涼烟月期同賞風波
忍異行隱沙曾撼檣拂瀨指逢檣蒲葉錢刀綠筍筒楚粽香因書報思遠
爲我憶檀郎　溫庭筠詩蔡中郎詩　古墳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
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　施肩吾詩望騎馬郎詩　碧蹄新壓
步初成玉色郎君弄影行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　白居易長
慶集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遂以詩賀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
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烟霄老慣

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頃曾有附楊許寄與云不早更散
許通好於君官職是聲名今故也俱入手　宋鄭獬鄖溪集贈來省郎詩
蕭灑不羈性本自出塵埃棄去萬物累健翅天地回白髮來省郎戴葉稱
高才春風如故人昨日天涯來置酒畫堂晚勸我白玉杯調笑脫俗態高
談若風雷歸來碧窗靜殘照寒徘徊豈知丈夫志力攀青雲闕孤坐淚橫
臆慷慨無良媒世事如轉蓬見日千萬回拔翅凌赤霄欲拉高山摧誰可
料前途使我孤心衰　元趙叔英松亭詩集寄省郎傳夢臣詩　經術淵源
悉巨纖妙齡風采德才兼椽曹黃閣惟三語名望青雲字一廉銀團忠勤
心翼翼扶人平恕禮謙謙知君事業他年盛萬寶輝光近具瞻　劉仁本亦
玄集寄許具瞻省郎　長松出古澗參天二十尺矯矯冰雪姿不爲歲寒
易女蘿附其賤亦復借顏色　朝事斧斤剪代由中直但願成棟梁女蘿
不足惜山翁詩寄省郎張國陽　齋門不好恐越俗不尚冠君今欲稽古
但傷知音難再撫月皎皎叩角夜漫漫寸心如連環中有長恨端珠玉本
無趾桃李亦何言充君眼中物恐君歡意闌故人已鼎貴青雲駕飛鸞亦
鶵搶蓬蒿媿此兩翅翰山深紫芝老風烈石髓乾音塵日以遠何由寄加
餐　國朝胡梣隱集重簡虞省郎兼寄劉仲修昆仲　賓鴻遂度塞雲高

文友無書思轉勞想愛還鄉解龍闕番吟避地託林皋紫薇春靜曾分襆
白紵秋深未製袍寂寞劉郎能好客何時對菊泛香醪　龔敷號湖集來劉
子璿省郎詩　何處還堪一舉杯城南風軟少塵埃青山滿郭遊人醉芳
草迎車使者來村店野橋郊遠近禪宮仙館路縈迴落花隨意飄紅雨飛
絮多情點綠苔詩思謾因臨眺得笑顏非爲管絃開琅峯曉日光如洗雲
岫春雲雪作堆樗櫨每愁海濤寬菁我今喜有英才棘門有鵲啼孤出洋
水無芹採藻回檣燕留人澤不斷杜鵑啼血莫相催山中亦有桃千樹何
必翻郎去後栽　宋李復潏水集李無玷自左正言出守永州召爲吏曹外
郎尚阻叙舊先貽此詩　初伏青蒲拜是衰忍驅五馬下瀟湘入承上閣
尚書牒分掌中銓吏部郎樊葉舊垣猶寂寞拱極列宿頓輝光聞歸未便
能傾倒五日朝班得綴行　元李庭寓庵集用郭外郎韻　尋春重過曲江
東爛熳繁華在眼中寂寞此心誰會得少年場上白頭翁　滔滔歲月逝
波東仕事迴思一夢中自笑平生喙三尺老來翻作囁嚅翁　君才獨步
陝西東筆落珠璣咳唾中黻冕定難遺逸驥謾誇披老和陶翁　細草幽
花灞水東籃輿坐我畫圖中歸來酩酊無佳句良愧當年六一翁　歐陽已
到官西達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春衫貰酒畫樓東來碧鉛紅醉眼中

被話我醉初不知但覺紅妝醉　日暮歸驢背穩路人指笑是詩翁　是起
起所適啟不供如此　驕兒索飯泣門東不信凝塵滿甑中撥斷枯腸無
好語生涯已似少陵翁　信有仙山碧海東玉樓銀闕瑞烟中爲嫌上界
多官府且向人間作醉翁　昔隨計吏走關東屢入宮和禁苑中陵谷變
遷今幾度試憑銅狄問仙翁　丁年落筆賦河東曾入鴻儒顧盼中老去
布衣誰比數黃塵憔悴一衰翁　千古繁華逐水東銅駝埋沒棘叢中傷
心欲問前朝事不見遺昌舊老翁　一壑舊隱滸丘東千丈蓮峯指顧中
早晚重尋遂初賦角笠沽酒伴鄰翁　春光淡蕩滿秦東李名已擠形容
痛飲中排悶新詩隨意摘要將公樂學浩翁　山谷詩細川耳新詩忘孫去
遺仕　纔見挂襆出漢東復聞烽火起煙中欲知遺塞征人苦請問新豐
折臂翁　比年恩詔下山東百萬人家喜氣中一見昇平兒無限不甚扶
杖尾田翁　金鼓明年過浙東江山行入版圖中便宜條奏吾儕事勿謂
無人繼弱翁　五雲明處日升東豪傑都歸控馭中爲謝元和諸學士莫
矜相業笑漁翁　寄郝紹先外郎詩　天眷西平雨露偏賓僚妙選必英
賢闕中政仰蕭丞相幕下仍登曹仲達一硯寒冰晨草檄滿樓明月夜籌
邊快須努力平過冠清史功名屬少年　送李敬夫外郎　淵源聖學用

功深籍籍贊名藹士林決事但遵三尺法肥家寧顧四知金譽生哭我滄
黃卷好士惟君是赤心寄語青雲舊知己幾時垂手援湮沉　送劉謙外
郎詩　少年錦帶佩吳鈎乍別庭闈作遠遊足馬飄零天一角歸心搖蕩
月三秋綵衣行逐寧親喜白酒聊忘去國憂明日關河邈千里為君重倚
仲宣樓張文穆公集送卜外郎詩　當年琴調響嚴灘墨授歸來盡廌冠
猶借文書資幞辯還教風采振臺端清明官府光華遠佳麗江山境界寬
別後相思何處在故園花竹日平安程端禮畏齋集次浙東宣帥府閫閫
楊外郎韻　聖世車書混仁涵濩載中大酺歡郡國重譯走蠻戎航海南
金臺堆盤火齊紅懷柔深悅服智術豈牢籠威震秋霜凜恩施愛日烘屬
猶遣蕭稜發亦仰瞳曨海右三韓外江南兩浙東漂商輕稼穡蠡蔞等菁
莪佳誦今猶盛衣冠昔所崇帆檣千里集洲嶼萬家叢人固多豪傑材非
但前商太平興禮樂武備飭刀弓閫寄軍民重權兼節制隆令行號建水
境拓柱標銅跡息鯨鯢惟聲敉風水渢視融猶敘職龍伯欲移宮火似星
躔北無膂樹榆冢麗棊新盡角儀羽絢華嵩品扶參台鼎書英出陛楓律
身繩正木參物鑑縣空不撓惟持重原初每慮終掾曹當代選才彥一時
同銛利硎新刃調和絲應桐文書知己爾談笑樂何窮言事方捫蝨揮弦

復送鴻陸遊首鄞鄮水泛即瀛蓬島是仙靈託窓開日月通霞城人境異
台嶺客心忡撟滑足難躋眾驚可願聲穴傳藏夏后皷說殺靈篋忝望碑
銘古蘭亭筆札工西臺池草句百里藕花蓮腐蕩長雲纂龍湫自雨濛瀑
湖鷲屹石瀑布瀉流虹羊角排山岫龍鬚比隰葒石靈歸洛子柯爛遇恭
童太末壺名舊徐王布德洪雙溪吟已絕四井論非公收去思黃氏遊來
記葛翁江山遺跡在田里屬年豐勝極詩添興清豪酒有功夜舟螢晶晶
春履草芃芃鳥趁宣風便寧虧報國忠下看文法吏相遠馬牛風布戰遊
方始蒲輪召莫勿愛山生似渴呑海覺難充遇異歸休念閑奇訪必躬新
遊呼賤子一起豁昏蒙顧我材無取登高志頗雄諸公如授簡會使刻藤
穹王惲秋澗集奉酬紹開外郎詩　盡嵩胡貢外都城憶昔遊分携無半
載渴仰若三秋已辦催科拙寧煩任智憂何當償宿願相望兩山州宋陸
游渭南集寄五郎兼示十五郎詩　八十九十老可驚白髮森然惜鏡明
身當遊似尚少駐書欲藏山殊未成大兒為國戍絕塞季子伴翁親短檠
古人已矣不可作夜闌撫几歎平生　呂氏子變郎求詩　乃祖身兼持
相業諸孫玉立有家風此郎已復塵埃外它日相期氣類中行已勤勤須
自省讀書亹亹要新功果能哮吼如獅子一瓣香應嗣放翁任希夷斯庵

集詩付二郎　望前一日正芳春我祖當年慶誕辰奕葉有孫同此日吾
門他日寵光新趙忠正德集閑郡理懷甫除郎（以廿日令）　至治本無為
何曹帝力知人惟求俊彥天畀濟艱危鼎席尋黃髮星郎用白眉鋒芒森
武庫律呂奏咸池海內想風采朝中增羽儀餘光被草木盛事播聲詩感
會唯千載飛騰各一時著鞭今更懶投劾去奚疑亦有乘軒戀其如續脛
悲御蠹聊避弋遠御未安枝念舊多生死思鄉久別離自餘復何道湖海
是歸期洪平齋集送高總郎（三首）　鶴唳風聲泥水捷馬騰士飽蔡州平
笑談定取中興業莫道司存只餉矣　霜邊斷隴蕎花白水足平田稻子
紅剩把豐年供祖帳送將玉節過江東　百尋浮玉三更月萬里長江一
色秋照映此心須此水不妨小泊讀書舟　袁起岩東塘集和林子長訓諸
郎韻　視藐不知難紙精不知累我生飽經涉一一如歷塊沈觀授提兒
鏗鏘捷應對由其學不學所入遂迥異有子當務教否則基業墜明經仰
韋賢所重識與器黃金委塵土教子遊於藝父子躋貴閫功業美且粹最
憐房杜家門戶畢覆墜紛紛不肖子掃蕩等劇戲賢愚豈少年成敗見晚
歲君家萬金產兩兩簡玉萃兒時見頭角已負食牛氣誦詩了悉備引義
觸倚類長大守經訓含咀樂心醉淵翻紙上語筆力巧憑倚老蚌生明珠

光彩爛足畏渥洼隆龍種不數蜷蜍筆孟仲叔季間吏咸而述青吾兒勝
犬耳衣鉢黨可遺登門倚群玉辱交每不外譬如散若光照此大海會願
續無盡燈度為宗門慰陸子壽集早過何郎詩　蕭蕭風雨晚藍輿沒脛
泥深我僕痛却憶去年苗欲搞任從行李且盤徐　趙汝滕紫霞洲集錢新
三衢牧常著郎　咫尺去天郡少雙名世儒兩轄建有日五袴周無襦孔
廟雲來祀柯山榆珮褪常侯振文化裕業起於衢李曾伯可齋集丁未勿
八憩叔賦黃郎詩　夙悟金仙空色教化生千百對青春強顏翁媼艷為
貌取悅兒童絲繫身　立伏無言閉口甚當是何事摔頭顛笑他鮑郭捏年
舞我過鶯花即問津　國朝劉基覆瓿集寄臺郎張質夫　春愁思得致
人書喜極成悲淚滿裾冀野驚駘虛伯樂雲門鐘鼓駭鶢鶋全家蕩析飢
寒切病骨支離志應殊我以浮名誤知己緘辭寫意愧何如釋大訢蒲室
集次韻顏公秀御史送觀志能臺郎赴都　我愛豐司寇談笑整三都中
流天一柱執憂顛不扶使君蘭臺彥去悲如推枯利刃剗茅林胥顧篡難
圖問俗湘水上重吊楚大夫長笛幽憤作落日壯心孤歸舟百靈護風雨
間號呼　送觀志能臺郎赴都（何郎半）　皎皎瓊林枝一見足良顧三年
獲周旋臺端肅懲勸野火結夕陰江煙帶寒暮歌長步遲遲寢以長懷戀

次韻答曹德昭臺郎見寄　華屋雕欄擭玉壩光涵珠網耀摩尼室空
誰問維摩病才絕徒憐顧愷癡塵土污人思自舊雲霄舉翮欲何之期君
臺閣鵷鸞集湛湛清風尉所知　送楊子承臺郎詩　六司若不寢食
不遑安佳人重遠別西風古長千辟書豈無華中臺切雲端執簡賛畫諾
群彥集孔鸞丹心照白日椎辭潟驚湍所受温如玉何須鎮作肝賢才期
有用行志良獨難上言保明哲下以濟時艱關陝民食子蜚蝗蔽淮堧便
須紿餽餉胡能及朝飡維斗不可酌西望銀河乾安得仙人掌盤傾玉露
溥張文穆公集送張從之臺郎詩　又報天邊好語催烏臺移近鳳凰臺
幙中頻見此客不江左喧傳某掾來到處冰霜凝簡牘公餘風月入尊罍
他人不似吾同姓歌徹陽關首重回薩天錫詩集淮安舟中呈觀志能臺
郎二首　銀漢迢迢露濕莎南風無力水無波孤舟有客坐不寐一夜月
明聞棹歌　長淮灎灎遠如藍水氣涼生白苧衫三月船頭聽吹笛遠人
歸思滿江南　寄士嚴臺郎詩　薦士如君少文章玉佐泥自登臺閣去
不使薄書迷倖薄無餘積家貧有病妻長安貴公子中酒聽鶯啼　口號
寄中臺諸椽郎二首　天上霜臺高百尺諸郎不爲薄書禁遙知閑倚東
廊柱看盡楊花看綠陰　天上故人頻寄語江東倦客只題詩梨花飛盡
東廊雪又過梅黃杏熟時王逢梧溪集寄溥鷲海掾郎兼簡宗璧二上人
省郎前進士裔出素封家吠畝寸心赤風塵雙髩華玉銜低虎觀金柳
亞龍沙奇壁詩千首頻傳覆碧紗　寄江用敬劉彥肅二憲郎詩　太尉
新開府諸曹舊直臺郎毛通萬乘旗羽拂三台路遶青州入烽從赤壁來
英雄滿麾下參贊屬奇才郝楚陵川集遊斜川憶西郎詩　江壖坐白頭
自分如歸休十年不出戶夢憶西郎游看花當雷溪水合青山流泓澄潭
洞崧容與浮輕鷁回抱道明莊紙道州也玉翅開林丘西舟十二本加州
烏想元水性依依避秦人桃源制田疇遺我山中酒殷勤吏獻酬花飛好
鳥歌塵世有此不醉踏石上水灑然濯百憂何年結茅屋歸去使可求
西郎吟上丘剝實俠　西郎峩峩秋波空萬壑秋氣丹霄通翠嶠燕趙一
千里蒼東刀巖十二峯壁立不讓恒山雄顏行欲過東海東老鷹南來駕
黃隼結巢使入山靈宮羽毛不皺爪距充肅雲慘月驚長風巨靈雖爲重
御護湫穴蟄爲脩蛇訌相君巖巖西郎秀壽與西郎高不朽老鷹黃隼正
吾儕亦賴恩靈庇黃口黃金臺上秋風高會當凌風快鴻毛爲公搏摯毆
雲雞揚鐵崖集鐵面郎美趙御史也　鐵面郎不顧白玉堂願着繡衣棠
上明天耳目下見人肝腸江南使者欺天隱黃金車馱實靈把忍爲青天

近天日峯前見秋年父老出郭門焚香拜使君使君天上斗斟酌元氣成
冬春成冬春立皇𣏌董狐已儕三國史柱後惠文須出理江南驄行且止
萬一提邦塞天耳手持尧時屈軼枝獨立殿前言國是鐵面郎真御史張
思廉玉笥集寄石郎詩　弓馬英雄偏四方何人重爲整王綱鳳凰池塲
多春草獬豸臺傾少夜霜賤似衛青猶出將飢如韓信亦封王誰能孤尖
窮山裏剔盡殘燈讀漢唐宋本至治集中郎詩　中郎柯亭笛乃落桓野
王且得王徽之洗耳聽其旁風煙一蕭索江山自瀟遊世間可憐事稱僕
得如此宋張嶽齋詩集賀新郎詞壽歐陽新卿　卓犖歐陽子是江山鍾
秀鍾靈異才聞世怜則韶光三月莫冀葉尭階有四正天啓懸弧盛事金
鴨亭亭書雲篆散非烟南極真僊至來爲滿薦嘉瑞　神清洞府丹書字
擁笙歌綺席高張吏羅珠翠个裏長春人不老仙籍玉環暗記但判取醍
醐況醉擬作新詩八千首待一年一獻拚伴滿青而艾昌而熾馬丹陽集
鍊丹砂詞贈鄠縣柳蒋村楊一郎　酒色氣財華世俗生涯貪饕豈覺路
途差闌闌迷迷無闌悟背了仙家　達者不驚鋒伏石夏京過有官私事
[illegible][illegible]歸集來鑪鍊黃芽不拖閑禮手無又坦蕩逍遙全性命此外無嘉
又贈鄠縣黃貫谷竇三郎　大悟棄著華拂袖天涯順神養氣事無差自
在逍遙無絆羈到處爲家　虎嘯似鳴鐘龍吐雲芽和光混俗手閑又功
行時修唯自覺嘉上無嘉賀方回詞陌上郎生查子　西津海鶻舟徑度
滄江雨雙槳本無情鴉軋如人語　揮金陌上郎化石山頭婦何物繫君
心三歲扶牀女　畫眉郎好女兒　雪絮彫章梅粉華粧小苣臺樞机羅
緗素古銅蟾硯滴金鵝琴薦玉燕釵梁　五馬踟徊長路漫非意鳳求凰
認蘭情自有怜才處似題橋貴客栽花潘令真畫眉郎　試周郎訴衷情
喬家深閉蕣金堂朝鏡事梅粧雲鬟翠鈿浮動微步擁釵梁　情尚秘色
猶莊逆睹相弄絲調管時俟新聲翻試周郎元王惲詞感皇恩　贈李士
觀諱儀霸州人于廿時鹿菴先生門同舍郎也性端方嘗爲刑司經歷官
好學不倦與人交有終始　回首竹林遊山陰陳迹濩落襟期記疇昔論
文把酒醉盡清泉白石幾年江海上空相憶　邂逅淇南羈愁都釋兩鬢
怜君吏如漆幽懷重叙不待小槽紅滴新詩隨咳唾驪珠凛唐李義山集
聖郎曲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
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木爲他通頰色

郎地

左傳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隱九
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桓公十年冬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　莊公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莊公三十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在州東五水上北以時）

郎州

州名 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武德元年開南中置南寧州乃立味同樂升麻同起新豐龍陸泉麻梁水降九縣武德四年置總管府管南寧恭協昆尹曾姚西濮西宗九州五年罷總管其年冬復置寄治益州七年改爲都督督西寧棳西利南雲磨南龍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仍割南寧州之降縣屬西寧州八年自益州移都督於今治貞觀六年罷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寧爲郎州也領縣七戶六千九百四十二京師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北接曲州也

阿崩郎　阿悮郎　犬郎

鎮名雲南志已上三條俱在建昌府隆州坊郭鄉鎮名

居郎

雲南志在建昌府永寧州中縣坊郭鄉鎮名

夜郎

國名 鄭樵通志西夷傳夜郎漢時通焉初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人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有竹林是也王嘗從之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按漢書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獨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爲侯與班史抵牾今兩存之）初楚頃襄王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牂柯繫船杙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眾王滇後十餘歲秦滅六國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蓋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至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不然何為俗習而書范曄所記詳孜為正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頃襄

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卒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凡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滅六國人不之詳也蹻音渠略反）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鉤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華陽國志曰桄榔木大者以析桄榔而散出其木肥作麪如麪割如織中石見料唯中黑根乃致敗用良中實似橄欖木長人似桄榔中作舒頭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棕櫚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麩赤黃密緻可食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城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毋斂縣人也）文獻通考夜郎國（今在珍州界為郡即其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隣滇國（今雲南郡滇國）其國臨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爲郎中遂見夜郎侯蒙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今犍爲陽安仁壽通義資陽普其地也）發巴（巴郡今通州等十五郡地）蜀卒（蜀郡今蜀郡漾陽唐安以北山南等郡也）理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今越巂郡地）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郡尉十餘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漢中巴漢巴郡今漢川巴川蜀川之地也）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罷音疲離遭也濕水濕也）死者甚眾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爲害（通西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閒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爲昆明所閉（昆明在今越嵩郡西南）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殺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爲牂柯郡（今隋州思州郡是其地）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爲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五十餘城）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兵擊牂柯大破之後（五復中為縣屬漢牂柯郡）

姑繒葉榆人復反鈎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鈎町王至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鈎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侯已名後為縣屬漢）
（牂牁）吏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
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
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不前之意選息兗
反耎人兗反）大守察動情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
月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
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勃之心而犯守尉）遠藏溫暑毒
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
屯田俗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勑旁郡守
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兵於敵為害）
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
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損者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人絕
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
絕之反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至
牂牁地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名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

其眾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 唐賈
費珍莊璪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
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多霖雨
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
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鼓沙羅以祀神
風俗與東謝蠻同 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
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
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貢宋乾德三年平蜀五年知西南蕃南
寧州蕃落使龍亮瑫等來貢詔授以官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來
貢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百七十八人來貢馬百六十匹丹砂
千兩太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琚遣其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七人以方
物名馬來貢自是至景德朝貢不絕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
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麞鹿充食每
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
壘官府惟短垣光進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
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

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華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猱猿使
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為飾大中祥符以後頗為寇抄轉運使寇瑊
調兵擊之夷人寧息天聖以來訖于元符貢奉其首領龍氏於諸姓為最
大世世襲職貢奉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
異者恩賞而已賜以袍帶等物至剌其數於臂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
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
龍方張石羅五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
西南七蕃 云江州志唐李太白天寶初至長安知不為貴近所容歸寡堂
康廬讀書後為永王璘脅辟為府僚白迭還彭澤坐璘累當死初白遊并
州識郭子儀於未遇子儀表其寬請解官為贖詔流夜郎唐李翰林集憶
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搖
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蕭賛曰太白
有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屯詩篇與大雅人士未其放唐夜郎縣隸涪州
士贊曰桃花水見前此賦詞士搖蕩春風殆春日又緣決敗金骨）盧溪詞
菩薩蠻 紹興十九年謫夜郎州學諸職事邀就孔志行家園讌集詩初
至貶所見人物風景之美夜夕方歸恍然莫知為何所酒醒作此詞以記

之 武陵西上沅陵渡扁舟忘了來時路花外有人烟相逢疑是仙 清
樽留夜語醉倒知何處歸去客心驚金雞明啼鳴方與勝覽題詠唐李白
寄江夏韋太守詩云云西上令人老夜郎萬里道 又寄韋南陵詩君為
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造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 張
文昌送蠻客詩借問炎洲客天南幾日行江連惡溪路山繞夜郎城 四六
要路異臣 樂源古郡 雖云夷俗 實慕華風 古不居於臣服 今
又被於皇靈 萬里來輔暫撫夜郎之俗 一封紫詔即歸曉禁之班
粤從漢代尹珍之教化始行 脩至唐朝太白之詩歌尤甚

郎氏

千家姓郎（自中山）古今姓氏辯証出自姬姓魯懿公孫費伯帥
師城郎因居之子孫氏焉郎魯邑也春秋魯莊公築臺于郎 李
武子築郎囿即其地漢有郎含後漢郎顗字雅光北海人石趙司空郎安
五又含五世孫魏伏波將軍芳徙居中山新市縣後燕有秘書監郎數五
代史梁有軍將郎公遠千姓編郎氏又出
魏郡北海後趙有郎肅啟劉青錢宮音

郎顗

宋漢書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
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搆法四方口）

暘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狹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五十狀月及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遣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夫大人將行水令大土令則行木令夫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救賢者也施之者見者不可復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之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故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

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爲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殷在河北遠迩山川自祖乙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皆嗟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藏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郵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

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冒陽象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坐一也鄭臣據度冒其君光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能遂或從君復不覺悟下爲寒之比昔屍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詞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書義云分卦直

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五爲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謂疏於三公而數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詣尚書更對也

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償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尅峻文修無之欽所錮滯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加中（日加中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徵爲火火主旱也）

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急之不過時三旬間又過期段今立至明日立也陽和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者經緯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圖以後圖火災救引之也眚沴謂災氣）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云有寒溫無貌清濁者也實者居道化于下有其化有貌濁清者無寒溫也佞人以使巧往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使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使寒卦以寒使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而陰使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

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貢賢未聞朝廷有所賓披非所以求善貴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道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爲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

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也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甫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言
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
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
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漢書武帝紀
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顧訪問百僚有違臣言
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事臣竊
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
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
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星下四小星為玉井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
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心星也何休注曰龍星明者可以為
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為大辰伐又為大辰爾雅曰伐謂之大辰也北極亦
為之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
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
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
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

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
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
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
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
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
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建南方火宿之旟為其旟也以火勝金故建井
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玉板之冊也於西
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日火勝金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
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
司各各考事考即案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主謂火
也時考問起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
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
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
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中台謂三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

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
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實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主
桂生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
同咎咎猶災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
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也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
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
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春秋以為
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
定位陰陽氣用事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
也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
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
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之九二困者衆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
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
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陽涸之象故以喻

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困窮不離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
厄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
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
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黥
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
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
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
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
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
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
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
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
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
及兆人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者因此以順其時令
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
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

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illegible]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天奇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王事上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謂使尚書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斷國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感於五以立上神三五乘轉紀以勑運紀三百載斗歷改憲也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改紀曰五行更用更王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孟夏衣朱衣赤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殽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謂健材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人世謂乾龍之象故此文謂易與拔茅茹之屬至于類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之時行也當猶之臧否猶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所貴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

降逆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謂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衣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可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寡中得之大音若勸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將凡侍收晚成也善人為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使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卑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春秋演孔圖曰

玉衡為帝開衡為臣宮為佐方衡為人也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稚齒化阿有聲子奇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數顧況聞百僚叢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

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親侍之臣也）天何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以闇患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月令仲秋曰春分之日玄鳥至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大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為地震為雷雷出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雷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太皓天）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豐年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曰人石申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

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壯各大其方色皆焯然鼓樂之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為禮記曰歲旱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禮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耀（火處謂火之處也時恭陵上災處有光耀不止）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菽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十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七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鍾羌良封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顗善顗不顧以此結恐遂為禮所殺

郎基

北齊書循吏傳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惠閭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史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率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盡戎杖亦盡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戚並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郡西界與周接境周使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因緣婣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綱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省欵下並允基所陳條綱

既跌獄訟清淨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指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僚譽爲刺史元嶷所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富達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基子茂隋史有傳

郎茂

隋書列傳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秘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

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又參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

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七十五有子知年

郎穎

姓氏遙華穎字楚之與郎蔚之議論時人莫能識並稱蜀中二郎

郎方貴

隋書列傳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

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郎餘令

唐書儒學傳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餘令傳乎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䂮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䂮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嘉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拾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詳下

人引御史生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為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罪，故以事呂餘慶。婢父婢方斐謂敷，敷死獄中。又裒貲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讕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榜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柰何。」及為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董衙音釋墝苦交切墽□□切□□十□聚□水切謾莫半切欺也讕郎干切逸言

郎士元

辛文房唐才子傳：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寶十五載盧庾榜進士。寶應初，選京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左拾遺，出為郢州刺史，與員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兩君詩文祖餞者，以為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閑雅，近於康樂，珠聯玉映，不覺成編，掩映時流，名不虛矣。有別業在半日吳村，王季友、錢起等皆有題詠，每誇勝紀詩。集今傳于世。姓氏進。華士元唐詩人，錢起齊名。

郎簡

宋史列傳：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唐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漑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竇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偽為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權秘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潔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其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

頔，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為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為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為絜所累。終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安志：後二百年，有遠孫伋、偉同登紹定五年第。以例文不得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作清波別志：資政殿學士孫公沔為守日，榜其所居坊曰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

郎曄

臨安志：曄事同里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錄。雖從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然甚以儒學知名。以橫浦日新錄湯昌國經序清波別志：曄字晦之，杭人。或謂郎無他郎，當與侍郎同譜。象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晦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累舉得官，不霑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

郎思

宋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銘：余自郎曹以言事擯，僑居西市，距君舍二里許。嘗過君飲，君時已七十餘，姿狀厖艾，鬚髮盡白，酒酣慷慨道平生，經行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媺惡，及可喜可愕事，纚纚有本末。且言開禧初，淮楚騷動，身在圍城中，間以奇畫干主帥，月飄中國，解欲官。僕捭頭挾所得胡人弓矢徑歸。每北風塵起，撫鼓操弓，猶踸躍自喜，恨不獲牢籠快馬，蹴踏冰雪，効驅馳也。語畢，目光炯然，如秋隼之欲擊。意甚壯之。問君何以不從戎，曰：「吾宗本詩書家也。景德六年，遠祖簡登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名在國史。衣冠中絕，落莫幾二百年，物久鬱必愁。奮貧久居，必慕嚮。僕少游四方，閱人多，視諸孫當有以儒科進者，歸出橐中裝，延師教之。晝綜理家事，夜張燈挾策，坐孫輩傍，吟諷與相應和，老者未寢，少者不敢懈，以故偉、伋能力于學，紹定壬辰同忝科第，以續前脉，僕籍是亦階初品，執與鶡冠多。」因扣君養生以何術，曰：「寡慾。」安土以何術，曰：「寡忿。」治生以何術，矍然拄手曰：「是非考功所當問，老夫亦不能語考功也。」余令浮湛周行，娓且病，念君涉多而見愕，早貴而識明，沼魚哇弁，可以永日，欲歸效太史公訪所過長老，從君執筆記所聞，而還以不起訃，噫，惜哉！君郎姓，在漢為安丘人，在魏為中山人，唐五季以來世為杭之臨安人。贊生瑀，瑀生孜，孜生君。君諱思，字伯永，性明直，無襟械，事母老猶篤，撫鞠猶子盡恩。平居意已沉毅，閨門禁嚴，與人言是是非非，不苟同，臨財義不立，貴恭而樂周急。生以紹興庚辰，卒以端平乙未十一月八日。娶章氏，封孺人。男三：誌、詠、談。季發辛。女嫁施廷祀。孫男七：偉，前紹興酒官；儀；做；伋，新慶元市舶

務儼備儀孫女四曾孫男女十二以明年三月壬申葬君于章鴻光城傳
假奉大母命來乞銘曰曾大母丗哥銘大父不得銘寧不葬惟先生衰憐
之固次第其說系之銘曰勤以任乎時爲富靜以安乎命
爲壽四世而林立一科而岐秀其蕆之深封之茂也夫

郎翁

宋陳亮龍川集郎秀才墓誌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
第道毋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
起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
嘗飯於郎氏也是其郎翁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
來從余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鄉邑數十里而爲
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需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
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並山也不然吾何力
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其在官者亦
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
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月正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
之則既先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賻我夏五月鄭公
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遣延久之則反飯於郎氏矣鄭公

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
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
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衰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雲川
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爲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
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竟鵬舉娶徐
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修次未笄鵬舉死
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
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違人無閒非病章
違得書未仍其應生
者自刀其藏其定

附只兒哈郎

經世大典哈郎滅乞里台氏至元二十四年授
昭武大將軍太僕卿元貞元年進階資德大夫
是年立西域司改授資德大夫御史大夫太僕卿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
達魯花赤佩虎符壽進榮祿大夫大德四年以疾卒子孛魯不花至大元
年授開府儀同三司豐國公遙授平章政事行太府院使西域親軍都指
揮使佩虎符尋又特授左丞相行知樞密院事至大元年以疾卒子咬住
哥授嘉議大夫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皇慶二年進通議大夫
至治三年改授正議大夫同知典瑞院使兼前職天曆元年秋九月有戰
功二年授雲需總
管府達魯花赤

虞璠妻郎氏

宋楊誠齋集太宜人郎氏墓誌銘慶元六年五
月八日小男幼與歸自中都因問昔同朝故人
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與首出朝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
書二札其一問暄涼訪生死寄藥物其一則曰儔不天喪所恃瑞七年矣
而未有以焯諸幽風夜祇惧無以詔孫子詒將來俾母德其埋厥事誰歸
託契不淺言立而傳徹執事嗬控焉有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中林公湜
之狀在苿敬再拜序而銘稱太宜人郎氏寧國府寧國縣人父僴鄉先生
也太宜人生而靜專先生特異之嘗曰此女類我雖貧不以妻凡子故朝
散郎虞公璠先生忘年友也遂歸之太宜人既自忘其外家之貧朝散公
亦自覺其婦德之富君子謂郎先生善於擇壻朝散公慶於宜家兩族有
緯州里儀之太宜人事姑孝姑嘗寢疾適兒乳且哺子且執事于膳于藥
匪躬弗置匿嘗弗進姑見其勤諭遣之曰汝自須人執吾小愈母久汝苦

太宜人曰敬諾然終不斯須離也既亡春秋祭祀之日雞初鳴急起盥漱
滌豆邊具牲酒皆出其手既秩既錫而家人有未知者如是者終其身朝
散公每觀書至夜分而歸太宜人逆之閣右如大賓大客肅雍莊栗慈撫
諸子每見朝散公義方嚴甚從容言曰兒識者學彼自勤勵頭督過之將
非傷恩遇下以寬有過失未嘗詈罵又爲之開擇一家之中上無卞急下
無齎咨朝散公平日詩酒爲樂客至必取其車轄投井中採從者出之門
外禁毋得歌驪駒於是卧尊壘飛殘箭投壺奕碁賡酬詩句大笑爲樂不
極驩不止太宜人既不憚煩且爲備先具以侍不時之須是以朝散公益
得以交天下名勝至於家人燕集絲竹閒作則獨凝然危坐若不聞者一
坐肅然平居似不能言時發一語理盡而氣和每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多言祇以賈禍其子儔自監察御史被刑湖南孝宗皇帝以太宜人春秋
高改使浙東四明閫守復命恭攝衣玉節導迎板輿翟茀米憤暉映行
路往來千巖十洲之間每至登臨勝處芝蘭詵詵冠蓋欣欣綵服後先上
千歲壽士大夫鹽之羊嵗御史得郡九江諸子恐動老人之念不敢言既而
聞之喜曰吾久矣勤歸與令得過家天賜也既歸會親戚諸姪之高年耆
杯酒接歡恩意周洽家有名園日涉其間御史承迎母心欲求爲祠官以

使已養還以疾捐館紹熙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臨絕湛然享年八十五
太宜人生長儒素歸大家見其子冠冕為部使者又以高宗慈福慶恩三
封至太宜人人謂貧富異觀貴賤易志而自奉甚薄自視甚卑一毫不怵
其心御史審諗同院御史林公湜曰吾母雖當燕衎未嘗不勉倩以名節
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史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振職左遷皆韙御史
不知家有師也既耽釋氏書風雨不渝清晨未嘗茹葷蓋五十年云諸孫
以五年正月壬午祔于西山實于朝散公之墓從治命也男五人份仲倚
佃倬仲迪功郎新黃州黃陂縣主簿倬以鄉貢進士入太學前卒女四人
俱嫁士人今惟李在孫男六人衡術衢衛術衛國子進士衛迪功郎新
鎮江府丹陽主簿女七人今曾孫男六人熹餘未名女一人銘曰朝散遣家
相維淑媛奉常蹇弱匪師它人奉常何師萱堂老椿帝曰此母是生鯁臣
予秋汝服予歸汝綸若鄧春秋壽觴其芬九齡有開言歸其真有西者山
有歸者墳而葉
而根徒厥子孫

朱甲妻郎氏

元史湖州安吉縣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殁郎氏護喪還至王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奔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貧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卒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八 十八陽

喪 喪禮三十八

安恭皇后中興禮書發哀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五日皇后上僊奉聖旨應干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討論申尚書省今討論下項 一檢照孝明皇后典故皇帝初發哀服白羅衫黑銀帶乞令文思院製造赴御樂院送納 一檢照章獻皇后故事是宣于萬安宮宰臣王旦等見帝于萬安殿之別次奉慰是日輔臣節度使兩省三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並入臨於萬安宮庭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內諸司使副以上並臨於宮門之外乞從御史臺畢處吉集文武百僚赴別殿門外立班發哀內諸軍將校依禮例於本營發哀 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臨安府見任寄居待闕官不該赴別廟立班文武百官乞依禮例並赴臨安府公廳發哀 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典故發哀日時前皇帝自內服常服至御幄俟時將至皇帝就幄易皂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百僚就幕次去金玉帶服皂角帶次百僚入詣別殿下並北向立定俟時至皇帝就幄內舉哭百僚就位皆舉哭畢退皇帝服皂幞頭白羅衫黑銀帶還內欲乞依上件禮例 一發哀時太史局選定宜用今月二十五日申時 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合擊鐘五萬杵欲乞令臨安府裏外諸寺院自六月二十五日爲始共擊鐘五萬杵 一檢照懿節皇后禮例依故事百司行移欲並稱大行皇后詔依 同日又言皇后上僊所有皇太子親王發哀之服令欲比傚禮例於百僚發哀時前入詣本殿服皂幞頭白羅衫黑角帶發哀其幞頭衫帶並乞令文思院製造詔依 同日詔差費琛充都大主管官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大行皇后上僊依禮例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諸陵攢宮所有合排辦事件依自來奏告禮例排辦候太史局選用七月四日己亥依例分作兩日行禮其奏告官天地社稷宮觀乞差侍從宗廟諸陵攢宮乞差南班宗室詔依 入臨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檢照章獻皇后典故按孝明皇后故事皇帝未成服群臣日赴萬安宮一臨今欲乞依禮例皇帝未成服文武百僚赴別廟日一臨詔依 同日又言今來皇后上僊文武百僚赴別殿入臨合用香五合乞令入內內侍省請降付本殿其香案香爐炭火匙合等並乞令都大

主管所下諸司排辦詔依　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后上僊令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六月二十八日文武百僚趂赴別廟入臨緣同日係欽慈皇后忌辰行香日分委有相妨今欲乞除皇太子親王赴臨立班外其文武百僚止趂赴景靈宮行香訖赴入臨詔依　入臨儀　其日文武百僚服常服守和寧門入赴皇城門幕次去金玉飾易黑帶以俟皇太子親王詣殿下兩拜訖引皇太子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退復位舉哭十五音兩拜訖退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宰執文武百僚詣殿下立班定揖躬兩拜訖禮直官引班首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訖退復位舉哭十五音兩拜訖退歸幕次易吉帶退有職事相妨免赴上班　不停祭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后上僊令檢照懿節皇后禮例未祔廟以前所有宗廟祭及中小祀特不停罷今來皇后上僊未祔廟之前乞依禮例祀祭特不停罷詔依　禁樂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欲乞依懿節皇后禮例除祭天地宗廟社稷用雅樂外其餘祀祭雅樂欲乞備而不作其行在樂自舉哀後權行禁止俟祔廟畢日舉用及乞依禮例指揮下日令臨安府禁屠宰一日詔依同日又言今來皇后上僊成服欲乞依禮例諸州軍并所屬縣鎮候指揮

到日管內寺觀修建道場三晝夜并禁樂三日及禁屠宰一日詔依　小斂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后上僊都大主管所奏太史局選大行皇后寄梓宮小斂宜用六月二十六日壬辰時宜用坤時詔依　大斂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據都大主管所申太史局選大行皇后梓宮大斂破服立銘旌宜用七月二日丁酉收髮掛服立重宜用七月七日壬寅竊緣自大斂至掛服相去日分差遠今檢照昨顯仁皇后故事係九月二十日上僊二十三日大斂破服立銘旌收髮掛服立重並用當日所有今來大行皇后大斂破服立銘旌掛服立重欲乞依昨顯仁皇后體例並用七月二日所有時刻乞下太史局選擇詔依太史局選到大斂破服立銘旌時宜用其日乙時掛服立重宜用其日丁時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大斂令檢照禮例條具事件下項　一大斂時前依禮例都大主管官先行祭告禮　一合用祝文一首述以大行皇后大斂時前遣官行祭告禮之意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　一供養茶酒果祭食并香案香爐匙合炭火燎草拜褥等係諸司排辦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大斂畢欲乞皇太子皇子詣大行皇后殿下再拜訖

皇太子升殿三上香跪奠茶酒降復位舉哭再拜訖退詔依　大斂儀　其日俟排辦訖大斂特前都大主管官詣香案前北向再拜訖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執盞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俟刻擇官讀祝文訖請再拜訖俟時大斂　成服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今來皇后上僊依典故文武百僚合服齊衰布頭冠白幞頭大袖襴衫腰絰依故事三省樞密院主事以上係主事以上有官人服孝服餘不服并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各合服孝服今欲乞依上件故事製造內引班無官人止服布幞頭大袖襴衫腰絰並乞下臨安府製造兼契勘見任職事官合製造孝服外所有寄居待闕文武官依例給布一疋自行製造劄下臨安府依所乞事理施行　二十六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今來皇后上僊檢照孝明皇后崩皇帝成服服齊衰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桐杖皇子亦衰服加布斜巾帽首絰絹襴服所有今來皇帝皇太子皇子所服欲依上件典故其皇太子妃并皇子夫人所服別無的確典故外今欲比附公主典故服布帕頭帔裙衫首絰絹襯服並乞下文思院製造內皇帝衣服赴御藥院送納及檢照懿節皇后故事皇帝成服並服孝明皇后禮例製造續奉指揮不用桐杖欲乞依上

件禮例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令檢照懿節皇后典禮參酌討論下項　一勘會行在諸軍將校已降指揮於本營發哀外所有將來成服依禮例除統制統領官成服外其餘將副并部隊將管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及將校副指揮使以上常服哭於本營廳事三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祗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副指揮使以上御前忠佐百官赴臨去處亦臨於殿門外今欲乞依上件禮例施行　一勘會外路駐劄諸軍去處依禮例合就所屯軍去處俟報到自副將而上成服其餘部隊將至副指揮使以上並常服哭於本營廳事三日而止今欲乞依上件禮例內沿邊州軍駐劄去處依禮例更不舉哀俟指揮下日令進奏院關報詔依同日又言今條具下項　一依禮例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合服布四脚係幞頭直領襴衫上領不盤腰絰以麻其所造衣服乞令所在州軍製造　一欲乞依禮例行在并諸路州軍縣鎮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除服後不禁行在自成服日為始諸路州軍候訃告到日為始　一欲乞依禮例沿邊州軍縣鎮並不舉哀　一逐項事理候令降指揮下日令進奏院遍牒知士庶素服依禮例係去頭巾本服止服淺淡衣青皂頭巾詔依同日又言今條具下項　一御前禁衛行門

班直親從伏行親事𡚁官，自皇帝成服後，如遇朝殿等，欲乞依禮例並服紫衫黃帶子頭帽，至皇帝釋服了日依舊。　一將來文武百官成服後，有乘花繡轡者，欲乞依禮例並易以皂轡，至釋服日依舊。詔依。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檢會欽聖憲肅皇后上僊，二弟及顯仁皇后上僊，韋掞等姪，並服衰服，終三年之喪。若入皇城門，權易墨衰，由權開門入出，所有遂七百日止，合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合於當日掛服時，內於權開門外便服衰服入赴立班。所有今來大行皇后之弟夏執中，欲乞依上件禮例。詔依。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大行皇后上僊，已檢照典禮，盡降指揮。皇太子、皇子亦齊衰服，加布斜巾帽首經絡襯服。攷之禮記問喪篇，有子不用杖之文，為尊者避故也。今欲依禮經，更不用杖。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皇帝成服并釋服日及釋服後至祔廟前，遇朔望日，皇帝不視事，文武百僚於常御殿門外進名奉慰。所有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欲乞依禮例，皇帝成服并釋服日及釋服後至祔廟前，遇朔望日，皇帝不視事，文武百僚於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詔依。　同日，又言：成服畢，皇帝行祭奠之禮。今檢照懿節皇后典禮，條具下項。　一合用香案、香爐、匙合、炭火、湯瓶、注碗、盞盂、托果、茶酒、盂子、鈔鑼、盆臺、燎草等，并焚祝版燎草燈火，並乞從都大主管所下諸司排辦。　一合用御幄施麃於別殿側，隨地之宜，并御座黃羅裀褥，奏請紫褥，乞下儀鸞司排辦。　一合用祝文一首，逐以皇帝爲大行皇后成服訖行祭奠之禮，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下入內內侍省取降。　一合差讀祝文官一員，於史官內差。　一合差侍香并進茶酒、捧爐、舉祝版內侍，乞下入內內侍省差。　一合差定時刻擇官二名，乞於都大主管所刻擇官內差一名於殿門，二名入殿門外百僚幕次前。　一成服日至時，如遇雨降泥濘，乞令文武百僚止於別殿門外幕次，俟時掛服訖，隨地之宜權立。止乞宰執及見今赴臨入殿立班，官於殿門內外隨宜立班。　一合差前導太常卿一員，贊引太常卿、太常博士一員，乞差太常寺少卿、博士充。　一依禮例，成服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成服日，皇帝行禮，欲乞皇太子、皇子詣殿下，同百僚立班。詔依。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所有其餘日，皇太子、皇子至大行皇后宮中哭泣，如宗人之禮。詔依。同日，又言：成服畢，欲乞至日俟文武百僚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次詣德壽宮殿門外，進名奉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次移班稍東，進名奉慰壽聖太上皇后。詔依。同日，又言：儀鸞司狀，契勘所管

陳設係是日常應奉之物，所有今來應干釘設所用陳設名色，亦各下所屬討論指定。若有改易名色，候指揮下日，報臨安府、兩浙轉運司製造，關借，禮畢拘收。奉聖旨，依今禮官討論指定，除大行皇后殿陳設合用白素外，所有殿側所設幄次用青素，其餘陳設係是時暫，即難改易。詔依。同日，又言：今續次討論合行典禮。　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欲乞依懿節皇后禮例，成服日，百官服常服吉帶入皇城門內幕次，服衰服立班訖，就次易常服，去金玉帶、魚袋，服黑帶，進名奉慰訖，出皇城門。其第二、第三日入臨准此，唯不奉慰，至釋服依舊。　一昨顯仁皇后例，文武官成服入臨并奉慰訖，既出內門，並服白頭巾、素服、白帶子。所有今來文武官成服入臨并奉慰後在外所服，欲乞依上件禮例，至除服日依舊。　一今來成服日，三省、樞密院等處無官人，欲乞依懿節皇后禮例，素服三日。詔依。　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今具昨懿節皇后禮例，參酌申請下項。　一成服三日，每日朝臨，文武百僚並合詣別殿立班。係於七月二日、三日、四日朝臨。其行禮儀注，即合依見今入臨儀注。　一合用香三合，乞令入內內侍省請降付本殿。其香案、香爐、炭火、匙合等，乞令都大主管所下諸司排辦。　一依禮例，入內內侍省并內侍省官所服孝服，若隨從車駕至几筵殿，即合服著。所有今來入內內侍省官所服孝服，欲乞依上件禮例，若隨從車駕至大行皇后別殿，即合服著。詔依。　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今來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舅姑為婦，雖是服期，檢照國朝會要典故，即無該載，止有為宗室大功以上親合舉哀成服。凡發哀，設次於後苑壬地，前一日，所司預於舉哀所設幕殿，周以簾帷，色用青素，服素白羅衫、皂幞頭、黑銀腰帶，行舉哀成服禮。今來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欲乞比附上件禮例外，壽聖太上皇后所服禮制，今參酌會要典故，合服碧羅帕頭帔、白羅寬袖衫、淡黃穀子裙。欲乞依上件禮例，於七月二日成服，時於德壽宮後苑壬地設幄，為大行皇后舉哀成服之禮。所有合造衣服，乞下文思院製造供進，其儀範令太常寺檢會供報。伏乞特賜敷奏德壽宮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旨：依禮官擬定。　成服儀　其日時，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先詣幄前立，俟皇帝自內服皂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詣別殿側御幄，即坐，簾降。俟時至，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后上僊成服。奏訖，伏興。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並稍退，易服訖，於幄前立。皇帝釋素服，服期服。文武百僚於別殿門外同時易服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報引文武百僚入詣

殿門內外隨宜立班定禮直官先引讀祝文官詣香案之西東向立俟皇
帝服期服訖閤門報班齊在位官皆再拜訖薦褥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
卿前導皇帝出帷詣香案前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
請酹茶三奠酒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奏請皇帝舉哀
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又奏請致欽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在位官皆再
拜俟皇帝歸帷次文武百僚前導官退歸次換常服黑帶詣後殿門外進
名奉慰訖退。　殿攢　乾道三年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
后上僊檢照章穆皇后懿節皇后禮例俟大歛訖合選日殿攢今來大歛
已定七月二日所有殿攢日時及祭土時并殿攢方位太史局選用七月
七日壬寅祭土殿攢時並宜用當日丁時殿攢方位宜於本殿東南利方
言詔依　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祥宮殿攢今條具下項
一依禮例殿攢日不視事群臣奉慰　一殿攢合用楫墼罏帳及合用物
色等欲乞依禮例令都大主管所下所屬排辦　一殿攢日百司作休務
一日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二合祝文二首一首述以爲大行皇后殿攢
將前道官行祭告之意一首述以皇帝爲大行皇后殿攢行燒香禮之意
一合於大行皇后殿側設青素御帷施薦設裀褥等合用香案器皿等差
前導讀祝文官侍香等內侍官等欲乞並依成服禮例　一合用祭告并
行燒香禮供養食并茶酒果乞都大主管所行下諸司排辦　一殿攢時
前祭告行禮官欲乞差都大主管官　一檢照顯仁皇后殿攢行禮日百
官已釋服皇帝未釋服所有陪位立班官係用戚服日臨於殿庭立班官
易乘服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不入陪位止令常服去飾以俟奉慰畢退
令來大行皇后殿攢行禮陪位立班官并奉慰欲乞並依上件禮例內殿
攢行禮陪位欲乞皇太子宰執親王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見任卿監郎官
管軍知閤攢行御帶環衛官立班詔依　殿攢時前行祭禮儀　其日俟
排辦足備引都大主管官常服黑帶詣大行皇后祥宮前北向再拜訖搢
笏跪三上香奠茶三奠酒訖執笏俛伏興少立陰陽官讀祝文訖都大主
管官再拜訖以俟太史局報時及引都大主管官監視殿攢。　殿攢皇帝
行禮儀　其日文武百官常服吉帶入皇城門幕次俟合赴殿庭陪位官就
次易素服以俟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就次易常服黑帶以俟奉慰俟殿
攢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行事陪位官入詣大行皇后殿攢殿下就
位立班定讀祝文官於香案前立前導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並於御
帷之前立皇帝服期服詣帷即座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

卿當帷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爲大行皇后殿攢行燒香之
禮奏訖伏興退復位在位官皆再拜訖薦褥前導官導皇帝出帷詣大行
皇后祥宮香案前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請奠茶奠酒再
奠酒三奠酒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又奏請舉哭皇帝舉
哭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又奏請致欽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在位官皆
再拜皇帝歸帷薦降陪位前導官退歸幕次換常服黑帶以俟與侍班奉
慰文武官並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次易吉帶退　御殿　乾道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檢照章穆皇后懿節
皇后禮例群臣釋服後皇帝便殿視事權易忌日之服俟皇帝釋服後常
服前殿視事今欲乞依上件禮例兼契勘見今係後殿坐亦乞依已降指
揮施行詔依　七月五日閤門言爲大行皇后上僊皇帝釋服畢自今月
九日後殿坐詔依　閏七月四日禮部太常寺言閏七月三日至七日緣
係在安恭皇后祥宮啓攢并發引之內并閏七月十八日卒哭并二十一
日祔廟日依已降指揮前後殿不視事所有閏七月八日安恭皇后祥宮
發引掩攢畢其已後視事日分理合酌宜申請今欲乞除九日虞主回奉
迎十日旬假十一日祔廟受誓戒十五日望日奉慰二十日祔廟前一日
致齋並前後殿不視事其餘日分並乞依先降指揮後殿坐內閏七月九
日係奉迎虞主畢作休務假并依　按地　乾道三年七月二日禮部太
常寺言令檢照章穆皇后故事命內侍丘班副都知閤承翰爲園陵按行
使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副之祚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止差入內內侍省押
班梁邦彥爲按行使并顯仁皇后攢宮按行使差吏部侍郎葉義問副使
差入內內侍省都知衛茂實今來大行皇后攢宮按行使副合取朝廷指
揮詔按行使差周執羔副使差賈埏宋會要七月二日詔以安陽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居廣爲總護使刑部侍郎史正志爲頓遞事
禮部尚書周執羔爲按行使賈埏爲按行副使故事園陵當差五使昭
慈聖獻顯仁皇后攢宮總護頓遞二使又園陵按行使故事差內侍
二副二員顯仁皇后攢宮差侍從官爲使內侍副之故今皆選用之五日
試禮部尚書周執羔入內內侍省押班賈埏言已降聖旨攢續去處就安
穆皇后攢宮今來本司前去相視欲乞依例恭詣安穆皇后攢宮朝謁詔
依　十一日太常寺言按行使周執羔副使賈埏奏臣等今月八日躬親
將帶剋擇官禮直官相視到攢宮地段今取到逐人文狀奉聖旨令太常
寺看詳申尚書省　一太史局狀契勘今來安穆皇后攢宮殿宇門戶並

皆北向今相視得殿東地一段林木榮盛堪充大行皇后神穴即與國音并陰陽經書並無妨礙宋會要九日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洪遵言竊以國家多事費用百出凡所施為當節以制今大行皇后喪事一切引用顯仁皇太后舊例蓋以裁減為名總護使官屬至三十九人夫以十里之間一日之事內有都大主管治其目外有兩浙漕臣供其費而所置僚屬銷事執出使闕置單府並未嘗有此數且用執兼為按行使更正忌為順遞使其所差官比之舊例十去其八三使一也或多數寡於理安在攬之事理總護一司官屬不宜過十人破望特賜裁處仍自今有所陳請皆從朝廷審度具奏從之　一禮直官狀相視到大行皇后攢宮地段係在安務皇后攢殿之右內園墻之東安立大行皇后神園神穴即無妨礙契勘見令安務皇后攢殿東內園墻至東壁外園墻禁地係三十丈其外園墻乞更不增展所有大行皇后攢宮內園墻乞隨宜修奉　一臣等契勘令來所按上件地段如太常寺看詳得其地委無妨礙伏望膺旨許臣等標劃神穴神園　一太常寺勘會按視到地一段尋再取到太史局狀若降指揮許用上件地段候指揮下日本局指引於安務皇后攢殿東一例標劃神穴神園本寺今看詳即與與禮別無妨礙詔依　同日大行皇后攢宮

按行使司言相視到大行皇后神穴地段今有合申事件　一將來大行皇后神穴若降指揮許用令來相視到安務皇后攢殿東地段合行依例擇日差官祭告安務皇后畢應時差修奉人匠除去妨礙窠木圍墻屋宇等次行標劃神穴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祝文一首乞以為修奉大行皇后神穴神園除去妨礙窠木圍墻屋宇等祭告之意　一合差祭告官一員依禮例係從按行使司就差本司幹辦公事屬官文臣充所有令來按行使司幹辦公事屬官並不曾差置欲乞從按行使司牒臨安府差職官一員充祭告官并太祝一員並前一日赴脩吉寺致齋至日行事　一祭告日時乞令剋擇官選定申按行使司行下所屬排辦　一供養牙盤食茶酒果等並乞下臨安府排辦　一真茶酒盂子鈔鑼盃臺香爐匙合椀楪茶酒盞等並乞令安務皇后攢宮司排辦　一祭告并祭土破地吉日時刻宜用七月十八日丁時隨時除去窠木等標劃神穴祭土破地時宜用其日辛時並宜於正北偏東癸位興工　一禮直官狀檢照昨顯仁皇后攢宮禮例祭土行禮已降指揮係令按行使副使前去祭土行禮所有令來大行皇后攢宮祭土欲乞按行使行禮按行副使陪位詔依十六日按行使司言據禮直官狀令來大行皇后攢宮欲乞禮例候

修奉將畢按行使副於發引前恭詣攢宮按行壘城畢回次至大行皇后攢宮發引日再詣攢宮候掩攢奉辭畢回詔依　修奉攢宮　乾道三年七月一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令來皇后上僊所有將來攢殯去處伏乞朝廷敘舉取旨詔就安務皇后攢宮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令檢照差修奉官典故章穆皇后園陵命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內殿崇班張繼能三陵都監康仁遇高品閻文慶同監修園陵步軍都虞候鄭誠為都鈐轄孫正辭副之昭憲聖獻皇后攢宮修奉總管差韓世忠修奉都監楊公弼顯仁皇后攢宮修奉總管差趙密都監差王晉錫承受差馮孝宗候指揮詔修奉總管差郭振都監差林肇承受差劉慶祖宋會要七月一日臣僚上言臣竊見自大行皇后上僊陛下首差內侍省押班曾沭為都大主管官付以一切喪事可謂簡而得其要矣然臣竊見差沭之次日又置承受官一員其次日又置主管文書官二員其次日又置主管事務官一員各置司闢局辟置官屬無慮二十負各支破請給驛券並於逐料錢日給食錢下及吏卒差次而支錄名比篇三分減一總而會之已不可勝計欲乞將有止從請司見任官內選差兼領以免添破請受之費痛裁吏卒人數制為目限庶免冗益妄費從之　二日詔以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郭

振為修奉總管入內內侍省押班林肇為都監盧憲思祗候劉慶祖為承受　故事園陵有監修官及鈴轄都副之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止差修奉總管都監各一員顯仁皇后攢宮又有承受內臣一員欲令遵用之　四日詔委差姜詵應辦大行皇后攢宮營造并錢糧　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依故事修奉攢宮合用十二神等係工部下文思院計會太史局修置詔依　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郭振入內內侍省押班林肇狀准勅差大行皇后上僊修奉攢宮總管都監其合行事件欲乞參照昨修奉顯肅皇后顯仁皇后攢宮前後已得指揮令來修奉攢宮事干典禮合用上下宮制度等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降下圖本修奉奉聖旨依令討論欲令修奉官司參酌比附安務皇后攢宮體式隨宜修奉所有神御下宮依禮例係就安務皇后攢宮下宮殿內一就安奉亦乞令修奉官司隨宜添修詔依　同日詔差周淙同姜詵應辦大行皇后攢宮營造并錢糧　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大行皇后攢宮修奉使司狀契勘大行皇后攢宮修奉應合用竹木磚瓦灰石等物料已令漕臣應副令來合先次下手斫事磚瓦石段等工役伏乞朝廷下有司討論指定下手與工并破土日分及祭告禮例降下以憑遵守奉聖

旨令禮部太常寺討論申尚書省令具下項。一下手斫事碑處石段等工役興工日分欲乞令修奉使司下太史局選定候香祝降到安穆皇后攢宮於所選興工日五更祭告其破土日分依揀行使已行選定 一合來攢宮興工緣係近安穆皇后攢宮依禮例合行祭告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祝文一首述以修奉大行皇后攢宮下手修近興工之意及合用牙盤食茶酒果等并差祭告官太祝各一員並依揀行使司體例關報所屬排辦差官詔依 二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下檢察宮陵所申乞立大行皇后攢宮司名事批送禮部指定申尚書省令指定欲稱安穆皇后安恭皇后攢宮司名為名詔依 閏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送下安恭皇后攢宮總護使居廣申與勘舊例攢宮修奉一切畢工總護使定日前往檢視緣當來係在紹興府令來安恭皇后攢宮止在臨安府將來畢工竊恐朝廷前去檢視未審居廣更合與不合依舊例前去檢視批送禮部太常寺看詳申尚書省看詳令來安恭皇后攢宮將來畢工欲乞依例令總護使前去檢視詔依 議謚號 乾道三年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國朝園陵故事尚書省集官擬謚係用侍從臺諫以上并禮官集議六曹郎官以上書謚令來大行皇后集謚欲依上件故事伏乞

朝廷取旨降下集謚日分太史局選到七月七日壬寅三十一日丙辰詔用七月七日 同日又言檢照孝明孝惠皇后典故候百官議定謚號制下之後行冊之前止令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座令來大行皇后謚號乞依上件典故候集官議定謚號勅下後奉冊之前遣官奏告太廟別廟訖奉謚冊寶上於靈座詔依 同日又言令來大行皇后上僊依禮例合差撰議官一員詔差王曮 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令來候謚號勅下後奉冊之前依安穆皇后禮例遣官奏告太廟別廟令具合行事件下項 一奏告日辰候勅下日乞令太史局選定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十三合祝文一十三首並述以皇后更名謚號勅下奉冊前期奏告之意 一合用白幣一十三段各長一丈八尺熟白絹充 一奏告每室各合用酒脯鹿臡茅蠟燭上香木炭等並乞令臨安府排辦 一奏告官一員依禮例係差南班宗室充 一光祿卿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乞令太常寺官充部依 十七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臣聞厚載承乾備動靜有常之德靈陰儷日全著明莫大之功惟君宅尊立后作配蓋五教天敘之興而二南王化之基以綱大倫以脩內治嬪虞之媯汭翼夏之塗山武來嫁于周京或親迎于渭涘自家而刑國振古而至今是故建位而按漢儀生則冠長

秋之號定名而放周謚泆則流永世之芳揆厥所元誠百王不易之彝憲也恭惟大行皇后軒象鍾禪曾沙備慶出炳俔天之異蚤彰偃月之休淵靚其衷柔明而慧哲玉粹其度和懿而溫文自相宗藩肆姚宸極居守藏圖謹法度也動循環佩肅威儀也澣濯而服崇節儉也鷄鳴而起勤精佐也弗邇灌龍之遊而思賢之憂切弗黍貫魚之序而逮下之仁均有警戒之道而屢省休戚無險詖之心而盡捐私謁至若靈承於九廟致養於兩宮銜統紘綖隆禮以奉宗祀之重總笄櫛縰思媚以盡婦道之常以贊奉先之誠以助寧親之孝此徽德令範遐哉卓乎不可尚已芳齡未究淑命弗融黃屋興悲彤闈隕涕褘褕之不御詔典冊之可稽問諸外朝謀及卿士參之大同殆將熙鴻號於無窮也謹按謚法曰莊敬盡禮曰安敬事尊上曰恭大行皇后中正齊莊率履弗越茲不曰安乎雍怡祇順謹事匪懈茲不曰恭乎揚甚盛之名表最高之行豈不慰神心而當輿議哉伏請謚號曰安恭皇后謹議詔依 十九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王曮奏臣伏奉勅命差臣撰大行皇后謚號者臣謹上議曰屢選列辟之興必有內治之助四妃登于帝嚳二女釐于有虞塗山翼夏后之昌大姒配文王之聖於時謚行未及婦人中古以還禮文聿具則有備物顯冊極位號於

生前禮興慈書數追崇於歿後有若安正順承以象坤元之至直方教義以昭地道之光乃知揚嶶音表懿行受大名而惟稱節壹惠而可書垂百世以常存有兩言而可定恭惟大行皇后玉粹其度淵靚而衷慶裡渭涘之祥德載河洲之美日角偃月則異表之茂龍墨麗天則正位之符厥自褕翟撰儀穀圭答瑞金蟠玉檢以焜燿於宮壺文織絲組以寅奉于齊明無險詖私謁之心有警戒相成之道若其服勤蘋藻率以禮也動中環佩翼以敬也衽裳無飾節以儉也貫魚有序施以恩也謹七篇之誡躬四行之先何其賢也玩聲詩之長得風雅之致何其文也方饗椒闈之奉俄罹白奈之詳想遺音而不聞悵陰儀之遽閟萬目痛新宮之飾皇心悽故劍之悲宜陳誄行之文以正易名之制謹按謚法莊敬盡禮曰安敬事尊上曰恭令大行皇后防抑遠欲而內無出閫之言杜絕眷屬而擇無私昵之授非莊敬盡禮乎勞心曲體以躬嬪則之柔秉禮含章以謹尊親之奉非敬事尊上乎伏請上謚號曰安恭皇后詔依 奉謚冊寶 乾道三年七月四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令來皇后上僊令檢照禮例合行修製謚冊寶并沿冊寶法物令欲乞依禮例施行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奉謚冊寶依禮例合差撰謚冊文官一員書謚冊文官一員

篆謚寶文官一員　詔撰謚册文官可差蔣芾書謚册文官差陳俊卿蔡篆
謚寶文官　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奉大行皇后謚號册寶上於靈座
前行禮令檢照懿節皇后禮例條具事件下項　一奉謚册寶日依禮例
皇帝前後殿不視事是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　一奉謚册寶上于靈座
前禮畢日依禮例文武百僚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　一依禮例合前二
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宫觀　一奉謚册寶上于靈座前合用御封降真
香一合所有太傅以下行事官并陪位文武百僚依禮例並服常服黑帶
權去金玉飾立班行事　一靈座前合用香爐匙合等乞從都大主管所
行下所屬排辦其合用供養食茶酒果乞從主管諸司排辦　一行禮畢
其謚册寶并沿册寶法物依禮例於別殿安奉令本殿官交割收管至發
引日降出交付禮部陳列　一修製謚册寶了畢擇日行奉謚册寶之禮
欲乞依例令文思院約度畢工月日申太常寺下太史局選定日辰報本
寺申請　一依禮例專差內侍官二員掌管進呈謚册寶訖降出乞下入
內內侍省差官乞令文思院於奉謚册寶上於靈座行禮前二日奉謚册
寶計會所差內侍進呈訖於前一日降出詣祥曦殿門外交付禮部以俟
從衛至謚册寶幄安奉至日行禮　一令牀奉謚册寶上於靈座前合差
都大主管官一員乞就差大行皇后喪事都大主管官一就主管施行
一依禮例奉謚册寶太傅以下行禮官都大主管官等並各於奉上前一
日宿齋今欲乞前一日太傅自祥曦殿門外從册寶至幄次退宿齋於都
堂其餘行禮等官並宿齋於本司至日絶早赴別殿行禮　一合差請寶
官一員讀册官一員乞差侍從官舉册官二員舉寶官二員差禮部太常
寺官並前一日宿齋於本司詔依同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奉
謚册寶上于靈座合差太傅一員依禮例係差宰臣詔依　十七日禮部
太常寺言奉謚册寶上于靈座前合用日辰太史局選用七月二十四日
己未時宜用其日乙時詔依　同日又言今來大行皇后謚號已降勅下
欲乞應干行移等依禮例候奉上謚號册寶了日合稱安恭皇后其修製
謚號册寶內寶文欲乞以安恭皇后之寶六字為文詔依　十八日禮部
太常寺言七月二十四日奉大行皇后謚册寶上於靈座前依禮例前二
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各合差奏告官一員
乞差侍從內宗廟差南班宗室詔依　二十一日大行皇后喪事都大主管所
言撿太史局狀今月二十四日大行皇后奉謚册寶畢合撰立安恭皇后
銘旌時宜用其日丁時所有撰下犬行皇后銘旌宜於本欑正南偏西丁

位厭空方焚燒詔依　謚册文　維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七月丙申朔二
十四日己未皇帝詔曰古我先王必立厥配釐爾女士爰御于邢治蓋自
於家齊風寔繇於近始茲本人倫之至式撫王化之基帝女于時乃降嬀
汭天作之合是嬪周京睠于內助之良娀彼前聞之懿方共資於淑範俄
永謝於徽音重翟副珈生既有以極其寵襚章恩册沒則有以揚其休大
行皇后夏氏婉嫕而純明閑和而靖順卓爾挺操在河之洲穆然凝輝于
渭之涘發兆王衣之瑞合承金屋之華含章在中發秀于外粤從初載寔
相潛藩肆朕纂承嘉乃輔佐夙夜警戒而有相成之道朝夕思念而無私
謁之心推樛木逮下之仁樂關雎進賢之義服澣濯而崇大練以純儉爲
民彝謹珩璜而應和鑾以肅雝爲嬪則造次動遵於圖史從容雅播於聲
詩雞初鳴而至寢門同謹兩宮之問蠶於郊而供祭服每虔九廟之承薦
榛栗於舅姑奉菜盛於宗廟朕方上隆孝道親親而天下平爾能中叙壺
儀婦婦而家道正自建長秋之位甫臨再閏之期何馳隙於分陰俄沉光
於曉晛當厚飾終之典用攄悼往之懷訪厥攸司諏之列辟按柔芳於彤
管考茂實於椒塗大酌僉前共熙鴻號謂治內盡安行之德宜循由舊之
稱謂奉上竭恭事之誠宜表最高之行備陳顯數克播令猷謹遣攝太傅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葉顒奉寶册謚曰安恭
皇后伏惟哲靈知存休聞不息責于太史光于清柘於萬斯年與宋無極
嗚呼哀哉　奉謚册寶告於靈座儀　奉謚册寶前一日其日奉謚册寶
太傅讀册寶官舉册寶官並常服守和寧門入詣祥曦殿門外幕次太常
寺贊引入禮部職掌及援衛親從輦官等並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掌
管進呈謚册寶內侍請降謚册寶出祥曦殿以授禮部於殿門上權置定
次禮直官引太傅已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雨或雪濕免拜
權側身立俟有司奉迎援衛等進行太傅以下後從都大主管官往來照
管至謚册寶幄次禮部職掌捧謚册寶詣幄次權置定訖太傅退宿齋於
都堂其餘行禮官並宿齋於本司捧册寶職掌援衛祗應人並於册寶幄
次之側宿衛　奉上謚册寶日　其日太傅讀册寶官舉册寶官並文武
百僚並常服吉帶守和寧門入詣幕次換黑帶內太傅讀册寶官舉册官
詣權安奉册寶幄次有司捧册寶出幄太傅已下步從至櫕殿下稍西東
向稱位權置定册北寶南太傅已下權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香火等畢
備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櫕殿下及殿門外隨地之宜立
班定次禮直官引請册請寶官詣册寶案之後稱位東向立次引舉册舉

寶官於讀冊讀寶官之後立次引太傅詣殿下西向立禮直官贊太傅躬
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大行皇后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
香三上香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再引
太傅詣殿下北向褥位俛伏跪奏稱太傅臣某言奉詔奉上大行皇后謚
冊寶奏畢俛伏興退復位次引舉冊官詣冊案搢笏跪舉冊匣興凡舉冊
寶皆禮部職掌以舉職掌先捧冊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
舉冊官舉冊行次引太傅搢笏捧冊升殿至褥位北向跪奠冊匣於案上
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次舉冊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冊官
升殿詣冊案之後北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冊次讀冊官搢笏跪讀冊訖
執笏興次引太傅及讀冊官俱降階復位立舉冊官奠於匣次舉冊匣興
職掌先捧冊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冊官舉冊匣跪置於案上舉冊
官執笏興降復位次引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盝興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
上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舉寶官舉行次引太傅搢笏捧寶升殿至褥
位北向跪奠寶盝於案上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次舉寶官
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寶官升殿詣寶案後北向立舉寶官搢笏跪舉寶次
讀寶官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次引太傅及讀寶官俱降復位立舉寶官
奠寶於盝興次舉寶盝興職掌先捧寶盝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寶
官舉寶盝跪置於案上舉寶官執笏興降復位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
官皆再拜訖並退神位兩廡宮俱立班官并用寶及祇應人並隨置立班
升降歸幕次易吉帶詣復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訖退　鼓吹警場挽歌
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梓宮發引并前夕
依禮例合用挽詞唱和執色挽歌并發引前夕沿路至攢宮陵所並合排
設警場鼓吹修撰詞曲令檢照懿節皇后禮例申請下項　一合用挽詞
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共撰二十首　一挽歌人數令比附用三十六人
令乞勅挽歌節級踏逐會解唱和之人拘收赴寺教習　一挽歌合用服
著青襴衣油畫冠等并執色鈴鐸事件乞下文思院製造　一今來所撰
挽詞才候降下依例合閱習一月至期呈技前夕唱和及發引前導引至
攢宮至掩攢一切了畢放散　一依國朝故事靈駕發引合用導引六州
十二時詞與令乞依例具腔譜申學士院修撰降下教習　一警場合用
金鉦十二人鼓角手各六十人逐色教頭五人管押人員三人部押使臣
一員乞令殿前司就差金鼓鳴角并合用武嚴指揮教頭三人依例於太
常寺見管人內差撥　一鼓吹合用鼓吹令丞職掌府典吏引樂官一十

人內除見管令丞外依例差太常寺人吏充攝歌色一十六人篳篥色三
十人笛色三十人簫色八人大鼓一十六人小鼓一十六人節級一名金
鉦四人共用一百二十一人其所差鼓吹執色人昨紹興十二年係借差
鈞容直令乞依例於殿前馬步三司均差會解樂藝識字之人充攝事畢
發遣　一所有警場鼓吹挽歌欲乞定日總護使順遣使都大主管葬事
所等官并禮部太常寺官按習係與鍾鼓院金吾街仗司同日按習乞於
貢院部係　挽詞　其一　上主周南化真同麟趾詩來符柔順德有助
太平基種德當年美禕褕此日悲六宮思婦則遺訓有餘師　其二　帝
遣皇英女來濱虞汭門釣陳元自近天極有常尊寶冊徧文在徽名古制
敦所嗟兮輞祝曾不報姜嫄　其三　本植長生木先開白柰花風流綠
蔭館腸斷濯龍車前殿成陳迹蓬壺有舊家悠悠赤山道煙月送悲笳
其四　淑德膺天眷坤寧畝殿闈未聞留玉瑱俄已掩金扉禮意存椒壁
功動見鞠衣南山孤月在澹澹不成輝　其五　儼極身方貴乘雲質已
僊定從金母燕不數月娥賢彤管傳新史清詩藹舊篇豈知生是夢惟有
淚如川　其六　壁月循黃道軒星狀紫闈六宮師儉節八表詠音徽翟
茀前驅足龍帷去路非柏城無白日揮淚掩容衣　其七　德配塗山氏
人言夏后孫二南風化盡一旅典刑存蘭殿秋聲早椒房曉日昏傷心五
雲畔悲憤攬乾坤　其八　漢漢乾坤大寥寥族望稚神謨夏后氏隱德
漢黃公貴女開邦媛徽音嗣國風若爲天不弔一旦玉軺空　其九　早
預虞嬪降親承代邸思潛龍見真玉褕翟儼天闈蘭殿音容盛椒塗禮數
尊西風今夜月忍自照黃昏　其十　儉德光千載仁聲浹四方游龍戒
車馬吐鳳有文章絺綌猶朝御房櫳漫夕香猶堪付彤管椽筆寫遺芳
其十一　不見朝黃道猶疑閟紫闈坤儀方厚載月魄竟淪輝玉座悲歡
異金輿寂寞歸梁間雙燕語似說故時非　其十二　穆穆都門道遺儀
感路人龍輁成永訣鸞鷺儼横陳西極傳游遠南山吉兆新蕭森柏城路
何日夜臺春　其十三　皇矣中天運居然內治修龍樓朝朔望蘭館奉春
秋水殿人何在雲軿貌莫留西風湖上路笳吹擁行輈　其十四　魚貫
承恩日雞鳴問寢時聖傳仍翰墨能事更聲詩共擬周南應歸成楚些悲
昭文琴不鼓邪忍問成虧　其十五　玉勝題祥兆褕衣媲至尊柔儀高
馬鄧懿德邁嬪嫄鸞掖空陳迹虹軒即異恩傷心踰七夕素柰不勝繁
其十六　圖史儀規鑒篇章妙剪裁承顏記金屋委化忽泉臺幽壤潮山
秀清笳道路哀王繩秋既望猶話翟車來　其十七　鬱鬱南山路空瞻

鳳翣紅旌歌凄曉露蘭殿條秋風故劒思仍在中壝事已空秖應彤史筆能爲記陰功 其十八 時節家人禮從容父子歡母儀天下順婦道四方觀王冷衣銷鳳塵昏鏡掩鸞前春勸蠶事無復上桑壇 其十九 徽戒言猶在尊榮事已非秋高天雨泣僊去月沈輝椽筆空遐想撫塗定不歸可嗟關卹典華夏涕沾衣 其二十 儀天初作合邇日自同休身有憂勤志家無恩澤侯月方沉厚夜春不返長秋輿策哀榮備難紓萬國愁

鼓吹 黃鍾羽 導引 金殿曉愁結坤寧天下母忽僊昇雲山浩浩歸何處但聞空際綵鸞聲紫蕭斷後無蹤跡煙霧夜澄澄曉夢到瑤城當時花木正冥冥 六州 娟娟月初未闕忽沉西桂枝殘寒兔下惟見露脚斜飛六宮歌笑奉瑤墀一朝寂寞掩褘衣夜星不動玉鸞嘶沉沉何處愁霧鎖金扉 群僊賭道範肅駕到蓬池紫清送響飛電奔馳又誰知一世來儀椒塗玉鈿金蟠贊聖孝膺天命功勳會佐雍熙三天隔玉闕低迷五雲高絳府參差往事如今好尋思留得香殘鏤管寫新詩但看芳歡美實用傳徽陰名萬古昭垂 十二時 皇家景運合無疆天子坐明堂豊年多泰四方爭報時康酒常清花易好壽君王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不知椒塗晴淡瑤殿凄涼寶鏡玉臺光可柰畫眉人去脂澤散餘芳極目望瀟湘波邐草遠迷只見殘陽南山古阜松柏茂蔚蒼蒼杳靄宮商風過金玉琳琅導歌繁嚴鼓近條悲傷水凝愁山横恨煙暗雲黃神山河在蟠桃已遠若木何長最難堪回翟輧返鸞風音容遠別殿謾焚香

釋服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今參照顯恭皇后故事皇帝成服七日而釋百官三日而釋諸道州府訃告到日長吏率文武官舉哀成服三日而除今欲乞依上件典故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檢照典故下項 一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昭憲皇太后崩太常禮院言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太宗舊名)嘉州防禦使光美並服齊衰三年准故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而禫除畢服吉服心喪終制從之 一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明德皇后崩太常禮院言准昭憲皇太后禮例宗室雍王已下禫除畢吉服心喪終制從之 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所有皇太子皇子今欲比附上件典故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而禫除服吉服心喪終制詔依 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其七月八日皇帝行釋服之禮緣是日皇太子皇子所服未除今欲乞候將來皇太子皇子釋服并禫除日詣大行皇后梓宮殿前行燒香之禮詔依 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皇帝爲大行皇后

釋服日依紹興節皇后禮例詣几筵前行祭奠之禮今比附成服祭奠禮例下項 一合用祝文一首(述以易大行皇后釋服行祭奠之意)所有合用御香香案器皿及設御幄裀褥百官幕次差前導讀祝文官行香捧爐內侍官等並乞依成服禮例 一釋服日欲乞依禮例皇帝自內服期服詣大行皇后攢殿御幄俟太常卿奏請訖權易忌日之服俟行禮畢歸幄易吉服還內 一應行事執事陪位官赴大行皇后攢殿依禮例並合權易黑帶(去金玉飾并魚袋)俟禮畢仍舊吉帶 一行禮日依禮例文武百僚陪位立班是日百司欲並作休務假一日 一昨紹節皇后上僊皇帝釋服訖其期服於利方焚燒今來大行皇后上僊皇帝釋服訖其期服欲乞依典故令太史局差秖擇官指引利方焚燒并差監視燒燎官一員乞下入內內侍省差合用柴草乞下諸司排辦詔依

釋服行禮儀 其日時前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先詣幄前立俟皇帝自內服期服詣大行皇后攢殿側御幄卽坐簾降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爲大行皇后釋服行祭奠之禮奏訖伏興退復位立俟皇帝釋期服易忌日之服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權易黑帶入詣殿門內外隨宜立班定俟禮直官先引讀祝文官詣大行皇后攢殿前香案之西東向立閤門報班齊在位官皆再拜訖簾捲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前導皇帝出幄由殿階詣大行皇后几筵香案前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請酹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搢笏東向跪讀祝文訖執笏興退奏請皇帝舉哭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又奏請皇帝致敬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在位官皆再拜訖俟皇帝歸幄次文武百僚前導官退皇帝就幄易吉服還內次文武百僚易吉帶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退

啓攢 乾道三年七月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發引行啓攢啓奠祖奠遣奠之禮今檢照典故申請下項 一乾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孝明皇后攢宮群臣服初喪之服臨于庭二十八日神柩自滋德殿發引帝於明德門外素服設幄行遣奠之禮 一至道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太常禮院言十一月一日孝章皇后啓攢宮二十九日太常禮院言上自啓攢至遣奠遂祭儀注詔啓攢宮啓殿祖遣四祭並遣監護使郭贄攝太尉祭 一景德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章穆皇后啓攢宮帝親臨酹奠六月八日發引帝素服行遣奠之禮 一懿節皇后梓宮發引當時與顯肅皇后同時發引其日皇帝親行啓奠祖奠遣奠之禮 一顯仁皇后梓宮啓攢總護使先行奏告禮畢

皇帝親行啓攢祭奠之禮。十六日靈駕發引。皇帝親行啓奠祖奠遣奠之禮。 一檢照前項啓攢等典禮。並皆不同。所有將來祔宮啓攢日。令欽奉照已行殿攢禮例。俟啓攢時前。令總護使先行祭告禮畢。有司排遷梓宮還殿安奉訖。皇帝行啓攢祭奠之禮。其啓奠祖奠二祭。欲乞令總護使行禮。及俟梓宮發引。皇帝行遣奠之禮。詔依。宋會要九日左右金吾街仗司言。將來大行皇后發引。服吏儀場合差押當官一員、職掌二人、兵八十八人。令前期教習唱和警場從之。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梓宮啓攢訖。皇帝行啓攢燒香禮。合行事件。 一啓攢皇帝服素。行燒香之禮。群臣以初喪服自是日一臨至發引皆如之。乞用昨發哀入臨官立班。并發引前一日晝漏未盡三刻入臨。合差定時剋擇官。乞就差都大所剋擇官。 一啓攢所有陪位立班官。令參照殿攢禮例。於殿庭立班。官易初喪之服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更不入陪位。止令常服黑帶。以俟奉慰畢退。及內處諸色人。只服本色服。 一依禮例。自啓攢前三日至祔廟。並前殿不坐。仍自啓攢至發引前後殿不視事。半執除啓攢日并發引前一日外。餘日赴內殿奏事。 一依禮例。啓攢畢。合行奉慰。令乞俟啓攢行禮畢。文武百僚並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是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 一令來合於攢殿東廡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七十八 十八

攢設青素幄并合用裀褥等。乞下儀鸞司排辦。 一合用祝文一首。乞以為大行皇后啓攢畢梓宮還殿皇帝行燒香禮之意。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 一供養食并茶酒果上香炭香爐匙合蠟燭燎草等。乞令都大主管諸司排辦。 一合差讀祝文官一員。乞差史官前導太常卿一員。贊引太常卿太常博士一員。乞差太常寺官。合差捧爐侍香并進茶酒。捧祝版執燭內侍。乞下入內內侍省差。詔依。 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梓宮啓攢日時前。令總護使先行祭告禮。令比附合行事件下項。 一時前祭告行禮官。依禮例就差總護使行禮。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祝文一首。述以大行皇后啓攢時前祭告梓宮還殿之意。一供養茶酒果祭食并香案香爐匙合上香炭火燎草拜褥等。係諸司排辦。 一合差讀祝文官一員。乞差太常寺官。詔依。同日。都大主管所言。准尚書省劄子。將來梓宮啓攢日辰時刻。太史局選用閏七月二日丁卯吉時。用其日乙時。於攢所正南偏東丙位啓攢。詔依。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閏七月二日卯時八刻。後啓攢。用百官陪位立班。緣是日莊文太子靈柩出葬。用戍服立班官赴嘉會門外奉辭。窃慮趁赴啓攢立班不及。據太史局申。啓攢時欲改用其日丁時。詔依。十七日。禮部

太常寺言。將來梓宮發引。皇帝親行啓攢并遣奠之禮。其行遣奠禮。皇帝所服素服。係白羅軟腳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見令文思院製造外。所有皇帝親行啓攢禮。亦合服素服。令欲乞止就用見製造素服行禮。詔依。

閏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章獻皇后與故啓攢之日。群臣素服入臨萬安宮。皇帝以素服行遣奠禮。追至顯仁皇后啓攢亦用已行故事。令秉安恭皇后啓攢用前項禮例中請群臣自啓攢至梓宮發引前一日並用衰服赴臨。竊詳今來事體與前項微有不同。所有禮例。合隨宜參酌中請。 一群臣已經釋服。令來依前項典故服初喪之服。入臨。恐以上件服出入宮門有所未便。今欲乞啓攢行禮陪位立班臣僚。盡令吉服入宮門幕次易常服黑帶立班。及初八日群臣門外奉辭。亦乞依今來所服常服黑帶。其陪位立班官。啓攢行禮時。臨乞除日更不入臨。所有衰服乞令日下毀棄。 一已降指揮。啓攢日。皇帝用素服行禮。緣今來陪位立班官乞以常服黑帶。所有皇帝所服。亦當參酌合宜。欲乞是日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鞓犀帶絲鞋。 一所有發引前夕夜祭并啓奠祖奠遣奠行禮陪位官及會葬從梓宮臣僚。欲乞依已降指揮並服初喪之服。至攢宮掩攢奉辭訖。易常服退。所有衰服候禮畢。即令毀棄。詔依。 啓攢時前祭告儀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七十八 十九

其日。候排辦足備。引總護使常服黑帶。詣大行皇后梓宮香案前北向再拜訖。搢笏三上香。三奠茶。三奠酒訖。執笏俛伏興。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總護使再拜訖。俱退。 皇帝行啓攢儀。 其日。文武百官常服吉帶入皇城門幕次。合赴殿庭陪位官就次易初喪之服。以俟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就次易常服黑帶。以俟奉慰。俟啓攢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行事陪位官。又詣攢殿下就位立班。定請祝文官於香案之西東向立。前導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立於御幄之前。皇帝自內服常服至幄次服素服白羅軟腳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即奎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后啓攢還殿行燒香之禮。奏訖伏興。退復位。在位官皆再拜訖。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梓宮香案前。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請奠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又奏請舉哭。皇帝舉哭。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又奏請致欽。不拜。前導皇帝在位官皆再拜。皇帝歸幄。簾降。陪位前導官退。歸幕次。換常服黑帶。以俟與侍班奉慰。文武官並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並就次易吉帶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九

十八陽

喪

喪禮三十九

中興禮書發引　乾道三年七月二十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三使今續次討論到章穆皇后故事發引日皇帝服素服親行遣奠改常服還内群臣服初喪服不會葬者減外喪并乾改常服奉慰會葬者候行皇堂至改常服所有以喪發引日欲乞並依前項禮例内皇帝行遣奠禮所設素服欲乞至日服白羅軟脚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令文思院製造御藥院送納詔依同日又言今檢會章穆皇后園陵故事係差五使昨來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並止差總護使橋道頓遞使今來大行皇后攢宮差官合取朝廷指揮詔總護使差居廣頓遞使差史正志四日御史臺言將來梓宮發引其日文臣百官合排設路祭一座所有合用真衣綵贈冥器花果香燭齋供道場等其所用錢乞令應大臣至選人並照本身合得料錢每貫納錢三十文省欲乞依昨顯仁皇后梓宮發引例於臨安府送納出給朱鈔將所收到錢乞令臨安府委官排辦路祭等

支使候事畢日具所收并支使過錢物報本臺照會或有支費不盡錢數令臨安府一面繳納左藏庫詔依同日工部言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今來皇后上僊今檢照禮例發引日合用大昇轝并龍輴大昇轝合用牌一面朱漆青地金字係製造官司委官書寫謚號皇后大昇轝七字為文及合用哀冊并沿冊法物欲乞並令工部下文思院修製仍乞令本院依昨懿節皇后并安穆皇后謚冊寶等體例赴太常寺看詳訖下院製造奉聖旨依奉下將作監施行㨿文思院上下界申令來修製哀謚冊寶并大昇轝龍輴車等法物雖已降指揮令逐院彩畫圖本齎赴太常寺看詳下院製造竊慮所畫名件與制度内有聲說不盡去處若再申本寺委是往復遲誤今欲乞下太常寺尊差諳知次第禮直官一名赴院及作頭不妨本役往來赴院指說樣制色額造作施行庶合典禮詔依大昇轝求只明

長一丈二寸兩面虎頭各長八寸計一尺六寸通長一丈一尺八寸床程安面闊七寸床程厚五寸床脚高五寸并床程共高一尺二寸床縫外闊五尺八寸其床上随程兩邊空二寸其餘用功級大昇轝四角柱四條各通長七尺二寸各上安各行子德木全大昇轝床脚於床程上第一孔裝進卯外上面造殿子頭與大昇轝相搧造作未見得高低兩壁上有級

雕青龍白虎并各有龍虎神童子事件盡帯金前後安朱紅毬路闌間隔子門二扇鏁鑰立坫金於門立坫上前有雕木案或後有雕木玄武屛璧錦幞前後乾紅緣簾畫大昇轝高低闊狹造作緋錦鍍金象緣八條前後木刀士一十四箇畫大昇轝角柱總木高低造作各様緑綢油蓮花墊坫木四箇啟大昇轝四角床脚下使用各用鐵手把全上有大杆二條外杆二條扇翅杆二條牛頭杆二條各雕造螭頭并大猊抹竿二條已上並用例白畫雲鶴桐油雕龍檐車程衆明長一丈一尺二寸兩面懸頭各長七寸計一尺四寸通長一丈二尺六寸床程緣外闊六尺兩邊把頭長九尺每面八寸各厚三寸四脚各高二尺五寸軸長九尺兩面鑄手隨車拖脚鑊鐏造作鞍底用坫抹子鞔鞴車兩邊造鉤欄子高一尺二寸脱卸造作其鉤欄子朱紅漆造壓九杆子二條兩頭直徑各五寸杆乎立車六寸床程厚四寸每面闊八寸兩面把頭木厚三寸並刷白彩畫雲鳳四脚各畫蓮花及用桐油油造　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今来大行皇后工儀依禮例合差撰哀冊文官一員書哀冊文官一員伏乞朝廷差官施行詔撰哀冊文官差王曮書哀冊文官差梁克家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參酌禮例條具下項　一依慈節皇后禮例太傅将節導梓宮合用節一副及合用贈玉匣床一副鏁匙襆帕全並乞依例下工部令文思院製造　一依國朝會要園陵故事發引日合用鹵簿儀仗緣即目未備權以儀衛服紫衫執持本殿儀物令主管禁衛所前相度差撥所有将来大行皇后發引日欲乞依前項故事施行　一所有哀冊欲乞依禮例候有司修製畢依舊文思院收掌候發引前一日禮部設於行宮門外冊寶幄次候發引日行遣奠禮讀哀冊訖陳列哀冊於大昇轝之前影殿之後導引至攢宮日交割赴攢宮都監收掌候将来還奉園陵即依故事入皇堂安設　一謚冊寶依禮例發引前一日本殿降出付禮部設於行宮門外冊寶幄次候發引日行遣奠禮訖陳列於大昇轝前哀冊之後導引至攢宮於幄次安設候掩攢宮畢却以謚冊寶導引虞主回日謚冊寶依舊交付本殿官候導引虞主至太廟其謚冊寶交割付太廟奉安所收掌詔依　十二日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大行皇后喪事都大主管所狀今来梓宮權攢去處已承指揮就安穆皇后攢宮所有将来梓宮發引合選定利方經由道路門户下所屬討論奉聖旨依太史局申将来梓宮發引合出本殿門頭北出北宮門至和寧門外係是歲空方至都亭驛新路頭東向南出嘉會門已次委曲經大路轉至赤山路口頭東至安穆皇后攢宮係得陰陽經書

即興國音別無妨礙太常寺令討論欲依太史局所申事理其遺路乞令橋道頓遞使司措置詔依　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将来大行皇后奉謚冊寶并梓宮發引皇帝親行遣奠之禮依禮例合差太傅一員捧從係差宰臣詔依　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将来梓宮啓攢訖令具啓奠等合行事件一行啓奠祖奠遣奠之禮共合用牙床三張乞令工部下文思院製造　一發引合用黝三匹以黝色絹充纁二匹以纁緋絹充令太府寺下左藏庫支供詔依　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将来皇帝親行遣奠禮總護使行啓奠祖奠禮今條具合行事件　一依禮例發引日百官於城外奉辭依故事並服孝服所有自成服後其文武官至行在者不曾別造孝服止合公服黑帯立班今来發引奉辭日今欲並依上件故事施行　一發引日皇帝親行遣奠之禮合差贊導太常卿一員贊引太常卿太常博士一員乞差太常寺官合差捲簾侍香捧幣爵酌酒捧盤匜帨巾拭爵巾監焚燎等內侍乞下入內內侍省差　一捧擧哀冊輦官及禮部職掌各乞下所屬差撥　一親行遣奠之禮依儀皇帝詣梓宮前上香不跪致欽不拜所有奠幣奠酒欲奠於香案上其奠酒依殿攢例就香案上設奠酒盞子所有合用幄次欲乞於和寧門東壁待漏院令儀鸞司排辦　一啓奠祖奠遣奠行禮依儀並合用牲牢禮料簠簋籩豆置設於牙床係太常寺排辦外所有大行皇后梓宮前合設香案麻爐奠酒盞子乞從本殿排辦　一梓宮前竊慮有鋪設供養花版果壘等有妨将来安設牙床行禮欲乞從都大主管所下本殿於至日將前徹去　一行遣奠之禮合差讀哀冊官一員奉冊官二員進幣爵酒官一員酌酒官一員伏乞朝廷降勑差官　一總護使行啓奠祖奠禮合差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欲乞輪差太常寺官詔依　同日又将来大行皇后梓宮發引今條具下項　一依禮例梓宮升大昇轝内侍封鏁檢會昨顯仁皇后靈駕發引赴攢宮日不曾封鏁今来梓宮升大昇轝發引日欲依禮例更不封鏁　一行遣奠禮欲乞依禮例太傅親王總護使及行事侍中等南班諸親陪位内諸親係大行皇后本宗親屬　一啓奠祖奠合用祝文二首一首述以總護使行啓奠之意一首述以總護使行祖奠之意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三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　一啓奠祖奠遣奠行禮合用幣帛三段各長一丈八尺令户部下左藏庫支供及合用羊豕各三副羊豕各一乞下臨安府收買其合用禮料酒齊等乞具合用數報臨安府排辦内啓奠祖奠交割付本殿及差殿内幕士等擡擧鋪設事畢擡出　一合用

盥洗盤匜并巾乞下文思院製造　一昨懿節皇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奏
告行在宮觀及祭告經過十里内祠廟內宮觀乞申請差官行禮其經過
祠廟令臨安府隨宜差官備酒脯常帶修寫祝文行禮令來梓宮發引前
一日欲乞依前項禮例施行　一依禮例梓宮發引前一日總護使行夜
祭之禮候行禮畢退其挽歌初更入殿抵應至初更後並令出殿今來梓
宮發引前一日欲乞依禮例施行其合用燈燭并供饗食茶酒果香等乞
令諸司排辦其祝文下太史局排辦　一依禮例梓宮發引前一日呈按
按視車轝方相大昇轝并一行儀衛僧道等從總護使同都大主管按視
一發引日行遣奠禮畢除總護使并都大主管官合隨從外其餘行事
侍中已下陪位訖並乞依故事先赴攢宮内隨從官吏等沿路若值雨許
施雨具　一發引日其親王南班宗室并本宅諸親候行遣奠陪位訖從
從梓宮升大昇轝至攢宮候掩攢宮畢奉辭訖退　一發引并掩攢係同
日乞行一就祭告安穆皇后攢宮其祭告官乞依例係總護使司行下大
宗正司差南班宗室一員前一日赴攢宮致齋所有合用御封香祝文乞
依例關報所屬請降合差太祝一員并合用供養茶酒果等乞報臨安府
差官及依自來祭告禮例排辦　一發引日沿路等合用御封降真香具

數報入内内侍省請降　一攢宮合用梓宮侍時輕炭乞下頒遣使司行
下所屬相度釘鼓所有方位乞令都大所剋擇官指引利方　一依禮例
將來掩攢宮日總護使率應在攢宮官進表奉慰詔依　十七日禮部太
常寺言梓宮發引至攢宮令條具下項　一發引日其方相買道與等除
縤結物色外其餘大昇轝方相買道與等候至攢宮日依故事合於攢宮
外焚燒所有焚燒方位乞下都大主管所就差本所剋擇官指引方位
一大行皇后重候至攢宮日即乞隨方相等於利方焚燒所有銘旌黝纁
贈玉乞依例隨梓宮於神穴内安設詔依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梓
宮發引合差侍中一員奏請梓宮升降進發權駐太傅一員持節導梓宮
監掩攢宮少傅一員率捧梓宮官奉升大昇轝并攝少保復土九鍤太常
少卿一員率執翣障梓宮監察御史一員監掩攢宮少府監一員進龍輴
將作監一員捧梓宮登龍輴兼掩攢宮贊引太傅持節導梓宮太常博士
一員伏乞降勑差官詔依　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梓宮發引已
降指揮前一日奏告行在宮觀所有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十四合青詞二
首祝文一首並述以安穆皇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奏告之意蒼幣四段白
幣一十段各長一丈八尺并合用禮料酒燭及差奏禮部以下行事官并

並乞令太常寺依自來奏告禮例關報所屬差官排辦其合差奏告官乞
降勑差詔依　閏七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梓宮發引令比附條具下項
一梓宮發引行遣奠禮皇帝所服欲乞依啓攢禮例供進忌日之服其
後從太傅并應奉前導等官並常服黑帶　一梓宮發引行遣奠禮依已
降指揮是日皇帝出祥䘵殿乘輦詣和寧門外幄次候梓宮升大昇轝訖
行遣奠禮其所設幄次於和寧門裏東壁隨地紋縛及合用露屋並令儀
鸞司同臨安府排辦今欲乞是日皇帝自内服常服出苑西便門詣幄易忌
日之服以候行遣奠禮畢歸幄釋忌日之服服常服還内所有合用禁衛
等乞令禁衛所相度施行所有大昇轝欲乞於和寧門外近門安設以俟
梓宮降龍輴升大昇轝安卓訖行遣奠禮畢次用杆杖㪷縛擡擎進發詔
依　四日禮部太常寺言梓宮發引掩攢宮令參酌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發引日文武百僚赴嘉會門外奉辭訖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并是日
掩攢時文武百僚亦合詣後殿門外奉慰契勘今來同日兩次奉慰委是
繁數今欲乞文武百僚於嘉會門外奉辭訖候掩攢時至文武百僚詣後
殿門外一就進名奉慰　一發引日南宮門并麗正門並依時開門緣是
日梓宮發引太傅已下後從等行禮畢内有合赴嘉會門外奉辭立班官

緣至日梓宮已進發難以前路攙越欲乞至日梓宮發引行禮畢换常服
吉帶入和寧門出麗正門赴嘉會門外易衰服奉辭今欲乞是日南宮門
并麗正門比常日早三刻開放令太傅以下後從等趂赴奉辭詔依　哀
冊文　維乾道三年歲次丁亥六月丁卯朔二十五日辛卯安恭皇后崩
于坤寧殿七月壬寅殯于殿之東南隅粤閏七月癸酉還座于萩宮禮也
東渚星高西陵月下縞紼前馳輀輕肅駕動永愴於終天隔嚴音於厚夜
皇帝情深邦媛禮重長秋問靈宮之既啓嗟總帳之將收乃即賓階是臨
遣奠爰命辭臣奉揚芳懿辭曰惟昔有姒功被萬世席慶流光發祥隋祉
珠躔炳靈瑤魄降瑞際于休明生此淑懿輕輝素里育德仁門淑問不已
德儀攸尊思于克毋慧心彰聞見于内殿柔風益芬軒象應符蘭闈鍾粹
代邸膺歷重華協帝黃龍納采宗宮正位體極坤元尊如天妹内輔陰教
旁稡攸職訓組致力懇術有儀覃葛播美雎鳩在詩家道以正王化之基
緜衆是紡穜稑是共頻御蘭餚帝從濯龍喜不失節怒不變容惠有郇隱
恩無濫封寵約戒奢懷冲履素服練斥華脫簪知度循暮風雅披拂郜漢
辯有徽言詩多奇句書則儼極尊惟承天既備五福宜膺百年忽六氣之
沴厲崟二豎之夢言顧甚迫之短景曾不留於逝川嗚呼哀哉龜策告猷

龍輴御轍雲物結而凄凝蕭鼓合而積咽路隱隱兮廻重阜旌冉冉兮背
雙闕祔王衣兮何之望珠襦兮遠訣嗚呼哀哉美蓮娟兮撫宮幄𢀶紅顏
兮隕朱榮指新宮兮離故庭去昭昭兮就冥冥華殿塵兮神眇眇花欄羃
兮草青青屑兮不見超兮西征嗚呼哀哉遺組香兮循環試鞠蛛兮未封
寶瑟委兮弦絶斷玉臺移兮鏡匳空象服具兮疑曉房櫳塵兮多風波浪
深兮雌劍竟去水霜苦兮別鶴無蹤嗚呼哀哉半波絶源中春掩婿天理
莫知人心是彝雖但化之有終豈垂芳之長在惟德行之可傳塞天淵而
不昧嗚呼哀哉

總護使行啓奠祖奠儀　其日有司設牙床牲牢禮饌
訖啓奠時前引奉禮郎詣殿上西向立太祝詣殿上東向立太官令於酒
罇所後北向立太史局報時前二刻禮直官引總護使詣殿下褥位西向
立禮直官揖躬拜訖詣盥洗位盥手帨手詣爵洗位洗爵拭爵升殿詣梓
宮前酒罇所西向跪執爵侯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前跪上香再上香
三上香奉禮郎奉幣總護使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少立太
祝跪讀祝文訖興總護使再拜訖降階復位立禮直官揖躬拜訖退侯有
司徹牙床訖祖奠時至禮直官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安恭皇后梓宮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侍中奏請皆俛伏跪奏

訖伏興侯輦官擇梓宮稍前侍中又奏請梓宮少駐奏訖權退歸次侯梓
宮權置定有司設牙床牲牢禮饌畢以俟總護使行祖奠禮並如啓奠之
儀畢退

皇帝親行遣奠儀　其日皇帝於發引時前一刻服常服出梓
𨵾殿乘輦黑衛如常儀詣和寧門外幄次降輦入幄簾降易素服即御座
訖次前導官等立於御幄前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安恭皇后梓宮進發
初總護使行祖奠之禮少府監帥其屬進龍輴於別殿門外太傅持節導
梓宮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執翣者分左右障梓宮親王總護使等并南
班及諸親先於別殿門外立以侯舉哭復從次引侍中詣梓宮前奏稱侍
中臣某言請安恭皇后梓宮升龍輴奏訖退次將作監擇梓宮升龍輴至
和寧門外侍中奏請梓宮權駐升大昇轝少傅率梓宮官係將作監舉梓
宮升大昇轝訖有司設哀冊牙床實牲牢禮饌畢次引讀哀冊官各就位
西向立進幣爵酒官東向立酌酒官於酒罇之後立次引太傅親王總護
使等南班諸親并行事侍中等詣梓宮前南向立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
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遣奠之禮奏訖俛
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大昇轝之東褥位西向立次引太傅
後從奏請皇帝舉哭不拜在位官皆舉哭再拜次內侍進盥匜沃水奏請

皇帝盥手內侍進巾奏請皇帝帨手內侍進爵奏請皇帝洗爵內侍進巾
奏請皇帝拭爵前導官前導皇帝詣安恭皇后大昇轝香案前又奏請皇
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東向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
帝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並於香案上又奏請皇帝少立哭止次舉
冊官跪舉冊讀哀冊官西向跪讀哀冊訖又奏請皇帝舉哭不拜在位官
皆舉哭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幄並哭止太傅已下并前導官並退內
合赴攢宮者赴攢宮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梓宮進發有司率僧道各執
威儀鐃鼓道具并應奉車轝法物及儀衛執持儀物人前引梓宮進發皇
帝易常服還內如來儀

奉辭儀　其日百官先赴城外幕次易初喪之
服俟安恭皇后梓宮將至有司設香案定御史臺閤門太常寺集百官立
定禮直官引班首已下詣班前立定俟梓宮至禮直官贊躬拜在位官皆
再拜次引班首詣香案前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復位立班首舉哭在位官
皆舉哭俟哭止禮直官贊躬拜在位官皆再拜奉辭訖權退立俟大昇轝
過並退易吉帶入麗正門至後殿門外幕次易常服黑帶進名奉慰訖易
吉帶退出和寧門所有梓木奉迎虞主日百官並常服黑帶班首攢宮上
香如上儀惟不舉哭奉慰　宋會要闕七月八日梓宮進發百官常服黑

帶來駢於城外是日中辭掩攢宮百官常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總護使
率屬在攢宮官進來奉慰　梓宮進發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從餘行
事官侍中已下並使還奠陪位訖先赴攢宮梓宮至攢宮并掩攢各前一
日合奏告於安穆攢宮以發引掩攢同日乃一就奏告

掩攢　乾道三年
七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梓宮發引至攢宮行遣奠并
掩攢宮令參酌合行事件下項　一遣奠行禮官依禮例差總護使　一
掩攢宮行禮官依禮例差太常卿　一遣奠并掩攢宮各合差奉禮郎太
祝太官令各一員並乞輪太常寺官如職事相妨乞報臨安府差官　一
合用祝文二首一首述以遣奠之意一首述以掩攢宮之意御封降真香
二合　一遣奠并掩攢宮各合用禮料酒齋羊豕等乞報臨安府排辦　一
合用白幣二段各長一丈八尺　一合用香爐匙合炭火燎草等乞下諸司
排辦　一依禮例梓宮到攢宮擇梓宮升獻殿權安奉以俟遣奠掩攢宮
一將來掩攢宮時欲乞依禮例文武百僚常服黑帶於後殿門外進名
奉慰所有掩攢宮定時刻擇官下太史局差紹依遣奠掩攢宮儀用閏七
月八日其日俟大昇轝至攢宮侍中詣大昇轝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梓宮降轝升龍輴詣獻殿奏訖俛伏興有司擇梓宮升龍輴入獻殿

訖俟袝櫕時前行遷奠禮有司於袝宮前陳設祭器實牲牢禮料畢先引陪位官立定次奉禮郎已下入就位立次引總護使詣袝宮殿下立定並服吉服禮直官贊躬拜總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升就位立定次引總護使詣盥洗位。盥手帨手訖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詣酒樽所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興詣袝宮前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奉禮郎奉幣總護使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少立俟太祝跪讀祝文訖總護使再拜訖降階復位立。又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訖退陪位官以次退俟掩櫕宮時至用申時八刻後庚時引侍中詣袝宮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袝宮赴櫕宮奏訖俛伏興有司捧遷袝宮赴櫕宮畢次太傅少傅監察御史將作監并監掩櫕宮訖次引少傅復土九鍤太史招神靈工神帛 奉辭并掩櫕畢行饗禮儀 掩櫕畢禮直官引總護使并行事官本司官屬詣安恭皇后櫕宮再拜。奉辭訖初招神靈工神帛訖次有司排辦牲牢禮饌訖禮直官常服黑帶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立定引太常卿詣櫕宮殿下立禮直官贊躬拜太常卿拜奉禮郎以下皆再拜訖奉禮郎以下升就位引太常卿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執笏升詣樽所搢笏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執笏興詣櫕宮殿上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俟太祝讀祝文訖請再拜訖降復位禮直官贊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引詣望瘞位南向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俟焚瘞祝幣訖次內謁者詣虞主匣次內浴虞主訖以白羅巾拭訖內謁者捧虞主升腰輿次捧腰輿官扶夾侍官以次捧虞主腰輿升櫕宮獻殿穴上南向權置定次引扶夾侍落匣訖內謁者北向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安恭皇后神靈上虞主奏訖俛伏興少頃內謁者再請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安恭皇后虞主降興升座內謁者捧遷虞主即座以青羅巾蓋之腰輿退以俟行虞祭之禮 御容 乾道三年七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袝宮至櫕宮掩櫕畢下宮安奉御容乞依禮例差太常少卿行奉安燒香之禮合用御封香一合乞令入內內侍省請降其供養牙盤食茶酒果器皿香案香爐匙合奠茶酒鈔鑼盆臺拜席褥等並下臨安府排辦部依閏七月十一日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奏近承降到安恭皇后御容二軸赴閣一軸內中神御殿崇奉一軸本閣神御殿收奉本閣已於經殿內權行安奉外令據禮直官開具到合行事件。一收奉并

安奉安恭皇后御容依見今別廟室次序係於安穆皇后之次令欲乞就安奉日於時前捧遷見安奉神御趙那稍北安奉安恭皇后御容本閣官行燒香禮已後並依祖宗諸后例崇奉 一合用御封香三合乞依本閣例於層思殿外廊請降一合奉告本閣祖宗神御并收奉一合奉告內中祖宗神御并安奉一合告遷安恭皇后御容一告遷時前本閣官常服吉帶詣神御殿并詣內中神御殿行燒香奏告禮畢俟時告遷安奉行燒香之禮 一依禮例合差援衛親從官五十人肩擎輦官三十二人自本閣捧擎腰輿至祥曦殿門其自殿門捧擎腰輿至神御殿乞差供內儀鸞司一十六人就用本處服色 一乞下太史局選迎奉安奉吉日時刻及至日時前告遷安恭皇后御容時并差勉擇官一名詣係 安奉御容儀 有司排辦供養食酒果等備次太常寺少卿常服黑帶禮直官引詣安恭皇后下宮殿下東向立次有司捧遷安恭皇后御容正安奉訖禮直官贊太常少卿躬拜次引太常少卿升詣安恭皇后御容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奠茶三奠酒訖執笏俛伏興請再拜訖降復位禮直官贊太常少卿再拜訖次易吉帶詣安恭皇后櫕宮并下宮朝拜訖退 虞祭 乾道三年七月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依故事虞主回合用翟車緣為儀仗未備止就用已造虞主腰輿差輦官自櫕宮捧擎虞主赴本殿令來虞主回日欲乞依禮例施行其輦官令御輦院計會主管諸司差撥詔依 二十一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袝宮發引掩櫕畢行九虞卒哭祭檢照禮例掩皇堂畢陵下設第一虞奉主回道行九虞及卒哭祭畢擇日祔廟令參酌條具事件下項 一依禮例掩櫕畢迎奉虞主回詣几筵殿權安奉以俟行虞祭及卒哭祭所有几筵殿欲乞就袝宮櫕殿作几筵殿 一依禮例掩櫕畢行第一虞祭畢就櫕宮獻殿權安奉虞主至次日早行第二虞祭畢迎奉虞主回几筵殿權安奉 一掩櫕畢虞主回合於几筵殿權安奉係本殿官照管以俟祔廟所有香爐匙合炭火等乞令本殿排辦及牲次乞下儀鸞司釘設 一虞主回詣几筵殿權安奉訖皇帝行安神燒香禮畢次太常卿以酒脯行安神禮合差前導太常卿太常博士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並乞輪太常寺官其行禮太常卿乞降勅差官所有酒脯等欲乞依自來祝祭禮例排辦 一合差內謁者一員浴虞主并奏請神靈上虞主并合差捧腰輿內侍四員扶侍夾侍各二員兼安奉虞主祗應及掩櫕畢行九虞卒哭祭及虞主回沿路及本殿合差內侍官一員幹辦守宿照管并行禮捧遷虞主並乞下入

內內侍省差官仍乞差皇城司親事官八人并管押一人沿路守宿祗應禮畢發遣　一安奉虞主於攢宮獻殿行虞祭禮合用倚卓一副搭席等令臨安府計會主管諸司排辦　一九虞祭畢祔廟前行卒哭祭合差行禮官一員依禮例乞差南班宗室正任以上充　一行九虞祭并卒哭祭各差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並乞輪請太常寺官　一九虞并卒哭祭并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并太常卿行安神禮共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十二合　一九虞祭合用祝文九首呈進以為大行皇后攢宮畢遣官行九虞祭之意并卒哭祭祝文一首呈進以為大行皇后神主祔廟前遣官行卒哭祭之意及太常卿行安神禮祝文一首進以進奉大行皇后虞主回詣几筵殿遣官行安神禮之意並乞令學士院修撰　一九虞并卒哭祭及太常卿行安神禮共合用白幣一十一段各長一丈八尺一九虞并卒哭祭各合用羊豕各一口乞下臨安府收買并饌造神食御廚工匠乞下御廚差撥　一將來立虞主并神主祔廟所有浴虞主神主各合用檀沉箋節香末各半兩柴二十五斤下臨安府排辦　一行禮日合用香爐匙合上香木炭燈燭燎草並乞令神主祔廟都大主管所下所屬排辦內燎草乞令主管諸司一面報皇城司照會放入其幣帛祝文乞依例俟行禮畢

交割付几筵殿官一面焚燒　一卒哭祭行禮日依禮例皇帝不視事俟几筵前行禮畢文武百僚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　一奉迎虞主回几筵殿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合設御幄施薦乞下儀鸞司釘設并排辦黄羅裀褥奏請紫褥　一自攢宮捧擎虞主腰輿回赴本殿合用絲結殿子乞下儀鸞司紋綉及輦官乞下御輦院差撥所有鹵儀傳道等并執持儀物人並乞就用發引日鹵儀等人充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安恭皇后掩攢畢立虞行九虞祭今排定日分閏七月初八日掩攢畢就攢宮獻殿行第一虞祭九日早就攢宮行第二虞祭畢迎奉虞主回几筵殿權安奉十日行第三虞祭十一日神主祔廟受誓戒十二日行第四虞祭十三日行第五虞祭十四日行第六虞祭十五日行第七虞祭十六日行第八虞祭十七日行第九虞祭十八日行卒哭祭二十一日皇帝行安神禮畢次迎奉虞主赴太廟次有司行祔廟禮詔依　閏七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安恭皇后虞主還殿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及祔廟日行寧神燒香禮依儀太常卿太常博士前導奏請不載百官陪位今相度既無百官陪位其前導官亦不合用今欲乞俟將來虞主赴几筵殿安奉訖皇帝行安神燒香之禮及祔廟日皇帝行寧神燒香之禮並如宮中之儀詔依

五日御史臺閤門太常寺言已降指揮虞主回赴几筵殿文武百僚於錢湖門外奉迎虞主令來相視到自錢湖門外一帶街道窄狹難以立班所有淨慈寺前地步寬展今欲乞是日文武百僚於淨慈寺前立班奉迎及就貼設本寺充宰執以下百僚待班幕次如値雨雪溫三門上立班仍先升詔依

虞祭儀　有司排設牲牢禮饌訖行事官各服常服黑帶贊者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引太常卿詣殿下西向立禮直官贊揖拜太常卿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以下升就位主引太常卿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執笏升殿詣酒罇所搢笏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執笏興引太常卿詣虞主前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請少立俟太祝讀祝文訖請再拜引降階復位禮直官贊揖拜太常卿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引詣望瘞位南向立奉禮郎以下重行俟焚瘞祝幣訖班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九

喪　喪禮四十五

遼

遼史禮志喪葬儀。聖宗崩，興宗哭臨于菆塗殿。大行之夕，四鼓終，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門，就轀輬車，藉以素裀。巫者祓除之。詰旦，發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圖畫馬駝、儀衛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畢，上衰冊，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東向再拜天地訖，乘馬，率送葬者過神門之木，乃下，東向又再拜。翼日詰旦，率郡臣、命婦詣山陵，行初奠之禮。升御容殿，受遺賜。又翼日，再奠，如初。興宗崩，道宗親擇地以葬。道宗崩，菆塗于游仙殿，有司奉喪服，天祚皇帝問禮于總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斬衰；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官及郎君服如之；餘官及應承應人皆白枲衣巾以入，哭臨。惕隱、三父房、南府宰相、遙輦常袞、九奚首、郎君、夷離畢、國舅詳穩、十閘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薦奠。進鞍馬、衣襲、犀玉帶等物，表列其數，讀訖，焚表。諸國所賻器服，親王、諸京留守奠祭、進賻物，亦如之。先帝小斂前一日，皇帝喪服上香，奠酒，哭臨。其夜，北院樞密使、契丹行宮都部署入小斂。翼日，遣北院樞密副使、林牙以所賻器服置之幽宮。靈柩升車，親王推之，至食羖之次。蓋遼國舊俗，於此刑羖羊以祭。皇族、外戚、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靈柩降車，就轝，皇帝免喪服，步引至長福岡。是夕，皇帝入陵寢，授遺物于皇族、外戚及諸大臣，乃出。命以先帝寢幄過於陵前神門之木，帝不親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命婦皆升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辭陵而還。宋使告哀儀。皇帝素冠服，臣僚皂袍、皂鞓帶。宋使奉書右入，丹墀內立。西上閤門使右階下殿，受書匣，上殿欄內跪，躬。奏封全。閤封於殿西案授宰相讀訖，皇帝舉哀。舍人引使者右階上，欄內俛跪，附奏起居訖，俛興，立。皇帝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使者跪奏，來時皇帝聖躬萬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階下殿，於丹墀西，面東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祗候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再拜，又出班，謝遠接、撫問、湯藥，再拜，贊祗候，引出，就幕次。宣賜衣物，引從人入，通名，拜，奏聖躬萬福，出，就幕，賜衣，如使者之儀。又引使者入，面殿鞠躬，贊謝恩，再贊有勑賜宴，再拜，贊祗候，出，就幕次，宴。引從人謝恩，拜，如初。賜宴，皆如初。宴畢，歸館。

元

元國朝典章喪禮

本宗五服之圖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族曾祖父母　緦麻　｜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　族曾祖姑　緦麻

族伯叔祖父母　緦麻　｜　伯叔祖父母　小功　｜　祖父母　正服齊衰不杖期；嫡孫為祖父母承重　｜　從祖祖姑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　族祖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族伯叔父母　緦麻　｜　堂伯叔父母　小功　｜　伯叔父母　齊衰不杖期　｜　父　斬衰三年　｜　母　齊衰三年　｜　姑　在室不杖期　出嫁大功　｜　堂姑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　族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族兄弟　緦麻　｜　再從兄弟　小功　｜　堂兄弟　大功　｜　兄弟　齊衰不杖期；兄弟妻　小功　｜　己　小功　為人後者為所後　｜　妻　父斬衰三年　｜　姊妹　在室不杖期　出嫁大功　｜　堂姊妹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　再從姊妹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　族姊妹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再從姪　緦麻　｜　堂姪　小功；堂姪婦　緦麻　｜　姪　齊衰不杖期；姪婦　小功　｜　子　長子衆子　杖期　｜　嫡婦　不杖期；衆婦　大功　｜　姪女　在室不杖期　出嫁大功　｜　堂姪女　在室緦麻　出嫁不服

堂姪孫　緦麻　｜　姪孫　小功；姪孫婦　緦麻　｜　孫　嫡孫不杖期　衆孫大功　｜　嫡孫婦　小功　衆孫婦　緦麻　｜　姪孫女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曾姪孫　緦麻　｜　曾孫　緦麻　｜　曾姪孫女　在室緦麻　出嫁不服

玄孫　緦麻

五服年月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外族服

姑舅兄弟
姑之子爲外兄弟 舅之子爲內兄弟

兩姨兄弟
謂從母之親兄弟姊妹

服屬	服制
外祖父母	小功
母兄弟	小功
妻父母	緦麻
母姊妹	小功
姑舅兄弟	緦麻
妻	周年
兩姨兄弟	緦麻
甥	緦麻
婿	緦麻
甥婦	緦麻
外孫	緦麻
外孫婦	緦麻

三殤服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殤也男女已娶嫁許嫁者皆不爲殤也
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堂叔	叔	父	姑	堂姑
長三月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長三月
堂兄弟	兄弟	己身	姊妹	堂姊妹
長五月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長五月
母兄弟	姪	子女	姪女	母姊妹
長三月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長三月
	姪孫	嫡孫	姪孫女	
	長五月	長九月 曾玄同中七月 下五月	長三月	
		衆孫		
		男女長五月 中下三月		

殤哭之以日易月
期哭之十三日
大功哭之九日
小功哭之五日
緦麻哭之三日
未生三月者不哭

女嫁爲本族服

婦人出嫁各降本服一等

		高祖父母		
		緦麻 曾祖父母小功		
	祖兄弟	祖父母	祖姊妹	
	緦麻	期年	適人無服	
父堂兄弟	伯叔父母	父母	父姊妹	父堂姊妹
緦麻	大功	期年	在室大功	適人無服
堂兄弟	兄弟	己身	姊妹	堂姊妹
小功	大功		在室大功	適人無服
堂姪	姪	外祖父母	姪女	堂姪女
緦麻	大功	緦麻	在室大功	緦麻

三父八母服

服屬	說明
同居繼父	謂子無大功之親從母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 齊衰不杖期
不同居繼父	謂先同今異居者 齊衰三月 元不同居則無服
從繼母嫁父	繼母嫁而子從之者 齊衰杖期 若不從或繼母出無服
養母	養同宗及遺棄子同親母 齊衰三年
嫡母	妾生子與父正室曰嫡母 齊衰三年
繼母	父再娶母 齊衰三年 同親母
慈母	妾無子妾子無母而父命之爲母 齊衰三月
嫁母	父亡母改嫁適人者 齊衰杖期 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出母	父在而母被出之者 齊衰杖期 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乳母	小年乳哺己者 緦麻三月
庶母	妾所生子 緦麻三月 實曰庶母

妻爲夫之族服

夫之高祖父母 緦麻

夫之曾伯叔父母 無服　夫之曾祖父母 緦麻　夫曾祖姑 無服

夫堂伯叔祖父母 無服　夫伯叔祖父母 緦麻　夫祖父母 大功　夫祖姑 緦麻　夫堂祖姑 無服

夫之從堂伯叔父母 無服　夫堂伯叔父母 緦麻　夫之伯叔父母 大功　舅 斬衰三年　姑 齊衰三年　夫親姑 小功　夫堂姑 緦麻　夫從堂姑 無服

夫族兄弟 無服　夫之從堂兄弟 無服　夫堂兄弟 緦麻　夫兄娣妹加婦 小功　夫 斬衰　主 三年　夫姊妹 小功　夫堂姊妹 緦麻　夫從堂姊妹 無服　夫族姊妹 無服

夫從堂姪 緦麻　夫堂姪 小功　姪婦 緦麻　夫姪 不杖期　姪婦 大功　子 長子齊衰三年 眾子齊衰　婦 嫡婦 眾婦大功　夫姪女 周年　夫堂姪女 小功　夫從堂姪女 緦麻

夫堂姪孫 緦麻　夫姪孫 小功　姪孫婦 緦麻　孫 大功　孫婦 緦麻　夫姪孫女 小功　夫堂姪孫女 緦麻

夫曾姪孫 緦麻　曾 緦　孫 麻　夫曾姪孫女 緦麻

玄 緦　孫 麻

定爲三年之喪　畏吾兒喪事體例　一件斷了氣後頭穴穿衣服者那害的人自心索要衣服呵與穿者　一件女孩兒媳婦兒每帶白孝散頭髮者於內若有親眷族兒每做和尚合帶的孝呵穴肩甲上掛白財帛者俗人每散頭髮者　一件人死呵休推眉做事祭的茶飯殺馬殺牛殺羊者伴靈聚的人每根的與素茶飯者　一件棺子上貼的畫的釘鑄釘子剋來的太歲頭與祭物畢祭物有者合股上扎頭上肚臍上放的金子牽駝狀馬根前拿大盤子的掛甲的走靈馬唱的孝車前承應的澆奠路祭的墳上蓋蓋的立墳地的埋葬的或是揚了骨殖的齋和尚念經者已上應合用的都教有者依着這体例裏量氣力行的他每識者　一件休似漢兒體例行者搭麻花掛孝穿圍頭都休穿帶者燒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樣包裹者休燒墓兒者休引靈者或是撲其那菌七条裹休依漢兒体例紙做來的金銀紙房紙人紙馬模子休做者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札付該准文老庵思八撒海迷失脫烈脫因納文字譯該畏吾兒田地裏從在先傳留下底各自體例有來這漢兒田地裏底衆畏吾兒每喪事體例有呵自己體例落後了隨着漢兒體例又喪事多擊殺做來底呵當每上位聽得上頭怯薛不達覺也喪事裏依各自體例行有從

今已後這漢兒田地裏底衆畏吾兒每喪事裏只依在先自己體例行者漢兒體例體隨者休宰殺者從今已後不棟那裏畏吾兒喪事裏自己畏吾兒體例落後了漢兒體例隨呵宰殺呵那畏吾兒底家緣一半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依着了底聖旨畏吾兒底喪事裏合做底體例寫了和這文書一處將的去也只依這体例文字教知者欽此　禁喪葬紙房子　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刑部奉尚書省札付該准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過數內一件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略舉一節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費鈔一兩定致底至甚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聖旨紙房子無疑禁了者其余商量行者欽此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子金銀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咨請照驗施行

禁約焚屍　至元十五年正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札付近准北京等路行中書省咨北京路中間知高朝列牒伏見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照得古者聖人治喪具棺槨而厚葬之今本路凡人有喪以火焚之實滅人倫有乖喪禮本省看詳今後除從軍遠遠或爲羈旅從便焚燒外據父居土著之家若准本路所申相應准此送禮部議得四方之俗風俗不一若便一體禁約似有未盡參詳比

及通行定奪以來。除從軍應役并遠方客旅諸色目人。許從本俗。不須禁約。外據土著漢人。擬合禁止。如遇喪事。稱家有無。置備棺槨。依理埋葬。以厚風俗。及據禮部呈。隨路廣陵寄頓孩骨。合無明立條敎。以革火焚之弊。俾民以時喪葬。若貧民無地葬者。聽於官荒地內埋了。若無人收葬者。官爲埋瘞。本部議得除火焚之弊。已行禁治外。其貧民無地葬者。則於官荒地埋了。無人收葬者。官爲埋瘞。似爲相應。都省准呈。仰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禁送殯迎婚儀從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行御史臺咨。據陝西漢東道按察司申。所轄城廓內。值喪求親之家。往往盡皆使用祇候人等。擎打茶褐傘蓋。銀裹校椅儀仗等物送殯。權勢之家。官爲差撥士兵之屬。用錢顧債。詳此一端。實違國家置俗儀從之禮。擬合禁斷。得此。呈奉中書省札付。送禮部議得。若品官遇有婚喪。止依品職合得儀從送迎外。禁斷無官百姓人等。不得僭越。似爲中禮。都省准呈施行。

樂人休迎出殯

至大三年正月。江西行省准尚書省咨。該禮部呈。教坊司呈。至大二年十月初二日。本司官傳奉皇太子令旨。上位承應的樂人每。依着在先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聖旨體例裏。死人每根底。休迎送出殯者。都的是有司官嘗辦得當。您與省部家文書。使教禁約者麼道。令旨了也。欽此。呈乞照詳。都

省咨請欽依施行。

禁治居喪飲宴

延祐元年七月十二日。承奉江浙行省札付。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准江南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王奉訓呈。伏以父母之喪三年。天下之通喪也。死欽葬祭。莫不有禮。禮曰。披髮徒跣。居於倚廬。寢苫枕塊。哭泣於世。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經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孝子哀戚之情。既葬祭以其時。期而小祥。又期大祥。三年禪祭。霜露既降。春雨既濡。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此子終身所不忘。豈拘於三年哉。去古日遠。風俗日薄。近年以來。江南尤甚。父母之喪。小斂未畢。茹葷飲酒。略無顧忌。至于送殯。管絃歌舞。導引循柩。焚葬之際。張筵排宴。不醉不已。泣血未乾。享樂如此。昊天之報。其安在哉。興言及此。誠可哀憫。若不禁約。深爲未宜。莫若今後。除蒙古色目合從本俗。其餘人等。居喪送殯。不得飲宴動樂。違者諸人首告得實。示衆斷罪。所在官司申禁不嚴罪亦及之。不惟人子有所懲勸。抑亦風俗少復淳古。宜從憲臺劄付各道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本臺看詳。國家以風俗爲本。人道以忠孝爲先。可以移忠。可以事上。忠孝既立。則人道修而風俗厚。爲治之主要也。三年之喪。古今通制。送終營葬。人子大故。塗車芻靈。禮亦有之。至若忘哀作

樂。張筵群飲。敗禮傷俗。宜從合干部分定擬通行禁止相應。咨請照詳。准此。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參詳。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終身而不能報。聖人定立中制。以爲三年之喪。送終葬祭。當盡其禮。若居喪飲宴。殯葬又動樂祭。實傷風化。如准御史臺所言。除蒙古色目人各從本俗外。其餘人等禁治相應。得此。送禮部行移刑部議擬。去後。今據禮部呈。移准刑部關議得。父母之喪。主於哀戚。其居喪飲宴。殯葬用樂。皆非孝道。除蒙古色目宜從本俗。餘並禁止。敢有違犯。治罪相應。關請照驗。准此。本部參詳。如准刑部所擬。通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喪服各從本俗

延祐二年八月。承江浙行省札付。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劉承直呈。切見江淮之間習俗。喪服有戴布幞頭。布袍。爲禮者。夫喪禮斬衰齊衰。以至緦功。自有官服之制。亦有輕重之義。其幞頭公服。乃人臣服之於朝廷拜賀之吉服也。今愚俗無知。乃敢以布表爲之。於凶服之餘。揆之禮經典故。習非所宜。理應禁捕。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本部參詳。方今喪服。未有定制。除蒙古色目人各從本俗。其餘依鄉俗以麻布爲之。外據江淮習俗。比依公服製造。如准御史臺所呈。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葬禮

墓地禁步之圖

檢儀制式

一品九十步　二品八十步
三品七十步　四品六十步
五品五十步　六品四十步
七品以下二十步　庶人九步

一十八步
一十八步　穴　一十八步
九步
一十八步

庶人之田。四面去心各九步。即是四圍相去十八步。橫式度地五尺爲步。則是官尺每一面合得四丈五尺。以今俗營造尺論之。即五丈四小尺是也。

收埋暴露骸骨

中統元年五月。中書省奏准。宣撫司條款內一件。據各路見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依禮埋瘞。莫祭追薦做好事。

中都西南仟葬

中書省至元六年十月二十日。字羅達魯傳奉聖旨。且休者。新亡殁了底。北壁東壁休殯葬者。欽此。

墓上不得蓋房舍

至元八年正月。尚書省准中書省咨。該。今有大司農司字羅文字譯該。欽奉聖旨節該。如今死人墓上。不得教傳屯蓋房舍。在先有底。依舊者。欽此。

移葬嫁母骨殖

至元七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刑部來申。康平告妻阿楊。在前與董童二爲妻。身故殯營了當。董童二男董拾得。盜元葬骨殖。取問得董拾得招狀。已明降省府相度。董拾得狀內別無惡心。止爲伊母於繼父孫平家內身死。雖有主封同塋。別無已後祭祀思另。此上將伊母阿楊骨

殖倫掘於伊父壹童二形像一處埋葬壹脩四十七下將孫阿楊於元立
墳內依舊葬埋仰依上施行　占葬墳墓遷移　元貞二年九月江西行
省據臨江路申備新喻州申章能定告胡文玉強葬墳地公事抄連到關
書文契宗枝圖本乞照詳議得胡文玉父子倚恃富豪強將章能定母墳
盜掘起移卻埋伊祖母二喪有傷風化於理難容又令人詭誘章能信將
祖墳山地不經批問親鄰又不經官給據故意違法成交已上重罪幸遇
詔恩革撥外擬責胡文玉近限遷改強葬墳墓其地斷還章能定管業據
章能信元受胡文玉買地鈔中統一十六錠即係違法成交所合追沒乞
照詳省府准呈合下仰照驗施行　禁約厚葬　至大元年十二月龍興
路奉江西行省札付准袁州路備錄事司申照得累墳塗金周呈嘗觀聖
經有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
周於棺土周於槨又觀漢史則曰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爲儉誠便於禮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隴彌高發
掘必速大聖賢豈不欲厚葬其親厚之者適所以薄之也切見江南流俗以
侈靡爲孝凡有喪葬大其棺槨厚其衣衾廣其宅兆備存珍寶偶人馬車之
器物亦有將寶鈔藉尸斂葬習以成風非惟甚失古制於法似有未應每

見厚葬之家不發掘於不肖之子孫則間墾於強切盜賊令死者暴骸露
尸良可痛哉如蒙備申上司禁治今後喪葬之家除衣衾棺槨依禮舉葬
外不許輒用金銀寶玉器玩裝斂違者以不孝坐罪似望無起盜心少全
孝道猶生者有用之資免死者無益之備若准所言誠爲敦厚風化呈乞
照詳得此申乞照詳府司看詳除全周所言理宜禁約事干通例乞照詳
得此檢會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省准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過數
內一件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略舉一節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
費鈔一兩定至甚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聖旨紙房子無疑禁了者其餘
商量行者欽依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子金銀人馬綵帛衣服帳
幙等物欽此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咨請照驗施行准此今據見申看
府欽依已降聖旨事意施行　祖先牌座事理　大德四年中書省咨江
西行省咨袁州路申萍鄉州朱惠孫告豪強安主僕一之等將惠孫元供
養亡母蘇氏魂牌裝捏大言恐騙訛銀鈔歸問間僕寶翁告朱惠孫墳墓
庵內見有供養伊母蘇氏魂牌上列爲皇妣字樣犯上顯然府司除外據
皇妣二字係吉犯上事理學者於禮記曲禮下篇及朱文公家禮內批究
禮皇妣二字經典該載不曾奉到上司明文合與不合回避本省參詳爲

字樣儒學提舉司考究出於經典累遇詔恩咨請照詳施行間又准本省
咨方李二等爲潘杰供養亡祖父牌上寫皇考恐嚇錢物除外所寫字樣
咨請回示送據禮部與翰林國史院講議得儒學提舉司考究出於經
典理宜回避所犯今將已追牌座當官燒毀令後通行禁止相應都省准
擬請依上施行　禁治停喪不葬　延祐五年五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
司准本道廉訪使趙奉訓牒檢會至元十五年欽奉條畫內一款節該提
刑按察司官所至之處省察風俗宣明教化若有不孝不悌亂常敗俗習
糾而繩之其利害可以興除及一切不便於民必當更張者聞中御史臺
施行欽此切見江南民俗率多遠喪稽葬習以成風是省察宣明者有所
未至耳蓋嘗聞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喪具稱家有無所以使貧富之葬
咸遂人鬼之道俱安也今閩中此風盛行停喪不葬動經一二十年有一
家累至三四柩者問之則曰年月未利下地未得貧之不能勝喪按禮諸
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者不擇年月矣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矣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
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時矣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
常處是不擇地矣經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苟能盡其哀痛之情稱家有無

貧而薄葬何害於禮且然衣衾棺槨猶可全其孝愛免留停於家者已具有
棺衣耶而不實之尸不即營葬輒作佛事欲爲死者安邀冥福免貧有言
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不以君子之道待
其所親而以小人目之豈得爲孝愛乎移飯僧所費爲營葬之資固不患不
勝喪也矧有附廓僧寺係焚修之地公然頓寄靈柩尤爲非宜夫父子之
親兄弟之愛夫婦之恩人皆有之不幸過其死亡隨家厚薄以時而葬則
爲盡孝愛之道停棺不舉積歲歷月使其臟血出汁過者掩鼻於汝安乎
生者安則死者亦安矣掩骼埋胔王政所先今民間死者各有親屬及至
暴露不葬深乖古者之典尤傷天地之和是宜明白開諭限以月日使依
期埋葬以厚人倫之道以長孝愛之風其於教化豈小補哉咨請照驗施
行更爲備申憲臺照詳行下各道一體施行　大德五年七月欽奉聖旨
節該官人每有氣力富豪與自己父祖修理墳塋立碑石動軍夫官司氣
起蓋修理有今後官人每不揀是誰與自己父祖起建墳塋碑石休動搖
官司軍夫者遍宣諭了動搖軍夫的每有罪過者　通制　大德二年臺
呈官豪勢要遇有山喪殯葬多令廷院諸司准備路祭當該官吏轉委頭
目人等所用器金銷陳綵結茶物多於官內科取因而擾民今後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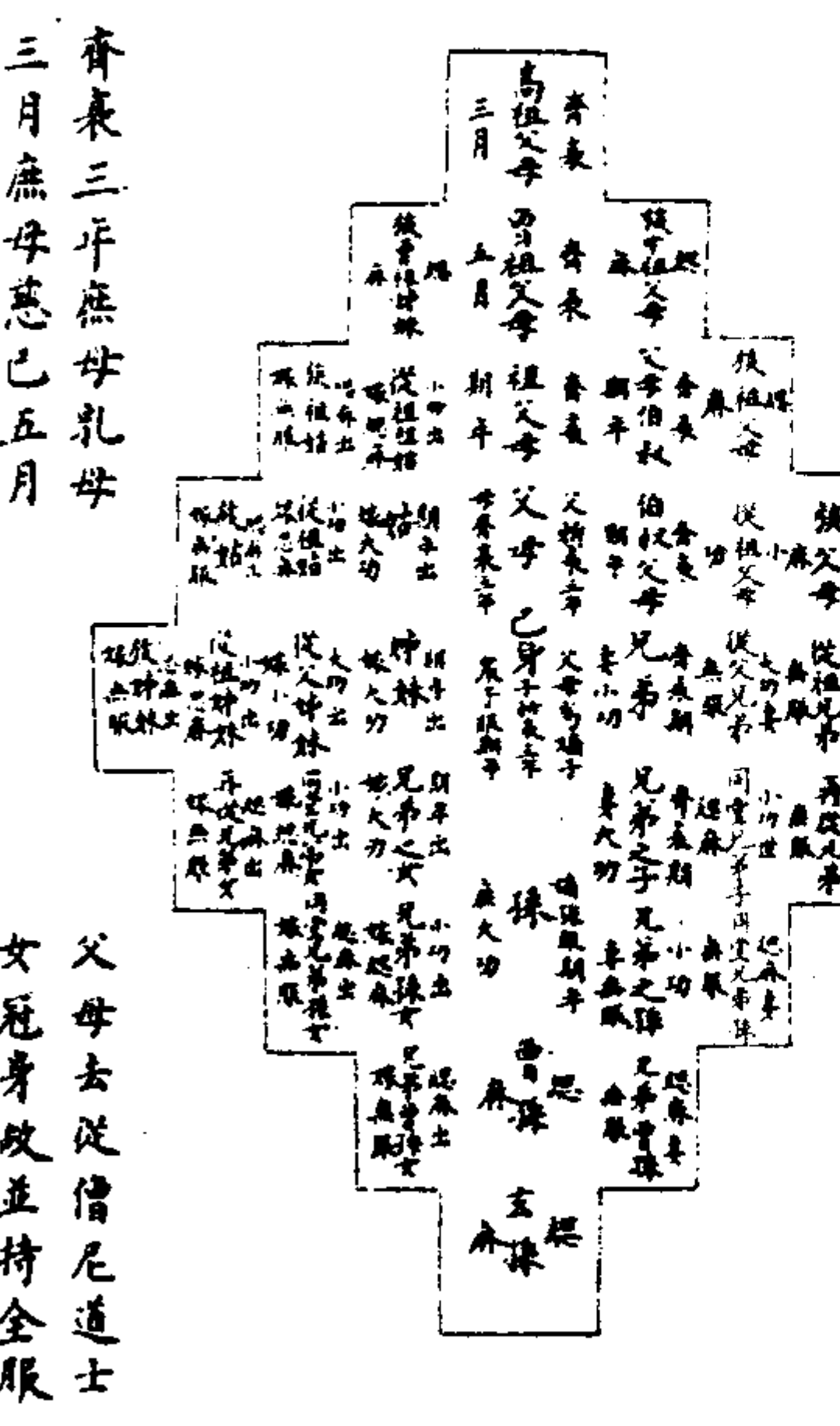
親識喪葬酋行備禮致祭者，聽從其便。嚴行禁治，毋得使令廵院諸司准備都省准呈。　至大四年正月，刑部呈：准陸妙真出頭，於銘旌上書寫千秋百歲字樣，陰陽教授於地里新書并塋原總錄內照得，雖有該載上項字樣，理合廻避。參詳陸妙真所犯，然無情故，終是不應。今後合行禁治。大德典章晋寧路總管府契勘本路，一父母兄喪初亡，殯葬之際，絲結喪車草排壇面，鼓樂前導，號泣後隨，無問親疎，皆驗體禮多寡，又破布帛，少不如意，臨喪爭競。及追齋累七，大祥小祥，祭祀之日，過其迎靈，必須置備酒食，邀請店鋪親朋人等，務以奢靡相尚，遊用百色華麗采段之物，紛然陳列，裝鋪綉植洗影樓，金銀珍翠壇面，雜以倡道，間以鼓樂，服喪之人，隨之於後，迎遊街市，以爲榮街，既畢，作齋寺觀，後用米結金橋之類，其齋食每个有近一斤者，爲美齋，此皆虛費於生民，其實無益於死者。或有居喪無異乎日，似此之類，名色多端，不可彈舉，苟不如此，上下爲之惶，吝莫不鄙笑。風俗之壞，以至於此。不惟於彼喪之家，生死之際，兩無所益，又富者傾資破產，貧者負債取錢，甚者不能辦給，以致喪亡不能得葬，爲此行下臨汾縣錄事司、儒學教授，會集宿儒耆老，講究圖呈，切詳此端，皆由無學之人，侍其豪富，凡遇喪事，不以哀戚爲念，而以奢侈爲務，肯破布帛，豈論親

疎，絲結拳樓寶粧壇面，布設路祭，亂動音樂，施引靈柩，遶遶正街，爲孝者雖有哀容，揚湯自得，又以追齋累七，食品數多爲之孝道，雖有一等愚民極口稱羨，殊不知葬者藏也，又不問死者於禮安否，以習染爲當，其來也漸，合無分後有喪之家，皆要依庶人之道，三日以棺出送，不得絲結與車神樓路祭，及不得用大樂壇面，親者依輕重破服，疎者但助送死之資，不破孝服，哀可止。往由當街巷出送，至於侵三頭七，只合詣墓祭奠，不可改莚遨客，喪主哀哀之際，莫敢及此，其後顛作齋者，不過餞餡粉羹而已，不得用脫食油餅春蒸之類，不惟枉費其物，即令灾餘，父卑，食用踰貴，治喪之家，實是生受，親知之人，禮宜津助，又安忍以弊俗相遭，破其家產哉。呈乞照詳。得此。總府議得：准擬。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陳告到官，喪主并奢靡行禮之人，各決三十七下。　一儒學司縣講究圖呈：爲人子弟者，凡遇尊長不幸，須當喪服行孝。或有不知居喪禮者，腰雖經帶，輒入酒肆茶房，及行吉禮，而赴吉筵，公然飲酒食肉，習以成俗，見者恬不爲怪，竊其事切詳此端，初由無恥之人，亡其父母喪上，未及卒哭，輒行吉禮，君子見之而不責，小人見之而爭効。此以俗之弊。及至如此，今後應有父母長上喪服者，毋得入酒館茶房，及行吉禮，赴吉筵，如此不惟中禮盡孝，庶使灾余之

民省汙華之費。總府議得：依准所呈。如有違犯，諸諸人捉拿到官，斷三十七下。

新降本族五服之圖

嫡妹慈養母入辛從　繼母歸弟及男從嫁

子爲父母既葬除之　若後改喪緦麻三月

齊衰三年庶母乳母　三月庶母慈已五月

父母去從僧尼道士　女冠身故並持全服

女出嫁爲本族內外服圖

五服疏內

校勘無差

妻為夫內外親服圖

本族三殤服圖

三殤服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殤者男子已娶女子已許嫁者皆不為殤也凡年十九歲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為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為小殤七歲已下為無服殤哭之以日易月本服期者哭之十三日大功哭之九日小功哭之五日緦麻哭之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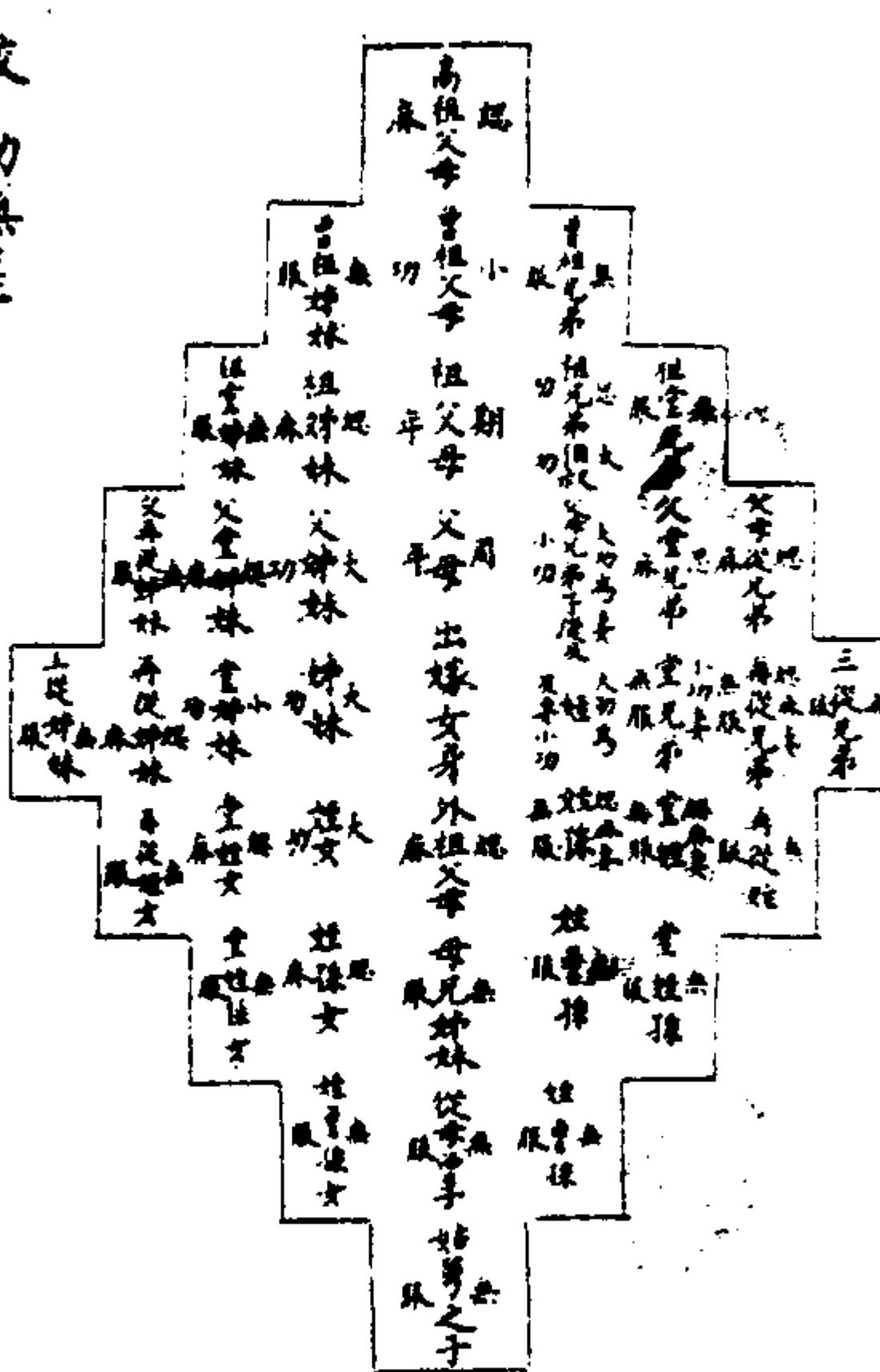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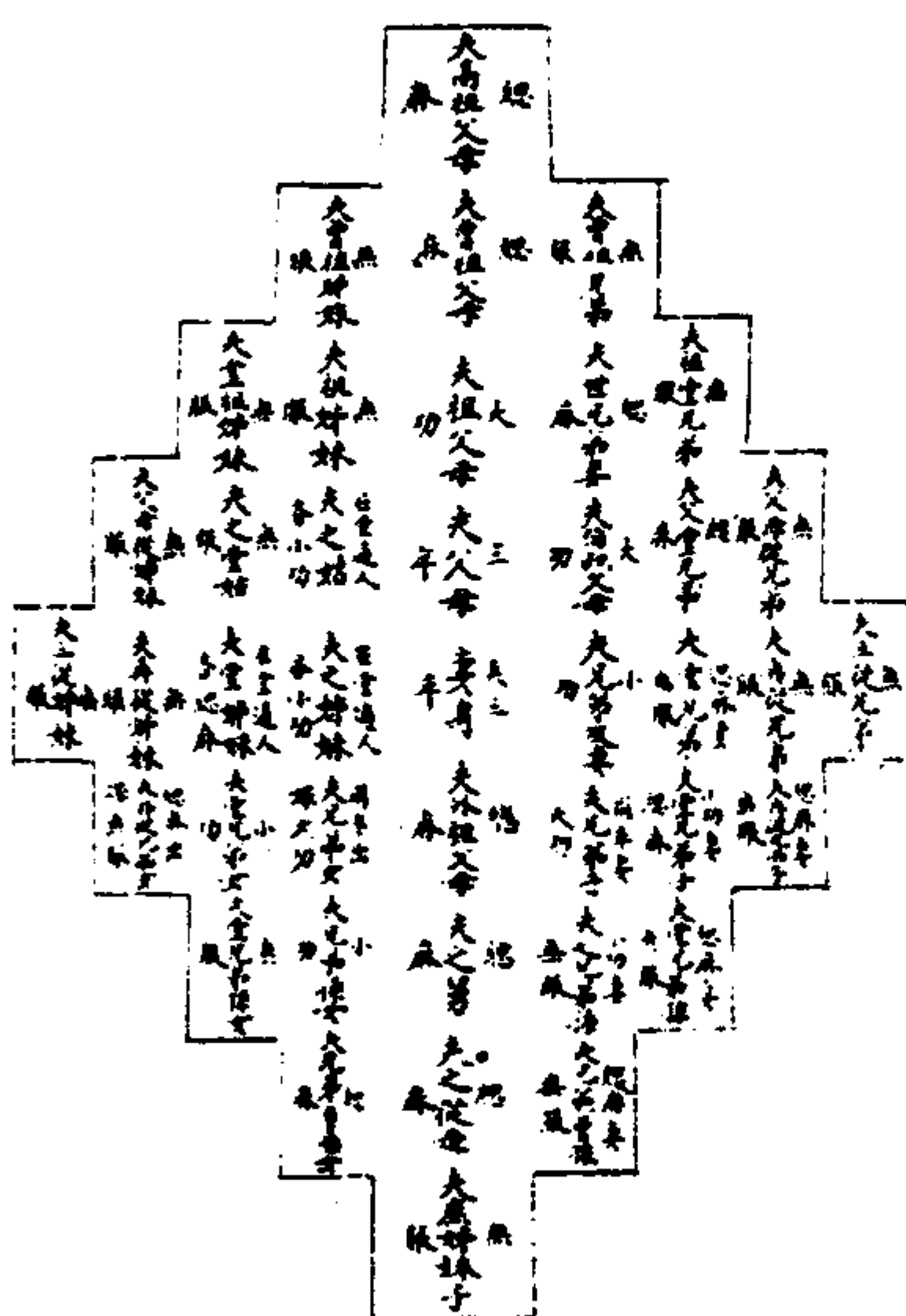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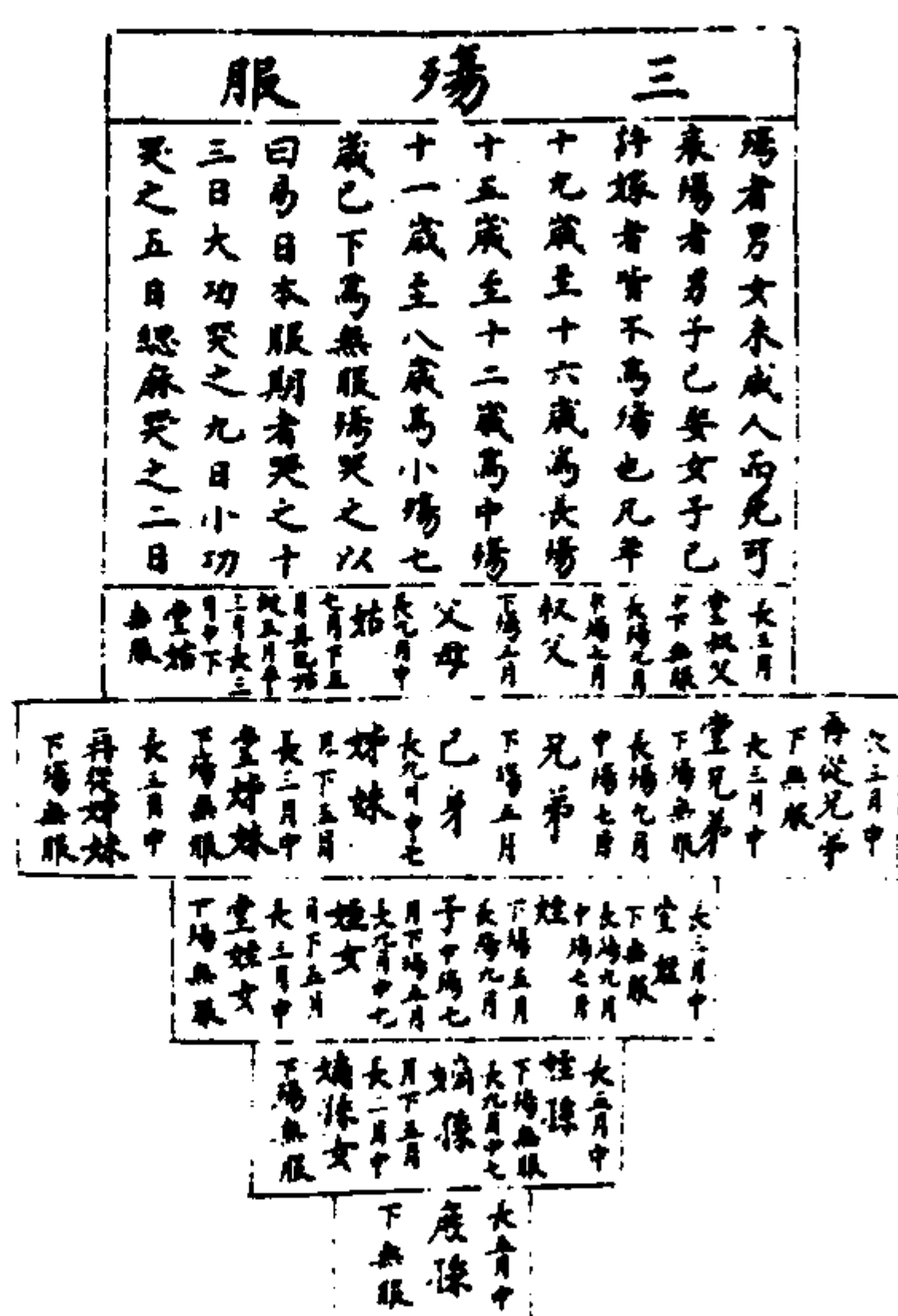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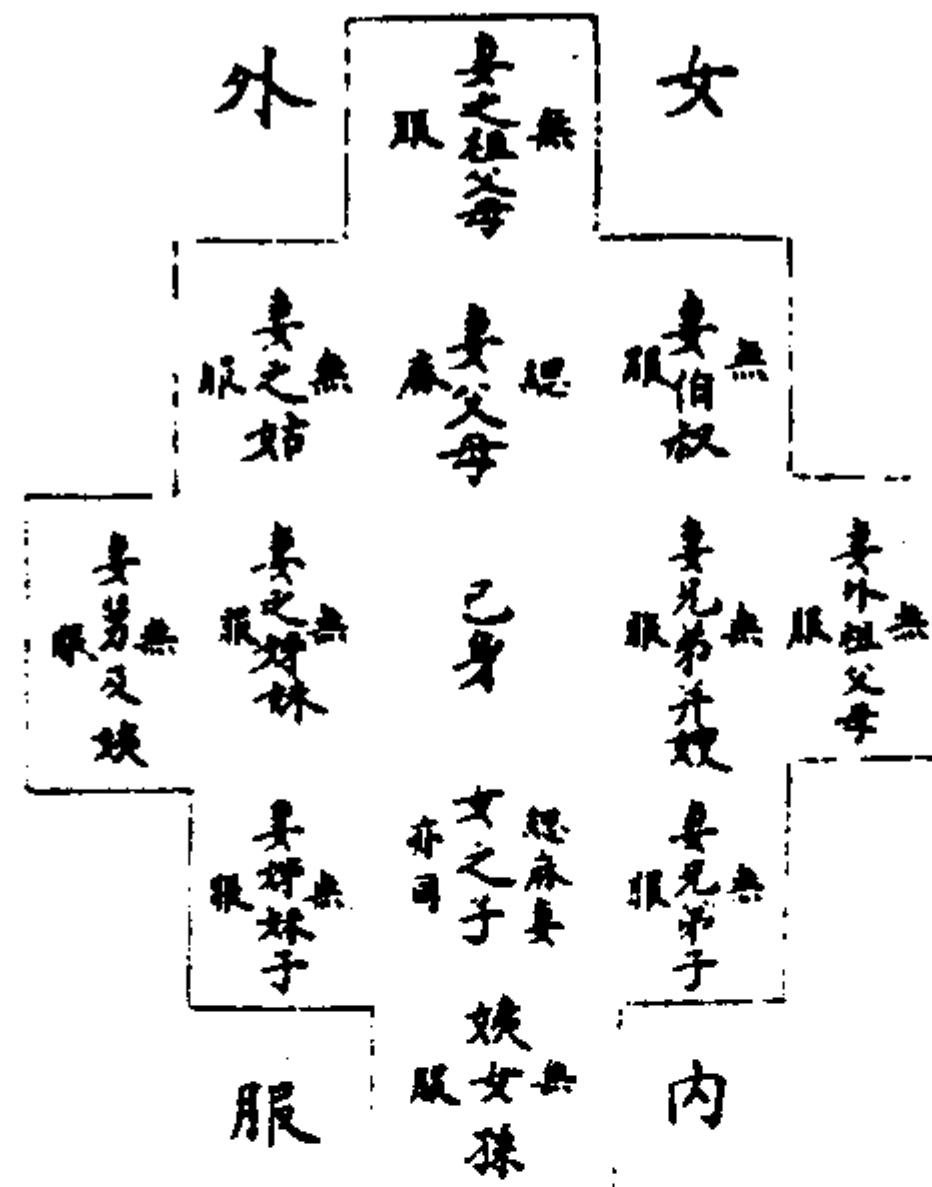
妻之祖父母 無服

妻伯叔 無服　妻父母 緦麻　妻之姑 無服

妻外祖父母 無服　妻兄弟并妻 無服　己身　妻之姊妹 無服　妻男女姨 無服

妻兄弟子 無服　女之子 緦麻妻亦同　妻姊妹子 無服

姨女孫 無服

女外內服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之者。男子已娶。女子已許嫁。皆不為殤也。年十九歲。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為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為下殤。七歲已下。為無服。本服期者。哭之以十三日。服大功者。哭之以九日。服小功者。哭之以五日。服中緦者。哭之以三日。哭之謂殤服。以日易月哭之。

本族三殤降服圖四父

繼父同居。兩無大功親。義服期年。謂繼父無子孫。及自己亦無伯叔兄弟之類。是名兩無大功親。○繼父同居。兩有大功親。義服三月。謂繼父自有子孫。及自己亦有伯叔兄弟之類。是名兩有大功親。雖同住。亦為別居。○繼父不同居。謂令却異居。義服三月。○謂先曾隨母子繼父。不曾同居。曾與繼父同居。今繼父家內即無服。六母。喜解有五書新刊內定是六母。嫡母。謂妾之子呼父正妻為嫡母。○繼母。謂親生母被出。或亡。其父再娶之妻為繼母。○慈母。謂父有兩妾。一妾無子。有子之妾身亡。父命無子之妾恩養此子。是名慈母。○養母。謂無兒養同宗之子也。此子呼所養母為養母。○乳母。謂從乳養之母。○庶母。是父眾妾中一妾之子。其子呼眾妾為庶母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五

喪　喪禮四十六

國朝國朝禮書

成穆貴妃喪禮

服制

東宮親王于

妃皆稱庶母。

吳王于

妃稱慈母。

一十月初二日。翰林宋學士傳奉

聖旨。凡庶母服制。東宮親王服朞年。公侯服九月。百官服五月。庶民服三月。欽此。今擬

東宮親王爲庶母服齊衰朞。用細麻布冠。九縱斂九梁。細麻布衣裳。葬畢服常服。以孝服藏于靈位之所。遇節序服以祭奠。周年祭靈日焚之。

吳王爲慈母齊衰三年。麻布冠。麻布衣裳。麻腰絰。葬畢素服。遇節序服孝服祭奠。滿日焚之。

公主齊衰麻布大衫。楷子。長裙。麻布蓋頭。麻布鞋。既葬常服。遇節序仍服祭奠。滿日焚之。

衆妃舉哀臨祭。俱服白布團領衫。

靖江王服小功。白布冠。白布衣裳。帶。既葬服常服。以孝服置于靈所。遇節序祭奠服之。滿日焚之。

斂儀

一飯含　以珠及玉類納口中

一入斂

裹用常服。外用禮服。

面衣一。以皂綃紅裏。方一尺二寸。蓋其面。

握手二。以皂綃紅裏。長一尺二寸。裹兩手。

充耳二。以白綿如棗核。塞耳中。

一銘旌

用紅紵絲長九尺。以粉筆書題曰。故成穆貴妃孫氏之柩。上綴木刻彩畫荷葉蓋。下綴木刻彩畫蓮花座。懸以鳳頭竿。承以紅木座。置于靈柩之右。

一魂帛

用生絹結魂帛。置靈座上。

一斂畢。停柩于室中。設白綃帷幔于柩外。覆柩以紫羅帷。設床帳于柩之左。置盥衣架如平時。

一殯殮畢。設靈座于柩前。又設供事床設祭物。

吳王公主以下服孝服。序立哭。再拜。奠酒。又再拜。

一每日早晚進膳如平時。

贈謚

一九月　日。禮部尚書等官題

奏。古者宮妃有德。是以輔內治。既薨之後。必有贈謚之典。恭惟

貴妃孫氏德冠嬪御。宜加贈謚。以表推崇。謹按謚法。夙夜儆戒曰成。德化和爲曰穆。請謚曰成穆。奉

聖旨。是。要寫來焚黃。欽此。

一冊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朔。

皇帝制曰。朕聞古者宮妃。其德有以輔內治。尊奧倫者。既薨之後。必有定謚之禮。爲惟爾貴妃孫氏。以篤慎之資。純淑之行。勤於事上。慈於撫下。當國家開創之初。備儆戒相成之道。德冠於嬪御。功用動於中閫。方期享於貴榮。竟莫躋於壽考。宜加贈謚。以表推崇。可謚曰成穆。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一焚黃。用黃綃裝裱如冊樣。兩葉。寫冊文。

其日。陳設祭儀一。豬三。羊。畢。以祝及冊文案置于靈前。

吳王以下立于靈柩前。贊禮贊鞠躬。再拜興平身。贊跪。王跪。執事者以爵進于

王之右。贊受爵獻爵。王受爵獻爵。贊讀祝。讀祝者取祝跪讀。贊宣冊。宣冊女官取冊立宣。訖贊俯伏興平身復位。王俯伏興平身復位。贊鞠躬再拜。禮畢。焚祝及冊。

一祝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
吳王　敢昭告于
慈母成穆貴妃之靈曰欽奉
上命贈謚
慈母為成穆貴妃謹用焚黄伏惟鑒知尚享
外命婦奉慰儀
一其日外命婦具山松特髻大衫詣
坤寧宮丹墀序立四拜班首升
殿跪致詞云
貴妃薨逝竊惟
皇后殿下不勝感悼班首復位四拜禮畢退改服慶雲冠白團衫白布蓋頭詣
貴妃靈位前兩拜班首詣前跪三奠酒執事者跪讀祭文訖班首與衆復位
兩拜禮畢
一祭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九月癸亥朔三十日壬辰親
爾夫人謝氏等謹致奠于

成穆貴妃之靈惟
靈天賦淑德行表坤儀安享貴榮豈期薨逝謝氏等追仰音容不勝哀悼
謹以牲醴致奠伏惟尚享
修設好事
一洪武七年十月初三日
奏准為成穆貴妃修設好事於初四日早發疏啓建有官於城隍廟發咨請
守護壇場
一城隍咨
中書省欽奉
聖旨洪武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貴妃孫氏以疾亡故於十月初四日為始命僧
於朝陽門外殯所建壇修設好事看誦大藏經文十
四日修設水陸大齋至十六日禮請
釋迦牟尼佛證明功德欽此除欽遵外合行移咨請
照驗須為即日率領神官將吏欽依
聖旨事意監護壇場須至咨者
一發疏儀注　其日清晨內侍監陳設
御位香案於

奉天殿丹陛上正中北向尚寶司設
寶案於香案之東南儀鸞司設常朝儀仗并設黄傘遮護疏函衆金東西
侍儀司設百官陪拜位於
丹陛下設進疏官位於香案之東捧疏官位於香案之西通贊二人位於
丹陛下東西相向執事者設龍亭香亭鼓樂儀從於
午門外侍儀舍人設詔輿於
丹陛下引禮引百官朝服入拜位
上位於武樓下具皮弁服侍儀奏外辦導駕官導引至
御位禮部官捧
御疏用寶訖用奉天之寶內贊奏跪鞠躬拜興拜興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百官兩拜平身內贊奏跪詣前贊跪
贊搢圭通贊唱百官皆跪進疏官取函跪進
上位受函授捧疏官捧疏官跪接置于案內贊贊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
上位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百官俯伏興平身內贊贊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百官兩拜平身內贊贊禮畢百官

東西對立捧疏官捧疏函由中陛下置詔輿內舍人
捧詔輿由中道出
午門導駕導
上位還武樓下捧疏官至
午門以疏函置於龍亭儀從鼓樂導引至齋所
一疏文
大明國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朔初四日丙申
皇帝　謹齋沐稽首載拜奉疏
釋迦牟尼佛伏以
天地不言以四時而示信
聖神代理運萬化以通情惟
如來者駕白象而神宮降誕遊四戶而陟入雪山六年苦行感慶載以鑒勤五
演妙音證金偈之上乘示現三十二相大會四十九
秋談空有之無窮翊王綱而易治方便度人以開愚
昧道通造化庶廣益於古今光燭幽冥致光恩而解
脫大千普照六道供超德無不備非天者孰盛爲哉

穆貴妃滕氏享年三十二歲於今年九月二十八日。
以疾頓逝。欽俾追薦特命闔郡就於殯所結壇。以十
月初四日揚旛發符看誦大藏經文。十四日。修設水
陸大齋三晝夜。十六日。行禮獻供施斛燃燈。至日。伏願
如來不違本誓降臨法筵。大闢方便之門。廣示超升之路。謹奉疏。伏惟
佛慈鑒知。謹疏。
一供佛儀注　前期儀鸞司設
御位于壇之中。盥洗位于壇之東南。帛案于盥洗位之北。捧帛官于案之東。西
向典儀二人于百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二人
位于典儀之南。東西相向掌茶官位于壇內之東。西
向進帛官讀祝官位于壇內之西。東向樂工設舞位
于壇前。百官班分東西樂工舞位在中間光祿司官
備茶供以候。　其日中時眾僧于
寶座前望空啓請
如來依科法事訖。執事者各司其事陪位官入就位導引官於
御幕前跪奏。請行禮。

上位具皮弁服升壇。典儀唱迎佛和聲郎唱迎佛樂奏善世之曲贊禮贊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皆位官皆兩拜。樂止。典儀唱奠帛
獻茶禮。和聲郎唱奠帛獻茶樂奏昭信之曲。導引官
奏請行奠帛獻茶禮。導引官導
上位至盥洗位。盥洗訖。請詣
佛前。贊禮贊跪搢圭。
上位跪搢圭。贊進帛。執事者以帛進。贊受帛奠帛。
上位受帛。以授執事者。奠于　贊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
上位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鞠躬。兩拜。平身。樂止。典儀唱初獻供。和聲郎唱初獻樂奏延慈之曲導引
官奏請行初獻供禮導引
上位詣
佛前。贊禮贊跪搢圭。
上位跪搢圭。贊獻供。執事者以供進。
上位受供。跪執事者。奠于　贊出圭。

上位出圭。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訖。俯伏。興。平身。復位。
上位俯伏。興。平身。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亞獻供。和聲郎唱亞獻樂奏法喜之曲掌茶捧供詣
佛前。置于案訖。樂止。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典儀唱三獻供。和聲郎唱三獻樂奏禪悅之曲。掌茶官捧供詣
佛前。置于案訖。樂止。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典儀唱眾僧茶禮
如來導引官奏請還
御幕導引
上位還御幕。眾僧旋繞諷咒茶禮
真如。一引
妃靈詣浴室。二引眾魂詣沐浴所。畢一引
妃靈詣壇所幕次。一引眾魂詣壇所。法師說法。戒師說戒。一迎靈還祠堂
一引眾魂詣斛所判斛法事將畢導引官奏請升壇
導引
上位至壇所。陪拜官復就位。典儀唱徹豆。和聲郎和唱徹豆樂奏適應之曲。樂

止。贊禮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陪位官兩拜。平身。典儀唱送佛。和
聲郎唱送佛樂奏妙濟之曲。樂止。贊禮唱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陪位官兩拜。平身。典儀讀祝官捧
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所。和聲郎唱望燎樂奏善成
之曲。贊禮奏望燎。請詣望燎位。燎半。樂止。贊禮奏禮
畢。導引官導
上位還幕次。
一供佛樂章
迎佛奏善世之曲
體虛凝兮真寂。妙應化兮無方。啓崇筵兮日吉辰良
禮孔修兮。躬齋莊。目睇睇兮遙望。感必通兮在誠。
紫磨軀兮白玉毫光。駕雲車兮旋旛。侍傍瞻閶浮兮
斯檀。仰聖容兮洋洋。
奠帛獻茶奏昭信之曲。

維北妙香五方普熏茝蘸斯實有玄有赩物儀禮具
敬奉恭慈慕薦其鑒止展我殷勤
初獻供奏延慈之曲
尼連光饋純陀後供進盛肴饈間奏皷鐘皿器斯潔
恭授惟豐無遠弗屆至誠乃通
亞獻供奏法喜之曲
仁風廣被春日載熙天人共仰顯幽靡遺豈惟華竺
聿及島夷因齋以頌於禮攸宜
終獻供奏禪悅之曲
禮成在敬三獻靡加釋尊無言樂奏無譁明徵瑞應
昭著光華冥幽洊濟蒙被禎嘉
徹豆奏通應之曲
秘瞥既歆籩豆尚列始終匪懈肅雍以徹禮文有序
樂舞有節洋洋在上無意不達
送佛奏妙濟之曲
赫其臨兮優游俄復去兮難留八部從兮如毛儼光

後兮靈斾旋歸兮光隨冥應雲兮避周
望燎奏善成之曲
瞻燎于西慈馭騰空瞑帛通帛乾竺之宮仰慈于玄
祀禮有終企而眷之大地真風
一祝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朔十六日戊申
敢昭告于
大明皇帝
西方教主大覺金僊釋迦牟尼佛曰予有貴妃孫氏侍予十有五年生女四人
見存者三所亡者一不期今年九月二十一日夜中
疾至二十八日命終於是命官選陰宅於緒岡營繕
陵所以安神魂予恐其生前或有不善之過即於十
月初四日追拜疏文以阿闍黎專符使以西馳詣靈
山而禮請今者
如來降臨法筵特陳情旨願
佛慈悲若有冤愆解紛除利及諸鬼魂等一切不滯幽冥無不失
如來之本誓有求皆應無願不從天問方便之門衣倚攝受尚享

一十月初四日僧衆六百一十七名啓建初五日至初十日每日留
僧一百名誦經十一日至十六日每日僧七百五十
名誦經法事十六日
上位親詣齋壇行禮文官三品以上武官指揮僉事以上陪拜
葬儀
一
方相一　紙旛十對　紙幢十對　紙花四卓
紙駝二疋每疋紙內史二人控　紙馬二疋每疋紙內史二人控
紙金銀錠四索　紙錢四索
一儀次
紅杖二　清道旗二　絳引旛二　戟氅旛二
戈氅二　儀鍠氅二　鉞斧二　儀刀二
班劍二　梧仗二　紅傘一　紅銷金傘一
卧瓜二　立瓜二　響節四　鐙仗二
骨朵二　紅方扇四　紅圓扇二　青圓扇二
紅紗燈籠二　間鍍金銀水盆一　間鍍金銀水罐一

鍍金銀唾壺一　酒注　托子
按酒果菜楪共一十二　茶鍾　燭臺
碗　酒盞　臺盞　香爐
香合　鑑粧　匙筯連瓶　香匙筯連瓶
已上錫造
剪子　鐃　大筯　熨斗
鍋連蓋　火爐連架　竈
已上銅造
花子　笥　韮　笆
箒
已上竹造
綿被　夾被　卧單　蓆
褥子　枕
器物
五穀倉以木爲小屋闊長一尺二寸高一尺八寸深九寸二分爲五間以安五穀
翣六二柄畫雲氣二柄畫黼二柄畫黻行要在墳五石翣奉置墳內

交椅脚踏一（用銀酒杯鍍）　屏風一　酒卓
面盆　香卓　面架　提擱
焙籠　手巾架　浴盆　脚盆
春臺　春凳　箱　衣架
轎　箱床　床　尺
鏡架　木梳　小篦　梁梳
已上木造
酒缸并杓　燈臺盞　茶瓶　盆瓶
拎　筆　御珞簿　紗帳
暖帳　牙刷　油刷　手巾
已上用本色造
一玄纁玉璧匣（用紅漆木匣造。臨下棺時。納于壙内。）
玄帛三　纁帛二　玉璧一
已上本色造
一神主用栗木。以白粉塗面。題曰。
故慈母成穆貴妃孫氏神主。盛以黑漆櫝。覆以紫羅帷。座用紫羅褥。

一壙内長一丈五尺。闊五尺五寸。壙北正中間磚房安五穀倉。上安
玄纁玉璧匣。左右小房安梁粟瓶。壙左間寢室安牀
帳衾席卓凳奩具等物。壙右間廚房安鍋竈碗楪等
物。壙左右間小廊安女侍一十二人。壙前安門神四
神。設座位安儀仗女樂香卓酒卓筆轎等物。壙前近
壙安壙誌。
一十月十六日。祝辭靈（用豬一。羊一）
吳王與公主序立于靈柩前。哭兩拜。跪奠酒。讀祝。訖。又兩拜。
一十七日清晨。舉棺祭奠（禮物及行禮同前）
一十七日舉棺之前。執事者先以方相。播幢靈車紙馬鼓樂等以次
排列于
玄武門外。内使捧銘旌魂帛導引棺出
玄武門外。喪夫捧棺就轝。内官以魂帛置小車中。
一宮人以下送者。於布帷内隨柩行。不送者。止於
玄武門外拒前拜辭。
一外命婦送葬者隨於後。

一近靈柩。除扛材挽歌執事人外。其餘導執用内使并淨軍前面播
幢香紙案等。於都督府撥軍應用。
一靈柩前儀仗内用女樂二十四人。并花籃雪柳女孩子二十人。女
將軍一十人。
一送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指揮僉事以上。先行。次僧道。俱於方相
後行。
一棺至墳所。置棺於壙前。候執事者整理壙中。安頓玄纁玉璧匣。五
穀倉下。御喪照後下棺。并以銘旌魂帛置棺上。晏六
置棺之兩傍。
一下棺後。將掩壙。執事者捧神主置于座。陳設祭物畢。
吳王公主序立于前。哭兩拜。奠酒。讀祝。又兩拜。焚紙錢及祝文。執事者捧
壙侍所題神主置靈轎。遂行。儀從前導。
吳王乘馬隨行。
一下棺時。執事者將方相紙馬車轎儀仗。連根俱於壙前焚化。
一掩壙後。遣内官祭
后土。（用豬一。羊一。）

一靈轎至
玄武門儀仗止於門外。靈轎入
内宮門。執事捧神主入置靈座。設奠祭物。
吳王公主序立哭再拜。跪奠酒。讀祝。訖。俯伏。興。又兩拜畢。内官以儀仗車
轎俱於貢所享堂安奉。
一省府臺五品以上。文武官於朝陽門内外設祭。外命婦於壙所致祭。

擴誌

成穆貴妃孫氏，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䖍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瑛治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蕃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一時離散，蕃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逐育妃為義女。年十八未聘。

上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賢女，嘗請於

上，訪求瑛，得相見。

上即位，冊為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

上甚至，有儆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內治，壺範肅，上下咸無怨者。侍

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者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

三十有二。

上為之感悼，沼議成禮，復緣人情，定議命

東宮親王持服一期。

勅有司營葬於基，字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石，令撲供歲時祭祀之費。卜日

未得吉，停柩宮中者兼旬。至十月乙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褚之

原禮也。塗殯有期，謹用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宋濂奉　勅撰。

洪武七年十一月　日，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等官奏，謹按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宋真宗有內喪，太常禮院言，准禮宜祭天地社稷，其太廟暫停，俟後致祭。今擬十一月冬至大祀

圜丘合依期致祭。又按禮曰，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注云，謂喪柩未葬，既葬即可祭，不待三月也。既有宮中喪，高堂隆議，舉祭不宜闕禮也。今擬

太廟時享，葬事畢，擇日行禮。奏

聖旨是，欽此。

謝妃喪禮

服制

一洪武九年五月初十日，翰林學士宋濂等官題奏，唐時皇帝爲皇妃等舉哀臨喪，素服舉哀畢，則常服。宋時皇帝爲皇親舉哀，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衫、黑銀腰帶。今定合斟酌用唐宋的禮奏

聖旨依着唐宋的禮行，晉王用夫爲妻齊衰服，欽此。

上位

中宮

東宮

親王舉哀用素服。

晉王齊衰期年，服麻布冠[illegible]麻布衣裳帶麻接絰麻鞋

妃父謝左相大功九月，細麻布冠衣裳帶麻屨

妃兄弟同。　妃母細麻布蓋頭大衫。　妃姉妹同。

妃房叔舅母緦麻服，用白生絹蓋頭圓領衫。　本宮女使用麻布蓋頭圓領衫。　本府內使用麻布頭巾麻布衫。

一同日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員外郎張籌等官奏准，一應穿孝服的人，只在王宮門裏穿，出門只穿常服，直至送妃出殯時，本宮合穿孝服的穿着送出去，回來脫了孝服穿常服。

殮儀

一飯含。

一入斂

襲用常服，外用禮服。

面衣一，以皂絹紅裏，方一尺二寸，蓋其面。

握手二，以皂絹紅裏，長一尺二寸，闊五寸，裹兩手。

充耳二，用白絹如棗核，塞耳中。

故妃謝氏柩，停柩後，置于靈座之右。

一魂帛，用生絹結魂帛，置靈座上。

一棺罩，用紫羅帷。

一帷幔，用白絹爲幔，設于柩前。

一其日斂畢，設靈座於柩，又設供卓于靈座之前，陳設常饌。

晉王成服，詣前哭，兩拜，奠酒，又兩拜。

一

祭奠。

東宮妃

秦王妃祭祀，立奠酒。

燕王吳王以下祭祀，兩拜，奠酒，又兩拜。

燕王妃及公主祭祀，兩拜，奠酒，又兩拜。

靖江王及妃祭祀，兩拜，奠酒，又兩拜。

修設好事

一於西華街西搭蓋佛堂廳屋七間，兩廊各三間，臨街七間廚庫房各三間，壇東一十丈設幕次，又東一十丈設妃靈位幕次。五月十六日揚播誦經，十八日圓滿，用天界蔣山僧三百名，十八日夜朝天宮道士三十三名，於新開河內點放水燈。

一疏文

大明國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六日，

晉王　謹齋沐稽首拜疏

釋迦牟尼佛伏以

天地不言，以四時而示信；

聖神代理，達萬化以通情。惟

如來者寫白象而神宮降誕，逾四戶而拾入雪山，六年苦行，感覆載以登勤五

演妙音澄金儀而上界。示現三十二相。大會四十九
秋。談空有之無窮。翊王綱而易治。方便度人。以開悉
跡。道通造化。廣溢於古今。光燭幽冥。致冤愆而解
脫。大千普照。六道供超。德無不備。非天者歟。茲爲故
妃謝氏。享年二十一歲。於今年五月。以疾傾逝。茲欲
伸追薦。特命開啓於　結壇。以五月十六日揚
旛發符。看誦大藏經文。十七日修設水陸大齋。十八
日行懺獻供施斛焚燈至日。伏願
如來不違本誓。降臨法筵。大開方便之門。廣施超升之路。謹奉疏。伏惟
佛慈鑒知。謹疏。

一寒林榜文

右伏以一塵不立。本無世界衆生。諸法皆空。寧有聖
賢妙覺。由昏蒙之業念。隨業感以殊形。如燃火不息
而燎原。譬濫觴積流而爲海。貪欲交蔽。沉淪鬼趣之
幽途。妄相生違。成地獄之悽歷。窮劫而積鐵積渴。以
一日而萬死萬生。不有大教之垂慈。則使爾類之淪

兼新鬼大故鬼小。空見於書。七日戒。三日齋。嘆再諸
佛今說法以開汝真性。復施食以濟汝饑虛。一念知
歸。受洋洞爲䟦翔甘露。稱心具足。馭寶車來樓閣香
雲。息爾塵勞。入
佛境界。謹榜。

一祝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八日辛未。
晉王　敢昭告于
西方教主大覺金僊釋迦牟尼佛曰。昔故妃謝氏。年二十有一歲。不期今年五
月初十日。以疾傾逝。今遣陰宅於蔣山之南。以安神
魂。恐其生前或有不善之過。欽奉
聖旨。於五月十六日。進拜疏文。以阿闍黎專荷使。以西馳。詣靈山而禮請。今者
如來降臨法筵。特凍清淵。願
佛慈悲。若有冤愆解紛。除利及諸鬼魂等。凡有冤愆。一切超脫。庶不失
如來之本誓。尚享。

一十八日末時。

晉王登壇行禮。

其日晡時。衆僧皆於寶座前望空啓請
如來依科法事。諸執事者各司其事。本府陪拜官入就位。導引官於幕前啓請
行禮。
王常服升壇就位。典儀唱迎
佛。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兩拜陪位升典儀唱行奠帛獻茶禮。引禮引
王詣盥洗位。盥洗訖。詣佛前。贊禮贊跪。王跪。贊措圭。王措圭。贊進帛。執事
者以帛進。贊奠帛。王以帛授執事者
奠于佛位前。贊進茶。執事者以茶進。贊奠茶。王以茶
授執事者。奠于佛位前。贊俯伏興平
身。復位。王俯伏興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兩
拜。平身。典儀唱初獻供。引禮引
王詣佛前。贊跪。王跪。贊措圭。王措圭。贊獻供。執事者以供進。王受供。以供授
執事者。奠于佛位前。贊讀祝。讀祝訖。俯伏興平身。王
俯伏興平身。贊復位。王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王兩拜平身。典儀唱三獻供。掌祭官捧供。請佛前。宜
于案訖。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兩拜平身。典儀唱
衆僧參禮

如來。導引官啓請
王還幕次。衆僧旋繞諷咒。參禮真如。一引妃詣浴堂。二引衆魂詣沐浴所
畢。一引妃靈詣壇所參禮。謝令執幡代升。一引衆鬼
詣壇所。一迎靈還祠堂。謝令執幡前行。一引衆魂詣
斛所。判斛法事將畢。引禮引
王詣壇所。陪拜官各就位。典儀唱徹豆。贊禮鞠躬拜興拜興。王兩拜。陪位
官皆兩拜興。典儀唱送佛。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王兩拜。陪位官皆兩拜平身。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
官捧帛各詣燎所。贊禮跪啓請詣望燎位。燎半。贊禮
畢。

一僧人做好事。照舊例闍黎表白爲疏。與鈔二貫四百文。餘僧各與
六百文。

葬儀

一方相紙攢冥器等物俱與　成鑄貴妃同

一女樂內不用花幡靈柳隊并女將軍。

一神主題曰。

故妃謝氏神主。

一擡材人夫六十人。挽歌郎十二人。各給麻布衣巾錫紙花各一朵。

一執儀仗內使二百六十二名。各給白苧布帶一條。淨軍一百三十名。每名麻布衣巾帶。軍人七十八名。各給麻布巾。

一十八日。祖餞靈 用牲酒

晉王行禮兩拜。奠酒讀祝。又兩拜。

上位

中宮

東宮秦燕吳楚靖江王。各一壇。

一十九日。舉柩祭奠禮儀同上。

一同日五更。先於

玄武門外陳設喪儀。前方相。次播幢。次駝馬。次鼓樂。次紙花紙錢桌。次冥器等桌。次女樂。次儀仗。執事者捧銘旌導靈柩出。置魂帛于靈轎。以序行。

一設布帷六十丈。於靈柩後。內人送葬并本府女使送葬者。俱于帷內行。

一

晉王孝服送葬。常服還宮。安靈祭祀。仍用孝服。祭畢常服。

燕吳楚靖江王。俱素服送至墳所。

一公侯省府臺官命婦。於墳所陳設祭物。靈柩至。總設一祭。兩拜。奠酒。讀祭文。兩拜。祭畢先回。

一至墳所安櫬訖。將舉火。奉迎神主置于座。陳設祭物。祭畢。奉神主置轎中。儀仗前導。迎靈還宮。

一方相。紙儀仗。播幢車轎等。俱於墳前焚化。

一墳內冥器及玄纁匣銘旌等。爲妃子淺葬。難以安頓。俱於墳前焚化。

一迎靈還宮。用儀仗等導至

玄武門。

晉王先行。內官捧神主至宮中安奉。用牲酒祭祀。行禮同前。儀仗仍送墳所。事靈內安奉。

祭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八日辛未。

皇帝同

皇后以牲醴祭于新婦晉妃謝氏之靈

曰。吾與爾父。昔同鄉里。因兵又得相從。數年之後。吾生爾大晉王。爾父亦生爾女子於家。當是時。爾與吾兒皆未及十歲。而吾與爾父結爲婣親者。何蓋爲鄉里之舊。念爾父開拓之功。協和上下。保衆安人。是致爾於洪武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入吾晉宮。爲吾兒婦。經今四年矣。已生子善愛。又將過周。而欽言吾嘗提携而引於心。喜不自勝。何期爾今年產後疾篤。諸藥不痊。一旦長往。致吾與皇后諸眷屬一齊哀慟。悲爾宿有冤愆。已命僧禮佛。滌利解紛。明旦出靈。特辭而諭。嗚呼。死生之道。世人之常。或夭而或壽。今前世修。尚享。

一晉王祭

辭靈

茲者卜以明旦。以爾靈柩就道。先用牲醴致祭。靈其不昧。尚享

舉奉

今者遷柩就奉。特用牲醴致祭。惟靈不昧。尚享。

題神主

茲既權厝。用題神主。惟爾淑靈。是憑是依。特以牲醴致祭。尚享。

祭后土

今爲故妃謝氏。權厝于茲。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

安神主

茲者權厝已畢。宜安神主。感念疇昔。追悼無已。特以牲醴致祭。靈其來格。尚享。

首七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六日。

晉王　致祭于

故妃謝氏之靈

曰。夫婦之道。最爲至親。一旦長逝。不勝傷感。日月如流。忽經七日。茲以牲醴致祭。惟靈不昧。尚享。

二七

曰自爾之亡。不勝傷感。日月如流。忽經二七。盍以牲醴致祭。惟
靈不昧。尚享。

三七至終七祭文同

墳所享堂內陳設祭器。

抹金錫器皿。

花瓶一副　香爐一箇　燭臺一對　椀并索各二箇
茶鍾二箇　匙筯并瓶一副　大小楪一十五箇
香合一箇　爵盞一箇　唾盂一箇　酒注瓶一箇
面盆一箇　鏇椀一箇內有小分兒五箇　交椅脚踏一副
香匙筯連瓶一副　查瓶臺盞馬盂一副

紅漆等器。

燭臺一對　琉璃燈一椀　抹金木鏡架一座帶鏡
紅漆棱卓三隻　青紗罩三箇　燒紙鐵架一箇
紅褓二條上畫雲鶴　紅油面盆架一箇
錫沙池一箇　錫香匙一箇　鐵火筯一雙
紅紋綵壁頂幔各一件

大明集禮總序　凶禮之目有五。曰喪。曰荒。曰弔。曰襘。曰恤。秦漢以來。載籍殘闕。惟喪禮粗備。至唐悉去凶禮。從其次第於五。而李義甫許敬宗輩。又以為凶事非臣子宜言。遂去國恤之儀。及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問疾。舉哀。除服。臨喪。冊贈。及中宮東宮東宮妃舉哀成服奔喪臨喪之儀而已。宋興。因之。微加損益。元有賑恤之典。而喪葬各因其俗。今做

國朝自賑撫以下。凡十有七篇。其行事各見於儀注。

問疾　遣使勞問王

公公主以下疾　禮曰。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漢東平憲王蒼還國疾病。明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涅陽公主疾令從官古霸往問。晉宗正卿王覽以疾乞骸骨。賜錢二十萬。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唐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寧王憲寢疾。玄宗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宋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疾。皆乘輿臨問。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而亦有遣使勞問之節。至若皇后皇太子於諸王妃主宗戚問疾之禮。唐宋以來並與天子遣使勞問之儀同。

訃奏　臨弔　會喪　乘輿為王公以下舉哀

周制。王哭諸侯。大宗伯為上相。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自周以降。天子為諸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母內命婦及蕃國主之喪。皆有舉哀之禮。漢東海恭王薨。明帝幸津門亭發哀。晉長樂長公主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唐永安王孝基薨。高祖為之發哀。宋女御郡王晉王夫人符氏薨。天子皆為之素服舉哀。此為諸王妃主而舉哀也。魏大司馬曹真薨。帝幸城東張幄而哭之。唐太子右衛率李大亮卒。太宗為之舉哀於別殿。宋太師趙普薨。太宗為之素服舉哀。樂安郡公潘正亮仁宗素服發哀於後苑。此為大臣宗戚而舉哀也。魏明帝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張帷幄端門外之左。帝黑介幘進賢冠。皂服哭之。十五舉聲。後魏肅宗外祖父胡國珍薨。為之服小功。舉哀於太極東堂。此為外祖父母后父母而舉哀也。晉三夫人以上薨。設大次於肅章門外。皇帝素服哭十五舉聲。其日仍備哭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宋宸妃李氏。貴妃尤氏薨。天子皆為之舉哀。此為內命婦而舉哀也。唐突厥什鉢苾可汗卒。太宗為之舉哀。吐蕃弄讚卒。高宗亦為之舉哀。並張帷幔於城外。向其國而哭之。宋契丹隆緒卒。夏國主曩霄卒。仁宗皆為發哀於苑中。此為蕃國主而舉哀也。

乘輿臨王公以下喪　周制。王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緦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服皆弁絰。註云。君為臣服弔服也。又曰。王弔則與巫前。故禮記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自漢以下。天子於諸

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母之喪。皆有親臨之禮。魏任城王薨。高祖親臨哭之。唐諸王以下喪。皇帝素服親臨。哭十五舉聲。宋雍王元份薨。真宗臨喪奠哭。晉王夫人王氏薨。楚國大長公主薨。仁宗皆臨奠之。此臨諸王妃主之喪也。漢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薨。帝及皇后親臨喪。成武孝侯順卒。光武臨弔。唐太子太師魏徵薨。太宗親臨慟哭。宋太尉王旦薨。真宗服奠。此臨大臣宗戚之喪也。唐外祖父母后父母喪。皇帝素服親臨哭。十五舉聲。宋欽聖憲肅皇后父向經卒。神宗素服臨喪。哭十五舉聲。此臨外祖父母后父母之喪也。

遣使弔賻王公以下喪　周制。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供者。又太保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疏云。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太僕也。由周以降。天子於諸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母及蕃國主之喪。並有弔賻之禮。漢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素服往弔。皇子始封者薨。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晉諸王妃主喪。弔使與賵賻者俱至喪者第。使以弔書授主人。賵賻者陳輿物及馬於庭。主人迎受。宋制。使者常服詣喪所。以詔書授主人。主人跪受。若致賵及賻。如受弔書之儀。此弔賻諸王妃主之喪也。漢司空楊賜薨。贈以東園梓器。禭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唐尚書左僕射房元成卒

令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宋太師
趙普薨於西京以范杲爲弔祭使賻絹布各五百足餘物有差此弔賻大
臣宗戚之喪也唐皇親外戚之喪賻物並準職品天子爲外祖父母服小
功賻物準三品物百數粟百石爲后父母服緦麻賻物準從四品物六十
數粟六十石其遣使之儀並同諸王宋孝明皇后母秦國夫人薨賻錢百
貫絹百足餘物有差此弔賻外祖父母后父母之喪也漢南單于比薨遣
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賚慰賜絹
四千足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唐突厥毗伽可汗薨玄宗詔宗
正卿李佺往申弔祭回紇毗伽闕可汗薨以瑪護御攝御史中丞李道元
弔祭使宋交趾李公蘊卒命兵部員外郎章頻爲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
足餘物有差夏國主曩霄卒命工部郎中直史館曹穎叔爲祭奠使遣州
刺史鄭保吉爲弔祭使此弔賻蕃國主之喪也　制遣百官會王公以下
喪　古者王公以下之喪天子有遣百官會喪會葬之禮漢征虜將軍潁
陽侯祭遵卒於軍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會於喪所唐禮部尚書王珪卒
太宗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鄂國公尉遲敬德薨高宗令京官五品
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之宋王公以下喪制遣百官集於喪者之庭哭十

五舉音此會王公以下之喪也漢左將軍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送葬唐
肅王詳薨發引之日百官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內史令裴寂卒詔太子
又百官並出臨送此會王公以下之葬也　遣使冊贈諸王大臣　周制
有謚無贈漢孔光爲左將軍成帝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光薨使九卿
策贈後漢楊賜薨策贈特進唐諸王大臣外祖父母后父母薨皆遣使策
贈其儀使副並公服從朝堂受冊載於犢車往喪者大門外以素迎冊入
使者立於柩東北廂南面讀冊主人哭拜稽顙受冊奠於柩東宋有贈官
之典而不行冊禮元有贈謚而亦無遣冊之制　遣使致奠諸王以下喪
　唐諸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以喪皆遣使致奠其儀使者公
服至喪者第升自東階立於柩東南西面執事者陳牢饌於柩東酌酒西面
奠於屋使者稱亡者官封云制使者某奠主人北面哭拜稽顙於階間宋
制因之使者常服至喪者第升自東階立於柩前之左有司陳牢饌於柩
前使者稱亡者官封及謚云詔使某奠主人降詣階間舉哭再拜稽顙
中宮爲祖父母父母以下舉哀　晉制皇太后皇后爲本服內親一舉哀
唐制后爲祖父母父母並設哭位於別殿哭必盡哀其日晡哭如初三日
乃成服爲外祖父母則設次於別宮其日晡後臨凡三朝臨而止宋欽聖

憲肅皇后父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向經卒舉哀成服於私第此爲祖父
母父母以下而舉哀也唐諸王妃主薨皇后爲之服大功者其日晡再哭
而止服小功以下者一舉哀而止宋諸王以下喪皇后爲之並素服詣次
哭十五舉音此爲諸王妃主之舉哀也至於爲內命婦舉哀之禮惟見於
唐其儀三夫人以上日晡再哭而止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　中宮爲祖
父母父母成服　後魏靈太后之父胡國珍薨太后成服於九龍殿唐皇
后爲父母祖父母成齋衰期之服並設位於舉哀別殿其日皇后即位服
衰哭盡哀退含別殿日晡哭臨如初既成服之明日乃弃喪若爲外祖父
母成服臨喪並與爲祖父母之儀同宋皇后爲父母祖父母成服則於外
氏私第設次於正寢之東皇后至次成服哭十五舉音爲外祖父母成服
之制無所考　中宮遣使弔諸王以下喪　周制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
其弔臨又寺人掌內人之弔臨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唐諸王妃主之喪皇后遣內給事二人爲使素服至喪者第立于階間南
面以弔書授主人主人哭拜稽顙受弔書奠于柩東宋制因之以內給事
一人爲使常服至喪者第立於階間南向以令書授主人主人哭拜稽顙
受令書奠于柩東　東宮爲諸王以下舉哀　唐皇太子爲諸王妃主舉

哀設次于宜秋門外其日皇太子素服從輿詣次哭十五舉聲日晡哭如
初若本服期者三朝哭而止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服小功者一舉哀
而止爲外祖父母服小功爲妃父母服緦麻並設舉哀位於東宮別殿皇
太子素服即位哭十五舉聲乃變哀又哭其日晡哭如初三日而止爲良
娣舉哀則設位於內別殿三朝哭而止爲良媛一舉哀而止爲師傅保宗
戚宮臣禮同諸王但一舉哀而止宋制皇太子爲諸王以下皆素服即位
哭十五舉音　東宮臨諸王以下喪　唐皇太子爲諸王妃主外祖父母
妃父母及師傅保宮臣宗戚之喪並臨哭之其儀設哭位於喪者第堂上
皇太子至即位舉哭盡哀前執主人手撫慰復位哭又盡哀凡所臨非本
服五屬之親則一舉哀而止宋爲諸王以下臨奠先設次於喪者第之廳
西皇太子常服就次內侍引詣靈几上香奠酒主人詣前拜哭皇太子撫
慰畢乃降出　東宮遣使弔賻諸王以下喪　唐制與乘輿遣使弔賻之
禮同宋不著其儀　東宮遣使致奠諸王以下喪　唐制與乘輿遣使致
奠之禮同宋不著其儀　東宮妃爲祖父母父母以下舉哀　唐制皇太
子妃爲祖父母父母並設哭位於別殿哭必盡哀其日晡哭如初三日乃
成服爲外祖父母則設次於別宮其日晡後臨凡三朝臨而止爲諸王妃

主服大功者其日晡臨而止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爲宗戚良娣與爲諸王妃主同爲良媛以下一舉哀而止宋制爲祖父母父母舉哀於外氏私第其爲外祖父母以下則素服詣哀次哭十五舉音東宮妃爲祖父母父母成服　唐制皇太子妃爲祖父母父母成齊衰期之服並設位於舉哀別殿其日妃即位服衰哭盡哀退舍別殿日晡哭如初既成服之明日乃奔喪爲外祖父母無成服之制而臨喪則隨時素衣其儀與奔喪同宋制爲祖父母父母成服並於外氏私第設次於正寢東階下皇太子妃至詣次服素服哭十五舉音爲外祖父母成服之制無所考　乘輿爲王公大臣舉哀儀注　凡王公薨訃報太常司告示百官洪衛司前期於西華門内壬地設御幄南向陳御座於正中上置素褥侍儀司設訃者位於御幄前之南設文武官陪哭位於幄前東西相向奉慰位於訃者位之北北向設贊禮二人位於訃者拜位之北東西相向引訃者二人位於贊禮之南東西相向引文武官四人位於文武官之北東西相向其日洪衛司備儀仗於　奉天門奉迎　車駕引禮引文武官百官素服由西華門入就陪哭位引訃者亦由西華門入立位于西南侍儀版奏外辦　皇帝素服乘輿詣幄儀仗分列於幄前之左右和聲郎陳樂於　御幄之南設而不

作太常卿於幄西跪奏某官來訃某年某月某日臣某官以某疾薨請舉哀　皇帝哭左右五舉文武官在位者皆哭其哭音進止爲節太常卿跪奏請止哭　皇帝止哭百官在位者皆止哭引禮引文武官就奉慰位北向立引班首詣　御前唱跪贊禮同唱跪班首及百官皆跪班首奉慰引禮同贊禮唱俯伏興平身班首及百官皆俯伏興平身引禮引文武官分班立引禮引訃者就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訃者退太常卿跪奏禮畢　皇帝興御輿還宮引禮引訃者及文武百官以次出東宮爲王公舉哀凡訃出設幄於東宮西門外陪哭者皆東宮官屬乘輿受蕃國王訃奏儀注　凡蕃國王薨使者訃奏至　京太常司告示有司拱衛司前期於西華門内壬地設　御幄南向陳　御座於正中幄上置素褥侍儀司設訃者位於　御幄前之南設文武官侍立位於幄前東西相向設贊禮二人位於訃者拜位之北東西相向引訃者二人位於贊禮之南引文武官四人位於文武官侍立位之北東西相向其日拱衛司備儀仗於　奉天門外奉迎　車駕引禮引百官素服由　西華門入立於　御幄前之西侍儀奏外辦　皇帝素服乘輿詣幄儀仗分立於幄前之左右和聲郎陳樂于　御幄之南設而不作太常卿跪奏某國世

子遣陪臣某官某奏某國王臣某薨俯伏興引禮引訃者入就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訃者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承　制官前跪承　制由中道出至使者前稱有　制贊禮唱使者跪聽　制承　制官宣　制曰　皇帝致問爾某國王某得何疾而逝使者答云云贊禮唱俯伏興平身承　制官由西道入跪奏宣　制畢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訃者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禮畢贊禮唱禮畢　皇帝興御輿還宮儀仗導衛如初引禮引訃者及文武百官以次由西門出　乘輿臨王公大臣喪儀注　訃奏畢太常司移文太史監擇　皇帝臨喪日以擇到日期奏聞告示拱衛司前期於喪家大門外設　大次南向中設御座置素褥又設御座於喪家正廳之中南向有司設文武官次於　大次之左右侍儀司設文武官陪立位於廳前之左右引禮四人位於文武官之北東西相向設喪主以下拜位於廳前北向設主婦以下婦人哭位於殯北幔中其日侍儀奏請　鑾駕出宮侍儀兵衛導從如常儀駕至喪者門外　大次侍儀跪奏請降輅　皇帝降輅御輿侍儀導引入　大次儀仗兵衛陳列於　大次之左右御用監令奏請易服　皇帝易素服文武官亦於使次易素服引禮先引文武官入就廳前分班侍立　皇帝御

輿出次侍衛如常引禮引喪主以下免絰去杖衰服出迎於大門外望見乘輿止哭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先引喪主以下入立於門内之西　皇帝御輿入門將軍四人前導將軍四人後從入至正廳侍儀跪奏請降輿　皇帝降輿升自中階太常卿跪奏詣靈座前導引　皇帝至靈座前文武百官隨從立於其後太常卿跪奏舉哀　皇帝哭以哀深爲節百官皆哭太常卿跪奏止哭　皇帝止哭百官皆止哭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　皇帝立上香畢太常卿奏奠茶酒奠茶酒三奠茶酒　皇帝立奠茶酒畢太常卿請詣　御座導引　皇帝至正廳　御座將軍分立于左右引禮引主喪以下詣廳下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承　制官前跪承　制興詣喪主前云有　制贊禮唱跪喪主以下皆跪承　制官宣　制云云贊禮唱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喪主以下退立于廳西太常卿跪奏禮畢　皇帝興侍儀奏請升輿　皇帝升輿御輿以出導從侍衛如初喪主隨出立于　大次之前文武官以次出　皇帝至大次侍儀奏降輿　皇帝降輿卸　御座御用監官奏請釋素服　皇帝易服訖御輿以出引禮引喪主以下詣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喪主

以下退。掖衛司進輅。侍儀跪奏請降輿升輅。 皇帝升輅。百官導引儀仗
兵衛導引如來儀。喪主杖哭而入。 遣使予王公大臣喪儀注 訃奏畢。
太常司奏 旨遣官往予。前期有司設使者宣 制位於喪家正廳之北
南向。設喪主受予位於正廳之南北向。設主婦以下婦人立哭位於殯北
幔下。其日使者至喪家。引禮引喪主去杖免絰衰服止哭。出迎於中門外。
復先入就聽前拜位。贊禮引使者入。內外止哭。使者入就廳上位立定。稱
有 制。東宮使者稱有令下同 贊禮唱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跪。喪主以下皆跪。使者稍前宣 制曰。 皇
帝聞某官薨逝。臣某帀宣。畢。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內外皆哭。贊禮引使者出。引禮引喪主隨出至中
門外拜送。使者還。引禮引喪主杖哭而入。使者還奏。 遣使賻王公大臣喪
儀注 前期有司於喪家設使者位宣 制於廳上之東北。設主喪者以
下拜位於廳前。設主婦以下婦人哭位於殯北幔下。其日使者於 午門
前。以 龍亭盛賻物。用儀仗導引至喪家。引禮引喪主以下去杖免絰衰
服止哭。出迎於大門外。執事與 龍亭先入就廳上置於正中南向。引禮
引使者入立於東北。引禮引喪主以下入就位。使者稱有 制。贊禮唱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跪。喪主以下
皆跪。使者稍前宣 制曰。 皇帝以某官薨逝。臣某賻贈以助喪事。宣
制畢。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拜畢。
內外皆哭。執事者受賻物。贊禮引使者出。執事舁 龍亭以出。引禮引喪
主隨出中門外拜送。使者還。引禮引喪主杖哭而入。使者還奏。 遣百官
會王公大臣喪儀注 前期有司於喪家殯前設百官位。又設喪主以下
主哭位於殯前之東。又設主婦以下婦人立哭位於殯北幔下。其日百官
應會弔者素服至喪家。引禮引喪主以下就東階哭位。主婦以下就殯北
哭位。贊禮以次引百官入就前位。贊禮唱哭。百官哭。主喪主婦以下皆哭。
贊禮唱止哭。百官及主喪主婦以下皆止哭。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百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喪以下皆答拜。畢。引禮引班首詣喪主
前展慰。畢。引百官以次出。引禮引喪主隨至大門外拜送。百官還。引禮引
喪主杖哭而入。會葬儀同 遣使用贈王公大臣儀注 前期禮部奏准製
用翰林院取 旨製文。如不用則文部用詔命中書省禮部奏請某官
為使。發引之日。司於設 龍亭香亭於 午門前正中。執事於受用者之家
設宣 制官位於正廳之東北南向。喪主代受用命者位於廳前北向。至

期禮部官封 冊文以盝匣盛之。黃袱包裹置于 龍亭中。用儀仗鼓樂
前導至受 冊者之家。代受 冊者出迎于大門外。執事舁 龍亭置于
廳上正中南向。引禮引使者立于東北。引代受 冊者入拜位。贊禮唱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代受 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使者前稱有
制。贊禮唱跪。代受 冊者跪。使者宣 制曰。 皇帝遣臣某。冊贈故某
官某為某爵。宣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代受 冊者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使者於 龍亭取 冊授代受冊者。代受 冊者受 冊捧
置於靈座前。使者出。代受 冊者送至大門外。使者還奏。喪主代受 冊
者以冊文錄黃設奠儀於靈前。引禮引代受 冊者至靈前拜位。贊禮唱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代受 冊者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
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喪主三上香。畢。贊禮唱奠酒。奠酒三奠酒。喪主三奠
酒。畢。贊禮唱讀黃。執事者展黃立讀於靈座前之左。讀畢。贊禮唱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焚黃。引禮引喪主
詣燎所。執事捧黃置於燎中焚訖。贊禮唱禮畢。 遣使致奠王公大臣儀
注 前期有司於喪家靈前陳設奠儀。几案設使者致奠位於靈前。讀祝
文位於靈右。喪主以下立位於靈右。讀祝文位於靈左。設主婦以下婦人
立哭位于殯北幔下。陳設。其日執事者陳設奠儀。使者至喪家。引禮引喪
主去杖免絰止哭。出迎使者於大門外。復先入立于靈前之右。引禮引使
者入就致奠位。讀祝文者入就位。引禮引使者進詣香案前。司香捧香進
於使者之左。贊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使者立上香。司酒者以爵酒進於
使者之右。贊禮唱奠酒。奠酒三奠酒。使者立奠酒訖。引禮引使者退復位
立定。贊禮唱讀祝。讀祝者取祝文立讀訖。贊禮唱焚祝。讀祝者捧祝文詣燎所
燎畢。引禮引使者出。喪主以下拜送於大門外。引禮引喪主杖哭而入。使
者回奏。 中宮為父母祖父母舉哀 凡中宮父母薨卒。報太常司。太常
司報內使監官訃奏。訖。內使監官前期於別殿東壁下設薦為 皇后舉
哀位。設內命婦以下哭位於 皇后別殿。內使監官導引 皇后出詣別
殿哭位。內使監令跪奏考某官以某月某日薨。母則云妣某夫人。祖則云
祖考某官。祖母則云祖妣某夫人。 皇后哭。內命婦以下皆從哭盡哀。 皇
后問故。又哭盡哀。乃變素服。內命婦皆易素服。內使監令跪奏請止哭。
皇后止哭。內命婦以下皆止哭。內使監官導引 皇后還宮。內命婦隨從
如常儀。如本日未即舉哀。則臨晡後於別殿哭位。如為諸王外戚舉哀仍
於別殿另日不設為位。中宮為父母祖父母舉哀儀注 舉哀畢。乃使監

令奏聞奉　旨　皇后奔喪前期於喪主之家設幄帟　皇后哭位於
喪寢之東設從臨內命婦哭位於　皇后哭位之下設主哭以下哭位於
喪寢之西主婦以下婦人哭位於喪寢之北壁下是日內使監進輿車於
儀仗如常導引　皇后素服出宮升輿三面周以白布行帷至閤外降輿
升登車導從如常內命婦皆乘車從行　皇后至喪家大門內降車哭入
仍以行帷圍覆從臨命婦皆哭入後從列於大門之外[illegible]
階下立哭侍女扶引皇后升自東階進至尸東當尸而哭從臨命婦皆哭
於左右喪主升自西階俱哭於尸西　皇后哭盡哀侍女扶引至爲帝哭
位從臨命婦亦進于位司[illegible]止哭　皇后止哭諸命婦皆止哭
應奉慰者皆　皇后前奉慰如常禮如　皇后俟成服而還則依常臨尸
哭儀仗及從臨命婦應還者先還其應從者留　中宮爲父母祖父母成
服儀注　前期內使監令尚服製　皇后齊衰及應從臨命婦孝服俟喪
家成服之日尚服奉齊衰進於　皇后服訖侍女扶引　皇后哭詣靈前
從臨命婦亦孝服立哭於其後贊禮唱拜興拜興　皇后與命婦皆拜興
拜興　皇后詣靈前司香以香進于　皇后之左贊禮唱上香上香三上
香　皇后上香訖復位贊禮唱拜興拜興　皇后與命婦皆拜興拜興侍

女扶引　皇后復哭位如還宮則內使監
奏示儀仗登車御輿行帷導引如來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七　十八陽

喪　喪禮四十七　國恤

喪禮　國恤

始死　禮記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
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位者君薨
以是舉不忌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疏曰周禮大僕職掌正
王之服位射人職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見王獻飲送王故知也
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言死者必於正處　疏曰君謂諸侯諸侯三寢
一上寢曰路寢於二者曰小寢卒婦于上寢[illegible]莊公三十二年八月
公薨于路寢得禮也路寢正寢也疾病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
手以亂終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謂就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文公
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　後周禮天官夏采掌
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illegible]之王平常所有事之處
求東王路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太祖始祖廟也[illegible]
於檀上王北向郊乘王輅建大常今以復去其旒異之於生　疏曰復者

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之廟皆升自東霤北面
履危西上云若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升自阼階
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illegible]
[illegible]於死去猶是異於生也禮記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太祖庫門四
郊事者求之備也亦他日嘗有事　疏曰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
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
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之祖天
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兩言於廟於神備也周禮冕服以冕服復入太祖
廟是也其小廟則以供廟之其小寢大寢則以供服之四郊則冕服之
曲禮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　疏
曰皆天子上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所王者必知其呼矣而之若諸
侯則曰某甫復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
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
三呼而止以衣投于前承之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
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
內楹間去腳舒單簟設枕遷大行皇帝于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

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斂内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行草篤禺莫
用酒醴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吉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
吏丁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
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于官長之右告云上天降禍大
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
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詔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吉皇帝伏
准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
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縗絰杖諸
文武官吏服斬縗無絰杖大小祥禫該並準遺詔其有功書史者宣詔如
常禮　始死服變禮記問喪周制親始死笄纚徒跣扱上衽以裳於也扱
於帶中哭踊使也杜佑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
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
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為行戒表無卯
走逵設五絇音其俱反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
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粥與子為父同
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

與男子同也齊縗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
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為繼母
君母慈母孫為卒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
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
母為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
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齊縗杖周者父在
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
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絇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
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為母同夫為妻始死素冠深
衣不笄纚不徒跣女子子在室為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
縗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
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恩服者並同其齊縗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
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恩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為曾祖
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喪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
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
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

與士為從父昆弟相為服同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
弟之子為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
於二王後者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
之庶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為姑姊妹適人者服
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為昆
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
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白布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為適子嫡孫嫡玄孫
以上至下殤不為次飲食衎爾為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天昆弟之
子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
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為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
母為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之殤與
為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
餘恩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
為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　後漢鄭玄云子為父斬縗始死
笄纚如故斬縗者斷其布不緝之也古者無幘以六尺纚韜髮其狀如
乙屯以笄横貫之加冠其上後漢始建長者衣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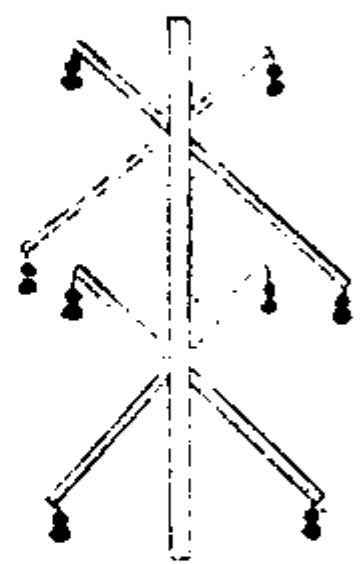
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
衽以深衣上衽扱於腰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踊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
不徒跣為次於内不歠粥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
及在父室者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胸拊心哭泣無數譬
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為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
女子已嫁而退在室父卒為母與母為長子周齊縗杖周者父在為母不
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二千人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
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矣今周之喪全二日不食故四不食
也為曾祖父母不杖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日耳始
死哭泣三日為舊君之母妻與為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為父始死去冠及
其衣大帶其笄纚皆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繞他而無常
登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大夫在尸牀東西面婦人
尸牀西面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衆婦人尸外北面眾兄
弟堂下北面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
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命夫命婦者皆
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眾在堂下北面子之喪父兄

子姓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爲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兄雖往哭。不於子弟之言。疏。衰次也。女子子未嫁爲父。始卒。去纚笄之屬。笄纚及帶如故。永禮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跣。言白屨無絇。拊心哭泣無數。不扱其踊不絕他。父卒爲母。始死去笄。屍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其餘無爲人周。異射疏云。天子爲妻去吉笄。大夫以上素笄。士素笄。就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絇。屍襲之時亦哭踊。晉杜元凱云。父在爲母冠縷家經帶皆跣襚。頭髽也。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 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殺事。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皆有償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去笄纚之屬也。冠首者[illegible]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爲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爲長子。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爲同母伯叔父母。爲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 戒臣民。周禮地官。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始崩及窆時也。夏官。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戒鼓。擊鼓以警衆。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平者。正其職與其位。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斂之屬。 疏曰。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遣奠祖奠。大遣奠等。皆是也。至以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也。天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夏官。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大故謂兵災也。大喪謂王崩。非常之難須警備。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絰。武士尚輕。 疏曰。王居王首服皆斬衰斬衰服絰至塟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大司徒。若國有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之。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得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路之道。備姦寇也。 疏曰。喪謂王喪。禮記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君居天子諸侯之喪。而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於邑里之外而爲巷市。 遷尸楔齒綴足帷堂。周禮夏官。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當王之朝位也。君薨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朝之象也。禮云。其君。人師執右。射人師執左。君薨以是舉。 疏曰。始死於北牖下。遷尸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於遷尸於戶外。又遷尸

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於堂。朝之象也。君所在皆之朝。故云朝之象。天官。王府。大喪共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曰。楔齒令可飯含。 疏曰。按既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狀如枕軛。故屈中央楔齒。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illegible] 官。妾人喪紀共其木材。不材給喪事出已上兩條見陳殯具條通用。禮記。喪大記。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衾謂所以覆尸者。第當牖者也。 疏曰。遷尸於牀者。尸初在地冀其生氣復。既而不生。故更遷尸於牀。[illegible] 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楔齒。辟見上飯之用燕几者。爲尸恐著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故在南。御者坐持之。故脛也。尸南首。凡腊坐南。以拘足則不辟戾矣。命赴。禮記曲禮。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雜記。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 哭位。禮記檀弓。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别於朝覲爵同同位。 疏曰。此言朝覲爵同同位。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亦是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尊耳。喪大記。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内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疏曰。人君初喪哭位。子坐於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卑。故坐于東方。謂室内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床東是也。子姓謂衆子孫。所主兄俱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並立于室内東方。今此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内。但諸侯以上。位尊。天子諸侯之位。故臨命。卿大夫之入其室。恐亦下異卿大夫父兄子姓俟在室内也。卿大夫等當在戶外之東。亦近謂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禮喪云婦人俠床東面。士禮略。但言俠床。人君則當以帷幃之也。内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于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也。周禮春官。肆師。大喪

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疏曰。案下註六卿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士。皆爲外命婦。其內命婦。卽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二夫人以下至女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朞衰者居後也。內宗。大長序哭者。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序次於內宗。及命婦哭位。天官。凡賓客則從后。大長歸叙哭者亦如之。亦從后。歸猶道也。后哭。衆之次叙者乃哭。疏曰。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爲前後列哭之。故須歸導使有次序也。唯天子之喪。歸其姓而哭。歸謂序哭。內宗序哭。凡掾歸序哭。皆朝夕哭。條所適用。夏官。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疏曰。此大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須司爲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受含襚幣玉。周禮天官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玉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小宰職云。喪荒受其含襚。禮記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下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彼不爲正也。後路二乘也。杜佑通典大唐王公以下之喪。贈襚衣服。出當時恩制。及不著於令典。　懸重。禮記檀弓。殷主綴重焉。疏。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明考乃埋之。孔穎達云。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主訖。卽綴重懸於新死者所殯之

廟。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也。孔穎達云。殷人徹而不卽埋。周人卽埋。不懸於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儀禮既夕禮。　將遣奠。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抗。擧也。出自道。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恆出入也。道左主人位也。漢時有死者。鑿木置食於中。樹於道側。猶此也。杜佑通典。宋崔凱云。鑿木爲重。形如札。有簨。設於中庭。近南。以懸之。士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幕以葦席。南向。橫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以蔑之。今喪家帳門。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盡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於喪側。因是爲帳焉。按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埒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弔幕之類也。大唐元陵儀注。設重於欽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爲粥。盛以八鬲。幂以疏布。懸於重內橫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繳以竹篾。

三禮圖重

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註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之也。鑿之爲縣簪孔。士長三尺。賈釋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釋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名重云。簪孔者。下繫用鈴。音答。鈴卽篾音覓也。篾者竹之青皮。以篾貫二鬲內。此孔中言簪者。若冠之簪。使冠連屬於紒。音髻。此用鈴篾貫鬲連屬內於重木之孔。故云簪孔。又曰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註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鬻餘飯。謂以飯尸餘米爲鬻者也。其鬲用疏布久爲其口。以篾屬於重。冪用葦席。謂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在袵西端在上。此據人北面。以席先於重北面向南。掩之於後。以東端爲下向西。西端爲上向東。是爲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爲左袵。然後以篾加束之結於後也。賈釋云。士重三

尺。則大夫已上各有差。當如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條豎者言之。其橫者宜半之。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註云。就所倚處埋之也。檀弓曰。重主道也。孔義云。謂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也。吉祭木主。所以依神。在喪作重。亦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重起於殷代。以含飯餘粥。以鬲盛之。名曰重。今之粮罌。卽古重之遺象也。所以須設重者。鬼神或依飲食。孝子冀親之精有所憑依也。又鄭註士喪禮云。士二鬲。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以其與簋同是飯食之道故也。王者八簋。故八重。置於西階下。三分庭一在南。豎一木長九尺。平達橫鑿穿爲四孔。貫四橫木。每一橫縣二鬲。四橫八鬲。諸侯七尺。三橫六鬲。大夫五尺。二横四鬲。士三尺。一橫二鬲。並覆以疏布。裹以葦席。而後代重。與葦席爲二物。重隨柩入壙。橫木等與葦席焚去。　爲銘。周禮春官。　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　疏曰。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云。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案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案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禮記喪服小記。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古

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旂。男子稱名，此並於禮，周世則有文，王不名君，天子從曰本天子使夫。杜佑通典：魏皇后崩，繆襲議銘旌曰：自秦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秦漢皇帝皇后天后復書銘置之柩也。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為天下之號，無所復別，臣子所以稱號，故其侯其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宜復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劉邵議云：宜稱魏，不稱姓。漢儀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趙怡奏：祖旐所以稱顯，不宜以題旌，禮未有主作重陵墓而埋之。詔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外之左。尚書奏：祖宗之號所以表德，題旌古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旐。新銘旌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議，與重俱埋於廟門外之左。　晉杜元凱云：諸侯建大旂，畫龍，凡旗文曰旂也。杠七仞，旂至地。徐宣瑜議云：王之上公八命，出為二伯，加一等，謂九命，作伯，建九旂，旂上公之上服，遠避冠琳山玄玉，宜與三公同，建八旂。諸位從公者三公八命，應建旂八斿，侯伯同七命，建旂七斿。元凱又云：卿建旂六斿，至軫。孤卿以三公也，道常為旌謂地赤也。宣瑜云：王之卿六命，建旂六斿，王之上大夫五命，建物五斿。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斿。齊王儉議：斿太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斿。大明舊事不經，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吉部自有旂輅，凶部別有銘旌。詔從之。　北齊制：旌，一品九斿，二品三品七斿，四品五品五斿，六品七品三斿，八品已下達于庶人，唯旐而已。其建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九品至較，勳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　大唐元陵儀注：大歛訖，所司設太常，畫日月，十有二斿，杠九仞，斿委地。大歛之後分置殿庭之兩楹。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云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歛下

三禮圖銘旌

聶崇義集注：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註云明旌，神明之旌也。士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周禮司常：大喪則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又案司常職云：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尺數異耳。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其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也。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旗身亦以尺易仞也。又從遣車之差，蓋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布半幅長一尺，赬其末長終幅，長二尺也。緇赬共長三尺，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注云：杠，銘橦也。宇，梠也。音呂。梠者，端也。緇，衾也。更沐浴鬢紒舍之具。周禮春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音主。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徽。　疏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為徽者，以鬯為徽，為莊飾義也。肆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疏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渳，則畀與之。案鄭金會異和鬯酒以浴之，乃使之香也。天官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縷著纊口綦組之纊。音曠，亦謂之文。著直各反，下同。徐音帰綦反。　疏曰：此鄭並據士喪禮而信云：以給線縷著，謂所裁縫，皆用線縷縫紕線也。云綦者口綦文之類者，釋經纊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案喪大記：角纊以候絕氣。內則云：條繡書奏，鄭云：繫條繫，是用纊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文，纊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絲，此注言也。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纊鞶裹之屬。　疏曰：后喪所共衣服者，王后褚襲十二稱，小歛十九稱，大歛百二十稱，是內具之物也。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知者入纊，亦兼有數物。　以上內條下條小歛大歛，本皆通用之。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漢禮器制，夷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即夷槃。春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以權之也。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鄭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疏曰：援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據而共之。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疏曰：玉者含玉，璧形而小，以為口實。地官舍人：喪紀，共飯米，熬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含。實者唯盈。禮記雜

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　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之禮，天子十二稱與。疏曰：公襲以卷衣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玄端二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大夫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篤冕，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比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鶩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服一也。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褒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注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以雜朱綠，異於生者也。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故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申，重也。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　天子飯九貝，此蓋夏時制也。周禮天子飯用玉。喪大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疏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殺也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凡冒質長與手齊，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　君設大盤造冰焉。設牀襢第，有枕。造猶內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床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　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疏曰：言此三節，各自有牀，自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平面，故士喪禮商祝徹枕設巾是也。今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注如初。又注士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注如初有枕云，注殯外之席，亦下莞上簟是也。

君大夫士一也者，貴與賤同然也。

三禮圖浴盤

浴盤

夷盤

聶崇義集注曰：浴盤長九尺，廣四尺，深一尺，有四周，似與漆赤中。浴於中霤，以此盤承牀下。　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冰。注云：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盤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諸侯謂之大盤，故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

夷牀

浴牀

聶崇義集注曰：夷牀以遷尸，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爲四環，前後亦有環，爲鈕於兩旁，以繩直貫中。欲下尸，則引其直繩，諸鈕悉解矣。　浴牀亦曰夷牀，夷之爲言尸也。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横，上有木第，設蘭前，前面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加朱飾，諸侯畫雲氣，天子加禾稼百草華也。

掩帛

聶崇義集注曰：按士喪禮云：掩，練帛也，以終幅長五尺，析其末，作此掩。謂裹尸首故也。析其末者，以後二脚於頤下結之，既填瑱目之後，乃以前二

聊側結於項中。項見耳也。用白新綿爲之。

幎目

鬠笄

聶崇義集注曰。幎目用緇方二寸。赬裏著以絮。注云。幎目覆面者。四角各有組繫。皆於後結之。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鬠結也。取會聚之義。謂先以組束髮乃笄也。注云。桑之爲言喪也。爲喪所用。故以桑爲笄。取聲名之也。笄長四寸者。不冠故也。若冠則笄長也。古之死者。但鬠笄而不冠。婦人但鬠而無笄。喪下篇記云。其母之喪。鬠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王肅撰家語云。孔子喪有冠者妄也。纋謂中央狹。狹則於髮安。故注云以安髮也。

冒

聶崇義集注曰。喪大記云。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註云。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又士喪禮云。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註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孔義云。於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綴旁五。綴旁三。尊卑之差也。又賈釋云。質正也者。以其在上。故以正爲名。質與殺相接之處。則以線綴之。使相連而不用帶。二義相兼乃備。

握手

聶崇義集註曰。士喪禮云。握手用玄纁裏。長一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賈釋註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令狹小。以安手之四指也。以經云長尺二寸。廣五寸。樓去中央兩傍各一寸。則中央廣三寸。在於三寸中央。須容四指。每指一寸。則中央兩邊各去四寸。方安得手之四指。於四指外仍共有八寸。皆廣五寸。又下記云。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烏亂反。鄭注云。掔掌後節中也。此據手內置之。故言握裏親膚。既手內置之。握長尺之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組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帀。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於掌後節中。然手無決者。以握或云如平生。以藻玉恐非。

纊極

決

聶宗義集注曰。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檡音亦棘。組繫纊極二。注云。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之木。皆可以爲決。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朱韋爲之而三。死者用纊又用二。明其不用云令不挈者。謂以此二者與決爲籍。令弦不決挈傷指也。

明衣

聶崇義集注曰。士喪禮云。明衣裳用布。又下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註云。幕布帷幕之布。數未聞。屬幅不削幅也。其布幅二尺二寸。凡

用布皆削去邊幅旁各一寸爲二尺計之此則不削幅但緣之使相着爲
二尺二寸云長下膝者謂制此衣長至膝下亦有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
積腰間下至足趺亦不被土也此不辟積腰間者以其一幅不動不假上
狹下寬也今亦用生絹爲衣裳其衣大袖與衣齊别以玄純領袖其裳亦
前三後四以纁純腰襴即士喪禮下篇云縓綼緆是裳之飾也緇純即此
衣之飾也彼註云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也
謂純領與袂也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含貝

飯珠

聶崇義集注曰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于筐註云貝水物古
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賈義云此貝三下有稻米則士飯含用米
貝也故禮弓云飯用米貝亦據士也此皆諸侯之士知者案喪大記君沐
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以爲天子之士又云天子沐黍與然則天子之士
含亦用粱天子飯用黍米明矣則諸侯飯用粱天子諸侯大夫同用稷也
既士飯用米貝不言兼有珠玉大夫已上飯米兼珠玉也案典瑞云大喪
供飯玉含玉是天子飯含用玉也又雜記云天子飯九貝已下者鄭以爲
夏殷禮也又雜記云含者執璧彼據諸侯也貝水物也出於江淮故書傳
云紂囚文王散宜生於江淮之間取大貝如車渠以獻於紂是貝出江淮
也漢書食貨志有大貝壯貝之等以爲貨用是古者以貝爲貨也　沐浴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渳亡婢反杜音泯李士辨反鄭司
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鬯浴尸書謂大肆始陳尸伸之
　疏曰肆訓爲陳爲伸故也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喪視言大喪始崩
以肆鬯渳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渳彼二官以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
也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肆鬯所肆鬯爲陳尸也小祝大喪贊渳故書渳
爲泲杜子春云當爲渳渳謂浴尸　天官女御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
　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喪亦使女
御入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喪婦人或亦供給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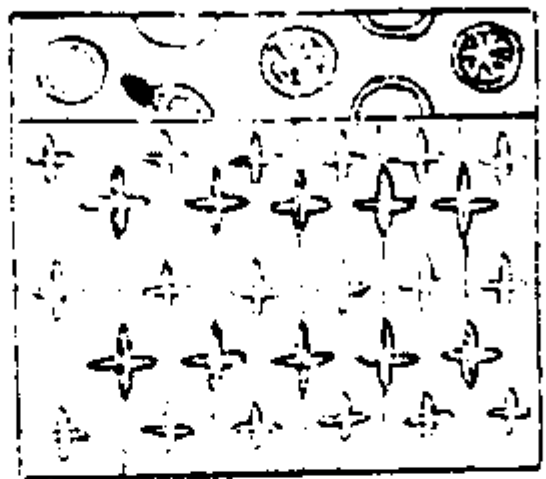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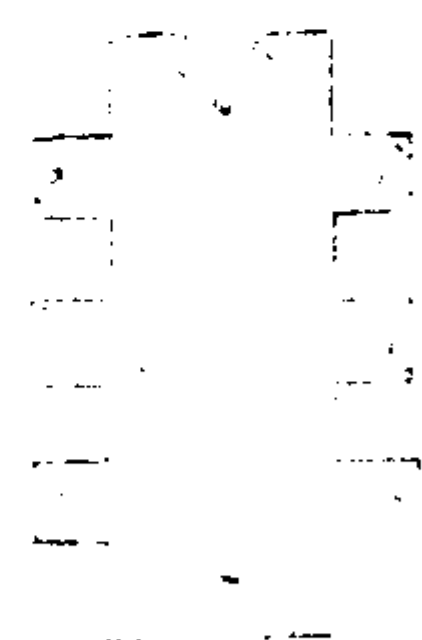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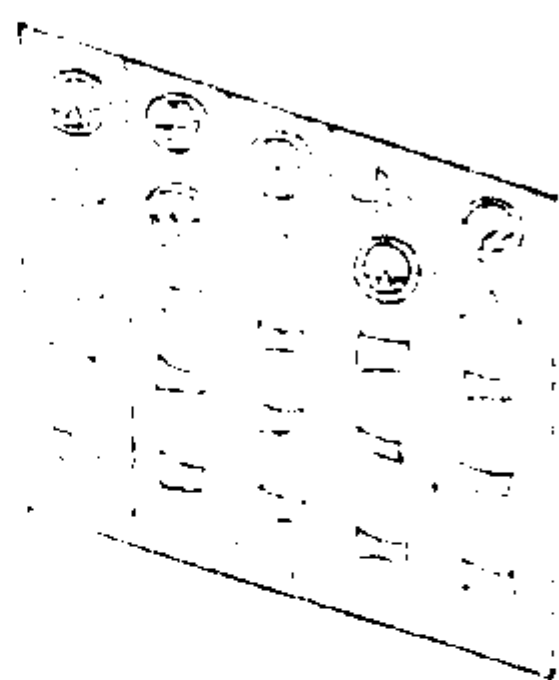
亦得謂之事也禮記喪大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
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沐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
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繘
如字管當爲之人之古禮反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枓音主又
音升挋音震　抗衾者欲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疏曰繘汲水
瓶索也遂從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盡階不升堂者以水
從西階而升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爲垼於西牆下故也沃水用枓酌盆
水沃尸而浴福也浴時拭尸浴衣浴竟用生浴衣拭尸令燥也如它
日謂如平生時事之日浴盤餘汁棄之坎中坎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
爲竈之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互相報故用內御抗衾內
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
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
煑之甸人所取㣲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
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鬲音歷重直
龍反鬲音歷爨七亂反扉扶味反爨七亂反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
沐也沐汏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

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疏曰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
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取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
垼于西牆下上垼塹竈甸人具此爲垼竈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
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羃口繫
以籩縣之從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
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階於垼竈鬲中煑之也爨然也甸人爲竈竟
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
云扉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處徹取
屋外當扉隱處薪長亦通也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
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煑汁熟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
之汁入爲尸沐也士喪禮云沐中一又云挋用巾注云挋晞也清也如它
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于
坎者皇氏云須謂煩攔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于坎中鄭
註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於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
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差是差摩故云淅謂云釋
之叟叟是釋淅米也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浴云用枓沐云於盤是文相

變也。大唐元陵儀注：將沐浴，內有司爲坎于殿西廊下，累塊爲竈，東面，以俟爨沐浴。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𥁕搯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常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各實於篚。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瓮，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粗用浴衣，設牀于大行東楹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歛則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歛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　飯含。襲。周禮春官：大祝，大喪相飯。疏曰：云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此故不言。天官太宰：大喪贊含玉。助王爲之也。　疏曰：謂助嗣王。禮記雜記：凡諸侯有相含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主人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委，藻席，降出反位。春秋有既塗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史之初禮官是也。宰夫朝服，即喪屨，升堂自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吉時之禮，即就也。以東藏於內。大唐元陵儀注：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笄，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口之右。大臣一人親納梁飯，次含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及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歛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　受弔。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爲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爲弔，更主人取禮以上，若其主不來弔，則主人不拜，是前代之後，王以敬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者則否。陳小歛衣。禮記喪大記：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君以簟席。簟，細葦也。下有莞。　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所用束堅之者。　疏曰：單被者，以布爲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各用一者，謂大夫士各用一衾。鄭云：皆一，謂衾於小歛二，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大斂於衾上，復尸於衣上，在衣裏之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於

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者，謂將小歛陳衣，當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絞紟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歛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耳。君無襚。非襚者不陳，不以歛。　疏曰：君無襚者，國君陳衣有定數，已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小歛，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同上。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取猶受也。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歛則用正服。　疏曰：云大夫士謂三者上也之事，非之又謂襲也，不入者以之衣，亦不得用之後衣不以歛，非見彼。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歛衣服，掌其陳序。疏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地官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疏曰：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有牲牢。牛人：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大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羊牲，故鄭註云謂殷奠遣奠也。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天官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𩺰人：𩺰音魚，本又作魚。喪紀共其魚之鱻薨；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以上八官，並陳大歛，其至祖奠遣奠皆通用。

三種圖衾

紟

聶崇義集注曰：言衾者，今之被也。按喪大記：小歛，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至大歛，又制一衾，君大夫士一也。凡衾皆五幅，布於絞上。　鄭云：紟，禪被也。五幅，白布爲之，別無緣飾也。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註云：紞，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死則去之，異於生也。

夷衾

絞又云小斂絞

孟宗長集主喪大記曰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註云冒韜質所以韜尸重形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義云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其夷衾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與冒皆同但不復爲囊及旁綴耳 喪大記云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註云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也縮從也孔義曰謂從者一幅豎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幅末析爲兩片以結束爲便也 小斂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小斂大斂帥異族而佐 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疏曰喪祝職云大喪贊斂明是主斂者可以相佐也云親斂蓋事官之屬爲之者以其諸侯更不見主斂事者官人主上時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親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大祝大喪贊斂不言主斂事大祝贊之 禮記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 疏曰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於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上始死哭時人自由今小斂時人當在尸東此時通用當主尸東北 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 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疏曰知之者以其喪祝掌斂事也是祝職也衆祝佐之者喪祝是祝也衆祝謂祝之屬也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袒者於事便也 疏曰凡斂謂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爲便也遷尸者襲謂大斂於地遷尸入棺之事少故襲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 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之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取其方正其有顛倒在足下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但于先也可上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 疏曰皆左衽大斂小斂同故云皆也衽

衣碟也生鄉右死鄉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上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疏曰往猶後也小斂前用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之據之衾也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衣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能以含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 用之小斂 疏曰前經明其衾以覆之其小斂之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將所不用至將大斂又陳之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今按士喪禮幠用斂衾疏云大斂之時兩衾供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則始死所用之衾至大斂卽以承薦非得而不用也 踊絞紟踊 紟衾踊 衣踊 遷尸踊 斂衣踊 斂衾踊 斂絞紟踊 孝子踊爲則上斂者既斂必哭 疏曰斂者即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 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疏曰既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者開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鄭注士既殯說髦今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男子帶絰于東房而婦人帶絰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絰房中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則如明堂熊氏曰左房則東房大室也右房則西房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于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文獻通考馬端臨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爲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日月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故載

其拜於喪禮義略記其略於此。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內外各隨職備辦。尚食先具大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施席褥焉。加以帷幄。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故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伏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次。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牀上。乃遷於衣上。衆衣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號踊大行興。哭踊無數。扶引還次。

既小斂。斂髮服變。禮記喪大記。既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云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喪服小記。斬縗。斂髮以麻。為母斂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也。齊縗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乎男女也。杜佑通典。大唐之制。如男子斂髮。寒中帕頭。女子斂髮而髽。

徹始死奠。周禮春官。大祝。大喪徹奠。疏曰。此文乃承大喪之下。故其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襲帶絰小斂。奠禮記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　疏曰。襲帶絰踊者。升堂時袒。今升說。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云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武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　疏曰為父喪。升賓堂。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為母喪。至升堂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者也。同上。乃奠。小斂奠也。　疏曰。升賓襲絰踊竟。復始設小斂之奠也。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則徹帷。徹或為發。　疏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升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註云。士卒斂則徹帷者。士喪禮文。　喪大記。未小斂史巾。有庶子不受巾。　成公如鄭二條。奉尸夷于堂。有婦人迎送不下堂一條。入請使受弔條。有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此條通用。當互考。儀禮諸侯喪。將小斂。陳衣訖。陳饌於東堂下。諸侯少牢。有脯醢醴酒羃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北。功布。鍛濯灰理之布。設盆盥于饌北。布巾。為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牀第夷衾饌

于西坫。或云坫。南首。箦也。夷衾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西方盥如東方。為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篚中。儀於西堂下。陳一鼎及素俎于寢門外。當東塾。素俎。喪事尚質。將小斂。辟奠不出室。未忍神遠之。辟襲奠以遷斂也。既斂則出室。設於序西南也。事畢而去之。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既斂舉者盥。右執匕。左執俎。入阼階前西面錯。舉者盥出門。舉鼎者也。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乃匕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乃匕以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塵也。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謂執其事也。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匕不設也。奠于尸東。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西立而俟也。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之為塵也。東反其位也。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適寢之門外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尚食率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使者饌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郎取爵於篚。實酒。奠號。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

代哭。禮記喪大記。挈壺氏。挈讀若結。反一音結。入戶結反。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代哭也。禮葬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疏曰。禮未大斂。代哭者。未備以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哭以官士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為漏。分更相代。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備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　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主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所以用鼎及木角。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速。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煑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之不絕者也。

設燎。周禮地官。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薪蒸給炊及燎。木材給張事。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疏曰。大事謂若大喪紀。大賓客之時也。庭

燎在大斂之庭。禮記喪大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
設燭。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
照祭饌也。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禮記喪大記。大斂於阼。注見陳小斂
衣條。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
稱，北領西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辟讀為擘。紞，丁
覽反。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粗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
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
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
疏曰。大斂布絞縮者三，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則共
是一幅，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
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
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既當在絞上，以絞束之。
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
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今至大斂，又各加一衾，
為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
斂衾。注云，大斂所併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按士喪禮之衾二者，謂
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上亦有。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
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顯。按鄭注雜記篇，以為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
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諸侯伯子男
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
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絞一幅為三不
辟者，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
其末。紟五幅無紞，紟，舉尸之禪被也。注，堅之強，謂小斂衣少，用全幅布為
絞。絞得堅束，力強也。堅之急，謂大斂一幅分為三片之急。凡物細則束縛
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大斂，君大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
小斂也。褶音牒。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
祭服以上也。算，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注，謂君多去
其著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從衣從衾也。陳主人之衣，故用複者，謂亦
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從以褶是也。陳小斂衣條，凡陳衣者實之篋，以下
此條通用，當互考。禮記檀弓。君即位而為椑，歲壹漆之，藏焉。椑，蒲歷反，徐
房益反。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謂虛之。
不合。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

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尚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為此棺也。古者天子椑內
又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內以親尸。歲一漆之者，每年一漆，示如未
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天子之棺四重，而深遠也。疏曰。
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重，故為一重也。又杝為第二重也。又屬為第三
重也。又大棺為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天子大棺厚八寸，
屬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疏云，水
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
尸也。杝棺一。疏曰。杝棺一者，椴也。材亦能濕，故次皮也。杝惟一種，諸侯無
革，則杝親尸也。君即位為椑是也。杝即椴木，爾雅云，椴，杝。一物二名，名椴
又名杝也。梓棺二。疏云，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與屬棺
並用梓，故云二也。四者皆周。疏云，四，四重也。周，匝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
方悉周匝也。唯槨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衡亦當為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絿。疏曰。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
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三行也。衽每束
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
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
之。若竪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
漢時呼衽為小要也。用上，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尚陶，夏后氏
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為
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尚梓。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虞人
掌山澤之官也。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
鐕，子南反。鐕所以琢著裏。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
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鐕
者，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國君大棺八
寸，屬六寸，椑四寸。天子柏槨，長六尺。諸侯松槨。槨，周棺者也。尊者用大
材，卑者用小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
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槨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
侯三重。熬，君四種八筐，加魚腊焉。熬，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一筐。
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
其餘設於左右。疏曰。加魚腊者，魚腊，謂死腊祭郭待注，士腊用兔少牢。
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獸姓。周禮春官典瑞。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音祖。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

之也。駔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疏曰：於大斂焉加之者也，以其六玉所與玉為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駔讀為組，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為組。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如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按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大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地官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　疏曰：猶時設之，時熬穀以惑蚍蜉，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故値此惑之者也。天官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疏曰：始死，作堂小斂徹之，又補在堂，示帷之也。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張帟柩上，承塵。　疏曰：后與王同。

春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鄭意椁，則依司農音迫。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迫，席載本授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藏，才浪反。　疏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以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椁在殯則椁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椁，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其二處皆有覆，故云敦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凡吉事，仍几，鄭司農云：吉事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顧命：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向，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朝夕相因，喪禮略。　疏曰：按禮言

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則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杜佑通典：大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又不得有金寶珠玉。

三禮圖絞。又云大斂絞也

聶崇義集注曰：喪大記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絞紟如朝服。注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如朝

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大斂之絞，取布一幅，直裂作三片而用之。其橫者五者，亦謂取布二幅，直裂為六片，而用五片，直於縮三之下，皆欲其堅之急也。

椑

聶崇義集注曰：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若未成然。鄭又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為一重。杝棺一，杝棺木，所謂椑棺也。梓棺二，屬於大棺也。四者皆周。此從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皆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

公革棺不被三束也諸侯無革棺再束也大夫無椑一束也士無屬不束也庶人之棺四寸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衽今小要

駔圭

聶崇義集注曰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路璧琮之斂尸注云以斂尸者於大斂時加之也駔讀為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云知於大斂加之者以其六玉所與為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加之也云渠眉玉飾之溝瑑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渠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其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以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然也疏云璧琮通於天地者置璧於背以其尸仰璧在下也置琮於腹是琮在上也而不類者以背為陽以腹為陰故隨尸腹背而置之天地為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疏璧琮以通天地也

喪

喪禮四十八

大斂禮記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疏曰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謂大夫謂群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群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來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為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東尸在作階故在基者以東為上也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姓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今謂尸在作大夫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作階上供之斂也士喪禮云厚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作階上於堂南北為少南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斂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鄭注云士盥于盤北是也士舉遷尸于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卒斂者大斂衣裳畢也宰告者太宰也斂畢太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為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為尸而踊婦者夫人命婦俱東嚮於尸西今謂云夫人為君命婦下得為也當竟乃斂於棺注云子弁絰者未成服者成服則著喪冠也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比葬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諸侯大夫士喪將大斂厥明國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斂於作以簟席布絞縮者三積者五布紟二衾紟如朝服紟五幅無紞二衾者或覆或薦之也如朝服者謂布精麤如朝服十五升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君衣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以即陳無襚者不陳不以斂斂用簞席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卿府先設

大歛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帷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歛之衣百二十稱。及歛紟衾。并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閤門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閤北牖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歛如小歛次。加衣畢，乃以組連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宮龍輴綿幕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宮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帛裹施御瓮。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蓋。陳衣及六玉。歛訖，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即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板書，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

殯　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尊者舒。卑者速。　疏曰。天子諸侯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喪大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鬊，音舜。綠當為角。謂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篆。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用漆者，用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疏曰。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欑，猶叢也。屋，殯上如屋覆者也。鬼神尚幽闇，士達于天子皆然。大祝致熬。君四種八筐。乃塗。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云以殯以輴車，畫轅為龍。　疏曰。菆，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向塗之。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以椁者，亦題湊叢木象椁之形，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疏曰。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柱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天子之禮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制，殯於西階之上。天子柏椁，以端方尺，長六尺。題湊四注。題湊，謂頭相湊聚也。合上如屋，盡塗之。周禮天官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烖。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　疏曰。言喪事者，謂王喪，既殯後，甸師大於大祝取禱辭，禱藉田之神。言通也。代王受過烖，止後殃，故曰此禱也。大祝作禱詞，在此殯後者，見大祝職云：授甸人禱詞在大殮後。大殮則殯，故知在既殯後。卒塗。幕人張帟。王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帟，帷云承塵也。春官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大祝為禱辭授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　疏曰。大祝掌六辭。五曰禱。故於王既殯，作禱辭，甸人使以禱焉。小祝：設熬置銘。　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云置銘者，此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祝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踊，襲。燭俟于饌東。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燎，執之曰燭。乃奠。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既大歛，內所由執龍輴，右左綍，引梓宮就西閤，將殯，引所由并柏槨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輴側，首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設訖，於西面塈之。先以黼翣覆梓宮，又張帟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為四阿屋，於白泥四面塗之。欑事訖。所司設靈座於欑宮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儀。侍臣絳緣裳、苴絰、杖，武以箱，訖，次進皇帝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寮亦各服其服。光祿卿率齋郎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奉引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

三禮圖龍輴

熬筐

聶崇義集注。龍輴，其制如軼軸，亦長丈二尺，廣四尺，取穀於檻前一轅，畫龍於轅。加赤雲氣。君殯，以輴車備火之虞。上有四周。　熬者，以火熬穀，使

香以苴藏之。將塗設於棺傍。所以感蚍蜉使不至棺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鄭引士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傍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各一。餘設於左右。加魚腊者。恭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　大歛奠。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皆斬衰。唯主人不奠。　疏曰。按士喪禮。主人不親奠。而此下文之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不親奠者。以主人悲戚忠慕。不暇執事故也。檀弓。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喪則以素。歛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也。椁。藏之也。柏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既音古寬反。敦從執反。凡喪事仍几。仍因也。凶事謂凡奠也。凡朝夕相見。日喪禮備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祝跪讀文。曰維某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謹昭告于考大行皇帝。日月遄速。奄其大歛。攀號擗踊。五內崩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尚饗。其後祝文大斂准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寮序出。　成服。周禮春官。小宗伯掌辨吉凶之五服。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夏官。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也。天官。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曰。外命婦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　追師。追。丁回反。一曰雕。追治玉石之名。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使其屬事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爲命婦。　疏曰。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粗。位之前後也。夏官。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曰。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

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春官。肆師。禁外內命男子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又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疏曰。凡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杖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者。見不定之辭也。喪服爲夫之君。見喪服不杖齊衰章。內命女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言升數者。諸臣妻爲夫之君。長服齊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以下爲王正服斬衰六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也。司農所云。授杖之日。仍是四制之文也。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明子與夫人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惟服杖同時。有服即杖矣。惟天子服杖。杖當七日。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例也。禮記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歛先病。　疏曰。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及呼杖爲服。祝佐含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亦杖。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　疏曰。官長。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　疏曰。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　疏曰。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據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必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三日者。始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疎也。　疏曰。熊氏云。子杖。適女子子在室者。若嫁爲它

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属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婢皆七日杖也禮子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疏曰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也既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義但齊三月焉杖衰服齊衰三月喪有庶人爲國君即此是也陳寶器周禮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顧命陳大貴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與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嗣君即位尚書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免喪三年喪將即政故使至文祖廟告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入即位云云詳見周喪禮下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瑁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令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招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而言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父母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云云詳見周喪禮下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欽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言當聖且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然熊羆之士輔翊臣也皆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言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也稚子康王自謂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伊訓成湯既沒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云云詳見商喪禮下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illegible]曰嗣即位之制有四正嗣子之位已見始死除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冊命王之語有惟予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之禮今所見於此若踰年會正改元之位三年會正踐阼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月正元日帝格于文祖伊尹以冕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暇而踰年者矣故踰年正繼體之位之禮遂無所附喪大記補經亦止於虞禮則三年之禮亦無所附今併列于此記之下其義則見於春秋傳註疏與喪禮及白虎通之說所當通考也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緣肩在八年踰年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

稱子。其說蓋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不忍當亦位。公羊傳又按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杜云：雖未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疏曰：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王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歿，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踰年即位，係臣民之心也。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疏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未葬，既踰年而君即位，不可嫌年無君故也。釋例云：遭喪繼立者，每新年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爭例之大禮。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

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皆服吉服事相類耳。又按釋例曰：周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疏曰：公羊穀梁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于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輤至於廟，門逆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先後於喪，殯在兩楹之間者，謂殯為正棺，則與杜言合矣。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為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公羊傳：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也。故日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

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背音佩。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喪廬。禮記喪大記：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　疏曰：此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為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君為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墻。大夫士襢之者，襢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疏曰：云廬，倚廬也者，謂於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云舍，堊室也者，舍對廬為堊室。堊室者，兩下為之，與廬異，故云堊室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云疏者賤者居堊室者，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又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注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喪車。周禮春官巾車：王之

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䄏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藏簡。車以蒲為蔽，天子喪車之車，漢儀亦然。犬䄏，以犬皮為覆笭。故書疏為揟。杜子春讀揟為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為覆笭，又以其尾為戈戟之弢。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為備焉。櫜音火反。釗又音桑。笭力丁反。釗又音冷。揟本又作揟，思如反。弢，吐刀反。緣，悅絹反。下同。箙音服。素車，棼蔽，犬䄏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為蕡，麻以為蔽，其䄏服以素繒為緣。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弢狀文也。藻車，藻蔽，鹿淺䄏，革飾。故書藻作繅。杜子春繅讀為藁藻之藻。玄謂藻，水草，蒼色也。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䄏，以鹿夏皮為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繅本又作藻。音早。一音倉含反。駹車，萑蔽，然䄏髤飾。故書駹作龍，髤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駹，軟讀為漆。玄謂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萑，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髤音休。髤音丸。軟音次。漆音七。䘨胡犬反。漆車，藩蔽，豻䄏，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犴反。

賓異多亦少之色。事已。此經所未。朝夕哭。周禮春官。外宗。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內。內外宗。及外命婦。　疏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兼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兼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叙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叙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內命婦九嬪叙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　疏曰。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以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哭位條內有天子之喪。諸姓而哭。肆師命序哭。內宗序哭。九嬪經序哭。並此條通用。當互考。禮記雜記。朝夕哭。不帷。嫌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禮弓。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疏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踊哭之事。備盡也。國君喪嗣國孝子雖朝夕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衆士入于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俟畢也。朝夕奠。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　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此則奠衣服者也。　陳小斂奠條內。有封人飾牛牲等之官。又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皆此條所通用。此條從凡奠通用。當互考。朔月月半殷奠。周禮遂人。喪事。共其薦遂羞蓬。謂殷奠時。　疏曰。殷猶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　按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云。士月半不復如朔月盛奠下尊者。　疏云。下尊者。以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士禮月半不殷奠。而此有月半奠也。　陳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之官。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凡從殺奠通用。當考。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見前大斂奠。　文獻通考。馬端臨按儀禮正經所載。惟士喪禮。而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闕焉。勉齋黃氏著儀禮經傳通解。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然後粲然可考。今所叙國恤。於黃氏禮書中撮取其專言天子喪禮處次第。其節奏如前。以見三代國喪之制。然禮記所言。君皆國君也。其專言天子者無幾。而註疏家以諸侯之禮通於天子。亦可參見。周禮所言雖皆天子之禮。然惟職掌所及則載之。而不關於職掌者。無可考。則亦豈無遺缺。始叙其所可知者耳。自始死至殯奠。叙於此。而卜宅以至定虞。則叙於山陵條下。至於與息民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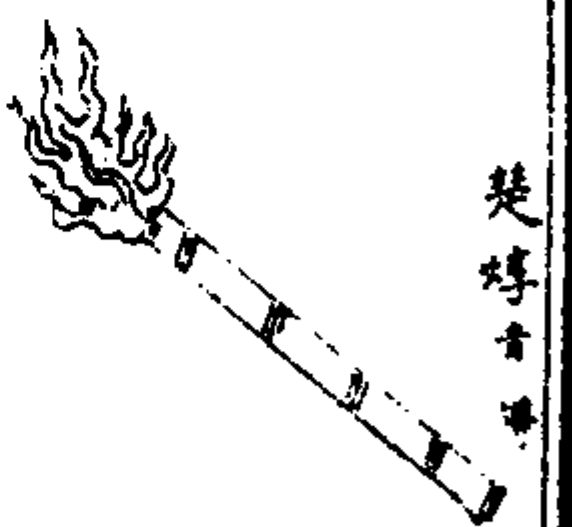
之禮。則自有黃氏專書。更不贅述。卜宅。周禮春官。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甫竁謂始穿地也。鄭司農云。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竁爲穿。杜讀竁爲毳。謂葬穿壙也。　疏曰。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謂圖其丘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是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葬于洛。則又爲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更死弟及。則以兄弟爲昭穆。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疏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土之高者曰丘。是自然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爲之。故以之分尊卑。引漢律以況周制。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　疏曰。大喪謂王喪。請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竁以度爲丘隧。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　疏曰。上經已甫竁。此經使之及竁者。此是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連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舉羨爲況耳。春官。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　疏曰。天子卜葬日。與上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從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大喪。小宗伯。卜葬兆。禮記檀弓。葬於北方北首。　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既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當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停於次。太常卿莅卜。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玄宮位南。北向西上。贊

者引筮卜者及大視立於筮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大視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指卜筮席南十五步轉當玄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稱事具請俱位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櫝出策兼執之俯陽以擊策進立於位卜者前東面南上從卜者令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卜為考大行皇帝度茲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還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遂卜筮訖興各以龜策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進使者之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還引使者退立於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

三禮圖著

聶崇義集注將筮宅家人營之注云宅葬居也營猶度也掘四隅外其壤掘其中南其壤為葬將北首故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也所營域也免絰者吉不飾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辭宜右既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謂筮其始也言為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之卦者在左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也中封中央壤也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從猶吉也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按上大夫已上至天子卜而不筮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大夫與士則筮宅卜日此經是也又賈釋云不述命士禮略者但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已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直有一者即上經直有命筮無述命假即爾大筮有常即是述命之事也

燋

楚焞

聶崇義集注將葬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注云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鄭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玄端占者三人掌玉瓦原三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席下者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更西面者當代主人命卜卜人從塾上抱龜燋向闑外先奠龜于席上西首使燋在龜北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謂授宗人也故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涖卜者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

注云考登也鄭注周禮訓登為上降下也言卜此日葬神之上下得無近於咎悔乎言鬼神之上下總指一切神無所偏指也咎悔亦謂壙塚有所崩壞也宗人許諾不述命授卜人龜負東扉作龜之兆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興起也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宗人却受龜還東面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執之禮記檀弓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勿粉反

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疏曰謂王畿使事也百祀畿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諸侯而有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宜被其衣備也椁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曰椁槨者謂為槨用柏也天子柏椁以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椁柏材作槨並葬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注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如其方蓋二尺以庶人四寸之椁五寸之槨槨厚於椁一寸後更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

而作㠯阿也。如此乃得椰之厚薄與相稱準。皇氏以爲量擇材從下即趣
漆。椁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長非也。喪大記。椁
椰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邑六尺。閒可以藏物。因以爲節。
疏曰。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謂使椰椰間所容也。若天子椰椰間則差寬
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鄭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
也。諸侯椰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於此。椁狹於天子。故此
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君
裏椰。虞筐。大夫不裏椰。士不虞筐。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獻明器。周
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及執事。蒞墓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
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曰。禮弓
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既事眡墓獻。猶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
器。哭其生死異也。將墓獻明器之材者。是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
北上。猜主人偏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
爲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以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
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後陳明器一條並此
條通用。當互考。陳朝祖奠。周禮天官。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
齍盛。概。音愛。又。概。拭也。爲。猶差擇。故書。式清也。疏曰。喪紀。謂大喪。朝
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人之蹕。內人從世婦
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此謂喪朝廟。爲祖奠遣
奠時也。皆爲外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下專行事。明
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概。及爲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
小事。故還內使豎蹕也。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之事。大斂條內有司几筵。
設几席。朔月奠。條內有司服。共其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遣人共爲遣
羞遣。外饔食者。天子喪稍事者。其諸侯喪奉事者。其皆此條所通用也。此
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設。周禮春官。喪祝。及辟。令啓。鄭司農云
辟爲啟塗殯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禮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
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疏曰。除殯塗椁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
時以椁菆塗其椁。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啓
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啓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啓太極殿攢
宮。啓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太極殿之東間。當楹門西向。諸王位在後
以南爲上。典儀設群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
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又設蕃客首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

於承天門外之東。並以北爲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仗隨使設
業。其日質明。皇帝服初縗絰杖。入就位。晨哭。諸王具縗絰。去杖。就位哭。鄭
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
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縗服。入就內位哭。中官皆帬巾喪服。侍衛
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首長。及僧道分位於承天門外之位。
啓前二刻。所由內設奠席及香爐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盥洗於東階下
西南。北面。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向。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向。設司空
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禪攢宮之中階其後。設禮儀使位於
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後。設盥漱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祿卿與太常
之饌。俟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坫位於其席東南北向。加勺冪。禮儀使
立於罇坫東。御史立於罇坫西。太祝奉禮郎位於罇坫南爲位。禮官在禮
儀使後。啓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就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奉
攢行以西爲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列
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縗絰。入就位哭。踴。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
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群官
各入就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群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
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
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
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
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
帝再拜哭踴。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
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
司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攢宮
南。北向立。司空跪啓曰。謹以吉辰啓攢塗。告訖。太尉哭。群官皆哭。通事舍
人分引群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攢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宮。覆以夷衾
綃幕。內所由周廻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舊位。禮官
陪從。皇帝縗絰就哭位。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入就位。皇帝哭。稽顙。禮儀使
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群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
又序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

三禮圖輁軸

聶崇義集注。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注云：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已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疏云：軸，輁軸者，下記云：夷牀輁

軸是也。云軸狀如轉轔者，此以漢法況之。漢時名轉軸為轉轔，即輪也。故士喪禮云：升棺用軸。注云：軸，輁。軸輁狀如牀，軸其轔也。挽而行，是輪為轔也。云刻兩頭為軹者，以軸頭為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云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者，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為之，兩畔為孔，著金釧於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桯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為桯。云大夫諸侯已上有四周謂之輴者，大夫殯葬雖不用輴，士朝廟用輁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為龍，謂之龍輴。大夫諸侯雖不畫轅，以其皆有四周，故同名為輴。案陸氏圖云：輁軸與輴長一丈二尺，廣四尺，士漆，大夫以朱飾，與浴牀，則天子畫轅為龍，加赤雲氣。 朝祖奠，遂車馬。周禮天官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曰：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人手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腐燭矣。郷人手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是也。 故燎燎內有安人非新蒸司[illegible]八不[illegible]燭庶

燎。若堂上二燭，三燎並此燎所通用。當考秋官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疏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天官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喪遷者，將葬朝于廟。 疏曰：將葬而朝祖已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秋官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曰：喪是王喪，使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也。小司寇：前王蹕。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前王而辟也。 地官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喪紀，大喪之事。 疏曰：王參

喪紀閭胥為之聚衆庶，以待驅役也。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曰：王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掄挽挽掘之事。云衆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役為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官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屬，音燭。紼，音弗。 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啟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遂相終始也。 疏曰：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謂載下棺之事。窆，謂穿壙之事。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紼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紼，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下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紼也。云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按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定陳役，以六鄉遂役主殯及啟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柩於途車，屬六紼，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定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各自為終始，故云即遂為終始也。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定匣也。 疏曰：言正棺者，謂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向廟至壙。定，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役上者，據坎之時，據上向外，下棺之後，又從此上，以為丘陵，故云役上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

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主人入祖。及載踊無算。卒束襲。祖為載變也。乃舉祖都下而載之。鄭云。杵于祖車。有出。遷正柩車于階間。謂此車也。降奠當前束。下迭但之奠也。當前束。猶當户牖。亦祖東西束。有前後二束。五日尺

杜佑通典宋崔元凱喪儀云。建車九乘。韻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幘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

載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鄭司農說夕禮。遷正柩車。於階間。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之。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御棺。後言乃載。於文例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三　十八陽

喪　公卿士庶喪禮一

公卿士庶喪禮孝慈錄御製孝慈錄序　喪禮之說。聞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為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遣廢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繫。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勅禮官以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以為定式。所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孔子游問孔子晉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為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保存焉。事于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為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尊。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斷之非及宰予問居之論。孔子卻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為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聯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母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為必然。則先之德靡矣。先乃親九族而十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通攷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剝抵墓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慶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為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亡八九。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荼焉。又聞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指而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焉。或父歸而子承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迂儒汪然。哉朕觀宮主之君。好喙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矛碁貴其身。致君專制。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

禮之論時文之變態迂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均見其情甚不
難矣每閱漢唐有忌諱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
爲之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
期使内外有遵守洪武七年冬十一月一日

古今論母喪服者凡四十二人　顧服三年者三十八人　顧服期年大
功等服者十四人　三年者二十八人　聖賢定論三人　論語孔子謂
宰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
庸孔子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孟子謂滕文公
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春秋左
氏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歷代顧服者二十五人　魯昭公爲
母夫人歸氏服三年出春秋魯昭公十一年　前漢河間王良服其母喪三
年良獻王五世孫出前漢書　前漢丞相公孫弘服其母喪三年弘武帝時
人出前漢書　前漢薛修服其母喪三年修丞相薛宣之弟出前漢書薛宣
傳　後漢韋彪服父母喪三年彪明帝時人出後漢書韋彪傳　後漢桓郁服
其母喪三年郁章帝時人出後漢書桓榮列傳　後漢東平王敞服其母喪
三年敞安帝時宗室出後漢書列傳　後漢安帝詔長吏不爲親行三年喪
者不得選舉出通鑑綱目　司徒劉愷上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
師職在宣美風俗宜以身先之乃詔大臣行三年喪愷安帝時人出東漢
會要　陳忠上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王
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三年喪忠安帝時人出東漢會要　後漢東海王臻
服其母喪三年臻順帝時人出後漢書　後漢桓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
喪出通鑑綱目　後漢桓帝延熹九年荀爽對策曰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
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爽桓帝時人出東漢會要　晉武帝居王太后喪一遵古禮素服以終三年
出晉書本紀　晉康帝居杜太后喪周忌有司奏期年應改服詔不從素服
如舊出通典　後魏孝文帝居太后馮氏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
出通典　後周高祖居叱奴太后之喪廬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卒於三年之
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出通鑑綱目　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曰未禮
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爲範變古者未必是循舊者不足多也至如父
在爲母服止一期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生養
勞瘁恩斯極矣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出唐會要　唐玄宗
開元禮五服之制父在爲母加服齊衰三年開元七年嘗改其制至二十

年以齊衰三年爲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出唐會要　刑部郎中田再思
議曰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
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而欲服之期年
與伯叔母齊乎再思玄宗時人出通典　唐張說爲兵部侍郎以母喪免既
期年詔起爲黄門侍郎固請終制天下高之說玄宗時人出唐書張說傳
唐太宗廣德二年勅三年之喪謂之達禮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出
唐會要　唐李晟二子愿憲居母喪大祥而除官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
晟德宗時人出唐會要　宋仁宗寶元中王洛言父母相繼亡殁乞通持五
十四月服制詔許通持服出宋會要　宋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
爲新式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出宋會要　期年
及大功等服者一十四人　齊宣王欲短喪孟子非之出孟子　前漢丞相
翟方進喪母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方進成帝時人出前漢書列傳　晉
武帝武元楊后之喪既葬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宜從制俱釋服靖武帝
時人出晉書　晉太宰武陵王有所生母喪求齊衰三年詔服大功武陵王
武帝時宗室出通典　晉梁王逢母喪求服三年詔服大功逢晉哀帝時宗
室出通典　晉哀帝周太妃薨僕射江虨啟於禮應服緦麻虨哀帝時人出
通鑑綱目　晉孝武帝太子所生母陳淑媛卒有司請服練冠麻衣既葬而
除出通典　唐玄宗開元五年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服期年履冰玄
宗時人出唐書儒學傳　元行沖奏曰父在當爲母齊衰期而心喪三年行
中石[illegible]玄宗時人出唐書儒學傳　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
三年之制柳冕奏太子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制冕德宗時
人出唐書列傳　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
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質唐德宗時人出唐書列傳　宋太祖母
杜太后之喪太祖及弟光義光美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出宋史

斬衰三年

斬衰冠　腰絰

絰首　絞帶

衣前　衣後　負版　衰

裳制　苴杖　桐杖　菅屨

斬衰制度　按朱文公家禮云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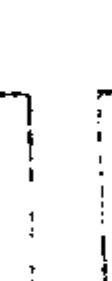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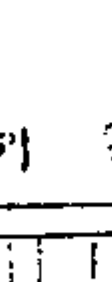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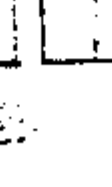
領下垂之負版在後者以其負荷悲哀在於背也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衰之言摧也衰當心者明孝子有哀摧之志也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着為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左右辟領謂之適者以哀戚之情當有指適緣於父母不兼念餘事也　兩腋之下有衽各有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却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旁相着而空其中　其用布與裁制之法按楊復附註喪禮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為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為二尺二寸者四疊為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所謂適辟領者辟猶闢也從一角當領取方裁闢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為左右適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以為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肩相對亦謂之闊中通八寸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別用布一尺六寸以塞前

後闊中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處而塞其闊當脊相並處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為左右領衣下一半加於後之闊中者用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加前之闊中又倍為一尺六寸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凡衣裳用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為一丈四寸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為針縫之用此即衣身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外但領必有袷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足用為袷又按喪服記及註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橫皆正方袂尺二寸袪乃袖口袂二尺二寸縱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為袖口衣帶下尺緣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以掩闕狹為度所以掩裳上際綴兩衽於其旁　度用指尺以中指節為寸　冠制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為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

後裳以布為三㡇皆向右縫之以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為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頤下　首絰以有子麻為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以固之如冠之制　腰絰圍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　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為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　杖父用竹本在下母用桐上圓下方　菅屨以菅草為屨若今之草鞋　婦人用極麤生布為大袖孝衫長裙蓋頭皆不緝竹釵麻鞋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也婦人皆不杖

斂服　子為父母　庶子為所生母　子為繼母　子為慈母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　子為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　女在室為父母　女嫁反在室為父母謂已嫁被出而歸在父母家者　嫡孫為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謂父不在祖父俱亡而孫為曾高祖後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　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承重　夫為人後則妻從服　婦為舅姑　庶子之妻為夫所生母　妻妾為夫

齊衰

齊衰冠　布武　首絰　腰絰　絞帶　衣前　衣後　裳制　削杖　疏屨

齊衰制度　按朱文公家禮云齊衰者用次等麤生布緝者緝也緝其傍及下際餘同斬衰之制　冠制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　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斬衰絰同　腰絰圍五寸餘制同斬衰　絞帶齊衰以下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　削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　疏屨麤屨也以疏草爲之　婦人衣服制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同

齊衰杖期　服制同前　叙服　嫡子衆子爲庶母（謂父之妾）　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　爲嫁母出母（即親生母因父卒改嫁及父在被出者）　父卒繼母改嫁而己從之者　夫爲妻

齊衰不杖期　服制同前　叙服　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　父母爲女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亦同）　繼母爲長子及衆子　慈母爲長子及衆子　孫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爲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爲所生子　爲兄弟　爲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姪男及姪女）　爲姑及姊妹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同）　妾爲嫡妻　嫁母出母爲其子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姊妹及姪女在室者同）　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

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之類己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　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子　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女在室者　女出嫁爲父母　妾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本生父母）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祖爲嫡孫　父母爲長子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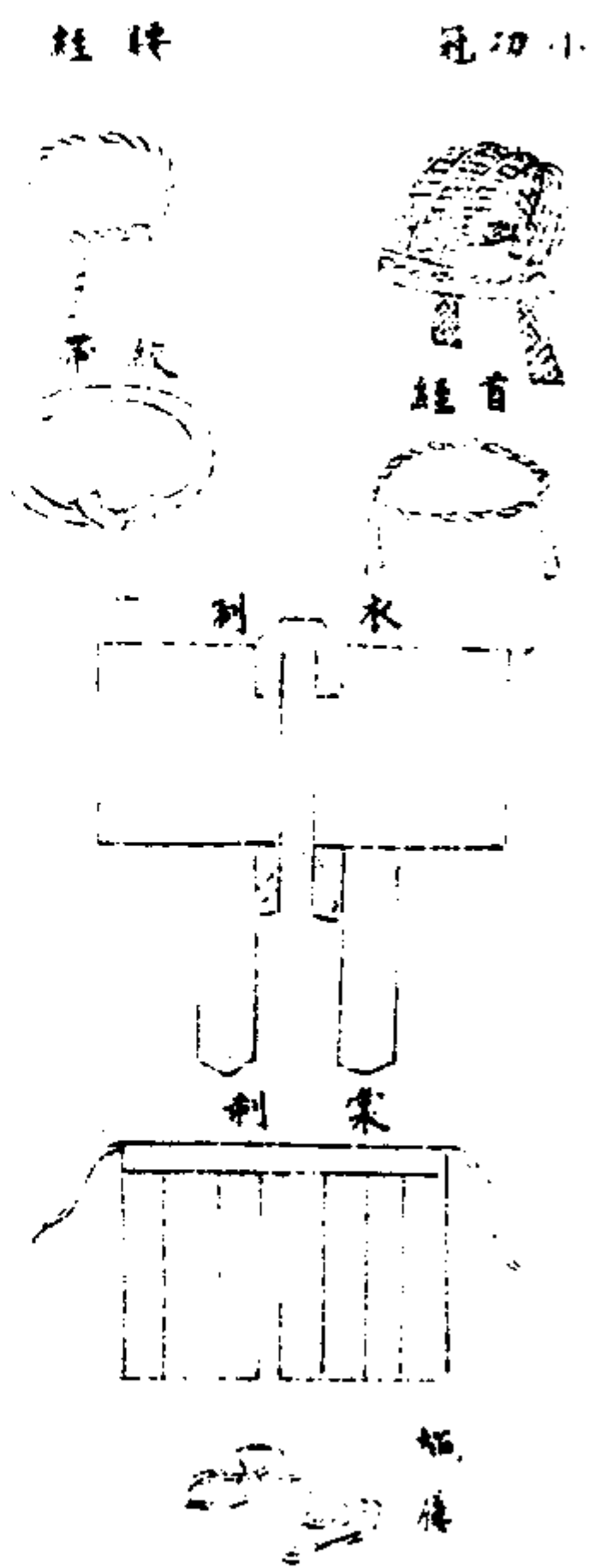
齊衰五月　服制同前　叙服　爲曾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齊衰三月　服制同前　叙服　爲高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　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九月

大功冠　首絰　腰絰　絞帶　衣制　裳制　麻屨

大功制度　衣用稍麤熟布無負版衰辟領服制同齊衰　冠制三辟積向右以布爲武及纓制同齊衰　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齊衰服同　腰絰以熟麻爲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　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　麻屨以麻爲之　叙服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　爲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　父母爲衆子婦　爲女之出嫁者　祖爲衆孫（女在室同）　爲兄弟之子之婦（即姪婦）　婦人爲夫之

祖父母[即夫之公婆] 婦人為夫之伯叔父母[即夫之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婦人為夫兄弟子之婦[即姪婦] 婦人為夫兄弟之女嫁人者 女出嫁為本宗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女出嫁為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女出嫁為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夫本生父母 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

小功五月

小功冠

首絰

腰絰

絞帶

衣制

裳制

繩屨

小功制度 衣用稍熟細布制度同前 冠制三辟積向左縫與齊衰同 首絰以牝麻為之圍四寸餘 腰絰以熟麻為之圍三寸餘制同齊衰 絞帶以布為之制同齊衰 繩屨以麻繩為屨若今之麻鞋 叔服 為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兄弟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為同堂伯叔父母[謂父之伯叔兄弟] 為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謂同曾祖兄弟即父伯叔兄弟之子女] 為同堂兄弟之子[即堂姪] 為從祖祖姑在室者[謂祖之親姊

妹即姑婆] 為從祖姑在室者[即堂姑是父母之同堂伯叔姊妹] 為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堂姪女] 為兄弟之妻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適人者 為嫡孫婦 為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為孫女適人者 為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在室者[即姪孫] 為外祖父母[即外公外婆] 為母之兄弟姊妹[即舅舅姨姨] 為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為姊妹之子[即甥] 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在室出嫁同] 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 為夫兄弟之孫及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夫同室兄弟之子及夫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母死則不服]

緦麻三月

緦麻冠

首絰

腰絰

絞帶

衣制

裳制

繩屨

緦麻制度 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內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為衣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故曰緦麻古緦絲二字通用服制同齊衰 冠制以熟絹為之三辟積向左澡纓澡謂澡治莩垢制用齊衰 首絰以熟麻為之圍三寸為度制同齊衰 腰絰以熟麻為之圍二寸為度制同齊衰 絞帶以布為之制同齊衰 繩屨以麻繩為屨若今麻鞋 叔服 為族曾祖父母[謂曾祖之兄弟及妻即太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為族伯

叔祖父母 謂祖之同堂兄弟即堂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為族父母 謂父之再從兄弟同曾祖者即族伯伯婦嬸叔叔婦嬸 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 謂三從兄弟姊妹同高祖者 為族曾祖姑在室者 謂曾祖之姊妹即太姑婆 為族祖姑在室者 謂祖之同堂姊妹即堂姑婆 為族姑在室者 謂父之再從姊妹族姑 為兄弟之曾孫 女在室同即曾姪孫 為曾孫玄孫 為同堂兄弟之孫 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為再從兄弟之子 女在室同即同曾祖兄弟之子 為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及從祖姊妹之出嫁者 從祖祖姑謂祖之親姊妹 從祖姑父之同堂姊妹 從祖姊妹己身再從姊妹 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堂姪女 為乳母 為舅之子 為姑之子 為兩姨兄弟 為外孫 男女同 為甥 為妻之父母 妻亡而別娶亦同 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 為兄弟孫之婦 為同堂兄弟子之婦 為同堂兄弟之妻 為外孫婦 為甥婦 婦人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為夫之從祖祖父母 即夫之祖親兄弟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為夫之從祖父母 夫之堂伯叔 為夫兄弟之曾孫 為夫之同堂兄弟 為夫同堂兄弟之孫 孫女同 為夫再從兄弟之子 為夫兄弟孫之婦 為夫同堂兄弟之婦 為夫同堂兄弟之妻 為夫之同堂姊妹 在室出嫁同 為夫之外祖父母 為夫之舅及夫之姨 為夫之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 從祖祖姑是夫之姑婆 從祖姑是夫之堂姑 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祖父母 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父母 即堂伯堂叔 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 即堂姪堂姪女 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 從祖祖姑即姑婆 從祖姑即堂姑 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大明集禮品官喪儀

總敘 喪禮者聖人之所以慎終飾哀者也蓋人子送親之終不可以徑情而直行故為之儀節以文之周衰典籍散失重遭秦皇焚書舊制遂皆堙滅漢興諸儒雖有所記錄而載在正經者士喪士虞既夕三篇而已漢魏而降儒者乃推士禮制當時之儀唐宋以來公卿大夫喪葬之禮令皆可考三品以上六品以下其間損益降殺有不同者故今本之周經稽諸唐典而又參以朱子家禮之編列其名物之等次其儀文之節斟酌之以著于篇俾有所法

復衣 復者用死者之衣服以招復其魂魄也周制上公以袞侯伯以鷩子男以毳大夫玄衣赤裳士以爵弁唐制用亡者之上服三品以上復者三人四品五品二人上服者公服也宋制六品以下復者二人婦人視其夫之復衣不以斂

盤盆

巾櫛 禮將沐浴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鬲者瓦甕與盆皆以盛水盤以承濡濯瓶以汲水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綌櫛實於箱浴衣實於篋唐宋品官同

襲衣 周制襲衣上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唐制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陽帛巾一充耳用白纊面衣用玄纁裏方尺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三品以上襲三稱六品以下襲一稱用纊宋制同而衣用緇裏表握手用練裹

唅 唅用飯與玉蓋所以實亡者之口而不忍虛之也周制諸侯以璧大夫以珠士以貝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以粱唐制三品以上用粱及璧四品五品用稷與璧六品以下用粱與貝宋制六品以上飯用稷含用璧六品以下用粱與貝

銘旌 銘旌神明之旌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周制大夫士之所建各以其物蓋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不命之士無旌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書某氏曰某人某之柩唐制銘以絳帛廣充幅三品以上長九尺四品五品長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封之柩以竹為杠如其長婦人夫有官封則云某官封夫人姓氏之柩子有官封者云太夫人之柩郡縣君隨其稱宋制四品以上長九尺六品以上長八尺九品以上長七尺

小斂衣 周制諸侯大夫士將小斂皆陳衣衣皆十有九稱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諸侯以單席布紋絲衾大夫蒲席縞衾士單席緇衾衾皆五幅布於紋上紋以布為之橫者三縱者一所以收束衣服欲其堅也唐制三品以上官小斂衣十有九稱朝服一稱自餘皆常服無者各隨所辦六品以下服一稱婦人夫有官亦以其服斂凡斂非正色不入絺綌不入宋制品官斂衣九稱

大斂衣 周制大斂陳衣諸侯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布紋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二一以覆一以薦唐制三品以上衣三十稱各具上服一稱自餘皆常服無者各隨所辦內喪具花紋衾一以黃為表素為裏六品以下朝服公服常服各為一稱制用隨所有宋制品官大斂衣十稱

靈座 周制既斂祝取銘置于殯唐制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謂西室無下室則設於殯東六品以下止設于殯東施床几案屏障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生宋制同朱子家禮於襲之後即設靈座結白絹以依神謂之魂帛

棺槨 古者死棺斂人棺槨以木為之其材尚梓周制上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諸侯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所以周乎棺也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又不得有金寶珠玉宋制同

廬次 禮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齋

衰之喪居垩室廬之制設於東廊下無廊則於墻下先以一木橫於墻下卧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墻下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諸子各一廬設苫塊於其內其廬南爲垩室以墼累其三面施廌與木枕南爲大功幕次施蒲席次南又爲小功緦麻次施牀婦人次於西廊下唐制五品以上營廬六品以下爲廬於牖下 明器 古者之葬束草茅爲人馬以爲從衛謂之塗車芻靈明器之作實原於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謂之明者神明之也周制士喪明器有苞二以裹羊豕筲三以盛黍稷麥甕三以盛醯醢及薑桂之屑瓦甒二以盛醴酒用器則弓矢耒耜敦杅盤匜役器則甲胄干笮燕器則杖笠翣無祭器有燕器唐制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人馬各高一尺以木刻之成儀服從各視其主之秩其後以王公百官競爲厚葬凡十事者減至七十七十事者減至四十四十事者減至二十皆以瓦爲之宋制四品以上五十事六品以上三十事九品以上二十事 國朝開平忠武王之葬茶中所用器玩凡十件本已造者金二銀四紅旗二拂子二紅羅蓋一鞍轡一弓二箭三竈一釜一火爐一錫造金裹者水罐一甲一頭盔一臺盞一杓一壺瓶一酒甕一唾壺一水盆一香爐一燭臺二香盒一香

匙一香筯二香匙筯瓶一茶鍾一茶盞筯二匙一匙筯瓶一撥二楪十二臺二木造者班劍一牙仗一金裹立瓜二金裹骨朶二金裹戟二金裹響節二交椅一脚踏一馬杌一誕馬六鞍一繖一斧一鉞一食卓一床一屏風一主杖一箱一交床一搖二香卓一儀從使令人數木造者衆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四神四人木案五丈青龍白虎門神二人武士十人並高一尺雜物翣六璧一蘆蓟搥桿枍鑿各一苞二筲三條衣瓶二油瓶一紗廚一暖帳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每段長一丈八尺 下帳 牀帳茵席之類唐制五品以上用素纁六品以下用縑綃八月林 墻翣 禮曰周人墻置翣周禮縫人掌縫棺飾蓋孝子見棺猶見親之身故必飾之而後以行恐衆惡其親且以革道路及壙中也牆即柳衣柳之言衆衣飾之所聚即帷荒是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士布帷布荒諸侯大夫則加以文章黼黻雲氣之象翣之制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三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斧形黻翣畫兩己相背畫翣畫雲氣其四緣皆爲雲氣柩行則使人持以障之既窆樹於壙中諸侯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黻翣二畫翣二士畫翣二唐一品黼翣黻翣畫翣各二二品三品黻翣畫翣各二六品以下畫翣二宋制四品

以上翣六六品以上翣四九品以上翣二 引披鐸 引者引車之紼也披者以纁爲之繫於輀車四柱在旁執之以備傾覆者也鐸者以銅爲之所以節挽歌者也唐制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鐸左右各二九執引披鐸翣挽歌者皆布深衣布幘宋制四品以上紼四披四鐸六六品以上紼二披二鐸四九品以上鐸二 纛 纛翿也即羽葆蓋也周制諸侯之長匠人執羽葆御柩蓋御者執之以指麾爲節度也唐制諸纛五品以上其竿長九尺六品以下無宋制七品以下無 功布 周制士葬御柩用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居柩前若道有低昂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披者知之 方相 周禮方相氏狂夫爲之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柩行先使之爲道及至壙以戈擊四隅敺去凶邪唐制四品以上方相四目六品以下兩目爲魌頭宋制九品無 鹵簿鼓吹 唐制一品二品長備本品鹵簿五品以上靈車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無鼓吹宋制二品以上設鹵簿鼓吹儀三品止陳鹵簿無鼓吹 大轝 古者柩車制度甚詳後世不能然家禮大轝之制惟取其牢固平穩法用兩長杠杠上施伏兔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床

以載柩足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柄令人鑿中長出其外柄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杠近上更爲方鑿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短杠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扎縛 誌石 碑樹於外而誌石則納之壙中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爲掩之也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無家禮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封某人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刻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敘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號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鐵束而埋之 碑碣 古者葬之用碑蓋以大木爲之木上有孔樹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以下棺者也故禮諸侯用橫楹若乃後世之碑則用以刊刻頌述之文唐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下碣圭首方趺上高四尺宋制六品以上則立碑八品以上則立碣國朝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圓首 墓墳 唐制墓塋

之式一品方七十步墳高丈六尺二品方六十步墳高丈四尺三品方五十步墳高丈二尺四品方四十步墳高一丈一尺五品方四十步墳高九尺六品以下方十五步墳高七尺宋制一品墓田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三品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四品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五品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四十步墳高八尺七品以下二十步其石獸　唐制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宋制四品以上六事六品以上四事三品以上體石人望柱各二　國朝職官一品塋地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塋地八十步墳高一丈四尺三品塋地七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以上石獸並六四品塋地六十步五品塋地五十步墳高八尺以上石獸並四六品塋地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墳高六尺步皆從塋地各數至邊　賻贈　周禮諸侯大夫士之喪有賻贈之儀賻通以貨財所以補助生者之不足贈用車馬則施於死者焉又琥好曰贈衣服曰襚皆施於亡者也士喪將襲君使人襚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賻祖奠公贈玄纁兩馬兄弟所知皆贈又曰凡贈幣無常唐制品官薨服之後執政遣使致賻使者隨執其物不限以幣及遣車行次親賓復致賻焉又諸執事官卒葬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

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段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段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物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若身沒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別勅使者不在折限諸賻物應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賻物及粟皆出所在倉庫服終則不給贈襚衣服則出當時恩制不著於令宋制百官賻禮多者至絹八百匹布二百疋米麪各五十石羊酒各五十少者至絹五匹三匹錢三十貫羊酒各三特恩賜與者不在此例　國朝開平忠武王之薨其喪葬之具凡百皆出於官不煩其家蓋所以優待勳臣非常之盛禮也　神主　古者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之制刊鑿本為之諸侯卿大夫士其長短有差周人既虞乃作主而埋之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家禮治葬而作主即用栗以從簡便主式高一尺二寸濶三寸厚一寸二分頭上五分為圓頭下一寸鋸深四分為頷頷下分為二片四分在前八分在後後一片陷中鑿深四分長六寸濶一寸於七寸二分之上為小竅於兩邊圓直二分以通其中與前一片相合置於座中座四方皆四寸厚一寸二分中間比神主下而尺寸

鑿闕竅立神主前一片以粉塗之書一行寫一神主題云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妣則云妣某封某氏神主陷中書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妣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左旁題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滌筆而更之外改中不改　奠祭器饌　始死奠　周制士喪饌以脯醢醴酒用吉器唐宋品官同　小斂奠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陳饌於東堂諸侯少牢上大夫特牲下大夫特豚皆有脯醢醴酒唐制三品以上喪兩甒二實醴及酒觶二角柶一少牢及腊籩豆各八籩以實豐脯棗栗豆以實醢菁葅四品五品則籩豆各六器皆用素六品以下籩豆各二瓦甒一觶一無角柶用特牲宋制品官隨宜設饌　大斂奠　周制士喪兩甒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兩豆兩籩三鼎特豚如小斂之奠唐制品官奠於室東階下兩甒實醴酒六品以下甒酒實於序醴在南各加勺六品以下無簋在東南肆角觶二木柶一豆在甒北籩次之六品以下一籩一豆宋制饌並同小斂　朝夕奠　周制士喪奠用醴酒脯醢唐制品官瓦甒二實以酒醴角觶一木柶一籩一豆一實以脯醢六品以下瓦甒一籩一豆一宋制隨宜　朔望奠　周制士喪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士月半不奠唐制品官每朔望具盛

奠饌於東堂瓦甒二角觶二角柶二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若有五穀及時物新出者薦之如朔奠六品以下無文宋制五品以上朔望具盛奠此朝夕奠品物差衰六品以下則否　祖奠　遣奠　周制士喪將葬而祖奠明日又遣奠陳五鼎羊豕魚腊鮮獸四籩四豆盛葬禮加於常一等唐制祖奠如大斂之儀遣奠如祖奠之禮宋制祖奠如盛奠之饌遣奠同　虞祭　周制既葬而反日中而虞蓋孝子以父母之骨肉歸于土而魂氣則彷徨而無依故祭以安之士虞用特豕饋食豆籩始有飾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菹醢普淖黍稷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唐制虞祭器用烏漆牢饌如啟奠三品以上五品以下用剛鬣宋制三品以上七虞五品以上五虞凡品以上三虞　卒哭祭　卒哭之祭以吉祭易喪祭唐制三品以上用絜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絜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如四品五品宋制同　祔祭　祔者以亡者之神祔祀於其祖也禮曰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周制士用膚及菹醢黍稷鉶羹溲酒唐制三品以上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簠二酒樽二一實玄酒一實清酒六品以下具特牲之饌二座各俎一簋二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

品三品各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各四宋制四品五品以上並同唐三品以上復多設二鉶其六品以下具特牲二座各俎二簋二簠二鉶二酒樽二四籩四豆　小祥大祥禫祭　唐制牢饌並同卒哭宋制同祥禫冠服　朞而小祥祥者吉也喪至此稍稍自飾故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為領緣縓者紅色之多黃者也再朞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去腰絰及杖麻屨無絇閒一月而禫禫而纖纖者以黑經白緯為冠也練纓吉屨紛帨之屬皆得佩矣家禮大祥後即除禫服丈夫垂腳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革帶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皁白為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弔服　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蓋弔者所以哀死必當變服玄者吉服故不以弔也禮自天子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而代之以素也周人代以素弁漢代以布巾後世以白恰深衣當古弔服家禮凡弔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　初終　有疾遷于正寢養者皆齋徹樂飲藥疾困去故衣加新衣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侍者坐持手足遺言則書之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廢床寢於地孝子啼餘皆哭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父為長子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皆不徒跣女子嫁者髽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孝子坐於床東餘在其後啼踊無算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西面南上妻坐於床西妾及女子子在其後哭踊無算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藁坐哭內外之際隔以行帷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於下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若內喪則尊行丈夫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在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於西東上乃復於正寢復者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榮當屋履棟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曰某人復三呼而止男子稱名及伯仲婦人稱姓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升自東階入以覆尸復者降自後西榮乃立喪主喪主謂長子無則長孫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子孫知禮能幹者為之司書司貨子弟或吏僕為之執事者設床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簀設枕施幄遷尸於床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即床而奠奠者以酒饌升自東階設於尸東當隅內喪當肩贊者行事炙於戶外入而設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掌事者振次於屏處盆

盥之屬陳於西階下沐巾浴巾浴衣皆具於西序南上陳襲事於房中掌事者為湯以俟浴以盆及沐盤升自西階以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為之六品以下三人沐者入喪主以下皆出戶外北面西上俱立哭及沐櫛束髮用組抗衾而浴拭以巾餘水棄于坎設床於尸東袵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床設枕剪鬢斷爪盛於小囊大斂納於棺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喪主以下入就位哭乃含贊者捧盥水及笄升堂含者六品以下喪主自為之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洗飯玉實於笄執以入贊者從之北面徹枕奠笄于尸東含者坐於床東西面發巾實飯含于尸口訖喪主復位襲者以床升入設于尸東布枕席如初執服者陳襲衣於他遷尸于席上而衣之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屨若舄覆以大斂之衾內外皆就位哭乃置靈座結白綃為魂帛立銘旌倚於靈座之右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小斂　小斂之禮以喪之明日厥明陳其斂衣於東序四品五品以下為東房饌於堂東階下設床施薦席褥於西階舖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於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以備周身相結乃布縱者一於上以備掩首及足也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床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備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也斂畢覆以衾喪主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憑尸哭擗斬衰者袒以麻繩括髮齊衰以下裂布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卻繞髻如著掠頭婦人以麻撮髻而髽斂者舉尸男女從奉之遷于堂中哭位如室內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東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宵為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　大斂　大斂之禮以小斂之明日夙興陳衣於東序饌於堂東階下如小斂之儀舉棺以入置于堂中少西侍者先置衾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以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召匠加蓋下釘徹床覆柩以衣設靈床于柩東贊者以饌升入室西向奠於席前內外皆就位哭如初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成服　大斂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然後朝喪相弔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哭如男子之儀主婦

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乃復位諸尊者降出還次喪主以下降立於東階下外姻在南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既成服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自是每日晨起喪主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者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於靈床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饌祝盥手焚香斟酒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食時上食至夕進夕奠如朝奠儀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床哭盡哀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若遇朔望則具殷奠比之常奠其饌為盛禮於朝奠行之至夕徹去進夕奠如常儀有時物則薦之百日而卒哭　弔奠賻　始死訃告於親戚僚友弔者至執友親厚之人則入哭臨尸盡哀出升靈座上香奠升遂弔喪主祖持哭盡哀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凡弔者奠賻皆有狀先具刺通名喪主炷大燃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者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幷伸慰禮護喪者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祭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

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幷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亡者官尊即云奄逝稍尊即云捐館亡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　擇地　祭后土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蓋地有美惡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必安其子孫必盛地之惡者則反是所謂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即所謂美地也古者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而非若後世陰陽家禍福之說也既得地喪主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盞陳饌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盥其西無者執事者所盥也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面執事者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於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曰維某年歲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

祇薦于神尚享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徹出遂穿壙乃刻誌石造明器備大舉作神主以俟發引　葬　啓之日掌事者納柩車於大門之內當門南向進靈車於柩車之右先於墓所張吉凶帷凶帷西吉帷東俱南向設靈座於吉帷下如常儀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擊鼓為節陳布吉凶儀仗方相誌石及明器等物於柩車前掌披鐸翣挽歌者皆具二刻再擊鼓為節內外俱興立哭於位執紼者皆入掌事者徹帷持翣者俱升以翣障柩執紼者乃升執鐸者入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執柩者立於執纛者南北面陳布訖三擊鼓為節乃引靈車於內門外南向祝詣靈座前西向跪將告曰孤子某母則云哀子謹用吉辰奉歸幽宅靈車就引神道封廻惟以慼慕無任驚絕興立少頃執鐸者俱振鐸引柩詣階間南向持翣者常以翣障柩柩降階執纛者卻行而引止則廻北向立執柩者雖纛而行止則北向立無纛者則執柩者引喪主以下以次從柩哭而降主婦以下又次之柩至庭喪主及諸子以下於柩東西面南上祖父以下於東北南面西上異姓丈夫於喪主東南西面北上妻妾女子子以下於柩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於西北南面東上異姓婦人於主婦西南東面北上皆立哭內外之際障以行帷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柩

東祝以酒奠訖詣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尚享少頃徹之柩動控次之纛次之喪主以下從哭於柩後婦人次之遂升柩就轝內外哭位如初在庭之儀乃設遣奠於柩車前如祖奠之儀祝奠酒訖少頃徹饌祝奉魂帛置靈車上別以箱盛主置帛後靈車動從者如常靈車後方相車次誌石車次明器輿次下帳輿次米輿次酒脯輿次食輿次銘旌次纛次鐸次挽歌次柩車喪主及諸子俱絰杖衰服徒跣哭從餘各依服精麤為序從哭出門內外尊行者皆乘車馬哭不絕聲出郭門親賓還者權停柩車乘者皆下哭賛者引親賓以次俱向柩立哭盡哀卑者再拜而退婦人亦如之親賓既還乘車馬如初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出郭喪主及諸子亦乘去塋三百步乃下靈車至帷門外廻南向遂薦食於靈座前少頃徹之柩車至入凶帷南向祝設几席於柩車之東初至宿次內外皆就柩車所分東西如常立哭遂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廻南向哭位如在庭之儀掌事者陳明器於壙東南西向北上乃下柩於席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以次憑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卑者哭再拜辭訣賛者引喪主以下哭於羨道東西面北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踊無算婦人皆障以行帷掌事者設席於壙內遂下柩於壙內

牀上北首覆以衾侍者入備奠於壙門兩扇逶以下帳張於柩東南
向米酒脯陳於帳東北食器設於帳前醯醢於食器南籍以帳明器設於
壙內之左右掌事者以玄纁授喪主喪主授祝祝奉以置柩旁喪主拜稽
顙訖鋪埋誌石於壙門乃掩壙復土喪主以下稽顙哭盡哀乃祠后土于
墓左如卜宅儀祝云云某官封謚窆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取木主而
題之執事者設桌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硯筆墨對桌置盥盆帨巾喪主
立於其前北面祝盥手出主卧置桌子上使善書者盥手西向立先題陷
中後題粉面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炷香斟酒執版出於喪
主之右跪讀云孫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
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喪主再拜哭盡哀止祝奉神
主置靈車上執事者徹靈座遂行內外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者乘車馬
去墓百步許卑者乃乘靈車至宅內外來者皆下靈車入至西階前迎南
向少頃靈車進祝奉神主置于靈座喪主以下升立哭於靈座東西向東
上內外以次升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南面西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哭於靈
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南面東上外姻丈夫帷東北面西上婦
人帷西北面東上親賓吊如初哭盡哀相者引喪主以下降各還次沐浴

以俟虞 虞 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備虞事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
也喪主以下既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設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
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桌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
瓶於靈座西南置桌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桌
上匕箸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果內實酒于瓶
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
之東祝出神主於座喪主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
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
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乃降神祝止哭者喪
主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
于注西面跪以注授喪主喪主跪受一人奉卓上盤盞東面跪於喪主之
左喪主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
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既降神祝進饌執事者佐之喪主乃初
獻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面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喪主之
左喪主斟酒反注於卓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面立喪主跪執事者
亦跪進盤盞三祭於茅束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真於故處

祝執版出於喪主之右西向跪讀之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
慕不寧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祝與喪主哭再拜復位哭止
主婦為亞獻禮如初不讀祝親賓一人為終獻禮如亞獻乃侑食執事執
注添盞中酒喪主以下皆出祝闔門喪主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
後重行北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他所祝進
當門北面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喪主以下入就位祝立於喪主之右斂
主匣之置故處喪主以下哭辭神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祝取魂
帛埋之屏處潔地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乙丁己辛癸為柔日禮如初虞惟前期
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主於座祝辭改初
虞為再虞祫事為虞事遇剛日三虞禮如再虞祝辭改再虞為三虞虞事
為成事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墓遠途中遇柔日亦於所
館行之若三虞則必須至家然後可行禮 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
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厥明夙興設
蔬果酒饌並同虞祭質明祝出主喪主以下皆入哭降神喪主奉魚肉主
婦盥帨奉麵米食喪主奉羹主婦奉飯以進乃初獻並同虞祭惟祝執版
出於喪主之左東向跪讀為異祝辭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

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其儀並與虞
祭同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其朝夕哭猶設喪主兄弟疏食水飲不食
菜果寢席枕木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於
祠堂堂狹即於廳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
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置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
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厥明
設蔬果酒饌質明喪主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詣靈座前哭盡哀止乃詣
祠堂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
座西上喪主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喪主
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乃參神在位者皆再拜乃
降神祝進饌酌獻先詣祖考妣前祝執版云孝子某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
齊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不讀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
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位前祝版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
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儀禮畢祝
奉主各還故處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
上匣之奉而還於靈座出門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小祥 朞而小祥

喪至此凡十三月。不計閏。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前期一日。喪主以下皆沐浴。喪主帥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如卒哭。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喪主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乃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之儀。祝版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庶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享。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大祥　再期而大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以酒果告遷于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者。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祝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止哭。執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禫　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蓋喪至此計二十有七月。前一月下旬卜來月三旬中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環珓於其上。喪主禫服西向。衆兄弟次之。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喪主炷香熏珓。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卽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喪主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喪主焚香。祝執版立於喪主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喪主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乃前期一日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喪主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卓子上。出主置于座。喪主以下皆哭盡哀。乃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禮畢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　聞喪　奔喪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易服。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至於家。內外哭。侍於堂上。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徒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既。內外各還次。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出拜之如初。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至墓。哭拜。歸。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

麻。即位而哭。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為位會哭。月朔。服滿。次月之朔。乃為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改葬　凡有改葬者。皆具事由。聞於官。勘驗得實。始聽之。將改葬。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開戶向南。其日內外諸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孝子以下及重親女子子。俱緦麻服。周親以下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再拜。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噫嘻。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掌事者設席於墓下。舉柩出置于席上。內外俱從哭於墓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祝以功布拭柩。掌饌者設饌於柩前。孝子盥手以酌。跪奠酒。再拜訖。少頃徹奠。遷柩車於帷門外。南向。升柩於車從詣墓所。內外俱哭從。掌事者先設席於墓下。有拭。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入。設席柩東。舉尸出。置于席南首。覆以衾。如大斂之儀。如不易棺則不設席。乃設靈座於吉帷內。柩下西廂東向。乃奠。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用卽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魌頭。餘如常葬之儀。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改兹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祗薦虞事。尚享。孝子以下出就別所。釋緦服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庶人喪儀　總敘　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貴賤之異。而父母兄弟夫婦長幼之親。則無以異也。故五服之制。無間乎上下。禮經所載。公卿士庶之禮。多可通行。而唐宋之所定。家禮之所載。庶人與品官亦不甚懸絕。所不同者。衣衾棺槨儀物器皿之厚薄而已。今酌之於古。準之於今。務為可行。以著於篇。　復衣　唐宋制。復者一人。用死者之上服。家禮男子襴衫皂衫。婦人大袖背子。　盥盆巾櫛　家禮。將沐浴。新盥盆帨。皆濯於西階下。巾二。皆用布。櫛。及浴衣各實於篋。　襲衣　唐宋制襲衣一稱。家禮。幅巾一。充耳二。用白纊。幎目。帛以覆面。方尺二寸。握手。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深衣一。大帶履一。汗衫袴襪之類。隨所用之多少。　含　唐宋制。含用貝。飯用粱。家禮用錢三。實于小篋。米二升。以新水淅令精。實於盌。先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於左於中。皆如之。　靈座　家禮。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椅卓其前。結白絹為魂帛。置倚上。設香爐香合等物於卓子上。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蓋古者未作主

之時設重以主其神今士人之家自不當識重用帛依神亦古之遺意也
銘旌　家禮銘以絳幘終幅書曰某人之柩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為杠
如其長　小斂衣　宋制斂衣一稱家禮據死者所有之衣隨宜用之衾
用複者絞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綵一幅而析其兩端為三橫者取
足以周身相結縱者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　大斂衣　唐宋制
陳衣三稱家禮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　棺　庶人之棺四寸家禮擇木
為槨油杉為上柏次之土杉為下　服次　家禮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
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齊衰寢蓆婦人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
明器　唐制庶人明器十五事宋制十事下帳苞胄覔之類皆具　功
布　庶人既無羽翣之導則用功布以御柩　大轝　其制見品官篇庶
人無引披帷翣之飾則以衣覆棺而已家禮許用竹為格以綵結之上如
撮蕉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　誌石　宋制九品以下無誌石家禮貴賤
通用以石二片其一為蓋書曰某君某甫之墓其一為底書其名諱生卒
葬歲月及父母妻女子孫名字婦人其蓋書夫之姓名某君某甫妻某氏
其底叙年若干適某氏以石字而相向鐵束而埋之　灰隔　庶人無槨
則用灰隔其法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
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別用薄
板為灰隔如槨之狀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
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
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炭
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為全石矣　墓墳　唐
制庶人墓地方七步墳高四尺宋制方一十八步墳高六尺　國朝庶人
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　賻贈　家禮初喪親友之分厚者有賻或錢
或帛及至遣奠其賻如初喪　木主　制見前篇中題某公諱某字某第
幾神主粉面隨其生時稱號書之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　其祭饌具
宋制始死而奠脯酒醢用吉器小斂奠器以素醴饌隨宜自是以至葬其
儀皆然虞祔卒哭祥禫則清酌庶羞家禮諸奠饌不過酒果脯醢朔月之
奠則魚肉麵米食羹飯虞祭主饌其饌具大祭同用羊則曰柔毛用豕則
曰剛鬣不用牲則曰庶羞盖力能辦者必當如儀不然則稱家隨宜　初
終　疾病遷居正寢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侍人坐持手足遺言則書之屬
纊以俟絕氣氣絕乃哭廢床寢於地乃易服男子扱上衽被髮徒跣婦人
去冠被髮不徒跣諸有服者皆去華飾乃復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嘗

經衣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中霤北面招之三呼曰某人復畢卷衣降覆
尸上男女哭擗無數乃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護喪命匠擇木為棺
或已有作則不再治訃告于親戚朋友執事者設帷及床遷尸其上南首
覆以衾即床而奠其說掌事者掘坎于屏處潔地乃陳襲衣于堂東壁下
及飯含沐浴之具侍者以湯入喪主以下皆出帷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
晞以巾撮為髻抗衾而浴拭以巾剪爪併沐浴餘水巾櫛棄于坎而埋之侍
者設襲床於帷外施薦席褥枕先置深衣大帶袴襪汗衫之類於其上遂
舉以入置浴床之西遷尸其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徙尸床置
堂中間喪主以下就位而哭喪主坐於床東奠北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
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
坐於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眾婦女坐于床西藉以藁同
姓婦女以服為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床西北壁下
南面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帷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
夫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于帷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藉以席以
服為行無服者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
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西北面東上乃含喪主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
之右盥手執錢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盌執以從置于尸西以幎巾
徹枕覆面喪主就尸東由足而西床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于尸口
併實以錢侍者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覆以
衾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
之喪再不食　小斂　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于堂東北壁
下設卓子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
設小斂床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于尸南先
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乃布縱者一於上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
于床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
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其絞
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見其面也斂畢覆以衾喪主主婦憑尸哭擗男女
袒而括髮齊衰以下袒而裂布以免婦人亦用麻繩髽髻乃遷尸床于堂
中執事者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
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　小斂之明日執事者陳大斂衣衾奠具如
小斂之儀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侍者置衾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侍者
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

翦木于棺角又揭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
次掩右令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加蓋下釘徹牀以衣設靈牀
于柩東乃奠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成服 大斂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
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成服之日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
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自是每
日晨起喪主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侍者設盥櫛之
具于靈牀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饌祝盥手焚香斟酒
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食前上食至夕進夕奠喪主以下奉魂帛入就靈
牀哭盡哀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朔日之奠如朝奠之儀時物之薦如上食
之儀 弔奠賻 凡來弔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先具刺
通名乃入喪主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
不勝驚怛敢請入酹併伸慰禮護喪引客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
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
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
凶變某親奄弃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罪業深重禍延某
親伏蒙奠酹併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譬

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
護喪者送至廳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擇地 祭后土 三月而葬擇
地之可葬者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之處即為美地又須慎五患使他日不
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乃可世人多
徇俗師陰陽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賤富貴壽
夭賢愚盡繫於此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弃損不葬者悖禮傷義無
過於此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祠后土南向設神位設盞注酒饌於其前
又設盥盆帨巾於其東南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在其
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
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
於告者之左東向跪讀曰維某年歲月朔日辰某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
為某親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訖
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乃徹遂穿壙作灰隔造明器刻誌石
備大轝作神主以俟發引 葬 發引前一日執事者設饌如朝奠祝斟
酒訖北面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俛伏興喪主以下哭盡哀再拜乃
遷柩役者入婦人退避喪主及衆兄弟絰杖立視祝以箱奉魂帛導柩前

行喪主以下從哭男女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服各為敘
者在後無服之親男居男左女居女左皆次喪主主婦之後遂遷于廳事
執事者布席役者置柩于席上祝設靈座及奠于柩前南向喪主以下就
位坐哭藉以薦席乃代哭如小斂之前親賓致奠賻者其儀並如初
日晡時設祖奠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
遵祖道俛伏興厥明舉夫納大轝於中庭執事者徹祖奠祝北面跪告曰
今遷柩就轝敢告遂遷靈座置旁側召役夫遷柩就轝喪主從柩哭視載
婦人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乃設遣奠奠畢祝
執事者徹奠祝奉魂帛置靈車別以箱盛主置帛後婦人蓋頭出帷降階立
哭守舍者哭辭盡哀再拜柩行明器銘旌等前導喪主以下男女哭步從
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塗中過家則哭未至墓執事者
先設靈幄在墓道西南向親賓次在靈幄前十數步婦人幄在靈幄後壙
西明器等至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遂設奠而退執事者先布席於壙
內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其上喪主男女各就位
哭賓客拜辭而歸乃窆喪主兄弟輟哭臨視喪主奉玄纁置柩旁再拜稽
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加灰隔內外蓋實以灰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於

墓左如前儀厥明藏下誌石復實以土而堅築之乃題主以主時為
跪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祝斟酒執板出於喪主之右跪
讀之云孤子某母云哀子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曰形歸窀穸神返室
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復位喪主再拜哭盡哀止祝奉
神主升車執事者徹靈座遂行哭主以下哭從如來儀留子弟一人監視
實土以至成墳喪主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至家哭奉神主入置于靈
座喪主以下哭于廳事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有弔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
喪者可以飲酒食肉惟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虞
葬之日日中或虞而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備
虞事具饌於靈座東既沐浴喪主以下內外俱詣靈座所喪主及諸子倚杖
於室戶外內外俱哭掌饌者以饌入設於靈座前降出贊者請喪主
盥手詣靈座前以盞跪奠酒俛伏興西向立內外哭止祝進立於靈座右
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遄逝奉
及反虞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虞事尚享祝興喪主哭
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遂
別室少頃徹饌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罷朝夕奠遷奠再

虞。還則日三虞。卒哭 三月而卒哭。其日夙興。掌事者具饌於堂東。內外各衰服。贊者引喪主以下。俱杖升立哭於靈座東西向南上。婦人升詣靈座西東面南上。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升自東階入徹夕奠出。執饌者以饌升設於靈座前。贊者引喪主降盥手訖。進詣靈座前以盞跪奠酒俛伏興。少退西向。祝入立於靈座南北面。內外哭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日辰。孫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母曰哀子。妣曰妣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享。祝興。喪主再拜哭。應拜者皆再拜。哭盡哀。喪主以下各還次。自卒哭後。朝一哭。夕一哭。乃諱名。喪主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 卒哭之明日乃祔。其日夙興。執事者具器陳饌。喪主以下入哭于靈座前。乃詣祠堂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還詣靈屏所哭。祝奉新主以行。喪主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祠堂門止哭。祝出主置于座。喪主以下各就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升各陳于座前。設訖。降出贊者引喪主盥手酌酒。先詣祖考妣位前。祝辭云。孝孫某謹以清酌庶品適于某祖之靈。隮祔孫某人之靈。內喪則云。適于某祖妣某氏。隮祔孫婦某人。某氏。次詣亡者位前。祝辭云。薦祔事于先考之靈。適于某考之靈。尚

享。喪主再拜興降出。贊者引喪主詣諸座前各再拜。乃復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祝奉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匣之。次奉之反于靈座。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小祥 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設次。陳練服於次。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乘服。喪主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喪主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乃陳練服。贊者引喪主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進立於靈右。內外止哭。祝讀祝文曰。維某月朔日辰孫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歲月驚追。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還別室。自小祥之後止朝夕哭。
大祥 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陳禫服於次。乃告遷于祠堂。告畢改題神主而遞遷之。座東一龕。以俟厭明。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於靈座前。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主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孫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祝奉神主入于祠堂。喪主以下哭送。掌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禫 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既卜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設神位於靈座。設處。乃陳器具饌。其日夙興。祝入拂式筵几。詣祠堂出奉神主置于座喪主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神座右。止哭。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孫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俱哭盡哀。送神主還
于祠堂。命喪改葬五同品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四　十八陽

喪 公卿士庶喪禮二

大明集禮新喪三年圖

正服

子爲父

女在室爲父。已許嫁同

加服

女嫁反在父室爲父。謂父未葬不問被出者。

嫡孫爲祖後者爲祖。爲曾高後者亦同。

父爲嫡子。

義服

婦爲舅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妻爲夫。　妾爲主。

齊衰三年圖

正服

子爲母。

女在室爲母。許嫁同

加服

女嫁反在室爲母。謂母未葬不問被出者

母爲長子。

爲祖後者祖卒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義服

婦爲姑

爲繼母

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令他妾之無子者慈己。

繼母爲長子。

妾爲主之長子。

齊衰杖朞圖

爲人後者爲所後母。

正服

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降服

爲嫁母出母。報服亦同。

義服

父卒嫡繼養慈母歸宗爲之服若改嫁從者爲之服。報服亦同。

夫爲妻

齊衰不杖朞圖

正服

爲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亦同。

爲伯叔父。

爲兄弟

爲衆子男女。

爲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

女在室者爲弟兄姪。姪女在室同

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姪。姪女及姊妹在室同。

女爲祖父母

妾爲其子

加服

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亦同

女適人者爲其父母

妾爲其父母

妾子爲其母

義服

爲伯叔母

爲夫兄弟之子。男女同

爲繼父同居

妾爲嫡妻

妾為主之衆子。

舅姑爲嫡婦。

齊衰五月圖。

正服

爲曾祖父母

女爲曾祖父母。出嫁同。

齊衰三月圖。

正服

爲高祖父母。

女爲高祖父母。

義服

爲繼父不同居。謂先同今異。

大功九月圖

殤。中殤七月。

正服

爲子之長殤中殤。男女同

爲叔父之長殤中殤。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長殤中殤。

爲嫡孫之長殤中殤。謂曾玄孫同

爲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義服

爲夫之兄弟之子長殤中殤。男女同。

成人

正服

爲同堂兄弟。姊妹在室同

爲衆孫。女在室同。

降服

爲女適人者。

爲姑姊妹適人者

女適人爲兄弟姪。姑姊妹及姪女在室同。

出母爲女。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報服同。

女適人者爲伯叔父。報服同。

義服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室者。報服同

爲夫之祖父母。

爲夫之伯叔父母。

爲兄弟子之婦。

爲夫兄弟子之婦。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

爲衆子婦。

女適人者爲叔伯母。

小功五月圖。

殤

正服

爲男女之下殤。

爲叔父姑姊妹兄弟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衆孫之長殤。男女同。

爲兄弟之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同堂兄弟姊妹之長殤。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之長殤。

出嫁姑爲姪之長殤。男女同。

義服

爲夫兄弟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成人

正服

爲伯叔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

爲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同堂伯叔父母。

為同堂兄弟之子。
為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為從祖姑姊妹之在室者。報服亦同。
為從祖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為再從兄弟。
為外祖父母。
為母之兄弟姊妹。報服亦同。
為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降服。
為同堂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為孫女適人者。
義服。
為夫同堂兄弟之子。
為夫兄弟之孫。
妯娌相為服。

為夫之姑姊妹在室者。適人同。報服如之。
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為庶母慈己者。
為嫡孫之婦。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為兄弟妻。報服亦同。

緦麻三月圖

殤
正服。
為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為衆孫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為從祖叔父之長殤。
為舅姨之長殤。
為從祖兄弟之長殤。
為從父兄弟之子長殤。
為兄弟之孫長殤。

為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出嫁姑為姪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為人後者為從父兄弟之長殤。
義服。
為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
正服。
為族兄弟。
為族曾祖父母。
為兄弟之曾孫。
為族祖父母。
為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為外孫。男女同。
為同堂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為再從兄弟之子。再從兄弟之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為曾孫玄孫。
為從母兄弟姊妹。
為姑之子。
為舅之子。
為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為族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為族姑在室者。報服同。
降服。
為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女適人者為同堂伯叔父母。報亦同。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為從祖祖姑適人者。
為人後者為外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服同。

子爲父母妻妾爲夫改葬既葬除之。

義服。

爲夫兄弟之曾孫。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子男女同。

爲衆孫之婦、

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

爲乳母。

爲妻之父母。報服同。

爲夫之曾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

爲兄弟孫之婦。

爲夫兄弟孫之婦

爲夫之從祖父母。

爲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甥之婦、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外孫婦。

爲同堂兄弟之妻報服同、

爲夫之舅姨、

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爲夫之從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爲姊妹之子之婦、

本宗五服之圖

				高祖母 齊衰三月	高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姑 緦麻 嫁無	曾祖母 齊衰五月	曾祖父 齊衰五月	曾祖伯叔父母 緦麻			
		從祖姑 緦麻 嫁無	祖姑 小功 嫁無	祖母 齊衰不杖期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祖伯叔父母 小功	從祖伯叔父母 緦麻		
	再從姑 緦麻 嫁無	從姑 小功 嫁緦麻	姑 不杖期 嫁小功	母 齊衰三年	父 斬衰三年	伯叔父母 不杖期	從伯叔父母 小功	再從伯叔父母 緦麻	
三從姊妹 緦麻 嫁無	再從姊妹 小功 嫁緦麻	從姊妹 大功 嫁緦麻	姊妹 不杖期 嫁大功	妻 齊衰杖期 父母在則不杖	己	兄弟 不杖期 妻小功	從父兄弟 大功 妻無	再從兄弟 緦麻 妻無	三從兄弟 緦麻 妻無
	再從姪女 緦麻 嫁無	從姪女 小功 嫁緦麻	姪女 不杖期 嫁大功	婦 衆子期 婦大功	子 長三年 長婦期	姪 不杖期 妻大功	從姪 小功 妻緦麻	再從姪 緦麻 妻無	
		從姪孫女 緦麻 嫁無	姪孫女 小功 嫁緦麻	孫婦 嫡婦小功 庶婦緦麻	孫 適不杖 庶大功	姪孫 小功 婦緦麻	從姪孫 緦麻 婦無		
			曾姪孫女 緦麻 嫁無	曾孫婦 婦無服	曾孫 緦麻	曾姪孫 緦麻 婦無			
				玄孫婦 婦無服	玄孫 緦麻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繼父

同居繼父父子皆無大功以上親乃義服不杖期不同居謂先隨母嫁繼父同居後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已有大功已上親服齊衰三月元不同居則無服附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各服小功五月

嫡母　繼母

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正服齊衰三年母與嫡子亦報服為眾子則不杖期○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小功母死不服謂父再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繼父為長子報服齊衰三年為眾子乃服不杖期○繼母出則無服若父卒繼母嫁而己從之乃服杖期繼母報服不杖期母出則為繼母之兄弟姊妹小功

庶母

謂父妾之有子者眾子為之義服緦麻士之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而為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期而為祖後則無服庶母為其子為君之眾子齊衰不杖期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妾為君斬衰三年為女君為其父母不杖期庶母慈己者謂自小乳養本身者義為之服小功

慈母　乳母　養母

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親母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服小功　謂自小乳哺曰乳母義服緦麻　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

出母　嫁母

謂被父離棄降服杖期母為子亦降服不杖期子為父後者則不服[illegible]母乃降服大功母為女亦報服謂父亡母再嫁降服杖期母為子亦服不杖期○女子已適人者乃服大功母為女報服大功父後者不服前夫之子從己嫁者服不杖期

妻為夫黨服圖

- 夫高祖父母　緦麻
- 夫曾祖父母　緦麻
- 夫伯叔祖父母　緦麻｜夫祖父母　大功｜夫祖姑　緦麻
- 夫堂伯叔父母　緦麻｜夫之伯叔父母　大功｜舅　齊衰三年｜姑　齊衰三年｜夫親姑　小功｜夫堂姑　緦麻
- 夫堂兄弟　緦麻｜夫兄弟姒娣婦　小功｜夫　斬衰三年｜夫姊妹　小功｜夫堂姊妹　緦麻
- 夫從堂姪　緦麻｜夫堂姪婦　小功緦麻｜夫姪婦　小功｜子婦　長子齊衰三年眾子杖期嫡婦杖期眾婦大功｜夫姪女　同年｜夫堂姪女　小功｜夫從堂姪女　緦麻
- 夫堂姪孫　緦麻｜夫姪孫婦　小功緦麻｜孫　大功｜婦　緦麻｜夫姪孫女　小功｜夫堂姪孫女　緦麻
- 夫曾姪孫　緦麻｜曾孫　緦麻｜夫曾姪孫女　緦麻
- 玄孫　緦麻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 外祖父母　小功　婦人為夫外祖父母緦麻
- 舅　小功　母之兄弟婦人為夫之舅緦麻
- 妻父母　緦麻　妻亡別娶亦同妻親母雖嫁出猶服
- 從母　小功　母之姊妹婦人為夫從母緦麻
- 舅之子　姑之子　緦麻　姑之子曰外兄弟舅之子曰內兄弟
- 己身
- 從母之子　緦麻　兩姨兄弟姊妹謂從母之子也
- 甥　小功　姊妹之子曰甥婦緦麻
- 壻　緦麻
- 甥女　小功　姊妹之女曰甥女
- 外孫　緦麻　女之子也婦服並同

襲含哭位之圖

行尊丈夫

婦女尊行

尸　覆之以衾

椸

銘旌

卓

堂

小斂圖

大斂圖

喪服圖

斬衰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端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却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

齊衰之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緝其旁及下際。杖期服制同齊衰。又用次等生布，不杖期又用次等生布，大功用稍麤熟布，無負版辟領，小功用稍熟細布，緦麻用極細熟布。

婦人斬衰服，用極麤生布爲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頭䯼竹釵麻屨。齊衰服同，但用次等布爲異。

裁辟領四寸之圖

辟領四寸爲左右適圖

反摺向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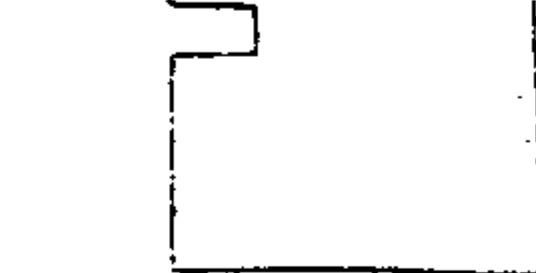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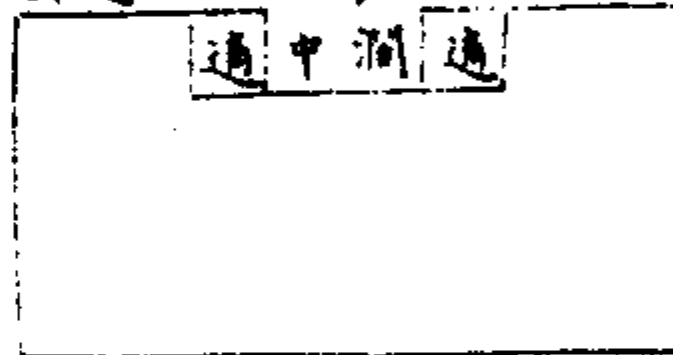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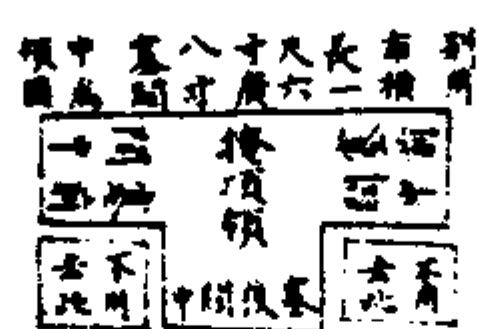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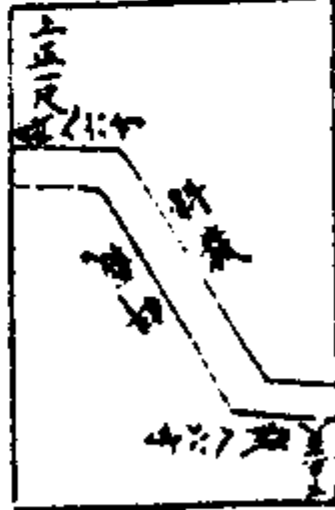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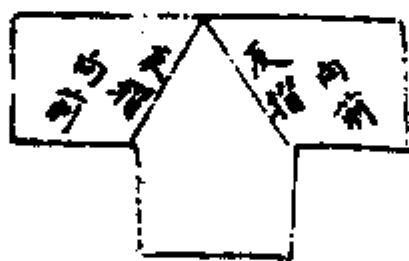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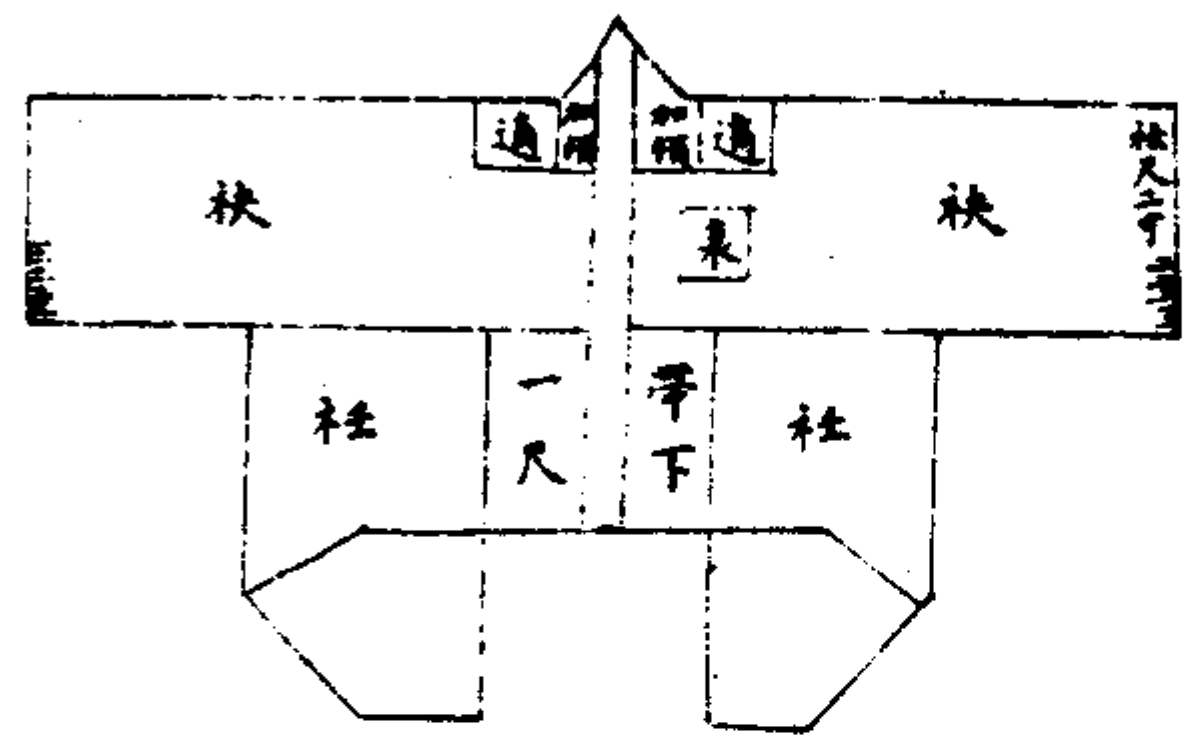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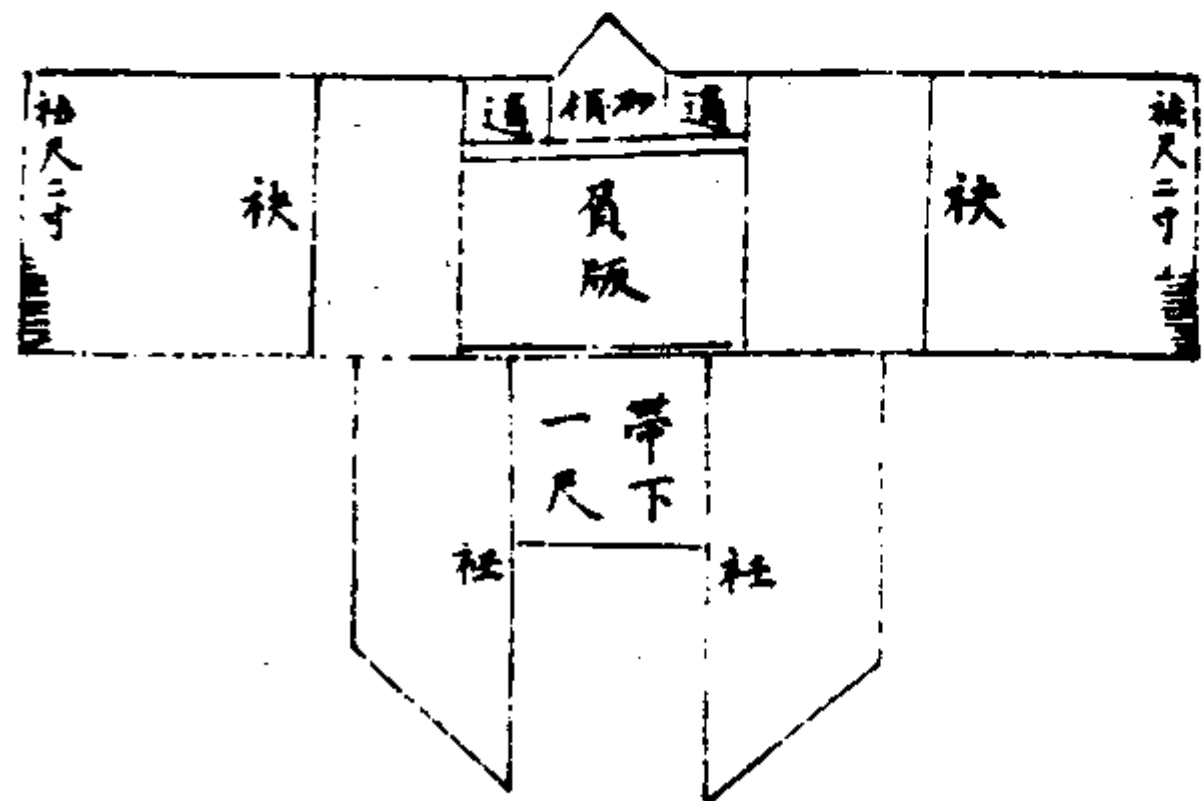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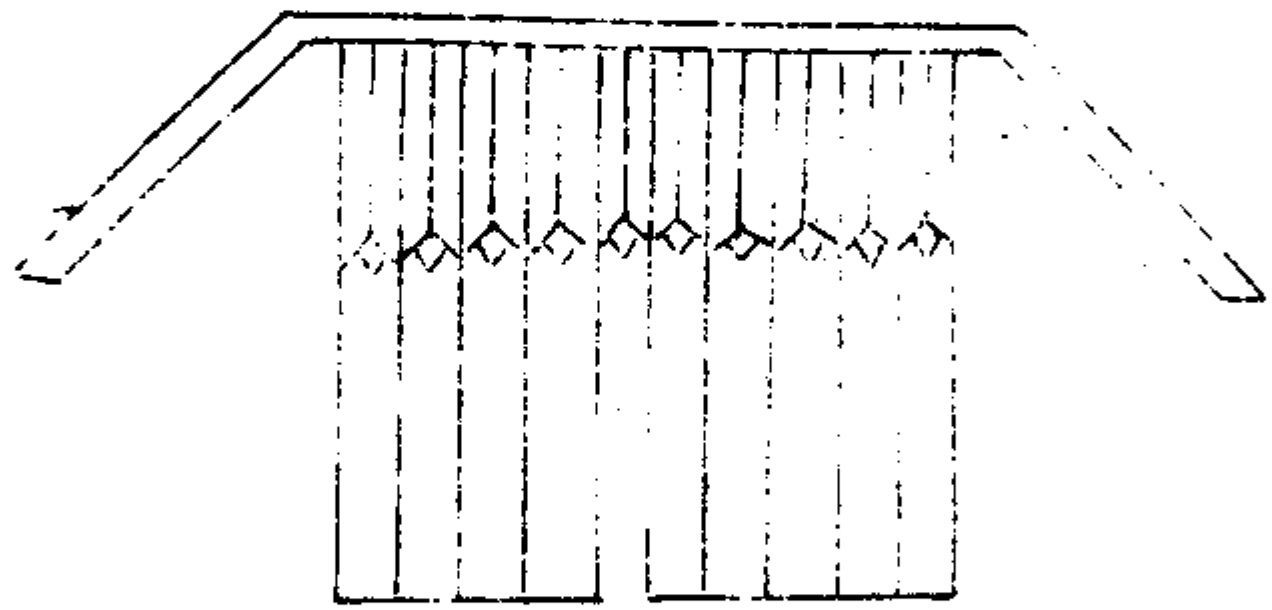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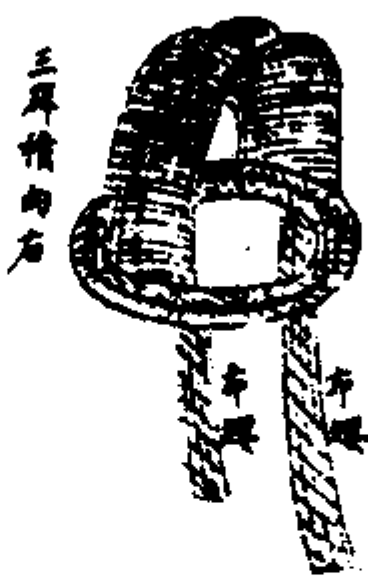
裁衽圖

兩衽相疊

衰衣前圖

縫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為袖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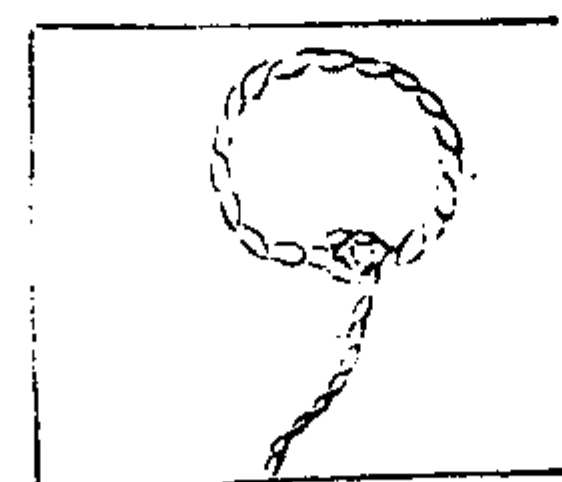
衰衣後圖

裳制

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為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三㡇皆向右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為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頤下。齊衰冠並如上制，以布為武及纓。

斬衰冠

齊衰冠

大功冠 並同齊衰

小功冠 三辟積向左 餘與齊衰同

緦麻冠 澡纓辟積同小功 餘與齊衰同

斬衰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腰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本過左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

斬衰首絰

腰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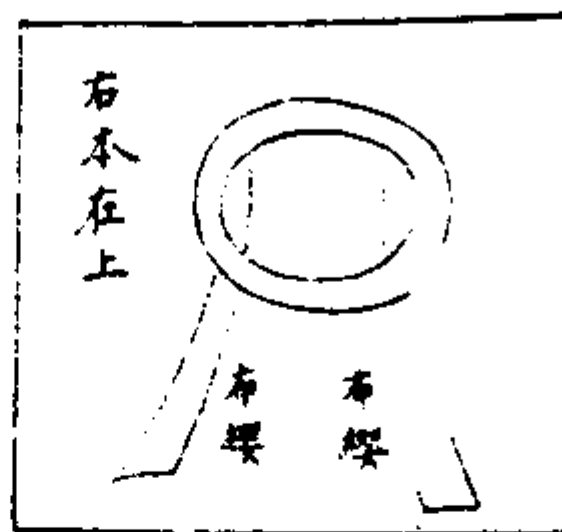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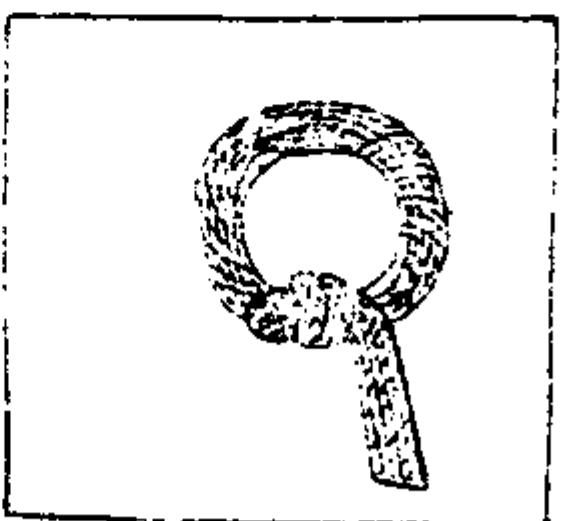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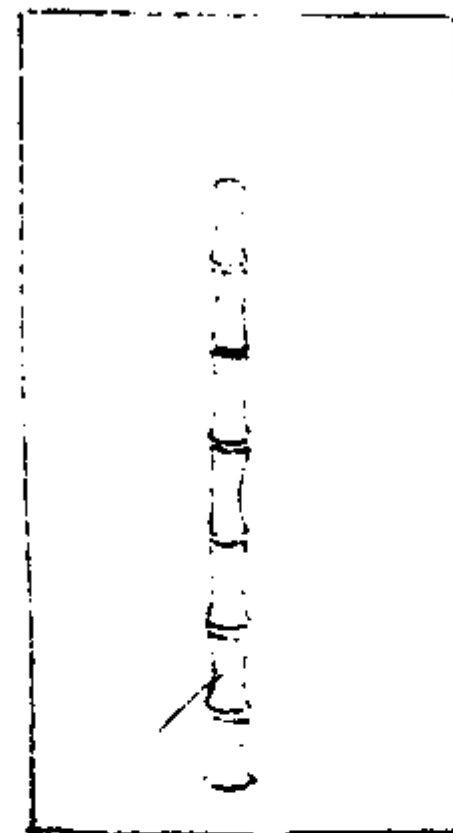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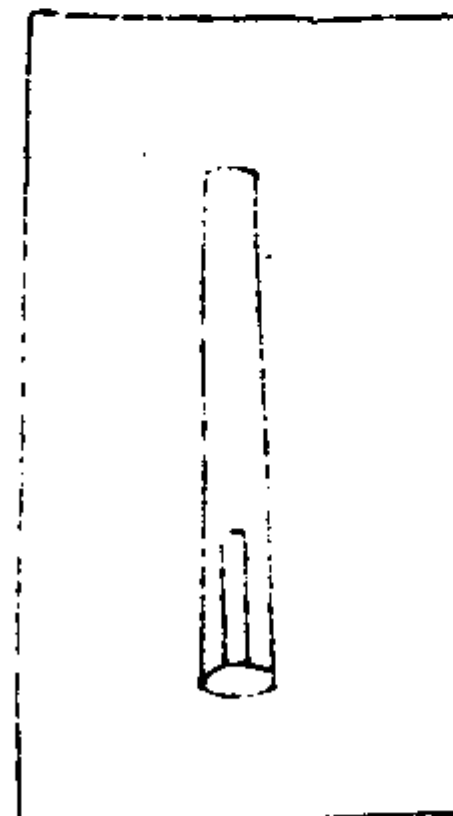
斬衰至大功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絰本不散垂

絞帶

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大七尺餘本在右末繫在下布纓腰絰大五寸餘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
大功首絰五寸餘腰絰四寸餘小功首絰四寸餘腰絰三寸餘緦麻首絰三寸腰絰二寸用熟麻

首絰

腰絰

絞帶

斬衰苴杖竹也爲父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也竹外內節象子爲父有外內之痛竹能貫四時而不改子之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也
齊衰削杖桐也桐之言同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
齊衰經時而有變又削之使方象地也杖各齊其心本在下

苴杖

削杖

菅屨斬衰屨菅草也
疏屨齊衰屨疏者麤蒯之菲麤者草名蒯亦草之類

菅屨

疏屨

握手

幎目　覆面帛

衾

衿

含具

飯珠

明衣裳

銘旌

苞

筲

甕

方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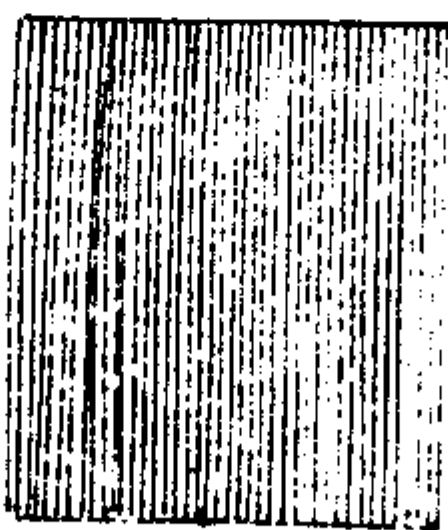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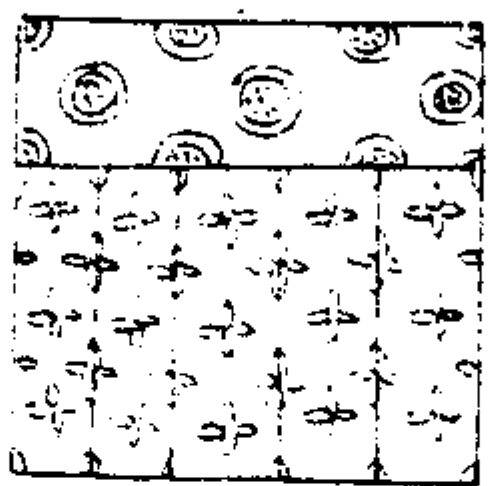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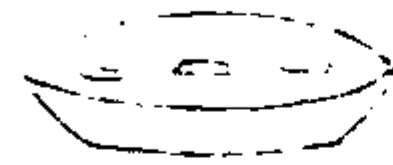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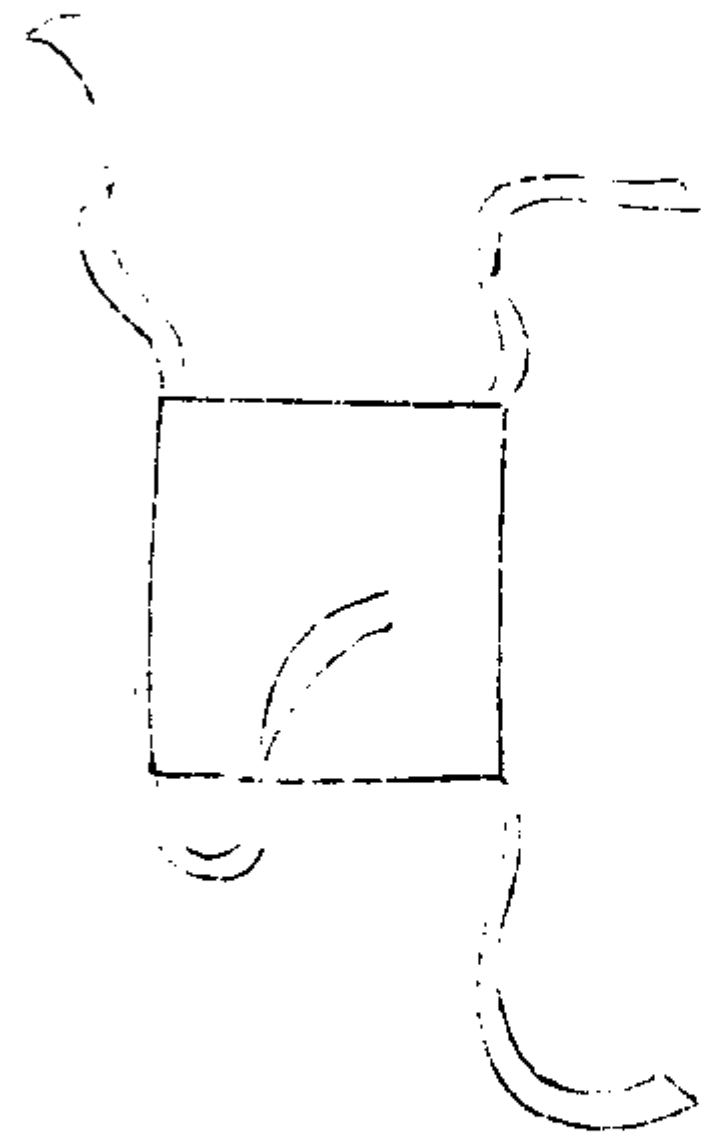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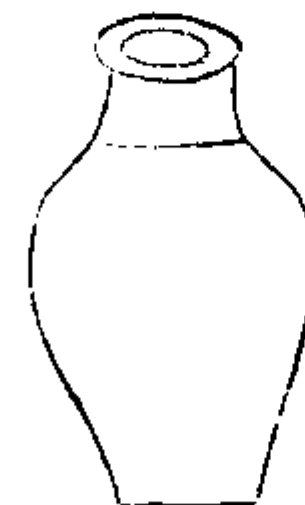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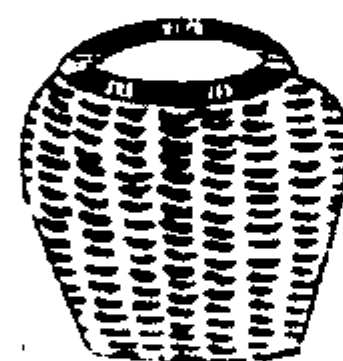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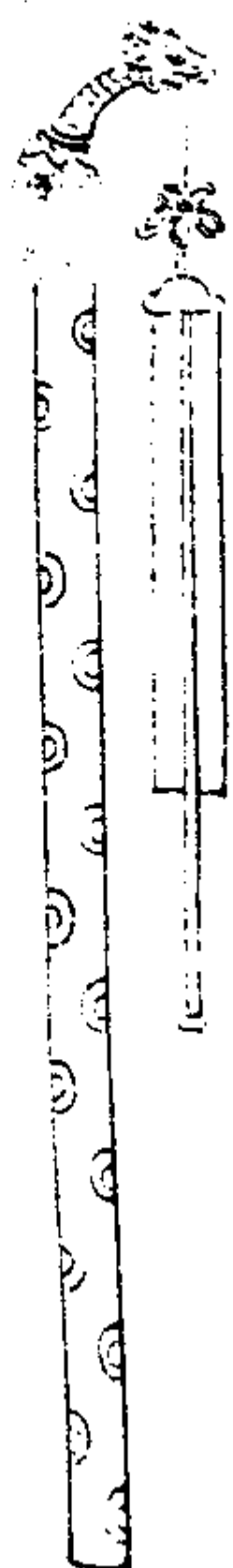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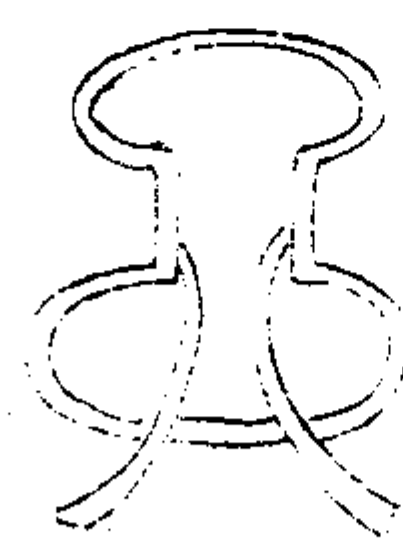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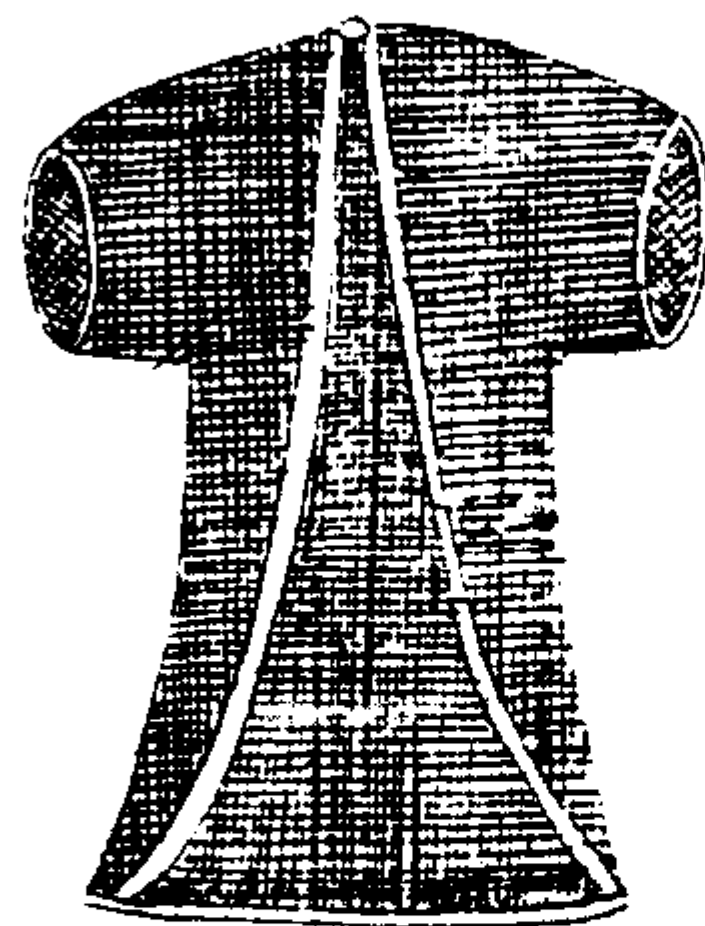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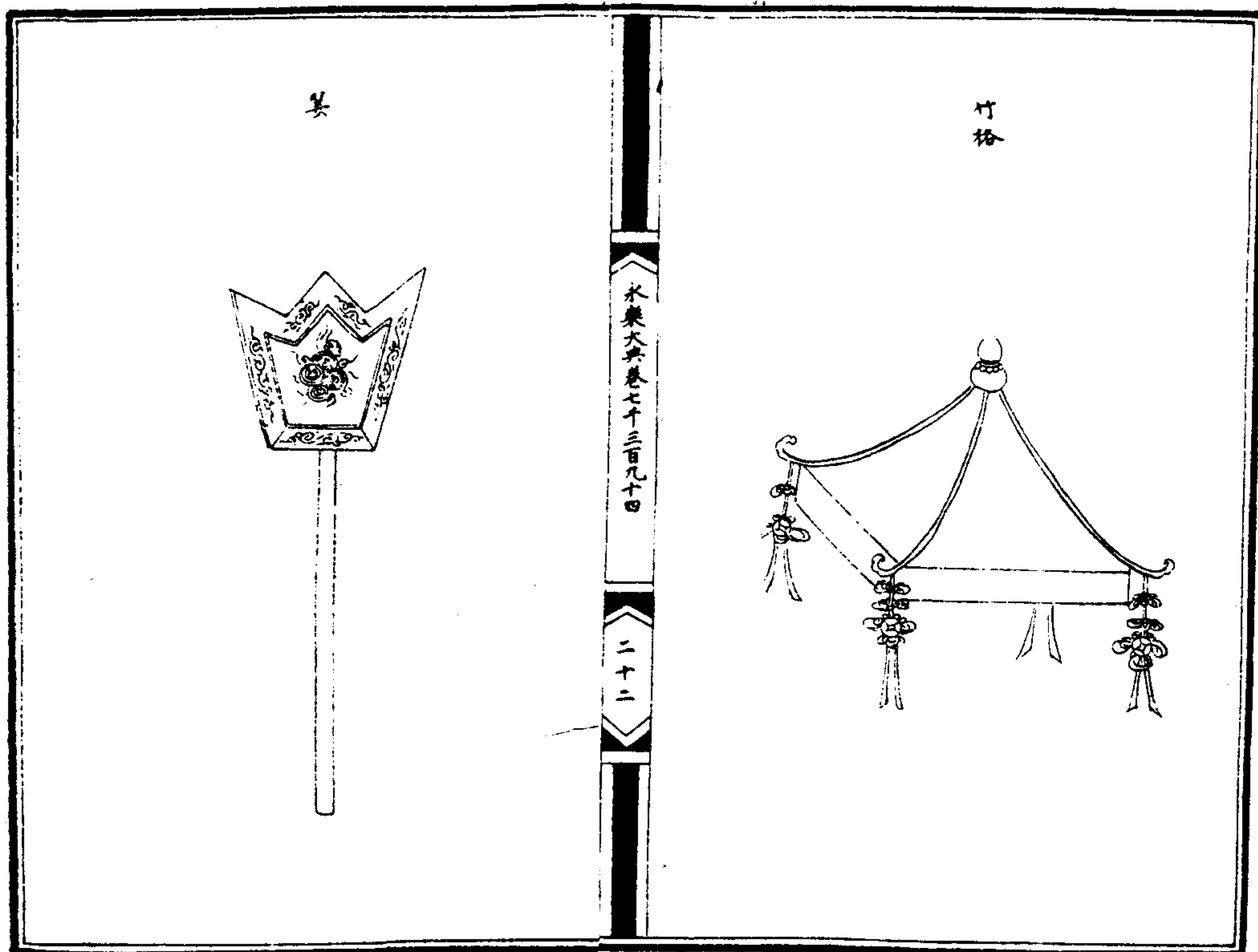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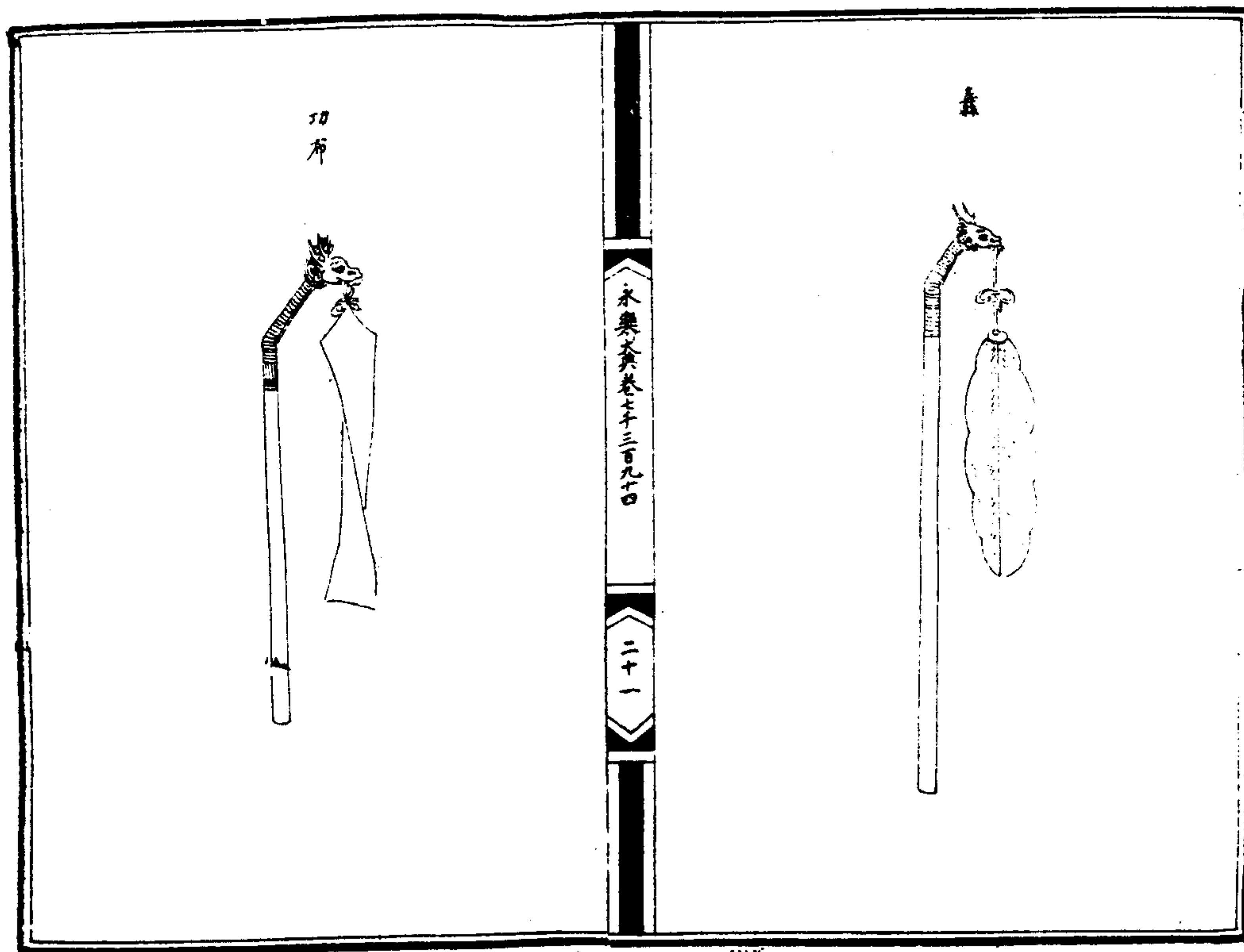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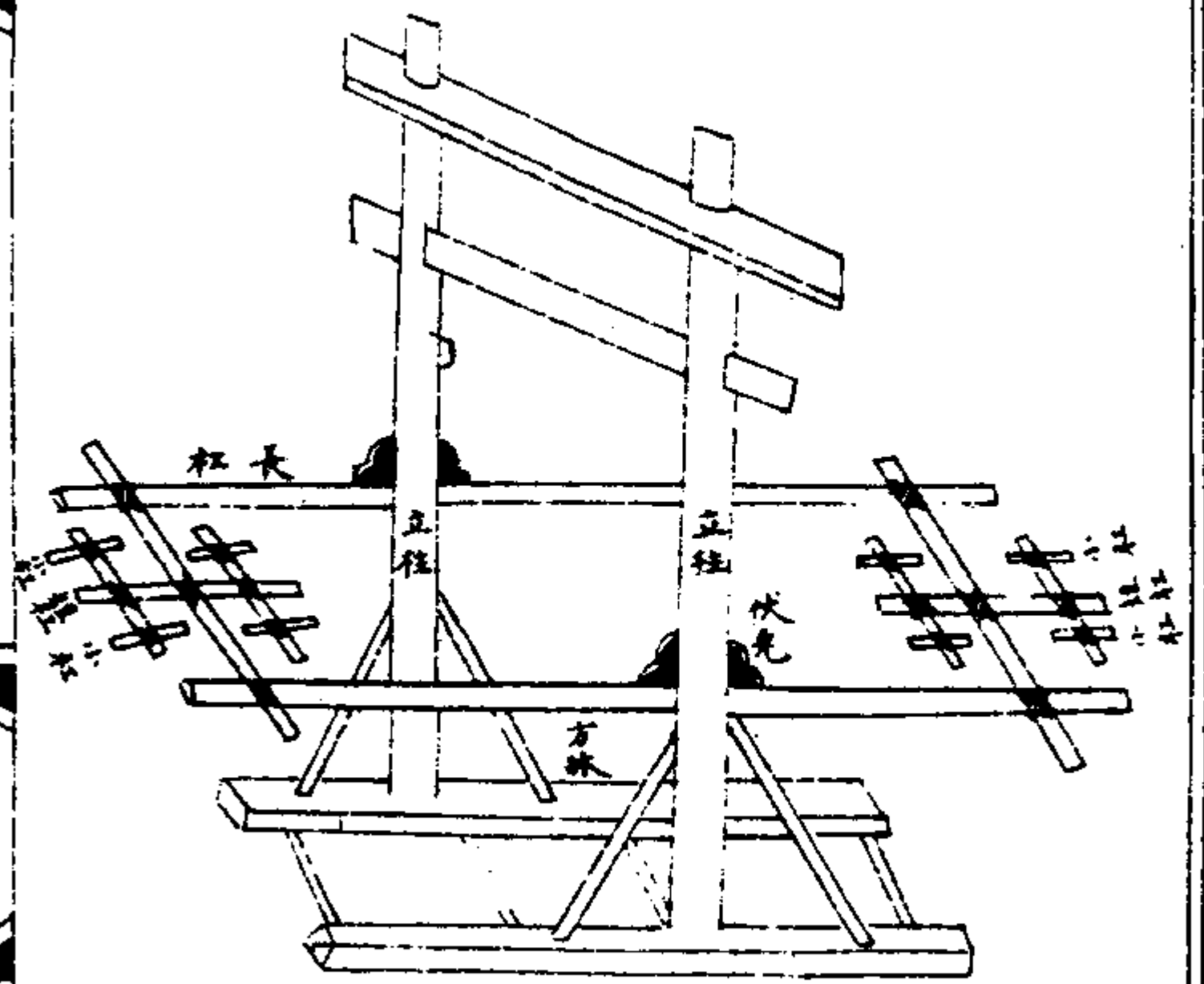
囊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九十四　二十一

功布

竹格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九十四　二十二

翣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四十九

十八陽

喪

喪服小記篇三

君雖未知喪臣服己

鄭玄注：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孔穎達疏：生不至不稅　正義曰：此一節明稅服之禮。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鄭意云謂父先不同在此諸親，後或隨官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己則否者，謂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否，故云己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然己在他國復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爲己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爲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己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王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己謂死者，爲昆則謂己爲弟，己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己，是弟尚不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取。　注當其至之言　正義曰：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按禮論云：存服其殘服者。庾氏以爲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者，按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乎。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　注此句主則否　正義曰：鄭玄此云一則爲此句至違親屬之下，不應仍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父稅喪己則否之下也。　爲君至服己　正義曰：此一節明臣爲君親稅之與否，今各依文解之。爲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者，鄭明臣猶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道除注不待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遠者則從君，明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

群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内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先服也　主從服主服也　正義曰君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也要義主不及見之親父稅喪已則否見前注故衛湜集說主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淳于氏曰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忽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事尊祖之義於是疎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　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故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即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近臣君服斯服矣君有喪服近臣斯從而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君稅亦從而稅餘同前故衛湜集說陳澔集說主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爲介爲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黃震日抄爲君之父母至則稅之遠兄弟輕服皆自父祖之親降殺而及之故云降而在緦小功餘同前注故

虞杖不入於室

祔杖不升於堂

鄭玄注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孔穎達疏虞杖至於堂　正義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也　注虞於寢祔於祖廟　正義曰按士虞禮虞於寢又按檀弓云明日祔于祖是祔於祖廟也要義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見前注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祔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祔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敬愈不衰也室内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故於堂曰升論語於室亦曰入於堂亦曰升者義亦如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虞杖不入於室葬而虞祭則孝子入室去杖是杖不入於室也祔杖不升於堂虞之明日祔於祖則孝子升堂去杖是杖不升於堂也陳澔集說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彭氏纂圖註義虞安神也祔祔廟也餘同前衛湜集說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鄭玄注徒從也所從亡則已陸德明音義不爲于僞反下妾爲君注大夫爲庶子同孔穎達疏爲君至黨服　正義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爲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爲後同也黃震日抄適爲屬從母沒亦服母之黨餘同前疏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鄭玄注如要絰也陸德明音義去起呂反下去杖并注同絰大結反要一遙反下文要絰注上至要皆同孔穎達疏絰殺至如絰　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絰之義絰殺者按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　杖大如絰者謂如要絰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衛湜集說賈氏曰苴絰大搹搹是搤物之稱據中人一搤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故言大也　山陰陸氏曰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絰蓋如其絰即如要絰是如帶非如絰也　新安朱氏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要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首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絰殺五分而去一首絰之半便五分而去一以爲腰絰杖大如絰杖之大如腰絰

之大（餘同前張説是集説）陳澔集說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喪服傳曰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絰大搹者謂首絰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絰之大也遞減之則齊衰之絰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齊衰之帶大功之絰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小功之帶緦麻之絰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緦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搹者搤也（朱子曰見前張是集說）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玄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孔穎達疏妾爲主君同 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爲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

鄭玄注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易服者易輕者

鄭玄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孔穎達疏除喪至輕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 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要義除喪先重易服先輕見前注陳櫟詳解除喪者先重者除喪先除重者謂練而小祥各除所重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也易服者易輕者如斬衰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其易之服則易其輕者男子易要婦人易首虞卒哭已變麻絰爲喪性不但以牡麻易男要女首其男首女要不易也（餘同前上段）

無事不辟廟門

鄭玄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陸德明音義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皆哭於其次

鄭玄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孔穎達疏無事至其次 正義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 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皆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 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遇于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陳櫟詳解無事不辟廟門（無事有無事者夫除朝夕哭事則不開殯宮之門）（餘同前上段）陳澔集說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也有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鄭玄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陸德明音義如不知姓一本無姓知二字孔穎達疏復與至書氏 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 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 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諸侯復曰皐某甫復矣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 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 注其餘主則同 正義曰若周天子諸侯復與殷異其餘謂卿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要義復與書銘有姓氏名伯仲之異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復謂招魂也銘即明旌也伯仲則長幼之第也 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皐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復曰皐某復此殯復曰天子復矣之類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詞據崩曰天王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復謂招魂書銘謂書明旌自天子達之其辭無殊反復也）（餘同前上）陳澔集說復與書銘（主則書氏）復招魂以復魂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又禮天子之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則曰皐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殷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非是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爲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黄震

日抄周禮天子復曰皐天子復，則不稱名取妻，亦無不知姓者。先儒遂以此為敘，復捨周前注。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鄭玄注：經之大倶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鄭玄注：絰之大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麻同皆兼服之。鄭玄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孔穎達疏：斬衰至服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絰則倶七寸五分寸之一，帶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絰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斬衰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注經之至十九。正義曰：知經帶大小如此者，按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絰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絰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絰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絰帶同，故云絰倶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首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絰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二，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絰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大功首絰與齊衰初死麻帶同，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筭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以為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畧舉大綱也。注皆者至男子。正義曰：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間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絰帶倶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衛湜集說：斬衰之葛至皆兼服之。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絰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是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放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故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斬衰虞卒哭後所易之葛絰與齊衰麻絰之大小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絰之制，重服大於輕服，初服大於變服。麻同皆兼服之。斬衰易葛絰，後若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易首葛絰，後若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帶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之。麻同皆者，總上文二麻同皆如是也。齊衰葛與大功麻同，亦謂後遭大功喪也。陳澔集說：斬衰之葛至皆兼服之。上章言絰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絰與齊衰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齊衰變服之

葛絰與大功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絰不易首絰，故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彭氏纂圖註義：本注與陸氏微異，今會釋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謂男子初服斬衰首着苴絰大九寸，就苴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將七寸五分寸之一以為帶。二者倶用麻。至既虞卒哭時，絰帶漸細，降初喪一等，以七寸五分寸之一為首絰，仍用麻，就此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又五分去一，得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以為帶，用葛。凡齊衰初喪之麻帶與斬衰卒哭後葛帶寸數無異，故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也。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謂男子初服齊衰首絰七寸五分寸之一，就其中五分去一，得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以為帶，倶用麻。至既虞卒哭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以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為首絰，仍用麻，就此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五分去一，得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以為帶，用葛。凡大功初喪麻帶與麻衰卒哭後葛帶寸數無異，故曰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也。餘同衛湜集說。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鄭玄注：報讀為赴疾之赴

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陸德明音義 報依注音赴，芳付反。下同。孔穎達疏 報葬至卒哭。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待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 三月而后卒哭者，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要義 速葬者亦三月卒哭。見前注 衛湜集說 山陰陸氏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後卒哭。鄭氏曰 見前注 孔氏曰 見前疏 陳櫟詳解 報葬者報虞。報讀爲赴。以事故而急疾以葬，不待三月之期也。急葬者亦急虞祭，安神宜急也。陸曰：不及期而葬者，報殺姻使知之。及期者，有會而無報，故急葬曰報葬，急虞曰報虞。報如字。三月而后卒哭，葬雖不待三月，卒哭必後於三月也。陳澔集說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黃裳曰：杪急葬者急虞，祭安神宜急也。凡虞祭畢即卒哭。今卒哭必待三月，己之哀痛則奪之不忍急也。餘同前注 衛湜集說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鄭玄注 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陸德明音義 偕音皆。令力呈反。孔穎達疏 父母至斬衰 正義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 父母之喪偕者，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 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待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言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虞祔也。 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 注偕俱至服重。 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祥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爲文，明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父服，故云卒事反服重。陳櫟詳解 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葬先輕而後重。必先葬母，不即虞祔，虞祔先重而後輕。待後葬父事竟，先虞祔父，乃虞祔母也。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 父母之喪偕，至服斬衰。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鄭玄注 祖不厭孫也。大夫爲庶子大功。陸德明音義 厭一妾反，徐於豔反。下文注皆同。大夫不主士之喪。鄭玄注 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孔穎達疏 大夫至之喪。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 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母大功也。今燕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

者，尊不待主之。要義 大夫不主士喪。見前注 衛湜集說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者，不以尊攝卑。鄭氏曰 見前注 孔氏曰 見前疏 陳櫟詳解 大夫降其庶子，父爲衆子服期，大夫降庶子服，服大功。其孫不降其父，其孫，庶子之子也，不降其父，猶服三年。祖不厭孫，雖降其子，不厭其孫。 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也。餘同前疏 黃裳曰：杪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大夫降其庶子者，父於子本朞服。今大夫尊而庶子賤，故降服大功也。其孫不降其父者，孫謂庶子之子。大夫於庶子之服雖降，於庶子之子不降，重繼世也。不降其父，謂亦服大功如於庶子也。孔氏方氏皆謂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卑不可以降尊也。亦通。恐子無降父服之理，不必立此言耳。彭氏纂圖註義 孫謂庶子之子，即大夫之孫。餘同前疏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鄭玄注 恩不能及。陸德明音義 爲于僞反。下其妻爲、爲母之爲、妾僕爲庶母、爲祖庶母皆同。孔穎達疏 爲慈主無服。 正義曰：此一節論慈母雖如母，猶不爲慈母之黨服。此慈母即是

喪服中慈母者父雖命爲母子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爲恩所不及也黄震日抄慈母撫已者也父雖命爲母子本非骨肉故止爲慈母服不爲慈母之父母服異於生已之母也彭氏纂圖註義慈母謂子無母父命無子之母慈養已者餘同前疏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鄭玄注以不貳降陸德明音義降一本作隆孔穎達疏夫爲主大功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爲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按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陳櫟詳解夫出繼爲人後者其妻爲生其夫之舅姑大功蓋夫爲本生父母降而服期則妻爲本生舅姑降而服大功降於所後則降於所生以不二降也陳澔集說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鄭玄注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孔穎達疏士祔至易牲

正義曰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爲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亡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要義賤祔貴則易牲見前注疏陳櫟詳解賤不祔貴而士祔於大夫者先祖兄弟無爲士者故也有士則當祔於士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士祔大夫當易牲之義　按雜記謂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餘同前疏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玄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陸德明音義見賢遍反孔穎達疏繼父至異居　正義曰此一經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此解喪服經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　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資財爲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經同居而今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居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爲異居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既云皆無主後爲同居則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要義繼父同居異居之服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爲之娶婦矣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也前喪服經文繼父同居異居之理謂少適後夫始終同財同居者則爲繼父同居之服期所謂繼父不同居者必先嘗同居後異居也則服齊衰三月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繼父無大功之親人無子此子亦無大功之親又無子而相依以居謂

之皆無主後同財同築宮廟奉祭祀者謂之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謂父更有子及此子娶而有子是有主後則不謂之同居也此等皆此子於繼父三月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鄭玄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祔葬者不筮宅鄭玄注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孔穎達疏哭朋至南面　正義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也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南也嚮南爲主以對吊賓　注變於至門外　正義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按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陳櫟詳解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後死者祔前人而葬則不筮宅以前人之葬既筮之故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祔葬者不筮宅宅謂塋壙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祔葬則不必再筮也餘同前疏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

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鄭玄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陸德明音義：亡，如字，又音無。昭，常遥反。後昭穆皆放此。間，間廁之間。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鄭玄注：人莫敢卑其祖也。孔穎達疏：士大夫至於士。

正義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爲大夫士者也。其妾祔於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妾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妾也。若祖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下爲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絶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乃去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後別釋。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要義：貴得祔賤，賤不可祔貴。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祔葬者吾葬宅。至可以祔於士。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爲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也。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紊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紊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鄭又曰見前注。孔又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士大夫至爲士大夫者。既卒哭祔於祖之兄弟之爲士大夫者。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士大夫主祔，必以其昭穆。公子公孫之爲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也。諸祖父，其祖之爲國君者之兄弟也。若祖爲國君而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者。諸

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孫貴而不祔其祖之爲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祔於士。餘同前疏。黃震日抄：祔葬者至可以祔於士。中一以上，謂超越一位，各隨昭穆。前人已葬者不再塟，祔則隨其爵，卑不得祔尊，尊得祔卑。餘同前疏。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鄭玄注：母之君母，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孔穎達疏：爲母至不服。正義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從也。己母若在，母爲之服，己則服之；己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陳櫟詳解：君母，適母也。母在，子從之而服；母卒，則子不爲外祖適母服，此之謂徒從。所從亡則已也。陳澔集說：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爲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鄭玄注：宗子之妻尊也。孔穎達疏：宗子至禫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之事。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内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按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非宗子之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爲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爲妻。然父在爲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爲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爲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要義：宗子適子爲妻杖禫禫。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横渠張氏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孝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孝於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宫，則爲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適士其庶子異宫，皆爲母禫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喪之有禫以致孝也。宗子之妻尊，雖母在，得爲妻禫，所以敬宗也。若庶子母在，則不得爲妻伸禫，不承重，不敢

致辱也。陳澔集說恐疑於宗子之尊厭其妾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爲妾緦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得矣。餘同前疏 黃震日抄宗子尊則其妾亦尊不得以母在爲厭也。餘同前疏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鄭玄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父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孔穎達疏爲慈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而爲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爲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爲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爲庶母後也。爲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後同也。故云爲庶母後可也。 爲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爲庶母後。則亦可爲祖庶母之後。故云爲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己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己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爲後。說呼己父之妾爲祖庶母。既爲後亦服之三年如己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

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 注謂父主爲後。 正義曰。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注總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爲子母也。云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者。庾氏云鄭注此一經明庶子爲適母後者故云即庶子爲後。謂爲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爲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適舊定不假須父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云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爲慈母後義。今起此妾爲後之文也。然緣喪服慈母而起命二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己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己妾既可爲慈。亦可爲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己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也。要義爲慈母後。則己妾父妾亦可命後妾未經有子則不得立後。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爲庶母爲祖庶母。爲讀去聲言爲後慈母者爲庶母服爲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爲之服歟。餘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爲慈之爲如字。爲庶爲祖之爲並去聲喪服有慈母如母之文。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故庶母之喪

與祖庶母之喪。此爲慈母後之子爲之服可也。庶母父妾有子者。祖庶母祖妾有子者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石梁王氏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爲祖庶母後皆可也。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主之子爲後。傳曰。同前疏。黃震日抄妾子無母者。父命他妾養之。名慈母有服。記因觸類。既爲慈母服。亦可爲庶母祖母服。庶母父妾當主子者。祖庶母祖之妾當主子者。

爲父母妻長子禫。

鄭玄注目所爲禫者也。陸德明音義爲父母于僞反注目所爲下文則爲其母子爲妻下注思爲己爲之變爲今死者皆同。孔穎達疏爲父至子禫 正義曰。此一經鄭云目所爲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爲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陳櫟詳解爲父母長子必禫。妻則父在適子不爲妻禫。母在庶子不爲妻禫也。陳澔集說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爲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略耳。黃震日抄四者皆重故爲之禫。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鄭玄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孔穎達疏慈母至祭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

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 注以其至孫止。 正義曰。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五年。謂魯孝公之妾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成之爲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爲仲子之後。故成之爲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爲注。此明不得世祭也。要義慈母妾母於子祭於孫止。見前注疏。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爲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爲壇以祔之耳。彭氏纂圖註義按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此謂庶子爲君者爲己母如此。蓋謂己既爲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己私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己於慈母庶母既爲之後。或爲所主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意逆之。或是已

於庶母慈已者有恩及庶兄庶弟之母是父之妾有子者皆當祔祭之易世之後則不世祭與賀循之儀禮喪服傳有君子子於庶母慈己者義服小功衆子爲庶母有子者義服緦麻此二母於己祭之不世祭可也餘同前服術述甚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

喪 喪服小記篇四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 鄭玄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 陸德明音義冠古亂反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鄭玄注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孔穎達疏爲殤至服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 爲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 注言爲至服之 正義曰言爲後者據承之也者既不與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言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今來後其宗事事如子爲彼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爲人後者君子於無後之宗既爲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

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負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爲後及所後如有喪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後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冠義冠笄不爲殤 爲殤後仍服本親服 殤無爲父之道爲後大宗 未後殤者之父而有本親服則終本服 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丈夫冠至以其服服之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 自童汪踦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爲殤可也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 冠笄則爲成人 以年計雖爲殤不可以殤待之也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若爲殤子立後則爲此殤子後者亦必以子服父之服服之不得以其年殤而殺其服也 陳澔集說丈夫冠至以其服服之 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即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舊說爲殤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 黃震日抄冠笄則成人

矣。凡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未成人無為父之道。苟為其後。惟以本親之服服之。彭氏纂圖計義冠笄男女成人之服。成人而死無可傷者。故皆不為殤。經云為殤後疏意。若謂族人為宗子殤後。實後殤者之位。非後殤者為子。故為殤者止從兄弟本服。餘見前段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鄭玄注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孔穎達疏久而至則已 正義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以麻終月數者。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除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云。謂昔主要記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且前儒既主喪不除。無為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為其祖曾。君子之為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言為是。妻義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兄前注段衛湜集說劉氏曰。注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父謂衆子為庶子。庶子不謂父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昆弟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持以麻終者耳。山陰陸氏曰。言以麻終月數。則期不在此列。據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期也。反服其服。即非不除。亦非除喪則已。除喪則已。於葬不反服也。鄭氏曰兄前注。孔氏曰兄前疏。陳櫟詳解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有故久而不葬者。唯主喪承重之人服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謂旁親。則以下至緦者。主人既未葬。諸親不得變葛。仍服麻。各終其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月數滿則除其喪。不待主人之葬而除也。陳澔集說久而不葬者。主除喪則已。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餘見前段 黃震日抄未葬不除喪。其餘旁親大功以下。以麻終月數者。喪限既滿。則除之。不待主人之既葬也。

箭笄終喪三年。

鄭玄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孔穎達疏箭笄終喪三年 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笄終喪之事。前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為母也。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為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在室者服父以箭笄。則出嫁者服篠笄矣。篠正作筱。箭言惡笄以為母言之。故知其為榛爾。然以對王之美言之。則箭篠通謂之惡亦可也。服母則一以榛。服父則有箭篠之辨者。蓋父懷敬而不可無節。母懷愛而不可不同故也。杖有竹有桐。亦以是而已。山陰陸氏曰。箭笄重矣。據齊衰惡笄以終喪。箭笄猶苴杖。惡笄猶削杖。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箭笄。小竹為笄。黃震日抄箭笄。以箭為笄。此言女為父服。彭氏纂圖註義箭笄謂篠笄。前文既備。餘見前段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鄭玄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穎達疏齊衰至繩屨 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皆齊衰為尊。大功為卑。而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禮法有常。乘權而降。在尊既為深。故且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慼為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末屨。以表恩而不同也。陳櫟詳解麻繩為屨。三等服尊卑異。所同此也。陳澔集說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餘見前注段 黃震日抄齊衰三月為尊者服。大功九月為卑者服。故雖月數不同而同以繩為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鄭玄注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陸德明音義濯大角反。溉古代反。

大祥吉服而筮尸。

鄭玄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陸德明音義縞古老反。孔穎達疏練筮至筮尸 正義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為小祥也。筮日謂筮占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占小祥之尸。視濯者。謂視小祥之祭器。祭器須潔而視其洗濯

也。皆要絰杖繩屨者爲喪主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而病向深故
猶有杖屨是未服又變爲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
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爲祭祭
欲言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 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有
司謂執事者廟者變服猶杖今執事之人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
子便去杖亦敬主故也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
與尸二事皆有賓來廟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
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於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
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小
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絰杖繩屨故不云杖絰屨 注凡變至麻衣 正
義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不云大祥朝服
縞冠是祥祭之時所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
故也引閒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
服也故引以證 要義大祥吉服筮尸見前注衛湜集說練筮日至吉服而
筮尸 新安朱氏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變去不似今人服滿頓

除使不華采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練筮日筮尸視濯
皆要絰杖繩屨謂而祭之時筮小祥之尸視濯小祥之祭器皆要絰
執杖著繩屨以臨之時已除首絰也餘同前疏衛湜集
說黃震曰抄練期年之祭大祥再期之祭餘同前注 **庶子在父**
之室則爲其母不禫鄭玄注妾子父在厭也 **庶子不以杖即位**鄭玄注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陸
德明音義下適戶嫁反下丁歷反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
以杖即位可也鄭玄注祖不厭孫孫得伸
也陸德明音義伸音申 **父在庶子爲妻**
以杖即位可也鄭玄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孔穎達疏庶子
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
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也若異宮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猶杖也禫爲服外故徵奪之可 庶子不
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
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

如賀言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
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
庶子子則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
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
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爲長子
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按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
位者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供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杖非厭
也父不爲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
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爲妻
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
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
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
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
主妾故也若妾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
足何須言即位言即位如似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但不得即位耳答
曰庶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嫡爲妻亦得杖而不

即位故明之也 要義父在適子爲妻不杖庶子杖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庶
子在父之室主以杖即位可也 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
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即已娶雖同宮猶禫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爲長子杖
其子不以杖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即位
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令祖不與固欲緣情許之故曰可也下父在庶子
爲妻亦蒙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其
曰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庶
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厭於父故不爲其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庶
子下於適子即位哭不執杖也 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父不主
主即位可也父皆厭子大夫不服賤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
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
孫不降其父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
其君爲主鄭玄注君爲之主主臣恩爲己也
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 **諸侯弔必皮弁**
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

不錫衰。鄭玄注：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孔穎達疏：諸侯主錫衰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為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二云此亦為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身禮乃已論。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為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重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　注君為至不拜　正義曰：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按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踐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　注必免至成服　正義曰：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經云未喪服，熊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絰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是殯也乃成服也。衛湜集說：諸侯弔於異國之臣至亦不錫衰　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賓主欲其位相敵故也。周官司服職朝則皮弁服，凡喪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弔以皮弁，則取其素而已。以錫衰則王服三公六卿之服，而弔異國之臣亦唯其稱也。錫蓋麻之滑易者。　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絰，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如環絰，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職曰：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家上，皮弁則皆皮弁素積，冠弁言冠不言服，服弁言服不言冠，相備也。相備而言冠在上，言服在下，亦言之法。然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為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絰以弔，及其為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來在其國，遇其臣喪，為彼君而弔之，賓主貴

位相敵，臣之子不敢當主。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主人未成服而君來弔，亦不必錫衰。　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諸侯弔，主君亦不錫衰。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餘同前疏。黃震日抄：諸侯弔於異國之臣至君亦不錫衰。諸侯弔其臣，其君代之主，禮敵也。必皮弁錫衰，諸侯之弔服也。雖已葬必免，後時而主從其容也。未服喪亦不錫衰，先時而容從其主也。彭氏纂圖註義：必以錫衰者，按儀禮喪服錫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餘同前疏。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鄭玄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陸德明音義：養，羊尚反；惡，烏路反。

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鄭玄注：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

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鄭玄注：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孔穎達疏：養有至者否　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疾有疾患者，養之法各依文解之。　養有疾者不喪服，謂養此親屬有疾者不喪服，為己先有喪服，養疾之時不著己之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故也。　遂以主其喪者，既死無主，後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　注不喪至喪服　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時雖養，死不得為主。今死得為主，故知養者有親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　非養至喪服　此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養，而死時來為主，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今來為主則不易己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為新死者不易己之喪服。　注入猶至成也　正義曰：云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為主，既不得為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有喪服而來為主者，素猶本也，本有喪，謂有前喪之服也。己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為喪主者，本吉無喪服，既來為主，則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為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

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己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為其喪主者鄭云奔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謂親族不得奔其病朋友奔之者又云有其親來為主謂親族也前去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耶不易己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　奔尊主者否此庾結前文奔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父兄也卑謂子弟也前雖云奔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奔尊者必易己之喪服也若奔卑者不變也庾云前云去喪服而奔之遂以主喪是必父兄之行也陳櫟詳解非奔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己有喪服若不當奔親屬之疾今其死未為其喪主則不易己之喪服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奔有疾者不喪服主奔卑者否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奔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　餘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非奔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謂疾時既不去服為之奔死後亦不必易服而為之喪惟服其服而來也奔尊者必易服奔卑者否謂奔尊者疾有忌卑於我者無忌也　餘同

前注疏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玄注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下戶嫁反孔穎達疏妾無可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者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附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附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至一等　正義曰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既云易牲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女君謂適祖姑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亦士祔於大夫易牲之義不敢以卑牲祭尊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玄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玄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鄭玄注親質不崇敬也孔穎達疏婦之至為主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為主之事各依文解之　婦人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庾與卒哭其在於殯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　士不至宗子　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也　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若宗子為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為主士卑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　主人至為主　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者謂五屬　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兄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為之兄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為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為免如君故明之也要是親質不崇敬請葬後兄弟遠至者不免　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婦之喪至主人不免而為主　山陰陸氏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親質不崇敬也凡弔必有時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婦人喪至舅主之尊卑異故所主不同士不攝至唯宗子士是宗子則主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上是宗子則可　餘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婦之喪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虞卒哭私室之事自主之若祔於祖廟則尊者宜主之也惟宗子可以士攝大夫宗子尊也　餘同前疏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鄭玄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陸德明音義省所領反下及注同孔穎達疏陳器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　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陳列之以為榮也　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　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壙可也　注多陳至為禮　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惟玩好所有也總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冢人云凡予與其弊器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

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句而弁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是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既器亦明器也以賓客既喪家陳之因謂之既器既夕禮曰若既器則坐奠于陳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其是之謂可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鄭玄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殯宮也孔穎達疏奔兄主之墓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 注兄弟先宮也 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者解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陳櫟詳解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此謂已葬而後來奔者為親沐之列往而後哭 次同附上說 陳澔集說奔兄弟之喪主而後之墓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鄭玄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猶來為下文為出母為夫杖同孔穎達疏父不主於外 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嫌略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陳澔集說適長子死父為之居喪次於中門外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玄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孔穎達疏與諸侯服斬 正義曰熊氏以為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注謂卿至年也 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也者經云與諸侯為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為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云斬服也以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者鄭以經不去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既知容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為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為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為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為兄弟雖在他國仕為卿大夫得為舊君

服斬異於尋常按下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推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為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然周亦以為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為君而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為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為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也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以臣子服君父者服之不待以兄弟之屬通也 餘同前 衛湜集說 陳澔集說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為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臣必當反而服斬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鄭玄注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絰帶澡率治麻為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

凡殤散帶垂陸德明音義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二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子絕本非也詘丘勿反澡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律下時掌反糾居黝反徐居糾反散先但反下文注並同孔穎達疏下殤至報之 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為絰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絰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詘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兄麻當下又屈反當上故云屈而反也屈當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 注報猶至帶垂 正義曰謂合糾為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而絰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絰者休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絰也云澡率治麻為之者謂𢯱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當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為之亦既粗矣又詘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

凡殤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帶澡麻不絕本示其重也詘而反以報之例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首絰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音義按儀禮喪服篇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小功殤是弟之下殤夫大夫庶子為　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謂此數者本皆齊衰之親為下殤故降而從小功看此服然凡殤之帶不樛垂此屈而反之者謂樛垂所以報之也本注釋報之義不若陰說為長餘同前注疏前是集說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鄭玄注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鄭玄注妻為大夫夫為大夫時卒不

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陸德明音義從才用反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鄭玄注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孔穎達疏婦祔至故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者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者也　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為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　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為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　注妻為至廟從　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要義妻為大夫而卒又卒而夫為大夫牲皆從夫　夫死祔於其妻謂無廟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婦祔於祖姑至則以大夫牲　橫渠張氏曰附葬附祭極至理而

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新安朱氏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黃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已

也　山陰陸氏曰夫為大夫而曰其妻為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妻言之正使新從他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獨為妻立廟乎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金華應氏曰喪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舍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他適者必有受我而為之服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生從夫之爵死從夫之禮不可僭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適子為父後者是子當承宗廟奉祭祀之責故為出母無服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陳澔集說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此言祔廟之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出母父所棄絕為他姓之母以死則有他姓之子服之蓋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廢己宗廟之祭豈禮也哉故為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服猶以心喪自居為恩也非為後

者期而不諱。朱子曰出母為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餘見前注疏 衞湜集說 黃震日抄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遂子當祭不敢為私喪廢祖父之祭故不為出母服。餘見前注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鄭玄注姑不厭婦 母為長子削杖。鄭玄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己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玄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孔穎達疏婦人主人杖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各隨文解之。 姑在為夫杖者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主乃杖。蓋為夫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謂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為主則亦厭婦明今姑雖為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士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為鄭學者則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乃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必以為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為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後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為夫杖小記云母為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 注許嫁至杖也 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為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

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晏義女成人及婦人皆杖未嫁亦稱婦人。見前注疏 衞湜集說婦人不為主主則子一人杖。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為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為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為主為夫杖為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雖曰婦人為夫為長子杖在可以抱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開較而殺擒者則先王不責婦人可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祥詳解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出嫁婦人在夫家唯為喪主乃杖其不為喪主而亦杖者為夫是也姑在為夫杖姑在姑主之子喪母為長子削杖服男子當杖竹今母為長子杖桐 餘見前注疏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鄭玄注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鄭玄注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陸德明音義報音赴下同冠如字又古亂反下及注皆同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鄭玄注小功以下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人君為母下文為之小功皆同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鄭玄注墓在四郊之外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鄭玄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陸德明音義絞古卯反 孔穎達疏緦小至皆免 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之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遣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 注言則至不免 正義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

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注有故至緦麻。正義曰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矣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遠葬至反哭。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此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君弔至皆免。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絰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眡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己君之來其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己國君同主人爲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散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己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免可知也。注不散至爲弔。正義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爲人君變眡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爲弔者以

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爲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爲弔也。衛湜集說緦小功至反哭。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于道。先生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者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及虞則皆免嫌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嫌則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不赴也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後免反哭反哭遠葬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故陳[illegible]詳解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亦過期而葬者兄雖服亦除葬必以報其服報虞卒哭則免既葬而報虞則赴卒哭而著免如不報虞則除之皆有故或遠而不報虞則卒哭不赴遂除其服雖異國之君免也不[illegible]本國君然也其國君來弔亦爲之免。陸氏見前注陳澔集說緦小功虞卒哭則免緦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爲兄弟主則除之此言爲兄弟

除服及當免之節除同前注　黃震日抄　緦小功至反哭報古注以爲急疾山陰陸氏以爲吉報之報免者以布繞項交前額而哭也。禮葬日即虞虞則免既葬而未虞則雖主人且皆冠及虞則皆免兄弟既除喪而後葬報虞則免否則除之夫虞者虞度之義既葬而反祭於室虞度其神之所在而安之故以是日葬即以是日虞今乃有既葬而不報祭者豈葬之地去其室遠非於同日可虞者耶山陰陸氏謂過時而葬者禮使後其虞以責于道未知然否除同前注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鄭玄注　殤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陸德明音義　朝直遙反下文同。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鄭玄注　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孔穎達疏　除殤至縞冠。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各依文解之。除殤之喪者謂除喪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注殤無至之服。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縟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

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縟數也云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注縞冠至服也。正義曰大祥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衛湜集說　除殤之喪者至朝服縞冠。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鄭氏謂玄端黃裳蓋非是優齊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齊玄而養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陳澔集說　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爲黃裳也。餘同前注疏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鄭玄

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則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孔穎達疏奔父至三袒○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絰于東方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襲絰于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絰于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爲東序東○絰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注凡奔至三也○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

不得成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要義已殯而奔喪之節見前注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上言絰于東方免于東方絰首絰也今此言絰爲要絰爾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三日五哭三袒者哀痛之情恐不若是不愜○餘同前疏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鄭玄注謂夫有發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孔穎達疏適婦至小功○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注謂夫至婦也○正義曰夫有發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爲舅後明知是夫有發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發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若爲舅後者姑爲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黃震日抄以不爲後降小功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按此爲適子正服期者謂有發疾○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吳澄纂言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一章外又廣記喪禮雜事亦皆瑣碎○此前篇喪大記之所記則爲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視二篇則爲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承喪大記之後○止稱雜記此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按露紒者謂吉時以纚韜髮而作紒喪則不以纚韜○是爲露紒雖無纚韜髮而有麻繩纏紒則未嘗不以麻表髮也○非是空露其紒而髮上無服也○黃氏主杜預從鄭衆之說○竊恐未然○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適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

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右記復銘冠弔主喪凡十七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黃氏惠氏陸氏田氏曰並見衛湜集說○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父不爲衆子次於外○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右記奔喪喪次喪拜凡七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母為長子削杖。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箭笄終喪三年。齊衰惡笄以終喪。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此條重出者，前但述其禮，此則釋其義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士妻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為慈母之父母無服。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按陸氏之言當從注疏。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丈夫冠而

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承此殤而後大宗也，以其服服之。謂為後者本當以父服服所後之人，而殤不可以為父，故以殤者之父為父，而此殤止在兄弟之列，但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也。此殤或是大功兄弟，或是小功兄弟，或是緦麻兄弟，自其初亡之日為始，而終此九月、五月、三月之日數。殤服本有降，今此為後者，則不降而服其本服也。若在五服外，則無服之族人當為大宗服齊衰三月，此殤是大宗之子，雖不服以齊衰，亦當推緦麻三月服例而終其數日也。或此殤有母喪未滿，則令為後者當服之如母，自令為後之日接其餘服以終齊衰三年之月日。若已祥後，則不追服也。此記為為殤後者服而言，故明其格例，言丈夫已冠則不為殤，明此殤年雖十九以下，若其已冠，則為成人，有為人父之道，此為後者當服之如父，而不可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矣。又言婦人笄而不為殤者，因上一句相對立文爾，非有所明也。鄭注云未許嫁與丈夫同者，謂婦人既笄，雖未許嫁，亦與丈夫之既冠者同，皆謂之成人而不為殤也。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為父母妻長子禫。宗子母在為

妻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降而在緦麻小功者則稅之。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右記喪服凡四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陸氏、應氏、方氏、黃氏、熊氏、浮于蔡曰並見衛湜集說。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再期、二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者，喪節之隆殺也。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者，氣運之久近也。隆殺在人者也，久近在天者也。故祭以存親者亦以盡乎人之禮，除喪以順變者亦以從乎天之道。人禮之當盡者何有窮已，天道之當從者不得不然也。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按鄭據禮陸師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祔

葬者不筮宅。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祔葬陳器兩節皆葬前事，今附章末，無先後之次。右記葬至除器凡十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劉氏、陸氏、方氏、馬氏並見衛湜集說。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舜自微庸之後，嘗以帝朝公卿大夫之禮祭瞽叟，而瞽叟庶人也，其尸服只當以士服。但既攝堯位，歲時攝堯祭天地社稷山川宗廟國之公祭畢，而後行家之私祭。及既受堯之天下，嗣帝位，則心雖孝慕，不得不以義斷恩，視堯猶父也，專奉堯之宗廟，不敢復祭己私親，故封象為有痺之君，俾象以諸侯之禮祭瞽叟，而尸服仍用士服。或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不同系，不當奉堯宗廟。噫，此拘儒曲士泥常守故之論，無廣大之心，不知變通之禮者也。夫舜攝位之初，受終于文祖，

每從衍而歸必假于藝祖且四時皆攝堯祭其宗廟舜之與堯其分雖曰
君臣其情實同父子豈有一旦嗣位之後遽然舍置堯之宗廟使他人主
其祭而乃自立己之宗廟若後世革命者之爲哉故舜既嗣位月正元日
假于文祖即堯之親廟也雖封丹朱爲諸侯其國得立堯廟以爲始祖歲
時祀堯以天子之禮然其廟猶漢郡國之原廟如鎬京既有文王武王廟
而周公又立文武二廟於洛邑也暨受天下於顓頊故猶顓頊堯受天下
於嚳故猶嚳祖顓頊舜之時堯廟新祔而堯之祖禰廟不毀故有虞氏以
顓頊爲太祖而郊嚳宗堯祭顓頊嚳堯三廟也舜之祭堯尚承正統之祭
丹朱之祭堯則如父子有事而爲壇以祭其禰之禮也其後禹嗣舜位其
禮一如之顓頊與嚳堯祖禰也而禹亦出自顓頊又非舜以別系來繼者
之比舜既祔廟堯以上並如舜之時禹所祭顓頊嚳堯舜四廟別封商均
爲諸侯得立舜廟於其國而歲時祭禮皆與堯之子祭堯者不異及至禹
崩啓嗣其禮始變凡帝朝堯舜二廟之中有當遷者並遷於朱均國內之
廟自此以後朱均之國子子孫孫得專祭堯舜而舜廟祔禹堯廟祔鯀嚳
以上則如故也禹未嗣位之前祭鯀自若既嗣位之後則以啓嗣崇伯而
主鯀之祭啓既爲天子然後其禮如上所云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縱

非其子亦是同系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則非其本系此蹟古非常之事
其傳位也既非常禮則其承祭也亦豈可以常禮論哉噫此未易與拘儒
曲士言也或曰子謂舜與堯不同係亦有考乎曰堯使四岳揚側陋而后
衆口舉舜其辭曰在下而舜自少耕稼陶漁則是賤在民伍而非前代帝
王子孫明矣今大戴禮帝系篇推舜以上曰瞽叟曰蟜牛曰句望曰敬康
曰窮蟬而以窮蟬爲顓頊之子蓋不足信若果然則舜乃堯之玄孫行舜
所娶堯女乃曾祖姑行堯命契敷民以人倫曰男女有別豈其一家之內
而無別乃近於禽獸乎以此知舜之爲側微而非前代帝王之後也 又
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商紂既亡國武王封微子
于宋得用天子之禮祭其先王尸亦服天子之服紂得罪于天武王以天
吏奉天討伐之其子武庚亦罪人之子不可受封於私家祭紂但得用士
禮紂雖嘗爲天子然既自絕于天爲獨夫矣則其尸亦但得服士服也湯
放夏桀于南巢桀死後其子之祭之也禮亦宜然按禮經闕亡此記所言
二條於經無見蓋王制雖言祭從生者喪從死者而中庸推武王周公之
達孝亦不過父爲大夫子爲士父爲士子爲大夫之禮而已若天子諸侯
之於士事卑貴賤懸絕如此記所言古亦鮮有其事故竊假大聖之舜與

大惡之紂以明此記之義禮禮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夏以顓頊爲始祖顓頊出於黃帝故禘黃帝於顓頊之廟而以顓頊
配商以契爲始祖周以稷爲始祖稷契皆出於帝嚳故禘帝嚳於稷契之
廟而以稷契配也 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慈母謂父命無母之妾子以有子而死之妾爲母者也妾母謂妾之自
有子者也諸侯無適子或立此二種妾之子爲君而其妾別無他子則其
子之爲君者歲時爲壇以祭其所生之母使庶公子主其祭然此君祭此
妾母止在當身至此君之子則不復祭之矣春秋穀梁傳所謂於子祭於
孫止是也 庶子王亦如之 劉氏曰此一句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
也之下澄按其說是也今從之慈母妾母之子爲君者至再世則不復祭
其所生之母或有庶子立爲王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別無他子則
子之爲王者歲時爲壇祭之使王族主其祭亦一世而止再世不復祭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繼禰者爲小宗 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
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 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敬
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爲祖之正體敬禰之宗所以尊其爲禰之正體上
但言尊祖不言禰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曾高二祖通言三祖也 庶子

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此庶子亦
父庶謂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禰小宗之庶子繼祖小宗之親
弟以其親兄是繼祖小宗繼禰又繼祖自己本身不繼祖又不繼禰己之
長子他日雖得繼己爲小宗然不繼己之祖與禰故服之同於庶子恭而
不服長子三年之服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祖庶也亦謂
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禰小宗親弟之長子繼祖小宗之同堂
從兄弟此庶子他日父沒後雖得自爲小宗而祭其禰然不敢祭祖者以
明其所宗者祖之正體以上三條今必言別子及別大宗之某親者承上
文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兩句而自初言之實則循是以下雖去別子已遠
皆然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親親以三爲
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
道之大者也 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
當相屬故鄭注以爲言服之隆殺蓋以結上親親三五九之意也親親之
三五九以三家所親之親合爲一而言也此條之親親在尊尊長長男女
有別之先以一家所親之親分爲四而言也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大
傳謂之下治子孫此章所謂下殺之親正子孫之服與從族旁親之子孫

也尊尊謂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禰此章所謂上殺之親正父祖與從族旁尊之父祖也長長謂親而又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旁治昆弟此章所謂旁殺之親正昆弟與從族旁長旁幼之昆弟也男女之有別謂他姓之女來爲本姓婦本姓之女往爲他姓婦者是爲内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術所謂名服出入服也獨皇氏不取鄭注謂此是記者別別事不論服之隆殺澄初亦頗然其說而以此爲汎論親親者父子之倫尊尊者君臣之倫長長者兄弟之倫男女有別者夫婦之倫該五倫之四故曰人道之大其後細味上下文意又觀大傳與此章文意大同小異方知已說爲非而鄭注爲審但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爾故特從大傳上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親長之服焉　右記祔及吉祭凡十一節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子張子方氏曰見前後集記劉敞之經小傳庶子王亦如之注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又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

喪

雜記 禮記篇名 雜記上第二十 陸德明音義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孔穎達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於此別錄屬喪服分爲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雜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親婚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孔氏曰已有疏陳櫟詳解雜記喪禮又下篇亦雜記他事故名雜記朱申句解此記喪禮也以其旁及他事故曰雜記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鄭玄注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褻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陸德明音義綏依注作緌耳佳反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予羊汝反褻本又作褒保毛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精同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家惟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令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　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數人崔氏云一人而已　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緌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緌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異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司禮夏采云以乘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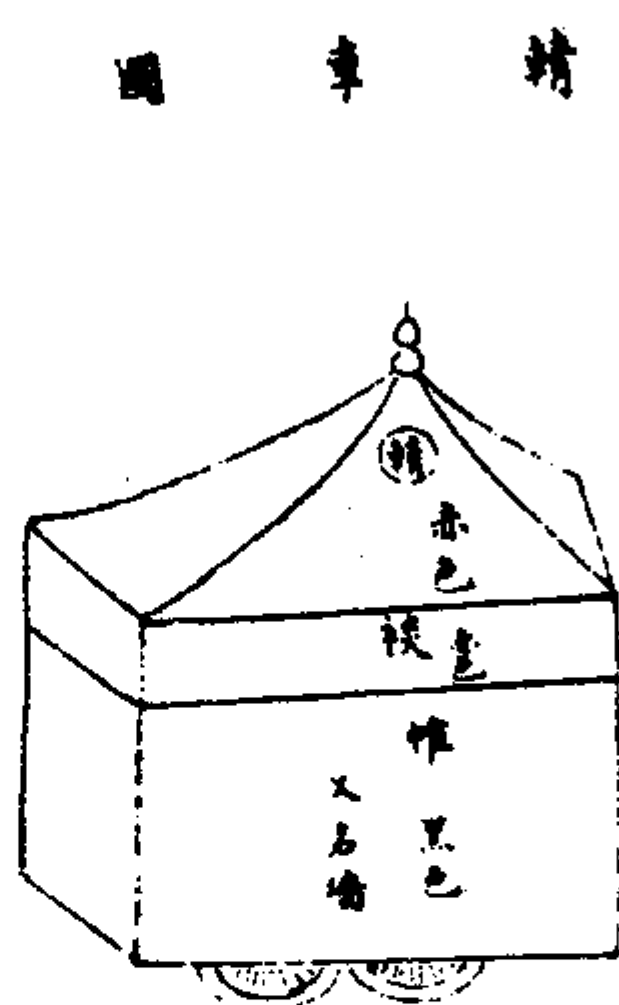
建綏復于四郊是也 注館主至生也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按曾子
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爲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
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褒衣也褒衣者天子褒
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褒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按遺人云凡國
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
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
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
蕤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著妥其音雖訓爲安 此復之所用者是綏也
緌絲旁著妥故云綏當爲緌讀此綏字爲蕤賓之蕤者音與蕤賓字聲同
也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云緌謂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車建緌
復于四郊乘車王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緌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
緌夏后氏之旂後王大飾故知有虞氏之緌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
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綏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要義諸
侯行而死其復之制 凡前注 陳櫟詳解諸侯行而死於館 行道異國也 則
其復如於其國 招魂復魄如在國中升屋用上衣 如於道 如死於路 則升
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升左轂象升屋東榮綏升車索異魂望見識之

而還也 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諸侯行至以其綏復 如於其國其禮如在
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陣向南則左
在東也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止容一人 餘同前注彭
氏纂圖註義國中招魂禮及圖別具喪大記今具車左轂圖 餘同前注疏

乘車左轂圖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鄭玄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輤取名於榇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榇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
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

宮室屋其中小帳榇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陸德明
音義輤千見反注與蒨同裧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殯必刃反
本或作賓音同榇初靳反又楚陣反與蒨絕句一本作輤讀以與字絕句
與則音餘蒨旆上千見反下步具反緣悅絹反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
明諸侯車飾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
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爲
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忘既設
此飾而後行 注輤載至如之 正義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
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取名於榇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
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榇榇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
榇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按左傳定四年
祝佗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爲赤色故讀此輤與彼同是赤蒨
草以染布也云榇棺也者覆說取名於榇義也云蒨染赤色也者說取
名於蒨草之義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
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
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

也云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者前雖讀輤爲蒨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
緇故知定輤爲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
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斂其載
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斂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斂
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斂之前車飾亦
然者以載尸柩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 要義輤裧之制 見前
注 陳櫟詳解緇布裳帷 用緇布爲裳帷以圍棺 素錦以爲屋而行 又用素
錦爲屋以覆於上而後載柩始行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其輤有裧至以爲
屋而行 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舊說輤用染赤色以蒨而名
裧者輤之四旁所垂下者素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之
上設此飾乃行也 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聶氏三禮圖云車名有四殯
謂之輤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輇車輇
市專切彼葬車有荒有帷皆畫內用素錦屋此輤車有裧赤色有帷緇色
內亦用素錦屋也喪大記有柳車圖但彼謂葬車用荒此謂殯車用輤今
亦具圖 餘同前注疏

輤車圖

赤色 畫 㡜 帷 黑色 文名墻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鄭玄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既或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陸德明

音義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并注皆同侇音夷隱義云侇之言移也庾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于萬反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　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　不毀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輤不毀去裳帷　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　唯輤為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　注廟所至遠也　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為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宮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欲殯於兩楹間云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輤乃入之意輤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云輤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鄣棺木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按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要義殯宮稱廟及柩入尸入不同升階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山陰陸氏曰綏旐也以其旐復旐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有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綏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家用緇則輤與㡜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輤如綪旆之綪取蒨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為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殮前車飾亦然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至於廟門子孫死於外與非朝祖廟入必西之義方適殯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牆裳帷也不去之遂入適殯宮牆設即廟垣候如唯輤為說於廟門外脫去輤於廟門外以入自有宮室也　陳澔集說至於廟門至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謂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故脫之　黃震日抄　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綏鄭改為緌廬陵胡氏謂即所執升車之綏　諸侯死於館舍則其招魂如在其國升屋東榮用衣而號如死於道則升車左轂以象升屋東榮用所執之綏象所服之衣盤車飾而歸殯將入殯宮惟脫柩上之輤不脫柩旁之帷裳上者高而妨入廟門旁者留之不露柩也　餘同前衛湜集說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　鄭玄注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鄭玄注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為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　陸德明音義輲依注作輇及傳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蜃慎忍反近附近之近楯勑倫反下同一本作輴同　孔穎達疏大夫至所殯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　大夫以布為輤者以白布為輤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輤者通名耳是有輤櫬近之義也　載

以輲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今至家說輤唯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 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 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 注大夫至不耳 正義曰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以諸侯爲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輤者達名也者說不用蒲草染之而言輤者輤是櫬近之義通達於下是大夫與士皆有櫬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恐至家乃載以輴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輲車明車亦不易云輲讀爲輇或作槫者言經之輲字當讀爲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輲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者有輻謂別施木爲輮無輻謂合大木爲之卜挩輻曰輇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按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輇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證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矣周禮考

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輴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是不易以輴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輴也云廟中有載柩以輴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輴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輴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輴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輲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輲車輲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柩也輲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輻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轅爲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爲龍故雜大記云君殯用輴注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

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蜃輴是大夫不用輴士掘肂見衽是亦蜃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軼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軼軸所以異者輴用四周軼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軼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要義蜃車輲車龍輴軼軸之制 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 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以布爲輤而行 ● 布不染者大夫用布則諸侯用帛可知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 說輤布不易車此車名輲車 餘同黃注 陳澔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 布輤以白布爲輤也有輻者別用木以爲輻也無輻者合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輤則惟尸在輇車上耳故云載以輇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 餘同前注 彭氏纂圖註義 大夫以布爲輤至適所殯 不言屋當亦用素錦喪大記大夫素錦褚是也 至於家而說輤至門亦說輤乃入 餘同前注疏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鄭玄注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陸德明音義葦于鬼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輤也 葦席以爲屋者謂用葦席以爲輤棺之屋也蒲席以爲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 注言以至爲帳 正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爲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與諸侯同按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鄣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要義士輤葦席屋蒲席裳帷 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廬陵胡氏曰大夫以布爲輤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士卑故質略如此黃震日抄大夫士死於道至蒲席以爲裳帷 大夫禮降於諸侯士降於大夫 餘同前注疏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死。鄭玄注 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陸德明音義訃音赴注及丁同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鄭玄注 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後長子皆同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鄭玄注 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陸德明音義大音泰後太子同適丁歷反下文注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孔穎達疏凡訃至某死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獲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 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 注君夫至謙也 正義曰按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按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祿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按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稱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鄭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以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祿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按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衛湜集說凡訃於其君至適子某死 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

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附于姑故不曰薨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告死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父母妻長子至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至適子某死諸侯同盟則訃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不指斥鄰國君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大子皆不言告於執事蒙上文省餘同前 陳澔集說凡訃於其君至適子某死 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亦事不敢直指君身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鄭玄注 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適依注音敵大歷反下適者同實依注音至下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卒相訃告之禮也 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 訃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雖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 訃於至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敵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 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某實 訃於士至某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無以為異也劉敞七經小傳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與六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曰見前小傳陳櫟詳解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適當作敵謂爵同者訃於士至使某實於他國大夫士私

有恩好曰外私實者以外國傳聞多疑故使以實告也陳澔集說大夫訃於同國至使其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爲至言爲訃而至此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之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陳澔集說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黄震日抄凡訃於其君至吾子之外私某死 訃死而赴告也士曰不祿今君與大夫亦同士稱者告於他國謙辭也 告於他國之君故曰外臣以他國之臣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適者謂敵體之人使某實謂以實告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鄭玄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遥反下注同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鄭玄注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孔穎達疏大夫至堊室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　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　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　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　士居堊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也　注公館至歸也　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爲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爲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　注謂未主居廬　正義曰知此是未練時者按間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之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要義大夫士爲君喪廬堊之制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至士居堊室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言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

爲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鄭氏曰見前注孔氏熊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黄震日抄次謂服君喪而爲之哀次也公館公官官舍也大夫於公館終喪則三年而後歸士練而歸則朞年而已陸說之辨也繼又言士次於公館者即指練而歸之士蓋大夫以其士皆次且朝夕存焉士則謂不盡次又未必朝夕存焉故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謂不盡次故以次爲復也鄭氏分士爲二等有邑宰朝廷之殊疑未然廬者倚木於室外爲廬堊室者白其室中爲堊倚廬之制重堊室之制輕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大夫爲其

彭氏纂圖註義次謂宿也廬堊制見喪大記餘同前注疏

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玄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陸德明音義大夫爲其于偽反下士爲其同注除爲士卿爲爲正皆放此晏於諫反嬰一盈反衰七雷反苴七餘反絰大結反菅古顏反屨九具反粥之六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下同縷力住反齊音咨下齊衰皆同緝七入反上時掌反

行下孟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篇雜記喪事也經次上下無義例科段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也　注大夫至服同

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令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爲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嬰之父晏弱諡曰桓子也云晏嬰麤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絰帶杖者以苴麻爲首絰要帶以苴色之竹爲杖云菅屨者以菅草爲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苫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爲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唯得服士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者若是卿則得爲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者按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嫌麤上嫌無斬有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齊即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爲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解晏子實斬衰而兼言麤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鄭既約　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麤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由士則疏衰枕草按既夕禮士禮而云枕塊者記者廣說非辭也云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半者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無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爲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按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爲兄弟縷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爲母父卒縷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爲其母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遞言父卒爲母云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爲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爲兄弟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爲母與兄弟服亦同縷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爲母言之爲比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爲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爲申以服輕爲屈今大夫爲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爲高行作大夫之禮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爲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

按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頗另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為大夫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為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欲時弁絰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同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依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薄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違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為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為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絰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為昆弟豈亦弁絰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荅皆為非禮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要義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　王肅難鄭說謂喪禮無等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為非大夫禮為證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為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為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麤為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御然後為大夫爲荅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為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　廬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寢苫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苫枕塊大夫麤衰斬寢苫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晏麤衰斬枕草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為非也閒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別也若斬衰則兩等喪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歟新又曰見有注孔又曰見有疏陳澔詳解矣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者貴死者賤服從死者嫌為踰而臨之也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生者賤而死者貴服從生者嫌僭也黃震日抄大夫為其父母兄弟至如士服　喪服以麤者為重大夫之喪重於士故見前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喪大記君大夫士之禮亦各有節意齊衰疏之服其間禮節之異亦必有差殊者第其制不可深考矣鄭康成注此章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言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仍舊是三升二百四十縷但以其縷精細似若三升半之縷耳斬衰以三升為正細微為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斬衰本三升今縷細如三升半屬於麤故曰麤衰斬斬衰重服本枕塊今枕草稍輕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半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必勉人為高行也餘見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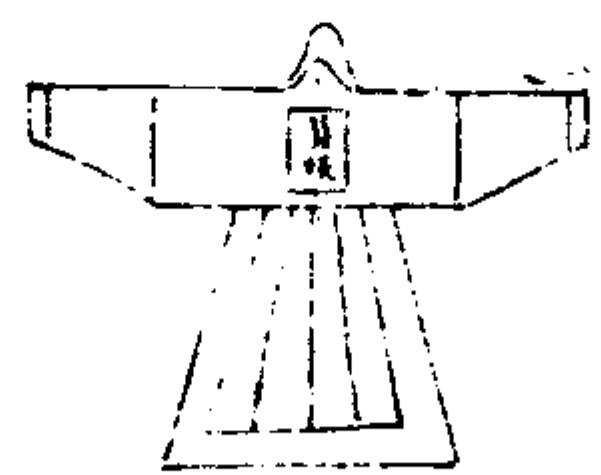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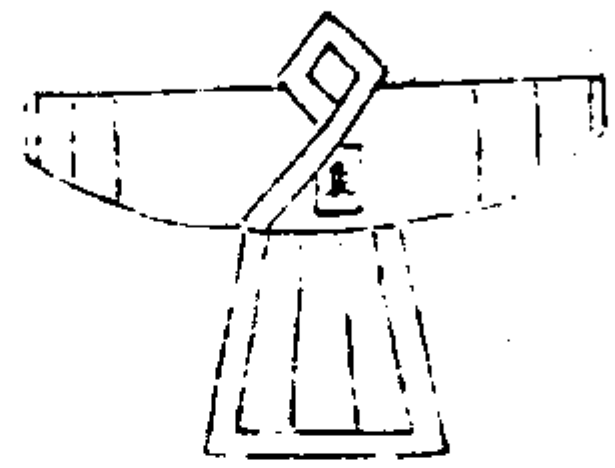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鄭玄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陸德明音義著知慮反孔穎達疏注仕至至象賢　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也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為士為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為大夫之子按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為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背注不解鄭意其說非也要義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皇鄭異義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大夫為其父母至如士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士為其父母至服大夫之服　大夫適子雖未為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為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為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

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鄭玄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陸德明音義爲去聲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爲大夫則得爲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爲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爲大夫者相齒列 注雖庶至宗適 正義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爲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大夫庶子若爲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餘同前疏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鄭玄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孔穎達疏 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爲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爲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 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爲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 無子則爲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爲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爲之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注大夫至得也 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爲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總結此大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要義士之子爲大夫其父母弗能主子主之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黃震日抄大夫之適子至則爲之置後 大夫之適子雖爲士得服大夫之服尊適故也至於庶子必身爲大夫然後敢服其服其位猶與諸子未爲大夫者齒宗適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子死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士不得攝大夫也其子得主之者以其爲適得服大夫之服也爲之置後即亦爲大夫之適子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鄭玄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陸德明音義著丁略反 孔穎達疏正義曰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二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蕤者以緇布爲冠不加緌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 注有司至皮弁 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爲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蕤今特云緇布冠不蕤者以後代緇布冠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云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要義大夫有司占者卜宅卜日之衣冠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非前日之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蓋先冠後衣曰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蕤禮也不待言不緌而後著今言不緌以有緌之者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卜宅卜葬地也古者緇布冠無緌後代加蕤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爲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爲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爲視朔之服也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大夫卜宅與葬日之禮緇布冠圖皮弁圖皆具玉藻餘同前注疏

布深衣加衰圖

布深衣加負版圖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玄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丈皆同純音準又之閏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 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 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 注筮者至朝也。

正義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凶服也者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為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按士喪禮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合大夫其臣為大夫以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要義無地大夫及士其筮史占者所服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純而為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裏縓緣康裏衡長袪知之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 史筮史練冠小祥祭之冠長衣練衣至輕故純凶 占者朝服朝服純吉 陳澔集說如筮至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占者審卦之吉凶之人也朝服單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黃震日抄大夫卜宅至占者朝服 筮用蓍史即筮人長衣深衣之純素者皮弁朝服皆吉服 卜筮者以凶事求神服不敢純吉占者衣吉則服純吉 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如筮至占者朝服 練冠以練布為冠長衣即深衣純以素半吉服也 占者朝服純吉服也 案長衣與前麻衣俱名深衣但彼麻衣純以布用衰此長衣純以素不用衰耳 餘同前疏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鄭玄注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陸德明音義薦音薦本又作薦賵芳鳳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啓攢朝廟之後欲出之時 既薦馬者按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攢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 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 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

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爲出之節故言出也 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賵入壙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 注嫌與至讀賵 正義曰嫌與士異者按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是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臂謂膝上膞下也臑謂肘後取骼謂取髀下股骨也羊豕各三箇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要義 薦馬者哭踊薦馬有三時見前注疏 陳櫟詳解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 薦進也大夫之葬將行遣奠時既進馬以牽車 薦馬者哭踊 孝子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 出乃包奠而讀書 書送亡者入壙之物籍之也讀謂省錄之辭用前疏 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而讀書 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

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記乃薦馬至日則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為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黃震曰抄馬牽車者薦馬則喪車將行故哭踊古說謂孝子哭踊然本文言薦馬者哭踊當是執事之臣子也喪車將行矣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為送又讀所書送物之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玄注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注同孔穎達疏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 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 小宗人命龜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揚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官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注卜葬及日也 正義曰知卜葬及

日者以文承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及日者也。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卿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之喪大宗人相 大夫之喪君命大宗伯相主人之禮 小宗人命龜 命龜令龜也 卜人作龜 此謂卜葬地及日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卜人作龜 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 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餘同前疏 黃震日抄大宗大宗伯相其禮小宗小宗伯命龜謂告以所問事卜人掌龜者 餘同前疏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 鄭玄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復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陸德明音義鞠九六反又曲六反注同襢張戰反復音伏狄稅他喚反下文放此爛力旦反脫音奪下同隗五罪反衰初危反下戶嫁反展張戰反下同褘音揮揄音遙下大并注同縠戶木反袍步羔反襌音丹袿音圭襈士眷反重直龍反繒茨陵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 內子以鞠衣褒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褒衣者始命為內子尚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褒衣褒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褒賜故曰褒衣矣 素沙者言此鞠衣褒衣亦以素紗為裏 下大夫以襢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對卿妻為下故復用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裹之袍制謂連

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襌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古之服皆以素紗為裏似此袿袍襈之裏繒故注云如今之袿袍襈重繒也 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褒衣已見於經大夫以襢衣亦見於經唯有褖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注此復至稅衣 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褒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季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衰後文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衰趙姬請趙衰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衰將叔隗為內子趙姬之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為內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襌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故云六服以素紗為裏似此袿袍襈重繒矣云褒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內子初嫁為卿妻加賜之以衣以褒榮之故云褒衣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說此經當在夫人

税衣素沙之下據鄭所次以諸侯褒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税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内子以鞠衣之經今且依文釋之既言鞠衣復言褒衣或鞠衣之外別有褒衣也餘同前注疏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鄭玄注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總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脱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褒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税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内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次各隨文解之 復諸侯以褒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褒賜之衣 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 注冕服至進也 正義曰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五侯伯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褒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是褒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衛湜集説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顧服其詩曰觳衣繡裳比其一隅觳衣也然則復諸侯以褒衣公褒褒衣一襲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褒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此言招魂復魄之衣也褒猶進君特褒賜之衣諸侯之復既以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也陳澔集説復解見前褒衣者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褒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

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

鄭玄注言其招魂用税衣上至揄狄也狄税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爲裏陸德明音義税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遥下文同縠户木反下注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 夫人税衣揄狄者諸侯夫人復用税衣上至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 狄税素沙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税衣皆用素沙白縠爲裏要義夫人招魂狄税素沙見前注疏衛湜集説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税衣後揄狄即服有漸也據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税素沙又以别内子爲據内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税衣不言以不嫌不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夫人税衣揄狄夫人侯伯之妻其復用税衣

與揄狄狄税素沙素沙若今紗縠之帛狄與税皆以白紗縠爲裏也陳澔集説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 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税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税素沙言自揄翟至税衣皆用素沙爲裏即今之白縳也 按内司服六服者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也 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褘而無裳后之服裳而不褘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説此經當在内子以鞠衣之上餘同前疏

復西上

鄭玄注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 注北面至之數 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也按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衛湜集説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爲上西北皆陰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招魂皆北面以西頭爲復者人數各如其命之數陳澔集説内子以鞠衣至復西上 内子卿之嫡妻也其復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爲内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襢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褖衣内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褖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爲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於左黄震日抄内子卿之適妻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鞠衣卿妻之衣褒衣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素紗若今紗縠所以裏衣者也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則如士妻之服也復謂初死時呼之冀招復其魂魄也褒衣亦謂諸侯始加賜衣服褒之言進也冕服則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爵弁則爵色之弁也夫人税衣揄狄者言用税衣上至揄狄蓋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于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襢衣而下士妻税衣而已五者之服惟夫人得備狄税素沙者言上自揄狄下至税衣皆用素紗白縠爲裏復必西上者北面而西上西北皆陰求諸幽故也復欲其生氣之來復故皆用其

生時之上衣多少則各隨其命數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玄注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攔脫陸德明音義絞戶交反注同屬音燭注及下條屬并注同翟音狄去起呂反下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　注人君至攔脫　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繒於下而畫翟雉爲名曰振容云人有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攔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攔脫君與士也要義池飾有振容銅魚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宜承霤席以爲裳帷之下脫攔在是然則大夫士殯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　黃震日抄　此言大夫葬時車飾也凡喪車之飾曰柳柳之外有如承水霤者名池　餘同前注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喪 雜記篇二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玄注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陸德明音義附依注作祔音同下並同昭常遙反卷內皆同別彼列反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也　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昆弟爲士者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爲大夫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　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然猶如是祔於高祖也　注附讀至而已　正義曰祔者祔祭於神當從示旁爲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者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爲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祔於士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謂父爲昭子爲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間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要義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重世嫡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　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附讀爲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故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

於高祖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彭氏纂圖註義案士不祔於大夫而庶非小記言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者彼謂無士可祔故禮如此餘同前註疏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玄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附義與夫同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 陳櫟詳解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夫所祔祖也夫所祔之妃祖姑也孫婦死祔於祖姑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至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 彭氏纂圖註義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即小記所謂妾附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是也已有詳釋在小記內 重昏姻之正稱故婦與妾之附各以其類而無之則穿越次而升餘同前註疏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玄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其妃配某氏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陸德明音義并必政反援音袁 孔穎達疏正義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王母 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注配謂至之黨 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其配祭王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其妃配某氏耳者按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按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 要義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所附則否見前註疏 陳澔集說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彭氏纂圖註義此論男女祔祭配不配之義餘同前註疏

公子附於公子

鄭玄注不敢戚君 孔穎達疏正義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黄震日抄大夫附於士至公子附於公子 附即祔謂後死者附先死者而祭王父母祖父母也夫所附之妃謂祖母於婦則祖姑女子謂在室及嫁未三月而死者 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之貴而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而別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中以上附高祖之爲士者下言從其昭穆之妃從其昭穆之妾則亦謂祔於高祖之妃與妾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以孫宜祔於祖祖在無可祔亦祔於高祖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孫附於祖曰以某配若女附於祖母惟祭饌如一而祝辭不云以某配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 彭氏纂圖註義公子附於公子 此論公子祔祭之義餘同前疏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玄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蔡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 待或爲侍 孔穎達疏正義曰君薨謂先君薨也大子號稱子者其本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 注謂未至侯序 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也 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按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説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按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爲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稱子其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

此記同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黃震日抄君薨未踰年太子雖猶稱子而人待之則猶君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論太子稱子之禮疏同前注疏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鄭玄注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陸德明音義要一遙反孔穎達疏有三至不易 正義曰此一經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按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

易庾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庾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 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絰已除故特云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 唯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 注謂既至繩耳 正義曰云練除首絰者閒傳文首絰既除故著大功麻絰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麁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絰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絰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

見前疏 陳櫟詳解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三年下之喪既小祥而練首絰已除故特云練冠此時又遭大功之喪三年之要絰本合易以葛今以大功要絰之麻易三年要絰之葛為 唯杖屨不易大功無杖無可改易練與大功俱繩屨故屨不易 陳澔集說有三年之練冠至唯杖屨不易 大功之服為殤者凡九條其長殤皆九月中殤皆七月皆降服也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降者三條義服者二條皆九月詳見儀禮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黃震日抄斬衰既練其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麻謂要絰也唯杖屨不易者言其餘皆易杖不易者以大功無杖屨不易者以俱用繩也彭氏纂圖註義 閒傳載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與此同義餘同前疏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鄭玄注此兄弟之殤

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陸德明音義衰七雷反冠古亂反稱尺證反孔穎達疏有父至神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尚功衰者衰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故云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殤 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者當附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且字也 注此兄至造字 正義曰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今服之大功其若長殤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殤則緦麻皆得著此三年練冠爲之祔祭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共小功兄弟

同曾祖令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義亦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者按服問大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絰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此注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故諸儒等雖鄭注既是下殤何得有弟冠笵宣子庾蔚等云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謬也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也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云其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祔時爲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觸名故也 要義稱斬練皆功衰 庶殤曰陽童宗曰陰童五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橫渠張氏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藍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爲人後及嫡孫爲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爲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此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爲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爲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爲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稅矣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有父母之喪尚功衰父母喪至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曰功衰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以比時而祔祭兄弟之殤元者則不改練時之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其祔祭於殤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其字曰某甫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奧曰陰童不名神也其不名之而字之者尊而神之爲之造字也二十冠而字長殤十九未字故在殯一年故附時爲之立主 陳澔集說有父母之喪至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爲之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其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黃震日抄父母喪既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以此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殤則練冠陽童謂稱庶殤子若宗子則稱陰童字以某甫而不名者神事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 鄭玄注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 陸德明音義怛旦末反

其始麻散帶絰 鄭玄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 陸德明音義散悉但反後散帶皆同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跣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鄭玄注跣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跣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孔穎達疏凡異至日數

正義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凡異居者言兄非一之辭異居則所而始聞兄弟之喪 唯以哭對可也者初聞其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 其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 未服麻而奔喪者謂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未成絰也 跣者與主人皆成之者跣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 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注與居至而麻 正義曰按士喪禮小斂襲絰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 注跣者至日數 正義曰知跣者謂小功以下者喪服傳云大功以上同居爲同財故知

疏者謂小功以下云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其及主人之節則與主人同成服若其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休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此未奔喪而散帶經按奔喪禮聞喪即髽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故未得即奔喪故不散帶此謂即欲奔喪故散麻也此經奔喪未至猶散麻按奔喪禮聞喪則髽經至即絞帶不散麻者此經即來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來遲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也衛湜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爲異居是也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猶於兄弟惻怛之情輕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痛不以言辭而禮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親者大功以上必終竟其麻帶經之日數依禮滿其日而後成服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其始麻散帶經兄弟異居而訃至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未服麻而奔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鄭玄注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君不撫僕妾 鄭玄注略於賤也孔穎達疏主妾至僕妾　正義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則自祔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父也以其祔廟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　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要義　君不撫僕妾妾雖攝女君猶下正適見前注疏衛湜集說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貴之於賤宜略

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主妾之喪則自附妾祔於妾祖姑主自主妾之夫僅祔則親自爲之非尊妾尊祖廟也至於練祥至於練祥之祭皆使其子主之則皆使凡妾所生之子主之觀此則妾之祔祭者必主尸子之妾也其殯祭不於正室殯與祭不於正室行之明嫡庶之辨也君不撫僕妾君臨僕妾之喪不以手撫之貴之於賤宜略也陳澔集說主妾之喪至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略於賤　彭氏纂圖註義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　此一節明妾喪附祭殯祭及練祥之禮　練祥則使其子主之者練祥在寢爲於子也　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　案喪大記小斂後有撫禮僕與妾俱賤故君不爲撫餘同前疏衛湜集說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鄭玄注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下注並同孔穎達疏女君至黨服　正義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賈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或出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故女君雖死妾猶爲女君之親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女君死妾有攝行女君事如魯惠公元妃孟子卒而繼室以聲子是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親服也陳澔集說女君死至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妾爲女君黨服餘同前疏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鄭玄注奔喪節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

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鄭玄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鄭玄注喪事虞祔乃畢孔穎達疏聞兄主虞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 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兼重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遠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過主人於道者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則送之於墓者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者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緦小功者亦為之主虞祔之祭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祖免以外之兄弟

注喪事虞祔乃畢 正義曰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陳櫟詳解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若大功以上之兄弟謂親兄弟及從兄弟也見喪者之鄉而哭望見其鄉即哭奔喪節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者偶有故緩而弗及遇主人葬竟已還送者過之於道不得隨主人歸乃遂獨往於墓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兄弟喪疏者謂小功緦麻再從三從兄弟也彼既無主後而為之主其喪亦為之主虞祔之祭喪事虞祔乃畢也 陳澔集說聞兄弟之喪至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適兄弟之送葬者至則遂之於墓 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祭也黃震日抄聞兄弟之喪至亦虞之 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也其神為重也彭氏纂圖註義幷喪小記大功主人之喪下孔氏謂大功為之練祥小功緦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而已此疏兄弟無服而於喪未有主故祖免以外之兄弟亦為之虞祭祖免以外兄弟即同姓兄弟在五服外 餘同前疏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鄭玄注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 陸德明音義殺色界反 孔穎達疏凡喪至拜踊 正義曰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斷然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以殺者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要義喪禮未畢不以殺禮待新弔者 見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喪服未畢待弔賓之禮 餘同前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四